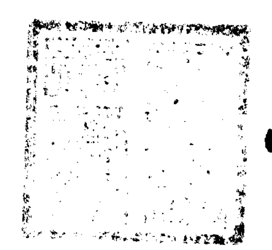


道藏

14




第一四册




文物出版社
上海书店
天津古籍出版社

道德經註序　絲一

道尊德貴天地覆載無窮古聖先賢經典註釋良多出生入死名爲修身之法無爲而化深乃治世之方明心見性之人乃知谷神不死一章最佳治國安民之士故解以正治國一篇深妙人生於世莫過如此余因閑暇之時靜觀聖賢之妙典豈悟造化之淵源愚意忘自以假太上老君道德經典始終相因以正經註于正經之下以經解經略知經意豈能表裏相通熟讀玩味自然解悟正經之玄○妙入道之門戶立德之根基可謂明矣司馬光曰非常之道故非常人之所知朱文公曰道而可道則非常道名而可名則非常名余常切思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愚意不避僭越之愆互相引證豈爲序註何能盡善也與候來之君子見之勿吝必須刪削以求斤正深爲良矣元至正歲次甲午孟夏吉日廣陵仁齋林志堅序

道之尊德之貴而常自然道可道非常道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名可名非常名道隱無名無名天地之始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毋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知和曰常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法自然

天之道利而不害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不足者與之有餘者損之人之道則不然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聖人之道爲而不爭抱一爲天下式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投其角虎無所措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專氣致柔能嬰兒塞其兌閉其門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是謂深根固蔕長生久視之道

治大國若烹小鮮大者宜爲下不敢以取強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夫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夫何故舍後且先者死矣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我好靜而民自正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

夫正經何以爲序乎曰道者生萬物之宗○○祖判天地之根元道在天地之先生天生地自古長存之道故道之尊爲序之首道生一一生二陰陽既判輕清爲天重濁爲地故天之道次之二生三陰陽升降中間成人故聖人之道次之三才備矣是以修身爲本故蓋聞善攝生者次之修身以至於治國平天下故治大國若烹小鮮次之用之則充乎天地之間卷之則藏乎六合之內事有終始物有本末以正經故爲序之而已矣

道德真經註卷上

玄門闡真弘教大真人廣陵仁齋林志堅註

體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 道法自然 名可名非常名 道隱無名 無名天地之始 道生一 有名萬物之母 三生萬物 常無欲以觀其妙 至虛極 常有欲以觀其徼 守靜篤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 常有欲常無欲 同謂之玄 是謂玄同 玄之又玄眾妙之門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養身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 道者同於道 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 德者同於德 故有無相生 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无 難易相成 多易必多難 長短相形 是謂無狀之狀 高下相傾 高必以下為基 音聲相和 道沖而用之 前後相隨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 為無為 行不言之教 希言自然 萬物作而不辭 夫物芸芸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 道之為物 功成不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安民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 自愛不自貴 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是以聖人治 故立天子 虛其心 大德若谷 實其腹 抱一能無離 弱其志 專氣致柔 強其骨 守柔曰強 常使民無知無欲 政善治 使夫知者不敢為也 愛民治國能無為 為無為則無不治 我無為而民自化

無源章第四

道沖而用之 和之至也 或不盈 大盈若沖 淵乎似萬物之宗 道者萬物之奧 挫其銳解其紛 執古之道 和其光同其塵 渾兮其如濁 湛兮似若存 綿綿若存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虛用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 生而不有 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為而不恃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 曠兮其若谷 虛而不屈 上德若谷 動而愈出 動善時 多言數窮 言者不知 不如守中 知者不言

成象章第六

谷神不死 長生久視之道 是謂玄牝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道者萬物之奧 綿綿若存 勤而行之 用之不勤 道沖而用之

韜光章第七

天長地久 昔之得一者 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 抱一能無離 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 生而不有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 欲先民必以身後之 外其身而身存 無之以為用 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易性章第八

上善若水 專氣致柔 水善利萬物而不爭 曲則全 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 居善地 猶兮若畏四鄰 心善淵 上德若谷 與善仁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言善信 不言而善應 政善治 以正治國 事善能 為無為 動善時 執古之道 夫唯不爭故無尤 是謂不爭之德○

運夷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知止不殆 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 甚愛必大費 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知足不辱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功成不名有

能為章第十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 善抱者不脫 專氣致柔能嬰兒 和之至也 滌除玄覽能無疵 常無欲以觀其妙 愛民治國能無為 我無為而民自化 天門開闔能無雌 萬物負陰而抱陽 明白四達能無知 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生之畜之

德(萬物並作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

無用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萬物其不尊道而貴德)當其無有車之用(曠兮其若谷)埏埴以爲器(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當其無有器之用(虛其心)鑿戶牖以爲室(道者萬物之奧)當其無有室之用(其猶橐籥乎)故有之以爲利(萬物得一以生)無之以爲用(爲無爲則無不治)

檢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俗人昭昭)五音令人耳聾(俗人察察)五味令人口爽(厭飫飲食)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輕則失臣躁則失君)難得之貨令人行妨(罪莫大於可欲)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處其實不居其華)

猒恥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渙兮若冰之將釋)貴大患若身(豫兮若冬涉川)何謂寵辱(知其榮守其辱)寵辱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富貴而驕自遺其咎)何謂貴大患若身(名與身孰親)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外其身而身存)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得與亡孰病)故貴以身爲天下者則可以寄於天下(自矜者不長)愛以身爲天下者乃可以託於天下(自愛不自貴)

贊玄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聞名曰希(聽之不足聞)搏之不得名曰微(大象無形)此三者不可以致詰(微妙玄通深不可識)故混而爲一(其致之一也)其上不皦其下不昧(和其光)繩繩不可名(道常無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惚兮恍兮其中有象)無物之象是謂恍惚(道之爲物惟恍惟惚)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忽兮若海漂兮若無所止)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以知古始是謂道紀(自今及古其名不去)

顯德章第十五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含德之厚)夫唯不可識故強爲之容(道之爲物惟恍惟惚)豫兮若冬涉川(唯施是畏)猶兮若畏四隣(知其白守其黑)儼兮其若客(見素抱朴)渙兮若冰之將釋(豫兮若冬涉川)敦兮其若朴(被褐懷玉)曠兮其若谷(譬道之在天下)渾兮其若濁(和其光)孰能濁以久靜之徐清(守靜篤)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含德之厚)保此道者不欲盈(大盈若沖)夫唯不盈故能敝不新成(進道若退)

歸根章第十六

致虛極(曠兮其若谷)守靜篤(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反者道之動)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歸根曰靜靜曰復命(用其光復歸其明)復命曰常(周行而不殆)知常曰明(大道甚夷)不知常妄作凶(正復爲奇善復爲妖民之迷其日固久)知常容(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者萬物之奧)乃久沒身不殆(非道早已)

淳風章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以知古始)其次親之譽之(自知者明)其次畏之侮之(不知常妄作凶)故信不足焉(中士聞道若存若亡)有不信焉(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猶兮其貴言(知者不言)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道法自然)

俗薄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失道而後德)智慧出有大僞(以智治國國之賊)六親不和有孝慈(絕仁棄義民復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愛民治國能無爲乎)

還淳章第十九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我無事而民自富)絕仁棄義民復孝慈(我無欲而民自朴)絕巧棄利盜賊無有(不貴難得之貨)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明道若昧)故令有所屬(吾將

見素抱朴（被褐懷玉）少私寡欲（常無欲以觀其妙）以爲教父

異俗章第二十

絕學無憂（微妙玄通）唯之與阿相去幾何（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善之與惡相去何若（唯之與阿相去幾何）人之所畏不可不畏（民不畏威大威至矣）荒兮其未央哉（忽兮若無）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富貴而驕）我獨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含德之厚比於赤子）乘乘兮若無所歸（譬道之在天下）衆人皆有餘（俗人昭昭）而我獨若遺（建德若偷）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光而不耀）俗人昭昭（自見者不明）我獨若昏（明道若昧）俗人察察（博者不知）○我獨悶悶（進道若退）忽兮若海漂兮若無所止（大方無隅）衆人皆有以（不知知病）而我獨頑似鄙（夷道若類）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

虛心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上德若谷）道之爲物唯恍唯惚（大象無形）惚兮恍兮其中有象（無物之象是謂惚恍）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是謂無狀之狀）窈兮冥兮其中有精（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其精甚眞其中有信（其上不皦其下不昧）自古及今其名不去（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天下皆知美之爲美）

益謙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弱其志）枉則直（虛其心）窪則盈（廣德若不足）敝則新（大白若辱）少則得（知者不言）多則惑（言者不知）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不自見故明（自見者不明）不自是故彰（自是者不彰）不自伐故有功（自伐者無功）不自矜故長（自矜者不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夫唯不爭故無尤）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虛無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不見而名無爲而成）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無執故無失）孰爲此者天地（道之尊）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天亦將知之）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信者吾信之）德者同於德（善者吾善之）失者同於失（有不信焉）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天下皆知美之爲美）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天下皆知善之爲善）同於失者失亦樂失之（美言不信）信不足焉有不信焉（自見者不明已）

貴謙章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自見者不明（俗人昭昭）自是者不彰（俗人察察）自伐者無功（衆人皆有以）自矜者不長（下德不失德）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善行無轍迹）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象元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道生之德畜之）寂兮寥兮（大象無形）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不失其所者久）可以爲天下母（是謂天地根）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道隱無名）強爲之名曰大（道法自然）大曰逝（大方無隅）逝曰遠（忽兮若海）遠曰反（反者道之動）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道之尊）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故立天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故混而爲一焉）○

重德章第二十六

重爲輕根（高必以下爲基）靜爲躁君（靜勝熱）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獨立不改）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守靜篤）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者乃可以託於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清淨爲天下）

巧用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行無行）善言無瑕謫（行不言之教）善計不用籌策（用之不可既）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抱一能無離）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獨立而不改）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美言可以市）常善救物故

無棄物尊行可以加人是謂襲明用其光復歸其明故善人
者不善人之師道之尊不善人者善人之資德畜之
不貴其師自愛不自貴不愛其資道常無為雖智大
迷是謂要妙夷道若類

反朴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牝常以靜勝牡為天下谿譬道之在天下為
天下谿常德不離抱一能無離復歸於嬰兒含德之厚
比於赤子知其白守其黑光而不燿為天下式抱一為天下式
為天下式常德不忒知常曰明復歸於無極其用不窮
知其榮守其辱知足不辱為天下谷忽兮若海為天下
○谷常德乃足知止不殆復歸於朴彼褐懷玉朴散則為○
器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
割上德無為

無為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取天下常以無
事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無為故無敗為者敗之執
者失之無執故無失故物或行或隨前後相隨或呴或
吹音聲相和或強或羸物壯則老或載或隳高下相傾是以
聖人去甚去奢去泰居其實不居其華

偃武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
其事好還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師之所處荊棘生焉物或
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善行無轍迹故善
者果而已天下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不敢以取強強梁者不
得其死果而勿矜去甚果而勿伐去泰果而勿驕去奢
果而不得已不得已而用之果而勿強不敢以取強物壯
則老是謂非道非道早已堅強者死之徒

偃武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揣而銳之不可長保物或惡之故
有道者不處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是以君子居則
○貴左吉事尚左用兵則貴右凶事尚右兵者不祥之器○
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
足以取天下恬惔為上勝而不美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而
美之者是樂殺人不知常妄作凶夫樂殺人者不可
以得志於天下矣其事好還吉事尚右凶事尚右
善之與惡偏將軍居左自勝者強上將軍居右勝人者有力
言以喪禮處之天將救之以慈衛之殺人之眾以悲哀
泣之恬惔為上勝而不美戰勝則以喪禮處之哀者勝矣

聖德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朴雖小天下不敢臣使我介然有知惟施是畏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故德交歸焉天地相合
萬物負陰而抱陽以降甘露道生之人莫之命而自均
而常自然始制有名名亦既有以知古始是謂道紀天亦將
知之道可道知之所以不殆知常曰明譬道之在天
下猶川谷之與江海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辨德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辨者不善自知者明昔之得一者勝人者有
力今捨慈且勇自勝者強強其骨知足者富金玉滿堂莫之
能守強行者有志周行而不殆不失其所者久獨立而不
改死而不亡者壽外其身而身存○

任成章第三十四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大方無隅萬物恃之以生而
不辭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功成不名有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愛養萬物而不為主生而不有故常無欲可名於
小朴雖小天下不敢臣萬物歸焉而不為主可名於大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
大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仁德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往而不害安平
泰萬物歸焉而不為主樂與餌過客止皆知善之為善道之出

口淡乎其無味(孰知其極)視之不足見(大象無形)聽之不足聞(大音希聲)用之不可既(其用不窮)

微明章第三十六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執者失之)將使弱之必固強之(柔之勝剛)將欲廢之必固興之(損之而益 十三)將欲奪之必固與之(盈之而損 第一)是謂微明(玄德深矣)柔弱勝剛強(弱者道之用)魚不可脫於淵(善抱者不脫)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天下神器不可為也)

為政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執大象天下往)化而欲作(民不畏威)吾將鎮之(以道蒞天下)以無名之朴(不見而名)無名之朴亦將不欲(我無欲而民自化)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我好靜而民自正)

論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明道若昧)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自矜者不長)上德無為而無以為(虛其心)下德為之而有以為(為學日益)上仁為之而無以為(為道日損)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俗人察察)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非道也哉)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大道廢有仁義)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正復為奇)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善復為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被褐懷玉)處其實不居其華(復歸於朴)故去彼取此(我獨異於人)

道德眞經註卷上

道德眞經註卷下 絲二

玄門闡眞弘教大眞人廣陵仁齋林志堅註

法本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道可道)天得一以清(一道生)地得一以寧(以知古始)神得一以靈(太上下知有之)谷得一以盈(道生之)萬物得一以生(德畜之)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抱一為天下式)其致之一也(道者萬物之奧)天無以清將恐裂(大道廢)地無以寧將恐發(不知常)神無以靈將恐歇(非道早已)谷無以盈將恐竭(自遺其咎)萬物無以生將恐滅(是謂非道)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蹷(富貴而驕)故貴以賤為本(大者宜為下)高必以下為基(善用人者為下)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上德不德)此其以賤為本邪(故貴以賤為本)非乎故致數車無車(光而不耀)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

去用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各復歸其根)弱者道之用(專氣致柔)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同異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古之善為道者)中士聞道若存若亡(孰知其極)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

道民之迷故建言有之故令有所屬明道若昧光而不耀夷道若類知其白守其黑進道若退大成若缺上德若谷虛其心大白若辱大直若屈廣德若不足大盈若沖建德若偷大辯若訥質真若渝大巧若拙大方無隅大道汎兮其可左右大器晚成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太音希聲希言自然大象無形視之不見名曰夷道隱無名不見而名夫唯道善貸且成道者萬物之奧

道化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一生二以知古始二生三道生之三生萬物萬物得一以生萬物負陰而抱陽天門開闔○沖氣以為和專氣致柔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大成若缺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前後相隨人之所教我亦教之道者同於道強梁者不得其死堅強者死之徒吾將以為教父使夫知者不敢為也

徧用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知能勝無有入無間有無相生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是以聖人處无為之事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知我者希則我者貴

立戒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不可得而親身與貨孰多不可得而利得與亡孰病以身觀身是故甚愛必大費為者敗之多藏必厚亡執者失之知足不辱禍莫大於不知足知止不殆可以長久知之所以不殆

洪德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大盈若沖其用不窮道沖而用之大直若屈曲則全大巧若拙大白若辱大辯若訥知者不言躁勝寒靜勝熱為無為則無不治清淨為天下正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儉欲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師之所處荊棘生焉罪莫大於可欲甚愛必大費禍莫大於不知足知止不殆咎莫大於欲得與得亡孰病故知足之足常足矣知足者富

鑒遠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不行而知不窺牖見天道微妙玄通其出彌遠其知彌少多則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明白四達不見而名無為而成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

忘知章第四十八

為學日益博者不知為道日損知者不博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致虛極無為而無不為為無為故取天下常以無事以正治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國家昏亂有忠臣

任德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有德司契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皆知善之為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皆知美之為美聖人在天下怵怵為天下渾其心大道汎兮百姓注其耳目俗人昭昭聖人皆孩之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貴生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善之與惡生之徒十有三柔弱者生之徒死之○徒十有三堅強者死之徒民之生動入死地亦十有三夫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含德之厚入軍不被甲兵兵無所容其刃兕無所投其角攫鳥不搏虎無所措爪猛獸不攫兵無所容其刃天將救之以為衛之夫何故以其無死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養德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德畜之萬物得一以生物形之勢成之有物混成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者萬物之奧道之尊

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道法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執古之道長之育之生之畜之成之熟之道生之養之覆之以輔萬物之自然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天之道利而不害

歸元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有名萬物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以知古始既知其子復守其母各復歸其根沒身不殆天長地久塞其兌閉其門不見可欲終身不勤若亡若存開其兌濟其事俗人察察終身不救非道早已見小曰明微妙玄通守柔曰強和之至也用其光復歸其明其用不弊無遺身殃是謂襲常可以有國○

益證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唯施是畏天下莫能知莫能行大道甚夷而民好徑信言不美朝甚除甚愛必大費田甚蕪倉甚虛師之所處荊棘生焉服文采道之華而愚之始帶利劍夫佳兵者不祥之器厭飲食五味令人口爽財貨有餘是謂盜誇非道也哉故有道者不處

修觀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獨立而不改善抱者不脫把一能無離子孫祭祀不輟長生久視之道修之於身其德乃眞道生之修之於家其德乃餘含德之厚修之於鄉其德乃長德畜之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大道汎兮故以身觀身名與身孰親以家觀家六親不和有孝慈以鄉觀鄉善之與惡以國觀國國家昏亂有忠臣以天下觀天下故貴以身爲天下者則可以寄於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者乃可以託於天下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是以聖人不行而知

玄符章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專氣致柔能嬰兒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摶故有道者不處骨弱筋柔而握固○虛其心實其腹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故混而爲一終日號而不嗄和之至也道沖而用之知和曰常知常曰明是謂配天古之極益生曰祥無爲之益心使氣曰強強其骨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故堅強者死之徒

玄德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希言自然塞其兌閉其門不見可欲挫其銳解其紛夫唯不爭故無尤和其光同其塵光而不耀是謂玄同執古之道故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疎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生而不有爲而不恃不可得而貴亦不可得而賤自愛不自貴故爲天下貴知我者希則我者貴

淳化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不以智治國國之福以奇用兵以智治國國之賊以無事取天下取天下常以無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以國觀國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民多利器國家滋昏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民多伎巧奇物滋起智慧出有大僞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執大象天下往我無事而民自富愛民治國能無爲我好靜而民自正○爲無爲則無不治我無欲而民自朴無名之朴亦將不欲

順化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其民諄諄以正治國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法令滋彰盜賊多有禍兮福之所倚或損之而益福兮禍之所伏益之而損孰知其極莫知其極其無正邪非以其無私邪正復爲奇善復爲妖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民之迷其日固久衆人熙熙如享大牢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害長而不宰直而不肆光而不耀含德之厚

守道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若嗇保此道者夫唯嗇是謂早復各復

（歸其根）早復謂之重積德（玄德深矣）重積德則無不
克（其用不窮）無不克則莫知其極（用之不可既）莫知其
極可以有國（故能長生）有國之母可以長久（道乃久）
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天長地久）

居位章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其政悶悶其民諄諄）以道蒞天下其
鬼不神（上德不德）非其鬼不神（知其光）其神不傷人
（愛民治國）非其神不傷人（不敢以取強）聖人亦不傷人
（我無爲而民自化）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執大象天下往）

謙德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大者宜爲下）天下之交（窪則盈）天下之○
牝牝常以靜勝牡（知其雄守其雌）以靜爲下（以其善下之故
能爲百谷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不自矜故長）
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曲則全）或下以取（勝人
者有也）或下而取（道法自然）大國不過欲兼畜人（愛養）
（萬物而不爲主）小國不過欲入事人（事善能）此兩者各
得其所欲（其致之一也）大者宜爲下（善用人者宜下）

爲道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善人之寶（天得一以
清）不善人之所保（道生之德畜之）美言可以市（聖人不積

既以爲人已愈有）尊行可以加人（常善救人）人之不善何
棄之有（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故立天子置三公（是以聖人）
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道可道非常道）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玄之又玄）何必日以求得有
罪以免邪（知之所以不始）故爲天下貴（道之尊）

恩始章第六十三

爲無爲（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事無事（我無事而民自富）味無
味（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德畜之）圖
難於其易（多易必多難）爲大於其細（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天
下難事必作於易（難易相成）天下大事必作於細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
大（不自矜故長）夫輕諾必寡信（不知知病）多易必多難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
無難（天下難事必作於易）

守微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恬惔爲上）其未兆易謀（爲之於未有）其脆易
破（堅強者死之徒）其微易散（爲道日損）爲之於未有治之
於未亂（是以聖人不行而知）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天下大事）
（必作於細）九層之臺起於累土（高必以下爲基）千里之行
始於足下（爲大於其細）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將欲

奪之必固與之）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爲無爲）民
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爲者敗之）慎終如始則
無敗事（以守則固）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
貨（不欲琭琭如玉）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居其實不居其華）
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道常無爲）

淳德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含德之厚）民
之難治以其智多（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故以智治國
國之賊（其政察察其民缺缺）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其政悶悶
其民諄諄）知此兩者亦楷式（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常知楷
○式是謂玄德（知常日明）玄德深矣遠矣（玄之又玄）與物○
反矣（我獨異於人）然後乃至於大順（故取天下常以無事）

後己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上德若谷）以其善下之
故能爲百谷王（大國者下流）是以聖人欲上民必
以言下之（不自矜故長）欲先民必以身後之（後其身而
身先）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不尚賢使民不爭）處前
而民不害（自愛不自貴）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皆知
美之爲美）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夫唯不爭故無
尤）

三寶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明道若昧夫唯大故似不肖光而不耀若肖久矣其細也道之為物唯恍唯惚夫我有三寶寶而持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夫我有三寶慈故能勇守柔曰強儉故能廣去奢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不敢進寸而退尺今捨慈且勇勇於敢則殺捨儉且廣富貴而驕捨後且先者死矣強梁者不得其死夫慈以戰則勝柔之勝剛以守則固保此道者天將救之以慈衛之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配天章第六十八

善為士者不武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善戰者不怒弱之勝強善勝敵者不爭曲則全善用人者為下大者宜為下是謂不爭之德弱其志是謂用人之力知人者智是謂配天古之極執古之道

玄用章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故建言有之吾不敢為主而為客知其榮守其辱不敢進寸而退尺捨後且先者死矣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故善者果而已禍莫大於輕敵名與身孰親輕敵幾喪吾寶咎莫大於欲得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是以兵強則不勝

知難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大道甚夷天下莫能知莫能行民之迷言有宗事有君太上下知有之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自知不自見知我者希多則惑則我者貴道之尊是以聖人被褐懷玉明道若昧

知病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上不自見故明不知知病自見者不明夫唯病病是以不病進道若退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廣德若不足

愛己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不知常妄作凶無狹其所居虛其心無厭其所生周行而不殆夫唯不厭是以不厭善抱者不脫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夷道若類自愛不自貴上德不德故去彼取此與物反矣

任為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堅強者死之徒勇於不敢則活柔弱者生之徒此兩者或利或害善之與惡天之所惡孰知其故常有司殺者殺是以聖人猶難之唯施是畏天之道不爭而善勝道法自然不言而善應希言自然不召而自來動善時繟然而善謀事善能天網恢恢踈而不失天之所惡孰知其故

制惑章第七十四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民不畏威大威至矣若使民常畏死使夫知者不敢為也而為奇者自遺其咎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勇於敢則殺常有司殺者殺以道蒞天下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不知知病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乎手矣其事好還

貪損章第七十五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民之生動入死地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道常無為

戒強章第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弱知和曰常其死也堅強物壯則老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和之至也其死也枯槁非道早已故堅強者死之徒強梁者不得其死柔弱者生之徒不敢以取強是以兵強則不勝揣而銳之不可長保木強則共知止不殆強大處下柔弱處上柔弱勝剛強

天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古之善為道者)高者抑之下者舉之(道沖而用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是以損之而益益之而損)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虛其心實其腹)人之道則不然(與物反矣)損不足以奉有餘(失者同於失)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己愈有)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大成若缺)

任信章第七十八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上善若水)而攻堅強者莫知能勝(柔之勝剛)其無以易之(天下柔弱莫過於水)故柔之勝○剛弱之勝強(柔弱勝剛強)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能知無爭)故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知常容容乃公)受國之不祥是為天下王(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正言若反(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

任契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大小多少報怨以德)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故有德司契(道者同於道)無德司徹(道常無為)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善者吾善之)

獨立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不尚賢使民不爭)民之器而不用(不貴難得之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善政治)雖有舟車無所乘之(居善地)雖有甲兵無所陳之(執無兵)使民復結繩而用之(復歸於朴)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我無事而民自富)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

顯質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善者不辯辯者不善(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少則得多則惑)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己愈有(常善救人)○既以與人己愈多(常善救物)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道之尊德之貴)

道德真経註卷下

道德真經義解卷之一　經三

息齋道人解

道經上

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

○常者不變之謂也物有變而道無變物之變至於念念遷謝俯仰之間未甞少停○至所謂道則無始無終天地有盡而此道無窮是之謂常常之為道不可行而至亦不可名而得使其可行即非常道使其可名即非常名自未始有天地而真常之理已具於無名之初故無名為天地之始及天地既判高女之名生萬物自是而滋故可以名者物之母也聖人體真常之道以出入於有無之間故妙者大道也無也徼者小道也有也吾欲觀其妙則與妙同入而歸於無吾欲觀其徼則與徼同出而游於

有妙即徼徼即妙有即空空即有其本同其末異故同謂之玄不獨此也至於玄之又玄即能使衆徼之閒無非衆妙是謂衆妙之門言其於徼妙有無之閒無揀擇而皆妙也

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矣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不居夫惟弗居是以不去

老子五千言上可以通於妙下可以通於徼以之求道則道得以之治國則國治以之修身則身安其言常通於是三者此其所以微妙玄通深不可識者歟此章言吾之本性自未始有物孰爲美孰爲惡孰爲善孰爲不善及有生既立形名遂分人皆知美之爲美然而不知惡之名已從美生人皆知善之爲善而不知不善之名已從善起蓋天下之物未有無對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有其一未有無其二聖人知之必立於物之先順物自然爲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不取善不捨惡未嘗執一未嘗不一終日爲未嘗爲終日言未嘗言是以萬物並作吾從而與之作作而不辭萬物並生吾從而與之生生而不有方其有爲非我之爲順物而已故爲而不恃及其有功非我之功應物而已故○功成而不居由其不居於末而居於先以吾所居者不可得而去是以物不能去

不尚賢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有矜有伐即爲尚賢有愛有取即爲貴難得之貨有見有色即爲可欲以一身言之心爲君耳目鼻口手足支體爲民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者我以矜伐先民則民各矜其能矜而不已則其勢必至於爭我以愛取先民民各取其取取而不休則其極必至於盜我以可欲爲心貪得不止凡有見於前動於目無不欲得則其極必至於亂是以聖人虛其心弱其志強其骨實其腹夫心與志人之道也骨與腹天之道也聖人天而不人衆人人而不天所謂天而不人者心猶腹也志猶骨也傳曰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猒而已蓋易足者○腹難足者心聖人在天者其實如腹其堅如骨莫知所以實而實莫知所以堅而堅既實且堅則心不期虛而虛志不期弱而弱矣衆人則不然一於人而不天故爭奪取與心志內強心狂則貪愈取而愈不足是腹未嘗實也志滿則怠怠則不足與有然是骨未嘗強也聖人內守既明外不足以動內是使民無知無欲也夫有知則必雜有思則必邪物之所不能免聖人知不雜思不邪我能知知知不能爲主是謂知

者不爲所知既眞所爲不亂故知亦無知
爲亦無爲以此施之國施之身則無不治

道沖章第四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挫其
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
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道沖虛而妙廸而取之若不可得故曰或
不盈然其深妙愈用而愈不窮物物自道
而道未甞物故曰似萬物之宗古之學道
者未甞有進而必爲之志挫其銳者不必
○爲也未甞有畏而不爲之心解其紛者無○
不爲也未甞取善而爲美和其光者不取
善也未甞惡惡以爲非同其塵者不捨惡
也湛然自住而不住於湛然故似或存吾
不知其始故不知誰之子吾不知其先故
象帝之先

天地不仁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
爲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槖籥乎虛而不屈動
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大仁不親雖若不親而其仁無不徧小仁
親親雖若親親而其仁有不徧矣故天地
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初非物物而親
人人而愛如已祭之芻狗若用非用若棄
非棄若貴非貴若賤非賤其視物如芻狗
其自視如槖籥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槖籥
不自知其生風風亦不自知生於槖籥故
愈動而愈無窮儻必欲以仁親物則仁必
不徧儻不以虛應物則應必不周今以言
求言尚將恐竭而況欲以一身親萬物哉○
不若中虛內守時然後言吾不知其言故○
言滿天下無口過

谷神不死章第六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緜緜若存用之不勤

神藏於體猶山之藏谷故曰谷神虛以實
爲體實以虛爲用谷神無體寓於有體而
不死者猶其致養於玄牝也玄者天也於
人爲鼻牝者地也於人爲口鼻以虛而納
天炁口以虛而食地精故玄牝之門出入
精炁人之所以不死者以其根本天地也
若能知其節制因其自然以不用用之常
使綿綿若存猶谷之虛則神動天隨無不
應也

天長地久章第七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
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
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天施地生施生之道在天地未甞一日捨
田其施物不已其生物不測天未甞愛其○
施地未甞息其生是之謂不自生由其不
自生萬物恃之以生故能長生聖人亦然
知此心不變不壞浩然與天地同流故於
此身無可愛者一心之運知無不爲與[illegible]措
之間無非善利猶其所得以非身爲[illegible]故
天下之有身莫我若也是謂後其身而身
先外其身而身存人所以不能成物者以
其自私也我無自私故能成人之私物得
其私我得其得是謂兩得

上善若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人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

上善利物不擇處所苟有物吾斯從之故其善若水上而雨露下而江河不擇地而處不擇物而施雖汙穢之所無所不周處衆人之所惡故幾于道聖人之利物亦然居不擇方故所至於善地心不自私故所蘊爲善淵施不擇物故所與爲善仁口無擇言故所言爲善信循理而行行無不正○故其正爲善治無心於事事無不成故其事爲善能未嘗有動動必中節故其動爲善時蓋衆人所趨聖人之所棄聖人之所有衆人之所無未嘗與物同途故我未嘗有爭於人而人亦無尤於我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知其盈而持之不若未嘗盈之爲善也知其銳而揣之不若未嘗銳之爲得也知盈而持知銳而揣已爲不善而况盈而不持銳而不揣者乎盈而益貪銳而益驕金玉滿堂不知其止富貴而驕未能驕物先喪已心是爲自遺其咎四時之運功成者退天道猶此况於人乎

載營魄章第十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爲乎○天門開闔能爲雌乎明白洞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爲玄德

載者初也營者造也魂者人之陽魄者人之陰自初造魄抱魂於魄能使魂魄相抱一而不離乎嬰兒者陽氣未散內和以柔非嬰兒之能然乃專氣之効不期致而致之故專氣致和一而不雜能如兒子乎超然玄覽非不善也然此心未忘則不足以語道故能滌除玄覽使之無疵乎以愛愛民愛始不周以事治國國始不治清靜臨民民將自化故曰能無爲乎陽動而開陰靜而闔一開一闔變化所出然動而不已必窮動已而闔守靜養動故曰能爲雌乎內外明白中心洞然雖不涉事爲然猶爲靜塵所累必能自知無自然後知不爲礙故曰能無知乎聖人於物生之若父母畜之若子孫然生而不取以爲有爲而不恃以爲功長而不自以爲主非體玄德不能矣

三十輻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身爲有神爲無神藏於身以虛用實故耳非虛不聞目非虛不見鼻非虛不嗅口非虛不納身非虛不觸故利雖在實用則在虛如三十輻以爲轂非虛則轂無以運埏埴以爲器非虛則器無以容鑿戶牖以爲室非虛則室無以明耳目鼻口集而成身然五官非虛不用神非虛不舍虛之爲用

大矣哉

五色令人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目能視色然目以色盲耳能聽音然耳以音聾口能嘗味然口以味亡田獵馳騁取貨無厭皆由心能取而生然亦由能取而喪蓋神藏於內而耳目心口分神之用爲視爲聽爲嘗爲知若視不出色是以色奪

○視也聽不出聲是以聲奪聽也嘗止於味○是以味奪口也心止於取是以取奪心也四者奪於物則目猶盲也耳猶聾也口猶爽也心猶狂也昌若返而求之使見不以色見爲目聞不以聲聞聞爲耳嘗不以味嘗嘗爲口知不以心知知爲心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腹者受而不取納而不留易足以無情非如目之無厭愈見而愈不足也目馳於外腹止於內聖人專內而忘外故去彼取此

寵辱若驚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辱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者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者乃可託於天下

何謂寵辱若驚中庸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是以君子無入而不自得夫寵與辱皆非吾素得寵若驚恐其辱之將至也○

○失辱若驚恐其寵之方來也故畏寵如畏辱得寵如得辱故曰辱爲下知其皆自外來也何謂貴大患若身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常亡然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則又何患身未可無患其不思則大患必有患未可免思其可免則吾身不亡惟貴大患如貴吾身然後可以免患不獨此也故貴天下如貴吾身然後可以寄天下愛天下如愛吾身然後可以託天下蓋以大患爲身患然後可以保身以天下之患爲身患然後可以保國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爲恍惚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視之不見不可以色求也聽之不聞不可以聲取也搏之不得不可以形索也既不○爲色形器之所囿則所謂元明者乃一精明耳方其未散混而爲一雖寄於明而不可謂明故曰其上不皦雖不可謂明亦不可謂不明故曰其下不昧未嘗須臾可離可去也故曰繩繩不可名雖歸於無物不可謂之無物故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恍惚恍惚者出入變化不主故曰常之謂也其來無始故迎之不見其首其去無終故隨之不見其後試執古道以御今有

則今猶古也以今之猶古則知古之猶今是謂道紀道紀者無去來古今之謂也

古之善爲士章第十五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强爲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客渙兮若氷將釋敦兮其若朴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弊不新成

○士之微妙玄通者其遇物若冬涉川不果○於行也若畏四鄰不果於知也儼若客不自以爲主也渙若氷釋不自以爲固也敦兮若朴不自以爲文也曠兮若谷不自以爲實也渾兮若濁不自以爲清也人見其以濁矣靜而觀之久則徐清人見其安於不爲矣動而試之則徐生惟聖人然後能養清於濁養動於靜故常清常動而未嘗盈言其得所養也惟其得所養故能以弊爲新以常爲變若以新爲新則其成不終日而竭矣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虛者道之極靜者道之始故於靜言守於虛曰極蓋言學道者篤於守靜以爲本極於至虛以爲成方萬物並作吾不與之俱作而徐觀其復所謂復者窮理盡性以致○於命也凡人必假四大以成體地堅水濕○風動火煖相合爲身方其芸芸馳騁四大與物皆遷不知其復也及風火既離地水漸壞則此覺知依何而住乃知此覺外緣既散止歸自心心爲身根由有妄想養成客慧故有塵勞不能自靜妄想既除客慧自息吾之心體本自湛然是爲歸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命者吾之天也既識其天則不變不異知其不變是之謂常人之所以妄作者蓋由客慧流轉不知自心流轉不停而生禍害若以本靜元明照知客慧不取流轉識之常常是之謂明內體至常譬如虛空不拒群相如是則容物物自容非去非取如是則公公則王王則天天則道道則久愈久而愈尊愈大而愈光明故沒身不殆夫自歸根至復命非守靜者不見至若自容至久則非虛極者不能此首章所以先言之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有不信猶兮其貴言功成事○
○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上德下知有之而不能識之其次親之譽之則識之矣其次親譽不足則從而畏之其次畏之不足則又從而侮之矣蓋不親即畏不畏則侮自然之道夫下之所以不信其上者非必下之過也由信不足於上故使之疑於下而不足怪聖人自信既篤猶兮不言及其事成功立百姓莫知其所以致之雖欲不信之有不可得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智惠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道散則降而生非僞勝則反而貴道降者道之微而反者衰之極也方道之未散仁義潜乎其中不可分別指數及其煦煦爲仁而人以煦煦懷其仁孑孑爲義而人以孑孑懷其義使大道之行以公天下則仁義又何足以進於其前哉不幸而又有小智小惠者切仁義而行之則僞自此滋亂自此始是之謂降而生非及其末流人僞○既多無非非者群非之中稍有自異於是從而貴之故六親不和然後知有慈孝家國昏亂然後知有忠臣是謂反而貴道方其散則見其似而忘其全及其衰則蕩然無餘而貴其似此其所以每降而愈下也

絶聖棄智章第十九

絶聖棄智民利百倍絶仁棄義民復孝慈絶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屬見素抱朴少私寡欲

聖者不自以爲聖智者不自以爲智使聖智而可絶皆非聖智也仁者不自以爲仁義者不自以爲義使仁義而可絶皆非仁義也大巧不見其巧大利不見其利使巧利可絶皆非巧利也聖人用其實不取其文故其見於外者無其形衆人竊其似以亂其眞故令見於外者有所屬無其形者利物而物不知有所屬者徒足以亂天下而已聖人惡僞之足以亂眞故欲絶其本原以救末流之弊使天下之人不復懷利心而竊聖智之行假仁義而棄孝慈之實○用盜賊而棄巧利之便惟以素朴先民民見其見素抱朴則不敢以文欺物不以私欲示民民見其少私寡欲則不敢以文自欺

道德眞經義解卷之一

道德眞經義解卷之二

息齋道人解

道經下

絶學無憂章第二十

絶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乘乘兮無所歸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哉純純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忽兮若○海漂兮若無所止衆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學不至於無所學非絶學也道以無得爲得學以無學爲學使道而可得皆仁義也使學而可學皆名數也故聖人以無得爲得道以無學爲眞學故曰絶學無憂若未至於無學則天下之學無窮得其一而遺其二得於此而失於彼則必以得爲喜失爲憂無時而息矣道之本原自其本而觀之則未始不同若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則

未必至於大異且唯之為恭阿之為慢方其唯阿之間則相去幾何及其為恭與慢則相去遠矣嚮理為善背理為惡方其嚮背之間相去幾何及其與善與惡則相去遠矣聖人嘗觀其始知其本同故反復而為恭反惡而為善在俄頃之間耳苟知唯阿善惡之本同則造於絕學有不難者然聖人出而應世豈能易一世之所欲以隨吾之所欲同一世之所見以齊吾見人之所樂吾亦從而樂之人之所畏亦從而畏之但所以異於衆者衆人荒樂無央熙熙然其樂如春登臺其美如享太牢其明昭昭然謂莫我若其智察察然謂莫我過蓋其心實以為樂實以為美實以為明實以為智昧於心性而惟實之知故心外無所見聖人心游於道其應物者非其實也故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忽兮若海漂兮若無所止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豈眞愚人之心哉蓋我所異於衆人識本達原不流於末是謂貴食母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為物唯怳唯惚惚兮怳兮其中有象怳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眞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孔者大也德之大者其容亦大道未嘗有容而孔德之容亦依於道故起以道起吾不知其起滅以道滅吾不知其滅道之為物怳惚窈冥而不可常然於怳惚之中有象於怳惚之中有物於窈冥之中有精則無中無不有也有中之有衆以為有而不知有本不實有中反無無中之有人所不知而不知無中反有蓋有中之有有之粗者也唯無中之有然後為有中之眞唯其眞而不假故不以有而存不以無而亡是謂有信自古及今不變不異其精不去聖人所以能觀群有之始而知群有之所由然以其體於至無故能觀衆有也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故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歸之

物不可以終曲故曲則全物不可以終枉故枉則直窪則必盈弊則必新少則易得多則易惑此盈虛之至理也古之聖人所以能為萬物宗者以其抱一也抱一者常與道俱故不自見因人之見不自是而因物之是不自有其功而因人之功不自矜其長而因人之長唯其立於物之獨而不與物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聖人循理而動水其不全不可得以未嘗不全而又能致曲以養之其全之也至矣是謂誠全歸之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

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失之信不足焉有不信

時然後言人不知其有言也是謂希言自然若強而言之如飄風驟雨雖可以暫於一時然必有不能繼者夫以天地之力不以其常而飄忽振蕩尚不能久而况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未嘗有意於得失之間其中自然知其本無得失也本無得失而○隨世得失故或得或失皆信其所至而吾○無容心焉故同於道亦可也同於德亦可也同於失者亦可也同於道者樂得其道同於德者樂得其德同於失者樂失其失得亦吾不知也失亦吾不知也是知謂内重則自信若不足於信則得失之念紛然於中有得有失自疑之不暇而况欲人之信已哉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石無足而立風無足而行蓋由立者不知其立行者不知其行也足不至地曰跂足越於行曰跨立而跂立必不久行而跨行必不長古之學道者必全於天及其遇物而應不作思慮如人手足耳目内應於心無使之者若使手足耳目思而後應則舉動之間莫知所措矣是以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由其○有自心也學道而有自心是爲餘食贅行○夫食者適於飽行者適於事既飽之餘賸豢滿前唯恐其不持去行不適事雖仲子之廉尾生之信猶可厭也故食之餘與行之贅此二者物或惡之有道者嘗行其所自然故食不餘行不贅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謂之有物者不可名也謂之混成者不可修也先天地生不見其始既不見其始則不知其終既無始終則獨立不改然雖獨立未嘗獨立周行萬物無所不入而無有危殆天下之物無不由之而出生生不窮故可以爲天下母然謂之獨立非獨立謂之周行非周行謂之天下母非天下母吾○皆莫知其名字之曰道強名之曰大謂之大矣然其大未嘗見大而嘗化故曰逝謂之逝矣然其實未嘗去無所不周故曰遠謂之遠矣然其一念之間無所不具故曰反猶其大而能逝遠而能反故非大非細非遠非近皆不可名是之謂道及道降而生物天地區分域中四大自世人言之則王之大不及天地之大天地之大不及道之大而此言四大王居一焉遂以王配道若無難者夫以一人之身喜怒哀樂之節

尚可位天地育萬物而況於王乎苟能轉以相法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則王之配道又何難哉

重為輕根章第二十六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柰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輕必歸重躁必歸靜故重為輕根靜為躁君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無所不至而不離其本也雖有榮觀燕處超然無所不為而常無為也柰何萬乘之君不自量其重而徒以身驅馳於天下之細故若以細故自嬰則一物足以役之矣又何足以宰制天下邪雖然輕與躁皆足以為病而躁之病尤甚於輕蓋輕者役其心淺而躁者役其心深輕之失不過失於所輕而止躁之失則中君內擾失靜之全故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善行無轍跡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跡善言無瑕讁善計不用籌筭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行未有無跡言未有無瑕計未有無非籌筭閉未有非關鍵結未有非繩約惟得道者行不有足故無轍跡言不以口故無瑕讁計不以心故無籌筭閉不以關鍵故不可開結不以繩故不可解由其以至常為體而妙於用常故能無所不善常之為道人人而有物物而得既謂之常則不以人而多不以物而少由人與物雖均有常而失其真常故聖人每以真常救之以真常救人則人無棄人以真常救物則物無棄物然亦豈聖人能為此哉猶人與物皆有此明聖人還以其元明示之故曰是謂襲明至於襲明則均於一惟人無善無不善故善人不善人之師言不善人之可以為善人也不善人善人之資言不善人之本同善人也若不貴其師而不師其善不愛其資而甘於為惡雖有多智秪益為迷反本還原是謂要妙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朴朴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

雄動而作雌靜而處動必歸靜雄必歸雌故為天下谷白者欲其有知黑者欲其無知有知以無知為貴知白以守黑為賢故為天下式榮者我加於人辱者人加於我我加於人而人能受則其益在人人加於我而我能受則其益在我故為天下谷然道之常豈有所謂雄雌白黑榮辱者哉曰知曰守者非常德也及散而為德以德自處若用其雄用其白用其榮則失常德矣若用其雌常德不離歸復于嬰兒用其黑

常德不忒復歸于無極用其辱常德乃足復歸于朴所謂曰嬰兒曰無極曰朴者皆眞常也故眞常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守必使可知可守者復歸于常然後爲道及朴散爲器聖人以道制器然猶不失於道故用之爲官長官長者視天下猶官長之非如家而私之也故官而不私長而不宰是爲大制不割

將欲取天下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凡物或行或隨或噓或吹或强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聖人體道以爲質不得已而受形於天地之間由天下不得聖人則不治故不得已取天下而爲之然聖人視此身猶寄也以天下寄其所寄豈肯强其所無以失眞常之道哉由不知道者以天下爲實有而我始君之於是以有爲撓之以有物執之而不知其所爲者反足以敗之其所失者反足以失之蓋物之在天下或自可以行或止可以隨或噓之可暖或吹之可寒或强而壯或羸而損或任而載或弱而隳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若必欲爲之執之使行者爲隨噓者爲吹强者爲羸載者爲隳則雖天且不可而況於人乎聖人因其自然知其所受受者有不可變但去其甚去其奢去其泰使可行可噓可强可載者不至於過而或隨或吹或羸或隳者不至於不及是謂以吾自然相其自然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兵之後必有凶年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是謂好還兵之不勝其害未易一二數使幸而勝其殺氣之應地不能使之生天不能使之和故荊棘生於屯戰之所飢饉起於軍旅之後則其不勝者可知矣故善戰者因其不得已果於一決而不以是取强果者不久之謂也內持不得已之心外爲一戰之決故未嘗矜未嘗驕未嘗伐未嘗强皆由生於不得已也若得已而不已兵老而氣衰猶人壯之必老是爲不道人之不道尚猶不盡年而死而況於兵之實老乎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之衆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兵不可佳而佳猶人不可殺而殺故不樂殺人然後可以言兵孫吳之論兵審虛實辨奇正其言詳矣然虛實奇正之本孫吳未必知之也老氏曰恬淡爲上勝而不美

夫以恬淡言兵誠若不類然不知恬淡則靜靜者勝之本也狂躁則動動者敗之基也梁襄問孟子曰天下烏乎定曰定于一曰孰能一之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惜其不足以知此使果不嗜殺人則定天下有不難者自古及今不嗜殺人者必興嗜殺人者必亡嗜殺人而暫成者有已未有嗜殺人而多歷年者也故君子戰勝以喪禮處之不祥之器有道者不處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朴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之知之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此章言道與器相與為循環輕重也道常無名不可得而見然匹夫得之朴雖小天下不敢臣知尊之無以加於我也侯王雖大若不能守則萬物不賓蓋能賓之者在此而不在彼也譬如天地尊位雖有高下之殊然至合以降甘露非有人使之而無不齊者是天地未嘗不同也由是觀之道雖小不必輕侯王雖大不必貴天地雖判不必離雖道散而為物物各有名而天亦未嘗遂棄物也惟其未嘗棄物物立於天地之間而不殆者以千猶生之也故物不以道散而虧道不以物生而散譬猶川谷之為雲雨江海之為浸潤川谷之氣未嘗不通於江海而江海之氣未嘗不通於川谷若以道觀之則未嘗一日而不循環若以器取之則水陸之分有不同者矣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知在外為智在內為明勝在外為力在內為強智與力為妄明與強為真入道之門皆由于此人所以不能入道者以自見不明而為物所勝也若內明則自不鶩外不鶩外則漸能勝物積日既深自然入道凡不足者蓋有不知我之有也萬物皆備於我返照內觀知取諸一身而足不亦富乎知足心生漸離諸有有力未全未能充其所見必有強志乃能力行見清淨根漸返於道虛中證實所得不移無古無今浩然常住是謂不失其所等視死生有如旦暮生而不有死而不亡是之謂壽

大道氾兮章第三十四

○大道氾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為小萬物歸之而不為主可名為大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大道氾兮充滿八極及其用之如在左右萬物非道不生而道未嘗言其能也萬物非道不成而道未嘗自名其功也萬物非道不養而道未嘗自以為主也方其小則不見其朕及其大則未嘗主萬物萬物悉歸焉聖人亦然終不自以為大而萬物終無以過之惟其不取大故能成其大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旣

道降而有象象生則物往從之愚者往而不返智者往而不害往而不返者失道而從物也往而不害者與道俱也旣與道俱往不離道無所不安無所不平無所不泰與道爲一心不知道道不知心若知道而行則有不安有不平有不泰矣聖人之於形器如過客之寓於旅亭暫住而去未嘗有顧惜之心苟爲欲樂所餌過客止於所寓留而不去未有不爲患者故聖人雖在形器之閒執大象而往雖從於物其心常與道俱味無味之味視無色之色聽無聲之聲用無用之用卽於形器之閒全收道用此其所以安平泰也

將欲翕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强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弱勝剛强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此聖人制心奪情之道心之爲物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欲以止止止之轉止轉動聖人知其不可强止固欲翕反張之欲弱反强之欲廢反興之欲奪反與之夫欲止動以止止之止不可得必固反之以動求止自動觀妄動已而竭妄廢眞還自然歸止後雖欲動動心不起心旣不起止亦不生此聖人翕心弱志廢情奪欲之道微而難見故曰是謂微明此之微明旣柔且弱而能勝天下剛强之欲以其不離道母也若離道母則如魚之脫於淵魚旣不可脫於淵則國之利器亦不可示人以此示人人示將有不信者矣此篇世之解者不循其本多以孫吳之兵說雜之此詩禮之所以發冢也

道常無爲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鎭之以無名之朴無名之朴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道自無而入有始於喜怒哀樂之萌而極於禮樂刑政之備極而不返化化無窮則愈失道矣故聖人於其將流則復以朴鎭之旣鎭以朴朴亦無名雖用無名之朴亦將若不欲苟有用朴之心則朴非其朴矣不欲以靜民將自正

道德眞經義解卷之二

道德真經義解卷之三 絲五

息齋道人解

德經上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无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處其實不處其華故去彼取此

○上德不德則在仁而仁在義而義惟其所之未嘗執也下德不失德則仁之不可爲義義之不可爲禮既已爲之則不可得而變故上德不失道道常無爲而無爲之之心下德不失德德則有爲而有爲之之跡矣上德無爲仁是也仁近於道故曰人者仁也合而言之道也仁近於道故亦無爲亦無以爲降而爲義義者宜也以義宜物則有以爲爲不失宜爲而未失又降而爲禮禮者理也以禮理物苟莫之應而吾必欲理之則有攘臂而仍之者蓋不可得謂之道可得謂之德德在人謂之仁仁不失其宜謂之義義以正物謂之禮故失道而德失德而仁失仁而義失義而禮自然之次也自道五降而至於禮五降之後不足觀矣夫禮由亂而作因其有長幼無禮則亂故立禮以救之然至攘臂而仍之則禮亦隨喪然則禮者亂之首也多知不足以爲道由其多之惑亂本真知不從真浮妄無實然則多知者愚之始者故禮爲忠信之薄而識爲知道之華聖人處厚不處薄貴實不貴華故常不失道本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蹷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非以賤爲本邪非乎故致數車無車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一者何也天之清地之寧神之靈谷之盈物之生侯王之正極其致無不同知天之所以清即知地之所以寧知神之所以靈即知谷之所以盈知物之所以生即知侯王之所以正易曰天下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天下何思何慮言其未嘗不一也若不知一則必自異自異則絶物侯王絶物物亦絶之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豈非知貴以賤爲本耶輪蓋輻軫會而爲車物物有名而車不可名仁義禮智合而爲道仁義可名而道不可名賞罰刑正合而爲治賞罰可名而治不可名苟有可執徇其跡外見貴者如玉賤者如石皆可以指名而人始得而貴賤之矣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萬物生於有

有生於無

天下萬物生而為有自有反無然後為道故曰反者道之動天下之有皆生於無有則必強反強為弱則可以漸求於道故曰弱者道之用反者自有而求無弱者致無而求道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无形道隱无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上士聞道雖衆人譏詆不能使之不勤中士聞道雖不能無信亦不能使之無疑下士聞道雖聖人復起不能使之不笑蓋膠於有者天下皆是彼方以有為實今遂告而有之非實而無之為真其誰不疑且笑故不笑不足以為道亦理之當然不足怪也上士之勤非能勤也有見而勤下士之笑非故笑也無見而笑上不至於勤下不至於笑不能无見而又不能信其所見雖使之不疑不可得也古之立言蓋有之矣明道者自明非色之明外不得而見其明故曰其明若昧進道者自進非力之進外不得而知其進故曰其進若退夷道無所不平彼以彼之平猶吾平也故曰若類上德無所不容彼雖恢奇譎怪而吾以一視之故曰若谷大白不汙其性苟性不汙和其塵皆可也故曰若辱廣德必有見於大○苟見於大雖欲使之息不可得也故曰若○不足建德者内立自性自性有立則接物必簡故曰若偷質真者不循於外外不徇則惟吾所之故曰若變大方無隅非廉隅可得而察也大器晚成非成不成可得而畫也大音希聲非聲音可得而知也大象無形非形器可得而執也中下之人方役其所見以議吾之跡以實昧實退實類實辱實偷實渝其不侮笑者幾希矣蓋大道無名隱而不可見至其貸以曲成乃其小者爾非其實也上士知其無名略其貸而識其大故亦不可以議其名中下之士執其貸且成者以議全此其所以愈議而愈非也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

○道生一方其為道則一亦未生一既不生○則安得有二無二則一不散故所以謂之不二言其未有一也及其有一即有二有陽即有陰有陰有陽則又有陰陽之交故有二則有三至於三則无所不有矣萬物抱陽一也負陰二也陰陽交而沖氣為和三也萬物孰不具此三者然要其本則必歸於道道者未有一之謂也由其本生於道故末而不失道是以天下之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

稱益損之生益也物之強梁者不得其死益益之生損也夫惟損益同源故自損則必益自益則必損聖人未嘗益而自以孤寡不穀為稱蓋欲使人知強梁者不得其死也是謂人之所教我亦教之亦其應世之跡不得不然歟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吾以是知無為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物本非物堅者偽體也雖天之至堅其極必歸於無今天下之至柔已能馳騁天下之至堅況於無之眞豈不足以破有之偽乎故無有能入無間無間者蹈水火入金石其精不亡之謂也無為之為其為以道不言之教其教以天故無有能及之者

名與身孰親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名不親於身貨不多於身得不償其亡而世人每貪於名溺於貨徇於得者由其無所見也我愛于物愛多則我費物藏于我物衆則我勞小則辱大則危有不可勝悔者君子則不然知物之備於我自反而足故於外無求雖欲辱之不可得也知吾之行止止於至道故非道不為雖欲爲之不可得也是以爲常常故能久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淨為天下正

成與缺沖與盈直與屈巧與拙辯與訥皆物之形似者也惟道無名以形求之皆不可得故雖成若缺雖盈若沖雖直若屈雖巧若拙雖辯若訥蓋其成不以形其盈不以器其直不以壯其巧不以心其辯不以口故世以形似求之皆不可得也蓋世之言道術未有不偏如躁勝寒而不可以勝熱靜勝熱而不可以勝寒要其各有所止也惟清靜無為雖不求勝物而天下之物莫能勝之故曰清靜為天下正

不出戶章第四十六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出三求天地者求其形也天地不可以形盡而可理盡故其出彌遠其知彌少若知其理之在此則雖閉戶可也聖人知不在形故不必行名不在色故不必見成不在事故不必為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七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天下有道則能使兵為民天下無道則能使民為兵人能知道則能使色為空人不知道則能使空成色可欲者愛也不知足者取也欲得者有也由愛生取由取生有衆有橫生遂為無窮之咎若知取不必外

是謂知足知足則無不足矣

為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則無不為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為學所以求知故日益為道所以去妄故日損知不極則損不全故日益者所以為日損也若損之又損妄去真全則無為矣至今無為則凡有為未嘗不無此又未易以損益論也及其無為之至雖取天下而有之尚猶不見其事若以有事取之取一物尚不可得而況今取天下乎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聖人在天下怵怵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甚矣心之為天下害也莊子曰賊莫大於德有心而心有眼蓋心之為物潛天而天潛地而地無遠不至而世人但以分別為心分別心生妄有所見遂喪其全此莊周所以謂之賊也聖人之心常與道俱道無所不在吾心亦無所不在故無常心及其出而應世知其相從於妄故取捨之心未嘗生也善而吾從而善不善亦吾從而善於天下無不善是謂德善信亦吾從而信不信亦吾從而信於天下無不信是謂德信怵怵然常恐天下之人德有心而心有眼穿鑿取與不見大全故每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用耳目所接者為明而不知其非明也聖人皆孩而畜之使不為非明所亂然則非明者宜釋氏所謂無明者歟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性無生死出則為生入則為死有生則必有死有出則必有入物之所不能免也今以一人之身言之自少至壯生之徒者也自壯至老動而之死者也自老至死死之徒者也若以十計之則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動而之死者十有三人自壯以上皆趨於死是生之徒止有十三自動而之死以至死之徒合十有大凡如此者何也以其生生之厚也自愛其生而不愛物之生凡可取以厚其生者無不為也猶其生生愈厚故其趨死愈速善養生者則不然知生無生既知無生則死不可得死不可得則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爪兵無所容刃雖有生亦不生既知不生則知所謂不死矣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物非道不生非德不畜自其有形以至於

勢長莫不以道德爲主道之尊德之貴至於此極矣然不自尊其尊不自貴其貴其施於物非有心於物也莫之命而常自然自然而生自然而畜凡所以長育成熟以至于養之覆之莫非自然者由其自然故未甞望物之報生不辭勞施不求報是謂玄德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知其母復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道爲物母物爲道子古之得道者能使子母不離而道物爲一蓋物從道出物不異道子從母出子不異母物不異道而世欲棄物以求道子不異母而世欲棄子而求母本不異而自異之是以終不得而一也使人知物即道子即母知之守之則左右逢其原有不難者凡物不自道而用物以遺道道者以人開其兌也兌者穴也穴其穴以濟其欲心蕩而精衰則物隨而喪必閉其兌塞其門神不外出旋元自歸自然子母不離道與物一矣古之至人保其身而身存者用此道也人之患在於不謹其小不養其微若自小而謹之自微而養之雖小必明雖微必強故曰見小曰明知柔曰強明者本也光者明之所自出也元明爲本其末分而爲視爲聽爲覺爲觸者皆其光也道自本流於末學自末求其本故曰用其光復其明是謂襲常常即本明光自明而光令以光歸其明故曰襲常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綵帶利劒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誇非道也哉

道不在知知者邪思也眞道必明明而非知知不可及故施之不盡用之不窮使我介然以有知之心而行大道所知有限而道無窮怵怵然恐其施之不足是謂惟施是畏蓋大道甚夷而民好徑好徑者知之爲賊也使行於無知則凡所見聞無非道者豈不蕩然廣大心逸日休哉後世不然朝甚除除者治也除治其朝廷則外飾者至矣田甚蕪則心不治倉甚虛則行不修方且服文彩以眩人帶利劒以威衆積飲食財貨而無所用之是謂盜跨如此則去道遠矣

善建者不拔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之於身其德乃眞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建事功者事過即已懷財利者利散即亡然使人如子孫祭祀不輟者非建道抱德者不能至也聖人以眞道修身推其餘以治家以及其鄉於其國於其天下然聖人

以身觀身而意不在一身以家觀家而意不在一家以國觀國而意不在一國以天下觀天下而意不在天下各隨所寓因以所寓而觀之在易之觀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盥而不薦以誠而不以物也其効至於下觀而化所謂以天下觀天下則下之化之有不疾而速者矣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不嗄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

此篇言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詳其本文前後皆然赤子然以此三物為不害赤子世固疑之予由嘗云虎畏不懼巳者東坡云世未有見虎不懼則斯言有無無以見之又言有婦人置二兒沙上而浣衣於水虎自山上馳來二小兒戲沙上自若虎以首抵觸庶幾一懼而兒癡不知怖虎亦卒去所謂猛獸不據豈若此耶然至於手無執而自固陽無欲而自作號終日而不嗄是孰使之然哉由其氣全精一和之至陽之極也人能養其氣致其和使其和不以壯而衰是之謂常常者物之自然非有能作者知常為常是之謂明知明為常明而益明是謂益生益生曰祥心能使氣氣不役心強不在物是為直強凡物壯則必老自壯以往失嬰兒矣孟子曰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者夫失赤子之心皆為○不道不道早已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兑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故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踈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亦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世之所有皆為夢境故知者不言知言之未盡也世之昧者以夢為實譊譊誦說終不離夢故言不知由其見之未至也塞其兑謹其出也閉其門閑其入也挫其銳者治其內也解其紛者理其外也和其光者抑其在己也同其塵者隨其在物也无出無入无內无外無己無物是謂玄同既得其同謂之親而遠謂之踈而近謂之利而不喜謂之害而不懼謂之貴而不高謂之賤而不下凡物不足以名之故能為天下貴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我以正治人由人之本正也以奇用兵由兵之本奇也以無事取天下由天下之本無事也凡我之應物者豈以我哉亦由物而已矣古之聖人能以天下為一身中國為一人者由其治自心出也我多忌諱則

禁防必設禁防既設則民安得而不貧我以利示民則民多趨利民既趨利則國安得而不昏我以巧示民則民多技巧技巧既勝則奇物安得不滋我以法治民則民亦竊法以自便上下相冒則盜賊安得而不多聖人示以無爲示之以好靜示之以無事示之以無欲天下各以其所示者報之故曰民猶草也草上之風必偃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政邪○正復爲奇善復爲訞人之所迷其日固久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害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其政悶悶若無求於民而民不以巧應上故其民醇醇其政察察若有得於已而民以巧求免故其民缺缺天下之事禍福之相爲倚伏所從來久矣政悶悶者無得在我而有得在民政察察者有失在民而有得在我我得則彼失我福則彼禍故自然之理也昧者不知理道之正專以察爲明以求僥倖之福遂使正復化而爲奇善福化之而爲訞人之迷其日久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害直而不肆光而不耀賞罰刑政蓋有設而不用其極則能使其奇者反而爲正訞者變而爲善故曰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域教化之廢引中人而陷於小人之途此不可不知也

○道德眞經義解卷之三○

道德眞經義解卷之四

緣六

息齋道人解

德經下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以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爲深根固蔕長生久視之道

外以治人內以事天皆莫若嗇嗇者無所不嗇之謂也謹與內閉與外內心不馳外○心不起之謂嗇故能早服內服其心外服○其形寂然不動則德有所積積於不積則無不勝無不勝則無不治雖有國猶可也人知其可以有國而不知可以有國者猶其有本也本積既厚則其塵垢糠粃猶將陶鑄堯舜況其下者哉此所謂深根固蔕治人事天之道

治大國章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

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治國者聖人之餘事不啻如烹小鮮雖恢奇譎恠道通爲一故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使鬼而有神凡恢奇譎恠皆化而爲道道豈有傷人者乎本欲吾不傷人故其幽至於鬼神皆不能以神傷物大而政治幽而鬼神兩不傷故人鬼之心交歸焉非至德其能如是乎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交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

國大而能降以求物則物必交歸之牝以靜而下物故牝常勝牡以大國而下小國則必得小國以小國而下大國則必得大國故大國或下小國以取小國或下大國而取取者各獲其心之謂也故大國不過欲畜小國小國不過欲事大國夫如是而後兩者各得其所孟子曰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故大國尤宜爲下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日以求得有罪以免耶故爲天下貴

奧者藏也道爲萬物之所貴如奧之能藏○物賢者以道爲寶故樂得其得不賢者非○道莫保故樂免其罪由其根於人心之自然無使之者故言依於道則其美可市行依於道則其尊可加於人苟非人心之自然則言而不從行而不應矣由人各根於道不幸而陷於不善則聖人亦何忍棄之故立天子置三公非苟利其富貴也蓋不欲遂棄人於不善還以斯善道之而矣使雖以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出一善言進一善行使天下之人不失其善則其利豈小補哉由其以道覺民是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以其善者不日而得其善使不幸而至於善則亦足以自免於惡此豈不足以爲天下貴耶

爲無爲章第六十三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爲無爲則已不勞事無事則人不煩味無○味則物不費世所謂大小多少者以形言也聖人遊於形器之外故大小多少等而爲一夫大小多少尚等而一之又況於恩怨報施之間乎吾所爲所施者惟德而已豈知其有所怨豈知其有所報者哉既無恩怨報施之別又無大小多少之異其於天下之故豈有心於爲之哉事必求易大必由細自易而往則難者亦易自細而行則大者亦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而大必

歸之者由其無心也惟其無心於事故未甞先事而期於物豈若世之小夫巳未爲而先諾事至而多易先諾則必寡信多易則必多難聖人於事未至則常若難之非難之也不以我必於物故若難之惟其難之故終無難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聖人常安其所安故其安無不安而其持無所持故曰易持以不持持其安儻有微心之起自其未兆而謀之自其脆而破之自其微而散之故無有撓其安者由持其安於未有治其心於未亂譬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於無爲之中自然而爲於無積之中自然而積累日益去善日益積而聖人未嘗知也若有意爲之即爲敗之有意執之即爲失之由其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世之於道所以難成而易壞者由其有意於爲之執之方其始若無所容其勤及其終又不免於怠皆爲之執之之咎也使其始不爲其始不執則求其勤且不可得而況於怠歟此世所以幾成而敗也惟○聖人以不欲爲欲故未嘗貴難得之貨所謂難得者不必金玉也身外之物皆難得矣衆人目過於色耳過於聲吾以不學爲學收視反聽復衆人之所過以輔道之自然而不敢爲夫豈有爲之執之病哉

古之善爲道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夫所謂者不在耳目聲色之間而世人目視非色耳聽非聲爲聲色之所留礙而不知見聞覺知有出於聲色之外者今遽告人曰爾之見聞覺知皆非眞也則人孰不怪且笑哉故道非明民將以愚而憐之可也夫民之愚留礙於聲色不知自解吾方示之以無爲示之以澹泊且猶未悟而況欲以智示之歟生民之患在於多智智不以正其智爲邪今吾未能覺其邪而又○以智示之是反開其僞也故以之治國爲國之賊儻行其所無事而不開民之機心機心不生則純白備謂之國福不亦可乎上之所行下之所效未有我靜而彼動未有我素朴而民多欲者是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由其與物反是故不可明民由其與道合是故謂之大順

江海所以爲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以其言下之欲

先民以其身後之是以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聖人不得已臨蒞天下其視首出庶物與在民上爲何等事哉故有天下而能以言下民能以身後民非忘天下者不能也是以處民上而民不重不知其有君也處民前而民不害不知其有民也惟其上下相忘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蓋吾之所取者非民之所爭也無爲之爲天下且不見其朕況欲與之爭乎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肖者以形求也若以形求大雖至於天地要其所止也天下皆爲我大似不肖夫惟大故凡物不足以肖其似若有其似則吾亦一物其細已久矣然吾之所以能成其大者猶有三寶持而保之此其所能用大也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此三者非所以爲大然用大者皆莫加焉夫大不可以形求也大不以形而全其用故其大有不可測夫唯慈然能救物物失其所雖蹈水火赴白刃有所不辭非匹夫之勇所能及也夫惟儉然後能施蓋吾之所欲者愈寡則其所施者愈博非大而無當者所能及也夫惟不敢爲天下先然後遇物而不折蓋不爲先則所爲者皆應而已應而不先動不自我我雖動而人不怨非興事造作者所能及也勇依於慈故其勇不竭廣依於儉故其廣莫窮先依於後故其先莫敵使徒用其勇徒用其廣徒用其先則不終朝其死矣夫兵者不祥之器苟非以慈爲本救民於水火之中使人知凡所以殺人者皆慈焉吾未見其可也吾以慈救民則天亦將以慈衛之

善爲事者章第六十八

善爲事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爲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也

聖人身且不有而況於爭由其不爭凡所應物者皆其不得已也故爲士則不武當戰則不怒勝敵而不必與之爭用人而不必加其上故能以德服人而人亦樂爲之死是謂配天古之極也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則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衛靈公問陣於孔子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至於自言則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孟子亦曰今之諸侯苟行王政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

濟者孔孟之言不過如此老子曰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又曰兵者不祥之器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推此而言亦孔子之謂未聞孟子之爲王政也至於不得已而用兵則若無足而行無臂而攘無敵而仍無兵而執此即孔子所謂我戰則克孟子所謂未有能濟者聖人之用兵每不得已豈有輕敵求勝之心哉若我輕敵而必爲之則是兵端自我苟有不勝則民不直其上故以兵相加抗曰持久○

○而不暴用其民者必勝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稀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大道甚易知易行而亦難知難行所謂易知者無道可道無學可學無爲可爲無事可事豈不甚易知甚易行者哉然至道不可道而言語皆非學不可學而心動即僞爲無爲而寂然不爲者未必是事無事而終日事事者未必非此其所以爲難而天下莫知莫行也蓋聖人言有宗事有君故言在此而義在彼事雖是而心不同知言之宗則言之差殊不同也知事之君則事之差殊不必疑也夫惟人之無知是以不我知夫唯不我知此我之所以爲貴使我之知不出於衆之知則爲我者亦不足貴

知不知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知者逐物故多僞不知者返本故近眞人能知不知爲近眞知知爲多僞則爲上矣儻不知知之爲僞而徒益其知則是以病爲藥其病有不可勝言者惟知知之爲病是以不病聖人所以不病者以其知之也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惟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夫欲人之畏愛者皆內不足而外慕者也聖人足於內視人之喜不加益其不畏不加損是以皆與之無爲蓋居物之上使人畏己者易使人不畏己者難使我忘人者易使天下兼忘我者難民不畏威非天下兼忘我者不能也此豈非所謂道德之威乎聖人之遇物隨所遇而安故不狹其所居不厭其所生蓋知其所居所生者皆非其實也我惟自厭故生亦莫吾厭由其自知而不自見其有知由其自愛而不自貴○

○其有愛使其有自見自貴之心則狹其所居厭其所生有不能一日安矣

勇於敢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繟然而善謀天網恢恢踈而不失

人皆知勇於敢不知勇於不敢勇於敢者蹈白刃也勇於不敢者蹈中庸也故曰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以兩者較之蹈

白刃者有害而人輕其害蹈中庸者有利而人不知其利此中庸所以為難者歟輕於用勇人之所嫉天之所惡孰知其故雖聖人猶難之況衆人乎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繟然而善謀猶其惡於用勇也人自知其天之未勝天之未應及來之未至謀之未定而言之則強者或得勇者或勝蓋有之矣要其後而徐觀之然後知天網恢恢踈而不失也

民不畏死章第七十四

○民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此章言世之刑罰不足恃以為治也民不畏死吾柰何以死懼之使民果畏死有為奇者執而殺之則殺一人足以為治矣然愈殺而愈不可禁則刑之不足恃也秦人用法嚴其網密而姦宄不勝漢用法踈網漏吞舟之魚而天下歸於漢此亦足以見矣天道福善禍淫是有司殺者於冥冥之中不可逃也若必欲代司殺者殺如代大匠斲未有不傷手者也

民之飢章第七十五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

上多取則下貧上有為則下亂必然之理也我欲厚其生則不顧人之生我厚而彼薄彼安得不輕死聖人之於生蓋不得已○彼視其生若無以生為也豈肯厚吾之生而奪人之生哉是之謂賢於貴生

人之生章第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此章汎言柔弱之必生剛強之必死柔弱雖非所以為道而近於無為剛強雖未離於道而涉於有為無為則去道不遠有為則吉凶悔吝隨之則益遠於道矣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以有餘奉天下惟有道者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不處其不欲見賢

裒多以益寡者天之道也裒寡而益多者人之道也惟聖人又能以已有餘而奉人不足故其能及萬物不恃其能功蓋天下○而不居其功利澤施於天下而不欲其賢唯有道者而後如此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

水無情尚以柔勝而況於物之有情乎書曰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三代嘗以是德民矣此之謂受

國之垢受國不祥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怨之不可以和猶火之不可寒水之不可熱若強和之亦必餘怨以此爲善皆未足也是以聖人治天下如執左契以求於左契恩怨取於吾何心哉如契之合適於符而已苟有不合不強其所無不責之也聖○人之治天下如司契者之求合大小長短○彼覺有契自合其合而吾無容私焉若必欲強通之是司徹非司契也天道亦然天道無親常不失善蓋亦司契而已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隣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小國寡民則什伯之才用什伯之才用則大者棄矣民輕其生則遠徙而不顧徙而不顧則無所不爲矣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愛其生而不遠徙則雖有舟車無所用雖有甲兵無所陳復結繩而治之猶可也使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各安其安雖鄰里相望而不往來必其衣食足而無求然後可以至此也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爲人已愈有既已與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言之信者不必美美者未必信言之善者不必辯辯者未必善知之正者不必博博者未必知聖人於道無分毫愛惜之心惟淺狹者自以其淺狹而疑人以爲未必信未必善未必知或溺於美或惑於辯或流於博皆不能有得也豈知聖人於道如海之大施而不積既以爲人而已愈有既以與人而已愈多恨世之人器量之微求於我者狹不足以與之也亦如天焉利物而天不害而物不爭故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道德眞經義解卷之四

道德真經註序

道士臣榮言榮聞冥寂先天絡天無以昭
其景混成有物周物不足洞其微比則超
繫象而玄玄邈筌蹄而杳杳運陶鈞之邃
跡理歸虛應恢匠導之幽路義在靈圖是
以瀨鄉仙籙神交帝象之先苦縣真宗㲲
發皇靈之首五千垂裕玄風表於配天雙
柱流禎紫氣彰於御極伏惟陛下玉宸纂
聖金闕應圖榮光泛皎鏡之波祥烟霏獻
壽之嶽嬉神汾水撫洪鈞而獨化問道河
濱施上仁而不宰靈洞真文躬紆聖敬仙
都祕牒親紆睿覽凝黄庭而體妙俗玄牝
以流謙故得霓裳息有待之風鯤海截無
為之化謹案經文是以聖人治處無為之
事行不言之教又云聖人治虛其心實其
腹前後靈證有若合符今古師資不詳幽
旨當由皇靈未覩聖德凝寂今天啓之心
昭然顯著實所謂兆太平之玄化發揮百
代之前勒無為之至功摛拜千載之後豈
止河圖録籍空傳漢后之名昌戶丹書纔
表姬文之字其言淺而妙其理幽而遠亦
猶仰之於羲和六虛均照濡之於上善萬
物斯洽是以往之賢俊爭探深隱魏晉英
儒滯玄通於有無之際齊梁道士違懲勸
於非迹之域雷同者望之而霧委唯事談
空迷方者仰之以雲蒸確乎執有或復但
為上機則略而不備苟存小識則繁而未
簡遂使此經一部注有百家薰猶亂譬於
仙風涇渭混流於慧海佐時導俗時有闕
於玄關微有洞空乍未開於虛鑰臣榮迹
齒玄肆名忝丹籙徽清流而心非止水抗
幽石而鑒殊懸鏡淹留丹桂夙徹耳於薰
風舞詠青溪空曝背於唐日猥以擁腫之
性再奉渙汗之言遂得揮玉柄於紫庭聽
金章於丹陛亟忝高論未展幽誠以夫巨
壑三山泛鱗洲而未測通泉九井仰龍德
以如存敢罄庸愚輒為注解自惟夕惕竊
惠朝聞然纖蠡議海信阻量於鼇波而嶽
鎮千雲庶成功於蟻壤寧髣髴於衆妙希
罔象於玄珠塵黷旒扆懼深水谷無任惶
恐之至謹奉表以聞謹言

道德眞經註卷之一

元　天觀道士李榮注

道經

道可道非常道

道者虛極之理也夫論虛極之理不可以有無分其象不可以上下格其眞是則玄玄非前識之所識至至豈俗知而得知所謂妙矣難思深不可識也聖人欲坦茲玄路開以教門借圖通之名目虛極之理以理可名稱之可道故曰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非常道者非是人間常俗之道也人間常俗之道貴之以禮義尚之以浮華喪身以成名忘己而徇利失道後德此教方行今既去仁義之華取道德之實息澆薄之行歸淳厚之源反彼恒情故曰非常道也

名可名非常名

名者大道之稱號也吾強爲之名曰大哉名非孤立必因體來字不獨生皆由德立理體運之不壅包之乃無極遂以六道之名詔於大道之體令物曉之故曰名可名也非常名者非常俗榮華之虛名也所以斥之於非常者欲令去無常以歸眞常也名有因起緣有漸頓開之以方便語無常以契眞常陳之於究竟本無非常之可捨亦無眞常之可取何但非常亦非無常既非無常常亦無常亦非非常非無常也

無名天地始有名萬物母

道玄德妙理絕有無有無既絕名稱斯遣然則虛通之用于何不可是以非無而無無名爲兩儀之本始也非有而有有名爲萬物之父母焉故道生德畜其斯之謂乎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

人之受生咸資始於道德同稟氣於陰陽而皎昧異其靈靜躁殊其性若也灰心寂路濯志玄津可欲不足亂其神紛鋭無能滑其意靈臺皎而靜玄鏡湛而明則可以照希微通要妙此無欲行也若未能遣識情在有封馳騖於是非躁競於聲色但歸有爲之事跡豈識無爲之理本此有欲行也徼跡也歸也來也此謂依道德以爲行觀妙理以入環中失虛靜以爲非滯麤法而流徼來也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

近而言之有欲無欲兩者也此謂人也共受五常之質俱懷方寸之心同也黜聰明而恬惔洞徹道源則稱於妙競前識而紛紜述論俗境則稱於徼此異名也遠而言之聖人欲暢清虛之理遂以道德爲宗是以此之一章盛明斯義雙標道德故言兩者混沌理一則所以云同自靜之動從體起用故言出道生之功著道也畜養之義彰德也道德殊號是曰異名也

同謂之玄

虛寂之道深妙之德怳惚非易測冥默本難言無能名也寄曰同玄玄之妙也無物可建唯道與德可以言玄故曰玄德深遠至道玄寂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道德杳冥理超於言象眞宗虛湛事絕於

有無寄言象之外記有無之表以通幽路
故曰玄之猶恐迷方者膠柱失理者守株
即滯此玄以爲真道故極言之非有無之
表定名曰玄借玄以遣有無有無既遣玄
亦自喪故曰又玄又玄者三翻不足言其
極四句未可致其源寥廓無端虛通不礙
總萬象之樞要開百靈之戶牖達斯趣者
衆妙之門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

美樂也言人之稟性咸不能以道爲娛而
○以欲爲樂樂不可極樂極則哀來欲不可○
縱縱欲則傷性故曰人皆以色聲滋味爲
上樂不知色聲滋味禍之大樸既爲禍樸
復爲哀本滅性傷身斯惡已也

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

天下地上君子小人並寡能虛心虛已而
各縱欲縱情情性之愛雖復不同各任情
情同有愛愛名則以名爲善愛利則以利
爲善以利爲善求利不以其道以名爲善
徇名以致亡身犧情雖以爲善亡身是爲
不善故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上盜跖死利
於東陵之下此斯不善已也

故有無相生

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從無出有自
有歸無故曰相生

難易相成

天下難事必作於易難起於易易成難也
易由於難難成易也

長短相形

夫物離之則無大無小聚之則有短有長
○太山秋毫之相殊白鶴青鳬之脛異故知
忌之則無大無小存之則有短有長也

高下相傾

傾危也夫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高以
下爲基下亦危於高也下之賤也猶乃危
高高之貴焉誠能滅下失道則高下相危
得道則君臣俱泰

音聲相和

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下之從上猶響之
應聲譬之宮商更相唱和夫調高則絃絕
上躁則下急是知五聲和則八音克諧其
政和則其人歡悅故曰王者人之師而下
取則

先後相隨

君先而臣隨父先而子隨故爲君父者不
得輕躁而失道心宜重靜以契德也

是以聖人治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
作而不辭

緬觀萬古或澆或淳遐覽百王時步時驟
未有紀尊號於金簡照聖録於王篇皇上○
○應千年之運隆七百之基不用干戈樂推
無厭是以宗聖遠彰於未兆先定於無形
故言是以聖人治處無爲之事也猛士上
將承威以定四方宰輔阿衡論道而清百
揆化不以言故云行不言之教也作者云
云動作也四民各安其業萬物不失其眞
任化自然無所辭謝

生而不有

付之於獨化日用而不知也

爲而不恃

以萬物爲芻狗不恃德以爲功

成功不居

雖有榮觀宴處超然遠之問道軼於襄城疑神遊於姑射也

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至道彌綸於宇宙上德範圍於兩儀雖忌功用百姓戴之垂拱而清九野無爲而朝萬國疑神常湛故言不去也

不尚賢使民不爭

王道蕩蕩無偏無黨貴賤將玉石同塗賢者與愚人共貫此大道之化無爭者也夫賢當於位賞須以功愚受於役罰須以過若賞賢過度則極以驕奢役愚越分則困於貧窶驕奢必欺侮歎窮者亦能鬪則忿爭生也是以日月曜彩不爲賢不肖易光天地覆載不輕仁爲善不善改度也

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

棄十城之璧擲千金之珠視如瓦礫豈有盜乎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耳不聞鄭衛絲竹之聲眼不見褒姒妲巳之色洗心滌巳遺情去欲豈有亂乎

是以聖人治

皇一積德積仁盡善盡美老君欲重揚聖德故亦言之也

虛其心

除嗜慾絶是非遺萬慮存其一

實其腹

道實於懷德充於內

弱其志

心志柔弱順道無違

強其骨

唯道集虛虛心懷道道在物無害者得成仙骨自強

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上扇無爲之風下行淳樸之化下從於上上下皆安則無不化之化矣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

沖中也盈滿也道非偏物用必在中天道惡盈滿必招損故曰不盈盈必有虧無必有有中和之道不盈不虧非有非無有無既非盈虧亦非借彼中道之藥以破兩邊之病病除藥遣偏去中忘都無所有此亦不盈之義

淵兮似萬物之宗

海深故百谷朝而歸之道深故萬物宗而奉之

挫其銳

前識傷性長惡害人銳也虛懷忘巳以道折之挫也

解其紛

可欲亂正得失滑心紛也遺彼忘我遠欲制情解也

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

光而不耀混而不緇和而不昡於體同而不累其眞故知湛然清靜而常存也

吾不知誰子象帝之先

道深甚奧虛无之淵迎隨之所不能知終惡乎而可定故言不知誰子開自然之治

闢之以三才運造化之功羅之以萬有考之事用在天帝之先象天也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

長短相形是非相對理自然也仁愛也有愛則有憎天地无心絕於憎愛以無愛故故曰不仁芻狗者結草為狗古人祝所用巳而棄之言人於芻狗用之不以為愛棄之不以為憎喻明天地暖然若春氣之自和生者不以為仁凄然若秋霜之自降殺者不以為義

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聖人無心與天地合德不仁芻狗義可知矣雖恩霑草木澤被豚魚宣風闡化必先於人故云百姓也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橐排橐籥樂管屈竭也間中也夫橐籥中空故能出聲氣而不竭天地中空故能生品物而無盡言人若能虛心空身運用智德無窮極也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窮困也若言當理滿天下而無過言而不中亦出口而禍入禍云入也是困窮然禍福在當與不當得失非多今言多則數窮欲戒多言之失勸以守中之得使無滯教內契忘言也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河上以為養神乃是思存之法輔嗣言谷中之無此則譬喻之義雖真賢之高見皆指事之說也今則約理嘗試言谷空也玄道也牝靜也夫有身有神則有主有生有死不可言道流動無常宜得言靜若能空其形神喪於物我出無根氣聚不以為生入無竅氣散不以為死不死不生此則谷神之道也生死無常浮動之物也幽深雌靜湛然不動玄牝之義也

玄牝門是為天地根

道之靜也無形無相及其動也生地生天氣象從此而出名之曰門天地因之得生號之曰根也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綿綿微妙也玄牝之道不生不滅雌靜之理非存非亡欲言有也不見其形欲言亡也萬物以生不盛不衰不常不斷故曰綿綿也勤者苦也得玄牝之道運用無窮無為逸樂故曰不勤也

道德真經註卷之一

道德真經註卷之二　　　縣八

元　天觀道士李榮注

道經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

日月迴薄虧昃之運難停陰陽慘舒寒暑之期易往萬物於焉不足兩儀所以獨長故摽天地之德問乎長久之由莫不彼無心不自營生也言人若能法天地以無心不自營以厚養仙骨冠金石以長存惠命絡方圓而永固若不能泯是非以契道遣情欲以疑真聲色聾盲於耳目香味困爽於鼻口形勞於外心疲於內則百年同於朝露千金齊於暮槿故曰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是以輕死也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忌情息機者少逐欲乖真者多唯聖人能知能行此行謙退以居物後德尊所以居先存道於是外身身存自與道合也

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凡情幽滯靈識跡通無至公之心有偏私之行尊己而加物厚身而薄人欲先而不能超物須存而報體已亡聖人無心欲居物先自然在先無情欲得存固自然存故曰成其私也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又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理本深遠難可測知善人修道行亦微妙故借於水以爲喻焉水能潤物道能濟人故言善利水則決壅任人道則大順平等故言不爭物多惡下人多愛上今水流趣下道行謙退故言處惡幾者近也水性與道相近故取以爲譬焉

居善地

水不擇地隨處俱流行道之人所居皆善也

心善淵

水心靜而明人心虛而鑒也

與善仁

水洽於物仁惠於俗

言善信

水之鑑物妍醜不失其形仁者爲言終始不乖其實

正善治

太平莫盛於停水無偏不越於善人

事善能

水之無用不成君子何爲不可

動善時

水冬凝夏溢不差其節君子相時而動不失其宜也

夫唯不爭故無尤

水本無心人能虛已不與物爭自然無過也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欹器滿而必傾奢侈極而必敗若欲不傾不敗唯有不驕不盈

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尊則讓廉則挫銳意出羣爲人所忌難長保也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

金玉無跡自爾流行水火之災莫之能却
盜賊之來難可固守是知貪而聚者失理
也積而散者合道也
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積貨不能散乘貴以陵人咎自内生非自
外得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陰陽遞代涼燠推遷物無恒理天之常道
若貪榮不退必致危亡二疏所以見機四
皓於焉長往達於物理合於天道也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載運也營護也魄身神也一道也人者神
之車故言載身清則鬼安心濁則真神
遠絶慮以守神故言營灰心無有二故言
一智將道合神與形同故曰無離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一身心則純和不散專氣也得長生之道
致柔也未識陰陽之合無復是非之情能
嬰兒也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浴玄流以洗心滌也蕩靈風以遣累除也
内外圓靜同水鏡之清凝表裏貞明絶珠
玉之瑕類也
愛人治國能無為乎
居上不能自化必藉於人化物理人事資
安靜但有為而躁動者傷物也無為而安
靜者愛人也
天門開闔能為雌乎
天有四時之門青門開而暄赤門開而熱
白門開而涼黑門開而寒今之小人暑雨
○祁寒皆生怨嗟此不能靜也闔閉也一門
開三門閉雌靜也聖人神凝於太漠智寂
於虛玄死生否泰不能驚水火寒熱不能
動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聖人智周萬物明齊兩曜四方皆照為四
達也照而常寂光而不曜遺識泯心能無
知也
生之畜之
道生之德畜之聖人同道德之生畜長黔
黎於淳化養庶類於自然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忘功德也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忘德之德
深而且遠故言玄也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輻外也轂内也内轂空故外輻湊之聖人
虛心億兆歸之無者空虛也車形雖有賴
無為用若車無空處其用不成今用本由
空故曰當其無有車之用借此為譬以況
理教教具文字為有也理絶名言為無也
○教之行也因理而明理之詮焉由教而顯
理因教顯無教理無所寄教藉理明無理
教何所說既知理教之相由足體有無之
為用
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
作器必須知泥泥調則器可用修身理宜
鍊行行潔則道可成埏和也埴土也
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為室内不空虛外無戶牖其為用也不亦
難乎為道内既閑昧外復聾瞽以此求道

理非易乎室開戶牖有用也人生㝵解道
成之
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單有而無無有不得為利單無而無有無
不得為用明有因無以為利無因有以為
用既識有無之相因自知麁妙之相藉也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
爽
目雖能見躭色不已喪其明耳雖能聞淫
聲無倦失其聽口雖能甞察味而後乖其○
○養爽失也然盲以不見為義聾以不聞為
義有目而不見眞人大聖盲也有耳不聞
希聲之廣樂微妙之靈音聾也口以知味
為用若貪俗味失於道味故言爽也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縱之於畋漁太康失業獵之於名聲張殺
發病狂之大也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美色重寶難得也以此亂心傷行也
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虛心而內實為腹也反聽而不言不為目
也有累之業遣去也無為之道來取也
寵辱若驚
官高而慮危賤極而多恥皆懼也
貴大患若身
夫外其身者得失難駭貴其身者寵辱易
驚若也貴身即有大患故言貴大患若身
也
何謂寵辱起問寵為下
釋答也寵為貴應言上辱為賤應言下令○
○說寵則知有辱言下自明於上不能具出
略舉也若依文而解俗變榮華以寵為上
居上近危榮來辱及寵乃為下
得之若驚失之若驚
寵則榮來辱便枯至得之與失並悉皆驚
唯虛澹之人不駭其慮
是謂寵辱若驚
此結上義也
何謂貴大患若身問也吾所以有大患為吾有
身

解也有身帶榮悴之病兼生死之灾故云
大患也
及我無身吾有何患
虛己忘心無身也是夫患累起在於身身
苟忘也則死生不能累寵辱不能驚何患
之有
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
下者若可託天下
太上貴德不貴身明王愛人不愛已苟能
知此則可以長久也若貴身而賤物愛已○
○以憎人不能同天地之不仁齊日月而均
照則寄託而已
視之不見名曰夷
道遠乎哉眼所不見聖人體之獨見曉焉
名之曰夷夷平也大道甚夷坦然善謀也
聽之不聞名曰希
大音希聲耳所不聞聖人洞之獨聞和焉
名之曰希玄教難遇希言自然也
摶之不得名曰微
大象無形難可摶觸聖人玄悟了達虛无

故言微微者機也無也動而應物機也妙絕有名無也

○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

希微夷三者也俱非聲色並絕形名有無不足詰長短莫能議混沌無分寄名為一一不自一由三故一三不自三由一故三由一故三三是一三由三故一一是三一一不成一三是一三三不成三三不成三則无三一不成一則无一无一无三自叶忘言之理執三執一翻滯玄通之教也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乘乘不可名復歸於無物

皦明也昧闇也乘乘猶泛泛也乘物以遊而無繫也言乎至道不皦不昧不可以明闇名非色非聲不可以視聽得希夷之理既寂三一之致亦空以超羣有故曰歸無無無所有何所歸復須知無物無物亦無此則玄之又玄遣之又遣也

○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

超有物而歸無物無物亦無色視聽而契希夷希夷還寂恐迷途之末悟但執無形示失路之有歸更開有象無狀之狀此乃從體起用無物之象斯為息應還真息應還真攝迹歸本也從體起用自寂之動也自寂之動語其無也俄然而有攝迹歸本言其有也忽爾而無忽爾而無無非定無怳然而有有非定有有無怳惚無能名焉

○迎不見其首隨不見其後

有也有前可接無也無後可追迎之不見非有隨之不見非無也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御正也古道無為正也今道有為邪也聖人持無為之道以正有為息澆薄之風反淳和之化也

○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玄古之道難知無為之風罕悟上御下以正下從上以敬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昔之道者難行也古之智士能修也道乃機微要妙玄寂虛通行亦極細窮微不滯無礙行與道合不測難知不可以言言之者非道不可以識識識之者乖真故云不可識

○大唯不可識故強為之容

容相貌也夫道既難思行亦叵識恐來人無因體道學者不知立行下文略舉容相以勸勵也

○豫若冬涉川

履薄冰者恐陷在浮生者慮危兢兢不敢為非勤勤唯知進道也

○猶若畏四隣

處俗行恐驚隣保以覺知志道從善懼幽明以彈糺也

○儼若容

為容唯事安然修道不宜妄動

○渙若冰將釋

春日麗而冰釋玄風舉而累銷

○敦兮若樸

厚而不薄實而不華

○曠兮若谷

谷之虛也容物而應聲心之虛也懷道而濟俗

混兮其若濁

心無分別混也與俗和同濁也懷玉無染握珠自明似濁也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

安靜也徐漸也夫息動於心而神自靜莫撓於水而濁自清行之者少故曰誰能

保此道者不欲盈

上來廣陳道行以勸學人人能守之自得

清靜義存謙退不事滿盈

夫唯不盈能弊復成

立身者不志滿盈匡輔務存忠正雖老而還少在弊如更新學道者虛心遺於聲色滌慮蕩於紛累雖於朽身弊俗復得成於眞道也

致虛極守靜篤

其性靜而貞其行清而遠守之厚者可得虛極之道

萬物並作

凡物常人不能守無為以安靜為情之動作去眞以從偽失本而逐末也

吾以觀其復

復本也凡人失本而逐末離淳以入澆聖人抑末而崇本反澆以還朴也

夫物芸芸各歸其根

物亦人也根亦本也言人以一心攀緣萬境其事非一故曰芸芸聖人皆勸以反本故言各歸其根也

歸根曰靜

在末所以輪迴反本寂然不動也

靜曰復命

近而為語強梁不得其死名之中夭虛靜保其天年是謂復命遠而言之動則有生有死失於眞性靜則不死不生復於慧命也

復命曰常

有死有生故斷不死不生故常

知常曰明

迷斯理者闇悟此道者明

不知常妄作凶

知常信道所行皆善天祐人助故云吉背道從邪縱情任意觸塗妄作為失當人誅鬼責故云凶也

知常容

知常達理等虛空無所不包故曰容也

容能公

正而無私

公能王

偏私不堪宰物公正自可君臨也

王能天

無心廣覆運行以時

天能道

與天地合德共道齊眞踈通无滯動皆合理

道能久

道則自古以固存聖則永享無期壽也

沒身不殆

沒終也與天為期與道同久終於此身永無危殆也

太上下知有之

太上謂上德之君德既不德名亦難名但以大人在上寄言太上而上懷道德於下无所須下皆自足於上無所奉君臣上下知有而已

其次親之譽之

下德之君有爲迹起未能忘言上則親信於臣下下則稱譽於君上

其次畏之侮之

不能因萬物之化任自然之性設刑法以威之故言畏令繁而下欺故言侮此下古之化也

信不足有不信

夫爲上也化之以道示之以信上能信下下亦信上上若不能信下下亦不信於上

猶其貴言

此中古之時也未能忘言借言傳意更相親譽是以重言

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

帝皇之道隆功成也無爲之風著事遂也前歷明三古言失道後德自淳至澆後重結之欲示絶仁棄義反澆還淳也道淺易覩德高難見今聖化既深神功莫測日用不知故言自然

大道廢有仁義

夫重玄之境氣象不能私至虛之理空有未足議迎隨不得何始何終乎盛衰無變何廢何興乎純粹之日彼此不偶於親疎靜恭之辰上下不彰於貴賤自然符會未待結繩蹈乎大方寧資書契時冥至一故言道興行偽變之仁用裁非之義澆薄斯作不能行道故言道廢時有澆淳道無興廢

智慧出有大偽

昏昏黙黙道之極也昧昧晦晦行之至也未能光而不耀故知飾智慧以驚愚競是非以先物是非迭起姦巧互生盜跖履之以爲盜田成乘之而竊國斯大偽也

六親不和有孝慈

父子兄弟夫妻六親也彼此相須是非不作長短相形好惡斯起和以不和標稱孝因不孝立名也

國家昏亂有忠臣

羲農之時未聞股肱之節桀紂之日始稱關比之賢故知旭日麗天星宿無以照其景時雨降矣浸灌無以著其功若君昏於上臣亂於下有能内輔其君外静於寇忠名顯矣

道德眞經註卷之二

道德真經註卷之三

元天觀道士李榮注

道經

絕聖棄智人利百倍

聖者人情之所仰智者愚人之所求非智無以照機非聖何能宰物今言棄絕所未聞也夫聖人合道道本無名名生而物迷言聖不及於忘聖智出而偽起用智不及於忘智故須絕棄也然聖生則盜起智用乃賊來今言棄絕盜賊不起其利實多略言百倍也

絕仁棄義人復孝慈

仁以愛物義以讓人雖曰立人之道實亦矯人之情今棄矯情之仁義歸天性之孝慈也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擺工倕之指息機械之心絕巧也擲玉毀珠棄利也但盜賊之行規之以利棄寶無利寧有盜乎

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

文教也屬繼也夫大人之設教也莫不修凡以成聖從愚以歸智去害而之利今皆棄之於教不足未知學者何所措心是故繼以後文示令立行也

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樸本也萬境無染見素也守一不移抱樸也公而不黨少私也以性制情寡欲也

絕學無憂

夫志無為之道則學無所學混之以愚智則得失未閑懷忘之進退則榮悴不驚抱自然合道寧有憂乎存有為之業者學非為己懸頭刺股而競者名映雪聚螢所爭者利懽榮名之不立驚厚利之未來以此存心憂患生矣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禮對為唯野應曰阿稱心為善乖意為惡幾何言不遠也體道則百慮俱遺任真則萬塗皆適實亦無逆無順不美不惡然有為强生分別偏私妄起愛憎不留心於道德之鄉唯責人以華薄之禮悅心謂之為是不問賢與不賢潤己稱之曰能未論智與不智此則智者翻閙於不智賢者倒愚於不賢故曰相去幾何也亦言人性自然己足益之則憂夫進智以徇美與飾偽以為惡事雖不同失性均也故曰相去幾何也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

水火可畏不畏必遭燒溺豺狼可畏不畏終遇於損傷故知人行愛憎而不已歸益損敗貪名利而無息致此危亡今流俗滯之有年溺之忘反悠悠恭恭欲出無期

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

熙熙悅樂也太牢味也春臺色也言流俗眾人務學以規名聲縱情以昏色味悅之以色不知盲之有時適之以口不知爽之有日遂慾老而愈滋勞形困而不休仍自欣欣以為悅樂

我獨怕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

聖人言眾人馳騖於有為之境為聲色之

所動我澹泊於無爲之端香味不能惑猶如赤子未識牝牡之合不知淫泆之情心無所在豈定有歸也
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
俗人於清虚而不足在昏濁而有餘積財貨以爲外累肆情欲以增内垢聖人塵埃無染俗事都捐故曰若遺也
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
俗人愚也自以爲智惑於情慾穢亂日以至聖人大智若愚形神虚静純白日以生也
俗人昭昭
不知强言知内明於心外曜於物自言了了故曰昭昭
我獨若昏
知如不知如將闇也
俗人察察
銳情於是非之境專心於得失之路也
我獨悶悶
遺心識自無分别忘善惡故曰悶悶
淡若海漂無所止
德宇恢恢心臺淡淡猶如大海風動波隨漂泊東西終無定止
衆人皆有以
用有爲也
我獨頑似鄙
若愚人之無知同賤者之不飾
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
食用也母道也人皆得意末假以言物既失理聖人設教自春臺巳下並是衆生有爲之病聖人隨病救之皆用无爲之藥有病有爲有无不同故言異也凡夫滯俗聖人用道故言食母也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
孔甚也大也道理也德物無不包故言容也動皆順理故言從也亦言大德不由他至唯從道來也
道之爲物唯恍唯惚
未知道是何物而令德從明矣大道幽玄深不可識語其无也則有物混成言其有焉則復歸無物歸無物而不有言有物而不無有無非常存亡不定故言恍惚
恍惚中有象惚恍中有物
非有非無之眞極玄極奥之道剖一元而開三象和二氣而生萬物也
杳冥中有精
至理唯一故言精妙體無變故言眞
其精甚眞其中有信
寂乎無象感而遂通福善禍淫影響斯在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閲衆甫
閲簡也甫始也愚者無知凡情有滯謂杳冥之理本絶因緣恍惚之中元无果報遂令行善者有怠長惡者不悛未識精而有靈豈知冥而有實言其中有信欲照理非虚爲救衆生開方設教從終至始簡其善惡之因自古及今閲其邪正之行忠孝者賞之以爵過忒者罰之以刑含貫空有彌羅宇宙體既獨立而常存名亦湛然而不去
吾何以知衆甫之然以此哉

我何以得知大道自古及今從終至始簡閱於物分別於人度脫四生三代不失但以觀之於見在足知過去未來也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

外順於内内養於神物我無傷全也屈己從人身不失道直也謙退處下窪也混而不濁新也理本是一故言少忘言契理故言得有爲爲境羣典百端多士逐欲情亂滯教生迷故言惑也

○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一道也聖人懷道故言抱一動皆合理可以軌物故言式也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

去分別而遺識智慧自明捐物我以全眞道德自彰取其功而反失誇其德不長也

夫唯不爭故莫能與爭

以我爲是指他爲非不能順人唯知逆物起於爭聖人屈曲從物豁蕩是非不爭功名與物無競故天下雖大誰能爭乎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聖不自專寄言古昔枉正少得不是虛言誠全歸身皆爲實錄也

希言自然

希少也多言數窮少言合道故曰自然道則非無非有理亦非少非多欲明多言之失眞故借少言而合道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迅風暴雨尚不竟日終朝輕躁多言豈得全身遠害少言合理則十日雨五日風也多言有損則狂風暴雨也

孰爲此(起問)天地(也解)

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此舉大以明小也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得之

道者清虛無爲救人濟物若舉事皆從於道道亦得之

同於德者德亦得之

德者畜養於物潤益於人人能行同於德德亦得人也

同於失者道失之

不能行同道德體存仁義共惡者之爲非同罪人之受罰也

信不足有不信

同於道者道得之信於德者德得之同於失者道失之信不足有不信也

企者不立跨者不行

跨越也徐行緩步其行久也企踵越分行不久也踰明謙卑退讓者可久長也跨企○

○矜伐者自危自亡也

自見不明自是不彰自伐無功自矜不長

此非君子之行豈是忘懷之士

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殘餘之食不可以爲饗跨企之行不可以進道昏亂者受斯行之爲是乃安之違理者惡此道之爲非故不處也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有物者道也名之曰道故言有物然道之

爲物惟怳惟惚不可以有無議不可以陰陽辯混沌無形自然而得故曰混成自然之理運之以變化無形之內開之以氣象原其本則先天地生也

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

混成之道先天地生聽之不聞則寂寥無響搏之不得則澹漠無形喪偶而無對故言獨立湛然而常存故言不改無處不在周行也用之不動不殆也覆載生畜母之義也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強爲之名曰大

天有形者立稱無象者絕名約通生而爲用字之曰道元一法而不包名之曰大理無名無名而名謂之強也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返

逝往也即大求之而不得往也就往追之而不及遠也體之近在於身故謂之返也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道尊德貴彌羅無外天能廣覆無隅於貴賤地能厚載不擇於妍媸帝王控制通貫於遠近宇宙普均於貧富用各有主歷言大也

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寰寓之表自可絕言形象之中理生稱謂雖具萬品究之唯有四大大名既一用義難殊欲勸帝王抱式於道德取則於天地也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夫爲人主者靜與陰同德其義無私法地也動與陽同波其覆公正法天也清虛無爲運行不滯動皆合理法道也聖人無欲非存於有事虛已理絕於經營任物義歸於獨化法自然也此是法於天地非天地以相法也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

大小俱輕不能爲於根本上下皆躁未可爲於君主是以一輕一重輕者以重爲根一躁一靜躁者以靜爲主故無爲重靜者君之德也有爲輕躁者臣之事也上下各司其業爲君必須重靜也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

有道之主君人子物務於重靜不爲輕躁舉不失道動不離靜是以行必輜重居必捍衛不至危亡由重靜也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聖人所貴者大道所寶者重靜雖有瑤臺瓊室之麗館身之所託者虛寂嬿姬飛燕之美御心之所遊者無爲情欲不足以累身華屋未能以惑已物無累者故曰超然

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之君豈宜妄動

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前明重靜則超然無累今明輕躁則必致有損無累則上下俱安有損則君臣皆失也

道德真經註卷之三

道德真經註卷之四　絲十

元天觀道士李榮注

道經

善行無轍跡

七香流水之車動之者有轍千里浮雲之馬躍之者有跡不疾而速雲軿不蹑地不行而至鳳鳥本無跡言聖人垂拱廟堂不遍周至之轍賢士銷聲丘壑不削孔丘之跡也

善言無瑕謫

言必有中千里應非法不言有何過也

善計不用籌策

籌策者以算物數以道觀之物無不盡道非於數寧用籌策也

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

門以關亦有閉有開若能以道制之無開無閉是以理國者以道百姓無以窺窬修身者以道聲色無由開鑿

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用繩之者有縛有解以道控制於四方善結也萬國共戴於一人不解也修身者必契於道故言善結抱一無離不可解也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

一物失所慮軫納隍視人如子寧有棄事真聖演經以開化赴感以導凡以道濟之曾無遺棄

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始終用道故言常慶及萬方故言善德能廣濟故言救通言一切故言物

是謂襲明

善行五者人物兼濟承道而用是謂襲明

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

行與道合德能利物善人也人之儀表物之楷模師也闇者求明明者不求於闇受之以作役具之以束脩資也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此謂要妙

尊師重道貴也仁惠善誘愛也資之義當貴愛也若師不愛於資壅玄流而不潤資不貴於師矣惠路而難反悟之者要妙昏之者大迷也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

不諂不驕在於中平君子之行也不靜不躁處於中和入道之基也故知懷雄猛之心者未可全真抱雌柔之性者不能志道令知性雄而守雌則不躁不速亦知性雌而守雄則不靜不遲不滯兩邊自合中道然行雄猛者衆守雌柔者少故喻明溪壑處下衆流歸之人士謙退道德歸之

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內無分別絕是非赤子之行也若常能守靜恒與德合是不離也小則無情大則有欲去大時之有識反小日之無知故曰復歸也

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

大白若辱大智若愚晦以安身斯為法式

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

忒差也不以智耀人不為名害己內雖潔白外實同塵立身者受祿無窮修道者成真無極

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

有官有爵榮也無位無名辱也能知居顯不驕而守卑辱可謂包含一切爲天下谷

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在貴如賤處榮若辱眞常之德自然滿常德反歸故言復樸也

樸散爲器聖人以爲官長是以大制無割

一氣未分樸也三才有位器也自無形以關有象故言散樸以爲器天尊地卑之體既著君貴臣賤之體亦明樹之以君故云官長統御萬國故言大制上能子育下獲○不傷故言無割亦明聖人開不言之教此即散樸爲器也作眞仙之主爲官長也以道攝物物無不歸大制也慈能被物物得以全無割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

夫無爲無事可以攝天下也若以有事有爲吾見其不得已也

天下神器不可爲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若乃與天下之善不私其利除天下之害不處其功四海沐德以欽和萬物從化以樂俗可以安大寶守神器若不知有爲之非而執之以爲是則敗失也

故物或行或隨或噓或吹或強或羸或接或隳

夫有爲之法有前可行有後可隨一溫一寒一盛一衰聚之則接散之則隳若行有爲雖成必敗若用無爲能弊復成也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奢泰者即有爲之事也逐欲爲甚心存侈靡爲奢極樂無厭曰泰聖人虛心知足去○甚也見素抱朴去奢也忘歡而復樂足去泰也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忠臣輔於君上賢相理於陰陽以道勝於海內不以兵強天下下之事上猶以道佐上自有道寧專用兵以道則彼此各安用兵則互相侵伐一來一往故曰好還也

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嘉禾不得植荊棘所以生此亦用兵之過也

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

能用爲善殺敵爲果賊來侵我所以除之不以國大兵強專用爲是也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

自大爲矜取功爲伐好勝不已示賢於敵謂之驕故曰義兵王應兵勝忿兵死驕兵滅善用兵者決定果敢不矜不忿不貪不驕迫不得已從後應之義在除敵救人亦非恃力好戰矣

是果而勿強

○心定能不驕不矜行不得已者是果而勿○強也

物壯則老謂之非道非道早已

少而必長盛而必衰此物壯則老也明以兵爲強者兵敗而必弱故言非道也是道可以常行非道理宜先止也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精飾爲佳祥善也兵者動有亡國失人之患故言不善存者人之所愛亡者物之所

惡有道之主不處好兵也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
經天曰文止戈為武其為用也彼此實齊禮樂所以並行水火故宜難廢用須得理動必以時是以平居好生以左為重行兵主殺以右為貴也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
兵雖可用多有損傷是爪牙之所司非元首之器用
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勝而不美
○恬淡靜也王者用師有征無戰動不失靜○故言恬淡不好用兵不以為美也
若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
君者人父母美兵好殺非謂養人
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
陽道貴生所以吉陰道貴殺故云凶也
是以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
偏將副軍不當殺故居左上將閫外以行誅故居右

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兵之所用義在救人哀失道悲其過殺古者以慈用兵貴之以德賤之以器克敵之後將軍素服主喪行禮受弔也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
有名之物並悉無常今謂無名理歸常道樸本也臣賤也常道妙本非大非小非大而能大雖大不可貴非小而能小雖小不可賤也
○王侯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天王諸侯若能抱道遐邇人物自然賓服○也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
守道則功格四表無為則乾坤交泰非唯天地相合抑亦德合天地德合天地既知甘露降亦知醴泉出此有道之化也
人莫之令而自均
上如標枝人如野鹿不須教令自然太平也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

自本自根生天生地也始制有名也既得其子以知其母子之依母天之理也故言知止也
知止所以不殆
子依母物無傷害人依道理無危殆
譬道在天下猶川谷與江海
川谷上源而不竭必以江海為本以江海為本復本而歸江海明人從道而生還須歸道今不知歸失於本也亦言人有道物歸之如川谷歸江海也○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聞而知之謂之聖見而知之謂之智然則外難知者人也內難知者己也今鑒人而知善惡智也照己而知得失明也知善就君子如涂芳蘭知惡遠小人如去鮑肆知得盡之以忠貞知失除之以悔悋此乃明智也若乃清重玄之路照虛寂之門知人者識萬境之皆空自知者體一身之非有一身非有內豈貪於名利萬境皆空外何涂於聲色內外清靜故曰明物我皆通故

言智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强

夫用力者力大則勝人用德者德高則伏物進德修業自强不息不溺於非斯自勝也修道者忘懷則外物無害故曰勝人虛心而仙骨日强故言自勝也

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

知分之人樂一瓢而爲富貪利之者積百萬而爲貧飾躬勵己强行信道彌篤爲有志也

○不失其所者久○

上乘所說本以教人依教修行不乖其理也欲言不失其所理國者用之則國祚長久修身者用之則性命長久

死而不亡者壽

國王有道天清地静人安神泰無復傾危設令時遇災衰運逢也否居危而得安處否而常泰以保於萬壽故言死而不亡者壽修道者以百年將盡之身獲萬劫無期之壽此亦死而不亡也然物則百生有死人則有存有亡者皆爲天也道則不生而能示生雖生而不存不死而能示死雖死而不亡不存不亡故云壽也但存亡既泯壽夭亦遣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夫虛舟汎而不繫大道汎而玄通不繫者無滯於西東玄通者寧封於左右是以入毫芒而遺小彌宇宙而忘大影見非一靈化難常物無不應何爲不可也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

物之得生皆頼大道道則信之以獨化物○則稱之於自然能生者不以爲功所生者不以爲德眞之至理不相辭謝也

成功不名有

道之生物得以生成功也能所皆忘故不名有也

衣被萬物不爲主可名於小

生育普均覆載無二衣被也長而不宰不爲主也可言於小言不小也

萬物歸之而不爲主可名於大

萬象輪迴不出無形之表品彙終始會依虛寂之中故曰歸之可名於大言不大也

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聖人同大道之停育齊至理以忘功不滯空有之端寧拘小大之域必定忘於小大故言終不爲大執則成小忘則爲大不大而大故言成其大也

執大象天下往

大象無形無形者虛无之大道大執專也持也能持身庇玄德之影專心駐幽寂之○

○門有道則物歸故言天下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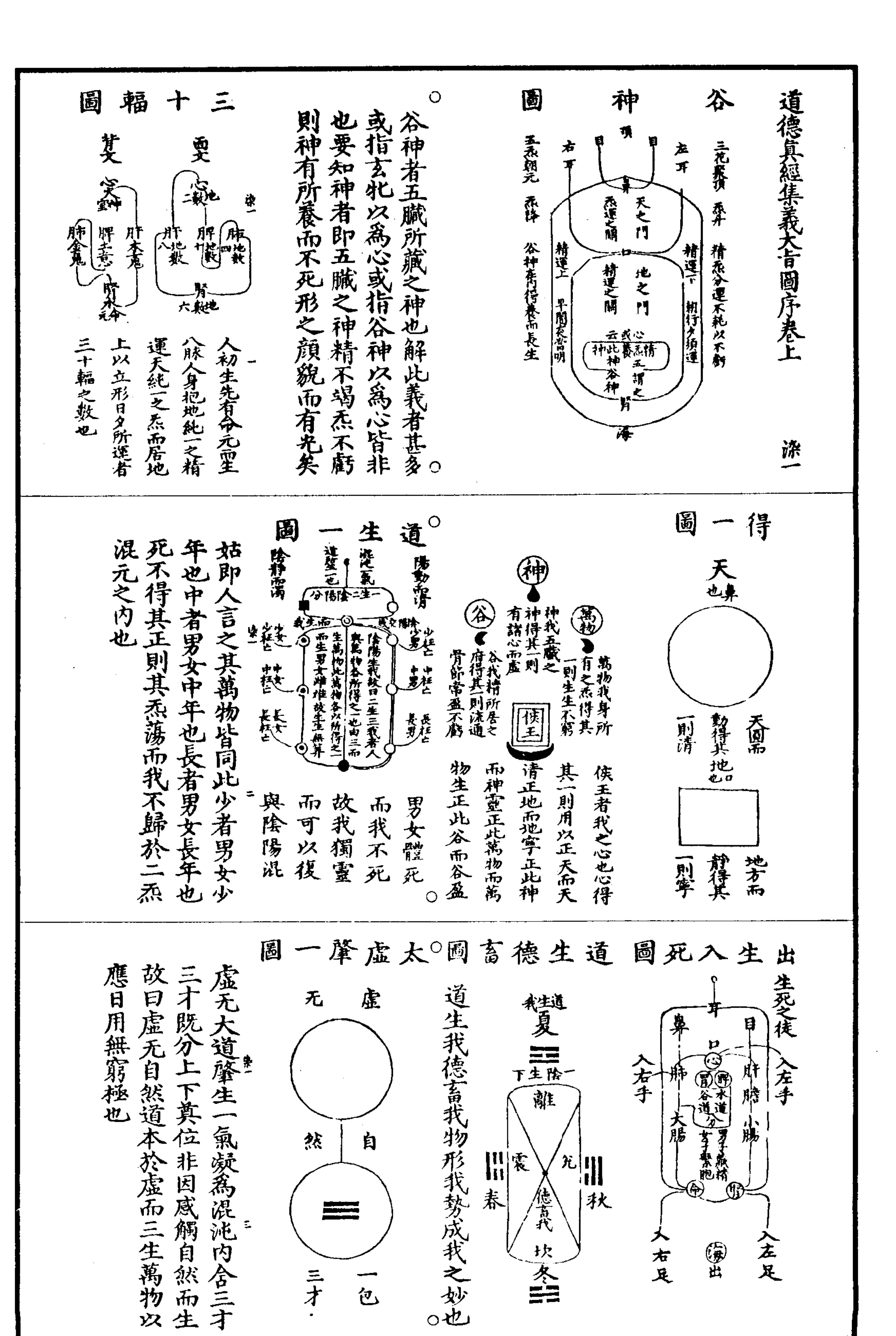
往而不害安平泰

油雲布而萬物潤膏雨降而百草滋但以被微物而有益是知歸大道而無害無害之理其致云何身神不動曰安死生泯然曰平彼此玄通曰泰也

樂與餌過客止

五音之聲樂也八珍之味餌也百年寄身過客也止留也依也歸往於道可以平物情不悟少能依止乃留心於絲竹以此暢

情依身於蘭桂用茲適口不能執象欲奉
難乎
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
繁華者物情之所悅虛寂者人性不能安
情悅謂之爲美不安呼之爲淡也
視不足見聽不足聞用不可既
既盡也目所見者色炫之於青黃耳所聞
者聲惑之於宮徵心所貪者利昬之於珍
寶寶雖爲利用有盡也聲雖可悅聾不遠
也色雖可愛盲在近也故知止樂餌者有
斯患也然恬澹無爲之道視雖不能見致
之者洞視無不明聽雖不能聞契之者洞
聽而更聰心雖不能計會之者運用而不
盡道俗之好如彼利害之塗如此
將欲翕之必固張之
將欲塞兊而閉門愚夫不服縱其開兊而
濟事困而後已
將欲弱之必固强之
將欲息其雄猛之心縱其剛强之志柔弱
生徒剛强死行苦至當止也
將欲廢之必固興之
欲衰而更盛物極而自反
將欲奪之必固與之
欲奪其惡惡行不除惡積滅身臨時自悟
是謂微明
上之權道觀之則末似施教究理則極有
潛資甚自微妙分明歷然有益故謂微明
八十一章廣陳化道而凡情有繫所執不
同以實示之而不從將權化之令知返玄
教深遠左右宜之權釋辯於前實解彰於
後欲翕斂之開經化之欲弱俗情强其仙
骨欲廢邪志與之正道欲奪惡行與之善
業
柔弱勝剛强
權道順之而不違故言柔弱必竟能制於
剛强故言勝也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脫失也魚之游泳事藉於江湖聖人大寶
理資於利器魚不可以失水失水則魚亡
利器不可以示人示人則危殆故曰人可
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知執權之道不易
其人
後文元闕
道德真經註卷之四



谷神者五臟所藏之神也解此義者甚多或指玄牝以為心或指谷神以為心皆非也要知神者即五臟之神精不竭炁不虧則神有所養而不死形之顔貌而有光矣

人初生先有命元靈八脉人身抱地純一之精運天純一之炁而居地上以立形日夕所運者三十輻之數也

天圓而動得其一則清
地方而静得其一則寧

侯王者我之心也心得其一則用以正天而天清正地而地寧正此神而神靈正此萬物而萬物生正此谷而谷盈

男女體死而我不死故我獨靈而可以復與陰陽混

姑即人言之其萬物皆同此少者男女少年也中者男女中年也長者男女長年也死不得其正則其炁蕩而我不歸於二炁混元之内也

道生我德畜我物形我勢成我之妙也

虛无大道肇生一氣凝為混沌内含三才三才既分上下奠位非因感觸自然而生故曰虛无自然道本於虛而三生萬物以應日用無窮極也

九天生神圖

青黃白各生三天三三成九天九天各生三天三九二十七天合上金火土三宮九天共三十六天開天元寶品經云玄元始氣遍備身光三氣化形而演三洞始爲青光上生於天元爲白光中生於人玄爲黃光下生於地元始於此三色合生九光偏起法身光明洞煥令詳三清所生從三色中便分三寶皆原一氣所衍所以太虛摩一一氣分三建立三清氣色形象故三清謂之自然非父非母非陰非陽稟自然之氣而生三極之後太上老君歷劫應化示相於天上人間或託胞胎其本從三炁分光爲三清也

九色寶光

始生混混爲蒼光混生洞洞爲赤光洞生浩浩爲青光元生昊昊爲綠光昊生景景爲黃光景生遯遯爲白光玄生融融爲紫光融生炎炎爲碧光炎生演演爲烏光又從此分東華南極西靈北眞四天每天生八天即太皇黃曾等天是也四八三十二天爲三界也合上四天共三十六天大羅中羅合七十二以應天地之數七十二候合上九天成八十一太玄方州部家取此數也

四始圖

土得五數乃本數也又土得四數兼水之一共爲五土應坤爻分爲十二亦曰一炁故開光一十二人以包爲始

應心爲用圖

王眞人訣想二十八宿周徧形體以輔七政依此法數之宿凡十三度存想象一年之有閏計兩度交互數之一十二處皆存兩宿惟心存四宿共二十八此無他正指道生玄鄉應心爲用故摽四中主始於虛宿

道生一圖

氣候生死

天之所以列三辰命萬物皆有道也道無終始而生於玄鄉按二十八宿子當虛宿一炁反於黃宮復而後散散而後生萬物皆受命於此也故虛无是道道生於虛无

以天論之虛在玄枵窈冥之地道生一也二十八舍有虛宿焉十二宮分有寶瓶焉言統元氣也素問以在天爲玄在地爲牝在人爲道以雷復於震故也

玄牝圖

內丹養命　二氣負

鼻　谷　神　呼吸　氣　母　腎　玄　牝　本

外丹長生　陰抱陽

天門開闔守雌圖

道一也一變三而爲乾乾陽也乾五體而變坤陰陽消長變化于亥巳亥相交乾坤自合雄不離雌天之道也人能體之與道同用

十有三生死圖

子午九　未亥卒　丑未八　水申卯　生死

寅申七　金巳子　卯酉六　火寅酉　四九　十六　十三

生死陰陽不離五行五行不離生死皆存於十有三三也以數定之故無差矣

十有三攝生無死圖

南斗六星　北斗七星　大離　水坎　未濟　既濟

太上曰水火比於道之真體不可暫離可離而獲存者非物非人此義猶以世間水火比之也夫真水真火坎離相配抽添有則運用及時則此十三徒非同前之十三生死也故曰以其無死地

道德階梯之圖

無名無跡　無生無死　又玄大道也　道虛无大易也

內德　玄中道玄門　生一　一生二天地　生滅心

外德　身　二生三　一合二爲三而生萬物事也

無爲自然也　道至道也　有爲　至德中屬也　上德　有爲　陰陽　下德　境　人事

道有二道德有三德一者虛无無爲之道二者一氣有爲之道故道有二道而分淺深一氣之道又謂之至德自至德已下皆屬有爲故爲三德以分內外此皆正道法門夫道德陰陽人事四者融通合爲一家若不能和會則觸途成滯學者宜審詳之

道德真經集義諸家姓氏

河上公　漢人作註

王輔嗣　魏人諱弼作註

唐明皇　玄宗大聖大明孝皇帝開元癸亥御註并䟽

杜光庭　後蜀廣德先生天復辛酉作廣聖義

宋道君　徽宗體神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孝皇帝御註

王介甫　宋太傅荆國文公諱安石字介甫作註

蘇潁濱　宋太中大夫門下侍郎諱轍字子由元符庚辰作註

吕吉甫　宋觀文殿學士醴泉觀使諱惠卿作解

陸農師　宋中大夫知亳州諱佃作解

王元澤宋龍圖直學士左諫議大夫臨川伯諱雱作解
劉仲平宋臣作解
劉巨濟宋職方郎中諱涇作解
丞相新說見八註中不載其名
劉驥號清源子紹興丙寅作解
趙實庵沖真寶元大師浮山玉虛觀住持賜紫宇明舉諱道昇紹興壬申作解
邵若愚號本來子紹興己卯作解
王志然號見獨大師乾道己丑作解
程泰之宋吏部尚書龍圖閣學士文簡公諱大昌乾道己丑作易老通言
黃茂村宋知荊門軍事淳熙甲午作解
朱紫陽宋太師徽國文公諱熹字元晦慶元乙卯有楚辭辯證及語錄
詹秋圃宋儒林諱節號漫叟作解
白玉蟾號紫清老人解
廖粹然號希夷大師作解
陳碧虛諱景元號碧虛子乙未造解
謝圖南宋朝散大夫號蓬山天飴子淳祐丙午作註
林鬳齋宋翰林學士號竹溪諱希逸景定辛酉作口義
范應元南嶽壽寧觀主號果山無隱齋谷神子作解
徐君約宋鄂州諸軍料院諱楫景定壬戌解第一章

薛庸齋諱玄大元河南路提學作解
休休庵號蒙山絕牧叟名德異至元戊寅作解
牛妙傳通真大師前成都府萬壽宮知官提舉號澄明子至元庚辰作或問
褚伯秀古杭道士作解
俞清中寶慶府教授元乙酉作解
楊智仁號無物子至元丁亥作解
胥六虛諱元一號六虛散人至元辛卯作解
李是從特賜純粹先生號谷神子造解元貞乙未刻本

已上三十六家係全解削煩編次

張沖應玉清上相諱明道寶祐癸丑造解
張靈應諱亞宋封神文聖武孝德忠仁王造或問

已上兩家係鸞筆

蘇敬靜前文林郎潭州權料院宋開慶進士致靜蘇起翁
本一庵居士　柴元皋
吳環中

已上四家係續補

什法師　肇法師　陸希聲　司馬溫公
太平光師　圓師　秉文
葉氏

已上八家係集註中所引

淮南子　司馬談　司馬遷　嚴君平
韓康伯　孫登　阮籍　阮咸
郭璞　梁簡文　傅奕　陸德明
成玄英　李若愚　張君相　楊孚
應吉父　張玄靜　馬誕　郭雲
董遇　陳韶　李奇　王尚
張嗣　王詡

已上二十六家係范應元所引

關尹子　列子　莊子　文子
韓非子

已上五家係旁證

賛老子

大哉混元　超乎形氣　先天地生
而生天地　五千玄文　立教垂世
萬劫長存　道尊德貴

老子序說

凝遠大師常德路玄妙觀提點觀事月屋劉惟永編集
前朝奉大夫行太府寺丞兼樞密院編修官石潭丁易東校正

史記世家節文曰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

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網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廼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為我著書於是○老子廼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下文曰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為膠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邪

葛仙翁序

老子體自然而然生乎太無之先起乎無因經歷天地終始不可稱載終乎無終窮乎無窮極乎無極故無極也與大道而倫化為天地而立根布炁於十方抱道德之至淳浩浩蕩蕩不可名也煥乎其有文章巍巍乎其有○成功淵乎其不可量堂堂乎為神明之宗三○光持以朗照天地稟以得生乾坤運以吐精高而無民貴而無位覆載無窮是教八方諸天普弘大道開闢以前復下為國師代代不休人莫能知之匠成萬物不言我為玄之德也故眾聖所共尊道尊德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惟老氏乎周時復託神李母剖左腋而生生即皓然號曰老子老子之號因玄而出在天地之先無衰老之期故曰老子世人謂老子當始於周代老子之號始於無數之劫甚窈窈冥冥眇邈久遠矣世衰大道不行西遊天下關令尹喜曰大道將隱乎願為我著書於是作道德二篇五千文上下經焉夫五千文宣道德之源大無不包細無不入天人之自然經也余先師有言精進研之則聲參太極高上遠唱諸天歡樂則携契玄人靜思期真則眾妙感會內觀形影則神炁長存體洽道德則萬神震伏禍滅九陰福生十方安國寧家孰能知乎無為之文誇之不辱飾之不榮撓之不濁澄之不清自然也應道而見○傳教無窮常者也故知常曰明大道何為哉○弘之由人斯文尊妙可不極精乎粗述一篇唯有道者寶之焉（此段未為純粹以其行之既久姑存之）

唐明皇御製序

老子者太上玄元皇帝之內號也玄玄道宗降生伊亳肅肅皇祖命氏我唐垂裕之訓無疆之祉長發遠祥系本瓜瓞其出處之迹方冊備記道家以為玉晨應號馬遷謂之隱君子而仲尼師之緒經中其大緩問禮歎乎龍德是孔丘無間然矣在周室久之將閒導西

極關令尹喜請著書於是演二篇爲明道德生畜之源罔不盡此其要在乎理身理國理國則絶矜尚華薄以無爲不言爲教理身則少私寡慾以虛心實腹爲務比其大旨可得而言也及乎窮理盡性閉緣息想處實行權坐忘遺照損之又損玄之又玄此殆不可得而言傳者失其教圖其文約其旨暢其言通故遊其廊廡者皆自以爲升堂覩奧及其研精覃思然後知其於秋毫之端萬分未得其一也經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

○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故知大道者虛極妙本之強名語其通生也莊子曰太初有無有無者言有比妙無也又曰無有無名無名者未立強名也故經曰無名天地之始強名通生曰道故經曰有名萬物之母又莊子曰物得以生謂之德德得也言天地萬變旁通品物皆資妙本而以生成得生爲德故經曰道生之德畜之則知道者德之體德者道之用也而經分上下者先明道而德次之也然體用之名可散也體用之實不可散也故經曰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語其出則分而爲二諮其同則混而爲一故曰可散而不可散也則上經曰是謂玄德又曰孔德之容又曰德者同於德又曰常德不離下經曰夫道而後德又曰反者道之動又曰道生一又曰大道甚夷是知體用互陳遞明精要不必定名於上下也經徑也又常也言通徑常行之道也每惟聖祖垂訓貽厥孫謀聽理之餘伏勤講讀今復一二詮跡其要妙者書不盡言粗舉大綱以裨助學者爾○

○杜光庭序

珠韜玉札云太上老君降跡行教遠近有四其一歷劫稟形隨方演化即千二百號百八十名散在諸經可得徵驗矣其二此劫開皇之始運道之功孕育乾坤胞胎日月爲造化之本爲天地之根播氣分光生成品彙自五太之首建殷商之前爲帝王師代代應見即鬱華綠圖廣成尹壽因機表號是也三皇迭往五帝不歸雲紀龍師時還數革鳥官火運川逝風移步驟不同澆淳漸變雖揖讓斯在而干戈屢興阪泉有剪戮之師丹浦有專征之旅智詐行而大樸隱仁愛顯而孝慈生玄默希夷日以寖薄陶唐以耄期厭位虞舜以歷試登庸憂軫萬方服勤庶政老君號尹壽子居于河陽以道德真經降授於舜經之旨也道以無爲居先德以有稱居次亦由三皇之書言大道也五帝之書言常道也其下薄秋非義節兼愛之仁損俯仰之禮挫銛巧之智斥用兵之暴抑譎詐之謀使人復朴還淳以無爲無事爲理舜須力而行之竄凶舉相○

○明目達聰敦睦九族平章百姓而恬和清淨之道莫能致也故禹湯之後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大道既隱玄化不流禮樂滋繁政刑大用矣其三老君以殷湯甲之代降神寓胎武丁之年誕生於亳即今真源縣九龍井太清宮是其地也或隱或顯潛化萬方當周昭王癸丑之年以此二經授關令尹喜傳於天下世得而聞焉其四將化流沙與尹喜期會於西蜀青羊之肆示現降生即昭王丁巳之年也此道德經自函關所授累代尊

行若后明君鴻儒碩學詮疏箋註六十餘家則有節解上下老君與尹喜解內解上下尹喜以內修之旨解註想爾二卷三天法師張道陵所註河上公章句漢文帝時隱居陝州河濱今有廟存嚴君平指歸十四卷漢武帝時蜀人名遵山陽王弼註字輔嗣魏時為尚書郎南陽何晏字平叔魏駙馬都尉河南郭象字子玄向秀弟子魏晉時人潁川鍾會字士季魏明帝時人隱士孫登字公和魏文明帝時人晉僕射太山羊祜字叔子注為四卷沙門羅什本西胡人符堅時自玉門關入中國注二卷沙門佛圖澄後趙時西國胡僧也註上下二卷沙門僧肇晉時人注四卷梁隱居陶弘景武帝時人真白先生注四卷范陽盧裕後魏國子博士一名白頭翁注二卷草萊臣劉仁會後魏伊州梁縣人注二卷吳郡徵士顧歡字景怡南齊博士注四卷松靈仙人隱青溪山無名氏年代晉人河東裴楚恩注二卷秦人京兆杜弼注二卷宋人河南張憑字長宗明帝太常博士注四卷梁武帝蕭衍注道德經四卷疑以因果為義梁簡文帝蕭綱作道德述義十卷清河張嗣注四卷不知年代梁道士臧玄靜字道宗作疏四卷梁道士孟安排號大孟作經義二卷梁道士孟智周號小孟注五卷梁道士竇略注四卷與武帝羅什所宗無異隋陳道士諸糅作玄覽六卷隋道士劉進喜作疏六卷隋道士李播注上下二卷唐太史令傅奕注一卷并作音義

唐嵩山道士魏徵作要義五卷為太宗丞相法師宋文明作指作義泉五卷仙人胡超作義疏十卷西山得道歸五卷道士尹文操作簡要義五卷法師韋錄字處玄注兼義四卷道士王玄辯作河公釋義十卷諫議大夫肅明觀主尹愔作新義十五卷道士徐邈注四卷直翰林道士何思遠作指趣二卷玄示八卷衡嶽道士薛李昌作金編十卷事數一卷洪源先生王覲注二卷玄珠二卷口訣二卷法師趙堅作講疏六卷太子司議郎楊上善高宗時人作道德集註真言二十卷吏部侍郎賈至作述義十一卷及金鈕一卷道士車弼作疏七卷任真子李榮注上下二卷成都道士黎元興作注義四卷太原少尹通義郡道士任太玄注二卷道士沖虛先生殷中甫作疏五卷岷山道士張君相作集解四卷道士成玄英作講疏六卷漢州刺史王真作論兵述義上下二卷道士符少明作道譜榮二卷玄宗皇帝所註道德上下二卷講疏六卷太原少尹王光庭作契源註二卷道士張慧超作志玄疏四卷襲法師作集解四卷即今所廣疏矣所釋之理諸家不同或深了重玄不滯空有或溺推因果偏執三生或引合儒宗或趣歸虛寂莫不並探驪室竟掇珠璣俱陟鍾山爭窺圭瓚連城在握照我盈懷數弘則光絜縑緗演暢則彩交編簡語內修則八瓊玉雪雰霧於丹田九轉琅膏晶熒於絳闕盡六氣迴環之妙臻五靈夾輔之功忘之於心息之於踵得無所得而了達化元矣語品證也則擺落細塵超登上秩遊八外而放曠指三境而躋昇蹈太一之任矣而總內外之要兼人天之能者未有其倫我玄宗至道昭肅孝皇帝降神龍變接統象先戡內難以乘乾啓中興而御極無為在宥四十五年汾水襄城靡勞轍迹具茨大隗自得朋遊廓八溟為仁壽之庭普萬寓為華胥之國至道至德超哉明哉欽若尊經本朝家教象繫不足以擬議風雅不足以指陳橫亘古今獨立宇宙雖諸家染翰未窮眾妙之門多士研精莫造重玄之境凝旒多暇屬想有歸躬注八十一章製疏六卷內則脩身之本囊括無遺外則理國之方洪纖畢舉宸藻遐布奪五雲之華天光煥臨增兩曜之色固可李仲十翼耀映二南若親稟於玄元信躬傳於太上冠九流而首出垂萬古而不刊則

大風朱鷹之評誠難接武典論金樓之作詎可同年但以疏註之中引經合義周書曾史互有發明四始漆園或申屬類後學披卷多晉本源輙採摭衆書研尋篇軸隨有所見咸得備書纂成廣聖義三十卷大明在上而爝火不休巨澤滂天而灌浸未息誠不知量粗備闕文天復元年龍集辛酉九月十六日甲子序

蘇潁濱序

予年四十有二謫居筠州筠雖小州而多古禪刹四方遊僧聚焉有道全者住黄蘗山南公之孫也行高而心通喜從予遊嘗與予談道予告之曰子所談者予於儒書已得之矣全曰此佛法也儒者何自得之予曰不然予忝聞道儒者之所無何苦强以誣之顧誠有之而世莫知耳儒佛之不相通如胡漢之不相諳也子亦何由知之全曰試爲我言其畧予曰孔子之孫子思子思之書曰中庸中庸之言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何以言之予曰六祖有言不思善不思惡是汝本來面目自六祖以來人以此言悟入者大半矣所謂不思善不思惡則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蓋中者佛性之異名而和者六度萬行之總目也致中極和而天地萬物生於其間此非佛法何以當之全驚喜曰吾初不知也今而後始知儒佛一法也予笑曰不然天下固無二道而所以治人則異君臣父子之間非禮法則亂知禮法而不知道則世之俗儒不足貴也居山林木食澗飲而心存至道雖爲人天師可也而以之治世則亂古之聖人中心行道而不毀世法然後可耳全作禮曰此至論也是時予方解老子每出一章輙以示全全輙歎曰皆佛說也予居筠五年而北歸全不久亦化去逮今二十餘年矣凡老子解亦時有所刊定未有不與佛法合者時人無可與語思復見全而示之故書之老子之末大觀二年十二月十日子由題

予昔南遷海康與子瞻兄邂逅於藤州相從十餘日語及平生舊學子瞻謂予所作詩春秋傳古史三書皆古人所未至惟解老子差若不及予至海康閑居無事凡所爲書多所更定乃再録老子書以寄子瞻自是蒙恩北歸子瞻至毗陵得疾不起逮今十餘年竟不知此書於子瞻爲可否也政和元年冬得姪邁等所編先公手澤其一曰昨日子由寄老子新解讀之盡卷掩卷而歎使戰國有此書則無商鞅韓非使漢初有此書則孔老爲一使晉宋間有此書則佛老不爲二不意老年見此奇特然後知此書當子瞻意然予自居潁川十年之間於此四書復多所刪改以爲聖人之言非一讀所能了故每有所得不敢以前說爲定今日以益老自以爲足矣欲復質之子瞻而不可得言乃於此涕泗而已

趙實庵序

混成之體冥於寂寥日用之功宗於氣母造形而上無無者俱隱而無下法而覩有有者均而俱有善守則固無死地得一則洞化神機本自無親有形者同夫不宰誰云有作造

化者稟之自然以其行於萬物而為道不即不離有天下者號曰神器而不可執以其得於自己而為德或仁或義輔天下者貴夫清淨而不可撓道非難也簡易求之得於希夷之妙神變不測道非易也言默究之流於動靜之域真理全昧故有無二致可以同觀家國殊途宜乎一貫且二篇之義正標道德之宗九九分章爰象六陽之體鍊純陰於火鼎乾道以之混天下以無為聖主取則傳不云乎得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了乎斯道莫匪以心鑿破真胎○失之用巧夫既如是果何守耶恬淡寂寞不求而自至果何得耶征行作為不迎而自隨元古之君施行乎天下而不知有道道乃無為衰周之時善誘乎天下而道有不知義不能從此吾師所以付授于尹君而莊列隨以廣明乎當世雖然仁義可以治世世之不治者惜乎仁義之不常道德可以嗚時時之浮偽者患乎道德之不講高明之道是故存於聖人中庸之言何嘗廢於斯旨上經曰可道可名非吾之常道常名宜乎隱與而無知識若上仁上義分無為有為之理亦豈放蕩而不收蓋三皇善用終日兮不離五帝能承奉天而有別下世澆薄失之在人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惟能行簡易之道乃合吾清淨之宗夫如是則治天下者安有治亂之名哉善乎蓋公之言曰治道貴清淨斯道德二篇之旨所以作矣宋紹興壬申上元日玉蟾堂書

黃茂材序

老子之道將以乘雲氣上撓無極俯視乎八○荒之外人間事物不足以嬰累其心今其書頗說治國愛民用兵行師下而至於卑與器用之微蓋多寓言焉老莊一也知莊子之為寓言而不知其出於老子故讀老子者每失其旨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又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又曰而貴求食於母夫老子何取於雌與牝與母哉皆寓言也八十一章之中如此類者不一乃欲合於孔孟六經之文宜乎其相悖也余覃思此經有年矣專探老子之意為之註解意有未盡則引列莊及易與夫道家之書庶幾鑿開混沌剖析鴻濛以示後學云爾

謝圖南序

道德有經其來尚矣青牛紫炁之未交玉笢金鑰之未啓也蓋已有五千言發先天之祕闡敷落之微玄而又玄神而又神非有道之士不足以知之老子八十一章言亦五千先後脉絡相與流通果皆自然之文推而廣之則修身以治國治國以平天下而治道成矣○引而伸之則修身以鍊神鍊神以飛昇而仙○道成矣張平叔詩云陰符寶字踰三百道德靈文止五千自古神仙無限數盡從此處悟真筌平叔豈欺我哉雖然筌者得魚之具經者入道之徑魚得則筌可以忘道悟則經不過寄焉而已誦古聖人之言而不達言外之意猶為無益也黃庭內經曰仙人道士非有神積精累功以為真又曰積功成鍊非自然是由精誠亦由專學道君子心精專久而不替未有不成功特患尊之不至而慢易乘之信之不篤而怠忽繼之此所以閱千萬人而

得者未一二也昔黃帝得陰符之旨於廣成
皇人至于泣謝關令尹子聞道德之妙於李
老君爲之泣拜何泣也驚喜之深而感激之
至也然則是書豈易見是理豈易知吾儕今
日當百拜而誦之終身而守之如獲至寶如
愛元氣其毋忽諸其毋替諸淳祐丙午上元
蓮山天飴子謝圖南南强再序于瓊臺

喻清中序

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能自言必待能言之
人以宣之而道之體始呈露矣苟無能言之
人則道終祕也夫天豈欲終祕斯道哉能言
之人曠百世而不一見也若吾老氏其曠百
世而僅一見者乎天以斯道而託諸老氏之
身身者道之寄也道寄諸身而形諸言所以
發天地之祕而洩造化之機於是乎有書書
以紀言言以載道五千言皆道也實不離乎
一散見於八十一章皆道也亦不外乎此一
以其精者治心以其粗者治身以其土苴治
天下國家皆自此一推之耳自專門之學興
各是其是各非其非子雲有推排之譏班固
有慘刻之議遂使吾經終受屈儕之流異端
之列殊不思三教之名雖殊三教之理則一
昔蘇黃門註此書以寄東坡坡曰使戰國有
此書則無商鞅韓非使漢初有此書則孔老
爲一使晉宋間有此書則佛老不爲二是可
以異端之學少之哉欽惟天朝尊崇聖教扶
植人綱凡道家傳會之文秉畀炎火惟道德
一經巋然獨存炳炳行世如日麗天豈非天
耶鄭衛黜而韶益尊瓦礫窮而珠益見天之
意蓋有在也天既不晦斯道於昔而復大顯
斯道於今意欲是書家有而人得之人皆有
是書而不能口是書口是書而不能心是書
書云書云言語云乎哉因言乃所以會意得
意斯可以忘言古今誦說者幾人前後註釋
者幾家皆未能忘言者也得於彼或失於此
擧其麤或遺其精終未足以會一家之全而
袪千古之惑僕竊嘗因其所已言發其所未
言援證必據之經傳議論必根諸儒先目之
曰道德經集義非敢求異於前人蓋天下之
義理無窮愈求而愈有得要使老氏復生可
無遺憾若夫僭踰之罪所不敢辭凡我同志
紬而繹之必有夢寐青牛翁於千載之上者

道德眞經集義大旨圖序卷上

道德真經集義大旨卷中　染二

通玄大師常德路玄妙觀提點觀事月屋劉惟永編集
前朝奉大夫行太府寺簿兼權東院編修官石潭丁易東校正

杜光庭

將釋此經大分二段先明製疏後解正文今初述製疏之由者我大唐玄宗皇帝垂衣之暇鍾想妙門以大道爲天地原根老君乃玄元聖祖二經敷演綿歷歲年詵自舜朝傳於周代詮註疏解六十餘家言理國則嚴氏河公楊鏡自得述循身則松靈想爾逸執難追

○其間梁武簡文僧肇羅什臧闍顧蓋霞舉於南朝任黎二張星羅於西蜀其餘祖述互有否臧未盡發揮執窺堂奧以開元十一年躬爲註解上來述製疏之由已竟向下八解正文於中大分爲二一者先解疏題二者入文科判將釋下文約疏大科二段第一開章釋文總標門中又分爲二○第一所詮之法即指道德二字也○第二能詮之教即經之一字也解釋具在向下經題中當辨

夫此道德二字者宣道德生畜之源理國理身之妙莫不盡此也昔葛玄仙公爲吳主孫權曰道德經者乃天地之至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神道焉大無不包細無不入宜遵之焉就此門中大略宗意有三十八別○第一教天子以無爲理國經云絕聖棄智人利百倍絕仁棄義人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又云愛人理國能無爲乎又云我無爲而人自化○第二教天子修道於天下經云修之天下其德能普又云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又云執大象天下往○第三教天子以道理國經云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又云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第四教天子無事法天經云人法地地法天又云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第五教天子不以尊高輕天下經云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又云如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又云聖人不爲大故能成其大○第六教天子不尚賢不貴貨經云不尚賢使人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人不爲盜又云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第七教天子化人以無事無欲經云常使人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理矣又云我無事而人自富我無欲而人自樸又云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第八教天子等觀庶物不滯功名經云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又云行不言之教又云爲而不恃功成不處○第九教天子無執無滯經云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又云去甚去奢去泰又云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第十教天子以謙下爲基經云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又云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又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爲天下王又云大國宜爲下又云善用人爲下又云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第十一教諸侯以正理國經云以正理國又云以智理國國之賊不以智理國國之福又云民之難理以其智多是以難理○第十二教諸侯政無苛暴經云理大國若烹小鮮又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

又云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第十三教諸侯以道佐天子不尚武功經云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强天下又云兵强則不勝又云善勝敵不爭又云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人復結繩而用之又云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又云勝而不美○第十四教諸侯守道化人經云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又云其政悶悶其民淳淳○第十五教諸侯不黷兵黷武經云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又云抗兵相加哀者勝又云禍莫大於輕敵又云善爲士不武又云攘無臂執無兵又云不爭之德○第十六教諸侯不尚淫奢輕繇薄賦以養於人經云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又云民多伎巧奇物滋起○第十七教諸侯權器不可以示人經云魚不可脫於淵國有利器不可以示人又云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第十八教理國修身尊行三寶經曰我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第十九教人修身曲已則全守柔則勝經云曲則全又云柔勝剛弱勝强又云柔弱者生之徒又云剛强者死之徒又云强梁者不得其死○第二十教人理身無爲無欲經云常無欲觀其妙又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第二十一教人理身保道養氣以全其生經云致虛極守靜篤又云專氣致柔又云爲腹不爲目去彼取此又云知其白守其黑又云知其子守其母又云綿綿若存用之不勤○第二十二教人理身崇善去惡經云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又云常善救人而無棄人常善救物而無棄物又云善人不善人之師又云挫其銳解其紛又云上善若水○第二十三教人理身積德爲本經云含德之厚又云上德若谷又云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又云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第二十四教人理身勤志於道經云上士聞道勤而行之又云勇於不敢則活○第二十五教人理身忘棄功名不耽俗學經云絕學無憂又云功成名遂身退又云功成不居又云爲道日損又云名與身孰親○第二十六教人理身不貪世利經云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又云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又云難得之貨令人行妨○第二十七教人理身外絕浮境不銜已能經云不自見故明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又云大辯若訥大巧若拙又云廣德若不足又云大音希聲又云自知者明自勝者强○第二十八教人理身不務榮寵經云寵辱若驚又云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又云富貴而驕自遺其咎○第二十九教人理身寡知慎言經云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又云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又云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又云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第三十教出家之人道爲俗反經云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又云明道若昧進道若退○第三十一教出家養神則不死經云谷神不死是謂玄牝又云深根固蔕長生久視之道又云善建不拔善抱不脫○第三十二教人體命善壽不亡經云死而不亡者壽○第三十三教

人修身外身而無爲經云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第三十四教人理心虛心而會道經云虛其心弱其志○第三十五教人處世和光於物經云和其光同其塵又云大道氾兮其可左右又云被褐懷玉○第三十六教人理棄絶除嗜欲畏愼謙光經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又云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第三十七教人衰多益寡經云以有餘奉不足又云既以與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第三十八教人體道修身必獲其報○經云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又云以其無死地舉此三十八別以明經之大意所詮之法然則此經大則包羅無外細則入於毫間豈止三十八門便盡其要爲存教義況舉大綱比之秋毫萬分未得其一也禮記云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若爲君之無道德如瞻視之無兩目若爲臣之無道德如胷腹之無五臟理家之無道德如尸僵而無氣由是論之道之於人不可闕矣其若離言教絶指陳玄之又玄妙之又妙斯可以神照不可以言傳道之極矣

王元澤曰道一也而爲說有二所謂二者何也則有無是也無則道之本而所謂妙者也有則道之末而所謂徼者也故道之本出乎沖虛杳眇之際而其末也散於形名度數之間是二者其爲道一也而世之蔽者常以爲異何也蓋沖虛杳眇者常存乎無而言形名度數者常存乎有有無不能以並存此其所以蔽而不得其全也夫無者名天地之始而○有名者萬物之母此爲名則異而未嘗不相○爲用也蓋有無者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故非有則無以見無而無無則無以出有有無之變更出迭入而未嘗離乎道此則聖人之所謂神者矣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之謂也蓋昔之聖人常以其無思無爲以觀乎妙常以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以觀其徼徼妙並得而無所偏取也則非神其孰能與於此哉然則聖人之道亦可見矣觀其妙所以窮神而觀乎徼所以知化窮神知化則天地之道豈有以復加乎雖然觀乎妙者惟以窮神而已而非所以爲神也若夫神則未嘗離乎此二者而此二者亦不足以爲名也故曰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者同出乎神而異者有無之異名也聖人者能體是以神明其德故存乎無則足以見妙而存乎有則足以知徼而卒離乎有無之名也其上則有以知天地之本而下焉則有以應萬物之始者凡以此嗚呼老子之言可謂協於易矣然而卒不能與孔孟並○者何也蓋聖人之於道未嘗欲有所言也凡所以言者皆出於應天下之變而爲中才之不知者言耳以其道雖有無並載而及其言也務詳於有而略於無蓋詩書禮樂春秋之文皆所以明有而及其所謂無則獨易嘗言之而已然其說也又必寓之爻象彖繫吉凶悔吝之間而使世之學者自上觀之則見其詳乎事物而得其所以有自下而觀之則見其外乎器用而得其所以無所以賢者觀之愈有以自信而愚者窺之亦不至乎疑而得

也蓋他心嘗慮曰彼道妙者非中才之所能及彼能及之者又將不言而自諭苟爲不度其如此而惟妙之欲言也則是使學者坐而惑之老子者知有無之相爲用而以爲無者本也故其言詳於無而畧於有夫無者無言可也而可以詳言乎彼老子者既以異乎孔孟矣而王弼又失孔子之旨蓋其說以無名也天地之始天神者天地之至難名者也而天下既名之以神矣然物豈有無名者乎又以爲常有欲也以觀其徼大欲者性之害者○也易曰懲忿窒欲而老子亦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苟爲有欲矣則將沉溺轉徙喪我以逐物而莫知所守矣又何徼之能觀乎此之不察而曰吾知天地之全古人之大體也吁可笑哉

劉仲平曰常名以無方爲體常道以無體爲用無方者無乎不在無體者無乎不爲無乎不爲有所可道則非所謂無方有所可名則非所謂無體故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太初有無無有無名無有無名者 太始也太始者天地之父故曰無名天地之始天地者萬物之母故曰有名萬物之母言母則知始之爲父言始則知母之爲生故上言天地之始而下言萬物之母然而天下之理有道有常道有名有常名所謂太初有無者無而已矣所謂無有無名者名而已矣蓋有無則有名之名矣故無名者天地之始而已而其上又有祖也妙者道之本徼者道之末聖人之妙也觀之以常無聖人之徼也觀之以常有故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妙在中麤在徼言妙則知徼之爲麤言徼則知妙之爲中故上言欲以觀其妙下言欲以觀其徼蓋天無者對有之無而常無者非無之無而不爲有對也有對者無之有而常有非有之有而不爲無對也不爲無對者非有也不爲有對者非無也故常有者眞無是已而非無常有者妙有事已而非有故此兩者同出而同歸之玄也莊子曰建之以常無有言之以太一蓋周讀爲常無常有常無也欲以觀其妙常有也欲以觀其徼爲其欲以觀其妙也故建以常無爲其欲以觀其徼也故建以常有若夫徼妙謂忘而無欲觀之則所謂建之以常無有者冥之而已矣夫是之謂又玄而非特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玄者妙之體妙者玄之用妙者同出乎非玄也

劉驥

竊以老子之言道德偶從關尹之請矢口而成言肆筆而成書未嘗分爲九九章也後人分爲上下二卷以象兩儀之妙用九九八十○一章以應太陽之極數今復通而爲一二諭之因名之曰通論然心困焉而不能知口闢焉而不能議浩浩蕩蕩不可得而形容其首章始於道可道非常道以明道之不可以情求也末章終於信言不美善者不辯以明道之不可以言傳也難終難窮難測難識仰之彌高窮之益遠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原其大要不過致虛極守靜篤甚易知甚易行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以開其兌而濟其事也古之善爲道者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

其紛心不散亂安在道中歸乎虛靜之本復其性命之原譬如萬物生於根而歸根也歸根復命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復歸於樸與道同體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不生亦不滅無我亦無名存亡在已出入無間故隨迎莫見隱顯莫測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所以能遺物離人而超然出乎天地陰陽度數之外也大哉至聖神人非此門而莫至知者難言行者目見力少功多要矣妙○矣學者當默識而深造之若非深造自得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猶坐井以觀天豈足以窺道德之髣髴耶

趙實庵曰妙道沖虛先天立教至真垂象龍漢開圖師資承化而之三劫運交纏而迄九每於太極方析渾淪天地開而事簡民淳三皇作而制器尚象無機無偽烏有所謂禮儀漸劫漸衰爾乃散乎純朴豈經不作寔文未彰至言初授於有虞終成治世金口載傳於姬室大顯玄章雖累訓於百王又躬傳於關令昔在明皇御注勸家藏之詔文載承徽廟聖言廣吾宗之盛典當時向慕如在始青奕世承休永光有截至于百家箋註壓軸盈車各極其心以詮容意自非明代莫遂遵行寔天之未喪斯文宜世也有興乎道尚悲元學久闕蹤文故三分以列科庶聽覽之有總敢期妙道幽賜發明將釋此經畧以十門料簡初教起因由二序教離合三明宗達趣四天人宗承五三洞所攝六明經殊勝七明道運○啓期八明通別九明酬因酬請十依文分判○

初教起因由

傳曰法如乎伏羲而成乎堯歷舜禹湯至周而大備幽厲之後周室浸微至老子時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聖人不作處士橫議諸疾恣縱暴兵螫毒民以糜爛老子閔周室淩遲人失性情欲使之還淳返樸歸之太古故作經惟厚忠信尚敦樸薄禮義絕聖棄智使後世之人復見天地之純全古人之大體老子與孔子同時孔子過周問禮諄諄之辭主信與謙孔子區區明言仁義轍環天下席不暇暖而時君世主無能用者則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世以老子在周衰之日不尚高明道德不知孔子當時明言仁義亦不能振於時哉蓋道者仁義之總名仁義不行又焉取道教起因由其在是矣

二序教離合

天下之言道者多矣殆不過有二說焉一曰道者虛無恬淡寂寞也一曰禮義法度政治也尚虛無恬淡寂寞者為高明循禮義法度者為中庸夫以高明者為超脫之流則隱於○嵌巖宿於枯槁世無所賴其澤是自損而不○用於世也雖天下之大棄之如弊屣未肯以一毫累於其心超然物外謂之至人以中庸者為治世之士則修禮樂正人倫謹權量制法度世所以賴其為治是行道而濟世者也既涉中庸視上古鴻荒未肯以一言載乎其書處於方内謂之賢人是二者定分之後直若冰炭不相該貫於戲是豈真知大道者哉不思之過爾夫高明與中庸同乎聖人之一道出於聖人之一心聖人全德一出一處無

非内聖外王之道也向所謂虛无恬淡寂寞非徒爲去世遺累之學以此三者養正也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隱而未顯故曰内聖與事造業故曰外王虛无也無用而爲衆用之祖恬淡也無用而爲天下之味寂寞也至靜而爲制動之機德全於此出而治天下爲可也故物蓄而有禮刻制以爲義緣情而制法觀天而爲度然後出治之道大明矣初豈不由性盡性則知天性明即通道堯典稱堯曰欽明文思則堯之成政謂之無爲無爲之功○皆本於道是豈道與世特分而爲二耶情生於性性裂爲情水蕩爲波波止爲水其實一也若謂高明之道與夫中庸更爲背馳非吾聖人作經之意也向所謂不思之過爾老子以周衰道微人失性情故說上下二經語夫大全以救天下後世之失後之人不明其旨分之以爲方内方外之學中庸與高明之殊一是一非或去或取三代以還學者多方或居一偏或由一曲不該不偏豈能深明治道哉殆非圓機之聖人不可得而明矣漢文以敦樸爲天下先區區僅治晉室以清談而敗俗浸久而亡吾謂道德爲難知爲難行者以此或者取其書而讀之茫然而不曉以謂非聖人之說豈真知道德者哉然五千言分其用則有三一曰無爲之道二曰長生之道三曰治世之道謂大道爲虛无而虛无之中有治世之法謂治世爲大道而治世即大道緒餘之功至於治心養性金液還丹之方不可一理而推之忘言爲盡慮則知上下二經胳合萬法淵和方便無所往而不通者矣○

三明宗達趣

○經曰言有宗莊子曰不離於宗謂之天人宗本也序所以順其理故曰語道必有序語道而非其序又安取道先明宗趣然後原始要終也老子作經先道而後德莊子九變先明天而道德次之莊子之言事之序也故先明天老子之言道之序也故首曰道道以無宗爲宗無祖爲祖聖人作經以因爲主所因者道以道爲宗道性至玄以常極妙妙極返無故常道無名常名無物有復歸無有無一致既升玄也事理兼忘既入兼忘重玄始顯善惡初分於六對妙觀速轉於無爲出則縱橫入亞參閒道之大本實自無爲色空存達人之妙觀無事覺聖人之生定語非破妄道必有留袪除未盡則不入空空空空兩無而切防頑鈍謂之清淨須心月以朗明謂之無爲存性天而煥若此宗主空虛無物也莊子曰以懦弱謙下爲表空虛不毀萬物爲實著乃道分宗派性命兩殊性宗則破約歸真命本則深根固蔕從無入有仙人存修鍊之功自○有入無性理契沖虛之地要其極致道本無爲欲明宗趣以道爲宗虛无爲趣今分宗趣別有五對一教義對教說爲宗義意爲趣二雙明對有無爲宗同玄爲趣三約己對柔弱爲宗自勝爲趣四正因對修真爲宗長生爲趣五神化對敦朴爲宗復古爲趣

四天人宗承

道與德同也天與人一也知同而同之則大同知一而一之則大一德知有道則升德而會道人知有天則以人而修天道杳難知人

與天隅欲通之者必本於聖人聖人已矣則本之經圖致經而知道則自人而之天得意而忘象則由德而入道太上老君極道之聖人歷劫應化及乎周衰明道德以訓世經之旨以一代所主則戰國之時有小國以下大國大國以下小國之語至乎屢言用兵爲不祥之器皆以當世之事以訓時主及言常道則丹青萬世鼓吹百靈埀之無窮者也使道還隆古則返淳而復朴治心養性則返老而還童滌除萬行則微妙玄通天子修之則享○太平諸侯守之則鎮邦國卿大夫守之則忠○孝士庶人守之則純和方士修之則升眞兵家守之而善勝此人道之承流也

五三洞所攝

如當部以常道常名無爲清靜無有入無間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用之不既象帝之先此皆無上大道非色象可緣又言六對不羣寵辱若驚後身外身不爭柔弱則中小之分又治人事天莫若嗇治大國若烹小鮮太上下知有之無爲而民自化又近乎常道分自修之身及家國天下曰小以之大曰慈曰儉不敢爲天下先從愛以及恭用兵以喪禮處之沉幾有微明之語如上皆治身之教又谷神不死實腹虛心哉營魄而抱一精峻作而會神恍惚杳冥而有信與夫易知易行而人莫能知莫能行此又進乎九丹長生之訣修鍊門中係上乘分由是則誰能定指其宗乘耶今詳味此經言命有事有理該貫總攝互相包含謂之頓而非無頓也謂之漸則漸亦兼○言當此經性命混融自爲圓教酬因酬請則尹喜爲宗無論無誦總契經分大率道之一○字已極虛玄至於修眞養命鍊氣養神雖同超證之門大存制死之術固常融命理而入道證極道而無爲故諸經則制命爲先窮極五行變化

六明經殊勝

語道之大必師其全語神之功必主乎變苟以道爲虛寂鬼處滅亡木石同軀禽蟲類性豈能通其變邪諸經出乎道而三乘互差一性昧其筌而多歧競裂故示無爲以不言闡長生以關鍵推五行於隱伏辯藥石於寒溫明運度於興衰禁邪異於符籙經圖語訣別趣殊宗雖同眞一之門未躋混融之理較量殊勝豈類本經畧舉勝因明十六種一以常而盡萬法二以玄而同有無三以示又玄爲衆妙之門四以無爲爲有爲之體五以不勝爲大勝六以無樂而言樂七以有數而隱數八以大實爲神器九以退爲進而用兵十以言無事而定天下十一以復季世而還隆古○十二以大似不肖物咸歸之十三以抱一爲○治身治國之道十四以簡畧而包羣經十五不言性而性理咸著十六總包道德性命而一一證實以茲研究諸經理趣豈比大同妙用神工烏能備舉

七明道運啓期

天運歷常得乎時而道斯興矣大道無數同乎人而數所係焉粵自五劫晦明元尊撫運三皇已降歷代宗承或去取之因時或興亡之在事粵若軒轅禀籙夏禹傳符堯舜授經周朝顯迹秦王漢武探求不死之方竇后孝

文篤奉眞元之教唐尊聖祖擧玄綱建宋徽宗淵衷涵浄睿智光輝受帝心祕密之言續道祖將殘之命範傳金籙宮敞神霄製飛天法輪道藏之文訓混元皇帝道德之旨廣開元學詔籍褐以三舍之科寵示道宮賜掌教以近臣之秩至于天文實録詩頌符圖皆萬世之所未聞向一時而鋪張遽出人莫可議事是非常只因頹運之交疑有清談之失曾不知劫傳有日教亦待時漢祚隆而河上談玄唐室興而老君示現世將成治道不虛○行益增蕤笈之光當復太平之序度人曰四萬劫傳莊子曰萬世一遇欲求玄解姑用筌蹄披乘之人無忘大教

八明通別

凡經有通別通謂通序別爲別序通序者論一經之大旨別序者經義逐章開陳若度人經前序後序中序有前章後章而隱語不在三章之類今當部若論通別當以道德爲通八十一章爲別

九明酬請

酬因酬請者當部經首無爾時老君在甚處爲甚人說如無因請若玫之經傳老君爲關令尹喜說又云先爲帝舜說今直指中周老君爲喜說因爲性命之本大因緣事也酬則酬喜臨關遮道邀駕請求妙訓是亦因請明者按西昇經關令尹喜見氣齋待遇賓爲說道德列以二篇其事詳矣

十依文分判

經分三分謂序分正宗分流通分當部首無請問之語是缺序分末無信受奉行之語是○缺流通分今特取葛仙翁序語爲序分八十一章爲正宗分道德推行於世並流通分又按靈寶經發題云凡經以極果並序以因爲正以悟爲流通

邵若愚曰道者以無爲顯實有爲特權即有明無悟無却智此理也德者體道爲法而施於事此事也道德二字包含而無所不至所陳階梯次第緣道有淺深德分内外若不明階梯罔紀互謗夫大道者寂然至虛無形無名而不可言其爲書者無以記之故曰大易大易者未見氣也大易動則始見一氣之初故曰太初老子指一氣强名曰道孔子曰形而上者謂之道釋氏陳四諦亦曰道故知三者垂教總備於有也若不從有焉可以無明無以有明無故道有淺深爾大易者虛無也因動爲有之初故曰太初有氣爲形之始故曰太始氣形相合而生剛柔之質故曰太素氣形質具未相離之間名曰混沌混沌既分陰陽相蕩一氣居中萬物生焉故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是故聖人仰○觀俯察體天尊地卑用之則爲官長而明王道立五常百行以正君臣父子夫婦之制以治人理夫大道者無名無跡無死無生萬劫長存而不變易尊高無上妙不可言夫上德者體無爲爲用以一爲法而治天下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不居下知有之而不見齎萬物將自化所以無敗無失者蓋爲無爲則無不治矣若失之則執一而徇有爲而爲内德夫下德者體一爲用以陰陽爲法而治天下故孔子一以貫之善建者

得一為正萬物將自賓若夫一則徇五常百行於事而為外德夫內德者抱一也蓋一者國之母生之根抱一不離則根深柢固乃長生久視之道孔子謂之至德而以道為本也又名中庸者喜怒哀樂未發心在陰陽之中釋氏謂之中道玄門失之則彌陰陽潛運而為法術夫外德者從五常百行修於身孔子謂之斂德而以行為本也處柔弱不爭若水而攻堅強如慈儉若拙訥之類皆是也失之則彌智巧華薄騁強梁馳田獵而貴貨居寵○辱矣夫道甚易知甚易行而人好徑故其出○彌遠其知彌少大道平易而在不為而成以要言之皆歸無欲不欲以靜清靜為天下正老子不言藥不言仙不言白日昇天者止言道德而非術也

道德真經集義大旨卷中

道德真經集義大旨卷下　除三

凝遠大師常德路玄妙觀提點觀事月屋劉惟永編集

前朝奉大夫行太府寺簿兼樞密院編修官古潭丁易東校正

程泰之

意總

明總上

世之尊老氏者曰聖智仁義治之有具者皆不出乎下形而器者耳老氏也者據道本而泝器原則是五三六經皆當受其覆冒也及○其有疑於老則又異矣曰天下所恃以治者○仁義禮樂刑政如農人之耒耜工師之斧斤也無是器則無是用使聖智仁義而可去也則是徒手無操而望天下自治古今必無之理也此二議者皆自主其見而不能參言道器之本末者也若使道不藉器則老氏所主當專於無矣然而兵刑稅貨舟車械用凡道之品器者悉將資以為治則是未嘗或能遺有也不能遺有則是聖智仁義故在也安得而云空不適用也若曰道之上乎形器者必待老語與之開明則夫闡太極以立乾坤造書契以生禮法開闢以來未有能先易而言者矣道若器固皆在易而何所待於晚出之老氏也則夫尊老氏而謂上乎五三六經疑老氏而謂其空虛無用皆不得為知老氏者也乃若老氏之高致則有在矣知道之奧而談無曲盡其妙運器以道而在有不局於有凡六經主於紀述而不暇究言者此書實皆竭告也則論孟之所務明者於此乎加詳矣是故其書得與六經並行也○

明總下

○或曰聖賢談道本以明世也苟如若言則是有懷不盡也曰是有兩說也其人未可與言而與之言則徒言也吾意欲致而言不能既則又能姑發其端而已也且如人心道心之合固有中矣而精一之理非堯則不能以授非舜則不能以受也是豈容人人得預也一貫之道惟曾子能出一唯而子貢不能也四時之行百物之生子貢雖得聞之而亦不能有復也至其性與天道隱於文章之中則雖子貢初年亦遂不得預聞矣凡此之類是皆

六經論孟不嘗究極者也若夫老氏寫其超絶之見以期萬世而一遇大聖焉則所期者遠故不待親見可受之人而後始以其語授之也是故天地所始造化所起道德所底皆窮根極以暢達之立等級以次比之故儒之探妙賾詳者非是則無即也課其功用豈獨不戾於儒哉是直儒倫之大助矣若能平心以觀識其矯而要其歸則三聖易蘊固已披展言下自詩書以往其樸要蓋當總是矣

有無

○以形而言有無則自未爲天地以上皆可名○以無既爲天地矣不以人物事爲器具則皆當名以有也此以其形而命有無者也世人聞老氏貴無而疑其表裏之皆無形體也則固不適於用矣豈知老氏之謂有無也者道器交相輸載而不可泛以形求也哉且夫混成也玄也又玄也其深至於不可見聞摶執則其爲無也極矣而天若地方且由之以生則此之一無豈不槩函萬有也哉及其出而爲有也天地之産是爲人物而人物皆蘊元氣也大道之派是爲德仁義禮而德仁義禮皆函大道也則凡云萬有者又皆分載混成之一無也於此致察而後始見有無之本末也是故易之肇言大道也亦慮夫世人不知本末之相須矣於是合道器以爲一初而隨所形見以名其出也故其形見而上者則名之曰道形見而下者則名之曰器上下云者猶曰一物之内有升而在上降而在下者耳非可析升降以爲兩體也火之在薪也其上騰而虚者爲焰下著而實者爲炭焰炭也者○正從一火而分升沉焉若曰上騰而焰者爲○火其著下而炭者不得爲火則人人知其謬誤也此於道器上下之喻最其切近而易見者也老子祖易以言道而皆變其稱謂故道器之名轉爲有無而上下之名變爲妙徼此特欲自立己則以示無所師承焉耳其理則無彼此之異也妙徼云者亦並上下之語而借一物之表之裏以分諭器道焉耳也凡物之已有體質者與夫事爲之已有迹狀者無間乎泰山之與秋毫範圍之與灑掃上必有下裏必有表則是道器未嘗相離也然則老氏之貴無也以其在本而該也非樂其空虚也及其賤有也亦惡其處有而拘焉耳矣不曰一涉有具而遂不爲道用也

有中之無上

即形而分有無則凡在道者爲無在器者爲有其别尚易以見也及夫道已爲器則有體有質矣體質具而眞無不可復見矣今謂老氏而能主無運有也則夫體質之中於何取無也曰有中固自載無而此之無也最其難○言也顧夫事事物物之中其虚實悉常對立○則夫人人而可與知也實者即其體質也虚者即其不著體質而能御此之實者也故夫實中之虚即有中之無也老子蓋嘗明表此理以示人矣其要語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夫車之所以可運者以其輻轂之備也則輻轂之在車也正其有焉而實者也至於發軔輾地乃在輻轂體質皆無之外則其用不屬乎有而遂屬乎無矣是理也即有能載無而無能

運用最其可證者也故老氏遂以此理傳之人事而用以發明其教也其曰有之以爲利者猶曰管而致之以足其具也無之以爲用者猶曰殺而損之以致其用也其具已足而無以運之則其車亦不能以自行故輻轂者車之得有也而車所從運則非車之所有也非車所有則宜乎其命以爲無也此老氏求以無之而始爲已用者也是爲老氏超有用無之則也故雖道之形見乎器者每下愈實如兵如刑者則亦不屑與明也是故恬淡慈○哀兵之則也恤賴民生待其自重而畏死然後取不悛者以致戮示戒是其用刑之則也夫恬淡慈哀豈其干戈殺伐之所有歟而夫無狹其居無厭其生者亦非刀鋸斬刈之具所嘗與謀也老氏乃取二義以冠兵刑之上則其主無運用之理昭乎其可明者也究其極致是且出兵言兵超刑言刑使兵刑反爲我用而我常不爲兵刑所束是然後得爲老氏所貴之無而非世人指爲無用之無也

有中之無下

是理也豈惟老氏言之孔孟亦嘗言之矣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曰仁者無敵夫兩造交攻乃始爲訟兩軍相加乃始爲敵有訟有敵而後兵刑生焉顧欲即其所從生者期以虛而無之則凡世之所尚謂夫片言可以折獄而約戰期於必克者借使曲盡能事亦非體道者之所尚也何者不能超出其表而局束於其內故也運甓者其身必在甓外而剌舟挽舟其操縱所施悉不在舳艫之內是故用力少而見功多也是亦老氏貸有○於輻轂而遽欲損而無之之義也雖然此特即孔老之言兵刑而參酌其有無爲則如此而已耳孔老又嘗即器物而言運有之無其理尤爲曉白也孔之言禮樂也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甚言器物之不足以盡禮樂也禮之有敬也非玉非帛而玉帛不得此敬則不能成其爲禮也樂之有和也非鐘非鼓而鐘鼓不得此和亦不能成其爲樂也則皆實必資虛之謂也以較老語則鐘鼓玉帛者車之輻轂也禮樂之用故皆資器物以自見而器物之不能自成禮樂正與越出輻轂之外乃能使車之功用效乎運載者同爲一理也且夫老氏推無爲之妙達諸治國而自謂結繩之可復也則宜其翻變禮法而別爲一撫矣然嘗詳求其以則凡舟與兵甲什百之器儼然五帝三王之具也而敢自負以上乎六經者蓋曰吾道有高乎形器者焉吾將矯文以樸鎮天下以無事待其安俗樂業重死而不遠徙則凡此有具之屬雖可以爲用而遂可以付諸不用也比○其用無之理全與儒應特其立教不同故著語互分彼此耳若使老氏始循大易本語仍用大易故名而正爲之言曰吾其尊道而卑器也吾其運道以役物也則人將不復疑議矣惟其變道器以爲有無而人不知夫無中悉嘗蘊有也故貴無之語遂幾於徒手坐視而冀其事之自成焉耳則安得不相疑議也大昌既發此理矣聞者或不以爲然試於讀老之際以道易無以無想道則無之可貴其理自明其疑自釋矣

用無

老氏之即有用無者其別有三而皆不出乎集虛以化實也挫銳解紛和光同塵滌除玄覽寡少私欲則求以去夫害虛者也沖其盈而不極悶其神而不示離其成而不居則求以體此之虛者也至其操虛實之柄以制有無之則則於剛柔之用最爲該貫而明著也蓋剛之爲道欲達而直達無所回隱則其象實而塞也柔之爲道待唱而應順而不爭其中實行斷制而廉稜不露於外則其象虛而○通也故通者可以運塞而柔者常能勝剛也○凡其知雄守雌欲奪而予欲先人以其身後之則皆惡剛之塞而體柔以行其虛者也亦其求以反物而終致大順者也及其通且虛者爲之而成則行焉而無轍迹無爲而無不爲者是其效也方其運實主虛人皆不可得見及其效成於虛而後始驚其神則易之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又其則也故自言其總則曰弱者道之用隨言其所從用弱則又曰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也

用無成敗

貴無之道古今固有實而用之者矣而或以之成或以之敗太王去邠與徐偃王不忍驅民以戰是一類也漢元優柔與文帝元默亦一類也而其成敗大相乖戾故後世執迹以譏其不成者而曰結繩不足以救亂秦舞干不足以解平城也則并與老語而儕諸無用顧不知罪其施置之失當則豈其知言也哉列子設爲向國二氏致富之說而明夫同意向而異成敗者則曰向氏踰國氏致富之言○而不踰其致富之道則遂反爲身殃也其意○正以況此也八十一章固皆本柔爲用矣而其所從用之則濟寬者有制糾弛者有猛暗行乎其間也是故迷民之舍正而入奇也則方廉直光實嘗交出而行制御也豈其有柔無剛也歟民皆賴生而畏死矣猶有敢於爲奇者且將執而殺之則威當克愛者斷斷乎其無貸也又如自奪其器之利而主其勝之可必者歙弱廢奪姑其蓋之以柔耳非專於柔也故凡世之慕清虛而賤事功者皆其守雌而未嘗知雄者也則凡無古聖人之德以求爲結繩舞干之事者無往而不及於敗也

道等

易分有無則道器兩語而已而老之有無等級則甚多也自無以上有玄有又玄乃爲衆妙之門而常無者特可循以觀妙而已若夫總衆妙而出之則必屬乎又玄也自玄以及又玄即上乎道而爲自然者是矣自然云者莫之爲而爲其在天下自賓自化自正自富而不知帝力何有者是其效也故老氏而敢○鄙薄聖智者主此地以駕其高也由道將爲○德以後能常其有而不自入於有者一也象也樸也之三名者是其總也自此而出爲天地造化爲仁義禮智信則皆德矣而五常之中每一德者又自分上下也上德之品既極乎上而又有深於此之上德者焉則又加玄以冠其上而曰玄德也牝之玄牝同之玄同覽之玄覽亦其類也則名雖在德而其實已入乎道矣其詳如此故言六經論孟者率來資焉信非苟爲虛尊也試舉孔孟談仁之一

端以與老語對明則知儒語雖有分際而其所立等級未及如老氏之察也蓋孩童之愛其親與孟井而救赤子固皆可名以仁矣而九合一正者乃反未得確名為仁也此在孔孟雖有分際而亦未暇明立等則也至於博施濟衆推之可極於聖而子貢尚疑其未能充盡仁理也為其等級差少而未達者不能確定其則故也故六經孔孟必資老氏者其槩皆類此也此非抗老而抑儒也老語主無故能於道等加詳也若易地而觀則儒語之○

○詳於涉世者至老氏而又疎畧之甚也蓋所主異向則所言隨以詳畧其勢使然非有彼此之異也若夫老氏之無其當資藉六經之有者則又人人知之不論可也

道序

下學而上達踐迹而後可以入室也有初有終確乎其序之有定也世人待老氏太高曰道之涉器者老氏不談也故凡其言之方及學益者則皆引而致諸損已及無之後故書指所及遂為表裏皆無之無而不能為無中

十

函有之無也儒老言道皆以道之及化為聖賢機要然究其化之所由致則皆有有可損乃能化有及無也即此理而推之灼其可以見道矣損之始乎學益也如炊秫傳糵以為酒醴也及其及成則秫糵變而甘滋見是固化有及無之象矣然而古今嘗有不用秫糵而徒水可以自變者乎若淺秫稻之為窒塞而遽求五齊於徒水則猶未致學益而躐從損始是為不用秫糵而能憑空出化也益之未致中不充實則用何為地以受此損也諸○

○如此類大昌皆隨淺深而別言之世必有識其淺者矣而其敢於自信者參會六經孔老而見其無不契合也正使老氏復起此言亦當不易矣

天人

凡言有無不過兩塗大道所居則杳冥昏默是為無矣自無而有自有而化仍復於無則其有無之一也道學益損也者始乎有而終乎無則又有無之一也前之有無則託諸陰陽生殺既已為物物又復歸其根者是在天

十一

之有無也及其著諸仁義禮而為德德之玄者復合乎道則在人之有無也二者同出一本而其形見之地則不容槩同故老氏之語亦有不分天人而於天人之有無混而言之者知其本一而不必以彼此為間也

明矯

老氏之絶棄聖智仁義深知其以者曰此特矯耳非其本心也而古今率多咎之為其迹與經戾也然而聽言之道以其事覈之則實理著見不可誣矣易十三卦之尚象制器有○

○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也者是黄帝堯舜皆嘗相為㸦承也然則聖智也者黄帝亦居其一矣老氏援黄帝以主其教而凡古之聖智槩取而譏之則夫黄帝也者亦在棄絶之數矣豈有同是一人其道可師而其法乃可棄絶也耶以老氏之事言參而求之則其矯而非實也亦昭昭矣至莊子推大其教又從而廣之曰剖斗折衡而民不爭也此語尤其累老教而致譏誚者也然而其中有理焉又可以自用其說而自明其矯矣結繩

之制老莊二子皆相與力主以爲巳教之嘗
效乎古者也然而結繩也者何自而有也得
非人我不相保信而未免假物以防詐僞也
歟使其淳樸全在而無姦欺則亦何所事乎
結繩也推此意以求之是殆欲造書契而智
未之及者耳夫惟淳古無法之世尚不免資
信於結繩而謂人僞巳極法所不能誰何者
乃欲盡去其具而冀其爭心之無也其勢非
使老聃爲君而尹庚列莊與之爲民則決無
○可措之理也故莊子自傷其矯巳甚而又於
篇終自爲之明曰周之辭荒唐而說謬悠也○
所恃以無負於道者終能反諸宗本而調適
上遂至此乃爲情實之語也世人槩指老教
以爲虛無者皆循其荒謬致矯之初而不知
求諸調適上遂之後也孔孟之生畧與老莊
相先後凡其放言無忌憚者孔若孟必次第
見之而無一語與之對辨知其異者無害於
同也不然則楊墨仁義其差於六經不能以
寸而孟子究推其弊以爲且將入於異類而
獨於二子棄絕之論若未嘗聞耳者殆皆究

其宿而不責其初也哉

孔老

易理之散在六十四卦者至繫辭而後會集
于總也今通攷老氏一書凡其說理率不能
外乎繫辭而別立一撫也揣切其情大似資
根株於易而撫枝葉於上下繫也列莊二子
共尊其師乃曰孔氏嘗即老氏而北面焉載
詳其意是殆疑人之有議乎此而故爲夸高
以行掩蓋耳至唐而後韓愈氏出焉嘗忿其
○語而著諸原道以咎誚夫儒徒之不能致辨
也是固不失其爲衛道矣如大昌所見則不○
然使其有合於道則道無二致安得而不相
襲也既不嫌於承襲則亦何間於彼乎我也
故孔之於老師與不師不足較也孔氏嘗曰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其義一也其事
則齊威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又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
苟孔氏而嘗師老則雖親聞二子之語亦必
無忤也使老氏反來取法而能以吾法翼吾
道則其徒偏敬巳師過爲推尊亦何害其爲

吾黨也故師與不師其語可以付之不辨而
有不容不辨者也孔氏受萬世尊信以爲道
德本祖者以其集聖智大成縱心所之亦不
踰矩也今其設老語以形孔子而曰驕矜睢
盱屏除未盡則是有時乎而或遂踰矩也則
安足以訓式無窮之來世也是於事害而體
妨也大昌爲此之故遂究其語而窮其巳久
久而後有見乃知二書凡語道序𡙡皆借孔
顏所造以爲淺深之揄則夫三子之尊孔氏
也其巳至矣而其夸語皆非眞確也蓋列氏
○設爲顏氏之坐忘也以較孔子則其所得當○
在耳順之地而在老教則爲益巳及損者也
莊子設孔顏相語而曰回吾與汝交一臂而
失之則是能損而未能及無也又嘗設顏子
自道而曰夫子不言而民趨無器而民滔乎
前回不可及也夫子奔逸絕塵而回不能追
也則損之又損而及乎無爲無不爲者惟孔
氏而後足以當之此其等級蓋可攷甚明也
豈有盛德外著既巳不言而信無益可損乃
有睢盱驕夸之可議哉則其書之於孔氏或

抑之而又揚之率嘗兩致而示意焉所期乎聞一者之反三也故二子交詆孔氏而能無違於道者凡皆此類也

本易

老語皆易出也而獨變其名稱以示無所師承而求別成一家焉耳無名天地之始即太極能生天地而未肯爲物者也常無常有可觀妙徼則又道器之形而上下者也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即天地之與絪緼爲三而萬物以之化生者也作復之相更其出於谷○神橐籥者即消息盈虛遞爲屈信者也不敢○爲天下先即羣龍無首者也襲明襲常是顯仁而藏用者也此其大致然也其播而散小者不勝言也若夫絶棄聖智仁義而黃帝仍在所師則聖智何嘗棄絶也功用莫非剛柔即剛柔之所疑安得不爲仁義也是仁義日常爲用不須臾而離也用此理而通之則五經論孟之在老語者名變而實不變觸事皆是也

道德經

書之分卷以爲上下而總其名曰道德經者王弼所傳也大昌意此之總名所從來者古也凡今本分標道經德經者則恐後人爲之蓋上卷亦自言治言兵下卷方且論一論道論無論柔自足以見道德之不可分二也

分章名章

八十一章每章各摭首語以標次先後此則或出於後人矣而其五千言者之嘗爲八十一指則必出於老氏也夫其每章著語有曰故者曰是故者曰是以者率皆求以通貫上○下脉絡使語省而意全也夫其每章之語既有更端而一章之中指意又相聯屬理以明也而釋其義者乃遂句爲一義使此句不可通之他句章爲一說使此章不可致諸他章則老意法不其然也若夫標章之名自王弼已下凡所名章與今傳本皆同而河上公遠出漢初所名獨異若老氏親嘗定著則必無如許異同也

類例

老氏書指固其至虛而難搏執矣然大昌嘗熟復前後則皆有類有例交相來發也此章之語啓其端而不竟則後章必有別語以終之故大昌之立訓皆明其彙會其散而宿之於一始知老氏雖主於談無而其部分乃如周官六典有凡最巨細偏全遞相摧注條條可以審覆也則豈同子虛非有之假設也哉謂老語爲中空者試於此而思之

離隱

老氏以高世之見能測道奧固嘗豁其有以言之而亦小使意盡言下也於是有離隱之○體焉何謂離曰本一義也而散其語於數章○不一章究極也何謂隱曰言其然不言其所以然期夫人之深求而自得故其話言所著如連山斷壑離離乎相絶而相貫也說者不悟遂至於章分句裂而其理散漫不全矣孔子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正離隱之謂也故大昌於反隅者不敢不力所期不入於破碎而已也世之訓老者率多務出傑辭與詭濟其深而晦之及其甚也有如廋辭隱語又如後世釋氏之談禪讀者至不可曉

大昌亦不能究極其當否也獨聞古語借繪事以譏世習而曰畫工喜爲鬼神憚爲狗馬也以狗馬之工拙可較而鬼神冥寞難辨也大昌惟此故凡有此訓率皆明白其辭而證以人事達諸成敗其說誠當則固善矣若其末也或能以道釐正則亦志道者之本願也若欲借晦爲深自匿於不可致詰則曷如勿爲也哉

列莊

古無訓傳茍其欲述前作則別爲一書以明之故列氏莊氏二書正爲五千言者立爲義疏也老氏之語簡嚴而不舒放離隱而難遽解此二子者則皆敷繹而會輯之蓋有敷繹太過而言涉於誕者矣而其合散明斷則若道若器悉有歸宿也以二子之所釋而槩他人之所釋則夫喜爲鬼神而不嘗真識鬼神者多矣

大旨序跋

易言天玄又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蓋玄者天之正色神者陰陽不測之謂老子以徼妙爲玄玄之又玄豈非衆妙之所從出乎蘇子瞻作衆妙堂記始因覩灑水薙草者手若風雨步中規矩而歎其妙繼又以蜩之蜕雞之伏而形容道之真妙彼庖郢之技得於習而非徑造也孔子以魯昭公之世適周老子曰子亦得道乎使道可以獻人則人莫不獻其君矣道可傳人則人莫不傳其子孫矣然而不可者中無主則道不可得也聃爲周藏室史有子曰宗仕魏爲將數世之後孫之雲仍曰解仕漢爲膠西王太傅老子非不仕也非無子孫也玄妙之教既不獻之於君又不傳之於子孫豈非周衰大道將隱著書垂世惟關令聞之中無主者皆不可得而聞歟漢文帝在位二十三年躬修玄默尊務以德化民可謂兼衆妙而得之矣河上公示其神變坐躍騰空止於玄虛以是爲玄豈老子之所謂玄乎史記與漢書皆不録良有以也常德路玄妙觀提點劉月屋類集道德經解録梓以爲教門傳遠之光蓋有志於思玄者也故歷叙所聞以告之俾證諸名世之君子

元貞丙申孟冬既望以齋居士巴川陽恪書于辰陽擬盤寓隱

昔吾老子流傳道德經于世玄理幽深非特啓教度人而已累代明君鴻儒莫不箋註研窮其妙亘古今傳之無窮凡道家者流誦其正經猶恐未明其旨非參合諸家之註豈能深造玄微哉惟永抑嘗探其祕緼莫盡其要每專心致志蒐羅百家之註究諸妙義欲編爲集義而與同志者共今得石潭丁編修以其家藏名賢之註與惟永所藏之書合而爲一乃總八十一章爲三十一卷第繡梓之費浩大非獨力所能爲遂與徒弟趙以莊劉以鑒持疏徧往各路叩諸仕宦君子及知音黃冠捐金共成其美今經一十餘年凡寢食之間未嘗忘焉經之營之今已告成每自披閱玩味允謂精妙玄之又玄者也若帝王公侯遵之則國治天下平卿大夫守之則忠君孝親士庶人佩之則復歸於淳朴吾道體之則超凡入聖曰道曰德先天地不見其始後天地不見其終其此經之謂乎凡我同志受持

者幸毋忽大德三年歲次己亥上元日晚楊
劉惟永謹跋

老子一書無非欲法天正以天法道道法自然其曰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不居大同小異凡四言之第二第十第三十四第五十此老子心聲之發也蓋天不辭作成萬物然而生而不有盈天地間皆生意何嘗自有其功爲而不恃盈天地間皆所爲何嘗自恃其能功無不成成而不居此天道也曰不爭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曰清靜爲天下正無非法天故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此其無爲之効驗也欲釋老子之書者舍法天舍自然舍清靜無爲未見有可措辭故愚欲專以此而釋老子或謂得其意一日玄妙提點劉月屋將石潭所作老子解示余欲余復下注脚余曰吾顙祖已於是書用其力矣披祖嘗稱之使戰國有此書則無商鞅韓非使漢初有此書則佛老不爲二程秦之亦服其善余安能復出高見卓識求以過吾顙祖哉月屋曰義理無窮曷於是書探討則將見如水之源源而來余却之不能黽勉求之積日書成謂其備全秩可也謂其能繼顙祖之後塵則不可謹敘于此庶使觀者得吾意而不罪其僭戊戌重陽日前進士敬靜蘇起翁跋

道德經五千言註釋百餘家眞知太上之心者誰歟歲在至元壬午道厄於時經燼於火惟五千言巋然靈光之獨存豈非天耶黃冠之徒朝吟夕諷間有未知句讀者僕私切歎之不避僭踰爲正其訛而析其義時與石潭老師音問往來無虛月因索及之遂錄以寄老師一見稱獎辛卯僕忝與歲貢以易老二書進呈得關古邵丙申之夏常武寓公趙君貫道來正學網袖示老師月屋二書垂諭新刊道德經集註以俚說儕之諸說之後復以化疏見委僕爲之驚愕而繼之以媿且病也僕已鋟梓似難反汗己亥夏僕冒暑訪月屋則所刊板工力尚欠三分之二而石潭老已爲古人矣感慨之餘僭以木鑽石磐磨磚成鏡之事課爲古體勉其硬著脊梁成此一大公案人之所欲天必從之是經之幸存者天也諸說之會于一以傳不朽者亦天也人欲違天得乎愚故始終得以歸諸天臨行月屋索跋語因以是說贅于卷末是歲之秋七月長沙喻清中跋

道德經大包天地細入毫芒辭甚約而理甚博玉笈金鑰豈造次所能抽啓哉古今註詠紛如非不各有所詣往往得此遺彼如八音異奏而不能至乎大成月屋劉惟永取五千文爲三十一卷集註七十有八氏奚翅萬億言若仙若儒若釋若隱若顯以至鸞筆恍惚微妙之辭亦所不棄一緒閲間如入寶藏金貝珊瑚象犀水銀丹砂青芝玉札錯落萬狀富矣哉所謂集大成者非耶噫是經非關尹一見不作尹之功大矣劉之功當不在尹之下雖然

太上以無爲爲宗誦是書者由七十有八家萬億言得五千言由五千言得一言由一言得無言焉猶龍老仙得垂手乎太空引而上之曰孺子可教大德庚子八月既望嗣天師

大素凝神廣道眞人張與材跋

道德眞經集義大旨卷下

道德眞經集義卷之一　漆四

凝遠大師常德路玄妙觀提點觀事劉惟永編集
前朝奉大夫太府寺簿兼樞密院編修丁易東校正

道德經

考異 河上公本分道德爲二篇今從王輔嗣本

道君曰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心之所同得道者亘萬世而無弊德者充一性而常存老子當周之末道降而德衰故着書九九篇以明道德之常而謂之經其辭簡其旨遠學者當識而深造之

黃茂材曰道也者莫不由之以生也德也者莫不得之以養也天地以此生養萬物故不窮至人以此生養一身故不死道與德雖有二名實相爲用不可離也今世學者乃分上經爲道下經爲德甚非作書之旨當總謂之道德經可也

石潭曰老子之解多矣以學儒者解之多以儒之所謂道者言之若程泰之林竹溪之類是也以學釋者解之多以釋之所謂性者言之如蘇潁濵本來子之類是也皆不得其本意蓋儒者之所謂道乃日用常行事物中之道而老氏則以虛无自然者爲道豈可強以合之於儒釋氏之所謂性者乃露倮倮赤灑灑之性老氏之所謂道者乃形神俱妙之道豈可強而合之於釋雖曰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然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其所指地頭則不可不明辨之也蓋老子專指虛无爲道而儒者則謂形而上者之道不離乎形而下者之器釋氏專指眞空爲性而不雜乎形氣而老子則欲形神俱妙而與道合眞此其所以不同也若各據本教而言之不惟失老子之宗指亦自失其宗指矣至於道家之解如白玉蟾之類固是本色然但一向好高而務簡徑其辭多不可曉反成郭象之註莊子焉故今之爲解一以老子本教言之庶不失老子之本意又不敢如玉蟾輩好高而辭意不明焉學者詳之

道可道章

考異 河上公作體道章趙實菴作顯理會眞義章今從明皇本

唐明皇䟽此章明妙本之由起萬化之宗源首標虚極之强名將明衆妙之歸趣故可道可名者明體用也無名有名者明本迹也無欲有欲者明兩觀也同出異名者明樸散而爲器也同謂之玄者明成器而復樸也玄之又玄者辯兼忘也衆妙之門者示人行了出也所謂進修之階漸體悟之大方也

杜光庭廣聖義釋明皇註䟽明者皎淨之義顯出之謂也妙本者道也居經之首明
○道之由由從也起興也萬者數之大也化○者應變之謂也言萬有變化從道而興也宗主也源本也萬化既從道而興則知道爲萬化之宗本也起自此章出生諸法如水之源流注無竭也虚極妙本也强名道也此章先標可道爲體可名爲用末篇歸衆妙之門攝迹歸本趣向也復歸向於大道之本也就此門中分爲七别第一可道可名者明體用也體用者相資之義也體無常體用無常用無用則體不彰無體則用不立或無或有或實或權或色或空或名或象至爲體用轉以相明是知體用是相明之義也第二無名有名者明本迹也本迹者相生之義也有本則迹生因迹以見本無本則迹不可顯無迹則本不可求迹隨事而立以爲本迹本者根也迹者末也迹者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迹出於履以迹爲履而復使人履之愈失道矣明迹爲末也第三明有欲無欲兩觀不同也觀者所行之行也以自所見爲觀以神所鑒
○爲觀息見於外凝神於内内照一心外忘萬象所謂觀也爲習道之階修眞之漸先資觀行萬入妙門夫道不可以名得不可以形求故以觀行爲修習之徑謂有欲歸於死無欲契於生也是觀其生死歸趣不同也第四同出而異名者明樸散而爲器也大樸者道也道散爲神明流爲日月分爲五行生爲萬物器者有形用也易曰形而上者曰道形而下者曰器也第五同謂之玄者明成器而復樸也神明日月五行萬物有形有器皆合於道故云復樸也第六玄之又玄者辨兼忘也爲器之時必在其樸復樸之後此樸亦忘乃契於道爾故謂玄之又玄也兼忘者器樸俱忘也第七衆妙之門者示人行了出也器樸兩忘了然契道復歸生化之始衆妙之門也人與萬物同禀於道有爲有欲則失道傷生除欲守和則歸根復本是謂之道要之門戶也了出者出世也

張沖應曰道者自然之道天至高而不知
○所覆天道之自然地至厚而不知所載地○道之自然人參天地而立有目能視猶天之日月有口能聲猶天之雷霆吹之有風呵之有霧唾咳若雨露聰覺猶神明天道之自然我有之矣至於四體備具猶四嶽之盤固靈骨冠頂猶中嶽之鎭聳血流脉運猶江河之周流地道之自然我亦有之矣誠能體天地自然之道而進修之則濁者清凡者仙而賢者聖矣是以體道爲道經之首章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考異明皇本無故字今從河上公本

河上公曰道可道謂經術政教之道也非常道非自然長生之道也常道常以無爲養神無事安民含光藏暉滅迹匿端不可稱道名可名謂富貴尊榮高世之名也非常名非自然常在之名也常名如嬰兒之未言雞子之未分明珠在蚌中美玉處石間內雖昭昭外如愚頑無名天地之始無名者謂道道無形故不可名也始者道本也吐氣布化出於虛無爲天地本始也有名萬物之母有名謂天地天地有形位陰陽有剛柔是其有名也萬物母者天地含氣生萬物長大成熟如母之養子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妙要也人常能無欲則可以觀道之要要謂一也一出布名道讚叙明是非也常有欲以觀其徼徼歸也常有欲之人可以觀世俗之所歸趣也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兩者謂有欲無欲也同出者同出人心也而異名者所名各異也名無欲者長存名有欲者亡身也同謂之玄玄天也言有欲之人與無欲之人同受氣於天玄之又玄天中復有天也稟氣有厚薄得中和滋液則生賢聖得錯亂汙辱則生貪淫也衆妙之門能知天中復有天稟氣有厚薄除情去欲守中和是謂知道要之門戶也

王輔嗣曰道可道至非常名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形非其常也故不可道不可名也無名至萬物之母凡有皆始於無故未形無名之時則爲萬物之始及其有形有名之時則長之育之亭之毒之爲其母也言道以無形無名始成萬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玄之又玄也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妙者微之極也萬物始於微而後成始於無而後生故常無欲空虛其懷可以觀其始物之妙常有欲以觀其徼徼歸終也凡有之爲利必以無爲用欲之所本適道而後濟故常有欲可以觀其終物之徼也此兩者至衆妙之門兩者始於母也同出者同出於玄也異名所施不可同也在首則謂之始在終則謂之母玄者冥也默然無有也始母之所出也不可得而名故不可言同名曰玄而言謂之玄取於不可得而謂之然也謂之然則不可以定乎一玄而已謂是名則失之遠矣故曰玄之又玄也衆妙皆從同而出故曰衆妙之門也

唐明皇曰道可道至非常名道者虛極之妙用名者物得之所稱用可於物故云可道名生於用故云可名應用且無方則非常於一道物殊而名異則非常於一名是則强名曰道而道常無名○疏道者虛極妙本之强名也訓通訓徑首一字標宗也可道者言此妙本通生萬物是萬物之由徑可稱爲道故云可道非常道者妙本生化用無定方强爲之名不可偏舉故或大

或逝或遠或返是不常於一道也故云非常道名者稱謂即物得道用之名也首一字亦標宗也可名者言名生於用可與立名也非常名者在天則曰清在地則曰寧在神則曰靈在谷則曰盈得一雖不殊約用則名異是不常於一名也故云非常名無名至萬物之母無名者妙本也妙本見氣權輿天地天地資始故云無名有名者應用也應用匠成茂養萬物物得其養故有名矣○疏無名者萬化未作無強名也○妙本之始無有無名從本降氣開闢天地天地相資以爲本始故云無名天地之始則易之太極生兩儀也注云權輿者按爾雅云權輿始也有名者應用匠成有強名也萬化既作品物生成妙本旁通以資人用由其茂養故謂之母也母以茂養爲義然則無名有名者聖人約用以明本迹之同異而道不繫於有名無名也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人生而靜天之性感物而動性之欲若常守清淨解心釋神返照正性則觀乎妙本矣若不性其情逐欲而動性失於欲迷乎道源欲觀妙本則見邊徼矣欲者性之動謂逐境而生心也言人常無欲正性清靜返照道源則觀見妙本矣若常有欲逐境生心則性爲欲亂以欲觀本既失沖和但見邊徼矣徼邊也又解云欲者思存之謂言欲有所思存而立教也常無欲者謂法性清淨不於言說無所思存則見道之微妙也常有欲者謂從本起用因言立教應物遂通化成天○下則見衆人之所歸趣矣徼歸也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如上兩者皆本於道故云同也動出應用隨用立名則名異也此者指上事也兩者謂可道可名無名有名無欲有欲各自其兩故云兩者俱稟妙本故云同自本而降隨用立名則名異矣同謂之玄出則名異同則謂玄玄深妙也玄深妙也自出而論則名異是從本而降迹也自同而論則深妙是攝迹以歸本也歸本則深妙故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意因不生則同乎玄妙猶恐執玄爲滯不至兼忘故寄又玄以遣玄耳明無欲於無欲能如此者萬法由之而了出故云衆妙之門也攝迹歸本謂之深妙若住斯妙其迹復存與彼異名等無差別故寄又玄以遣玄欲令不滯於玄本迹兩忘是名無住無住則了出矣注云意因者西昇經云同出異名色各自生意因今不生意因是同於玄妙無欲於無欲者爲生欲心故求無欲欲求無欲本離欲心既無有欲亦無無欲遣○之又遣所謂都忘正觀若斯是謂衆妙其妙雖衆皆出此門故云衆妙之門

杜光庭廣聖義道可道非常道道者至虛至極非形非聲後劫運而不爲終先天地而不爲始圓通澄寂不始不終聖人以通生之用可彰尋迹而本可悟故以通生之德强名爲道也標宗一字是無爲無形道之體也可道二字是有生有化道之用也三字之中自立體用體則妙不可極用則廣不可量故爲虛極之妙本也散爲萬物

不拘一方故用無定方也但宗一道故明
萬物皆資道化故不在偏舉高而無上無
不包容大也高而無上不滯於上大而無
外不滯於外逝也逝往也窮於無窮無所
不通遠也虛心守一道復歸之返也返還
也此引道經第二十五有物混成章以證
此義以此推之不常厥所是爲非常道也
名可名非常名名者正言也標宗一字爲
名之本可名二字爲名之迹迹散在物稱
爲萬殊由迹歸本乃合於道是知道爲名○
○之本名爲道之末本末相生以成化也無
用則道凝有用則名立天得道垂象清明
地得道確然安靜神得道變化不歇谷得
道盈滿無虧此引下經第二章以明其義
名散無極是爲非常名也無名天地之始
無名者虛極妙本未立強名也妙本之始
無有無名從本降迹生天生地天地資始
故曰無名天地之始大道吐氣布於虛始
爲天地之本始無有無名者莊子天地篇
曰泰初有無無有無名言泰初者無之始

也無旣無名不可詰之以道不可詰之以
名混漠寂寥邈爲化主元氣資之以爲始
玄化稟之而得生故曰無名天地始無名
無氏然後降迹漸分兆形由此而天地生
氣象立矣太極者形質已具也形質旣具
遂分兩儀人生其中乃爲三才也有名萬
物之母萬化者舉其多也品物者衆物也
衆物之中道無不在秋毫之細道亦居之
故能生三才母萬物萬物道存則生道去
則死含養之至不曰母乎大道無異無同○
○無本無迹強立言教而本迹彰矣常無欲
至以觀其徼夫機械之心藏於胸中即純
白不粹神德不全存身者不和此有欲也
若欲害之心忘於中即虎尾可履而況於
人乎此無欲也有欲者任耳目以視聽勞
心慮以爲理視聽愈迷爲理愈亂可謂見
邊徼矣無欲者神合於虛氣合於無無所
不達無所不通與天地同功乃合乎大道
可謂觀其妙矣觀者外以目周覽內以神
照微目覽則辯乎有無神照則契乎冥寂

矣人生而靜天之性者樂記篇之語也言
性本清靜無欲無營爲物所感因境生欲
感於外而動於內得不愼其所感哉故聖
人制法以檢其邪制禮以檢其亂制刑以
檢其過制樂以檢其淫以道制欲所以教
民之崇德務善也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夫
一氣分而萬化生形兆立而萬有作三者
之變各而兩之有出於無斯之謂矣道顯
而名立名立而欲生此乃有道可言有名
可謂有欲之機興於此矣是迹從本而生○
○也者攝迹者棄欲忘名復歸妙本於道忘
道於名忘名是謂還本矣徇情者逐欲忘
本以至淪滑能返乎物初可與言乎至道
矣同謂之玄有欲無欲之人同受氣於天
地稟中和滋液則賢聖而無爲稟濁亂之
氣則昏愚而多欲苟能洗心易慮澄欲含
虛則攝迹歸本之人也人皆修鍊俗變淳
和則返樸之風可臻太古矣玄之又玄衆
妙之門夫攝迹忘名已得其妙於妙恐滯
故復忘之是本迹俱忘又忘此忘脗合乎

道有欲既遣無欲亦忘不滯有無不執中道是以都忘之者爾衆妙門者天門也天門者萬法所生之總名也無有也言萬物出乎無有入乎無有聚散隱顯故有出入之名爾徒有其名實無其門故謂之無爲之門則無門也無門無旁四達之皇皇是歸於妙道矣正觀者因修之漸證道之階也前所謂目見者爲觀覧之觀也神照者觀行之觀也道亦以三乘之法階級化人從初發心至於極道捨凡證聖故有一十四等觀行之門小乘初開有三觀法第一假法觀謂對待也第二實法觀謂心照也第三遍空觀入無爲也中乘法門觀行有四第一無常觀第二入常觀第三入非無常觀第四入非常觀大乘門中觀行亦四第一妙有觀第二妙無觀第三重玄觀第四非重玄觀聖行門中復有三觀第一眞空觀第二眞洞觀第三眞無觀以此觀行修鍊其心從有入無階麁極妙得妙而忘其妙乃契於無爲之門爾無爲有爲可道常道體用雙舉其理甚明今於體用門中分爲五別第一以無爲體以有爲用可道爲體道本無也可名爲用名涉有也第二以有爲體以無爲用室車器以有爲體以無爲用用其無也第三以無爲體以無爲用自然爲體因緣爲用此皆無也第四以有爲體以有爲用天地爲體萬物爲用此皆有也第五非有非無爲體非有非無爲用道爲體德爲用也又於本迹門中分爲二別以無爲本以有爲迹無名有名也以有爲本以無爲迹互相明也萬物自有而終歸於無也夫以玄源澄寂妙本杳冥非言象可求非有無可質固亦討論理絶擬議道窮而設教引凡示悟階級然在於實心感契漸頓隨機不可滯教執文拘於學相洗心浴德之士勤乎勉哉

道君曰道可道至非常名無始曰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又曰道不當名可道可名如事物焉如四時焉當可而應代廢代興非眞常也常道常名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伏羲氏得之以襲氣母西王母得而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無名至萬物之母道常無名天地亦待是後生莊子所謂生天生地是也未有天地孰得而名之故無名天地之始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故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至以觀其徼莊子曰建之以常無有不立一物玆謂常無不廢一物玆謂常有常無在理其上不徼天下之至精也故觀其妙常有在世其下不昧天下之至變也故觀其徼有無二境微妙寓焉大智並觀乃無不可恍惚之中有象與物小智自私蔽於一曲棄有著空徇末忘本道術於是爲天下裂此兩者至同謂之玄道本無相孰爲徼妙物我同根是謂一氣故同謂之玄世之惑者捨妄求眞去眞益遠殊不知有物者特名之異耳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素問曰玄生神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小而妙之謂玄玄者天之色也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至玄之又玄所謂色色

者也玄妙之理萬物具有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處人之所以靈百世之所以昌皆妙也而皆出於玄故曰衆妙之門孔子之作易至說卦然後言妙而老子以此首篇聖人之言相爲終始

王介甫曰道可道非常道常者莊子謂無古無今無終無始也道本不可道若其可道則是其迹也有其迹則非吾之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道本無名道有可名則非吾之常名蓋名生於義故有名也無名至萬物之母無所以名天地之始有所以名其終故曰萬物之母○全義無者形之上者也自太初至於太始自太始至於太極太始生天地此名天地之始有形之下者也有天地然後生萬物此名萬物之母母者生之謂也○雜說無名者太始也故爲天地之父有名者太極也故爲萬物之母天地萬物之合萬物天地之離於父言天地則萬物可知矣於母言萬物則天地亦可知矣常無欲至觀其徼道之本出於無故常無所以自觀其妙道之用常歸於有故常有得以自觀其徼○字說王育曰天屈西北爲无蓋制字或以上下言之或以東西南北言之或以左右言之或以先後言之王育之言無是也蓋乾位西北萬物於是乎資始方其有始也則無而已矣引而伸之然後爲有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兩者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蓋不能常無也無以觀其妙不能常有也無以觀其徼能觀其妙又觀其徼則知夫有無者同出之玄矣○全義道一也而爲說有二所謂二者何也有無是也無則道之本而所謂妙者也有則道之末所謂徼者也故道之本出於沖虛杳眇之際而其末也散於形名度數之間是二者其爲道一也而世之蔽者常以爲異何也蓋沖虛杳眇者常存於無而言形名度數者常存乎有有無不能以並存此所以蔽而不能自全也夫無者名天地之始而有者名萬物之母此爲名則異而未嘗不相爲用也蓋有無者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故非有則無以見無而無無則無以出有有無之變更出迭入而未離乎道此則聖人之所謂神者矣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之謂也蓋昔之聖人常以其無思無爲以觀其妙常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以觀其徼妙並得而無所偏取也則非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哉然則聖人之道亦可見矣觀其妙所以窮神觀其徼所以知化窮神知化則天地之道有復加乎此兩者至同謂之玄兩者有無之道而同出於道也言有無之體用皆出於道世之學者常以無爲精有爲粗不知二者皆出於道故云同謂之玄此兩者同出而異名者同出乎神而異者有無名異也聖人能體是以神明其德故存乎無則足以見其妙存乎有則足以知其徼而卒離乎有無之名也其上有以知天地之本下焉足以應萬物之治者凡以此○字說幺而覆入之者玄也故玄

從幺從入兩者同謂之玄兩者謂有無也玄又爲黑而有赤色北方黒爲陰玄爲陽故易曰坤於地爲黑又曰天玄而地黄舜曰玄德此聖人之在下者玄德言乎其幽也

蘇頴濵曰道可道非常道莫非道也而可道者不可常惟不可道而後可常耳今夫仁義禮智此道之可道者也然而仁不可以爲義而禮不可以爲智可道之不可常如此惟不可道然後在仁爲仁在義爲義在禮爲禮在智爲智彼皆不常而道常不變不可道之能常如此名可名非常名道不可道而況可得而名之乎凡名皆其可道者也名既立則圓方曲直之不同不可常矣無名天地之始至觀其徼自其無名形而爲天地天地位而名始立矣自其有名播而爲萬物萬物育而名不可勝載矣故無名者道之體而有名者道之用也聖人體道以爲天下用入於衆有而常無將以觀其妙也體其至無而常有將以觀其徼也若夫行於其徼而不知其妙則粗而不神矣留於其妙而不知其徼則精而不通矣此兩者至同謂之玄以形而言有無則信兩矣安知無運而爲有有復而爲無未嘗不一哉其名雖異其本則一知本之一也則玄矣凡遠而無所至極者其色必玄故老子常以玄寄極也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言玄則至矣然猶有玄之心在焉玄之又玄則盡矣不可以有加矣衆妙之所從出也

○呂吉甫曰道可道非常道凡天下之道其可道者莫非道也而有時乎殆則非常道也凡天下之名其可名者莫非名也萬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爲道而至乎常則心凝形釋物我皆忘夫孰知道之可道而名之可名哉則常道者固不可道也故曰道乃久沒身不殆常名者固不可名也故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不殆不去是之謂常道無名至萬物之母常無名則無名者道也而天地之所自而始故曰無名天地之始太初有無無有無名有無則一亦不可得以有無名則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也既謂之一則雖未有形且已有名夫名爲一而名之者爲二二與一爲三萬物紛紛自此生矣故曰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至觀其徼知常曰明明則無所不見也故唯常爲可以觀方其無欲也則滌除玄覽而無疵於以觀其妙故曰常無欲可名於小矣方其有欲也則萬物並作而芸芸於以觀其徼故曰萬物皆往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矣此兩者至同謂之玄惟小所以見其妙惟大所以見其徼此兩者其出則同故其名異而已其名異也其實未嘗異則有欲之與無欲求其所出皆不可得不可得則其所出也故同謂之玄玄之爲色黒與赤同乎一也天之色玄陰與陽同乎一也同乎一固妙矣然妙乎一矣未妙乎多也妙乎我矣未妙乎物也玄之至之門玄之又玄則同者亦不可得同者不可得則一之與多我

之與物莫不皆妙也萬物之所以妙出於此而已

陸農師曰道可道至非常名常名以無方爲體常道以無體爲用無方者無乎不在無體者無乎不爲有所可道則非所謂無方有所可名則非所謂無體無名至萬物之母太初有無無有無名無名者太始也太始者天地之父故曰無名天地之始天地者萬物之母故曰有名萬物之母言母則知始之爲父言始則知母之爲主故上言天地之始下言萬物之母常無欲至觀其徼妙道本也徼道末也聖人之於妙也觀之以常無聖人之於徼也觀之以常有妙在中麤在徼言妙則知徼之爲麤言徼則知妙之爲中故上言欲以觀其妙下言欲以觀其徼此兩者至之玄無者對有之無而常無者非無之無而不爲有對也有者對無之有而常有者非有之有而不爲無對也不爲無對者非有也不爲有對者非無也故常無者眞無是也而非無常有者妙有是已而非有故兩者同出而同謂之玄也玄之至之門玄者妙之體妙者玄之用其道至玄人爲衆妙之門戶而出入於其間莊子曰開天之天不開人之天開天之天自然也開人之天使然也玄之又玄莊子所謂精乎精衆妙之門莊子所謂神乎神

王元澤曰道可道非常道道者萬物之所道在體爲體在用爲用無名無迹而無乎不在者是也故聖人之言常在其一曲雖在一曲而異乎諸子百家者不失理而當於時而已可道之道適時而爲時徙不留道亦應變蓋造化密移未嘗暫止息之所是令已非矣而曲士攬英華爲道根指蘧廬爲聖宅老氏方將袪其蔽而問以至理故以此首篇明乎此則方令之言猶非常也名可名非常名名生於實實有形數形數既具衰敗隨之其可常乎唯體此不常乃眞常也無名至之母受命於無而成形於有故曰天地之始萬物之母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此言與易之序同據覆載之間方生之物故以天地爲先物與天地本無先後推而極之有無同體始母之言亦荃蹄也且天地雖大而受命成形未離有無而此獨言萬物之母然則老氏之言姑盡性而已常無欲至觀其徼易之陰陽老之有無以至佛之色空其實一致說有漸次耳世之言無者舍有以求無則是有外更有安得爲無故方其有時實未嘗有此乃眞無也有無之體常一而有有以觀者但見其徼欲觀其妙當知本無而本無之無未嘗離有也既曰常無又曰常有者以名有無之不相代無即眞有有即眞無耳言徼則知妙之爲與言妙則知徼之爲粗此法言之體同謂之玄有無本一未有二名自學者言之則有不如無之精既得其道則兩皆至理初無彼此也衆妙之門道有二物自形而下則陽尊而陰卑自形而上則陰先而陽後故道之至處曰妙曰玄妙德也玄色也言色則至矣而蓋有非

色所及故曰又玄萬物皆有妙處皆出於此故曰衆妙之門道一也而爲說有二所謂二者何也則有無是也無則道之本而所謂妙者也有則道之末而所謂徼者也故道之本出乎沖虛杳渺之際而其末也散於形名度數之間是二者其爲道一也而世之蔽者常以爲異何也蓋沖虛杳渺者常存乎無而言形名度數者常存乎有有無不能並存此其所以蔽而不得其全也夫無名者天地之始而有名者萬物之母此爲名則異而未嘗不相爲用也蓋有無者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故非有則無以見無而無無則無以出有有無之變更出迭入而未嘗離乎道此則聖人之所謂神者矣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之謂也蓋昔之聖人常以其無思無爲以觀乎妙常以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以觀其徼徼妙並得而無所偏取也則非神其孰能與於此哉然則聖人之道亦可見矣觀乎妙所以窮神而觀乎徼所以知化窮神知化則天地之道豈有以復加乎雖然觀乎妙者惟以窮神而已而非所以爲神也若夫神則未嘗離乎此二者而此二者亦不足以爲名也故曰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者同出乎神而異者有無之名異也聖人者能體是以神明其德故存乎無則足以見妙而存乎有則足以知徼而卒離乎有無之名也其下則有以知天地之本而下焉則有以應萬物之治者凡以此嗚呼老子之言可謂協於易矣然而卒不與孔孟並者何也蓋聖人之於道未嘗欲有所言也凡所以言者皆出於應天下之變而爲中才之不知者言耳以其道雖有無並載而及其言也務詳於有而略於無蓋詩書禮樂春秋之文皆所以明有而及其所謂無則獨易嘗言之而已矣然其說也又必寓之爻象彖繫吉凶悔吝之間而使世之學者自上觀之則見其詳乎事物而得其所以有自下而觀之則見其外乎器用而得其所以無所以賢者觀之愈有以自信而愚者窺之亦不至乎疑而得也蓋其心嘗慮曰彼道妙者非中才之所能及彼能及之者又將不言而自諭苟爲不度其如此而惟妙之欲言也則是使學者坐而惑之老子者知有無之相爲因而以爲無有者本也故其言詳於無而略於有夫無者無言可也而可以詳言乎彼老子者既以異乎孔孟矣而王弼又失孔子之旨蓋其說以無名也天地之始夫神者天地之至難名者也而天下既名之以神矣然物豈有無名者乎又以爲常有欲也以觀其徼夫欲者性之害者也易曰懲忿窒慾而老子亦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苟爲有欲矣則將沉溺轉徙喪我以逐物而莫知所守矣又何徼之能觀乎此之不察而曰吾知天地之全古人之大體也吁可笑哉

劉仲平曰道可道至之母太極之所待者道也天地之所待者萬物也萬物之所待者天地也夫有所待者非所謂道乃道之

積也至無而無名者道也離無而無名者太極也入有而有名者天地也太極㝠乎神而名不可得而識者也乃道之妙也天地著乎象而名可以載者也乃道之徼也二者皆出乎言也常無欲者之所觀見乎妙而已矣常有欲者之所觀見乎徼而已矣惟無欲者之所觀可以通於玄也或曰非此之謂也謂無者所以名天地之始而有者名萬物之母也謂常無者欲以觀其妙而常有者欲以觀其徼也曰非也讀之者誤也謂有者可以名萬物之母而謂無○者豈可名天地之始乎謂常有者可以觀其徼而謂常無者豈特觀其妙而已乎夫有始則有終而不可命之無常無則至無而不可命之有意知此則其知玄矣常無欲以至之門常無常有言有無相用不可偏而不舉也常無者欲以觀其道之妙常有者欲以觀其道之徼妙言本徼言末末與本俱能觀之然後見其道矣常名以無方爲體常道以無體爲用無方者無乎不在無體者無乎不爲無乎不爲有所可道則非所謂無方有所可名則非所謂無體故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太初有無無有無名無有無名者太始也太始者天地之父故曰無名天地之始天地者萬物之母故曰有名萬物之母言母則知始之爲父言始則知母之爲生故上言天地之始而下言萬物之母然天下之理有道有常道有名有常名所謂太初有無者無而已矣所謂無有無名者名而已矣蓋○有無則有名之名矣故無名者天地之始而已而其上又有祖也妙者道之本徼者道之末聖人之妙也觀之以常無聖人之徼也觀之以常有故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妙在中粗在徼言妙則知徼之爲粗言徼則知妙之爲中故上言欲以觀其妙下言欲以觀其徼蓋夫無者對有之無而常無者非無之無而不爲有對也有者對無之有而常有者非有之有而不爲無對也不爲無對者非有也不爲有對者非無也故常有者與無是已而非無常有者妙有是已而非有故此兩者同出而同歸之玄也莊子曰建之以常無有言之以太一蓋周讀爲常無常有常無也欲以觀其妙常有也欲以觀其徼爲其欲以觀其妙也故建以常無爲其欲以觀其徼也故建以常有若夫徼妙俱忘而無欲觀之則所謂建之以常無有者㝠之而已矣夫是之謂又玄而非特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玄者妙之體妙者玄之用○

妙者同出乎非玄也

劉巨濟曰道可道非常道道接於言則其爲道也可而已非常道也常道無可所謂常無欲是也道無不可所謂常有欲是也世道交喪而老子治一救之則其適物爲可不主故常以通天下之變而已名可名非常名强名之曰大則此名者大是也大名也道字也常名無可無可則無名可名無不可無不可則有名名字之玄其在茲乎無名至之母此特言名而不言道也以

名及字故見無名亦可也天地之始廓然寘同則所謂名字者果安在乎既有名字則適物為可物因可生而無有不可至於有可此道所以為萬物之母也常無欲王觀其徼常無欲即前常道也常有欲即前可道也於常無可則謂之常無欲於常無不可則謂之常有欲蓋下文言常無名而不言常無欲言我無欲而不言欲無欲有欲莫非常也以常無欲以觀妙則天地之始是也以常有欲以觀徼則萬物之母是也所謂觀者心有眼焉非持目力而已此兩者至謂之玄無欲有欲兩者異名而其實同出於道蓋無可與常皆道故也玄者晦寘深渺道之色也黃帝曰在天為玄在人為道道視之不見而有色者王觀其妙觀其徼而言故也既曰同謂之玄玄則可道常道迭相待而已玄之又玄眾妙之門又玄形色非色莫得而觀焉玄之玄與又玄之玄非色亦迭相待而已非以前玄為累而遺之也眾妙者謂萬物之妙也萬物皆有妙而皆出於道則道妙萬物也於此不言徼者以妙及徼亦非以前徼為累而遺之者也

劉驥曰道可道王之門道言其體名言其用可道可名猶百家衆技也各有所長時有所用不該不徧非真常也言道常名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者是矣孰知道之可道名之可名哉經以謂大道無形生育天地方其未有天地孰得而名之故無名天地之始經所謂大道無名長養萬物及其既有萬物則有形之可名故有名萬物之母無名者道之妙則無為無形故常無欲以觀其妙有名者道之徼則有情有信故常有欲以觀其徼學者當自有以入無由徼以至妙原始要終未嘗不同故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者天之色所謂遠而無所至極者也玄之又玄則神之又神深之又深入無窮之門遊無極之野與虛無同其功萬物之妙皆由此出故曰衆妙之門乃萬物之所係一化之所待也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知之淺矣不知深矣知之外矣不知內矣故次之以天下皆知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一

道德眞經集義卷之二

賜紫大師常德路玄妙觀提點觀事劉惟永編集
前朝奉大夫太府寺簿兼樞密院編修丁易東校正

道可道章

趙實菴曰初顯常二〇一絕相顯眞〇道可道非常道道可道形而下者之謂也非常道形而上者之謂也形而下者道散於形名度數之間形而上者道隱於空虛寂寥之地蓋即物以求道道固不可得以其不可得形器非道也離物以觀道道亦無

○所有以其無所有神妙無方也心爲道之體道與心無殊性者心之生心與性不異心之與性無狀之狀道之與心無物而物心也性也道也謂之一而分三有也無也同也裂於三而會一一即云數道豈數乎一妙而神道豈離數妙則無矣道者豈得而言哉用即顯明物物無非於道矣所以形而下者雖可道即非常之道存焉形而上者雖非常之道而可道之道著矣若夫形乎眞僞眞爲常道而僞爲可道託以虛實道爲實性而物爲虛妄且以事理形容庶幾有得雖云常也變實在焉所以言常者常即性之地心即道之用合而言之總謂之常常之體取其不變以其不變故謂之常眞常之中流出萬有又常者大也由是觀之常豈不大乎常者聖人之照用也言常不必言道言道不必言常所謂常者道也道者常也必欲言道而不言常非常豈能定一必欲言常而不言道非道豈能顯通常則常存常存者不變通則通物通

○物者無窮本一體而非二用即一體而具變常且若天豈不常乎陽九之極天有時而變地豈不常乎百六之極地有時而發日豈不常乎日有時而虧月豈不常乎月有時而蝕乾之上九則無首鵬至六月乃云息則知麗乎形者隨乎數者必有窮惟常則無形無形則無數無數則不生不生則不滅自天地至於萬物皆形數者也豈同吾之眞常乎故曰可道者非吾之常道常豈不變也不變謂之常可乎變豈不常也不常謂之變可乎物之生也常與之俱生物之化也常與之俱化生生而不生常固無迹也化化而不化常固自若也自生自化無眞常而生化者其能爾乎常生常化本眞常而生化不停者也行流散徙不主故常消息盈虛不常故主即萬形而不見在一性以常存窮則變變則通大人之適時者以此可則因否則革聖人之知化者以此用之爲天下者號曰神器行之以利萬物者乃曰明權思之以至元極者謂

○之微妙運之以因陰陽者故曰神機至於堯用之而仁舜用之而孝禹用之而決江河湯用之而躋聖敬雖然用之不同其實一也惟有道之君子不與聖人同憂者爲能體常〇二絕名顯實〇名可名非常名以名可命者必有形也道既無形烏得而名焉經所謂非常名可名者非吾之常名則常亦有名也常惟不生生即是物是物皆可名也常惟不用用即爲事是事皆可名也而欲究其生物之本用事之祖了不

可見列子曰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且道有合散性有交辨以無合無無有入無間神飛電掣豈可迹哉此不可名也故合則同體此之合者合於太虛也散則成始以無出有不生者能生生精含氣育豈可昧邪此之散者散於萬物而成形此可名也生陽於子子美見於東南斯道之出而交物也生陰於午午美盡於西北此道之復而辨物也交物其顯乎顯則萬物之名自著矣辨物其隱乎隱則一眞之元○莫覩矣以無可覩者爲常名可名者且不得而同也以所覩者爲可名則常名者亦不得而遯矣出寘入寘至道其神乎且孰名也哉孰不名也哉○次分有無二○一太虛肇一○無名天地之始以道在至無玄眇之地湛若常存不與一物爲累凡有相者皆非吾之常道次言非常名以名者在乎形質分量之間隨其美惡未有一物而無名凡可名者皆非吾之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前言非常名則是常者未離乎名也今言無名以無字破常字也無名天地之始無名者即常道也常道者即無名也夫何一理而兩言之謂道不可言之者終莫能至道本無名名之者終不及質當以非常之常言之固兩言也常道常名即言其妙無名有名即言其用無名者生天地有名者子萬物凡以顯其用也原夫至道之體湛如太虛一物不生無名可得至靜之極靜極生動所以一氣肇生爲物之始謂之觸而非觸謂之感○而非感本乎虛化神神生氣生生之理於是乎恢張道生一一爲始萬象之靈於是乎均賦有非有也是有一而未形無非無也即太始之形始如月魄之在艮類消流之發源漸始乾坤誰尸造化此乃不爲而爲者也今也以無爲妙萬法歸休以有爲非凡夫自味道隱則無用而致用致用者一氣爲先法生則用法而不窮元始無極一雖隳數通乎數則長生始則有形鍊其形而不死夫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則五行之生數九木三火七金五水十土則五行之始初若得其初則知金木之承元合其成則曉水火之生死木隨子復申宮而始住其胞乾天屬金東方而稱其用事故六爻皆九與木得以同原寄體金方實一家之妙用至于金來乘襲居寅位以氤氤七炁之天處三陽而受孕至于火從兌出亥位得三水土艮與巽方朕兆乃見寅申巳亥女台曰始而不凝氣形質全由此修生而不斷故義殊洪範生數有克而有○合理出仙經一則循元而不終故云始也出自無名○二太極生三○有名萬物之母夫始者造端也未見其生也生者母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此有名也經以無名者始之有名者生之是無出而爲有矣爾雅曰肇祖元胎始也坤卦以地道妻道臣道母道也乾始之坤生之是故配夫婦然後有男女有男女則母之名始彰矣故先言始而後言母凡有四說焉一以陰陽言二以天地言三以父

母言四以有無言夫陰陽者氣也氣也者分陰陽也一氣初肇本無陰陽太極既生一氣自析輕清者上升而爲天重濁者下降而爲地又開天經云天氣已足餘氣爲地夫言足者乃見陰陽有定數數足而後分以混元之時雖有陰陽纏鍊未極混而未分則列子所謂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是也又曰元始以玄元始三氣上生三十六天下生三十六地上下合德以爲陰陽又曰清者濁之源見乎清靜經○陰者陽之澤見乎生神章由是觀之陰陽本乎一氣而自分爲二故曰合而分天地之始生也本無父母生於太虛空洞之中結於混沌一氣之內狀如雞子內黃外白其未分也天地孕於靈源及其分也上下判爲天地三合成德積九爲陽九陽既升餘氣爲地故天有九天地有九地大羅三十六天金火土宫三合之數成也中羅三十六天合三十二天四始之數生也枚苦經曰天上三十六地下三十六是天之生地

之成合天地之數總七十二以爲節候成始而成終也天地者道之垂象道無所寓寓於天地天地無所寓寓於乾坤故以天爲父地爲母天地以一氣合而生萬物爲父爲母始之者則歸之乾生之者則歸於坤始之生之其道一也豈天之形爲男地之形爲女邪凡得意忘象得象忘言苟未得意象豈盡之是故以一氣而論天地猶坎一之分精神此合而分也由是觀之道爲天地之母天地爲萬物之母乃可知也○此分而合乾爲天爲父坤爲地爲母自天至地八萬四千里自地至天亦然也以卦象論之自復之泰爲三陰三陽乾下坤上爲天地交泰之時也易曰男女合精萬物化生是也泰者中和也於是中有沖氣爲窈冥恍惚會至眞於其中是萬物含生之意也然天地以八萬四千里准之以陰中陽半爲春分陽中陰半爲秋分亦男女交合之象也雖天之遠地地之遠天非以氣而交和奚有父母之名生生之理也故未

分則謂之混沌既分則辨爲陰陽異姓則合爲男女婚媾則合爲夫妻易曰有男女然後有夫婦也故取母以言生夫有而空者物之反無而神者具之原即無名者具空之原也即有名者妙以應物之用也然則眞無者豈待有而欲顯其妙乎一氣自析三才自分萬物自植孰主張是孰綱維是是謂自然若論使然有自而然無自不然豈免天運地成陰交陽接不有母也寧顯其生不有生也孰認爲母經曰道生之○道即萬物之母也入而無出而有若有機緘而不能自已有無二致非道而誰立母之名出虛爲實立始之目出實皆虛一有一無道之妙用無元之一當識太虛返還之功必自於母天地之數離五坎十五五爲母散而生萬物者謂之妙有如六戊加坎六巳加離生生之理於是可見○三辯體二○一靜照常體○常無欲以觀其妙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指常道常名爲盡妙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使人

絶視聽於名言之外此非有心者可得惟無心者可了乃謂之常道者是也次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言道有妙用前四句言妙後二句顯用蓋言妙而不言用道無所顯言用不言妙事或障理且萬物受命於無而成形於有理之必然而聖人覩之存乎見見夫道無色相莫絶名言究心必徹於無心詣趣必窮於實趣旣虛無之是道何有物之相因不絶見聞掌歸清淨夫清淨者性之本也色相者名之因○

○也性本湛然非名非相離性而相爲妄爲虛所以名從體相而生相自念心而起眞僞兩立道本難原故作經者必王於虛無窮理者當觀於色相緣虛見實從幻妄以知歸有自無生精想塵而成就物無自性所以言虛道乃無名以其非色此莊子所謂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二即常致用○常有欲以觀其徼道本不生生無非道道降在物物無非眞反乎物來歸之道未嘗主此道之眞常脫然無累奈何虛玄泛景一氣自生混沌凝眞三才具體著象於天則六氣之回薄成形於地則五行之生成陰陽總其大數八卦定乎四時惟則有常變化不已一生一滅在物理之固然不死不生因陰陽而致妙通乎此道必爲至人未達生原徒歸幻滅故常爲大本變乃通神自爾不窮造化直指休浮不知死手數者物失其神通乎數者形豈自累所以有無同妙二理俱玄正陳性命之因豈得有爲爲妄他教則無餘盡物此道見之○

○者昌觀徼則在理爲粗入妙則即理即事○

愚嘗探天機陽無陰陰無陽二者相索而始合或言龍無虎有龍見虎而二俱無形或言汞無鉛有鉛見汞同而爲鬼隱所以言無言有性命同歸一陰一陽是之謂道造其至妙然後有不測之神此道德之玄玄也故伏羲畫卦知無中之有而其象乃陳孔子繫辭達有中之無而惟神不測相因有無不二徼妙○四玄同○一權實雙顯○此兩者同出而異名經自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顯道降而爲物自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分有分無顯出顯入謂道本一致妙用玄彰使人直認本原先以有無二致標之後以同出異名一貫其義此兩者一有一無也同出者同出於道而二名也易大傳所謂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且智徹爲明悟有無之一體疑其有二執有物以非無未可立談蓋衆人之情動輒有礙礙即不通說有者不容言無說無者不容言有依此疑中○

○乃分順逆順觀者衆人也指物爲有有爲見存天高地下川融嶽固五色之粲然音聲之嘈雜名利之崇榮富貴之顯大天倫之結固萬法之鋪張舉皆實有若有人焉指此云虛謂此非實彼方膠固未以色空認妄爲眞一切衆生隨境易流因名爲順指眞空爲實幻化爲虛死生爲一富貴爲他聲色爲邪根親戚爲偶聚四大爲和合知空本不空知色本不色此逆觀者之所爲也蓋順以易如水之就下從之也去而

不返逆則難如策蹇以登山雖苦也而至之則樂此天人之界畔見覺之宗由初分之而恐其異見終合之而使彼同觀有無同出於一天出歿共爲之終始莊子曰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又豈可與之論大同哉○二事理兼融○同謂之玄前言有無同出於一體使人不得以有無而殊觀是四融至理也後蜜嚴其教故曰同謂之玄同之字從一從一口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所○以不同一口則是非同矣故大同者離人○焉離人則入乎天入乎天則同乎道同謂之玄是大同也且有無二理同謂之玄以無爲玄則妙而不可見故玄也以有爲可見豈得同謂之玄邪夫萬物於無中出有有中含無本一性也又何假以不同而同之性理自破色空爲初玄離有無爲重玄則義漸明矣悟則頭頭是道迷則見見皆殊直以死生爲一條可不可爲一貫平等性智方可造入御解曰妙而小之謂玄玄者天之色書義曰小而妙之謂玄大而敏之謂俊德藏之則妙而小顯之則大而敏故於聖人在下則稱玄於在上則稱俊妙而小之謂玄誠難言也夫道無形相孰分小大道大天大豈得云小其在物也於小奚分謂之隱以其不形謂之奧以其不測蓋聖人之心體道則妙也出而應物在理則隱在事則顯事小而反爲大者注人之耳目也道大而反居小者處心之淵微也小則右右則陰以相之藏妙而不藏用也○大則左左則君以臨之顯事而不顯理也故曰妙而小之之謂玄○五讚美○一諸法體妙○玄經自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復次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是結前二句義合有無歸於一致又曰玄之又玄初謂見覺相照悟此有無玄同一致乃深識也及又玄之義又非前理可畢經意次第言之也有無生於道道所以司有無者也而有者自有非道之有無者自無非道之無此道主之而不主者也然無亦出於道有亦出於道無體既玄有體不得不玄也蓋無出而爲象爲數象數入而爲滅爲無列子曰自生自化是也如是則有無不干於道明矣而有無皆自道出二者所以各得玄也譬如一父二子父子之姓同一豈以父之姓予長而不予少乎此顯道之玄而有無不得不同玄也及用之在人道生乎一一數也始也抱始一之義歸之太無然後見身中用事也豈直以虛言載之邪龍虎交而成聖胎聖胎靈而見○眞人眞人出而乘神光莊子曰上乘神光○與形滅亡○二妙先衆法○又玄諸法從道而生粗之與精一一皆有玄理曰體玄也體之玄未脫乎迹去體之玄離體之用造形而上斯又玄也楞嚴曰妙常寂有無二無無二亦滅此言性也前云經以次第言之次第者即分頓漸頓漸即分大小乘大小乘分列果位如海空智藏論[illegible]無之義至妙有妙無爲究竟也如性宗論內空外空內外空空空大空勝義空有爲空無

爲空畢竟空無際空散空無變異空本性空自相空共性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無性自性空理猶未極不可得空方又玄也又玄之字嘆道之深遠二邊不立中道不安言默匪窮謂之實際則步不躡虛始爲眞一則存乎有得所謂微妙者也今分頓漸二門三乘階次以證玄之又玄義今夫混元之前無名無象混元既判有象與名自無名已前直悟其理則謂之頓若從有名之後攝有歸無則謂之漸蓋頓則不立○

○一法漸則始於修爲修爲之門自言教得所謂日益益而能損至於又損乃證又玄者也在性如是在命亦然衛生之經初自於養生次至於長生終至於飛仙頓漸之理各有攸趣重玄之義非中小乘本際言太上道君曰非空不空亦不空空非法非非法非物非非物非人非非人非因非非因非果非非果非始非非始非終非非終非末非非末而爲一切諸法根本無造無作名曰自然自然而然不可使然不可不然又曰所言玄者四方無著乃盡玄義由是行者於空於有無所滯著名之爲玄又遣此玄都無所得故名重玄衆妙之門今立頓教名爲又玄其義煥矣又以大乘及無上乘言之玉清之教爲大乘泯迹三清爲無上乘且如太清九品上仙是入玄者也九品上眞至玄者也九品上聖又玄者也三清俱泯無量玄玄也此皆以性明之以道會之經之大意存乎此矣故當部謂之圓教性命該攝夫德入而爲道性融而○

○爲命此之命者盡性至命與長生之命又不同也夫養生之命非特盡性而已必有深根固蔕者存焉又依長生宗分玄之又玄列爲二門玄者萬物之理具有也出器入覺用中顧妙妙中通神此皆謂之玄也玄常隱矣以隱爲祕祕而不傳故華堂內禁之書而測之在入也能測之者是謂見機易曰探賾索隱鉤深致遠然物之隱玄未若人身之隱玄人身之玄即天機也老君曰人身微妙凡世難言謂一切人貴遠賤近不知身中之玄而徒欲窮物於外夫身中之玄聖人察陰陽之微而法象乾坤爲九丹之訣長生之宗謂道要玄微天機深遠非至至者不能言焉此法出於三皇而傳及黃帝厥後繼聖頗多而遺文則略獨魏伯陽作參同契正取周易爻象繫辭配合乾坤六子運動天地玄機發其閫奧辭曰夫修金液太丹先尋天地混元之根究陰陽造化之本明水火克復爲夫妻認金水之情相生爲子母故有男兼女體則○

○鉛內產砂女混男形則砂中產汞日者陽也日中有烏陰含陽也月者陰也月中有兔陽含陰也故有陰陽反復之道水火相需之理造化之道明矣既知其位復知其根乃天地混元之根也既取其根又取其象乃陰陽匹配之象也既得其象復詢動靜動靜既明須知其數既知其數乃依刻漏刻漏既分須明進退進退既明乃分龍虎則南北之界分焉金水之形合焉則大丹可修復有法象內外水火有燥濕焉有

鼎室焉有胞胎焉有進退焉有爻象焉有水火之候焉有抽添之則焉有諸卦模樣焉有離合之形焉如上所舉一一皆隱玄妙於其中也須以智窮仍須師授若謂玄關祕密置而勿言則長生之宗又安在也向謂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言始與母不言終者以意逆志是謂得之至於畢法定三成之理載金誥玉書之文傳道述五仙之宗辨九還七返之要此摟括玄玄者也至如小成之人爲初玄中成爲至○玄大成爲玄玄此見乎修身養命服氣鍊○丹終以超脫飛昇昇玄究竟皆有漸也如彼其性自妄空以至於眞空如此其命自修生以至于登眞玄之又玄其義如此夫能無也未能無無也則未可爲衆妙之門能養氣也未能鍊神也未可爲又玄之理性存於空命存於實方顯妙門豈自妙也曰衆而已○六統象德也○衆妙之門字說以三人爲衆此非三而止也自天地至於萬物自有情以至於無情咸所統焉故爲衆妙之門也蓋至於玄是爲盡性盡性則一而已矣又玄則是爲至命至命則入乎不死不生然則道者無門無旁四達之皇皇今以門而言之則道者果有所乎是不然也以門言者不在乎所以道言之性有返動以其返動則以出入而言凡出入而言未見成性也至於成性則無可成者孰出孰入如此然後能會萬有於至虛之地妙一性爲不測之神易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故出生入死陰符所謂天生天殺○道之理也出機入機艮象所謂時止即止○時行即行也有出而不懼者則體道也有入而不欣者通玄也又有出入而不知所以爲出入者盡妙也則知門者通萬物生殺之理顯衆甫歸焉之宗且萬物受命於無是自無而出有也受命於道者皆妙也故曰衆妙妙如何哉猶之水也犯者必濡凡有道而生者皆有妙也次以謂我從衆妙門而出得乎一也一在我矣我將負此妙而返入歸根復命體乎又玄亦能妙衆者也猶之火也自我而明向物皆明自我而化萬物皆化始也道之妙我也終焉我亦妙物也一至于此道果妙我乎我果妙物乎終進乎不知也

部若愚道可道至衆妙之門大道者至虛至靜無形無名不可以視聽求不可以思議知不可以語言及此無始無終常存不改之道自虛無始化一氣因有一氣之跡是故可道既云可道則非常存之道既有氣之名可名則非常存之名未現一氣已○前無形無名之時此即天地之始此不可○言之道緣有一氣之名爲生萬物之母此可言之道乃知我身從一而有人能以一爲法悟入而見大道夫大道者人之眞心也一氣者心生之欲也夫眞心本來虛靜元無生滅因眞心動而爲有其名曰欲念也智也幾也識也緣心起欲故隨欲受生既生之後受納好惡攀緣不息著五色殢五音恃強梁居寵辱迷妄爲心因執妄心蓋覆一心不明一氣之道若人捨妄去欲

便是一心此心持之則爲正得之則爲雲爲萬物之母乃生死之根緣其存欲盖覆其心所以有生有死人能無欲無欲則虚静乃同無名之始便能出離死生故老子云常無欲以觀其天地之始此乃出離生死之妙又云常有欲以觀其一氣之道故爲徼邊也戔之意不可將心求心爲有欲不可將心滅心爲無欲此有無兩者同攝爲一緣出言爲教而分有無之異名有無混同謂之玄釋氏謂之不二法門又謂之

○中道玄之門以中爲法設喻如筌然法從心起既起於心繫着在中則非虚静老子恐中道法縛不能捨筌故將又玄以釋之學人但不着有無亦不居玄之中道實際理地不受一塵則心虚静乃是無爲故不須推照以無所得故始是無欲所以纖塵不立故名清静都無作用故名無爲無修無證故名自然都無一物故名虚静自在無礙故名逍遥一味平常故名恬淡是故心無欲則離諸分别離分别故無煩惱心無欲則無事無我無我則無爭故無咎心無欲則離諸善惡離善惡故不拘因果心無欲則不著萬物故無生無生故無死夫心常無欲者乃衆妙之門

王志然道可道至衆妙之門道不可言言而非也道不可名名而非也謂之曰道可得無言乎可道之道非常道之自然可名之名非常名之自出常道常名如環之無端如四時之行焉未始有極未始有始而乍起乍滅代廢代興非吾所謂眞常者也

○常無欲以觀其妙者道之體常有欲以觀其徼者道之用而體用每寓之於恍惚有無精粗微妙之間固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以至視聽迎隨皆不可得云何得之有學而知之者未有不學而知之者也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揚子曰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孟子曰自得之自得之則左右逢其原爲學至於左右逢原之後則何所往而不將而所謂得之者得此者也於戲道之妙足以盡萬物之性道之徼足以窮萬物之理理性玄同而所謂有無者槩可並觀而雙泯之或謂有有無有無無有無者何也此言有無相代之如此無即眞有有即眞無有無相因未始有異經曰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者玄之爲色幽而眇赤而黑陰陽混蓁同乎一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而陰與陽有與無同乎一也同乎一矣未妙乎一也妙乎一矣未妙乎多也妙乎多矣未妙乎我與物

○也故曰神也者妙萬物以爲言者是也玄之又玄則一之與多我之與物莫不皆妙者也此其所謂衆妙之門故老子以此首篇重玄之義至至之理深矣遠矣不可以有加矣學者所宜盡心者焉

程泰之道可道至非常名無彼此今昔之間以莫不然則其能常者也能乎此不能乎彼昔嘗如是今不如是則不得謂之常矣道之未爲德也混然茫然函萬有而一之其中所蘊能剛能柔能實能虚能短能

長隨所感以出有萬不同之應而非因所應以附麗於一事一物也則亦何所感而不能何所施而不遂也故無彼此今昔之異也知道者得其以而明言之故遂指其無或不然者而命以爲常也及夫道出而爲德德著而爲名曰仁曰義曰禮曰智固皆道之所寓而迹傳於事事立之名於是有所麗而有所局矣此之德既不可以通諸他德而此之名又不可命爲他名也故凡道之可道者已不得謂之常道則名之○可名者自應不得謂爲常名也無名天地○之始天地也者總司造化開闔作復在域中既極其大矣而老氏又即天地之上別立一目而名之曰無且曰此之無者可以名爲天地之始也諸如此類皆儒流疑以爲虛誕無實者也然而易之兩儀即天地也而生兩儀者實爲太極太極也者非天非地而能該天地以立於總於是時也無儀可放無數可數故老氏易其名而命以爲無也凡老之謂無約其等級則與太極

正相應也極之言至也太極者能極天地之所不至者也無之立名則以未兆爲義也未有天地故也名雖異而理正同也其徒亦知後世必疑乎此矣故列子自作之問而自爲之答其言曰有形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然則謂無之能始天地也雖列子亦知夫人之必疑矣而自釋其以則曰天地未生之前其於無中有象凡四也太易太初太始太素是其序也是皆氣形質具而未離者第可目爲渾淪而已也又○動又變而後輕清者乃始爲天重濁者乃始爲地則夫太極也者正其居虛而包清濁以自立於無爲無匹之地夫非渾淪而無者耶則老氏立名爲無而先乎天地者正應易理也有名萬物之母後章曰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當其無也則直空然窅然而已而凡有由之以生則謂無之能始天地者尚其可明也及其既入於有則與物何異而反能生物也曰此蓋無之已動而未成其爲物者也揆其分際正渾

淪者欲動而未及於出者也方欲名以爲無則既異於無矣方欲謂之爲物則又未著形質也故參研其衷而名以爲有也至號物之盈而名爲萬物者則皆形象已凝體質已具者也天地日月雨露山川草木人禽器物皆其明有形質不止僅可名有而已也老氏之形容此有則凡三易其名而實同一理也借數言之則爲一一者謂其可以生萬而未至爲萬也做形而言則爲象對器而言則爲樸曰象曰樸又皆可○以爲形爲器而其形器未及凝結者也是故上之已不爲無而下之未至爲物則此之謂有者無古今彼此之間而常爲物生之祖也故後章又曰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也莊子物初之論蓋亦由此而立矣老子亦自知此理之難遽解也又嘗由總及散而槩申之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名之曰大夫混成也者渾淪不分之謂也即有無兩

者方同而未出之初也先天地生則天地固嘗於此受始矣獨立周行而槩爲天下之母則信乎無物而不爲其子也此三者極天下之事事物物所從生起皆總是也凡老氏之書於六經之所以言者則略之而不竟至六經之所未究者則必曲致其詳也六經言治至於道則極矣而老氏自道母天地之上更有數級則無也玄也又玄也皆其地也而分際在此三者已上則皆不可得而道亦不可得而名者也夫既

○無名可稱而欲從此地立言以啓未悟則將何所寄語也哉於是超乎可道可名者而剏立有無二目以寓其指也此其立教之總也此二者既立名義而其話言所及人人悉可循想矣言及乎無則知其所指必在天地之先也言及乎有則又知其所指必在萬物之表也故其書之縱橫曲折條目不勝其多而皆不出乎有無二義也然而有也無也六經實已言之而其與老語不同者六經未嘗單言有無也易之無思無爲無方無體之類固嘗言無矣而思爲方體僅相綴屬未嘗捐棄所附而單立一無也老氏之剏此模也正從造化未有形者之時言之則并與夫思爲方體者皆未著兆朕也此其意指殆將自居於無而處六經於既已爲物之地也要求其歸則誠高矣遠矣疑世無其事而寓其言矣然其分際甚明前後具有義例悉可稽覆而儒流語脉亦相灌注非如世之訓釋其書者不分道器取甚淺之理駕而入之高妙

○其實茫忽無見也則其尊而抗之乃所以汨而亂之也且彼何不淺而驗之以事也張良之恬澹曹參之清靜文帝之元默是老教之不行乎周而肇效乎漢者也其於用老則萬世之稱首矣然此一君二臣者豈其於世事而嘗少少去心也哉特不肯以人欲自累故其貴無之力雖未盡道亦足以集虛鎮擾而不入於名事也矣至於西晉之世遺棄禮樂刑政專爲無有而紀綱法度蕩然不存晉室因以大亂故讀老者必知夫無爲之中有無不爲者在焉而後可以知漢晉之治同所出而異所效也若夫妄言無行之徒以道流自名而依並虛無以文荒誕僞爲飛昇禍福之説則皆老語之所無也推原其所始則神仙之説起於戰國禱祠報應盛於兩漢而八十一章未始有此也世之學老者其嘗以八十一章本語爲是乎抑以末世增飾誕語爲是也凡君若臣其嘗以張良曹參文帝爲準乎抑以西晉之放蕩與夫末流之怪傳

○爲可準也此其當鑒當戒昭著而易見者也常無欲至觀其徼無之能生有而不自爲有者乃能常其無也有之能生物而不自爲物者乃能常其有也何者未著形體中無間斷故可常也若夫因造化而得形質出大道而爲德仁義禮則皆物也此之爲物常凝不散則可名以有散之則無矣故自有已爲物之後則凡其嘗著形體者則皆不能自主其有也萬物之並作而芸芸也其歸根而枯死者可立待也此其已

有才既不可留則復命而靜者一旦土膏春溢凡其芸芸而出亦不能自遏而藏處於無也凡道學之失得與夫輻轂戶牖之具否皆一理也則合世間之有無皆不足以循求大道之表裏也若夫常無也者道之蘊而未出者也常有也者道之已動而向乎出者也是皆物物而不物於物故能總生化而不入於生化也以其居總而體該故大道之本末可以即是而求也其曰妙者居造化之奧而萬有之所自出也是

○常無所總之地也其曰徼者邊際也如邊境處中國之四隅也蓋無之已出爲有而有又將出而爲物者也故不得爲奧而遂常爲際也二義立而道之表裏有稽矣得常無而即之則可以究萬有所出而見其裏得常有而即之則又可以窮萬物之所生而見其表故老子所以貫夫常無常有者道之表裏於此乎可想也莊子曰覩有者昔之君子覩無者天地之友即是理也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即器也器即道也特所形有上下而非判然二物也此之妙徼即易之上下矣其舍上下而名妙徼者正欲自成一家而其指歸未嘗少有不同也天下之物安有下無載承而能空立其上者耶亦安有有裏而無其表者也此道器有無之相須而明白易曉者也故借之以喻使人知其談妙之中未嘗遺徼也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常有於常無爲徼而常無於常有爲妙當其已出也則有之與無固可分矣而其未出

○則混合無間也故曰此兩者同也同即一也一即未爲一三可以生萬而未至爲萬者也易暨五經論孟皆嘗言一而未嘗言其何以爲一也老氏之師弟子則於此特詳矣曰混成曰渾淪曰渾沌皆言其未分爲二也從其未出而命之以同從其無與匹對而命之以獨自其無或不然者而命以爲常則皆主其總而明其以也及其無已出有而未至爲物則又立爲名稱以明示人曰一曰樸曰象又皆取其函萬爲一者隨所寓而名之故也故老氏言道於此特爲詳委是以枝葉雖甚戾儒而儒者不能不資其妙也故夫知道者尚能即異以資其同而淺於道者至謂孔者不爲一家則是過其門而不知其中有堂有室者也同謂之玄五色以黑爲玄天之色以無所致極爲玄太玄指罔之直冬物皆歸根復命而不見畦畛者名之以玄則玄云者窈然深遠之謂也列子之謂易無形埒正訓此也同謂之玄則有與無合渾淪未相判

○別是可謂窈然深遠也矣若其朕兆微見則無者眞隱於無有者實形於有分際既萌不得復謂之玄矣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萬有之寘於無則既極矣今也進而上之更有玄焉無進而玄則益深矣而玄之上更有又玄焉其理何也曰列莊固嘗有所發明矣其在列子則曰有太易者有太初者有太始者有太素者皆氣形質之所資始也凡四降其序而始及夫輕清之天重濁之地則循其序而觀之有之進也爲無

無之又進也為玄玄之又進而加玄也其次第可想也莊子曰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是老氏之常無常有也又曰有未始有夫有無也者是老氏之玄也又曰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是玄之又玄者也皆心見其理而世無其名出意想而強言之也老之言曰寂寥窈冥則實形容夫玄及又玄之狀者也而莊子益復廣之以為昏默溟涬也夫惟常無既可以總會萬有之妙則玄之又玄固其當為衆妙之所出也後章之衆甫也莊子之百昌也衆美也又皆倣此之妙而與之為明也論自有書契以來聖智仁義之機發於易而孚乎五三六經之治自始及今天下賴以為命如五穀布帛得之則生不得則死決無可以易而他之之理老氏則設一教必欲絕棄聖智仁義而復諸結繩之始世之以六經為業者相與協合排擯至指其書以為異教然而五千言者常與六經並行終不可廢是獨何也六經明禮法故其所書皆器也而於道則略老氏窮道未故常遺器不言二者詳略雖異而器實載道道實生器不可折而二之也世之求道者必皆自下學以求上達而上達六經不肯究言也老氏則嘗鑿底蘊而暢達之矣故凡學道而微有所見其在六經無語可為質驗則皆並老語以攄發其理故其立教若甚相悖而道常並行蓋有以也嗚呼此理微矣難猝以一語會而通之也大昌今取古今日用最淺而最切者明之則人人可解矣農者天下大本而其業至麤也六經之教則與之言耕耘收斂之候耒耜錢鎛之具其可謂形而下者矣然而四時之化於此器乎託體爲百穀之種於此器乎成實焉則雖天地元氣其妙入於不可名者亦皆託此以著其用豈容以其具在器而云道不在是也若夫老氏之於道也窮極要妙則有之矣東作西成之政老氏固已絕口不道矣及其著諸書也雖萬物作復芸芸歸根者不勝其變也種穫養伐悉有其具而老氏曾無一語以及也至於談微闡妙則天地生化之樞道德蘊藏之始尚猶指以為淺直欲究天地之何以得為天地玄無之何以能為玄無乃為稱愜其意則此一教似不與六經相麗矣然大昌嘗由其言以探其所不言由其不肯明言以求其所不容不言則德仁義禮未嘗不存賦稅兵刑雞犬舟車未嘗不具則其言雖嘗貴無而未嘗遺有也此之首章極於玄之又玄則又超衆妙而司其出矣而有之觀徼也亟與妙且無者對出而偶立則是有也器也何嘗相二也聖智仁義亦何嘗可棄也用此而讀老語則至無之中實常該有造妙之初必由踐迹不可誣也

黃茂材曰道可道至非常名常之為言長也久也道與天地相終始其為長久豈人所能言哉若使可得而道可得而名則是世人之見何足以為常經曰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道惟有一而已何以與名對老子之意欲詳以長久之道示人者耶無名

至萬物之母天地之始其果無乎若其果無孰從而始無名非名無非無也不可得而名故爾及其既有其果有乎示強爲之名爾經曰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又曰有物混成皆強名也母者謂其能生物也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故先天地後及萬物其言次序如是常無欲至同謂之玄經言不欲寡欲可欲多矣今若曰無欲有欲則與經之言相符然無欲謂之常可也有欲謂之常可乎曰自有物以來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皆因爲欲生復生生寧有盡時故有欲亦謂之常人知無之出於道而不知有之亦出於道夫豈知有無同出於玄者哉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南伯子葵謂女偊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之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夫道愈微而愈有愈窮而不可盡女偊聞而至疑始玄之又玄可見於此所以爲衆妙之門也歟

染五　三十

道德眞經集義卷之二

道德眞經集義卷之三

染六

凝遠大師常德路玄妙觀提點觀事劉惟永編集

前朝奉大夫太府寺簿兼樞密院編脩丁易東校正

道可道章

詹秋圃曰道可道至之門道可得而名言其道此非常久自然之道名可得而定名此非常久可貴之名道不可以抑揚立論於是上言無能名者天地混沌之始有可名者萬物生育之母故常無欲而動心於內自足以觀其要妙常有欲而動情於外但足以觀其趣徼此兩者同出於道而徼顯異名故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而無不通是可以造其衆妙之門戶矣道妙難名故此章內則以有名而爲生物之母以常有欲而爲觀妙之徼以同出謂玄玄之又玄而爲造妙之門夫曰母曰徼曰門豈非由精達粗由體道而達妙用也歟

染六

張沖應曰道可道至之門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名長養萬物人不能體此自然之道而尚經術政教之道以希榮顯利

達之名所謂道者世所可得而道非長久不可磨滅之道也所謂名者世所可得而名非遠久不可形容之名也體其不可名之道則爲無名體其可名之道則爲有名無名則其道大猶天覆地載混然其初而人不知其覆載之原有名則道小猶萬物萌拆善善惡惡而各有所名其善惡之根是謂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也人生天地間以血肉爲軀心統五官運乎此體體道之際有能即我無欲而靜之中○以觀不可道不可名之妙即有人欲而動之外以觀可道可名之徼則我得其要而知夫人之所趣徼者矣此人我有無之欲同出於此心而異其名同謂之玄也我視無欲貴之爲玄人視有欲亦貴之爲玄觀人有欲之玄反觀我無欲之玄是爲進修大道之要地斯曰衆妙之門

張靈應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道本無名以炁化而得名炁出於無則無所可名天清地寧道從此始炁結爲有則有所可名枝葉種類各宗其母炁以化物物以寓道人也只是一物原其始守其母這便是入道處

白玉蟾曰道○如此而已可道非常道可說即不如此名强名曰道可名非常名謂之道已非也無○此即道已名天地之始道生一即是天地之初有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故有名萬物之母一無生萬有萬有歸一無故常無虛心無念欲以觀其妙見物知道知道見心常有守中抱一○欲以觀其徼身有生死心無生死此兩者萬有一無一無亦無無中不無同出而異名萬法歸一一心本空同謂之玄道非欲虛虛自歸一人能虛心道自歸一玄之又玄虛裏藏眞無中生有衆妙之門悟由此入用之無窮

廖粹然曰道○元始可道字之曰道非常道不是尋常所言道者名太上可名强名曰道非常名不是汎汎所稱名者無○無極名天地之始太初肇生有太極名萬物之母動靜互根常無這柱杖子時時提挈欲以觀其妙黄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暢於四肢常有只這些子多守成欲以觀其徼隳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道此兩者同一氣所生出而異名前三三後三三同謂之玄其歸一揆玄之又玄○⊙如是如是衆妙之門散一成萬聚萬歸一生生不窮之妙

陳碧虛曰道可道非常道夫道者杳然難言非神口所能辨故心困焉不能知口○辟焉不能議在人靈府之自悟爾謂之無爲自然也今標道者已是强名便屬可道既云可道有變有遷有言有說是曰教與何異糟粕嘗試舉揚不可沉默且從訓釋曰道通也言萬物得之無所不通無所不達亦曰道蹈也取道路以爲稱也說文曰所行道也一達謂之道先賢令人體而行之故曰道也至于仁義禮智信五常皆道之用也用則謂之可道可道既彰即非常道常道者自然而然隨感應變擬物不窮者

也不可以言傳不可以智索但體寘造化含光藏暉無爲而無不爲默通其極其嚴君平曰可道之道道德彰而非自然也又曰令之持者晝不操燭者爲日明也夫日明者不道之道常道也操燭可道之道彰也夫著於竹帛鏤於金石可傳於人者可道之道也若乃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者常道之道也五千文之藴發揮自此數言實謂淵之又淵神之又神也名可名非常名夫道者體也名者用也用因體生名自道出既標其名即可稱用稱用既立故曰可名可名既著即非常名常名者謂其應用無方支離其德也嚴君平曰可名之名功名顯而非素眞也夫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國君卿大夫視之猶衆庶此眞守常名者也故道常無名此之謂也無名天地之始無名者指其道而言之也夫萬化未作無其强名但妙本之始既降渾淪之朴將離則易之

太極生兩儀也嚴君平曰無名無朕與神合體天下恃之莫知所以變於虛無爲天地始此體道者也有名萬物之母有名者指天地而言之也天施地化茂養萬物亭之毒之如母養子故曰有名萬物之母也夫大道杳冥豈繫於有名無名哉且聖人約用立教以明本迹之同異爾凡日新之道皆曰無名是故始萬物者爲無名成萬物者爲有名也嚴君平曰有名者之爲化也尊道德貴神明師太和則天地故爲萬物母此用道者也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欲者逐境生心也妙者要也又微之極也徼者邊隅也大道邊有小路曰徼又歸也夫虛無之道寂然不動則曰無欲感孕萬物則曰有欲無欲觀妙守虛無也有欲觀徼謂存思也常謂眞常即大道也無欲有欲即道之應用也夫道本無物物感道生且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夫上士知微知彰觀其未然已盡其妙故曰常無欲以觀其妙中士因循

任物見其群材乃得其用故有萬不同眞理難測但覘其邊徼耳又解曰夫人常體大道之微守清靜之要復性命之極不爲外物所誘則志意虛惔可以觀道之要妙造微之至極嚴君平曰心如金石形如枯木默默隅隅志如駒犢者謂無欲之人復其性命之本也且有欲之人貪逐境物亡其坦夷之道但見邊小之徼迷而不反喪失眞元先賢或以謂無欲者體道內觀化及群品無所思存忘其本迹也謂有欲者從本起用施于可道立教應物成濟衆務見物所終了知歸趣斯乃前以約身爲說後以化民爲言修身治國理無不備也此兩者同此者指上事也兩者謂可道可名無名有名無欲有欲也俱藴于寂然不動湛爾之源體用未彰善惡都泯故云同也出而異者出謂從本降迹可道漸分雖起自一人之心而五常之用殊别賢愚有隔還變萬端壽夭存亡其名各異故曰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淵者深妙也寘

也天也所謂天者自然也言此無名有名無欲有欲皆受氣於天禀性於自然中和濁辱形類萬狀蓋由淵之又淵神之又神所謂自然而然也若乃通悟深妙洞達宜黙者是謂有淵德者也故嚴君平曰玄之又玄此之謂歟衆妙之門謂道域也夫大道曠蕩無所制圍無門無旁四達之皇皇也約身而論出則同衆人入則爲妙本舉教言則衆眞講妙而出群聖蘊妙而歸化導無方湛然惟一獨立不改是曰知常既有出入之由故曰門耳莊子曰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斯亦謂衆妙之門也

謝圖南曰道可道至常名何謂道經曰道法自然則道者自然而然非可以使然者也道本無名名之曰道者以其四通八闢可以共行如道路然孟子曰道若大路正謂此爾可道者猶曰可行也可名者猶曰可稱也天下何莫由斯道而百姓日用而不知則可道可名之中又有非常之妙存焉中庸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知夫婦之不肖可以與行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能此曰非常者其亦不可知不可能者歟無名至之母未有天地先有此道而道之名未立太極既分天地萬物自道而生有母之義而道之名始顯夫物之生雖有萬不同而爲母一也蓋嘗論之有形者有形形者有化者有化化者形者形矣而形形者未嘗形化者化矣而化化者未嘗化道之名乎後天即先天之未名者也古往今來形生氣化無有紀極是孰使之然哉惚兮恍兮其中有象寂兮寥兮獨立不改無爲而無不爲無在而無不在豈非所謂無名者乎豈非所謂非常者乎吾故曰形形者未嘗形化化者未嘗化故常無至之門道母萬物而人亦天地之一物也人本道以生則道在吾身矣故以有欲無欲反觀乎吾身之道老子此言修身之本也妙者在內也本也徼者在外也末也人之一身所恃以立者惟精與神經曰窈窈冥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眞其中有信方其無欲則寂然不動精神混合故可觀其妙及其有欲則感而遂通精神相離故可觀其徼精生於玄玄者天也天一生水水性潤下自乾爲首而至於坎爲腎此玄實相流通也故曰同出異名由徼入妙則玄之下者復返乎上可與入衆妙之門矣桓凱曰道妙之門實崑崙之上然則當於乾爲首者求之蓋嘗論之一陰一陽之謂道自然而然者也人禀陰陽之氣以生有欲無欲亦其自然者也精神同出本乎一天自妙而徼天者人矣譬之於水天一所生其源本同自源徂流同者始異故徼者其流也妙者其源也玄之又玄則沿流以遡源而與吾之天者一矣昔黃帝西遊歸而失其玄珠使明目人離婁求之不得使罔象求而得之知黃帝之玄珠則知老氏之玄玄矣

林鬳齋曰道可道至之門此章居一書之

首一書之大旨皆具於此其意蓋以爲道本不容言纔涉有言皆是第二義常者不變不易之謂也可道可名則有變有易不可道不可名則無變無易有仁義禮智之名則仁者不可以爲義禮者不可以爲智有春夏秋冬之名則春者不可以爲夏秋者不可以爲冬是則非常道非常名矣天地之始太極未分之時也其在人心則寂然不動之地太極未分則安有春夏秋冬之名寂然不動則安有仁義禮智之名故

○曰無名天地之始其謂之天地者非專言天地也所以爲此心之喻也既有陰陽之名則千變萬化皆由此而出既有仁義之名則千條萬端皆自此而始故曰有名萬物之母母者言自此而生也常無常有兩句此老子教人究竟處處人世之間件件是有誰知此有自無而始若以爲無則又有所謂莽莽蕩蕩招殃禍之事故學道者常於無時就無上究竟則見其所以生有者之妙常於有時就有上究竟則見其自無而來之徼徼即禮記所謂竅於山川之竅也言所自出也此兩欲字有深意欲者要也要知此究竟也有與無雖爲兩者雖有異名其實同出能常無常有以觀之則皆謂之玄玄者造化之妙也以此而觀則老子之學何嘗專尚虛無若專主於無則不可兩者同出矣不曰同謂之玄矣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此即莊子所謂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但贊言其妙而已初無別義若曰一

○層上又有一層則非其本旨衆妙即易所謂妙萬物者也門言其所自出也此章人多只就天地上說不知老子之意正要就心上理會如此兼看方得此書之全意

范應元曰道可道非常道道者自然之理萬物之所由也可道者謂可言也常者久也道一而已有體用焉未有不得其體而知其用者也先體立然後用有以行老氏說經先明其體常者言其體也可道者言其用也體用一源非有二道也今夫仁義禮智可言者也皆道之用也人徒知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而不知其體之一則是道也分裂四出末流不勝其弊也惟先知其體之一則日用常行隨事著見無有不當皆自然之理也如是則久而無弊矣故凡道之可以言者非常久自然之道也夫常久自然之道有而無形無而有精其大無外故大無不包其小無內故細無不入無不通求之於吾心之

○初則得之矣人物莫不由此而生聖賢莫不體此而立然此道雖周行乎事物之際相傳乎典籍之中而其妙處事物莫能雜言辯莫能及故人鮮造詣於是老子應運垂教不得已而發明之豈容離乎言哉故首曰道可道非常道意欲使人知常久自然之道不在言辭當反求諸已而自得之於吾心之初也名可名非常名名者猶人之有名也凡名之可以名字者皆其可道者非常久自然之道也且如萬物生來未

常有名亦只是昔人與之名以分别之爾萬物有形固可以道可以名惟常久自然之道爲萬物之母而無形故不可道不可名也無名天地之始天地之先元有此道渾淪未判孰得而名有名萬物之母渾淪既判天地人物從此而生聖人見是萬物之母而無形故强字之曰道强爲之名曰大因其無名强爲之名俾一切人假此有名探其無名以復其初也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無絶句觀去聲諦視也妙微妙也○

○常久自然之道自古固存然而無形無聲微妙難窮故謂之常無則欲要使人以觀其微妙也惟人也由此道而生爲萬物之最靈誠能回光反視於吾身之中悟一眞體雖至虚而物無不備則道之微妙可得而觀矣如是乃知一理包乎萬殊凡物凡事不可違自然之理也常有欲以觀其徼常有絶句觀平聲徼循也境也歸也大道自然化生萬物在天則成日月星漢等之象在地則成山川草木等之形在人則成身體髮膚等之質故謂之常有則欲要使人以觀其境也惟人也中天地而立爲三才之一果能仰觀俯察於兩儀之内悟萬物形雖不同而理無不在則道之境致可得而觀矣夫如是乃知萬殊歸於一理凡物凡事固當循自然之理也此兩者王謂之玄兩者常無與常有也玄者深遠而不可分别之義蓋非無不能顯有非有不能顯無無與有同出而異名也以道爲無則萬化由之而出以道爲有則無形無聲常○

○常不變故曰常無常有也無有之上俱著一常字乃指其本則無有不二深遠難窮故同謂之玄也竊嘗謂有無固不足以論道然自其微妙而言不可不謂之常無自其著見而言不可謂之常有分而言之妙是微徼是顯合而言之無與有同出而異名妙徼皆一道也此老氏所以兼有無貫顯微合同異而爲言也人能如是觀之則妙與徼相通物與我渾融表裏洞然本無留礙亦無差别也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常久自然之道亦不可以名言今既强字之曰道矣且自其微妙而謂之常無又自其著見而謂之常有復自其本之有無不二深遠難窮而同謂之玄是皆不免乎言焉玄之又玄則猶云深之又深遠之又遠非無非有非異非同不知所以然而然終不可得而名言分别之也然萬化由斯而出各各具妙故曰衆妙之門老氏憫夫世人逐末忘本寖失眞源不得已而應機垂訓又恐人溺於言辭弗能内觀故復示人以深意必使反求諸己欲其自得之而入衆○

○妙之門以復其初又能體是而行以輔萬物之自然而同歸于一也唯人爲萬物之最靈誠能反觀則是道也湛然常存夫何遠之有此章直指此心之初自然之理使不惑於有無同異得意忘言昇玄及妙乃入道之門立德之基實一經之總也宜深味之

徐君約曰道可道至之門首四句言道不可以言語道說不可以名字題號但古之

知道者欲因言語以示人則不得不立爲名字非其本來固有也故次四句承上而言曰無者所以名天地之始曰有者所以名萬物之母始者謂未有天地之先專言形而上之道道不可謂之無然無聲臭無形狀借此而强名之耳夫既名之曰道矣又曰無名可乎萬物之母謂既有天地之後兼言形而下之器道非至此而後有但既麗於器則有實迹有定位對無而爲言耳若指此爲有名何者爲無名乎以名字○絕句義理不通又次四句則言體道之人反求諸已先以故字發之常無欲則純是道理生而靜者也於此而觀其妙妙者微妙而不可見然謂之觀則必有昭然而不昧人所不知而已獨知者常有欲則是人心感物而動者也人自稟生賦形而後耳目口鼻四肢之欲皆有所當然而不能無於此而觀其徼徼者循也亦謂邊境盡處循其心之所欲而極其所至之境有以觀之而不至於淪陷也是道與器不相離人所以異於物處在天地間則謂之無謂之有在人之身則謂之無欲謂之有欲若併以無有字絕句却亦未當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其名雖異其出則同也玄者深遠之義而又結之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者若曰是道也沖漠無朕至深至遠而動静陰陽之機萬事萬物之變所從出也老子言道先於此章亦莫要於此章但吾聖賢語道曰無聲無臭無體而不直謂之無耳若以下章有物混成者推之彼豈○直以道爲無哉言無言有意不相害知道者默而識之然後知無極而太極之言至爲精當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也

薛庸齋曰道可道非常道寂然不動常道也感而遂通可道也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常道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可道也常道體也可道用也自誠而明體之於用也自明而誠用之於體也文玄先生曰讀老子不知體用難與入矣名可名非常名無名之名常名也有名之名可名也無名至萬物之母道本無名先天地故云始道既有名有名生萬物故云母常無欲至觀其徼無名有名言其道無欲有欲言乎人無欲觀其妙靜而觀其體也有欲觀其徼動而觀其用也不知體用則徼妙皆一偏也此兩者至同謂之玄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若使異同一致徼妙兩忘可以謂之玄矣玄也者道之本理之極也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玄固難知知則猶有所待故以又玄損去之若○夫玄而不玄物我融然大同萬化皆由此而出矣

休休庵曰道可道至非常名虛明湛寂無相無名空而有靈是謂真空有而無相是謂妙有真空妙有靈妙無窮大達者尊而稱之曰道道本無言因言顯道可以說也非尋常之道妙道也大道也妙也者大包無外細入無內無爲而普應無私無始而靈妙無竭無相而現一切相無名而立一切名大也者无極无上至尊至貴爲一氣

之母是三才之祖名可名者虛明無相故無名也一氣動而清濁判二儀位而陰陽顯三才立焉萬物生焉可得而名矣非常名者妙道也大道也三才之大本也何謂大本靈妙氣清者剛在上成象曰天靈妙氣濁者柔居下成形曰地得靈明至真中和之氣其剛柔者人也虛明靈妙在人曰心爲一身之主爲萬法之王亦曰性即命也天命之謂性者久也無名至之母無相而極虛明有靈而無聲色一氣於其中發

○現是謂天地之元始三才由是而立三生萬物故有名萬物之母世界成矣萬物雖殊承恩一也大道無爲至德顯矣道體也德用也用無體不生體無用不妙無爲而有妙用者道也常無至之門老子以自利之旨普利世人曰常捨諸緣一念不生絕無所欲以觀其妙自妙至玄廓達大道儒以大道曰大本指其要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中字是寄宣此道也不可以字義倫如標月指也向一念未萌時著眼乃可

悟達釋以大道曰實相曰真如曰如來地曰無生法心指其要曰不思善不思惡回光自看忽然悟明三教之旨見道一也常有欲以觀其徼者舉念之際機將發時見聞覺知中動靜施爲處返觀靈變亦可悟達所謂常無欲是無念從理入常有欲是有念從事入有念無念同出於心而名異矣同謂之玄真心無相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玄之又玄者極虛明而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絕思議無譬喻真空妙有陰陽

○妙此發現三才自此而立萬物自此而生三綱五常法度刑政治世語言工巧伎藝資生之業種種德行出世經書力量神通光明壽量智慧辯才玄機妙用清淨世界濁惡世界總由是而出現故曰衆妙之門

褚伯秀曰道可道至之門道本至無不容稱道所可道者御世之迹道本至寂無以命之所可名者强爲之辭人非生知理藉言教因迹明心從權顯實使之進道復常而階乎玄妙也夫道寓於物混成無間此

常道也常道散爲物辯物制名非常道也常道如日昱乎晝光出自然而無限量可道如燭炳乎夜光出人爲而有盡也可名常名其義亦然世以不變曰常不知能變亦其常無有常而不變無有變而不常究極而言之謂大常無名即常道常名不涉形氣虛極神生是爲天地始有名即可道可名兆萌理具氣見象陳是爲萬物母天地始即道萬物母即天地也人能反觀身中天地之始而得其生生化化之主諸幻既

○滅真常猶存則無欲有欲皆不離道有欲謂最初一念善之始萌萬事萬理所從出也無欲則真性湛然天理沖徹一塵不立鬼神莫窺者也道之精妙舍此何觀徼猶邊際指感心之初將與物接便當反照以遏其源善念亦不欲況非善乎無欲則寂然不動有欲則感而遂通體用一源機在動靜動靜多寡凡聖分焉夫妙爲道本徼爲物初生化所資不離日用妙非絕無而曠蕩也從虛化氣有一未形者是已徼非

實有而充塞由靜而動幾微可測者是已細論此理有如空虛而忽見鳶飛水靜而忽聞魚躍頓發深省開天之天飛往躍餘見聞何有聲迹雖泯而見見聞聞者未甞泯此吾之先天太極混元祖師密傳心印也人存常心初於此觀照世念無間可入離徼而純歸乎妙則所謂欲若龜毛兎角耳徼妙同出乎道而理有精粗譬夫源泉出山潤滌濯漑善利非一清泠澄湛其本性也風日有損恃源無窮常觀二途源可復矣○玄者道之至理幽眇精微若存此見猶被法縛法尚應捨始契又玄衆妙之理悉從此出故謂之門此門無關無楗惟知道者能入焉妙雖衆而皆出於玄則衆妙一妙也一妙衆妙也造玄者知之

幷六 十九

○牛妙傳曰道可道至非常名道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虛無自然者也出於五太之先鴻濛未始惟溟涬大梵遼廓無光莫可測也當此始云太易太易者謂未有氣也漸而云太初太初者謂氣之兆生也漸而云太始太始者謂有氣而未成質也漸而云太素太素者謂有質而未成形也漸而云太極太極者謂形質已具旣極則判輕清之氣上昇爲天重濁之氣下凝爲地中和之氣爲人緒餘土苴散而爲萬物其神功妙用廣大恢洪莫可紀極太上說經無言而言故强爲之名曰道也夫道者雖有情而有性然無思而無爲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然其用也大得之而成大小得之而成小以言乎遐則周流秋毫而有餘焉以言乎遠則彌綸太虛而不足焉爲聲之聲爲響之響爲形之形爲影之影方者得而靜圓者得而動無適而不通無可無不可故云可道也非者無也常者定也蓋道之爲用應化多端無有常定在天爲天在地爲地在四序爲四序在五行爲五行太空不可言其無品彙不可稱爲有方而不規圓而不矩來者莫見往焉莫追乾以之高坤以之卑雲以之行雨以之施千變萬化無適而不有也老君曰道非在我萬物皆有之昔東郭子問於莊子曰道惡乎在莊子曰無往而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曰在螻蟻曰何其下耶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耶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耶曰在屎溺蓋道之爲用無乎不在初無常定故云非常道也

幷六 二十

名者道也或曰道本無形何名之有然以此而言之則固有是說也以愚之所見豈得無名乎○蓋太上說經以明夫道著書立言以啓迪後人不假其名將何以言之蓋名不正則言不順是以名之耳清靜經云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名長養萬物吾不知其名强名曰道此庸之所以云名者道也蓋本此耳可名者亦道也蓋道之用覆天載地高不可際深不可測植之則塞乎天地橫之而彌於四海卷之而不盈一握舒之而幎於六合約而能張幽而能明柔而能剛弱而能强大包無外細入毫芒可

久可大隨圓隨方萬物以之各得其宜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此大道之用也蓋道之爲物無往而不在無適而不可以道名之不亦可乎故云可名者亦道也非常名者亦道也蓋道之在天地間萬於事物無有定名在四序則名春夏秋冬在四大則名火風地水於五行則名金木水火土在五常則名仁義禮智信在天文則名日月星辰在地理則名山川河海在日則名爲晝夜晦明在人則名爲視聽言動在萬物○則名榮枯消長在一氣則名動靜剛柔名有不可勝數多皆道之發施初無定名故曰非常名也○無名天地之始無者道之體也蓋道之爲體出於太空之先隱乎空洞之中無光無象無色無名無形無緒無音無聲玄黃未朕太朴未渾但寂兮寥兮惟恍惟惚耳所以經稱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既云不可見聞於視聽顧非無而何耶老君曰道象無形端恍惚亡若存譬如種木未生時不見枝葉根此皆無之爲說也始者

亦道也當其太易太始之時天地未根日月未光幽幽冥冥無祖無宗三色混沌乍存乍亡迨至運推數極三氣開光氣清高澄積陽成天氣結凝濆積滯成地九氣列正日月星宿陰陽五行人民品物並受生成此庸之所以謂天地之始乃道也本此說耳有名萬物之母有者道之用也蓋道之爲用從不有中有夫不有者無也無則必有有者太極是也太極判而然後有天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悉自無而方有自無而有也非道而何耶故云有者道之用也○母者道也何以言之易繫曰盈天地之間者萬物且如根荄而植柯葉而茂芽而萌穗而實翼而飛足而走鱗而躍喙而鳴且喙息而食且醫千態萬狀皆自道而生夫誰稱生我者父母令既云萬物之母非道而何内觀經云有以無爲母無以虛爲母虛以道爲母道者萬物之母也是非之

謂歟常無欲以觀其妙常無者道之體也蓋大道之體故常於無當其混沌太無之時在上則無高天無日月無星辰無雲霞無霧露無雷霆無風雨無霜雪不過杳杳而冥冥在下則無厚地無山川無河海無溪谷無草木無獸無禽無人無邦國不過默默而昏昏乃大道之體故云常無也妙者道之體也前所謂常無之說是也常無者謂其寂然不動也然其寂然不動之體淵微莫測蘊奥難見此其所以云常無耳○然夫此理人皆有之但於妄念頓除之頃默然靜坐之時心若太虛一毫無翳當此之際道即我矣我即道也豈不妙歟○欲觀者謂探索其蘊奥也常有欲以觀其徼常有者道之用也謂混茫分判天地裁形三光碁布於上穹五緯經躔於分度陰陽升降寒暑往來雨露霜濡風雷號令五行生尅四序推遷至如九州八紘五湖四海國王侯伯鄉社人民草木山川群類萬物常盈於天地之間皆道氣周流不息方能常

有故云常有者道之用也徼者道之用也前所謂常有之説是也然則何謂常有哉如天長地久四時行百物生未嘗有一息愆期故云常有也且人身者號小天地也頭圓象天足方象地目號日月髮爲星辰四時五行陰陽升降卉木叢林萬物皆備人能觀夫道之體道之用而行之則此身即道也道即此身矣此兩者至之玄兩者謂徼妙二字本同一箇道字上流出故立異名以彰其體用故云同謂之玄也然道之爲體雖杳冥無形然有體則必有用也○如無極者乃其體也太極乃其用也體者靜也用者動也何以言之濂溪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動極復靜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合而言之乃道也故曰同謂之玄也玄之至之門此太上讚道之辭也玄者謂道之爲物微妙難思心困焉不能知口闢焉莫能辯蹻西江之水不足以書其善窮宇宙之口不足以稱其玄難議難思至玄至妙一言以蔽故云玄之又玄也衆妙者萬物也門者理也理者道也且夫天地之間凡一物各有一理凡一理各有一門門者出入之戶也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世稱八萬四千門門各有其理獨此一門萬理兼該無物不備稱衆妙之門也

楊智仁曰道可道至之門道者本無名字始先天而不爲始終後天而不爲終可道則非也常道者日用常行皆道也飲食衣○服卧具醫藥皆道也名者天地未始無名可稱古云喚作一物即不中若可名即非謂道也名者曰天地曰日月曰陰陽曰萬物曰人曰鬼皆謂之常名也無名天地之始者乃無極也無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故謂之無極謂之始也有者太極也形象備見是太極判而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也天無欲而四炁朗清人無欲而湛然常寂此乃返觀之妙也人若有欲者於應機接物之間無忘回光返照此兩者同出而異名者也乃日用發生動靜之間玄妙備於斯矣莊子曰夫道者有情有性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厚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君治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三

道德眞經集義卷之四　添七

凝遠大師常德路玄妙觀提點觀事劉惟永編集
前朝奉大夫太府寺丞兼樞密院編修丁易東校正

道可道章

喻清中曰道可道至之門道者太極之全體萬理之總名鴻濛肇判鼇極旣奠强而名之曰道其所謂道未甞不可道也而道之精微道之玄妙則非常人之所能道天地亦道中之一物有一物必具一名輕清而上浮者則謂之天重濁而下載者則謂

○之地照乎可覩者爲日月燦然有象者爲星辰人皆得而名之而其所以輕清所以重濁所以久照而不息其理安在常人孰得而名之夫子言性與天道以子貢之聞一知二且不可得而聞況不如子貢者乎聞且不可況得而擬議之乎嗚呼夫子聖人也子貢其常者耳程伊川嘗指食卓問邵康節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何處康節爲之極論其理以至六合之外伊川嘆曰平生唯見周茂叔論至此康節之子伯温記之但云極論而不言所論云何使後之學者竟莫得聞其梗槩此豈常人之所能道常人之所能名耶太極未分沖漠未朕其名未立故曰無名天地之始始者指其初而言也名旣立矣陰陽有陰陽之名萬物有萬物之名則千變萬化皆自此而出千條萬端皆自此而生故曰有名萬物之母母者生之所自出也猶坤稱母萬物資生之謂也常無常有是句讀道之爲物靜無而動有不於無處不足以

○見其妙不於有處不足以見其徼妙玄也要也又微之極也徼邊隅也大道邊有小路曰徼徼歸也欲者要如此也善學道者常於無時就無上究竟者蓋欲觀其極致之妙常於有時就有上究竟者蓋欲觀其旁出之徼有無對待同出異名皆謂之玄玄者妙之極不可以言語形容也不特謂之玄而曰玄之又玄亘古今窮天地妙有萬不同出而有出此門也入而無入此門也鬳齋林氏釋此章謂道本不容言纔涉有言皆是第二義常者不變不易之謂也可道可名則有變有易不可道不可名則無變無易其說高矣子細玩味謂可道者非常久之道則可謂可名者非常久之名則未可盡於下文有名萬物之母一句微有窒礙故也大槩道字靜而重可道常道二道字動而輕名字亦然此章居一經之首老子示人之大旨學者造道之極功皆基於此談經者宜紬繹之

胥六虛曰道可道非常道道開口觸諱了

○也如未解且聽爲蛇畫足矣原夫混混沌沌無形無名開闢以來自古固存大智不能測神口莫能言聖人默而知之不忍後世無聞强以道字爲無形無名者之寓使得有可稱而通達於後學也故曰道取其通達之義雖然此旣其文而未旣其實耳實之一字須要各人自誠自悟自證其於道也方有實用若然者可與天地並久可與日月並明否則惟事文理言論爲至猶寒者說衣綾錦飢者言飽珍羞是則美人

聽聞全無實濟其於道也豈能常存乎故
經曰道可道非常道可道旣非常道則道
之一字分曉要人自得之耳名可名非常
名夫道之一字亦是無形無名者之名也
如不造其實惟徇其名可名之名飄風然
驟雨然焉能久而不已哉無名天地之始
言天地之始始於無名者也有名萬物之
母言自有天地之名事事物物皆由斯道
而生母生也此兩則語乃聖人勉人窮理
盡性之大旨吁人生與天地一也如母之
○
理奚殊焉胡爲不究哉故常無欲至觀其
徼此二句聖人爲後世開示悟入之門俾
學者於此探索必有所造何哉常乃常道
也無欲有欲常道之動靜也觀察也妙微
妙也徼歸也晏子曰徼也者德之歸也夫
寂然閒居無思無慮常道之靜也於此可
以察見常道微妙之本體故曰常無欲以
觀其妙有感即通應事接物常道之動也
於此可以察見常道應變功用之所歸故
曰常有欲以觀其徼明其體達其用知其

歸聖人之學備矣苟不知其歸流而忘返
衆人也知體而不知其用一偏之士也未
悟其體而能飾其用者理學也體用兩明
千轉萬變道無不在者至學也此兩者同
出而異名此兩者乃指前有無妙徼也同
者同於常道也異名則兩者之名也常道
未發無有無妙徼之分是所同也發出則
有無妙徼之名列矣是所異也故曰出而
異名同謂之玄人能知是兩者未發之同
可謂學造深遠矣玄深遠也故曰同謂之
○
玄夫行遠者必有所至今所造雖遠然未
有至處則所造未至乎極玄之又玄衆妙
之門又玄則所造之至極矣至極則謂之
衆妙之門也衆妙之門五千至言無量妙
義悉由是出聖人開是門者意其後學有
進入之望過門而不入者固不在言倚門
而議者常有之也言至乎此呵呵踴躍不
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矣

李是從曰道可道至之門道存心中日用
平常隨機應變無處不在安靜無爲是眞

常之道也可以別外妄求有爲動亂其心
執著他事者非其平常之道也道本無名
從此一氣生出天地萬物有名爲萬物之
母也人心未兆無知巧拙造出萬般器物
立名是心生爲萬物之母也常無欲以觀
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者常無愛欲回光
返照以觀其本性眞妙也常有欲以觀其
求生行徑循徼也此兩者同出而異名者
無欲入於靜有欲出於動動靜機同其本
原故有異名也同謂之玄者同其本心未
○
發彰時難料也玄之又玄者常人之心難
測況聖人之心乎機懷深奥探賾不得也
衆妙之門者應變萬事從此出妙用則無
窮也

蘇敬靜曰道可道至非常名道天之道也
名道之名也天之道如可指爲世人之道
則非吾常行之道也道之名如可指爲世
人之名則非吾常用之名也天道一自然
而世人之道則有帝道王道霸道之殊道
之名一清靜而世人之名則有仁義禮智

信之異老氏道爲自然名爲清靜固與世人之所謂道所謂名不同也老氏生於衰周蓋見當時王道已衰覇道將起思以天道自然爲治見當時禮爲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若仁若義若智若信壹是紛紛思以清靜無爲爲化故有非常道非常名之言其學至漢文曹參用之能致安靜之效寧一之歌西晉不善用之而稔成清談之禍亦各隨其所用之何如耳無名至萬物之母太極渾淪天地且無名非天地之始乎雖未有天地而天地已具於太極之內故曰天地之始天地肇判萬物方有名非萬物之母乎既有天地而萬物即生於天地之間故曰萬物之母常無欲至以觀其妙太極亘古今有理無形無則爲妙矣故欲以無而觀其妙天地生萬物亘古今常有有則爲徼矣故欲以有而觀其徼徼邊徼也萬物之生當窮其四邊而觀言其生周遍也有生於無無能生有老子爲書以有無二字立言蓋見易書詩春秋皆說有吾

今說有生於無無能生有固是高矣遠矣却不知墮於虛無然以老氏之書觀之亦未盡爲虛無如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如絕巧棄利盜賊無有如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强天下如佳兵者不祥之器如以正治國以奇用兵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如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如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言皆中理蓋老氏言無而不遺於有易詩書春秋言有而或遺於無豈可槩以清靜無爲言之哉此兩者至謂之玄兩者有與無也同出於道而有無之名各異同謂之玄玄者玄妙也二者名雖不同皆極其妙無能生有無之妙也有生於無有之妙也其理玄妙同謂之玄則不可以有無論矣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泯有無而謂之玄則又不可謂之玄矣謂之玄之又玄可也無能生有有生於無天下萬善衆妙集焉皆從此而出非玄之又玄乎

吳環中曰道可道章道果有物乎吾不得而知之也道果無物乎吾亦不得而知之也然則道果何物乎蓋道之大原出於天天即道也天地間惟道爲大實在人物未生之前及其生也於是道之名生焉吁道易言乎哉周至昭王時老子著道德五千文傷周之衰人物滋僞世道險巇欲一挽回爲粹古之風故於第一章首論道樞有常道常名有無徼妙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等語其旨隱而不露其言近而弘深自漢迄今解者不止百家各出己見坡不敢妄爲異說亦不敢以經子史爲證秖就老子書中尋究庶不差誤仁義禮樂政刑兵法財貨求賢治國安民之理諸家解已詳悉大槩老子一書教人於無形無影處加存養體察之功於念頭動處乃生死之機總著念却又不是欲毋意毋我兩至其極此其所以異於吾儒之所謂道也善乎文公朱紫陽之語曰老子一書中涵仙意秖是自家占便宜清靜無爲而已斯言盡老氏

之旨矣老子之所謂道非世上尋常之道也其言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又曰迎之而不見其首隨之而不見其後此老子所謂道可道非尋常之道也老子之所謂名非世上尋常之名也故其言曰吾不知其名强爲之名又曰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此老子所謂名也可名尋常之名也故繼之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既非常道又非常名若有若無有無互用有者不滯於有無者不泥於無無不在先有不在後生而不有爲道之母故於無上觀道之妙於有上觀道之徼妙與徼有與無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者幽深之義非取乎色玄之又玄幽深而不可究詰衆妙之所由出門者有無出入之門得其門者寡矣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道爲萬物之奥無有入乎無間豈不爲衆妙之門乎老子首章首論道樞以有無二字貫常道常名爲一書之旨獨於道字上不十分說破一書間見迭出坡反覆沉潛至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喟然嘆曰一乎一乎其爲道之根柢乎是一也歛之則無散之則有莊周曰人得一萬事畢信斯言也道果生於一矣果能此道矣致虛極守靜篤知雄守雌知白守黑專氣致柔能如嬰兒出入生死入水火貫金石乘虛御風此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此下士聞之大笑也吳筠稱深於道者無如五千文豈欺我哉

柴元臯曰道無極而太極體虛用實內約外博可道非常道萬古不變一眞悠久曰常道常道無可言者也非無可言也不言之言也不言是體四時行百物生是用這生底行底便是不言之言要知此理須向靜中默會个活潑潑地底是誰方會得不言之主宰脩道以性爲體以命爲用養神則性靈養氣則命固神是默言于中而不能言于外者必假氣以發言也氣是聲言于外而亦寓言于中者必忘言以養神也此是虛處做實用口說不成故曰可道非常道若工夫成了時道出來底眞是常道名體虛難名可名非常名只喚做道已是强名纔有可名便非妙道無名天地之始混沌以前有名萬物之母用從體出母乃用名其用無窮故常無欲以觀其妙至神難名曰妙反觀乎內而無可欲者潛其神也常有欲以觀其徼循小道曰徼動觀乎外而欲有爲者施諸用也此兩者至玄之又玄同出體也異名用也體既玄妙用又玄妙衆妙之門此門乾坤闔闢處體用出入處惟無欲而靜觀者方會此門

本一庵居士曰道可道至衆妙之門道無在而無不在以爲無耶天地萬物出焉以爲有耶無方無體之可言所可見者常而已常者無始終無今古非有非無而該乎有無非闔闢往來而行乎闔闢往來者也以可道爲道以可名爲名何足以盡此常哉既曰道又曰名者道其隱而名其著也又名者所以形此道也謂之無非無其實

也無其名而已謂之有非有其實也有其名而已故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人之生也資始於父而成形於母故天地萬物亦父於無而母於有妙猶妙有之妙徼歸也列子死者德之徼張湛注謂徼者歸也是也蓋方其未有一物之先森羅萬象之理已具及萬物散殊之異未有不歸於一本者故體道者常無欲以觀其妙所以存其神而感通天下之故已會於寂然不動之中常有欲以觀其徼所以觀其復而歸根復命之常已見於芸芸並作之際是以知徼知顯反約於博執要以御物而道在我矣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故曰此兩者同出而異名玄者深遠之義同謂之玄言聖人與道爲一貫精粗兼動靜超於兩而有無不足以名之故寄之玄若曰深矣遠矣而無能名耳此大而化之之事玄之又玄則聖不可知之神矣出入往來莫適而不妙故曰衆妙之門常在釋氏爲眞常妙在釋氏爲妙有常無常有即空色色空之意同謂之玄則所謂不屬有無者也

拾遺○嚴君平曰有名非道也無名非道也有爲非道也無爲非道也無名而無所不名無爲而無所不爲○太平光師曰有對則名異絕待則玄同忘玄之玄則曰玄玄○秉文曰此章明重玄之極致非但可道非道不可道亦非道莊子語默皆不足以盡道非但道常無名有名無名亦不足以盡道無名者道之似也有無皆不足以盡道故又寄之重玄

諸子旁證○關尹子曰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即道天物怒流人事錯錯然若若乎回也戛戛乎鬭也勿勿乎似而非也而爭之而介之而哯之而嘖之而去之而要之言之如吹影思之如鏤塵聖智造迷鬼神不識惟不可爲不可致不可測不可分故曰天曰命曰神曰玄合曰道無一物非天無一物非命無一物非神無一物非玄物既如此人豈不然人皆可曰天人皆可曰神人皆可致命通玄不可彼天此非天彼神此非神彼命此非命彼玄此非玄是以善吾道者即一物中知天盡神致命造玄學之徇異名析同實得之契同實忘異名○陳抱一解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世之學者罕見關尹子書而多以百家之言及臆說解之愈不能明老子之旨關尹謂使有道不可言則道與言爲二惟不可言即道則言與道爲一學者驟觀非有道不可言多誤認爲有道可言若有道可道則當云有道非不可言不曰非有道不可言也今曰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是則翻老子之言以明老子言外之旨也此言翻之則曰非有道不可道不可道即道既翻出不可道即道則翻出道可道非道矣道可道非道即是老子道可道非常道也或者猶疑可道爲口道之道恐又翻經言以曉之曰如曰空可空非眞空使其可空即是有物空而不空之處豈謂之眞空乎知空可空非眞空則知道可道非常道矣或者

喻曰如心心如性性皆可用功以人爲而道獨不可以人爲故不可以道道也向非翻言外之言吾終世不能明老子之經旨矣世人又多被常字轉了將謂老子有非常之道然老子立此常字者政恐世人疑吾所謂道有異乎人也殊不知此乃通天下之常道爾猶强名曰道者通天下之常名爾是道也通天徹地亘古亘今無往而不在纔開口言則去道遠矣故曰二也纔指此强名之名爲可名則非名矣惟不可○

○名故假常名强名之猶曰非有名不可名不可名即名也是則不可言即道不可名即名即老子可道則非常道可名則非常名之意也然則老子大聖人也其言如天之不言之言非有大聖人如關尹子者疇能復以不言之言發明其言外之旨哉然關尹子既發明不可名言之旨矣又恐世人謂道不可名言則可以思而得之故又曰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即道與上意同噫可言可思皆人也不可言不可思皆天也然則人與天果何以異觀乎曰人皆可曰天然則人與天果可以同觀乎曰天物怒流人事錯錯然有相若而回者有相戛而闘者有相勿而似而非者或爭而日以心闘或介而不交於物或哫而呵叱之或嘖而呼喚之或去而離之或要而合之天物人事不齊如此豈可以同觀哉令欲以人之言思及之譬如吹影鏤塵徒勞心耳是道也聖智造之猶迷鬼神測之不識惟其不可爲故曰天不可致故曰命不可測○

○故曰神不可分故曰玄合是四者强名曰道老子言道繼之以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關尹子恐學者徇異名析同實而並以天命神玄四者異觀之故於此章重言即一物中可以知天盡神致命造玄物物皆然人人本具不可彼天此非天彼神此非神彼命此非命彼玄此非玄也是則或曰妙或曰徼或曰玄亦物物皆然人人本具惟得之者契其同有之實忘其異謂之名至於玄之又玄可以入道矣○莊子曰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大一以濡弱○

○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文子曰夫事生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無常之行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書者言之所生也言出於智者不知非常道也名可名非藏書者也古者被髮而無卷領以王天下其德生而不殺與而不奪天下非其空同懷其德當此之時陰陽和平萬物蕃息飛鳥之巢可俯而探也走獸可繫而從也及其衰也鳥獸蟲蛇皆爲人害故鑄鐵鍛刃以禦其難故民迫其難則

求其便因其患則操其備各以其智去其可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故先王之法度有變易者也故曰名可名非常名也五常異道而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立後世因時而變者也譬師曠之調五音也推移上下無常尺寸以度而靡不中者故通於樂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於中而知規矩鉤繩之所用者能治人故先王之別不宜即廢末世之事善者即之故聖人之制禮樂者而不制於法故曰道可

○道非常道振窮補急則名生利起害除積功成世無災害雖聖無所施其德上下和睦雖賢無所立其功故至人之治含德抱道推誠施無窮之智寢說而不言天下莫知貴其不言者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著之竹帛鏤之金石可傳於人者皆其麤也三皇五帝三王殊事而同心異路而同歸末世之學者不知道之所體一德之所總要取成事之迹跪坐而言之雖博學多聞不免於亂

石潭曰道可道非常道此一段有兩說不同有以首句道可道之道爲可得而言之道而常道爲不可言之道者有以首句道可道之道爲老子之所謂道而常道爲常人之所謂道者然首一道字以爲可得而言之道則是老子反以世之所謂道者居一篇之首而此道字乃非老子之所謂道也豈老氏以道名篇而首一字却言世所謂道乎若以首一道字爲老子之所謂道若曰吾所謂道非常人之所謂道亦似矣

○然如此則常道兩字乃指世人之所謂道若孔安國書序中所言之常道也但下章有知常曰明之語而本章又有常無欲以觀妙常有欲以觀徼之言豈以常字爲常人之常也哉兩說皆似有病今再三紬繹而思之蓋首一道字與下常道字皆是言道之體特可道之道字則指世人所謂道而言之若曰吾所謂道者非世人可以指言之道也若可指言之道則非吾所謂自然之常道矣所謂常者言其無物不有無時不然亘古亘今常存之道也世俗之所謂道者若夫子所謂小道孟子之所謂道二之道也蓋儒者之所謂道乃日用通行之道而老子之所謂道乃專指虛無自然者爲道故也名可名非常名此一段亦有兩說或以上名字爲世俗之名或以爲道之名其意之別亦與前段同今但以前段例之則此上一名字與下常名字亦如前二句皆言道之名也蓋道本不可得而名今所以名之曰道者乃强名之若其可得

○而名則其名各有對待如下章所謂美惡難易長短高下不得以爲常非吾所謂常名矣故知此二句只是解上二句便是後章强名曰道之意爾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此一段亦有兩說有以無名有名斷句者有以無與有斷句者以無與有斷句似乎高矣然下章有道常無名始制有名之說不知亦可以如此斷句乎是知古人以無名有名斷句者爲是蓋大道之體沖漠無朕而萬象森然已具以其沖漠

無朕不可得而名故曰無名雖曰無名實爲天地之始也以其萬象森然已具其理有可得而名故曰有名既曰有名則爲萬物之母矣始者言其所自出有生於無故曰始母者言其已有兆朕如胚胎之已具者也故曰母此始即如易之所謂太始母者如易之所謂成物也但易主乾坤而言此則專主道而言耳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一段亦有兩說有以有無字絕句者有以欲字絕句者以有字

無字絕句者本於莊子蓋莊子天下篇言建之以常無有者正指此段常無常有之說也然老子後章又自有常無欲三字連說者則豈容以無字斷句哉以欲字斷句則於莊子有礙以無字斷句則於後章有礙然莊子最得老子之眞者也豈後章無欲字特偶然同於此章不可爲例耶然既兩說皆有所本則不容棄一說而取一說也蓋以無字有字斷句者言道體也言無欲有欲者言人之體道也常道隱於無故於無處可以觀其妙常道顯於有故於有處可以觀其徼妙者言其不可名者也徼者言其有可名者也若欲字斷句則人常能無欲可以見其常無之妙此猶大易所謂寂然不動者也常於有欲處則可以見其常有之徼此猶大易所謂感而遂通者也於無欲而見其寂然不動之妙於有欲而見其感而遂通之徼則道之體用得矣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此即儒者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之說也兩者有

與無也道以無爲體以有爲用兩者皆出於道所謂一源也而有無異名無即微也有即顯也惟一源故無間也同謂之玄者謂之有不可謂之無亦不可以爲有耶則其體似無以爲無耶則其用似有故謂之玄玄者有無不可分之謂也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莊子曰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有名者即莊子所謂有有者也無名者即莊子所謂有無者也玄者有則不可謂之有無亦不可謂之無既不可謂之無則未始有無者也既玄矣又玄焉則莊子所謂未始有夫未始有無者也玄者不可以有無言玄之又玄則又不可以玄言焉雖玄之又玄矣然一理之中萬理寓焉衆理之妙無不由玆而出故謂之門夫以一理而出萬理此似與儒者之道同矣而與儒者之道卒不同者蓋儒者以事物爲主而道寓於器此則以虛無爲主專以道爲精而超乎事物之粗故也

道德眞經集義卷之四

凝遠大師常德路玄妙觀提點觀事劉惟永編集
前朝奉大夫太府寺簿兼樞密院編修官丁易東校正

天下皆知章

考異河上公作養身章趙實菴作眞常融攝義章

唐明皇䟽前章明妙本生化入兩觀之不同此章明樸散異名因萬殊而逐境逐境則流浪善化則歸根故首標美善妄情次示有無傾奪結以聖人之理冀速還淳之由

○杜光庭曰夫悠悠衆趣蠢蠢群生涉境起○情去道逾遠聖人憫其忘返啓此妙門前明兩觀之殊自無而入有此標六者之惑因事以相傾能知逐境之非不隨流浪之變則可以言虛心實腹之漸矣

張沖應曰道先乎身而包乎天地也人體此自然之道而行之則神存精固勿與物逐不逞其才不貪其名畏益就損因近懼遠則萬禍潛消而身得其養矣故養身所以次乎體道之章此河上公之釋也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惟弗居是以不去

考異曲有無至相隨一作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萬物作焉而不辭一無爲字一作萬物作焉而不爲始功成而弗居夫惟弗居弗一作不一無而字是以不去一作不處

河上公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自揚己美○便顯彰也斯惡已有危亡也皆知善之爲善有功名也斯不善已人所爭也故有無相生見有而爲無也難易相成見難而爲易也長短相形見短而爲長也高下相傾見高而爲下也音聲相和上唱下必和也前後相隨上行下必傾也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以道治也行不言之教以身師導之也萬物作焉各自動也而不辭不辭謝而逆止生而不有元氣生萬物而不有爲而不恃道所施爲不恃望其報也功成而弗居功成事就退避不居其位夫惟弗居夫惟功成不居其位是以不去福德常在不去其身也此言不行不可隨不言不可知矣上六句有高下長短君開一源下生百端百端之變無不動亂

○王輔嗣曰天下皆知至前後相隨美者人心之所進樂也惡者人心之所惡疾也美惡猶喜怒也善不善猶是非也喜怒同根是非同門故不可得偏廢也此六者皆陳自然不可偏舉之明數也是以至之事自○然已足爲則敗也行不言之教至爲而不恃智慧自備爲則僞也功成而弗居因物而用功自彼成故不居也夫惟至不去使功在己則功不可久也

唐明皇曰天下皆知至不善已美善者生於欲心心苟所欲雖惡而美善矣故云皆知已之所美爲美所善爲善美善無主但是忘情皆由對執有無分別難易神奇臭腐以相傾奪大聖較量深知虛妄故云惡已○䟽天下者舉大凡言凡在天覆之下

也美者心所甘美也善者身所獲行也言天下之人皆知已心所甘美者爲美已身所履行者爲善故論甘則忌辛好丹則非素共相傾奪竟起是非皆由興動於欲心所以遞成爭美惡聖人知美惡無主但是妄情妄則不常故云惡已已語助也注云神奇臭腐莊子云所美爲神奇所惡爲臭腐是也故有無相生○疏此明有無性空也夫有不自有因無而有凡俗則以無生有無不自無自有而無凡俗則以有生無故云相生而有無對法本不相生相生之○

名由妄執起亦如美惡非自性生是皆空故聖人將欲究其迷滯是以歷言六者之惑難易相成○疏此明難易法空也此以難故彼成易此以易故彼成難亦如工者易於本而難於陶甄匠易於埴而難於木故云難易相成若同其所難則無易同其所易則無難難易無實妄生名稱是法空故能了之者巧拙兩忘則難易名息亦如美惡無定故也長短相形○疏此明長短相空也以長故形短以短故形長故云長短相形亦如凫脛非短以鶴之長故續之則憂鶴脛非長因凫之短故斷之則悲見長短相形猶如美惡既無定體是皆妄生形相既空名亦空故特未定也高下相傾○疏此名高下名空也高下兩名互相傾奪故稱高必因於下又有高之者稱下必因於高又有下之者又高則所高非高又下則所下非下如彼代間凡諸名位遞爲臣妾亦復無常是皆空故故無定位音聲○

相和○疏此名和合空也五音相和成曲者誰總衆聲則能度曲如代間法皆和合成即體非眞是皆空故將欲定其美惡豈云達觀之談前後相隨○疏此明三時空也日夜相代代故以新如彼投足孰爲前後則前後之稱由相隨立名名由妄立詐識其神過去未來及以見在三時空故旋遷改亦美惡無定名也六者相違遞爲名稱亦如美惡非自性生是由妄情有此多故是以聖人至之教無爲之事無事也寄以事名故云處不言之教忘言也寄以教名故云行也○疏是以者說下明上也夫飾智詐者雖拱默非無爲也任眞素者雖終日指揮而未始不晏然矣故聖人知諸法性空自無矜執則理天下者當絕浮僞任用純德百姓化之各安其分安分則不擾豈非無爲之事乎言出於已皆因天下之心則終日言未嘗言豈非不言之教耶萬物作焉而不辭令萬物各自得其動作而不辭謝於聖人○疏作猶動作也辭○

謂辭謝也言聖人善化無事無爲百姓不知羨遊羨豫各自得其動作而不辭謝於聖人故擊壤鼓腹而忘帝力人忘聖功也生而不有至不居令物各遂其性不爲已有各得所爲而不負愼如此太平之功成矣猶當日愼一日不敢寧居○疏令物各得成全其生理聖人不以爲已有令物各得其營爲聖人不恃爲已功如此太平之功弘濟日遠猶宜愼終如始不敢寧居此聖人自忘其功也云日愼一日尚書文也

夫惟不居是以不去夫惟不敢寧居而增修其德者則忘功而功存故勿居而不去○疏彼聖人者稠直如髮慎終如始本末不衰未嘗寧居而逸豫是以日新其盛德忘功而功不去光宅而天下安故云夫惟弗居是以不去

杜光庭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至斯不善已天下之人知道者稀常俗者衆知修身者寡徇物者多皆知美善爲是而莫能爲皆知不善與惡爲非而莫能革故聖人歎之故云惡已不善已夫戴仁仗義抱道守謙忠孝君親友悌骨肉非美善之行也皆知之矣而不能爲反於此者乃不善之行也皆知之矣而不能革況於修無爲之道乎故可歎也妄者非眞實之義也因境起念隨物生情不守道循常即爲妄矣神奇臭腐者莊子知北遊篇黄帝謂知曰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爲神奇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天地一氣耳聖人貴一也此明神奇臭腐物之偏性百氏殊學九流異門遮執是非互生滅否理身理國能無爲任物一以貫之臭腐神奇自然無二矣故有無相生老君歎彼常徒迷正道妄生對執滯此幻情故明此義以袪其執執者著也執有即斥無執無則斥有執難則斥易執易則斥難執短即斥長執長即斥短執高即斥下執下即斥高執後即斥前執前即斥後有此執故皆非究竟故經云執者失之但無偏執自契中道便入玄妙正觀之門難易相成夫難因於易非易無以知其難夫易因於難非難無以彰其易循環倚伏遞爲之用審而明之於難無滯於易無執即可以語其齊物通乎中道矣工者巧技之稱也陶者和土爲器也各擅其伎則爲易更而使之則爲難也長短相形夫物之形也有短長之相夫事之興也有難易之法化之起也有有無之變俱自然也若拘常俗之見則長者不得不長短者不得不短有無難易在玆乎滯之則爲執通之則爲道惟有道者能無滯爾鳧鶴之喻亦莊子駢拇篇之辭也謂各自有正不可以此正彼而損益也此斥世人不任自然之旨也高下相傾夫高下之設名形勢位性智才業萬殊之中皆有高下則不獨拘於名位也但高忘其高下忘其下各安其分守以天常則無傾奪之事矣臣者男子之卑稱妾者女子之卑稱卑伏於人故稱臣妾○疏指名位之說蓋以廣戒群情也言尊卑之道各安其分不相傾奪則保其始終若棄卑而慕其尊名厭下而圖其高位不安素分禍敗隨之故經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可不戒哉音聲相和夫天地噫氣而衆竅作焉律呂和合而衆樂生焉聲之作也美惡隨之故有安樂怨怒哀思惉懘之別也然此別者人事强而隨之政化因而應之於達觀之士忘其善惡矣隨變責實謂之妄情美惡都忘方爲達道達道之士雖天地之大萬物之殺猶無有也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心感於物而形

於聲聲相應故成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故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是以先王慎其所以感故禮以導其志樂以和其心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禮樂刑政其極一也音聲之道與政通矣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也理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遞相凌謂之慢鄭衛者亂世之音比於慢桑間濮上者亡國之音其政散其民流夫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也知音不知樂者衆庶也唯君子能知樂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不知聲者不可以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者幾於禮矣

子夏對魏文侯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傲僻驕志四者害於德非正聲也春秋晏子對齊景公曰先王之濟五味以和五聲以平其心以成其政聲亦如味矣一曰氣須氣以動也二曰體舞象文武也三曰類風雅頌也四曰物以四方之物成器也五聲者宮商角徵羽也六律者黃鍾大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六呂者夾鍾林鍾仲呂應鍾南呂大呂也律主於陽呂主於陰也七音武王伐紂所製也自午及子製七日為七音八風八方之風也東方曰明庶東南曰清明南曰景風西南曰涼風西方曰閶闔北方曰廣莫西北曰不周東北曰融風也九歌者六府三事九功之歌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流以相成也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而後幾於道矣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夔始製樂以賜諸侯理國之道以音而知理亂故吳公子季札歷聽三代古今之樂而知其興廢也修身之士閉視返聽以聽無聲然後可與言道矣前後相隨前後之別生於變動也不變不動誰後誰先既有相隨乃分前後達觀之士泯爾都忘世間之法彰其別耳投足者舉步之謂也步之舉也執後執初明於此者乃絕前後之竟矣老君傷憫世俗流蕩不還爭起妄情忘其中道歷指六事以化愚迷耳夫中道者非陰非陽無偏名也處天地之間傲然自放所遇而安了無功名而反乎道本

雖堯桀之殊生死之變是非之別壽夭之異榮賤之隔哀樂之感動古今之遞代皆忘之也不知堯桀之殊忘美惡也不知死生之變忘有無也不知是非之別忘難易也不知壽夭之異忘長短也不知榮賤之隔忘高下也不知哀樂之感動忘音聲也不知古今之遞代忘前後也處乎無是之鄉立乎不疾之塗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以德偶而應之以道也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此了乎中道之

士忘前後之別忘變動之機矣是以聖人至之教夫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謂之聖人也略而言之凡有五種第一得道之聖太上老君諸天大聖是也第二有天下之位兼得神仙之聖伏羲黃帝顓頊少昊堯舜是也第三有天下之位而無得仙之聖殷湯文武是也皆廊清六合不言昇天矣第四博贍之聖無天下之位者周公孔子制作禮樂垂範百王而無九五之位而皆具天地合德之美也第五有獨長之聖而無博贍之名亦不具上衆美者謂伯牙師文爲鼓琴之聖子卿綏明能棊之聖鍾期延州知音之聖韓娥秦清謳歌之聖龔叔文摯智洞之聖離朱師曠視聽之聖張芝鍾繇草書之聖今經中明者指言理天下之聖也理天下之聖垂衣裳恭己南面而已矣何爲哉所謂處無爲之事也原天地之美達萬物之理順四時之行君無爲於上物自化於下可謂行不言之教也理國如此則人安其居樂其俗與道合矣萬物作焉而不辭聖人之於萬物也萬物自古而固存豈待爲之而後存哉物自得其生盲動作也爰遊爰豫太玄經之詞言上既無爲其下自遂故閒暇也擊壤者壤土也莊子馬蹄篇云赫胥氏之時民含哺而嬉鼓腹而遊也不知帝力者王充論衡曰堯之爲君蕩蕩乎人無得而名有年五十者擊壤於路鼓腹而歌曰鑿井而飲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何力於我此衆庶之忘聖功也生而至不居夫聖人處物不傷於物物遂其生物遂其生聖人不有之而恃其功任自然也處至順也夫功者王功曰勲輔成王業若周公也國功曰功保全國家若伊尹也民功曰庸施法於民若后稷也事功曰勞以勞定國若夏禹也理功曰績制法成理若咎繇也戰功曰多尅敵出奇若韓信也生成萬物者玄功也其功深遠曰玄也功成而不居所以全無爲之功也日愼一日已具疏解言聖人有及物之功不自伐自恃惟恐失其所以騐其功故曰加愼不敢寧息爾寧安也愼謹也聖人無爲其功廣大物遂其性不失其宜天清於上地寧於下四海平一泰然而寧是太平之謂也夫惟至不去夫惟者發句之語也謂上不有不居之事也夫聖人威加四海而不爲有澤被萬物而不爲惠功格天下而不爲己德冠四時而不爲主忘懷於至道合志於虛無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天下樂推而人不厭故其志不去矣王者不妄於喜怒則刑賞不濫金革不起矣不妄於求取則賦歛不厚供億不繁矣不妄於愛惡則用捨必當賢不肖別矣不妄於近侍則左右前後皆正人矣不妄於土地則兵革不出士卒不勞矣不妄於萬姓則天下安矣物得其分不恃其功無爲不恃之利信哉博矣稠直如髮詩小雅都人士篇之詞也言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如髮之本末無隆殺也

道君曰天下皆知至斯不善已道無異相

孰爲美惡性本一致孰爲善否有美也惡爲之對故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有善也不善爲之對故曰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世之所美者爲神奇所惡者爲臭腐神奇復化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則美與惡奚辨昔之所是今或非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則善與不善奚擇聖人體眞無而常有即妙用而常無美惡善否蓋將簡之而不得尚何惡與不善之能累哉故有無相生至前後相隨太易未判萬象○同體兩儀旣生物物爲對此六對者群變所交百慮所生殊塗所起世之人所以陷溺而不能出者也無動而生有有復歸無故曰有無之相生有涉險之難則知行地之易故曰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若尺寸是也高下之相傾若山澤是也聲舉而響應故曰聲音之相和形動而影從故曰前後之相隨陰陽之運四時之行萬物之理倏造而有倏化而無其難也若有爲以經世其易也若無爲以適已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天之自高地之自下鼓宮而宮動鼓角而角應春先而夏從長先而少從對待之境雖皆道所寓而去道也遠矣是以聖人至之教處無爲之事莊子所謂無爲而用天下也行不言之教易所謂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也爲則有成虧言則有當愆曾未免乎累豈聖人所以獨立乎萬物之上化萬物而物之所不能累歟萬物作焉而不辭至不去萬物並作隨感而應若鑑對形妍醜畢現若谷應聲美惡○皆赴無所辭也故曰萬物作而不辭自生自化自形自色各極其高大而遂其性孰有之哉故曰生而不有韲萬物而不爲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覆載天地彫刻衆形而不爲巧故曰爲而不恃四時之運功成者去天之道也聖人體之故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認而有之亦已惑矣故曰功成不居有居則有去古今是也在已無居物莫能遷適來時也適去順也何加損焉故曰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王介甫曰天下皆知至不善已夫美者惡之對善者不善之反此物理之常惟聖人乃無對於萬物自非聖人之所爲皆有對矣故有無相生至相隨有之與無難之與易高之與下音之與聲前之與後是皆不免有所對唯能兼忘此六者則可以入神入神則無對於天地之間矣○字說無從大蕪從亡蓋大蕪者有之極也有極則復此於無者矣老子曰有無之相生是以聖人至之教聖人觀有之有對於是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聖人未嘗不爲也蓋爲出於不爲聖人未嘗不言也蓋言出於不言生而不有至功成不居生之而不有其生爲之而不恃其爲功成而不居其功此三者皆出於無我惟其無我然後不失已非惟不失已而又不失人不知無我而常至於有我則不惟失已非惟不失已而又不失人功成則居居則與去爲對聖人不居上之三者然後道之常在於我而不去也

蘇穎濵曰天下皆知至前後相隨天下以形名言美惡其所謂美且善者豈信美且善哉彼不知有無難易長短高下聲音前後之相生相奪皆非其正也方且自以爲長而有長於我者臨之斯則短矣方且自以爲前而有前於我者先之斯則後矣苟從其所美而信之則失之遠矣是以聖人至之教當事而爲無爲之之心者當教而言無言之之意者夫是以出於長短之度離於先後之數非美非惡非善非不善而天下何足以知之萬物作焉至不居萬物爲我作而我無所辭我生之爲之而未嘗有未嘗恃至於成功亦未嘗以自居也此則無爲不言之教其爲美且善也豈復有惡與不善繼之哉夫惟至不去聖人居於貧賤而無貧賤之憂居於富貴而無富貴之累此所謂不居也我且不居彼尚何從去哉此則居之至也

呂吉甫曰天下皆知至斯不善已天下皆知美之爲美善之爲善而欲之知惡與不善而惡之然自道言之則雖美與善皆離乎道矣自出於道言之則雖惡與不善皆非道之外也由是觀之則美斯惡善斯不善豈虛言哉故有無相生至相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是之謂有無之相生難事作於易而易亦由難之故無難是之謂難易之相成有鶴脛之長而後知有鳧脛之短有鳧脛之短而後知有鶴脛之長是之謂長短之相形以高爲是則百谷爲川瀆之源則高有以傾乎下以下爲是則川瀆爲百谷之歸則下有以傾乎高是之謂高下之相傾黃鍾爲君則餘律和之餘律爲君則黃鍾和之是之謂音聲之相和自秋冬而望春夏則春夏前而秋冬後自春夏而望秋冬則秋冬前而春夏後是之謂前後之相隨是以聖人至之教聖人處無爲之事無爲也無事則無心聖人無心以百姓心爲心行不言之教無言也無言則言出於不言雖事不涉爲之之迹雖教不發言之之意故事濟而教行萬物作焉而不辭至不居功名雖高豈有無滿之累乎將使人反常復朴與天地爲徒與造化爲友也夫惟至不去不居則去爲對此道之常在我豈有遷去哉

陸農師曰天下皆知至不善已美至於無美者天下之眞美也善至於無善者天下之眞善也眞美斯離天下皆知美之爲美眞善斯散天下皆知善之爲善故有無相生至相隨有無者以言乎其道難易者以言乎其德長短者以言乎其體高下者以言乎其位聲音者以言乎其交感前後者以言乎其始終此勢之然也是以聖人至之教夫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者將以使人冥於眞善混於眞美復歸于朴而與天地與造化爲友者矣萬物作焉而不辭至不去萬物之息與之入而不逆萬物之作與之出而不辭

王元澤曰天下皆知至不善已道本無物物有妄情自相分別此溺於轉徙之流而不能自出故耳然溺而不出者不由厭離

而樂著所以惡不善也故惡與不善美善之隨也當其美善之時蓋已惡且不善矣俟其隨而後悟則亦悟之晚也雖然至人所謂美善未離乎惡與不善而惡與不善未嘗離乎美善也天下之愚不足與此故所謂美善常惡與不善也○新說此言美惡善不善相逐而妄者溺於美善不如有惡與不善也唯聖人超然遠覽知美之有惡善之有不善未嘗有所溺也故有無相生至相隨離道而我我則有彼彼我既分○觸類爲二矣此六對者物之所以不齊而喜怒哀樂生死之變更出迭入而不能自止者也凡此皆不冥夫陰陽之本而隨其末流自性分別執一廢百以妄爲常故耳此篇第二與莊子齊物論相似篇有叙篇可以理推是以聖人至之教聖人無心以百姓心爲心雖事而未嘗涉爲之之迹雖教而未嘗發言之之意故事以之濟教以之行而吾寂然未始有言爲之累而天下亦因得以反常而復朴也夫惟無累故雖寄形陰陽之間而造化不能移彼六對者惡能擾之哉萬物作而不辭萬物並作聖人各盡其性而無所辭以吾心寂然無去取故也苟懷去取之慮則物之萬態美惡多矣烏能不辭哉生而至不居有我則居居則遷矣夫惟至不去形名已降莫不代謝惟道無體物莫能遷聖人體道故充塞無外而未嘗有物應接萬變而未嘗有心如是則豈以適然之事攬以爲功而固有之哉夫然後離六對之境絶美惡之名越生死流處常住法也持此心以涉世則功○名雖高豈有亢滿之累乎

劉仲平曰天下皆知至不善已天下皆知吾美之爲美則美不足其終也反謂惡而已矣天下皆知吾善之爲善則善不足其終也反謂不善而已矣是以聖人至之教惟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使天下不知吾有善與美之所以然者此其道教人而不去也夫惟至不去夫惟不居是以不去者言與爲成故此舉斷以不居也不去謂處六對之間爲獨立也哉民宜無知既以流於六對而於六者又絶而去之不以事教爲應則民何賴乎唯不居功則雖不去之其善救大矣莊子曰因萬物而不去

劉巨濟曰天下皆知至不善已妙名立則美善生矣徼名立則惡不善生矣美名立則惡生矣善名立則不善生矣皆道之失也善惡之性雖立而名名字字未始有極也俗學不能知然而知所好方以爲美也○而惡因之以爲善也而不善因之聖人雖不能絶於善惡亦不能離善惡而獨立然能以美爲惡以善爲不善亦能以惡爲美以不善爲善莊子曰所美者爲神奇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復爲神奇神奇復爲臭腐故有無相生至相隨得鹿者俄失之失馬者俄得之得失無端相生之類也水者不車陸者不舟巧拙無端相成之端相成之類也冥靈朝菌壽夭無端相形之類也王公乞人貴賤無端相傾之類也夢飲酒者

旦而哭泣哀樂無端相和之類也嬰孩少壯老耄死亡無端相隨之類也此六對者皆因於善惡爲名字言未知有極者也惟見曉於冥冥之中則能知之知之則齊之是以聖人至之教善惡既分則有六對爲民宜無知則其爲貴大矣同民患者於是有事又有教焉遠爲之而事成者無爲之事也近言之而教行者不善之教也有事有教特以救俗而已反與之同流將爲六對者之所浮沉尚何以爲貴乎莊子曰至言去言至爲去爲萬物作而不辭此申不言之義委萬物於自造而不能說故曰作而不辭既作則生既生則教行焉爲擧之以無我故曰生而不有以辭屬言者蓋令萬物則口不能無費者也夫惟至不去爲而不恃功成不居者此申不爲之有爲則事成有事則功成恃爲於前則功居於後矣

劉驥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至是以不去混沌未判萬象同體二氣既分物物爲對既謂之美則純樸已殘必有惡爲之對既謂之善則性情已離必有不善爲之對美或爲惡善或爲不善是猶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聲音之相和前後之相隨此六對者可否相因終始反覆非天下之至正也昔之所是今或非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是猶美之爲美善之爲善特未定也經所謂正或爲奇善或爲妖是矣且天下之理有爲則有成虧有言則有當從皆未免乎累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所以能遺物離人而獨立乎萬物之上不與物爲對而物無能偶之者列子所謂疑獨莊子所謂獨有者是矣無爲之事則至爲去爲而冥冥之中獨見曉焉不言之教則至言去言而無聲之中獨聞和焉聖人體道在已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故萬物並作隨感而應則與之作而不辭任萬物之自生而不有其生任萬物之自爲而不恃其爲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化貸萬物而民不恃故功成不居有居則有去故夫惟弗居是以不去功成而不居其功其不欲見賢耶故次之以不尚賢

趙實庵曰初序六對之緣○一謂非正性○天下皆知至斯不善已老子之言道德妙在首篇自常無以至於常有則恍惚之中有象與物一以貫之又自玄之又玄分頓漸之義要妙盡乎此矣然八十一篇義理相貫其義皆有攸緒自物離妙門則常道常名者交融於美惡之地故繼以天下皆知章夫道降而爲物常即道之體體者所以備衆用用之豈能一於常故逐物之性則有遷在物之情必有變常者不可以自常美者不可以常美情變不一而善惡相反矣詩云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言天地之情不能常和萬物之性不能常善美惡者非道也亦非性也是情立知見也凡立知見無非是欲欲之心只知美之爲美不知美者返而爲惡矣知善之爲善不知善者返而爲不善矣此

見乎常道常名者流而爲事物故曰事以繼道是章自善惡相返至于六對不齊先引事而顯理次去累而返眞所謂以事顯理者謂美惡善否六對不齊無非事者至於聖人處無爲之事則因事而見理由塵而入覺是理者非聖人其能乎聖人以獨智照明超然於萬形之上去彼流動之域自處無爲之地凡天下之有是者豈能累我哉此去累而返眞夫無則無爲無爲而已有則興事事從有興聖人豈恐然自立

○於無事之地哉隨變所適治之而已經義至此漸云治道凡言治道必該方內之教然後明治之之理故平有納無雖儒者之議議室斯通矣屬聖人之獨知經所以先言善惡顯之事相次舉六對以明因緣○二對待之境○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故之字牒前文美善相返嘆其美惡善否如此後正標六者對待有無理也難易事也長短才也高下勢也聲音律呂也前後新故也夫萬物出於機而入於機百昌生於土而返於土出機入機者自至無之中受命而來及其返也返入於無此以性言也百昌生於土自有形而遠夫無形既生於物又化爲土未離有有也此以形言也蓋有無同出於道之一性出則爲有入則爲無若春夏之居先秋冬之蹟後成始成終互隱互顯對待境中第一義也故曰有無之相生此理也難易之相成事無易也積難成易事無難也積易成難夫創業難也守成易也以創業比守成創業雖難因而

○返易何以明之以有道伐無道所謂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如湯武弔民伐罪是也以守成比創業守成則易因而返難何以明之守成之君如執滿器使心定志平不可以不靜而鎮之動即傾覆謂不知定心平志返爲難矣故守成之君無如成王也若夫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特言易而不言難而能易者難在其中矣天下之勢其執不然蓋易其難則致難難其易則有易故曰難易之相成茲事也長短之相形物生於天地之間同稟乎一氣得其氣之全者形之長得其氣之弱者形之短故古之人多長七尺今之人不過五尺古之人長而魁偉者一氣之降也今之人短小而削弱者一氣之浸微也豈徒事之變耶人亦然爾雖間復不齊蓋不能純如此也故天人之形有定數也相形者用之有宜也材用適於大匠之手各當其宜人才置諸聖人之選各稱其德性長非所斷鶴脛是也性短非所續鳧膝是也故長者不可

○短短之則悲短者不可續續之則憂自然之理也獨性之在人無長無短平等而已若物之在人固不一矣傳曰龜長於蛇不以形言而以理言陰虧於陽不以氣言而以德言有若防風之骨以專車僬僥之民長尺五何其不齊也夫寸短而尺長非寸不能致尺棟桷而拱短非拱不能以安棟相形之謂也此固以材言高下之相傾天高而地下陽上而陰下山高而澤下上下者勢也位也位之高其勢不得不高位之

○
下其勢不得不下然天覆下地仰上二者
無相傾惟陽在上陰在下二者無相傾惟山
高澤下有相傾也山高而澤下有從水而
言者曰百谷爲川瀆之源則高以傾乎下
以下爲是則川瀆爲百谷之歸又以相傾
之勢言之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亦相傾之
理也何以言之岸高也岸穴而爲谷谷窪
也窪者陷而復平平者崇而爲陵千年之
後安知陵不爲岸乎岸不爲窪乎相傾者
凡以勢而言聲音之相和言樂也禮以導○
中樂以導和樸散之後民失性情非禮以
節之則亂非樂以和之則傷故樂之興音
聲之作也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
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
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
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樂者音之所
由生也其本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哀心
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
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
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

○
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
物而後動是故先王愼所以感之者故禮
以導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
防其奸禮樂刑政其政一也所以同民心
而出治道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于
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
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
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
政通矣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
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律呂者○
配於十二月矣夫五音起於五行五行配
於五臟肝主怒肺主悲脾主思心主喜腎
主恐五臟所主不同五聲相感亦異以喜
召喜其聲亦喜以悲召悲其聲亦悲內有
所感外有所應情志之所感也故有聲音
相和焉故音聲以律呂言也前後之相隨
日之徂也不復有一日月之所繫爲年之
徂也不復有一年歲之所統焉幻之遷也
不復有諸幻身之所紀焉今之往也不復
有于今時之所逝焉回首視之立致今古

○
春夏先而秋冬後四時之運未嘗暫止新
者復故故者復新循環無端前後相逐禍
福相倚而不忒形影相弔而不離茲前後
之理以新故而言之觀夫有無之相生事
物之變也若同乃虛虛乃大復何出沒焉
難易相成也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復何憂
患焉長短之相形形之不齊也無形者數
之所不能窮孰齊孰不齊焉高下之相傾
上爲皇下爲王得吾道之所一也物莫能
遷孰傾孰不傾焉爲聲音之相和寧如大○
音希聲者聽之所不能入乎前後之相隨
寧如處陰休影者迹之所不能辨乎茲非
體道而立乎萬物之上者孰能與於斯則
知聖人者有物安足以繫之○次離患守
眞○一以常反照○是以聖人處無爲之
事是以字牒前起後前言六對不齊於此
義中略分二門一者謂物之不齊六對相
仍二者物之相待有和合相以不齊而齊
之是有爲也以對待而和合之是膠固也
於對待不齊之中獨超然自得即聖人也

聖人則盡其性者也盡其性則才與道并不能盡其性則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有其才而無其道則巧巧則人爲有其道而無其才則質質則不化惟才與道并是謂全德適時應變變而不窮然後能明無爲之道能明無爲之道善處無爲之事善處無爲之事能行不言之教凡寓形於宇內者不能逃乎事處位乎至貴者不可勞乎心蓋心與事并則失無爲之理身與事遠則失善處之能聖人者處乎一堂之○上而供萬事之求豈可以身遠乎事哉必○曰虛心應變而已彼六對者雖自外來以理觀之寔自心至且以心起情事與情合事與情合則對待之境紛紛錯錯無時而已是未知因其固爲付之自爾彼物有自然之性吾則因而治之彼物有不說之理吾則默而相之乃所謂不行而知不見而明者也若夫天無爲以之清而福善禍淫之理明矣地無爲以之寧而承天效法之情著矣由是觀之天地豈無事耶處之無爲而已○二以誠化物○行不言之教夫不言之教者聖人以誠化天下也以誠化物則觀而化也上之化下如風行地上豈俟言哉莊子謂兩無爲相合是也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化至於神則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若孟子所謂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又正者一而止之也凡我之正物莫不正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此皆不言之教也雖然以誠化物以身率人皆治天下者之事也若夫不言而謂○之教者尚有諄諄之意殆夫若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得其自然也非聖人孰可語於斯乎故觀不及豫終南戒襄公之詩曰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三運量不匱○萬物作焉而不辭前言六對不齊聖人以獨智見覺破幻歸眞自處無爲之地坐制紛挐次云萬物作而不辭顯道之用何謂顯用無爲即不動也令也萬物有作物自何來還從無出雖云生者自生化者自化道未嘗主之又何以言不辭既言不辭則來者不拒矣如是則萬物實道生之聖人主之豈不曰來干我者我必知之在權實二相所論萬物爲權聖人爲實實故不移權以相顯是則天下爲聖人所有聖人未嘗有天下使其容心適足自累虛以照之常應常靜又何辭焉○四化出自然○生而不有前言作而不辭是順物之理任之生化自若也次言生而不有聖人虛心以應物豈以生者爲我有耶易曰乾其靜也尃天地含陰陽陰陽生萬物道既○不主聖人其尸之乎則知聖人者主道而○不主物主物則雜其心也莊子曰道不欲雜雜則多其是之謂乎此皆明無爲之理也○五不任智力○爲而不恃前二句言無爲此言有爲無爲即有爲之本也經曰爲無爲則無不治今此明爲而不恃者言不矜伐也向所謂作而不辭者物在範圍之內故作者不可辭次言生而不有者致物於空虛之地故生而不有此顯聖人處無爲之中而未嘗不爲也自有爲而至無

為則天下既以治矣百官既以職矣君臣父子既以序矣朋友既以信矣禮義既以明矣刑罰既以清矣百工既以具矣四夷既以服矣百姓既以定矣聖人於此不歸其功然則歸之誰耶聖人作之初無心成之亦無心蓋一切塵緣本無自性聖人之心亦虛而已此言大聖之道也若夫為一事曰仁行一事曰義從以矜伐於人不過霸者之事而已又豈與隆古比治哉○六神化不留○功成不居道無定體因物以為體常無一心因心而為心響之發也其在聲物之生也其在色至于手執足行夢思覺想前念未滅後念復興是心本無緣塵而作聖人覺此其誰居乎然則功成者居其位也居其位而不去者是泥迹於有為也泥迹於有為宜其膠固而不解若是則豈有道者之心哉語曰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又況出治之聖人乎聖人則不然體天而行也比夫四時之運功成者去去則無繫矣易曰乘木舟虛不特去者而然其在位之心亦若是而已苟為不然則道有去留矣今所謂功成不居者進退有道也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夫乾之亢陽用九之義是也居天下之廣居孟子之言是也大名之下難可久居鴟夷子之言是也二邊俱不立中道不須安釋氏之言是也內觀起火十月脫胎真人之言是也知此者非聖人而疇克焉哉○三牒前顯常○夫惟弗居是以不去所言去者名與位也所不可去者獨立而不改也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五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六　詩一

蜓達大師常德路玄妙觀提點觀事劉惟永編集

前朝奉大夫太府寺簿兼樞密院編修丁易東校正

天下皆知章

邵若愚曰天下皆知至不去天下皆知美之者巳亦做之為美斯惡巳皆知善之者巳亦做為善斯不善巳夫何故觀有無互換之相生難易事之相成長短理之相形高下勢之相傾聲音是非之相和前後歧歧之相隨世人因著美善事障本心逐境以為遂生八萬四千煩惱是以處之無心為之無事所以能齊萬物行之治世可不言而教天下且萬物並作而聖人不以言辭分別者恐民生好惡之情於巳無所與於民無事取緣以無事安民故生民不知有君之化雖為君父而不恃功業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於跡是以德存而不去

王志然曰天下皆知至不去夫美惡善否古今對治之術通天下皆知之矣而美者有惡為之對而善者有不善為之對知美

惡善否之所在則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況善否云乎哉善善惡惡非肆情縱欲之妄有而何且善之不善安有美之不美者焉美之爲美安有善之不善者焉鑑明則塵垢不止心明則善惡自彰而愚者反是莊子曰是非吾謂情者是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者也夫何世人每陷於對待之境不能自出其所囿不偏諸有則偏諸無不滯諸形則滯○諸數故曰有無也難易也長短也高下也○音聲也前後也原其所起不謂之無端由也已其必有旨焉不立一物茲謂常無不廢一物茲謂常有故曰有無之相生嚴君平曰無難無以知其易無易無以知其難古謂先難而後獲經謂多易必多難故曰難易之相成無長無以知其短無短無以知其長御解曰若尺寸是已無高無以知其下無下無以知其高御解曰若山澤是已無聲無以知其音無音無以知其聲六

律既協八音既諧所謂音聲之相和者必矣無前無以知其後無後無以知其前春先而夏從長先而少從所謂前後之相隨者必矣之六者固不出其所位以跡觀之未始不異以道觀之未始不同曾不若聖人治天下縣以無爲之道而處之則無不治矣故曰我無爲而民自化用不言之教教之天下使民不欲以靜默而成之天下口耳之教學譊譊之說將無所開其喙故曰我好靜而民自正聖人無作作則萬物○觀有所作則有所治焉生而或有則未能○忘我者也爲而或恃則有所託焉者也功成或居則有所繫焉者也惟其不自作不自有不自恃不自居所以與道翺翔於萬物之上而常自若未始或去者矣

黄茂材曰天下皆知至斯不善已目美於色耳美於聲口美於味天下之謂美也以此爲美豈不至於惡乎行一善行亦可謂之善矣言一善言亦可謂之善矣雖不足以進爲道然未至於爲惡故曰斯不善已

天下之所謂美者不足以爲美天下之所謂善者不足以爲善然則何以爲美且善乎曰淡乎無味斯吾所謂美也處人所惡斯吾所謂善也知乎此者然後可與入道故有無相生至行不言之教有與無對故能相生難與易對故能相成長與短對故能相形高與下對故能相傾聲與音對故能相和前與後對故能相隨天下事物莫不皆然聖人與人混處其中亦豈能捨是哉然觀此理其處事也無爲而爲其行教○也不言而言故能不累於物萬物作而不○辭至是以不去夫盈於天地之間者無非無也其作之者誰乎其生之者誰乎其爲之者誰乎是必有主宰默運於其間道雖無名不可得而辭其名道雖無跡不可得而辭其跡故曰作而不辭若夫生而有其生之功爲而恃其爲之力其爲道也淺矣聖有體此不有不恃何功之不可成功成不居者生而不有爲而不恃之謂夫如是則與道合而爲一無適不可何用遠去於

人哉

程泰之曰天下皆知至斯不善矣衆所嘉尚則命以爲美事爲曲當則名以爲善美之與善固可貴矣而不可使人得而明知也我之示彼之見也我固尚之彼必效之羊質虎皮反以亂眞故天下知此之爲善爲美則遂入於不善不美也世或貴遜則必有陰請而陽辭者反假之以濟其貪也世方尚儉則又有贏服弊車自挈壺飧者是又故自菲陋以中上欲非其中心實然

○也若夫體道之人藏其用而不示使人由而不知則夫至德之世相愛而不知以爲仁端正而不知以爲義者是其效也正如嬰兒之慕駒犢之從不知慕從之爲孝而自與孝合者乃其孝之眞者歟老氏上手道而言自然者皆此類也故有無至相成誠有是美誠有是善是之謂有詐爲而爲則直無耳積思累行以及美善是之謂難摸其似而放爲之則易也夫眞美不生美而生惡眞善不生善而生不善何也積思累善者難而售僞假眞者易也故表示美善以觀欲天下人從其易者爲之以益其己之所無而衒世人之所不知其理固相因仍也長短至相傾好勝自衒之心人皆有之上之人昭昭乎揭美善以詔天下彼愧其無有知其難反是從其易者爲之以求益其所無於是恥其短之見形於長也則扶跂其卑以傾人之高此皆善否美惡轉易之本也聲音之相隨聲人聲也音樂之成文者也登歌在上而匏竹受之以爲

○樂均是其所以爲相和也謂其相和之先後則又常相追逐也莊子曰我固賫之彼固驚之以此理達諸治道則不止音之和聲而已也一以傳十十以傳百前後之相隨者未已也故上之所向不可使人人知之也是以至之事凡老氏之言無爲所包甚廣而隨事指者不一其地也此之無爲主動化以言也胷中實分當否而外貌全泯形迹美者心固美之而不露其美之之意善者心亦善之而不示其善善之迹此其於作爲之地默行其意而不著其狀是謂無爲之事也夫其爲此者何也正慮夫意向外著而人得習其好以雠其僞也其曰處者立撫於此安而居之不復雜以他事也行不言之教通彼我必以言既曰教矣而無言以諭則人將何所循以爲趨耶此章之指正惡夫好尚外形而人得放而爲僞也名此事之爲美表此人之爲善形諸褒借播諸號令人從其所美所善而摹擬其似則向之眞美眞善皆將轉爲假託

○矣老子於是究其僞之所起而反之矣其中未嘗不存動化之機而外焉不示抑揚之則使夫游泳其間者莫知夫何者之可以中上欲也則謂道非明民將以愚之此正教焉而不言者也若夫立師資之等列分親生之先後則夫不言之教雖其默如淵而其聲如雷矣萬物作焉至功成不居作者與起而承其教也生生如動而徐生之生也教孚於人而善心有萌者是其所以生之也爲者其作爲之地也功者以天下

之自化自賓者而歸其傚於已也夫無為之事不言之教其事其言非家至戸到各立一則也故天地不仁之大槩四海而用一撫焉凡能興起而應其所教者歸斯受之未甞有所卻謝也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是之謂不辭也善心有萠其教已敷而猶不肯自以為當也是不有且不恃也及其作也生也為也三者皆底于成則功且遂矣乃又棄而不居則若已未甞有預也嗚呼其已大矣事之未濟也以為已任及其已濟也不為已功此大道之所以不肯為德也夫惟至不去有形必終於壞有數必終於盡是凡有必趍於無也則其去安可得留也若夫功成而不居則直付之無有是在我者無盈可虧無成可壞則安得而去也春之華物是明以發生之德自居也故其華可代秋而成實是明以揫斂之事自任也故其實可落若元氣行乎四時之表生生而不自生化化而不自化則亘萬古而常然此既無所於留彼亦無所於往也是謂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也論儒者恨民之難覺而老氏恨其不愚故其言曰民之難治以其智多又曰民多利器國家滋昏至其自言待之之道則曰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又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於人推此言也則夫力詆聖智仁義而欲棄絕其具者意不專在乎聖智仁義也其曰智慧出有大偽者是其所從立矯之本也葢禮法之立自羲堯始其立也以補結繩之簡也既病其簡故從而祖習者其勢不容不趍於繁及其繁也制度機括布滿暴白民之巧者既有所見亦有所放是上能出智以防民而民亦能放智以亂法也此老氏所爲追咎智慧之多事而欲矯之以無爲也懲明民之啓偽而欲矯之以無迹也夫川實而谷虛丘夷而淵實一彼一此既已對立則勢不兩大故聖智仁義不容不在棄絕之域也然而聖智仁義老氏終不免取之以寓此道則其所欲棄絕者豈其實理也哉究終觀敝而咎其播宣利器以明示民焉耳即此兩章而詳味之豈不灼其可見也哉其曰不尚賢也者非賢不肖一律也特不肯表而出之如季徹之謂危其樓觀以招致投迹者耳曰天下皆知美善之為美善斯入於不美不善正亦默運其迹而不使至於奔趍假託焉耳至其師資兼用而高下有分動靜兩立而情生有機則雖外示兼容而中實有別也既以兼容之公來天下又以甄別之機動人心此其法出於易之藏用而非老氏之意刱也特其施置有淺深焉耳易之言曰顯諸仁藏諸用顯者有具可示之謂也藏者致用之本深密難測之謂也禮樂刑政既已裁爲治具而猶病夫可使之由而不能使之知也則夫據總體道以制爲此具者雖欲示之亦無由可示也故易之藏用其極致遂至於入神也神云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老氏模之以謂無爲而無不爲者是也特變其語度以自立已則焉耳學者不敢以此議

易而皆用此爲老氏譏病則是否何其無定也然其施置不免小異於易者則亦不可掩蓋矣易求顯於用而不可故常以百姓之愚而不能自同乎仁智之有見也者氏則直欲從而愚之必待其無知無欲然後與取歙張一出於我也此其異也

○詹秋圃曰天下皆知至不去養身一章始欲相忘於不識不知之表終欲相反相成而不自大其大以居天下之大也故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善之爲善適恐好惡非

○張至於爲惡爲不善已蓋事爲字偶對待自相生而極於相隨其反復各以類從焉消長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付萬物於此作彼應而不辭讓生而不自有爲而不自恃雖及功成而弗居必呈推之而不去矣蓋善養吾身者能以功成身退自處則居安資深又寧失其肩背乎

張沖應曰天下皆知至不去大道惡盈而持謙也才美矣而衆美之終爲起妬名善矣而衆善之終爲起爭妬固害身爭亦害身故龐涓逞其才而中樹下之失韓信會其名而遭雲夢之誅是皆不足以語玄道者也聖人者出不恃其才之所獨有而常懷見有爲無之心不惜其功之所難成而常有見難爲易之念彼短我乎我推之以長而短爲長所覆故曰相形彼高我乃我居之以下而高爲下所抑故曰相傾彼感此應而聲音相和前行後效上下自順處之以無爲之事行之以不言之教以道律身以身闡道眞心固矣萬物作而心不亂

○貪心絶矣萬物生而心不有志可爲而不逞所爲功已成而不居其位子房所以赤松之遊速鍾離權所以王洞之去忙此此養也夫有此養則精長固氣長存神以清而身長生福德在我而不去

○白玉蟾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求爲美名美斯惡已不得美名皆知善之爲善求爲善名善斯不善已反爲惡人故有無相生無必生有必生無難易相成先難後易先易後難長短相形道本無形自相長短高下相傾天旋地轉本無高卑音聲相和一風所鳴萬籟皆應前後相隨往古即今來今即古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貴乎自然行不言之教道寓於物萬物作焉而不辭無必生有安得不生儻若不生安見長存生而不有無非妄幻爲而不恃今日今日而已功成而弗居豈可與夢爲實夫惟弗居忘外而不忘其内也是以不去一我自存也

○廖粹然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人皆以色聲香味觸法喜怒愛惡哀樂欲爲强美吾知則不然夫何故哉斯惡已故好事多魔七情内攻六賊外寇一切貪欲必爲身害吾恒恬憺無爲以學道得道爲强豈不美歟皆知善之爲善亦以爲善最樂或作善功濟人利物皆是善事吾見未然何故斯不善已人非堯舜或未做好事先欲望報腑上留心或生悔吝恐未盡善吾嘗清靜定慧安心養神以守道而成功爲上善豈不樂哉故有無相生此言道德妙用難易

相成造化始端長短相形器質法度高下相傾天地變通音聲相和風氣吹噓前後相隨古今生化此皆道妙無有窮盡是以聖人太上老子得道之名或曰大上曰聖人曰有道之士曰人主曰道者曰心君曰大丈夫隨事稱也處無爲之事此是根本行不言之教太上曰默默默無限神仙從此得萬物作而不辭百姓日用而不知是吾道生而不有生化無窮爲而不恃施恩而不望報功成弗居生成萬物而不爲主

○夫惟弗居自愛而不自貴是以不去亘古亘今無來無去

陳碧虛曰天下皆知至斯不善已天下者舉大凡而言凡在天覆之下也夫美善生於妄情凡人以情之所好爲美而情之所惡爲惡縱已妄情非惡而何以已之所是爲善而已之所非爲不善縱已是非安有美乎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此謂止於實當也夫聖人豈無美善蓋有而不矜同於無也不矜則德全同無則害遠德全害遠美善盡矣若乃王者以美善化天下使天下知其美之爲美蓋未盡善也故子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經曰上德不德下德不失德也且天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若矯其治迹竊而侮之斯爲惡已豈曰善乎嚴君平曰昭昭不常存冥冥不常然榮華扶疎始於仲春蕣麥陽物生於秋分冬至之日萬物滋滋夏至之日萬物愁悲謂其盛必有衰美必

○有惡陰陽尚爾況於人乎斯戒其矜誇美善者也故有無之相生至前後之相隨此六事者因矜美善動入有爲有爲既彰偏執斯起偏執則殘賊互生物失其性故結以聖人無爲而淵德不去故有無之相生者謂有無之性本不相生今言有必出於無論無必生於有故曰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者也謂難易之法本不相成譬如陶者易於治埴必難於治木匠人易於治木必難於治埴彼此易則難就各守其工則易成故曰難易之相成也長短之相刑者謂長短之相形本不相形故見鶴則知凫脛之短觀凫則識鶴脛之長以此相因物皆如是故曰長短之相形也高下之相傾者謂高下之名本不相傾夫名位不足故有傾奪之心若處高而不驕貴故無下之者在下而不卑辱故無高之者若企羨交馳則逅相傾覆故曰高下之相傾也音聲之相和者謂音聲之鳴本不相和是猶天籟吹物不同使其自已也而世謂音律

○聲氣合成歌曲以相和鳴故曰音聲之相和也前後之相隨者謂前後之時本不相隨有如日夜相代昨夜是今日之前今日乃昨夜之後又如前後行步之迹舉足下足何先何後遷易相隨無有窮盡故曰前後之相隨也嚴君平曰無以有亡有以無形難以易顯易以難彰寸以尺短尺以寸長山以谷摧谷以山傾音以聲別聲以音停先以後見後以先明故無无則無以見有無有則無以知无無難則無以知易無

易則無以知難無長則無以知短無短則無以知長無山則無以知谷無谷則以無知山無音則無以知聲無聲則無以知音無先則無以知後無後則無以知先凡此數者天地之驗自然之符陳列暴慢然吝相隨終始反覆不可別離神明不能遁陰陽不能違由此觀之帝王之事不可以有爲爲也是以聖人至行不言之教此言上古無爲之君不以美善治天下而天下自治也是以者說下以明上也無爲者非拱

○默閑堂也謂聖人美善都忘滅情復性自然民任其能物安其分上下無擾故云處無爲之事也行不言之教者謂以身帥導正容悟物隨時舉事因資立功理契言忘故曰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不辭作動也聖人在宥天下無事無爲故百姓耕而食織而衣含哺而熈鼓腹而遊樂其性分而動皆善無爲之化也故聖人任之而不辭夫民可使由之而不可使知之此乃上德不德之風也生而不有至功成不居萬物

自生卓然獨化不爲己有群品營爲各適其性不恃己德功成事遂道治於物心遊姑射之山不居萬民之上此聖人之全德也夫惟不居是以不去夫聖人功同造化使萬物咸得其極而忘名忘己也不居者不以寶位據爲己有故民莫覺莫知是以其道不喪其德不去也鴻烈解曰楚將子發攻蔡踰之宣王郊迎列田百頃而封之執圭子發辭不受曰治國立政諸侯入賓此君之德也發號施令師未合而敵遁此

○將軍之威也兵陣戰而勝敵者此庶民之力也夫乘民之功勞而取其爵祿非仁義之道也故辭而弗受故曰功成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謝圖南曰天下皆知至善已聖人之治天下善政美化深入人心而人不知其爲善美之迹後世行一政施一令而人善之興一利除一害而人美之非不可也而昭昭在人耳目未必能得人之心故不知者其感深知之者其迹淺深者難窮淺者易露

夫苟易露則美之於惡善之於不善特一反掌間爾下文所以及有無難易之戒其旨深矣故有無至相隨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聖人其能必美之不爲惡善之不爲不善乎無生有有復生無難成易易復成難長短高下相形相傾反覆變易初無一定也如聲動而音和之先行而後隨之理之必然勢之必至也是以聖人至不去聖人知天下之情若是其不常也故任物理之自然事處以無爲教行以不言則曰善曰

○美孰得而知之物當作起不辭其責物當生育不有其利爲無不爲而不恃其能爲成無不成而不居其成功天下各適其適而聖人若無預焉然雖不居其功而天下捨聖人而何往聖人無心於天下而天下自不能無心於聖人此所以爲上古之世歟蓋嘗論之古今世變之盛衰人情物理之消長至不齊也泰之有否益之有損剝之有復蹇之有解既濟之有未濟易固言之矣而聖人通其變神其化常使民出入

○

於不倦之中由行於不知之際此黄帝堯
舜所以垂衣裳而天下治也所以不事詔
而萬物成也後世緣飾以爲功矯揉以爲
能矜善耀美非不動盪人之耳目而譬之
翦綵以爲麗汲水以爲深生育流行之意
不蓄於中其敗也可立而俟豈足以爲盡
善盡美者哉
林鬳齋曰天下皆知至是以不去此章即
有而不居之意有美則有惡有善則有不
善美而不知其美善而不知其善則無惡
無不善矣蓋天下之事有有則有無有難○
則有易有長則有短有高則有下有音則
有聲有前則有後相生相成以下六句皆
喻上面美惡善不善之意故聖人以無爲
而爲以不言而言何嘗以空寂爲事何嘗
以多事爲畏但成功而不居耳如天地之
生萬物千變萬化相尋不已何嘗辭其勞
萬物之生盈於天地而天地何嘗以爲有
如爲春爲夏爲生爲殺造化何嘗恃之以
爲能故曰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其意只在

○

於功成而不居故以萬物作焉而不辭三
句發明之作猶易曰坤作成物也此即舜
禹有天下而不與之意自古聖人皆然何
特老子夫惟不居是以不去言有其有者
不能有而無其有者能有之此八字最有
味書曰有其善喪厥善便是此意聲成文
謂之音故曰音聲相和
范應元曰天下皆知至不善已已音以語
助自古聖人體此道而行乎事物之間其
所以全美盡善而人不知爲美善者蓋事
物莫不自然各有當行之路故聖人循其○
自然之理行而中節不自矜伐以爲美善
也儻矜之以爲美伐之以爲善使天下皆
知者則必有惡與不善繼之也故有無相
生至相隨此以證上文美與惡爲對善與
不善爲對是以聖人至之教是以者承上
接下之義聖人者純於道者也亦大而化
之之稱後皆倣此處無爲之事者體道也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聖人則虛心而應物
也行不言之教者配天也天何言哉四時

○

行焉百物生焉聖人則循理而利物無有
不當斯不言之教也萬物作焉而不爲始
古本王弼楊孚同古本作者動也蓋寂然
不動感而遂通者道也聖人體道而立物
感而後應故不爲始也生而不有至是以
不去傅奕云古本皆是處字萬物之生育
運爲皆由於道而道未嘗以爲已有亦未
嘗自恃至於功成而未嘗以自處夫惟不
以功自處是以物不違也聖人體道而立
故亦如是豈有惡與不善繼之哉
薛庸齋曰天下皆知至前後之相隨有美○
則有惡有善則有不善天下之事無非對
待此六者舉一隅耳顏子所謂如有所立
卓爾者其有對待乎是以聖人至之教爲
而不爲者無爲之事也言而不言者無言
之教也聖人以此出其對待耳萬物作而
不辭至不居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
人則而象之夫惟不居是以不去以其無
所居而亦無所去也
休休庵曰天下皆知至前後之相隨三才

立萬物生光華盛名相顯世間人皆知萬物之美可以濟用以斯爲美者不知生育之恩斯謂惡矣直饒皆知造化運行生成爲善以此爲善者但見三才之德不明大道斯爲不善矣嗚呼昧道而迷德逐末而忘本日見澆漓矣惟人最靈不能返觀虛明靈妙之性具大神通能爲萬象主有無爲妙用却乃逐妄而競作有爲情識持權被五欲八風貪嗔癡愛作亂無而生有有而生無有無相生不已所爲之事有難有易

○易難者生苦易者生樂苦樂難易互相成就事有善惡理有長短長短相形而力有高下互相傾動美惡聲音相和相雜是是非非前者未滅後者隨生孰肯猛省還其淳返其朴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至足以不去聖人者達大道弘至德之人也釋云斷欲去愛識心達本悟無爲法內無所得外無所求心不繫道亦不結業無念無作非修非證不歷諸位而自崇最名之曰道無爲之道統衆德爍群昏應機濟事扶顛持危有自然之妙如春行萬國風行太虛大達者不尚有作之功任無爲之道以自然之德等及世間不言而人自化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不可須臾離乎道以道爲體者德合天地高明博厚萬物並作而不辭生育萬物而無我爲萬象主而不恃其尊大功成而不居其位夫惟不居大功不宰者無失也無榮辱絕是非也去者失也褚伯秀曰天下皆知至是以不去外而在物有可美可善人共知而樂趨之內而在

○已有眞美眞善人罕知而弗究也可美可善出於人欲有時而不美善矣眞美眞善根於天理亘古今而至美善也世所謂美惡善否皆屬妄情彼是此非孰得其正生於後之六對滋蔓無窮有無陰陽消長之類難易事爲成敗之類鶴長然後見鳧短山高然後見澤下聲出而音有屬春先而夏繼之相生相成者猶不能終保美善況相形相傾乎聖人推原救弊以身率之無爲而事自成不言而教自立民樂其俗物遂其性耕鑿播種物之作也我不拒之育養滋息物之生也我不有之任物自爲有不得不爲者何恃於我哉惟其有功不居是以功不可去莊子云我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信哉或議此章繼道名無有之後何遽及美惡六對之繁雜蓋有道斯有物有物斯有名所謂無者隱矣美惡則物名事爲之迹著而六對不免焉聖人不違物性聽其流行起伏於理或背從而整治之因病施藥各使之瘳病去藥除聖人之心亦虛而已何善惡六對之能免哉

○牛妙傳曰天下皆知至斯不善矣美者好也善者亦好也惡與不善皆言不好也且如世間一件好事定是變做不好此吉中藏凶安中有危禍福倚伏之機也夫美莫美於事君事君數則辱矣善莫善於朋友朋友數則疏矣抱朴子曰組帳霧合羅幬雲離綴芳華於蘭林之囿弄紅葩於積珠之池入宴八門之焜燿出驅朱輪之華儀然樂極則哀集至盈必有虧此美惡相緣

之事天下之人皆知此理也故有無之相生從不有中有是無中生有不無中無是有生於無有無相生互爲其用此理之然也人常迷惑有無故不知道且夫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有生而復於無生有形而復於無形不生者非本不生者也無形者非本無形者也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不得不生此皆有無相生之說也難易之相成夫難者易之門易

○者難之因且天下之事難難易易相倚爲用如有難的一件事若孜孜爲之雖難必成豈非易耶若以易心臨之則其爲難矣古語有云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又曰有心射山山須透無心射紙紙難穿洞賓曰難難十石芝麻樹上攤易易渾似和衣一覺睡老君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此難易相成之說也長短之相形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是故無長不別短

無短不顯長長短之勢相形方別且鶴脛雖長斷之則悲鳧脛雖短續之則憂古人有言曰青松高百尺綠穗低數寸同生大塊間長短各有分如人之才性亦各有長短然各長其長各短其短則鳶飛魚躍各得其所自無長短之非也若稍有片善寸長自以爲能則長短必相形而隨之也非斯之謂歟高下之相傾夫高者尊也下者卑也雖尊卑之禮固有定在然高而不謙尊卑而不安分則相傾之勢由是而生也

○蓋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若好高而不爲高則不高矣古語有云墻高耶雨剥而頹之淵卑耶水就而歸之諺曰岸上沙今人擔土舊人家陌上路今人來往昔人墓由是觀之海水桑田之變固有之矣此高下相傾之勢也若以勢而言之則如王公之子歸庶人庶人之子爲王公楊子雲曰朝得權爲卿相夕失勢爲匹夫此皆高下相傾之說也聲音之相和聲者鳴也鳴則有音音必有響響則必應故云音聲相和

也且雷霆有聲不動不聞鍾鼓有音不擊不鳴詩云嚶其鳴矣猶求友聲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此聲響之相隨猶形之於影自然而並生俱出而俱沒也夫音者本無待於聲也聲發而響隨之耳如人言凶則氣麤聲和則氣悅愛人者人常愛之敬人者人常敬之未嘗不由己出其猶音響之於鳴聲此固然之理也前後之相隨夫身行於前影必隨之後陽唱於前陰必和於後此影形相逐陰陽相和前後相隨此

○則必然之理也孔叢子曰前譬之古也後譬之今也古今相繼猶前後之相隨初無間然也澄明子曰前者始條理也後者終條理也未聞有前而無後也亦未見有始而無終也前後一理也始終一貫也不由於前而至於後者天下無之此大修行人初以無爲居其前無不爲必繼之於後此自然之道也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聖人者天下之至人也而曰處無爲之事者何哉夫無爲者簡易也蓋聖人者德並二儀

故參乾坤之理而從於簡易也何以知之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此聖人之所以處無爲之事也行不言之教夫不言者忘言也蓋忘言之中至理存焉謂天下之理盡在不言之中故聖人得其與理默而行之故云行不言之教也然夫不言之教謂天道也蓋天道不言而善應也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是以聖人觀天之道執天之行故云行不言之教也易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夫神物變化吉凶圖書亦未嘗有言也而聖人則效法象斯非行不言之教之謂歟萬物作而不辭夫作者言萬物生成之稱也不辭者謙不自矜也中庸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峻極于天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然未嘗聞聖人自以稱能也如昔者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是以門人弟子有曰夫子聖者歟何其多能也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此謙稱不辭之謂也生而不有夫生者仁之稱也何以言之易不云生生不息之謂仁不有者不自有其仁也先儒曰可使天下被聖人之仁不可使天下知聖人之仁被聖人之仁而知聖人之仁則仁之小者也有方而可議也被聖人之仁而不知聖人之仁則仁之大者也無迹而名也此聖人生而不有之說也爲而不恃夫聖人者多才多藝者也而未嘗自以爲能故云爲而不恃也昔陽子居問聖人之治老子曰聖人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游乎無有此爲而不恃之說也非斯之義歟功成不居至是以不去不居者不自伐其功也不去者謂其名不去也又云不居者身退也蓋功成身退則其德乃長其名乃彰故云不去也經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是也如昔者禹平水土有功舜以天下禪禹禹讓舜之子商均避於陽城是功成不居也而天下之民從是其名不去也非斯之謂乎

喻清中曰天下皆知至是以不去美在已不在人善在已不在人今夫積一美而欲使天下之人皆知之則非美已行一善而欲使天下之人皆知之則非善已天下之事有者無之對難者易之對長者短之對高者下之對其相生相成相形相傾猶響之應聲影之隨形聖人一普之以無心而已其事也無爲其教也不言猶之天焉作成萬物而不辭其勞有生之用無生之迹有爲之實忘爲之力吾夫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聖人之所以法天者功成而不居其功極其至也善積而名顯德彰而身尊我不求名而名自

隨雖欲去之如之何去之屬齋所謂有其有者不能有無其有者能有之可謂説著痛快處去字讀如君子去仁之去先儒謂爲善而避名則天下無可爲之事聖人有心於爲善無心於得名而名之終不可得而去者猶音聲之相和形影之相隨耳合首尾而並觀則一章大旨脉絡聯屬末復提起兩語曰夫惟弗居是以不去非特作文之妙處而教人之意可謂深切著明也矣

胥六虛曰天下皆知至前後之相隨夫福爲禍本吉乃凶源自然之理也人莫之能知故聖人慈憫世之不悟告之曰天下皆知其美善而趨之樂之而不知其惡與不善由此而生也是理也猶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自古迄今事事物物皆有反對如環無端若夫超然獨立而無對者其惟聖人乎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至是以不去是以聖人獨立而無與之反對者蓋其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也無爲之事非不爲也謂順物自然因而不作感而遂通耳行不言之教非緘默而已謂至誠内修忠信外施天下從之無事辭費也若然者雖日應萬機和而不倡所以不辭勞故曰作而不辭也天下之民生者由其自養而已無所與故曰生而不有也立事建功循其分内爲其當然不恃爲已能故曰爲而不恃也至於功成事遂即退身避位故曰功成不居也夫惟如此法以天道其身全其功存是以千萬世稱譽而不絶矣故曰是以不去

拾遺○肇曰有無相生其猶有高必有下然則有無雖殊俱未免於有也此乃言象之所以形故借出有無之表者以袪之○光曰此六對者物之所以不齊惟喪禍者能同之

諸子旁證○文子曰老子云道可以弱可以彊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幽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知之淺不知之深知之外不知之内知之麤不知之精知之乃不知不知乃知之孰知知之爲不知不知之爲知乎夫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之不形者乎故天下皆知善之爲善也斯不善矣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石潭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矣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美惡善不善有無難易長短高下皆對待言其無常名也有美則與惡對有善則有不善對故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矣至於有有則有無對有難則有易對有長則有短對有高則有下對所以相生相成相形相傾也然此皆相反者至於聲音前後非甚相反而併及之何哉蓋言彼之相生相成相形相傾者亦如聲音之相和前後之相隨必然之理也此又以其不相反者形容其必

相反也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無爲不言皆所以體夫道之無名者也有名則有爲有言道既無名何待於言且爲乎是以出於美惡善不善之外夫惟無爲不言也美尚不得而名況惡乎善尚不得而名況不善乎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弗居萬物作而吾亦不辭聽其作也生而不有我雖生之而未嘗以爲我有以生之也爲而不恃我以無爲而爲而未嘗恃其有所爲也功成弗居○雖生之爲之不可謂無功而不居其功也如此則吾雖美而人不知其爲美吾雖善而人不知其爲善矣夫惟弗居是以不去有居則有去我自居以美美名去則爲惡矣我自居以善善名去則爲不善矣惟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是以其名不去也其名不去則吾之名矣此段乃申上無名之義

道德眞經集義卷之六

道德眞經集義卷之七　詩二

凝遠大師常德路玄妙觀提點觀事劉惟永編集
前朝奉大夫太府寺簿兼樞密院編修丁易東校正

不尚賢章

考異 河上公作安民章 趙實菴作至神獨化義章

唐明皇疏前章明萬殊逐境善化則歸根此章明貴尚不行無爲則至理首標不尚絕矜徇之跡次云聖理示立教之方結以無爲明化成而復樸也

○杜光庭曰大聖人爲理賢人輔之魚水相資安得不用上自二五之主至于霸王之君開國建功仗賢爲本不尚者矜徇誇衒之行也賢人用則人自理矜衒用則怨爭興不尚矜誇自無怨爭不貴乎麗容珍貨則人無貪求乃合乎聖合虛實腹無知無欲之尚矣

張沖應曰安者治也民即人也此章蓋謂王侯大人反身入道有以養其身則表正影從而人皆以無爲爲本斯無不治安者矣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考異 使心不亂古本作使民心不亂 無不治傅奕孫登作無不爲古本同

河上公曰不尚賢賢謂世俗之賢辯口明文離道行權去質爲文也不尚者不貴之以祿不貴之以官使民不爭不爭功明返自然也不貴難得之貨言人君不御好珍寶黃金棄於山珠玉捐於淵使民不爲盜○上化清淨下無貪人不見可欲放鄭聲遠美人使心不亂不邪淫不惑亂也是以聖人之治說聖人治國與治身同也虛其心除嗜欲去煩亂實其腹懷道抱一守五神也弱其志和柔謙讓不處權也强其骨愛精重施髓滿骨堅常使民無知無欲反朴守淳使夫知者不敢爲也思慮深不輕言爲無爲不造作動因循則無不治矣德化厚百姓安

王輔嗣曰不尚賢至使心不亂賢猶能也

尚者嘉之名也貴者隆之稱也惟能是任尚也咼爲唯用是施貴之何爲尚賢顯名榮過其任下奔而競效能相射貴貨過用貪者競趣穿窬探篋没命而盜故可欲不見則心無所亂也是以聖人至實其腹心懷智而腹懷食虛有智而實無知也弱其志強其骨骨無知以幹志生事以亂常使民無知無欲守其眞也使夫知者至無不治矣智者謂知爲也唐明皇曰不尚賢使民不爭尚賢有迹循迹則爭與使賢不肖各當其分則不爭矣○疏尚崇貴也賢才能也言君崇貴才能則有迹徇迹而失眞失眞必尚賢之由循迹起交爭之弊不若陶之玄化任以無爲使雲自從龍風常隨虎則唐堯在位不乏元凱之臣伊呂升朝自得台衡之望各當其分人無覬覦則不爭也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難得之貨謂性分所無者求不可得故云難得夫不安本分希效所無既失性分寧非盜竊欲物任其性事稱其

能則難得之貨不貴性命之情不盜矣○疏人之受生所稟有分則所稟材器是身貨實分外妄求求不可得故云難得人不安性分希慕聰明且失天眞盡成私盜今使賢愚襲性能否因情既無越分之求自輕難得之貨皆得性巳誰爲盜乎故莊子曰不仁之人竊性命之情而饕富貴又解云以人君不貴珠犀寶貝則其政清靜故百姓化之自絕貪取人各知足故不爲盜矣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既無尚賢之迹不求難得之貨是無可見之欲而心不惑亂○也○疏希慕聰明是見可欲欲心興動非亂而何今既不崇貴能亦不妄求越分則不見可欲之事而心不惑亂也是以聖人之理○疏說聖人理國理身以爲教本夫理國者復何爲乎但理身爾故虛心實腹絕欲忘知於爲無爲則無不理矣虛其心心不爲可欲所亂則虛矣○疏夫役心逐境則塵事汩昏靜慮全眞則情欲不作情欲不作則心虛矣莊子云虛室生白謂心

虛則純白自生也故曰虛其心實其腹道德內充則無矜徇亦如屬猒而止不生貪求矣○疏腹者受足則不貪欲使道德內充不生貪愛故云實其腹屬猒而止者春秋閻没汝寬諫魏武子詞也欲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猒則足而不貪也弱其志心虛則志弱○疏志者心之事事在心曰志欲令心有所行皆守柔弱故知心虛則志弱矣強其骨腹實則骨強○疏骨者體之幹既其道德內充常無貪取不貪則腹實腹實則骨堅強也常使民無知無欲○常使人無爭尚之知無貪求之欲○疏聖人所以虛心實腹之教者常欲使百姓無爭尚之知貪求之欲令其自化爾使夫知者不敢爲也清靜化人盡無知欲適有知者令不敢爲也○疏無知無欲者巳清靜矣則使夫有知者漸陶淳化不敢爲徇迹貪求而無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矣夫於爲無爲而人得其性則淳化有孚矣○疏夫得其性而爲之雖爲而无爲也且絕尚

賢之迹不求難得之貨人因本分物必全真於爲無爲復何矜徇既無聲而無臭人固不識而不知淳風大行誰云不理

杜光庭曰不尚賢使人不爭徇迹者矯妄之謂也尚賢之旨既興矯妄之人必至何者賢難知也詐而疑信佞而疑忠豈易辨哉經云智慧出有大僞是則上好智下應之以僞上好賢下應之以妄不若正身率下無爲御人陶以太和化以清靜則佐理之賢自爲其用矣乃雲龍風虎之謂也○雲從龍風從虎者易乾卦孔子解九五之辭○九五飛龍在天能廣感衆物故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各隨其類自相應感以況帝王升九五之位萬國來庭云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此言水是陰若流於地必就濕處火是陽若焚於薪必就燥處言此二物無識無情爲氣相感尚猶如此又龍是水畜雲是水氣龍吟則景雲起虎是威猛之獸風是振動之物虎嘯則谷風生此二物是有識有情與無識無情者因氣類同亦相感如此況聖人降世飛龍在天聖賢相須萬物交感故廣其事爾唐堯在位者帝堯號陶唐氏姓伊祁名放勳帝舜有虞氏顓頊之後喬牛之孫瞽瞍之子母曰握登生舜於姚立因爲姚氏名重華元凱之臣者即八元八凱也昔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人謂之八元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敱檮戭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人謂之八凱此十六族齊其美不隕其名堯不信用舉舜爲堯臣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舉八凱使主后土台衡之望者天子置三公之官以象三台也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人之生也禀天地之靈得清明沖朗之氣爲聖爲賢得濁滯煩昧之氣爲愚爲賤聖賢則神智廣博愚昧則性識昏濛由是有性分之不同也老君謂孔子曰易之生人及萬物鳥獸昆蟲各有奇偶謂氣不同而凡人莫知其情唯達道德者能原其本焉文子云清氣爲天濁氣爲地和氣爲人於和氣之間有明有暗故有賢有愚愚欲希賢即越分矣暗欲代明即妄求矣此爲竊性命之情而饕貴富莊子駢拇篇之詞也夫貴富所以可饕猶有萬之者若乃無可尚之迹則人安其分將量力受任豈直決已效彼以饕竊非望哉人君不貴珠犀寶貝之貨不息貪人人各自足斯可謂不爲盜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希慕美望也性識有限而美望聰明是爲越分名之爲欲又修道之士初階之時顧行未周澄鍊未熟畏見可欲爲境所牽乃栖隱山林以避囂雜及心泰志定境不能誘終日指揮未始不晏如也所謂小隱於山大隱於鄽未能絶欲恐境所牽乃栖遁山林以避所見及其澄心息慮想念正真外無撓惑之緣內保恬和之志雖營營朝市名利不關其心碌碌世途是非不介其意混迹城市何損於修真乎是以聖人之

理天眞皇人謂黃帝曰未聞身理而國不理者夫一人之身一國之象也胷腹之位猶宮室也四支之别猶郊境也骨節之分猶百官也神猶君也血猶臣也氣猶民也知理身則知理國矣愛其民所以安國也希其氣所以全身也民散則國亡氣竭則身死亡者不可存死者不可生所以至人銷未起之患理未病之疾氣難養而易濁民難聚而易散理之於無事之前勿追之於旣逝之後子勗之焉虛其心惟道集虛○

○虛心則道集於懷也道集於懷則神與化遊心與天通萬物自化於下聖人自安於上可謂至理之代矣虛室生白者莊子人間世篇之詞也室者心也視有若無卽虛心也心之虛也純白自生純白者大通明白之貌也內觀經云夫心者非青非赤非白非黃非長非短非圓非方大包天地細入毫芒制之則止放之則狂清靜則生濁躁則亡明照八表暗迷一方人之難伏惟在於心所以教人修道卽修心也教人修心卽修道也心不可息念道以息之心不可見因道以明之善惡二趣一切世法因心而滅因心而生習道之士滅心則契道世俗之士縱心則危身心生則亂心滅則理所以天子制官僚明法度置刑賞懸吉凶以勸人者皆爲心之難理也無心者令不有也定心者令不惑也息心者令不爲也制心者令不亂也正心者令不邪也淨心者令不染也虛心者令不著也明此七者可與言道可與言修心矣實其腹夫心○

○者嗜好無窮腹者含受有足心無窮故虛之腹有足故實之心虛則衆欲不生腹實則貪求自止懷忠信抱質朴可謂德充於內矣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註閻沒汝寬諫者春秋昭公二十八年晉魏獻子舒爲政以其子戊爲梗陽大夫今晉陽也冬梗陽有獄戊不能斷以其獄上於獻子訟人之大宗以女樂爲賂魏子將受之戊謂魏子二大夫閻沒汝寬曰主以不賄聞于諸侯者受梗陽之賄貪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于庭餽入魏子召二大夫食比置三歎旣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惟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他人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一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以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猒止是以三歎魏子辭梗陽之賄獻謚也䟽云武子則武子名類謚曰武閻沒汝寬二大夫諫武子之音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

○腹則易足心則難滿欲其息貪不受梗陽之賄小人腹飽猶知猒足君子之心亦宜然矣春秋美之魏氏納諫所以興也弱其志詩序曰在心爲志夫心之所起爲志所行爲事心旣柔弱則無險躁紛競之事皆處和平矣事和平則爲理之本强其骨弱其志則廉柔不犯於外强其骨則堅固有備於內爲道之者筋骨堅强百疾不能侵矣腹實則骨强和氣充也理國者政清則民靜賞省則力豐民靜者志弱之謂也力

豐者骨強之謂也常使民無知無欲貪求則爭起有知則事興爭欲既無清靜自化矣使夫知者不敢為也下化於上猶風之偃草淳和普洽則皆返無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矣無為之理其大矣哉無為者非謂引而不來推而不去迫而不應感而不動堅滯而不流捲渥而不散也謂其私志不入公道嗜欲不枉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功事成而身不伐功立而名不有若夫水用船砂用肆泥用橇山用樏夏瀆冬陂因高而田因下而池故非吾所謂為也乃無為矣聖人之無為也因循任下責成不勞謀無失策舉無遺事言為文章行為表則進退應時動靜循理美醜不好憎賞罰不喜怒名各自命類各自用事由自然莫出於己順天之時隨地之性因人之心是則群臣輻湊賢與不肖各盡其用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此理國無為之道也無聲無臭者詩大雅文王篇也言天道難知耳不聞聲音鼻不聞臭芳儀法文王之事則天下自信而順也不識不知者詩大雅皇矣篇言人不識古不知今順天之法而行之者此言天道尚誠實貴性於自然不尚賢貴貨即合於此矣

宋道君曰不尚賢至使民不為盜尚賢則多知至於天下大駭儒墨畢起貴貨則多欲至於正晝為盜日中穴坏不尚賢則民各定其性命之分而無所夸跂故曰不爭不貴貨則民各安性命之情而無所覬覦故不為盜莊子曰削曾史之行鉗揚墨之口而天下之德始元同矣旅獒曰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人之有欲至於決性命之情以爭之攘奪誕謾無所不至伯夷見名之可欲餓於首陽之下盜跖見利之可欲暴於東陵之上其熱焦火其寒凝冰故其心則潰亂僨驕而不可繫至於聖人不就利不違害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則孰為可欲欲慮不萌吾心湛然有感斯通止而無所礙動而無所逐也物孰能亂之孔子四十而不惑孟子四十不動心蓋得於此是以聖人之治至常使民無知無欲谷以虛故應鑑以虛故照橐籥以虛故能受耳以虛故能聽目以虛故能視鼻以虛故能齅有實其中則有礙於此聖人不得已而臨蒞天下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因其固然付之自爾何容心焉堯之舉舜而殛鯀幾是矣心虛則公聽並觀而無好惡之情腹實則心足平泰而無貪求之念豈賢之可尚而貨之足貴聖人為腹不為目腹無擇而容

故也志者心之所知骨者體之所立心強則或徇名而不息或逐貨而無猒或矜其能或伐其功其去道益遠骨弱則行流散徙與物相刃相靡胥淪溺而不反聖人之志每自下也而人高之每自後也而人先之知其雄守其雌知其榮守其辱是之謂弱其志正以止之萬物莫能遷固以執之萬變莫能傾不壞之相若廣成子者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是之謂強其骨莊子曰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

素樸而民性得矣聖人之治務使民得其性而已多知以殘性命之分多欲以汩性命之情名曰治之而亂孰甚焉故曰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辨者不敢騁其辭勇者不敢奮其伎能者不敢矜其材智者不敢施其察作聰明矜機巧滋法令以盡其衆聖人皆禁而止之此所謂使夫知者不敢爲也九德咸事俊乂在官豈以知爲鑿也行君之命致之民而已爲無爲則無不治矣聖人之治豈棄人絶物而恝然自立於無事之地哉爲出乎無爲而已萬物之變在形而下聖人體道立乎萬物之上總一其成理而治之物有作也順之以觀其復物有生也因之以致其成豈有不治者乎故上治則日月星辰順其序下治則鳥獸草木各遂其性

王介甫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論所謂不尚賢者聖人之心未嘗欲以賢服天下而所以天下服者未嘗不以賢也群天下之民役天下之物而賢之不尚則何恃而治哉夫民於襁褓之中而有善之性不得賢而與之教則不足以明天下之善善既明於已則豈有賢而不服哉故賢之法度存猶足以維後世之亂使之尚於天下則民其有爭乎求彼之意是欲天下之人盡明於善而不知賢之可尚雖然天之於民不如是之齊也而況尚賢之法廢則人不必能明天下之善也噫彼賢不能養不賢之敝孰知夫能使天下中心悅而誠服之賢哉齊桓公問於管仲曰仲不幸而至於不可諱則惡乎屬國桓公賢易牙而仲以爲易牙於已不若者不比數之無若隰朋者上忘而下畔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夫使其得上忘下畔之人而尊之於上則孰有尚賢之弊哉或曰彼豈不謂是耶特以弊而論之爾不貴難得之貨至使心不亂尚賢則爭興貨難得則民爲盜此二者皆起於心之所欲也故聖人在上不使人不尚賢不貴難得之貨不見此二者則能使心不亂而已矣尚賢則善也不貴難得之貨爲盜惡也二者皆不欲何也蓋善者惡之對也有善則必有其惡皆使善惡俱忘也世之言欲者有二焉有可欲之欲有不可欲之欲若孟子謂可欲之謂善若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是不可欲之欲也字說谷能受也欠者不足也能受而能當患不足者欲也老子曰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此老子不該不偏一曲之言也蓋先王不尚賢亦非不尚賢不貴難得之貨亦非不貴難得之貨不見可欲亦非不見可欲雖然老子之所言形而上者也不尚賢則不累於爲善不貴難得之貨則不累於爲利惟其如此故能不見可欲孟子曰可欲之謂善夫善積而充之至於神及其至於神則不見可欲矣是以聖人之治至強其骨夫虛其心所以明不尚賢實其腹所以不貴難得之貨強其骨所以明不見可欲夫人之心皆有賢不肖之別尚賢不肖則有所爭矣故虛其心則無賢不肖之

辨而所以不尚賢也腹者能納物者也能納物則貴難得之貨矣貴難得之貨則民爲盜矣腹既實則雖有難得之貨亦財聲色而已凡所可欲者皆爲欲弱其志所以無求强其骨所以有立惟其無求也故不見可欲而有立矣無所求而有所立君子之所貴也惟其能貫於此則無不治矣常使民無知無欲虛其心弱其志使民無知也寔其腹强其骨使民無欲也使夫知者不敢爲也民貪其莫皆無知無欲雖有知者亦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矣有爲無所爲無爲無不爲聖人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蘇頴濱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至强其骨尚賢則民恥於不若而至於爭貴難得之貨則民病於無有而至於盜見可欲則民患於不得而至於亂雖然天下知三者之爲患而欲舉而廢之則惑矣聖人不然未嘗不用賢也獨不尚賢耳未嘗棄難得之貨也獨不貴之耳未嘗去可欲也獨不見之耳夫是以賢者用而民不爭難得之貨可欲之事畢效於前而盜賊禍亂不起是不亦虛其心而不善腹之實弱其志而不害骨之强也哉今將舉賢而尚之寶貨而貴之衒可欲以示之則是心與腹皆實也若舉而廢之則是志與骨皆弱也心與腹皆實則民爭志與骨皆弱則無以立矣常使民無知無欲至不敢爲也不以三者衒之則民不知所慕澹乎其無所欲雖有智者無所用巧爲無爲則無不治矣即用三者之自然而不尚不貴不見所謂爲無爲也

呂吉甫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聖人知夫美斯惡善斯不善而我無容私焉故雖靡天下之爵因任而已而賢非所尚也民之爭常出於相賢知賢非上之所尚則不爭矣故曰舉賢則民相軋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聚天下之財者養人而已而難得之貨非所貴也民之盜常出於欲利知貨非上之所貴則不爲盜矣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君子之所欲者賢也小人之所欲者貨也我皆不尚不貴則心不亂矣然則不尚賢者非遣於野而不用也不貴難得之貨非委之地而不收也內不存諸心而外不遺其迹而已矣是以聖人之治至强其骨心藏神而腹者心之宅虛其心則神不虧而腹實矣骨藏志而骨者腎之餘弱其志則精不摇而骨强矣常使民無知無欲至則無不治矣智者知賢非上之所尚而貨非上之所貴而爲之非所利故不敢爲也夫唯如此則無爲無不治矣

陸農師曰不尚賢使民不爭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此所謂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所謂不貴難得之貨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民不見善之可欲則無爭之亂矣不見利之可欲則無盜之亂矣是以聖人之治至則無不治矣心者有知而擇腹者無知而容志者有欲而動骨者無欲而立是故聖人之治虛其心實

其腹弱其志强其骨虛其有知實其無知故能常使民無知弱其有欲强其無欲故能常使無欲

王元澤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賢者出衆之稱尚之則民夸企外慕爭之端也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民衣食足而性定矣妄貴難得之貨則其求無已必至爲盜蓋民之失性由妄生分別此篇務在齊物使民復性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昧者妄見可欲所以爲心之潰亂惟聖人能知諸物皆非眞實故萬態一視而無取舍之心是以心鏡常虛物豈能亂之是以能不尚賢不貴貨也是以聖人之治至强其骨心虛則無所分別此申不尚賢之義腹實則無所貪求此申不貴貨之義志强則夸企而爭勝志弱則無營於外此又申不尚賢之義骨强所以自立自立則外物不能遷此又申不貴貨之義常使民無知無欲知則妄見欲則外求二者既除性情定矣自不尚賢而化之可使至於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智足以亂衆者禁而止之爲無爲則無不治矣爲無爲非無爲也爲在於不爲而已期於復性故也切常論之三代之後民無不失其性者故君子則志强而好善求賢無已小人則骨弱而慕利逐貨不厭志强則多知骨弱則多欲或有知或有欲雖所趣不同而其徇外傷本一也惟聖人不然弱其志則非所見者卑而求近以爲無所求而道自足也强其骨非以自立而爲賢將以勝利欲而尊德性也夫然后名不能移利不能溺而性常定矣

劉仲平曰不尚賢至使民不爲盜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古之道也後世聖人亦可以復諸此乎曰難得之貨不貴之易也於其所謂賢而無以上之難也時也然而尚賢有道惟賢然後尚之而莫之貴也由是天下信之而亦至於勿爭書曰不寶遠物則遠人格不貴貨也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尚賢也遠人格民不爲盜也邇人安使民不爭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可欲者善也所不欲者不善也聖人之道人者以可欲得之則無欲矣可欲者窮理也無欲者盡性也可欲者可語人以始而不可求人以終終以可欲亦歸於不善而已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可欲者善也故曰天下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知善之所以爲善者不可不深知此也是以聖人之治至則無不治矣虛其心則愛惡息愛惡息則志平一而同乎道虛其心弱其志所以養神實其腹强其骨所以嗇精而常使民無知無欲也

劉巨濟曰不尚賢使民不爭古者聖人作其道足以哀民之瘼方斯之時賢未尚也世衰聖人不作知尚賢爲世所尚又未必賢則徒厲民以食之而使民窮以不肖亦安得無爭者乎莊子曰至德之世不尚賢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古非賤貨定衣食而已世衰上貴貨專利而使民窮於不足亦安得而無盜乎然非尚賢則亦不能致貨蓋爲君辟土地充府庫古之民賊

而今之良臣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目前諸欲以適情爲可則不能不見也以不見之則其心定矣尚賢不貴貨者皆可飲之事也是以聖人之治至强其骨虛其心者以尚賢貴貨出於世衰非聖人之治故也虛其心則邪萬物已足治矣何俟於賢乎實其腹者經曰身與貨孰多蓋養精以實腹則所有非所有也何事於貨乎弱其志者志者心之使也養神則心虛心虛則神定神定則無所用而弱矣强其骨者骨者體之幹也養精則腹實腹實則精盛精盛○則骨强而立常使民無知無欲凡民知欲不能自無能使之無而已虛心弱志使無知故也實腹强骨使無欲故也又使民常則善矣蓋有知則恥不尚賢而爭有欲則思貨而盜使夫知者不敢爲也使民常則固善矣不能使民常則亦必有知者焉使夫知者不敢爲可也使不敢爲則固亦道矣不言欲者欲生於知而已爲無爲則無不治矣爲無爲謂使敢爲者不敢爲也敢爲者不敢爲則無知無欲之得安其性此其所以治也前章言聖人以事教爲應爲尚賢貴貨皆事教之緒餘故次以不尚賢此章言聖人治身以化民使至於無知欲則賢與貨固外物也後世尚賢貴貨既不可廢而爲上者苟能虛心弱志則雖徇利實徒厲民以食之事矣實腹强骨則難貴貨必無損下益上寶珠玉以殃身之事矣夫如是則治於人者食人人孰使之爭有餘不足分定而止孰使之盜

崇寧八註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至則無不○治矣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蓋聖人在上不尚賢不貴貨使民不累於爲善不累於爲利也心不虛則亂腹不實則有欲志不弱則有剛骨不强則不立實其腹則無嗜欲矣孟子曰行有不慊於心無是餒也又云人無飢渴之患心爲患也莊子曰嗜欲深則天機淺淺則困矣弱其志無暴其氣又云士尚志而此謂弱志者何也孟子方以士人言之故進之老子以反本言之故退之

劉驥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至則無不治矣不尚賢則忘名忘名則民無所夸跂故不爭不貴貨則忘利忘利則民無所覬覦故不爲盜不見可欲則使人息其愛欲之心故不亂三者既除性情定矣然後可以虛其心實其腹虛其心者物我兼忘也實其腹者精神內守也物我兼忘則欲慮不萌而志自弱矣精神內守則形體充實而骨自强矣弱其志則貴乎無知强其骨則貴乎無欲故常使民無知無欲也無知無欲○則見素抱朴而造於道矣聖人之道虛无自然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故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无爲則其爲出於不爲自然之妙用无不治矣此莊子所謂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无容私焉而天下治以其得大道沖虛之用也故次之以道中

趙實庵曰初舉不設智巧○一去文辨○不尚賢使民不爭前章以聖人无爲之功

而治天下至於功成不居是得眞常之用也豈假外鑠於我哉所以聖不必絶不知有所謂聖也智不必棄不知有所謂智也蕩然无心而已矣觀夫三代已還不知有所謂无爲者也故千里裹粮親賢以圖治矣老氏傷其不探本也故繼之不尚賢夫任大也不必任小有聖也不必有賢大則體道也无爲聖人之事是爾小則任智而矜誇賢者之事是爾故大聖有作治本无爲使天下之民各安其性命之情而絶企○慕誇爭之心易所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者是也性命既正則純純當常機心不作賢與不肖孰能辨哉我欲無爲愚其耳目我欲成治一其良心智端起而機僞生巧意作而爭心起及其變也豈勝治哉盖中人之性可上可下以道化之則歸乎純以賢誘之則進乎爭爭心相仍民性遷矣雖欲任賢而禁民之多知曾不知正容悟道治容誨淫故不尚賢者至神獨運也上古之君不聞有佐羲農之代亦所未聞至於

黄帝有坂泉之戰而始有風后力牧之臣問治生之道則有更區岐伯之師厥後聖道尚存而求賢已切詩云南有嘉魚則樂與賢南山有臺則樂得賢至于簡兮刺不用賢丘中有麻刺賢人放逐狡童刺不與賢人圖事則知大樸既散之後賢者不可不尚也老子欲還純返樸於衰周之世故以不尚賢爲言無他使民純樸則不用爭使民賤物則不好貪凡以救當時之弊而已然則尚賢使能先王正禮義法度也不○尚賢不使能老子則欲清靜无爲也迹雖不同其於爲治則一也所以抱甕灌園發子貢之所問耕田不仕爲伯成之所逃又馬蹄胠篋宜蒙人之所指○二除愛利○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此一節謂之三法通玄義前二句言治法後一句言治已先得治已之道然後可以治民治民者以正也正則不邪不邪則無欲無欲則心虚心虚則不亂

不亂則萬物服萬物服則智謀不用矣奚以賢爲貨者交利而俱贍人我之養畢足而止金玉雖貴不能濟飢以道化之其分各足無使賤者借於貴貧者强於富苟有奔競則越性命之情而矜誇奇物此必在乎人主敦尚素樸不務榮觀天下之民不約而化如漢文還千里馬晉武焚雉頭裘則天下貴貨之心在矣是知至治不在三器韓子有言要道存於四維賈生極論至於治已以無欲則心間無事無事則生定○矣至于巧者不敢矜其智能者不敢矜其才孰能投其所好哉昔之人主不體至道務以欲利勝已而奸臣得以投其所好未有不由是而亡也太甲曰欲敗度役耳目者欲所爲也荀卿亦曰由欲謂之道盡嗛也從人所欲不爲節限則天下之道盡於快意聖人之治苟能去欲而虚心則夫神天明照知四方未足爲遠也○三正性情○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謂不以一物爲累其心者則其心自无矣凡稱見者非獨眼

見六根皆見因見即欲多欲亂心心固不淨且眼爲六根之首以眼爲見根眼本爲見見所爲塵審物爲境耳雖曰聽聽實耳見見所爲塵審物爲境鼻雖曰臭臭實爲見見所爲塵審物爲境舌雖曰味味實爲見見所爲塵審物爲境身雖曰觸觸實爲見見所爲塵審物爲境意雖曰識識實爲見見所爲塵審物爲境此名六根六根生六塵六塵對六境謂之三六十八界輪轉生死之因緣也所覺不同同謂之覺所見

○不同同謂之見六欲所取本同一心從○心所分三界唯識六根取境藏之於意意亦是心心爲藏識六根謂之六識上有六七兼之爲八七識者爲六識般運業境而歸八識七識亦名意八識執三藏謂能藏所藏執藏能與染淨所知諸法爲依止是故名爲種子七識八識同名曰意亦名曰心故此六欲染亂一性性者心之生心實性也自无始已來使我不得歸入正道由汝六識取受无厭使此心終日營營流轉愛風未甞暫止其疾俛仰之間再撫四海之外如風中燈焰不停故如風中亂絲不整故夫既一心不理是心隨境轉轉轉不休心神耗動日趍妄境化爲異類無由返本欲之害性可不愼歟蓋欲非一日而積也性非一日而染也中有無明爲已主宰自无始已來至今日也且如初入包胎緣不淨境業報曰因愛即生初入包胎從愛中來愛中有欲逐生此心至於嬰孩之時雖情未開喜怒已生於心矣速至能別人事

○六欲所起分裂六處受用一境欲生一心○所起境既无量心亦无邊惟彼一心不知所住是欲勝而心亂故也是故三界初上六天名曰欲界第一太皇黃曾天人六色根俱染太明玉完天人一欲根麁淨五欲根麁染清明何童天人二欲根麁淨四欲根麁染玄胎平育天人三欲根麁淨三欲根麁染元明文舉天人四欲根麁淨二欲根麁染上明七曜天人五欲根麁淨一欲根麁染以上六天謂之欲界太眞科曰初下二天果報尚麁猶以身交爲欲次二天以執手爲欲第五天以口說爲欲第六天以眼視爲欲令緣六欲感此六天凡一根麁淨上進一天六欲總超上登色界自此以性一切銷盡方登无色界天凡稱无色是无欲也蓋修行之始去欲爲難自六趣以至於爲人自人道以至於爲聖超證之門以漸消也經曰少私寡欲易曰懲忿窒欲經言其漸易言其損雖然學者之所修固如是也而與物委蛇而同其波者又非

○起心而絶之无根也執塵也无塵也執境○也通乎此則眞人哉○次爲治之要○一牒前證治本一○是以聖人之治前三句爲三法通玄義後四句爲四事成治義是以字牒前起後謂聖人能知此三者又在虛心實腹弱志强骨是使聖人行道也皆言之有緒矣不尚賢絶巧智也不貴貨絶珍異也不見可欲窒心也此三者爲治世之基基不立則何以求安乎學之爲王者事其以久矣此三者聖人亦常聞之矣閭

之則志於行之也又行之在乎四事矣故
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
光大矣所謂光大者行此四事也一曰虛
其心二曰實其腹三曰弱其志四曰强其
骨○二湛然无物○虛其心虛其心者虛
有四說焉三說非一說是一曰如太空之
虛二曰如空谷之虛三曰如虎在丘之虛
四曰以一爲虛夫太空之虛空谷之虛丘
虛之虛皆非也此非空非谷非丘之可比
也乃一之虛也若夫以其心如太空之虛
○則獨覺之人厭離煩惱使一毫不累於心
坐觀虛空空極渺漫无能作爲豈出治之
聖人守此爲虛哉此其一也又以空谷之
空爲虛此特山之有之穴空而已空谷傳
應以虛感聲聲出亦虛兩虛相合能應而
已雖然以谷況心一无所作響則應之豈
不善牏經亦曰谷神不死凡言谷神谷中
有神也非特空谷而已谷而无神則所謂
神靈者果何物乎我呼彼應是和也豈有
人君之治和而不唱者哉不唱而和則失

常矣此谷虛不可以比出治聖人之心此
其二也字說曰虛在丘則虛丘虛則人不
敢進夫王者之事以天下爲一家不獨親
其親不獨子其子皆欲愛利之至於四海
咸使歸向豈特如虎之在丘絕物爲虛邪
此三也今之所言治者以一爲虛是也夫
一在坎則實在離則虛水火之相生精神
之運用不可須臾離也故聖人精神之運
心術之動法諸水火有不測之神一本也
道生一一爲虛不生而爲有生之宗无用
○而爲衆用之祖一況君也其在象則三畫
而成乾三三兩兩之則三才變通也自一
自三而六至於三百八十四爻一无不在
矣一即神也以虛泛應虛固无用其果不
用乎聖人之道役人也不爲人所役役物
也不爲物所使一而不二制命也漢策曰
命非聖人不行一而不衺靜之至也靜而
不變道之常也不變而變道之用也物變
我靜守乎一也我靜物動觀其復也則知
一者无爲也无爲而无不爲也帝王之心

通乎三玄以行四事孰謂虛无爲不治哉
此一爲虛是也○三道備純乾○實其腹
八卦以坤爲腹化爲五材者在地成形而
坤則藏之故爲腹又背爲陽腹爲陰以其
主藏則藏往者是也土主意出而爲新也
歸而爲往也皆主藏之以其多藏故曰實
腹又以坎離二象觀之坎實其中有實腹
之象離虛其心有虛心之象坎剛離柔則
心腹爲剛柔也經曰人法地易曰立地之
道曰柔與剛然實者非虛以通之則不神
○故曰黃中通理若夫虛者不履實際則不
至清淨覺地御注曰虛心則公聽並觀而
无好惡之情公生明是也離爲火火文明
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實腹則贍足平泰而
无貪求之念容乃公也坤爲腹腹主容聖
人中正以觀天下是也向之所論虛心實
腹顯聖人出治之用也夫虛實之用在人
爲事也在卦爲坎離也在氣爲陰陽也用
之爲人事如彼其言也用之爲坎離法故
不同也且陽實而陰虛鍊丹之法使二八

陰消九三陽長陽純則仙陰純則死坎以內外爲陰離以內外爲陽火上水下則未濟降火就水則既濟從天地之道自子至午變純陽自午至亥變純陰自然之運也故曰天地以順動此乃循常施化也及在人身豈不隨天地之爲陰陽邪凡隨天地之爲陰陽是未得制之之法也不免與造化爲流人而已不知制命在我者也凡陰陽之道順之則死逆之則生太白山人曰五行顛倒術龍從火裏出五行不順行虎○

○向水中生此逆也逆則生太乖論之本非逆也乃和會也致之似逆歸之曰和太上曰水火比於道之眞體水火之用是以術而制之使夫坎中之一補離之虛心變離爲乾其道成矣若虛心未實離坎徒迷眞人曰陰坎徒迷一陽離五見形是也平叔曰點化離宮腹裏陰極而論之在得一也既得一在火候也非火候數足豈能補之或曰經不及是止論聖人之治此何以及之不知五千言長生之宗也出可以治世入可以登仙安期生策士也張子房王佐也期不用於楚良成功於漢二人皆登仙是出處有道也昧者豈及於斯乎○四柔順自守○弱其志孟子曰志者氣之帥也御注曰志强則或徇名而不息或逐貨而無厭令夫蹷者趨者是氣也氣可使之和和則內以安神外不逆物苟不和也豈免攫挐而傷物暴扞以戾人非氣之自使志實使之也故曰志者氣之帥老子以儒弱謙下爲表言夫志不得不弱然則以治道

○論之志意不大識量不遠豈足以當大事○乎必須剛也剛則決柔豈特剛而不柔邪柔以返剛聖人體天一剛一柔迭相因也不夬則不決決則乾道成也又剛過而不中過則有悔也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夫能用九者弱志之謂也楊雄曰見善明用心剛夫見善則明道也明道於我則志氣自大矣在君子則謹守其志深藏若虛故以弱而守之也苟不能以弱而守之則氣暴而不純凡養氣之道柔順爲本經曰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隣使內不犯外猶之處子不然則喜怒交攻而傷其和矣長生之宗莫慎於此胡不觀乾之九五飛龍在天剛得位也進不可極極則有悔矣大有之上九宜其剛而不中也然且履信思乎順故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雖然時也而性在其中矣若夫弱志以守一自非聽之以氣者必反是矣○五立德明道○强其骨向所謂不尚賢也下爲能知也虛心已下四者爲能行也至於强其骨尤見其能者○

○也何以言之骨强則有立易曰信以發志也主信則有立又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體乾之道則行而無所礙動而無所逐信以主之也無信則不立此又至剛至大者之所能行也蓋自虛心實腹弱志以養之至於此則所謂善養吾浩然之氣充塞乎天地之間確乎其不可拔也孰能禦之經曰强行者有志此自養之以柔然後能至剛也易以先剛而後柔老子以先柔而後剛用之各有其道也夫腎爲一水一

石水柔也喻志石强也喻骨凡自柔至於剛而酌然可見者一陽生於至陰之中柔極而剛也一陰生於至陽之中剛極而柔也若是乃知剛柔之迭用也若守之而不行則曰自晦自晦者豈能利天下後世哉聖人觀天之道據以順動風雷雲雨施於天禮樂刑政施於人内且不剛焉自立矣是以骨强則有立弱以守之正以行之者也如有所立卓爾則異乎棖也欲矣觀夫天下學道之士多矣有知之者知之而不能守守之而不能行無他焉是欲利之心勝而清虛之道難反强其志而弱其骨也譬如多積貨財闔戶守之不能留還何由富矣御注曰骨强則行流散徙言无中下矣惟自强不息者爲能體此○三政化所及○常使民無知無欲此一句總結前義下一句示以法也常使民無知無欲則是重明向上不尚賢不貴貨不見可欲以至虛心實腹弱志强骨言聖人出治天下有此七者誠無他焉使民無知無欲是也尚

賢則多知至於天下大駭儒墨畢起貴貨則多欲至於決性命之情以爭之攘奪誕謾無所不至見名之可欲見利之可尚皆失道者也惟聖人爲能去此三者民自無知也亦無欲也惟民生厚因物有遷蓋以上之人作聰明務機巧而爲之誨也及其已甚刑法不足以齊之董子曰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此昔之在位者教之不善風俗漸染之深未可一日而化也今雖欲以法而禁之令而申之彼其奸惡之心尚在當以道化之則可也法始乎伏羲而成乎堯大備乎成周而智巧盡矣故曰周衰而道微可知也老子作經意在乎此雖然豈止爲當時而作將以爲萬世之蓍龜及其亂也何異乎戰國是尚賢貴貨多欲之過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堯聞童謠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苟在上之人多知多欲而欲其無知無欲是不可也猶之惡醉而强酒誠不若以至誠而化之純朴以守之在上者如愚在下者無知即莊

子謂上如標枝民如野鹿何威福之用哉刻意尚行離世異俗民始疑矣○二標前智巧无施○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經曰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莊子曰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无道聖人生焉多知多欲淪亂天下至於民失常性又欲以刑威而禁之茲又大亂之本也秦之毒天下智巧勝矣不能用仁義而以刑威欲治天下思不及民故其忘速矣然民豈无知也可使藏之而不用惟上之人不啓其端則下之人有知而不敢爲也陰符經曰絶利一原用師十倍其此之謂也若使夫知之者敢爲則紛拏不足而禁矣一至于此雖欲誅之有不勝誅者矣故曰我无爲而民自化○四顯无爲之功○一化行无彰二○爲无爲此一句總結一篇之義以明聖人出治雖无爲而未嘗不爲无爲則絶物有爲則近事所謂事非道也而事實出於道矣使爲之而不見爲之之迹治之而不顯治之之功斯善矣且如之何使爲而不

見爲之之迹治之而不顯治之之功乎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夫不動者性也感而遂通者情也性本无爲道之體也道之爲性其實无形有極而作則天地至於萬物无不由茲而出焉傳曰萬物職職皆從无爲殖是道也出於聖人之心而應次二之神潛天而天潛地而地无非精神之運動者也夫見於精神之運動者則有爲也運而不見其迹者本无爲也且不爲也天下一日二日而萬機其可置而勿論乎勿

○論則不治若事事而治之物物而察之則又勞矣勞則隳隳則不治矣凡爲之之道豈免仁以仁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信以質之恩以愛之刑以威之哉若出治而畧此數者且欲求治又不可得也上古不用禮法義皇已用結繩大率上古之時民純事簡无爲之功易可見也若謂後世只可有爲不可无爲則是道不可行也惟體道之聖人能通乎此易曰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惟不廢一物也道實有爲之及乎求道也道本无爲矣茲所謂爲无爲者是也嘗試論之无爲者內聖也有爲者外王也內聖則淵乎其虛外王則興事造業以淵虛之心而爲事業則事出於道道本於虛有爲无爲混而无迹豈俟他哉是篇歸之不尚賢欲聖人之獨化也獨化則神矣有能不親賢道而致无爲自然者大聖之治也若需賢佐者則迹也請以神觀大聖之教人也搖蕩人心使之成教易俗其朴徐徐其覺于于无事而萬物化无爲而百姓定

○此神也請以迹觀堯禪舜舜命九官皐陶曰知在知人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又曰百工惟時庶績其凝則朝廷既治可以率天下矣至於仲虺之稱湯用人惟已皆須賢以爲輔佐也又曰旁求俊乂而共成天下之治則智者爲之謀能者爲之使君逸臣勞此見乎迹是君能任人以成无爲之治也彼無所待聖之无爲也此有所待因賢而致无爲也蓋得賢則治失賢則亡不尚者存於大聖人也世嘗謂老子之道[illegible]類鴻荒非用中之道其何以云有爲爲則是不廢中庸也○二道契自然○則無不治矣如上則見无爲之功矣至於无爲則與道爲一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七

道德眞經集義卷之八

凝遠大師常德路玄妙觀提點觀事劉惟永編集
前朝奉大夫太府寺簿兼樞密院編脩丁易東校正

不尚賢章

邵若愚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至爲無爲則無不治矣夫不尚賢能者恐人矜智王所好者謂之風民樂隨之謂之俗上矜賢智下心競趨不尚賢使民不爭其名故也食之爲貨務資贍養豈貴珍其難得乎難得民必深藏凡人之情與之則不受藏之○必竊奪治世非不用貨不貴珍奇難得之貨者使民不爲盜故也下民不見名利可使欲心不亂其民自治是以聖人之治不尚賢使民無知無知則自虛其心心虛則能容萬物故云實其腹不貴貨使民無欲無欲則自弱其志志弱則不隨境轉故云强其骨常使民無知則虛心无欲則忘境心境兩忘無所攀緣萬事俱息使夫有智者而不敢爲聖人爲無心之爲則天下無不治矣

王志然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至則無不治矣夫語道而非其序非道也語道而非其道安取道莊子九變之序五變刑名可舉捨是若倒道而行迕道而說者人之所治安能治人驟而語刑名者由未知所以爲學爲治之本意歟且名者實之賓名實既定乎內外之分天下之人爵因任而已豈有賢者棄之野而不用者哉而老子謂不可尚之之意其有深旨焉故莊子曰舉賢則名相軋尚賢則起爭之一端以至天下○大駭智詐是非頡滑解垢儒墨畢起其不可尚者如此聚天下之貨財養天下之民人而民熙熙然擊壤而歌鼓腹而遊物物而不物於物烏可竊竊然而貴之哉老子謂不可貴之之意其亦有謂以天下之萬物職職芸芸各有所繫焉既有時而成必有時而毀既有時而貴必有時而賤付之自爾詎可容心哉人欲貴之者唯必得是求求之不得將決性命之情以爭之以至攘奪覬覦靡所不至豈秖爲盜而已此蓋上有所好下有必甚者焉經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孔子云富貴是人之所欲至如目擊耳聞鼻嗅舌嘗侈情動心皆謂之可欲苟欲之無饜者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不足以供其求君子之所欲者名也小人之所欲者利也舉天下賢不肖皆不見可欲之欲則心常寂然何亂之有所以聖人常虛其心不爲一物之所囿常實其腹不爲一物之所礙內觀其心廓然無有外觀其形與物委蛇而同其波遠觀其物物無○其物故志弱而有用骨强而有立志之所之有所操則有所守焉腎主藏志而骨者腎之餘弱其志則精不搖而骨强矣心主藏神而腹者心之宅虛其心則神不虧而腹實矣由是萬化生乎身精神生乎道以此治人事天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唯其如此則无不治矣莊子曰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則民性得矣若然者天下焉知賢之可尚不可尚貨之可貴不可貴者

黄茂材曰不尚賢至使心不亂方且和其光惟恐人之知何賢之可尚故民不爭不爭者各安其性之自然方且窒其欲惟恐物之擾何貨之可貴故民不爲盜不爲盜者取足於身而有餘不見可欲非閉其目而不之見也物之交於吾前而動於吾心者甚多將不知見其可得乎惟能見其無有可欲之處然後不足以亂吾心何者毛嬙麗姬天下之美也人莫不欲之而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推此以言誠無見其有可欲者則心不亂矣是以聖人之治至實其腹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嘘嗒然自喪其偶能養其心至此則可謂之虛矣一飽之外雖有珍羞百味列於其前惟恐其不亟徹而去此腹所以欲其實也經曰聖人爲腹不爲目弱其志自强者有志今乃弱其志何也自强則可以進乎道弱則可以到於日損之地矣强其骨老子之道深乎强强故曰强梁者不得其死今强其骨何也戒乎强者惡其與物爭也强其骨者自强也夫道獨立不改非自强者安能致乎常使民無知無欲老子以治國治民況於其身所謂使民即是其身無知無欲非頑然如木石之無所欲也其始也不能無知去其知至於無知其始也不能無欲去其欲至於無欲則自非有道君子其積所至其孰能之使夫知者至則無不治矣夫道自然豈可以智爲之惟能爲無於無所爲斯可矣

程泰之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至使心不亂其人賢矣表而出之以暴耀天下則必有恥其不若而强與之爭故莊子曰舉賢則民相軋也貴難得之貨則必有棄業趨利而不惜爲盜者故曰貨財聚然後覩所爭也爭且盜皆其覩可欲而生心者也若上之人藏好惡而不示下之人無所趨以爲利則凡其可欲者不復見前心自不亂而爭盜自息此老氏正本澄源之道也蔣閭勉之言治曰必拔公忠之屬而無可私民孰敢不輯勉之此言蓋堯舜以來舉善而教不能凡致治者之所共也而季徹識之曰若子之言則其自爲處也危其觀臺多物將往投迹者衆蓋識其表而出之則昭昭乎如覩臺之招物也則見可欲而往焉以爭者多也然則見賢而不尚豈其無別哉泯迹以息爭忌焉耳矣凡老氏之教所欲藏用自晦者其意皆類此也見之讀如現上之人出而示之之謂也是以聖人之治至强其骨常時存想者爲心臨事欲爲者爲志腹所以飲食也骨所以負任也老氏書有寓言有實言此之腹也骨也誠即其實而命之也後章曰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其當實而虛之者也又曰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此惡其强而求以弱之者也庚桑子之居畏壘也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不使其心得有仁知焉是求以虛也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爲使擁腫鞅掌非骨强而耐負荷者不在數也此其立庚桑之則而識堯舜之舉賢任知者然也常使民無知無欲民之有

知則智多而難治者是也其有欲則覲可欲而爭且盜者是也老氏之貴无爲也欲以無事處天下而使天下亦安於無事也莊子之言治效曰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朴素朴而天下之性得矣

使夫知者不敢爲也使民無知無欲將以愚之也而其中有桀黠不受愚者是所謂智也智則不復可愚矣於是舉天下皆順吾教則皆無知無欲矣無知無欲則安土樂業不可誘之爲亂矣雖有智者知其無○與附和則亦意消而不敢復爲故曰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甲兵無所陳之正其自謂可復結繩者由此其致也莊子取是語而託之上古曰古之人在混茫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萬物不傷群生不夭人雖有智無所用之正明此也爲無爲則無不治矣既曰無爲矣而又有夫爲無爲者焉則豈委事功而不作也哉以無爲爲居而以無事行之是之謂爲無爲也我以無爲鎮之而下以無知無欲應之所謂無爲而民自化無事而民自富者也則安有不入於治也

詹秋圃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至則無不治矣安民章所言不欲尊尚賢人使民不狂僭而爭名不貴珍貨奇寶使民不爲盜竊不見可欲紛華盛麗使心不生妄亂是以聖人治民久欲與之相安在我必虛其心而去嗜欲常使斯民無知無欲雖知亦不敢爲則爲無爲而無不治安矣

張沖應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至則無不治○矣老子出乎上古其風淳俗厚人皆質朴日以无爲名利俱忘聲色不作五神不亂蓋自上古降民改而皇皇改而帝帝改而王官以鳥名繼以龍名又繼以王侯卿大夫以美名之則虛名日盛而世所尚者行權之賢是以比干爭而死夷齊不能爭而隱以激紛紜征戰之苦又自鑿山耕海鑽石淘沙良金美玉惑之未已奇珍怪寶惑世愈甚世所貴者罕獲難得之貨是以虞氏懷玉而喪國石氏藏寶而喪家以成滅身傾德之禍又自笙簧之淫聲逆耳子女之淫色迷目異味逆口異香逆鼻異服逆身神昏精亂而以所欲之形狀畢露是以商亡以長夜之飲陳破以後庭之曲以起弑逆暴亂之階皆此三者之故也故上古聖人所以治乎其人者無他不尚行權之賢不貴難得之貨不縱可欲之惑則上行之而下效之斯無以動人心之爭之盜之亂者矣故虛心下而不爲三者之所拘實腹運道而不爲三者之所耗弱其志而不○尚不貴不欲强其骨而常健常康常寧人有以觀我之无爲則自然无知无欲矣或有知者欲尚其賢欲貴其貨欲華其五鬼心鼻口耳身欲亦不敢爲也故人皆爲其所无爲而人无不治者矣

張靈應曰心不虛明如何得其炁沖和以實其臟腹志不卑弱如何得其精膠固以强其筋骨心常虛而炁不虧志常弱而精不耗這腹便充實骨便堅强更有何趨蹶勞遺之患大凡人一時趨蹶皆炁不沖和

中來寢夢遺失皆精不膠固中出要皆炁不沖和只是心不虛精不膠固只是志不弱

白玉蟾曰不尚賢為子當孝為臣當忠使民不爭飽不思食不貴難得之貨黃金與土同價使民不為盜如意無他不見可欲耳目之間心實在焉使心不亂去即喚回

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矣

廖粹然曰不尚賢有道之士不務榮華使民不爭默識如愚無爭三昧不貴難得之貨觀世財如灰塵不貪而不欲以內丹為至寶自愛而不自貴使民不為盜知是不欲不見可欲外不著物內不自見使心不亂同太虛空如如不動是以聖人之治主上以道治國吾亦以此修身虛其心以虛為身以無為心實其腹神炁沖然清淨自守要將坎位中央畫爻化離宮腹而爻陰弱其志專炁至柔頑然不動強兵戰勝功成後霹靂俄然出地雷強其骨潛形於身而不出藏神於心而不見水火抽添丹就日金筋玉骨自堅強常使民無知無欲國安民富更無他吾之子孫亦無事使夫知者○省得此理不敢為也何嘗妄作為無為○道常自然則無不治矣子能知一萬事畢也則豈不快哉

陳碧虛曰不尚賢使民不爭夫人君之謙下雌靜不矜尚己之賢能則民之從化如風靡草柔遜是守何有爭乎經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又解曰人君靜大臣明刑不避貴澤不隔下賢不肖各當其分則士無爭矣若人君依違大臣回佞雖尚賢求士則外忠內僻情毒言和之才至至則姦偽生而交爭起嚴君平曰威德者為主微劣者為臣賢者不萬一聖人不世出夫天生之賢匪由尚出也又曰譬如使駑馬騂騮並馳於夷道鴻鵠鵝雞雙翼於青雲則賢不肖可知矣此乃自然非由尚也故曰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難得之貨謂金玉珠犀也言上化清靜民務耕織藏金於山捐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則民無貪盜之心矣又解曰驪龍夜光之珠金玉錦繡之玩君王不貴臣民無貪盜賊於何而有語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也鴻烈解引神農之法曰丈夫力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自織以為天下先其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矣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可欲者謂外物或情令人生可尚愛欲之心也而曰不見者非遠絕不見也謂不以見為見而為無為也若乃人君見外物而無可尚愛欲之心者是不為色塵所染亂則性原清靜恬澹而復其真一矣人君能守乎真一則使民心不亂而淳朴之風可致矣嚴君平曰世不尚賢則民不趨不趨則不爭不爭則不為亂世不貴貨則民不欲不欲則不求不求則不為盜世絕三五

則民無喜無喜則無樂無樂則不淫亂此自然之數也鴻烈解曰令君子佩請飲楚莊王莊王許之子佩疏揖北面立於殿下曰昔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往意者臣有罪乎莊王曰吾聞子具於疆臺疆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留而不能反故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愽奕音義曰古本作使民心不亂河上公開元御本作使心不亂亦通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

○大聖人之治先治其身然後及于家國也

○虛其心者謂无邪思也不役心逐境泊然內寂耆欲頓消神物自定則其心虛矣莊子曰虛室生白吉祥止止謂心虛則純白自生福慶留止也實其腹夫聖人道德內充五神安靜憺泊自足貪愛不生故曰實其腹弱其志志者心之事事在心曰志欲令舉心行事當守謙靜柔弱則道全矣强其骨骨者體之幹夫淳和足則體潤精神壯則骨强亦自然之理也常使民無知無欲聖人所以常修身虛心者欲令百姓反樸守淳悗然自化也語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使夫知者不敢爲也民雖有貴尚之知飾僞之迹者然巳被其清靜之風淳樸之化而自灰心槁體不敢與動有爲之欲心也爲無爲則無不治矣爲無爲猶言行無爲之道也無爲者謂不越其性分也性分不越則天理自全全則所爲皆無爲也物物無爲則貴尚貪求之心泯然都忘故淳風大行誰云不治

○謝圖南曰不尚賢至使心不亂任賢使能

○人君當然之事但不當有好尚之名好尚之名立則小人將假託賢者之名以爭之矣難得之貨物之無益而反貴之重之无好下甚則有盜思奪之者矣可欲之境事之無補而耳目與接反動其心則將有變亂其所爲者矣在上意向豈可不謹是以聖人至其骨虛其心則不使人欲入於內實其腹則不使天理餒於中弱其志則意向不流於驕伏强其骨則躬行不憚於勤勞此所以爲聖人之治常使民至不治矣欲生於知無知則無欲矣故上以無知無欲化則下以無知無欲應或未能使之無知而其間有矜知逞能者亦必陰消潛化而俾之退聽於不敢爲之地此所謂知者乃私心血氣之知非良知也若使敢爲必至害治故在上者爲之以無爲則在下者無不治矣蓋嘗論之民之於上不從其令而從其所好意向之不謹則視儀聽唱必有甚者古之聖人誠意以正心正心以修

○身修身以治國平天下精神念慮密運於一堂之上而風聲氣習奔走於四方萬里之遠應感一機不疾而速後世人主窮情極慾靡所不爲而反歸咎於天下之難化人情之難馴吁亦惑矣

林鬳齋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至則無不治矣尚矜也我以賢爲矜尚則必起天下之爭禹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便是此意我以寶貨爲貴則人必皆有欲得之心其弊將至於爲盜此二句發下面可欲之意

也人惟不見其所可欲則其心自定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此八字最好虛其心無思慕也實其腹飽思食也弱其志不趨競也强其骨養其力也言太古聖人但使民飽於食寸無他思慕力皆壯而無所趨競故其民純朴而無所知無所欲雖其間有機巧之心者所知雖萌於心而亦不敢有作爲也聖人之治天下也如此而聖人於世亦无所容心其爲治也皆以无爲爲之所以无不治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言聖人○之教其民如此使者使其民也不尚賢不貴難得之貨皆恐有以動其欲心也動其欲亦不止此二事但以二者言之耳老子憤末世之紛紛故思太古之无事其言未免太過所以不及吾聖人也

范應元曰不尚賢使民不爭尚好也賢能也又說文多才也爭競也謂偏尚才能之人則民必競習才能以爭功名而不反求自然之道也且小才小能可用於人而不可用人務才而不務德非君子也人君不偏尚小才小能之人而民自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難得之貨謂金玉之類儻貴之則民愛其物而患其无以至爲盜是以聖人之治至强其骨治理也理身以理天下也上無貴尚則民不妄想人欲去也玆不亦虛其心乎上懷道德則民抱質朴天理存也玆不亦實其腹乎上守柔和則民化而相讓氣不暴也玆不亦弱其志乎上無嗜欲則民化而自壯體常健也玆不亦强其骨乎能如是則可使民无知○无欲也此四句有專就修養上解者然前後文皆有正已化民之意常使民无知至不敢爲也蓋民知貴尚見可欲則有爭有貪而爲亂故常宜使之无妄知无妄欲而使夫智巧之人不敢妄爲也爲无爲則无不治矣聖人无貴尚之迹而不見可欲循自然之理以應事物莫不有當行之路則爲出於無爲也爲出於無爲則事无不成物无不和乃无不爲矣

薛庸齋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至使心不亂不尚世俗之賢則民不致爭矣不貴難得之貨則民不爲盜矣不見可欲之事則使心不亂矣是以聖人之治至强其骨聖人治國猶治身虛其心則德大有容矣實其腹則境土不貪矣弱其志則治道尚柔矣强其骨則股肱不惰矣常使民无知无欲至則无不治矣同乎无知其德不離同乎无欲是謂素朴能使民若此雖有智者不敢爲也夫无欲而天下足无爲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安非无爲之治乎

休休庵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至則无不治○矣抱道行不言之教者中虛外順无所好惡是以不尚賢不貴難得之貨有所好尚者情識使然也未免使人生能所生貪求或爭功或爲盜進道育德者又當一念不生致于虛極微妙玄通然後自己靈明不亦貴重若有可愛可欲之念則忘情作惑亂真心矣是以聖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虛其心无我而量寬其无爲而物自化以道爲懷實其腹也弘无諍之德弱其志

也力行此道强其骨也能如是者使其識
滅而无所知情亡
褚伯秀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至則無不治
矣古人所實性賢見賢思齊此云不尚何
耶爲時人多尚己賢以啓爭嫉亂所由生
惟其不尚己賢斯能識天下眞賢非謂棄
賢於野而不用也世道交喪所謂賢者未
必眞尚者未必識君衒求賢之名士負自
賢之志以詐逆詐淪胥于惡而賢爲虛器
矣於家國乎何濟訓以不尚己賢是澄清
○源流而開四海來賢之路也貨之於天下○
貿遷有無以給民用此云不貴者特謂難
得之珍奇寸珠尺璧南金大貝聲色禽獸
玩好之物無益於家國無補於饑寒上好
下承殘暴以取鼓動天下之貪心上下相
交盜矣若夫流行泉布絲麻粟帛民資以
生養者未甞一日廢是謂不貴異物賤用
物適宜利用家給戶足亦何盜之有後世
貪奢敗度利欲蝕心天下滔滔如出一律
惟學而知道界限分明必不至越分苟求

玩物喪志食取充饑衣務適體室廬蔽風
雨吉凶稱有無所享有限所求易足心無
企羨何所動亂哉上不尚賢則下不爭名
上不貴貨則下不爭利上不見可欲使民
心不亂是皆原於心虛不受物故可欲無
自入爲心虛則元神居腹實則元氣聚志
好强而使之弱所以召和骨任勞而使之
强所以有立虛心弱志使民无知實腹强
骨使民无欲則雖有知者亦不敢以有爲
干上之无爲在上能主无爲之道行其所○
○無事則天下事无不可爲者末句古本作
無不爲矣義長於治
牛妙傳曰不尚賢使民不爭夫賢者明敏
聰慧才能也不尚者不自矜尚謙辭也既
謙則光矣天下何爭之有哉是故君子不
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讓於賢卑己以尊
人蓋自卑則民敬尊之先儒有言曰我賢
能矣賢能於我何有哉我崇高矣崇高於
我何有哉我尊於人矣而我寧自異哉苟
於此振而矜之則我之不賢矣若我之不

賢則人將拒我非爭而何耶此不尚賢使
民不爭之說也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
盜如夜光之珠明月之璧斯可謂難得之
貨也荀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天下何盜
之有耶故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
者昔宋人以玉遺子罕子罕曰我以不貪
爲寶子以玉爲寶以與我皆喪寶也卻而
不受此可謂不貴難得之貨之說也莊子
曰絶聖棄智大盜巧止擿玉毀珠小盜不
起此非使民不爲盜之謂歟不見可欲使○
○心不亂夫心者一身之主也欲者意之所
遷也大凡目有所見則必心有所思心有
所思則必意有所爲意有所爲則是之謂
欲也夫欲之所蔽心而得而清矣豈不亂
耶樂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
動性之欲也故大修行人常謹外視使不
見可欲之事則自然身心清靜煩惱不侵
毋致於亂也孟子亦曰養心莫善於寡欲
此之謂也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聖人者
淵懿聰明者也其能繼天體道故常虛其

心也所謂虛心者遣其實也蓋天下無心外之理而聖人有窮理之心凡天下之理皆吾心之所有也惟虛以養之使無一毫私意撓乎其間則天地之與皆可以察之也老君曰身之虛而萬物至心之无而和氣歸此聖人治身虛心之義也實其腹夫實腹者非飽膏粱充實其五臟也謂積精累氣以成其真也是以聖人故常尊其氣貴其形實其命愛其神使真境長守生氣有精九戶不塞體得生神此聖人之治也老君曰我命在我不屬天地我不視不聽使神不出身與道同久吾與天地分一氣而治自守根本夫根本者即神氣精之說實其腹之謂也弱其志弱者謂持也志者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善存養者常於平旦未與物接之時其氣清明之際常持其志無暴其氣使浩然充塞不致梏亡則庶幾三百六十骨節之間無諸滯礙也孟子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捨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歟此弱其志之說也強其骨夫強其骨者謂握固趺足昇腰凸胷此修行之道也蓋聖人之治先虛心以造其理又實腹以固其精復弱志以存其氣今強其骨以行其道然夫強其骨之道可無說耶蓋大修行人行功既畢乃退火抽鉛使元氣自尾閭夾脊上關透入泥丸氣化為津從上腭出滿口含津凡三叩齒分為三嚥以意送之丹田復以周天火候養之是名玉液還丹此則強其骨之說也常使民無知無欲無知者淳也無欲者朴也淳朴者無為也常使民者謂聖人先能服行然後使民無知無欲淳朴無為也蓋以其昭昭方可使民昭昭也如玄古之君天下無為也蓋上無為則下亦無為也君猶風也民猶草也草上之風不偃天下無之然夫無知之俗淳朴之風玄古至德之世是也莊子曰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直而不知以為仁相愛而不知以為義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此可謂淳朴之俗也然則先自上以風化下故云常使民無知無欲也使夫知者不敢為也謂上古之世風淳无君臣父子夫婦三綱之可知無仁義禮智信五常之可見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誘然皆生而不知所以生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知其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朴而民得性矣設使澡淳散朴之人特達聰明之士雖有其知無所用矣故曰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矣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常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無為者天地之平道德之至也明此而南面堯之為君也明此而北面舜之為臣也以此而處上則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而處下玄素聖王之道也以此而退居閒遊江海山林之士服

以此而進爲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故云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楊智仁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至則無不治矣不尚賢者富貴非所欲爵禄非我有上不朝天子下不謁公卿如是有不爭之德不貴難得之貨者奇珍異寶良金美玉皆外物耳我心坦然民心怡怡外不見欲内心不亂蓋明了之人見亦非見縱横自在古云我若無心於萬物不妨萬物常圍遶聖人之行虛其心而不挂一物實其腹而

○養乎至精弱其志而常處謙和强其骨而養吾浩然我心淳淳民心朴朴無欲無知使夫知者不敢爲也无爲而无不爲則无不治矣書曰顏子罷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不尚賢也簞食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不貴難得之貨不爲盜不見欲心不亂是矣順以養正謙卑而尊此聖人虛心實腹弱志强骨无知无欲无爲而无不治矣

喻清中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至則无不治矣不尚賢使民不爭即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之意也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即荀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之意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此一語乃太上教人最喫緊處子貢出見紛華盛麗而悅見可欲而心亂也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不見可欲而心不亂也達磨少林面壁九年亦是此意賢訓如我獨賢勞之賢大抵事事有求勝之心皆謂之賢如好大喜功窮兵黷武每每欲加於前人非特矜尚智力而已

○漢文慕黃老之清靜卑辭厚禮和親遠人而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不尚賢也齊高帝曰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不貴難得之貨也大抵好色人之所欲也富貴亦人之所欲也犬馬聲色子女玉帛峻宇雕墻皆足以啓人之欲心惟目无所覩于外則心自不揺于中聖人之治天下豈有他道哉納之於無思無慮之域虛其心也而八口之家必使之無飢蓋慮盜賊起於貧乏也化之以寬柔以教之政弱其志也而必使之勞其筋骨以趨事又慮其飽食逸居而無教也虛實弱强四字是子母字實其腹强其筋骨乃聖人詳致曲慮處以此而治但見斯民游於不識不知少思寡欲之天雖有智巧亦無所施是皆聖人之治以無爲爲之天下其有不治者乎

胥六虛曰不尚賢使民不爭夫有國須得其賢輔共治之不得則無以致其治夫不尚賢非不任賢也不尚之而已若上啓尚

○賢之門則下有爭進之心故曰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夫貨財天下人皆欲得在上者貴之愛之在下者雖欲而難於得也難於得則窺竊之私明於中耳如在上者視貨財若土苴不貴不愛使民無難得之求彼焉有盜賊之心乎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此有二說一作見字論謂國君不見其可欲示民民心自定上見可欲下民效之焉得其心不亂與作見字論謂以修身言聲色玩好充滿眼前

不見有所欲者心之定也如見有所欲惡得不亂歟是以聖人之治至强其骨是以古聖人治國必先治身欲治身必先虛其心者不以人欲擾之心自虛矣虛靜也心靜則氣定矣氣定則腹自充實矣故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者謂與物無競也無競則神氣和悅而血液盈盈髓滿骨强此養生之正必信之徵以之治國則國富民安又奚事焉常使民無知無欲至無不治矣民之欲其有不可免者欲使無知無欲何

○如然謂人君不尚賢不貴貨不見可欲上行下效如草從風民性反淳各安其分衣足食飽逍遙而遊又何知何欲歟然上行之篤民有未化雖有知欲亦不敢施其爲者化者衆也爲無爲則無不治者謂人君尚賢貴貨見可欲三者之爲而誠能無爲者天下自治矣故曰爲無爲則無不治矣蘇敬靜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至則無不治此章老子本心只在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一語上著意賢者人之勝於人者也人之勝於人而我崇尚之則不勝者必起而爭較難得之貨至寶也我貴寶物則民起竊盜之心此季康子患盜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即此意也大凡民心不見可欲中心自不擾亂易之艮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釋者曰艮止也人之欲心每止於目所不見背无所見之處有見則欲心生欲心生則不可止艮其背不獲其身不得見其身也目且不得見其身則欲心自然不生雖庭除之近而

○不見所行之人以艮其背也出見紛華而悅則中心擾亂外物不接心无所亂自无過咎此即老子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也老子託言古聖人之爲治務使民心虛腹實志弱骨强心虛者不使外物亂其心也腹實者但欲民飽食而已志弱者使民不見可欲而无爭競也骨强者但欲民有力以負荷也民无知无欲則淳朴務實自成風俗其間雖有智巧桀黠者百中無一淳朴多而桀黠少尚何敢出而爲亂至今山林之民與市廛之民便教朴智巧不同無他市廛之民多見可欲山林之民不見可欲故也此聖人所爲皆安靜无爲自无不治不尚賢不貴寶皆使民不見可欲心自不亂豈若後世賞功勸能而徼天下之爭重貨殖財而起天下之盜皆非无爲安靜之治也

拾遺○釆文曰虛心實腹即上不尚不貴不見使民無知無欲是也知無所慕不敢爲也或云虛心養道雖於義無害非此章

○本指

諸子旁證○莊子曰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而不知以爲仁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爲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韓非子宋之鄙一人得璞玉而獻之子罕子罕不受鄙人曰此實也宜爲君子器不宜於細人用子罕曰爾以玉爲寶我以不受子玉爲寶是鄙人欲玉而子罕不欲玉故曰欲不欲

而貴難得之貨文子大丈夫恬然無思淡然無慮以天爲蓋以地爲車以四時爲馬以陰陽爲御行乎無路遊乎無迹出乎無門以天爲蓋則無所不覆也以地爲車則無所不載也四時爲馬則無所不使也陰陽御之則無所不備也是故疾而不搖遠而不芳四肢不動聰明不損而昭明天下者執道之要觀無窮之地故天下之事不可爲也因其自然而推之萬物之變不可救也秉其要而歸之是以聖人內修其本而不外飾其末厲其精神偃其知見故漠然無爲而無不爲也無治而無不治也所謂無爲者不先物爲也無治者不易自然也無不治者因物之自然也

石潭曰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上章既申無名之義此章又申無欲之義尚賢則名爲可欲而民爲之爭矣貴難得之貨則利爲可欲而民將盜之矣惟不見名之可欲則名不亂其心不見利之可欲則利不亂其心欲之可亂其心者固不止此姑以二者例其凡耳林鬳齋以不尚賢爲不自矜黃茂材解以不見可欲爲不見世間有可欲者二解尤勝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强其骨欲不亂其心則心虛矣心不爲欲所奪則中有主而實矣故曰實其腹志不外慕則其志弱矣其志雖弱一氣不爲志所動而骨益强故曰强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無知無欲則雖有知無所用其知爲無爲則無不治矣聖人之治爲無爲而已而能使民不爲可欲之所亂所謂無不治也前章自無名中來此章自無欲中來而皆歸於無爲蓋無爲所以體道也

道德眞經集義卷之八

道德眞經集義卷之九 詩四

凝遠大師常德野玄妙觀提點觀事劉惟永編集
前朝奉大夫太府寺簿兼樞密院編修丁易東校正

道沖章

考異河上公作無源章趙實庵作宣和布化義章

唐明皇疏前章明貴尚不行無爲則至理此章明妙本之用在用而無爲首標道沖示至虛之宗物次云挫解明沖用之釋紛結以象帝之先欲令盡知其趣爾

杜光庭曰大道之用其用不窮廣包天地細入毫髮澹然自得無虧無盈行之於身則光塵混一運之於內則紛銳和平綿乎億劫之前乃居象帝之首萬法之內惟道可宗故爲萬有所歸趣矣趣向也

張沖應曰此章謂天子至于庶人惟能運行此自然之道則當知無窮無極混元而不可知可已故曰無源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考異或不盈之作或似不盈一作似不盈似或存一作似若存誰之子一作其誰之子

河上公曰道沖而用之沖中也道匿名藏譽其用在中或不盈或當也道常謙虛不盈滿淵乎似萬物之宗道淵深不可知也似為萬物之宗祖挫其銳銳進也人欲銳精進取功名當挫止之法道不自也解其紛紛結根也當念道無為以解釋和其光言雖有獨見之明當知闇昧不當以擢亂人也同其塵當與衆庶同垢塵不當自別殊

○湛兮似若存言當湛然安靜故能長存不亡吾不知誰之子老子言我不知道所從生象帝之先道自在天帝之前此言道乃先天地生也至今在者以能安靜湛然不勞煩欲使人修身法道

○王輔嗣曰道沖而用之至象帝之先夫執一家之量者不能全家執一國之量者不能成國窮力舉重不能為用故人雖知萬物治也治而不以二儀之道則不能贍也地雖形魄不法于天則不能全其寧天雖精象不法于道則不能保其精沖而用之用乃不能窮滿以造實實來則溢故沖而用之又復不盈其為無窮亦已極矣形雖大不能累其體事雖殷不能充其量萬物捨此而求其主主其安在乎不亦淵兮似萬物之宗乎銳挫而無損紛解而不勞和光而不汙其體同塵而不渝其真不亦湛兮似或存乎地守其形德不能過其載天慊其象德不能過其覆天地莫能及之不亦似帝之先乎帝天帝也

○唐明皇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言道動出沖和之氣而用生成有生成之功曾不盈滿云或似者於道不敢正言也淵乎似萬物之宗淵深靜也道常生萬物而不盈滿妙本淵兮深靜故似萬物之宗主也踈沖虛也謂道以沖虛為用也夫和氣沖虛故為道用用生萬物物被其功論功則物疑其光大語沖則道常不盈滿或妙本深靜常為萬物之宗云或似者道非有法故不正言爾他皆倣此挫其銳解其紛道以沖和故能抑止銛利釋散紛擾若俗學求復則彌結矣踈挫抑止也銳銛利也解釋散也沖虛之用物莫之違故銛利之心多擾之事念道沖和自抑止釋散矣此則約人以明道用注云俗學求復者莊子繕性篇云滑欲於欲俗學以復其初言銛利紛擾因欲而生故念道則挫解俗學則彌結矣和其光同其塵道無不在所在常無在光在塵皆與為一一光塵爾而非光塵湛兮似或存和光同塵而妙本不雜故湛兮似

○有所存也踈道之沖用於物不匱在光則與光為一在塵則與塵為一無乎不在所在常無沖用則可混光塵妙本則湛然不雜故云似或存也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吾不知道所從生明道非生法故無父道者似存乎帝先爾帝者生物之主象似也踈吾者老君自稱也象似也老君云吾見至道沖用生成俱物尋責所以不測由來既無父道之人莫知道為誰子生物必資道故似在乎帝先注云帝者生物之主

易云帝出乎震輔嗣云帝者生物之主興益之宗又解云兆見曰象言此生物之帝能兆見物象故謂之象帝爾

杜光庭曰道沖而用之至萬物之宗道常謙虛而不盈滿沖和澄澹處乎其中深玄寂靜爲物之主故物失沖和之道必致敗亡人失沖和之道則至死滅君失沖和之道則政擾民離臣失沖和之道則名亡身辱是以知沖和之道萬物恃之以安爲萬物之宗矣語其及物之功則光明遠大求其妙本則深靜常虛道非有法者不可正言其有而物皆有道也傚准倣於此不敢正言也挫其銳解其紛理國用沖和之道則無銛銳之情以傷於物無勞擾之事以傷於人不傷於物則萬國來庭四夷嚮化兵革不起悠爭不興不尚於拓土開疆淩弱暴寡矣不傷於人則使之以時賦役輕省家給人足矣理身者解紛挫銳外無侵競內抱清虛神泰身安恬然自適矣約人以明道者明人必資於道也莊子繕性篇云俗學以求復其初者言人既理性於俗矣而欲以俗學復性命之本所以求者愈非其道也俗學則彌結者銛銳之心紛擾之事不以道挫而解之則拘於俗學彌加結固不可解也俗學者徇俗之學非日損之道也和其光至湛兮似或存沖和之道散被群生汎然坦然物無不在可謂和光同塵矣光者明淨也塵者溷亂也有道之士不介然標異與衆同也匱乏也道雖散被群生至妙之本凝寂沖虛常不乏絕故云常存也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帝者萬化厥初即有主宰形象肇立牧之以君故言象帝大道沖用能生萬化故在象帝之先也老君大聖豈不知至道之宗本耶設此疑似之詞用曉迷方之俗爾亦如上大道不可正言義也帝出乎震易繫辭也震東方卦也少陽之氣生化之源今以太子居東宮少陽之位御極爲出震之期蓋取象天地生育萬物之始也兆見曰象者無形曰氣兆形曰象生物之首也萬物之首象帝居先大道復在象帝之先言其高遠也然夫至道不終不始孰知其先哉亦強爲之容爾易曰帝出乎震萬物生也齊乎巽萬物潔齊也相見乎離聖人以南面向明而理也致役乎坤萬物致養也說言乎兌萬物所悅也戰乎乾陰陽相薄也勞乎坎萬物所歸也成言乎艮萬物終始也夫萬物出乎震而終乎艮終而復始循化無窮而象帝者在此出震之先道復先於象帝故能爲生化之王天地之元也人君體道用心志無滿溢淵然澄淨以御萬方外無銛銳之爭下絕紛擾之事和天光而燭物含塵垢以居尊其無爲之化可齊乎象帝矣

宋道君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道有情有信故有用無爲無形故不盈經曰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萬物之理偏乎陽則強或失之過偏乎陰則弱或失之不及無過不及是謂沖氣沖者中也是謂太和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取之不足者

補之道之用無適而不得其中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道之體猶如太虛包裹六合何盈之有淵兮似萬物之宗莊子曰鯢桓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

淵虛而靜不與物雜道之體也惟虛也故群實之所歸惟靜也故群動之所屬茲萬物之所係一化之所待也故曰似萬物之宗然道本無係物自宗道故似之而已挫其銳至同其塵銳則傷紛則離挫其銳則○不爭解其紛則不亂和其光莊子所謂光○矣而不耀是也同其塵莊子所謂無物委蛇而同其波是也內誠不解形諜成光而舍者與之避席豈和其光之謂歟飾智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豈同其塵之謂歟聖人挫其銳則處物不傷物物亦莫之能傷也解其紛則不謀爲用智不斷烏用膠萬物無足以撓其心者若是則無泰色無驕氣和而不流大同於物以通天下之志無入而不自得也湛兮

似或存心若死灰身若槁木之枝泰定之中天光自照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此其道歟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象者物之始見帝者神之應物物生而後有象帝出而後妙物象帝者群物之始而道實先之莊子所謂神鬼神帝生天生地是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有乎出而莫見其門孰知之者故曰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

王介甫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道有體有○用體者元氣之不動用者沖氣運行於天地之間其沖氣至虛而一在天則爲天五在地則爲地六蓋沖氣爲無氣之所生既至虛而一則或如不盈字說沖氣以天一爲主故從水天地之中也故從中又水平而中不盈而平者沖也淵兮似萬物之宗淵深也道之爲物淵深而能萬物不應於物而物自恃以生又能供萬物之求故曰似萬物之宗似者不敢正名其道也挫其銳至同其塵銳者火之形紛者絲之形挫其銳圓成也解其紛靜一也和其光不皦於上同其塵不昧於下湛兮似或存湛靜也言其道湛靜雖不見其迹然又似或存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吾不知道是誰所生之子象帝之先象者有形之始也帝者生物之祖也故繫辭曰見乃謂之象帝出乎震其道乃在天地之先也

蘇穎濱曰道沖而用之至萬物之宗夫道沖然至無耳然以之適衆有雖天地之大山河之廣無所不遍以其無形故似不盈○者淵兮深渺吾知其爲萬物宗也而不敢正言之故曰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至湛兮似或存人莫不有道也而聖人能全之挫其銳恐其流於妄也解其紛恐其與物搆也不流於妄不搆於物外患已去而光生焉又從而和之恐其與物異也光至潔也塵至雜也雖塵無所不同恐其棄萬物也如是而後全則湛然其常存矣雖存而人莫之識故曰似或存耳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道雖常存終莫得而名之然亦不

可謂無也故曰此豈帝之先耶帝先矣而又先於帝則莫或先之者矣

吕吉甫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道者生於沖而用之而已矣沖則和合矣故曰道沖而用之或似者皆疑而不斥之辭也以其沖虛而能資物也故曰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故虛心弱志而常使民無知無欲而已惟其知此故淵兮似萬物之宗而求其為宗者固不得也似之而已挫其銳至同其塵然則何以保得道哉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而已心出而入物為銳挫其銳而勿行物至而交心為紛解其紛而勿擾銳挫而紛解則知常之明發乎天光光者塵之外在光不皦故和之而不別塵者光之內在塵不昧故曰同之而不異湛兮似或存夫惟如此則所謂宗者湛兮似或存矣淵兮者言乎其深也湛兮者言乎其清也或不盈非可以為定虛也似或存者非可以為定存也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虛盈存亡吾無所容心則安能知其所自生者哉見其生天神帝而已故曰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蓋有吾有知誰而道隱矣吾不知誰則亦不知吾矣此真道之所自出也生天以先象神帝以始帝則其為形祇之先可知矣

陸農師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道者用之以沖則雖遍法界而不見其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深不可識而為萬物之宗師言或以者言之不敢正也列子所謂疑獨莊子所謂疑始是也挫其銳至同其塵不與物○競故曰挫其銳不與法縛故曰解其紛不皦其昧故曰和其光不遁不離故曰同其塵湛兮似或存有似乎有而非有有似乎無而非無無所從生而又象乎帝之先也故曰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湛者淵之容形乃謂之體見乃謂之容故始言淵兮而終之以湛兮也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終不可得而名之故曰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帝者生物之主也

王元澤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道充塞無外贍足萬物而未嘗有故曰或不盈若虛若實謂之沖沖者陰陽之中而以虛為德者也道之用於物者中道之應於事者虛此方言其用故曰沖雜說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則沖者陰陽之和也陰為虛陽為盈道之體則沖而其用之則或不盈其體沖也故有欲無欲同謂之玄其用之不盈也淵兮似萬物之宗道生萬物而體未嘗離物自物之散殊而觀之則似為之宗耳淵者深而不測也人本足於此道○欲體之者不可以他求當挫銳解紛和光同塵則當自存矣雜說以其淵深而常生於物也故曰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至同其塵挫其銳者銳挫則渾然矣銳火之形是也解其紛者不與物搆而坐觀其復則性命定而紛亂解矣和其光者挫銳解紛則性情定而自然充實光輝矣既有光則要不異於物而與之和同易曰蒙雜而著同其塵者道乃性之常奚足珍尚故至人有道而不自異於塵雜說彼銳則挫之紛則

解之先則和之塵則同之非有也非無也湛兮似或存人能如上四事則道湛然存矣存而定有之則非道也似或者不可定有之謂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即令所稱道之中體蓋有所出矣雖有所出而廓然無象故曰不知誰之子也象有形之兆帝有物之尊象帝至矣而道更在其先

劉仲平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所謂沖者不高不下不深不淺不左不右不先不後不遠不近不出不入沖而已沖者道之體也其應物則常由於虛虛則無所於盈此道之用也故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以夫沖者其體也故無乎不在而萬物莫不宗我而后存故曰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至湛兮似或存以夫用之或不盈者其用也故亦無乎不爲而在於銳則挫其銳在於紛則解其紛在於光則和其光在於塵則同其塵而似或存於萬物之間也故曰挫其銳至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蓋其體也在有無之先有無者所謂象也其先則亦無有無者也其用也在有之先有爲者所謂帝也其先則無爲之爲也故曰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雖然無有無者才得之子則生無者其父也生無者其父則生乎所謂生無者則祖矣自此已往則不可致詰矣無爲之爲於用也才謂之子則使爲者亦其父也使爲者其父則使乎所謂使爲者則祖矣自此已往亦不可致詰矣

劉巨濟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道也者以沖氣爲用虛而和和則能應物以生故曰不盈或者不正言其有之謂淵兮似萬物之宗淵深也道也道之體也虛則能應能受能深萬物之生成一出於道則非儀而可測也於用言或故於體言似挫其銳至同其塵銳言道之利也紛言事之多也事曰以紛而非道以解之使散事何以勝乎然非挫銳則亦不能解蓋太銳則有所不入猶令解結者不利雖光言其道之昭也塵言俗之昏也俗曰以昏而非道以同之使自昭焉則異俗爲高何所賴於道乎然非和光則不能同塵也蓋太昭則無以容其塵故也莊子所謂與人並涉意亦是也湛兮似或存虛則深深則止止則合體用爲有在焉湛止貌也世之亂以事俗多者無窮而已唯道能解而同以救事俗之寘寘則可謂無所不在矣而實非有去也似或者兼上二者爲辭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道出於無則道者無之子也而曰吾不知者道之極雖老氏不敢正言其有也象者形之兆帝者生之主雖萬物之母不尸其生而尸之以象帝則道出於無象帝又出於道矣無猶父也道猶子也象帝猶孫也莊子曰太極之先前章言治故次之以道沖也

劉驥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至象帝之先道無乎不在亦無乎不爲沖而用之其用不窮雖充塞天地彌滿六虛而不見其盈也衣被萬物而不爲主萬物歸之而不知主故其爲萬物之宗也天下莫能知莫能

見淵兮似之而已淵者微妙元通深不可識之謂也然則坐進此道者當如何哉挫銳解紛而已挫銳者挫其鋒銳而以柔弱自處謂知雄守雌知白守黑也解紛者解其紛亂而以虛靜自居謂除垢止念靜心守一也夫如是則泰定之中天光自照和其光使不耀於已同其塵使不異於人煉虛無之體成自然之真湛然常寂若亡而存故湛兮似或存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莫之其始莫之其終不可得而名○

故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象者有形之始帝者生物之祖故以為喻以其先天地生而覆載天地也故次之以天地○

趙實菴曰初疑獨二一以和為用道沖而用之自為無為則無不治矣而繼之以道沖而用之者道非不為寔有為也雖有為而見無為之功者用中也天下之事貴於平和苟能用中則上不至於太過下不至於甚卑此帝王用大中之道也故顧有為以為治治至中和則所謂太平也太平豈

有象乎歸之無為也然此章先言用而後言妙妙者不敢正示也故經有一或二似或之者疑之也似之者亦擬之之辭也謂道本無形實無定體今且用之以中者是道亦從制從法也道若從制從法則一定而不易既有所定則不能泛應烏從而妙哉道則神動而天隨故或似之而已御註曰沖者中也中者中和之氣也其本自一至二自二至三一為天二為地三為人氣從一而分三清升為陽陰降為地陰陽交○

感中氣生焉經不云中而曰沖者何也天一在下天數一也一從坎起坎為水也囟門在頂囟字圍五五即土也在五氣則水土同包在囟門則泥丸所屬蓋五五為十十為物母一即五焉其中有信則包於元首天五曰中而從水有和理焉故沖者中也是謂太和經曰其中有精精即一也其中有信信則五也今言用中者道以氣為用氣之在物則信也氣所以包裹六極今天地內外皆以一氣而包之既包內外則

盈也盈則太過故有制命者存焉所以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過則以沖為用也蓋可知矣夫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二其道守中或似不盈謂道無常體以體為體不可正名夫盈不可久也用九者所以知變焉祇既平無咎在坎者則或未盈焉或不盈者其在也孰窮其在其深也孰測其淵天一性也其果在中乎天五命也其果遠乎故淵兮似萬物之宗擬議者且不得而當也三不主故常淵○

兮似萬物之宗虛無者道之體晦冥者道之色淵虛者道之原恍惚者道之用無體而體洪纖皆其體無色而色玄黃皆其色藏於淵虛而用之不窮故曰淵乎其居且孰為正位邪凡以無體為體無色為色而已而欲窮其所自來孰測其與凡以似之而已故曰道不當名次正申妙用一損靜晦隨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四者皆人事也以人事未離乎道用道以中而應之也御註曰以通天下之志無入而不

自得也今夫四者應在外而用在內皆性分之事也挫其銳一氣生人充足四體氣之在我莫不充焉苟不養之以平和之以性則爭有時而作作則盈於外而為太剛太剛則傷物知此者凡遇剛爲敵則自抑也故曰挫其銳自挫其銳也解其紛物盈天地之間無非事者萬機之務事來干我我必知之處之以一則靜而止焉隨之以動則和而流焉靜而止之則明矣隨而流蕩則溺矣故解紛者一而止之也和其光○

先者明之散內誠不解形諜成光光之在我知揭日月而行欲以我之明而勝人之明曾未知人之光亦照我之光矣不若相忘乎道術矣彼此之異邪同其塵人之生未嘗無上下之分有之則幾乎辨無以自有則幾乎同故不同者上下之分也同之者德性之事也大凡君子之所同同乎性分而已矣語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二體虛而應湛兮似或存物之盈也在事爲過水之盈也在器則溢非過非溢湛然而已湛明也喻道之體道非事也亦非水也謂之明而非明謂之幽而非幽及感而遂通似或存耳後明無始二一顯無宗吾不知其誰之子出自太虛也太虛無名父其誰邪二獨立窈冥象帝之先此章先言用後言妙是因用而顯妙也及顯妙又在夫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御註曰象者物之始見帝者神之應物有象與物豈道也哉其上文但初言用次言治心至於不盈或存皆正言道之大體也不盈○

者非極數而盈也似萬物之宗者非自以爲事任也湛兮似或存者有無不能以盡之也然後象帝不得而先焉是誰之子不可識也

邵若愚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至象帝之先虛無大道化生一氣一氣分而為陰陽陰陽生化稟一炁為主乃知一炁處陰陽之中故曰沖氣夫大道以沖氣而用之也如天覆地載日照月臨冬寒夏暑春生秋斂皆沖氣之用沖氣者有而無形無而有精天地之間或不盈不虧淵兮似萬物之宗學人欲見沖氣者當挫其心之銳銳息則志休故能解其事之紛志閑少欲則善和其光與物無爭則能同其塵內外無染湛兮其惟一心也雖不見其跡又似或存釋氏喻爲慧燈朗月術家以爲大藥金丹孟子以謂浩然之氣言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塞於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老子指湛兮似或存者乃大道所化之一氣曰吾不知誰之子此象萬物之帝在○陰陽之先

王志然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至象帝之先夫天地之大萬物之多通天下之一氣何所適而非道人處域中得陰陽之正沖和委順中以爲人與天地並生與萬物同體且用之得其中則謂之中道得其常則謂之常道沖者中也無過不及時適其中沖融恢廓周流無極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挺乎仁義之分通乎性命之情昧者不知故老子諄諄于是而學者常恐失其

所性養之正靜則與陰同德動則與陽同波或散或殊或斂或止以至言默事必有君言必有宗宗者宗此者也用者用此者也況道生萬物而道未甞離物物亦未甞離道譬之百川不同同歸于海衆說不同同歸于道道之爲物惟恍惟惚常寓之於有無之間固不可指其物象於一定之辭故曰淵兮似萬物之宗或曰湛兮似或存用之或不盈之類是也挫其銳解其紛者莊子曰聖人處物而不傷物而物亦莫能

○傷銳者有此不待挫而自挫何銳之有聖人虛已以遊世淡然無極衆美從之不與物交渙若冰釋紛者有此不待解而自解何紛之有嗚呼古之學者與今之學者故有間言古之至人不就利不違害不榮通不醜窮不藏是非美惡內直則與天爲徒外曲則與人爲徒充實光輝光矣而不耀初無間斷崖異之說所謂光者未甞不和塵者未甞不同豈汲汲而欲和同之哉亦猶列子居鄭國四十年人無識者國君卿大夫視之猶衆庶也老子謂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可謂安時處順得其宜矣若夫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老子自謂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無狀之狀無物之象者則知生天以先象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者則知神帝以始帝吾不知吾則吾而謂誰也此非大道之所自出其能若是者哉學者所宜知所先後力探而孰索之焉

黃茂材曰道沖而用之至象帝之先一陰

○一陽之謂道沖者陰陽和氣也而用之或不盈者虛故能應也淵兮似萬物之宗者靜可以宗群有也挫其銳者不與物競也解其紛者各有條理而不亂也和其光者藏諸身也同其塵者混於俗也湛兮似或存者常存而不壞也吾不知其誰氏之子象帝之先耶道是已道本無名或謂化工或謂造物或謂象帝之先皆強名也

程泰之曰道沖而用之至萬物之宗沖者盈之對謙沖幼沖大盈若沖沖氣爲和皆以不極乎盈爲義莊子之喻道曰充滿天地夫且充且滿則其盈也盈也者道之無乎不在者也既責盈矣而又責乎沖益用道者固當如此也如曰知雄守雌知白守黑是兼有其雄而能居其雌兼有其白而能處其黑是皆不於盈乎爲居而於減乎其處夫是以謂之沖用也莊子曰彫琢復朴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知主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夫一性之天能盡有之而若未甞有得焉是

○沖其盈以求及乎虛者也故謀府也事任也知主也凡涉迹而實者固皆無所不能而常不肯究爲也是非惡其盈而求以虛之者乎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則無者萬物之宗也既已用道則是道且將出而爲德而德亦且分者乎仁義禮矣則安可正以命之爲無也於其不容無者而求其近焉則惟沖以殺之而已或之者疑之也似之者不敢主言也或不盈者非誠有所缺少也疑之而已萬物之宗則無之末

出爲有者是矣不盈者未能遽及乎無也則似之而已此皆推其在人者而配乎道以言之也挫其銳解其紛銳才智之外形而有芒角者也紛事之節目繁會而盤錯者也莊子之謂膠膠擾擾者是也挫其銳則渾厚而不暴露解其紛則易簡而不支離和其光善信充實而至於光輝宇泰定者發乎天光其爲光固有淺深而溯中虛外理則一也若體道之盈而見之於用則其光昭若日月人將莫之能覩固光矣而○不曜者求以同乎物也莊子推原舍者避席起於形謀成光其竝和光設戒也乎同其塵塵者在地非土在空非氣以配世事則其浮游汙雜者是也於此而能與之同則白可入湼而袒裼裸裎者所不能浼也若夫飾智以驚愚修身以明汙則反乎此矣湛兮似或存銳挫紛解則應物而不見其功光和塵同則混俗而無以自表乍而觀之道若不屬斯人矣徐而察其湛然無雜者則道未嘗不在也大盈若沖正其地也後章於守雌守黑皆言常德不失者又與此語相發明也既曰似又曰或者亦從人所不能盡見者言之也若望而驚其辨捷敏給則直才且智耳非道也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道之無者實母天地而莊子廣之曰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則是道也者固嘗先乎天帝矣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則凡萬有之出於道者皆其子也此章言道之用共舉前章之元且無者而被之於人也人之於道苟○能沖之使不盈晦之如或有則其所蘊或幾於無矣若人也吾不知誰能子之歟擬其等倫殆且爲天帝之先矣甚言深乎德而偕乎道世自無能上之者也揣切其至尚或先乎天帝也論世之有爲者患其智力銳遲不能及事耳而老教則掩抑蓋藏恐其或露故其自處者爲柔爲弱爲雌爲黑爲辱爲卑賤爲孤寡爲受垢爲下流爲不敢先此非獨遇事之際期其物我不忤而已也蓋有深於此者焉道本於無而任道者皆涉於有苟其居有而行有是爲以膏濯膏秪益其垢無由及潔故必本無以運有而求殺有以近無也行之以柔而宿之於虛雖未遽無而其於無也亦幾矣其謂得母可以知子知子而復當守母良有以也蓋從無可以觀有而由有可以通無表裏實常相符也又曰弱者道之用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是其以弱代強者知夫有之當復於無也首章立有無二名以總大道之要而此章對出沖盈以總用○道之情人之體道而能及此則天地且不能子而由無入元由元出妙無所不可矣

詹秋圃曰道沖而用之至象帝之先無源章言道以沖淡用之使不至於盈溢而淵深潛涵毓以爲萬物宗主猶必挫其鋒銳而質樸解其紛亂而條理然後可與和合光照混同塵俗則此道淵浩澄湛不見涯涘爲無源我不知其所從生豈在主宰象帝之先而迎之不見其首歟

張沖應曰道沖而用之至象帝之先地法

○

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蓋自然之道流行無間無形無迹其道沖虛運用不息時春則和時夏則熱時秋則清時冬則凍而陽施陰布不見其偏盈也人囿此血肉之軀禀此陰陽之氣上頂其天下履其地中有自然有能沖虛此道而運行之或致於不盈滿偏失者則其道淵微而身與天地爲一矣萬物烏得而不相宗哉故志銳矣則退以挫之毋使介推勇於火死鉏麑勇於樹亡事紛矣則務簡以解之毋使激六國以攻秦兼多務以死亮和其光不恃已之明○以滅人之明當如日月並明而無闇昧之失同其塵不恃已之潔以黜人之潔當如珠玉墜泥而無窺害之危則此心湛然澄清無滓不致紛擾而道以之常存也故同天地以享年而吾不知誰之子先天地以立道而所以象帝之先

張靈應曰勇銳害氣之本紛冗喪精之原自明則易傷其神自傲易損其身欲學道者使當謹此見銳便挫見紛便解與衆光相和與衆塵相同則氣不害精不喪神不傷身不損以遂長生之望德經玄德章復舉此四者蓋欲至藏道有德之地亦當謹此也

○

白玉蟾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虛中淵兮似萬物之宗心也挫其銳斂神解其紛止念和其光藏心於心而不見同其塵混心於物湛兮似若存存神於無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廖粹然曰道沖而用之道氣本浩然無之以爲用或似不盈淵兮如水之澄深無滿○而無溢似萬物之宗靜則如海納百川動則百川來赴海挫其銳念頭欲起與之一刀慧刀無利刃能斷絕群魔解其紛萬慮頓除一絲不掛滌除玄覽浴養金丹和其光返照內觀欲歸其明要知產藥根源處蟾光日夜照西川同其塵心身一如形神合德坎離顛倒術龍從火裏出五行不順行虎向水中生湛兮似或存純朴靜定性天朗徹吾不知誰之子擴故不識自家面目這箇畢竟喚做什麽象帝之先太上自然根深元不動何處不稱尊

○

陳碧虛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沖虛也又中也或不定之辭也又常也言道以沖虛爲用夫和氣沖虛故爲道用王者得沖虛之用故萬乘遺其富匹夫得沖虛之用故環堵忘其貧雖身在廟堂之上心同巖穴之下躬服芻牧之陋不異軒冕之華此深得沖虛之用而常不盈滿也嚴君平曰爲沖者不沖爲和者不和不爲沖和乃得沖和沖以虛爲宅和者無爲家能虛能無至○沖有餘能無能虛常與和俱斯真得大道沖和之用而不盈滿者也中者所用在於和道也或者不敢建言其道也淵兮似萬物之宗淵深靜也兮者深歎詠道之辭也明此沖虛之道不虧不盈體性凝湛深不可測故謂之淵也夫不測之理非有非無難以定名故寄言似也群生日用注酌湛然體含萬象害惡斯保動植咸歸故爲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挫抑止也又折其

鋒曰挫銳銛利也又進也解釋散也紛多擾也言銛利進趣功名之人當念湛沖虛抑止貪妄而不自見也或憤懥奔馳內外紛擾能體道淵靜釋縛解紛湛爾澄清以復其性紛河上公作忿田結恨也謂陰賊瞋恚忿恨牢結若存道沖和乃渙然冰釋也和其光至湛兮似或存夫虛極之道以沖和為用其所施用無乎不可在光則能和其光與光而不別在塵則能同其塵與塵而不異應物則且混於光塵歸根則湛然不染尋其妙本杳然而虛約其施為昭然而實故曰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吾者老氏自稱也象似也我觀至道杳冥沖用不測匠成萬物今古常存道既無祖無宗誰敢言孫言子彷彿深思似出乎天帝之先矣

謝圖南曰道沖而用之至萬物之宗道以沖虛為用愈足若不足故未嘗見其有滿盈之處道以淵深為度物無不容洪纖高下納之於中故曰萬物之宗萬物莫不尊道也挫其銳至湛兮似若存挫其銳者外無圭角也解其紛者內無膠擾也和其光者洞徹表裏也同其塵者混合流俗也湛兮澳兮道其在茲矣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故曰似若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道在天地天地法斯道者也道在萬物萬物毋斯道者也越穹壤亘古初不知道之所從出者誰乎是不可得而知也放像而言則在天帝之先矣蓋嘗論之有始者未始有始者未始有夫未始有始者也昔者混淪之初昏昏默默聖人強而號之曰太易則曠蕩彌冥周流無竟者也曰太初則胞胎淣沌有無合并者也曰太始則或感而彰若存若亡者也曰太素則非獨非清非陰非陽者也蓋至乎太極而後函三為一萬物之樸無一不具自斯以往生生有不窮者矣然皆為道所生非能生道可以父吾道而不可得而子也可以君吾道而不可得而臣也然則道果無所從出乎曰道法自然則生是道者非自然而誰吾故曰未始有夫未始有始者也

林鬳齋曰道沖而用之至象帝之先沖虛也道體雖虛而用之不窮或盈或不盈隨時而不定也不曰盈不盈而曰或不盈纔有或字則其意自見此文法也淵者美也似者以疑辭贊美之也萬物之宗即莊子所謂大宗師也言此道若有若無苟非知道者不知之故曰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言其磨礲而無圭角也解其紛言其處紛擾之中而秩然有條也光而不露故曰和其光無塵而不自潔故曰同其塵湛然微茫而不可見也若存若亡似有而似無故曰湛兮似若存即恍兮惚其中有物是也吾不知誰之子者亦設疑辭以美之也象似也帝天也言其在於造物之始故曰象帝之先曰象曰似皆以其可見而不可見可知而不可知設此語以形容其妙也

范應元曰道沖而用之至萬物之宗沖虛也和也淵者深也似者道不可以指言也謂此道虛通而用之又不盈以其無形也

然而淵深莫測似萬物之尊祖也挫其銳至湛兮似或存人能用道以挫情欲之銳解事物之紛瑩心鑑而不炫其明混濁世而不汙其真則道常湛兮似乎或在也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老子言我不知道所從生似在天帝之先也

薛庸齋曰道沖而用之或似不盈道之為用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淵兮似萬物之宗道體淵靜雖為萬物之宗萬物不知其所以為宗故曰似之挫其銳至同其塵○體道者挫其鋒銳解其紛亂和其光而不耀同其塵而不昧湛兮似或存湛兮存乎萬物之表而不流莊子曰物物而不物於物也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五太之先誰其子之

休休庵曰道沖而用之至象帝之先深廣虛明謂之沖造道者致虛極盡玄妙然後發用則不為物礙亦無盈滿之相淵深無所不容為萬物之宗也不可太剛剛則鋒銳傷物不可太柔柔則昏弱多事無能決當斷其銳解其紛用中和之妙混聖而無影同凡而絕迹妙體湛寂虛明無比衆目不能覩如無隨緣應感而有準故云似或存老子讚曰吾不知誰之子者特言此道自然而然虛明靈妙在萬象主之先有矣帝者主也

褚伯秀曰道沖而用之或似不盈至象帝之先夫道神鬼神帝生天生地不可以形相求不可以言議索以虛而運無乎不在故可以御天下之實應天下之感似盈天○地間而未嘗盈也蓋道包元氣而未見然眹兆已存其中有生天生地之理本至虛也而用之由人彌綸萬化惟人造至虛之地然後能用此道以無契無何盈之有淵兮深靜而神明出焉萬化生焉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其所宗即無也既出而為物則與無其間似之而已世人執有泥跡觸途成礙教以挫銳則無傷於物解紛則自全其我和光而不與之異同塵而不與之流則湛兮似或存者可見雖見之明信之篤不知此物從何而生是誰之子也天之主宰謂之帝此物又似居帝之先尊而又尊無復可尊矣此章凡十句而疑辭者五或議聖人見道的而燭理明何談道多疑若此蓋有定形則有定名言之有在究之可極既強名曰道字之曰大是不可得而名又惡可指定而言若事物之拘滯一隅而無所變通即莊子云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聖賢談道例若此非斷而不言至此不容聲○矣使學者深造豁解如醉得醒聖訓諄諄無隱乎爾

牛妙傳曰道沖而用之或似不盈沖者中也且道之為體包含造化孕毓乾坤起四大以居先籠萬法而獨冠道之為用可謂大矣然其只云沖者是不自滿也由是而觀不盈之義豈不宜乎太上說此以勸人謙沖則亦自無滿而必溢之理也如三皇五帝之時有勸戒之器名曰宥卮孔子見之使弟子取水灌之其中則正其盈則覆

孔子造然華容曰善哉持盈者此古先明哲以爲至誠嘗置之座側蓋體道之用於沖也非斯之謂歟淵兮似萬物之宗夫萬物之宗者道也蓋道生天天生地地生萬物所以稱爲宗也夫道爲萬物之祖宗可謂尊之至矣然其只云似者是不自尊謙辭也此舉喻世人使之常用謙沖則自無高而必危之理也易曰有大而能謙必豫是也是故君子多聞約而守之多志質而晦之精知略而行之是以處上而人莫不○重處前而人莫敢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夫何故哉以其謙沖故也挫其銳挫者抑也銳者鋒鋩也如人之氣銳者或有激於中則形之於口世謂之唇鎗舌劒有時傷人甚於鋒鋩故善人君子則於人何所不容常反求諸己乃挫折其鋒鋩抑其銳氣使不致於傷人此則挫銳之説也解其紛紛者紛競解者自懲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語蓋不平之氣忿然於其中則溢惡之語勃然見乎外兩

相抗拒故謂之紛競也故大人君子常懲忿窒慾自不致於爭競也和其光光者謂聰明才性也和者謂韜晦之也夫韜之者使聰明不彰也晦之者使才性不露也如孔子大聖也於鄉黨則似不能言者顏子大賢也於終日則不言如愚此皆和光之説也嘗聞諸先哲曰我聰明矣聰明於我何有哉我賢能矣賢能於我何有哉苟於此矜而恃之則我已小矣吾惟降吾氣於謙和合吾心於端莊順吾神於肅穆蒭莬○可啓庶人可謀而左右卿大夫皆吾所禮也而不知我之爲尊彼之爲卑耳易曰君子以涖衆用晦而明此之謂也同其塵塵者謂暗昧愚魯也同者謂同仁一視也夫同仁者謂無他暗我明之分一視者謂無伊魯此賢之別大率爲人之道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故大人君子常韜光徇俗晦迹混塵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温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內藏我智不示

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江河雖左長於百川以其能自卑耳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斯非和光同塵之謂歟湛兮似或存湛兮謂無或存言有盡道之爲體似無似有若存若亡故云湛兮似或存也所以古先明哲體道有無故常挫銳解紛和光同塵也然則體道爲義云如何耶道之爲説其體無方其用無窮性之所有不虧不缺得之於人生而靜之初形之於感而遂通之際養於喜怒哀樂之未發得於意必固○我之俱無純然而正湛然而明惚然而太虛之無塵恍然而若四時之有約無爲而無不爲此湛兮似或存之説也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吾者老子自稱誰者無名可擬子者謂道象者如也帝人也且知天地萬物之形其生也有自來其可以言母子獨道之一字虛無自然生無所自固宜太上稱吾不知其誰之子也且道之爲義極乎不聞不見之境則道之妙者爲難名藏於無聲無臭之天則道之至者爲難

知推之於前則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則不見其終之離孰知其誰之子哉象帝之先者蓋老子歷爲帝師古帝曾問老子道爲誰之子太上所以云象帝之先者言象如帝之未主已先是何面目是何光景也

楊智仁曰道沖而用之至象帝之先道沖而用之者剛健純粹虛而不盈也故道爲萬法之深淵人可行之挫其剛銳解其紛紜和於中而順於外同其波而隨其流畢心內持使元炁上下沖和降心猿無令走失體性湛然真常不動有若無實若虛明徹表裏獨露堂堂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古云還識這箇麼今古應無墜分明在目前

喻清中曰道沖而用之至象帝之先道譬則海也道惟虛故受海惟大故容道體本虛用之者不越沖虛而已或不盈一語就下文說方見得明天地間之至大者莫如海道實似之淵乎深哉美其能容也江漢朝宗百川赴焉不舍晝夜而不見其少盈或不盈者人常疑其不盈也然則其用安在藏鋒歛鍔於不露之天非挫其銳乎釋紛離俗於是非之外非解其紛乎和其光者不察察以自耀也同其塵者不皎皎以自潔也湛然二字鬳齋林氏以爲微茫而不可見之謂道本無形於恍兮惚兮之間指真空爲實有故曰似若存道超乎器形之表吾不知誰氏之子而能克肖之清源

劉驥曰象者有形之始帝者生物之祖有子字方下得象字象肖也猶繼世象賢之謂也

胥六虛曰道沖而用之至萬物之宗沖虛也宗本也夫至道沖虛人皆具有用之則彌滿天地乃至飲食起居莫不顯見而曰或不盈者謂其無形狀可見而言之也用言其動也淵兮言其靜也若水之停流謂其靜也淵深明靜鑑照無窮爲萬物之宗本人乃萬物之一也經曰似而不曰爲似即爲也且不欲直言之矣挫其銳至似或存此一段語蓋以丁祝知道者便不可止乎知而已必須推挫其銳利追圖之志解釋其紛亂之情和融炫耀之光混同塵世之俗四者皆爲知道者之病須力去之方除得淨始可言沖虛至道湛然常存矣似或即常也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象似也老君謂沖虛至道吾不知其所由生然究其極似未天帝以先卓然獨立矣

李是從曰道沖而用之至象帝之先夫道者沖深潛行而爲用之或不盈者無出其外也淵兮似萬物之宗者心清若淵觀照萬物往來形影映現業識所生由此宗有也挫其銳解其紛者挫折其萌動之尖銳解開其怨結之紛亂也和其光同其塵者和順時俗所見之光同其時俗所欲之塵也湛兮似若存者返心內照澄湛清平見其真性似若不離常存定也

柴元皐曰道太極沖中虛而用之或不盈體虛則用不竭比如井虛不曾滿終日取用不竭況道乎淵兮似萬物之宗如萬水

朝東量不可測挫其銳解其紛道體道用如此沖妙則自已底剛銳紛爭外來底剛銳紛爭皆能挫解矣和其光同其塵身中既沖虛則外貌必和同順境矣湛兮似若存體虛則用處常不昧吾不知誰之子不昧底是誰應用象帝之先太極以前那箇

蘇敬靜曰道沖而用之至象帝之先道在天地間無一不有無一不在本為盈滿然道有理而無形人以沖虛而用之則有時疑其不盈或云者疑之也沖虛用之即後章知雄守雌之意莊子曰雕琢復朴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此道盈而用之以沖虛也萬物之宗宗祖也萬物自無而生淵深也其淵深不可測為萬物之祖不盈則未能遽及乎亦似之而已既曰或又曰似正以道非不盈用之以虛則虛非真虛故曰或曰似銳才之露圭角者挫之使無紛爭之處繆擾者解之使散和其光明之淵中彪外也和之而不使露同其塵土之浮游汙雜也同之而不欲異湛清也若存若士而似乎清不清也此皆沖虛用道吾不知此為誰之子象肖也帝天也其肖象實居天帝之先乃太極也太極虛無也道本大極生天地然後生萬物萬物自無而生即用之以沖虛亦當然而然也首章以有無二名總道之要此章沖盈對立總道之用則由無而玄由玄而又玄妙不可及矣

拾遺圓師曰在光同光在塵同塵隶文此章首尾言道挫銳解紛和光同塵下知者不言章言人體道者絕待玄同亦非與俗雷同也

諸子旁證曰莊子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初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

石潭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沖虛也虛則不盈虛而不盈則不露不露則深矣故以淵乎言淵者深也雖云不露而實為萬物之宗焉似者不敢指定之意言道不可名也宗乃祖宗之宗實萬物之所自出也言物自道出也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此皆虛而不盈深而不露之意挫其銳無圭角也解其紛無外物之擾攘也和其光光藏而不見於外也同其塵人不知其為皎皎也此皆淵深而不露之意湛兮似若存湛澄徹也似若雖存而似未嘗存也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道為物之所出為物之祖宗也不知此道又為誰之子乎蓋就宗字上又生此說謂道亦有所宗也而繼之曰象帝之先者帝天帝也象似也似乎在帝之先也蓋有名雖為萬物之母而無名實為天地之始天地自我出則道為帝之先矣此言不但為萬物之祖宗又為天地之祖宗也此章皆指道體而言非指體道者而言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九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

凝遠大師常德路玄妙觀提點觀事劉惟永編集

前朝奉大夫太府寺簿兼樞密院編修丁易東校正

天地不仁章

考異河上公作虛用章趙實庵作大化公行義章

唐明皇䟽前章明妙本沖用在用而無為此章明偏愛成私偏私則難普首標芻狗萬物示天地之兼忘次喻槖籥罔窮明用虛而不撓結以多言數屈欲令必守中和

杜光庭曰夫以仁為仁則有執不以仁為○仁則無私帝王之視群生猶天地之視萬物萬物自生自化天地不以為功群生爰居爰處帝王不以為惠任妙氣以鼓鑄任玄化以生成乃為至化矣若言其仁恩理或自窮何者天地之仁大矣草木有冬榮夏枯帝王之仁大矣刑法有投荒用鈇未若不以仁為仁之大也運彼沖和守其清靜為理身之要妙矣

張沖應曰虛者空也太虛無象運行兩間無聲無臭而所用則成此萬物所以生而無窮也人能達此虛而用之則道無不成者矣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槖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考異一虛而愈出一作俞出

河上公曰天地不仁天施地化不以仁恩任自然也以萬物為芻狗天地生萬物人最為貴天地視之如芻草狗畜不責望其報也聖人不仁聖人愛養萬民不以仁恩○法天地行自然以百姓為芻狗聖人視百姓如芻草狗畜不責望其禮意天地之間天地之間空虛和氣流行故萬物自生人能除情欲節滋味清五藏則神明居之也其猶槖籥乎槖籥中虛空人能有聲氣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言空無有屈竭時動搖之益出聲氣也多言數窮多事害神多言害身口開舌舉必有禍患不如守中不如守德於中育養精神愛氣希言

王輔嗣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天地在自然無為無造萬物自相治理故不仁也仁者必造立施化有恩有為造立施化則物失其真有恩有為則物不具存物不具存則不足以備載矣地不為獸生芻而獸食芻不為人生狗而人食狗無為於萬物而萬物各適其所用則莫不贍矣若惠由已樹未足任也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聖人與天地合其德以百姓比芻狗也天地之間至動而愈出槖籥之中空洞無情無為故虛而不得窮屈動而不可竭盡○也天地之中蕩然任自然故不可得而窮猶若槖籥也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愈為之則愈失之矣物樹其惡事錯其言不濟不言不理必窮之數也槖籥而守數中則無窮盡棄已任物則莫不理若槖籥有意於為聲也則不足以供吹者之求也

唐明皇曰天地不仁至百姓為芻狗不仁者不為仁恩也芻狗者結草為狗也犬以守禦則有弊蓋之恩今芻狗徒有狗形而無警吠之用故無情於仁愛也言天地視

人亦如人於芻狗無責望爾甞試論之曰夫至仁無親孰爲兼愛愛則不至適是偏私不獨親其親則天下皆親矣不獨子其子天下皆子矣是則至仁皆爲親乃至親也豈兼愛之乎跡仁者兼愛之自也芻狗者謂結草爲狗以用祭祀也今天地至仁生成群物亦如人結草爲狗不責其吠守之用不以生成爲仁恩故云不仁也則聖人在宥視彼天下百姓亦當如此爾注云弊蓋之恩者禮記孔子云弊蓋不棄爲埋○

○狗也不獨親其親禮運文也天地之間其猶槖籥乎槖者韜也籥者笛也槖之鼓風笛之運吹皆以虛而無心故能動而有應則天地之間至物無私者亦以虛無無心故也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槖籥虛而不屈撓動之而愈出聲氣以況聖人心無偏愛則無屈撓之時應用不窮可謂動而愈出也跡槖鞴也謂以皮囊鼓風以吹火也籥笛也言天地能芻狗萬物者爲其閒空虛故生成無私而不責望亦由槖之鼓風笛之運吹常應求者於我無情故能虛之而不屈撓動之愈出聲氣以況人君虛心玄默淳化均一則無屈撓日用不知動而愈出也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多言則不酬故數窮屈兼愛則難遍便致怨憎故不如抱守中和自然皆足矣跡多言者多有兼愛之言也多有兼愛之言而行則難遍故數窮屈不遂是知不如忘懷虛應抱守中和則自然皆是也不酬者酬答也謂空有其言而行不酬答也

○杜光庭曰天地不仁至百姓爲芻狗古之○祭法有爲人用者皆象其形以列籩豆之間故有芻狗之設矣夫犬以吠守今芻狗無吠守之用天地之視萬物聖人之視百姓亦如芻狗不責其吠守之能不以仁恩之爲仁不責其報不彰其仁是以不仁矣人於狗也有弊蓋瘞埋之恩今於芻狗亦無此恩矣明聖人不以兼愛爲仁也弊蓋者禮記檀弓篇曰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子曰吾聞之弊帷不棄爲埋馬也君之路馬死埋之以帷弊蓋不棄爲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與之席無使其首陷焉恐其首直委於土也不獨親其親者禮運篇云大道之行天下爲公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汎愛於物推公而行不爲偏愛也天地之間至動而愈出槖乃皮囊以鼓風籥乃竹管以運氣槖鼓風無籥不能運籥運氣無槖不能鼓兩者相須而行以明天地爲槖五氣爲籥含虛運動以生萬殊而無屈竭矣人君虛心用道臣佐體君○

○行化如天地運五氣以不竭則政無屈撓四海和平也動之愈出聲氣言無窮也淳化均一者淳和之德用被萬品日用不知者易繫辭云萬方百姓日用頻用此道以得生而不知道之功力冥昧不以功爲功百姓用之而不知也屈竭也撓亂也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多言多敗多事多害言之多也謂或不應故有窮屈矣理國多言謂政令多出朝令夕改則謂數窮也理身多言其失可知也故一言之失駟馬不追況

多言之失寧無辱乎夫言者離堅合異反白爲黑防人之口甚於防川不可不慎也不如默守中和於國不煩其政令於身不召其恥辱愛氣希言守德於中行不言之教斯爲美善矣

宋道君曰天地不仁至百姓爲芻狗恩生於害害生於恩以仁爲恩害則隨至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輔其自然無愛利之心焉仁無得而名之束芻爲狗祭祀所用過則棄之彼萬物之自然而百姓之○自治曾何容心哉天地之間其猶槖籥乎槖籥虛而能受而能應故應之而不窮有實其中則觸處皆礙凡道爲一偏在物爲一曲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虛己以遊世則泛應而曲當故曰虛而不屈迫而後動則運量而不憒故曰動而愈出聖人出應帝王而無言爲之累者此也多言數窮不如守中籥虛以待氣氣至則鳴不至則止聖人之言似之辯者之囿多言而未免乎累不如守中之愈也慎汝內閉汝外收視反聽復以見天地之心焉此之謂守中

王介甫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有愛也有所不愛也愛者仁也不愛者亦非不仁也惟其愛則不留於愛有如芻狗當祭祀之用也盛之以篋衍巾之以文繡尸祝齋戒然後用之及其既祭之後行者踐其首脊樵者焚其支體其天地之於萬物當春生夏長之時如其有仁愛以及之至秋冬萬物彫落非天地之不愛也物理之常也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且聖人之於百姓以仁義及天下如其仁愛及乎人事有終始之序有死生之變此物理之常也此亦物理之常非聖人之所固爲也此非前愛而後忍蓋理之適然耳故曰不仁乃仁之至莊子曰至人無親大人不仁與此合矣天地之間至動而愈出道無體也無方也以沖和之氣鼓動於天地之間而生養萬物如槖籥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出言則有方有體大言所以明道也有言則有指指則不能無過故多言則數窮故不如守中以應萬變

蘇穎濱曰天地不仁至百姓爲芻狗天地無私而聽萬物之自然故萬物自生自死死非吾害之生非吾仁之也譬如結芻以爲狗設之於祭祀盡飾以奉之夫豈愛之時適然也既事而棄之行者踐之夫豈惡之亦適然也聖人之於民亦然特無以害之則民全其性死生得喪吾無與焉雖未嘗仁之而仁亦大矣天地之間至動而愈○出排之有槖與籥也方其一動氣之所及無不靡也不知者以爲機巧極矣然槖籥則何爲哉蓋亦虛而不屈是以動而愈出耳天地之間其所以生殺萬物彫刻衆形者亦若是而已矣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見其動而愈出不知其爲虛中之根也故告之以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之不窮也

呂吉甫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天道冥於象帝之先而不知誰之所自出則體此道者仁足以名之哉夫仁人心而已矣

天地體此道者也無所事仁以萬物爲芻狗全義芻狗者祭祀之用也受之則無所用不可闕矣猶之天地之於物也無心於物而似乎無所愛若夫春生夏長則似乎有所愛聖人之於民亦若是也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聖人體此道者也無所爭仁以百姓爲芻狗芻狗之爲物無所爭仁而畜之者也萬物與天地同體者也百姓與聖人同體者也天地聖人自視猶芻狗則其視萬物百姓亦若是而已天地之間○至動而愈出則生之畜之長之育之何所事仁哉夫惟不仁是之謂大仁然則天地之間其由槖籥固可見矣蓋槖籥之爲物惟其虛而不屈所以動而愈出也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則人也體此道者言出於不言而已言無言知言之所以言矣則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之爲務也

陸農師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泊然無係而不滯於仁適則用之過則棄之而已故二篇狗之爲物其未陳也盛之以篋衍覆之以文繡其既陳也行者踐其首樵者爨其軀所謂適則用之過則棄之者也天地之間至動而愈出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與世推移與時運徒而不拘於已陳之迹不膠於既踐之緒矣故能入則鳴不入則止而知槖籥焉故曰天地之間其猶槖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虛而無屈無所屈也動而愈出有所示也無所屈而有所示者神也虛而無所屈動而有所示故能○赴物之感言出如此而未始有窮也若夫述古人之土梗語先王之芻狗屈於已陳之迹膠於既殘之緒欲以有爲於日徂之世此其所以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之愈也

此一篇與莊子芻狗之意大略同焉

王元澤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芻狗祭祀所用方其用也隆禮致敬以事之及其已事則棄而捐之等於糞壤其隆禮致敬之時非不以至誠也然而束芻爲狗耳實何足禮敬乎雖不足禮敬而加禮敬者又非以僞也夫萬物各得其常生死成壞理有適然而天地獨爲之父母故不得無愛而原天地之心亦何係累哉故方其愛時雖以至誠而萬物自遂實無足愛者及要其終則糞壤同歸而已豈留情乎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仁者人也以人道愛物之謂仁彼人貌而天者何足以名之故聖人親親而仁民故獨言百姓若其道則與天地一矣而有人之形故任各異天地○之間至動而愈出槖籥虛以應物感則應應而不藏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應其適然而不係累於當時不留情於既往故比槖籥之無窮也虛而不屈者虛其體也動而愈出者動其用也多言數窮不如守中非言則窮矣舉言則爲可知且聖人之事言而不爲者也守中所以應萬變

劉仲平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仁者惻隱以致其愛也夫芻狗之爲物惻隱以致其愛可也不惻隱以致其愛亦可也蓋

方其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齋戒然後將之者若有惻隱以致其愛也及其身脊見踐於行者又見爨於樵者而無復有用散亂埃滅則漠然無惻隱以致其愛也天地於萬物亦然方其雷風鼓舞雨露滋濡覆載包函嫗煦字育欲生者使之生欲成者使之成而有形者必立有性者必遂若有惻隱以致其愛也及其霜霰冰雪酷烈慘毒折屈摧敗而陽不敢進日不敢烜大者毀小者絕剛者缺柔者滅又無惻隱以

○致其愛也故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矣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非特天地之於萬物也聖人之於百姓亦然方其感之以恩撫之以教恩涵惠需愷悌勞來噢噢呴呴若保赤子者若有惻隱以致其愛也及其罪大則殺罪小則刑支解臠裂牽磔焚棄偃仆於市朝狼籍於原野而崇城有馘耳之痛紂郤有流血之多又無有惻隱以致其愛也故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之間至動而愈出以其無心於愛

○與不愛也此天地之所以能神也蓋神者有所示而無所屈也以其無所屈也故如橐籥之虛而不屈以其有所見為無為可知也發於身而為言見於事而為故或云或為其實一也何則言為之體如是而已不知此則言不出於不言言不出於不言則異乎橐籥之虛動矣其多而數窮不亦宜乎孔子曰夫今之歌者其誰乎知此則知言出於不言矣言出於不言人莫不然也然而不能者以其心不罷乎有則罷乎無不罷乎取則麗乎舍不能適與道相當○也不有不無不取不舍而適與道相當者是之謂守中守中而不已則如橐籥之動而愈出故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者聖人法天地者也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言者所以應物也蓋法天地而出為聖人矣固不免乎以言應物也然言而多則非所謂當於理而止也非當於理而止則不可以推而行之也惟守乎中則其言不多也亦不少也常當於理而

○止也於是乎可以推而行之而不數遭其窮矣故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夫守乎中者其言不多也亦不少也然而老氏尊惡夫多言何也曰老氏之所明者道也道常無言然而常有言者道不得已也故可以言以其常無言也故言之少者去道易也近而言之多者去道為尤遠故尊惡夫多言也

劉巨濟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莫慘於兵刑而雖盛德不能去之則因其理而已或言萬物或言百姓其言各有序也天○地之間至動而愈出此中言天地也天地之兩間能虛故入則止虛者橐籥之體也不屈則以虛故也橐籥之用也橐以風動籥以氣動動而後應此其所以愈鳴也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天地以虛應萬物而無所言聖人亦以虛應百姓而風波之來非言不筌持不以多勝而已易曰尚口乃窮中之體一可以守者也中之為用虛可以應者也猶天地之謂間乎

丞相新說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靜而不汙潔而不垢其祭祀足以隆禮而致恭者芻狗之爲物也始之將用則被之以文繡盛之以篋衍及其已用則行者踐其首樵者爨其軀不膠其所愛不泥其所有通則用之與時宜之過則棄之與物從之而天地聖人之仁豈離乎此哉蓋天之體不能生生而生生者真君也而真君未嘗生地之體不能化化而化化者真宰也而真宰未嘗化則出顧諸仁故凡在天地之間形物聲色也皆制於我而物不得以踈及夫已生已化則入而藏諸用故物有分之類有群各以附離而忘有於我而物不得以覩雖然天能生而不能成地能成而不能治聖人者出而治之也是故體顯以爲仁而其出也同吉凶之患故凡萬物之生皆輔相而不失其宜體藏以爲用而其入也雖聖人不與之同憂故泯迹實心而視物以異鳴呼聖人之於天地又豈以仁憂累其心者歟故物之出與之出而不辭物之入與之入而不拒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功成不居萬物有以稱亦有以憾而老子所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其言豈離乎此哉後學者專孑孑之仁而忘古人之大體故爲人則失於兼愛爲已則失於無我又豈知聖人不失已亦不失人歟與時推移與物運轉而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故動而愈出則正已而無我者所以應物而非以敵物虛而不屈則無已而喪我者所以絕物而非所以成物噫天地聖人之道其仁以百姓萬物爲芻狗者可以一言而盡矣

劉驥曰天地不仁至不如守中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因其自然付之自爾無愛利之心故言不仁是猶束芻爲狗祭祀所用適則用之過則棄之無容心焉虛而待物者也太虛運一氣使天地如橐籥橐籥也鼓之以生火簫笛也吹之以成音其體則虛而不屈其用則動而愈出是何異於天動以陽地靜以陰陰陽鼓擊不息而造化在其間者乎人之形體法象天地化契陰陽亦如橐籥之爲器也此言天地則人在其中矣天地得一氣之妙而運行不息聖人得一氣之妙而昇降無窮其道杳然難言哉若求之於多言則泥古人之糟粕弊精神於塞淺非徒無益也故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守中者內保之而外不蕩也無思無爲寂然不動而守之於中如天地橐籥之無心自然運用以其有真君存焉真君者天谷元神也故次之以谷神

趙實菴曰前引二一天之至公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混一性於大同孰仁孰不仁以私愛而在物有義有不義仁之生而義之殺本乎天運之自然仁爲恩而害隨至見乎人事之返復經言不仁大仁而已大仁無私至公而已當生即生陽和之始物當殺即殺金氣之肅如謂時運即殺之不可留謂生死之有定數震動則萬物昭蘇兌交則衆用彫落雖生之而衰相以啓

雖殺之則生意又明此天之公者如斯而已若乃當生即殺當殺即留此非天道之公行是亦人爲之私愛以公平私天地之正以私害公邪侈之行道者爲之公所以言及天地不仁而喻以芻狗天地之心於此可見是以聖人之治體天法道絕仁愛之私正賞罰之令立仁與義何容心焉御注曰恩生於害害生於恩以仁爲恩害則隨至凡所以絕私愛也是故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俾後世聖人與道同流同應變不滯莊子曰仁常而不成又曰不多仁恩是也老子以天地之仁配於道也道大故不私即非五常之仁爲可及也此意指世之仁義爲小也不然何以謂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乎故喻之以芻狗即聖人用不仁之爲仁也能體不仁之仁即體天而同乎道也二聖人體天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聖人之治百姓也無私之用與天地同次喻二一就體衆喻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御注曰橐籥以虛而能受受而能應蓋道以無爲體以虛爲用以道體之無則能泛應也以理觀之虛則能運量也道以至虛而泛應不知其自來人以無心而運量誰測其所以天地之間不上不下用氣於中猶橐籥之動也二橐籥之用虛而不屈動而愈出二子列子曰子奚貴虛虛者無貴也以虛爲貴則有礙於中以其本虛而已非虛可貴然虛之可貴者在動而愈出以橐籥觀之虛故貴矣雖橐籥觀之虛非貴矣聖人無心物來則應應而不窮凡所以當而不失也謂之規矩則與之爲規矩謂之權衡則與之爲權衡彼其自得之以爲用也吾誰名之哉雖然應帝王者體道爲心在事則曰無心在物則曰無有其如禮義法度何而有義禮法度者吾亦豈與之爲名彼因之以爲用者且自名矣吾不自名焉豈得屈即其愈出而愈有愈應而愈多者謂此後至理存焉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二此篇自道沖爲用至橐籥虛應終又結之以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較之前章猶是以言爲中也老子以橐籥喻聖人不言言則迫而後動感而後應以其無心也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亦取其適當而已守中者無過也非徒無過而有法孔子曰中庸之爲德也故言不可不慎君平曰言出則患入言失則亡身韓子曰亦慎於水火夫道本無言不得已而言則應之有常是也夫欲有言豈得已哉故三緘其口聖人所以示象焉學者求聖人之意

邵若愚曰天地不仁至不如守中天地任自然之道謂之至仁苟非至仁而有親疎焉春生非仁也秋殺非不仁也棄用因時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以一心爲德故以百姓心爲心賞善非仁也罰惡非不仁也隨民任事賞罰因時故以百姓爲芻狗之喻莊子云至仁無親大仁不仁夫惟不仁是謂大仁天地之間謂四方上下也其猶橐籥乎橐籥中虛其用在無而故不屈橐以鼓風籥以運吹動而愈出若乾坤之開闔

老子欲多言數窮其理不如守中中者虛也以心處虛其用無盡

王志然曰天地不仁至不如守中大道無心於天地而天地待是而後生天地無心於萬物而萬物亦待是而後起有天地然後有萬物且人處萬物之最靈者莫不皆稟賦自然初無愛利之心以仁爲恩不亦小乎天地無情焉視萬物亦猶芻狗爾而天地且未嘗責萬物之報而萬物亦未嘗知天地所以生生之恩而大恩自生焉聖○人無情焉而聖人未嘗責百姓之報而百姓未知帝力於我何有哉則大仁自成焉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而自成其上下之序曾何容心也推之無厭日用不知安所事仁哉且芻狗之爲物潔而不汙祭祀之用方其用時亦猶太廟之犧牲衣以文繡致敬如神初無責愛之私及其用已等於糞壤亦非厭棄之故汲汲於用舍之間是聖人有心也邪故天地聖人自視猶芻狗則其視萬物百姓亦若是而已矣

吹噓元氣鼓動群有如橐焉如籥焉迫而後動應而不藏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喻如道之應物萬變未始有窮化聲之相待亦如人之有情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聖人之言不囿於辯言之是則終日而盡道言之不足終日言而盡物言辯貫穿默該至理其或燭理不深言不明道益辭固多去道彌遠須有惠施之舌懸河之口考之大義一何有焉曾不若默識而深造之爲愈故曰十語九中不如一默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黃茂材曰天地不仁至百姓爲芻狗天地之於萬物無傷而已任之自遂聖人之於百姓無擾而已任之自生任之自生故民無不生任之自遂故物無不遂此其爲仁甚大方其任之自也若無顧愛之心故謂天地聖人不仁譬之芻狗以芻爲狗供於祭祀已陳而去之何顧愛之有申韓之學遂竊以爲刑名其慘刻甚矣問之則曰聖人之治天下無所顧愛其說蓋起於此豈不失老子之意哉天地之間至不如守中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人所能知也陰陽密運造化潛移人所不能知也今以橐籥喻之天地之道幾無爲蘊矣虛無體也故不屈動不已也故愈出老子之道初無内外悟芻狗之說則可以忘形體知橐籥之理則可以煉精炁此宜不言而喻言則必窮唯守中爲得之

○程泰之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結芻爲狗當祭則用已事而棄是芻狗之時貴○時賤者也天地之生化萬物而遞相代謝實其似之稻秀而麥枯瓜生而蕎死麋鹿之解角也春冬相反鴻燕之賓去也南北相避物之種性有萬不同者於此而皆可類推也此之性非彼之性則此之宜非彼之宜也居其總者苟有心於爲仁其將孰爲乎爲此則妨彼利一而遺百其爲仁亦勞而小矣騶運一氣與物爲時使根性與之相直者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消自息而天地若無預焉此不仁之仁也聖人不

仁以百姓爲芻狗聖人無心而用大正以取法於天地也是故未嘗曲愛一人而無一人不受其德也莊子用此推之而曰至仁無親當使我忘天下而天下亦自忘我此正不仁之仁既加被冐而世人不知其德者也非真相忘也又曰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是亦澤及萬世而不自知其爲仁者也是謂不仁之仁也若夫擇物施愛惠不出乎意鄉之外是直虎狼而不啗其子者耳不仁之仁

○非其得預也孟子曰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遠罪而不知爲之者則其施置之方也謂耕鑿嬉游皆非帝力則其効之成者也天地之間至動而愈出槖冶鞴也籥其管也管之在樂則爲羽籥在關鍵則爲管籥在冶器則爲槖籥至其爲管則一而已也槖也者吸氣滿之而播諸冶鑪者也管也者受此吸而噓之所以播也一噓一吸之象即陰陽迭運而爲四時者矣故天地之間寒暑相推而爲四時生死遞代而成今古正猶槖籥之噓吸也賈誼以天地陰陽萬物之造化而配之冶鑄義正出此也一噓一吸之迭起是一作一復之相催者也神奇之必爲臭腐臭腐之復爲神奇是芻狗之時貴時賤者也其曰天地之間猶槖籥者言凡受形於兩閒莫非由此之噓之吸以爲張歙也莊子之論物初曰陰陽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消息滿盈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爲而莫見其功生死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其所窮

○夫陰陽交而物皆資生是物初也作復者即生化之有迹者也消息滿虛者陰陽之動而司槖籥之噓吸者也改化生死者物之迭爲芻狗者也老子借槖籥芻狗以言其理莊子則直傳諸事也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諸家皆謂此中爲中庸之中蘇黃門獨不然曰此其籥之虛而處中者其說是也老氏務成一家言凡六經紀道之名悉已易而他之六經之謂中者即老氏命以爲善者也通一書固未嘗言中也然則此之謂中如域中弓中環中皆命物而名其地也非如中庸之中造極而命其理也則此之守中正指槖籥之中以爲之守如曰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也言者先事而有所稱說如曰某事其德皆吾之所能爲也然此特其自言之耳而措之於世亦當或否或順或逆未可必也不待其當然而先形諸言則億之而中者固或可屢而億之不中者亦不勝其多也其勢自至於數窮也若其守中待感者初若遲鈍而要諸

○其終決不至窮也故曰不如守中論天地之間猶槖籥則居於天地之兩間者其作其復皆仰治工之鼓鞴也治工者即主執造化者也其能虛之以聽化工之操縱則陰陽消長之源是其地也凡有形之物虛則通通則可以致變實則窒窒則塊然而已耳槖之能吸也籥之能噓也皆以虛也非槖之虛則無以納其吸非籥之虛則無以效其噓也槖籥常虛則能受生生者之生以爲作而受化化者之化以爲復也是

蓋借槖籥中空之地以明不窒之可以有受也夫惟不窒故播氣者得以入之也動者發槖籥之機而鼓之使作即其能操縱生化者也惟其虛而不屈也故能受其有而出之於世也陰陽之氣隱乎太虛而形於有感感之而應則能出其無以爲有矣槖籥非太虛也以其虛而有受受而不留者有萬物出機入機之象故此機不息則作復無已也是故寂然不動者乃能感而遂通也論槖籥之妙即幾於谷神矣而不○能與之齊同者谷神能自制有無而槖籥之虛吸則有待於化工也動之而出則與自受而自應者有間也故此章既出槖籥而後章則言谷神也

詹秋圃曰天地不仁至不如守中虛用章謂天地不以偏私恩愛爲仁而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以偏私恩愛爲仁而以百姓爲芻狗蓋芻足以牧馬牛狗足以護家宅是皆有用之物人所資以爲用天地之間其猶槖籥中虛而可扇動生風乎故雖中虛而不屈折此爲虛用之妙迨扇風而愈動愈出其妙有難名言未若確守中虛則爲用不可窮也

張沖應曰天地不仁至不如守中仁之爲道廣大而不可得以形容也故孔子所以罕言老子所以不居罕言者謂其不可得而形容而罕言也不居者謂其不可得形容而不居也天地不以仁自居故能覆蓋而萬物生長於其中不知其所以生長聖人不以仁自居能包能容而百姓安養○於其中不知其所以安養皆視之如芻狗芻狗畜愛之植之惟恐損朽而無所介其心以希報也天地之所以不仁聖人之所以不仁者即此一元之炁運乎上下猶槖囊之能包管籥之能吹周流無窮包藏無極雖虛焉吹之而不致於屈乏廣焉動之而愈見其有爲仁之爲道廣大也如此是以孔子有曰天何有言哉四時行焉則天地萬物之心又何有聲音於其間人欲學道充此天地之仁而乃尚乎其言則舌勞神亂精廢炁虧數者皆窮矣斯曰不如守中當守此方寸布仁於物而不發見其迹也

白玉蟾曰天地不仁無心以萬物爲芻狗任其自然聖人不仁以天地之心爲心也以百姓爲芻狗尚自忘我豈有他哉天地之間心也其猶槖籥乎運而不息虛而不屈用之無窮動而愈出純一不已多言數窮如何說得不如守中盡其在我

廖粹然曰天地不仁天地本於人若其自返本以萬物爲芻狗則視萬物象爲無知○之物在人亦當克己如此也聖人不仁人主亦根於仁自返本而歸根以百姓爲芻狗則棄萬姓於無用之物如在吾人亦當復禮也天地之間範圍之內其猶槖籥乎其於天地則虛空焉此我身則臭皮袋也虛而不屈放之則滿六虛斂之不盈一握動而愈出元炁沖然源源不竭多言數窮與之一默守口如瓶不如守中抱元守一無窮無盡人若如此道炁存也

陳碧虛曰天地不仁至以百姓爲芻狗芻

章也謂束芻爲狗古人以用祭祀除祓不祥用已而棄之言常之時不甚愛及乎棄之亦不爲惜也故芻狗因神明而成且神明無用於芻狗也夫無用則無私無私則無恩是以天地無恩而大恩生聖人不仁而大仁成不仁者謂無情於仁愛非薄惡之謂也故天地無情視萬物如芻狗不責萬物之報也聖人無情視百姓如芻狗不責百姓之報也蓋天地之自然也嚴君平曰天高而清明地厚而順寧陰陽交通和

○氣流行泊然無爲萬物自生焉天地非傾心移意勞精神務有事悽悽惻惻流愛加利布恩施厚成遂萬物而有以爲也此所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也明王聖主秉道統和清靜不改一以變化神明默達與道同儀天下應之萬物自化聖人非竭智盡能擾心搮志損精費神不釋思慮徨徨顧顧人生事利煩理萬民而有以爲也此所謂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也天地之間至動而愈出橐者鞴也謂以橐鼓風而吹火者也籥者笛也言天地之間虛空無爲生物無私以俞聖人之心虛廓淵靜應世不逆若橐之懷風鼓之以成器物籥之含聲吹之而調音律應用不絕而終不可屈也以況聖人無私無心而不事愛利也嚴君平曰天地釋虛無而事愛利則變化不通物不盡生聖人釋虛無而事愛利則德澤不普海內不并恩不下究事不盡成何則仁愛之爲術也有分而物類之仰化也無窮操有分之利以授無窮之勢其不相贍由川竭而益之以泣也又曰蟣蝨

○動於毛髮則寐爲之不安蚊蝱著於皮膚則精神騷動思慮不通外傷蜂蠆之毒則中心爲之慘痛未害於耳目則百節爲之不用此言愛利之存于胷中豈得無屈撓純和耗蠹血氣乎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多言者謂多有兼愛之言也多則施行難徧故數窮屈而不遂若法天地之虛靜同橐籥之無心抱守中和其自然皆足矣亦在乎不言之教也碼烈解曰王壽負書而行見徐碼於周徐碼曰事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故知時者無常行書者言之所出也言出於知者知者藏書於是王壽乃焚其書而舞之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謝圖南曰天地不仁至於芻狗萬物受天地之氣以生百姓受聖人之恩以成謂之非仁不可也而榮枯成敗付物自然死生禍福惟人所召天地聖人於此一無心焉謂之不仁非不仁也蓋不得以用其仁矣芻狗者祭餘之物聽其自成自壞而不復

○屑意焉爾天地之間至不如守中天地人物之理自然而然故陰陽二氣往來於虛空之中初無間隔如橐籥然無底曰橐有孔曰籥橐之中虛氣所流通不可屈折籥之有孔聲所振動愈出不窮此皆自然而然人物之在天地間始終變化亦自然而然故多言則屢窮不可致詰也不如守一中之理理至中而止天地聖人百姓萬物皆不外此中蓋嘗論之萬物萬民同此一氣天地間人同此一心天地何心以生物

為心也聖人何心以愛民為心也然生之於始而不容不變於終愛之於初而不得不異於後何則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發生陽也而不能無肅殺之陰愛養仁也而不能無割制之義理勢然也芻狗微物然方其養祭則惟恐一體之不全及其既祭則委之無用摧毀決裂有不能免人物之在天地間均賦同稟其生皆可愛而成形之後散殊不一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善者祥之惡者禍之各隨其分而異焉于斯時也天地生育之恩聖人愛養之德有不可得而全之者謂之不仁不得以盡其仁也矣天地以中虛橐籥萬物聖人以中道酬酢萬民故蔽之一言而曰不如守中中也者其至公無私之謂乎其無過不及之謂乎

林鬳齋曰天地不仁至不如守中生物仁也天地雖生物而不以為功與物相忘也養民仁也聖人雖養民而不以為恩與民相忘也不仁不有其仁也芻狗已用而棄之相忘之喻也三十八章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不仁猶不德也莊子齊物曰大仁不仁天地曰至德之世相愛而不知以為仁亦是此意芻狗之為物祭則用之已祭則棄之喻其不著意而相忘爾以精言之則有所過(第五)者化之意而說者以(二十八)為視民如草芥則誤矣大抵老莊之學喜為驚世駭俗之言故其語多有病此章大旨不過曰天地無容心於生物聖人無容心於養民却如此下語涉於奇怪而讀者不精遂有深弊故曰申韓之慘刻原於芻狗百姓之意雖老子亦不容辭其責矣籥者橐之管也橐籥用而風生焉其體雖虛而用之不屈動則風生愈出愈有天地之間其生萬物也亦然橐籥之於風何嘗容心天地之於生物亦何嘗容心故以此喻之況用之則有風不用則無亦有過化之意數猶曰每每也守中默然閉其喙也意謂天地之道不容以言盡多言則每每至於自窮不如默然而忘言乎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萬物生焉亦此意也但聖人之語粹而易明此書則鼓舞出入使人難曉或者以為戒人之多言則與上意不貫矣如此看得破非惟一章之中首末貫串語意明白而其文簡妙高古亦豈易到哉

范應元曰天(第五)地不仁以萬物為(二十七)芻狗仁者愛之理謂天地生育其仁大矣而不言仁其於萬物譬如結芻為狗以祭祀其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非愛也乃時也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樵者取而爨之非不愛也亦時也夫春夏生長亦如芻狗之未陳秋冬凋落亦如芻狗之已陳皆時也豈春夏愛之而秋冬不愛哉氣至則萬物皆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聖人體此道以博愛其仁亦至矣而不言仁其於百姓亦如天地之於萬物輔其自然而不害之使養生送死無憾不知帝力何有於我哉天地之間至動而愈出橐底曰橐竹管曰籥治煉之處用籥以接橐橐之風吹鑪中之火屈者曲

也音辯云俞羊朱切傳奕引廣雅云益也漢史有民俞病困天地之間虛通而已亦如竹管之接烝虛而不曲也氣來則通氣往則不積譬彼橐風之愈動則此籥烝之愈出鑪中之物既各成器而橐籥未嘗言仁愛也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萬物之多百姓之衆聖人不遑推此一道而博愛之豈區區言仁也倘多言仁愛而不能體道則空有其言而無實效故多言則數窮也不如同天地守中虛之道而無偏曲則萬物○自然各得其所也豈有窮哉

○薛庸齋曰天地不仁至百姓為芻狗天地生萬物而無心於萬物聖人養百姓而無心於百姓天地之間至動而愈出橐籥不為物撓而虛其中則愈動而聲愈出矣天地所以能生化萬物而不窮者亦以其虛而能運也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惠施之口談不若顏子之心齋也

休休菴曰天地不仁至不如守中芻狗者祭祀用草結龍以朱匣盛之綉巾覆之祭畢棄之天地聖人任無為之妙生育萬物不望報恩亦不為主任萬物自化如芻狗焉是以似不仁天地之間空虛如鞴囊一氣運行生育萬物人心虛明亦如是也靈機一動妙用不竭是謂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橐者鞴囊也籥者管也鼓風吹運之器雖以是而喻造化之妙然言多去道遠矣縱大辯才數數舉其喻然譬喻之數有窮此道實無可喻不如無言守中虛之妙可以見徹造化

○褚伯秀曰天地不仁至不如守中仁神道之具體立天地心續生民命猶元之於乾總衆德而大備陶萬類以無遺在人則成己成人博愛善救皆其用也天地具自然之仁超言象之表聖人體天推仁所以恢帝道而成治功經乃下二不仁字何耶蓋謂不顧其仁猶云上德不德正言若反也借喻束芻為狗以供祭祀未祭則彩飾愛敬祭已則棄置踐踏適成適毀非關愛惡以真爛幻物理可知凡天地間動植飛泳生成消息不出乎一氣流行無異束芻成狗踐狗還芻何容心之有聖人於百姓聽其營為而生道自遂莊子所謂大仁不仁是也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亦言其無心自運橐鼓風籥通氣喻仁之流行猶陰陽呼吸而不暫停為人為物者咸受其鼓鑄焉唯其中虛無屈塞所以運動氣愈出此理妙合造化何在多言自取窮屈不知守身中橐籥究自己天地豈無生萬物之理哉或以喋人辭多釋之與上下文義不貫此○章大義在守中二字至理幽玄惟學者力行以求驗一身中有一乾坤在人體之而已矣

○牛妙傳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夫天地大德曰生生生不息之謂仁仁者天地生成之德也而云不仁者是天地不自有其德也萬物者盈天地之間品類也芻狗者如古先明王郊祀必束芻為狗以為祭具所謂芻者茅也夫茅之為物薄其用可重也狗者畜也其位乎戌而應乎乾故古

人束芻爲狗以爲祭具意其重也天地以萬物爲芻狗是亦不輕於萬物也或者以天地視萬物如芻草狗畜之無知不責望其報也此說不通蓋萬物與天地分一氣而生但得夫形之小者若天地果視萬物如芻草狗畜之比則是天地其自尊大果不仁耶庸所見如此明者鑑之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夫聖人者備物致用百世師也故百姓戴之如同日月仰之如同父母然其稱云不仁者不自居其仁謙尊也

○亦猶夫聖孔子不居之義也百姓者民也○民與聖人均稟一氣同生於天地之間但貴賤窮達不同耳聖人以百姓爲芻狗者是亦不輕於民也他說以爲聖人視夫百姓如芻草狗畜之無知不望其報也此說恐誤夫人者與天地並位三才鼎立豈可視如芻草狗畜之類哉孟子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若聖人果以百姓如芻草狗畜之比則是聖人果不仁哉與我同志者切希鑒之天地之間至動而愈出槖者鼓屬籥者管籥笛之屬猶如也動用也夫天地之間虛空以四時五行爲用其槖籥爲物亦其中空虛以五音六律爲用故云天地之間其猶槖籥也老君曰夫槖籥之器在其用也虛實有無方圓大小長短廣狹聽人所爲不與人爭善人在於天下也譬如槖籥乎非與萬物交爭其德常歸焉以其謙虛無爲故也此蓋言天地以虛受

○爲生成之德任物自然從民所欲不與物○爭猶槖籥之任人所爲音律也多言數窮夫言者心之聲也在心爲志發泄爲言數者頻數窮者悔吝也蓋多言則多過故云數窮也古人有言曰一言而喪邦此上多言之人也一言而致山此中多言之人也一言而致辱此下多言之人也故天有卷舌之星人有緘口之銘言不可不慎也語云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良爲是也昔孔子觀周入后稷之廟右階有一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之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則多敗無多事多事則多患詩云敬爾威儀慎爾出話此之謂也不如守中中者樞機也守者謹也且夫日月者天之文也山川者地之文也言語者人之文也然言語在口譬含鋒刃不可動也如弦機未發則猶可止矢一離弦雖欲反之不可得也繫辭曰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出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

○地也可不慎乎此即不如守中之義也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非斯之謂歟楊智仁曰天地不仁至不如守中天地不仁視萬物如芻狗者天地施化不以仁恩任自然也不責望其報聖人亦如之謂學道之士不著一毫物欲所累體若太虛湛然常寂著天地之間坎離運用乎其中槖籥鼓揮乎宇宙元炁升降於黃庭塞兌垂簾含光默默虛而不屈守以沖和不可輕動動而愈出古云全身放下一念不生若

多言數窮則有損而無益不如守中久矣純熟自然打成一片矣儒曰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蓋天地聖人視萬物如芻狗者不著於一切也廓然人以配天地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至簡至易豈難知哉故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君子黃中通理不失其正矣

翰清中曰天地不仁至不如守中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地生物而不自以為仁忘乎物也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力何有於我哉聖人養民而不自以為仁忘乎民也芻草也謂束芻以象狗莊子天運篇曰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樵者取而爨之言貴之於未祭之先賤之於既禱之後即是而喻蓋存神過化之意云爾蓋嘗讀柳子郭橐駝傳而於養樹得養人之術矣橐駝之種樹也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父之於子曷嘗自以為恩哉其蒔也若子生之養之不自以為仁也有其所有者也過而執忘其所有者過而化其置也若棄既祭之芻狗也天地之間鼓之動之一橐籥耳橐者韝也鼓風之具籥者管也風之所自出虛其中而不屈其用愈動而愈出而愈有其來無端其出無窮天地聖人之仁亦猶是也天地之道不可以言盡而聲色之化民末也故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守中默然而自存也

胥六虛曰天地不仁至不如守中天地之大德曰生而以萬物為芻狗者覆之載之聽其生者自生而枯者自枯天地無所與此天地不有其仁而以萬物為芻狗者仁之大矣芻狗之設未祭則貴敬之既祭則委棄之非容心也時適然也故聖人引之為喻聖人體天地容養百姓寬之宥之由其生者自生長者自長耕食織衣家富國安而聖人無所與此亦聖人不有其仁而以百姓為芻狗也天地之間一氣蒸陶萬物生化古今不息其猶橐籥之器中間空虛鼓動之橐氣愈出也此贊美聖人之德蕩蕩乎仁養百姓不為已有夫何然哉亦虛而已矣是以應感天下之動無有窮極也若不體天地不仁之實察然自好懸法作刑飾以文言示民從化違天悖理鬼怨人怨乃疾取窮極之道故勉之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多言者謂飾以文言辭多理寡不如及吾之中默識窮行謹守不失天下觀風而化不言之教寧有窮乎修身亦法此矣

柴元皋曰天地不仁以美利利天下而不言所利以萬物為芻狗芻茅也縛如狗狀以祭享初縛時誠潔甚嚴祭已則棄之而不顧造物之心亦如芻狗之始終從其自然聖人不仁聖人體天地亦不言所利以百姓為芻狗惟恐一夫失養亦如初束茅之謹一毫不敢忽天地之間至虛橐籥乎橐無底橐籥三孔笛皆虛其中兩間之氣一闔一闢即此二物人身呼吸亦然養民底一呼吸間不似天地使民失所脩身體用

亦然虛而不屈其體無礙動而愈出其用不窮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若自矜其仁尚口乃窮矣孰若虛中存神體天地乎

蘇敬靜曰天地不仁至不如守中結芻為狗祭則用之祭已則棄是芻狗之用所過者化天地雖生萬物而不自以為仁聖人雖養萬民而亦不自以為仁亦猶芻狗當祭則用祭畢則棄過化相忘何嘗自以為仁槖冶韛也籥其管也管在樂為羽籥在關鍵為管籥在冶器為槖籥其為管一而已槖吸氣滿之播諸冶爐者也管者受此吸而噓之所以播也一噓一吸之間即陰陽迭運而為四時也即生生不窮之機也陰陽交而物皆資生消息盈虛是陰陽之動而司槖籥之噓吸者也以虛受噓吸之氣而未嘗屈屈折也噓吸之氣動而愈出未嘗見其損折而息也槖能吸籥能噓皆以虛也若窒則實矣夫唯不窒故播氣者得以入之天地一大爐韛也造化一大冶工也萬物陰陽噓吸之氣自生自遂自消自長何嘗以為仁或者見天地生萬物之功盡言以論天地之功不知天地不容以言而盡多言每每自至於窮極則不如默默忘言但守槖籥虛中而思之則其生生之不窮皆陰陽之氣自然而然也

本一庵居士曰天地之於物聖人之於人未嘗煦煦然仁之也亦惟使之自生自化無以害之而已猶以芻為狗祭則棄之已則棄之非有好惡之私也時適然耳況乎消息盈虛乃理之常雖天地聖人如之何哉惟使之遂其生若其性無橫風暴雨以摧折之無舛政逆令以迭遏之則其仁也亦至矣槖籥之為物一張一翕惟其虛而不屈是以動而愈出消息盈虛相為終始亦若是而已先儒謂乾坤動靜不翕聚則不能發散即此意也又以此理推之語默之間多言所以數窮有張而無翕也守中則能虛而不屈所以不窮也

拾遺陸曰萬物資天地而生天地無取於萬物也百姓仰聖人而治聖人無假於百姓也猶芻狗因神明而成神明無用於芻狗也夫惟無用則無私無私則無恩是以天地無恩而大恩生聖人不仁而大仁成故百姓不辭德於聖人萬物不謝生於天地何以知其然哉吾觀天地之間猶槖籥之無心也槖籥無心故其聲不屈其氣愈出天地無心故生成而不息故為治不在多言多言而無實則動數窮矣未若無為無言乃守中之術也

諸子旁證莊子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行者踐之樵者爨之而已將復收於篋衍必反為怪今夫子取先王已陳之芻狗是不將隮乎行者之踐樵者之爨也惜哉

文子老子曰天地之道以德為王道為之命物以自正至微其內不以事貴故不待功而立不以位為尊不待名而顯不須禮而莊不用兵而強故道立而不教明照而不察道立而不教者不奪人能也明照而不察者不害其事也夫教道者逆於德害

於物故陰陽四時金木水火土同道而異理萬物同情而異形智者不相教能者不相受故聖人立法以導民之心各使自然故生者無德死者無怨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夫慈愛仁義者近狹之道也狹者入大而迷近者行遠而惑聖人之道入大不迷行遠不惑常虛自守可以爲極是謂天德

石潭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天地以生物爲心而謂不仁何哉天地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也聖人以天地生物之心爲心而亦曰不仁何哉聖人以其情揆萬事而無情者也芻狗祭祀之物說見莊子以萬物爲芻狗其成其壞時焉而已物各付物生者自生而不知其所以生也聖人之於百姓亦使之自生自養自作自息而已以其皆無容心故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天地之間所以生生而不窮者蓋猶橐籥之能出風也虛而不屈天地生萬物而不屈於萬物也言不爲萬物所役使也動而愈出風未嘗窮也天地之生萬物亦未嘗窮也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多言數窮謂若以多言形容天地聖人天地聖人不可得而形容也數窮謂雖多言之終有所窮也既形容之不可則不如虛中自守而有以得天地生生之本也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一 詩六

凝遠大師常德路玄妙觀提點觀事劉惟永編集
前朝奉大夫太府寺簿兼樞密院編修官丁易東校正

谷神章

考異 河上公作成象章趙實庵作靈根書養義章

唐明皇疏前章明兼愛成私偏私則難普此章明至虛而應其應則不窮首標谷神寄神用以明道次云玄牝辯玄功之母物結以綿綿微妙示虛應則不勤勞也

杜光庭曰神者陰陽不測之謂也虛而能應感而遂通或以谷養爲言養神則契乎不死或以響應爲說應物則如神不窮玄牝則吐納元和鍊神鍊氣形氣長久天地齊靈綿綿永存長生之道也

張沖應曰人生天地間一吸一呼皆此精炁所由往復也鼻受陽而成象口受陰而成象人無口鼻則陰陽精炁不能升降上下而象不能成矣此章開悟陰陽升降之旨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綿綿若存用之不動

河上公曰谷神不死谷養也人能養神則不死也神謂五藏之神也肝藏魂肺藏魄心藏神腎藏精脾藏志五藏盡傷則五神去矣是謂玄牝言不死之有在於玄牝玄天也於人爲鼻牝地也於人爲口天食人以五氣從鼻入藏於心五氣清微爲精神聰明音聲五性其鬼曰魂魂者雄也主出入人鼻與天通故鼻爲玄也地食人以五味從口入藏於胃五性濁辱爲形骸骨肉血脉六情其鬼曰魄魄者雌也主出入於口與天地同故曰爲牝也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根元也言鼻口之門是乃通天地之元氣所從往來綿綿若存鼻口呼噏喘息當綿綿微妙若可存復若無有用之不勤用氣常寬舒不當急疾勤勞也

王輔嗣曰谷神不死至用之不動谷神谷中央無谷也無形無影無逆無違處卑不動守靜不衰谷以之成而不見其形此至物也處卑而不可得名故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動門玄牝之所由也本其所由與極同體故謂之天地之根也欲言存邪則不見其形欲言亡邪萬物以之生故綿綿若存也無物不成用而不勞也故曰用之不動

唐明皇曰谷神不死谷者虛而能應者也神者妙而不測者也死者休息也谷之應聲莫知所以有感則應其應如神如神之應曾不休息欲明至道虛而生物妙用難明故舉谷神以爲喻說也是謂玄牝玄深也牝母也谷神應物沖用無方深妙不窮能母萬物故寄谷神玄牝之號將明大道生畜之功也疏谷神者明神之應聲如道之應物有感即應其應如神神者不測爲名死以休息爲義不測之應未嘗休息故云谷神不死玄深也牝母也谷神之應深妙難明萬物由其茂養故云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深妙虛牝能母萬物萬物由出是謂之門天地有形故資稟爲根本矣疏玄牝之用有感必應應物因出故謂之門天地有形之大者爾不得玄牝之用則將分裂發洩故資稟得一以爲根本故云是謂天地之根根本也綿綿者存用之不動虛牝之用綿綿微妙應用若存其用無心故不勤勞也

杜光庭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谷神之義響應養神分爲三別第一謂谷之含虛有聲則應道之體無修之則得第二謂神無形有析則赴感道無象修之則長存第三謂響在谷無聲則不應道在身不修則不成不死者非謂死生之死是休息之死若謂養身解之則爲死生之死一謂養神則長生不死二謂響應無休歇爲休歇之死夫玄天也於人爲鼻牝地也於人爲口元和之氣慧照之神在人身中出入鼻口呼吸相應以養於身故云谷神也又天之五氣從鼻而入其神曰魂上與天通地之五味從口而入其神曰魄下與地通言人養氣則與天爲徒久而不已可以長生陽錬陰也食味則與地爲徒久而不已生疾致

死陰錄陽也老君令人養神實形絶穀食氣為不死之道故云玄牝門天地根也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非獨人資玄牝運氣乃得長生天地之大亦須資道氣運養乃能清寧無改矣下經云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天地失道尚有傾淪發洩之變況於人身而不守中存一乎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天地任氣自然故長存也人身口呼吸當綿綿微妙若可存復若無有不當煩急勞倦也理國之道政令所行○亦當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所以政寬則民○急令猛則民殘能以清寧之道以理天下人無動用勤勞之事則下民親附祚曆延長綿綿常存若瓜瓞葛藟之長永也故云綿綿若存用之不勤也

宋道君曰谷神不死有形則有盛衰有數則有成壞形數具而死生萬物之理也谷應群實而常虛神妙萬物而常寂真常之中與道為一不麗於形不墮於數生生而不窮如日月焉終古不息如維斗焉終古不忒故云不死是謂玄牝萬物受命於無而成形於有谷之用無相神之體無方萬物所受命也玄者天之色牝者地之類萬物所成形也谷神以況至道之常玄牝以明造物之妙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莊子曰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而見之者必聖人已故於此言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物與天地本無先後明大道之序則有天地然後有萬物然天地之所從出者玄○牝是已彼先天地生孰得而見之綿綿若存用之不勤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如火之傳不知其盡也夫是之謂綿綿若存莊然天造一氣之自運倏爾自化委衆形之自殖乾以易知坤以簡能非力致也何勤之有

王介甫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谷者能虛也能容也能盈也能應也有此四德不知所以然故謂之神有其神則不死死則不生不生故能生生而不見其迹牝取生物之意生物而不見其迹故謂之玄易曰太極生兩儀是亦玄牝之謂也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其門則天地所由生之本也謂之有則若存而已綿綿若存用之不勤綿綿者遠而不絶之辭天道之體雖綿綿若存故聖人用其道未嘗勤於力也而皆出於自然蓋聖人以無為用天下之有為以有餘用天下之不足故也

蘇穎濱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谷至虛而猶有形谷神則虛而無形也虛而無形尚○無有生安有死耶謂之谷神言其德也謂之玄牝言其功也牝生萬物而謂之玄焉言見其生之而不見其所以生也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玄牝之門言萬物自是出也天地根言天地自是生也綿綿若存用之不勤綿綿微而不絶也若存存而不可見也能如是雖終日用之而不勞也

呂吉甫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谷有形者也以得一故虛而能盈神無形者也以得一故寂而能靈人也能守中而得一則有

形之身可使虛而如谷無形之心可使寂而如神則有形與無形合而不死矣古之人以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說是也合則不死不死則不生不生能生生是之謂玄牝玄者有無之合牝者能生生也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道之生天地由此而已故曰云云綿綿若存用之不勤以為亡耶則綿綿而未嘗絕以為存耶則懸觀其存哉若存而已若亡而非絕若存而非存則吾之用之存亡無所容心胳合之而已何勤之有哉

○陸農師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生生者不生殺生者不死谷神者玄而以容以應玄牝者妙而以雌以雄故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玄牝者生天生地是也所謂玄牝之門者其子由之而生不得見之是也故曰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莊子曰有乎生莫見其門此之謂也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有似乎是而又似乎非是也有似乎存而又似乎非存也其行未嘗有間其用未嘗有為故曰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易曰往來不窮謂之通莊子曰且然無間謂之命而老子亦曰神無以靈將恐歇蓋往來不窮而無間無歇者神而已矣是之謂綿綿谷神者言其用玄牝者言其體

○王元澤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谷應而不窮神化而不測萬物受命於我而未嘗生未嘗死者谷神也言神則極矣而加谷者且言能虛能盈而又能容以應也以其治而不敝故但稱不死谷神受命而玄牝賦形自為陰陽以成天地然本一物也始由其受命故曰谷神由其賦形故曰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玄牝體陰而一體之中又自有陰陽稱門異於戶也萬物由此門以出而不得見故曰玄牝之門綿綿若存用之不勤綿綿谷引而不絕之謂神牝生生不盡而若有若無不可定有用之不勤者動而愈出何勤之有

劉仲平曰谷神不死至用之不勤谷者虛而能容能應玄者妙之門牝者柔靜幽深有和而無竭有納而無出谷與神未嘗生未嘗死而獨曰谷神不死者蓋言不死則不生可知矣綿綿若存用之不勤謂之用若存而已用之不勤者無用之用也

○劉巨濟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神之為神其虛不屈其應不窮而莫見其迹故以谷為象而曰谷神谷虛而應故也蓋有生則無不死者唯不死以生生生不死則能生生矣常無欲是也不死則謂之神生生則謂之牝其實一也故曰是謂玄牝牝母也加玄焉則道是也如玄覽玄同玄德之類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玄牝以生出為鄉猶之門也天地流形本於玄牝猶之根也唯常無欲能不生不死故謂無為神既有生則有母故謂神為玄牝既出則有形故謂玄牝為天地根無即道是也道即天地是也綿綿若存用之不勤綿綿者生出不絕貌不絕則其生之緒若有存焉而實非有存也若者亦不正言其有之謂也如蠶

爲繭如蛛爲網別之不窮求之不得也用之不勤者謂神用之非人用之也所以不勞者虛而應前特言以爲應則安能不勞乎前章言橐籥之諭故次以谷神此章雖至道爲諭而養身之神亦無以異此蓋精全則氣全氣全則神全神全則不死不生矣

○劉驥曰谷神不死至用之不勤靈樞經曰天谷元神守之自真言人身中上有天谷泥丸藏神之府也中有應谷絳宮藏氣之府也下有靈谷關元藏精之府也天谷者○元宮也乃元神之室靈性之所存是神之要也聖人則天地之要知變化之源神守於元宮氣騰於牝府神氣交感自然成真真合自然與道爲一而入於不死不生故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天也牝地也人之形體法象天地所以靈樞以天谷泥丸元神之室爲元宮以絳宮關元精氣之府爲牝府玄牝者神氣之所要會也靈樞以鼻爲元門亦謂之天門口爲牝門亦謂之地戶元門引氣上通於天牝門納食下達於地故是謂天地根天地謂玄牝也聖人運用於玄牝之内造化於恍惚之中綿綿者不絶之貌若存者順其自然而存之神久自寧息久自定性入自然無爲妙用何勤之有故用之不勤是謂深根固蔕長生久視之道故次之以天長地久

○趙實庵曰初舉道要二一虛中宅靈谷神不死道降而爲氣氣住而爲胎胎結而爲神神升而曰仙故道爲修生之法從無入有有即氣母是也形爲神之舍養形可以○存神氣爲神之母有氣可以住子則氣母二字真長生之本也經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者即谷神也谷神引氣下歸玄牝論其本則先玄牝而後谷神入之生自壬至癸而兩腎爲之始終故也原其用則先谷神而後玄牝人之呼吸自兩鼻而丹田爲之受納故也氣自谷神綿綿而不徹用之於至微也其久則氣止玄牝不復引於谷神是爲胎息氣在玄牝如子在胎不假呼吸呼吸自内故其法始於綿綿若存而終以呼吸不外爲胎仙也諸說以鼻爲玄口爲牝鼻入清口吐濁又曰閉地戶即知在鼻而不在口也又曰口鼻非玄牝而玄牝在下田蓋不從其出入之門而言也強分之爾谷神亦曰神廬玄牝亦曰丹田黄庭曰呼吸廬間入丹田經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度入經曰開明三景是謂天根三景即玄元始氣是也此云氣母其後生天生地列爲三辰亦曰三景有内外故也玄牝是内谷神御○

注曰谷應群動而常虛神妙萬物而常寂亦猶前云橐籥虛以待氣凡以明大道之體如此其本謂谷中有神即虛中有神也是養靜而致之也非若空谷之空黄庭曰虛中恬淡自致神夫性以心爲用心以性爲神動在機守在氣希夷之象者道也道之體者虛無之一氣也一氣之爲用者性也性也者谷神也一氣靜者性也性靜則萬化安一氣動者情也性動則萬化生聖

人守元神於天谷天谷者空洞之間也空洞者虛無之界也氣清性淨變化萬物之根也正元君以宮室言以谷為天谷天谷者泥丸宮也泥丸宮者虛無之室也人能守神五氣自來朝見下行玄牝玄牝者天地升降之道路也由是觀之則知一氣上下通流在天谷則為金精在玄牝則為玉液又曰玄牝既定百息其氣過靈關上動天門下沉地戶可謂妙道靈樞曰玄牝上通天谷下達地戶然自養氣至於住氣多

○入少出則見於震時多出少入見於離卦○日沒收之乾卦鍊之此學者日用採取之法也住而不出不入故云胎息一升一降而為龍虎此又煉丹之法也氣一而已法有不同故神仙之事不可一途而取也胎息論以氣住神在則為神仙可得而考焉二腠前正指是謂玄牝鼻有兩竅下通於腎腎有二門玄為陽牝為陰兩腎亦然日用之功在一左一右坎指流歸原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御注引莊子曰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而見之者必聖人而已此善言也夫道之於天地萬物之於乾坤生者自生化者自化性者自性命者自命孰為根邪孰為門邪以自然言故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以真宰言豈無門無根邪而見之者必聖人而已無見者不得其門而入無門者不識生生之根此事在天機非聖人孰能與於此故曰知之修鍊謂之聖人夫玄者一也牝者母也一自虛生牝以動合求陰者陽承陽

○者母一不期生而生自者矣母不期合而○情自感矣易曰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此必然之理也故自乾坤交合於亥一陽始壬於西北壬為陽水合丁之陰火而生丙丙為陽火合辛之陰金而生庚庚為陽金合乙之陰木而生甲甲為陽木合己之陰土而生戊戊為陽土合癸之陰水而生壬此為夫婦之義也人有兩腎左陽右陰左為腎右為命門方士之肇懷命門初具有命門然後生心心生血法丁生丙心生肺肺生皮毛法辛生庚有肺然後生肝肝主筋法乙之生甲有肝然後生脾脾生肉法己生戊脾生腎腎生骨髓法癸生壬有腎則與命門合而為二由是觀之自天元一氣為根既以為一矣且得無名乎有名萬物之母也在乾則始而亨者也始者元始也乃統天則知乾統元氣也出則為陽入則為陰谷神之所以呼吸玄牝之所以收藏萬物受命於此也豈無根而植無門而出邪欲見之者即此而見矣是故○

○自一氣而分陰陽天地得此以大也始於壬而生五臟人身得此以成也其在天地有所可得而知即以人身二氣升降呼吸喘息有所合也惟深機者能之三明調御之法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受命於陰陽者不離陰陽之數委形於生殺者不能逃生殺之權蓋人之生也稟於常數天地之理也用數制人凡用數而不知數之有窮則中道夭閼者有之得數而超數於事物之外則長生不死者有之孰為數邪一三五

七九二四六八十是也數從何來起於黃宮天元一氣是也故人身法一天地上下八萬四千里二至之所交坎離之運用一呼脉行三寸一吸脉行三寸呼吸之間脉行六寸一晝夜一萬三千五百息其半陰其半陽自亥至巳營氣行陽二十五度行陰二十五度合十二時漏水百刻之數消息盈虛以成歲功以和五氣無先之以太過無後之以不及則陰陽適平也苟失其平則五氣乖沴在天則為勝復在人則亂○五藏由是而諸疾生焉凡所以用之在能○與不能爾經曰綿綿若存者綿綿者一氣也引一氣於谷神之間極使微弱耳不聞其聲毫不覺其動似無而有似有而微故若存也如精六定則營衛常調十四六脈不過清濁升降不失其時喘息呼吸不致其暴孟子曰持其志無暴其氣亢倉子曰體合於氣氣合於心心合於神神合於無御注曰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如火之傳不知其盡也凡氣合於神則陰陽不得以制命易曰陰陽不測者是也生殺不得以用權莊子曰彼為生殺非生殺者是也皆在用之不勤若夫居天地之內有乖陰陽之數者是不能專氣也外物所誘反為氣奪也又安知所謂盜機者乎故天地長久者由是而致焉

邵若愚曰谷神不死至用之不勤谷以喻虛虛者道也神者道化之一氣乃無中之有也虛神無形本自無生而亦無死故云谷神不死虛乃生之本謂曰玄神為化之○元謂曰牝谷神者是謂玄牝也萬物皆從○玄牝之門出是謂生天地根以觀谷神綿綿若存用之者以神合虛而不在勤勞措意功力能為也

王志然曰谷精六神不死至用之十五不勤夫玄牝以天地為根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人易以乾坤為門萬物有乎出而莫見其門其見之者必曰聖人歟經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夫谷者有形者也中含虛故能應神者無方者也中體性故不虧玄者天之象牝者地之象通乎晝夜之辨極乎陰陽之原冥乎性命之機達乎死生之變隨一氣造化升降綿綿而不絕谷常虛而受命於天神常寂而賦形於地一出焉而生一入焉而化莫不皆本之於自然其本未始有生原其所以生者來無所從其本未始有化驗其所以化者去無所至莊子所謂未嘗死而未嘗生者是也列子曰有生生者有形形者有聲聲者有色色者有味味者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無知也無能也無不知也無不能也而吾之所欲學者必欲學夫未嘗終未嘗有未嘗發未嘗顯未嘗呈之之妙體陰陽乘變化旁日月挾宇宙上與造物者游下與外死生無終始為友趣是而得生者必曰玄牝嚮是而得不死者必曰谷神夫是而欲不死不生者未之有也

莊子曰性脩反德德至同爲初真人息之以踵其息深深謂之綿綿若存用之不勤者嗚呼此道甚易知甚易行而人莫能知莫能行者何也以學者未明深根寧極出生入死之妙妙通乎此可以官天地府萬物遂於大明之上至彼至陽之原也入於杳冥之門至彼至陰之原也得夫天地陰陽之至賾則知玄牝谷神之所歸矣

黃茂材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谷體虛虛能養神神常存故不死谷神之道妙不可○傳乃從而爲之說曰是謂玄牝玄者妙道之門牝者生物之祖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玄爲妙道之門牝爲生物之祖求之吾身果何物乎求之不可得則求之生吾身者果何物乎天地與吾同生於玄牝知其生吾身者則知天地之根矣經曰深根固蔕長生久視之道即此是已綿綿若存用之不勤綿綿相繼之謂也綿綿若存亦所以形容不死之道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今乃用之不勤何也勤者有時而不勤用之不勤者無適而不勤與道合矣其爲勤莫大焉

程泰之曰谷神不死老氏有取於谷者多矣曰曠兮其若谷以其廣也曰谷得一以盈言其有所受之也曰爲天下谷曰江海能爲百谷王皆以其善下也惟此章特出深況曰神曰不死曰若存此其至理所寓深妙而有功用不與他語之喻谷者同也諸家無他發明獨以虛言夫谷之虛也固可以爲神而虛非也從其不死也若存也○而想其所至則一虛不足以盡其形容也○唐明皇釋之曰有感而應其應如神則正以應聲出響爲義也諸家因明皇之既發此指也而後始能踵之以附出其見前此未白也夫聲之生響與形之生影其理一也然影之寫形也不一其他日也月也水也火也凡有光則有影故欲推影之起者求諸日月而莫之得則移而求之水火亦可明也若夫聲之出也則與影異放乎野則散觸乎山則窒惟谷也外曲而中空聲其入之回復掩冉始能和附以爲之響故舉天下之大萬物之多而能出響於無者則惟此谷而能有此神也洪纖疾徐長短多少隨感出應一一肖似苟不於此乎取神而安所得神哉惟知夫神之屬此而後不死且若存者皆可得而推矣始大昌之得此理自以爲當而未敢深主及得列子引黃帝所言以發揮老語而後確乎其無疑也列子之言生化也全引黃帝谷神本語以證夫生生化化之相續即谷之所以○能神也不死也若存也皆命此也已又申言萬物生死皆出機入機且援黃帝遺語以明之而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其理之所配與前語正合故大昌意黃帝此之二義本是一章特列子話言偶有更端遂亦析而二之也讀者當合其話言之異以求其脈絡所貫乃有明也若夫谷之能神則可得而推矣當其空也在道則無也及其聲之觸也則夫應感而能有者也有者動

而能觸無者空而能受故谷之應聲而生響也生生而不自生之象也聲寂觸止空者仍空人意神者不能常神矣重有觸焉其應如初然後知化化者之不自化也此其所以得為不死而常存也易曰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夫其無思無為而又寂然未動則谷虛無感之象也或以感來即以通應是其出響應聲而不測以神者也易言卜筮之神則又曰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如響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夫卜筮之受命如響即易之感通而應者也故又借響應以為之喻也老子之書期自立無務為不肯述易故雖甚神此谷而不直倣易之應響也若求其理則無二也列子於此實能有見故合黃老二語而通之然後其理始昭昭也大昌於是參萬理以觀而自主其見曰谷外無響則響外亦復無神也彼其專主一虛以為之義者推而致之老語則其謂不死也若存也皆無歸宿也是故不敢苟隨也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凡謂之元皆取窈深暗晦之義元德元同元覽與此之玄牝皆為夫德同覽牝四則者已涉乎有而可見故從四則之上又益深晦焉乃遂加元以究命其宿也推而高之常無之上其妙已甚矣而遂去無之目單命為玄則其象可想矣牝也者應而不唱谷之蘊響待聲者是矣聲苟不感則響終不出其可謂不為物先也矣夫惟天下之雄且強者已皆知之而能自屈於牝則其虛已甚矣於虛之上更加元焉則其變化所出是為生天生地之所也故前章曰無名天地之始而此言天地之根也是皆探端命初而知夫无之受感而應者其於凡有皆得命其宗而司其出者也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有形有質目可覩手可捉則謂之存可也若谷之能應也以為序耶則漠乎其無有以為不存耶則前響已絕後聲再觸其應如故故以若存言之也綿綿者僅得相屬而不絕也莊子之謂際者此其地也際者兩異之交也姑即四序之易見者明之春之已季即夏之欲孟也季孟之間則際也有季則必有孟而元氣未嘗自為季孟也則列子之命往復而曰其際不可終者是也從其際而觀之則今之為孟者即昔名為季者之代也孟者起而季者去則夏應而春往也惟夫制往復以出生化者則無際而無終是其所以常存也此之存者雖常不亡而不可得見故綿綿相屬若存而不見其序也故以若存言之也夫其生生化化無時或息無時或留若甚勞矣而先後有序雖有作用而不費運動也自生自化自消自息元無勞也莊子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惛兮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此非夫能神而不亡若勞而寔不勤者耶諭列子之生化本於老氏之作復老氏之作復本於易之消息而其所以生化作復則皆不出乎陰陽之進退也陰退而陽進則為生為作陰升而陽降則為化

為復自進退之漸而言之則為消為息也此易老之所同言而老氏則常探夫易之所不肯盡者而既言之故越消息而言有無也有無也者又其制消息之機而不自圓於消息之數者也故作復之證則為芻狗消息之機則為槖籥而生化之原則為谷神此其淺深之辨也

詹秋圃曰谷神不死至用之不勤成象章言凡物谷養神氣則生生不滅是謂天主陽為玄地主陰為牝玄牝為品物生育之門是謂根於天地而生物成象無窮已也○

張沖應曰谷神不死至用之不勤我有此身禀天之氣舍地之精即此五臟之神也鼻者氣之升降所係口者精之運行所關氣五十一動息從鼻而為之升降精一刻凡七十四運從口而為之運行則谷神得此精氣所養而不死也是謂玄牝故也玄牝之門者乃鼻為天氣之門口為地精之門運動有常則腎不虛海不塞而天地之所以根也誠能息其精氣綿綿如常用之無窮享年為無已矣此乃男女通行之法切宜詳味而養之則成真入聖皆以之也不然精耗氣虧谷神無所養則頹無光来而氣化雄精化雌神化鬼即謂三尸者也人生于世身有此妙而不能保養之惜哉

張靈應曰玄為天屬陽而為元氣牝為地屬陰而為元精元氣以子時而升此一陽生也由腎宮從左道流入五臟卯時與精會於腹入肝是謂春陽分也巳時至天門鼻為出入之門而升於項至午時降居右道入骨絡復還腎宮元精以午時而升降○此一陰生也由命元從右道流入骨絡酉時與氣會於背入肺是謂秋陰分也亥時至地戶口為出入之門而升於項至子時降居左道入五臟復還命元精與氣一升一降玄牝交合不虧不盈則神居天谷守衛此形而後可以見調理不死之方

白玉蟾曰谷神不死此心本無老死是謂玄牝同此一天玄牝之門念頭動處是謂天地根惟心綿綿若存只是如此用之不勤無為而已

廖粹然曰谷神不死空氣在身為神之母子母相養形神長生是謂玄牝萬物之母玄牝之門生生化化衆妙之門是謂天地根萬象之本綿綿若存左右逢原這是本來面目之為用之不勤周行不殆綿亘古今不消用力

陳碧虛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夫大人以太虛為空谷以造化為至神空谷至神乃道之體用豈有死乎不死之理既而深冥○又能毋養故曰是謂玄牝或谷爺天地神喻大道令說者以山谷響應為喻不其小哉且人能懷谿無方法太虛之廣存任神真資造化之靈自然形與道合何死之謂乎如是則實然茂養物受其賜也故曰玄牝

河上公章句谷音育訓養也人能養神則不死神謂五藏之神肝藏魂肺藏魄心藏神腎藏精脾藏志夫人能清靜虛空以養其神不為諸欲所染使形完神全故不死也若觸情躭滯為諸境所亂使形殘神

去則何道之可存哉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夫太虛造化萬類之以出入既有出入之名故謂之門且根者本也天地雖大不能逃其有形有形之類咸以虛空太和為其根本故曰是謂天地根河上公曰不死之道在玄牝玄天也於人為鼻牝地也於人為口天食人以五氣從鼻入藏於心五氣清微為精神聰明音聲五性其鬼曰魂魂者雄也主出入人鼻與天通故鼻於玄也地食人以五味從口入藏於胃五味濁

○辱為形骸骨肉血脈六情其鬼曰魄魄者雌也主出入人口與地通故口為牝也根者元也言鼻口之門乃是通天地之元氣所從往來也且上言谷神不死者勸人養神之理此曰玄牝之門者示人鍊形之術也故形神俱妙者方與道同也夫人有身有神則有生有死有生有死不可言道也流動無常豈得言靜也若乃空其形神忘其物我是以出無根故氣聚不以為生入無竅故氣散不以為死不死不生其谷之神也生死無常其浮動之物也幽深雌靜湛然不動其玄牝之謂也綿綿若存用之不勤綿綿不絕之貌此結上養神鍊形之義也夫養神則深妙冥極清靜虛空綿綿若存感物而起無有絕時也鍊形則呼吸太和導接血氣飲難終之泉咀延年之草使其支節通暢而不勤勞也此方可與天地同根衆妙共門也

謝圖南曰谷神不死至用之不勤經曰谷得一以盈神得一以靈天地有之人亦有

○之陳希夷曰山自天之上而墜故觀艮畫則知山自天來人之首象天頂曰崑崙鼻口山根神藏其間是曰谷神一身之主宰也實未嘗死玄牝者指乾坤二元而言乾為首坤為腹二元之氣升降往來在乾曰玄在坤曰牝玄牝即二元之氣二元即谷神之主也邵康節詩云一物元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正謂此兩門則指兩鼻也天地清寧之氣自人之鼻而入流布身中乾首坤腹骨此養之故謂之根是氣之入綿綿不絕若存者順其自然而存之不必勞力也故曰用之不勤或者過於閉其氣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蓋嘗論之太極肇分人與天地並立為三此三才之道也首為天腹為地心居其中吾身之三才也康節詩曰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心居首腹之中以彌綸上下使玄牝升降精神往來吾身可以常存矣存養既深體認既熟則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三者可

○識矣視之不見名之曰夷聽之不聞名之曰希搏之不得名之曰微三者可想矣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榮守其辱三者可存矣反觀內察天地與我相似其曰谷神不死老氏豈欺我哉

林鬳齋曰谷神不死至用之不勤此章乃修養一項功夫之所自出老子之初意卻不專為修養也精則實神則虛谷者虛也谷神者虛中之神者也言人之神自虛中而出故常存而不死玄遠而無極者也牝

虛而不實者也此二字只形容一箇虛字天地亦自此而出故曰根綿綿不已不絕之意若存者若有若無也用於虛無之中故不勞而常存即所謂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是也晦翁曰至妙之理有生生之意存焉此語亦好但其意亦近於養生之論此章雖可以為養生之用而初意實不專主是也

范應元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谷神猶言虛靈也不死猶言無極也玄牝言其生物○而不見其所以生也謂虛靈無極此乃生○物之牝而不見其所以生故曰玄谷神二字傅奕云幽而通也司馬溫公曰中虛故曰谷不測故曰神蘇曰谷至虛而猶有形谷神則虛而無形也虛而無形尚無有生安有死邪謂之谷神言其德也謂之玄牝言其功也牝生萬物而謂之玄焉見其生之而不見其所以生也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門者指陰陽也以其一闢一闔往來不窮而言也陰陽者以道之動靜而言也

動而曰陽動極而靜曰陰動極而靜靜極復動闢闔不忒生育無窮根者謂天地本於此也人能於此心之初得之則知天地之根無根之根也玄牝之門無門之門也谷神不神之神也豈有窮盡哉綿綿若存用之不勤謂谷神之在天地綿綿密密而無極也然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得聞用之不可既故曰若存天地用之而四時行百物生未嘗勞也谷神在人亦然綿綿密密生生無窮以為本無孰主此身以為本有○竟居何所故曰若存善用之者未嘗勞也○何有終窮哉此章宜深體之或有專就修養上解者然必須認得谷神方可

薛庸齋曰谷神不死至是謂天地根谷者神所居神者形所載以形養氣以氣含神不死之道也神本無死賦于形而有死雖死而未嘗死也谷神因玄牝不死天地以玄牝為根玄牝者內焉而藏精外焉而調息一開一闔一呼一吸呼則至於深根吸則至於固帶於是有神人焉離斗輾歷天廷騎日月披雲霧騰騰乎會歸于大有之室亦猶姑射山有神人居焉綿綿若存用之不勤綿綿調息似有若無用之要不至勤勞爾

休休庵曰谷神不死至用之不勤虛明謂之谷靈妙謂之神虛明靈妙無窮謂之不死即玄牝也玄者大道也牝者母也一氣生於虛明之中然後分清濁立天地故云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妙道無為一氣運行不絕是謂綿綿若存應時應機利生濟○物不勞而辦故云不勤虛明靈妙在人曰○心心為萬法王能生育天地運行日月玄機妙用任運無窮隨緣應感不勞而辦悟明者不言而知已

褚伯秀曰谷神不死至用之不勤谷虛而善應神靈而無方人能以至靈之物藏至虛之所則隨感而應應已無迹生尚不知死乎何有玄謂道妙難測牝乃化育之地其為用也妙萬物而能生生是之謂不死此發明虛心養神之道借天地造化為言

始於虛心而任化終於無心而化自已出凡物之生本莫不由斯故稱門焉莊子云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於無有以易言即太極以人言即性初乃一化之所待萬理衆甫之都會也人人具足而放不知求則谷非其谷神不自神如天地萬物何夫形者生之舍氣者生之元神者生之制三者住而生道昌身中玄牝見矣綿綿守而無失若存恍惚之間則亦何勤之有此章語簡意深猶孟子論浩然之氣在人充養而後見通身是道悟者自得非語言所能盡○也前輩議方外談道多詳其精而略其麤有上達而無下學混元置此章於美惡賢貨橐籥之後亦該貫而無間但語極玄與學者憚其高遠而不敢即今不揆淺陋僭於影外描影云谷神猶無極玄牝猶太極綿綿法太極之氤氳布化而生道不息也谷神言其體玄牝言其化綿綿言其用人能反求諸身則自已天地之根不言而喻今世之養生家其論亦以谷神玄牝為主但泥於形質取諸心腎上下口鼻呼吸之間此皆後天之土苴耳至於天地根萬物宗者皆遺而弗究何足以明谷神之妙哉按列子稱黃帝書云乃全載此章蓋古有此語混元亦述而不作之意

牛妙傳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谷者養也神者上藥三品中之一也玄牝者鼻之左右孔也故大修行人有胎息法從外玄牝通內玄牝導引太和真氣注想丹田久而行之則其身長存故云不死也玉清胎元內養經云胎元妙道以外玄牝合內玄牝以外真神補內真氣聚集天之萬寶我胎之元精使神生於胎氣戀於神心君潛御氣息調勻綿綿若存而不息用之不窮而見功谷神不死合我真宗此之謂也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夫玄牝之說有內有外外則前已釋過內則乃口口相傳之機不記文字所以張平叔悟真篇有曰玄牝者非心非腎非肝非肺非脾非三焦非膀胱非丹田然則審何所耶又曰玄真玄牝真牝玄牝都來共一竅然此奧理不遇明師終是難知愚嘗讀道藏修行論有曰玄牝者居二腎之間號稱神室乃神明所會之府精氣交感之區人之命門故稱天地根蓋人身號小天地也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此言胎息導引之法不緊不緩若存若亡之間任其鼻息綿綿來往不待驅而使之故云用之不勤也玉帝心印經云上藥三品神與氣精恍恍惚惚杳杳冥冥存無守有頃刻而成回風混合百日通靈出入玄牝若亡若存綿綿不絕固蔕深根人各有○精精極成神神合有氣氣合體真神依氣生精依氣盈其聚則有其散則零三品一理妙不可聽一得永得自然身輕太和充溢骨化寒瓊此之謂也

揚智仁曰谷神不死至用之不勤谷神者天谷元神也鴻濛始判先有此神與太虛同體與天地同生神之來則生神之去則死然生亦未嘗生也死亦未嘗死也為陰陽之主為萬靈之尊淵淵浩浩日月不得

此則不能耀明五行不得此則不能發生萬物不得此則不能長育其不死者玄牝也玄爲真陽牝爲真陰上通於天下蟠於地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在丹爲真鉛汞在易爲坎離在象爲龍虎人能修之坎離消長於一身風雲發泄於七竅真炁薰蒸而無寒暑純陽流注而無死生是謂玄牝之功也且門者乃日月之門戸也非心腎非口鼻非泥丸非臍下非臍中一寸二分圓如環者非夾脊雙關非心上一穴非閉炁○而行之若執此則謬之甚矣何不返觀天地之根乎易曰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玄牝之門也動而未形之間者幾也天地之根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幾曰聖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喻清中曰谷神不死至用之不勤老氏一書治國愛民修心養性服氣鍊神精粗畢舉本末兼該此章大槩主於修養當合儒道之書而互相發明之自儒家之說言之谷者虛也神者虛中之神也自道家之說言之谷天谷也神者一身之元神也元神所住之宮其空如谷而神居之故謂之谷神泥丸宮是也神存則生神去則死谷神之所以不死者由玄牝也陽神爲玄陰息爲牝神氣交感自然成真與道爲一而入於不死不生故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黃帝陰符經曰口通五臟出者重濁之氣屬陰謂之地根鼻通六腑出者輕清之氣屬陽謂之天根口鼻二者陽神陰息往來之門故曰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聖人運用此氣於升降之須存鍊此氣於呼吸之間○綿綿續續勿令間斷存者順其自然而存之神久自寧息久自定未嘗至於勤勞迫促故曰用之不勤儒道之書其歸一揆列子全引此章指爲黃帝曰則老氏之言似有所自或人謂人身中自有一竅非口鼻也非心腎也非穀道也其要未易言俟與談玄者商之

晉六虛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谷取其虛神言不測不死謂常存也言虛谷之中其中有神陰陽不測古今常存故曰谷神不死以其不死是以謂之玄牝玄遠也牝生也謂自古以來不知其幾億萬年深遠難測其生生之理無有窮盡故曰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門通出也根本也謂玄牝之門天地由茲而出萬物由茲而生乃天地萬物之根本綿綿若存用之不勤綿綿者微而不絕言玄牝之體也不勤者玄牝之功用也謂玄牝之門自古迄今微而不絕雖視之不見其生生之妙用顯若存焉耳曷嘗見其有辭勞乎此章從首至末○只是一谷神聖人鋪舒如此奇哉噫此一谷神人自生至老須臾不可離者其容狀功能與此更無毫分差忒信之者不勞餘力領解將去若生擬議鷄子已過新羅

李是從曰谷神不死至用之不勤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者谷乃空虛也天地大谷也山澤小谷也神乃靈性神在空虛稽氣而響山澤無情呼之應焉我神非形賴氣而聲不死者常存不亡也玄靈心也牝意氣

也心用未發而人不知曰玄氣化未成而事不見曰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者用捨出入放去收來之門道從此一氣而生天地萬物入從此一心而生出用在萬事機發所由之根本也綿綿若存用之不勤者繼續不斷常存不亡也施用徐緩勿可動勞傷損神氣也

柴元臯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谷虛也不死常惺惺也萬念動底根本物欲昏了時便見虛時便活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乾闢坤闔出入處綿綿若存用之不勤真人息以踵不動也常人息以喉動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此不勤之用也非乾坤易之門邪

蘇敬靜曰谷神不死至用之不勤此章以養氣為言者河上公張沖應皆以玄牝為鼻口鼻口為呼吸出納之門根元也言鼻口乃通天地元氣所從往來綿綿不絕其微妙若無又若存氣得其養則用之不勞餘力自然長生久視至唐明皇方以谷之應聲莫知所以有感則應其應無神老子書中取谷為喻不一也曰曠兮其若谷曰谷得一以盈曰為天下谷曰江海能為百谷王皆以其能下也惟此特曰谷神不死曰綿綿若存從其不死若存而求之則能下不足以盡之必如明皇應聲出響為義方可盡不死若存之意夫影響一也影之寫形日月水火也若夫聲之出響發於野則散觸乎山則窒惟聲出於空谷則能出響於無而若有神然後知其不死若存者真為不妄黃帝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則谷之能神信可推矣當其空也則無也及其聲之觸也則應感而能有者也有觸斯應此其不死而若存之神也玄者妙也牝者應而不倡谷之蘊響待聲是不倡也苟聲不感則響之應終不出聲出則響應神妙如此是謂天地根天地生於太極太極本於無無能生有有生於無響能應聲即無能生有不謂之天地根而何故前章言無名天地之始而此言天地之根根與始一也綿綿者前響已絕後聲再觸其應如故故以若存言之谷神不亡若用而愈有似勞如實不勤動以其虛以其無虛能生實無能生有非神而何若夫養氣之說又是人推廣以為言也

吳環中曰谷神不死至用之不勤環中吳埈曰老子一書中寓僊意魂常養魄不耗散而水火交其說甚異愚聞之師曰谷神先天一氣神氣歸虛玄牝念頭動處假神托用非口鼻也玄陽也牝陰也真陰真陽也莊子云萬物莫不有生而莫知其根有乎出而莫知其門然天地之所從出者玄牝是已金丹大藥其要不出乎精神魂魄意神火也精水也乃真一之精魂木也魄金也意土也五行非土不成潔意以養氣養氣以凝精凝精以姤神四象和合打成一片工夫純熟專氣致柔久則凝結綿綿若存不可間斷用之不勤晝夜一致自然之理古僊隱顯其言體之為陰陽擬之為

鉛汞喻之為日月匹之為男女比之為龍虎曰震兌曰坎離曰金砂甲庚丙壬戊己水火君臣子母嬰兒姹女刀圭金木溫養主賓浮沉沐浴生殺刑德戰鬬圓缺抽添文武炎涼進退斤兩等語皆玄牝上事故立象以寓言欲人之自得也只可身上討不可身外求豈不聞虛靜先生神御氣氣留形不須雜術自長生之旨乎今學道者雖識藥材無下手處既知下手不識法度於玄牝上茫然莫知神者生之本形者神之舍神全則氣全氣全則精全精全則形○全形全則神旺神旺則氣靈氣靈則神徹始與道為一神虧則精不復精弊則魄不寧公讀書豈不曉物交物之際每膠擾於旦晝夜寐之時視聽言動之間又復來往於耳目心思之所不及此古昔上仙屏棄利欲超出物表雖是剛毅壁立萬仞然後能之苟神不能御氣氣不能固形既不能安其居又自毀壞其宅欲求一得永得之妙難矣子聞師語心悟神會笑而不言師索酒滿泛歌楚詞一章道可受兮不可傳其小無内兮其大無垠無滑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夜若虛以待之兮無為之先一揖而去予因暇日吟三頌以自警未必邪魔果若重來向伸前說癡夢謝仙舉火本[背六]同心揚子江頭看[三十六]一閧獨運之時正好看霏霏霏霏不為難自有青銅三二百時時澆善語喉乾雨不雨風不風無疑無慮笑烘烘團欒看取丹砂地獨自開來獨自封又一詩云下手莫教遲金丹○有甚疑一團和氣定火候謹差池四象纔和合靈機自可窺欲知真妙處孤月照潭時月屋刊石潭所註道德經跋借易附此章于谷神章後悟真先生詩曰莫怪天機都漏泄為緣學者太迷蒙呵呵

本一庵居士曰谷神不死至用之不勤谷虛而有形谷而神則有而無也玄深而無體玄而牝則無而有也有而無所以不死無而有所以能生此亦形道之體也推其出之自曰門厚其生之本曰根首章言天地萬物而此不言萬物者有天地則有萬物根者所以生生不窮則物在其中矣人能體道於身綿綿若存則谷神玄牝亦將在我而道不可勝用矣綿綿無而非無若存有而非有不勤不勞也若曰取之左右逢其原為[背六]耳老子之意大抵[三十七]推本道妙於天天地萬物之初反之於身體而存之孟子之過化存神谷神近之釋氏之真空妙有玄牝近之綿綿若存則釋氏之無作止任滅孟子之勿正勿忘勿助長而必有事○焉者也

拾遺彙文曰此章言道無為無形生天生地自古以固存河上公曰玄牝為口鼻養生者尚之何其小哉

諸子旁證　列子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陰陽爾四時爾不生者疑獨不化者往復往復其際不可終疑獨其道不可窮黃帝書曰谷神

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

石潭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此段有兩說有以谷神為谷虛之生響若有神者此以理言也有以谷神為天谷之神謂吾身之神居於天谷中者此以氣言也雖若兩說其實一也何則虛中之神此道也天谷中之神亦此道也虛谷之神與吾身之神同○出於道安有異哉玄牝二字有以牝為物之所生而不見其所以生之者故以玄言蓋因列子之引黃帝書謂此為天地之能生生者言之也有以玄牝為吾身之玄牝者即修養家所指者是知以理言之則空谷之有響斯答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而聲之出者常在是蓋能生而不見其所以生也故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若以吾身之神居天谷者言之則天谷之神所以不死者以玄牝有以生之也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二說不同以理言之則程泰之之說是也若以吾身之玄牝言之則有以人之二腎為玄牝者有以二腎之間為玄牝者有以口鼻為玄牝者有以鼻二竅為玄牝者要之二腎之間之說近之口鼻乃玄牝出入之門通乎天地之氣者也綿綿若存用之不勤以理言之則綿綿若存者天地之氣生生不已未嘗間斷綿綿不絕以其不絕故曰綿綿若存用之不勤以不見其迹故曰若存用之○不勤者用之不勞也若以人身之玄牝言之則玄牝之門天地之氣往來乎鼻息之間使之綿綿不絕存若不存息微氣定則上通天谷下通玄牝而谷神常不死矣用之不勤者常寬舒而不當急迫勤勞也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一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二　讃一

凝道大師常德路玄妙觀提點觀事劉惟永編集

前朝奉大夫太府寺簿兼樞密院編修丁易東校正

天長地久章

考異河上公作韜光章趙實庵作生生不生義章

唐明皇疏前章明谷神虛應虛應即不窮此章明天地無私無私故長久首則標天地以為喻次則舉聖人以轉明結以無私成私義將欲勸勤此行

杜光庭曰前章明玄牝運氣天地任之以○自然此標天長地久以契任自然之用聖人以理亦當體天地之用則人安國寧天地不以其私故能長久聖人無私用道萬物所歸矣

張沖應曰韜藏也亦養也謂韜養其晦然運其道不發見其光明於外則其道有成此章引天地及聖人不自生以成身其說深有奧旨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

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考異河上公嚴君平本以其無私王弼古本作不以其無私邪開元御本作非以其無私邪

河上公曰天長地久說天地長生久壽以喻教人也天地所以能長至不自生天地所以獨長且久者以其安靜施不望報不如人居處汲汲求自饒之利奪人以自與故能長生以其不求生故能長生不終也是以聖人後其身先人而後己者也而身先天下敬之先以為長外其身薄己而後○人也而身存百姓愛之如父母神明祐之若赤子故身常存非以其無私邪聖人為人所愛神明所祐非以其公正無私所致乎故能成其私人以為私者欲以厚己也聖人無私而已自厚故能成其私也

王輔嗣曰天長地久至不自生自生則與物爭不自生則物歸也故能長生至成其私無私者無為於身也身先身存故曰能成其私也

唐明皇曰天長地久標天地長久者欲明無私無心則能長能久結喻成義在乎聖人後身外身無私成私爾疏此標章問也天以氣象故稱長地以形質故稱久天地所以能長至故能長生天地生物德用甚多而能長且久者以其資稟於道不自矜其生成之功故爾疏前句標問此假答云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覆載萬物長養群材而皆資稟於妙本不自矜其生成之功用以是之故長能生物又解云不自生者言天地但生養萬物不自饒益其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至而身存後身則人樂推故身先外身則心忘澹故身存疏是以聖人倣天地覆載必均養而無私故推先與人百姓欣賴為下所仰故身先也不自矜貴而外薄其身天下歸仁則無畏害故身存也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天地忘生養之功是無私而能長且久是成私聖人後外其身是無私而能先能存是成其私也疏天地所以長久聖人所以先存者非以其無自私之心故能成此長久先存之私乎

杜光庭曰天長地久老君將明天地長久之義以教理世之君故於章首自舉其問天以氣象者列子云天積氣也無氣無氣地積塊也無處無塊積氣為象象虛也積塊為形形實也易繫辭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上象下形故能變化孳生萬物也天地所以能長至故能長生老君將明此長久之義自設其問亦如文章家亡是公子烏有先生東都主人之例也立○題發問自答之以顯其事爾為前句既問天長地久此句方答云以天地運元和沖用之氣生育群品群品得生天地不恃其德不有其功故能長久若恃其功則功細矣若恃其德其德薄矣不恃故德廣功大萬物歸宗而天地長久也人君理國當法天行化任物無為衆庶熙熙自臻乎泰理身無勞心役慮之事無矜名徇欲之功神安於中氣和於內如此則國祚長遠身壽遐延亦如天地無私乃能長久也是以聖

人至而身存理國不矜貴以有爲不勞人以自奉所謂後身外身也太古之君志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其生無爵不有其位也其死無謚不名其功也其實不聚其名不立天下樂推萬物欣戴可謂後身而身先外身而身存也世之衰也其君則不然慾身之欲而役於人殫人之力以奉其己人勞政弊天下去之此所謂失外身後身之道也豈若碎琥珀之枕焚雉頭之裘罷一臺之費却千里之馬德垂當代名光竹帛乎

○修身之士不耆榮爵外其身也不爲躁進後其身也如此則身存而德充德充則人服可謂身先身存矣反於此者道遠乎哉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聖人之理也任自然之化無獨見之專不厚其生不伐其善不爲天下之先故能處人之上不爲天下之貴故能享祚久長所以億兆宅心夷蠻稽顙干戈止息宗廟安寧此之爲私也大矣由其不以私爲私故成比光大理身則德充人服道契神明身壽長生其私大矣亦由其不以徇私逐欲成就此大私也靈寳經云居世之人貪歡逐欲前樂後苦何哉極其逸樂而墜於三塗也學道之士絕利忘名寒栖鍊行終得仙道先苦後樂何者積其功行昇乎九天也

○宋道君曰天長地久至故能長生天穹窿而位乎上經爲日月緯爲星辰而萬物覆焉地磅礴而位乎下結爲山嶽融爲川澤而萬物載焉萬物覆載於天地天地無心於萬物故天確然而常運地隤然而常處所以能長且久也天地有心於萬物則天俄而可度其覆物也淺矣地俄而可測其載物也薄矣若是則有待也而生烏能長生

○是以聖人至而身存天運乎上地處乎下聖人者位乎天地之中達而爲三才者有相通之用辨而爲三極者有各立之體交而爲三靈者有元妙之神然天地之與聖人咸得乎道而聖人所以治其身者亦天地而已故此章先言天地之不自生而繼之以聖人不自有其身也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是謂後其身則不與物爭而天下莫能與之爭故曰後其身而身先枉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外生死遺禍福而神未甞有所困也是謂外其身而身存夫聖人之所以治其身者如此況身外之事物乎遭之而不運過之而不守體性抱神以遊古俗之間人將自正物我爲一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此其効歟

○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寳曰位道者爲之公天地體道故無私無私故長久聖人體道故無私無私故常存自營爲私未有能成其私者也

○王介甫曰天長地久至故能長生長者言其遠也久者言其恒也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天地所以長久者以其不自生任萬物之所生既任萬物之所生乃能長生萬物而無生之累也又曰於天言長於地言久則重於久可知也是以聖人至而身先

聖人無我也有我則與物搆而物我相引矣萬物敵我也吾不與之敵故後之外其身而身存萬物莫不累我也吾不與之累故外之也故曰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字說韓非曰自營為私背公為私夫自營者未有能成其私者也故其字為自營而不周之形故老子曰夫非以無私也故能成其私私從禾從厶厶自營也厶不能不自營然自營而不害於利物則無惡於私矣

○蘇潁濱曰天長地久天地雖大而不離於形數則其長久蓋有量矣然老子之言長久極於天地蓋以人所見者言之耳若夫長久之至則所謂天地始者是矣天地所以能長至成其私天地生萬物而不自生立於萬物之外故能長生聖人後其身而先人外其身而利人處於衆人之表故能先且存如使天地與物競生而聖人與人爭得則天地亦一物耳聖人亦一人耳何以大過之哉雖然彼其無私非以求成私也而私以之成道則固然耳

呂吉甫曰天長地久至故能長生長短形也久近時也天以時行者也嫌不足於形故以長言之地以形運者也嫌不足於時故以久言之天地之根出於玄牝玄牝之體立於谷神不死不死則不生不生者能生生天地之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不自生故能長生猶谷神而已矣是以聖人至而身先聖人豈以有其身為累哉緣於不得已而物莫之上外其身而身存

○立於無何有而物莫之能害故曰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身者吾之私也後其身外其身則公而無私矣無私也故能成其私

陸農師曰天長地久至故能長生貪生者不生遺生者不死故曰天長地久天地之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至而身存聖人者天地之合也屈已而已以之先忘我而我之以存故曰聖人至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非以其無私也故能成其私然而屈己而易忘

王元澤曰天長地久至故能長生自生則有其生有其生則生既喪矣惟無以生為則生未嘗生生未嘗生則所寓之形雖生而無生之累宜其長且久也天地之不自生非利乎長久而然道固如此而已所謂長久者亦瞬息之間耳唯蓋載傾陷而未嘗壞者乃其真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聖人雖聖而形與物齊唯體天道而不

○爭乃能獨異於衆使其立已而與衆敵則匹夫匹婦皆足以勝之外其身而身存有我而存之則物皆吾敵夫惟超然自喪不有吾身者物莫能傾之非以其無私即故能成其私聖人無私未嘗有我故也使計而為之則私孰甚焉

劉巨濟曰天長地久至故能長生天地變之和也物物我生也矣不能不衰以敝推不我其生為以成理造物則能長生矣天積氣也以遠為幸故言長地積塊也以固

為幸故言久不言久生者以長久之故也積氣積塊雖理無不壞有存焉知天地之有壞遂以長久者為妄者觀有而已是以聖人至而身存聖人與天地同則後身則身猶之不自生也身生身存猶之長生也後身謂屈已也外身謂忘我也屈已則人下之故先忘我故以外其身為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天地不自生與聖人之後外其身皆無私也然天地以此長生而聖人以此存則皆成其私者也然不私之為私大矣莊子曰無私焉乃私也前章言天地根故次以長久

○劉驥曰天長地久至故能成其私天無為以之清故能確然而常運地無為以之寧故能隤然而常處皆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若有心於自生則智有所不周力有所不及焉能長且久也人處天地之中與天地分一氣而治所以不能與天地同其長久者以其有為有欲而貪生太厚故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不敢有為外其身而不敢有欲人皆求福已獨曲全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是謂後其身也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外死生遺禍福是謂外其身也後其身而不先外其身而不有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墮支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通與道同久則身不期先而先不期存而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聖人之後其身外其身以濡弱謙下為表以虛空不毀萬物為實故次之以上善若水

○趙實菴曰初示因有三一舉天地長生之理天長地久道因象顯而不知其終火以薪傳而不知其盡物生而有象道與之俱生而生生者未嘗生火傳而為明薪化而火隱為昭昭者未嘗昧故前章示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而其致不死之理在不勤故也繼之天地長久取其徵也二明本無心生於物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一炁既分兩儀奠位雖有高卑之間同乎得一之靈以天得一固自長也以地得一固自久也長之與久義同一體天何以長言地何以久言蓋天以氣言故言長也地以形言故言久也清氣升而上有形而同乎無形也蒼蒼者其正色耶濁氣降而下有氣而不能逃形也廣大者其自任耶然天地者道之所生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天地以無形者為之父母無形則無名無名天地之始原天地之本以虛受性以性化虛此從有入無也以虛化氣以氣生形此從無入有也所謂得一者真元也真元者一氣也以其能長且久者二氣交合不失於常也故能生生而不窮苟以交合變化為無動無靜則天有時而裂地有時而發當其一闔一闢一動一靜運日月以分晝夜變溫涼而定寒暑凡以綿綿若存故列子曰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是其有節也非虛極而運神靜篤而專氣其能與道同流乎天以氣運故穹窿而在上地以形處故磅礴而在下此天地自然之位也乾其靜也專坤其動也闢此天

地自然之德也以萬物為芻狗此天地自然之公也以應物為橐籥此天地自然之理也然天以運言則運居乎中而六氣為之用動者未嘗不靜焉地以處言則隤然不動而含洪為之德靜者未嘗不動焉然天地之所專者專乎氣而未嘗專乎物氣專則物自遂矣夫何容心哉道法自然天地亦爾故生者自生化者自化萬物植植吾且生而不有之萬事總總吾且為而不恃之茲所以為長時生化之道也故曰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能者指人而對天地也何以知其然邪天地無為而無不為無能與不能有能與不能者指人也謂天地能者不自有其生故長注謂人有不能者認物為己有故喪生所以天地能長且久也又何以言且乎夫形之大者莫大於天地壽之永者孰過於乾坤且者且而已然天地雖大以道觀之未離乎形有形者不能以長存有數者不能以固久大劫之交必歸變壞然而未

壞者特曰且而已夫不壞者天地之性形虧者天地之數觀乎杞國之憂答者未及于此三故無終窮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仙經曰形以道立神以空生蓋人之生與天地同得一氣而人不能與天地長存者守之不得其道也天地自然還丹以鉛龍汞虎卯酉隱藏上升下降天陽地陰兩至之所歸坤艮之所會行之有度運之有時坤巽行乎天乾艮歷乎地乃自然還返也故天長而地久夫人者一體之中五藏之○內上法天地中合六氣無不合乎此道也所失之由在乎不能專氣以自御守氣以自持行氣以合道終日馳逐妄境魘趨之不正則氣亡矣焉能與天地同為長生邪黃庭曰氣亡液漏非己形是使人內不失其氣外不失其形形以化神神以化道則形不失道氣不失神二明忘己而顯德是以聖人至而身存前二句先以天地得長生之道在乎不自生不自生者專氣而不專物專氣則靜定靜定則能應神不勞而

用有餘也天地生化之道如斯而已太上欲顯聖人後身之義先明天地而繼之聖人是以宇牒前故也夫智徹為明天下不見其智而見其明位極而尊天下不知其尊而見其位聖人於此每每藏其明而隱其智賤其位而卑其身則明者不為物所蔽尊者不為卑所踰如是則智愈遠而明愈博位愈固而身愈安此持後處先之道也列子曰天下有常勝之道曰柔若夫處物之先以謂天下莫我及尊我之身以謂○天下莫我踰則爭者起而為敵矣賤者僭而踰尊矣位且不固身亦危然此太上欲聖人明謙下之義使天下莫先焉此存身之道也孔子曰有禮則安無禮則危謙下者禮也又曰君使臣以禮亦足以鋤驕人之色也然則此義初以天地長存往不生後以聖人久於其道在謙遜先言後其身是不敢為天下先後言外其身不私於己也聖人處己臨物舍此而不可非徒治己道由此而寧亦可以致長生符天地之妙

用矣後結成其志也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御注曰自營爲私非以其無私邪即聖人之成能爾以後其身而先其身外其身而存其身是也私者機也機者微也事諆於心則微微顯於用則機機微者心之私也私出於事始事成而爲公私之爲用在心謀之以成在身身顯而後公名立爲言聖人我欲成聖道不以我身而先人此私也動容周旋不失謙遜之禮人反推之以爲先也是用後而取先宜不私邪至於外身而身存夫不外其身則置身於可○欲之地欲勝則害生害生則傷身今外其身者是欲其身而不欲於物然後能存其身存其身者是以身爲私也至於身無所害而得長存乃爲公也夫聖人之所行不當言私而以私者原其初不敢正言之故曰邪邪者疑似之也經所以指聖人之私謂非以其無私邪勿謂聖人無私以私故能成公故之字謂以後身外身而成私許由不受無爲之名後其身也許由得其私

○鮑叔有分財之義外其身也鮑叔成其公然天地之私者又在乎不自有其生而孰知道者爲之公歟

邵若愚曰天長地久至故能成其私天長地久而不知虹蜺雲霧風雨四時積氣成乎天山嶽江海金石草木積形成乎地夫有形者豈得不壞天地所以能長而且久者四時之運稟道爲生化之主天地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效之處謙下不敢自尊後其身而身反在人先以世利○皆爲身外之物緣外其身不爲物累而能身存得久夫聖人後其身外其身非以其無私耶倣天地爲而無爲故能成其私

王志然曰天長地久至故能成其私道貫四大者也四大中得道而大者莫大乎天地聖人焉而天得一以清穹窿而位乎上以乾爲體剛健中正萬物資始確然而常運莊子曰天道運而無所積也易曰示人以易矣地得一以寧磅礴而位乎下以坤爲貞承天厚載萬物資生隤然而常處莊

○子曰地道運而無所積也易曰示人以簡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乾則天之象坤則地之象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故天得之所以長清地得之所以久穹天地既得夫至簡至易之道故歷浩劫以長存亘萬世而無壞而老子所謂天長地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欲以聖人況天地然天地能長且久蓋本之於眞一自然之妙氣與道同體故能覆載萬物○長養萬物成就萬物斡化四時運量無窮以至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初不容心功成自去未嘗自有其功及其生也亦未嘗知其所以生之者而聖人體天地造化而位乎中達而爲三才辨而爲三極交而爲三靈俯視天下而無兩心常以百姓心爲心而百姓仰視聖人而無二道常以聖人道爲道天下無爲而自治聖人果不得已而臨涖天下是以後其身未嘗先人而身自先外其身未嘗先物

而天下樂推而不厭詩所謂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是也於戲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天無私覆地無私載然天能覆不能載地能載不能覆是亦天地之功未全也以人觀之天地能長且久固不可得而擬議以道觀之天地之長久知此亦猶瞬息之間耳是以聖人亦不世出之才藏大有爲之用至公無私謙以自牧遊心於世俗吉凶與民同患繼之以聖人不自有其身是果有私也耶果無私○也耶莊子曰無爲無形如無私焉有情有信如有私焉故曰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學者其謂如何哉

黄茂材曰天長地久至故能成其私萬物莫不資天地以生而天地實未嘗生之人自生人獸禽魚草木自生禽魚草木天地何與焉生生者不生萬物所以代謝相仍不生者不死天地所以長久不已人能同於天池豈不長生乎是以聖人至而身存後其身者所以處世也外其身者所以體道也今有人焉卑遜廉退鄉里推之朝廷高之則夫離形去智遺世獨立必能長存亦可知矣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天無私覆地無私載聖人與天地合德人皆亡已獨存物皆夭已獨壽豈非能成其私乎

程泰之曰天長地久至故能長生後章謂人之能長生久視者以其得年而永也若天地之長生則豈長年之謂哉易曰生生之謂易本有是生而易又生之是謂生生○也以類推之生又生者生大業凡曰生者皆謂能增益其所無也天地不自生而能長出此生者即列子謂生生者不生不生者其道不可窮也正以數暢此語也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天地之能生萬物者本常有而出之耳而未嘗自入於生也蒼然隤然能使萬不同之種類受其氣以爲形而天地也者萬古無所增加是故所有者無損而已得者不壞也夫是以能生天下之生而無有窮已也列子又曰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則又推此理而竟之者也是以聖人至而身先後章固嘗明言此理而曰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則後其身而身先者皆其自損而致益者也亦其不爭而人莫能與爭者也此理所出即天地之不自生而能久長其生者也外其身而身存人之自愛其身無貴賤賢愚○一也然愛之而無其道則欲益反損老子曰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謂其重之營養而不惜犯死也又曰益生曰祥謂其役有涯之智而務生之所無以爲也若夫生生而失於厚有生而求以益生二者之於愛身可謂不遺餘力矣然從榮養而推之可以犯死從益生而推之可以致禍正惟不知致曲之理而求以直遂焉耳若夫聖人之存身則有道矣知生之來不可卻其去不可止故棄世事而使之無累從無累

而得正平正平之道不偏倚不健羨而莊子達生之論明矣夫下之不至於傷生上之不至於益生則向所謂來不可卻者不於我乎舍而將安往則其能外此身者乃其所以致存也老子深明道與凡其話莫非形而上者既不容一見遽曉而又不肯直辭徑達故常寓其真於言内而藏其意於言外有類後世之設隱也非驚世也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雖提耳諄諄愈無益也他皆倣此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天下之理聚乎衆則為公偏於己則為私不必侵人以自利乃始為私也處其身於人後外其身如無有不自私其身者也自後而人先之若無意焉而生理自存則不自私者乃所以遂其私歟

詹秋圃曰天長地久至故能成其私韜光章言韜晦所以養明而延其光也故天地所以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私於大德曰生乃能長生是以聖人體法天地自後其身而身居先自外其身而身固存此非以其不自私乃能私於吾身乎皆韜光不自矜眩而然也

張沖應曰天長地久至故能成其私天清能蓋而長存地厚能載而久固何也蓋天長存而不自生其天則天忘其為天之象而能蓋之道常默運而不盈天自然而長存矣地久固而不自生其地則地忘其為地之形而能載之道常默運而不息地自然而久固矣所謂不自生者謂道自生於我默運無窮而我不求其所自生故天以無象而成象地以無形而成形則天地之所以長久也聖人者世之成道者也知夫天地之所以長久故以身運道不以道為身尊乎人而不尊乎己則人尊而已自尊厚諸人而不厚諸己則人厚而已自厚自卑自薄而乃先乎其人存乎其身韜晦不自生之功也晦而行之若出乎無私反而觀之成就乎我則日之所以者實私乎我矣學道者要當反推其韜晦之妙

白玉蟾曰天長地久湛然無為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心亦如是以其不自生此心長存故能長生本無生滅是以聖人我也後其身而身先無乎不在外其身而身存今古如此非以其無私耶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同體故能成其私我即天地天地即我

廖粹然曰天長地久神生於形形能成神形神合同綿延不絕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形神同仙以其不自生形不得神不生神不得形不成故能長生故能更相生更相成自古及今其名不去是以聖人主人會事吾亦如然後其身而身先謙尊而光外其身而身存退藏於密如雞抱卵非以其無私耶本自無心侶百情得故能成其私公事辦則私事辦也形神俱妙與道合真

陳碧虛曰天長地久標也天以氣象廣覆今古不傾故稱長也地以形質厚載終始永固故言久也結喻成義在乎下文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問也以其不自生釋也

故能長生結義也夫天所以長清地所以久寧者以其覆載萬物長育群材而皆資稟於妙本反其沖虛復其杳冥不自矜其生成之功而守其常德故能長生也又解曰天地萬物卓然獨化咸稟自然而不求饒益其生故能長生此毋誠也是以聖人至而身存聖人無為身在廟堂而心游姑射法天地之覆載而均養無私大有處謙而不敢為天下先其百姓欣戴而不重樂推而不厭故身先也又能忘功忘名外身寡欲其天下愛之如父母神明祐之若赤子故身存也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天地生育萬物而聖人外已全民皆不以仁恩自博豈有自私之心乎實無私也無私故能長能久以其長久故知能成其私者也李約曰夫能不私於已而私於人人之私未必成而已之私已成矣鳩烈解曰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獻魚公儀休不受其弟子諫曰夫子嗜魚弗受何也答曰夫唯嗜魚故弗受夫受魚而免於相雖嗜魚不能自給魚無受魚而不免於相則能長自給魚此明於為人為已者也故曰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謝圖南曰天長地久至故能長生天之高也地之厚也生乎太極至乎無極可謂長且久矣所以然者天地以生物為心未嘗自生此所以能長生也是以聖人至而身存聖人法天地以生養萬民為心後其身不自為也而身常先外其身不自有也而身常存此所以可與天地並立也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天地不自生是無私也而日月星辰繫焉華嶽河海載焉非能成其私乎聖人不為已是無私也而國家天下安焉宗廟社稷享焉非能成其私乎至公一理不可磨滅是乃長久之道天地聖人皆不外此蓋嘗論之天下之理惟公而已天無私覆地無私載王者奉無私以勞天下經曰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然則天地聖人皆以至公一理並立域中所以長久而不窮也後世剝下以奉上瘠人而肥已暴秦鞭笞六合而混一宇內孤隋并吞群盜而奄有中原可謂得志矣然不再傳而亡宗廟不保社稷丘墟則公之與私其得失亦可見矣

林鬳齋曰天長地久至故能成其私此章以天地喻聖人無容心之意天地之生萬物自然而然無所容心故千萬歲猶一日也聖人之修身無容心於先後無容心於內外故莫之先而常存是以其無私而能成其私也此一私字是就身上說來非公私之私也若以私為公私之私則不得謂之無容心矣此語又是老子誘人為善之意及釋氏翻出來則無此等語矣故謂之真空實有真空便是無私之意實有便是能成其私之意但說得來文高似一層

范應元曰天長地久至故能長生有形之長久者莫如天地天地均由道而生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安於無私而不自益其生故能長生也河上公曰謂天地長生久壽以喻教人是以聖人至而身存聖人謙

下不與人爭先而人自然尊之聖人無爭不與物爲敵而物莫能害之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謂聖人謙下無爭非以其無私耶此言其實無私也而人自然尊之物莫能害之蓋以其無私故能成其私也聖人成其私者非私曲也非私邪也謂衆人之自益其生所以不能得先且存而聖人之謙下無爭所以獨能得先且存也

薛庸齋曰天長地久至故能成其私形數既具成壞便分天地豈長久者耶所以能長久者以其生生而不自生故能長生也○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後其身而身先也不以死生富貴累其心則神全外其身而身行也堯讓天下於許由舜讓天下於善卷以其無私故能成其私也

休休庵曰天長地久至故能成其私有相之物難逃成住壞空四劫惟天地所以能長久者非自生也一氣發而現二儀真氣運行無始無終故能長生聖人者天地位後始現有相之身三才顯而世界成矣身先者靈明真性在太極前而有已外其身而身存者人能建立世界而不滯著謂之物外身世界有壞真性無壞非以其無私耶真性異於物故善能成其私

褚伯秀曰天長地久至故能成其私身自渾沌肇分輕清上浮重濁下墜有無道器相依而立亘古今而生化不息所以長久孰使之然以其不自生故也自生則私已而不能生物惡能長生聖人所以後身外身者不過去私徇公效天法地以養民育物而已凡謙卑處下不敢爲先辭功讓能○退身曲全皆後身之謂而天下樂推之不得不先焉凡蔬食蓬居守真志我覺夢生死土木形骸皆外身之謂而賢於貴生不得不存焉夫君子爲善分所當盡豈有求而然天之佑善亦無一毫私意以類而從如谷答響聖人體天無私法道生育唯恐一物失所是以天相神佑諸福畢集以人事觀似成其私而實出天之至公其得福慶亦無愧矣君子得慶豈已榮哉移以福斯民廣天地之大德而已苟爲善而懷一毫私利之心則非真善其末流趨乎惡者有之可不謹其始

牛妙傳曰天長地久至故能長生夫天者積陽而成其能職覆亘古不磨故云長也地者積陰而成其能職載歷劫不壞故云久也然其既長且久者夫何故哉蓋天地不自以爲能長久所以長久不自以爲能長生所以長生也列子曰有生不生不生者能生生生者不能不生故常生常生者無時不生不生者疑獨疑獨其道不可窮○也非是謂歟是以聖人至而身先聖人者謙謙君子也夫何故哉孔子不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君子者斯可矣之説邪不敢居先而後其身者非謙謙君子之謂歟老君曰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孔子亦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昔壺丘子林謂列子曰子知持後則可以知持身矣列子曰願聞持後曰顧若影則知之矣古人以你稱若列子顧而觀影形枉則影曲形

直則影正然則枉直隨形而不在影屈伸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持後而處先也非是之說耶外其身而身存夫身者乃天地之委形也故道包四大而德備五常稱物中之最靈善貴其身者置功名於度外存天理於胷中則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盡年也若逞其才能邀其功名則不免爲身之患古人有言曰直木先伐甘井先竭象以牙喪身熏以芳自焚莊子曰功成者隳名遂者虧孰能去功與名還與衆人同

老君曰外天地者有天地外其身者壽命長此之謂也今世俗君子多危身棄生豈不悲哉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此蓋言聖人後外其身之事非所謂出於無心也迨至身先身存以成夫聖人之政者實由心私操履而然也所以稱故能成其私也夫無私者謂無爲也成其私者有爲也且天下之事未有不行而至不爲而成也無爲者聖人之體也有爲者聖人之用也體用兩全方成聖人之道豈可偏執無私而儌成其私邪若人而無私則土木偶人奚以異也老子曰若說無心即是道無心猶隔一重山此蓋言知體而不知用也

揚智仁曰天長地久至故能成其私天之虛極故長地之厚載故久以其不自生者因日月旋轉而生故能長生天不運轉日月不明地若枯竭萬物不生夫人之身本性曰天元命曰地若性命兩全依法修之可以與天地同其長久也是以君子謙讓卑退而後其身人皆敬之而身先也能修身外之身能知神中之神性中之性道中之道者乃能外其身而得長存者也聖人非以其公正無私所致乎故無私而自厚成其私也中庸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心悠久悠久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彰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

俞清中曰天長地久至故能成其私天以一元之氣運於亭毒之表無間斷無止息故曰長地以隤然之形厚載萬物而常存無虧欠無傾倚故曰久而其所以長久者何哉以其生物而不自爲功也萬物不能自生必資天地以生之天地不以生物爲功而與萬物俱生是生萬物者天地也與萬物俱生者天地之所以生生也生曰長生言長則久在其中矣天地之心公溥之心也聖人體天地公溥之心身在天地後心在天地先後其身而身先也不自有其有所以全其有外其身而身存也豈非無私而後能若是邪無私公溥也天下惟無私者爲能成其私天命之人歸之不期然而自然雖私也實公也

胥六虛曰天長地久至故能長生天長地久此一章之大旨以下乃注釋之義然以其不自生推之謂天地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謀生自然得其長久使天地有心謀其生焉能得其長久歟是以聖人至而身存聖人後其身而身先者法天地不自生

執謙持後故天下推尊為先也外其身者聖人知身非我有不以生生之厚淡漠虛靜物莫之傷身自外之其非用意外之也是故得其身存矣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夫聖人得其身先身存者由其法天地不自生而致之非以私意為而得之也是故能成其身先身存之私耳

柴元皋曰天長地久不變天地所以能長至故能長久惟盡覆載之職而已賦形肖貌縱其自然是以聖人至而身存薄己厚人人自尊之舍己利物不為物盜非以其無私至其私忘我之私心逐物之私望此聖人所以合天地長久之道也

蘇敬靜曰天長地久至成其私亘古今言長久者莫知天地然豈知天長地久者太極之道實生之而天地不自生若使其與萬物同生則亦一物耳安能長生天地惟立於萬物之表而不與物競故能長生聖人知其然每先天下後其身每內天下而外其身先天下如民之飢則我不敢厭飫求先飽如民之寒則我不敢重襲求先暖內天下則親之若父子而不敢疎待之若兄弟而不敢外聖人雖後其身而天下必先之雖外其身而天下必存之即天地之不自生而能長久其生也聖人後其身外其身不敢私於為己也而民之待聖人必欲先其身必欲存其身聖人固欲後而民固先之聖人固欲外而民固存之非成其私耶以此知不自私者乃所以能成其私也

○本一庵居士曰天長地久至故能成其私○成物者即所以成己世之人物我異見故汲汲然欲成其私然自私者卒未見其益而無私者適所以自成理固然也今夫天地之於物風散雨潤鼓之以雷霆烜之以日月凡以生物而已而運行往來其機不息乃所以為長久也聖人之治損上益下舍己從人然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未有仁而遺其親義而後其君利孰大焉人知乎此亦可擴無我之見弘大公之心矣

○石潭曰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此段解者不同古以為天地之所以長生者謂天地之長且久如人之長生久視也近世解者則以為生物之生謂天地但生物而不自生所謂不生者能生生也然以後段推之則二說各有所長所謂後其身外其身則是生物之生所謂身先身存則長生久視之生以其無私言則是生物之生以成其私言則是長生久視之生今一以貫之則所謂不自生者乃生物之生長生二字則是長生久視之生雖造化不可以生死之生言然其長存即長生也以是評之則老子之意正謂天地生物而無己私所以長存人能無私己以求生則亦能常存耳雖然老子之教正欲長生今乃為是言何哉大抵此言與後卷出生入死章相貫蓋人之求生每每揠苗助長反致傷生所謂動之死地也惟綿綿若

存用之不勤如上谷神章之所指則雖不孜孜以求生爲事而自能長生耳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二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三　讃二

凝遠大師常德路玄妙觀提點觀事劉惟永編集
前朝奉大夫太府寺簿兼樞密院編修丁易東校正

上善若水章

考異 河上公作易性章 趙實庵作柔順利正義章

唐明皇疏前章明天地無私生成則長久此章明至人若行柔弱故無尤首標若水示三能之近道次云居地盡七善之利物結以不爭勸守柔以全勝也

杜光庭曰夫水之爲德也柔弱平和居順處下隨時塞決任器方圓流作泉源散爲霧露凡物失之則死得之則生擊之無傷執之無有所以不及於道者水有形而道無形也雖有形爲礙其於利物之德謙沖之用近於道矣老君舉水爲喻以勸修道之人欲令體七善三能修身理國兼以不銷之德故無尤過之事

張沖應曰此性乃人既長所爲之性也人稟天地炁生本來未有不善自生而長爲情所亂則五欲動而性多不善矣故人所以遣道陷身而不知反此章蓋勉夫人改易其長而所爲之性不致於縱則進於其道矣

其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

考異 而不爭一作又不爭 處衆人一作居衆人 故幾於道一道下有矣字 政善治一作正 又作政善理

河上公曰上善若水上善之人如水之性水善利萬物而不爭水在天爲霧露在地爲泉源也處衆人之所惡衆人惡卑濕垢濁水獨靜流居之也故幾於道水性幾與道同居善地水性善喜於地草木之上即流而下有似於牝動而下人也心善淵水深空虛淵深清明與善仁萬物得水以生與虛不與盈也言善信水內影照形不失其情也政善治無有不洗清且平也事善能能方能圓曲直隨形動善時夏散冬凝應期而動不失天時夫唯不爭壅之則止決之則流聽從人也故無尤水性如是故

天下無有怨尤水者也

王輔嗣曰上善若水至衆人之所惡人惡卑也故幾於道道無水有故曰幾也居善地至故無尤言水皆應於此道也

唐明皇曰上善若水將明至人上善之功故舉水性幾道之喻也䟽上善標人也若水者喻也至人虛懷於法無住忘善而善之上上善若水行如水之能具在下文皆含法喻也水善利至衆人之所惡䟽水性甘深散灑一切被其潤澤蒙利則長故云○善利此一能也天下柔弱莫過於水平可取法清能鑒人乘流僃坎與之安順在人所引寗不競爭此二能也惡居下流衆人恒趣水則就卑受濁處惡不辭此三能也故幾於道幾近也䟽利物明其弘益不爭表其柔弱處惡示其含垢此水之三能唯聖人之一貫其行如此去道不遠故云近爾居善地上善之人處身柔弱亦如水之居下潤益一切地以卑用水好流下䟽至人所居善能弘益如水在地利物則多又地道用卑水好流下同至人之謙順幾道性之柔弱故云居善地心善淵用心深靜亦如水之泉渟也䟽至人之心善於安靜如水之性湛爾泉渟水靜則清明心閑則了悟泉深靜也故云心善淵與善仁施與合乎至仁亦如水之滋潤品物也䟽至仁弘濟常以與人善施之功合乎仁行如水潤澤無心愛憎故云與善仁言善信發言信實亦如水之行險不失其信矣䟽上善之人言必真實引化凡庶善信不欺如彼○泉流豈殊坎險故云言善信政善理從政善理亦如水之洗滌群物令其清淨也䟽政正也至人於事動合無心正容悟物物因從正正則自理非善而何如彼水性洗滌群物令其清淨故云善理事善能於事善能因任亦如水之性方圓隨器不滯於物䟽至人圓明於物無礙凡有運動在事皆通通則善能是明照了如彼水性決之爲川壅之爲地浮舟涵虛無所不爲是善能也動善時物感而應不失其時亦如水之春泮冬凝矣䟽至人之心喻彼虛谷方之鏡像物感斯應如彼水性春泮冬凝與時消息故云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上善之人虛心順物如彼水性壅止決流既不違逆於物故無尤過之地䟽尤過也至人善行與物無傷虛心曲全未曾爭競波流頹靡委順若斯曾不違逆於物故無尤過之地矣

杜光庭曰上善若水上善之士體道修心應變隨時縱橫利物老君欲顯上善之德○以勸後學之人以水與道相鄰故舉水爲喻上善有善而忘其善如水之不矜其功水不矜功其功益大善不伐善其善益彰既大且彰爲善之上矣上惟南面之主下洎樓巖之人能如水焉必得道矣法喻者以水爲喻以道爲法以上士爲能行之人也水善利至衆人之所惡甘者水之味也深者水之體也水爲氣母王於北方以潤下爲德其色黑其性智其味鹹其數六北方者陽德之始陰氣之終也生數一與道

同也道亦為一即無一之一水亦為一即有一之一也無一之一為道之體有一之一為道之用則明水者道之用也一切物類皆資潤澤而得生成以能潤故而生萬物故處三能之首也柔弱者水之德也德經第四十一章云天下柔弱莫過於水重舉水德以勸守柔矣夫其水也居平則不流法以平恕為本故可取法也水之不流靜能鑒物故曰人莫鑒於流水而鑒於止水以其清且靜也水性平也故值不平則逝值坎澤則止東西南北隨引所行不與人爭無所不可校量衆德又云不及生物之功故次二能也人之性也徇常者衆謙順者寡好居上位惡處下流唯夫水也處下不爭居汙不辱比前之德前德為勝故為三能也故幾於道以前三能故近於道人君能宣弘益之德秉謙沖之心體含垢之行則天下太平矣理身者功務及物柔以制性處濁順俗委跡謙光則神仙可冀矣居善地此明處下樂卑為安國存身之

道也天之清浮故用其高地以濁厚故安其下易曰天尊地卑卑高以陳又云地道卑而上行則水順下而處卑同至人之謙德矣心善淵此明澄靜清虛為潔已洗心之術也臣心如水臣門如市斯之謂歟與善仁此明潤澤品物為博施濟衆之行也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亦斯義矣言善信此明信實無欺為真常審諦之教也行險不失其信者周易坎卦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也夫理國長民率身從道言必信實可以動天地感神明所以善惡之詞興於一室之中應乎千里之外此信之至也孔子云去食去兵而存乎信至哉言乎政善理此明真正化物為華凡成聖之法也正容悟物者莊子田子方篇子方名無擇侍坐於魏文侯文侯師子夏而友子方子方數稱溪工之道文侯以為溪工子方之師也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耳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無擇之師東郭順子也其為人也

真人貌而天虛緣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銷無擇何足以稱之此所謂物之失道東郭順子正其容儀心冥于道物覩自悟邪志盡銷亦可謂不言而化不化而行真道也哉事善能此明因機任物為變應圓通之用也水以方圓任器壅決隨時故能習海浮天且廣且大人君垂衮理物委任賢良用之不疑各得其職可以無為而理臻乎泰寧矣動善時此明出處從時為守道保生之戒泮散也春布陽和層冰釋散冬有寒沍流水堅凝水之順時也理國之道理身之方舒卷任時因物之性則至理矣則保生矣夫唯不爭故無尤不爭之德德之先也凡人之性不能無爭為爭之者其事衆也亂逆必爭暴慢必爭忿恚必爭奢泰必爭矜伐必爭勝尚必爭遷擾必爭進取必爭勇怯必爭愛惡必爭卑恣必爭寵嬖必爭王者有一於此則與師海內諸侯有一於此則兵交其國卿大夫有一於此賊亂其家士庶

人有一於此則害成於身皆起於無思慮惩禮法不畏懼不容忍爭乃興焉故爭城者殺人盈城爭地者殺人滿野必當察起爭之本塞爲爭之源無不理矣語曰君子無所爭又曰在醜不爭下經曰聖人之道爲而不爭不爭之德何過之有哉虛心者虛心無欲也曲全者曲己全人也波流者任性自適也頹靡者故曠無滯也波流者莊子應帝王篇云變化頹靡世事波流無往不同矣委順者委心順道也體茲上善○

○遵彼三能國泰長生之要也

宋道君曰上善若水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莊子曰離道以善善名既立則道之體虧然天一生水離道未遠淵而虛靜而明是謂天下之至精故上善若水水善利至故幾於道融爲雨露萬彙以滋凝爲霜雪萬寶以成流爲江河聚爲沼沚泉深海大以汲以藏以裕生殖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以利物萬物孰善於此善利萬物萬物蒙其澤受其施而常處於柔弱不爭之地納汙受垢不以自好累乎其心故於道爲近幾近也居善地行於地中流而不盈心善淵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與善仁兼愛無私施而無擇言善信避礙而通諸海行險而不失其信政善治汙者滌之險者夷之順物自然無容心焉故無不治事善能因地而爲曲直因器而爲方圓趨變無常而常可以爲平無能者若是乎動善時陽釋之而泮陰凝之而冰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動而不○

○括宜在隨時而已夫惟不爭故無尤聖人體道則治身爲長久之存兼善則利物處不爭之地莊子曰有而爲之者其易邪易之者皥天不宜夫無爲而寡過者易有爲而無患者難既利物而有爲則其於無尤也難矣上善利物若水之性雖利物而不擇所利不與物爭而物莫能與之爭故無尤矣故曰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

王介甫曰上善若水善者可以繼道而未足以盡道故上善之人若水矣水善利至故幾於道水之性善利萬物萬物因水而生然水之性至柔而弱故曰不爭衆人好高而惡卑而水處衆人之所惡也居善地居善地下也心善淵淵靜也與善仁施而不求報也言善信萬折必東也政善治至柔勝天下之至剛事善能適方則方適圓則圓動善時春則泮也冬則凝也

蘇潁濱曰上善若水至故幾於道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又曰天以一生水蓋道運而爲善猶氣運而生水也故曰上善若水二者皆自無而始成形故其理同道無所不在無所不利而水亦然然而既已麗於形則於道有間矣故曰幾於道矣然而可名之善未有若此者也故曰上善居善地至動善時避高趨下未嘗有所逆善地也空虛靜默深不可測善淵也利澤萬物施而不求報善仁也圓必旋方必折塞必止決必流善信也洗滌群穢平準高下善治也遇物賦形而

不留於一善能也冬凝春泮涸溢不失節善時也夫唯不爭故無尤有善而不免於人非者以其爭也水唯不爭故兼七善而無尤

呂吉甫曰上善若水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謂之繼則已離道而非道之體矣上善者道之所謂善者也非天下皆知善之為善也故若水焉水善利至故幾於道蓋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而上善亦然則未足以為道幾於道矣居○善地江海所以為百谷王者以其下之也○故以居則善地心善淵鯢桓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故以心則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注然而不滿酌然而不竭故以與則善仁行險而不失其信故以言則善信政善治其泒為川谷其委為瀆海足以政則善治事善能善治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故以事則善能動善時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夫唯不爭故無尤要之出不爭而以居地為本故曰夫惟不爭則天下莫與之爭先

王元澤曰上善若水水者五行之首方出空無而入實有者也離道未遠故其性最近道蓋離道則善名立上善若水物理自然水善利至故幾於道人有心心為火火騰上而明故好爭惟志心體道能離物而無心勝物也居善地趨下而流心善淵深靜而平內明而晦政善治任理而不任情積柔而蒙重大事善能惟變所適故無不○能動善時決之則流壅之則止不先物動○亦不失時夫惟不爭故無尤水體一而物莫能過故能兼此諸善蓋有德於物而常下物是以有德使有心於為德則不能成其德矣故篇終又言之

劉仲平曰上善若水離無入有處惡不爭而與物為利水之用於此為近上善者有心體此而名已立故於水為若而已矣與善仁至政善治然水之為物未嘗有政也而曰言善信政善治何也方此因論善人若水故以言政及於善人也動善時德性體乎水而盡乎在我之善者善者善也是以居善安其地心善存乎淵與善均其仁言善行其信事善施其能動善隨其時雜說動善時蓋因時而動動之審也而書亦曰慮善以動動惟厥時詩美南仲薄伐西戎而言嘤嘤草蟲趯趯阜螽者以其動而則應也自非因時而動孰能至於此乎

劉巨濟曰上善若水易曰繼道者善莊子曰離道以善皆謂自道而降莫近於善故○也善不有其善為上善如上德之善水善○利至故幾於道道生一一生水則亦以水近道故也水以潤為德之謂利善時之謂不爭就下之謂處惡善加於人而不伐猶之利物而不爭也自處以下猶之處衆人之所惡也道亦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所惡而水如之水如道則上善如水矣此所以近道也居善地善以處下為居水以就下為地在善得之水地故曰居善地心善淵善以安靜為心水以深靜為淵在善則

得水之淵故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善以教人為與水以利物為仁在善則得水之仁故曰與善仁善以不欺為言水以行險不失於信在水則得水之信故曰言善信政善治善以正己物正為政水以激揚清濁為治在善則得水之治故曰政善治事善能善以和同為事水以圓方而不滯為能在善得水之能故曰事善能也動善時水以冬疑春泮為時在善得水之時故曰動善時也夫惟不爭故無尤言上善當如水以不

○爭為善也以不爭為利乃能兼此七者而為天所祐人所助也何過之有乎前章言聖人後身外身之事而六善不爭故次之以六善劉驥曰上善若水至故無尤易曰繼道者善也莊子亦曰離道以善皆言自道以降莫近於善天一生水亦去道未遠故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至柔弱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者自處以下也心善淵者以靜則明也與善仁者利物而不求報也言善信者行險而不失信也決

之則流壅之則止政善治也盈科而進萬折必東事善能也源泉混混不舍晝夜動善時也兼此七善而不與物爭故無尤此其所以幾於道唯道集虛而水就下自然無盈滿之累故次之以持而盈之

趙實庵曰刱舉喻二一柔順繼道上善若水前章言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明天地與聖人以私而成公也夫能以私而成公則善探天人之機無所往而不適焉茲上善也故次之曰上善若水夫仁善為

○元義善為藏禮善為嘉信善為穀智善為淑各有其善而未盡善也惟水之德通具七善所謂智周萬物故稱為上善者與善事事也事事則有備此其所以為盡善也故上善若水御注引莊子曰離道以善善名立則道之體虧然天一生水離道未遠茲又見上善之義也二正指水德水善利至故幾於道前以善而譬水此正言水之善五行以金生水金所生處水繼體而前包是不離其母也然水生於坎坎位居子

黃宮育氣乃正位也所包之地乃應神在已也洪範以天一生水地二生火火自水生精一也神在於精神應次二三陽生於水水下而風上三陰生于風風上而水下陰陽合德交神應用雖曰一陰一陽一風一水而其所自天一為元故水者上蒸而為雲雲化而為雨百物滋水而生水之利利天下也故曰水善利萬物又不爭又者一言不能盡其善故再言之也不爭者水之性柔也柔則順順則不逆於物則無所

○不通孟子曰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引之則達皆柔之所致也然水之性就下人之情好上好上者惡下惡下者衆人之情就下者處卑處卑者上善之德夫不能處卑則好爭好爭則先人先人則不能外身外身則能謙處是義猶牒前也故曰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幾近也御注曰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則知繼道者莫如善然道大故似不肖天下不敢臣微乎不可搏萬物無足擬惟水

之卑下乃能幾之次舉七德七一中合德居善地二水與土同包及其分也土靜而水動土性克水水泛濫則土為之隄防土爰稼穡水灌溉則土以之成功初同一氣則兄弟也既分其胎則夫妻也蓋不克則不生一六合則水乃生成也故水於地而行則水之利在地也地卑也水下也水土同德不可以須臾離二者所以合德合德則反其本矣異夫道不同不相為謀者矣故地平者平水土則知水之居善其地也

○御注曰居於地中流而不盈二澄明為體○

心善淵夫有性者有心無情者無心水無情也焉得有心經所以言心者以人之心而況之水也夫心者道也道生於心心寂法滅故淵乎其虛不可得而見及乎心動神生道散為物烏能盡其用邪淵深也亦曰淵虛也心之虛故有善淵之理焉故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莊子曰淵而虛靜而明其水之心乎夫不動則清莫撓則平眉鬚於是乎燭焉重濁在下清明在上衆止於是乎止焉此皆善淵之義也三滋生為德與善仁有心者與之不偏無心者施之則平水之不仁也而仁之至矣水無擇也而德之流行易曰坎有孚惟心亨以一陽居二陰之中苟不能進德修業以離乎險且何以見其至誠而不已方其在坎也一陽來復復其見天地之心天地之心本於生物復則止矣方復而止以向於生夫兼愛者聖人之心也不體乎道未免蹩躠而為仁量乎澤若焦豈若時雨降天之謂

○乎所以博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若夫水○之仁與道同德兼愛無私施而無擇也庸有不被乎故曰與善仁四中有所主言善信根荄者物之本也性命者道所生也本其所自來因其所常性其於理也有所不違矣夫五行以水主智土主信水河以信言邪觀乎復以七日來復氣傳中孚中孚信也坎居復卦得自中孚言主信也太玄以一陽乘一統萬物資形中水准中孚中陽氣潛明於黃宮信無不在乎中蓋先天之靈者妙乎一氣肇萬緒之端者始乎智源信得智以不二於言智行信而不失於物智不主信在事也遲豫而悔生信非智行在性也則鬱勃而留滯所以蘊中為性形外為事至言去言大信不約故首尾可信非庫虛無因而大受者也則知言者非信而行之則失其本矣易曰行險而不失其信謂是故也五循理而行政善治大道以理性為主政事在文學之先自有天地以來君臨萬方者未有不窮理盡性而能

○化民者也三皇以神化道五帝以仁同天○而天下言治又孰知其本柔如水與物無迕而成其化彼有自立其德以亂大常者蓋不知治本豈免困吝歟夫水之性趨乎卑濕行乎地中萬折而注東避礙而通海此水之理也而政之本人情者如之以灌以溉動植待之以生以雨以露枯槁資之以潤此水之功也政之原民生者如之滌除穢汙而易之以潔受納衆汙而易之以清者水之德也政之善格民俗者如之隄

可以緒而江河不可犯防可以止而湍急不可禦者水之勢也政以柔道勝天下如之源泉混混其流浩浩愈汲而愈清彌出而彌新者水之本也政以日新化天下者如之水有是數者政皆兼而有之茲其為善治明矣嗚呼莫非水也波波而非惡湛湛而非美雖浪而不失其為良淨之而非止作之而非起濤而不失其為壽太上以謂上善若水取諸此矣而聖人體以為治豈私智哉六隨器方圓事善能無為而寡

過者易有為而無患者難天下之事未有靜而不動者也方其動也而應之使適當莫匪聰明睿智者為能斷焉水之性自天一發源涓流不息及乎盈科而後進放于四海觀其在二陰之中則能處險一陽居中則心亨雖陽而處陰雖陷而出險未離乎險流而不盈習而出之其用大矣然未嘗與物爭因地而為曲直曲不為枉而直不為肆因器而為方圓方不剸裁而圓無定體應萬物之變而不失其為常適時之用而不失乎信實無能也而無不能也上善之功尤見乎此七流結有常動善時天下之事君子觀之以為進退在乎一出一處也出以其時則聖人作而萬物覩處以其道潛龍巽而憂悶違當出而處卷而懷之者失乎不仁當處而出勉而行之則失乎不智知進退之道不失其時動斯得也書曰慮善以動動惟厥時若夫水之動也陽釋之而泮陰凝之而冰在一體則內陽而外陰於春冬則有動而有靜故順以動

者應乎豫之時則善也明以動者應乎豐之時則善也險以動者應乎解之時則善也剛以動者應乎大壯之時則善也昔之人藏器於身則欲待時進德修業則欲及時修身慎行則欲俟時明於適來則欲安時晦入冥息則欲隨時以時之所運天且弗違至於善養生者則迫而後應能交合者則進退有時苟若在世而不知出處修真而不識浮沉且何以達善時之義哉後結成二一總結柔順夫唯不爭水之性禀乎柔弱水之德善乎不爭不爭之利見乎七事其治身也則不以剛勝人其處身也適足以柔自守若可犯也抑而侮之則溺若可汙也濁而辱之則忍侮者自濡濁而徐清終莫能勝其柔也豈可以水之勢就下而為眾人之所惡曾不知居於下而用於上豈可以水之性柔弱而為強者之所勝曾不知積於柔而用之則剛方其養也而涓涓及夫洶湧也而莫制不爭之道鮮能用之二無人道之患故無尤剛強凌弱

眾暴寡皆以強自取也至於柔道以順動人亦無疵焉

邵若愚曰上善若水至故無尤眾人好爭老子以不爭為上善喻若水謂水無心欲善利萬物而不爭是處眾人之所惡也以水之德故幾於道夫爭從心起無心則善為不爭以無心為法而能利於萬物是故居無心則善其地心無心則善其淵與無心則善其仁言無心則善其信政無心則善其治事無心則善其能動無心則善其

時夫唯無心善於不爭故無尤矣

王志然曰上善若水至故無尤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五行而五行之變化大矣在天爲五星在地爲五嶽在人謂之五常在身謂之五臟施諸色謂之五彩施諸樂謂之五音舌嗜之謂五味鼻嗅之謂五香各極其用謂之五材相生相殺更旺更廢而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而不辭功用難名故幾於道者唯水能然何也以其水之性能柔能剛能圓能方能曲能直能短能長融爲川流凝爲冰霜聚爲江河散爲雲霧萬彙資之以生萬寶得之以成源泉混混資焉不匱天一始生離道未遠既標上善之名萬物芸芸孰善於此故曰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先其不爭善勝如此若夫行流散徙不擇地而安平中准而用納汙受垢滿而不溢此所謂居善地者也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衆止止則靜靜則明反本歸源太沖莫勝此其所謂心善淵也兼愛無私智周莫及以仁爲恩不亦自小此其所謂與善仁者也正言若反淡乎無味不期而會不約而至此其所謂言善信者也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人含其智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此其所謂政善治者也絕聖棄智大盜乃止絕巧棄利民利百倍隨時舉事事無不濟此其所謂事善能者也春泮冬凝時之使然因地爲利勢之使然壅之則止決之則流使民以時動合其宜此所謂動善時者也居善必能安而處心善必能淵而靜與善必能仁而施言善必能信而立政善必能治而定事善必欲盡其能動善必欲隨其時此聖人所以體之行之以治天下國家憂則與民同其憂樂則與民同其樂無爲而寡欲者易有爲而無尤者難苟能兼善若水之利上善水之性澤及萬世而不知所以利之爲利與物無爭而物亦莫能與之爭故無尤矣

黃茂材曰上善若水至故無尤水有上善下善七利物不爭處衆人之所惡者上善也人能體此可幾於道其小善七居善地者潴而爲澤心善淵者靜可以鑒與善仁者濟物之功博也言善信者其流聲不息也政善治者可以濯垢汙也事善能者因器而爲方圓也動善時者冬凝春則泮也比七者能其上亦可以爲善人而未若不爭之爲上不爭故無尤

程泰之曰上善若水至而不爭凡天下可以利人之事我得擅而爲之則與我配對者必有所奪我之奪彼之失也彼我立而爭始於此矣水之德不求利人而亦不辭於爲利者也能烹能溉能濯能載時其可而始爲之故利出於此而害不移於彼無所爭也上善者善之又善者也處衆人至幾於道道之未動也爲無其既出而行乎萬有之上也爲虛虛之遇事而發見也爲不肯自滿而濡弱卑下也濡弱卑下也者固未爲道然能沖而用之不入於盈則是能致其虛而善向於無者也此其趨道爲

差近也夫天下亦有知謙弱之益者矣而私心未克驕夸好勝綦以上人則安肯屈折耐辱以行謙弱之道也惟水也善下而不爭納汙而不辭以方人事則凡渫辱可恥者皆能忍而容之故雖未得爲道而中虛無我正求道者之要路也居善地居者其所止聚之處也窪下之爲居則大國下流是也故曰善地心善淵未嘗不動而深靜停平者乃其心也與善仁施予所及莫非潤澤言善信人之於事有當言而不言○者有當大而少貶者有當淺而張之者皆○非其當然而然者也水之停積者無聲而世以淵嘿命之則夫遇激而有聲者其言也大激則大鳴小激則小鳴每遇皆然是之謂信政善治政者正彼之不正者也一經滌濯外垢去本質見是其治也事善能中準之平內景之明其能之遇事而見者也動善時遇坎固止而盈科則不辭於進値寒則凝而凍解則亦遂順下而逝善當其可者也夫唯不爭故無尤應而不倡行

其所無事利雖及物而非奪之於人故所爲而莫或害之則上之七善不獨水之才力也已既不爭而人莫之尤則其上善亦易以遂也論八十一章其申言不爭之益者凡六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是其一也欲上人而下之欲先人而後之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則其二也天道不爭而善勝三也聖人之道爲而不爭四也戰而不武勝而不與是謂不爭之德五也與此○之不爭無尤者凡六也夫其謂爭者非必○至於鬬且戰也彼已四對兩不相下斯爲爭矣天之陰陽至神而無著也然常以冬夏二至而爭蓋已居其地者未退而方來待代者欲前此之謂爭故爭者對起而不退聽之謂也有得乎道者則不然矣知雄守雌是能爲而能不爲者也功能可以加人而付之無有智力足以蓋世而韜藏不用其所操蘊常不肯爲天下先則安得有爭也哉蓋列子嘗言常勝常不勝之道矣

曰古之言強先不已若者至於若已而殆矣夫若已而殆是好勝而必遇其敵者也會必至於不勝也又曰言柔先出於已者亡所殆矣是不與之爭而彼自無所與爭也此其勝所以可必也用此理也推而極之則雖兩陳相加已戰而勝猶得謂之不爭也主柔以待須其可斃而後從而乘之則皆名爲不爭此所以爲常勝之道也雖然此之謂常勝者主我而言也利則進不利則姑自保已是重於獨善而輕於爲人○者也其在老語雖其深妙者亦常先存此○身不殆之理乃肯出身而任事不然則否蓋古之爲是學者必已多矣故晨門之譏孔子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歟荷蕢者亦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此二子者非無憂世之意而度天下莫與已合則舍之而聽其自然爾凡此類疑皆治道家語而不肯任事者也乃若孔子之規模則不然矣既聞荷蕢之語則自歎曰果哉末之難矣夫愛一身而忘天下此豈孔

子不能裁蓋重於救世寧有不可即而即之未有可即而不即者也此五就五去與夫七十二聘者皆能任天下於其身者也故夫老氏之見雖不失爲道而孔子之所忍也若揆之其身則重於爲己者禍辱決不能及也故削迹伐木老氏之所不遭也

詹秋圃曰上善若水至故無尤易性章欲以吾性而易利物之水性故曰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然水利萬物而水溢水涸亦害物惟善處衆人之所惡則幾近○○於道何則人善處身於平土而居心善淵深而靜與博施以仁立言善主以信善治本乎正善能辦乎事善動順乎時無非兼利物我而安便所以天下自無怨尤且人性本善上善何取於水此又不易之易而持以類求之耳

張沖應曰上善若水至故無尤水之爲性卑下而柔順也探之而虛視之而明運之於天則爲雨爲露運之於地則爲江爲河動者以之而浮植者以之而生汙者以之而潔剛者以之而柔萬物藉之以有成也是以萬物歸之咸被其澤而無此可入彼不可入之爭辯也衆人者謂世之衆人孰不歸尊而視卑恃持剛而侮柔殊不知夫水之所以卑下而柔順其中有妙用存焉此無物不爲水之所制也人生而長所爲之性有如水之性則爲上善之人矣故其妙幾微而日進於道凡見之所居則潤澤滂流而居善地矣運之於心則虛明沉深而心善淵矣交之於物則物因以成而與○○善仁矣發之於言則真實不妄而言善信矣用以正人則彼非此是自然明白而正善治矣用以處事則方圓曲直泛應而當而事善能矣晨昏晝夜升降消息不耗不爲動有其時矣七善既備默運於中惡性易而善性生斯不校於人亦無所尤於人則進於其道深矣斯曰夫唯不爭故無尤

白玉蟾曰上善若水性猶水也水善不爲物所忤而已利萬物而不爭初何心哉處衆人之所惡於我何有故幾於道心亦如此居善地無所擇也心善淵有所養也與善仁無分彼此言善信真實正善治無往不正事善能無爲無所不爲動善時與時偕行夫唯不爭方寸不競故無尤亦不以爲禍也

廖粹然曰上善若水大道妙用如水之行水善利萬物而不爭以柔弱故任人所爲處衆人之所惡百姓日用而不知是道體故幾於道可謂真常居善地故能處平心善淵方寸澄澈常能清淨與善仁利濟一○○切言善信謂能中正正善治常主公平事善能清淨道炁動善時行止有節夫唯不爭任人所使何嘗逆人故無尤終無怨憾人若如之故能成道也

陳碧虛曰上善若水上善者標人也若水者舉喻也夫至人虛懷無欲應變隨時不逆諸緣處善忘善故曰上善夫水能方圓凝釋深淺浮沉順道謙虛咸有其理唯聖人兼而通之故曰若水且水蘊三能之近道七善之利物謂下文也水善利萬物至

故幾於道此三能之近道也夫水性平靜
散潤一切故天無水則陽旱地無水則塵
飛利澤萬物故曰善利此一能也天下柔
弱莫過於水去實歸虛背高趣下壅之則
止決之則流聽從於人故曰不爭此二能
也人之情惡處下流好居上位而水則就
卑受濁處惡不亂令物潔白獨納汙辱故
曰處眾人之所惡此三能也幾近也夫水
利物則其仁廣大不爭則其德謙光處惡
則其量忍垢舉水性之三能唯至人之一
○貫德行如斯去道不遠故曰近爾又解曰○
水爲氣母王於北方其數六北方者陽德
之始陰氣之終也生數一與道同也道亦
謂之一道一者即無一之一也水一者即
有一之一也無一之一爲道之體有一之
一爲道之用明水者道之用也故曰幾於
道也居善地至動善時至人所居善執謙
下順物自然化及鄉黨如水在地善就卑
下滋潤群物故曰居善地此一善也至人
之心善保虛靜洞鑒幽微湛然通徹如水

淵澄波流九變不失明靜故曰心善淵此
二善也至人若與善行仁慈惠及天下不
懷親愛如水膏潤善能升降無不霑濟故
曰與善仁此三善也至人之言善守誠信
不與物期自然符契如水影物妍醜無差
流滿輒移行險不失故曰言善信此四善
也至人從政善治於民正容悟物物自順
從如水清平善定高下滌蕩群物使無塵
穢故曰政善治此五善也至人臨事善能
任物隨器授職不失其材如水柔性善事
○方圓能隨形器無用不成故曰事善能此○
六善也聖人動靜善觀其時出處應機能
全其道如水之動善隨時變冬凝夏液不
差其節故曰動善時此七善也夫唯不爭
故無尤唯獨也此結上三能七善之辭也
夫至人之所用心行事出處語默皆全于
妙道合乎物宜而常守雌靜不與物爭物
既不爭安有尤過之地又尤怨也言天下
獨有不爭之人無所怨尤之者
謝圖南曰上善若水至幾於道大學之道

在止於至善此曰上善其至者夫孟子曰
性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經曰江海所以
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則以水喻
善皆取其能下者人惟能下所以眾善歸
之水惟能下所以眾流歸之其趣一也水
能滋利萬物而不爭其利利物而不自利
者也眾人之所惡者卑汙窪下之地而水
樂處之行乎自然無所決擇故可幾及於
道此雖言水其實爲善人言之也居善地
至故無尤高下不擇地故居善於地澄清
○不可撓故心善於淵隨取隨足故與善於○
仁不平則鳴故言善於信可鑒妍醜故正
善於治載沉載浮故事善於能流行不息
故動善於時利若是其廣功若是其大而
未嘗與物有爭焉又何尤怨之有此雖言
水之善而實言人之善也善也水也無非
道之所存也蓋嘗論之天一生水水爲五
行之宗尊莫尊於水矣水行地中水爲萬
物之利大莫大於水矣尊而不居其尊大
而不有其大此所以爲善而不爭也所以

不爭而無尤也善人之為善也友一鄉之善以為未足友一國之善猶以為未足友天下之善則可以為上善矣而方宜善與人同若決江河善世不伐同流合汙不矜不伐而天下莫與之爭則人之善則水之善也水之善即道之善也道在吾身反而求之育德於蒙泉通氣於咸澤而收功於既濟未濟之水火終焉則善在吾身水在吾身吾善用之可與斯道同其久矣不然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

林鬳齋曰上善若水至故無尤此章又以○水喻無容心之意上善者至善也謂世間至善之理與水一同水之為善能利萬物而何嘗自以為能順流而不逆不爭也就卑就濕不以人之所惡為惡也以此觀水則近於道矣幾者近也居善地言居之而安也心善淵言其定而靜也與善仁言其仁以及物也言善信言出口皆實理也政善治以之正國則必治也事善能以之處事則無不能也動善時隨所動而皆得其時也此七句皆言有道之士其言如此而不自以為能故於天下無所爭而亦無尤怨之者此即汝惟不爭天下莫與汝爭能解者多以此為水之小善七故其多說牽強非老子之本旨

○

范應元曰上善若水至故幾於道幾近也水之為物得天一之氣無定形而靡不通故潤萬物者莫潤乎水乃善利也遇方則方遇圓則圓何爭之有上善之人則微妙玄通常善利於人物而不爭故善亦如水○衆人好高而惡下水獨處之上善之人常○謙下也有此之德故近於道易六十四卦惟謙卦有吉而無凶悔吝河上公曰上善之人如水之性故曰上善若水水者自然而始成形故其理同道無所不在無所不利而水亦然然而既已麗於形則於道有間矣故曰幾於道然而可名之善未有若此者也故曰上善居善地至故無尤居善地者可止則止心善淵者中常湛靜與善仁者稱物平施言善信者聲不妄發政善治者德惟無私事善能者無所不通動善時者可行則行有是德而有是善夫惟不爭是以無過而全德盡善也

○

薛庸齋曰上善若水至動善時上善之士性明而德清故若水也雨露滋養源泉灌溉利萬物也流濕潤下停汙止坎處衆人之所惡也水生天一道自無一故言其近也界而為國之寶決而為國之利善地也鑑於止水測之益深善淵也滋榮萬物為而不恃善仁也百川學海而至於海善信○也穢汙以滌之高下以平之善治也在盤則方在盂則圓善能也冬則凝然春則融然善時也夫惟不爭故無尤天下柔弱莫過於水故不爭既不爭復何尤之有

休休庵曰上善若水至故無尤道之至德謂之上善喻之若水水能利益萬物而不與物爭功無我也水能就下是謂處衆人之所惡水無心而有德故幾於道幾者近也抱道有至德者動靜一如居善地也量包無外心善淵也博施濟衆而不矜與善

仁也出語可法言善信也道德之化風行草偃政善治也無爲妙用不勞而辦事善能也非理不言非道不行動善時也種種任道物我無爭夫唯不爭故無過尤矣

褚伯秀曰上善若水至故無尤人能利物不爭謙卑處下皆行之善者上善則善中之最積久而成猶云上德上仁之類夫天一生水五行之首離無入有之始從氣化形之初有形若無不可持捉儲積既久勢莫禦焉人之積小善而成上善理亦若此水之善利不爭納汙藏垢世間何物得以及之衆人所惡者穢汙下濕水則逶迤曲就而不辭又於其中洗滌淘澄化爲清淨此所以爲善之上而近於道也居善地所處而安心善淵志存深靜與善仁施恩不悋言善信不與行違政善治庶務畢理事善能道乎適宜動善時應機而發槩叙上善利物條目或指爲水之七善牽強求合若然則經之宜云水若上善矣言有宗事有君觀者當求立言本意以衆善論之不爭爲善之上所以成衆善也外而物無怨尤内而己無過咎入道之要莫先乎此

牛妙傳曰上善若水至萬物而不爭夫善而又善故謂之上善云若水者謂天下之至善莫若水也且萬物之生皆從陰濕而生故云水善利萬物也夫水之性去留隨機不擇好惡器之大小方圓盛之俱得其旨任天下取與未嘗相拒故云不爭也然則人之性善者亦猶水焉其能隨方逐圓辭高就下海涵川納不與世爭亦猶水之性在天地間無往而不入矣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夫衆人之所惡者惡居下流且天下萬物之生皆冲而上之水之德不好居高惟能處下昔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孟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此其水之爲德也然則何謂幾於道耶夫幾者近也道者淵也盖水之用在世間猶道之在天下無物而不被霑濡無往而不被潤澤故云幾於道也雖云水之性無有不下然人之性亦無有不善孟子曰人性之善猶水之就下惡得而不幾於道哉居善地謂水之爲德其有七善居五行之首爲百谷之王不決之不行不盈科不進地稍峻則無回瀾既倒之說地稍高則有川流不息之義惟平穩處方停注故云居善地也心善淵心者謂水之中也如江海之中淵源浩渺攪之不濁澄之愈清其能容納百川靡所不載隨形見影鑑物無私故云心善淵也與善仁仁者生生不息之謂也盖水之德周流不息運化無窮泛地載形浮天浴日取之無禁用之不竭其德可並天地生生不息之機故云與善仁也言善信言其水之爲德不約而信古人稱大信不約是也觀其爲用則有東海中去西海中來往來循環未嘗愆忒如尾閭泄水之運上流銀漢下至海隅一年一周靡有失於信也故云言善信也政善治夫水之爲德其能泛十洲於物外浮六合於寰中幾更變於桑田屢遷移於島嶼洪纖兼

納淨穢靡遺稱天下之至柔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閒故云政善治也事善能謂水之為用柔而能剛弱而能強霈澤群生霑濡九有周流天地貫穿堅剛轉陸為沉鑽崖透石移高作下汰濁留清乾坤資運載之功動植荷潤溼之賜故云事善能也動善時蓋水之為用無時不流無時不動古人稱流水不腐豈不善耶經稱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如海水之潮必待時而至如人水火之濟亦待時而動也故云動善時也人唯不爭故無尤夫唯語助尤悔吝也此言水之德不與物爭故無悔吝也昔子貢問君子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曰大水似乎德似道似勇似怯似正似察似志似善化水之德有若此者是故君子必觀焉由是之言何悔尤之有哉

楊智仁曰上善若水至故無尤謂施道君子其性若水善濟人民善利萬物撓之而不濁澄之而不清性能就下而傲上盛之斗則方盛之盂則圓江河因斯而長五行因斯而立化書云水實可以下溺者故幾於道能長養萬物居善地深而空明心善淵萬物得水而生與善仁影照其形不失其情言善信清且平順政善治能方能圓能曲能直事善能夏散冬凝動善時夫唯不爭其道淵深故無尤也孟子曰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也

喻清中曰上善若水至故無尤水曰潤下處至卑至濕之地眾人之所惡也水無情之物也天下之至平者莫如水上善之人實似之上善者上德至善之人也按舊說水蘊三能之近道七善之利物何謂三能水性平靜散潤一切天無水則亢旱地無水則枯竭利澤萬物故曰善利此一能也天下柔弱莫過於水含實歸虛背高趨下壅之則止決之則流聽命於人故曰不爭此二能也凡人之情而惡居下流水則處卑就濕令物潔鮮自納汙穢故曰處眾人之所惡此三能也幾近也天一生水一者道也道一者即無一之一水一者為有一之一無一之一為道之體有一之一為道之用故曰幾於道何謂七善至人所居善執謙下順物自然化及鄉黨如水在地善就卑下滋潤群物故曰居善地此一善也至人之心洞鑒幽微湛然通徹如水淵澄不失明靜故曰心善淵此二善也至人施與慈惠及眾不間邇遐如水膏潤普霑群物無有限止故曰與善仁此三善也至人之言誠慤不移與物符契如海潮應候晝夜盈虛不差時刻故曰言善信此四善也至人從政平心待物自然順從無有不治如水清平善定高下妍醜自別物無遁形故曰政善治此五善也至人臨事善能任物隨器授職各當其材如水柔性方圓長短惟器是適無施不可故曰事善能此六善也至人動靜與世推移出處應機不滯於物如水之動隨時變遷冬凝夏液不爽其節故曰動善時此七善也凡物之不平

者取決於水而爭心息又何尤焉觀水有術可謂善於形容矣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曰君子所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曰以其不息夫水似乎德其流也則卑下据邑必修其理此似義浩浩乎無屈止之期此似道流行赴百仞溪而不懼此似勇至量必平此似其盛而不求溉此似正綽約微達此似察發源必東此似志以出以入萬物就以化此似善化也水之德若此故君子必觀焉古人有取於水良有以也夫

胥六虛曰上善若水至故幾於道言夫有道者謂之上善上善者謂其善無以加唯水可儗也故曰上善若水水之善利潤萬物而不爭舍高趨下而自若不爭者謂無大小高下之二天下之人出幽谷遷喬木乃其所喜舍其高趨於下乃其所惡水獨居之是故近於道故曰幾於道居善地至動善時水固幾於道聖人則之又推而擴之以明夫有道者之善略言有七居善地謂有道之士平險方圓所遇皆適若水之居善地也鑒照萬象湛然不擾若水之心善淵也懷抱慈愛親踈平施若水之與善仁也至誠內修號令外發若水之言善信也操守公平賞罰善惡若水之政善治也利濟日用為而不辭若水之事善能也否泰有數行藏無必若水之動善時也夫唯不爭故無尤尤罪過也夫唯有道之士若水之善也而不與物爭故天下亦無可責其過矣

柴元皋曰上善若水水德無以加水善利萬物而不爭澤潤而就下處衆人之所惡凡有穢惡皆從而潔之故幾於道去道幾微之間居善地止坎就下心善淵澄湛鑒照與善仁濟物利用言善信潮候及時政善治平則無聲事善能灌溉有功動善時春生秋涸夫惟不爭故無尤以善為體以不爭為用故每用無過

蘇敬靜曰上善若水至故無尤 矣此章老子之意只在不爭上善者世間第一最善之理也譬之物莫如水萬物皆以得水而生是善利萬物而水何嘗爭言利邪人惡居下流惟水流濕處衆人所惡之地而不嫌人能如水有濟世潤澤之利而無好高慕遠之心則為上善亦幾近於有道矣有道之士如之何能與水同為善哉所居必就下如水濟物存心必淵靜如水渟涵所與必博施濟衆如水灌溉枯槁立信必務信實如水衝激必作聲為治必有修理如水順流下處事必任才能如水湍流迅快動必善識時如水夏漲秋涸此七者皆如水之善矣而未如水之善也水之上善其在不爭言利乎夫惟不爭故亦無愆尤此即禹惟不矜天下莫與禹爭能禹惟不伐天下莫與禹爭功非天下之上善而何老氏之學莫切於不爭曰不尚賢使民不爭曰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曰是謂不爭之德曰天道不爭而善勝曰聖人之道為而不爭與此不爭無尤者凡六心聲之發自不能掩凡渫辱可恥皆能忍而

容之是能爲而能不爲者也功能可以加人而付之無有智力足以蓋世而韜藏不用其所操藴常不肯爲天下先則安得有爭哉宜其爲上善也

本一菴居士曰上善若水至故無尤無善之可名至矣有善之可名而若水之安行乎自然則善之上也夫能利萬物則有功有功則必爭有功而不爭難矣然且居衆人之所惡不以爲恥豈不又難乎曰幾於道者次於至道無名也居也心也與也言也政也事也動也七者人事也善地者水之高下因地也善淵者水之静深不撓也善仁者水之利澤無窮也善信者水之行止不欺也善治者水之洗滌無滞也善能者水之能流能勝也善時者水之時盈時涸也人之七事兼水之七善而又持之以水之不爭然後爲善若有七善而不能去一爭能無尤乎

石潭曰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上善若水以水之善喻人之善也水善利萬物物得水而無不生也不爭者水雖有利於萬物而未嘗與物爲競也處衆人之所惡者水性潤下人則惡居下也惟其不爭而居人所惡之下故近於道人能居善地如水之能濟物心善淵如水之止而不波言善信如潮之應候不失其期政善治如水之鑒物高下妍醜無有遺形事善能如水之於器方圓曲直隨其所適動善時如水之春盈秋涸不爽其節

是皆各任其自然而與物無競者所以未嘗有一毫之愆尤也此章自居善地以下本謂人之上善與水相似若但於水求之則於所謂言所謂政不通矣上文水善利萬物而不爭故幾於道是言水之善也居善地等七善是以人之善如水之善者言也其大意則在於不爭而已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三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四　讃三

凝遠大師常德路玄妙觀提點觀事劉惟永編集

前朝奉大夫太府寺簿兼樞密院編修丁易東校正

持而盈之章

考異河上公作運夷章趙實菴作觀退爲進義章

唐明皇疏前章明至人善行柔弱故無尤此章明凡俗溺情憍盈故有咎首標持盈揣鋭示其難保次云金玉富貴戒在貪求結以名遂身退令忘功而不處也

杜光庭曰前章舉水爲喻顯明修學之行此以持盈爲首更彰貪滞之非欲使忘功退身以符至人之美爾

張沖應曰夷者謂太空虚明而無采色人不可得而窺之也人之運通雖如太空虚明益使夫人不得而窺之則藏其神而不害其身矣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鋭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考異嚴遵楊孚王弼並同古本

河上公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盈滿也已止也持滿必傾不如止也揣而銳之不可長保揣治也先揣之後必棄捐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嗜欲傷神財多累身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夫富當賑貧貴當恤賤而反驕恣然必被禍患也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言人所為功成事立名迹稱遂不退身避位則遇於害此乃天之常道也譬如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樂極則哀生

○王輔嗣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持謂不失德也既不失其德又盈之勢必傾危故不如其已者謂乃更不如無德無功者也揣而銳之不可長保既揣末令尖又銳之令利勢必摧衄故不可長保也金玉滿堂莫之能守不若其已富貴而驕自遺其咎不可長保也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四時更運功成則移

唐明皇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執持盈滿使不傾失積財為累悔吝必生故不如其已已止也疏持執也盈滿也已止也言人心貪愛求取無厭執守保持更令盈滿積財為累悔吝必生故聖人戒云不如休止揣而銳之不可長保揣度也銳銛利也揣摩銳利進取榮名富貴必憍坐招殃咎故不可長保也疏揣量度也銳銛利也凡情滯溺貪求榮利故揣量前事銛銳欲心以撳人怨坐招殃咎故不可長保也金玉滿堂莫之能守此明盈難久持也疏假使貪求不已適令金玉滿堂象既有齒而焚身雞亦為儀而斷尾且失不貪之寶坐貽致寇之憂以其貫害豈云能守此覆釋持盈也富貴而憍自遺其咎此明銳不可揣憍由心生故咎非他與也疏富則人求之故便欺物貴則人下也故好凌人憍奢至而不期殃咎來而誰與因憍獲咎憍自心生故云自遺爾此覆釋揣銳也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功成名遂者當退身以辭盛亦如天道盈虛有時則無憂患矣疏此舉戒也夫滿則招損謙便受益惟彼天道尚不常盈故功成者隳名遂者虧欲求長保未聞斯語當須忘功與名退身辭盛如彼之天道不失盈虛則無憂責矣

杜光庭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持盈之喻凡有四義一者堅持欲心至於盈滿二者保持世財至於滿盈三者執持惡行至於盈滿四者持權恃祿至於盈滿大凡知進忘退不念善道執滯不迴以至盈滿者皆當有報欲心盈滿者得羸疾傷生報世財盈滿者得攻劫侵奪報惡行盈滿者得刑戹殘害報權祿盈滿者得傾覆淪滅報所以老君戒之不如休止不休不止斯禍必驗○揣而銳之不可長保夫王者銳於開疆拓土則人怨國亡人臣銳於貪利圖名即身危禍及縱或苟得安能長久況進無所補退有憂患故云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假令明能揣度銳解貪求金玉珍奇滿堂潤屋必致攻奪之害豈能保而守之乎況人生有限情欲無厭既不救其死亡豈得保乎金玉象有齒而焚身者春秋襄公二十四年晉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弊

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為晉國四隣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患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名德之輿也德國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而有令德也夫恕思以明德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無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悅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為重幣故也雞斷尾者春秋周景王子子朝之傳篇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歎曰犧牲之用存乎全而肥碩今自斷其尾使已不全冀免為犧之用雞之保其身也如此況於人乎貪利而忘其身志不及雞矣不貪之寶者鄭人有得玉獻於子罕曰此寶也將以獻之子罕曰汝以玉為寶我以不貪為寶我若取玉俱喪寶矣不如兩全之遂不受玉致冠者易解卦九三詞曰負且乘致冠至負者小人之事也負擔於物合是小人乘者君子之器也今小人捨負擔而乘車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矣故竊盜之人思奪之矣富貴而憍自遺其咎財多曰富故人求之位高曰貴故人下之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諺曰富貴不與憍奢期憍奢自至憍奢不戒凌侮於人人以報之禍將及矣

遺與也咎非外來由自己憍慢致之爾故云憍自心之生也若能貴而不危富而不溢人無咨怨災害不興安國修身斯為至矣憍矜也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禦災除患曰功富貴尊榮曰名功既成矣名既遂矣而不知退者鮮不及禍夫何故哉寵則有辱盛則有衰亢極則悔高鳥盡而良弓藏狡兔死而獵犬烹勢使然也范蠡扁舟而脫禍大夫種固位而喪身此之謂矣日中則昃月滿則虧暑往即寒來春榮則秋落天道然也人能體盈虛於天道忘成遂之功名子房絶粒以優游疏廣解印而高尚固無上蔡華亭之追痛矣況乃居九五之位而臨億兆之人光宅萬方廊廡四海而不守持盈滿堂之戒乎

宋道君曰持而盈之至不可長保盈則溢矣銳則挫矣萬物之理盈必有虧不知持後以處先執虛以馭滿而湛溺滿盈之欲是增傾覆之禍有不如其已物之變無窮吾之智有盡前識者道之華愚之始也揣物之情而銳於近取則智有時而困可長保乎金玉滿堂至自遺其咎金玉富貴非性命之理也外物不可恃而有者也寶金玉者累於物累於物者能勿失乎莫之能守富貴而驕則害於德害於德者能免於患乎故曰遺其咎聖人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已私分不以王天下以為已處顯夫豈金玉以為寶富貴之足累乎故至富國財幷焉至貴國爵幷焉其貴無敵其富無倫而道不渝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功成者

驕名成者虧日中則昃月盈則食物之理也聖人睹成壞之相因識盈虧之有數超然自得不累於物無復驕盈之患非知天者孰能與此故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之是天之道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能勿悔乎伊尹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

王介甫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抱持其器之盈者必易覆揣而銳之不可長保揣摩其物之銳者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堂者虛而受物者也金玉滿之則是盈矣故不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入富貴不期於驕而驕自至所以遺咎患也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夫聖人功既成名既遂則身退之者矣此乃天之道也夫天之道高者抑之下者舉之又曰天道虧盈而益謙書又曰謙受益滿招損之謂也

蘇穎濱曰持而盈之至不可長保知盈之必溢而以持固之不若不盈之安也知銳之必折而以揣先之不如揣之不可必恃也若夫聖人有而不有尚安有盈循理而後行尚安有銳無盈則無所用持而無銳則無所用揣矣金玉滿堂至身退天之道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之天地尚然而況於人乎哉

呂吉甫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持所以防溢而盈之則重溢也如欲勿溢則如勿滿揣而銳之不可長保揣所以慮失而銳之則重失也如欲勿失則如勿銳金玉滿堂莫之能守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持而盈之則金玉滿堂莫之能守矣富貴而驕自遺其咎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揣而銳之則富貴而驕自遺其咎矣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然則何以免此患哉法天之道而已蓋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此所以無私而成其私也封人之告堯曰退已其法天之道之謂也

王元澤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持而盈之有意於有所以失之唯忘有有之為有而有之以無有則無失無溢矣揣而銳之不可長保揣者巧於度情銳者利於入物且事物無盡而吾持一身以遇其變則持銳之工有時困矣豈可長保乎故聖人因時乘理而接之以無我則其出無方而可應不窮也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寶外物而守之所守非所有也豈能外乎富貴而驕自遺其咎驕生於恃外恃外之人何足算乎四者皆以有物與為驕者何異然自持盈而下每失彌甚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寒暑相推物極則反陰陽代運天道固然而世之愚者一遭其變一犯其名則終身有之詔以為已曾不知造化之密移吉凶之倚伏故終至於坐蒙憂患無以自存惟聖人不然藏金玉而不寶居富貴而不榮凡物之來寄者如陰影集身肖然不知其在彼耶在我耶然則豈持盈以為慎揣銳以為工乎苟非無我之妙其何以與於此天之道大矣而莫尚乎是

劉巨濟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言力持而滿之求必富者也滿而能虛則何所事持

有不勝持則覆矣故曰不如其已已止也揣而銳之不可長保言情度而入之求必貴者也銳而能銳則何所事度有不勝度則數矣不可長保非謂可以幸保謂雖得之必失之也金玉滿堂莫之能守此中不如其已之義堂與足以藏金玉而守者也其害在滿苟非天殃必有人禍富貴而驕自遺其咎此申不可長保之義富貴則慢生慢生則過生以驕與人則以名自與矣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利人曰功聞譽施身曰名功譽則富貴之實也名譽則富貴之華也功欲就名欲達夫富貴功名聖賢之不免然而不傾敗其苟滿非以其時得也其利入非以揣得也而又能虛守之不驕保之則身退是已蓋據功成名遂之基眾人以此進而聖賢以此退則非體天道者能若斯乎日月代明四時代叙天之道也前章言上善若水則可以處富貴故次以此篇章也

劉驥曰持而盈之至身退天之道大道甚夷而民好徑以其貪生之厚惑於有為以要近功不知自然之妙用執持以致其盈盈則虧矣故不如其已揣度以成其銳銳則挫矣故不可長保金玉滿堂累於物也累於物則欲之者多故莫之能守富貴而驕害於德也害於德則攻之者眾故自遺其咎聖人處富貴之極而無盈滿之累者以其功成名遂而身退也豈持其盈而揣其銳乎日月代明四時代叙功成者退天之道也聖人法天之道所以難進而易退捨諸人而求諸已故次之以載營魄

趙實庵曰初四不居四一非至虛之道持而盈之不如其已一身不難治大道不難窮不難者在乎識心而已心者本無也始也因變而生身四大之所聚五蘊之所集血氣依倚百體至成皆因妄念而有也今既識心百骸九竅六臟骸而存焉吾誰與為親詔而有之皆惑也以心執妄惑則生焉以心識虛妄自破矣聖人知其然則曰我既有身身已是妄外物儻來我忘外物身與外物二者兼忘誠忘之中天光內發不知物之忘我我之忘物虛室生白道自來矣烏覩所謂持盈者耶持盈則有物也有物則去道遠矣經持而盈之盈則器之滿也持則手之用也無中取有以實充虛傾之則不忍執之則不忘其行也步不能揚塵其坐也身不敢側視勞神苦心在於一器物未有損身已焦勞妄計偏執有如此者蓋不以身觀之身本無身物焉所寄我自忘我物奚為焉輿其親者踈者可知

能已之者是名解脫二銛利自傷揣而銳之不可長保性欲靜不靜則吉凶悔吝生氣欲平不平則憤懣愛欲起敵物之心必務求勝不動則不獲欲其獲則靜者起而為爭矣不利則不入欲其利則平者銳而致銛矣傷廉而得豈能保乎蓋知靜者則息爭不爭則與物無傷和平則自寧自寧則與神為守不以利累形不以養傷身批大卻導大窾與一世而得淡漠之中此古人存生之德也豈可覬覦小利犲狼貪

見利而忘身貪權而取竭坐取危亡之道哉不知此者如彼鼂錯削諸侯之地國未富而身亡鄧艾起東吳之征議未及而先死皆銳之傷也可不戒哉三非性固有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善求道者求諸己善守德者得所得不求道則無以為德不立德則無以明道顛沛於是造次於是則外物不可得而入也道德既亡所保在外山節藻梲峻宇雕牆非金玉以實之則不稱其善矣金玉者純陽之精也世所寶焉凡得○此以為富者非可久之道也徒能潤屋而不能潤身能致盜而不足致福故好利為膏肓之疾致富為豪縱之由儻來之寄何所必哉四君子戒輕富貴而驕自遺其咎洪範五福一曰壽二曰富而終不言貴蓋富則貴可致矣莊子曰至富國財并焉至貴國爵并焉能致富貴亦隨之彼千金之子坐不垂堂雖欲不驕其可得邪勢使之焉爾若能於富貴而先之以禮施之以仁行之以義雖富貴亦何足以累德邪有良貴者勝之矣驕所以害德害德者能免於患乎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彼范氏之儻見辱於丘開而終以自沮虞氏因腐鼠而中俠客誤以致傷斯皆素有驕人之色者也後眷其退一大名無久居功成名遂聖人之於事每每思之至也當其有大物而持盈之持終日戒不如無物而不戒故持而盈之不如其已無為者易有為者難有為不免智慮先焉智慮所出焉能○與物無敵焉敵則求勝我勝則彼敗矣揣而銳之是豈長保之策邪於金玉而不累心處富貴而不驕物皆人之難能者也是有之不若無之為之不若已之二體天而行身退天之道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與天為徒者功成名遂耶退矣彼曰烏得而累邪

邵若愚曰持而盈之至身退天之道居高名厚利如持而盈滿之器常懷傾昃之憂不如其已則無太過之累由不滿則易持也揣而銳利之勢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生驕慢則過起此非天殃自遺其咎然何以免此患是以聖人觀四時之運如春生化功成名遂至夏則身退不居此天之道也

王志然曰持而盈之至身退天之道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制之形器之內有盈必有虧有盛必有衰持而守之常恐其自盈自盈必有傾覆之禍所以古人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睢盱戰兢唯○懼失所以修省之方禮義廉恥四維之常居其實不居其華每處其厚不處其薄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之為美至矣哉其本在此其末在彼執古之道未嘗不貴其謙要其極致戒之在溢所謂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故持盈不如保盈揣銳不如挫銳揣者度物之情銳者入物之利銳不可利利不傷物孟子所謂函人唯恐傷人矢人唯恐不傷人此其所宜揣而

挫之不宜揣而銳之者也其進銳其退必速其可長保乎亦其義也外物不可必人或認爲己有故聖人引而闕之且富與貴是人之所欲金與玉是人之所貴苟知積而不知散知取而不知與是亦與大盜積者也至有横一己之私卒世無厭忘性命本源之養反害乎身死而弗覺者多矣何愚之甚老子特言之曰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所以達人知富貴果不足以全吾生不拘一世之利爲己私分不王天下爲處顯至富國財并焉至貴國爵并焉霄壤異分小大由之而身貴富之地而心泊然未甞以一物芥蒂胷次雖金玉滿堂未甞驕吝動與吉會何咎之有有身之患固亦大矣視履考詳所貴無咎既無咎則凶悔吝何自有焉夫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能無悔乎功名苟遂而或自驕自恃自矜自伐天下孰不與之爭功者矣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皇天無私唯德是輔天地陰陽造化萬物四時行焉歲功成焉功成者去天何言哉人能體此則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天且弗違而況人乎故經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學者其敢不勉之哉

黄茂材曰持而盈之至不可長保道無執也而欲其虚持而盈之其可乎道無體也而欲其圓揣而銳之其可乎此皆在於非道非道早已又安能長保金玉滿堂至自遺其咎金玉如所謂被褐懷玉非世間金玉也富貴如所謂知我者希則我貴矣非世間富貴也古之人有所得於中天下事物不足以動其心重内而輕外也貴己而賤物故已至於驕晉嵇康之徒相與清談崇尚玄妙非無得於道而以陵人傲物卒致於禍宜乎老氏以爲戒也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功者無功之功非世所謂功也名曰無名之名非世所謂名也功成名遂而身退觀諸四時之序亦可以見天道老莊列子范蠡四皓安期生東方朔古之有道者也史皆不載其所終豈非道成而退人莫得而知耶

程泰之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功名富貴極其分量是之謂盈盈之上不可復加則有覆溢而已耳與其兢兢執持引而上之求致其極何如泯滅此念留餘地以紓盈溢也故曰不如其已也揣而銳之不可長保以禄位不盈爲念則進取惟恐其或鈍故先事揣度有見焉則銳於有爲人之趨操及此者豈不或遂然揣在我中在彼億而屢中其中者幸也中雖屢而有不可屢者存焉是不可必而強必之者也柰之何欲以其無揣而幸中者之爲常也故曰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至身退天之道貨財已聚不能保而有之者以滿而驕驕而敗也察盈虚之相襲棄功名而不有是與天爲徒者也不驕不足以言之論四時之運成功者退此即老子之謂天道也然世人聞之如不聞者利成功之可居而不見虚盈

之實理也齊景公顧戀國邑之富以死爲悲晏子笑之曰使古而無死則太公威公常守之君將被蓑笠於壠畝何暇念死乎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而至於君也而獨流涕是不仁也夫其爲此言也是推四時之運迹相盈虛者而致之生死得喪者也故列子極論生化之相催也曰生者不得不生化者不得不化又言損盈成虧之相對也曰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夫化者不得不化爲方生者之無以生

○也此之盈成若無取於彼而彼必虧損者不彼之損此將何所資藉以致其盈成也由此言之迭去迭處正老氏之論謂功成名遂而身當必退者也且夫功名者職業之有成者也富貴者爵禄之所聚焉者也合天下論之一世之爵禄固有定數則職業之託乎人亦不出乎此世之人也若使有才有智者常得而專之則師師藹藹者將無地以受其來也故方來者至而已成者退正四時之不容不相代謝者也是以道家之於天下其初固不肯輕任人責而其終亦不肯久居成功也如張良園綺之徒至能下視蕭韓之禍辱而竊笑焉則皆有見於此者也若夫上之而爲聖人則又大矣曰與天地合其德與四時合其序進退存亡自不失正則又非畏盛滿而求安全者可得而匹矣

詹秋圃曰持而盈之至身退天之道運夷章運用也夷平也持而極於盈溢揣而極於尖銳金玉廣積而滿堂富貴奢靡而自驕皆非平夷之道皆取禍敗之由安平亦在運之而已是必功已成名已遂而身即勇退揆之天道本如是不可知進而不知退也

張沖應曰持而盈之至身退天之道日盈則昃月盈則虧暴雨則不可以終日也天道猶此而況人乎人知夫天道惡盈而持謙詿銳而勿長故所持諸已者盈矣則疾爲自止之思而毎進貪財位以取傷神害身之禍所揣諸人者銳矣則速爲挫銳之思而勿長惡害人以招報怨陷身之危忘盈而不知止則金玉滿堂適爲召害莫能守矣富貴驕縱揣而銳之適遺咎矣此石崇所以不能守金玉以受刑張華所以不能保富貴以王法形分神散精炁何劫復聚人身難得因此不還皆盈銳之失耳故佐天下而有功立此身而有名世皆奇之矣又當反其奇易生怪信易生疑樂易生悲退其身以避之此陰陽升降之道也故曰天之道

○白玉蟾曰持而盈之無久無餘不如其已放下身心揣而銳之貴欲無爲不可長保謹而勿失金玉滿堂儉視儉聽裕然有餘莫之能守終日如愚富貴而驕潛心勿用自遺其咎寂然不動何咎之有功成名遂月到天心處風涼水面時身退天之道退有餘地

廖粹然曰持而盈之爲道之人不能自滿莫如其已莫若守已自有長策揣而銳之不得妄起念頭須要一刀兩段不可長保

免致後患金玉滿堂不貴外財惟愛自寶莫之能守若能保守豈不妙哉富貴而驕不貪奢華榮華自至自遺其咎我若無為何咎之有功成名遂以道守己水到渠成不得執著身退退藏於密天之道乃合天道自然而然從前到家人不曾擡一步

陳碧虛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盈滿也已止也夫執持滿盈之物而不知謙損者必見其傾覆矣慎其傾覆之禍不如早圖其休止也此垂誡也嚴君平本作殖而盈之○謂積其財寶也揣而銳之不可長保○揣度也又治也銳銛利也言人但知銛利欲心而貪趣富貴殊不揣度妄情思治憍恣禍患之來不可長保嚴君平曰富貴之於我猶登山而長望也名勢之於我猶奔電之忽過也言不可長保也頌五鴻烈解十八曰白公勝得荊國不能以府庫分人七日石乞入曰不義之得又不能布施患必至矣不能與人不若焚之無令人害白公弗聽也九日葉公入乃發太府之貨以與衆出高庫之兵以賦民因而攻之十有九日而擒白公夫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矣不能為人又無以自為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嗇也何以異於梟之愛其子也故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也金玉滿堂莫之能守此明盈難反持理之必然也夫金玉滿堂徒為潤屋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雖有智者莫之能守故象有齒而焚身雖畏犧而斷尾禽獸尚如此人何不思之富貴而驕自遺其○咎○遺與也富則人求之故便欺物貴則人下之故好陵人欺陵日恣殃咎必來非自與而何嚴君平曰金玉之與身而名勢之與神若冰若炭勢不俱存故名者神之穢也利者身之害也養神之穢積身之害損我之所成而益我之所敗得之以為利失之以為害則彼思慮迷而趣舍悖也又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患生於我不由於人福生於我不由於天陸希聲曰持大器而滿盈雖懼之不如早止居大位而亢極雖憂之不如早退揣勢利而銳意雖得之不可永保貪金玉而滿堂雖有之不能長守貴而驕則得其禍富而驕則益其過驕生乎心咎自於己豈可怨天尤人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此結義也夫大功既成頌三顯名已遂而不知二十休退者何人哉且高鳥盡而良弓藏狡兔死而獵狗烹勢使然也惟體天道之盈虛知進退存亡者至人哉

謝圖南曰持而盈之至不可長保甚哉滿○盈之念一毫不可萌也易一盈而四損一謙而四益天地人鬼之心亦可見矣持者持守其在內者也揣者揣摩其在外者也在內有盈溢之志則易以驕人盈者必虧故不如其止在外者有芒銳之末去則易以傷物銳者必折故不可長存此聖人之所以不為大不為高也金玉滿堂至自遺其咎金玉至寶人誰不愛然積不能散所畏必多富之與貴人誰不欲然驕恣輕人讎者必衆咎誰執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

道人生斯世用功不能及物君子恥之沒世而名不稱君子恥之功既成矣名既遂矣則能事畢矣奉身以退知止不殆天道代謝自然而然者也蓋嘗論之天有四時功成者退名亦造物之靳予既成且遂不能全身遠害退處暇佚貪榮冒寵禍將尋之是盖未知有消息盈虛之理進退存亡之道陽亢則悔陰窮則戰乾坤不免而況於人乎黃帝所以屈廣成之問子房所以從赤松之遊是或一道也

林鬳齋曰持而盈之至身退天之道此章只言進不如退故以持盈揣銳為喻器之盈者必溢持之則難不如不盈之易持已者勿盈之意也揣治也銳銛也治器而至於極銛極銳無有不折不若不銳者可以長保富而至於金玉滿堂必不能長保居王公之位而至於驕盈必遺其咎故欲全其功保其名者必知早退乃為天道功成名遂是隨其大小而能自全者故曰成曰遂若不知自足則何時為成耶何時為遂耶

范應元曰持而盈之至不可長保滿則溢矣欲持而固之不如其止銳則挫矣欲揣而利之豈可長保金玉滿堂至自遺其咎貪財而輕命則物在而身亡矣富貴而驕奢則喪身而殃後矣河上公曰富當拯貧貴當憐賤而反驕恣即禍患也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陰陽運行功成者退天之道也人當效天故自古及今功成名遂而身不退者禍每及之老子之言萬世龜鑑如子房者乃合天之道也

薛庸齋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宥坐之器滿則覆雖持之無益也不若已其所持而使中且正也揣而銳之不可長保人之圭角不假磨礱則動必有傷雖揣之不可保也金玉滿堂莫之能守石崇臨市曰奴輩利吾財耳莫之能守也富貴而驕自遺其咎韓信有多多亦辨之對而復示王於齊是自遺雲夢之禍耳郭汾陽二十四考中書令富貴壽考哀榮終始人臣之道無缺焉復何咎之有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范蠡子房固知其道矣大夫種李斯豈知其道乎

休休菴曰持而盈之至身退天之道持盈揣銳達士不為也持守待滿足者當知盈必有虧徒費心力不如且止揣磨待銳者銳必有折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光陰有限無常迅速人間富貴皆夢幻爾或處富貴當深思猛省乘時進道修德入聖超凡若或無知恣情驕奢者自昧其道自取其咎功成名遂者早宜保身退步結果收因乃可合天之道從赤松子遊者張良也

褚伯秀曰持而盈之至身退天之道持物而盈滿喻貪進不止故戒以不如已而勿為揣摩其銛銳爭利冒患故告以不可長保無傷奔競之徒忘生殉利至于金玉滿堂寧不蹈為富不仁之轍凡久處富貴無禮以防之則驕奢蠱其心淫縱敗其性人非鬼責將無所逃是皆始於盈不知止長

惡稔禍終於滅身郿塢金谷之事可鑑然則持者勿使盈盈者不必持可也愚夫知而弗戒甘蹈禍機君子於此則權其重輕爲之進退亦未嘗舍功名而弗爲但當明天理之倚伏察人事之可否知其功成名遂有物忌之退身藏密以畜其德斯有以見天爵之尊回視世間利祿不足浼矣四時之運成功者退儻違是理錯亂天經況人事乎竊觀古今英豪不少而保晚節難可爲太息惟見幾知足之士乃能免患生○前流芳身後先哲有云若無舉鼎拔山力○爭得回頭吟處看信哉

牛妙傳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持謂誡也如所持之物盈滿則必溢也由是觀之與其滿而盈溢曷若誡而已之處夫中庸則自不至於盈溢也故云不如其已昔者孔子觀於魯桓公廟有欹器焉問守廟者曰此何器也守廟者曰此名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古先明君以爲至誡斯非不如其已之謂乎揣而鋭之不可長保揣者試也鋭者剛強也試之而見其剛強者必不仁也孔子稱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是也古人有言曰與善人交如霧露中行雖不濕人時時有潤與惡人處如刀劒之中立雖不傷人時時有害且衣冠不正人尚若將浼焉望望然去之況剛強之人而可與之長保哉孟子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蓋不仁者知不可與其○長保守故云揣而鋭之不可長保也金玉○滿堂莫之能守金玉者天下之重寶也雖滿堂屋彼自貴耳於我何益於事功哉此即莫之能守之義也天尊曰世人以富貴外物爲真寶事一旦五天使者無常殺鬼執其魂去華堂邃宇不復居處高車大馬豈得相隨金玉珍寶乃爲他玩此即莫之能守之說也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富貴者尊榮也驕者傲慢也遺自取也咎悔吝也古人有言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諺言富貴不驕人其驕自來傲孔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且不安泰處即是悔吝也書曰盤樂怠傲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斯非自遺其咎之説歟如昔者周家仁厚故成八百年之治隋煬肆行驕奢海内愁叛盜賊蜂起天下大亂旋至誠亡非自取而何耶太上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此之謂也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如身在廟堂名書竹帛其可謂功成名遂者矣其知求退掛冠不仕斯○名身退也夫身退不盈者乃天之道也如張良事漢高位列侯不敢當三萬户但云封留足矣既而不仕從赤松子遊非身退而何耶范蠡事越王勾踐以覇乃曰大名之下不可久居乃解相印泛海而行此二子者其可謂功成不居名遂身退得天道不盈之說可不賢哉

揚智仁曰持而盈之至身退天之道持而盈之者日盈則昃月盈則虧修真學道亦然九三陽長二八陰消鉛汞産成至寶大

候焉足退而不行若不知止必有大辱故不如其已蓋持滿則盈不如止也其或未然必有貪心揣而銳之何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退藏乃合天道也疏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而驕奢慾必傷神氣是自遺其咎也功成而不恃名遂而不彰道備

喻清中曰持而盈之至身退天之道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政此章之意也器之滿者必覆善持者莫若知止器之銛者必折又從而揣磨之終不可以長保借物爲喻所以欲人之知進知退也金玉滿堂可以已矣又從而貪多務得焉雖有此金玉莫之能守熏天富貴宜知止矣又從而驕矜自肆焉是自遺其咎也日中則昃月盈必虧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功成名遂此身知退豈非順天道之自然乎范蠡霸越而扁舟五湖魯仲連下聊城而辭千金之謝卻帝秦而逃上爵之封張子房顛嬴蹶項而飄然從赤松子遊皆足以高出秦漢人物之上此功成而不居其功者也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數子有焉

胥六虛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天下之事執持而極其滿亦必有傾覆之患故勉之曰不如其已已止也謂不如及早止之則善矣權勢尤甚揣而銳之不可長保夫道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今用心揣度銳志進圖縱獲所欲非道德仁義之所致去古人有益於得遠矣不可長保不亦宜乎金玉滿堂莫之能守金玉天地至寶天下共愛之雖堆滿華堂其貪心未足者誠莫之能守也夫豈知爲大盜積者乎富貴而驕自遺其咎侯王天下之至富至貴者能以謙卑自牧天祿長享若以驕矜天下自與其身爲禍害也又誰咎歟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功名古今聖賢之重大者唯成遂而知退乃能保之此有大德之務豈區區小知之所能乎故曰身退天之道如春生夏茂秋實冬落而復退歸于根矣

柴元皋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持久必厭倦揣而銳之不可常保進銳必退速金玉滿堂莫之能守有聚必有散富貴而驕自遺其咎驕傲必招禍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盈虛消息天道之常知足者斯合天道

蘇敬靜曰持而盈之至天之道四時之運成功者退此天道也正以四時不容不代謝也此章老子本意在功成名遂早退著意滿盈必溢銛銳必折器盈而持不如已之而勿執雖銳而揣不可保其久不折揣者銛之使愈銳也金玉滿堂盜賊之招不能保守富貴驕傲禍咎乃至理之必然老子爲此言蓋欲人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人在世間不過欲圖功名而已功既成名既遂身便可退此天道惡盈而好謙也不然持盈揣銳富貴而驕不知止足殆辱必隨之

本一庵居士曰持而盈之至天之道盈則必溢銳則必折慮其溢而以力持之不如

不盈之不必持也慮其折而以手揣之不如不銳之不必揣也盈以勢位言銳以才智言金玉滿堂以才智言富貴而驕以勢位言功成以勢位言名遂以才智言夫金玉可喜可慕之物藏之室猶懼難保而況於堂寘之堂且不可而況於滿如是雖視以離朱衛以賁育亦將為盜所奪矣喻人之才智矜滿衒露必將為物所敗此盛名之所以難居也富貴易危難安之也謙退自處猶懼不免況重之以驕縱是孽非天○

○作禍不外來一一皆已自遺耳此大功之所以難保也惟智者於功成名遂之時則身退所合於天之道也退兼二義自勢位言則為閑退自才智言則為謙退天道即易所謂虛盈益謙之類傳所謂四時之運功成者退也晉人謂林公可謂金玉滿堂亦指才智而言世以守財釋之淺矣後章聖人被褐懷玉豈亦真玉耶

諸子旁證文子老子曰以不義得之又不布施患及其身不能為人又無以自為可謂愚人無以異於梟愛其子也故持而備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石潭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矜持自滿不若止也揣摩而有圭角不可以長保也金玉滿堂有時而去不可以為長守之物也富貴而驕自遺其咎位高則謗生家富則盜窺也故功成名遂身必先退則可以無咎蓋盈者必虧息者必消天之道也易○

○之謙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即此章之意先儒曰老子得易之謙信矣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四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五　讚四

凝遠大師常德路玄妙觀提點觀事劉惟永編集

前朝奉大夫太府寺簿兼樞密院編修丁易東校正

載營魄章

考異　河上公作能為章趙實菴作消息至真義章全

唐明皇疏前章明縱欲溺情憍盈故有咎此章明養神愛氣不雜故無疵營魄以下至滌除戒修身所以全德愛人以下至明白示德全可以為君結以生之畜之表玄功之被物也

○杜光庭曰此章明抱一之利以表前揣銳○之非抱一則神全魄安揣銳則盈而必覆至於致柔玄覽之妙愛人理國之規同大道生畜之功顯注益玄深之德

張沖應曰第五章既闢示精氣出入之門而此章又分示精化為氣之說故曰能為者謂精能化為氣也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專氣致柔能嬰兒滌除玄覽能無疵愛民治國能無為天門開闔能無雌明白四達能無知生之畜之生而不有

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為玄德

考異一本云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為乎天門開闔能無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載營魄一作哉見猗本已辨之於下能無雌乎一本式作無雌恐非經義蓋當經中有知其雄能無為乎一作無以為乎又一本作愛民理國能無知乎明白四達能無為乎

河上公曰載營魄魂魄也人載魂魄之上得以生當愛養之喜怒亡魂卒驚傷魄魂在肝魄在肺美酒甘肴腐人肝肺故魂靜志道不亂魄安得壽延年也抱一○能無離言人能抱一使不離於身則長存一者道始所生太和之精氣也故曰一布名於天下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為正平入為心出為行布施為德總名為一一之為言志一無二也專氣致柔專守精氣使不亂則形體能應之而柔順能嬰兒能如嬰兒內無思慮外無政事則精不去也滌除玄覽當洗其心使潔淨也心居玄冥之處覽知萬事故謂之玄覽也能無疵不淫邪也淨能無疵病乎愛民治國治身者愛氣則身全治國者愛民則國安能無為治身者呼吸精氣無令耳聞也治國者布施惠德無令下知也天門開闔天門謂北極紫微宮開闔謂終始五際也治身天門謂鼻孔開謂喘息闔謂呼吸也能無雌治身當如雌牝安靜柔弱治國應變和而不唱明白四達言達明白如日月四通滿於天下八極之外故曰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彰布之於十方煥煥煌煌也能無知無有能知道滿於天下者生之畜之○道生萬物而畜養之生而不有道生萬物無所取有為而不恃道所施為不恃望其報也長而不宰道長養萬物不宰割以為器用是謂玄德言道行德玄冥不可得見欲使人知道也

王輔嗣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載猶處也營魄人之常居處也一人之真也言人能處常居之宅抱一清神能常無離乎則萬物自賓也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專任也致極也言任自然之氣致至柔之和能若嬰兒之無所欲乎則物全而性得矣滌除玄覽能無疵乎玄物之極也言能滌除邪飾至於極覽能不以物介其明疵其神乎則終與玄同也愛民治國能無為乎任術以求成運數以求匿者智也玄覽無疵猶絕聖也治國無以智猶棄智也能無以智乎則民不辟而國治之也天門開闔能為雌乎天門謂天下之所由從也開闔治亂之際也或開或闔經通於天下故曰天門開闔也雌應而不唱因而不為言天門開闔能為雌乎則物自賓而處自安矣明○白四達能無知乎言至明四達無迷無惑能無以為乎則物化矣所謂道常無為侯王若能守則萬物自賓也生之畜之不塞其原也畜之不禁其性也生而不有至是謂玄德不塞其原則物自生何功之有不禁其性則物自濟何為之恃物自長足不吾宰成有德無主非玄而何凡言玄德皆有德而不知其主出乎幽冥

唐明皇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人之始

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魄則陰虛魂則陽滿言人載虛魄常須營護復陽陽氣充滿則爲魂魂能運動則生全矣一者不雜也復陽全生不可染雜故令抱守淳一則無離身乎疏載初也營護也言人受生始化但有虛象魄既生則陽氣充滿虛魄魄能運動則謂之魂如月之魄照日則光生矣故春秋子產曰人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言人初載虛魄當營護陽氣常使充滿人則生全若動用不恒則散陽氣復成虛魄而死滅也莊子曰近死之心莫使復陽○故令營護虛魄使復陽生全也抱守純一不令染雜無離乎身則生全矣此教養神也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專一沖氣使致和柔能如嬰兒無所分別疏專專一也氣沖和妙氣也人之受生沖和爲本若染雜塵境則沖氣離散神不固身故戒令專一沖和使致柔弱能如嬰兒無所躭著乎此教養氣也滌除玄覽能無疵乎玄覽心照也疵瑕病也滌除心照使令清淨能無疵病乎疏滌者洗也除理也玄覽心照也疵病也人之躭染爲起欲心當須洗滌除理使心照清淨愛欲不起能令無疵病乎此教人修心也愛民理國能無爲乎愛養萬民臨理國政能無爲乎當自化矣自上營魄皆教修身身修則德全故可爲君也疏愛民者使之不暴卒役之不傷性理國者務農而重穀事簡而不煩則人安其生不言而化矣此無爲也能爲之乎天門開闔能無雌乎天門曆數所從出開闔謂理亂○言人君應期受命能雌柔守靜則可以永終天祿矣又解云易曰一闢一闔謂之變言聖人撫運應變無常不可以雄成而守雌牝亦如天門開闔虧盈而益謙矣疏修德可以爲君爲君雖承曆數即天門者帝王曆數所從出也開謂受命闔謂廢黜天降寶命以祚有道能守雌柔可享元吉故云能爲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人君能爲雌靜則萬姓樂推其德明白如日四照猶雖忘功不宰故云能無知乎疏帝王既受曆數臨御萬方若能守雌靜則其德明白如日之照四達天下功被於物不以爲功所謂忘功若無知者故云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疏下經云道生之德畜之此云生之畜之者謂人君法道清淨令物得遂其生成效德弘濟令物各盡其畜養故云生之畜之生而不有至是謂玄德令物各遂其生而畜養之遂生而不以爲有修爲而不恃其功居長而不爲主宰人君能如此是謂深玄之德矣疏物得遂生聖忘功用○遂生則生理自足忘功則功用常全斯乃無私而成私不宰而爲宰也故生而不有者令物各遂其生君不以爲已有也爲而不恃者令物各得動爲而不自負恃爲已功也長而不宰者居萬民之上故云長不恃其功故云不宰也如是是謂深玄之德矣

杜光庭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載營載也言人之身神氣所居魂魄所舍以身運載如車載物西昇經云身者神之車也既

以腧車固當運載矣虛魄者陰氣有象人之形也陽氣無形人之神也形之具矣而陽氣未附則塊然無知如頑石枯木陽氣既降即能運動故以形爲魄魄屬陰也以神爲魂魂屬陽也凡人有纖毫之陽氣未盡不至於死有纖毫之陰氣未盡不至於仙所以鍊陰氣盡即超九天而爲仙仙與陽爲徒也鍊陽氣盡則淪九泉而爲鬼鬼與陰爲徒也故當保守陽魂營護陰魄以全其生抱一者守道也拘魂制魄守道爲○

基令人守道拘制能無離乎虛象者形質始具謂之爲象象似也如月之魄照日則光生者天元經云月本陰氣有象而無光日者太陽之精常循黃道而東行一日一夜行一度有奇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月者太陰之精其狀也圓其質也清稟日之光而見其體日所不照則謂之魄常循黃道東行或出黃道表或入黃道裏行有遲疾其極遲日行十二度十九分之二平行一十三度三十七分極疾日行十四度九分度之十三遲則涉疾疾則復遲二十七日五十二分日則四百一十七分則遲疾之終也終而復始每月朔與日同度謂之合朔月疾而日遲故三日哉生魄三日之外其光漸生二弦之日日照其側人觀其傍故半明半魄晦朔之日日照其表人在其裏故不見月月望之日日月相望人居其間以觀其明故形圓而光滿月望而晨見東方謂之側行遲也月晦而夕見西方謂之朓行疾也天對曰衡其光如日日○

光不極謂之暗虛暗虛值月則月蝕值星則星亡日月朔望行於中道則值暗虛而蝕日月各周圓三千里徑一千里也人始化曰魄者春秋昭公七年初鄭伯有爲政駟帶殺之鄭人相驚曰伯有至矣或夢伯有介曰壬子余將殺帶明年殺段於是壬子駟帶卒明年公孫段卒鄭人益懼或問子產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產曰人生陰曰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匹夫匹婦強死而魂魄猶能憑依於人以爲淫厲況伯有三世執其政柄而強爲鬼神不亦宜乎伯有乃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故曰三世子產立其子良止以撫之乃止近死之心莫使復陽者莊子齊物篇之詞也以其利患生禍陽結遂志有如此者也蓋南郭子綦答子游天籟之旨爾淳一者淳和也不離者除垢止亂無令雜也老君明此營魄守一之旨以教人養神也上清隱書有鬱儀奔日結璘奔月之道存日月中各有五帝呼日月內諱想五帝形服○

來降於已乃吞日月之華得其道者與日月同壽又有拘魂制魄之道常以月三日十三日二十三日存心中赤氣變化而呼三魂之名胎光爽靈幽精乃密呪拘魂又以月朔月望月晦之日存鼻端白氣變化而呼七魄之名尸狗伏矢雀陰吞賊除穢臭肺非毒乃密呪制魄各有存念呪術具上清品中久久行之可以輕舉此太上營護虛魄度世長生之道也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嬰兒未知孩偶答對專任沖和之

氣外無染雜內無思慮隨氣柔弱故沖和不散守道之士當如嬰兒無染雜思慮使神不離身西昇經曰哀人不如哀身哀身不如愛神愛神不如含神含神不如守真守真長久長存也又曰神愛人人不愛神是以老君教人養神養氣也滌除玄覽能無疵乎心之照也通貫有無周遍天地因機即運隨境即馳不以澄淨制之則動淪染欲既滯染欲則萬惡生焉萬惡生則疵病作焉老君戒令洗滌除理翦去欲心心照清淨則無疵病西昇經曰生我者神殺我者心故使制志意還思慮者是謂教人修心也愛民理國能無爲乎生民者國之本也無爲者道之化也以無爲之化愛育於人國本固矣政虐而苛則爲暴矣賦重役繁則傷性也使之不以時則妨農也不務儉約則賊穀也此教以理國也爲君之體以道爲基以德爲本失道喪德何以君臨此老君教以理國之要也天門開闔能無雌乎修愛民理國之事爲垂衣南面之君猶須恭己奉天以順曆數曆數者謂受命之曆五運之數也舜命禹曰天之曆數在爾躬天祿永終謂曆數在躬以承天命故可大寶愛之謂之寶命自天而授故謂受命於天易繫曰聖人之大寶曰位是也天門開則降非常之瑞或黃星動彩赤伏表符紫氣充庭五星聚井流虹貫月大電繞樞然復稟嶽降賢誕星命輔以佐佑之故應天順人拯物除害而承曆數以有天下也及乎臨御失所刑政乖宜衆叛親離兵交禍起逆亂生於下氣象見於上曰霄天開山崩川竭災凶蜂起而國亡矣是天門闔也一闢一闔之謂變者易繫云謂開閉相循陰陽迭至倚伏之義也虧盈而益謙者易謙卦虧謂減損盈滿而增益謙退若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其盈也盈既虧減謙則受益倚伏之勢矣老君戒人君既受命臨人當以雌靜柔和無爲清簡之政順膺天數以牧萬方矣又易繫云闔戶謂之坤坤陰也闔閉藏也凡物先藏而後出若室之開闔其戶故云闔戶也闢戶謂之乾乾陽也闢吐生也在陽則舒陽能吐生萬物若室之開其戶也亦解闔爲暗昧闢爲昭明也不可以雄成者莊子大宗師曰不逆寡不雄成謂不恃其成而處物先當守雌靜以化也明白四達能無知乎明白慧照也慧照之心照無遠近煥然四達無所隔礙其照如此當思念念心不滯於見猶若無知或務其有知則有所執而失道也人君負獨見之明以御四海其政察察民凋弊矣老君戒之令忘功息照亦猶黈纊塞耳以閑其聽冕旒垂目以杜其明也生之畜之道以通生萬物故云生之德以畜養萬物故云畜之帝王法道體天任物生畜各遂其分各達其情咸得所宜物無失所矣法則也效學也生而不有至是謂玄德人君抱守淳一洗心內照愛人理國動法天時雌靜平和收視反聽體道生物順德養人生物而不有其功爲政而不恃其力視聽四達功成不居此理身理國兼愛

之道順天之德也玄天也

道君曰載營魄魄陰也麗於體而有所止故老氏於魄言營魂陽也託於氣而無不之故易於魂言道聖人以神御形以魂制魄故神常載魂而不載於魄如車之運百物載焉如歲之行寒暑往焉心與天遊六鑿相因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豈復滯於魄哉抱一能無離乎天一生水於物爲精地二生火於物爲神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守而勿失與神爲一則○精與神合而不離以精集神以神使形以形存神神全而不虧精用而不竭形生而不弊如日月之麗乎天如草木之麗乎土未嘗離也切嘗中之人之生也因精集神體象斯具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其名爲同帝而世之愚者役己於物失性於俗無一息之頃內存其神馳無窮之欲外喪其精魂反從魄形反累神而下與萬物俱化豈不惑哉聖人則不然載魄以遊抱一以守體神以靜形將自正其神經乎太山而不變處乎淵泉而不深孰知其所始孰知其所終故曰聖人貴精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易曰乾其靜也專揚雄曰和柔足以安物靜而不雜之謂專和而不暴之謂柔嬰兒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不藏是非美惡故專氣而致柔孟子曰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心不足以專氣則氣有蹶趨之不正而心至於僨驕而不可係聖人虛己以遊世心無使氣之強則其靜而不離和而不暴與嬰兒也奚擇故曰能如嬰○兒乎孟子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老氏之專氣則曰致柔何也至剛以行義至柔以復性古之道術於是乎在滌除玄覽能無疵乎聖人以此洗心則滌除萬行而不有以此退藏於密則玄覽妙理而黜之若是則體純素而不累過而不悔當而不自得也何疵之有愛民治國能無爲乎以仁愛民以智治國施教化修法則以善一世其於無爲也難矣聖人利澤施乎萬世而不爲愛人功蓋天下似不自己故無爲也用天下而有餘天門開闔能無雌乎經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聖人體天道之變化卷舒啓閉不違乎時剛柔幾彰惟其所用然未嘗先人而嘗隨人未嘗勝物而嘗下物故天下樂推而不厭能爲雌乎於是乎在明白四達能無知乎聰明聖智守之以愚與此同意生之畜之至是謂玄德聖人存神知化與道同體則配神明育萬物無不可○者生之以遂其性畜之以極其養無愛利之心焉故曰生而不有無矜伐之行焉故曰爲而不恃無刻制之巧焉故曰長而不宰若是者其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故曰是謂玄德天道升於北則與物辯而玄者天之色也聖人之於天道降而爲德非玄不足以名之

王介甫曰載營魄營止也載乘也如易之下乘剛也精氣爲物遊魂爲變魂陽也故常動魄陰也故常靜陰者陽之配亦陽之

賊魂者魄之輔亦魄之寇惟其魂動而魄常至於止故使魂常載於魄而陽常勝於陰則全其天守矣蓋魂能營魄魄能載魂而不載於魂者有爲嗜欲之蔽魂雖在而有生始死矣抱一能無離乎一者精也魂魄既具則精生精生則神從之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志者氣之帥氣者適善惡之馬氣之所作志使之然今專守其氣於內而致極其柔能如嬰兒乎言如嬰兒之柔弱也夫嬰兒者終日號而乃嗌不嗄終日視而不瞬目孟子言其氣則謂至大至剛塞乎天地之間老子乃謂專氣致柔何也孟子立本者也老子反本者也故言之所以異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滌除洗心也玄覽觀妙也如月之明如珠之瑩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爲乎愛民者以不愛愛之乃長治國者以不治治之乃長惟其不愛而愛不治而治故曰無爲夫無爲者用天下之有爲有餘者用天下之不足然老子方言其反本而曰愛民治國者何也蓋老子爲言其反本遂自道而起教所謂吉凶與民同患也易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是也不惟老子之言若是凡古之聖人皆如此也天門開闔能無雌乎夫萬物由是而出由是而入故謂之天門有開闔則有動靜有動靜則有雌雄惟其守雌以勝雄守靜以勝動故曰天門開闔能爲雌乎生之畜之生之道也畜之德也是謂玄德道之在我者德也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三者歸於無我故謂之玄德

蘇穎濱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魄之所以異於魂者魄爲物魂爲神也易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魄爲物故雜而止魂爲神故一而變謂之營魄言其止也蓋道無所不在其於人爲性而性之妙爲神言其純而未雜則謂之一言其聚而未散則謂之樸其歸皆道也各從其實言之耳聖人性定而神凝不爲物遷雖以魄爲舍而神所欲行魄無不從則神常載魄矣衆人以物役性神昏而不治則神聽於魄耳目困於聲色鼻口勞以臭味魄所欲行而神從之則魄常載神矣故教之以抱神載魄使兩者不相離此固聖人所以修身之要至於古之真人深根固蔕長生久視其道亦由是也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神不治則氣亂強者好鬭弱者喜畏不自知也神治則氣不妄作喜怒各以其類是之謂專氣神虛之至也氣實之始也虛之極爲柔實之極爲剛純性而亡氣是之謂致柔嬰兒不知好惡是以性全性全而氣微氣微而體柔專氣致柔能如嬰兒極矣滌除玄覽能無疵乎聖人外不爲魄所載內不爲氣所使則其滌除塵垢盡矣於是其神廓然玄覽萬物知其皆出於性等觀淨穢而無所瑕疵矣愛民治國能無爲乎既以治身又推其餘以及人雖至於愛民治國一以無心遇之苟其有心則愛民者適所以害之治國者適所以亂之也天門開闔能無雌乎天門者治亂興廢

所從出也既以身任天下方其開闔變會之間衆人貴德而患失則先事以徼福聖人循理而知天命則待唱而後和易曰先天而天弗違非先天也後天而奉天時非後天也言其先後常與天命會耳不然先者必蚤後者必莫皆失之矣故所謂能爲雌者亦不失時而已明白四達能無知乎內以治身外以治國至於臨變莫不有道也非明白四達而能之乎明白四達心也是心無所不知然而未嘗有能知之心也

○夫心一而已苟又有知之者則是二也自一而二蔽之所自生而愚之所自始也今夫鏡之於物來而應之則已矣又安得知應物者乎本則無有而以意加之此妄之源也生之畜之至是謂玄德其道既足以生畜萬物又能不有不恃不宰雖有大德而物莫之知也故曰玄德

呂吉甫曰載營魄夫人之有其身久矣而欲退之以體天之道而不爲功名之累者豈不難哉然亦有道矣人生始化曰魄魄與精爲一則寂然而已既生魄陽曰魂魂與神往來而魄旁精出入則魄隙而不營離而不抱矣載者終而復始之意也營者環而無隙之謂也抱一能無離乎雖已爲人矣而載營魄抱一湛然無爲如其生之始化則能離矣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能無離則專氣而不分致柔而無忤而能如嬰兒矣滌除玄覽能無疵乎能如嬰兒滌除悔吝玄覽觀妙凡動我之微我必知之而能無疵矣天門開闔能無雌乎內之滌

○除玄覽而無疵外之愛民治國而無爲則天門當在我而能雌矣明白四達能無知乎不將不迎應而不藏者則明白四達而能無知矣道至於無知則真知也所以人貌而天夫何功名之累哉是謂玄德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者乃其所以爲矣玄德無他天德之謂也

陸農師曰載營魄魂爲陽陽爲動魄爲陰陰爲止魄者神之佐其動有變而無化魄者精之輔其止有化而無變故魂言遊魄言營遊魂以言其變營魄以言其止能無離乎載營魄所以外運抱一所以內守也故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載魄所以致運抱一所以致守而內外常合而無離矣然後可以專氣致柔能如嬰兒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蓋內守者氣之所以致專外運者氣之所以致柔其守致專其運致柔而其德比於赤子則然後其心可以疏瀹而其神可以澡雪而照之於天萬法俱空而無一法之累也故言專氣致柔能如嬰兒

○乎而繼之以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滌者言其洗心除者言其刳心洗之而無不淨刳之而無不虛超然坐視萬法俱空然後可以因空而立法而與民同吉凶之患故言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爲乎其於民也以不愛愛之其治國也以不治治之道無不爲矣然後可以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故常不得已而後起求而後應也故言愛民治國能無爲乎而繼之以天門開闔能無雌

乎天門開闔能無雌乎天門者無有也精神往來一闔一闢萬物皆出於此皆入於此而其變無窮也天門開闔與衆雌而無雄矣然後可以圓覺普照大通四闢其徼至於無障礙縱其冥至於無知覺故言天門開闔能無雌乎而繼之以明白四達能無知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愛民治國能無為乎此聖人也天門開闔能無雌乎明白洞達能無知乎此神人也

○王元澤曰載營魄魄陰物形之主也神之○為物廣大通達而不自了者神常載於魄故神反拘於形體此廣者所以狹通者所以滯也欲學此道者常先廓其志氣勿累於形體使神常載魂而不載於魄則可以抱一而體神矣竊嘗論曰人之既死有升沉之異良由滅神徇形以神從魄故至於淪乎幽陰化為異物也若夫神完之人雖魄之陰滯精與神為一而無所不之矣聖人之死曰神不從魄也其始也亦載魄而已抱一一者精之數不言精而言一者守一則精不搖矣能無離乎學道歸乎復性復性歸乎體神所以不能神者由逐末忘本以物易己故喪精失靈沉為下愚也陰陽之靈曰魂魄魂陽故遊而止我身者以魄為之配也魄陰故營營止也故學者必先寧其志氣使精魄靜一魄止則魂定精一則神全矣一生水水為精人之初生因精集神本自渾全而不能了者常至於離析隳散其名曰罔兩罔者神不明兩者精不一莊子曰無搖汝精抱一之謂也蓋精○

○神水火之象火無常形因膏顯照神則廓然無體不可致王但當存精而已如增膏而火明培根而葉茂也魂魄精神既不虧耗然後心強氣順不為物使靜則體道作則契理妙而極之則神為一更絕四名矣此學者之至妙萬世聖賢皆由此義求不在外當由心得也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人生有三曰精曰神曰氣精全則神王神王則能帥氣矣神衰而不足以帥氣則神作不常使人陷於非道孟子曰志者氣之帥也揚雄曰氣者所適善惡之馬歟師懦而衆悖則師必亡馬怒而御疲則車必敗神不能專氣則喜怒哀樂惟氣所為流陷越佚理固然也古之士無不曉此苟未及此則當清心以防之孔子所謂三戒皆防氣也門人獨顏回能專氣故曰不遷怒氣之暴在陽而陽之發者莫暴於怒於怒可以無遷則非專氣而何人生本具聖質氣佚而不能專故曰壯以往離道彌遠能抱一則神王神王則氣柔氣柔則真全所以○

○與嬰兒同專者有而擅其權之謂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此專氣則性定性定則智明智明則以蕩滌除去而玄覽至妙矣既燭其理則世間萬態同為至妙倘觀一疵則非識理也愛民治國能無為乎如上所說為己之道盡矣然則可以其餘及人也老子之言專於復性有為則非所以使民安性故雖愛治而不尚有為此道之至也天門開闔能無雌乎聖人無心於作精神出

入皆應而不唱莊子所謂有物采之者老子於四時當秋其德生金靜一復性者也故其尚如此至於易則先天後天無非道者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理無足知知以應物既知至理則自常無知惟能無知故無所不知也如昭然有知則是不知無知之妙何足謂知也切嘗論之聖智下愚本無殊品因愚顯智乃有聖名聖人本心何嘗自聖故明白四達而初無所知乃聖人之知也生之畜之道備如上則造化在我可○以生畜萬物矣生而不有道生萬物物之與道常為一體誰有之者為而不恃不得已而為之於已然之時雖有為為之功而超然自喪豈復矜恃哉長而不宰道如上文則可長天下以無為矣雖在物上如標技豈有分割之功乎是謂玄德玄為妙體德之至也昔舜在側微書稱玄德蓋至德常在於無思無為此篇之義主於無為故雖為長而德尤稱玄此篇自為士以至於體神入聖修身之序盡矣

劉仲平曰抱一致一所以精義抱一所以應變反一所以入神故君子之道始於致一用於抱一藏於反一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人之生在嬰兒則氣專致一真之至也及其長則情生偽之至也惟其知道者營名則失其真為利則流於偽是謂能復者也天門開闔能無雌乎天門開闔能為雌乎開闔者變化之用也易曰乾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謂乾道以大為用也夫然以乾道而變化者亦用乎大而○已矣守其雌者蓋言吾所自守云耳夫能守其雌則其用也必大明白四達能無知乎夫欲明白四達而汲汲乎以事平和者不亦小乎故有知小而無知之知矣

劉巨濟曰載營魄人之生諸陽為魂諸陰為魄各有名象而藏於肝肺之間下士知之上士見之精與神相依以生而並精出入者魄也與神往來者魂也此篇言載營魄營即魂是也黃帝曰動以營身謂之魂易曰游魂為變莊子曰其魂不疲皆為魂主經營動作為一身之運為魄則並精出入生化成變而已今百骸九竅具吾形者魄之屬也使非魄以營之則與行尸何以異乎魄不可以無魂猶月不可以無日魄待魂而成營月待日而生光此言魂之用而曰營言魄之體而曰魄也載謂以形載也形車也魄與魂車之積也世固有載魂不載魄載魄不載魂有魂魄兩載之者載魂不載魄上士也載魄不載魂下士也兩載之中士也上士全陽清以浮仙下士浮○仙濁以沉鬼中士則修其形者也抱一能無離乎載營魄者其事在乎抱一而已道生一一生水水生精精者一之物也抱一則與精合脫一則與精離矣精至而氣全氣全而神全神全可以制魂馬魄為上士矣夫精者天地萬物所由以生成也然精常畜人而人常費之竅漏無度至於中乾以死則其離也非精離之人自離之耳莊子曰不離於精謂之神人故曰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專氣謂氣不柔致

柔謂極和此嬰兒之天也學道者能如此則氣全矣黃帝曰所謂生氣之原謂十二經之根本謂腎間動氣也蓋人鼻口所出入手足所動作皆五穀所養五畜所益五果以助五菜以充醪醴以滋芳草石藥以補瀉和調灑練入脉以為榮慄疾滑利循皮膚以衛皆生氣之別使而已其母則守於腎間萬三千五百之息襲此母故也流於知欲則此氣不專而柔喜怒哀樂形其中少壯死老形其外七尺之軀猶糞壤也

○嬰兒未知牝牡之合則氣可謂專矣終日號而嗌不嗄則和可謂極矣蓋人委沖和以生而所由以乖戾者不能專氣而反暴之故也全氣之妙理故如此所謂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是也滌除玄覽能無疵乎心藏神心譬則鑑也神譬則谷也窮天下之理於一照者心而已然能以神照若其晦冥深眇宜有道焉故曰玄覽人心本自玄覽孰垢使之不明孰礙使之不曠哉惟不能勝物則精離氣衰而神去之神去之則

昏厥中物之皆垢也物之皆礙也如人夜行一無覩若此其明也亦自洗之此其曠也亦自去之耳然則玄覽之病非由外至也蓋惟聖人能不假滌除而神照自然非學道之事也莊子所謂達之入於疵也此章以全精全氣全神為學道之根故無離以言養精如嬰兒此言養氣無疵以言其養神也愛民治國能無為乎莊子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治國家愛民仁也治國政也王侯之事不能無為槐以芻狗則

○得之天門開闔能無雌乎成人事者必因天道故此言天門莊子曰天門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易曰一闔一闢謂之變蓋天道主變愛民治國因諸天而已何事於雄成乎不得已則亦應焉而已明白四達能無知乎明白知也四達無不知也知自為與為人則可謂知無不知也不退於家能無知以舍其聰明則魂魄將恐無以載而精神氣將恐無以全庶幾千二百歲而形不衰可得乎生之畜之生之道也畜之德

也謂如上言則非體道德者不能故也生而不有我生之不我有之不我有之則我生非我有也為而不恃生而不為則生理絕雖為矣從而恃之則復喪所為焉長而不宰我生我為足以長物矣無我有長之至也是謂玄德以玄為德安能不有之恃之宰之哉能不有不恃不宰故謂之道也既為既長則道降為德故謂之玄德也玄德者上足以該道者也前章言身退之事而冀覩乎身故次以載營魄

○劉驥曰載營魄至是謂玄德魂陽物也魄陰物也一陰一陽之謂道偏陰偏陽之謂疾陰者陽之配亦陽之賊故以魂載魄而營之使其陰陽調和而不相傷而德交歸焉然豈他求哉一以致之而已一之為物不二其生物不測非陰非陽不離陰陽可以調和陰陽故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聖人抱一不離心無一物渺渺溟溟之內其間守神杳杳凝凝之內其神自真專氣而不雜致柔而不暴所以如嬰兒也嬰兒居

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終日視而目不瞬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也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則滌除萬念而玄覽妙理何疵之有此老氏方言其反本而繼之以愛民治國何也蓋一身之設一國之象也聖人以心為君以身為國以氣為民無為而尊君之道也心無為而尊於上萬氣自行百體自治保氣所以愛民全形所以治國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故愛民治國能無為乎無為則無不為天門自開地戶自閉天門者精神往來之所天門開闔則神能出入可坐於一席之間神遊於無方之境然神遊不已則神有所不及所以欲其靜而與陰同德也故能為雌乎元神既靜真性自明可以鑑天地可以照萬物然用智不已則智有時而困故明白四達能無知乎所謂聰明聖智守之以愚也慧而不用實智若愚定慧相資知恬交養與天地同其體與造化同其功其道可以生萬物其德可以畜

天下故曰生之畜之生之而不有其功為之而不恃其為長之而不為之宰此經所謂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化貸萬物而民不恃也

趙實庵曰初起根宗金火奪形載營魄識天時之有限知外物之無常去彼取此有長生之道焉故繼之以載營魄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陽者相求之物也一身之神曰魂與魄魂魄者相交之道也魂為陽魄為陰魄資陽而生魂因魄而立魂滿而魄生魂消而魄入乃日月往來之數陰陽消息之期蓋天之常也書曰哉生魄謂月也生明於東哉魄於西謂一月三十日五六之數也後晦三日前朔三日除六日也上下二弦四六二十四也前後六日合三十日也自初生至上弦有滿之漸則曰魂自十六轉巽位有缺之漸則曰魄漸缺幾晦魄乃亡也是時太陰在艮與日合氣震來受符以鍊生魄至于三日哉生庚地此乃載營魄也雖謂之魄其實魂也謂其有質質自陽來今謂之魄者月屬金也金主肺肺主魄從其體言止云魄也方其生明於西而望東是金奪火也東方木木主震木生火火為陽木為肝肝者陽中之陰肝主魂為陽陽屬火是金得火而成形自初三至望魄中魂滿乃具乾體乾之六位皆言九九陽也陽火也月之圓也乃具乾體金奪火形即四九生金九居離位虛以象月故離為中女女乃象陰又震受庚符西方之坤一變成震三日當初九也八日出辛再變成兌乃九二也至十日乾體既成滿甲東方乾主六甲飛龍在天九三之位蓋陰陽消長見於月也一月三十日三百六十時應一年之數也煉丹必先火候火有從天而得故卦為天符史記取易為准六十四卦乾坤坎離不預焉止六十卦朝屯暮蒙為首前十五日進至大壯終焉退十五日自晉至未濟終焉火候之進退氣候之推遷以日為准見乎太陰之圓缺也上弦則進下弦則退經載營魄為虎龍

交合嬰姹奪神鍊成玉液藥苗初新初九進火慎護之時不可差失故抱一也脫之則亡失之則死使確乎不可拔至于陽胎下投其息自任道乃成也故經不言數而言數不言藥而言藥鉛汞之理盡在此矣次甲亟養六一馴致金虎抱一能無離乎六易者道也易之字日月合體未合則無陰陽既合則配水火此天地自然還丹也自然還丹天地固有不抱亦不脫此言抱者謂人不得同天地之自然以水火金三

○物託於易象以奪自然之氣運變爐鼎修成至藥故法天地自然以人言之故抱一能無離乎是未許之詞也凡人言抱一孰為一邪以一為有數或者曰麗乎數也一為有迹或者曰泥乎迹也當滅其一以證湛靜此皆滅法而非生生變化之道也故太上曰能知一萬事畢不能知一無一之可知此妙言也以數言之因一有二因二有三以氣言之一為始氣始即先天與道為體與人為命欲立命本非一而何一虛無形散乎萬物今之抱一乃抱陽也性命由此而生焉列子曰易無形乎謂之抱虛而非虛象不可欺謂之抱實而非實道本無情此有無不能以自存乃道之妙也由是則知一即道也道即易也易即陰陽也故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生生之謂易言陰陽相生變易不窮如彼日月離合有度消息自然於是月之初生奪火為養一變而九九即九陽故抱一而不可離也火記曰天有象日月星地有象水火金月雖為

○金金豈有形乃西方之氣也神和子曰西方無金元借氣北方之氣為水水亦無形南方之氣為火火亦無象此真水真火也故仙經曰黑鉛水虎者天地妙化之根無質有氣紅鉛火龍者是天地之妙用發生之氣有氣而無質蓋人以有形之軀虛一心而奪天地自然之氣取金於月互用水火水火鍊金乃成丹也則知易為陰陽之體一為水火之原乾體是金資火為養欲奪其氣非一不全謂太陰初生即魄也非魄不致其明魄為火非抱一不足以取太陽之氣又以金水兩半而圓滿今不言水而言火以運言太陽水也火記曰星因日月而生金因水火而成故藉三光以明至道之用非徒得象就亦忘形茲其妙乎二喜怒為戒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一者陽之始生也如子在母胎以柔守之故謂之專氣所謂聽之以氣也經曰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此專氣之道也蓋陽之初生以有剛性當慎其初方復之時專以柔御侵而

○剛長過則失中乃所以致之也致取也取柔以御剛不欲以失其和也月之既望金水兩半上弦如繩平而直也不可差勝和理出於性性與情合陰陽之道焉金之得火體變為乾乾轉巽方變體歸坤五能養一母立牝基經所謂而貴求食於母不可不致柔是故如嬰兒無麼暴之理也三深明色空滌除玄覽能無疵乎心化而為性利欲之情泯迹而不見性隱而心生妄想之緣觸塗而擁底欲窮道要深察天機外

境未忘邪心愈勝蓋大道在虛心而得天機斯瑩淨而明原夫一自無生匪疑然而無由索隱乾從坤變須智徹而可以觀徼句嗜欲之昏理乃天機之塞淺滌除二字務在刳心玄覽之功必先忘己所以水澌流動海瑩天空澡雪精神疏明究竟非玄不覽惟道是從此禁趎問衛生之經顛回契心齋之妙四字言治道愛民治國能無為乎經之大旨在治身治家治國治天下疏之所歸在性宗命宗常道輪貫玄顯單修齊修不能會之則分流以理達之則一

○致此篇初言載營魄其理在日月往來交合火候藥物進退次以專氣致柔滌除玄覽皆原性命之本至此忽言愛民治國言涉世法何支離邪不然以一身之言心為君也血氣猶民也心淨神和神和則榮衛周流而血氣條達陰陽四時自得其序不馳不驟是猶愛神貴氣一心融和而致無為之道也靈樞曰天地潛寓六元自經此天之自然無為以至治世之道以民為本愛之則予來利之則薦至誠而服之悅而使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陶陶焉居仁壽之域豈有為哉所以與陰陽合用天地同功其於治道又何間焉五調御剛氣天門開闔能無雌乎柔者不能剛雄者不能雌性也能柔能剛知雄守雌道也一於性而不合於道非聖人也聖人動與道合用與道同莊子曰天門者無有也以無有為門闔則不見為雌之義夫天門者乾也乾以六氣言之至巽已為天門以八卦定位言

○之戌亥為天門巽為地戶即坤也乾至已為純陽可謂雄也而居坤位是不離於雌也當剛之時與柔合德豈不曰能為雌乎戌亥乾之位自午分六氣亥為純坤乾居坤位得非為雌乎此乾坤自然之理故東南巽陽氣所出天門開也西北乾陰氣所入天門闔也又自東辟至巳巳乃未也未為人門所以巽為地戶非特正未是也至於人用之亦然凡言能與不能化性而入道也蓋營魄為月坤主月也非錬四象而入中宮與盡道能生物雄則獨陽不生託乎陰陽以生為義故取其母經曰有名萬物之母是為法則陰陽以月為准一月之内自朔既晦乾坤互體而成其道月之初三日再生震震受庚符坤一變為震八日變丁坤再變成兌十五日變乾十六日轉巽乾之一變十六日出辛二十三日乾再變艮平明出丙三十日甲地喪明三變坤沒乙至于晦陽德以虧會陽於艮資陰以養日月煉形陰陽相奪月得魄而生庚日

○得魂而告朔俱自艮始艮為門闕莊子曰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無有也夫乾坤者畫卦則顯象不畫卦則象安在焉六陽為乾氣之變也六陰為坤時之行也乾復變坤乾何有也坤復變乾坤何存也不一其形且何定位一出一入物自來之故萬物出乎無有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六脫落知見明白四達能無知乎智者自知也見者自見也自知者有所悟因知而發天光自見者有所明因心而探

妙本見無所見洞然通照非徒無法也而法法無遺焉陰陽之變化日月之交合乾坤之互用出入之有無了乎一心曲盡其妙則可謂明白矣夫智以自知在內而不在外也見以自見在己而不在人也若以智為謀所謀在物非盜機也以明為見所見在事非了知也當用其光而復歸其明豈可昭昭然如揭日月雖自知自見亦不可以知見自知也楞嚴曰知見立知即無明本解脫知見即為真如聰明其可不詘

○乎言辯其可不忘乎則知至人之心知之而不言而言者不知矣後總言妙用用一功用在物生之畜之道者天地待是而後生日月者萬物待是而後作陽唱於始易曰首出庶物是也陰成於終無成有終是也萬物由之以生以化故道為物之母生之也德有成之理畜之也非道無以生非德無以畜畜養也物在天地之中道乃涵養之也又曰畜以聚之然一性之大道以具矣非德成之性或虧矣此篇自載營魄以至抱一專氣滌除愛民皆自有為而至無為也何哉天地有自然還丹之道人法金火修成自然之道故以無為終之又天門開闔獨守其毋不浮不動若無知者則道盡於此矣魄營則生之成魄則畜之為而至於不為知而自為不知則還金之道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有無為功焉夫無為則道之妙也二不居其功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此三句義重明無知守也夫學道者初貴乎忘物次貴乎

○無心所謂金丹之道與天同功雖存師法而畢竟執天之行不可拂其自然之理也然不可不知不可不為知其至要則反乎無知始於有為終合無為金奪火也豈有取之之心取猶不取也故生而不有為而不恃者存乎陰陽之妙用也豈以其功有所恃邪此道雖用之以陰陽而其運機也陰陽不可測長而不宰言月之初及其圓成也何加手焉楊雄曰聖人以不手焉聖人宜與於斯乎三牒前言不有其德是謂玄德是謂者牒前也總結一章之義讚歎其微也謂前文露天地還丹之旨乾坤變鍊之機不測其淵徒為世法豈知無物備具火候無差造化不能隱其微體用無以出乎此陰符曰知之修鍊謂之聖人乃玄德也

邵若愚曰載營魄至是謂玄德心無定名隨處而立心動則著物著物便見心心動則屬陽其名曰神又名曰心心不動則屬陰其名曰精又名曰性心向外也為視為

○聽其名曰魂又名曰情心向內也收視反聽其名曰魄又名曰意皆隨處立名總名曰心乃知心者載身之主無不經營本言魄者為魄屬陰陰以靜為法制心為內靜則精魄住精魄住則神魂住精神魂魄混融相合為一謂之抱一抱一雖能治二炁於黃道會二性於元宮攢簇五行合和四象此長生之術未極於道者緣心著一故也老子嘆曰能無離乎離有入無令心廓徹清靜始曰無為此名真心乃大道也如

專氣致柔者既言專氣使是用心有心則不得致柔能比如嬰兒無心乎若滌除萬境一心覽玄如玉有疵能有心執玄能無瑕疵乎夫愛民治國之心經營天下之政事彰於跡有跡則有憂而能顯諸仁藏諸用而無為乎天然機解之門心也開闔應務之際能隨順物情而為雌乎心本淨明潔白四方通達緣染知見情解至礙不能虛靜能無知見乎夫一者攀緣之本生滅之根既有一繫著即非無為之道能離抱○一之跡方合於玄德玄德者生育之畜養○之夫生之者道而不見其有為之者德而不見其恃至於長成而不為主宰是謂玄德故莊子曰通於一萬事畢若無心得一而鬼神報此之謂也

王志然曰載營魄至是謂玄德至人以體性抱神為入道之序以寂然至無為體道之用夫載營魄者以雌靜為體柔伏為用控適制御必待陽魂為之配魄則依形而能靜不能動者也魂則載形而能動不能靜者也離合自然唯神是主亦猶車之有輪轂輻雖具何因自行當其無車之用方其用也是須臾不可得而離之故曰抱一能無離乎嘗試論之神不一之謂罔精不一之謂兩由物而之於罔兩何靈之有蓋以人之有生不明此道自喪已靈殆其將啓手足之際精華耗散魂魄悠揚魂必隨識而散於穹魄則隨屍而沉於地舉皆不得其歸真之趣與夫靜曰復命之說不可同日而語施肩吾曰精住則氣住氣住則神住莊子精全則氣全氣全則神全神全○則道全三者既全所謂形精復形神俱妙與道合真心志久寧天光自發學者所患乎有學道之心無學道之質有學道之質無學道之心爾畏所失者失其所以治心養性之本故老子設問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喜怒不形乎色好惡不入乎心諸境對忘不立一塵何疵之有身猶國也國猶身也未聞身治而國不治也國治而身不治者也始於有為終於無為外雖從於有為之末內必保乎無為之本故曰愛民治國能無為乎大易以乾坤為門戶谷神以玄牝為門戶天地陰陽卷舒啓閉出入開闔不失其時人之有身不失其為天地陰陽之用每順乎天未嘗違天每下於物未嘗先物故曰天門開闔能無雌乎聰明智慧大丈夫之能事達則兼濟天下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不遷怒不二過盛德賢貌終日如愚孔門弟子顏淵一人而已黜聰明墮肢體離形去智同於大通大白若辱明道若昧故曰明白四達能無知乎若然○則眾德妙行大備於我是將為造物者同功道生萬物其在我也生之畜之何難之有生之以遂其性畜之以極其養無私愛私利之心故生不有無自矜自伐之心故為不恃無小智小巧之心故長而不宰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孰得而稱之偉哉道足以利物德足以利人行足以利已而又能不自有不自恃不自宰所謂人貌而天天德深矣遠矣

廣矣大矣人侔於天而不謂之玄德而何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五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六　讚五

㴑遠大師肅儀路玄妙觀提點觀事劉惟永編集
前朝奉大夫太府寺簿兼樞密院編修丁易東校正

載營魄章

黄茂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營動也魄陰也陰屬形形本不能動氣載之而動人能習使氣不離其形是謂抱一不言氣者唯此爲可以生無有二也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能抱一矣久而自能忘形而專養乎炁故不言形凡人所以與物爭者累於形也能忘其形歸於嬰兒則無爭之患故曰致柔柔者生之徒滌除玄覽能無疵乎夫至此併與形氣而忘之矣洗滌其心慮盡垢除等於太空豈復有疵愛民治國能無爲乎夫學道而至於無爲豈一日之積哉抱一矣致柔矣玄覽無疵矣然後可以至於無爲儻未能是而强欲至於無爲之地夫是之謂坐馳去道益遠國譬則其身也民譬則其神也愛民治國與其身同天門開闔能無雌乎天門顖門也今嬰兒腦顖中開闔不住修真至此可以上通天道故謂之天門雌與牝同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無知者無所不知猶人開眼而視無所不見何嘗曰吾有見焉有見有不見謂之眼病有知有不知謂之心病自抱一凡六進而後至於無知是以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良有以也生之畜之至是謂玄德經凡兩言此矣前者所言道也今之所言德也道降而爲德德之妙者復與道合故謂之玄德

程泰之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一者總萬之名也方喜怒哀樂欲發而未發聰明知慮欲形而未形管萬爲一精粹無雜即由道出一之初也道一而已本道而著諸事其可名以德者則固異於道矣由所得之德而分仁義禮智信以名之則原遠而末益分向之著迹而全者今遂列敵爲五而五之支裔又有不可勝數者焉故老子薄之而爲之言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義禮也夫其謂失者非亡逸之謂也去

本轉遠則命數愈多益與一戾也是以老子之所最貴有存乎妙徼混同之初而伊尹自言其得則亦屬乎德善克協之地也稽合初終率皆準一以爲之則也列子之論多岐七年也曰惟反同歸一爲無得喪

莊子曰德總乎道之所一曰總曰歸則皆從夫命復也故此之體道必以抱一爲首也人之神氣爲魂形體爲魄月之質不受日光者亦命之爲魄此之營魄即易之遊魂而對出者也遊者能輕揚入出而營魂之營則如營舍屯聚然有所拘制而不能自主其運動矣故形神之或升或降最爲一身機要也神能載形則趣向施爲惟我所運若神之不王反爲形體之所屈伸則衰矣今也以神爲車以形體爲物車行而物乘其上是其神已能載形矣人而能此則意之使形如車運物欲東而東欲西而西惟所欲之有聽無拒以之抱一殆不難矣特不知其於載形而抱一也能終不舍去以否焉耳故乎之乎之者疑之也以疑辭審捻末者使之循以自省也故莊子論衛生之經曰能抱一乎能無失乎正此意也凡此章皆爲望道已見而守之未堅者言之也若抱一而能不離致柔而能如嬰兒直與道一矣若使老子從此地寘言則

疑辭當爲決辭矣凡此章下文設乎以示疑者其義皆類此也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列子之形容嬰孩也曰氣專致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言其生厚而未遷於物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言其雖已交物而不忘其初也合二者而言故惟常德不離者爲能復歸於嬰兒也人之將有爲也氣實奉志而行焉其於致志如風之暢達寒暑也苟惟氣不他用專以致柔及其致之而至則和不傷物者復矣特不知其能及此否耳滌除玄覽能無疵乎玄者窈深不測之謂也玄牝玄德玄同玄覽皆從窈深而形容其地也覽者以瞻視言之也冥冥之中獨見曉焉是其見之窈深者也是見也人皆有之惟其心源不清隨物而往則耳目之官且復蔽翳而何曉之能見也哉南榮趎之問老子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老子略舉性情之本以警之趎遂有寤於是退而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

十日而復見老子老子嘉其能自灑濯也趎之問者目力也而老子所告則性情也趎能灑濯其性情則蔽翳自去得其本矣故夫滌除玄覽者非致力於目也究其何以致翳從而灑濯之則凡其可以見曉者還復其初矣復初而其覽玄矣愛民治國能無爲乎愛民治國必有具以行其意乃能有成則凡立政立事皆其具也既以有具而又戒其作爲者莊子固嘗明之矣曰聞在宥天下未聞治天下也其在宥之說則黜聰明屏賞罰順性命之情而安安之從容無爲而萬物不累焉有超乎紀綱法度之上者矣此其所謂無爲者也故夫務因循者則不能以有爲而求治甚力則常失諸多事故此之致戒猶曰孰能愛民治

國而不至於出意作爲也乎夫任理無作則後章之治大如烹鮮者是也是其所以得云無爲也天門開闔能無雌乎莊子嘗指宇宙萬物生死有無出入之地以爲天門則是天之天門也又嘗論道之不可言傳者而曰其心以爲不然者天門不開矣則又以人心爲天門也天之天門既爲生化出入之地故人之天門亦其天機出入之所也造物者之翕張陰陽迭運生化也是爲能制天門之出入者也人之涉世能謹存亡於操舍審當否而迎拒則一身之天門亦能制其開闔矣存養至此固已蓋天下而出其表尚能當可而動不爲物先豈不益善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明則無所蔽障白則不至黮闇四達者無門無旁四皆通徹也所謂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間介然之有唯然之音來于我者我必知之是明白而能四達者也人之能及乎此也患在銳於用智無事則太察遇事則太鑿也若有得乎道則不然矣未嘗有

見也而見因物生蓍龜之智水鏡之明皆其則也苟其持養未及乎此則聰明睿智而愚以守之或能不暴其有也乎生之畜之本無而剏有故得云生如道生一一生二者是也因其已生而堅凝之則爲畜如以畜其德者是也已此章所指自抱一致柔已下皆其執德而求復乎道者也一柔元達之求以德言也無離無疵之是冀則求復乎道也載專滌除之類所以致其德也能致則能生矣一柔元達於我乎居則其能畜者也孝悌之生仁可欲之生信也皆其所謂生也仁既生矣而有以樂之使不去善既信矣有以充之而至實則生而又畜之謂也生而不有本無也而我爲生之顧不肯攬爲己有此體道者之高致也前之生畜以成德也此之不有者有而若無實而若虛不居其成者也爲而不恃莊子所謂當而不自得故不恃也長而不宰高出其上而黙運之不明施其宰制之方也若真付之不宰則孰幹其柄是謂玄德

前之八乎而八疑者慮其未能有及也苟皆確乎能之則其德備矣備此八德而又將之以不有不恃不宰則其爲德窈然幽深矣故挨諸衆德而此獨爲玄也德者道之著乎事者也非與道異也謂失道而後德者惡其迹之著耳若上德不德則其迹藏而深矣故凡言玄德者其名固不離德而其深與道等矣莊子設爲孫扁問答曰至人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芒然彷徉乎塵俗之外逍遥乎無事之業是謂爲而不恃長而不宰今汝飾智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何暇乎天之怨哉於是從其揭日月者對觀而反求之則玄德之地可想矣論後章之言道生德畜也又極諸不有不恃不宰者正此章之復出而詳盡者也而有異焉此章道德之在人者也後章則夫人交具也於是老氏之言有及乎天地聖人者或時不加别異槩而言之以示天人無二致也此又其一書之通例也不可謂言天則專於天言人則專

於人也
朱紫陽曰屈子載營魄之言本於老氏而楊雄又因其語以明月之盈缺其所指之事雖殊而其立文之意則一頗爲三書之解者皆不能通其說故今合而論之庶乎其足以相明也蓋以車承人謂之載古今世俗之通言也以人登車亦謂之載則古文史類多有之如漢紀云劉章從謁者與載韓集云婦人以孺子載蓋皆此意而今三子之言其字義亦如此也但老子屈子以人之精神言之則其所謂營者字與熒同而爲晶明光炯之意其所謂魄則亦若余之所論於九歌者耳揚子以日月之光明論之則固以月之體質爲魄而日之光耀爲魂也以人之精神言者其意蓋以魂陽動而魄陰靜魂火二而魄水一故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言以魂加魄以動守靜以火迫水以二守一而不相離如人登車而載載於其上則魂安靜而魄精明火不燥而水不溢固長生久視之要訣也屈子之言雖不致詳然以其所謂無滑而魂虛以待之之語推之則其意當亦出此無疑矣其以日月言者則謂日以其光加於月魄而爲之明如人登車而載於其上也故曰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既望則終魄于東其遡於日乎言月之方生則以日之光加被於魄之西而漸滿其東以至於望而後圜及既望矣則以日之光終守其魄之東而漸虧其西以至於晦而後盡蓋月遡日以爲明未望則日在其右既望則日在其左故各向其所在而受光如民向君之化而成俗也三子之言雖爲兩事而所言載魄則其文義同爲一說故丹經歷術皆有納甲之法互相資取以相發明蓋其理初不異也但爲之說者不能深考如河上公之言老子以營爲魂則固非字義而又并言人載魂魄之上以得生當愛養之則又失其文意獨其載守之義粗爲得之然不足以補其所失之多也若王輔嗣以載爲處以營魄爲人所常居之處則亦河上之意至於近世而蘇子由王元澤之說出焉則此二人者平生之論如水火之不同而於此義皆以魂爲神以魄爲物而欲使神常載魄以行不欲使神爲魄之所載洪慶善之於此書亦謂陽氣充魄爲魂魄能運動則其生全矣則其意亦若蘇王之云而皆以載爲以車承人之義矣是不唯非其文意且若如此則是將使神常勞動而魄亦不得以少息雖幸免於物欲沉溺之累而窈冥之中精一之妙反爲强陽所挾以馳騖於紛拏膠擾之塗卒以陷於衆人傷生損壽之域不自知也其於二子之意何如哉若其說揚子者則皆以載爲哉固失其指而李軌解魂爲光尤爲乖謬至宋貫之司馬公始覺其非然遂欲改魄爲朏則亦未深考此載字之義而失之愈遠矣唯近歲王伯照以爲未望則魂爲明所載似得其理既而又曰既望則明爲魄所然則是下句當曰終明而不當爲終魄矣以此推之恐其於上句文義之鄉背亦未免

如蘇氏王氏之云為自下而載上也大抵後人讀前人之書不能沈潛反覆求其本義而輙以己意輕為之說故其鹵莽有如此者况讀楚辭者徒玩意於浮華宜其於此尤不暇深究其底蘊故余因為辯之以為覽者能因是而考焉則或泝流求源之一助也

詹秋圃曰載營魄至是謂玄德能為章謂人能有取於無知無雌乃能終始相忘於無事也廣推愛惠以安民治國者吾能使○之不知其所自來天玄也雌牝也天門開闔而能使之不為雌牝隨聲以相應和此心已各明白四達而能使之泯其知識終始相安是能無為而無不能為矣

張沖應曰載營魄抱一至是謂玄德魂屬於肝魄屬於肺魂以天之炁而為魂魄以地之精而為魄人有此身包載其魂以營守其魄也有能抱天地純一之精炁交感相生不相乖離則專氣致柔而精化為炁陰消陽長而魄寧魂清寂然其中神如嬰孩塵垢除滌無所揉雜耳聰目明所覽玄矣安有疵病其身哉推而用之以之治國則屬我之精生民之炁而愛民治國自有不可知之妙反而行之天門開闔則百竅不塞而雌魄化為雄炁雌魄不可得而亂地户潜通則不言而化行明白四達而道滿天下人有不可得而知故曰生之畜之謂之真炁既生則加畜養之又曰生而不有謂炁生矣不可有虧耗之失又曰為而不恃謂精化為炁不可恃其已化而起彫害之心又曰長而不宰謂之生而必養之○養之而又加愛護之毋容宰割其炁以害其生則其玄我得之矣是謂玄德

張靈應曰人有此身得天之一而有此元炁得地之一而有此元精子時而一陽初動午時而一陰初生把握得此精不失炁不損這我神如何得而不寧也藏精養炁工夫只在子午一升一降時抱須得穩却從漸而入自然日積成功

白玉蟾曰載營魄安心抱一()能無離乎甚處去來專氣致柔純清絕點能如嬰兒乎混然一片滌除玄覽無心於事無事於心能無疵乎身心如一愛民治國怡神養氣能無知乎無念無為無思無慮天門開闔心地開明能無疵乎一而不二明白四達一理燭物氷融月皎能無知乎終日如愚生之畜之一心所存包含萬象生而不有心同太虛為而不恃智周萬物長而不宰泰然無我是謂玄德

廖粹然曰載營魄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抱一靜心能無離乎道不可須臾離專氣致○柔用志不分乃凝於神能如嬰兒乎返歸童蒙無欲無為滌除玄覽不見不聞内外清虛能無疵乎故無病患愛民治國人主以道愛天下吾亦愛神而守神能無為乎故不妄作天門開闔頂門擘破陽神出入能無雌乎陰鬼自消決無魔障明白四達神光烜赫流盼八方能無知乎自然而然不得而知生之畜之道自生我德亦成我生而不有返本歸根忘形忘我為而不恃

施思於我不望我報長而不宰長我成我故無害我是謂玄德所謂有道德自成矣陳君虛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道家以陽神曰魂魂樂其生陰鬼曰魄魄好其殺魂則遊魄則靜白虎通曰魂者云云也營者營營不定貌故謂魂爲營也舊說曰載乘也營魂也又謂營護陽氣也夫魂爲陽精魄爲陰靈陽精喜動遊故仙書有拘留之術陰靈喜浮感故仙書有制伏之法使其形體常乘載陽精陰靈抱守太和純一之氣令無散離永保長年矣夫道之抱一如鑑之含明明豈離鑑乎此教人養神也今解曰能無離乎者老氏審問之辭也猶如說戒曰能持否之例是也夫人欲要抱一之術當能心無散離乎若無散離者即是乘載魂魄抱守純一之道也能如嬰兒乎下皆以此義釋之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舊說曰專一也任也氣者沖和妙氣也又自然之氣也夫人卓然獨化稟自然沖和妙氣氣降形生自無染雜若乃專任沖妙知見都忘使氣自純和形自柔弱不爲衆惡所害是得嬰兒之全和也此教人養氣也今解曰能如嬰兒乎者言人欲專氣致柔之術當能如嬰兒純和乎若能如嬰兒之純和即是得專氣致柔之術也滌除玄覽能無疵乎舊說曰滌洗也除遣也理也淵覽心照也疵瑕病也夫人當洗滌塵垢除遣五情内外清虛心照萬事瑕疵之病瑩然不生此教人修心也自此上三事約人修身自此下三事勸人治國也經曰修之身其德乃眞修之天下其德乃溥也今解曰能無疵乎者言人欲要洗心除垢寘察内外之事當能自省己躬無有疵瑕之病乎若能無疵瑕之病即是滌除玄覽之法也愛民治國能無爲乎舊說曰愛民者當愛民如赤子臨政不可苛虐賦役不可傷性治國者當務農簡事使民各遂其業而安其生斯無爲之化也今解曰能無爲乎者言人君欲愛養萬民令不傷天性治國務農使無繁細當能清靜無爲乎若能清靜無爲即是愛民治國之術也天門開闔能無雌乎天門者自然之門也自然生太極太極生天地天地生陰陽陰陽生萬物死萬物生死由之而往來故謂之天門開謂散施闔謂歛歛開則生成闔則衰滅雖生萬物而未見其生生者雖死萬物而未見其死死者生生死死而莫見其形得不謂之自然乎能體自然者其唯大人乎夫大人量包宇宙氣合陰陽所爲雌靜則生死王衰不入于胷中雌靜者自然之妙用也此戒治身治國者當以雌靜是守舊說曰天門者北極紫宮之門也天有北極星在紫宮之内宮内又有五帝迭相休王故門有開闔也開則爲泰闔則爲否故春時青帝門開餘門皆闔四時之例如此且五運終始曆數之變興廢不常唯聖人知天知命常守雌靜則不爲變動所傾故永享元吉也或以治身論者天門謂鼻口也開闔謂喘息呼吸也言人雌靜柔和則氣息深遠綿綿微妙致其精神恬然自在

無爲也今解曰能爲雌乎者言天門開闔休王者乃曆數之常唯能雌靜謙下故陰陽不能移寒暑不能變也明白四達能無知乎舊說曰明謂慧照也治身者雖有慧照之心聰明通達若無見聞治國者其德明白如日月之照四達海內當塞聰蔽明能如無知使天下百姓日用不知是謂有道今解曰能無知乎者欲得智慧明白四達天下者先須收視反聽當能常守無知乎若能無知者即是智慧明白四達之原○也生之畜之至是謂玄德言修身治國能行上六事即如道之生物不塞其原任其自成而已德之養物不禁其性全其素分而已夫萬物卓爾獨生聖人豈有乎哉羣類各自營爲聖人何恃乎哉且物自長養聖人安所主宰乎哉斯乃忘功忘物洞入冥極是謂淵德也王弼曰淵德者有德而不知其主出乎幽冥也

謝圖南曰載營魄至無離乎書曰哉生魄指月十六日也月自既望之後魄生則明死陰初長也人之一身魂爲陽而魄爲陰當陰生之時魄方營營求進而能守一不離則不爲陰所勝矣一者天之玄也陽也施之國家則小人不得以勝君子同一道也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黃石公曰柔能勝剛弱能勝强養身之道以柔爲本其氣不專則强暴之陽得以間之當如嬰兒之未孩柔之至也人之多慾必爲强陽所使不可不戒也滌除玄覽能無疵乎經曰聖人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則玄覽之謂也垂○旒蔽目不欲目與物交蓋外交乎物則內心從之修身之道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滌除其外則接乎吾前皆玄微矣無疵者人欲不得以間天理也愛民治國能無爲乎修身所以爲治國乎天下之本內心清明不爲嗜慾所奪則以之愛民以之治國可以爲無爲事無事矣堯之非心舜之恭已皆此道也天門開闔能無雌乎經曰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天門指在上乾宮也雌陰也天門開闔貴有常度而陰邪之氣不得以間之則吾身理矣施之國家則闢四門而小人勿用者是也明白四達能無知乎視非以目而以道則明可四達疏通無蔽而物來能名也私欲間之近在目睫且不及見而況於遠乎能無知者不求知也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此豈可以有知知之乎關尹子曰一情冥爲聖人生之畜之至玄德人僞既銷天理自長施之吾身則積善在身日加益而不自知者也施之天下無一民一物不在生育○長養之內而未嘗以功自居此所以爲玄德玄天也宰主也蓋嘗論之陽之有陰陰之有陽不能免也而聖人常欲進陽而退陰豈非陽爲君子陰爲小人乎陰在吾身則足爲吾身之累小人在國家則足以爲國家之害治身治國無二道也是故無思無爲而不失赤子之心不識不知而盡屛外邪之氣則一身可以優游矣推之天下國家復何爲哉茫然天運窈爾神化蓋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豈非玄德乎舜之

天德出寧文王之順天理物其謂是乎林鬳齋曰載營魄至是謂玄德營魂也神也魄精也氣也此三字老子之深意載猶車載物也安一載字在上而置營魄二字於下如謎語然魄以載營則爲衆人營以載魄則爲聖人合而言之則營魄爲一離而言之則魂魄爲二抱者合也其意蓋曰能合而一之使無離乎將離而二之乎故曰抱一能無離乎此六字意亦甚穩正要人自參自悟也嬰兒未有聞見則其氣專

○致者極也柔者順也能如嬰兒專氣致柔○則能抱一矣故曰能如嬰兒乎此老子設問之語也蓋曰人能如此乎此下數句皆然蕩滌瑕垢而觀覽玄冥則必有分別之心無疵者無分別也雖蕩滌瑕垢而有不垢不淨之心則能抱一矣有愛民治國之功而有無爲而爲之心則能抱一矣陰陽闔闢有雌雄交感之理而無雌雄交感之心則能抱一矣天門即天地間自然之理也此亦借造物以爲喻緣此等語遂流入修養家或有因是而爲邪說者誤世多矣明白四達無所不通也而以無知爲知則抱一矣生之畜之言造化之間生養萬物也造化何嘗視之以爲有何嘗恃之以爲能雖爲萬物之長而何嘗有宰制萬物之心如此而後謂之玄妙之德此章之意大抵主於無爲而爲自然而然無爲自然則其心常虛故以神載魄而不以魄載神此聖人之事以魄載神則着迹矣老子一書大抵只是能實而虛能有而無則爲至道○

○從說横說不過此理

范應元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營魄魂魄也內觀經曰動以營身之謂魂靜以鎮形之謂魄河上公曰營魄魂魄也魂屬陽魄屬陰一者道之一也謂身載魂魄抱道之一頃刻無離人能之乎專氣致柔至能無疵乎專者靜定不撓之義疵黑病也夫嬰兒氣專而和柔謂不撓其炁以致和柔俾常如嬰兒之時人能之乎心不虛則不明不明則不通謂滌除私欲使本心精明如玉之無瑕疵鑑之無塵垢則冥觀事物皆不外乎自然之理人能之乎愛民治國能無爲乎謂抱一專氣滌除等事既以修身明心可推充此道以及人物即愛民治國之本也循自然之理以應事物莫不有當行之路則何以智爲愛民者非區區愛之但不害之即愛之至也治國者非區區治之但不亂之即治之至也人能之乎天門開闔能無雌乎天門者以吾之心神出入而言也心神本不可以出入言然而應○

○物爲出應已爲入出則開而入則闔不可不如是而言也莊子天運篇載正者正也其心以爲不然者天門弗開矣成玄英註亦云天門者心也雌者言其主靜而和柔也亦感而後應之義河上公并蘇註皆作爲雌一本或作無雌恐非經義蓋當經中有知其雄守其雌也理亦當作爲雌謂吾之心即天之心當於一動一靜之際常爲雌柔使神氣和順則陰陽之炁一開一闔亦和順矣明白四達能無知乎明白虛也

四達通也謂此心虛明坦白四達皇皇感而後應而常虛無以私意爲之人能之乎蓋此心無爲而無不爲也無爲是本無不爲是末然本末一貫得其本則以一行萬而遂處皆是通乎末則會萬歸一而無時不中但人當守其本則末自歸一爾生之畜之至是謂玄德畜養本也蓋謂萬物皆根於道而生本於德而養然生之而不以爲已有爲之而不恃其功至於長成而不爲之主故萬物各得其所而不知所以然而然是謂玄德也聖人體道而無迹大而化之是以百姓不知帝力玄之德也

○薛庸齋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文玄先生曰運載魂魄抱守眞一能不相離乎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之交通也然後運載日月之精華呼吸天地之根蔕子母相守猶魚在水比長生久視之道也王袞謂聚精會神得非有所知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專一養氣而致骨弱筋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能玄覽萬物之化而不能無瑕疵者猶有玄覽在焉耳若能滌除玄覽則無瑕疵矣愛民治國能無爲乎心君也身國也精氣民也君能無爲而治則國以富而民以安其或有爲非徒無益而返害也天門開闔能無雌乎天門開闔元神所以出入也若靜而有其靜則神其室也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神室廓然無一物則明白四達矣或有所知其能明白乎生之畜之至是謂玄德生畜萬物不恃賴其功成長萬物不宰割而用使萬物莫知所謝豈非玄遠之德邪老子之道長於治身除清靜無爲之餘清深隱奧莫之能測者其惟名神載營魄乎古今解義各不相師論理性者譏其小工修鍊者失之粗殊不知此聖人之機要也文人不能騁其辭談士不能利其辯會當耳授心聽志勵力行然後可與釋其義爾

○休休庵曰載營魄至是謂玄德人之靈明字之曰心曰神神俗謂之魂神氣曰魄前因妄爲勞神而氣衰今知其非息念寢慾營養神氣契合情冥大道是謂抱一能永無失乎專一眞氣而致柔順能無念無欲如出胎之嬰兒又當洗滌玄妙見解瑩淨無一點瑕疵乃見了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能任無爲之道無作之德者內則心情氣順外則民安國治也天門開闔能爲雌乎天者心也門者萬法由是而出開闔者放收也雌者柔也玄機妙用或收善柔和而無剛利之害履踐相應微妙玄通廓達無礙而不自矜自伐兀兀然如無所知者三才任道而生萬物以德畜養雖然生之畜之而不言有其功爲造化之主而不恃其尊萬物承恩皆得生長而不作主任其自然生長成化是謂大道之得也

○褚伯秀曰載營魄至是謂玄德篇首載字諸解難通蓋以前三字爲句抱一屬下文與後語下類所以貫辭牽合嘗深考其義得之郭忠恕佩解集引開元詔語云朕欽承聖訓覃思玄宗頃改正道德經十章載

宇爲哉仍屬上句及乎議定衆以爲然遂錯綜異詮因成注解此說明當可去千載之惑蓋古本不分章後人誤以失之道哉句末字加次章之首傳錄又訛爲載耳五十三章末非道也哉句法可證今按玄宗道德經亦是作載以載初解杜光庭又以運載解不曾靜章作載不知郭忠恕集中所出合以精氏引用姑存其說定觀經云動以營身謂之魂靜以鎮形謂之魄魂陽清而升魄陰濁而墜陽動陰靜互成造化二氣寄形推運不能反歸其根日消月殺葉去樹枯矣聖人教

○使魂魄皆抱于一一者道之所生爲數之○始爲物之元在人則性初是也魂魄抱一不離則動靜兩忘去道不遠專守其氣使無間斷故能致極乎柔不爲喜怒所動守氣不專則强陽得以間之遇觸而發暴逆散蕩氣非形有神亦不能自存矣可不慎諸如嬰兒言其無知識喜怒純然一團和氣而已此是玄門秘密工夫世傳鍊氣調息法出於此多流入旁門罕得其正道本乎夷恬淡不離日用虛心無爲道自居之

贊五　二十二

而學者多存玄妙之見求諸窔廓之表愈求愈踈滌除去盡歸其本初道體自全何雌之有國以喻身民喻神氣能無以知乎古本如此後文以知治國國之賊可證天門者萬物萬化出入於斯陽開陰闔以神其用聖人密弘此道必以雌靜爲主故燭理明而應物不勞以至明白四達能無以爲乎古本如此俗行河上本愛民下作無爲明白下作無知二字正相反無以爲猶云無所爲恐聰明妨道故教令無爲已上○

○皆治身事到此當以生物爲心生而不有其功爲而不恃其力端居物長不以宰制自尊是謂深玄至妙之德非世人所能測識也

牛妙傳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載者再也營者生也魄者月也抱一者月之始生也夫魄消謂之月盡魄載營謂之月一蓋月之初生始有一點之明月能抱之漸而增長以至於圓滿著明也由是觀之月尚不能離乎一點之明而常抱之而況於他

贊五　二十五

乎此善言從微方成著從一方到萬夫一者道也凡天下事物何莫由斯道也孔子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夫人有道則生無道則死曰生曰死在夫能抱一與不能抱一之間耳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專者一也氣者體之充也蓋人生天地間呼吸往來而爲命者不過氣而已矣夫所謂嬰兒者天理純全人欲未萌及其既長感物而動人欲漸起以失其固有之良心遂致好惡無節於內聲色知誘於外由是喪相○

○自見也人能一其志無暴其氣則其體和而柔輕而使其猶嬰而處子也列子曰嬰孩也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此之謂也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滌者洗滌除者蠲除玄者道也覽者觀也疵者瑕疵謂過失也言爲人之道常洗滌身心蠲除外慮覽觀道妙使爲窮理盡性之人於天地之間可以無大過矣安有瑕疵之稱哉庸常論天心其猶鏡也不滌除不明道猶影也不觀覽不見是以道學君子常

○

加存養省察之功使無少有間斷則明德常明不復爲嗜欲所昏如人之一日沐浴而日日沐浴又無日而不沐浴使其疏瀹澡雪之功無少間斷則身常潔清而不復爲舊染之汚則鑑明塵淨心照道明此則滌除玄覽之說矣愛民治國能無爲乎夫民爲邦本本固邦寧故治國者必先於愛民愛民之道在乎無爲也無爲者不撓也如昔者唐太宗嘗謂侍臣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於中出於是輕徭薄賦選用良吏自是之後海內昇平人民衣食有餘外户不閉行旅野宿此非愛民治國無爲不撓之說乎天門開闔能無雌乎天門者口也蓋口爲一身之門户人頭圓象天故以口爲天門也開闔者謂呼吸也雌者雌雄也夫開闔呼吸雌雄謂陰陽也陰陽者動靜也易曰一動一靜互爲其根一陰一陽是之謂道能繼之者善也此蓋言人孰能有呼

○

而無吸耶有靜而無動耶故曰天門開闔能無雌乎也眞定經云夫動二以爲陰靜一以爲陽陽一則有變陰一則守常知常悟明抱一契靈坎離交固變化自然此論陰陽不偏枯動靜等對故云天門開闔能無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明者聰察也白者明敏也達謂通也夫聰察明敏之人其能四通而八達不出户可以知天下不窺牖可以見天道其孰謂之無知乎夫知者謂能察四方咨四岳知四民也非明白○四達之君不能知之矣如堯之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是也夫君天下者以四方之耳爲耳而不私其耳故能通天下之志盡天下之情以四方之目爲目而不私其目則天下之明皆我之明也是以明無不鑒聰無不聞其孰謂之無知乎此明白四達之義也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生者謂生成也畜者謂長養也不有者謂不自有其功也且如天地也天地生成萬物而萬物未嘗以爲天下之功如聖人也聖人仁育天

○

下而天下未嘗以爲聖人之惠非天地無功聖人無惠也蓋功深而形不露惠博而體不顯是以蒙其功而不知其功受其惠而不感其惠於此見天地聖人之大矣向使天地聖人自矜以爲功則非所謂生而不有也經曰天地不仁又曰聖人不仁此皆生而不有之說也爲而不恃至是謂玄德夫聖人者爲人中之尊然其未嘗矜以自恃蓋聖人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不率乎卑辭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故爲○而不恃長而不宰也然聖人未嘗自尊而未嘗不遵聖人之德愈大愈小愈高愈下愈明愈晦此其所以爲聖人也故云玄德易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非斯之謂乎楊智仁曰載營魄至是謂玄德營魄者魂魄也當愛養之喜慾亡魂驚悖傷魄安靖則壽命延長人身如船筏屋宇能包載其魂以營守其魄使之歸一不可須臾離也出爲行布爲德專而無二之謂也使一炁柔和抱純素而守之其性如赤子之慕慈

毋若嬰兒之未孩滌除心垢不染一塵善惡俱泯心意雙亡藏其器而待其時愛民治國喻一身也治身者愛炁即身全治國者愛民則國安其人之自性輝輝朗朗純清絕點內則明徹外則如愚天者本性也門者收放之謂也明白四達者天之明無非日月輝光人之明一性湛然雖然恁麼亦有無知瞢昧者易曰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生畜之說生陰陽而畜至精向無中生有為而不自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之妙○也中庸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云既明且哲(讀去)以保其身其此之謂歟(二十七)

喻清中曰載營魄至是謂玄德鬳齋林氏曰營魂也神也魄精也氣也此三字老子之深意載猶車載物也安一載字在上而置營魄二字於下如謎語然魄以載營則為衆人營以載魄則為聖人合而言之則營魄為一離而言之則營魄為二抱者合也人能常合而一之則真精不散不然則一者離矣故老子痛下鉗椎而曰能無離乎如說戒曰能持否之例是也惟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赤子之心良知良能其氣靜而專又能柔順以致之謂無暴其氣也是能合而一之矣滌除邪妄觀覽玄冥豈無瑕疵之可指治國愛民必如文帝躬修玄默是蓋傳黃老之清靜外此則皆有作為○之勞天門開闔乃精氣出入之關純陽用事雌陰也能無雌乎者慮陰氣以乘之耳明白四達固無所不通矣不在乎察察以為知也毓之養之生機流動而不有其功事卒能應而不恃其長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無宰制羣動之勞是謂之玄妙之德此章是修心養性工夫中有治國愛民之方老子勉時君以無為自然之治故發為能無乎之語皆警省之言也三代而下惟文帝知之說天門者北極紫宮之門也天有北極星在紫宮之內宮內又有五帝迭相休王故門有開闔開則為泰闔則為否故春時青帝門開餘皆闔四時之例如此或是一說今並存之

胥六虛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人之形備載魂魄猶車之載物(讀去)經曰營魄不曰魂(二十八)魄者蓋魂主動動者能營運一切故曰營魄也內觀經曰動以營身謂之魂靜以鎮形謂之魄抱一能無離乎者非別有箇一可抱使之不離也言其魂魄二義不一者○魂則變遷無定魄則固凝不化故教之抱持為一則魂魄無偏閡之失若然者其動也一其靜也一無所往而非一何離之有哉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夫精專氣浩極致柔和如嬰兒乎者嬰兒終日不知不識淳全樸全氣專志一骨弱筋柔而握固也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滌謂洗滌其嗜慾之心除謂去其好惡之情玄天也覽照也嗜好既亡天光自發照覽真源能使無一點之疵則善矣疵病也如或去之有一點不

淨乃世世生生沉迷之病根矣已上三節語進志於道者之要已次論國君愛民治國之道也愛民治國能無爲乎愛民治國事分二義一以無爲言者蓋愛民以無爲則民安治國以無爲則國寧夫無爲者非拱默端坐也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其愛博因國之當治而治之其治大此能無爲也通玄經曰夫無爲者不先物爲也又曰因即大作即細如欲以小惠爲愛民以嚴峻刑法爲治國其細也夫天門開闔能無○

雌乎天門者天下之大本吉凶治亂之所從出造化自然之門戶也夫道有通塞時有否泰此造化自然之理猶門戶之闢闔不可得而度也知者居雌靜以俟之則無不善否則作雄作偏多見其殆矣明白四達能無知乎人君聰明博識無所不通明白四達也能韜晦其知而委賢受能端拱垂裳國治而心不勞壽長而天下泰生之畜之至長而不宰人君牧民任其自生自養安於無事故曰生之畜之也雖寬之宥之由其生養亦不以爲有其恩上下相忘民受其賜故曰生而不有凡所施爲無非澤利天下及其功成事遂不以爲已有故曰爲而不恃君者兆民之長也居民之長而宰制之令不施民知有其君而已矣優哉游哉故曰長而不宰是謂玄德玄天也君脩若此是之謂與天同德也

柴元皐曰載營魄身載魄即車載物也魄識好營擾謹載之常防覆身抱一能無離心不二用則谷神活專氣致柔能嬰兒氣○

不從鼻散則胎息全滌除玄覽能無疵神不從眼漏則慧志固愛民治國能無爲主宰不爲形體役則筋骨强天門開闔能無雌闔闢無間斷則不離母明白四達能無知精氣不爲聰漏則心識淵生之畜之善於保養生而不有至是謂玄德常存其體以制其用則不矜而魄安矣故養成聖德

蘇敬靜曰載營魄至是謂玄德此章老子本意只在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看意却以載營魄抱一爲題營舍也魄氣也魂神也載猶車之載物營猶舍之居人魄雖爲魂之營舍然魂所欲行則魄無不從猶載之以車而行也此爲魂魄合一魂魄二者當合而爲一不當離而爲二離而爲二則有魂無魄有魄無魂人非其人而死矣老子遂設譬言魂魄抱一五事嬰兒純一柔善其氣專其柔致致極也故能使魂魄合而不離此純固也滌瑕除垢覽觀玄冥則多索疵求若滌除玄覽而不索疵求則能使魂魄合一而不離此無心也愛○

民治國而能以無爲而爲則清靜自然自能使魂魄合而不離此清淨也天門開闔天理所從出也雌雄交感陰陽相配有其理而無其心則魂魄合一而不離此無欲也明白四達而能若無知無識則藏明於晦自能使魂魄合一而不離此藏明也大抵純固無心清淨無欲藏明則魂魄二者自能抱一魂魄抱一爲生生之源天道以生養萬物爲心而尤以人爲心生之畜之者天道也而魂魄相離則不能生老氏以

五事教人而天地生物之仁爲無窮然天
道生而不有何嘗自有其生之之功爲而
不恃何嘗自恃其爲之之功雖爲萬物之
長而無主宰之心是謂玄妙之德以魂魄
抱一爲生生之本而以不有不恃不宰爲
無容心生養之恩天與聖人一而已矣
本一庵居士曰載營魄至是謂玄德魂魄
之義先儒辯之詳矣愚按記禮祭義孔子
曰魄者鬼之盛也鄭氏注曰耳目之精明
爲魄此語最爲簡切朱氏謂營與熒同爲
精明光炯之意是營魄者形體之神靈也○
夫人形生神發耳目鼻口之精明皆本於
一性釋氏所謂元依一精明分成六和合
者是也惟其爲物所引流蕩忘返是以形
斃於外識亂於內忽焉而死魂升魄降不
可復合欲其死而不忘難矣故知道者收
視返聽迴光返照以復一性之源載者安
住而不馳之謂抱者保合而不失之謂一
則性也釋氏所謂返流全一六用不行明
不循根寄根明發者是也寄根明發載營
魄也返流全一抱一不離也此復性踐形
之要道非真修鍊形神長生久視而已專
不雜也致至也嬰兒無知思之誘以動其
氣故其氣也專無物我之競以傷其柔故
其柔也至人之持氣尚柔者能勉於嬰而
不能常必如嬰贊五兒然後爲至也三十二此二者皆
反之於有生之初惟滌除玄覽乃神聖之
極功蓋滌除塵垢固真見所自出外物有
一塵之不盡則明有一毫之未了惟滌
除之至使吾心目朗然則洞視萬物淨者
固淨穢者亦淨無所揀擇不見瑕疵是爲○
至也治身既至於是推而治世應物愛民
治國其常也天門開闔其變也易所謂一
闔一闢謂之變是也爲雌者和而不倡後
而不先之義其處常也無有爲之迹其臨
變也無先物之心蓋無將無迎安乎自然
而已明白四達而能無知則所謂聰明睿
智守之以愚也生之畜之者德也生而不
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德之而無德之
之心乃德之玄也老子此章　身治國之
道備矣
拾遺陸曰載由天也發語之端也
石潭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營古註以爲
魂蓋魂即月之明也魄即月之魄也月受
日光以爲明魄必載魂則生而不死抱一
者魄與魂贊五合爲一未嘗離也三十三專氣致柔能
嬰兒人賦形氣以生陽氣既盛不能自制
未免流蕩而失其真惟能專守其氣而使
之柔如嬰兒之雖蛾而未嘗知牝牡之合
則善矣即下文含德之厚比於赤子之意○
滌除玄覽能無疵古說謂心覽於萬事易
於感物而動故必滌除外欲而無一毫疵
病可也愛民治國能無爲古注謂治身者
愛氣則身全治民者愛民則國安含此兩
意能無爲者以治身言則上章用之不勤
也以治民言則所謂無爲而治也但河上
公本作無知却與下段同意當以無爲爲
是天門開闔能無雌程泰之謂莊子指宇
宙萬物生死有無出入之地以爲天門雌
者安靜柔弱能爲雌者言陰陽闔闢雖有

生物之功而未嘗自以為能生物也即生而不有之意明白四達能無知明白四達而能無知蓋此心雖無所不知而未嘗求其知所謂不思而得不慮而知也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上文載營魄專氣致柔滌除玄覽專以治身言愛民治國天門開闔明白四達則兼以及物言此乃總下三句而言生之畜之萬物各得其所而不知所以然而然是謂玄德也即百姓不知帝力之意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六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七　讀六

紫逵大師常德路玄妙觀提點觀事劉惟永編集

前朝奉大夫太府寺簿兼樞密院編修丁易東校正

三十輻章

考異　河上公作無用章趙實菴作隱顯玄彰義章也

唐明皇䟽前章明養神愛氣不雜故無疵比章明利有用無相資而功立故乾坤為大易之韜轅廂成用無之質標器室以為喻存利用之結成爾

杜光庭曰愛氣養神則尚乎清靜用無利

○有則在彼相資資取也車器室三者皆假其有而取其無以為用也車以運載器以盛受室以居止心資外有而用中無故能成有用之功爾乾坤為大易之蘊者易繫辭也明易之所立本乎乾坤乾坤不存則易道無由起故云乾坤是易道蘊積之根源與易為川府與藏也故下文云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無以見易也亦猶輪轂轅廂為車之質轅廂毀則無以見車將明利用之因故舉三物之喻理國者民存則有國民散則國危理身者神存則有生神逝則身滅利用之道實相資也

張沖應曰無者虛也然非虛則不能運用而化為神故曰無用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河上公曰三十輻共一轂古者車三十輻法月數也共一轂者轂中有孔故衆輻共

○湊之治身者當除情去欲使五臟空虛神乃歸之也治國者寡能總衆弱共使強當其無有車之用無謂空虛轂中空虛車得去行轝中空虛人能載其上也埏埴以為器埏和也埴土也和土以為飲食之器當其無有器之用器中空虛故得有所盛受鑿戶牖以為室謂作屋室當其無有室之用言戶牖空虛人得以出入觀視室中空虛人得以居處是其用故有之以為利利物也利於形用器中有物室中有人恐其

屋破壞腹中有神畏形之消亡也無之以為用言虛空者乃可用盛受萬物故曰虛無能制有形道者空也

王輔嗣曰三十輻至車之用轂所以能統三十輻者無也以其無能受物之故故能以實統衆也埏埴以為器至無之以為用木埴壁所以成三者而皆以無為用也言無者有之所以為利皆頼無以為用也

唐明皇曰三十輻至車之用此有無功用相資而立三十輻者明造車共一轂因言少總衆夫轅廂之有共則成車車中空無乃可運用若無轅廂之有亦無所用之車車中若不空無則轅廂之有皆為棄物矣䟽輻三十貫於一轂明少者多之所宗也當其空無方有車之運用明無者有之所利也夫道者何至無至一者也故能動植衆類磅礴羣材適使萬殊區分成之者一象也衆竅互作鼓之者一響則原天下之動用本天下之生成未始離於至無至一者也且就車而論則轅廂有質車中空無也車中空無乃可運用若無轅廂之有則空無之運用息矣車中若不空無則轅廂之數皆為棄物矣故乾坤成而易功著萬化流通而道用彰是以借麤喻之用無明至無之利有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埏和也埴土也陶匠和土為瓦缶之器也䟽埏和也埴黏土也注云陶匠者尚書云範土曰陶此云陶匠範和黏土燒成瓦器亦取其中空虛以用盛受物也鑿户牖至有室之用古者陶穴以為室宇亦開户牖故云鑿爾䟽鑿穿也門傍窻謂之牖古者穴居故詩云陶復陶穴謂穿鑿穴中之土以復覆其上故云鑿爾後代聖人易之以宮室取其室中空虛所以人得居處莊子曰室無空則婦姑勃蹊謂爭路也爾雅宮之之室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有體利無以無為利無體用有以有為用且形而上者曰道形而下者曰器將明至道之用約形質以彰故借麤有之利無以明妙無之用有爾䟽有之所利利於用用必資無故有以無為利也無之所用用於體體必資有故無以有為用也形而上者曰道形而下者曰器者易繫辭文也䟽自無則稱道涉有則稱器欲明道用必約形器以彰雖借喻於三翻終用無於一致爾

杜光庭曰三十輻至車之用轂惣衆輻以成輪車總衆材以成用其所用者用車之中空無之所爾向無輪轂不得成車今得成車又虛中而運載以喻人君內資輔相之謀外委諸侯之助乃能有國如三十輻之湊一轂也既有國矣能虛心體道則天下化成如車中之空也人之身也外資百體之設內仗五氣之和如輻之湊而成於人既為身矣能虛心體道則元和潛運而致長生矣此明有無利用互得相資也道之真一無色無聲衆類羣材資之以立動者五靈毛羽鱗甲羽蟲之屬也植者草木之屬也類者狀也材者質也動植材類億萬不同是萬殊也物雖萬殊而長養生成者道也道唯一象爾經曰恍惚中有象即

此眞精淳一生化萬殊之物可謂少者多之所宗也衆竅者莊子齊物篇南郭子綦謂子游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號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然則衆竅之聲大小萬殊所鼓之者一風而已矣觀天下之動用者易繫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者言聖人有其微妙以見天下萬物動用明天下萬物生成皆稟於淳一微妙○

之道故云未始離於至無至一者也此覆釋乾坤成而易立乎其中喻轅廂之有以成車中之空無也萬化流通皆稟道用若無萬化道用不彰亦猶轅廂爲車之用乾坤爲易之緼也車者常器人所見焉假此爲喻以喻妙道故云麤喻也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和土爲器亦彰因有而用無凡曰器用其形萬殊大小不同方圓各異或巧或拙或賤或珍而其所用皆用器中空無之處爾範土曰陶者尚書之詞也舜側微之時耕於歷山陶於河濱是也列仙傳云陶公與弟子師門皆古之陶者善化五色之火而昇天矣鑿戶牖至有室之用未有居室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父子夫婦居謂之家未有寢廟亦未有家室也復者復於地上鑿地曰穴皆如陶馬陶者今之瓦窰也易繫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代聖人易之以宮室蓋取諸大壯以制造宮室大壯於穴居野處之時故云大壯易言上古者言未造宮宇之前止是夏巢冬穴故制室宇以代之非是後物○

以替前物故云上古乃在伏羲黃帝之間也莊子盜跖謂夫子上古之人夏栖木上冬拾橡栗是也巢穴之中取其空而可居今宮室所制亦取其中空而居之故云當其無有室之用婦姑勃蹊者蹊路徑也勃戾怒也莊子外物篇所云言室中不空蹊路湫隘則婦姑爭路而行婦合順於姑以爲孝敬今乃爭路忿怒是室中隘狹無所往來以容其私則反戾而鬬爭也比謂室隘狹不空則婦姑爭路心壅蔽不虛則嗜欲交侵爾雅曰宮謂之室室謂之宮大小異制也今則禮有降殺聖人所居爲宮通衆所居爲家宅屋宇堂室等也論語皇侃疏云堂之內隔爲內外分爲房室故孔子弟子有升堂者有入室者則堂爲通稱室在堂內復爲分別矣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夫道之無也資有以彰其功無此有則道功不彰矣物之有也資道以稟其質無此道則物不生矣物非道不能生成○

道非物不顯功用亦猶車器室三者皆取其因無以利有因有以用無也形而上者道之本清虛無爲處乎上也形而下者道之用稟質流形處乎下也顯道之用以形於物物稟有質故謂之器器者有形之類也聖人法道之用制以爲器畫卦觀象制以文字刳木爲舟剡木爲楫斷木爲杵掘地爲臼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制爲宮室結爲網罟服牛乘馬負重致遠鑄金爲兵揭竿爲旗斷木爲耜揉木爲耒一事以上以

利天下此皆分道之用以爲器物爾皆易繫所稱此乃道是無體之名形是有質之用凡萬物從無而生衆形由道而立先道而後形道在形之上形在道之下故自形而上謂之道自形而下謂之器形雖處道器兩畔之際形在器上不在道也既有形質可爲器用故云形而下者謂之器夫道者無也形者有也有故有極無故長存世人修道當外固其形以實其有內存其神以宗其無漸契妙無然合於道可以長生

爾至一至無道也有象有形器也約器明道復借喻於車器室等謂三輻也其用於無皆一揆耳聖人之理天下也懸賞罰制法度垂教令明上下此皆有也若其端默爲政沖靜率人不言茲化萬物自理雖有賞罰之利制度之設教令之行上下之別而不用之亦可謂假其有而用其無也斯至理也修身之道因經而悟理因悟而忘言了達妙門不執言教亦此義歟

宋道君曰三十輻至有室之用有無一致利用出入是謂至神有無異相在有爲體在無爲用陰陽之運萬物之理也車之用在運器之用在盛室之用在虛妙用出於至無變化藏於不累如鑑無象因物顯照至人用心每解乎此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有則實無則虛實故能具貌象聲色而有質虛故能運量酬酢而不窮天地之間道以器顯故無不廢有器以道妙故有必歸無木撓而水潤火燁而金堅土均而布稼穡出焉此有也而人賴之以爲利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處四時之所以行百物之所以昌孰尸之者此無也而世莫觀其迹故有用不匱有無之相生老氏於此三者推而明之

王介甫曰三十輻共一轂至無之以爲用道有本末本者萬物之所生也末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本者出之自然不假乎人之力而萬物之所生也末者涉乎形器故待人力而後萬物以成也夫其不假人之力而萬物以生則是人可以無言也無爲也至乎有待乎人力而萬物以成則是聖人之所以不能無言也無爲也故昔之聖人之在上而萬物爲己任者必四術焉禮樂刑政是也所以成萬物者也故聖人惟務修其成萬物者不言其生萬物者蓋生尸之自然非人力之所得與矣老子者獨不然以爲涉乎形器者皆不足言也不足爲也故大抵去禮樂刑政而惟道之稱焉是不察於理而務高之過也夫道之自然者又何預乎惟其涉形器是以必待於人之言也人之爲也其書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夫轂輻之用故在於車之無用然工之斲削未嘗及於無者蓋無出於自然人之力可以無與也今之治車者知治其轂輻而未嘗及於無也然而車以成者蓋轂輻具則亦必爲用矣如其知無之爲用而不治轂輻固已踈矣今知無之爲車用無之爲天下用然不知所以爲用也故無之所以爲車用者以其有轂輻也無之所以爲天下者以有禮樂刑政也如

其廢轂輻於車廢禮樂刑政於天下而坐求無之爲用也則近於愚矣

蘇潁濱曰三十輻共一轂至無之以爲用竭智盡物以爲器而器之用常在無有中非有則無無以致其用非無則有有以施其利是以聖人常無以觀其妙常有以觀其徼知兩者之爲一而不可分則至矣

呂吉甫曰三十輻共一轂至無之以爲用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車吾所乘也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器吾所用也鑿户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室吾所居也乘則觀乎車用則觀乎器居則觀乎室其用未嘗不在於無其則不遠矣至於身則不知吾之所以用者何邪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有有之以爲用無無之以爲利則所謂利者亦廢而不用矣有無之爲用而無有之以爲利則所謂用者亦害而不利矣是故聖人入而未嘗有物也所以爲無之之用出而未嘗無物也所以爲有之之利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陸農師曰三十輻共一轂至無之以爲用有無相用不可以一偏故無無則不足以用有無有則不足以見無以有爲利則或至於止以無爲用則用常至於無窮

王元澤曰三十輻共一轂至無之以爲用凡此三物或運轉或貯盛或居處而皆以無有爲用無非有對因有有無於無之中復有妙有不窮之用妙有之功若大有物之有具存形質非能應於不窮者也故因爲利利陰屬也雖然此有無之論耳極而言之則無不離有有亦眞無非有非無乃眞妙有也

劉仲平曰三十輻共一轂至無之以爲用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聖人之於天下也亦然觀其所有之利然後可以知其所無之用

劉巨濟曰三十輻共一轂至無之以爲用轂利轉輻直指相與爲輪者也三十輻以象月埏和也埴摶也陶人和土摶器而後大之車器室皆以有爲利者也而車之利有無室之利有大惟器之利有雖寡且少然而非假有則不成蓋凡利有者無多寡無小大無不出於有故也三十輻共一轂特爲輪而已其利多如此而蓋軫輈尚不在焉故周官曰一器而二聚者車爲多古者穴土爲居鑿户以出入鑿牖以通爲君臣父子宗廟朝廷寢處之制皆以隱於成則利有亦大矣故易曰後世聖人易之以棟宇蓋取諸大壯器則瓦[illegible]甑之類是也而又其間寡有所尚數有所滋圓有規方有矩曲有鉤直有繩莫非利有也而其用則主空無而已老氏歷陳是言者以明無雖假有以彰其用不可去無以獨利故有之體壞而無之性存利用之爲言合則一離則二蓋用有利有不利而以利用爲善此合則一也車之利在輪器之利在埏埴室之用在户牖而其用皆在於空無此離則二也孟子曰故者以利爲本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而已無之爲用於斯見矣

前章言玄德而玄德相於無故次之以三十輻共一轂

劉驥曰三十輻共一轂至無之以為用扁鵲言人身中有五臟真氣之所會五臟各有六氣故有五六三十之會原猶車之三十輻也流轉不息通於一樞猶三十輻之共一轂也聖人知變化之樞機假有為之形體以身為爐三宮為鼎造化於虛無恍惚之中如所乘之車所用之器所居之室在有為體在無為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世之昧者唯闕捨身之道未達即身之妙此老氏所以引車器室而詳喻之也是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乾坤毀則無以見易形體毀則無以保神所以貴乎形神俱妙也聖人假有為之體鍊無為之神自有入無以假就真爾豈直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哉故次之以五色也

遯實菴曰初示無用為用祖三〇一申乾坤往復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道以虛而為用未見用之功因實而方顯物以實而為體未見虛之之利取虛以為容一體一用互相發明一有一無方能顯著大率無用之用道理昭然無功之功道妙莫測乃知實不為用虛則理通假三物以靈機試二端而窺測一者丹惟月法進退三十日而剝復自然矣一為轂一雖有而不用三十為輻一月之數咸周此則以虛運有非轂則輻無所安猶之以道御時非日則月不生體陰虛待實借晦朔以成明陽實函虛養蟾蜍而孕魄此修丹者取乾坤往復明有無之利然爾故道本無象而丹生自然引轂輻彰五六之宗陳有無為利用之本是知道者虛而應萬物之用實則礙而不通故明無之以為利有之以為用輻與轂車之成體也輻之用在轂虛以運物若使轂實輻孰安焉又云車上屋也當其無者謂轂之虛處也以輻實空車斯用矣至于運載不已則車之利始存焉是以有者為利無者為用二指以埏埴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埏埴者埏和土埴黏土為器也今瓶盎之類是也取其虛中以為用可用則器之利也天地以虛無而生萬物大道以虛無而函天地人以虛心而應萬有埏埴以虛中而受諸物則知埏埴為有之利虛中為無之用前舉轂輻之義已明再申埏埴而曉蓋有無體用全道之功其義淵微未易通矣此實性與天道者也故又舉之以次戶牖三指以戶牖鑿戶牖以為室堂其無有室之用障所以礙明虛故能容物凡以取其虛中為用也半門為戶交木為牖戶以開閉為功牖以實明為用戶牖不鑿堂室奚存去礙者以為虛室取虛處以為起居故戶牖為利室為用蓋戶牖有可室之用因之然後能成然非止此三者取虛為用物物亦然谷以虛故應管籥以虛故聲器皿以虛故容舟船以空故載太上指此三者餘可例之後明有無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以器顯道道即明於器中以無為用用

即非於實處然器不可毀毀器則用不可明託物顯言非物則言無所寄是以車虛成運載之功取乾健能生萬物者如之埏埴有虛中之用取坤虛而受萬物者如之戶牖有壹室之用比心虛而供萬事之求者如之則知無自有成道因器顯孰謂虛無無用不知終日之用在無止謂形迹爲具不知形迹之用爲蔽莊子曰空虛不毀萬物爲實利用雙明繫辭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虛實通照然後知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者也

○邵若愚曰三十輻共一轂至無之以爲用老子以車器室明物理有無利用藉有之以爲利便於無之中乃見妙有不窮之用且如車令之十八古之三十輻共湊一轂爲輪藉輪爲有形之利當其無中妙有在於運轉故知無者爲車之用也埏埴搏以爲器藉器爲有形之利當其無中妙用在於盛貯乃知無者爲器之用也古之穴土爲居鑿戶而出入爲牖以視外然後君臣父子宗廟寢筵之制以爲室藉室爲有形之利當其無中妙有在於居處乃知無者爲室之用也故見有之以爲利便無之以爲妙用是以藉幻身爲利以無心之心爲用使學人體無理有無而道之利用

○王志然曰三十輻共一轂至無之以爲用夫人之有生寓形宇內日用之急務有身之所欲斷不可無者有三曰車馬曰器具曰室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利用稍不得其所安反爲有身之大患也决矣人不能知之者必先揣己之合宜然後從事之可否且車之爲用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盡各有分天子之車必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卿大夫曰百乘而庶人不過疋馬單車而已少則不爲不多多則必出乎僭更加飾之雕鞍綉勒而不謂之詭譎亂常而何所以古人尚其質樸乘騎步趨亦必有禮故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者是也或秣馬脂車似亦嫌其過分馳騁失吾聖人執古御今純素之道至有出爲畋獵攜輪折軸終馬不及之繆豈其宜哉若夫埏埴者則範坯黏土陶器之屬是已古人適得則用用已弃之初無愛吝終無厭弃之私民用飲食亦足自樂豈知器具所以美惡如何哉近古以降所尚特異貴富逸豫世無與匹猶晞不貴難得之貨以資口體之適曾莫之知至有自盈傾覆之禍無他焉所失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戒之失漸矣經曰鑿戶牖以爲室以此則上古巢居穴處之謂初避寒暑庇風雨而已而帝堯土堦三尺茅茨不剪民則安其居樂其俗天下大治焉五霸與古相去幾何則其雕梁峻宇棟宇橈雲猶狹其所居恥其未盛土木之功赭堊之色無遺巧焉五府爲之虛恬不自覺良由不能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不鞭其後之過歟於戲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有之與無虛實相假虛則莫覩其跡跡則因有而有之以無爲論豈知夫跡之所以跡哉故

老子推此三者以明有無利用之極致車則善載器則善盛室則善藏設爲形器無非有也失之於無則不能爲用失之於有則不能爲利所以無之與有利之與用雖古大聖人亦取法焉學者不可自蔽者也

程泰之曰三十輻共一轂至無之以爲用運藏者車之功用也輻轂皆具然後可以運載則車無輻轂其功用遂無託以自見也然而審求其理則夫輾地發軔者常在體質皆無之外則是車之功用常屬乎無而不屬乎有矣器之可盛也室之可居也用不著乎有而皆出於無其理一也故老氏借而言之以見無之可貴蓋如此也是故造車者必先營致輻轂以爲之質而期其功用在輻轂皆無之地也其曰有之者求以致之也其曰無之者則求以去之也此意蓋喻道學益損而寄其理於體質虛實之間而已也論世之疑老者爲其徒乎無具決不可以治也不知老氏之無蓋欲超乎有以用有而非表裏初終一皆空空也詳在意總

臨川王氏之語曰治車者知治其輻轂而未嘗及無也然輻轂具而無必爲用矣如其廢輻轂於車廢禮樂刑政於天下而求其無之爲用則亦近乎愚矣此誤認老意也老氏之論欲致禮法以爲利而超禮法以致用其謂有之無之猶曰益之損之也益之者求以致其所未有也損之者求以化其所已有也此其推車理而致之人事者也方其求有此有即是積信善以充諸己而使之實且大者是也及其求無此有即是取其充實者而損之期其迹泯而用存也有之無之云者夫人致力之地也而王氏之論遂即有無而命其成則是老子不知無輪之車不可推挽也蓋老語離隱難曉雖王氏最嗜其書而猶不免徇言失意也西晉之禍正出此耳彼信老氏矯語而蕩蔑禮法以自附於絶仁棄義之域聞老氏之貴無爲也遂欲不設輻轂而冀車之自行也抑不知矯語之中常存正道無爲之中更有無不爲者在焉特將出輻轂以用其無而未嘗舍輻轂而不資其有也老教之效於治也自漢始也曹參之相孝思文帝之紹高帝以清靜而致寧一以元默而致醇厚則雖未能化有爲無而亦可謂能超形器以集虛者矣而其清靜元默又非付天下於不爲也高帝之創垂在焉蕭何之制作在焉則輻轂之所從具者固已有素故曹參文帝得資其利以爲已用欲靜則可靜欲默則可默也若元無高帝之法蕭何之規而一切付之不屑則西晉已

黄茂材曰三十輻至無之以爲用有有中之有有無中之有無中之有其用無窮有中之有其利甚博輻轂以爲車埏埴以爲器戶牖以爲室此則有中之有民之賴其利也博矣雖無車而有車之用雖無器而有器之用雖無室而有室之用此則無中之有至人達士資其用也無窮今參同契黄庭經多載是說蓋有所由來矣

詹秋圃曰三十輻共一轂至無之以爲用

無用章無用中有實用存也凡造車以三十輻而循環共湊於一轂雖當古初無車之始固已有車載之用爲不可廢凡埏埴坯陶以爲器雖當無器之始亦固已有器皿之用爲不可闕又鑿門户窻牖以爲室亦當無室之初已有室處之用尤不可無庇覆以安居此三者利用土木之工各有實用存焉自無而有無非因利而利無之以爲用也

○張沖應曰三十輻共一轂至無之以爲用○天有六氣地有五行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五行水木火土金也天地始分水爲之先人始成形水爲之本水主腎爲命元其地數六而生木木主肝爲魂其地數八而生火火主心爲神室其地數二而生土土主脾爲意其地數十而生金金主肺爲魄其地數四而復生水五行在地相生之數凡三十此身之炁因之以運行而不悖也故曰三十輻共一轂謂人生而圓形於地五行法地數之三十而運行則六炁流通猶輪轑三十之數以爲一轂之運也或者又謂五行相生六炁相和五六爲三十之數其炁自爲之運皆一說也然轂貴運行非虛其中則不可運矣五行三十之數非虛以相生則六炁何從而流轉轂以虛運則車以轂運能載而爲用炁以虛運則身以炁運能養而爲用故無中生有而有得以爲用也若夫土之爲器非埏和其水木火金以虛成之則不能以盛其物鑿户牖以爲器非空虛其門庭則不能容其人故曰當其無有車之用當其無有器之用當其無有室之用當也者各當其自然者也車能載物器能盛物室能容人此有之以爲利也有之以爲利又自夫虛無運用之所致也車器之與室其無中之用如是而況人稟五行運此六炁化爲神者乎此章乃老子指隆地之象以發明之也

○張靈應曰人身上精爲輻炁爲轂炁出於無推動精輻精結爲有相隨運轉炁一升精便降精一升炁便流轉相養不曾停住違炁卻不可自虧分毫精亦不可自耗分毫只要有無相用悟此輻轂之用這長生又何難之有蓋精屬陰法地數三十爲三十輻炁屬陽法天數二十五爲一轂輻不得轂如何轉精不得炁如何運其用如此

○白玉蟾曰三十輻如三十日是也共一轂一月是爾當其無月大月小有車之用雖有月小亦成一月埏埴以爲器陰陽往來而成造化當其無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有器之用間有不及亦見天工鑿户牖以爲室萬象森羅同乎一天當其無神不守舍五官失衛有室之用聖愚同性志内違外故有之以爲利得其父母之身爲用無之以爲用存我厥初同然之性無内無外

○廖粹然曰三十輻此如日月合璧一月一周天共一轂比身中元炁亦月一周天當其無以一貫之有車之用可爲吾之衆與埏埴以爲器以黄庭陶寵鑄鼎以水火鍊而成質當其無以道御之有器之用可爲

我之大器鑿户牖以爲室闢路爲後門便於水火開窓於尺宅以通神明當其無以比之用有室之用可爲我之神舍故有之以爲利太上言之其詳無之以爲用毋勞重下注脚八字打開兩手分付

陳碧虚曰三十輻至有車之用此明有無功用相資而立周禮考工記說車蓋圓以象天輿方以法地三十輻以象一月之數夫月之懸天流行不息車之輾地運轉無窮是故古車以象月也既而三十日共一月亦猶三十輻共一轂耳當其轂中空虚輪得以轉行車中空虚人所以載其上故其空無之處是有轉行容載之用也嚴君平以謂太古聖人之牧民也因天地之所爲不事乎智巧飲則用瓢食則用手萬物齊均無有高下及至王者有爲賦重役煩百姓罷極上求不厭貢獻遼遠男女負載不勝其任故智者作爲推轂駕馬服牛負重致遠解緩民勞後世相承巧作滋生雕琢斑轂朱輪飾以金銀加以翠珧一車之費足以貧民是以老氏傷創作之害道德明爲善之生禍亂也故舉車器室三事說有無利用之相資因以垂戒云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埏和也埴黏土也謂工人範和黏土陶成形器取其器中空無之處是有盛受諸物之用也嚴君平以謂道德衰廢之時憂患攻其內陰陽賊其外民人薄弱羸瘦多疾是故水火齊起五味將形生熟不別乾濆不分故智者埏土爲器以熟酸鹹而遂至田獵奢淫殘賊羣生剝胎殺穀以順君心雕琢珠玉以爲盂盤於乎樸散爲器一至於斯鑿户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鑿穿也半門曰户門傍窓謂之牖門户窓牖亦通稱也古者穴處謂穿鑿穴中之土以覆其上爲户牖居室也取其室中空無之處故人有安存出入之用也嚴君平以謂人心既變萬物怨恨蟲蛇起毒蟲作禽獸害人於是巖穴之中不足以禦患難全性命終天年故智者爲作居室上棟下宇穿窓假望堅關固閉開闔疾利蜂蠆不得入禽獸不得至而後遂至華臺危閣阿房之殿大關守險築城爲固士卒疲倦死者無數然而上世以爲治後世以爲亂者此乃有無利用相因之弊蓋在乎人耳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此解上三事明有無相資俱不可廢故有之以爲利者而利在乎器也無之以爲用者而用在乎空也夫器之爲利也必存其外外資窓用而成空之爲用也必虚其內內藉器利而就故無藉有以爲利而有藉無以爲用也無則同乎道有則成乎器夫形而上者曰道謂道之無形也道雖無形必資有以彰其功若無其有則道之功何由而彰矣形而下者曰器謂器之有體也器雖有體必資無以成其用若亡其無則器之用何由而成矣故器非道不能應用道非器不能顯功亦如轂中有輻器中有物室中有人咸因無以利有因有以用無也且夫治身則神爲存生之利虚爲致神之用故無能致用而有能利物也利物在

乎有而致用在乎無夫無者虛靜之謂也有者神明之謂也神明則妙有也虛靜則至無也妙有之爲利而利在乎存生也至無之爲用而用在乎致神也且存生致神之利用不出乎妙有至無也故曰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謝圖南曰三十輻至之用車之轉也以轂三十輻共一轂以象三十日爲月之數也物之實者以虛而運輻輳於轂轂轉於虛故當其有者不足以見車之用而無乃有車之用也埏埴以爲器至之用埏陶也埴土也陶土以爲器有用之物也而器之受物在於中虛故當其有者未足以見器之用而無乃有器之用也鑿戶牖至之用室人之所居也戶牖人之出入也室以中虛故可居戶以中虛故可由當其有未足以見室之用而無乃所以爲室之用也故有之至爲用非輻不可以爲車非埴不可以爲器非戶牖不可以爲室故有之者所以爲天下之利而無之者所以爲天下之用實以虛而容有以無而運故也蓋嘗論之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形於有道隱於無故有不能以運有而無者所以爲有之用惟人亦然四肢之運車之義也胷臆之設室之象也有物有則非器之謂乎而靈臺中虛所以包容於內運動於外而應不窮之用者此也否則塊然一物何益哉

林鬳齋曰三十輻共一轂至無之以爲用轂車中之容軸者也輻輪之股也轂惟虛中故可以行車埏埴陶者之器也虛而圓故可以成器戶牖室中之通明處也此三者皆是譬喻虛者之爲用故曰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車器室皆實有之利也而其所以爲車爲室爲器皆虛中之用以此形容一無字可謂奇筆

范應元曰三十輻至有車之用輻車輞也說文輪轑也轂輻所輳也無字絶句此假物以明大道虛通之用也古者制器尚象車之輻有三十者以象一月也車轂虛通然後運行故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處乃有車之用也埏埴以爲器至有室之用埏和也埴說文黏土也謂埏和黏土以爲器也半門曰戶交木曰牖器中虛通則能容受室中虛通則能居處是當其無處乃有器與室之用也莊子曰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蹊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此亦假物以明吾心虛通之用也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故凡有形之以爲利者皆無形之以爲用也不特車器室然爾何以驗之吾之身有形也其中有無形者之以爲用也豈特吾身凡天地萬物皆然也

薛庸齋曰三十輻共一轂至無之以爲用此三者有無相資以爲用也

褚伯秀曰三十輻共一轂至無之以爲用轂輻爲車虛中以載物埏埴爲器虛中以貯物鑿牖爲室虛中以處人其有無利用可見有者器也出於人爲故有成毁無者道也本乎自然故無終窮譬諸人身頭目手足皆形之有必藉其中無形者運之目

視耳聽手執足履言動營爲皆有使之者則無之爲用大矣及其終也偃然寢於巨室頭目手足未嘗不具而無復運掉與木偶無殊者神奇逝而土苴存故也然而有無相因不可偏廢假凡軀以修聖果由室礙而造空無亦何嫌之有大抵有則有盡無則無窮此所以分優劣是章只發明一無字唯無也故能用天下之有以成車器室之功結以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則不止乎車器室而已莊子云得其環中以應無窮皆精於主喻或以三十輻准一月之數於後文殊覺牽强又有以無有作未有解引易繫辭舟楫之利蓋取諸渙服牛乘馬蓋取諸隨以爲證言未有此器之時已有此用之理亦是一說

牛妙傳曰三十輻至有車之用夫一車有三十輻一月有三十日其云車轂者謂日月也若以道言之則當其大朴未分已前天地未根日月未光元無日月之用也以器用而言之則上古淳樸民皆無知元無車轂轉輸之用始自黃帝觀轉蓬之象以作車以負重致遠後世奢侈飾以金玉丹朱其轂太上見風俗漸侈淳樸散矣乃作而嘆曰當其無有車之用也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埏者和也埴者土也謂和土以爲器也夫器者鼎器也古人以乾坤爲鼎器也以道言之則當其混沌獨立之時元無乾坤安有鼎器之說也以器用而言之則上古之世人在道中性皆質朴飲用匏食用手後世聖人範金合土以爲器用三代以來朴散淳漓爭尚奢侈飲食器皿琢以犀玉製以金銀刻鏤雕璣崇尚稀詫太上憫其世降乃歎之曰當其無有器之用也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鑿者開鑿戶牖謂窻牖室乃居室也古人以天地爲神室以日月爲戶牖也若以道言之則當其太極未判之前元無天地日月也乃道也以居室而言之則上古之時未有宮室夏則居橧巢冬則居營窟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中古以來世漸澆漓俗好侈靡宮殿盤鬱樓觀飛驚縱情任意極侈窮奢太上憫其世衰故太息曰當其無有室之用也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夫有者謂有日月運轉以來往寒暑有乾坤鼎器以陶鎔萬物有天下神室以覆載羣倫有車轂荷負以便其轉輸有器皿什物以便夫飲食有居室戶牖以易其巢居此皆聖人備物致用以利天下故云有之以爲利也無之以爲用者謂當其天地萬物皆無惟道虛無而已蓋以虛無爲用故云無之以爲用也

休休菴曰三十輻至無之以爲用悟達大道謂之得體又須得用得體不得用謂之死物得用不得體謂之弄業識道德體用全謂之達士老子特以造車器鑿戶牖爲室譬喻顯無爲而有妙用利濟世間故有道之士所爲皆利益也世間無者得之以爲應用捨道與德何以成人世界

楊智仁曰三十輻至無之以爲用喻車輪也三十輻法一月數也機輪也運轉也天

以斗爲機人以心爲機使元神輻湊於中宫眞炁流運於一身幹旋造化攢簇五行和合四象皆車之所用也埏埴者作瓦器之轉輪同喻之機輪也若無此輪焉得成器人若機變於中闢椟子轉處無所不通戶牖者孔竅也喻如混沌之生也塊然而已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混沌死矣人有七竅收視於內則生縱之於外則死故有無之說人能爲之若用於無而無所不爲無中生有得其用也有裏生無妙合先天

○然謂有則謂無弊能於有無之中具一隻眼方是到家底人無之以爲用也莊子曰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

喻清中曰三十輻至無之以爲用天下之事有不生於有而生於無當其無作一句讀當三十輻之時未有車之利也車之用已存於中矣故曰有車之用當埏埴之時未有器之利也而器之用已存於中矣故曰有器之用當鑿戶牖之時未有室之利也而室之用已存於中矣故曰有室之用

按周禮考工記車蓋圓以象天輿方以象地三十輻以象一月之數轂車中之容軸者也輻湊而成輪者埏和也埴黏土也陶人運轉以成器者也鑿穿也半門曰戶門傍窻曰牖一說無空也虛也當其轂中空虛輪得以轉車中空虛得以容人是空無之處有轉行容載之用也陶成形器外實

○內虛當其器中空無之處是有盛受諸物之用古者穴居鑿穴中之土以覆其上做爲戶牖之制當其室中空無之處故人有安居出入之用故有之以爲利者利在乎器形也無之以爲用者用在乎空也夫器之爲利也必存乎外外資空用而成空之爲用也必虛其內內藉器利而就故無藉有以爲利而有藉無以爲用也無以言形而上之道有以言形而下之器道非器不彰器非道不成道器之相資不可舉一而廢一也又一說扁鵲言人身中有五臟具氣之所會五臟各有六氣故有五六三十之會原猶車之三十輻也流轉不息通於一樞猶三十輻之共一轂也聖人知變化之樞機假有爲之形體以身爲爐三宫爲鼎造化於虛無恍惚之中如所乘之車所用之器所居之室在有爲體在無爲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按魏伯陽參同契曰以無制有器用者空政是此意諸說皆有理存之以俟明理之君子云

○胥六虛曰三十輻至以爲用此章聖人言三十輻共一轂至于器室意觀者體物知身之道匪徒事其文也夫車室器之理先賢論之極詳此不復贅若夫體物知身之道言之鮮耳且知身之說頭目耳鼻口體手足共成吾身各有攸司雖然塊然一物耳其運動言笑皆在於吾而求吾之一字竟無所指的處得非無位之吾爲有數之身用哉此經所謂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者也讀是經者試詳味之

紫元皐曰三十輻共一轂輻輪板也轂貫諸輻者也轂爲體輻爲用如心總萬法當其無有車之用當無車時誰建輻轂之妙用乎埏埴以爲器至有室之用造泥穴壁之妙用皆誰爲之乎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有之時顯其利益無之時顯其妙用以心爲體利爲用也

蘇敬靜曰三十輻共一轂至以爲用此章老子之意只在於無轂車中容軸者輻車之輪股轂惟虛其中故可容軸以推輪而有車之用埏埴陶者之器所謂鈞盤也鈞惟虛圓旋轉故可成器而有器之用鑿戶爲牖而後室明牖惟其虛則有室之用轂之虛鈞之虛牖之虛皆無也是三者無以爲體而有用遂有故有車有器有室皆自無而生此亦有生於無之意也

本一菴居士曰三十輻至以爲用物有也所以用是物者無也持有以用有是以物而相物耳故無有則無無所寄無無則有無所寄非特車室器皿爲然自天下言物其微而道其妙自一人言身其實而心其虛也然無以有爲利有以無爲用兩者未嘗不一也則天下無道外之物亦無心外之身矣此用乃利用之用非體用之用若以體用言則無爲體而有爲用

石潭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三十輻共一轂所以爲車也然其安軸之處必虛中乃可以運此車苟實而不虛則轂何所用埏埴所以爲器然埏埴以陶必有虛以爲之橐籥而後可以成器若非埏埴以虛爲用則器何以成鑿戶牖以爲室然必因其通明然後可以起居苟不虛通則室亦何所用哉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也有之以爲利者車與器與室也無之以爲用者皆資於虛無也以喻人必虛心乃可以受道所謂道集虛者也或以爲器虛然後容受室虛然後可居者卻於埏埴戶牖即所謂虛也又或以爲未有此車此器此室之前已有此車此器此室之用者亦恐非老子之意

道德眞經集義卷之十七

道德真經廣聖義序　羔一

序曰珠韜玉札云太上老君降跡行教遠近有四其一歷劫稟形隨方演化即千二百號百八十名散在諸經可得徵驗矣其二此劫開皇之始運道之功孕育乾坤胞胎日月為造化之本為天地之根播氣分光生成品彙自五太之首逮殷周之前為帝王師代代應見即鬱華錄圖廣成尹壽因機表號是也三皇迭往五帝不歸雲紀龍師時遷數革鳥官火運川逝風移步驟不同澆淳漸變雖揖讓○斯在而干戈屢興阪泉有翦戮之師丹浦有○專征之旅智詐行而大樸隱仁愛顯而孝慈生玄默希夷日以寢薄陶唐以耄昏厭位虞舜以歷試登庸憂軫萬方服勤庶政老君號尹壽子居于河陽以道德真經降授于舜經之旨也道以無為居先德以有稱為次亦猶三皇之書言大道也五帝之書言常道也其下薄裁非之義節兼愛之仁損俯仰之禮挫銛巧之智斥用兵之暴抑譎詐之謀使人復朴還淳以無為無事為理舜雖力而行之寘凶舉相明目達聰敦睦九族平章百姓而恬和清靜之道莫能致也故禹湯之後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大道既隱玄化不流禮樂滋繁政刑大用矣其三老君以商陽甲之代降神寓胎武丁之年誕生於亳即今真源縣九龍井太清宮是其地也或隱或顯潛化羣方當周昭王癸丑之年以此二經授關令尹喜傳於天下世得而聞焉其四將化流沙與尹喜期會於西蜀青羊之肆示現降生即昭王丁巳之年也此道德經自函關所授○累代尊行哲后明君鴻儒碩學詮疏箋註六○十餘家則有節解上下（老君與尹喜解）內解上下（尹喜以內修之旨解注）想爾二卷（三天法師張道陵所注）河上公章句（漢文帝時降居陝州河濱今有廟見存）嚴君平指歸十四卷（漢成帝時蜀人名遵）山陽王弼注（字輔嗣魏時為尚書郎）南陽何晏（字平叔魏駙馬都尉）河南郭象（字子玄向秀弟子魏晉時人）潁川鍾會（字士季魏明帝時人）隱士孫登（字公和魏文明二帝時人）晉僕射太山羊祜（字叔子注為四卷）沙門羅什（本西胡人符堅時自玉門關入中國注二卷）沙門圖澄（後趙時西國胡僧也注上下二卷）沙門僧肇（晉時人注四卷）梁隱居陶弘景（武帝時人貞白先生注四卷）范陽盧裕（後魏國子博士名白頭翁注二卷）一草萊臣劉仁會（後魏伊州梁縣人注二卷）吳郡徵士顧歡（字景怡南齊博士注四卷）松靈仙人（隱青溪山無名氏年代）晉人河東裴楚恩（注二卷）秦人京兆杜弼（注二卷）宋人河南張憑（字長宗明帝太常博士注四卷）梁武帝（蕭衍注道德經四卷證以因果為義）梁簡文帝（蕭綱作道德述義十卷）清河張嗣（注四卷不知年代）梁道士臧玄靜（字道宗作疏四卷）梁道士孟安排（號大孟作經義二卷）梁道士孟智周（號小孟注五卷）梁道士竇略（注四卷與武帝羅什所宗無異）陳道士諸糅（作玄覽六卷）隋道士劉進喜（作疏六卷）隋道士李播（注上下二卷）唐太史令傅奕（注二卷并作音義）○唐嵩山道士魏徵（作要義五卷為太宗丞相）法師宗文明（作義泉五卷）仙人胡超（作義疏十卷西山得道）道士安丘（作指歸五卷）道士尹文操（作簡要義五卷）法師韋錄（字庶玄注兼義四卷）道士王玄辯（作河上公釋義一十卷）諫議大夫肅明觀主尹愔（作新義十五卷）道士徐邈（注四卷）直翰林道士何思遠（作指趣二卷玄示八卷）衡嶽道士薛季昌（作金鏡十卷事數一卷）洪源先生王鞮（注二卷玄珠三卷口訣二卷）法師趙堅（作講疏六卷）太子司議郎楊上善（高宗時人作道德集注真言二十卷）吏部侍郎賈至（作述義十一卷金鈕一卷）道士車弼（作疏七卷）任真子李榮（注上下二卷）成都

道士黎元興（作注義四卷） 太原少尹王光庭（作契源注二卷） 道士張惠超（作志玄疏四卷） 襲法師（作集解四卷） 通義郡道士任太玄（注二卷） 道士沖虛先生殿中監申甫（作疏五卷） 岷山道士張君相（作集解四卷） 道士成玄英（作講疏六卷） 漢州刺史王眞（作論兵述義上下二卷） 道士符少明（作道譜衆二卷） 玄宗皇帝所注道德上下二卷（講疏六卷） 即令所廣疏矣所釋之理諸家不同或深了重玄不滯空有或溺推因果偏執三生或引合儒宗或趣歸空寂莫不並探驪室競掇珠璣俱陟鍾山爭窺珪璳連城在握○照乘盈懷敷弘則光粲縑緗演暢則彩文綸○簡語內修則八瓊玉雪雰霤於丹田九韓琅膏晶熒於絳闕盡六氣廻環之妙臻五靈夾輔之功忘之於心息之於踵得無所得而了達化元矣語品證也則擺落細塵超登上秩遊八外而放曠指三境而躋昇蹈太一之位矣而惣內外之要兼人天之能者未有其倫我開元至道昭肅孝皇帝降神龍變接統象先戡內難以乘乾啓中興而御極無爲在宥四十五年汾水褢城靡勞轍迹具茨大隗自得朋遊廓八溟爲仁壽之庭普萬寓爲華胥之國至道至德超哉明哉欽若尊經本朝家教象繫不足以擬議風雅不足以指陳橫亙古今獨立宇宙雖諸家染翰未窮衆妙之門多士研精莫造重玄之境凝旒多暇屬想有歸躬注八十一章[三]製疏六卷[四]內則修身之本囊括無遺外即理國之方洪纖畢舉宸藻遐布奪五雲之華天光煥臨增兩曜之色固可以季仲十翼輝映二南若親稟於玄元信躬傳於太上冠九流而首出垂萬古而不刊則○大風朱鳳之謌誠難接武典論金樓之作詎可同年但以疏註之中引經合義周書曾史互有發明四始漆園或申屬類後學披卷多嘗本源輒採摭衆書研尋篇軸隨有比況咸得備書纂成廣聖義三十卷大明在上而爝火不休巨澤溥天而灌浸不息誠不知量粗備闕文天復元年龍集辛酉九月十六日甲子序

道德眞經廣聖義卷之一

唐 廣成先生杜 光庭 述

叙經大意解疏序引

將釋此經大分二段先明製疏後解正文今初述製疏之由者我大唐玄宗皇帝垂衣之暇鍾想妙門[三]以大道爲天地原根[五]老君乃玄元聖祖二經敷演綿歷歲年說自舜朝傳於周代詮註疏解六十餘家言理國則嚴氏河公楊鑣自得述修身則松靈想爾逸軌難追其間梁武簡文僧肇羅什臧陶顧孟霞舉於○南朝任黎二張星羅於西蜀其餘祖述互有否臧未盡發揮孰窺堂奧以開元十一年躬爲註解下詔曰在昔元聖强著玄言

義云詔者勑命之書也在天子爲詔爲誥爲勑爲制在皇后太子諸王爲教爲令皆君命於臣上命於下之詞也曰者字林云曰者從口出言爲曰亦云張口吐舌爲曰說文云曰詞也從口乙聲象口出氣有聲而成言詞也故云曰昔者往也在者存也元者始也聖者靈通之德也書曰睿作聖

是也强者力取也著者述作也玄者深妙也言者詞也謂老君爲道化之宗元弘睿聖之至德闡微妙無名之道爲强名演暢之詞將以恢振玄風化導於代理深義奥故謂玄言居萬聖之先故謂元聖矣

詔曰權輿眞宗

義云權輿始也眞者純正不雜也宗尊也

詔曰啓迪來裔

義云啓開也迪進也通達也來謂將來也裔嗣續也邊也謂此道德二篇垂於萬代○傳範後王廣化人天永敷祕妙也

詔曰遺文誠在精義頗乖

義云遺留也謂老君玄化既畢上登九清所著眞經遺留於代百王所仰萬古常存誠信也信爲不刋之典也精者純粹深奥也義者經之文理也頗甚也乖爽也謂此經玄奥精純之理世所未窮雖百家詮註尚甚乖爽謂下句也

詔曰撮其指歸雖蜀嚴而猶病

義云撮者採結之謂也指者趣向也歸者義理會聚也蜀嚴者仙人嚴君平居於蜀肆作道德指歸一十四卷恢廓浩瀚爲時所稱蜀都楊子雲昌言於漢朝曰蜀嚴道德沈冥言其識量深厚玄德隱微非常俗之所知而猶病耳當時以爲道德之說文止五千指歸之多將及數萬演之於世謂爲富贍廣博議之於理傷於蔓衍繁豐故云雖蜀嚴而猶病也

詔曰摘其章句自河公而或略

義云摘者採擷分判也章者裁斷音句也○句者言之所絕也自從也河公者河上公也太極葛玄仙公道德經序訣云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名也漢孝文皇帝時結草爲菴于河之濵常讀老子道德經即今陜州黄河之側有河上公廟路左有漢文帝望仙臺存焉時人不知公之姓名常見織履爲業居於河上故號河上公爾或略者聖旨以爲道德尊經并包萬法囿制三才理國理家之宗修身修道之要無所不攝無所不周而河上公分爲八十一章局於九九之數有失大聖無爲廣大之趣故云自河公而或略也

詔曰其餘浸微固不足數

義云其餘者言自蜀嚴河公之外五十餘家註義也浸遠也微細也數計也嚴雖猶病可以議於重玄河雖或略亦足明其至妙自外諸家浸遠微細不足比方固非聖旨之所計數也

詔曰則我玄元妙旨豈其將墜

義云我者皇帝自謂也玄元妙旨謂二經○玄妙之旨也聖旨歎道德隱奥之文上下玄妙之趣未有了達解釋之人自蜀嚴河公之後注疏者去聖逾遠述道益踈豈可墜廢湮絶而不弘暢於代矣

詔曰朕誠寡薄常感斯文猥承有後之慶恐失無爲之理

義云朕我也古人相謂皆呼人曰卿稱己爲朕莊子云雲將鴻蒙皆自稱朕是也自秦始皇制法以天子一人自稱曰朕其餘臣庶不得復僭而稱焉寡者道未廣也薄

者德未豐也聖旨自謙之詞也每仰感此經恐玄理抑絶不得人皆開悟而我紹聖祖之玄㢡居萬寓之至尊安可使無爲之文壅而不流道德之訓晦而不顯也有後者謂老君垂裕光啓聖唐是也且夫弓冶之子尚不失於箕裘折薪之家或慮曠于負荷況睿德光於堯禹聖文邁於古先固當潤色玄玄之功使炳焕于千古也

詔曰每因清宴輒和玄關隨意所得遂爲箋註豈成一家之說但備遺闕之文

○義云聖旨以萬機之暇深入玄關和寂求○音採眞達妙以契合希微之理聖文釋沖寂之文得自神襟諧於祖訓矣箋表也解也註釋也尚以謙德不欲同吕氏丘明自爲一家之述作但備衆人所註解未了之義爾

詔曰今茲絶筆是詢于衆公卿臣庶道釋二門

義云絶筆者經理既暢製述已周釋筆罷書是謂絶筆如昔仲尼自衛反魯因魯史而修春秋自隱公訖哀公一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褒貶行事至哀公十四年戊午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焉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夫麟鳳五靈王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爲感也絶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今註經既終乃下明詔將以宣行聖作博問羣賢絶筆之義雖同非因感歎之事是表聖德謙讓問于王公卿

○佐逮於道釋二宗旁求辨博之才更俟發○明之理也

詔曰有能起予類於卜商鍼疾同於左氏渴於納善朕所虛懷苟副斯言必加厚賞

義云卜商字子夏孔子弟子也論語八佾篇云子夏問於夫子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子夏曰禮後乎諸家所註云此詩上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閔莊姜之詩也其下一句逸也比喻莊姜有盼倩之色而能以禮自持喻如繪畫絺繡先以五彩分布㢡映成文然後以白色分別其間乃能一一彰顯分明也夫絺刺之成文爲繡畫之成文爲繪此夫子喜子夏聞繪事後素之言即知以盼倩美色須以禮自持故云禮後乎夫子乃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蓋喜卜商明了夫子言詩之意故云能起發我言詩之旨也左氏者左丘明也夫子著春秋丘明傳之經有所誤則丘明正之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春秋之得○丘明若良醫之鍼疾矣聖旨延佇羣才共暢玄理若仲尼之於子夏春秋之俟丘明不拒直言唯在進善以虛懷徯望以厚賞訪求明聖情採納之至也賞以勸善亦以報功也

詔曰且如諫臣自聖幸非此流

義云諫臣自聖者尚書冏命篇云僕臣諫厥后自聖是也賢良在用固無諫佞之臣英叡垂軌豈有自聖之失誠非此流也

詔曰懸市相矜亦云小道既其不諱咸可直

言

義云懸市相矜者昔呂不韋爲秦丞相封萬户侯威望之盛冠於海内聚賔容著書書成懸於市曰有增減一字者賞千金號曰呂氏春秋大誇於時今聖旨註述既成下訪才彦開直言之路垂不諱之恩則懸市矜誇誠爲小道矣不草後得罪始皇竄之於蜀也

詔曰勿爲來者所嗤以重朕之不德

義云不德者謂失無爲之德也玄經與旨○演暢既周再垂博採之言乃下延之詔○則九圍之外八極之中孰不仰感聖明朝宗至道矣暨明年乃御書四石幢註經立於左街興唐觀右街金仙觀又諸州節度使刺史各於龍興觀開元觀形勝之所各立石臺以傳不朽又尋御製此疏宣布寰瀛勑曰道德五千實惟家教理國則致乎平泰修身則契乎長生包萬法以無倫冠六經而首出宜昇道德經居九經之首在周易之上以道德周易莊子爲三玄之學仍以莊子爲南華眞經文子爲通玄眞經列子爲沖虛眞經庚桑子爲洞靈眞經准明經例赴舉其老君傳内析出韓非不令同傳

上來述製疏之由已竟向下入解正文於中大分爲二一者先解疏題二者入文科判今初也先解疏題曰

老子道德經疏者疏題即經題也向下當辯所言疏者疏決開通之義也謂經含衆義玄妙幽深雖詮註已終而文義未盡故述此疏○開通幽賾疏決玄微分釋意義令可會入故○謂之疏亦云疏者條也條理經義令人易曉或云鈔鈔以抄集爲名或云記記以紀錄爲目此蓋隨時立名皆是包括義理之義也疏釋題訓者釋以銷解爲義言將疏決經文先當銷解經目題者訓視之首凡經籍記傳史策篇章先標首目視之可會總以此義名之曰題即標舉綱領之意也訓者教言也隨文訓解之義謂六書不同也大凡文字之興雲篆初凝傳於天上倉頡象跡興於人間大體有六一謂象形日月字是也二謂指事上下字是也三謂假借行雖字是也四謂形聲江河字是也五謂會意止戈爲武人言爲信反正爲乏是也六謂轉注考老左右字是也製文字六意不同形聲假借轉注等意以成文字須以訓之乃明其義理爾雅有釋訓毛詩有詁訓即其類也

疏御製者向來已明所作疏文明御製述作之聖即謂玄宗皇帝也乃太上老君三十六○代孫睿宗第三子大唐之第六帝也龍文表○聖日角標奇叶太平之符應壬辰之運母曰昭成順聖太后竇氏以則天垂拱元年乙酉八月五日戊戌生於東都生而聰明睿哲及長寛仁孝友好學善屬文英武果斷尤工楷隸兼善騎射三年閏月丁卯封楚王天授二年十月戊戌出閤開府置官屬長壽二年封臨淄王居於興慶里景龍二年出爲潞州別駕是時州境日抱戴月重輪逐鹿渡河赤龍據按嘉禾合穗黃龍乘城仙洞自開童謡累應黃龍再見赤鯉騰波李樹連理神蓍翹立

寝堂瑞氣壷口紫氣伏龍疑山巨人留迹夏
禹表氣聖人金橋及神人傳慶凡一十九瑞
編於史策唐隆元年入誅韋后平内難迎睿
宗即位至開元元年自相國平王登極在位
四十四年天寶十四年傳位皇太子寶應元
年壬寅崩年七十八歲御者臨制之稱如御
寓御天義也製者作造之謂如制禮作樂之
言也

上來釋疏題已竟次入正文將釋下文約
疏大料二段一曰總標宗意二曰開章釋○

○文總標中又分為二一者所詮之法即指
道德二字也二者能詮之教即經之一字
也解釋具在向下經題中當辯

夫此道德二字者宣道德生畜之源經國理
身之妙莫不盡此也昔葛玄仙公謂吳王孫
權曰道德經者乃天地之至妙有天道焉有
人道焉有神道焉大無不包細無不入宜邉
之焉就此門中大略宗意有三十八別

第一教以無為理國經云絕聖棄智人利百
倍絕仁棄義人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
有又云愛人理國能無為乎又云我無為
而人自化

第二教以修道於天下經云修之於天下其
德乃普又云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又云
執大象天下往

第三教以道理國經云以道莅天下其鬼不
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又云天下無
道戎馬生於郊

第四教以無事法天經云人法地地法天又
云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
○將自化

第五教不以尊高輕天下經云貴以身為天
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託天
下又云柰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
則失臣躁則失君又云聖人不為大故能
成其大

第六教不尚賢不貴寶經云不尚賢使人不
爭不貴難得之貨使人不為盜又云欲不
欲不貴難得之貨

第七教化人以無事無欲經云常使人無知
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
理矣又云我無事而人自富我無欲而人
自樸又云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第八教以等觀庶物不滯功名經云天地不
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
狗又云行不言之教又云為而不恃功成
不處

第九教以無執無滯經云為者敗之執者失
之又云去甚去奢去泰又云聖人無常心
以百姓心為心

第十教以謙下為基經云貴以賤為本高以○
○下為基又云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
其善下之又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
國不祥是為天下王又云大國宜為下又
云善用人為下又云大國以下小國則取
小國以上皆本天子而言

第十一教諸侯以正理國經云以正理國又
云以智理國國之賊不以智理國國之福
又云民之難理以其智多是以難理

第十二教諸侯政無苛暴經云理大國若烹

小鮮又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又云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第十三教諸侯以道佐天子不尚武功經云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强天下又云兵强則不勝又云善勝敵不爭又云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人復結繩而用之又云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又云勝而不美

第十四教諸侯守道化人經云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又云其政悶悶其民淳淳

○第十五教諸侯不黷兵黷武經云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又云抗兵相加哀者勝又云禍莫大於輕敵又云善爲士不武又云攘無臂執無兵又云不爭之德

第十六教諸侯不尚淫奢輕傜薄賦以養於人經云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又云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第十七教諸侯權器不可以示人經云魚不可脫於泉國有利器不可以示人又云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第十八教以理國修身等行三寶經云我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

第十九教人修身曲己則全守柔則勝經云曲則全又云柔勝剛弱勝强又云柔弱勝剛强又云柔弱者生之徒剛强者死之徒又云强梁者不得其死

第二十教人理身無爲無欲經云常無欲觀其妙又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第二十一教人理身保道養氣以全其生經○云致虛極守靜篤又云專氣致柔又云爲腹不爲目去彼取此又云知其白守其黑又云知其子守其母又云我獨異於人而貴求於食母又云綿綿常存用之不勤

第二十二教人理身崇善去惡經云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又云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又云善人不善人之師又云挫其銳解其紛又云上善若水

第二十三教人理身積德爲本經云含德之厚又云上德若谷又云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又云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

第二十四教人理身勤志於道經云上士聞道勤而行之又云勇於不敢則活

第二十五教人理身忘棄功名不耽俗學經云絕學無憂又云功成名遂身退又云成功不居又云爲道日損又云名與身孰親

○第二十六教人理身不貪世利經云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又云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又云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第二十七教人理身外絕浮競不衒已能經云不自見故明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又云大辯若訥大巧若拙又云廣德若不足又云大音希聲又云自知者明自勝者强

第二十八教人理身不務榮寵經云寵辱若驚又云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又云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第二十九教人理身寡知愼言經云知不知

上不知知病又云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又云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又云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

第三十教出家之人道與俗反經云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又云明道若昧進道若退

第三十一教人出家養神則不死經云谷神不死是謂玄牝又云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又云善建不拔善抱不脫

○第三十二教人體命善壽不亡經云死而不亡者壽○

第三十三教人修身外身而無爲經云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第三十四教人理心虛心而會道經云虛其心弱其志

第三十五教人處世和光於物經云和其光同其塵又云大道汎兮其可左右又云被褐懷玉

第三十六教人理身絕除嗜欲畏愼謙光經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又云民不畏威則大威至

第三十七教人哀多益寡經云以有餘奉不足又云既以與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

第三十八教人體道修身必獲其報經云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又云以其無死地

舉此三十八別以明經之大意所詮之法然則此經大則包羅無外細則入於毫間豈止○三十八門使盡其要爲存教義汎舉大綱比之秋毫萬分未得其一也禮記云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也若爲君之無道德如瞻視之無兩目若爲臣之無道德如胷腹之無五藏理家之無道德如尸殭而無氣由是論之道之於人不可闕矣其若離言教絕指陳玄之又玄妙之又妙斯可以神照不可以言傳道之極矣

上來總標已竟向下開章釋文

道德眞經廣聖義卷之一

道德眞經廣聖義卷之二

唐 廣 成 先 生 杜 光庭 述

釋老君事跡氏族降生年代

疏老子者太上玄元皇帝之內號也義曰前明所說之教次釋能說聖人能說聖人所謂老子老子卽太上老君也太上謂證果尊位玄元皇帝謂顯册鴻名內號謂眞經共所標載今就老君位號之中分爲三十段以解名號之由起也

○第一起無始者所言老君也老君生於無始○起於無因爲萬道之先元氣之祖也無光無象無音無聲無色無緒幽幽冥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眞彌綸無外故稱大道大道之身卽老君也萬化之父母自然之極尊也

第二體自然者大道元氣造化自然强爲之容卽老君也虛無爲體自然爲性莫能使之然莫能使之不然不知其所以然不知其所以不然故曰自然而然葛玄仙公序訣云老子體自然而然生乎太無之先起

乎無因經歷天地終始不可稱載是也
第三見真身者老君乃無生之至精光形之至靈也昔於空洞之中結氣凝真强爲之容體大無邊相好衆備自然之尊上無所攀下無所躡處虛空之中如日月之光也
第四應法號者老君挺生空洞變化自然智慧無窮聖德周備形既莫測號亦無邊在天爲萬天之主在聖爲萬聖之君在仙爲萬仙之總在真爲萬真之先在星爲天皇大帝在教爲太上老君或垂千二百號或○顯百八十名或號無爲父或號萬物母與大道而輪化爲天地而立根浩浩蕩蕩不可名也約而言之凡有十號即降生之後空中十方聖人讚十號是也具降生段中所解
第五啓師資者老君將顯明大教布化萬方乃曰道不可無師尊教不可無宗主乃師事太上玉晨大道君焉大道君即元始天尊弟子也道君審道之本洞道之元生於億劫之前爲道氣之祖也天尊爲五億天之主億萬聖之君亦生億劫之前爲道氣之根本也所以道君爲老君之師天尊爲道君之師二聖既立乃曰老者處長之稱君者君宗之號以老君天上天下歷化無窮先億劫而化生後億劫而長存天天宗奉帝帝師承故賜以太上老君之號三聖相師乃垂教尊卑之本矣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整萬物而不以爲義澤及萬世而不以爲仁長於上古而不以爲老覆載天地雕刻衆形而不以爲巧在太極之先而○不以爲高居六極之下而不以爲深先天地生而不以爲久是也
第六歷劫運者老君生於萬物之首起於無始之前經歷劫運甚爲久遠劫者天地成壞之名陰陽窮盡之數陽盡則生陰故爲大水陰盡即生陽故爲大火陽極於九故云陽九陰極於六故云百六小則三千三百年次則九千九百年大則九九大數八十一萬年爲劫終老君長生行化經此劫運不知其數矣西昇經云上世始以來所更如沙塵動則有載劫自惟甚苦勤是也
第七造天地者老君乃天地之根本萬物莫不由之而生成故立乎不疾之途遊於無待之場御空洞以昇降乘陰陽以陶埏分布清濁開闢乾坤懸三光育羣品天地得之以分判日月因之以運行四時得之以代謝五行得之以相生故於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億萬氣之初運玄元始三氣而爲天上爲三清三境即始氣爲玉清境元氣爲上清境玄氣爲太清境是也又以三○清之氣各生三氣三境合生九氣爲九天第一鬱單無量天第二上上禪善無量壽天第三梵監須延天第四寂然兜術天第五波羅尼密不驕樂天第六洞元化應聲天第七靈化梵輔天第八高虛清明天第九無想無結無愛天此之九天各生三氣氣爲一天合二十七天通此九天爲三十六天則四民三界上極三清是其數也初下六天爲慾界第一太黃天二太明天三清明天四玄胎天五元明天六七曜天是

也次十八天爲色界一虛無天二太極天三赤明天四恭華天五曜明天六皇笳天七虛明天八端靖天九玄明天十極瑤天十一元載天十二太安天十三極風天十四始皇天十五太黃天十六無思天十七上揲阮樂天十八無極曇誓天是也次四天爲無色界一霄度天二元洞天三妙成天四禁上天是也此二十八天名爲三界劫運所及陰陽所陶氣有窮極人有歲數則初第一太黃皇曾天人壽九百萬歲一天加一倍凡二十八天年壽之數極於一千二百七萬九千七百七十五萬五千二百萬歲下至日月所交四千四百四十四萬四千四百四十四億氣一氣三千里也此上又四天名爲四種人天一常融天二玉隆天三梵度天四賈奕天此四天超出三界不生不滅無年壽之數無淪壞之期大劫之交災所不及向下諸天諸地隨劫淪滅劫運再開混沌復判則此天之人承太上所命下化人間教世行法一如此劫之初三皇繼理矣又上三天爲三清境一曰大赤天二曰禹餘天三曰清微天最上曰大羅天包羅諸天極高無上玄都玉京鎮於其巔三尊所處萬聖朝軒爲極道之域成化之根也既分諸天即以三十六天滓陰之氣下爲三十六地每天立一天帝每地立一地皇七十二君同稟命於老君矣其諸天境域分布凡有五億之殊皆三十六天之氣所生也地中有三十六洞天亦與上天相應日月分精玄照其間則天文地理六甲五行陰陽變化皆老君運玄妙之機生之成之行之化之矣故曰道者萬物之宗元天得以清地得以寧物得以生神得以靈海嶽得之以安鎮王侯得之以太平道士得之以神仙枯朽得之以發榮也太上老君乃陰陽之主首萬神之帝君元氣之父母天地之本根先王之師匠品物之蒐魄陶冶虛無造化應因衿帶八極載地懸天遊馳日月運走星辰呼吸六甲叱御乾坤改易四時推移寒溫驅使風雨督鼓雷雲分別玄黃歷數虛盈君臣父子禮義備矣是知陰陽雖廣天地雖大非道氣所育大聖所運無由生化成立矣

第八登位統者老君大聖之功生化天地運育萬物豈復有品位名稱哉然上有元始之尊次有道君之聖老君次道君之位演化立功既以三氣運行爲天周布衆法顯著玄功克明乃登證極道之果居三尊之位紹嗣太上之任爲法王之尊上總羣聖中理衆真下制諸仙而統攝三十六天三十六地七十二君星辰日月嶽瀆萬靈陰陽變化一切神明主領天上天下地上地下五億天界有情無情有識無識有形無形皆太上老君之所制御焉由是常在太清境太極宮丹臺紫闕玉堂之中有三大仙九太帝二十七天君八十一卿大夫千二百仙官二萬四千靈司七萬仙童玉女五億天丁神王並羅衛雲衢巨虬師子金翅孔雀鳳凰靈獸天馬麒麟備衛左右老君時亦上朝元始跪奏罪福中謁玉宸賞

校九宮下統三界生死之簿一切神官鬼像考察之司仙官靈洞禍食之曹無幽無隱莫不仰隸之焉或下理九天在太微勾陳六星中號天皇大帝曜魄寶所以秉三使六把九樞機統攝萬一千五百二十物秉持仙籙主領神人眞人仙人聖人賢人行人悉係之焉但見百億天王拜手在前諮求風雨水旱豐儉逆順生死善惡之事馬進行萬方以玄道化而一老君常在太清太極之宮也

○第九隨機赴感者老君極聖洞眞總領萬化○化隨方出降德屈身自億劫之初至混沌之始歷羲媧一十八氏三紀五十八統一百八十九代代爲國師及神農之後或爲國主或爲師君或爲賓友或爲人臣乃有鬱華錄圖等號以道德妙旨更相發明所謂應物無擇者道也赴感隨機者聖也常以經圖戒律應化一切分形應感無量無邊而老君之體端寂無爲凝然常住於太清之宮也

第十演上清者老君於上三皇時人尚淳樸以龍漢元年號玄中法師以上清聖教一十二部大乘之道開度人天也

第十一傳靈寶者中三皇時老君以赤明元年號有古先生降靈寶眞經一十二部中乘之法開化一切救度兆人也

第十二出洞神者下三皇時人心樸散老君以開皇元年號金闕帝君出洞神經一十二部小乘之法開度萬品也

○第十三垂文象者伏羲之時人已澆瀉未有○法度老君以清濁元年號鬱華子下爲師○說元陽經教伏羲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仰則觀象於天俯則取法於地制嫁娶叙人倫焉

第十四示好生者神農之時人食禽獸茹毛飲血老君以清漢元年號大成子下爲師說太上元精經教以化生之道播百穀以代烹殺和百藥以救百病嘗桑得木柳得稻榆得黍槐得豆桃得小麥杏得大麥荆得麻五穀既登禽獸免害止殺所以長善除惡所以全生不食血肉人無疾苦五穀養性人無宿業其利人也大矣

第十五教陶鑄者祝融之時人食生冷未知火食老君以天漢元年號廣壽子下爲師說按摩通精經教陶鑄爲器以變生冷人保其壽焉

第十六制法度者自下三皇以後伏羲以前未有典禮鳥獸同羣老君以道開化漸漸生心辯形食味參以五行廣施經法勸化兆人矣

○第十七作形器者自伏羲之後老君示以世○法制禮樂以叙尊卑造衣章以明貴賤作宮室以代巢穴爲舟車以濟不通置棺椁以代衣薪造弧矢以威不順立刑獄以戒宄暴造書契以代結繩服牛乘馬引重致遠日中爲市交易而退耒耜杵臼之利重門擊柝之規並老君教於時君以化於物也

第十八崆峒演道者黃帝時老君號廣成子居崆峒山黃帝詣而師之爲說道戒經教

以理身之道黄帝修之白日昇天
第十九衡嶽授經者顓頊時老君下爲師號赤精子居衡山授帝徽言經教以忠順之道
第二十江濵應化者帝嚳時老君下爲師號録圖子居江濵授帝黄庭經教以清和之道
第二十一姑射宣真者唐堯時老君下爲師號務成子居姑射山授帝政事離合經教以廉謹之道
第二十二傳道德者帝舜時老君下爲師號尹壽子居河陽授舜道德經說孝悌之道此上下二經出於玆焉
第二十三教理水者夏禹時老君下爲師號真行子居商山授禹戒德經說勤儉之道又授靈寶五符檄召神鬼濟九江通河海決百川矣
第二十四述長生者殷湯時老君下爲師號錫則子居灊山授長生經說恭愛之道
第二十五寄胎慧者老君愍時凋弊欲反神降生以殷第十八王陽甲十七年庚申之歲託孕於玄妙玉女就此門中分爲五别一曰大道應化託孕人間秉日精爲五色之象以明陽德也二曰秉九龍之車凝結變化五色玄黄入玄妙玉女口中又明九龍陽精之華也三曰處胎寄慧與俗不同八十一年極太陽九九之數然後乃生四曰玄妙玉女感夢之後因而有孕容顏益少神氣安閑八十餘年怳豫無比以明聖人降跡之異也五曰玄妙玉女所居之室四時和暢六氣調平冬無凝寒暑無煩燠祥光照室靈風滿庭衆惡不侵萬靈潛衛八十一年不覺爲久當殷二十二王武丁九年庚辰之歲降生也
第二十六顯降生就此門中又分一十七段一曰老君降生迥異凡品雖依聖母之孕乃剖左腋而生也二曰老君生登行九步步生蓮華陸地開敷大彰神異三曰老君降生之時日童揚輝月妃散華七元流景祥雲蔭真四靈翊衛玉女捧接聖母因攀李樹忽爾降生矣四曰老君降生之時九龍吐水以浴聖姿龍出之地因成九井于今見在亳州真源縣太清宫中也五曰老君降生之後即行九步左手指天右手指地曰天上天下唯吾獨尊代間之苦何足樂聞六曰老君降生者爲念時澆樸散大道不行委迹生神以救於世七曰老君以衆迷難曉正道難宣降生之時故顯現禎祥令物信悟八曰老君欲明妙道須在修功亦有鍊丹以勸修習今亳州宫中有鍊丹井鍊丹檜並存焉九曰老君教人習道内外俱修既鍊金丹又習真氣今有虛無堂在亳州宫中乃習氣之所也十曰老君明此妙道修之必得昇天示彼功成輕舉而去今亳州宫中有鹿跡檜即老君乘白鹿昇天之所其樹見在十一曰老君降生年代即殷武丁九年庚辰歲二月十五日也今詳殷周以子月爲歲首二月即今之十二月丑月也十二曰老君降生郡國即古之楚國之分苦縣因城爲名瀨鄉因水

爲名曲仁里九井之西靈溪之側其縣本名苦縣漢魏以來名谷陽縣乾封元年改爲眞源縣中和二年昇爲赤縣十三曰老君降生之後九日之中身長九尺七十二相八十一好蹈五把十美眉方口雙柱三漏日角月淵具大聖之相也十四曰聖母玄妙玉女老君降生之後聖母乘八景玉輿羣仙侍衛白日昇天大唐追尊爲先天太后今有宮在眞源縣太清宮之北一宮在樓觀昇天臺上十五曰老君昇天之後歷代帝王欽慕眞迹漢桓帝隋文帝皆崇修宮廟命文臣刊碑以旌道德故漢有邊韶碑隋有薛道衡碑于今並在十六曰聖唐受命之年亳州舊宅枯檜再生以彰子孫興昌享無疆之祚其樹見在號再生檜十七曰眞源舊里累降樹祥甘露乍垂卿雲時布或眞容顯現以弭妖兇或雲霧凝空以護宮宇或神鳥銜箭或瑞雪驟飛或神龍躍九井之中或文字顯三檜之上代代昭驗載在簡書漢桓帝時感夢老君修

祠宇之日卿雲見在其上隋文開皇五年卿雲白鹿現於祠庭帝遂修崇庭宇武德三年枯檜再生其年卿雲現於其上上元元年枯檜樹於木枝上有朱書乾元亨利貞字重重分明太極元年卿雲現於其上天寶七年鳳凰集於虛無堂上寶應元年有紫雲屬天神光夜照明日龍見九井之上大曆三年卿雲現於宮上甘露降於檜樹會昌二年甘露降於庭樹咸通十年徐州逆賊龐勛欲領徒據太淸宮老君應現有黑氣遍川賊徒迷失道路其日敗滅中和廣明之際黃巢侵逼宮宇縱火焚燒陰雲升現雨降火滅賊徒奔潰又逆賊遍地白刃圍逼亳州其日黑氣大雪賊徒殞仆凍死解圍而去又黃巢餘黨攻圍亳州神烏遶城銜箭有黑氣自宮中而來賊黨驚奔解圍而去中和二年勑吏諸稠奏自黃巢入關之後一十八度兇徒侵逼宮宇攻圍州城皆有祥異賊遂奔散遠近戶口多就宮避難並獲安全請移縣就宮安置勑

旨不允逐昇爲赤縣光啓元年七月九龍井中五雲成蓋高千丈以來如此現者三度汴州畫圖聞奏此之符瑞皆載於國史矣

第二十七彰聖號者老君瓊胎寄孕八十一年誕聖之辰生而白首聖母爲之立號以示世人於此門中又分五段一曰聖人降迹與俗不同聖母欲謂爲老又是初生欲謂爲子又乃白首兩字兼稱因立老子之號焉二曰道與俗反夫老者長年之稱子者幼稚之號世人先幼而後老老君先老而後幼欲明攝迹還本也三曰老者考校衆聖爲名子者以孳生萬物爲義所以老君爲萬物父母衆聖祖宗故有考校孳生之名以爲老子之號老子二字起於此時老君之號先於億劫非此一時四曰聖人垂名反終歸始老者終也子者始也世人先始而後終老君先終而後始欲令世人修道反老還嬰故號老子五曰委迹和光以循於世者老君以生而白首故號爲老

子者男子之通稱亦如孔子孟子莊子列子等以姓爲號老子鶡冠子抱朴子淮南子因事爲號序訣云老子之號始於無數之劫杳杳冥冥眇邈久遠矣斯乃不以降生而老爲號乃以長於億劫之前故以老爲號爾夫託神李母剖左腋而生生即皓然號曰老子老子之號因玄而出在天地之前無衰老之期故曰老子此序訣所證也今考詳衆說既不以因生立號即是老君歷劫垂教應代表形常現老容故有老子之號爾

第二十八明胄胤 老子本記及諸家史冊皆云生於李樹之下指樹以爲姓斯理爲當矣今按大唐天潢玉牒即云顓頊之後生大業大業生媧媧娶有喬氏之女感月光貫昴而生咎繇咎繇生伯翳伯翳之後代爲士師至理徵避桀之亂遁居伊侯之墟食李實乃改爲李氏此言咎繇之後以理獄爲功遂姓理氏其後子孫或改里氏至伊侯之墟避難遂改里爲李徵生利貞當殷湯之時也利貞生昌祖昌祖仕陳爲大夫因居苦縣昌祖生明明爲陳相葬瀨鄉之北立廟因有相城明生慶賓慶賓生靈飛一名慶會慶賓靈飛皆白日昇天所言陳國乃古之陳國非周時所封胡公滿之國也今按湯至陽甲一十八王二百五十餘年自李徵至慶會五世相承年代相類當此之時太皡之時已爲陳國及周封舜後當是此陳既滅乃封胡公而王其地也靈飛之妻玄妙玉女感日精之夢而生老君此一說也又按本記云老君生而能言指李樹曰此我姓也因遂姓李故隋內史舍人薛道衡老君祠庭碑云感日載誕莫測受氣之由指樹爲姓未詳吹律之本是也又樓觀先師傳云老君既因聖母攀李樹曰此汝姓也三家之說經傳備載今並明之以彰國姓宗緒矣聖母者按玄中記云李靈飛當殷之時父子相承得修生之道父慶賓年百餘歲常有少容周遊五嶽諸山一旦於所居雲龍下迎白日昇天靈飛感父飛昇之異深隱不仕內修其道以天水尹氏之女爲妻居於瀨鄉其妻嘗因晝寢夢天開數丈衆仙人捧日出於其處良久見日漸小從天而墜化爲五色之珠大如彈丸夢中得而吞之因即有孕八十一年容色益少常若處女靈飛亦百餘歲而昇天既誕生老君之後即有五色雲輿迎之昇天而去又李氏大宗譜云李氏之姓其先黃帝之後姓公孫曰軒轅元妃西陵氏生昌意昌意之妃方雷氏曰女節感台光貫日而生少昊曰青陽氏少昊次妃名脩房生大業大業之妃名扶始感白雲覆己而生皋繇皋繇生伯益伯益一名翳帝舜封之於嬴因姓嬴氏翳妃姚氏生若水若水生昌貴昌貴生景僕景僕生仲行仲行爲周成王諸侯謚曰非公至宣王賜姓裴氏裴氏之孫庭堅有女貞潔不嫁居楚國瀨鄉曲仁里因食李實而有孕歷八十一年安愈無苦常有神明潜衛其身以周惠王之時二月十五日因攀李樹生於

左脇生而髮白左掌中有玉印字右掌中有七十卷經字左脚下有救字右脚下有治字生而能言問父何在母曰吾貞潔不嫁今則老矣吾因食李實而孕汝無父也吾以處女而孕於汝恐爲鄉里所笑欲飲藥而去之神人告吾不令吞藥及今八十一年矣因食李而生李即汝姓也既生而老號曰老子老子作七十二經以記天地鬼神之名述無爲長生之道娶天水尹氏之女生子名貞利當定王之時此一說也○

○今詳尹喜是康王大夫昭王時爲關令老君已度關授經此即年代縣殊先後差爽雖譜書所載恐非真的然李姓所起今亦載得姓之由也又玄妙玉女元君傳云老君在天爲衆聖之尊先億劫而行教以無爲常存之道化於天人長於億劫之前爲萬聖之君長故天尊道君賜其真號號曰老君即在五太之前歷劫有此號矣雖代代應見爲帝王師而未有降世誕生之迹乃於九清之上命玄妙玉女降於人間爲天水尹氏之女嫁李靈飛爲妻老君乃乘日精駕九龍化爲五色流珠下入玄妙玉女口中而寄胞託孕歷八十一年因攀李樹而生老君誕於左脇當孕之時神靈衛聖母之身既生之後玉女捧接祥雲滿庭日童散暉月妃擲華衆聖來集老君乃指李樹曰此吾姓也在代凡有九名一名耳字伯陽二名雅字伯宗三名忠字伯光四名石字孟公五名重字子文六名定字元陽七名元字伯始八名顯字元生九名德○

○字伯文或云三十六號或云七十二名或云姓字眇眇從劫至劫非可悉記老君有九變以法太陽變化生育之功有七十二相八十一好故爲聖中之聖真中之真矣聖母在天即號玄妙玉女既降育大聖即爲太一元君元君乃授老君化世行教之旨內修九室三一之門萬善萬惡之戒百病百藥之訣虛無清淨之規九丹餌鍊之品將以示世人有師資授受之法而太上大聖爲萬化之主豈復待師受稟學乎受道既畢即有天樂駭空流雲需野千乘萬騎五帝上真擁九光八景之輿迎聖母元君歸于玉清之上至今爲太一元君國朝尊爲先天太后具在前解詳諸家所載聖母本起即玄妙玉女爲老君之母證太一元君事跡爲勝國朝所尊云母益壽氏爲先天太后是宗譜所明道經之中未覩其事所言降生年代以殷武丁時爲是自餘諸說舛誤不同前後差謬今則載而不取也

○第二十九興帝業者老君道包萬有澤被諸○天貽厥孫謀光膺大寶是以三十一代孫高祖神堯皇帝光宅天下奄啓我唐矣所以天潢流瑞源出於上清瓊海澄瀾潤涵於萬寓德明皇帝佐堯翊舜興聖皇帝握紀秉時始輝映於唐虞之間復恢拓於秦梁之野比夫后稷古公之德文昌武發之興卜代卜年帝枝帝葉固無讓於姬周矣第三十冊鴻名者乃向下明乾封元年冊尊號也

向來所解老子兩字汎舉三十門以彰應跡垂號也

釋老君聖唐冊號

夫所言太上者統教之尊名證聖之極果也太者大也上者高也太者大也無大於太上者高也無高於上乃修因證果極位之稱也世人修行自凡而得道自道而得仙自仙而得真自真而得聖聖之極位昇為太上太上者六通萬德無不畢備紹法王位統臨萬聖即得居此尊名亦如代間皇帝代代紹位皆○得稱之自元始天尊之後即有太上大道君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太上高皇帝皆極此位而太上丈人高皇帝雖兼有尊極之名而不行教其傳祚行教為萬天之主唯道君老君耳玄者深也妙也亦云道也天也至道高妙不可言詮約妙與深以玄為證言深妙玄遠以明道體故謂之玄元者初也始也祖也爾雅云肇道根源萬物宗祖處世出世之法皆為之本始故謂之元皇者大也謂大道也道大曰皇尚書序曰三皇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帝者天也其德配天次於道也德大曰帝道德兼稱故云皇帝又云法道法天謂為皇帝秦始皇既一統天下垂法後代上採三皇之尊名下取五帝之美號兼而稱之曰皇帝焉尚書序曰五帝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內號者隱號也老君千名萬號不可備窮以當時天下所稱謂之老子亦乃道尊德貴不可斥名天上人間咸稱曰老子是則以老子之內號也我大唐高宗天皇大帝乃老子三十三代聖孫大唐之第三帝太宗文皇帝○之第三子也承平嗣極極紀垂衣耀仙李之靈葩展昇平之盛禮迴鑾苦縣謁聖真源表大孝於奉先賛玄元於聖號以乾封元年太歲丙寅二月二十八日下詔曰東臺大道混成先二儀而立稱至人虛已妙萬物以為言粵若老君朕之本系爰自伏羲之始暨乎姬周之末靈應無象變化多方遊元氣以上昇感日精而下降或從容宇宙吐納風雲或師友帝王丹青神化譬陰陽而不測與日月而俱懸屬交喪在辰晦迹柱下大弘雅訓垂範將來雖心齊於太虛而理歸於真宰若夫絕聖棄智安排寡欲寂寞杳冥之際希夷視聽之表澹爾無為究然自得酌之不竭用之不盈執大象而還淳滌玄覽而遣累邈乾坤以長久跨陶鈞而亭育至矣哉固無得而名也況復大聖所資克昌寶祚上德所履允屬休期朕嗣膺靈命撫臨億兆總三光之明而夙宵寅畏居四大之重而寢興祇惕盡孝敬於宗祧罄懷柔於幽顯行清淨之化承太平之業登介丘而展采坐明庭而受記飛烟結慶○重輪降祥鶴應九皐山稱萬歲越振古而會休徵冠帝先而為稱首大禮云畢迴輿上京迂駕瀨鄉躬奠椒糈仰瑞栢以延佇挹神泉而永歎如在之思既深敬始之情彌切宜昭元本之奧以彰玄聖之功可追上尊號曰玄元皇帝仍改谷陽縣為真源縣當縣宗姓特給復一年冀敦崇遠之情用申尊祖之義布告中外咸使聞知主者施行又永淳二年癸未十二月四日下詔曰君崇於道宅紫微以垂衣臣修於德罄丹心而作礪若使上守於

義下尊於禮名教所以乖淳忠信由其漸薄在昔胥庭連陸媧燧伏羲不宰而天下化軒項堯舜禹湯文武至公猶行深仁尚積及秦居潤位奢泰之漸聿興漢魏霸圖玄默之風已替遐觀魏晋近鑒周隋代益囂浮人踰僭侈窮百王之弊俗極千年之否運以承大亂之後方開大聖之期既逾交喪之辰必興交泰之緒我高祖神堯皇帝受鑛宮之景命蕩欃野之妖氛重懸日月一匡宇宙太宗文皇帝披圖汶水杖鉞參墟降斗極之神兵滌懷襄之巨浸張四維而安赤縣勞百戰而徇蒼生聲教遐覃隄封遠亘緬惟洪業無得而稱朕以寡昧忝膺丕緒未嘗不孜孜訪道戰戰臨人日慎一日三十四載於今矣況下安則上逸時弊則君憂雖身處九重而情周萬姓建本之懷愈切抑末之念逾深令庶績雖凝而淳源未洽朕之綿系兆自玄元常欲遠叶先規光宣道化變率土於壽域濟蒼生於福林屬想華胥載勞寤寐所冀內外寮寀各竭延誠敦勸黎萌俱崇簡質嚮滌澆俗咸與惟新憑大道而開元共普天而更始宜申霈澤廣被紘埏可大赦天下改永淳二年為弘道元年仍令天下諸州置道士觀上州三所中州二所下州一所每觀度道士七人以彰清淨之風佇洽無為之化主者施行是則奉先尊祖復朴還淳之旨也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　　義三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釋御疏序上

疏玄玄道宗降生伊亳

義曰玄深妙也亦不滯也宗主也尊也言太上老君為深妙道之主也老君既不滯有亦不滯無因果兩遣麤妙雙遣先天後劫尊為教主故云玄玄道宗也降生伊亳者自上而下曰降言老君居三境之天為大道之主愍鑒下土降化人間運大慈心分形表瑞乘九龍之駕化旭日之精下入玄妙玉女夢中因而託孕寓生於世示見同凡有出生之相為立化之首故曰降生此明表應化迹也伊亳者伊即伊侯之墟是老君祖徵避桀難之所其地在苦相二城之間也亳者亳社之地古謂之亳後乃殷墟殷自湯受命至第十九王盤庚八度遷都方都於亳即殷之都也或云陳國者即太皡之後所居謂之陳墟在宛丘之側也按禹別九州苦縣是豫州之分武王伐

紂既有天下乃封舜之後胡公滿於陳此即古有太皡之子孫已爲陳國舜後亦已爲胡國胡小而陳大胡在沈蔡之閒陳在今潁川武王尊舜之德追奬其後故遷之於陳此陳國自胡公滿之後歷春秋時凡四十餘世爲楚子所滅漢祖滅秦改陳爲淮陽郡郡大縣小郡管於縣故有陽夏寧平苦柘四縣隸爲淮陽後漢章帝改淮陽爲陳郡或云楚國者楚以熊繹爲始封之君都於荆陳自淮之阻其地連楚春秋楚○子滅陳因而縣陳故亦屬楚遂爲楚地或云楚國或云楚縣或云陳郡春秋之日郡小縣大以郡屬縣故云楚縣秦幷楚縣置三十六郡郡大縣小以縣屬郡或云譙國者今老君舊宅太清宮東北四十里有譙城是也或云相人者宮側有古相城也或云苦縣亦春秋純郡之縣也故苦縣城在瀨水東基址存焉其苦縣後改爲谷陽縣大唐乾封元年高宗皇帝封禪東嶽廻駕幸老君舊宅封册尊號改爲眞源縣中和三年癸卯亳州刺史潘稠上表於成都行在以太清宮累有應見自黄巢大寇之後一十八度寇孽侵犯皆有迅雷烈風震擊其賊或顛沛而失道或因至敗亡侵宮宇不得遠近居人就宮避難者數千户皆保安全請移縣就宮安置奉勑移縣就宮必恐褻瀆所奏宜不允遂昇眞源縣爲赤縣以太清宮在部内故也仍差使臣齎御詞修齋告謝雖時代遷貿名號不同其於處所由來一耳後漢桓帝夢見老君特詔陳○相邊韶於生處舊宅修祠立碑祠側有李母廟祠内古有虛無堂堂之前有三檜及餘檜千株九龍井鍊丹井昇天鹿跡掛古跡依然左帶靈溪右環渦水其地顯敞寔惟勝所又瀨水在宮西以水爲鄉名故爲瀨鄉或爲厲鄉文字訛也其宅累代帝王每加修飾隋開皇六年文帝勑内史舍人薛道衡立碑修廟唐天寶七年戊子改爲太清宮以汴州節度使爲宮使亳州刺史爲副使國朝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玄宗六聖眞容並列侍於老君左右焉

疏肅肅皇祖命氏我唐

義曰肅肅尊嚴莊敬也皇大也祖初也老君乃大唐尊嚴之祖也命氏者氏族也言得姓之由也我唐者言唐之立極自聖祖垂裕乃老君裔孫也始因老君誕生指李樹而爲姓李氏之姓始於指樹已具在前解義中故云命氏我唐也薛道衡碑云感日再誕莫測受氣之由指樹爲姓未詳吹律之本昔京房吹律而定其姓也

○疏垂裕之訓無疆之祉

義曰裕福善也無疆者無邊廣遠之貌也祉福也老君垂善應之福流廣遠之裕光啓帝業肇興我唐也訓教也

疏長發遠祥系本瓜瓞

義曰長發商詩篇名也濬哲維商長發其祥祥善也言商家之德久發見其禎祥契布五教寛大之德始有王天下之萌兆歷虞夏之世而湯有天下也系本也系者單緜聯續之貌不絶之象也言聖系天枝長

發不絶也瓜瓞者文王之什緜緜篇也緜緜者瓜紹也瓞瓝也瓜本實繼先一歲之瓜必小狀似瓝故謂之瓞緜緜然若將無長大時興者以喻后稷矣后稷帝嚳之胄封於邰其後公劉失職遷居豳于漆沮之地歷世亦緜緜然至大王而益盛得其民心而成王業與殷周之二代興業久遠之事以明老君垂裕久遠方興我唐業將明受命建國非一朝一夕人事之所能乃積德傳裕其來甚遠乃能奄有天下如殷周之興也

疏其出處之跡方冊備記

義曰方謂方所也冊者編竹爲之長尺有二寸以記邦國之事春秋序曰大事書於冊小事簡牘而已是也出處者出謂在朝即老君伏羲之後代爲國師或爲藏史或爲柱史或爲太史儋或云伯陽父咸顯明於朝廷也處謂隱遁即老君西導流沙東巡碧海幽演傳經等是也雖晦名隱世其行藏之迹化導之事國家正史簡冊之中及諸子史道經之內無不具紀也易曰或出或處是也

疏道家以爲玉晨應號

義曰道家者按太史司馬遷著六家之說先黃老而後六經道家居先最爲通美馬遷曰陰陽者繁而致惑儒者博而損虛墨者苦而傷性名者華而少實法者酷而少恩唯道家之教爲大道焉以其清虛無爲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以大順與時推遷應物變化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其實易行其辭難知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之主此所謂道家也淮南子曰道家者理性情理心術養以和持以適樂道而忘賤寧德而安貧聖賢之所貴家國之所賴故曰道家也玉晨者即太上大道君之別號也老君本紀云或號天尊或號太上或號大道或號老君即明玉晨君亦老君之應號也太上虛皇常居紫瓊宮在玄都玉京之上亦名紫晨宮亦名玉晨宮即玉晨道君乃老君之應號爾

疏馬遷謂之隱君子

義曰馬遷者司馬遷也遷字子長河內溫人中山王相司馬喜之孫太史令談之子顓頊之裔生于龍門年十歲誦古文尚書年二十遊江淮九疑禹穴之間仕漢爲郎中使西蜀父卒歲餘爲太史令而作史記遷嘗因言李陵非罪枉害其妻子遂爲人所譖下獄受腐刑西京雜記云遷發憤而作史記先達稱有良史之才敘屈原賈誼詞旨抑揚蓋一代之偉才也桓譚新語曰遷修史記未行於代其後外孫楊惲題爲太史公或爲談爲太史令遷繼爲世官而身受腐刑恐辱先人我同太史家來使之人耳故題爲太史公也遷爲中書令卒有集二卷史記云老子或隱或顯二百餘年西入流沙不知其終蓋隱君子也子者有道之稱古人稱師爲子如孔子列子是也

君子者君師也禮記云爲學者能博喻然後能爲師能爲師然後能爲長能爲長然後能爲君爲君爲師其德光大故謂之君子又解云有德有道雖在衆庶之中爲人所敬則爲君子寡道鮮德雖居高位亦謂之小人故道比於君德比於師然後謂爲君子凡世之人理猶若此况玄元老君爲道德之主帝王之師號曰君子不亦宜乎

潛龍甲秩故謂之隱也

○疏而仲尼師之

義曰仲尼者孔子也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殷之後也按史記殷本紀云帝嚳之妃呑燕卵而生契契爲堯司徒有功封於商賜姓曰子契裔孫湯名天乙亦名履滅夏而爲天子至湯孫三十七代其王名帝辛號之曰紂無道周武王起兵滅之封其庶兄微子之子啓於宋宋閔公有子弗父何長而當立讓其弟厲公何生宋父周周生勝勝生正考父考三命爲宋正卿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莫敢余侮三命益恭故春秋美其德焉考父生孔父嘉別爲公族遂以孔爲氏或云呑乙卵而生後賜姓子以子配乙爲孔字乙即燕也此兩存焉或以滴溜穿石而爲孔姓此尤不經今所不取孔父嘉爲宋司馬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皐夷父皐夷父生防叔防叔奔魯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即孔子之父也孔子居魯國闕里鄒鄉周靈王二十一年魯襄公二十二年戊申十月十三日庚戌生至魯哀公十六年周敬王四十一年庚申歲四月十八日卒年七十三初昭公七年楚子成章華之臺欲與諸侯落之召昭公孟僖子仲孫貜爲介遂如楚三月過鄭鄭伯勞之僖子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四月楚子享公于新臺九月至自楚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茍能禮者從之二十四年僖子將死召其大夫曰禮者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恭其恭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殁必屬說（南宮敬叔也）與何忌（孟懿子也皆僖子之子）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以定其位故何忌敬叔師仲尼仲尼謂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而達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敬叔言於魯君曰孔丘聖人之後將達者也受先臣之命屬臣必師之今孔子將適周觀先王之遺制考禮樂之所極斯大業也君盍以車乘資之臣請與往魯君與車一乘二馬二豎子敬叔俱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朝廷之度觀明堂四門之墉有堯舜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戒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而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歎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將去周老君送之曰富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竊仁者之號送子以言凡當世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

議人之非也博辨閎大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也為人臣者無以有己為人子者無以惡己自周反魯道彌尊遠方弟子之進者蓋三千焉孔子歎曰自南宮敬叔之乘吾車也吾道加行不然吾道幾廢矣今禮記所引吾聞諸老聃皆是孔子師老君得禮之要也

疏　繙經中其太謾

義曰繙帙亂取也孔子西藏書於周室以老君曾為藏史因而問焉老君不許於是繙六經以悅老君老君曰太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君曰仁義人性耶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老君曰噫幾乎後言夫蚑蝱噆膚則通夕不寐今仁義憯然乃憒吾心亂莫大焉此斥孔子不宗大道而循有為也

疏　問禮歎乎龍德

義曰孔子問禮於老君而語老君以仁義老君曰夫烏不日黔而黑鶴不日浴而白黑白之別不足以為辯名譽之勸不足以為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溼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子之所言其人骨已朽矣獨其言在耳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者若是也孔子歸三日不譚弟子怪而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與汝處於魯之時有人用意也浩如飛鴻者吾飾意以為弓弩而射之未嘗不及而加之也有人用意悠然如遊鹿者吾飾意以為走狗而逐之未嘗不及而頓之也有人用意若井魚之沒於九重之泉者吾飾意以為鉤繳而投之未嘗不得而制之也及吾見龍則不能知也夫龍者合則成體散則成章乘乎雲氣養乎陰陽遊乎泰清吾不能逐也吾今見老君其猶龍乎使予口張而不能嗋舌出而不能縮形窮神錯而不能知所居余又何規老聃哉

疏　在周室久之

義曰老君自殷武丁九年庚辰生於楚國苦縣至紂二十一年丁卯居岐山之陽號燮邑子風伯前驅彭祖為從以觀西伯之化西伯聞之徵為守藏史作赤精經教以仁信之道西伯行之禮賢好義鳳集岐山故禮記云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陽即此時也遂以岐山為州之名鳳翔為府之號乃其事矣老君所居去鳳翔城北一十八里唐既受命於其舊所置啓聖宮也武王克殷老君號育成子作璇璣經武王師之成王時號經成子康王時號郭叔子仍為柱下史潛龍卑秩以佐於周至昭王二十五年度關西化流沙自武丁庚辰年至昭王癸丑年二百一十五年即司馬遷所言老君在周二百餘年是也

疏　將開道西極

義曰本相經云昔妙梵天王為貪快樂不修功德下生蜀賓為頻陁力王復好畋獵殺害無道故老君以昭王時西入流沙授以浮屠之術而度之焉又西戎雜俗好淫

多殺皆學邪幻之法好事邪神老君乃往歷化八十一國胡王及九十六種邪法外道等也故云開導開即開悟導即化導也西極者在中國之西乃流沙八十一國等也

䟽關令尹喜請著書

義曰尹喜者天水人也明習五經天文緯候陰陽之書無不該博仕周康王時爲大夫至周昭王二十四年知有聖人西度請出爲函谷關令遂遇老君傳經就比門中

○分爲八別一曰示見禎祥者昭王之時天理星西行入昴東南真氣狀若龍蛇而西度漢融風三至紫雲浮關尹喜見之請出爲關令以候老君也仙公序曰尹喜占宿命合道預占見紫雲西邁知有聖人當度是也二曰託試尹喜者昭王二十四年壬子十二月二十五日老君乘青牛薄板車徐甲爲御以來度關云吾家在關東田在關西明日當臘天寒取薪耳喜再拜稱弟子曰今日見君乃聖人也願少留焉又謂之曰竺乾之國有古先生吾欲昇就皆寓託他事以試尹喜三曰傳授道德者道德序訣云老君謂尹喜曰爾應爲此宛利天下棄賢世界傳弘大道于神仙者矣以其月二十八日中時授太上道德經則是以昭王癸丑年五月壬午去周十二月二十五日度關二十八日授經自殷武丁庚辰年生至紂二十一年丁卯文王受命凡一百八年至昭王二十五年癸丑又一百七年通前二百十五年乃西度關史記云老子

○在代二百餘年乃入流沙是也四曰示見神通者老君御車人徐甲本是枯骨曝露草中老君因見哀之以太玄生符投之遂化爲人隨老君周遊二百餘年老君約云日雇百金往至大秦安息以黃金併償之甲至關悦一婦人不欲隨老君西去遂作牒詣喜以訟老君索日雇之直老君謂甲曰爾本枯骨我以太玄生符救爾所以爲人今還我符當償爾金也言訖符從甲口中出甲復化爲枯骨喜見之驚怖爲叩頭請謝願乞恕之老君又以符投之甲乃復舊尹喜見此神變彌加勤敬也五曰同還樓觀者喜爲關令即函谷關也在陝州桃林縣南十二里今有故關墟大唐天寶元年壬午正月七日老君於丹鳳樓降見告陳王府參軍田同秀出天寶靈符云在函谷古關尹喜舊宅勅道士及内臣往求之於枯桑下有紫雲白兔之瑞掘獲石函得天寶靈符於其地大赦天下改桃林縣爲靈寶縣於其地置靈符觀御製御書碑銘

○今存焉尹喜以二十八日受道德二經後乃與老君同自函關歸盩厔終南山之陰尹喜所居之宅宅即喜結草爲樓觀星望氣之所其宅尹喜昇天之後相傳謂之樓觀周穆王招隱士杜冲與喜弟軌居之有老君車板及支莗樹秦漢累朝謁板始皇墨跡皆存焉六曰昇入太微者老君與尹喜說經及授九丹諸訣畢以昭王二十六年甲寅四月於喜宅南山上昇入太微西昇經云說經畢忽失老君所在斯須館舍

光炎五色玄黃喜出中庭叩頭曰願神人復一見示以一要得以守元忽見金人存七悅惚老少無常重謂喜曰除垢止念靜心守一衆垢除萬事畢吾道之要也七曰約會青羊者老君將昇太微謂尹喜曰千日功成求我於蜀青羊之肆也喜遂稱疾棄位除垢止念靜心守一至昭王二十九年丁巳入蜀見老君於青羊之肆也其青羊肆在成都縣西南五里前臨大江古老所傳常有靈應以中和二年壬寅僖宗皇○帝駐蹕在蜀因獲靈甎古篆符瑞喜動行○朝皇帝駕幸其所致禮贍敬勅置青羊宮其甎篆文曰太上平中和災六字自獲甎之後明年收復長安後年駕廻京闕矣八曰俱化西極者尹喜三年之後千日功成以丁巳年入蜀於青羊肆見老君老君與喜自蜀川乘雲駕遊天水昇三洞歷九天然後西化流沙八十餘國矣中和二年九月十二日以獲甎符瑞下勑曰昔者聖祖玄元皇帝與弟子文始先生講真經於樓觀之臺約後會於青羊之肆共乘雲駕俱化流沙仙記傳聞地圖標載自周昭洎于此日曆數約二千年景象寂寥蹤基牢落今因翠華巡幸玄貺昭彰珠光跳躍於庭前靈篆申明於樹下甎含古色字驗休徵中和之災害欲平厚地之禎符乃見足表玄穹降祉太上垂祥將殲大盜之兵戈永耀中興之事業宜撰勒文字告示諸道及軍前仍於其地賜內外行庫錢置青羊宮以旌符瑞編付史館者即流沙西化益彰○○明驗矣著者表記也亦述作之謂也今詳此經乃帝舜時說已曾授舜今重授喜非時著述也

疏於是演二篇焉

義曰於是者發句之端也演者廣暢之理也二篇者指道德二經也王子年拾遺記曰老君居景室之山與世人絕迹唯老叟五人或乘鳴鶴或著羽衣共譚天地之數所撰書經垂十萬言有浮提國獻善書二人乍老乍少隱形則出影聞聲則藏形時出金壺器中有黑汁狀若淳漆洒木石皆成篆隷科斗之字記造化人倫之始老君所撰經皆寫以玉牒緘以金繩貯以玉函及金壺汁盡二人乃欲刳心瀝血以代墨焉此乃洛州景山太室少室也所說九變長生等經有百萬篇多藏名山石室秘而未行今所出者約六千卷皆經國之微言濟生之大用則非止道德二篇而已今明此二經是函谷關所授尹喜之經耳

○疏明道德生畜之源因不盡此

義曰道生德畜為化之本也一切之法因○道而生故云源也亦喻泉源能流其水無有窮竭罔無也言此經所載法源化本無所不盡而無窮也

疏其要在乎理身理國

義曰文子通玄真經曰道德者匡衆以為正振亂以為理化淫敗以為朴淳德復生天下安寧此道德之理國也道德務者百禍不能罹險阻不能危刑罰不能加謗讟不能隨代悖而不謬代泥而不污人惑而

不疑人欺而不詐人善而不悅人懼而不怖內存其真外和其人享無窮之壽而上賓于天此道德理身也

䟽理國則絕矜尚棄華薄以無爲不言爲教

義曰文子問老君曰理國之本如何老君曰本在理身也未聞身理而國亂身亂而國理者夫理國者靜以修身全以養生則下不擾下不擾則人不怨爲理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勿奪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去就去就之本在於無爲夫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日月照星辰期陰陽和非有爲也正其道而物自然化也此乃絕矜尚棄華薄無爲不言之旨也下經首章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是也上經第二章曰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是也教者訓教於人可以垂訓於永久也論語云子以四教詩序云教以化之是也易云聖人以神道設教言教者以教於人而世之衆教皆以有執有爲爲

本今老君此教以無爲不言爲化故爲衆教所尊理道所貴也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釋御䟽序下

䟽理身則少私寡欲以虛心實腹爲務

義曰少私寡欲虛心實腹者上經第十九章云見素抱朴少私寡欲上經第三章云虛其心實其腹也及上所引經文並解在正經中向下當辯務者緫事之名也君子有常務論語云君子務本是也

䟽此其要旨可得而言也

義曰要謂樞要旨謂指歸此經乃理身之指歸理國之樞要可以言述固得而言也

䟽又乎窮理盡性閑緣息想

義曰易云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窮者窮極萬物深妙之理究盡生靈所稟之性物理既窮生性又盡以至於一也又解云窮理者極其玄理盡性者究其真性玄理真性考幽洞深可以神鑒不可以言詮也閑緣息想者隨境生欲謂之緣因心繫念謂之想於此門中分爲四別一曰意隨善境而

生善欲謂之善緣二曰意隨惡境而生惡欲謂之惡緣三曰心繫善念而生善想四曰心繫惡念而生惡想雖同因境所起分爲善惡夫初修道者既閑惡緣又息惡想以降其心心澄氣定想念真正稍入道分善緣善想亦復忘之窮達妙理了盡真性想緣俱忘乃可得道故云窮理盡性閑緣息想也

疏庶實行權

義曰庶者居也實者真諦玄微所謂妙本之道也大乘之趣也權者因事制宜隨俗立教謂中乘之道以誘開悟亦猶理國理身之旨先實權教後入大道實教者上經第三十五章云執大象天下往又云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又云自古及今其名不去是也權教者上經第三十六章云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是也

疏坐忘遺照

義曰坐忘者墮肢體黜聰明遺形去智以至乎大通謂之坐忘至道深微不可以言宣止可以心照既同照得悟其照亦忘故曰坐忘遺照此皆大乘之道也

疏損之又損玄之又玄殆不可得而言傳者也

義曰爲道之人遺麤達妙損之又損漸入玄微玄之又玄即隋真趣下經第四十八章云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上經首章云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是也此乃得之於玄會契之於無爲非文字能詮非言句能述老君曰道若可獻則臣獻於君道若可傳則父傳於子斯固非可言傳也損者毀滅之謂也玄者深微之謂也

疏其教圓

義曰行有五教分爲五別一曰挫銳解紛和光同塵初教也二曰見素抱朴虛心實腹漸教也三曰外其身而身存後其身而身先半教也四曰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則無不理滿教也五曰澹然常存用之不勤天地有終大道無變圓教也合此爲教五者俱備萬行揔包故曰其教圓圓者圓通一切道無不在之謂也

疏其文約

義曰約限也省也不出二篇包羅萬法不曰約乎

疏其旨暢

義曰暢通也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言有宗事有君不曰暢乎

疏其言通

義曰通近也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不出户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不曰通乎

疏故遊其廊廡者自以爲昇堂覩奥

義曰廊步廊也廡堂下也奥内也西南隅謂之奥言世儒之士習道之人始覩此經自謂窮理盡性以極玄微耳

疏及其研精覃思然後知其於秋毫之端萬分未得其一也

義曰況研鑽極考情運思探道之奥極道之源箋註詮疏以求聖人之旨所得之理逾少聖人之意逾深郭象曰秋毫之端細

矣又未得其萬分之一也秋毫者兎秋所生之毛也端者末也

䟽經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

義曰此引上經第二十五章以證妙道之名也有物者無中之有恍惚之物也混成者天地未分謂之混沌天包於地混混無端天地浮載於水中積聚於氣内謂曰混元以其道氣化生分布形兆乃爲天地而道氣在天地之前天地生道氣之後故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也莊子曰大道者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吾者老君自稱也混成之狀怳惚之象先天先地混然獨立名號未彰言語路絶所以老君強爲立字字之曰道強爲立名名之曰大其道廣博包裹天地貫穿萬物故名大道也

䟽故知大道者虛極妙本之強名語其通生也

義曰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授可得而不可見在太極之表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故謂爲虛極之妙本也以其生天生地神鬼神帝故言其通生也道者通也虛者至無也極者至高也妙者至玄也本者化源也

䟽莊子曰太初有無無有無名者未立強名也故經曰無名天地之始

義曰莊子姓莊名周宋國蒙邑人也當趙文王齊宣王梁惠王時師長桑公子受其微言隱於抱犢山服大丹昇天署位爲太極韋編郎入侍帝晨嵇康云又師涓子居世時爲漆園吏著書三十三篇皆言大道放曠無爲之理大唐天寶四載四月封爲南華眞人所著書爲南華眞經此則引第十二天地篇也太初者未見氣也有無無有無名者無有故無名號也此名未立強名之道以前大道無名強而名之謂之道強名之初天地之始也

䟽強名通生曰道故經曰有名萬物之母

義曰道通也通以一氣生化萬物以生物故故謂萬物之母母茂養之稱也經云者指此經首章之詞也引此首章以證大道之名爾

䟽莊子又曰物得以生謂之德

義曰莊子天地篇之文也虛無不能生物明物得虛無微妙之氣而能自生是自得也任其自得故謂之德也

䟽德得也言天地萬變旁通品物皆資妙本而以生成得生爲德

義曰德者人之所得是也夫三才萬物資道妙用各得生成無不遂性故謂之德旁通者周遍之謂也品物者衆物也資者取也用也妙本者道也

䟽故經曰道生之德畜之

義曰此下經第十四章文也引此正文重明道德生畜之義用合莊子物得以生之理此明有以無爲本無以有爲用道德相須爲上下二經之目也

䟽則知道者德之體德者道之用也

義曰眞實凝然之謂體應變隨機之謂用杳冥之道變化生成不見其迹故謂之體

也言妙體也莊子曰其來無迹其去無涯無門無旁四達之皇皇是也因此妙體展轉生死生化之物任乎自然有生可見而不爲主故謂之用此妙用也莊子曰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是也

疏而經分上下也

義曰冥冥之道上也昭昭之德下也大聖說經本無道上德下之别而詮釋之家强爲箋解言道非德無以顯德非道無以明道無爲無形故居化物之先德有用有爲○

○故在生化之後道居先故處於上德居後故處於下由是分上下二經亦猶天淸而居上地濁而處下爾

疏先明道而德次之

義曰妙無生妙有由精以至麤次者亞也先後之謂也

疏然體用之名可散也

義曰精麤先後可兩言之體精而爲本樸也用麤而爲末器也故言散爾

疏體用之實不可散也

義曰同契乎無故不可散散者分别之謂也雖因用而有分别在生化終始倚伏相須詣理源實故不可散言萬形之殊含妙道也

疏故經曰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

義曰妙體妙用生於妙無是同出也由精而麤是異名也混而爲一是同謂之玄也

疏語其出則分而爲二咨其同則混而爲一

義曰分而爲二者體與用也混而爲一者歸妙本也莊子曰巍巍乎其終則復始也○

○疏故曰可散而不可散也

義曰體用雖異是何散也相資而彰不可散也

疏則上經曰是謂玄德又曰孔德之容又曰德者同於德又曰常德不離

義曰道經之中明此德者則明道資於德也

疏下經曰失道而後德又曰反者道之動又曰道生一又曰大道甚夷

義曰德經之中明此道者則明德宗於道也

疏是其體用互陳遞明精要

義曰道資於德德宗於道是互陳也互者交也差也陳者布也互觀其理皆達精微斯所謂不可散也

疏不必定名於上下也

義曰外分道德之殊而經有互陳之義不可以道經爲上德經爲下令異之者强而異之非玄理精要之旨也

○疏經者徑也

義曰習道之蹊路登眞之徑門左丘明曰○

經者不刊之書也精要之道由徑而通

疏又常也言通徑常行之道也

義曰因經通道斯道常明故曰常也因凡悟仙自仙極果垂文永劫普度無窮太平長生皆由兹教故云通徑常行之道也

疏每惟聖祖垂訓貽厥孫謀

義曰每數也惟思也訓教也貽與也厥其也謀圖也數思者虔奉之義也虔奉聖祖老君垂教之旨與及聖孫詩文王之什文

王有聲篇云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言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大其成功而傳國於子孫言玄元聖祖垂此無爲清靜之訓以及我唐子孫與此帝圖傳弘道化也

疏聽理之餘伏勤講讀

義曰天子垂拱南面以聽天下之政理亦政也聽政之暇講讀二經亦猶乙夜觀書之義爾臨文曰讀演義曰講既宣其文復講其義遂爲註疏焉伏勤者尋繹不輟之義也餘暇也

疏令復一二詮疏

義曰詮評也講暢眞義評考玄微一二敷陳蓋得其理國修身無爲清靜之旨也

疏其要妙者書不盡言

義曰要精要也妙玄妙也精要玄妙非書可傳理絕於言議之間故云書不盡言矣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蓋無言之言窮理之理庶乎神洞幽賾了悟忘言此故非文字可詮評也

疏粗舉大綱以裨助學者爾

義曰粗不精也麤也略也裨益也助佐也網紘繩也網之上下有紘繩以揔之故張羅網者整其網猶衣之舉領耳淮南子曰舉其網萬目張斯乃總衆目之稱也舉其大網衆目可見矣言此疏可以佐益講學之人開廣其聞見耳竊惟天章煥赫揭日月以齊光聖藻精微與乾坤而並運深入自然之室宏開衆妙之門竦崑閬於詞峰濬滄瀛於義海滯邪者望風而懸解忘返者悟教而知歸眞祖闡至妙於前厥孫讃玄微於後二聖垂作萬古無倫而猶申裨助之言示謙冲之訓益明聖旨矣

疏凡六卷

義曰凡者凡例之言汎舉之謂也春秋序曰發凡以言例也上下二經疏各三卷亦粗明一生三之意六者陰數也三者陽數也三以象乾合乾爲坤離之則爲陽合之則爲陰言此疏包天地乾坤之要窮陰陽變化之微故成六卷爾又凡者生上起下之名也

道德眞經廣聖義卷之四

道德眞經廣聖義卷之五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釋疏題明道德義

義曰老子者太上老君之内號也釋解已具前篇道經者此經兩卷上經以道爲目夫化導羣生貫穿萬法居衆法之首故三皇尊其道爲萬教之先故大演虛其一焉故一者道之數道者一之本下經云道生一是也夫其道也極虛通之妙致窮化濟之神功理貫生成義該因果縱之於己則物我兼忘蕩之於懷則有無雙絶道與德有相資相稟之義故云道德經也今於道德義中分三門解釋一者釋名無名方了玄教故經云虛無常自然强名字大道所以道義主無理物有病德義主有理世無惑故藏玄靜云道者通物以無爲義今就明之道有三義一理也二導也三通也理者理實虛無以明善惡導者導執令忘引凡入聖通者通生萬法變通無壅上經法陽象天數奇故三十七章也老君說經本亦不執上經爲道下經爲德昔賢相承分判故有道先德後其間經文互相明證具如序中矣次道衰而後有德德衰而後有五常是明道德爲衆行之先五常之本故道經居先而德經次之也今依名釋道即前序所謂導也通也理也夫道德雙釋分三門者一釋名二明體三明用釋名第一道德玄絶自應無名開教引凡强立稱謂故寄彼無名之名者實彼正理令識名之無名方可了達玄教强名道德其義者何臧玄靜曰道以通物以無爲義德者不失以有爲功道無則能遣物有累德有則能祛世空惑今明道三義者理也通也導也德三義者得也成也不喪也所謂理者理實虛無言一切皆無故云道在一切有解云理者兼通善惡善道亦名道惡道亦名道善惡性空不乖此義但惡道稱道其意不然正以徒類稱道非關就理爲釋若言隨事近理此說不妨所謂通者謂能通生萬物變通無壅河上公云道四通也所謂導者導執令忘引凡入聖自然經云導末歸本本即眞性末即妄情也德有三義所謂德者得於道果太平經云德者正相得也所謂成者成濟衆生令成極道此就果爲名亦資成空行就因者經云熟成之所謂不喪者謂德不失也故云不喪太平經云常德不喪是也此六義者互可相通西昇經云道德混沌玄妙同也道中有德義者昇玄經云德等無等等無等是道也故云道有得義道有成義者河上公云非但生之乃復長之成之道有不喪義者既言常道常即不喪也德中又有理義者生神經云感應理常通應既是德故得有理義也德有通義者河上公云德一也一至布氣而畜養之德有導義者謂有開導之德論語云道之以德是也此就通門則如前解矣但道之言通通無所通而無所不通德之言得得無所得而無所不得故能忘己忘功生物成物今就此科更分五別一依名釋者前義也二因待釋者明非德無以言道非道無以言德道德相待强立假名故離道無德離德無道道是德義德是道義經云長短相形是也三所表釋者道德爲教正表不道不

德之理所以說道則言可道非常道明德則
言上德不德故不道不德爲道德之義四無
方釋者正一德名有無量義如因迹有成並
其義也道無不在名何言屬故謂無方以釋
其義五無釋爲釋者既以不爲名亦以無義
爲義故自然之義名無所有原其所由即是
無義義曰道者因生以立稱德者從教以言
名道者德之通德者道之功有德故稱道有
道故稱德德義取有體無爲言道義取無通
有爲說陸先生經云虛寂爲道體謂虛無不
○通寂無不應也臧玄靜云智慧爲道體神通
爲道用也又云道德一體而具二義一而不
一二而不二二而不二由一故二一而不一
由二故一不可說言有體無體有用無用蓋
是無體爲體體而無體無用爲用用而無用
然則無一德非其體無一用非其功尋其體
也離空離有非陰非陽視聽不得搏觸莫辯
尋其用也能權能實可左可右以小容大以
大容小體既無已故不可思而議之用又無
功故隨方不示見今不異此但知道德不同

不異而同而異不異而異用辯成差不同而
同體論惟一不異異者經云道生之德畜之
也不同同者西昇經云道德混沌玄妙同也
知不異而異無所可異不同而同無所可同
無所可同無所不同無所可異無所不異也
今更舉七義以通釋
一本迹者本則爲道迹則爲德本爲道者以
大智慧源常寂眞身爲體迹爲德者以上
德之君太上應身爲體
二理教者理則爲道教則爲德理爲道者悟
○說正性爲體教爲德者悟說正經爲體
三境智者境則爲道智則爲德智理爲道體
理智爲德體
四人法者人則爲道法則爲德人爲道者以
本迹二身爲體法爲德者以理教二法爲
體
五生成者生則爲道成則爲德道以應氣化
生萬物以應氣爲體成爲德者德以成就
衆生法教爲體
六有無者無則爲道有則爲德無則爲道以

因地空觀果地空智爲體有爲德者以因
地有觀果地有智爲體
七因果者果則爲道因則爲德果爲道者以
果地萬德爲體因爲德者以因地萬行爲
體以上七義互相交絡二而不二一而不
一是知道德爲正體非果非因非本非迹
不本不迹而開本迹欲明顯本由迹不果
不因而開因果欲令修因趣果其餘五雙
不言自顯明義用第三德是不有之有既
能理無亦能理有道是不無之無既能理
○有亦能理無感者謂玉貌金容道爲實有○
今明道是虛無此即理於有感河上公云
道者空也王輔嗣云道者無之謂也感者
或謂常道乃至上德實是虛無今明是以
有德此則除其無病故經云杳冥中有精
此是一往相翻開名遣病及其進悟義則
更深明道之爲無亦無此無德之爲有亦
無此有斯則無有無無執病都盡乃契重
玄方爲雙絕故經云仙道無不無有不有
也此則道必資於德德必稟於道老君說

經亦不執言上卷爲道下卷爲德二經文義互相包含後賢相傳强分其義是則道經含德德經含道聖旨序內已具舉明至於五千餘言亦不確定其數文質相半義理兼通不可局字數而妨文害文勢而就數皆失其大旨也司馬遷云五千餘言則不定指五千字矣其有刪文約數俯就四千九百九十九言而云析三十輻字爲三十以滿五千字此又膠柱刻舟執迷不通也經字諸家所解凡有四義一由二徑三法四常一由者三世天尊十方大聖因由經教證聖成眞也二徑者開通道理導達衆生爲學者津梁登眞徑路也三法者眞趣玄妙至理精微可以軌法羣生楷模衆聖也四常者妙理深遠冥寂玄通萬代百王不刊之典也具茲四義揔稱爲經或結氣成文凝雲作篆字方一丈八角垂芒或紫字瓊章龍書鳳札劫初降世劫末歸天或刻玉鐫金竹木縑紙流傳演化篆隸隨時雖復麤妙不同皆玄聖之眞訣爲理病之良藥乃出世之妙門假使代變時移金銷石化而此經垂教常布於人天萬劫長存故云經也故題曰老子道德經疏卷上之上夫此二篇玄微五千幽與統包萬法冠冕衆經而所說年代及過關時日降生先後宗趣指歸諸家所說未爲準的今別演四門以袪所惑

第一重明降生者老君至道之祖元化之宗長於上古而不爲先生於末代而不爲後況億劫之前即弘道化豈復待胞胎誕孕而謂之生邪今言降生者蓋表跡人間示有始也託形聖母示有生也母事元君示有尊也今此按經誥前後降生有三一以上和七年庚寅之歲九月三日甲子生於北玄女國天岡靈鏡山李谷之間聖母曰玄虛之母當生之時三日出於東方九龍吐水以浴其形因李谷而爲姓名玄元字子光乃高上之胄玉皇之胤位爲長生大主太平正眞太一君金闕後聖九玄帝君今詳考其時亦是劫運之前朱靈上和前劫之年號也二以殷武丁庚辰歲二月十五日卯時生於陳國苦縣瀨鄉聖母曰玄妙玉女乃上帝之師後位爲元君詳此即是亳州降生年月也據皇甫士安長曆所證甲子仙公云太歲丁卯下爲周師此即紂元年丁未二十一年丁卯老君居岐山爲周西伯之師自武丁九年庚辰至紂丁卯凡一百八年又至昭王二十五年癸丑出關一百七年通計二百一十五年司馬遷云二百餘年是也惑者妄云平王定王幽王厲王時老君降生此皆曲說信爲謬矣何者若幽厲平定時生即不得與文王武王相見矣三以老君自樓觀與尹喜辭訣當昭王二十六年甲寅約會於蜀青羊之肆遂即降生於蜀乃昭王二十九年丁巳尹喜千日之後到蜀重見老君之時也三度降生此義爲定

第二過關年代者老君以周昭王二十五年癸丑度關西化與關令尹喜相遇因授以道德二經授經既畢即以二十六年甲寅

四月於樓觀與喜相別昇入大微二十九年丁巳尹喜入蜀訪尋老君乃於青羊肆相見戊午年入流沙即此過關年月也何者尹喜爲康王大夫至昭王時爲關令與老君相見若據臧玄靜云幽王時西出隴關即與出天寶靈符故關處所不同矣況幽王元年庚申十一年庚午巳滅年內又無癸丑此爲誤也又文如海云成王二十二年癸丑度關此又與尹喜不得相見亦爲誤矣又云平王四十三年癸丑度關此

○又在尹喜之後年代懸遠不同皆誤說耳今詳按今古以昭王二十五年癸丑度關爲定年代相合可無疑焉

第三說經時節者葛仙公內傳云黃帝時老君爲廣成子爲帝說道德經及五茄之法又應號五聖圖及紀聖老君內傳云老君舜時號尹壽子居河陽說道德經教以孝悌之道舜行之退身讓物尊道貴德天下之人從而化之所以舉十六族寵四兇達四聰明四目外撫百姓內親九族得道於蒼梧之野九疑之山又諸家所引皆言周昭王時癸丑之歲於函谷關爲尹喜作道德二篇上下經焉史記亦云老君爲關令尹喜著書五千餘言又王子年拾遺云老君周時居景室之山常與五老人譚天地造化之事著書十萬言後刪其繁蕪作五千言矣今按河上公授漢文帝上下二經章句謂帝曰余注是經以來千七百餘年凡傳三人連子四矣勿示非其人成玄英法師解曰傳三人者務光美門子髙丘子

○是也以此詳之莊子云湯伐桀後讓位務光務光不受抱石自沈於清泠之泉湯時務光既死即授經在桀之前也足明此經非是周昭王癸丑年及景室山中所著又按黃帝書云谷神不死是謂玄牝全載此一章則是黃帝時說經所以黃帝著書引此一章爾又按年代推之若是昭王時函關著經至漢文帝時未及一千年則與注經以來數不同益明此經是黃帝時及帝舜時說爲定矣且帝舜在位六十餘年一百一十二歲傳位於禹禹子孫相承十七帝四百七十一年爲湯所伐湯子孫相承二十一代三十王六百四十四年爲周所滅周自武王至赧王子孫相承四十一代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九年爲秦所并秦昭襄王四十九年丁未滅周歷始皇終子嬰共四十五年爲漢所伐漢自高祖惠帝呂后至文帝元年相繼二十八年自舜至此凡計一千七百六十九年則明說經在黃帝時注經在舜時非是函關特爲尹喜著

○此五千文明矣頴鑒之士宜詳之焉

○第四宗趣指歸者道德尊經包含衆義指歸意趣隨有君宗河上公嚴君平皆明理國之道松靈仙人魏代孫登梁朝陶隱居南齊顧歡皆明理身之道符堅時羅什後趙圖澄梁武帝梁道士竇略皆明事理因果之道梁朝道士孟智周臧玄靜陳朝道士諸糅隋朝道士劉進喜唐朝道士成玄英蔡子晃黃玄賾李榮車玄弼張惠超黎元興皆明重玄之道何晏鍾會杜元凱王輔

嗣張嗣羊祐盧氏劉仁會皆明虛極無為理家理國之道此明注解之人意不同也又諸家禀學立宗不同嚴君平以虛玄為宗顧歡以無為為宗孟智周臧玄靜以道德為宗梁武帝以非有非無為宗孫登以重玄為宗宗旨之中孫氏為妙矣又此經以自然為體道德為用修之者於國則無為無事自致太平於身則抱一守中自登道果得之者排空駕景火視長生於國失道德則必敗亡於身喪道德則致淪滅故在手上士勤人抱之為式也又道德玄序開元二十一年頒下其所分別上卷四九三十六章法春夏秋冬下卷五九四十五章法金木水火土則上卷從第一訖第九章以無形無名為宗明春道從第十訖第十八章無知恍惚為宗明夏道從十九訖第二十七章以有精有信為宗明秋道從二十八訖三十六章以凝重清靜為宗明冬道其下卷自第一盡第九章明仁德次第十盡十八章明禮德從第十九盡二十七章明義德從第二十八至三十六章明智德從三十七盡四十五章明信德仁以復虛抱一體以不恃不宰義以柔弱和同智以無識不肖信以執契不爭其大旨亦以玄虛恢廓沖寂希微為宗體強名則有五有四契理則無執無為而譚講之家執文則多外設古今所釋獨學則或不周今廣引衆文窮其指當明者詳採則可明年代先後宗趣是非矣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五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六

唐　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道可道章第一

疏此章明妙本之由起萬化之宗源○義曰此者斷也章明也分判科段使義理彰明說文曰樂歌竟為一章章字從音從十謂一至十數之終謂者言章蓋因風雅凡有件段皆謂之章焉明者皎淨之義顯出之稱也妙本者道也居經之首明道之由由從也起興也萬者數之大也化者應變之謂也言萬有變化從道而興也宗主也源本也萬化既從道而興則知道為萬化之宗本也起自此章出生諸法如水之源流注無竭也疏首標虛極之強名將名衆妙之歸趣○義云首者元也始也爾雅云初哉首基始也標者舉也虛極妙本也強名道也此章先標可道為體可名為用末篇歸衆妙之門攝迹歸本趣向也復歸向於大道之本也就此門中分為七別一曰可道可名者明體用也義云體用者相資之義也體無常體用無常用無用則體不彰無體則用不立或無或有或實或[illegible]或色或空或名或象互為體用轉以相明是知體用是相明之義也體者形也廣也用者實也以也二曰無名有名者明本迹也義云本迹者相生之義也有本則迹生因迹以見本無本則迹不可顯無迹則本不可求迹隨事而主以為本迹本者根也迹者末也老君謂仲尼曰六經者先王之陳迹也迹者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迹出於履以迹為履而履使人履之忽失適矣明迹為末也三曰明有欲無欲者明兩觀也義云觀者所行之行也

以目所見爲觀音官以神所鑒爲觀者貫悉見於外凝神於內內照一心外忘萬象所謂觀也爲習道之階修異之漸先資觀行方入妙門夫道不可以名得不可以形求故以觀行爲修習之徑謂有欲歸於死無欲契於生也是觀其生死歸趣不同矣四曰同出異名者明樸散而爲器也義云大樸者道也道散爲神明流爲日月分爲五行生爲萬物器者有形用也易曰形而上者曰道也形而下者曰器也五曰同謂之玄者明成器而復樸也義云神明日月五行萬物有形有器皆合於道故云復樸也六曰玄之又玄者辨兼忘也義云爲器之時必存其樸復樸之復此樸亦忘乃契於道用故謂玄之又玄也兼忘者器樸俱忘也七曰衆妙之門者示人行了出也義云器樸兩忘了然契道復歸生化之始衆妙之門也人與萬物

○同稟於道有爲有欲則失道傷生除欲守和則歸根復本是謂知道要之門户也了出者出世也

○

道可道非常道

跣道者虛極妙本之強名也訓通訓徑

義曰道者至虛至極非形非聲後劫運而不爲終先天地而不爲始圓通澄寂不始不終聖人以通生之用可彰尋迹而本可悟故以通生之德强名爲道也

跣道一字標宗也

義曰經首道之一字標舉爲宗也

跣可道者言此妙本通生萬物是萬物由徑可稱爲道故云可道

義曰標宗一字是無爲無形道之體也可道二字是有生有化道之用也三字之中自立體用體則妙不可極用則廣不可量故爲虛極之妙本也

跣非常道者妙本生化用無定方強爲之名不可遍舉故或大或逝或遠或返是不常於一道也故云非常道

○

義曰散爲萬物不拘一方故用無定方也但宗一道故明萬物皆資道化故不在遍舉高而無上無不包容大也高而無上不滯於上大而無外不滯於外逝也逝往也窮於無窮無所不通遠也虛心守一道復歸之返也返還也此引道經第二十五有物混成章以證此義以此推之不常厥所是謂非常道也

名可名非常名

注道者虛極之妙用名者物得之所稱用可於物故云可道名生於用故云可名應用者無方則非常於一道物殊而名異故非常於一名是則強名曰道而道常無名也

跣名者稱也謂即物得道用之名也首一字亦標宗也

義曰名者正言也標宗一字爲名之本可名二字爲名之迹迹散在物稱謂萬殊由迹歸本乃合於道是知道爲名之本名爲道之末本末相生以成化也

○

跣可名者言名生於用可與立名也非常名者在天則曰清在地則曰寧在神則曰靈在谷則曰盈得一雖不殊約用則名異是不常於一名故云非常名也

義曰無用則道凝有用則名立天得道垂象清明地得道確然安靜神得道變化不歇谷得道盈滿無虧此引下經第二章以明其義名散無極是爲非常名也

無名天地之始

跣無名者虛極妙本未立強名也妙本之始無有無名從本降氣開闢天地天地相

資以爲始故曰無名天地之始
義曰大道吐氣布於虛無爲天地之本始無有無名者莊子天地篇曰泰初有無無有無名言泰初者無之始也無既無名不可詰之以名混漠寂寥邈爲化主元氣資之以爲始玄化禀之而得生故曰無名天地始無名無氏然後降迹漸令兆形由此而天地生氣象立矣
疏易之太極生兩儀兩儀生三才三才生萬物按爾雅云權輿始也
○義曰太極者形質已具也形質既具遂分兩儀人生其中乃爲三才也爾雅者周公所造以教成王多識鳥獸草木之名通詁訓之指歸辯同實而殊號者也成九流之津梁涉六藝之鈐鍵學覽者之潭奥摛翰者之華苑也蓋興於中古隆於漢氏言中古者亦五帝之後三王之間故易繫曰作易者其在中古乎
○有名萬物之母
注無名者妙本也妙本見氣權輿天地天地資始故無名也有名者應用匠成茂養萬物物得其養故有名也
疏有名者應用應用匠成有強名也萬化既作品物生成妙本旁通以資人用由其茂養故謂之母也母以茂養爲義然則無名有名者聖人約用以明本迹之同異而道不繫於有名無名也
○義曰萬化者舉其多也品物者衆物也衆物之中道無不在秋毫之細道亦居之故能生三才母萬物萬物道存則生道去則死含養之至不曰母乎大道無異無同無本無迹強立言教而本迹彰矣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
注人生而靜天之性感物而動性之欲若常守清靜解心釋神反照正性則觀乎妙本矣若不性其情逐欲而動性失於欲迷乎道源欲觀妙本則見邊徼矣
疏欲者性之動謂逐境而生心也言人常無欲正性清靜反照道源則觀見妙本矣若常有欲逐境生心則性爲欲亂以欲觀本既失沖和但見邊徼矣徼邊也
○義曰夫機械之心藏於胷中即純白不粹神德不全存身者不和此有欲也若欲害之心忘於中即虎尾可履而況於人乎此無欲也有欲者任耳目以視聽勞心慮以爲理視聽逾迷爲理愈亂可謂見邊徼矣無欲者神合於虛氣合於無無所不達無所不通與天地同功乃合乎大通可謂觀其妙矣觀者外以目周覽內以神照微目覽則辯乎有無神照則契乎冥寂矣人生而靜天之性者樂記篇之詞也言性本清靜無欲無營爲物所感因境生欲感於外而動於內得不慎其所感哉故聖人制法以檢其邪制禮以檢其亂制刑以檢其過制樂以檢其淫以道制欲所以教民之崇德務善也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
注如上兩者皆本於道故云同也動出應用隨用立名則名異矣
疏此指上事也兩者謂可道可名無名有

名無欲有欲各自其兩故云兩者俱稟妙本故云同出自本而降隨用立名則名異也

義曰夫一氣分而萬化生形兆立而萬有作三者之變各而兩之有出於無斯之謂矣道顯而名立名立而欲生此乃有道可言有名可謂有欲之機與於此矣是迹從本而生也若攝迹者棄欲忘名復歸妙本於道忘道於名忘名是謂還本矣徇情者逐欲忘本以至淪滑能返乎物初可與言○乎至道矣

○同謂之玄

注出則名異同則謂玄玄深妙也

疏玄深妙也自出而論則名異是從本而降迹也自同而論則深妙是攝迹以歸本也歸本則深妙故謂之玄

義曰有欲無欲之人同受氣於天地稟中和滋液則賢聖而無爲稟濁亂之氣則昏愚而多欲苟能洗心易慮澄欲含虛則攝迹歸本之人也人能修鍊俗變漓和則返樸之風可臻太古矣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注意因不生則同乎玄妙猶恐執玄爲滯不至兼忘故寄又玄以遣玄示明無欲於無欲能如此者萬法由之而了出故云衆妙之門

疏攝迹歸本謂之深妙若住斯妙其迹復存與彼異名等無差別故寄又玄以遣玄欲令不滯於玄本迹兩忘是名無住無住則了出矣注云意因者西昇經云同出異○

○名色各自生意因令不生意因是同於玄妙無欲於無欲者爲生欲心故求無欲欲求無欲未離欲心既無有欲亦無無欲遣之又遣可謂都忘

義曰夫攝迹忘名已得其妙於妙恐滯故復忘之是本迹俱忘又忘此忘脗合乎道有欲既遣無欲亦忘不滯有無不執中道是契都忘之者爾

疏正觀若斯是爲衆妙其妙雖衆皆出此門故云衆妙之門也

義曰衆妙門者天門也天門者萬法所生之總名也無有也言萬物出乎無有入乎無有聚散隱顯故有出入之名爾徒有其名實無其門故謂之無爲之門則無門也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是歸於妙道矣正觀者因修之漸證道之階也前所謂目見者爲觀覽之觀也神照者觀行之觀也道以三乘之法階級化人從初發心至于極道捨凡證聖故有一十四等觀行之門小乘初門有三觀法一曰假法觀謂對○

○持也二曰實法觀謂心照也三曰遍空觀入無爲也中乘法門觀行有四一曰無常觀二曰入常觀三曰入非無常觀四曰入非常觀大乘門中觀行亦四一曰妙有觀二曰妙無觀三曰重玄觀四曰非重玄觀聖何門中復有三觀一曰眞空觀二曰眞洞觀三曰眞無觀以此觀行修鍊其心從有入無階麤極妙得妙而忘其妙乃契於無爲之門爾無爲有爲可道常道體用雙舉其理甚明今於體用門中分爲五別一

曰以無爲體以有爲用可道爲體道本無也可名爲用名涉有也二曰以有爲體以無爲用室車器以有爲體以無爲用用其無也三曰以無爲體以無爲用自然爲體因緣爲用此皆無也四曰以有爲體以有爲用天地爲體萬物爲用此皆有也五曰以非有非無爲體非有非無爲用道爲體德爲用也又於本迹門中分爲二別以無爲本以有爲迹無名有名也以有爲本以無爲迹互相明也萬物自有而終歸於無○也夫以玄源澄寂妙本杳冥非言象可求非無有可質固亦討論理絕擬議道窮而設教引凡示茲隨級然在於冥心感契漸頓隨機不可滯教執文拘於學相澡心浴德之士勤乎勉哉

道德眞經廣聖義卷之六

道德眞經廣聖義卷之七　羔七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天下皆知章第二 疏前章明妙本生化入而觀之不同此章明橫散異名因萬殊而返境逐境則流浪善化則歸根故首標美善妄情次示有無傾奪結以聖人之理冀迷還淳之由○義曰夫悠悠衆趣蠢蠢羣生涉境起情去道逾遠聖人憫其患返答此妙門前明兩觀之殊自無而入有此標六者之惑因事以相傾能知逐境之非不隨流浪之變則可以言虛心實腹之漸已矣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

○注美善者生於欲心心苟所欲雖惡而美善矣故云皆知已之所美爲美所善爲善美善無主俱是妄情皆由分執有無分別難易神奇臭腐以相傾奪大聖較量深知虛妄故云惡已

疏天下者舉大凡言凡在天覆之下也美者心所甘美也善者身所履行也言天下之人皆知已心所甘美者爲美已身所履行者爲善故論甘則忌辛好丹則非素共相傾奪競起是非皆由興動於欲心所以遷感乎美惡聖人知美惡無主俱是妄情妄則不常故云惡已已語助也注云神奇臭腐者莊子云所美爲神奇所惡爲臭腐是也

義曰天下之人知道者稀常俗者衆知修身者寡徇物者多皆知美善爲是而莫能爲皆知不善與惡爲非而莫能改聖人歎之故云惡已不善已夫戴仁伏義抱道守謙忠孝君親友悌骨肉乃美善之行也皆知之矣而不能爲反於此者乃不善之行○也皆知之矣而不能革況於修無爲之道乎故可歎也妄者非眞實之義也因境起念隨物生情不守道循常即爲妄矣神奇臭腐者莊子北遊篇黄帝謂知曰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爲神奇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天下之一氣耳聖人貴一也此明神奇臭腐物之偏性百氏殊學九流異名遞執是非互生臧否理身理國者能無爲任物一以貫之臭腐神奇自然無二矣

故有無之相生

疏此明有無性空也夫有不自有因無而有凡俗則以無生有無不自無因有而無凡俗則以有生無故云相生而有無對法本不相生相生之名由妄執亦如美惡非自性生是皆空故聖人將欲救其迷滯是以歷言六者之惑

義曰老君歎彼常徒迷乎正道妄生封執滯此幻情故明此義以袪其執夫執者着也執有即斥無執無即斥有執難即斥易執易即斥難執短即斥長執長即斥短執高即斥下執下即斥高執後即斥前執前即斥後有此執故皆非究竟故經云執者失之但無偏執自契中道便入玄妙正觀之門矣

難易之相成

疏此明難易法空也此以難故彼成易此以易故彼成難亦如工者易於木而難於埴陶匠易於埴而難於木故云難易於成若同其所難則無易同其所易則無難難易無實妄生名稱是法空故能了之者巧拙兩忘則難易名息亦如美惡無定故也

義曰夫難因於易非易無以知其難易因於難非難無以彰其易循環倚伏遞為之用審而明之於難無滯於易無執即可以語其齊物通乎中道矣工者巧伎之稱也陶者和土為器也各擅其伎則為易更而使之為難也

長短之相形

疏此明長短相空也以長故形短以短故形長故云長短之相形亦如鳧脛非短以鶴之長故續之則憂鶴脛非長因鳧脛之短故斷之則悲見短長相形猶如美惡既無定體是皆妄情形相既空名亦空故特未定也

義曰夫物之形也有短長之相事之興也有難易之法化之起也有有無之變俱自然也若拘常俗之見則長者不得不長短者不得不短有無難易亦在茲乎滯之則為執通之則為道惟有道者能無滯爾鳧鶴之喻亦莊子駢拇篇之辭也謂各自有正不可以此正彼而損益也此斥世人不任自然之旨也

高下之相傾

疏此明高下名空也高下兩名互相傾奪故稱高必因於下又有高之者稱下必因於高又有下之者又高則所高非高又下則所下非下如彼代間凡諸名位遞為臣妾亦復無常是皆空故故無定位

義曰夫高下之設名形勢位性智才業萬殊之中皆有高下則不獨拘於名位也但高忘其高下忘其下各安其分守以天常則無傾奪之事矣臣者男子之卑稱妾者女子之卑稱卑伏於人故稱臣妾疏指名位之說蓋以廣戒羣情也言尊卑之道各安其分不相傾奪則保其始終若棄卑而慕其尊名厭下而圖其高位不安素分禍敗隨之故經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可不戒乎

音聲之相和

疏此明和合空也五音相和成曲者詐總彼衆聲則能度曲如代間法皆和合成即體非眞是皆空故將欲定其美惡豈云達觀之諦

義曰夫天地噫氣而衆竅作焉律呂合和而衆樂生焉聲之作也美惡隨之故有安樂怨怒哀思慆濫之別也然此別者人事强而隨之政化因而應之於達觀之士忘其善惡矣隨變責實謂之妄情美惡都忘方爲達道達道之士雖天地之大萬物之殽猶無有也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心感於物而形於聲聲相應故成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故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是以先王慎其所以感故禮以導其志樂以和其心政以壹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爲慆懘之音也理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鄭衛者亂世之音比於慢桑間濮上者亡國之音其政散其民流夫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也唯君子能知樂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不知聲者不可以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者幾於禮矣子夏對魏文侯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安溺志衛音趣數煩志齊音傲僻驕志四者害其德非正聲也春秋晏子對齊景公曰先王之濟五味以和五聲以平其心以成其政聲亦如味矣一曰氣須氣以動也二曰體舞象文武也三曰類風雅頌也四曰物以四方之物成器也五聲者宮商角徵羽也六律者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六呂者夾鍾林鍾仲呂應鍾南呂大呂也律主於陽呂主於陰也七音武王伐紂所製也自午及子製七日爲七音八風八方之風也東方曰明庶東南曰清明南曰景風西南曰涼風西方曰閶闔西北曰不周北方曰廣漠東北曰融風也九歌者六府三事九功之歌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成也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而後幾於道矣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夔始製樂以賜諸侯理國之道以音而知理亂故吳公子季札歷聽三代古今之樂而知其興廢也修身之士閑視反聽以聽無聲然後可與言道矣

前後之相隨

注六者相違遞爲名稱亦如美惡非自性生由是妄情有此名故

疏此明三時空也日夜相代代故以新如彼投足孰爲前後則前後之稱由相隨立名名由妄立誰識其神過去未來及以見

在三時空故旋旋還改亦美惡無定名也

義曰前後之別生於變動也不變不動誰後誰先既有相隨乃分前後達觀之士泯爾都忘世間之法彰其別爾投足者舉步之謂也步之舉也孰後孰初明於此者乃絕前後之競矣老君傷憫世俗流蕩不還乎起妄情忘其中道歷指六事以化愚迷耳夫中道者非陰非陽無偏名也處天地之間儆然自放所遇而安了無功名而反乎道本雖堯桀之殊生死之變是非之別壽夭之異榮賤之隔哀樂之感動古今之遞代皆忘之也不知堯桀之殊忘美惡也不知生死之變忘有無也不知是非之別忘難易也不知壽夭之異忘長短也不知榮賤之隔忘高下也不知哀樂之感動忘音聲也不知今古之遞代忘前後也處乎無是之鄉立乎不疲之途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以道也盈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此了乎中道之士忘前後之別忘變動之機矣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

注無爲之事無事也寄以事名故云處不言之教忘言也寄以教名故云行

疏是以者說下以明上也夫飾智詐者雖拱默非無爲也任其素者雖終日指揮而未始不宴然矣故聖人知諸法性空自無矜執則理天下者當絕浮僞任用純德百姓化之各安其分安分則不擾豈非無爲之事乎言出於已皆因天下之心則終身言未嘗言豈非不言之教邪

義曰夫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謂之聖人也略而言之凡有五種一曰得道之聖太上老君諸天大聖是也二曰有天下之位兼得仙之聖伏羲黃帝顓頊少昊堯舜是也三曰有天下之位而無得仙之聖殷湯文武是也皆廓清六合不言昇天矣四曰愽贍之聖無天下之位周公孔子制作禮樂垂範百王而無九五之位而皆具天地合德之美也五曰有獨長之聖而無愽贍之名亦不具上衆美者謂伯牙師文爲鼓琴之聖子卿綏明能碁之聖鍾期延州知音之聖韓娥秦青謳謌之聖龔叔文摯智洞之聖離朱師曠視聽之聖張芝鍾繇草書之聖今經中明者指言理天下之聖也理天下之聖垂衣裳恭已南面而已矣何爲哉所謂處無爲之事也原天地之美達萬物之理順四時之行君無爲於上物自化於下可謂行不言之教也理國如此則人安其居樂其俗與道合矣

萬物作而不辭

注令萬物各自得其動作而不辭謝於聖人也

疏作猶動作也辭謂辭謝也言聖人善化無事無爲百姓不知爰遊爰豫各自得其動作而不辭謝於聖人故擊壤鼓腹而忘帝力此人忘聖功也

義曰聖人之於萬物也萬物自古而固存豈待爲之而後存哉物自得其生育動作也爰遊爰豫太玄經之詞言上既無爲其

下自遂故閑暇也擊壤者壤土也莊子馬蹄篇云赫胥氏之時民含哺而嬉鼓腹而遊也不知帝力者王充論衡曰堯之爲君蕩蕩乎人無得而名有年五十者擊壤於路鼓腹而遊歌曰鑿井而飲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何有於我此衆庶之忘聖功也

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不居

注令物各遂其性不爲已有各得所爲而不自恃如此太平之功成矣猶當日愼一日不敢寧居

疏令物各得成全其生理聖人不以爲已有令物各得其營爲聖人不恃爲已功如此太平之功弘濟日遠猶宜愼終如始不敢寧居此聖人自忘其功也注云日愼一日尚書文也

義曰夫聖人處物不傷於物物遂其生物遂其生聖人不有之而恃其功任自然也處王順也夫功者王功曰勳輔成王業若周公也國功曰功保全國家若伊尹也民功曰庸施法於民若后稷也事功曰勞以勞定國若夏禹也理功曰績制法成理若咎繇也戰功曰多尅敵出奇若韓信也生成萬物者玄功也其功深遠曰玄也功成而不居所以全無爲之功也日愼一日以具疏解言聖人有反物之功不自伐自恃惟恐失其所以隳其功故日加畏愼不敢寧息爾寧安也愼謹也聖人無爲其功廣大物遂其性不失其宜天清於上地寧於下四海平一泰然而寧是太平之謂也

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注夫唯不敢寧居而增修其德者則忘功而功存故不居而不去

疏彼聖人者稠直如髮愼終如始本末不衰未嘗寧居而逸豫是以日新其盛德忘功而功不去光宅而天下安故云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義曰夫唯者發句之語也謂上不有不居之事也夫聖人威加四夷而不爲有澤被萬物而不爲惠功濟天下而不爲已德冠四海而不爲主忘懷於至道合志於虛無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天下樂推而不厭故其德不去矣王者不妄於喜怒則刑賞不濫金革不起矣不妄於求取則賦歛不厚供億不繁矣不妄於愛惡則用捨必當賢不肖別矣不妄於近侍則左右前後皆正人矣不妄於土地則兵革不出士卒不勞矣不妄於萬姓則天下安矣物得其分不恃其功無爲不恃之利信哉博矣稠直如髮者詩小雅都人士篇之詞也言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如髮之本末無降殺也

道德眞經廣聖義卷之七

道德眞經廣聖義卷之八　羔八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不尚賢章第三　疏前章明萬殊逐境善化則歸根此章明貴上不行無爲則至理背標不尚絶矜徇之跡次云聖理示立教之方結以無爲明化成而復樸也○義曰夫聖人爲理賢人輔之魚水相資安得不用上自三五之主至于霸王之君開國建功仗賢爲本不尚者矜徇誇衒之行也賢人用則人自理矜衒用則忿爭興不尚矜誇自無忿爭不貴乎麗容珍貨則人無貪求乃合乎聖人虛心實腹無知無欲之尚矣

不尚賢使民不爭

注尚賢有迹徇迹則爭興使賢不肖各當○其分則無爭矣

疏尚崇貴也賢才能也人君崇貴才能則有徇迹徇迹則失眞失眞必是尚賢之由徇迹起交爭之弊不若陶之玄化任以無爲使雲自從龍風常從虎則唐虞在位不之元凱之臣伊吕昇朝自得台衡之望各當其分人無覬覦則不爭也

義曰徇迹者矯妄之謂也尚賢之旨既興矯妄之人必至何者賢難知也詐而疑信佞而疑忠豈易辯哉經云智慧出有大僞是則上好智下應之以僞上好賢下應之以安不若正身率下無爲御人陶以太和化以清靜則佐理之賢則爲其用矣乃雲龍風虎之謂也雲從龍風從虎者易乾卦孔子解九五之辭九五飛龍在天能廣感衆物故叙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各隨其類自相應感以況帝王昇九五之位萬國來庭云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此言水是陰若流於地必就濕處火是陽若焚於薪必就燥○處言此二物無識無情爲氣相感尚猶如此又龍是水畜雲是水氣龍吟則景雲起虎是威猛之獸風是振動之物虎嘯則谷風生此二物是有識有情與無識無情者因氣類同亦相感如此況聖人降世飛龍在天聖賢相須萬物交感故廣陳其事爾唐堯在位者帝堯號陶唐氏姓伊祁名放勳帝嚳之子母曰慶都帝嚳之次妃感赤龍而有孕十四月而生堯幼有聖德十六歲以唐侯即位七十年都於冀年八十六知子丹朱不肖明揚側陋廣求有德遂舉舜而歷試之聘以二女用觀其德二年禪舜舜即位二十八年而堯崩堯壽一百一十七歲葬於濟陰成陽里中謚法曰翊善傳聖曰堯帝舜有虞氏顓頊之後喬牛之孫瞽叟之子母曰握登見大虹意感而孕生舜於姚丘因爲姚氏名重華以孝聞舉用歷試二年乃即帝位二十八年而堯崩舜年三十而徵用歷試二年攝位二十八年服喪三年爲天子五十年巡狩南方死○於蒼梧之野壽一百一十二年命禹嗣位葬於九疑之零陵舜以其子商均不肖不傳位於子舜既入蒼梧不返二妃望之蒼梧九峯處處相似不知求舜之處望皆疑之泣竹皆斑故號其山爲九疑書云舜陟方乃死史云舜登遐蓋言舜昇於高遠之處而遂不廻道學傳云堯爲太微眞君舜爲太極眞君九疑山記云舜時降於山中此乃皆證位高眞差肩大聖是則得道登遐而爲神仙明矣昔魚鳧遊於湔山飄然

飛翥望帝居於石細遽致趣騰軒皇昇龍於昂湖夏禹乘飆於鏡水莊子大宗師云豨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羲氏得之以襲氣母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宫所以神農司於南極殷湯莅於北玄武丁位爲紫府陽甲位爲蒼元文王位爲太虚武王位爲太平康王位爲少華穆王位爲九元漢景位爲太一漢文位爲通玄八帝位爲八魁漢武位爲玄成此皆理國之君登眞得道上列眞官之任則堯舜登仙固其宜矣元凱之臣者即八元八愷也。○昔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人謂之八元肅敬也懿美也宣徧也元善也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人謂之八凱齊中也淵深也允信也篤厚也愷和也此十六族世濟其美不隕其名堯不信用舉舜爲堯臣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五教者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高辛帝之後八元其苗裔也乃稷契朱虎熊羆之倫也舉八愷使主后土乃揆百事莫不時敘地平天成高陽顓頊之號八愷其苗裔也及倕爲咎繇益之倫也咎繇字庭堅是矣禼作司徒五教在寬禼在八元中矣禹作司空平水土后土地官禹在八愷中也内平者内諸夏也外成者外戎狄也舜舉十六族而天下理外内和平此春秋文公十八年莒僕弑其君而奔魯季孫行父使史克引此事以諫魯宣公也伊呂者伊即伊。○尹生於伊水之上空桑之中佐殷爲相以輔太甲謂之阿衡其先伊摯佐湯立社稷致太平伊尹之子伊陟佐太甲之孫太戊三臣之勳著於殷朝也呂者太公望也姓姜字子牙釣於磻磎獲大魚剖之得玉璜中有兵鈐子牙習之年逾八十周文王卜畋渭濱其繇曰非熊非羆唯王者師遂畋獲子牙載之以歸後以兵謀佐武王克殷肇興周業初封於呂或封於甫故尚書穆王之時有呂侯或云甫侯是其後也太公既克紂乃封國於齊召康公命太公曰五侯九霸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太公之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後桓公小白爲諸侯盟主至春秋之末其臣田和遂遷齊康公于海上乃奪其國焉台衡之望者天子置三公之官以象三台三台六官者太尉司徒司空太師太傅太保也三台六星上中下台各二星在紫微之南以拱衛帝座起文昌抵太微。○天階主三公九卿士庶九州色明而行列相類則君臣和法令平從上台至中台十六度中台至下台十六度二星間相去半度析則爲奢狹則爲迫又上星主天子中星主伯子男狄人下星主卿大夫小勻而明白吉搖動變色爲兇一星去天下危二星去天下亂三星去天下不可理矣太師者師範一人儀刑萬國太傅教以德義太保保衛其身太尉掌武統兵司徒敬敷五教司空主平水土謂斯三公上應三台也

阿衡者阿倚也衡平也天子倚三公以平正天下尚書云伊尹佐殷為阿衡也覬覦者希望也

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

注難得之貨謂性分所無者求不可得故云難得夫不安本分希效所無既失性分寧非盜竊欲使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則難得之貨不貴性命之情不盜矣

疏人之受生所稟有分則所稟材器是身貨實分外妄求求不可得故云難得夫不安性分希慕聰明且失天真盡成私盜令使賢愚襲性能否因情既無越分之求自輕難得之貨皆得性分誰為盜乎故莊子曰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貴富又解云以人君不貴珠犀實貝則其政清靜故百姓化之自絕貪取人各知足故不為盜矣

義曰人之生也稟天地之靈得清明沖朗之氣為聖為賢得濁滯煩昧之氣為愚為賤聖賢則神智廣博愚昧則性識昏蒙由是有性分之不同也老君謂孔子曰易之生人及萬物鳥獸昆蟲各有奇偶謂氣不同而凡人莫知其情唯達道德者能原其本焉文子云清氣為天濁氣為地和氣為人於和氣之閒有明有暗故有賢有愚愚欲希賢即越分矣暗欲代明即妄求矣此為決性命之情而饕貴富莊子駢拇篇之詞也夫貴富所以可饕猶有尚之者若乃無可尚之迹則人安其分將量力受任豈直決已效彼以饕竊非望哉人君不貴珠犀寶貝之貨下息貪人人各自足斯可謂不為盜也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注既無尚賢之迹不求難得之貨是無可見之欲而心不惑亂也

疏希慕聰明是見可欲欲心興動非亂而何今既不崇貴賢能亦不妄求越分則不見可欲之事而心不惑亂也

義曰希慕羨望也性識有限而羨望聰明是為越分名之為欲又修道之士初階之時顧行未周證錄未熟畏見可欲為境所牽乃栖隱山林以避囂雜及心泰志定境不能誘終日指揮未始不晏如也所謂小隱於山大隱於鄽未能絕欲恐境所牽仍栖遁山林以避所見及其澄心息慮想念正真外無撓惑之緣內保恬和之志雖營營朝市名利不關其心碌碌世途是非不介其意混迹城市何損於修真乎

是以聖人之治

疏說聖人理國理身以為教本夫理國者復何為乎但理身爾故虛心實腹絕欲忘知於為無為則無不理矣

義曰天真皇人謂黃帝曰未聞身理而國不理者夫一人之身一國之象也胷腹之位猶宮室也四肢之別猶郊境也骨節之分猶百官也神猶君也血猶臣也氣猶民也知理身則知理國矣愛其民所以安國也悋其氣所以全身也民散則國亡氣竭則身死亡者不可存死者不可生所以至人銷未起之患理未病之疾氣難養而易

濁民難聚而易散理之於無事之前勿追之於既逝之後子勗之焉

虛其心

注心不爲可欲所亂則虛矣

疏夫役心逐境則塵事汩昏静慮全眞則情欲不作情欲不作則心虛矣莊子云虛室生白謂心虛則純白自生也故曰虛其心也

義曰惟道集虛虛心則道集於懷也道集於懷則神與化遊心與天通萬物自化於下聖人自安於上可謂至理之代矣虛室生白者莊子人間世篇之詞也室者心也視有若無即虛心也心之虛矣純白自生純白者大通明白之貌也內觀經云夫心者非青非赤非白非黃非長非短非圓非方大包天地細入毫芒制之則止放之則狂清淨則生濁躁則亡明照八表暗迷一方人之難伏惟在於心所以教人修道即修心也教人修心即修道也心不可息念道以息之心不可見因道以明之善惡二趣一切世法因心而滅因心而生習道之士滅心則契道世俗之士縱心而危身心生則亂心滅則理所以天子制官僚明法度置刑賞懸吉凶以勸人者皆爲心之難理也無心者令不有也定心者令不惑也息心者令不爲也制心者令不亂也正心者令不邪也淨心者令不染也虛心者令不著也明此七者可與言道可與言修其心矣

實其腹

注道德內充則無矜徇亦如屬厭而止不生貪求矣

疏腹者含受之義足則不貪欲使道德內充不生貪愛故云實其腹注云屬厭而止者春秋傳閻沒汝寬諫魏武子之詞也欲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則足而不貪也

義曰夫心者嗜好無窮腹者含受有足心無窮故虛之腹有足故實之心虛則衆欲不生腹實則貪求自止懷忠信抱質樸可謂德充於內矣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名也天子有史官諸侯有國史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魯謂之春秋孔子述經左丘明爲傳起周平王四十八年魯隱公元年太歲丁巳歲星在降婁當晉鄂侯二年衛桓公完十三年蔡宣公考父二十八年鄭莊公寤生二十二年曹桓公終生三十五年齊僖公祿父九年楚武王達十九年秦文公四十四年宋穆公和七年陳桓公鮑二十三年燕穆公十八年乃春秋之始年至魯哀公十四年周敬王三十九年太歲戊午凡二百四十二年歷周一十四王魯一十二公行事當晉定公午三十一年衛出公輒十二年蔡成公怡十年鄭聲公勝二十年齊簡公嘉四年楚惠王章八年秦悼公十一年宋景公頭曼三十六年陳閔公越二十一年燕敬公六年吳夫差十五年乃春秋獲麟絕筆之年也其書凡三十卷三十五萬

二千二十五言十九萬四千五百九十字本十五萬七千九百六十六字解晉征南將軍杜預字元凱註閻没汝寬諫者春秋昭公二十八年晉魏獻子舒為政以其子戊為梗陽大夫今晉陽也冬梗陽有獄戊不能斷以其獄上於獻子訟人之太宗以女樂為賂魏子將受之戊謂魏子二大夫閻没汝寬曰主以不賄聞于諸侯若受梗陽之賄貪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于庭饋入魏子召二大夫食比置三歎

○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惟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他人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一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以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止是以三歎魏子辭梗陽之賄獻諡也疏云武子則武子名顆諡曰武閻没汝寬二大夫諫武子之言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腹則易足心則難滿欲其息貪不受梗陽之賂小人腹飽猶知厭足君子之心亦宜然矣春秋美之魏氏納諫所以興也

弱其志

注心虛則志弱

疏志者心之事事在心曰志欲令心有所行皆守柔弱故知心虛則志弱矣

義曰詩序曰在心為志夫心之所起為志所行為事心既柔弱則無險躁紛競之事皆處和平矣事和平則為理之本矣

○強其骨

注腹實則骨強

疏骨者體之幹既其道德內充常無貪取不貪則腹實腹實則骨強也

義曰弱其志則廉柔不犯於外強其骨則堅固有備於內為道之者筋骨堅強百疾不能侵矣腹實則骨強和氣充也理國者政清則民靜費省則力豐民靜者志弱之謂也力豐者骨強之謂也

○常使民無知無欲

注常使人無爭尚之知無貪求之欲

疏聖人所以虛心實腹之教者常欲使百姓無爭尚之知貪求之欲令其自化爾

義曰貪求則爭起有知則事興爭欲既無清靜自化矣

使夫知者不敢為也

注清靜化人盡無知欲適有知者令不敢為也

疏無知無欲者已清靜矣則使夫有知者漸陶淳化不敢為循迹貪求而無為也

義曰下化於上猶風之偃草淳和普洽則皆返無為也

○為無為則無不治矣

注夫於為無為而人得其性是則淳化有孚矣

疏夫得其性而為之雖為而無為也且絶尚賢之迹不求難得之貨人因本分物必全真於為無為復何矜徇既無聲而無臭人因不識而不知淳風大行誰云不理

義曰無為之理其大矣哉無為者非謂引而不來推而不去迫而不應感而不動堅

滯而不流捲握而不散也謂其私志不入公道嗜欲不枉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功事成而身不伐功立而名不有若夫水用船砂用鋉泥用楯山用樏夏瀆冬陂因高而田因下而池故非吾所謂爲也乃無爲矣聖人之無爲也因循任下責成不勞謀無失策舉無遺事言爲文章行爲表則進退應時動靜循理美醜不好憎賞罰不喜怒名各自命類各自用事由自然莫出於己順天之時隨地之性因人之心是則羣臣輻輳賢與不肖各盡其用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此理國無爲之道也無聲無臭者詩大雅文王篇也言大道難知耳不聞聲音鼻不聞臭芳儀法文王之事則天下自信而順也不識不知者詩大雅皇矣篇言人不識古不知今順天之法而行之者此言天道尚誠實貴性於自然不尚賢貴貨即合於此矣

道沖而用之章第四　疏前章明貴尚不行無爲則是理此章明妙本之用在用而無爲首標道沖示是虛之宗本次云挫解明

道沖而用之或似不盈　沖用之釋紛結以象帝之先欲令盡知其趣爾○義曰大道之用其用不窮廣包天地細入毫髮湛然自得無虧無盈行之於身則光塵混一運之於內則紛銳和平歸乎億劫之前乃君象帝之首萬法之內惟道可宗故爲萬有所歸趣矣趣向也

注言道動出沖和之氣而用生成之功曾不盈滿云或似者於道不敢定言

淵兮似萬物之宗

注淵深靜也道常生萬物而不盈滿妙本淵兮深靜故似爲萬物之宗主也

○疏沖虛也謂道以沖虛爲用也夫和氣沖虛故爲道用用生萬物物被其功論功則物疑其光大語沖則道曾不盈滿而妙本深靜常爲萬物之宗注云或似者道非有法故不正言爾他皆倣此

義曰道常謙虛而不盈滿沖和澄澹處乎其中深玄寂靜爲物之主故物失沖和之道必致害亡人失沖和之道則至死滅君失沖和之道則政擾民離臣失沖和之道則名亡身辱是以知沖和之道萬物恃之以安爲萬物之宗矣語其及物之功則光明遠大求其妙本則深靜常虛道非有法者不可正言其有而物皆有道也倣准倣於此不敢定言也

挫其銳解其紛

注道以沖和故能抑止銛利釋散紛擾若俗學求復則彌結矣

疏挫抑止也銳銛利也解釋散也沖虛之用物莫之違故銛利之心多擾之事念道沖和自抑止釋散矣此則約人以明道用

○注云俗學求復者莊子繕性篇云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言銛利紛擾因欲而生故念道則挫解俗學則彌結矣

義曰理國用沖和之道則無銛銳之情以傷於物無勞擾之事以傷於人不傷於物則萬國來庭四夷嚮化兵革不起忿爭不興不尚於拓土開疆凌弱暴寡矣不傷於人則使之以時賦役輕省家給人足矣理身者解紛挫銳外無侵競內抱清虛神泰身安恬然自適矣約人以明道者明人必

資於道也莊子繕性篇云俗學以求復其初者言人既理性於俗矣而欲以俗學復性命之本所以求者愈非其道也俗學則彌結者銛銳之心紛擾之事不以道挫而解之則拘於俗學彌加結固不可解也俗學者徇俗之學非日損之道也

和其光同其塵

注道無不在所在常無在光在塵皆與為一一光塵爾而非光塵

○湛兮似或存

注和光同塵而妙本不雜故湛兮似有所存也

疏道之沖用於物不匱在光則與光為一在塵則與塵為一無乎不在所在常無沖用則可混光塵妙本則湛然不雜故云似或存也

義曰沖和之道散被羣生汎然坦然物無不在可謂和光同塵矣光者明淨也塵者混亂也有道之士不介然標異與衆同也匱乏也道雖散被羣生至妙之本凝寂沖虛常不乏絕故云常存也

吾不知誰子象帝之先

注吾不知道所從生明道非生法故無父道者似存乎帝先爾帝者生物之主宰象似也

疏吾者老君自稱也象似也老君云吾見至道沖用生成萬物尋責所以不測由來既無父道之人故莫知道為誰子生物必資道故似在乎帝先注云帝者生物之主易云帝出乎震輔嗣云帝者生物之主興益之宗也又解云兆見曰象言此生物之帝能兆見物象故謂之象帝爾

義曰帝者萬化厥初即有主宰形象肇立牧之以君故言象帝大道沖用能生萬化故在象帝之先也老君大聖豈不知至道之宗本耶設此疑似之詞用曉迷方之俗爾亦如上大道不可正言義也帝出乎震易繫辭也震東方卦也少陽之氣生化之源今以太子居東宮少陽之位御極為出震之期蓋取象天地生育萬物之始也兆見曰象者無形曰氣兆形曰象生物之首也萬物之首象帝居先大道復在象帝之先言其高遠也然夫至道不終不始孰知其先哉亦強為之容爾易曰帝出乎震萬物生也齊乎巽萬物潔齊也相見乎離聖人南面向明而理也致役乎坤萬物致養也說言乎兌萬物所悅也戰乎乾陰陽相薄也勞乎坎萬物所歸也成言乎艮萬物終始也夫萬物出乎震而終乎艮終而復始循化無窮而象帝者在此出震之先道復先於象帝故能為生化之主天地之元也人君體道用心志無滿溢泉然澄靜以御萬方外無銛銳之爭下絕紛擾之事和天光而燭物含塵垢而居尊其無為之化可齊乎象帝矣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八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九

唐　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天地不仁章第五 蹴前章明妙本沖用在用而無爲此章明偏愛成私偏私則難普首標芻狗萬物示天地之兼志次喻橐籥罔窮明用虛而不撓結以多言數窮欲令必守中和○義曰夫以仁爲仁則有執不以仁爲仁則無私帝王之視羣生猶天地之視萬物爲物自生自化天地不以爲功羣生愛君愛處帝王不以爲惠任妙氣以鼓儛任玄化以生成乃爲至化矣若言其仁惠理或自窮何者天地之仁大矣草木有冬榮夏枯帝王之仁大矣刑法有投荒用鉞未若不以仁爲仁之大也運彼沖和守其清靜爲理身之要妙矣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

注不仁者不爲仁恩也芻狗者結草爲狗也犬以守禦則有弊蓋之恩今芻狗徒有狗形而無警吠之用故無情於仁愛也言天地視人亦如人視芻狗無責望爾嘗試論之曰夫至仁無親孰爲兼愛愛則不至適是偏私不獨親其親則天下皆親矣不獨子其子則天下皆子矣是則至仁之無親乃至親也豈兼愛之乎

跡仁者兼愛之目也芻草也謂結草爲狗以用祭祀也莊子曰師金謂顏回曰夫芻狗之未陳巾以文繡及其已陳則庖者取而爨之今天地至仁生成羣物亦如人結草爲狗不責其吠守之用不以生成爲仁恩故云不仁也則聖人在宥天下視彼百姓亦當如此注云弊蓋之恩者禮記孔子云弊蓋不棄爲埋狗也不獨親其親禮運文者也

○義曰古之祭法有爲人用者皆象其形以列籩豆之間故有芻狗之設矣莊子天運篇孔子西遊於衞顏回字子淵孔子弟子魯人也小孔子三十歲二十九而髮白孔子曰自吾有顏回也門人日益回以德行著名居四科之首孔子所以稱其賢也三十二而早死孔子哭之慟故曰苗而不秀秀而不實不幸短命死矣回顏路之子也回問師金夫子之行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乎顏回曰何謂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行者踐之樵者爨之而已將復收於篋衍必反爲怪今夫子取先王已陳之芻狗聚弟子而寢之故伐樹於宋削跡於衞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是亦將隮乎行者之踐樵者之爨也惜哉夫犬以吠守今芻狗無吠守之用天地之視萬物聖人之視百姓亦如芻狗不責其吠守之能不以仁恩之爲仁不責其報不彰其仁是以不仁矣人於狗也有弊蓋瘞埋之恩今於芻狗亦無此恩矣明聖人不以兼愛爲仁也弊蓋者禮記檀弓篇曰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弊帷不棄爲埋馬也君之路馬死埋之以帷弊蓋不棄爲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與之席無使其首陷焉恐其首直委於土也不獨親其親者禮運篇云大道之行天下爲公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汎愛於物推公而行不爲偏愛也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

注橐者韛也籥者笛也橐之鼓風笛之運

吹皆以虛而無心故能動而有應則天地之間生物無私者亦以虛無無心故也

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注橐籥虛而不屈撓動之而愈出聲氣以況聖人心無偏愛則無屈撓之時應用不窮可謂動而愈出也

疏橐鞴也謂以皮囊鼓風以吹火也籥笛也言天地能芻狗萬物者爲其閒空虛故生成無私而不責望亦由橐之鼓風笛之運吹常應求者於我無情故能虛之而不屈撓動之愈出聲氣以況人君虛心玄默淳化均一則無屈撓日用不知故動而愈出也

義曰橐乃皮囊以鼓風籥乃竹管以運氣橐鼓風無籥不能運籥運氣無橐不能鼓兩者相須而行以明天地爲橐五氣爲籥含虛運動以生萬殊而無屈竭矣人君虛心用道臣佐體君行化如天地運五氣以不竭則政無屈撓四海和平也動之愈出聲氣言無窮也淳化均一者淳和之德周被萬品日用不知者易繫辭云百姓日用而不知言百姓日日賴用此道以得生而不知道之功力蓋道冥昧不以功爲功故百姓用之而不知也屈竭也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注多言則不詶故數窮屈兼愛則難遍便致怨憎故不如抱守中和自然皆足矣

疏多言者多有兼愛之言也多有兼愛之言而行則難遍故數窮屈不遂是知不如忘懷虛應抱守中和則自然皆足矣注云不詶者詶答也謂空有其言而行不詶答者也

義曰多言多敗多事多害言之多也謂或不應故有窮屈矣理國多言謂政令政令多出朝令夕改則謂數窮也理身多言其失可知也故一言之失駟馬不追況多言之失寧無辱乎夫言者離堅合異反白爲黑防人之口甚於防川不可不慎也不如默守中和於國不煩其政令於身不招其恥辱愛氣希言守德於中行不言之教斯爲美善矣

谷神不死章第六

疏前章明兼愛成私偏私則難普此章明至虛而應其應則不窮昔標谷神寄神用以明道次云玄牝辯玄功之母物結以綿綿微妙示虛應則不勤勞也○義曰神者陰陽不測之謂也虛而能應感而遂通或以谷養爲言養神則契乎不死或以響應爲說應物則如神不窮玄牝則吐納元和鍊神鍊氣形氣長久天地齊靈綿綿永存長生之道也

谷神不死

注谷者虛而能應者也神者妙而不測者也死者休息也谷之應聲莫知所以有感則應其應如神如神之應曾不休息欲明至道虛而生物妙用難名故舉谷神以爲喻說也

是謂玄牝

注玄深也牝母也谷神應物沖用無方深妙不窮能母萬物故寄谷神玄牝之號將明大道生畜之功也

疏谷神者明谷神之應聲如道之應物有感即應其應如神神者不測爲名死以休息爲義不測之應未嘗休息故云谷神不

死玄深也牝母也谷神之應深妙難名萬物由其茂養故云是謂玄牝

義曰谷神之義響應若神分爲三别第一謂谷神之含虚有聲則應道之體無修之則得第二謂神無形有祈則赴感道無象修之則長存第三謂響在谷無聲則不應道在身不修則不成不死者非謂死生之死是休息之死若謂養身解之則爲死生之死一謂養神則長生不死二謂響應無休歇爲休歇之死夫玄天也於人爲鼻牝○地也於人爲口元和之氣慧照之神在人身中出入鼻口呼吸相應以養於身故云谷神也又天之五氣從鼻而入其神曰魂上與天通地之五味從口而入其神曰魄下與地通言人食氣則與天爲徒久而不已可以長生陽鍊陰也食味則與地爲徒久而不已生疾致死陰鍊陽也老君令人養神實形絶穀食氣爲不死之道故云玄牝門天地根也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注深妙虚牝能母萬物萬物由出是謂之門天地有形故資稟爲根本矣

疏玄牝之用有感必應應物由出故謂之門天地有形之大者爾不得玄牝之用則將分裂發泄故資稟得一以爲根本故云是謂天地之根根本也

義曰非獨人資玄牝運氣乃得長生天地之大亦須資道氣運養乃能清寧無改矣下經云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天地失道尚有傾淪發泄之變況於人○○身而不守中存一乎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注虚牝之用綿綿微妙應用若存其用無心故不勤勞也

疏綿綿者微妙不絶之意也虚牝之用應物無私微妙則稱其若存無私故用不勤倦爾

義曰天地任氣自然故長存也人鼻口呼吸當綿綿微妙若可存復若無有不當煩急勞倦也理國之道政令所行亦當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所以政寬則民怠令猛則民殘能以清寧之道以理天下人無動用勤勞之事則下民親附祚曆延長綿綿常存若瓜瓞葛藟之長永也故云綿綿若存用之不勤也

天長地久章第七

疏前章明谷神虚應虚應即不窮此章明天地無私無私故長久首則標天地以爲喻次則舉聖人以轉明結以無私成私蓋將欲勸勤此行○義曰前章明玄牝運氣天地任之以自然此標天長地久以契任自然之用聖人之理亦當體天地之用則人安國寧天地不以其私故能長久聖人無私用道萬物歸矣

○天長地久

注此標天地長久者欲明無私無心則能長能久結喻成義在乎聖人後身外身無私成私爾

疏此標章問也天以氣象故稱長地以形質故稱久

義曰老君將明天地長久之義以教理世之君故於章首自舉其問天以氣象者列子云天積氣也無處無氣地積塊也無處無塊積氣爲象象虚也積塊爲形形實也

易繫辭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上象下形故能變化孳生萬物也
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
生
注天地生物德用甚多而能長且久者以
其資稟於道不自矜其生成之功故爾
疏前句標問此假答云天地所以能長且
久者以其覆載萬物長養羣材而皆資稟
於妙本不自矜其生成之功用以是之故
長能生物又解云不自生者言天地但生 ○
養萬物不自饒益其生故能長生
義曰老君將明此長久之義自設其問亦
如文章家亡是公子烏有先生東郭主人
之例也立理發問因自答之以顯其事爾
爲前句既問天長地久此句方答云以天
地運元和沖用之氣生育羣品羣品得生
天地不恃其德不有其功故能長久若恃
其功則功細矣若恃其德其德薄矣不恃
故德廣功大萬物歸宗而天地長久也人
君理國當法天行化任物無爲衆庶熙熙
自臻平泰理身無勞心役慮之事無矜名
徇欲之功神安於中氣和於內如此則國
祚長遠身壽遐延亦如天地無私乃能長
久也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注後身則人樂推故身先外身則心忘澹
泊故身存
疏是以聖人倣天地覆載必均養而無私
故推先與人百姓欣賴爲下所養故身先
也不自矜貴而外薄其身天下歸仁則無 ○
長害故身存也
義曰理國不矜貴以有爲不勞人以自奉
所謂後身外身也太古之君志包天地澤
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其生無爵不有其
位也其死無謚不多其功也其實不聚其
名不立天下樂推萬物欣戴可謂後身而
身先外身而身存也代之衰也其君則不
然恣身之欲而役於人殫人之力以奉其
己人勞政弊天下去之此所謂失外身後
身之道也豈若碎琥珀之枕焚雉頭之裘
罷一臺之費郤千里之馬德垂當代名光
竹帛乎修身之士不嗜榮爵外其身也不
爲躁進後其身也如此則身存而德充德
充則人服可謂身先身存矣反於此者道
遠乎哉
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注天地忘生養之功是無私而能長且久
是成私聖人後外其身是無私而能先能
存是成其私也
疏天地所以長久聖人所以先存者非以 ○
其無自私之心故能成此長久先存之私
巳乎
義曰聖人之理也任自然之化無獨見之
專不厚其生不伐其善不爲天下之先故
能處人之上不爲天下之貴故能享祚久
長所以德兆宅心夷蠻稽顙干戈止息宗
廟安寧此之爲私也大矣由其不以私爲
私故成此光大理身則德充人服道契神
明享壽長生其私大矣亦由其不以徇私
逐欲成此大私也靈寶經云居世之人貪

歡逐欲前樂後苦何哉極而逸樂而墜於三塗也學道之士絕利忘名寒栖鍊行終得仙道先苦後樂何者積其功行昇乎九天也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九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十　羔十

唐　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上善若水章第八 疏前章明天地無私生成則能長久此章明至人善行柔弱故無尤首標上善若水示三能之近道次云居地盡七善之利物結以不爭勸守柔以全勝也○義曰夫水之爲德也柔弱平和居順處下隨時壅決任器方圓流作泉源散爲霧露凡物失之則死得之則生擊之無傷執之無有所以不及於道者水有形而道無形也雖有形爲礙其於利物之德謙沖之用近於道矣老君舉水爲喻以勸修道之人欲令體七善三能修身理國兼以不爭之德故無尤過之事矣

上善若水

注將明至人上善之功故舉水性幾道之喻也

疏上善標人也若水者喻也至虛懷於法無住忘善而善是善之上上善若水行如水之能具在下文皆含法喻也

義曰上善之士體道修心應變隨時縱橫以水與道相隣故舉水爲喻上善有善而利物老君欲顯上善之德以勸後學之人忘其善如水之不矜其功水不矜功其功益大善不伐善其善益彰既大且彰爲善之上矣上惟南面之主下洎栖巖之人能如水焉必得道矣法喻者以水爲喻以道爲法以上士爲能行之人也

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

疏水性甘涼散灑一切被其潤澤蒙利則長故云善利此一能也

義曰甘者水之味也涼者水之體也水爲氣母王於北方以潤下爲德其色黑其性智其味鹹其數六北方者陽德之始陰氣之終也生數一與道同也道亦爲一即無一之一水亦爲一即有一之一也無一之一爲道之體有一之一爲道之用則明水者道之用也一切物類皆資潤澤而得生成以能潤故耐生萬物故處三能之首也

疏天下柔弱莫過於水平可取法清能鑒人衆流值坎與之委順在人所引嘗不競爭此二能也

義曰柔弱者水之德也德經第四十一章云天下柔弱莫過於水重舉水德以勸守柔矣夫其水也居平則不流法以平恕爲

本故可取法也水之不流靜能鑒物故曰人莫鑒於流水而鑒於止水以其清且靜也水性平也故值不平則逝值坎澤則止東西南北隨引所行不與人爭無所不可校量衆德又云不及生物之功故次之二能也

疏惡居下流衆人恒趣水則就卑受濁處惡不辭此三能也

義曰人之性也徇常者衆謙順者寡好居上位惡處下流唯夫水也處下不爭居汚○不辱比前之德前德爲勝故爲三能也

○故幾於道

注幾近也

疏利物明其弘益不爭表其柔弱處惡示其含垢此水性之三能唯至人之一貫其行如此去道不遐故云近爾

義曰以前三能故近於道人君能宣弘益之德秉謙沖之心體含垢之行則天下太平矣理身者功務及物柔以制性處濁順俗委迹謙光則神仙可冀矣

居善地

注上善之人處身柔弱亦如水之居下潤益一切地以卑用水好下流

疏至人所居善能弘益如水在地利物則多又地道用卑本好流下同至人謙順幾道性之柔弱故云居善地

義曰此明處下樂卑爲安國存身之道也天以清浮故用其高地以濁厚故安其下易曰天尊地卑卑高以陳又云地道卑而上行則水順下而處卑同至人之謙德矣○

○心善淵

注用心深靜亦如水之泉渟也

疏至人之心善於安靜如水之性湛爾泉渟水靜則清明心閑則了悟泉深靜也故云心善淵

義曰此明澄靜清虛爲潔己洗心之術也臣心如水臣門如市斯之謂歟

與善仁

注施與合乎至仁亦如水之滋潤品物也

疏至人弘濟常以與人善施之功合乎仁行如水潤澤無心愛憎故云與善仁

義曰此明潤澤品物爲博施濟衆之行也既以與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亦斯義矣

言善信

注發言信實亦如水之行險不失其信矣

疏上善之人言必忠實引化凡庶善信不欺如彼泉流豈殊坎險故云言善信注云行險而不失其信者周易坎卦之詞也

義曰此明信實無欺爲真常審諦之教也○

○行險不失其信者周易坎卦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也夫理國長民率身從道言必信實可以動天地感神明所以善惡之詞興於一室之中應乎千里之外此信之至也孔子云去食去兵而存乎信至哉言乎

政善治

注從政善理亦如水之洗滌群物令其清淨也

疏政正也至人於事動合無心正容悟物

物因從正正則自理非善而何如彼水性洗滌羣物令其清淨故云善理

義曰此明真正化物爲華凡成聖人法也正容悟物者莊子田子方篇子方名無擇侍坐於魏文侯文侯師子夏而友子方子方數稱谿工之道文侯以爲谿工子方之師也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耳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無擇之師東郭順子也其爲人也人貌而天虛緣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心意也銷無擇何足以稱之此所謂物之失道東郭順子正其容儀心冥于道物覩自悟邪志盡銷亦可謂不言而化不化而行真道也哉

事善能

注於事善能因任亦如水之性方圓隨器不滯於物

疏至人圓明於物無礙凡有運動在事皆通通則善能是名照了如彼水性決之爲川壅之爲池浮舟涵虛無所不爲是善也

義曰此明因機任物爲變應圓通之用也水以方圓任器壅決隨時故能習海浮天且廣且大人君垂裳理物委任賢良用之不疑各得其職可以無爲而理臻乎泰寧之治矣

動善時

注物感而應不失其時亦如水之春泮冬凝矣

疏至人之心喻彼虛谷方之鏡象物感斯應如彼水性春泮冬凝與時消息故云動善時

義曰此明出處從時爲守道保生之戒泮散也春布陽和魯冰釋散冬有寒冱流水堅凝水之順時也理國之道理身之方舒卷任時因物之性則至理矣則保生矣

夫唯不爭故無尤

注上善之人虛心順物如彼水性壅止決流既不違迕於物故無尤過之地

疏尤過也至人善行與物無傷虛心曲全未曾爭競波流頽靡委順若斯曾不違迕於物故無尤過之地矣

義曰不爭之德德之先也凡人之性不能無爭爲爭之者其事衆也亂逆必爭暴慢必爭忿恚必爭奢泰必爭矜伐必爭勝尚必爭違愎必爭進取必爭勇怯必爭愛惡必爭專恣必爭寵嬖必爭王者有一於此則興師海內諸侯有一於此則兵交其國卿大夫有一於此賊亂其家士庶人有一於此則害成於身皆起於無思慮遂禮法不畏懼不容忍爭乃興焉故爭城者殺人盈城爭地者殺人滿野必當察起爭之本塞爲爭之源無不理矣語曰君子無所爭又曰在醜不爭下經曰聖人之道爲而不爭不爭之德何過之有哉虛心者虛心無欲也曲全者曲己全人也波流者任性自適也頽靡者放曠無滯也波流者莊子應帝王篇云變化頽靡世事波流無往不同矣委順者委心順道也體茲七善遵彼三能國泰長生之要也

持而盈之章第九

蹟前章明至人善行柔弱故無尤此章明凡俗溺情恃盈故有咎資標持盈揣銳示具難保次云金玉富貴戒

在貪求結以名逞身退令忘功而不處也○義曰前章樂水爲喻顯明修學之行此以持盈爲首更彰貪滯之非欲使忘功退身以將至人之美爾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注執持盈滿使不傾失積財爲累悔吝必生故不如其已已止也

疏持執也盈滿也已止也言人心貪愛求取無厭執守保持更令盈滿積財爲累悔吝必生故聖戒云不如休止

義曰持盈之喻凡有四義一者堅持欲心至於盈滿二者保持世財至於盈滿三者執持惡行至於盈滿四者持權恃祿至於盈滿大凡知進忘退不念善道執滯不迴以至盈滿者皆當有報欲心盈滿者得羸疾傷生報世財盈滿者得攻劫侵奪報惡行盈滿者得刑危殘害報權祿盈滿者得傾覆淪滅報所以老君戒之不如休止不休不止斯報必驗

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注揣度也銳銛利也揣摩銳利進取榮名富貴必僑生招殃咎故不可長保也

疏揣量度也銳銛利也凡情滯溺貪求榮利故揣量前事銛銳欲心鬼瞰人怨坐招殃咎故不可長保也

義曰夫王者銳於開疆拓土則人怨國亡人臣銳於貪利圖名即身危禍及縱或苟得安能長久況進無劝補退有憂患故云不可長保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

注此明盈難久持也

疏假使貪求不已適令金玉滿堂象既有齒而焚身雞亦畏犧而斷尾且失不貪之寶坐貽致寇之憂以其賈害豈云能守此覆釋持盈也

義曰假令明能揣度銳解貪求金玉珍奇滿堂潤屋必致攻奪之害豈能保而守之乎況人生有限情欲無厭既不救其死亡豈能保乎金玉象有齒而焚身者春秋襄公二十四年晉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爲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注貳離也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無壞亦無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恕思以明德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無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注浚取也○言取我財以自生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忺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爲重幣故也雞斷尾者春秋周景王子子朝之傅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歎曰犧牲之用存乎全而肥碩今自斷其尾使已不全冀免爲犧之用雞之保其身也如此況於人乎貪利而忘其身智不及雞矣不貪之寶者鄭人有得玉獻於子罕曰此寶也將以獻之子罕曰汝以玉爲寶我以不貪爲寶我若取玉俱喪寶矣不如兩全之遂不

受王致寇者易解卦九三辭曰負且乘致寇至負者小人之事也負擔於物合是小人乘者君子之器也今小人捨負擔而乘車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矣故竊盜之人思奪之矣

以下原闕

烏盡而良弓藏狡兔死而獵犬烹勢使然也范蠡扁舟而䑰榪文種固位而喪身此之謂矣日中則昃月滿則虧暑往則寒來春榮即秋落天道然也人能體盈虛於天道忘成遂之功名子房絕粒以優游䟽廣解印而高尚固無上蔡華亭之追痛矣況乃居九五之位臨億兆之人光宅萬方廓廡四海而不守持盈滿堂之戒乎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十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十一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載營魄章第十

疏前章明縱欲淫情滿盈故有咎此章明養神受氣不雜則無疵營魄以下至滌除戒修身所以全德愛人以下至明白示德全可以為君結以生之畜之表玄功之被物也○義曰此章明抱一之利以表前揣銳之非抱一則神全魄安揣銳則盈而必覆至於致乘玄覽之妙愛人理國之規同大道生畜之功顧匡翼玄深之德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注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魄則陰虛魂則陽滿言人載虛魄常須營護復陽陽氣盈滿則為魂魂能運動則生全矣一者不雜也復陽全生不可染雜故令抱守淳一能無離身也

䟽載初也營護也言人受生始化但有虛象魄然既生則陽氣盈滿虛魄魄能運動則謂之魂如月之魄照日則光生故春秋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言人初載虛魄當營護陽氣常使盈滿人則生全若動用不恒敗散陽氣復成虛魄而死滅也莊子曰近死之心莫使復陽故令營護虛魄使復陽生全也抱守淳一不令染雜無離乎身則生全矣此教養神也

義曰載運載也言人之身神氣所居魂魄所舍以身運載如車載物西昇經云身者神之車也既以喻車固當運載矣虛魄者陰氣有象人之形也陽氣無形人之神也形之具矣而陽氣未附則塊然無知如頑石枯木陽氣既降即能運動故以形為魄魄屬陰也以神為魂魂屬陽也凡人有纖毫之陽氣未盡不至於死有纖毫之陰氣未盡不至於仙所以鍊陰氣盡即超九天而為仙仙與陽為徒也鍊陽氣盡則淪九泉而為鬼鬼與陰為徒也故當保守陽魂營護陰魄以全其生抱一者守道也拘魂制魄守道為基令人守道拘制能無離乎虛象者形質始具謂之虛象象似也如月之魄照日則光生天元經云月本陰氣有象而無光日者太陽之精常循黄道而東行一日一夜行一度有奇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月者太陰之精其狀也圓其質

也清稟日之光而見其體日所不照則謂之魄常循黃道東行或出黃道表或入黃道裏行有遲疾其極遲日行十二度十九分之二平行一十三度三十七分極疾日行十四度九分度之十三遲則涉疾疾則復遲二十七日五十二分日則四百一十七分則遲疾之終也終而復始每月朔與日同度謂之合朔月疾而日遲故三日哉生魄三日之外其光漸生二弦之日日照其側人觀其傍故半明半魄晦朔之日日○照其表人在其裏故不見月日望之日日○月相望人居其間以觀其明故形圓而光滿月望而晨見東方謂之側行遲也月晦而夕見西方謂之朓行疾也天對曰衡其光如日日光不極謂之暗虛暗虛值月則月蝕值星則星亡日月朔望行於中道則值暗虛而蝕日月各周圓三千里徑一千里也人始化曰魄者春秋昭公七年初鄭伯有為政駟帶殺之鄭人相驚曰伯有至矣或夢伯有介曰壬子余將殺帶明年殺段於是壬子駟帶卒明年公孫段卒鄭人益懼或問子產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人生陰曰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匹夫匹婦強死而魂魄猶能憑依於人以為淫厲況伯有三世執其政柄而強為鬼神不亦宜乎伯有乃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故曰三世子產立其子良止以撫之乃止近死之心莫使復陽者莊子齊物篇之辭也以其利患生禍陰結遂志有如此者也蓋南郭子綦答子游天籟之○旨爾淳一者淳和也不雜者除垢止亂無○令雜也老君明此營魄守一之旨以教人養神也上清隱書有鬱儀奔日結璘奔月之道存日月中各有五帝呼日月內諱想五帝形服來降於已乃吞日月之華得其道者與日月同壽又有拘魂制魄之道常以月三日十三日二十三日存心中赤氣變化而呼三魂之名胎光爽靈幽精乃密呪拘魂又以月朔月望月晦之日存鼻端白氣變化而呼七魄之名尸狗伏矢雀陰吞賊除穢臭肺非毒乃密呪制魄各有存念呪術具上清品中久久行之可以輕舉此太上營護虛魄度世長生之道也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注專一沖氣使致和柔能如嬰兒無所分別矣

疏專專一也沖氣沖和妙氣也人之受生沖和為本若染雜塵境則沖氣離散神不固身故戒令專一沖和使致柔弱能如嬰兒無所耽著乎此教養氣也

○義曰嬰兒未知孩偶答對專任沖和之氣○外無染雜內無思慮隨氣柔弱故沖氣不散守道之士當如嬰兒無染雜思慮使神不離身西昇經曰哀人不如哀身哀身不如愛神愛神不如含神含神不如守真守真長久長存也又曰神愛人人不愛神是以老君教人養神養氣也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注玄覽心照也疵瑕病也滌除心照使令清靜能無疵病乎

疏滌者洗也除理也玄覽心照也疵病也人之耽染為起欲心當須洗滌除理使心照清靜愛欲不起能令無疵病乎此教人修心也

義曰心之照也通貫有無周徧天地因機即運隨境即馳不以澄靜制之則動淪染欲既滯染欲則萬惡生焉萬惡生則疵病作焉老君戒令洗滌除理翦去欲心心照清靜則無疵病西昇經曰生我者神殺我者心故使制志意遠思慮者是謂教人修其心也

愛民理國能無為乎

注愛養萬民臨理國政能無為乎當自化矣自上營魄皆教修身身修則德全故可為君也

疏愛民者使之不暴卒役之不傷性理國者務農而重穀事簡而不煩則人安其生不言而化矣此無為也能為之乎

義曰生民者國之本也無為者道之化也以無為之化愛育於人國本固矣政虐而苛則為暴也賦重役煩則傷性也使之不以時則妨農也不務儉約則賤穀也此教以理國也為君之體以道為基以德為本失道喪德何以君臨此老君教以理國之要也

天門開闔能為雌乎

注天門曆數所從出開闔謂理亂言人君應期受命能雌柔守靜則可以永終天祿矣又解云易曰一闢一闔謂之變言聖人撫運應變無常不可以雄成而守雌牝亦如天門開闔虧盈而益謙矣

疏修德可以為君為君須承曆數即天門者帝王曆數所從出也開謂天受闔謂廢黜天降寶命以祚有道能守雌柔可享元吉故云能為雌乎

義曰修愛民理國之事為垂衣南面之君猶須恭己奉天以順曆數曆數者謂受命之曆五運之數也舜命禹曰天之曆數在爾躬天祿永終謂曆數在躬以承天命故可大寶愛之謂之寶命自天而授故謂受命於天易繫曰聖人之大寶曰位是也天門開則降非常之瑞或黃星動彩赤伏表符紫氣充庭五星聚井流虹貫月大電繞樞然後稟嶽降賢誕星命輔以佐佑之故應天順人拯物除害而承曆數以有天下也及乎臨御失所刑政乖宜衆叛親離兵交禍起迷亂生於下氣象見於上日貫天開山崩川竭災凶蜂起而國亡矣是天門闔也一闢一闔之謂變者易繫辭文謂閉開相循陰陽遞至倚伏之義也虧盈而益謙者易謙卦辭虧謂減損盈滿而增益謙退若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其盈也盈既虧減謙則受益倚伏之勢矣老君戒人君既受命臨人當以雌靜柔和無為清簡之政順曆天數以莅萬方矣又易繫云闔戶謂之坤坤陰也闔閉藏也凡物先藏而後出若室之開闔其戶故云闔戶也闢戶謂之乾乾陽也闢吐生也在陽則舒陽能吐生萬物若室之開其戶也亦解闔為暗昧闢為昭明也不可以雄成者莊子大宗師曰

不逆寡不雄成謂不恃其成而處物先當
守雌靜以化也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注人君能為雌靜則萬姓樂推其德明白
如日四照猶須忘功不宰故云能無知乎
疏帝王既受曆數臨御萬方若能守雌靜
則其德明白如日之照四達天下功被於
物不以為功所謂忘功若無知者故云能
無知乎
義曰明白惠照也惠照之心照無遠近煥
然四達無所隔礙其照如此當息念忘心
不滯於見猶若無知或矜其有知則有所
執而失道也人君負獨見之明以御四海
其政察察民凋弊矣老君戒之令忘功息
照亦猶黈纊塞耳以閑其聰冕旒垂目以
杜其明也
生之畜之
疏下經云道生之德畜之此云生之畜之
者謂人君法道清靜令物得遂其生成效
德弘濟令物各盡其畜養故云生之畜之

義曰道以通生萬物故云生之德以畜養
萬物故云畜之帝王法道體德任物生畜
各隨其分各遂其情咸得所宜物無失所
矣法則也效學也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注令物各遂其生而畜養之遂生而不以
為有修為而不恃其功居長而不為主宰
人君能如此是謂深玄之德矣
疏物得遂生聖忘功用遂生則生理自足
忘功則功用常全斯乃無私而成私不宰
而為宰也故生而不有者令物各遂其生
君不以為已有也為而不恃者令物各得
動為而不自負恃為已功也長而不宰者
居萬民之上故云長不恃其功故云不宰
也如是是謂深玄之德矣
義曰人君抱守淳一洗心內照愛人理國
動法天時雌靜平和收視返聽體道生物
順德養人生物而不有其功為政而不恃
其力視聽四達功成不居此理身理國兼
愛之道順天之德也玄天也

三十輻章第十一疏前章明養神變氣不雜故無疵此章明利有用無相資而功立故乾坤為大易之縕轂廂成用無之貫樑器室以為府存利用之綜成隔○義曰變氣養神則尚乎清靜用無利有則在較相資資取也車器室三者皆假其有而取其無以為用也車以運載器以成受室以居上必資外有而用中無故能成有用之功爾乾坤為大易之縕者易繫辭也明易之所立本乎乾坤乾坤不存則易道無由起故云乾坤是易道縕奧之根源與易為淵府與藏也故下文云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無以見易也亦猶輪轂輳廂為車之貫輳廂毀則無以見車將明利用之因故舉三物之喻理國者民存則有國民散則國危理身者神存則有生神逝則身滅利用之道貴相資也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注此明有無功用相資而立三十輻者明
造車共一轂因言少總眾夫輳廂之有共
則成車車中空無乃可運用若無輳廂之
有亦無所用之車車中若不空無則輳廂
之有皆為棄物矣
疏輻三十貫於一轂明少者多之所宗也
當其空無方有車之運用明無者有之所
利也
義曰轂總眾輻以成輪車總眾材以成用

其所用者用車之中空無之所爾向無輪轂不得成車今得成車又虛中而運載以喻人君內資輔相之謀外委諸侯之助乃能有國如三十輻之輳一轂也既有國矣能虛心體道則天下化成如車中之空也人之身也外資百體之設內仗五氣之和如輻之輳而成於人既為身矣能虛心體道則元和潛運而致長生矣此明有無利用互得相資也

疏夫道者何至無至一者也故能鼓動衆類磅礴群材適使萬殊區分成之者乃一象也

義曰道之具一無色無聲衆類群材資之以立動者五靈毛羽鱗甲昆蟲之屬也植者草木之屬也類者狀也材者質也動植材類億萬不同是萬殊也物雖萬殊而長養生成者道也道唯一象爾經曰惚恍中有象即此真精淳一生化萬殊之物可謂少者多之所宗也

疏衆竅互作鼓之者一響原天下之動用本天下之生成未始離於至無至一者也

義曰衆竅者莊子齊物篇南郭子綦謂子游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呺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然則衆竅之聲大小萬殊所鼓之者一風而已矣觀天下之動用者易繫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者言聖人有其微妙以見天下萬物動用明天下萬物生成皆稟於淳一微妙之道故云未始離於至無至一者也

疏且就車而論則輳廂有質車中空無也車中空無乃可運用若無輳廂之有則空無之運用息矣車中若不空無則輳廂之數皆為棄物矣故乾坤成而易功著

義曰此覆釋乾坤成而易立乎其中喻輳廂之有以成車中之空無也

疏萬化流通而道用彰是以借轂喻之用無明至無之利有爾

義曰萬化流通皆稟道用若無萬化道用不彰亦猶輳廂為車之用乾坤為易之縕也車者常器人所見焉假此為喻以喻妙道故云轂喻也

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

注埏和也埴土也陶匠和土為瓦缶之器者也

疏埏和也埴粘土也注云陶匠者尚書云範土曰陶此云陶匠範和粘土燒成瓦器亦取其中空虛以用盛受物也

義曰和土為器亦彰因有而用無凡曰器用其形萬殊大小不同方圓各異或巧或拙或賤或珍而其所用皆用器中空無之處爾範土曰陶者尚書之辭也舜側微之時耕於歷山陶於河濱是也列仙傳云陶公與弟子師門皆古之陶者善化五色之火而昇天矣

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注古者陶穴以為室守亦開戶牖是故云鑿爾

疏鑿穿也門傍牕謂之牖古者穴居 故詩

○

云陶復陶穴謂穿鑿穴中之土以復覆其上故云鑿爾後代聖人易之以宮室取其室中空虛所以人得居處莊子曰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蹊謂爭路也爾雅宮謂之室

義曰毛詩文王之什緜緜篇云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古公者邠公也古言久也亶公字也文王之祖處於邠以德化人歸之者衆狄人侵之公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曰狄人之所好者欲吾之土地也吾聞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遂策杖而去之踰梁山而邑乎岐山之下邠人曰仁人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焉未有居室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父子夫婦居謂之家未有寢廟亦未有家室也箋云諸侯之臣稱公曰君也復者復於地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焉陶者今之瓦窯也此言其在邠創業之時爾邠者所封地名也易繫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代聖人易之以

○

宮室蓋取諸大壯以制造宮室大壯於穴居野處之時故云大壯易言上古者言未造宮宇之前止是夏巢冬穴故制室宇以代之非是後物以替前物故云上古乃在伏羲黃帝之間也莊子盜跖謂夫上古之人夏樓木上冬拾杼栗是也巢穴之中取其空而可居今宮室所制亦取其中空而居之故云當其無有室之用婦姑勃蹊者蹊路徑也勃戾怒也莊子外物篇所云言室中不空蹊路湫隘則婦姑爭路而行婦合順於姑以為孝敬今乃爭路忿怒是室○中隘狹無所往來以容其私則反戾而鬬爭也此謂室隘狹不空則婦姑爭路心壅蔽不虛則嗜欲交侵爾雅曰宮謂之室室謂之宮大小異制也今則禮有降殺聖人所居為宮通衆所居為家宅屋宇堂室等也論語皇侃疏云堂之內隔為內外分為房室故孔子弟子有升堂者入室者則堂為通稱室在堂內復為分別矣

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

注有體利無以無為利無體用有以有為用且形而上者曰道形而下者曰器將明至道之用約形質以彰故借麤有之利無以明妙無之用有爾

疏有之所利利於用用必資無故有以無為利也無之所用用於體體必資有故無以有為用也

義曰夫道之無也資有以彰其功無此有則道功不彰矣物之有也資道以稟其質無此道則物不生矣物非道則不能生成○道非物則不顯功用亦猶車器室三者皆取其因無以利有因有以用無也

疏注云形而上者曰道形而下者曰器者易繫辭文也

義曰形而上者道之本清虛無為故處乎上也形而下者道之用稟質流形故處乎下也顯道之用以形於物物稟有質故謂之器器者有形之類也聖人法道之用制以為器畫卦觀象以制文字刳木為舟剡木為檝斷木為杵掘地為臼弦木為弧剡

木為矢制以宮室結為網罟服牛乘馬負
重致遠鑄金為兵揭竿為旗斵木為耜揉
木為耒一事以上以利天下此皆分道之
用以為器物爾皆易繫所稱此乃道是無
體之名形是有質之用凡萬物從無而生
衆形由道而立先道而後形道在形之上
形在道之下故自形而上謂之道自形而
下謂之器形雖處道器兩畔之際形在器
上不在道也既有形質可為器用故云形
而下者謂之器夫道者無也形者有也有
故有極無故長存世人修道當外固其形
以寶其有內存其神以宗其無漸契妙無
然合於道可以長生爾 羊一
疏自無則稱道涉有則稱器欲明道用必
約形器以彰雖借喻於三翻終用無於一 十五
致爾
義曰至一至無道也有象有形器也約器
明道復借喻於車器室等謂三翻也其用
於無皆一揆耳聖人之理天下也懸賞罰
制法度垂教令明上下此皆有也若無端
默為政沖靜率人不言盜化萬物自理雖
有賞罰之科制度之設教令之行上下之
別而不用之亦可謂假其有而用其無也
斯至理也修身之道因經而悟理因悟而
忘言了達妙門不執言教亦此義歟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十一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十二 十三 同卷 羊二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五色令人目盲章第十二 疏前章明利有用無相資故功立此章明染塵逐境馳騁即發狂畜標色聲滋味成傷當所以為病次云畋獵貪貨明逐欲所以焚和結以聖人去取示全真保性之要爾○義曰前章明利有用無此章戒用之太過色聲之所以養耳目也過之則盲聾食味所以養身也過之則傷為病況復馳騁貪貨甚於三者之耶且耳目口之所急待之以養命不可去也尚欲損而去之馳騁貪貨非性命之急而欲害甚於聲色味而不能去是迷之甚矣老君明此使內去外損以為理國理身之要旨爾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
注目悅青黃之觀耳耽宮徵之音口嗛芻
豢之味傷當過分則坐令形骸聾盲爾
疏五色謂青黃白赤黑音謂宮商角徵羽 羊二
味謂甘苦酸鹹辛爽差也目視色耳聽聲
口嗛味傷當過分則不能無損故坐令形
骸聾盲爽差失味也
義曰五音者按漢劉向曰宮者中也君之
德也商者章也物成章也角者甲也物之

發生也徵者祉也物之盛大繁祉也羽者聚也物聚而藏也五色者按王叔師曰皎皎練絲得藍則青得丹則赤得蘖則黃得皂則黑而為五色也目不見五色謂之盲五色之設本以彰五行之象別尊卑之飾視而滯之匪曰盲乎耳不聞五聲謂之聾五音之設本以通天地之氣彰五行之聲悅而滯之不曰聾乎口不辯五味謂之爽五味之設本以彰五行之和以養於人美而耽之不曰爽乎姚信士緯曰五音成○而鄭衛作五色成而綺縠生傷當過分內以致疾滯而不已外以害德雖不傷於視聽無廢於飲食其於滯著不移亦同乎病也易頤卦辭曰慎言語節飲食斯亦戒之旨也春秋富辰諫周襄王曰耳不能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為眛肓也理國者滯於一隅民必壅閼而成釁理身者滯於一隅氣必憤薄而構病所宜戒哉跡又況耽滯代間聲色諸法不悟聲色性空豈唯形骸之有聾盲此亦智之聾盲爾

義曰夫目悅妖麗之色耳耽鄭衛之聲口嗜珍鮮之味則心有滯著不通而流遁忘返大則忘天地四時之序次則違尊卑禮樂之倫小則生侵淩怨爭之禍惟國惟家皆失理矣則自古及今以色以聲亡其家國者衆矣豈獨末嬉妲己褒姒麗姬而已哉味之起爭亦有羊羹解黿之禍矣羊羹者春秋宣公二年鄭公子歸生受楚子之命伐宋宋華元樂呂帥師以禦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將戰華元殺羊以食士其○御羊斟不預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宋師大敗鄭人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宋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羽外告而後入見羊斟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答而叔牂奔魯(叔牂斟字也)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小雅所謂人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矣解黿者宣公四年楚人獻黿於鄭靈公(穆公太子夷也)公子子公(名宋)子家(名歸生)將入見子公之食指動(第二指)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為難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弒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權不足也子家權不足以禦子公懼譖而從弒故書○首為惡也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初稱畜老仁也不討子公是不武也不能自通於仁道而陷弒君之名其實子公染指而成斯禍爾復有滯金石之音者不能聽無聲之聲耽玄黃之狀者不能見無色之色嗜甘辛之味者不能知無味之味自喪真道以掇死亡矣

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

注馳騁代務耽著有為如彼畋獵唯求殺獲日以心關逐境奔馳靜而思之是發狂

病耳

疏此言耽滯聲色之人馳騁欲心亦如畋獵但求殺獲欲心奔惑逐境如馳靜而觀之是心發狂病

義曰畋獵者國之正禮也時而行之則為禮不時而蹈之則為亂亦猶人之四肢百體屈伸動靜得其宜則合於禮違之則為狂矣禮天子諸侯每歲三畋一為乾豆祭祀宗廟也二為賓客交二國之好也三充君之庖食以時也時而不畋則曰不敬畋不以時則謂之暴所以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俟農隙以講武事也獺未祭魚網罟不施於川豺未祭獸罝罘不通於野鷹隼未擊罻羅不張於林修祭禽之禮展三驅之仁順天時也天子仲春教振旅遂以畋獵仲夏教茇田遂以蒐仲秋教理兵遂以獮仲冬教大閱遂以狩大司馬以掌其事山虞澤虞以供其職蓋以教武事示民時也則有不遵典故外作禽荒暴物犯時十旬不返馳騁莫已遂為發狂人怨國危失禮致禍也況人之心馳騁逐境爭奔外蹈色聲內傷神氣發狂於身乎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注性分所無求不可得妄求難得故令道行有所妨傷

疏難得之貨者言人身材器為貨難得之貨即性分所無求不可得夫不安其分矯性妄求既其乖失天倪所以妨傷道行

義曰材器者性分之貨也珠珍者世間之貨也性分所無之貨矯竊即行傷珠珍難得之貨貪求則身辱所宜任其性分守彼天常矣人君貪求珍異則下怨民殘理身貪求珍異則行傷身辱是乖失天倪也天倪者天然之分也莊子曰始卒者若環莫得其端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夫物均齊豈有妄哉皆天然之分也

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

疏腹者含受而無分別目者妄視滯於色塵無分別則全和故謂之滯色塵則傷性故不為也

義曰不為目者以其妄見妄視滯於色塵傷性乖和聖人不取為腹者懷質朴抱忠信飡元和薄滋味可以致道可以化民聖人為之何者目之視也聖人為之方故制禮經以檢之日無淫視將入戶視必下視瞻無回其乘車也立視五巂式視馬尾顧不過轂不妄指不妄視斯謹戒而敬慎也不敬不慎者理國則傷政理身則傷性聖人所以不為之矣色塵者有形可見為色有染而不可見為塵塵細色麤皆妨於行修道之士先除其色反神照內次除其塵緘心忘外塵者染之於心關之於念即名為塵故六根所起則為六塵染六麤塵淨猶有六細塵染六細塵淨復有六輕塵染六輕塵淨方契於道見於無色聞於無聲味於無味入於無形了於無為乃謂之證道果也

故去彼取此

注取此含受之腹去彼妄視之目

疏彼目妄視故去之此腹含受故取之

義曰腹者容受而無情故取之目者觸見而有欲故去之夫人君之心睿聖為本理國之道清淨為基其逐獸荒原奔車絕巘六龍逸足萬騎莫追與鵰鶚以爭先共熊羆而賈勇日月虧蔽旌旗紅紛畋獵忘歸殺獲無已風雨恒若宮室或空此謂之發狂也若復貴遠方之物產貪無用之土疆嗜蒟醬而討西夷伐大宛而取名馬關塞有不歸之魄邊城有怨曠之魂天下流亡戶口減耗赫赫宗社幾陷寇讎青史具書百代為戒曷若去彼取此遵老君之明誥乎

道德眞經廣聖義卷之十二

道德眞經廣聖義卷之十三

唐 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寵辱若驚章第十三 疏前章明染逐塵境馳騁則發狂此章明寵辱皆驚貴身故為患本首兩句標宗以起問次十句因問以明理故貴下假寄託以結成○義曰馳騁貪貨既戒於前寵辱大患故明於此凡情得寵則喜遇辱方驚殊不知寵有辱隨辱為寵末禍福倚伏寵辱循環聖人了知故寵辱皆驚棄而不取若外身抱道方免寵辱之來徇世貪榮難逃福禍之至非禍爵位為戒亦以天下為憂故桎梏然冕而慄耽德非或不復已而處其位則撝謙為木雕靜為心故中寄託之喻用明安危之旨爾

寵辱若驚

注操之則慄捨之則悲未忘寵辱故須驚也

疏若如也言寵辱之驚相如也夫操之則寵捨之則辱言人不能心齊榮辱矜徇功名執權既以為光寵失位自驚於卑辱光寵則矜徇卑辱則驚嗟故陳戒使其若驚欲令齊其寵辱

義曰聖人睿鑒得喪混同尚以死生為一條豈復寵榮而辱懼故戒之曰得寵亦驚此則寵辱齊一得失混同也所以言驚者寵為辱本安得無驚且人君富有天下尊繼百王告類上玄君臨萬有亦當馭朽自戒納隍軫憂乃能享此大年保其遐祚矣人臣之遭遇也九遷三接之澤既已厚矣兵符相印之任亦已重矣高冠大旆長轂朱輪氣壓伊皐權傾衛霍亦當夙興夜寐履薄臨深乃能克保福祥免貽覆餗矣故令尹三已而無慍考父三命而益恭達其理也夫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苟能達道則富貴貧賤寵辱得失無所驚也易繫曰吉凶與民同患正義謂非獨凶者人之所憂患吉者亦人之所憂患也何哉既得其吉又患失之此亦寵辱若驚之旨爾

貴大患若身

注身為患本故矜貴其身即如貴大患矣此荅云貴身如貴大患而乃云貴大患如身者欲明起心貴身即是大患有貴即身

是大患故云貴大患如身若如也此上兩
句正標
跡貴矜也若亦如也身者禍患之源夫躭
翫聲色矜競榮華皆為有身遂成患本即
貴其身者復何貴乎貴大患矣即身是患
等無有異未能無患只為有身即此貴身
同貴大患若能無患亦復忘身是知患猶
貴生身為患有故云貴大患若身
義曰夫至人順道忘患忘身內忘肝膽外
遺耳目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
○業此即有身亦猶無也豈復憂其患乎所
以世人之身內則飢渴苦惱晝夜相攻外
則風寒暑濕循環相害疼酸痛痒聲色繁
華嗜欲是非利名得喪六情中撓萬境旁
牵皆為患本矣西昇經曰身為惱本痛痒
寒温意為形思愁惱憂煩吾拘於身知為
大患觀古視今誰存形完是也患隨身立
身存則患生寵與辱偕寵極則辱至老君
恐世人不曉故兩舉以明之將細指陳復
下句發問矣列子天瑞篇云人自生至終
大化有四嬰兒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
其在嬰兒神專志一德充氣和善莫偕也
其在少壯血充氣溢欲盛心侈德殆衰矣
其在老耄也欲慮柔焉體將休焉物莫先
焉方於少壯氣已間矣其在死亡也則之
於息焉反其極也此四者相須而行相待
而成惟得道者反之矣理身之士其自勗
焉爾
何謂寵辱寵為下
注前標寵辱如驚恐人不了故問何謂寵
○辱夫得寵則憍盈無不生禍是知寵為辱
本故答云寵為下
跡前標寵辱若驚恐人不曉故設問云何
謂寵辱自答云寵為下所以明寵為下者
夫恃寵則憍盈憍盈即生禍因寵獲禍則
寵為辱本故知寵為下也
義曰老君恐人未曉前義舉問欲以重明
既立問者之詞乃為對答之理云寵為下
者辱因寵至寵是禍階世人視寵以為榮
聖人觀之以為下也恃寵憍盈者春秋隱
公四年衛公子州吁恃寵而好兵其臣石
碏諫衛莊公曰臣聞愛子教之義方不納
於邪憍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禄
過也夫寵者不憍憍而能降降而不憾憾
而能眕者鮮矣公不聽明年桓公立州吁
弑桓公衛人殺州吁焉是則因寵獲禍可
謂寵為下矣
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注寵辱循環寵為辱本凡情惑滯驚辱而
不驚寵故聖人戒云汝之得寵當如汝之
○失寵得辱亦如吾戒汝得寵而驚懼也故
結云是謂寵辱若驚
跡得則為寵失則為辱若驚者夫寵辱循
環寵為辱本代間衆生得寵則忻喜得辱
則驚懼聖人戒云禍福循環譬之糺纆寵
辱無定豈可獨驚辱來既驚其禍患寵至
亦驚其憍逸其驚相若故結云寵辱若驚
義曰得寵不驚得辱則懼者常情也寵至
而懼其憍逸辱來而知其禍患者君子也
得寵而驚日慎一日即無禍患之辱矣得

寵不戒以憍以矜必有危亡之辱焉人君恃天之寵不恤於人則景命遷革矣人臣恃君之寵持權傲下則刑悔將及矣纓索也糺結也糺纆相循之貌也

何謂貴大患若身

注恐人不曉即身是患本故問也

䟽恐人不曉故設問以明

義曰亦如何謂寵辱之義世人得寵而不思其辱故辱至則驚老君欲戒於恃寵之人故重自發問爾

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

注身相虛幻本無真實為患本者為吾執有其身痛痒寒温故為身患

䟽吾所以有此大患者為吾執有身相好榮惡辱辯是與非不得則大憂以懼心神内竭於貪欲形體外勞於奔競苶然疲役非患而何

義曰苶疲役也吾我也指名身也身相既有患累隨之勢利相高故好榮防慮亡危故惡辱若夫强干人事妄辯是非得則憍侈以恣情失則憂驚以損性損性則心神内竭恣情則奔競外勞或憔悴江濱或栖惶澤畔形疲心役為患深焉

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注能知天地委和皆非我有離形去智了身非身同於大通夫有何患

䟽無身者謂能體了身相虛幻本非真實即當坐忘遺照隳體黜聰同大通之無主均委和之非我自然榮辱之途泯愛惡之心息所謂帝之懸解復何繫於大患乎哉

故云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注云委和者莊子承答舜問云身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者也

義曰無身者非頓無此身也但修道之士能忘其身爾業報經云衆生苦惱常為有身生死輪迴不能自出以何方便妄想得除太上曰妄想顛倒皆從心起强生分别繫念我身觸境生迷舉心皆妄以此流浪淪乎生死但當定志觀身盡皆虛假既知虛假妄想漸除妄想既除内外清淨自悟真道謂之忘身既忘其身患累息矣莊子曰適來者夫子時也時自生耳適去者夫子順也理當死耳安時處順憂樂不入此達人之忘身也幻者假妄變化之謂也真實者契道之謂也坐忘遺照者安坐忘身之謂也外忘萬境内息一心心若死灰形如槁木不知肢體之有不知視聽之用隳肢體黜聰明遺形去智以至於大通通無不通泯然無主此達人之忘心也顔回得之以告於夫子焉如此則天地之大吾不知也日月之明吾不有也何榮辱愛惡之可滯哉帝之懸解者性命之情得矣寧復繫於大患乎則無身無患養生之要也委和者莊子知北遊篇承答為曰身非汝有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天地之委順也言天地結氣而生氣上氣下曰順爾若身是汝有美惡生死當制之由汝今氣聚而生汝不能禁也氣散而死汝不能止也明其委結而自成非汝有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

食不知所味皆在自然中也達此則近於道矣何大患之可憂乎

故貴以身為天下者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者若可託天下

注此章首標寵辱之戒後以寄託結成者夫寵辱若驚未忘寵辱貴愛以為未忘貴愛故以辱校寵則辱不如寵以貴方愛則貴不如愛驚寵辱者尚有寵辱介懷存貴愛者未為兼忘天下故初則使驚寵如辱後欲令寵辱俱忘假寄託之近名辯兼忘之極致忘寵辱則無復驚忘身則無患本忘天下則無寄託之近名也

疏言人君自矜貴其身以為天下之主者貴身則淩人人故不附可暫寄爾

義曰夫人君自貴其身而為天下者必自尊自大作福作威以臨於人以肆其欲窮華侈之飾極奢麗之求外則殘物虐人窮兵継武內則瑤臺瓊室酒池肉林歛天下之怨嗟資一身之逸豫尊其名號深其溝隍賞有臺榭陂池宿以妃嬙嬪御不知人之離心離德而欲為萬世之基論滅不暇若暫寄於天下爾

疏若自愛其身以為天下之主者愛身則慈人慈人則推樂故可託身於萬人之上長為之主矣

義曰夫人君自愛其身而為天下者必以恭以謙以儉以約謙恭則怨敵不起儉約則嗜好不行無怨敵則人安無嗜好則人富如此內睦九族下親萬民遠懷近悅上下交愛却千里之馬惜十家之財菲飲食卑宮室外無征伐境無勞人享祚久長可以永託於天下

疏然此一章首驚寵辱結以寄託者欲明驚寵辱不若忘寵辱存貴愛不若忘貴愛寄託天下不若忘天下故為大患為吾有身驚寵辱則未能無我都忘則百慮一致矜有則萬殊爭長故忘寵辱則無所復驚忘身則無為患本忘天下則無寄託之近名然後上有太上之君下有下知之臣無為無不為不德為有德矣

義曰身為患本寵辱由身而生能忘其身則忘寵辱矣忘寵辱者寵至不喜辱之來也辱至不驚時之去也不充詘於富貴不隕穫於貧賤非至達之士孰能與於此乎忘身者身與道合昇為雲天與道無為當有何患乎非至道之士孰能造於此哉忘天下者遊心澹漠冥神虛無任物自然而然不以汩其慮無私而天下理然後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氣無所滯神將守形形乃長生功蓋萬國而不自已化貸品物而不為有無名無稱使物自遂立乎不測而遊乎無有與萬物為體而歸乎虛無故黃帝得之以登天太皞得之以昇玄此聖人忘天下而至乎道也太上之君下知之臣解在十七章矣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十三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十四　羊三

唐 廣成先生 杜光庭 述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疏前章明貴身為患今兼忘而不有此章明妙本無象故在用而皆通首三句言不可求之於色聲次六句尋責必歸於無物又五句示妙用之難測後四句結引古以證今○義曰前示忘身忘患為修證之基此表非色非聲宣至道之妙既視聽之不得乃混一以指名雖微昧難窺隨迎不覩執之以理身理國為成化之根源矣

視之不見名曰夷

注此明道也夷平易也道非色故視不可見以其於無色之中能色故名之曰夷○

聽之不聞名曰希

注希者聲之微也道非聲故聽之不聞以其於無聲之中獨能和焉故名之曰希

搏之不得名曰微

注搏執持也微妙也道無形故執持不得以其於無形之中而能形焉故名之曰微

疏此明道也夫視之者以色求道聽之者以聲求道搏之者以形求道道非聲色形法故竟求不得以不得故欲謂之無乃於無色之中能應衆色無聲之中能和衆聲無形之中能狀衆形是有無色之色無聲之聲無形之形故謂之夷希微矣夷者所謂明道而非道也夷者平易也希者聲之微妙也搏者執持也

義曰目之所視者但見平易而不能見道道無色也耳之聽也但惟希寂而不能聞道道無聲也手之搏也但惟微妙不能得其形道無形也以神視之見無色之色以氣聽之聞無聲之聲以慧照之識無形之○形而衆色之具衆聲之和衆形之立非道不能生非道不能成道也者獨能應衆色和衆聲狀衆形故强名之曰希夷微爾道不可言言之非矣所以明道皆强為之容而非道也莊子曰無視之以目而視之以神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能以微妙而合於道矣

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

注三者將以詰道道非聲色形法故詰不可得但得夷希微爾道非夷希微故復混而為一也

疏三者夷也希也微也致得也詰責也混同也妙本微妙精一難名色聲形法焉得詰責欲以色聲形詰但得夷希微爾謂夷希微則三也夷希微但假名欲明道用道非色聲形等則夷希微復混同為一矣

義曰夷希微三者假標以名道亦皆無也三者凝化為三境次為三界下為三才明為三光於身為三元於内為三一皆大道分精運化之所成也混而為一復歸於妙○本之道也三境者三寶君之祖氣所凝其色青黄白亦名也玄元始三氣乃諸天之祖宗萬化之元本也三界者欲界六天以統九仙色界十八天以統九真無色界四天以統九聖三才者天一地二人三沖虚真經云清浮之氣為天濁滓之氣為地沖和之氣為人謂之三才也三光者太陽之光為日太陰之光為月日月之餘光為星辰謂之三光也三元者人身之中腦為泥丸宮以主上元心為絳宮以主中元臍下

為丹田以主下元三元尊神各統陰陽萬二千神氣以養於人三一者上元所主謂之元一中元所主謂之真一下元所主謂之正一三一元神主運氣固精實神留形上清有迴風混合修三一之道昔黃帝以寗先生所教詣峨眉山謁天真皇人以受之遂精思千日與三一上真統三萬六千神乘黃龍而昇天矣天浮於上地結於下人生其中三者互相生化未始有極列子云天積氣也地積塊也日月者氣中有光○耀也三一乃有中之無三元乃無中之有○以有無相感而為精神氣三者共生於人故世人得之則生失之則死神者天之陽氣所生人之動靜對答運用計智是也精者地之氣百穀之實五味之華結聚而成是也氣者中和之氣也道一妙用降人身中呼吸溫暖以養於人是也三者混合而成於身是謂混而為一也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

注在上者必明在下者必昧唯道於上非上在上亦不明於下非下在下亦不昧

疏皦明也昧暗也夫形質之物皆有定方在上者則明在下者則昧惟妙本恍惚不可定名則在上亦不明在下亦不昧而能上能下能明能昧非天下之至賾其孰能與於此乎

義曰其為明也必皦然在上謂積陽也其為暗也必昧然在下謂積陰也陰陽有定分明昧有定相是則有形有質皆有定方也惟夫大道處於上不皦然而明道非陽○也處於下不昧然而暗道非陰也故曰非○陰非陽而能陰能陽不可以定相覩不可以定分求天得道而能清是能上也地得道而能寧是能下也陽得道而能動是能明也陰得道而能靜是能昧也故為天下之至賾易繫曰非天下之至賾其孰能與於此乎言至道功深如此若非天下萬事之至極精妙誰能忝與於此也

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

注繩繩者運動不絕之意不皦不昧運動無窮生物之功名目不得非物能物故常生物而未始有物妙本湛然故云復歸於無物矣

疏繩繩者運動不絕之意妙本生化運動無窮生物之功强名不得物物而不物生生而不生尋責不得妙本湛然未曾有物故云復歸於無物

義曰道惟妙本生化萬殊運用生成繩繩不絕物物而不物物自物也生生而不生生自生也道之無迹不恃其功深妙湛然○○不可為有是無物也物者象也

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

注是謂無形狀之狀無物質之象不可名有不可名無無有難名故謂之惚恍

疏狀形狀也象物象也言妙本混成本無形質而萬化資稟品物流形斯可謂有無狀之形狀有無物之物象不可名之為有亦不可格之於無無有難名故謂恍惚

義曰道以生育動植成形故能於無狀之中成其形狀無物之中作其物象謂其無

也則狀象資生謂其有也則杳冥難覩非無非有為恍惚焉恍惚者非有非無之謂也易乾卦彖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言品類之物流布成形也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注無始故迎不見其首無終故隨不見其後也

疏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故迎之者不得其首隨之者不得其後無首則無始無後故無終無始無終故非隨迎所得

○義曰至道獨立無始無終既非前後可窮○莫得隨迎之所故曰長於上古而不為老生於末代而不為少先萬物而不為始後億劫而不為終由此而言豈隨迎得也況充塞天地周徧虛無無處無道無往無來不今不古何者為始何者為終固非先非後矣凡物有往則隨之有來則迎之道無來往非隨迎可求矣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注執古無為之道以御今有為之事則還反淳樸矣

疏此明古先帝王常以無為道化以化人故戒云今能執守古之所行無為之教以御理今之有為之事則不言而化也

義曰御者制也古之化者無為無事今之化者有體有名無為故易理有體故難化若今之帝王執用古之大道無為以理自速太平也玄古之君上德不德是無為也季葉之化約名約器是有為也以無理有庶可向方以有制有亂茲兆矣

○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注能知古始所行是謂道化之綱紀

疏前云執古之道將引之使行此云能知古始明道行必化故重云帝王能知古始無為而理當抱守淳樸爰清爰靜者是知為理道之綱紀

義曰恐帝王難於用古不遂執行無為故重舉斯文再加勉勵能知無為易化古道易行弘之在人豈惟澆淳之異理道綱紀其在茲乎故曰引其綱萬目張引其紀萬目起理身理國亦猶此歟爰清爰靜者太玄經之辭也理國執無為之道民復樸而還淳理身執無為之行則神全而氣王氣王者延年神全者昇玄理國修身之要也

古之善為士章第十五 疏前章明妙本無象則在用而皆通此章明玄通之人常不盈而能弊首標古之五句明善為所以微妙次云豫若七句示德容所以難明執能下兩句表進修之徐生保此下終篇結證成而不滯○義曰將明前章執古之妙再敘古之為道之人德行周深廣加喻說或豫兮猶兮而畏慎或儼兮渙兮而卷舒或敦兮嚐兮而深廣或渾兮靜兮而清濁隨機應變其德如斯人能體而用之必無○盈滿之失矣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注士事也言古之善以道為事者於彼微言妙道無不玄鑒通照而德容深邃不可識知矣

疏古昔也士事也言古昔之人善以道為事者精微要妙玄寂通達體道了言渙然無滯而其宇量沖邃不可識知矣

義曰士者指古昔有道之人也有道之人行道之行凡有所立在野在朝皆謂之士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此山谷之士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此平世之士也語大功立大名正君臣明上下此朝廷之士也就藪澤居閒曠釣魚避世此江海之士也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此導引之士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脩無功名而理無江海而閒不導引而壽者為道之士也前之五士其用可測其事可涯唯為道之士道微妙應變玄通其用沖寂難以智察無不無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是不可識也

夫惟不可識故强為之容

注夫惟德量難識故强為容狀以明之下文也

疏夫惟善士雖正容可以悟物而宇泰發於天光德量難窺故强為容狀且求委順之迹將以引化凡愚

義曰善為道之人正其身而人化正其行而人隨覩其德容物自開悟德宇泰然而定其所發明者天光也非人瞻矣天光自發則人見其人物見其物物各自見而不見彼則德宇泰然而定不可窺量示委心順物之方為化俗引凡之行故莊子承荅舜曰性命非汝有天地之委順也

豫若冬涉川

注豫閑豫也善士於代間法如涉冬川衆人貪著故畏懼今我不染故閑豫

疏豫閑豫也若如冬川喻代間愛欲所以陷溺衆生善士雖處代間不為愛欲所染如涉冬川故多閑豫所以閑豫者冬冰堅壯無陷墜之憂爾

義曰疏解以閑豫無憂冬川可涉堅冰不能陷愛欲不能侵以喻善為道之人此聖旨也夫豫之言疑也猶豫皆疑難之象爾亂流而渡深曰厲淺而揭由膝以上為涉冬月涉川寒沍侵骨將為涉者固亦疑難冷既傷心冰仍痛足至人覩世俗貪求之事無益於身如冬涉川有疑難也且代之愛欲逐境生迷萬緒雲蒸千途蜂起功名聲色爭先銳進之心厚利豐財競起貪求之跡或烹燔取樂或傷殺恣情投身於愛欲之川隨流不返溺性於漂沉之浪有去無歸豈獨冰痛為難抑且報應明驗何者溺利欲之人涉遠營求有水陸邀劫之報凌抑於人有忿爭刑網之報上網於君有誅殛喪家之報下虐於民有召寇起讎之報況於傷生害己破國亡家之甚乎至道之人知此為憂故設涉川之喻斯為至戒信可寶焉

猶若畏四鄰

注猶豫疑難也上言善士不染故閑豫及覩行事甚疑難如今代人懼鄰戒也

疏猶疑難也夫善士無愛欲故多閑豫及難其行事舉動施為恐不合道故多疑難如今之人有事畏四鄰之知而加戒慎

義曰猶犬也攏右之人謂犬為猶亦云古有良犬其名曰猶言犬隨主行必豫於其前偵邏疑有善惡須復來報其主故云猶則多豫狐則多疑故言狐涉河冰聽其下流水聲絕然後敢渡今北人渡河冰見有

狐跡則車馬於冰上無所陷矣此則猶豫皆疑難之象也且常人不知修道恣欲任情無懼無疑動貽陷溺為道之士知愛欲而不為若冬將涉川有凝沍之憂畏居將為事懼鄰里之間知既暗室不欺每屬垣為戒也此為道之行也夫人為惡於幽暗者鬼神知之為過於明顯者鄰里知之得無戒慎矣論語曰毋與汝鄰里鄉黨乎此言十家為鄰五鄰為里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五百家為黨也

儼若客渙若冰將釋

注雖則儼然若客無所造為而不凝滯於物渙然若春冰之釋散

疏善士於愛育無所造作如客對主人但儼然肅敬爾雖於愛欲如客對主而為善之行不凝滯於物渙然若春冰之釋散無留礙爾

義曰儼肅敬也渙散也釋解也出門如見大賓言主之敬客也儼兮其若客言客之敬主也賓主盡敬各慎禮容世之常也至人靜默戒慎檢身常如對主之恭固無肆情之欲為善不滯散釋變通若泮春冰豈復膠固矣

敦兮其若樸

注雖渙然冰釋曾不自矜而能敦厚若質樸無所分別矣

疏敦敦厚也樸質樸也言雖不滯於物而絕浮競其德行敦厚若質樸無所分別

義曰至人也外雖散釋通變縱橫順物內則溫柔敦質凝寂其心故無紛競之傷自得恬和之趣

曠兮其若谷

注其德量曠然寬廣無不含容有若彼空谷矣

疏曠寬也言善士懷道抱德宇量曠然寬大於物悉能含受如彼虛谷無不包容

義曰德既敦實量乃寬弘善惡無所不容是非固當無撓曠然吞納若虛谷焉

渾兮其若濁

注和光混俗若濁而清

疏善士心照清淨而能容物和光同塵不自殊異渾然如濁物莫能知

義曰水之清也能鑒物之善惡而物亦測水之淺深及其秋潦乍興濁波初鼓瀇漫也牛馬莫辯洶湧也深淺難知望之茫然詎可揭涉至人和光接物混跡隨流不顯其機有同濁水其容可見其跡難窺人君理國秉時在於明德不為察察之政示以淳淳之方使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斯為道化善莫大焉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

注孰誰也孰能於彼混濁以靜澄止之令徐徐自清乎

疏因上文云若濁便舉水之澄清以況善士之心無撓則自然靜止故云孰能於代間愛欲混濁之中而以清靜道性靜止之令愛欲不起亦如水之濁而澄靜之令徐徐自清乎孰誰也

義曰至人外示混濁將明不異於常內本澄清固亦常同於道亦猶水之濁也而清

明之體常存心之清也渾濁之塵不雜若世人能澄其塵染淨彼心源如水可以徐清自入至人之境老君愍世之耽欲念俗之澆浮爭投跡於愛欲之津競鋭意於利名之浪渾是非之濁溺生死之河不務競修誰為拯拔演茲法諭用救迷途善趨澄鍊之門冀速清虛之道

○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

注誰能安靜於此清以久更求勝法運動修行令清淨之性不滯於法而徐動出也○

疏此教法無滯也誰能以清淨之性靜止愛欲如水之性已得徐清若便安於此清而以久滯滯則非悟未名了出當須更求勝法運動精修為道既損之而又損按行亦次來而次滅則清靜之性不滯於法而徐徐動出也

義曰大道好生誘人垂法千門鍊性萬行修心因悟乃修因修乃證修證之理泛舉其綱則有吐納元和咽漱雲液茹松食柏絕粒餌芝或隱朝上清密伺玄斗或五金八石或水玉流珠陰鼎陽鑪五華九轉或素文丹籙檄召鬼神金鈕青絲質盟天地則有正一道德昇玄洞神靈寶明眞三清衆法並華凡登道證品昇眞又有奔二景朝五辰據極攀魁驚綱飛紀吞日咽月制魄拘魂八道望雲九眞受事昇玄卧斗方諸洞房左右靈飛陰陽六甲三部八景二十四眞存服三元注想三一紫房黃闕絳景朱嬰紫虛南嶽之篇青童東海之訣內○視五藏下制六天導引吞符御風養氣騰舉之道謚於眞經或修勵一門便可得道遂能拔玄祖於長夜飛我身於太虛瞬息而歷九陔那慙若士顧面而周六合豈讓鴻蒙而世之大迷不能耽味即曰神仙之事非積學可求又云得道之人皆有壽限運終數盡還至淪滑殊不知得道者自仙登眞從眞證聖登聖極果與道合眞無壽考之期無終盡之數斯須而經億劫指掌而越萬天文選曰少別千年暫遊萬里步虛詞云八天如指掌六合何足遠皆其事也但修之既昇即忘其修旋修旋忘無所滯著即為妙矣夫法者所以詮道也悟道則忘法言者所以觀意也得意而忘言若滯於法則道不能通滯於言則意不可盡故令於法不滯轉更增修於言不滯旋漸悟入次來次滅者西昇經云子能按行次來次滅此喻小乘有為之法以教初門既得其門漸以中乘之法以熟其行既熟其行乃以大乘之法令忘其執則目凡而得○證果證而階聖雖仙眞聖果二十七品而所修之行不可執滯斯謂徐生徐清次來次滅之旨也

○保此道者不欲盈

注欲保此徐清徐生之道當須無所執滯若執清求生是謂盈滿將失此道故云不欲盈爾

疏滯法安清是名盈滿故云若欲保全此徐清徐生之道當須無所滯著得無所得今復滯清求生是傷盈滿盈滿則妨道故

云不欲盈

義曰能明次來次滅之法是得徐清徐生之要保此要旨不滯滿盈當昇下句之理

夫唯不盈故能弊不新成

注夫唯不盈滿之人故能以新證之行為弊薄不以其新成而滯著

疏夫能無欲凝滯以至無為於法無住不盈滿者常以新證之法為弊薄更求勝致不以為新成而便滯著爾

義曰既了舊法又證新法謂自小乘入中○乘道也中乘之道或權或實猶滯於修又捨此權實有修之門求入大乘無為之趣若執於修著不悟無為是曰新成還為盈滿故當損之又損階麤入妙矣其於國也則古之聖主賢臣謂之善為士者玄通道德德不可稱猶復如冬涉川履冰為懼畏隣表戒若客無為通變從民屈伸不滯而冰釋含容若谷懷抱樸素以訓人政昏昏而外濁心明明而內照無滿溢驕盈之變守弊薄不新之規祚必延洪人其清泰淳古之跡復何遠哉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十四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十五 羊四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致虛極章第十六 疏前章明玄通之士常保道而不盈此章明守靜之人必歸根而復命復命為知常之要守靜是致虛之由文相次以轉明理同歸於用道故知常則明了行道乃久長○義曰保道遷修前章得徐清徐生之用致虛內守此章明歸根復命之常雖公正以為王必法天而體道體道則久故無殆危矣

致虛極守靜篤

注虛極者妙本也言人受生皆稟虛極妙本及形有受納則妙本離散今欲令虛極○妙本必致於身當須絕棄塵境染滯守此雌靜篤厚則虛極之道自致於身矣

疏虛極者妙本也言人受生皆稟虛極妙本是為正性

義曰虛極者妙本之道也人之受生稟道為本所稟之性無雜無塵故云正也既生之後其正遷訛染習世塵淪迷俗境正道乃喪邪幻日侵老君戒云修道之士當須息累欲之機歸靜篤之趣乃可致虛極之道爾篤厚也

疏及受生之後六根受染五欲奔競則正性離散失妙本矣

義曰禀道之性本來清靜及生之後漸染諸塵障翳內心迷失真道六根者一曰眼根能見諸境二曰耳根能聞諸聲三曰意根能生攀緣四曰鼻根能辨香臭五曰舌根能知諸味六曰身根能生諸惱以此六種生諸罪因展轉相生障弊真性喻如草木結花吐實相生不窮尋其所起不離六種如根生物名曰六根五欲者眼欲諸色○耳欲諸聲鼻欲諸香口欲諸味心生眾欲障弊五情煩惱縈纏皆由此起內心悅慕謂之愛外境著心謂之染因境生心謂之欲制止不已謂之奔意想交侵謂之競正性流散隨念生邪以生邪故乖失正本

疏欲令虛極妙本必自致於身者當須守此雌靜篤厚性情而絕欲無狹而不猒則虛極妙本自致於身

義曰隨念生邪既云失道欲其妙道却復於身者當須守雌柔貞靜之行篤厚恬和之性以制其情情者末也性者本也自性而生情則隨境為欲自情而養性則息念歸元歸元則五欲不生六根不動無猒其氣無狹其心則妙本之道自致於身矣無狹其所居無猒其所生德經第三十四章之詞也西昇經曰心之虛也則和氣歸

疏亦由水之流濕火之就燥矣致者令必自來如春秋致師之義

義曰水流濕火就燥者易乾卦九五文詞也言水火二者無情之物而以形氣相感○水流其地先就於濕火焚其物先就於乾無識無情猶感應如此況虛心靜慮而不能致道乎固可不求而道自至也致師者春秋宣公十二年楚莊王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國人大臨楚莊退師鄭人修城圍之三月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楚王既而許之平潘尫入盟子良出質夏六月晉師救鄭及敖鄗之間楚莊乃求成於晉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欲單車挑戰示不欲和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致師者左射之以菆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致師者右入壘折馘斬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樂伯左射馬右射人逐不能進時魏錡趙旃有憾於晉請使於楚皆欲晉敗郄子又不設備戰于邲晉師敗績焉以此致師師必成敵亦猶以靜致道道必可求也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注老君云何以知守此雌靜則能致虛極○乎但觀萬物動作云為及其歸復常在於靜故知耳

疏此明守靜篤必致虛極之意夫萬物萬形動作不同觀其歸復常在於本

義曰物雖動作萬殊必復歸其本人能虛心念道道必集其虛故戒令虛心以念於道也

疏易曰雷在地中復復者反本之謂也故靜則歸復動則失本

義曰易復卦象曰雷在地中復者雷是動

物復卦以動息爲主故曰雷在地中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皆取動息之義以復其本也萬物並作者動也以觀其復者息也當息而動當動而息則失其本矣

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

注又云所以知萬物歸復常在於靜者爲萬物花葉芸芸生性皆復歸於其根本或有作云云者云云動作也言夫物芸芸動作者及其歸復皆在於根本爾

○疏此舉喻明觀復之意也根者本所受氣○而生也今觀萬物花葉芸芸乃其生性皆復歸於其根而生

義曰芸芸茂盛貌也百草衆木芸芸茂盛及其枯落則各歸其根而更生茂盛動作也歸根復息也物理皆然矣人稟道而生本源澄靜既生於世利欲所牽妍醜盛衰富貴貧賤萬途千慮勞性役神或轉地迴天有非常之勢或立功懋績有不世之名或扛鼎拔山或伸鉤索鐵或輕車肥馬或高蓋朱輪權傾於許史金張榮邁於五侯七貴芸芸之盛固不可偕及其數極勢移俄爲丘壠此以歸其根而靜矣若能猒棄榮禄了悟浮華虛心谷神靜慮思道豈不能致道哉

疏虛極妙本人之所稟而生也今觀性欲熙熙能守靜致虛則正性歸復命元而長久矣本作云云者如注釋之

義曰熙熙佚樂之貌也人之情欲熙熙如華葉茂盛也茂盛則不久枯落熙熙則必○致傷生故令去欲閑情以復於道云云者或爲衆多之貌爾

歸根曰靜靜曰復命

注花葉者生性歸根則靜止矣人能歸根至靜可謂復所稟之性命也

疏物歸根則安靜人守靜則致虛木之稟生者根歸根故復命之人稟生者妙本今能守靜致虛可謂歸復所稟之性命也

義曰物以茂盛爲動作凋落爲歸根人以逐欲而動則遷情息念而靜則合道遷情則流遁合道則還元所以靜而致道者是復歸所稟妙本之性命也

復命曰常

疏能守雌靜篤厚以致虛極妙本致虛則復命可謂得常矣

義曰去情欲守沖和復郛章首致虛守靜之教則得其常矣

知常曰明

注守靜復命可謂有常知守常者更益明了也

○不知常妄作凶

注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失常妄作窮凶必然矣

疏能知守常是曰明了失常妄作可謂無恒不恒其德窮凶必矣注云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者易恒卦文也

義曰常者垂久不移之義也天地日月得常而清寧久照人君理國得常而貞正無爲人能守常則終始不易故常者道德之紀也去欲守靜復命得常可謂照明了達

矣反於此者乃是妄作非道故致災凶不恒其德者易恒卦九三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常也處不得中進退不定雖在恒中而乖恒體實可恥惡故曰或承之羞彖曰不恒其德無所容也

知常容

注知守真常則心境虛靜如彼空谷無不含容

疏知常曰明明則鑒物物來必應無不含容故曰知常容

○義曰恒常其德即有所容此反釋前彖詞之義也得常體道玄鑒無遺應物順常含弘光大也

容乃公

注含容應物應物無心既無私邪故為公正矣

公乃王

注能公正無私者則為物所歸往

疏能含容應物乃公正無私則天下歸往是為王矣

義曰知常順道故能公正而為王也有道之人不言而自化不召而自來故天下歸往也王者以物歸往為義

王乃天

注群物樂推如天之覆則與天合德矣

天乃道

注王德如天乃能行道

疏惟天為大惟王則之其德同天而無不覆故曰王乃天王德如天則無為而理道化乃行故云天乃道

○義曰以物歸往乃可配天子育萬方告類上帝法天廣覆法地無為王以法天天以法道也

道乃久

注道行天下乃可以久享福祚矣

沒身不殆

注同天行道則終沒其身長無危殆之事

疏言守靜致虛歸根復命其德如此可以為王王德合天乃能行道道行乃久享福祚天下之人就之如日戴之如天澤之如雨望之如春故終沒其身復何危殆之事故曰沒身不殆

義曰此教人君積德之謂也人君雖承平御極握紀臨人若乖道德豈能長久所以先虛其心次守其靜虛靜致道乃復於常而能公正無私人所歸往應天合道行道化人道化大行天下欣戴故能運祚長久不殆不危如日之照臨如天之覆育如雨之潤澤如春之溫和雖終沒其身盛德不泯如今之歌詠堯舜鼓舞義農矣戴之如天就之如日者堯之德也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十五

道德眞經廣聖義卷之十六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太上下知章第十七

疏此章上論淳古之風下述澆漓之俗欲明失道之漸將辨致弊之由故前章明守靜則致虛此章示無為則復樸樸散則親譽遂作無為則謂我自然庶夫道化之君尊此不言之教○義曰太古上古無事無為君任自然人懷大樸太古者乃天地之初也列子云昔者聖人因陰陽以號天地故有形生於無形則天地之前有太易未見氣也有太初氣之始也有太始形之始也有太素質之始也通謂太極故云五太者即太古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混沌言萬物相渾沌而未分判也既而渾沌分判輕清為天重濁為地而上下分焉陰○陽定焉人稟天地陰陽沖和之氣居于天地之中日月照之氣象成之陰陽輔之寒暑循之與天地並號為三才則上三皇中三皇下三皇迭理其化司牧於人此謂上古也天職生覆地賦形栽聖職教化物職所宜而長轉生化初以道德次則仁義故親譽畏侮恩信不孚須資復古之風興送淳和之化春秋僖公二十四年周王欲以狄師伐鄭富辰諫曰太上以德撫民無親跡也其次親親以相及也言先親以及跡推恩以成義爾

太上下知有之

注太上者淳古之君也下知者臣下知上有君尊之如天而無施教有為之迹故人無得而稱焉

○

疏太上者淳古之君也謂太上者尊之也言太上之君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臣下但知有君尊之如天大而在上被四時生育之義不知何以稱其德是故云下知有之

義曰太者大也上者高也至高至大以兼其名上古之君無有謚號行淳厚之化以化於人任物無為不言而信不施典法以蕩物心故臣下知其上有君而不聞其教令其卧居居其起于于其行填填其視顛顛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耕而食織而衣四○時自行其上萬物自行其下至德玄遠不可名稱故曰太上或云上古太古之君者昔有容成氏大庭氏栢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麗連氏軒轅氏赫胥氏無懷氏昊英氏尊盧氏葛天氏陰康氏祝融氏列山氏伏羲氏神農氏皆結繩無為之代黃帝乃垂衣裳造書契有作有法漸以化民矣三皇者以道理人無制令無刑罰謂之皇有制令無刑罰謂之帝所以三古異宜步驟斯

○

變矣太上之化不其遠歟

其次親之譽之

注逮德下衰君行善教仁見故親之功高故譽之

疏太上之君歿黃帝堯舜氏作施教行善仁及百姓故親之柔服致平功高天下故譽之親譽生前人之迹矯徇為後代之患

義曰譽褒美也矯妄也以身從物曰徇也歿死也謂前太古上古之君相次死歿也作起也黃帝者有熊國君少典之次子也○姓公孫氏生而神靈弱而能言長而敦敏成而聰明母有喬氏曰附寶見電光繞北斗樞星照野感而有孕十四月而黃帝生焉神農德衰蚩尤暴橫諸侯侵伐黃帝修德振兵殺蚩尤於涿鹿之野天下尊之立為天子曰黃帝焉以代神農之位師廣成子於崆峒山問理國之道取天地之精以養兆民造書契服牛馬舟車杵臼宮室弧矢調律呂鑄鼎制琴其所居有縉雲之瑞或號縉雲氏以雲紀官禮樂既作其臣大

撓造曆容成造筭倉頡造文字風后造五兵而萬慮興焉名迹顯焉帝乗飛龍周遊四海名山大川皆有其跡於是採首山之銅鑄鼎於荆山以合九丹丹成有龍垂胡髯而下迎之黄帝乗黄龍而升天其大臣同升者七十二人其小臣有攀斷龍髯而墮抱帝之弓而號故號曰烏號弓其升天處今在虢州閺鄉縣皇天原亦名鼎湖是也帝堯睦九族親百姓師務成子定歲時正律度以化天下帝舜師尹壽子以孝德彰聞代堯為天子其觧具在第三章中言黄帝堯舜制作法度天下化之民乃親其德而譽其功乃真親真譽也非黄帝堯舜使民親譽而民自親譽之後代則不然覩覩前跡而有矯親矯譽所以矯竊之患生之矣

疏故莊子曰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堯舜之間何也以其迹存乎千歲之後故爾

義曰親譽之迹起於黄帝堯舜千載之後人慕其迹而生矯偽莊子庚桑楚謂其弟子曰夫堯舜又何足以稱揚哉以其揖讓相禪而後世法也且舉賢則人相軋任智則人相盜固不足以厚民子有弒父臣有弒君正晝為盜日中穴阫大亂之本必生乎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必有人與人相食者此言尊賢任能遂至大弊更相蠶食起自唐虞之間人矯偽不休失其真性故至於大亂也

其次畏之侮之

注德又下衰君多弊政人不堪命則驅以刑罰故畏之懷情相欺明不能察故侮之

疏黄帝堯舜氏歿下及三王五霸浸以陵遲嚴刑峻制故畏之明不能察故侮之下議罪而求功上賞姦而生詐相蒙若此可為寒心

義曰堯舜既歿三王繼之三王者夏殷周也夏禹姓姒名文命高陽氏之孫也母曰修己於石紐山下泉中得月精如雞子吞之而孕生禹左手有水字右手有台字合為治字禹父鯀為堯治水九年績用不成舜殛鯀於羽山舉禹代父使之治水通九江濬百川百谷既同四海無壅手足胼胝鑿龍門闢伊闕濬九河所經者七百餘國乗四載而奠名山大川靡不周遍其為人也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為律身為度師真行子得太上靈寳五符檄召鬼神移山塞川治水既畢天錫玄珪以告成功舜遂禪位作九鼎立九州五岳名山皆刻石科斗篆文以表其高下在位四十一年年一百歲子孫十六代都平陽起癸亥終己巳四百八十七年禹既禪位自以德不及堯舜去帝稱王即三王之一也其後夏桀無道殷湯以諸侯起兵伐桀而代其位焉殷湯契之後也黄帝十七代孫子名履一名天乙佐夏征葛伯有功開三面之網歸其仁者三十六國夏桀暴虐天下叛之湯征桀於鳴條之野放之於南巢有白狼之瑞師錫則子以伊尹為相大旱七年以身為牲天乃大雨四海美之在位十三年年一百一十九歲子孫二十一代三十王都於

亳起庚午伐桀即位終乙酉年紂滅周興共六百五十六年三王之二也其後殷紂無道斮朝涉之脛剖比干之心置炮烙之刑刳剔孕婦天下叛之周西伯以丁卯年霸於邠岐武王以己卯年嗣位至乙酉年代紂於牧野克之遂興周業而代殷位焉

○周后稷之後姬姓后稷名棄母曰姜嫄帝嚳之元妃出野見巨人之迹悅而踐之感而有孕期年而生以為不祥棄之隘巷牛馬避之遷於冰上蜚鳥以其翼覆薦之○姜嫄以為神遂收而養因名曰棄為兒時吃好相地之形善耕農帝堯聞之舉為農師天下得其利封於邰號曰后稷其十世孫古公亶父積德行義國人戴之亶父娶大姜生季歷季歷娶大任生文王昌昌為西伯殷紂疑其賢囚於羑里其臣閎夭求有熊之馬有莘之女異方珍怪以獻於紂紂赦西伯賜以弓矢斧鉞得專征伐師老君於岐山之陽鸑鷟為瑞天下之人歸周德者三有其二焉西伯以丁卯年受弓矢之錫當紂二十一年也武王以乙酉年克紂正位放牛於桃林之野歸馬於華山之陽倒載干戈示不復用有亂臣十人而天下大理在位九年文王年九十七武王年九十三子孫三十七代四十一王起乙酉終赧王壬子共八百六十八年此三王之三也五霸者在三王之內諸侯之間以兵服四方為盟會之主內扶天子外威諸侯以禮樂征伐權於當代不及於王故謂之霸

○夏之霸者有昆吾黃帝之後也殷之霸者有大彭豕韋帝堯之後也周之霸者有齊○桓僖公之庶子名小白魯莊公九年立管仲相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周惠王襄王之時也晉文公者獻公之子名重耳母曰狐姬以魯僖公二十二年立文公以僖公四年避驪姬之禍犇于齊歷曹衛陳楚鄭秦諸國凡十八年秦伯以師納之于晉周襄王加九錫賜彤弓彤矢圭瓚秬鬯得專征諸侯教民二年欲用之子犯請教之以義於是出定襄王入務利民伐原以示信大蒐以示禮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言其能任禮智征伐以取霸盛與兵得衆盟謂之霸霸者把也謂把攬英雄以致強大也夫仁義禮智征伐之道也嚴刑以束人心峻法以鉗人口法愈細而民愈亂網愈密而罪愈多禍起而不知奸生而不悟上下相詐故或畏之或侮之有道之士見其危跡為之悚慄所謂寒心也沖虛真經孔子對商太宰曰三皇善因時順物而理五帝善任仁義彰善而成功三王○善任智勇智以決之勇以行之五霸善任機權因勢以制宜託機以成務而猶撿之以禮約之以信禮信或虧即霸道隳矣

○信不足焉有不信

注畏之侮之者皆由君信不足故令下有不信之人

疏此覆釋畏之侮之百姓畏君之刑法侮君之教令者皆為君信不足於下故令下有此不信之人爾

義曰言著而不欺曰信賞及無功罰及無

罪則為不信教令失信民得欺之矣形曲則影邪源混則流濁上行下效其應若斯春秋宣公十一年楚子伐鄭及櫟鄭大夫子良曰楚晉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及楚子盟于辰陵陳鄭服也此乃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猶其貴言

注親之譽之者猶君有德教之言故貴其言而親之譽之也

○疏此覆釋親之譽之也百姓所以親愛君之仁善稱譽君之功業者由君有德教之言故貴重君之言而稱譽之爾古猶字與由字通用

義曰君教令不一民畏侮之君教令仁善民親譽之書曰民靡常懷懷于有仁又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故賤其苛暴之令而貴其仁善之教猶者尚也從也古文或少故通用之

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

注功成而不執事遂而無為百姓日用而不知謂我自然而成遂則所以太上下知有之也

疏此覆釋太上下知也夫淳樸不殘孰為犧樽道德公行親譽焉設故太上之代下忘帝力適令功成事遂百姓皆以為自然合爾不知所以親譽報施也

義曰首標太上之化次述澆淳不同末以此句覆釋太上無為之理當太上之代窊地為樽抔(抔步侯反)水而飲不親其親不子其

○子上有生成遂長之功不矜於下下見物得其所不知上化所為以為自然而然也淳樸不殘者莊子馬蹄篇曰淳樸不殘孰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情性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梁書劉香答沈約曰古者彝器皆刻木為鳥獸形鑿頂及背以出納酒魏朝有人於魯郡野中耕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樽作犧牛形晉永嘉中賊曹嶷於青州發齊景公塚得二樽形亦為牛乃知昔古犧樽之制也夫太古上古之時大道之行上德不德人知其上有君長焉中古之時大道既隱仁德可見恩惠及人故有親譽之美焉下古之衰道德皆隱教令鬱興信義澆薄其上失信下則以不信應之故見其峻令則畏之聞其失信則侮之老君所戒欲使後代帝王棄禮智之末跡慕道德之古風遺功忘名復歸大樸矣親譽者

○有仁愛之跡則親之有美善之跡則譽之報施者上加其恩曰報下立功勞曰施春秋僖公二十四年周襄王使狄伐鄭有功富辰諫王曰報者倦多施者未厭言施功勞也有勞則望報過甚也此為周王怨鄭使狄伐之狄有功而王欲以其女為后大夫富辰諫王之辭也百姓日用而不知者周易之辭也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十六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十七

唐 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大道廢章第十八疏前章明步驟殊時道存故淳樸不散此章明風俗頹靡道失則仁義遂行先施髭而藥求醫雖云由愈數米炊而簡髮擗何其傷性故直舉八句將以明其猶弊冀遠返於淳古也○義曰前以淳樸漸散澆薄繼生原其澆薄之由乃彰道德之廢步者安徐於皇化驟者趣遽於帝功俗靡風頹仁與義作執仁義而飾性立刑賞以訓人亦由既充而加髭求妍巳病而求醫望愈矣淮南子曰數米簡髮煩而不察有為之甚也何異乎以滕擾背以雖解結矣能明四者之非可致還淳之望也髭髮也頹壞也靡傾也擲揓也

○大道廢有仁義

注澆淳散樸大道不行曰仁與義小成遂作濡沫生於不足凋弊起於有為然則聖人救代之心未嘗異而夷險之跡則不得一爾

疏大道廢者代俗澆漓人民浮競玄風斯泯穆清之化不存失夫至道無為之事故云廢也

義曰廢者陵替不行也皇道帝風陵頹已遠興王圖霸譎詐交馳時既遷訛情惟浮競玄深宴安之風日以泯滅穆和清靜之化日以銷平大道不行斯為廢矣禮運云大道既隱天下為家是也澆沃也漓者水入地也淳古之質如水沃地散不可收故云澆漓也

疏廢則有兼愛之仁裁非之義蹴躃於其間矣

義曰蹩躠為仁強行兼愛之貌也踶跂為義詐立裁非之貌也皆局促其狀勉強其容非廣大也去道日遠聖跡已彰仁義不真禮樂離性徒得其強飾之形表皆非自然真一之誠心也

疏故莊子曰道隱於小成小成謂仁義等各自其成不能大通故謂之小成

義曰大道既隱上德亦隳仁者自仁義者自義不能混然同化各成一名方之於德固以小矣況於大道乎道隱小成者莊子齊物篇南郭子綦謂子游曰道於乎隱而有真偽言於乎隱而有是非道於乎往而不存言於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此謂小成仁義之道也榮華寵句之辭也執言滯教故為隱故有儒墨以是其所非以非其所是以此紛紜莫能質定亂由是而作焉

○智慧出有大偽

注用智慧者則將立法也法出而姦生則有大偽矣并竊符璽可不信然

疏智慧出者謂後代之人役用智慧立法以檢俗制典以詰姦恐其不信作符璽以信之恐其不平為斗斛以量之而不仁之人兼盜符璽并竊斗斛則夫智慧之作法適足侈大其詐偽故云有大偽矣

義曰智心慧也慧識解也檢束約也詰責也符信也璽印也道德隱而仁義行仁義興而智慧用法繁於秋荼網密於凝脂而人愈亂也夫弓弩畢弋機變之智多則鳥亂於其上矣鉤餌網罟罾笱之智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罘罝之智多則獸亂於澤矣智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

在好智矣法則也謂立法則以束於人也
典常也姦詐也謂作常法以詰責姦詐也
符者刻文相合以驗若金虎竹使兵信之
符也璽者天子曰璽諸侯曰印上下等差
以為信也斛之所起起於圭六十四黍為
圭十圭為抄十抄為撮十撮為勺十勺為
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五斗四升曰斛所
以量物也智慧之人設此符印斗斛之法
將以限量拘制以驗其盜安知不為大盜
之積者乎田常矯仁義於齊國一旦弒其
○君而竊其國傳十二世齊之符璽斗斛聖
智之法皆田常有之是則智慧作法而生
此大偽其後竊國者往往因田氏之法馬
王莽竊之於漢司馬宣王竊之於魏梁武
帝竊之於齊隋文帝竊之於周豈若焚符
破璽而使民樸鄙掊斗折衡而使民不爭
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可以議於道乎

六親不和有孝慈

注父子夫婦兄弟六親也踈戚無倫不和
也各親各子有孝慈也皆由失道故有偏
名也

踈六親者父子兄弟夫婦也夫大同之俗
無自私之親及乎上下不和寃恩斯起則
有扇枕溫席人謂之孝

義曰大道之世天下為公無非親也澆末
之代六紀有辯孝慈彰也有不慈則慈者
著焉有不孝則孝者顯焉天下為公則大
同之俗也寃屈折也恩惠愛也扇枕溫席
者宋有劉苞字孝甞三歲而孫其伯父悛
等皆顯貴苞見之常泣毋陳氏疑其畏憚
○而怒之苞曰自悲早不識父今見諸父相
似心中悲爾因歔欷毋亦悲慟苞奉其母
夏則扇枕冬則溫席焉孝者事親之名禮
祭統曰孝畜也釋名曰孝好也諡法曰至
順曰孝總而言之則事親之道恒畜在心
盡其色養中情悅好承順無違之義也爾
雅曰善事父母為孝也

踈出顧入復謂之㤅被孝慈之名有自矜
之色殊不知大道之代天下為家上承下
綏自然之分視人如己不獨親其親則天
下之人皆可孝也人亦視之猶己不獨子
其子則天下之幼皆可慈也孝慈之名復
何所施乎

義曰禮運篇云仲尼仕魯與於蜡賓事畢
遊象魏之觀見祭禮之不備覩象魏之舊
所喟然而歎弟子言偃問焉仲尼曰大道
之行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
道之行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人
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夫老有所終
世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孙獨廢疾者皆
○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不
必藏諸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不必為己是
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
不閉是謂大同此則扇枕溫席出顧入復
無所施矣人盡親也何偏名之有乎矜恃
也哉

國家昏亂有忠臣

注太平之時上下交定何異名乎昏亂之
日見危致命有忠臣矣

踈忠者人臣之職分而云有忠臣者何乎

由人主失御臣之道令佞主之人獲進規君於昏使生禍亂則有見危致命蒙死難以匡社稷而獲忠臣之名

義曰讜正曰忠春秋曰忠社稷之固也為臣事君以忠為本事親孝者則事君忠矣阿諂曰佞不明於理曰昏上下不理曰亂夫佞臣在側君鑒不明不能退佞進賢陷己於昏亂昏亂既作紛爭生焉外有寇敵之侵內有蕭墻之釁所以良臣效命排難扶危或生著功名或死節王事忠臣之目○由斯立焉向使唐堯為君虞舜為臣上得臨御之宜下盡弼諧之道則忠臣偏美何所顯哉

○疏若夫道化大行無為清靜思皇多士盡是夔龍彝倫攸叙無非作乂

義曰大道之化玄風廣行上既無為下自清靜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多士衆臣也夔龍舜佐也尚書曰夔作典樂八音克諧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簫韶九成鳳凰來儀龍為納言出納王命彝法也倫等也攸所也叙次也乂理也書曰彝倫攸叙言舜得良臣而典法不失其正也

疏然後忠孝之名息淳樸之道興則於忠臣乎何有此四者頹弊之極也焉得不返之於淳樸乎

義曰頹墮也弊替也四者謂仁義智慧孝慈忠臣也道廢智生家爭國亂而四者是顯因頹弊之極而立其名大樸壞隳淳風訛替德衰道喪可勝言哉所以大道既隱下德有為仁義用而巧智興小慈成而大○偽作忠臣名著於昏亂孝慈事彰於不和弊極風頹所宜反樸反樸之謂詳具在於下章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 疏前章明風俗頹靡失道而仁義迹行此章明絕棄多門還淳則盜賊無有首六句且絕矜徇之迹次三句將明立教之方後四句示行門之由趣○義曰道廢俗訛偏名遂立將復樸素須絕偏名既前章四者不行則此章三者宜絕孝慈自復盜賊不生乃尊朴素之風除私欲之患天下之利其何博哉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注絕聖人言教之迹則化無為棄凡夫智詐之用則人淳樸淳樸則巧偽不作無為則矜徇不行人抱天和物無夭性是有百倍之利也

疏聖者有為制作之聖智者凡俗矜徇之智制作之聖則有迹矜徇之智則非真失真是生巧偽逐迹坐令喪本故皆絕棄之而全其淳樸天和既暢矜徇不行是人有百倍之利也

義曰無為之聖內明之智應物周偏隨時感通比之聖智者冥無迹制作之聖矜徇之智既有其迹人往迹存以所存之迹非○應變之具執而用之去道愈遠何者聖智設法所以守國也大盜至矣則聖智之法并其國而竊之其故何哉若不盜其聖智之法則無以取其國是知聖智設法本以守國智詐極矣乃翻為盜國之盜資也老君戒之忘聖則為理涉迹則為亂能忘其有迹之迹棄其矯智之智則淳樸復而巧偽息矣人復怡和無傷無夭俗臻樸素無怨無爭各保其生是有百倍之利也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注絕兼愛之仁棄栽非之義則人復於大孝慈矣

䟽前章云大道廢有仁義此章云絕仁棄義民復孝慈者明大道之代所謂玄同民無私親悉皆慈孝故理至則迹滅事當而名去矣

義曰六親不和則孝慈之名偏立天下有道則淳樸之化復行淳素既行人皆慈孝可謂無私親矣斯則絕名迹之仁義復玄同之孝慈無私親者是不獨親其親也

䟽令六紀廢絕則孝慈名彰若絕兼愛之仁棄栽非之義江湖無濡沫之迹慈孝有自然之素故民復於大孝慈矣

義曰六紀者亦曰六親是君臣父子夫婦也六者和則皆孝皆慈六者不和則有孝有不孝有慈有不慈不孝者衆則孝者顯其名不慈者衆則慈者彰其美所以然者仁義制於其間而昭其名迹若化之以大道鼓之以淳風棄名迹之仁義則民復於皆孝皆慈矣魚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何者相呴相濡言其相愛矣相忘於江湖各得其適豈俟濡沫之小愛乎偏孝偏慈濡沫之謂爾莊子天運篇老子謂孔子曰子以仁義之道行之於世亂莫大焉夫仁義憯然乃憤吾心豈若使天下無失其樸放風而動總德而立又奚桀桀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矣黑白之樸不足以為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為廣魚相濡沫不如相忘於江湖人相仁愛不如相忘於道術矣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注人矜偏能之巧必有爭利之心故絕巧則人不爭棄利則人自足斯不為盜賊矣

䟽絕巧者絕雕琢非法淫過之巧棄利者棄徇財兼幷乾沒之利夫盜賊者生於羨欲不足令絕巧則人不爭棄利則人自足人各自足復誰為盜賊爭故云無有

義曰雕琢淫過之巧工既不當雖巧奚為則衛人之刻棘猴宋人之琢楮葉徒云悅目終日蕩心所宜絕也徇財則妨行兼幷則奪人乾沒則欺詐有一於此非盜而何斥而棄之循分而足矣何盜賊之有乎又脩道之人宜絕心內嗜欲之巧身外浮華之利六情銳進之巧六根耽著之利則三元清淨六賊自無矣

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

注此三者但令絕棄未示修行故以為此文不足垂教更令有所屬著謂下文也

䟽三者謂絕聖棄智一也絕仁棄義二也絕巧棄利三也此三者且令絕棄未有修行故以為此三者於文不足以垂教更令有所屬著謂下文見素等是也

義曰聖智絕棄則人享其利仁義絕棄則皆復孝慈巧利絕棄則民無盜賊三者既絕既棄將示修眞復古之方故云此為未足屬於下文屬著也

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注見眞素抱淳樸少私邪寡貪欲矣

䟽欲求絕聖棄智則常見眞素

義曰同乎無欲則謂素樸素樸則民性得矣無知無欲則合真素真素合則聖智之迹絶矣

疏欲求絶仁棄義則懷抱質樸

義曰淳質敦樸以守其心則兼愛之仁義非之義絶矣

疏欲求絶巧棄利則富少私邪寡貪欲

義曰私邪不汩於性貪欲不起於心則淫奢之巧專冒之利絶矣

疏三絶雖於文不足四行則修身有餘將欲禁邪於中心故必取質於内行

義曰聖智仁義巧利此六者行之初以拯物執之末以妨道故姦詐盜竊因而生焉絶而棄之可復真素真素已復乃資内修顯四行於結成爲真道之要妙矣夫有迹之聖作則矜詐之智生仁起於不仁義出於不義孝彰於不孝慈顯於不慈能絶有迹有爲自復至慈至孝斥淫巧則私利息私利既息盜賊不生然後凝旒於樸素之鄉杜念於私欲之境人登富壽國致遐長此人君行道之效也若夫心除嗜欲身蕩浮華翦銳進之情鋤耽著之本六賊不作三元坦夷四行克修久視何遠此行人修之之效也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十七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十八

唐 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絶學無憂章第二十

疏前章明絶棄多門還淳則盜賊無有此章明長除俗學若昏故獨興於人皆一句標門以示絶次七句舉皆以明理又一十七句格凡聖以對辨復兩句論獨行以結成○義曰絶日益之學以務怙和除浮華之事則無憂患舉唯阿恭慢之摩將騖絶與不絶之理爾絶與不絶皆出於心唯之與阿皆摩於口絶則契沖靜而歸道不絶則溺智見而喪真唯則恭謹而無尤阿則倣慢而招罪同出於心口而吉凶興爲人之所畏者畏招罪與喪真而不能絶知見而恭謹既知之矣不可不畏此勸勉於絶學也衆人行反於道聖人故獨異之素太牢之滋味悶春臺之心日除明察之弊去有以之爲絶聰閉閉内藥氣母如嬰兒之行以合乎至真也

絶學無憂

注絶有爲俗學則淳樸不散少私寡欲故無憂也

疏絶學者絶有爲之俗學也夫人之稟生必有真素越分求學傷性則多若今都絶不爲是使物無修習今即乃絶有爲過分之學

義曰絶者除斷之義老君將令後代之人

漸慕淳和斷絕矣習故有絕學之文有為俗學者謂俗間有為之學也自三代以下匈匈焉終以賞罰為事則天下之人何暇安性命之情哉故悅於明者是淫於色也悅於聰者是淫於聲也悅於仁者是亂於德也悅於義者是悖於理也悅於禮者是助於詐也悅於樂者是助於淫也悅於聖者是助於藝也悅於知者是助於疵也此八者學之大也安其所稟之分則無過求之悅矣若所稟之外越分過求悅而習之則致淫悖之患而傷其自然之和亂其天稟之性矣若令都絕又失所修但任眞常於理為得

疏莊子所謂俗學而求復其初者爾若分內之學因性之為上士勤行未為不絕故

曰絕學無憂

義曰莊子繕性篇云俗學求復其初者謂世間之人已治性命於俗矣而欲以俗學復性命之本則愈非其道也斯為蒙蔽之民去道遠矣曷若無以知為而任其自知

雖智周萬物而恬然自得矣分內者謂因其性分而任其眞素也夫任眞智則智矣矯於分外則為詐也任其眞禮則禮矣矯於分外則為亂也任其眞忠則忠矣矯於分外則佞矣任其眞仁則仁矣矯於分外則諂也任其眞義則義矣矯於分外則盜也任其眞信則信矣矯於分外則誣也矯於分外則失而多憂任於分內則眞而無懼故曰絕學無憂也上士勤行者守眞樸不妄為也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注唯則恭譍阿則慢譍同出於口故云相去幾何恭譍則善慢譍則惡以喻俗學絕之則無憂不絕則生患只在心識迴照豈在相去遠哉

疏唯恭譍也禮曰先生召無諾唯而起

義曰唯者聲謹而貌恭譍譍答也先生父兄師長也召呼召也父兄之召若譍之以諾尚慮遲迴聞命即往故唯而起也論語曰有酒食先生饌注云先生謂父兄也從先生不得越道與人語言恭謹而從之其義皆同於恭謹也

疏阿慢譍也漢書曰不誰何綰謂何問也此舉喻也唯之與阿同出於口唯恭則善阿慢則惡學之絕否只在於心而絕之則無憂不絕則生患同出於口故云相去幾何只在於心故云相去何若若能了學無學學相皆空於知忘知不生分別則唯阿齊致善惡兩忘

義曰此明恭譍慢譍同出於口而善惡異焉絕學不絕同出於心而憂樂異焉不絕則憂心役慮絕學則志泰神和學無學者日損之謂也化胡經曰文始學無學能伏于闐雄言以無為之道能伏孫獷之俗也西昇經云吾學無所學乃能明自然德經云學不學服衆人之所過此皆絕除之旨也能知此旨則學相皆空矣夫世間萬法無非有為有為之事皆當滅壞故皆空也唯無為無事清靜恬愉內合眞常外無分別以此則唯阿齊其一致善惡以之謂兩

忘也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注凡人之所畏者慢與惡也善人之所畏者俗學與有為也皆當絶之故不可不畏

疏人之所畏者畏慢與惡也夫慢則為過惡則被嫌被嫌則人所棄薄為過則物多尤怨以況有為俗學增長是非若不畏而絶之是皆違分傷性故不可不畏而絶之

義曰慢與惡招過人知畏之而不知俗學增長是非動生尤悔而不畏也故有道之○○士畏於俗學越分傷性棄而絶之愈於俗中之人畏慢之與惡也

荒兮其未央哉

注若不畏絶俗學則衆生正性荒廢其未有央止之時

疏荒廢也慢惡為過俗學失眞是皆可畏故當棄絶若不絶而棄之則正性荒廢其未有央止之時

義曰央中也亦旦也止也俗學者明則生苛察智則生是非邪則生荒淫妄則生詐誕少則生企慕多則生疲勞勇則生紛競藝則生優劣惡勝己而求勝慕多聞而求多苦忘勞神役心損性是乖於眞素也故曰失眞既乖眞素則荒廢正性必彼美土本無穢雜而蒿蘭荊棘滋蔓於其間荒而穢之傷土眞性俗學荒人眞性亦如草之滋蔓故云荒也春秋曰無使滋蔓難圖也蔓草不可除是其義矣

疏詩曰夜未央言更漏尚多也此云其未央言俗學傷性無息止期故前途尚多云○○未央

義曰俗學之長觸類而生若不絶除方將日益故荒亂渺然殊未央止也周詩小雅庭燎篇云夜未央央旦也未央言夜未巨央也俗學不絶未可盡也

衆人熈熈如享太牢如登春臺

注衆人俗學有為熈熈逐境如臨享太牢春臺登望動生貪欲也

疏熈熈者情欲淫動之貌也此明不畏絶學之人也夫俗學有為動生情欲熈熈逐境役役終身若餧夫之臨享太牢恣貪滋味冶容之春臺登望動生愛著

義曰冶容者易繫云冶容誨淫言女之容色夭冶而不精愨其行動生淫泆況春臺登望乎熈熈和悅之貌也俗學之人動溺其性熈熈自悅不覺為勞然而逐境牽情是非相攙吉凶得喪由此而生則有六印垂腰五府交辟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息繁華忽其滿志富貴樂其當年五鼎列食猷太牢之盈味衆芳悅性喜春臺之○○縱目至有燕姝洛豔楚舞吳歌八音瞶其聰五色熏其鑒樂則樂矣終復如何其或泰往否來福終禍起變熈熈之樂為惴惴之憂也仲尼謂顏回曰昔吾以樂天知命之不憂今乃知樂天知命憂之大也聖人猶若此況於常乎豈若縱神於自得之場適性於忘知之境乎

疏太牢者牛羊豕也

義曰禮器云太牢而祭不必有餘言犧牲之大小也又云諸侯七牢大夫五牢故春

秋吳徵魯之百牢是矣夫牛羊豕三牲通謂之牢牛者祭之牢也天子以犧牛謂全色也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牽生求得即用無所擇也牛謂一元大武將祭必繫於牢芻之三月所養必有其式以備不常如左傳鼷鼠食郊牛角乃改卜牲也羊者天子疊廟開冰告朔皆用之謂之柔毛盖春食麥與羊是也豕者天子之祭皆用之以備三牲則牛曰太牢羊曰中牢豕曰少牢曰剛鬣是也禮天子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犬豕謂其皆祭禮所用非祭而殺是曰無故也牢者取其四固以養犧牲故通謂之牢矣

跡春臺所以為愛著者謂其卉木滋榮禽鳥鳴匹陽和陶然易淫蕩也故邠詩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迨及公子同歸

義曰築土曰臺又曰因高為臺言昇高肆望也夫春之氣也天地絪縕萬物交感和風舒暖陽景遲遲登臺肆目煦然蕩矣倉庚既鳴春之候也采蘩生蠶之時蘩皤蒿也祁祁衆多也傷悲感事之苦也春女感陽而悲生秋男感陰而思起此固陰陽常理物化使然也迨始也及與也思歸嫁於公子故言同歸禮二月為匹偶之月女心傷春思匹配也邠詩國風七月篇之辭也倉庚箋云鵹黃也

我獨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

注我獨怕然安靜至於貪欲略無形兆如彼嬰兒未能孩孺也

跡我老君自稱言也我畏絕俗學抱道含和獨能怕然安靜於彼代間有為之事情欲等法略無形兆如彼嬰兒未能孩笑無分別也孩者別人之意莊子曰不至于孩而始誰

義曰怕兮者安靜無為之貌也兆形狀之初也老君見代之人物變化云為馳騁利名耽營俗學留連情欲凋喪天和皆歸於空非為了出乃教其宾視聽之域絕思慮之源令若嬰兒無所分別不知不識深含玄虛嬰兒者未分別於人孩者有分別也萬事無形兆忘懷之至也莊子天運篇老君謂子貢曰三皇五帝之理天下不同舜為天下也使人心競故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此言心競者有分別也既有分別和氣將離五月能言時漸急也自此物多夭落也家語本命篇曰人生三月而微眴然後目能見八月生齒然後能食期而生臏然後能行三年間合然後能言今五月而言和散而澆急也

乘乘兮若無所歸

注至人無心運動隨物無所取與若行者之無所歸乘乘運動貌也

跡乘乘運動之貌衆人動生耽著常有所求故若有所歸往我本無心怕然安靜乘流則逝值坎則止若彼行道之人無所歸趣不汲汲也

義曰衆人耽著所求者趣於俗學有求勝之心耽其世欲有營為之念運動心慮奔

逐所求故若有歸也者若無心不著諸見悠悠自得何所滯焉喻如水也決之則流壅之則止不與物競亦無所求故若無所歸也

衆人皆有餘

注耽著塵務矜誇巧智自爲有餘以示光大也

而我獨若遺

注常若不足有所遺忘也

疏衆人俗學耽著矜誇巧智是法皆執自爲有餘我獨損之未嘗凝滯心無愛染故若遺忘

○義曰衆人矜誇俗學以立功名巧智相髙財利相勝於彼世法各言有餘矣老君忘心息智無滯無矜恍惚任心若遺忘也

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

注我豈愚人之心遺忘若此也哉但我心純純故若遺爾

疏言我於諸法中體了無著故若遺忘豈則若愚人之心也哉但我心純純質樸無愛欲故若遺忘爾

義曰老君爲化物之本源乾坤之宗主萬智周備聖德玄通而示以無心而泯合乎道者所務世人淳樸其志以反澆漓收視減聽以歸道德爾非謂本來所稟愚冥而若遺失也

俗人昭昭

注矜巧智也

我獨若昏

注自韜晦也

○俗人察察

注立法制也

我獨悶悶

注唯寬大也

疏昭昭者自矜衒巧智也若昏者如昏昧無所分別也察察者於教立法以繩下也悶悶者無心寬大之意也所以昭昭矜衒察察施教者皆由不絕俗學與有爲故聖人畏絕若昏默也

○義曰上惟君后下及兆人徇俗學之心忘大樸之本理國則昭昭矜其聖智察察申其典章聖智愈作而政愈煩典章益明而人益弊老君昏昏默默不化而自行也莊子曰至道之極昏昏默默昏昏者韜光默默者不言也

忽若晦寂兮似無所止

注容貌忽然若昏晦而心寂兮絕於俗學似無所止著也

疏絕學行人忽忽無心常若昏昧而心寂然曾不愛染於法無住故似無所止著爾

○義曰晦昧暗也寂虛靜也既絕俗學不矜其智不著有爲不住有法不止於有不滯於無空有都忘深入玄要矣

衆人皆有以

注衆人於代間皆有所以逐境俗學之意者也

我獨頑似鄙

注頑者無分別鄙者陋不足而心實了悟外若不足故云似爾

疏凡俗之人不畏俗學常有所以耽滯逐

境未曾休息我於代間獨無分別有所鄙陋頑者無分別也鄙者陋不足也而心實了悟故云似頑衆人熙熙下皆對明也

義曰世之衆人動循俗法皆執有為故云有以以者為也老君内了萬法深洞道源外示昏愚若似頑鄙下經曰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亦此旨也自衆人熙熙下六番聖行以對俗學是俗明其必須絶除而宗大道也

○我獨異於人

注人有情欲我無愛染人與道反我與道○同爾

而貴求食於母

注求食於母者貴如嬰兒無營欲爾故上文云如嬰兒之未孩下經云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如此所以獨異於人也先無求於兩字今所加也且聖人說經本無避諱今代為教則有嫌疑暢理故義不可移臨文則句須穩便使令存古是所庶幾又司馬遷云老君說五千餘言則明理詣而息言不必以五千為定格也

疏此兩句結成也我獨異於人者異於不絶俗學之凡人也即上對明諸與凡人異凡人愛染有為我獨遺忘情欲人於諸法分別我獨等無是非故云異於人

義曰首標絶學兩字恐人未能頓明相次對持凡有十一别一者絶學無憂不絶學則多憂二者唯則恭譍而為善阿則慢譍而為惡三者善則人所尚惡則人所惡四者衆人有太牢春臺之美我則守淡泊嬰○兒之行五者衆人有所趣我則無所歸六○者衆人矜有餘我獨若遺忘七者俗人昭昭而明我獨昏昏若暗八者俗人察察立法我獨悶悶寬大九者衆人有所止我獨無所著十者衆人皆有為我獨若不足十一者衆人耽榮味我獨飡元和此十一者與俗對持即明俗學可絶而無為可習也故疏云衆人有愛染我獨忘情欲衆人於諸法分別我獨無是非所以異於人也

疏老君戒人守樸全和少私寡欲絶視聽之耽著杜聲名之奔競令如嬰兒但求食於母爾故云而貴求食於母

義曰如嬰兒之行無外所牽但知求食於母而無紛競之累也此聖旨所解令詳其理母者氣也人之禀象因氣而生氣為母養故謂之母十一門中皆明有為之學無益於身習道之人俱令棄絶行與俗異故云獨異於人俗學既已絶除唯飡氣餐和歸根復命是所行之法爾黄庭經曰人皆食穀與五味我食太和陰陽氣又曰百穀○之實土地精五味外美邪魔腥臭亂神明○胎氣零那能反老得還嬰何不食氣太和精故能不死入黄寧是也家語云食氣者神明而壽理無疑矣大約理國則在於守靜默除淫苛人君服道而鶉居臣下崇德而弘道前則修身之旨此乃理國之規也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十八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十九

唐　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疏前章明畏絶俗學若昏故獨異於人此章明從順至道甚真則能閑衆甫首標孔德兩句明德人之順道次道之為物下十句暢妙本之精真自古下五句辯應用之名結生成之德○義曰前以俗學為滯對持示棄絶之門此明至道非常恍惚表棲真之所窮衆甫之本始惟至道之可依爾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

注孔甚也從順也設問甚有德之人容狀如何言此德人所行唯虛極之道是順也

○疏孔甚也從順也容狀也欲明行人所以順合至道故云甚有德之人容狀若何言甚有德之人容狀唯虛極之道是順也

義曰道無名也唯德是顯之德無本也自道而成之至人能順於道德乃彰矣故云甚有德之人唯能順於道夫帝王君臨天下資順道以居尊統御域中必抱道而立極故尚書堯典舜典皆云曰若稽古者言順考古道也

道之為物惟恍惟惚

注此明孔德所從之道不有不無沖用難名故云恍惚

疏此明虛極妙本為物形狀即孔德所從之道也虛極妙本强名曰道道之為物其運動形狀若何言此妙本不有不無難為名稱欲謂之有則寂然無象欲謂之無則湛似或存無有難名故謂之為恍惚爾

義曰恍惚者不無不有非有非無謂之有焉乃隨迎不得謂之無也乃應變多方

義曰道者虛無之稱也以虛無而能開通於物故稱曰道無不通也無不由也若處於有則為物滯礙不可常通道既虛無為體無則不為滯礙言萬物皆由之而通亦況道路以為稱也寂然無體也而天覆地載日照月臨冬寒夏暑春生秋殺萬象運動皆由道而然不可謂之無也及乎窮其動用考彼生成豈見其所管為豈知其所運化不可謂之有也乃是無中之有有中之無不得指而定名故謂之為恍惚爾

惚兮恍其中有象

注惚無也恍有也兆見曰象自無而降有其中兆見一切物象

疏此明降生本迹也惚無也恍有也兆見曰象妙本無物故謂之惚生化有形故謂之恍斯則自無而降有其中兆見一切物象從本而降迹也

義曰自上而下謂之降妙本之道出乎虛無虛無之體清浮在上欲生化品物運道神功於妙無之中而生妙有妙有融化自上而下降於人間兆見物象妙無為本妙有為迹本則澹然常存迹乃資生運用由是言之一切物象皆由道生一切形類皆道之子矣

恍兮惚其中有物

注物者即上道之為物也自有而歸無還復至道故云其中有物

疏物者即上道之為物謂妙本也妙本降生兆見物象修性返德則復歸無物無物即道也

義曰物是妙無之本象為妙有之迹既從

本而降迹則是道生萬法循迹歸本則萬法復宗於道言自妙有却歸妙無無始無終常生常化矣
疏言人修性返德不離妙本自有歸無還寘至道故云其中有物言有妙物也此攝迹以歸本也
義曰自道所稟謂之性性之所遷謂之情人能攝情斷念返性歸元即爲至德之士矣至德之本即妙道也故言修性返德自有歸無情之所遷者有也攝情歸本者無○
○也既能斷彼妄情返於正性正性全德德爲道階此乃還寘至道也寘者契合也妙物爲道故云攝迹歸本此乃攝有用之迹歸無爲之本也
杳兮寘兮其中有精
注恍惚有無杳寘深昧也虛極降生修性返德攝迹歸本妙物存無杳寘深昧不可量測含孕變化中有至精故云其中有精者也
義曰初則妙本降生自無而顯有次復攝迹還本自有而歸無明此二句强爲終始恐世人迷惑言道不復存執有則必無執無則必有兩邊爲滯不悟中道之門故示之曰其中有精甚眞甚信則明妙道常在不始不終了悟玄言即契中道矣又就生成門解之則恍惚之象者清虛之氣也在上爲天恍惚之物者厚濁之氣也居下爲地杳寘之精者沖和之氣也此三氣交感而爲人焉人者三才之中最靈之智用天法地無所不能亦自妙本分氣而生若失○
○性任情則離本而湮滅若修性返德則得道而超騰其沖和之氣稟於身中修之則存甚眞甚信也
其精甚眞其中有信
注杳寘之精本無假雜物感則應應用不差故云有信
疏至道妙物既本非假雜變化至精故其精甚眞生成之功偏被羣有物感必應曾不差違故云其中有信
義曰被及也差爽也違失也道之至也微妙玄通不可以有推不可以無窬去此之外不名爲道豈有諸法可假雜乎可謂眞矣垂變化之功功無不在彰感應之用用不可窮故爲至精至信也尚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是也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注言道自古及今生成萬物物得道用因用立名生成之用既今古是同應用之名故古今不去
○以閱衆甫
注閱度閱也甫本始也言至道應用度閱○衆物本始各遂生成之用
疏閱度閱也甫本始也言道德生成之功本寘眞精之信始終無極今古不渝
義曰渝變也杳寘眞道化育羣情物有始終道無今古常爲物本而道本無爲也
疏故物得道用之名天清地寧之類自古至今常不去也故注云生成之用既今古是同應用之名故古今不去也以比眞精之信度閱萬物本始令各遂生成之用也

義曰前解云天覆地載日照月臨皆道與之用也天清地寧谷盈物生皆道與之名也此名此用則今古不移至信至精則古今常在不稱功於萬有各被其生成但著用於羣情羣情豈覩其終始爲化之主玄哉妙哉

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注以此今萬物皆稟道妙用生成故耳

䟽又詳質云吾何以知萬物本始皆資稟於道道必度閱之令遂其生成之用而然哉答云以此以此者以此甚眞甚信凡今萬物皆稟妙用生成故知之爾

義曰道之生育萬殊度閱衆類爲物之本爲化之先天以之清地以之寧萬物以之生日月以之明其既然矣何以知其然哉以其甚精甚信今古不移物稟道生道爲物本故也然則甚大之德者天地也至明之象者日月也用道法天者帝王也帝王富有天下尊居域中子育萬靈首出庶物安靜以象地被衮以象天職官以象四時明賞罰以象秋夏而能體道清淨法道無爲撫之以至仁示之以至信使衆生知道爲本始各捨末而歸元知道爲祖宗慕還淳而復樸洪圖克固玄化克昌矣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䟽前章明從順至道甚眞故能閱衆甫此章明抱一爲式不爭則所以曲全首六句示誡全之行是以下兩句標聖人行以明次四句覆釋曲全至弊新夫惟下結不爭必全而歸爾 義曰前既彰明妙道廣弘生化之功此則標示全和教以修行之行曲枉窪弊皆因謙而道光抱一爲法將明少能貌衆棄自見自是之迹除自矜自伐之非克致誠全執於爭者

曲則全

注曲己以應務則全

䟽曲者委曲從順也言人能委曲從順不與物逆則可以全身故云曲則全

義曰理身之道先理其心心之理也必在乎道得道則心理失道則心亂心理則謙讓心亂則交爭謙讓則曲己而順物交爭則飾躬而非過曲己順物者不與物逆物亦順之曲己全人人必全之不與物爭乃全身之道也尚書曰萬方有過在余一人余一人有過無以汝萬方此帝王曲己責躬之道也

枉則直

注枉己以申人則直

䟽枉者受屈於物直者可以正曲也春秋曰正曲曰直言人雖不與物逆物來枉己己能受屈彼必慚懼而自修整則是己之直可以正曲故云枉則直

義曰得道之心不與物逆物來枉己己能受之彼必知慚及自修整者如廉頗藺相如同仕於趙頗位在相如之下因怒曰吾有功於國而居相如之下吾所恥也塗見相如吾必辱之相如知其言常引車以避之其從者怪而問之曰相國不畏强秦而懼廉頗何也相如曰秦所以不敢輕趙者畏吾與廉將軍耳吾若與廉將軍相遇兩虎既鬬勢不俱全趙國之危秦之利也吾所以避者存國耳豈私於身乎頗聞之負荊肉袒而謝焉此乃彼必懼而自修整以己之直能正於曲之效也正曲曰直者春

秋襄公七年冬十月晉卿韓獻子厥告老其子穆子無忌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云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又曰弗躬弗親庶人弗信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詩曰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恤民為德正直為正正巳心也正曲為直正人曲也三和為仁德正直三者備為人也如是則明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庚戌使韓起朝獻子遂請老晉侯謂韓無忌仁使為公族大夫焉

○窪則盈

注執謙德則常盈

疏窪坳下也盈滿也此喻說也夫地之坳下水必流滿人守撝謙德便光大能曲能枉坳下也則全則直滿盈也故云窪則盈

○義曰地道變盈而流謙者謂丘陵川谷之屬也高者漸下則下者益高是故變其盈者而流布謙者也盈則被變高不可恃也謙則流布下可以守也地坳下水則就之以致盈滿人謙下德則歸之以致光益矣撝謙者指撝揖讓無非謙謹不違法度動合卑柔德乃歸之亦如地坳水聚矣能曲能枉窪者皆謂下其心也則全則直則盈者皆謂益其德也理國之君納汙含垢下士禮賢遠近歸之國乃昌大也

弊則新

注守弊薄則日新

疏弊薄惡之謂也曲枉窪等皆自處弊薄也能處弊薄人必推先故其德行日新矣故云弊則新

○義曰薄惡之處弊屈之事人所不取今我取之自處薄惡則為衆人所歎美矣修道之士行人之所不行學人之所不學安人之所不安樂人之所不樂為人之所不為得人之所不得所行所為無非謙靜澹泊故能德光而道成可謂德行日新矣

少則得

注抱一不離則無失矣

多則惑

注有為多門則惑亂也

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

注聖人抱守淳一故可為天下法式

疏謂少自取也夫少自取者則無失故云得多自與者必爭故云惑修身既爾修道亦然當須抱守淳一自全真素若欲廣求異門則招亂惑故亡羊必因岐路喪生諒在多方是以聖人抱一不離可為天下法式矣式法也

○義曰廉士可以分財言其自取必少也自取其少者無貪心無貪心者人不爭人不爭故得矣自取多者必不平不平則爭起為人所奪反乃失之故惑矣此舉喻以明修道也修道之法則有萬殊其致道者在於守一爾守一不失者理身則得道理國則無為無為化物物自寧泰故聖人抱一為天下法矣理身不欲多其事修道不欲多其門多其事者萬慮營營以害一生生能無傷乎萬人彎弧以射一鵠鵠能無中乎多其門者玄教萬途丹經萬卷以一人

之心兼累聖之道形疲於外神亂於內故
去道愈遠矣理國多事者晉政多門故諸
侯不附秦網煩密故四海心離一國三公
自然難理十羊九牧詎可化人亡羊者歎
於多岐喪生者由其多事理故然矣
不自見故明
注人能不自見其能常曲己以應務則德
全自明矣
疏此覆釋曲則全也言人能不自見其美
常委順於物則其全德日益明白故云○以
故明
義曰自見不美必有爭尚之心故不能委
曲順物矣能委曲順物不自見己美者是
以德全而益明也夫德全則形全形全則
氣全氣全則神全神全之人表裏無隅洞
見八極則不自見之明其明廣矣
不自是故彰
注人能不自以為是而枉己申人則其直
自彰矣
疏此覆釋枉則直也言人能為物受枉不
自申說以己為是是必無尤故其直自彰
著也故云故彰
義曰自是其事者必有執著之心故不能
枉己從屈矣能枉己從屈不自執是其事
故直顯而益彰也夫直彰則善彰善彰則
德彰德彰之人則萬物歸之德益光大則
不自是之彰其彰明矣
不自伐故有功
注人能不自伐取則其功歸己
疏此覆釋窪則盈也言人不自伐取當為
謙讓則人不與競其功歸己如地坳下水○
必盈焉故云有功
義曰自稱己善曰伐也人好自伐必有貪
競之心則不能坳下守謙矣坳下守謙不
自伐其善者故善著而有功矣有功之人
人荷其惠物受其賜善功所及孰不悅隨
則不自伐之功其功大矣顏回曰願無伐
善尚書曰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此
之謂也
不自矜故長
注人能長守弊薄不自矜衒則人推其長
疏此覆釋弊則新也人能守弊薄不自矜
衒則人必讓善行能益長故曰故長
義曰矜恃也自恃己長之人必有誇衒之
心則不能自處弊薄矣能處弊薄則人必
共推而美之則其不矜恃之美益長矣尚
書曰爾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是也
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注不與物爭誰與爭者
疏夫唯曲全等行皆是委順不爭柔弱既
勝於剛強謙虛自歸於是直則天下人物
誰能與不爭者爭乎故云莫能與之爭
義曰夫好爭之人故非道矣不爭之德德
之大焉前舉曲全枉直窪盈弊新四者為
因修之行覆明不自見自是自伐自矜四
者彰果應之功行四行之人謙虛柔弱不
與物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而得故明故
彰故有功故長四善之報矣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注古有曲全之言豈虛妄哉實能曲者則

必全理歸之

疏此引古以結曲全也言自古有此曲全之言豈虛有此言而無實者哉若能曲順不逆者信有全理歸之於已爾故云誠全而歸之誠信也

義曰此所明曲者是柔順屈曲之曲非回邪之曲也聖人抱此曲全之道以垂法於天下天下既理聖人不自見其美不自是其行不自伐其功不自矜其能萬物歸宗於聖德聖人謙順而處之則曲全之德自○然歸矣自古及今此言久著行而必効信實非虛但人君抱一撝謙歸根安靜必顯誠全之德臻乎太平矣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十九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疏前章明抱一為式不爭故所謂曲全此章明契道忘言執滯則自同於失首一句標宗以明理次五句舉喻以申教故從下理諭結成義曰夫言教不繁必契自然之道風雨為暴國非長久之資希言將漸於忘言興暴戒令其息暴息暴歸靜道必應之信不足則民違應之以不信天為暴而不久風雨豈能常貴夫忘言之言漸契自然之理爾且然莫大於天地推莫重於神明暴雨飄風尚不能久人君侍尊怙貴海蕩寰區信非久長之道夫何故哉秦皇開吞四海平一九州承畜黔黎草槐毗庶深宮復道自修自尋縱暴為昏極奢極貴作傾運賊曾不崇朝項籍叱吒中原吞噬六合無君於其上無敢於其前烏江之敗亦不旋踵老君戒其強暴令守無為自然之至道云爾○

希言自然

注希言者忘言也不云忘言而云希者明因言以詮道不可都忘悟道則言忘故云希爾若能因言悟道不滯於言則合自然之理矣

疏此明言教不可執滯也希言者忘言也夫言者在理執滯非悟教之人理必因言都忘失求悟之漸則明因言以詮理不可都忘悟理則言忘故云希爾若能因彼言教悟詮精微不滯筌蹄則合於自然矣故曰希言自然

義曰教必因言言以明理執言滯教未曰通途在乎忘言以袪其執既得理矣不滯於言是了筌蹄之用也筌蹄者莊子曰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筌者以竹為之取魚之器也蹄者以繩為之取兔之器也魚兔既得則筌蹄可忘若執筌蹄○乃非魚兔矣若執於言又非教意矣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注風雨飄驟則暴卒而害物言教執滯則失道而生迷

疏飄風狂疾之風也驟雨暴急之雨也夫風者所以散物雨者所以潤物若狂疾暴急則害物而不久

義曰此風雨者喻也夫狂疾之風暴急之雨理身理國於教為喻其別有三何者風

之散物雨之潤物若其狂疾暴急反害於
物也氣者所以生身也心之所以總神也
若其狂疾暴急反以害於身矣政之所以
理民也令之所以齊民也若政嚴而狂疾
令峻而暴急則民散而國危矣言之所以
明理理之所以宣教也若執滯局守則於
教不行於道不通矣
跡以況言教所以詮理者若執言滯教則
無由了悟必失道而生迷故風雨不可飄
驟言教不可執滯欲明忘言即合自然○故
舉飄風驟雨之喻
義曰夫執滯於言教則致不通失至道之
宗迷言教之說能明筌蹄之用則無封執
之迷亦無飄驟之害而彰散潤之德
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注天地至大欲為暴卒則傷於物尚不能
久以況於人執言滯教則失於道欲求了
悟其可得乎
跡孰誰也設問云誰為此飄風驟雨者答
云天地天地至大欲為狂暴尚不能久況
於凡人執滯言教而為卒暴不能虛忘漸
致造極欲求了悟其可得乎
義曰老子欲明飄風暴雨不久之義以喻
理國修身之人恐人未曉此意託以發問
因自答之以彰其理言天地有形之大也
為狂暴之事尚不能終日人君統臨邦國
之大也而為狂暴必傷於民修道之士而
為狂暴必傷其行皆不可矣凡人乃欲恣
性縱心狂猛躁急以為政執言滯教以修
道了無通變但局一隅而能致國泰身安○
可得乎必不得矣
○故從事於道者
注故從事於道之人當不執滯言教
跡從順也虛極至道沖用無方在物則通
未嘗凝滯故凡人欲體斯妙而順事者不
當有所執滯爾故云從事於道者
義曰大道圓通物感則應由謙和柔順可
以致之君剛狠躁戾之人如飄風暴雨之
行即失道矣所以人君執道以理民也事
來而循之物動而因之萬物之性無不順
也大行之大得福小行之小得福深淺之
應由人感通爾如下文焉
道者同於道
注體道者悟道忘言則同於道
跡順事於道之人故謂之道者謂能順事
於道則不凝滯了悟言教一無封執可與
道同故云同於道爾
義曰道者虛無平易清靜柔弱淳粹素樸
此六者道之形體也虛無者道之舍也平
易者道之素也清靜者道之鑒也柔弱者○
道之用也淳粹素樸者道之幹也行此六
者謂之道人行與道同故曰能順事而不
滯悟言教而同道也
○德者同於德
注德者道用之名人能體道忘功則其所
施為同於道用
跡德者道用之名也謂其功用被物物有
所得故謂之德爾謂體悟之人順事於道
豈惟自能了出抑亦功濟蒼生蒼生被其
德德者忘其功凡所施為同於道用故云

德者同於德

義曰德為道用故次於道所謂大行之大得福者指上同道之行也次行於代則恩及生靈功濟邦國上未階於至道下復越於仁義物得遂性各得所得故謂之德有德及物隣於道乎蒼者廣遠之色衆同之貌莊子曰天之蒼蒼其正色邪遠而視之則有色象近而觀之與庶物同言庶物資道而生有情無情有識無識動植飛走皆曰蒼生矣

○失者同於失○

注執言滯教無由了悟不悟則迷道故曰同於失

疏失者謂執滯言教而失道也夫言教者道理之筌蹄也筌蹄者乃取魚兔也今滯守筌蹄則失魚兔矣執滯言教則失妙理矣失理則無由得道自同於失也故云失者同於失

義曰取魚之器曰筌以竹為之取兔之器曰蹄以繩為之取魚則器包其身故謂之筌言其可生全而致之也取兔則繩束其足故謂之蹄言可致足而致之也愚人不知筌蹄可取魚兔執筌蹄以為魚兔失之遠矣言者所以宣理教者所以告人道不可無言而悟因言以宣之法不可不告而悟故立教以告之愚人不知言教所以悟道執言教以為道亦失之遠矣夫至虛至靜方能集道滯言束教何以冥其至虛以忘言至靜以忘教不可執矣經云執者失之是也

○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

注方諸挹水陽燧引火類族辯物斷焉可知矣

疏此明氣同則應也故虎嘯風起鶴鳴子和性殊則肝膽楚越道合則夷夏同人以類相從物無違者故同道則道應同失則失來

義曰夫習靜則道降積功則德充氣之相從其來尚矣故彈宮則宮應彈角則角應者聲相感也枯桑動而天風暑雨降而礎潤氣相感也龍吟雲起虎嘯風生有情感於無情也銅山崩而鐘應類相感也葭灰缺而暈虧事相感也鶴鳴子和性相感也積善餘福積惡餘殃行相感也同舟共濟胡越不患於異心勢相感也流濕就燥無情感於無情也西昇經曰行善善氣至行惡惡氣至同於失者固當失之矣肝膽楚越者性分異也夷夏同人者所志同也君子千里同風小人隅陌異俗此之謂乎

○疏猶方諸挹月而水流陽燧照日而火就爾故云同於道者道亦得之○

義曰東海方諸之閒有巨蚌焉長尺有二寸者因名方諸取其殼以桑帛拭之良久以月照之以器承之則得水焉陽燧者範金為器其形若杯或類鏡焉以玄繒絜之以日照之以艾承之則得火焉此二者因日月之光以氣類相感而能生水火古者祭法尚潔必以方諸之水陽燧之火薦於神明焉物之無情猶資感應況人之最靈

道之通變而豈不能感致乎言可致也

信不足有不信

注執言滯教不能了悟是於信不足也自同於失失亦樂來是有不信也

疏言人之所以不能體了證理忘言謂於信悟不足而生惑滯既生惑滯則執言求悟執言求悟則却生迷倒是有不信應之故云有不信也

義曰道既無形無狀在精感而致之但云精感則人無由可悟故廣叙應感之事以勸於人欲使世人知物有感通事有因應然後能推誠於道爾能推心篤信靜默恬愉道豈不應哉所以不應者由世人不能靜默其心恬愉其志知者則執言局教疑者則若存若亡信既不足了無感應是有不信也其有初則銳精於習道中乃懈惰於修行一念退心前功并棄不能專精勤久而謂大道我欺若知道能行行之勤久玄鑒非遠寧無應乎人君法道化人以信御下推誠待物布德如春上有推誠之君下無不信之士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疏前章明理昇言忘執滯則同於失者此章明自見自是矜伐則物或惡之首二句明舉喻示難求次四句明躁求亦不得其於道下將申戒勸令有道之人不處爾○義曰上文以不信不足於道有不信之疑此復跨而求行跂而求久自是自見自伐自矜去道逾遠喻如餘食贅行豈可致玄同之道乎故有道之人不處於此修眞之士以斷為戒焉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

注跂舉踵而望也跨以跨挾物也以喻自見求明明終不得何異夫跂求久立跨求行履乎

疏跂舉踵而望也跨以跨挾物也此舉喻也夫延頸舉踵欲求遠望翹跂則危故不可立以跨挾物物必為礙挾物為礙必不可行亦如衆生自見自是等也故跂則不立跨則不行自見則不明自是則不彰斷可知矣

義曰以足指躡地謂之跂暫有延望或可為之而希久立斯為難矣延頸舉踵者陳后長門賦望章之辭也跨挾於物而求久行亦不可得也喻人不能推心信眞懷疑於道暫興一念便望有成無冥心澄寂之功無隳體黜聰之漸而欲振衣汗漫接軫崆峒亦如跂立跨行欲希長久爾

自見者不明

注露才揚己動而見尤故不明

疏夫自見之人失之眩鑒露才揚己欲以自明殊不知動則見尤物無與者已之事業終於昧然故云自見者不明

義曰聖人之明也精神四達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猶泛然若無不以為有也凡人以己之見蔽人之光露其微才揚其片善以此為明其可得乎

自是者不彰

注是己非人直為怨府故不彰

疏言人不能曲全而自為是且欲大誇諸己而以出衆為心求彰名迹以自光大直為怨府人所不堪衆毀日聞故難彰著故云自是者不彰

義曰聖人之行也內修其本外抑其末屬

其精神假其知見漠然無為而無不為猶怕然若虛不以為是也凡人以己之行蔽人之善銳於出衆務於矜誇以此為是其可彰乎

自伐者無功

注專固伐取物所不與故無功也

疏夫謙者德之柄讓者禮之文茍失斯道無從而行況自專固伐取以求其功不讓則爭功斯濫矣故云自伐者無功

義曰聖人之業也操天為蓋無不覆也以地為車無不載也四時為馬無不使也陰陽為御無不備也而猶因自然之用不以為功也凡人以己之美掩人之能內懷專伐外無謙讓以此為功其可全乎春秋襄公二十九年齊放其大夫高止于北燕傳曰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故及於難也春秋趙簡子與鄭戰為鄭人所擊踣於車中失其蜂旗公孫龍率徒五百人助之宵攻鄭師取蜂旗鄭師大敗既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衛太子蒯聵為右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御者郵良曰我兩靷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此言簡子不讓故其下皆自伐其功故不克和矣此乃自伐者之無功也

自矜者不長

注矜衒行能人所鄙薄故不長矣

疏盛德若愚昔賢通議矜衒名器醜行則多人所鄙薄坐招嗤誚自矜雖欲求益胥恐物不推長故云自矜者不長

義曰聖人之德也不以身役物不以欲滑和不謀而當不慮而得其為樂也不訢訢其為憂也不悗悗是以高而不危安而不傾而猶超然不居不以為大也凡人以己之短易人之長緣醜飾非衒耀名器以此為長其可久乎盛德若愚者史記云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是也論語云回也終日如愚斯之謂矣胥相也

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

疏餘食者殘餘之食也贅行者疣贅之行也殘餘食之穢疣贅身之病以此自見自是等行其於道而論之如殘餘疣贅人所共惡也

義曰自見自是自伐自矜四者之弊妨於修道比之於物如殘餘之食取之於身如疣贅之病疣者結病也贅者餘肉病也亦如餘食為衆所惡也

疏謂為贅行者自見自是等為德行之疣贅故云贅行春秋曰人將不食吾餘莊子曰附贅懸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

義曰累仁為德景迹為行自見自是非累積之仁自伐自矜非景善之行其以此於德行愈於疣贅之病乎不食吾餘者春秋莊公六年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饗之祁侯之三甥騅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祁侯不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臍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為時矣祁侯曰人將不食吾餘言自害其甥必為人所賤也對曰若不從三臣之言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

弗從伐中還遂伐鄭十六年復伐鄭滅之即莊公十六年也附贅懸疣者莊子外篇曰附贅懸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言物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駢贅皆出於形性非假物也於衆爲多故曰侈也侈多也

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注自見等行於道而論是曰殘餘之食疣贅之行凡物尚或惡之故有道之人不處斯事矣

○疏此自見自是等既如餘食贅行凡物尚或惡之而不爲故有道之君子不處身於此事

義曰累仁爲德習善爲行有道之士修行累德及其證果了出乃復忘之以合乎大通而歸乎無有況四者之弊如附贅餘食豈肯安而處之哉此四者理身處之則隳德傷性理國用之則拒諫矜已亂政害民亡之本也豈餘食疣贅毫芒之醜而可比方哉

道德眞經廣聖義卷之二十

道德眞經廣聖義卷之二十一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疏前章明自見自是於道爲餘食贅行未云有道不處此章明大曰逝貿道乃先天混成終令法道自然首標有物混成六句將明妙本之緣起物彼其功次云吾不知下六句表強名之由緒名亦不可得故道下六句示知四大之生育申戒人君之法下至終篇教以法道自然無爲清靜爾○義曰在昔三氣未分一元未立形質猶隱怳惚莫窮混然首出者惟虛極之妙本爾泊乎孕神布化天地生焉萬物育焉生之成之故爲化母然後定以名實順其功用或大或逝或遠或返包三才而運氣育四大而居尊邇爲憲章以施法度方復○混融不宰黙體自然宣大道沖用之功功成復歸於道本也有物混成者道之宗也先天地生者道之元也寂兮寥兮者道之質也獨立而不改者道之常也周行而不殆者道之用也可以爲天下母者道之功也吾不知其名者道之稱也字之曰道者道之有也强爲之名曰大者道之體也大曰逝者道之微妙也逝曰遠者道之深玄也遠曰返者道之常存也道大天大地大王大者道之統三才也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者此明王爲最靈之首當用道也三才相法明王當法天行道契乎自然也故疏云申戒人君用道法天而當宗清靜也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注將欲明道立名之由故云有物混然而

成含孕一切尋其生化乃在天地之先也
䟽有物者有妙物也即虛極妙本也將欲申明强名所由不可即稱道故云有物爾言有此妙物混然而成含孕衆象尋其生化乃在乎天地之先故曰先天地生
義曰道之起也無宗無祖無名無形沖而用之漸彰於有其初也示若無狀之狀無象之象無物之物無名之名天地未立陰陽未分清濁未判混沌圓通含衆象於内而未明藏萬化於中而未布不可以名詰
○不可以象言故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也○
九天經曰天地未有而先有道氣謂之玄元始三氣而生三清三清各生三氣合為九氣而成九天自此而分方有圓清方濁之別陽曰陰月之異三才於是乎生焉萬類於是乎立焉衆經之中皆明此理斯則先天地生者大道也其五太之次具在第八卷中解之太上下知章矣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
䟽寂寥者歎有物之體寂寥虛靜妙本湛然故獨立而不移改物感必應應用無心徧於羣有故周行而不危殆
義曰寂寥者無之謂也無聲可聞無色可見無形可執無象可求無名可稱無法可擬故云寂兮寥兮也獨立者道一無侶也周行者道氣旁通也不殆者在髙非髙在大非大無窮無竭玄妙常存不危殆也殆危也

可以為天下母
注有物之體寂寥虛静妙本湛然常寂故
○獨立而不改應用徧於羣有故周行而不○危而萬物資以生成被其茂養之德故可為天下母
䟽妙本生化徧於羣有羣有之物無非匠成萬物被其茂養之德故可以為天下母謂母以茂養為義也
義曰於至無之中而妙氣旁通生育萬物萬物非道無以生成以其生物故為天下之母然道之生成於物有形有類皆從道生故不拘於天上天下今言天下者舉其大也而道之生化無所不生矣字林云茂養於物故謂之母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為之名曰大
注吾見有物生成隱無名氏故以通生表其德字之曰道以包含目其體强名之曰大也
䟽字者表其德名者定其體老君云妙本生化應用莫窮寂寥虛靜不可定其形狀先天地生難以言其族氏故云吾不知其名但見其大通萬物欲表其通生之德故○
○字之曰道
義曰夫名物者以其體字物者以其德物生而名立事之常也未有無名之物矣唯大道之用居乎物先物象未彰乾坤未闢而道在其先也運道之用施道之功而後有天地萬物也以此功深用廣無形無狀不可以氏族求不可以名字得老君取其通生萬物之義字之曰道道者通生之謂也道之為通也無所不通西昇經云夫道也者包裹天地秋毫之細道亦居之莊子

云道在稊稗道在衆物無不在也故有形有生者道皆居之失道則死矣
跡見其包含無外將欲定其至無之體故强名曰大凡物先名而後字者以其字小而成大以道先字而後名是以從本而降迹焉
義曰夫物有體則能包含於物故大能容小外能藏内者物之常也今道無體而能包含萬物者以其無體之體體大無邊也以其體大因體立名故名曰大大者無不包也無不容也有形無形皆在道體之内○矣凡物先名而後字者禮男子生三日以桑弧一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以示男子有事於四方也既三月妻以子見其夫入門升自阼階妻抱子出自升階父執之右手孩而名之撫其首焉二十而冠謂之成人冠適子於阼階以著代也醮於客位有成人之道也三加其冠始以緇布次以皮弁次以爵弁言益尊之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女子十五而笄笄而字之故冠禮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也此則先名而後字取其自小而成大也人倫之道始則有終故自小而成大自大而復終也[illegible]欽桓公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公問名於申繻大夫也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唐叔虞魯公子友是也以德命為義文王昌武王發是也以類命為象若孔子像尼丘山是也取於物為假如伯魚生有人饋魚因名曰鯉是也取於父為類若子同生與父同日生是也不以國○以國則廢名不以官以官則廢職不以山川○以山川則廢主不以畜牲以畜牲則廢祀不以器幣以器幣則廢禮不以隱疾故名終將諱之故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具山敖山二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氏族者春秋隱公八年冬公子無駭卒公子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以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其王父字或以謚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謂取舊官舊邑為族也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為展氏無駭即公子展之孫也夫道也先字而後名言道無所始亦無所終示用降迹故字曰道妙體廣遠故名曰大無始無終也而此名此字其强立焉大道之妙名言路絶也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返
注妙用無方强名不得故自大而求之則逝而往矣自往而求之遠不及矣若能了悟則返在於身心而證之也
○跡夫滯於一方者非天下之至通也故天○職生覆而不能形載地職形載而不能生覆唯妙本之用用無定方雖强名曰大而復不繼於大
義曰天下之至通者道也滯於一方者天地也夫天地日月春夏秋冬皆天之所運也天運氣廣大焉生物周普焉能覆而不能載能清而不能濁能上而不能下也地布氣周徧焉載物廣厚焉能載而不能覆能濁而不能清能下而不能上日主晝而

不能於夜月主夜而不能於晝春職於生而無長養收藏之功夏職於長而無收藏發生之力秋主於成而無生長閉藏之用冬主於藏而無生長肅殺之効風職於散而不能於潤雨主於潤而不能於散若此局於一方者衆矣唯大道能覆載照臨能生成長育能寒暑散潤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今能古能圓能方能清能濁能短能長無不可也無不能也故用無定方雖名曰大而不拘於大此可謂天下之至通乎

○䟽自大而求之則逝而往矣自往而求之則遠不及矣自遠而求之則復返在人之身心矣故云遠曰返莊子曰大道於大不終於細不遺

義曰求之於大則彌大矣故曰逝而往也求之於逝則彌遠矣故曰遠不及也求之於遠不離乎身故曰返也人之起居運動上下屈伸不離於道道豈遠乎於大不終者莊子天道篇老君謂士成綺曰夫道也於大不終於細不遺故物備矣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於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仁其孰能定之此言天地形之大者也秋毫形之小者也物之至大道復大之其大無極故不終也物之至細道之在焉故不遺也道無不在何足以測之哉

匪一方之可拘豈四者能詰矣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注因其所大而明之得一者天地王天大能覆地大能載王大能法也則天行道故云亦大

○䟽因强名曰大所以次大者故天能顛玄在上垂覆萬物地能凝靜於下厚載萬物王能清靜無為而化萬姓此三大也者吾道一以貫之

義曰天之清也積氣於上體乎純陽運動不息剛健而文明故次於道也地之濁也積形於下體乎純陰寂然不動柔順而安貞故次於天王之正也總二氣之柄居萬靈之首順陰陽之序法天地之宜仰觀俯察順考古道清以則天靜以應地故清靜其化無為其心而齊於三大也此三大皆局於一方之德無圓通沖用之能故我妙道通貫三大而為之主矣一以貫之者論語仲尼謂曾參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顛項也玄遠也

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

注王者人靈之主萬物繫其興亡將欲申其鑒戒故云而王居其一欲以警王令有所法謂下文也

䟽域者限域也今云域中之大道不只在

○域中若云約所見而言則天地自為限域亦不在域中矣夫遺語以存玄理亦不必曲生異義申文以防疑難衆說皆未盡通

義曰夫限域之域理自多途大約有四其一生化之域二氣之內陰陽所陶之所也其二妙有之域在二氣之外妙無之間也其三妙無之域居妙有之外絪緼始凝將化於有也其四妙無之外謂之道域非有非無不窮不極也此域中者言道之所化自無生有分別二氣而天地生焉天地之

中而萬兆形列而君王統爲亦如道大而有天地有天地後有王也則四大之名遮相統攝自無入有自有歸無終始包含也況下文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此既遮相法象則四大互相統攝矣

疏令明域者名也名為體域物無名外之體故曰域中若舉道名則道在其中矣舉天名則天無遺體矣故云域中即有名之中有此四大云而王居一者王為人靈之首有道即萬物被其德無道則天地蒙其害故特標而王居其一欲令法道自然

義曰聖旨以名為體域者則包統衆義復為妙焉此亦以道為名體外包天地天地之中以王為首其義同也夫王者有道則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甘露降醴泉出河不滿溢海不揚波景星見卿雲生神龍遊於沼麟鳳來其庭四氣調和而為玉燭萬物遂性而洽太平也人君無道則天返時為災地返物為妖人返德為亂沴氣咎徵時見於上物妖形怍或出於下星亡日鬪冬雷夏霜天裂石霣川竭山崩事興於人而氣感於天是天地蒙其害也王之為大繫天地之安危豈可不抱自然而法天任無為而體道耶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注人謂王也為王者先當法地安靜既爾又當法天運用生成既生成已又當法道清靜無為令物自化人君能爾者即合道法自然之性也

疏人謂王者也所以謂人者謂人能法天地生成法道清靜則天下歸往是以為王若不然則物無所歸往故稱人以戒爾為王者當法地安靜因其安靜又當法天生化功被物矣又當法道清靜無為忘功於物令物自化人君能爾則合道法自然

義曰道職生成天職包覆地職厚載而乾坤之象著品物之形列王居其間行道之化順天之時法地之宜民則安靜而自理生化而有常清靜而無擾合大道自然之理也

疏言道之為法自然非復倣法自然也若如惑者之難以道法倣於自然則是域中有五大非四大也又引西昇經云虛無生自然自然生道則以道為虛無之孫自然之子妄生先後之義以定尊卑之目塞源拔本倒置何深

義曰疑惑之人不達經理乃謂大道倣法自然若有自然居於道之上則是域中兼自然有五大也又以道為自然之子無為之孫皆為妄見故具下文以解之塞源拔本者春秋昭公九年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以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故也周景王使大夫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藩屏周亦其廢隆是為豈如弁髦因而以敝之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魑魅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之以來使偪我諸姬入

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水木之有本源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源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謂宣子曰文之覇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恭自文以来世有衰德而暴蔑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閻田與襚反頴俘王亦使賔滑執甘大夫襄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也○疏且嘗試論之曰虛無者妙本之體體非有物故云虛無自然者妙本之性性非造作故曰自然道者妙本之功用所謂強名無非通生故謂之道約體用名即謂之虛無自然道爾所以即一妙本復何相倣法乎則知惑者之難不詣乎玄鍵矣

義曰鍵關鍵也此明大道以虛無為體自然為性道為妙用散而言之即一為三合而言之混三為一通謂之虛無自然大道歸一體耳非是相生相法之理互有先後優劣之殊也非自然無以明道之性非虛無無以明道之體非通生無以明道之用孰詳玆妙可謂詣於深玄之關鍵也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一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二

唐　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重為輕根章第二十六　疏前章舉域中稱大終令法道自然此章明重靜為君以戒身輕天下首兩句標宗以示義次兩句舉喻以卻明又四句傷人君之失道末兩句述輕躁以為戒也○義曰前以人君為理體道法天令示重靜之文戒輕與躁將明重靜之益舉喻以中詞又述輕躁之傷垂文而深歎夫至人修道聖主垂旒必重慎為先安靜為本以重靜為國則俗和而化行以重靜保身則道通而神泰若其輕而守躁躁以處身君輕躁而民無所遣心輕躁而神無所保神散則身逝民潰則國危固為深戒矣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

注重者制輕故重為根靜者持躁故靜為君爾

疏根本也草木根蔕重花葉輕花葉稟根蔕而生則根蔕為花葉之本故曰重為輕根夫重則靜輕則躁既重為輕者根則靜為躁者君矣是知重有制輕之功靜有持躁之力故權重則屬鼻之纊斯舉心靜則朶頤之求自息

義曰重者安靜而合道躁者輕浮而喪真

舉喻則花葉為輕根蔕為重花葉輕則易敗根蔕重則難傷此比於行也若夫重靜於國則民安重靜於身則神泰故政將亂也積德以鎮之心將躁也積和以制之可謂得制輕持躁之術無杂順貪婪之請所以周勃以嚴重而蒙顧託郭莊以弁急而委炎爐惟君惟臣此乃明戒杂順者易順卦初九之辭也言人之開發言語咀嚼飲食皆當動順君子觀此順象故謹慎言語裁節飲食也先儒曰禍從口出患從口入

○宜慎於順也初九杂頤言陽處於下而為動始不能使物賴已而養在自動以求養是躁求損已是以凶也順養也頤者口之樞機故曰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得不戒哉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

注輜車也重者所載之物也輕躁者貴重靜亦由行者之守輜重夫輜重則遺凍餒好輕躁則生禍亂

䟽君子者謂人主也言其德可以君人子物故云君子輜屏車也重者所載之物也此舉喻也言人君常守重靜猶如行者之不離輜重行者若失輜重則無所取給必遺凍餒人君若好輕躁則臣下離散必生禍亂故云終日行不離輜重也

義曰人君之重靜也則事省而理求寡而贍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為而成懷自然抱眞樸而天下泰矣人身之重靜也則和氣積心慮平視聽不惑於外情欲不攖於內而壽命延矣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注人君守重靜故雖有榮觀當須燕安而處超然不顧

䟽夫人君好重靜則百姓不煩勞若高臺深池撞鐘舞女以為榮觀則人力凋盡亂亡斯作故戒云雖有榮觀當須燕爾安居超然遠離而不顧也

義曰榮觀華盛也若人君飾榮觀於耳目竭人力於淫奢麗色冶容以蕩其志則國亡身辱不俟旋踵乎有崇臺榮觀之盛當忽之而不顧勿以蕩心也燕安也超遠也

○雖有榮觀其可樂之乎高臺深池者春秋昭公二十年冬十月齊景公疥遂痁朞而不瘳諸侯之賔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欵二大夫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賔公悅告晏子晏子曰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王也(五君文襄靈成景也)公曰據與欵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内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縱欲猒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艾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

虐淫縱肆行非度無所避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夭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福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強易其賄市當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弗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若病夫婦皆詛呪若有益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違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脩德而後可公悅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十二月景公畋于沛此言晏子言之所利而景公從諫修德而疾速愈遂能畋獵也

柰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注柰何者傷歎之詞也天下者大寶之位也言人君柰何以身從欲輕用其身令亡其位乎

疏天子提封百萬出賦六十四萬出戎馬百萬疋兵車萬乘天子是為萬乘之主柰何者傷歎之詞也天下者大寶之位也夫萬乘之主四海必同當令子孫千億本枝百代善建則無為偃化善抱則有截歸仁柰何承此重器躭樂是從以身充欲淪胥以敗是以一身之欲而輕大寶之位甚可傷歎故曰柰何

義曰天子父天而母地告類上帝承統昊天謂之天子亦云法天行道子育萬人謂之天子提封者疆土四方之內也萬井者井田也方里為井百萬井則辟十萬里出戎馬百萬疋兵車萬乘輿賦之多富有四海故云萬乘之主也齊大司馬田穰苴為兵法有車乘之賦其法起於步人舉一足曰跬跬三尺也兩足曰步步六尺也百步為畝即其地廣六尺長百步六百尺為一畝畝者母也既長百步可植苗稼有母養之功曰畝也百畝為夫夫者農夫也王制云上農夫食田百畝也三夫為屋並而言之則長百步廣三百步謂之屋者言人一家有夫婦兒三百具則為家為屋也三屋為井一屋長百步廣一里則三屋之地方一里也名井者因夫間有遂水縱橫相通為井字何者畝廣六尺長百步用耜耕之耜廣五寸兩耜為耦耦廣一尺長沮桀溺耦而耕是也畝廣六尺以一尺耦耕伐為畎以通水流畎然因名畎也而夫田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為遂九夫為井井間廣深四尺謂之為溝取其遂相通如井字故謂之井田十井為通並之其地長一里廣十里合三十里相通共出士一人徒二人十通為城者地方十里謂之為城言兵賦一乘成也城出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千乘之國則其地千城出士一萬人徒二萬人也萬乘之國地方萬城出兵車萬乘士十萬人徒二十萬人此司馬

法所出也王制云一城之地九萬頃出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萬乘之地甲士三萬步卒七十二萬人王制與司馬法不同故兩存之大寶之位者易繫云聖人之大寶曰位言大寶可愛者天下之位也位是有用之地寶是有用之物以居盛大之位能廣用無疆故稱大寶何以守位曰仁言人居此大寶之位當須保守之以仁愛為心道德為體重靜為用儉約為基令四海同文萬方述職天枝帝葉傳於○

○子孫善崇建於根帶善抱守其淳樸使天下慕其仁而歸之不可以耽樂畋遊荒禽感色歛天下之力以養其身率天下之怨以充其欲使運窮祚滅衆叛親離以天下之大而一身輕失之如夏癸殷辛周赧漢獻以萬乘之尊死匹夫之手故傷歎之曰奈何也

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注君輕易則人離散故失臣臣躁求則主不齒故失君

疏夫君多輕易則必煩擾煩擾則人散誰與為臣故云輕則失臣此戒人君也

義曰人君懷輕易之行不重靜其心或畋獵為荒或巡遊不息或朝令夕改或變法易常事多則政煩政煩則人困人困則兵戈四起戶口流亡人散民流失臣之謂也則如夏后洛汭之畋十旬不返隋煬遼東之役百萬淪亡蓋此謂也

疏為人臣者當量能受爵無速官謗若矯跡干祿飾詐祈榮躁求若斯禍敗尋至坐○

○招竄殛焉得事君故云躁則失君此申誡人臣也

義曰謗誹也干求也詐誑也竄逃也殛殺也申重也人臣貪榮躁進亂侮國常大則有誅殛之凶小則有竄逐之戾非天作孽自失其君況習道之人懷輕躁之行則恬和虛寂之旨安所容其窺伺哉申者重戒之也竄三苗殛鯀之例是也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二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三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善行無轍跡章第二十七 疏前章明重靜為君以識身輕天下此章明言行無滯救令常善救人守重靜理閨在無為善行言貴予忘遺首探五善之行次明善救之慈善人下暢暴忘之圳雖知下結妙要之旨爾○義曰前經躁之戒乃君臣守位之規此標五善之文明修道參真之行至於扶人救物表無棄之慈為師為資暢相須之旨彝彰要妙戒攸久迷爾

善行無轍跡

注於諸法中體了真性行無行相故云善○

○行如此則心與道冥故無轍跡可尋求也

疏此明法性清淨也行謂修行也法性清淨是曰重玄雖藉勤行必須無著次來次滅行無行相心與道合故云善行如此則空有一齊心境俱淨欲求轍跡不亦難乎故云善行無轍跡

義曰法性清淨本合於道道分元氣而生於人靈府智性元本清淨既生之後有諸染欲漬亂其真故去道日遠矣善修行之人閑其六欲息其五情除諸見法滅諸有

相内虛靈臺而索其真性復歸元本則清淨矣雖約教法三乘之行修復其性於法不住行相之中亦不滯著次來者修次修者滅滅空離有等一清淨故無心跡可得而見於内曰心心既寂矣於外曰境境亦忘之所以心寂境忘兩途不滯既於心而悟非假遠求無車轍之跡出於四外矣帝王以清淨之道以化於人混然大同萬國風靡固不煩車轍馬跡布於天下此謂理身與國皆得善行之妙也

○善言無瑕讁

注能了言教不為滯執遺象求意理證言忘故於言教之中無瑕疵讁過也

疏此明善行之人不滯言教也瑕病也讁責也言謂言教也夫善行無跡則能了言教不為執滯於言忘言是善言也能如此遺象存意理照言忘於彼言教一無病責故云善言無瑕讁

義曰疵病也聖人知代人不可無言以訓故立言以明教因教以訓人衆人則執教而滯言故有瑕疵之病讁責之過不通於理不達於道言愈多而道愈遠矣若修行之人因言而悟教因教而達理尋理而契道契道而忘言故無瑕疵之病讁責之過也易略例云言生於象故可尋言以觀象象生於意故可尋象以觀意意以象盡象以言著故得意而忘象得象而忘言存言者非得象也存象者非得意也象生於意而存象焉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於象而存言焉所存者乃非其言也象若似也○以所詮義理非言說所及非心智所思不異忘言絶慮之真體故云象似也喻如臨鏡照影影非骨肉之身若執影為身即失真影若不因影無以識其真身鏡喻言也影喻象也身喻意也言得意者但冥契真心矣於法有三謂言象意也言喻能詮意喻所詮象通所能是則遺象而存意得理而忘言達於此者則無瑕疵讁責之事矣

善計不用籌算

注能了諸法本無二門一以貫之不生他見故無勞籌算自能照了計無計相非善而何

疏此明言教無滯則不計異門也夫執言執行辨是與非適令巧曆亦不能計若能了諸法皆方便門究竟清淨不生他見則無勞籌策算數自能深入一乘善計若斯何勞籌算故云善計不用籌算

義曰籌計策皆算也算長尺有握握者算之本手執處也握外長尺矣投壺射皆用算以記勝負故射禮云多算飲少算是也○投壺禮曰左右告矢具則司射坐而釋一算焉卒投司射執算請數二算為純一算為奇遂以奇算告曰某賢於某或多或鈞勝者飲不勝者是知凡籌量計數皆用算以定之故國有算學始自黃帝之臣隷首始以數演算數者生於道也春秋曰道生而有氣氣生而後有滋滋生而後有象象生而後有數由是而算興焉夫明天地之度察品物之數考陰陽之變窮律曆之元皆以算而後能定其少多也故數之大約

有數有度有量有衡數起於一至十十至百百至千千至萬萬至億億至兆兆至京京至垓垓至秭秭至壤壤至溝溝至澗澗至正正至載下數言十即變中言萬即變上數言萬萬而變也度之所起起於忽十忽為絲十絲為釐十釐為毫十毫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三尺為跬六尺為步七尺為仞八尺為尋倍尋為常三百步為里二千九百三十二里為度矣量之所起起於圭六粟為圭十圭為抄十抄為撮十撮為勺十勺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石四升為豆四豆為甌四甌為釜四釜為鍾十六斗為庾六斗四升為斛十六斗亦為藪十六斛為秉聘禮又云十斗曰斛十六斗曰藪十藪曰秉鄭玄又云斗二升曰斛矣衡之所起起於黍十黍為絫十絫為銖二十四銖為兩六銖為分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二十兩為鎰是矣此四等之數蓋人間籌算之法大則品量天地考校陰陽造化不能藏其機鬼神不能逃其數矣若修道之士不計異門守一而已何用計術乎夫一者道也至貴無偶一而不二萬化之首靡不由之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恍惚之象杳冥之精皆謂一也聖人抱一以法天下至人得一以昇雲天故一者能存能亡能晦能光能圓能方能柔能剛渴者思一一與之漿飢者思一一與之粮守一以成道固不用籌算而為善計也

○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

注兼忘言行不入異門心無逐境之迷境無起心之累雖無關鍵其可開乎○

疏此明不計異門則欲心自閉也橫曰關竪曰鍵夫善行善言不耽不滯心照清淨境塵不起故云善閉雖無關鍵其可開乎故云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

義曰夫關鍵之設所以限內外也易繫云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謂關鍵隔限時其啓閉若善閉於國則均一玄化遐邇大同外無干戈邊無烽燧不設關塹而人無交侵天下有道守在四夷是也不善閉於國者則四郊多壘壁境興師雖有山川之險關防之固守之非德釁生墻廡敵起舟中雖有關防莫能制也豈可謂之善閉乎善修行之人守真抱一無欲無營知萬法之門是階修之漸不滯於法不執於言不計異門不求博贍閉三關而自靜祛衆念而自安聲色不能惑其心軒冕不能啓其志此之善閉其可開乎

○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注體了真性本以虛忘若能虛忘則心與道合雖無繩索約束其可解而散乎○

疏此明善閉之人心與道合也結繫也繩索也約束也解散也夫坐忘遺照深契道源於諸法中盡能不滯繫心於此故云善結夫用繩約者繩散則為約解以道結者心靜則道冥適使萬緣盡與終能一無所染雖無繩索約束豈可解而散乎故云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義曰繩約之結可解可散世之常法也結

人之心或離或合世之常交也理國之善結者其德如天物無不覆其仁如地物無不載其明如日物無不照其利如水物無不潤則六合之心億兆之衆可結而不可散也不善結者臨之以威峻之以令檢之以法脇之以兵人或畏之暫結而散矣其散也雖誘之以賞啗之以利榮之以爵貴之以位已散之心不可復結矣理身之惑者務以博聞旁求術數學日益而心日散法愈多而神愈勞欲以澹泊結其心不可得也善修行之人萬慮都忘一念不二靜契於道與真合同萬緣不能侵諸見不能誘此之善結其可解乎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

疏是以者引下以明上也言聖人心雖冥寂教則流通故常用五善以救人令必釋然而達解大慈平等無所偏隔凡是於人盡皆善誘故云常善救人而無棄人

義曰聖人者謂用道之聖人也聖人常以善道廣誘於人人聞法音皆能悟解隨其深淺必獲利焉開悟之門數以甚衆或因言得悟或因教得悟或聞經得悟或覩相得悟開悟之由不一誘勸之法亦多大慈悲心等無憎愛一一接引令入法門既入法門捨惡為善人皆為善則無棄人矣夫棄人者謂其為不善之行興害物之心物被其害與之為敵惡積於明顯者人得而誅之惡積於幽暗者鬼得而誅之為人鬼所誅者是為人鬼所棄矣今若皆修善行無惡無尤悉變善人何棄之有五善者謂善言善行善計善閉善結等行也論語云孔子善誘於人誘者導引之也

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注是以聖人常用此五善之教以教之故無棄者也

疏物者通有識無識也救人善教故不棄人救物善心亦無棄物令動植咸遂無有夭傷者也故云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義曰用道聖人以前五善之教教人為善人皆化善故無棄人又以無事無為不勞於物物皆遂性無害無傷信及豚魚澤周草木人皆化善不害於物此明聖人救物也物無所害各遂其常此明故無棄物

是謂襲明

注密用曰襲五善之行在於忘遺忘遺則無跡矣故云密用密用則了悟矣故謂之明爾

疏襲密用也明了悟也善行救人在於忘遺若滯教矜有轍跡必存故雖常善救人終使慧心無滯如此密用則能了悟故云是謂襲明

義曰聖旨以密用善功了悟無滯不存於跡謂之襲明又解襲者承續也言人靈府之性本來明淨為塵所翳迷惑天真令以五善之行內洗其心真性復明慧照如本然當常行善救無起妄塵承襲慧明無使昏翳不矜於跡不滯於常可謂能襲明也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

注師法也夫善人者離諸受染則心清淨於法無滯則教圓通取喻於水物來斯鑒

所鑒者照形而有象能鑒者見象而無心善人正慧若斯故可為不善人師法

疏曰夫不為諸惡守法循常無侵於人無傷於物者善人也人之為善者天地愛之神明護之不習道而行合於道不明法而心契於法不傷於物物亦不傷之不害於人人亦不害之如此則動靜運為常獲貞吉惡人慕其貞吉亦當化而為善是可為不善人之師也春秋云鄭人以鄉校論其執政然明以其謗議國政欲毀之子產曰○若朝夕游之聞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若遽止之由防川也夫決傷人必多不克救矣不如小決使導然明悅之孔子曰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書曰能自得師者聖人也夫師者有法可範之謂也學記曰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雖離師輔而不反也若隱其學而疾其師若其難而不知其益也君子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為人師獨學而無友孤陋而寡聞是故擇師不可不慎也

義曰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為師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為君故師者所以學為君也當其為君不為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善學者師逸而功倍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言先王事師之道無北面王行而西折而南面東而立師尚父面西以道○書之旨以教於王故曰在三之義君父師也師無當於五服五服不得不親是則為師之道不亦重乎況至人心無染著於法不滯應物而為鑒鑒物而無心乃真道之師也善人者邦國之所貴也春秋羊舌職曰吾聞之禹舉善人不善人遠矣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善人在上也此謂宣公十六年晉滅赤狄士會獻狄俘于定王王以黻冕卿服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太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故羊舌職美之曰善人在上國無幸人人之多幸國之不幸無善人之謂也若此則善人者邦國之寶豈惟師乎

不善人善人之資

注師法也資取也善人可師法不善人可取以役使也

疏資取也夫火有其炎寒暑附之聞道勤行必資宗匠既悅先生之善須伏弟子之勞則不善之人善人可取使役耳

義曰善人既以善行能化不善之人則不○善之人景慕服從為之使役論語云有事弟子服其勞先生者父兄師長也則弟子事師服膺從教也夫人之立身有三尊焉事父母以孝事君以忠事師以敬身體髮膚父母生之也道德禮樂師以教之也爵祿品位君以榮之也雖道在即請學無常師凡申請益之儀便有在三之教矣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

注此章深旨教以兼忘若存師資未為極致今所以貴師為存學相學相既空自無

所貴所以愛資為存教相於教忘教故不愛資貴愛兩忘而道自化矣

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注師資兩忘是謂玄德凡俗不悟以為大迷以道觀之是謂要也

疏夫初地修進兩存學相未能忘言教故貴愛師資若能了悟行門則學無所學師資之名既失貴愛之目不存

義曰初地修行者謂從凡覺悟回向正道捨凡從信初入法門謂之初地本際經云○夫為學者初修十事以為階梯如人緣梯從初一桄至第二桄乃至於頂昇階之人自下至高要須先習此十行法然後乃能深入正觀一者初地之人先因善欲有欲樂心乃能進趣二者親近善友導引其心深信正道三者遭詣明師師有妙法廣能宣告示以要術四者既聞正教能受讀誦五者能出家事行柔弱永斷有為離諸桎梏六者參受正戒防身口心七者幽隱山林棲遁獨處求離囂塵修寂靜志八者當念大道是真法王能度衆生越生死海猶如船師拯濟沈溺九者當念經教是妙醫方能示衆生理煩惱藥十者當念法師是上真父母善能生我法身慧命以是十法為初地因次以小乘柔伏之法又進中乘之修之法後入大乘觀行之法以此法故要愛師資師者父也我若無師不能得道是故應當遠近隨逐心眼觀想恒在目前不暫須臾無他雜想非師不度非師不仙既了悟已學相皆空諸方便門本無文字解了大道貴愛兼忘入衆妙門達真常境

○疏然此章大宗教之忘遣語以漸頓不無階級論其造極是法都空故前舉為師為資示修進之路後云不貴不愛導悟證之門則所以貴師為存學相學相既空自無所貴所以愛資為存教相於教兼忘故不愛資相忘江湖自無濡沫乍聞斯旨凡俗不悟執學滯教則必以為大迷故老君於量云雖知凡俗以為大迷於道而論是謂要妙矣

義曰師資之道相因之義也玉因琢而成器人因師而悟道言於教則有念師禮師之法垂以訓人歷劫典憲非同不善之人暫為資取矣故天子上丁釋奠於先師太子太學謁先師皆存其道以垂教也若以達觀之理大則忘天地內則忘其身物我都忘豈復有師資之限如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悅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木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言其初與變化俱末而獨化者也當此時也齧缺形骸天地俱忘矣豈唯忘其師乎師資貴愛之道於斯達矣其於理國也不立德於人不衒仁於物百姓日用而不知固無師資貴愛之尚郭太古忘言之道衆人不達初為大迷了而達之信為要妙矣濡沫者莊子天運篇老子答孔子之詞也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三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四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疏前章明言行不執常善所以救人此章明雌善為行常德於焉復樸首標知雄等三段明行修則漸造於極次云樸散下兩句示造極則必有成終云大制一句論聖功之御用

以結成其深旨○義曰夫前明善行善言既為不執救人救物所以行惡皆外助之行也此標知雄知白以全和氣復嬰復樸所以成功即內修之要也行於外五善之應也如上文修於內三知之極也如下說修既復樸可不守樸而不移然後散布萬殊以彰玄功廣大唯聖人能宰剸其器無所割傷也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

疏知辯識也雄剛躁也雌柔靜也夫物貴全和法求中道雄則過亢雌則卑弱俱未適中於善行必當緣篤以為經故知其雄躁則當守其雌靜守其雌靜亦當知其雄躁守雌則可知雄則敗敗則妨行持戒守雌能守雌柔是為謙德物所歸往如水歸谿矣

義曰夫於內修也辯識剛躁知必敗傷故以雌柔之道制之矣亢極也篤厚也性剛躁而雄則多亢極亢極則亢過生焉所以厚其柔靜之心制其雄剛之性乃無亢極之敗谿者衆流所歸以其謙下故也人謙下則物歸地謙下則水聚上清有雌一之道又有三奔五雌之法皆柔弱其志和靜其神以致長生也理國以謙靜則萬物從順如水之赴谿矣

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注雄者患於用壯故知其雄則當守雌謙德物歸是為天下谿谷則真常之德不離其身抱道含和復歸於嬰兒之行

疏知雄守雌是為善行物所歸往為天下谿能如此者則真常之德曾不離散常德不散即是全和全和之人少思寡欲泊然未兆乃如嬰兒故云復歸於嬰兒也

義曰理國在於謙靜理身在於雌柔萬物順從衆德歸湊則常享其祚克全其身嬰兒者未分善惡未識是非和氣常全泊然凝靜以喻有德之君全道之士其德若此乃合道真理身則神所歸理國則民交會

之也

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

疏白昭明也黑暗昧也式法也夫能守雌靜則德行昭明德雖昭明不以矜物富如暗昧自守淳和能如此則可以為天下法式矣

義曰為君有獨見之明為道有昭顯之德皆當若昏若晦不衒不矜則氓庶攸歸淳和內足以此為天下法式也史記老君謂孔子曰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是也夫有德不矜有明不衒豈唯內充道行固亦克俱聲光矣

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

注能守雌靜常德不離德雖明白當如暗昧如此則為天下法式常德應用曾不差違德用無窮故復歸於無極也忒差也

疏忒差也極窮極也知白守黑是謂德全德全之人可為天下法式則真常之德隨應而用應無差忒用亦不窮故云復歸於無極

義曰為君為道外晦其明內積其德淳和既著天下化之於國則聖德無窮於身則長生無極

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

疏榮尊榮也辱卑辱也夫為天下法式則其德尊榮德雖尊榮常守卑辱以和為量無不含容如彼空谷物來斯應故云天下谷也

義曰人君富有八極君臨九圍是尊榮也自稱孤寡不穀是卑辱也名號所設則古之制也能當理思亂居安懼危戒慎卑躬晝乾夕惕則德廣體弘如虛谷矣為道之人外其德譽自守卑柔如庚桑避喂壘之祠莊子歎擁腫之木則其材德不顯心虛德全若空谷矣

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注德雖尊榮常守卑辱物感斯應如谷報聲虛受不窮常德圓足則復歸於道矣

疏樸道也虛受應物如彼谷神真常之德是乃圓足足則復歸於樸矣夫道為德體德為道用語其用則云常德乃足語其體則云復歸於樸歸樸則妙本清淨常德應用無窮非天下之至通其孰能與於此

義曰既富於德則合於道道為德體則澹寂無為德為道用則施行有作人君以五善之化誘民於無為以廣濟之德積功而合道故云復歸於樸夫道無為而無不為也通生萬物應變無方故謂天下之至通也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推而行之謂之通是也夫聖人之理國至士之修身當知其雄強明白尊榮三者非持久之益乃當執雌柔暗昧卑辱三行而制之則前五善外以化人此三行內以修己人化則道彌廣己修則德愈昌道廣德昌理國理身之至要矣

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

注含德內融則復歸於樸常德應用則散而為器既涉形器必有精粗故聖人用之則為羣材之官長

疏器形器也自知雄下論性修德反則復

歸於道此云樸散為器者明德全合道即能應用應用迹粗涉於形器故云樸散則為器聖人孔濟則為羣材之官長矣

義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惟無非是可見可傳之質乃是虛寂之妙本也器涉有乃是可知可稱之用非是質礙之常形也聖人理天下用材用德委以牧人共振玄風以弘道化故云為官長也夫四海之廣兆庶之繁不可下人以為理故立羣官師長各司其任在昔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周漢所立愈多以德居官以材莅任各當其器而萬方理焉若為道之士則布德施惠救物立功亦猶器用以利於人爾為國則用材化物為道則施功濟人合於道樸之化也尚書曰學古入官左傳曰能官人則民無覦心是也春秋昭公十七年秋郯子朝魯對昭子曰黃帝以雲紀官炎帝以火紀官共工以水紀官太皡以龍紀官少昊以鳥紀官以鳳鳥為司曆玄鳥為司分伯趙為司至青鳥為司啓丹鳥為司閉祝鳩為司徒雎鳩為司馬尸鳩為司空爽鳩為司寇鶻鳩為司事五鳩以鳩民五雉為五工正九扈為九農正扈止也止民使不淫放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以民師而命民為官設官分職止尚矣蓋以宣道行德以教於人者也官非其人物罹其害豈可輕授哉書曰官不必備惟其人斯之謂也

故大制不割

注聖人用道大制羣生瞳然似春蒙澤不謝動植咸遂曾不割傷

疏此明聖人用道也夫聖人德全大制羣有法乾坤之施潤雨露之恩各暢其和不知其力令動植之物咸遂其生曾不割傷以為己用故云大制不割

義曰聖君臨極宰制萬方德被羣生各遂其性故動物植物有情無情自生自成不宰不割所以玄德之世太上之君不言不化惟清惟靜下知其上有君而不聞其制令之法此所謂大為主宰而無所制割也

修道之士不察察於存祝不孜孜於漱咽無為無欲自全其和可階於道矣

將欲取天下章第二十九號前章明雌辱之行常德必歸於樸此章明於執必失故神器不可為首標將欲下六句明實位之有所在以戒姦亂之臣次執者之一句示曆數之不干常將警淫昏之主故物下辦物倚伏之數是以聖人下戒人君甚泰之尤　義曰前明聖人宰制羣物此恐臣下非妄亂常故舉此文戒其姦究又慮人君執有神器淩虐於民明倚伏不常以亡在德去奢去泰可保延洪故云下戒姦亂之臣上警淫昏之主也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

注天下者大寶之位也有道者必待曆數在躬若暴亂之人將欲以力取而為之主者老君戒云吾見其不得已

疏天下者大寶之位也夫皇天命帝大制羣生必待曆數在躬然後君臨萬宇而姦亂之賊凶暴之夫將欲力取天下而為之主既誅夷之不暇何天祿之可望故老君戒云吾見其斯人必不得所為之事已語助也

義曰普天之下人君統之人君之位皆上

天降命曆數所歸應天之心順人之望而後君臨四海子育羣生而為之主也莫不世傳積德身有殊祥履巨跡而誕伏羲感神龍而孕炎帝軒轅乃電光繞斗少昊乃星彩流虹顓頊高辛生資睿聖唐堯虞舜天表神奇堯大運於赤龍舜土德於虹瑞月精命禹鶴卵降湯紫氣靄於碭山赤光照於漢室此並身有殊祥也積玄勲而黃軒受命稟前功而顓頊叶符黃帝十七世而祚有殷湯后稷十三世而興西伯此皆積世累功也或生而神聖或誕而能言日角犀文龍顏鵠步重瞳八采反羽奇毫玉斗橫身鱗文徧體或全於囹圄之內或逃於滿竇之中而復兆應天文德諧人願然後驅雄駕傑拯溺救焚康濟黎元克昌帝業斯可謂生靈傒望曆數在躬者也尚書曰天之曆數在爾躬是矣若乃器非神授才乏天資積善不顯於先人鍾異靡聞於奇兆恃水革之力縱豺狼之心假狐媚而竊國權因倖倖而窺神器興問鼎之計逞胠篋之謀王莽董卓則梟戮於前侯景桓玄則敗亡於後流惡名於萬古取大笑於四方欲以力而為之其可得也況劒閣神授力可拔山喑嗚則鬼伏神驚叱咤則堅摧敵潰終乃臧舟莫濟刎頸陰陵不聞聚井之祥徒盇五侯之賞苟不及於此者又何矯竊而欲非望哉老君戒曰吾見其不得已大寶之位已具前解

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

注大寶之位是天地神明之器故不可以力為也故曰為者敗之此戒姦亂之臣也

疏天下大寶之位所以不可力為也者為是天地神明之器將以承終聖德之君而令流布愷悌之化豈使凶暴之夫力為而得毒螫天下乎是知必不可為為亦必敗此戒姦亂之賊臣也

義曰天神曰神地神曰祇日月之照曰明言天地日月之間森羅萬象必有主宰而司牧之故天地神明以此司牧之大位授於聖德之君而令布和平悅樂之化以養民也愷樂也悌易也詩大雅泂酌篇召康公戒成王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言樂以强教於民民易以悅安於民民敬愛其君父之尊如母之親故云愷悌之化若凶凶之夫力取天下必以强兵殘忍誅害於如吳國為封豕長蛇項羽比狼貪羊很則生民罹其蠆毒矣毒出於口曰螫毒出於尾曰蠆明此凶暴之夫毒螫天下必不得其大寶之位而自致敗亡故云為者敗之矣

執者失之

注曆數在躬已得君位而欲執有斯位淩虐神主天道禍淫亦當令失之此戒帝王者也

疏人君者或撥亂反正或繼體守文皆將昭德塞違恤隱求瘼若執有斯位淩虐神主坐令國亂無象遂使天道禍淫神怒人怨是生災沴亂離斯作誰奉為君亦當失斯位矣此戒帝王也

義曰人君繼體承乾不以其德毒流海內

禍起眾中號令不行戈鋋內向天下既亂海嶽沸騰真主應運救人撥亂反正如夏禹殷湯周武漢祖創業之君也天下既定授於子孫故嗣主繼明守文承統如夏桀殷紂周赧漢獻為繼體之君也且創業之君必資聖德塞違補過明德顯仁招懷隱淪求採瘼病初有大寶罕及敗亡蓋其勵精求理故也而繼體之君不知稼穡長於婦人之手生於深宮之中八音五色亂其心麗服淫聲溺其性或窮兵四境流毒九○州視赤子若仇讎顧生人如草芥動致芟刈不循憲章反道違天淩虐神主神主者民也於是干戈四起水旱不時神怒眾離鬼哭人怨遂有南巢放逐牧野梟夷殞身黔庶之中失政姦雄之手洪圖一去大業不歸此明執者失之足為後王之戒昭德塞違者春秋桓公二年宋華督殺孔嘉父而弒殤公立公子馮是為莊公以郜鼎賂於魯桓公公納之於廟大夫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百官猶懼失之今寘其賂器於太廟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又何誅焉昔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禮之賂器於太廟其君之何瘼病也沴妖氣也內起曰眚外起曰災亦天火曰災也

故物或行或隨或呴或吹或强或羸或載或隳

注明為則敗執則失故物或行之於前或隨之於後或呴之使暖或吹之使寒或扶之則强或抑之即弱有道則載事無德則○隳廢

疏此明凡物不常事亦倚伏也呴暖氣也吹寒氣也强壯也羸弱也載事也隳壞也且夫為之則敗執之則失亦如凡物或行之於前或隨之於後或呴之使暖或吹之使寒或扶持之使强或抑損之令弱或有引而載事或推之而隳壞且同糺纆不可準繩唯當以欲從人方可樂推不猒至其義曰物之倚伏固以不常人事推移安能長保是以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或後者居前或前者反後或寒者變煖或煖者反寒或弱者為强或强者為弱或成者致壞或隳者獲全如糺纆之縈紆無準繩之正定矣纆大索也準的也繩正也無道之君以人從欲有道之主以欲從人以欲從人者天下悅樂而推尊之不猒其德也以人從欲者春秋僖公二十年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言屈己之欲從眾之善也明年秋宋公與楚陳蔡鄭許曹盟于盂諸侯執宋公以伐宋言宋公無德爭盟眾共執之如文○仲之言也文仲魯大夫也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注聖人覩或物之行隨知執者之必失故去其過分耳

疏是以理天下之聖人覩行隨之不常知矜執之必失故約己檢身割貪制欲去造作之甚者去服翫之奢者論名數且分為三目徵其實乃同於一條甚奢泰者皆謂之過分耳

義曰聖人之於天下也觀倚伏之勢見推移之機於施為之中不使過分知甚者必極奢者必貪泰者必盛極則必反貪則必怨盛則必衰有一於此必為亡敗故皆去之為道之士明執失之理知奢泰之非謙抑自居沖虛內保則可以參真矣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四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五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評前章明矜執則失是以去其甚奢泰此章明兵強好還下可果其矜伐首云以道戒臣不以兵爲輔佐師之所處下明好兵必致不祥故善者下示不得已而用果物壯下驕恃強而必敗○義曰前明人主理國夫奢泰而為君此戒人臣事君用文德而臣佐君者怯兵尚武必誘敵起爭是明兵強好還不可以矜伐為事也首章直戒人臣次言用兵非善妨農害歲是有凶年然後果於勿強強必衰敗強壯非道宜速止之也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注人臣能以道輔佐人主者當柔服以德不用兵甲之威取強於天下何則兵者凶器戰者危事抗兵加彼彼必應之其事既好還報則勝負之事未可量矣

疏以用也佐輔也還報也言為人臣者當用道化無為輔佐人主致君堯舜是曰股肱舞干羽於兩階修文德於四海令執大象而天下往太階平而寰海清者震耀戈甲之威窮瀆侵伐之事抗兵以加彼彼必應之其事能還報則勝負之事誰能預尅也哉

義曰夫臣之事主以道為先所宜清靜匡君勿以兵謀輔國化既清靜君遂無為平泰可圖堯舜何遠致君者言臣以道德助化則君德自齊於堯舜也股者足也肱者手也君為元首臣為股肱猶一身耳君臣之道其可忽乎書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是也舞干羽者尚書大禹謨曰舜以禹之功命之嗣位時有苗之民數干王誅命禹徂征之於是會諸侯之師誓衆而往奉辭○伐罪三旬苗民逆命益謂禹曰惟德動天無遠不屆至誠感神況於有苗乎禹班師振旅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而有苗格有苗左洞庭右彭蠡在荒服之例去京師二千五百里征之不服不征自來言以文德遣化撫之也干楯也羽翳也舞者所執之物既還師振旅不用干戈乃修文德以文舞舞於賓主兩階之間以抑武事而苗人來格格至也禮曰舞者所以飾喜也執其干戚習其俯仰屈伸容貌得莊焉

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羽籥干戚舞之器也屈伸俯仰舞之容也綴兆舒疾舞之列也故天子八佾八人為列六十四人也諸侯六佾大夫四佾士二佾佾列也二人為列矣執大象者第三十五章之詞也太階者三台六星為太階六符起文昌抵太微以主三公君臣和法令平則其星光明行列相類星或明或暗或狹或闊或變色或亡失不見皆為災凶若三星亡失革命易姓六階勻明天下太平也令若

○大臣以兵謀輔主不能以文德懷人侵伐圖功加兵於彼彼必還報則勝敗之勢未可知也或自焚焉負敗也抗以手抗拒也潰亂也

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注軍師所處戰則妨農農事不修故生荊棘兵氣感害水旱繼之農廢於前災隨其後必有凶荒之年矣

疏師軍師也又易曰師衆也夫興師動衆則人勞於役行齎居送則妨工害農農事不修故生荊棘大軍之後積貴既多和氣致祥兵氣感害水旱相繼稼穡不生故必有凶荒之年以報窮兵之怨爾

義曰人臣以兵輔主主則習用其兵主貪不急之功臣冒無猒之賞或憑淩下國侵伐隣封危器一施生民受弊行者有齎粮之苦居者有轉饋之勞男廢耕農女妨蠶績所以云懸軍十萬日費千金杼軸其空輓輸莫息田生荊棘人遂飢荒設無水旱之侵已有耕耘之闕夫和氣結則祥瑞降

○兵氣感則災害生疾疫流亡由斯而作窮兵之弊可勝言哉惟君惟臣所宜深戒也修身之士以嗜欲交侵猶國有兵戈也真氣耗散猶生民疲弊也所以嗜好不節則神氣散亡神氣散亡則疾疹交構氣亡疾作何福善之可冀乎何延益之可希乎於國於身俱可深戒也

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

疏春秋傳曰殺敵為果令明殺敵者令不相侵止其為暴是知殺敵為果即止敵也老君云事不得已而欲用兵用兵之善但求止敵令不為寇必不以衆暴寡淩人取强取强則事好却還是以戒令不敢故云不敢以取強

義曰王者化人貴乎道德道德未洽恩信未孚或有外敵來侵不得已而方應應變制敵豈在殺人能取勝於伐謀自可期於止殺故於文曰止戈為武但止其敵不在殺人可謂止戈矣其若封尸流血白刃相交或勝之於前或敗之於後好却還報非

○曰能軍不敢取強是合天道矣殺敵為果者春秋宣公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楚之命伐宋宋華元禦之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司空樂莒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宋大夫狂狡逆鄭人鄭人入於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擒也戎昭果毅以聽之謂禮常存於耳著於心想聞其政令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戮也言易而反之必為戮矣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憍

注善輔相者果於止敵蓋在安人和衆不敢求勝取强故雖果於止敵不敢爲寇慎勿矜功伐取以自憍盈憍則敗亡故以爲深戒也

疏夫用兵之善果於止敵止敵自矜未名善勝故雖能止敵慎勿矜誇矜誇則傷於取功故雖果於止敵戒云勿伐其功伐取其功是則自爲憍泰憍泰則樂殺故敗不旋踵此爲炯戒可不慎乎

○義曰矜誇大也伐自稱已善也憍慢也安人和衆者春秋宣公十二年楚子圍鄭三月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楚子將舍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楚子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尫入盟子良出質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趙括趙嬰齊爲大夫士會上軍郤克佐之鞏朔韓穿爲大夫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荀首趙同爲大夫韓厥爲司馬及河聞鄭及楚平林父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士會曰善會聞用軍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狂楚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疲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荆尸陣法也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蔿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内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先縠曰不可晉之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而退非夫也命爲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群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荀首曰此師殆哉易有之師出以律否臧凶順成爲臧逆爲否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果遇必敗先縠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厥林父帥軍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郔聞晉師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不可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爲無謀矣令尹南轅返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轅而北之次於管以待之晉師敖鄗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楚師必敗先縠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書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

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於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次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師叔楚之崇也入盟于鄭子良鄭之良也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帥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智焉莊子曰趙括趙同咎之徒也趙朔曰欒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會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無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群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先縠以為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群臣遷大國之跡於鄭曰無避敵群臣無所逃命楚子又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欒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晉魏錡使於楚請戰而還趙旃請入楚召盟二子皆欲晉敗郤克曰二憾往矣不備必敗先縠曰鄭人勸戰不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人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會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楚若無惡除備而盟先縠不可士會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具舟于河潘黨逐魏錡楚子乘左廣逐趙旃晉師使鈍車逆二子楚人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車馳卒奔疾進乘晉軍林父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逐下軍潘黨唐侯從上軍郤克欲待之士會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必盡不如收而去之殿其卒而退不敗及昏楚師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為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人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令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故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為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宮以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為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是役也鄭石制入楚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石制魚臣君子曰無怙亂者謂是類也且夫伐謀而得勝彼敵敢侵止殺濟危信為善矣若矜伐其善自衒其功身享功名心必憍泰憍泰則淩物

凌物則怨生禍敗可期功名難保韓信見擒於雲夢白起齒劍於杜郵矜伐生憍因憍致禍不可不戒也

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强

注前敵來侵不得休止故用兵以止之如是則果在於應敵非果以取强

疏夫果於止敵者非好勝而凌人也但前敵來侵事不得已故云果而不得已已上也用兵應敵是非求勝能如此者勝不恃强故云果而勿强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注物之用壯猶兵之恃强物壯則衰兵强則敗是謂不合於道當須早止不爲

疏凡物壯極則老兵强極則敗故兵之恃强猶物之用壯物用壯適足以速其衰老兵恃强則不可全其善勝茲二事者是謂不合於道賢臣明主知其不合於道爲須早止不爲故云不道早已已止也

義曰兵之恃强必致死敗符堅壽春之役李密洛口之師王尋昆陽之兵煬帝征遼之衆皆號百萬信爲多焉而非道恃强敗不旋踵兵强故也亦如物壯則老用壯必傷矣昔秦吞七國一統九州力盛兵强天下莫敵土崩瓦解曾不踰時扶蘇死於長城子嬰降於軹道鷹揚鶚視夫何足云聖人以爲非道之甚不如早止理身則嗜欲傷性亦猶兵焉若制欲損情澡神滌慮止其妄想守彼虛玄自無物壯之譏可謂全和之要師亦有老春秋曰師曲爲老謂出師無名不以其理理屈於敵亦爲老焉故曰師直爲壯曲爲老也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五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六　景二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疏前章明强兵好還不可果其矜伐此章明佳兵物惡不得已而用之首則陳戒不祥明有道者不處次云勝而不美示樂殺之爲非吉事下舉喻以明結以喪禮處之所以表非樂戰○義曰先戒人臣以道佐國不以兵强令明佳兵乃是不祥之器以兵佐國必果於矜伐果矜伐則必敗亡所以直指佳兵物之所惡敵來侵已不得已而用之有道之人不處於此不以勝敵爲美而以正殺爲先此哉其樂殺也處之以喪禮非欲於戰也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

疏佳好也兵者韜略之屬也祥善也器材器也君子進德修業必慎厥初藏器於身俟時而動當遊心道德之圃閱思墳誥之林使光昭今古開濟成務

義曰韜六韜也齊太公姜子牙釣於磻溪剖魚得玉璜中有此書一曰文韜經邦立國不越天常二曰武韜剋定禍亂威伏八方三曰龍韜燮理陰陽不逾時令四曰虎韜善用爪牙群兇自挫五曰豹韜膺時戡難智在權機六曰犬韜採聽至微或成奇

變韜者藏也兵機權變不可輕以示人故以韜藏隱晦爲義略三略也三略者謂漢留侯張子房於下邳圯橋遇黄石公授以三略曰子得之可爲帝王之師亦機鈐用兵之術也子牙用之佐武王剋商伐紂而成王業子房用之佐漢祖滅項籍而有帝圖進德者德冠五帝爲美行之一首修業者業兼六藝爲智學之先故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習學之業慎其初始習文儒道德則爲君子習貪驕殘暴則爲小人昔孟○軻幼孤居近葬者乃學爲墓軻母賢見其所習非美徙居避之又近陶匠之家軻又學爲陶瓦之器母又徙居近儒學之家軻乃學習墳典後爲大儒道亞周孔名高韓墨昔孔子爲兒好以俎豆爲戲後爲禮樂之祖道冠百王化融四海后稷爲兒好以耕農爲戲後爲農正播植之業功濟天下漢張湯爲兒時因鼠竊肉爲父所責湯薰穴得鼠及所殘肉笞鼠訊鞫論報欵占其辭如老獄吏後仕漢爲法官詳定刑律垂

法著令所以習爲善者善功必著矣所慎善惡之習在厥初爾厥其也初始也藏器於身者易下繫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言君子得時即有成功不得其時動有結閡之患故無功也註言公者無私也高墉喻高位也隼在高墉則難射人處高位即難除處高位而貪殘如隼將除之者在得其時無不尅矣言君子有可大○之德可久之業亦當得時而可動矣史記云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所謂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得其時則功濟天下失其時則獨善其身是明進退之度也遊心在乎道德閑思在乎典墳圃園圃也典謨典也墳三皇之書爲三墳也誥訓誥也如湯誥酒誥例也林叢木爲林言書史之多也光大也昭明也令善也乃能大明善美之名也開濟成務者易上繫云夫易開物成務謂天下之

道如斯而已者也此言易道可以覆謂天下開濟萬物亦如君子之德業光大昭明爲世之範乃復遊心道德之圃囿墳誥之叢林美名揚顯成其大務也春秋宋穆公屬其臣立殤公云先君以寡人爲能賢光昭令名是也修道之士亦當慎其所習遊心大道閑思無爲道可冀也若其滯是非之境束言教之墟迷嗜翫之津寬浮誕之牖其道彌遠矣人君理國習皇風帝道可叶於昇平做王業霸圖罕偕其清靜矣況○兵戰之術乎所宜戒也

跡而乃有以兵謀韜略爲佳好者夫謀略之設以正爲奇兵鈐之書先聲後實皆在乎攻取殺伐故爲不善之材器爾

義曰謀圖度也奇變詐也攻擊也取言其易也言此六韜三略之書金版玉鈐之術皆圖度機謀之用非祥善之道兵法尚詐故以正爲奇先其虛聲後其實用開張詭譎非君子之所宜於國爲貪殘於身爲不善於物爲憎惡豈可習而行諸且人之所

習務在有成業成而用用而求達習善器者進則利物退則全身用則懋功顯則彰德令習兵道以詭詐為本欺譎為能殺獲為功誅伐為事譎詐則非信殺伐則非仁佐於國則陷君為征伐之主行於身則造跡於詭妄之徒固為不善之事矣老君說經之時但有戰鬭之說則是阪泉涿鹿丹浦用兵未有六韜三略之書然用兵亦以機討相調譎詐相傾得勝為功殺人為美非為道者所務故切戒之令引韜略之書

○取近而證遠爾

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注佳好也兵者謀略也凡人修辭立誠不能以道德藏器而以兵謀韜略為好謀略之用只在於攻取殺伐故為不善之材器凡物尚或惡之是以有道之人不處身於此爾

疏畜德於身是為能事既為不祥之器是以凡物尚或惡之況有道之君子焉肯處身於此故云有道者不處

義曰有道之士以德潤身以善救物動資簡正静合虛無不萌殺伐之心肯尚兵謀之事兵以殺伐為用凡物望而惡之矣修辭立誠者易乾九三之詞君子忠信所以修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

注左陽也陽和則發生故平居所貴右陰也陰凝則肅殺故用兵所貴也

疏左陽也右陰也陽好生陰好殺好生故平居所貴好殺故用兵所貴

○義曰帝出乎震物生於東春主發生夏為長養天道左旋所以左為陽而順生成之道也萬物肅殺於西秋主殺也藏伏於北冬主藏也月配陰而主刑金居西而主兵所以右為陰而逆殺伐之道也君子體仁以利物故平居則貴左用兵法義而尚刑故貴右也

兵者不祥之器

注祥善也好兵者尚殺故為不善之材器

非君子之器

注君子以道德為材器不尚兵謀

疏上文云佳兵者不祥之器所以明用兵則尚右而好殺有道者故不處之此云兵者不祥之器對結上文明非君子之器君子以道德為材器故無利爾

義曰君子所習也稽十三皇五帝之道德祖述唐虞夏殷之仁義憲章文武周孔之禮樂將以經天下濟萬物垂後王祐來世時之遇也則開物成務時之不也則卷而懷之故無所不利矣上云佳兵為不祥之○器有道者不處示其所習之初務在於道德不在於兵謀而習兵謀者非君子所務習之已成必將用之用兵之旨明在下文

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

注戎狄來侵故不得已善勝不爭故恬淡為上

疏夫文德者理伐之器兵謀者輔助之材也故云文則經緯天地武則剋定禍亂雖天生五材廢一不可而武功之用定節制宜是知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在乎事

不得已然後應之謂四夷來侵王師薄伐所當示之以恩惠綏之以道德既同蚊蚋之聲故無憑怒之心推此而言是以恬淡為上

義曰聖人制法垂訓也隨時降殺與代汙降太上之君以道為化其次以德其次以仁道德既衰澆訛時扇故文武之道用焉文訓之以禮樂仁義武訓之以奇正權謀文經天地而武定禍亂文為本而武為末文為體而武為用夫子云不教民戰是謂棄民也有文事必有武備所以夾谷之會宣武備而斬俳優齊侯畏之歸龜陰之田成禮而退斯則武為文之輔文為武之主也經緯天地者南北為經東西為緯窮鬼神之情狀明造化之變通九流以清百度以貞所謂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故文王以為謚焉尅定禍亂者謂凶暴及人曰禍反德肆逆曰亂得偶曰克所以黃帝誅蚩尤舜誅三苗湯克桀周克紂秦殄六國漢定三秦除暴害之政剪亂逆之根拯活生靈非殺人以取勝也故武王以為謚矣此則明本末審逆順不得已而乃用之矣四夷來侵者周宣之時犬戎數犯中國出師禦之故詩稱伐殺獫狁是也天生五材五者謂金木水火土也五行遞運帝王執而用之若用材器爾故曰五材言其所用互為終始闕一不可也師禀帝王之命者謂之王師師衆也在易為師卦坤上坎下薄伐者薄辭也言我伐於彼也凡曰王師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侵王師所征先示武威取其畏伏兼示恩信使其懷來非逞志於梟擒非肆怒於剪撲師出有名曰順無名曰逆觀夫四夷侵斥類蚊蚋之噆膚非為中國大患固無傷於道德所宜綏以恩惠化以淳和無憑怒之心是恬澹為上也所以宜僚弄丸而解難叔敖安寢而投兵不舉干戈坐以制勝此其上也

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

疏夫不能以德懷來而用兵求戰勝故雖尅勝猶慚德薄不以為美夫勝必多殺故以勝為美者是樂殺人

義曰聖人之柔服四夷底平禍亂以文德懷之使其化善不在用兵今既德之不逮方以兵威取勝既勝於敵樂而美之無內慚之德無惻隱之心是樂殺人也昔季札觀大護之舞曰聖人之弘也猶有慚德聖人之難也言湯之伐桀始用干戈故有慚德論語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言以征伐取天下故曰未盡善也

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

注制勝於敵必喪其人故不以為美也夫勝必多殺者以勝為美者是樂多殺人也樂多殺人人必不附欲求得志不亦難乎

疏夫天地好生物皆含養仁人者當順天德以全濟為務焉可苟逞詐力以快貪殘貪殘之人人必不附欲求得志不亦難乎故好樂殺人則不可得志於天下矣

義曰夫仁者之心稱物平施順陽和以愛育行慈惠以撫安其於物類也尚懷憫護不欲一物失所禮云見其生不忍見其死

開其弊不忍食其肉又弊蓋埋猶弊帷埋馬弊車瘞牛陳安世暑月不行畏踐蟲蟻殺伐草木若其時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此皆仁惻之道也順天養物理在茲乎安肯勦衆命而取功名樂殺人而圖富貴哉若以伐殺之多爲美譎詐之勝爲能逞毒貪殘必爲人之所畏人畏則孰敢親附之矣既無親附之衆獨運暴橫之心欲求得志於天下信爲難矣東昏歸命昌邑高洋倜敗滅亡足爲鑒戒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

疏左陽而生則吉故吉事尚左右陰而殺則凶故凶事尚右禮記檀弓曰夫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尚右夫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復尚左

義曰左爲陽德主生故居常則尚左今人賓主之位及拱手之禮皆左爲上而尊也右爲陰主死今人喪禮皆尚右夫子有姊之喪拱而尚右弟子不知其故因而倣之夫子言其好學也如此及知非吉故復尚左檀弓禮記第四篇名也顏回習夫子之道首冠諸生稱爲亞聖嘗問於夫子曰夫子言回亦言夫子辯回亦辯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成回不知所以然而然瞠視塵躡則不及矣弟子嗜好於學也如此尚不能盡夫子之道況於不學乎

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

注偏將軍卑而處左者不專殺也上將軍尊而處右者主以兵誅也

○言以喪禮處之○

注喪禮尚右今上將軍居右者是以喪禮處置之

疏上將軍專殺則處右偏將軍爲副不專殺故處左今左尊而右卑上將軍居右者言用兵之道同於喪禮喪禮尚右今上將軍居右是以喪禮處置之爾

義曰喪禮尚右死事屬陰上將軍專殺故主死事國之出軍上將軍登壇天子齋戒授以斧鉞蓋使其專殺也鑿凶門而出主死事也故云兵者凶器又云兵者人之司命也將有謀則死者反生將無謀則生者反死況戰者危事投之死也豈非喪禮乎偏將軍既不專殺居吉位而處左也

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

注以生靈之貴而交戰殺之有惻隱心故以悲哀傷泣之爾

疏夫戰而求勝必殺人衆多勝而不美故悲哀傷泣夫人惟邦本本固邦寧今交戰殺之故仁心惻隱爲之哀泣不亦宜乎

○義曰以戰而勝者則殺人衆多矣且人之○生也九天分氣十月孕神含陰吐陽法天象地萬物之內人稱冣靈國之得人猶魚之有水故尚書五子之歌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人惟邦本本固邦寧此言太康尸位盤遊無度有窮後羿因民不忍拒於河以其滅德民棄之而不固也所以民弱則國危民聚則國霸今圖功名而好戰貪土地而殺人驅彼生靈陷之死所有道之士君子之人安得不哀傷之乎故下經

云抗兵相加哀者勝泣悲也

○戰勝以喪禮處之

注勇士雄人戰而獲勝勝則受爵居於右位尚右非吉是以喪禮處置之但以為不祥之器何必縞素為質也

疏夫戰而獲勝勝則受爵武功居右是非吉位故云喪禮處之但以戰為不祥之器爾亦何必服縗扶杖然後稱之為喪禮乎諸注此義者皆云古有斯禮尋閱墳典既無所據今所未安故不錄也又引秦伯向○

○師而哭者此乃哀敗非戰勝也

義曰獲勝受爵者功高遷上將之位亦是處以喪禮也兵為不善之器戰為殺伐之資勝則殺彼敗則殺此皆吾民也安不痛哉聖人以之悲傷君子以之惻憫故當處之以喪禮也縗杖者喪服也但殺於人即宜慼慼何必縗杖然後為哀乎或者云古者出師天子素服泣而送之禮經之中墳典之內皆無此說以此無據疏特明之典者五帝之五典也墳者三皇之三墳也秦

○伯向師而哭者春秋僖三十二年秦伯伐鄭秦大夫杞子戍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籥若潛師而來國可得也秦伯訪於大夫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為鄭必知之且行千里其誰不知秦伯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于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秦伯使人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預於師○

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崤崤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于襄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之武子辭焉吾子淹冬於弊邑

○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為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吾子取其麋鹿以閒弊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有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

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襄公墨縗梁弘御戎萊駒為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崤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搆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隳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

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向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蹇叔之哭知其師必敗也秦伯之哭哀其師之敗也皆非勝而哭之矣聖旨制疏委曲明之恐後人增飾其謬耳夫用兵好殺君子不爲大○

○道好生聖賢是則但戰之勝敗皆害於人自可戒之而戢兵豈必殺之而後哭理身者五欲內侵則五神疲散六情中感則六識交爭氣喪神疲將虞殞謝當固抑情斬欲克探恬和亦猶理國之君不尚佳兵之美也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六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七

唐 廣成 先生 杜 光庭 述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疏前章明佳兵不祥故有道不處此章明侯王守道則萬物賓首標無名將以明道次舉守道而能降瑞節制下廣其制用譬道下將示結成○義曰兵之作也爲天下之凶樸雖小也爲天下之大王侯能守萬物所宗道化既行天地降瑞不煩役令民自和平君保制節之功物得依歸之所萬國親附如水朝宗于海焉以茲善化之君不在兵强之美也

道常無名

注道以應用爲常常能應物其應非一故○

○於常無名

疏應用不窮惟感所適道之常也常在應用其應非一故於常無名故云常無名

義曰道之爲用無爲爲而無所不爲統御陰陽包羅覆載乾以之動坤以之寧其通生也爲天下之至通焉其幽奧也爲天下之至賾焉應用無窮周流不極纖芥得之而生植天地得之以圓方而真常之道澹然冥寂不可得而名也名言理絕故常無名

朴雖小天下不敢臣

注朴妙本也妙本精一故云小而應用匠成則至大故無敢以道爲臣者

疏朴妙本也語其通生則謂之道論其精一則謂之朴妙本精一故云小耳而應用匠成通生一切則至大也故無敢以道爲臣者爾

義曰端寂無爲者道之真也故謂之朴生成應變者朴之用也故謂之道道朴一耳非一而一是謂真一真一者杳冥之精真○

○中之真也一非多法故云小以此真一生化萬殊其大無大其上無上孰敢以道爲臣乎臣者下於君者也春秋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也上所以供神也男曰臣女曰妾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自古及今無敢以道爲臣也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注侯王若能守道精一無為而化則萬物將自賓服矣

疏言王侯若能抱守妙本精一無為無事則八埏仰化四海歸仁沐德飲和將自賓服矣

義曰王者四海之尊侯者五等之二周設五等之爵公侯伯子男也先王制法則有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亦有五等而兼王爲其制服土地禮節降殺亦有五等則以王統天下諸侯各理其國卿大夫士以爲陪臣佐王者也言侯王能守道者舉其有土之尊能守道化物則八埏四海之人仰其道德歸其至仁沐其盛德飲其和煦而自賓服矣埏封域邊陲也賓順也外國順化謂之賓服要荒之外來附中國則客禮而賓附率服也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

疏侯王守道以致和平則無淩沴災害地平天成二氣交泰以相和合降洒甘露善瑞侯王也

義曰諸侯守道於其國王守道於天下則能致天地和平無災害氛沴之變地平天成不失其序天地二氣交泰和合而能降瑞也易泰卦彖云天地交泰又云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夫天地之道陰陽相感寒暑相循氣交則萬物生化各得其宜萬物得宜和氣交合則禎祥降爲甘露者美露也神靈之精仁瑞之澤其凝如脂其甘如飴一名甘露一名天酒禮斗威儀曰人君乘土王其政太平則甘露降稽命徵云稱謚正名則甘露降於竹栢孝經援神契云德至天則甘露降甘露者中和之氣也鶡冠子云聖人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甘露降而物無不盛也得而飲之壽八百歲天文録云天乳一星在氐宿北主甘露星明則甘露降也逸書曰地平天成稱也言地平其化天成所施上下相稱爲宜也淩者氣相亂也沴妖氣也災禍也害傷也瑞祥符也致者不召而至也

人莫之令而自均

注侯王抱守精一則地平天成交泰致和故降洒甘露夫甘露之降蕭蘭俱澤不煩教令而自均平取譬侯王稱物平施者矣

疏莫無也言天降甘露惠施無心人無命令自均若一亦如侯王稱物平施無偏無黨既惠化而大同自東自西亦何思而不服又解云言侯王守道以致善瑞則人自和平無煩命令自然均一爾

義曰蕭艾蒿也蘭香草也澤潤也侯王以道化人天賜嘉瑞國既有道人自和平不煩施令自然均普尚書洪範曰王道平平無黨無偏王道蕩蕩無偏無黨民既和平無偏曲之私黨附之勢也稱物平施者易謙卦象曰君子裒多益寡稱物平施言物之多與寡皆得其施裒其多者以益於寡是曰均平矣惠化仁化也大同者天下爲公也自東自西者詩文王之什文王有聲篇云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武王作邑鎬京行辟雍之禮四方來觀者皆

感其德心無不歸伏自從也用也謂有道侯王天致善瑞人自和平東西南北無不率服不煩教令均一平普亦如四方之人樂文武之化也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

注人君以道致平始能制御有名之物故有名之物亦盡爲侯王所有矣既盡也

疏制御也有名者天下有名之物也既盡也言侯王抱守精一則天降善瑞惠化無心均平若一如此始能制御有名之物物歸有道故有名之物亦盡爲王侯所有矣○

○義曰有道侯王天地合德善瑞應之上下無間四海歸之有名之物皆歸善化矣四海者侯王所統也弘道建德人皆化之境寓之內率土之濵軌非侯王之物亦猶山林非欲於飛鳥虎狼茂盛深密飛鳥虎狼自來歸之江湖非欲於魚鱉蛟龍廣大渺漫魚鱉蛟龍自來歸之王侯非欲於有名之物道德仁惠有名之物自來歸之修身非欲於道虛無沖寂道自歸之萬物感致在於所修也均一周普天下和平在於所化也善之歸已道之感通物之從順在於崇德也

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注若侯王能制有名之物則夫有名之物而將知依止於侯王知依止有道之君所以無危殆之事

疏殆危殆也侯王守道而化萬物自賓服則夫有名之物亦將依止於侯王能依止有道之君所以無危殆之事矣故云知止○所以不殆

○義曰侯王道化合天中外寧一壃域之內動植有名之物皆隨其壃土爲王侯所有物依有道之境故無殆壞之危任春夏以生成隨秋冬之搖落不夭不殰無札無瘥不爲外敵所侵不爲淫刑所及一一遂性何危殆之有乎此聖旨也今釋侯王以道化人應天降瑞人歸其化天下均平侯王當守道撝謙膺受符瑞知止畏慎以副天心則無危殆之事若覩其天瑞來此人和縱大其心改易其志矜功伐善則祥不勝驕其身危殆矣昔紂宮中小鳥生大鳥以爲國興之瑞矜憍肆欲違作多端以至亡滅老君恐後之帝王恃有祥瑞因此憍矜故戒之云知止所以不殆

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注天降甘露以瑞有道之君在宥天下天則應之猶川谷與江海通流爾

疏此結侯王守道則天必應之故云譬有道之君在理天下陶以仁德則自致太平○和氣感天天瑞必應猶川谷之水而與江海通流爾

○義曰守道侯王德與天應善化和合以感太平天應之禎祥如川谷之通海此聖旨也今釋云若侯王上感天瑞下得人心四海萬方率爲臣妾復能因其感瑞夕惕兢修翼翼乾乾日慎一日既無危殆之事遠人慕其善化重譯來賓如川谷之朝宗江波之赴海遠近歸往國祚繁昌矣理身者以心爲帝王藏府爲諸侯若安靜心王抱

守真道則天地元精之氣納化身中為玉粱甘露三一之神與己飲之混合相守內外均和不煩吐納存修各處玉臺瓊堂陰陽三萬六千神森然備足栖止不散則身無危殆之禍命無殂落之期超登上清況然若川谷之赴海而無滯著也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疏前章明侠王守道則萬物自賓此章明以實服有道之君皆由自知自勝自知則明了自勝則全强結以死而不亡戒令不違天理爾義曰侠王所以守道化行萬物歸宗者以其能了自知之明自勝之强知足不貪勤行於道所以道合天地○不失其常得全分理之終不為夭枉之喪故能允合不違天理之戒也

○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注智者役用以知物明者融照以鑒微智則有所不知明則無所不照

疏知識察也夫心與境合是以生知生知之心識察前事是名知法

義曰心之惠照無不周徧因境則知生無境則知滅所以役心用智者因境而起也境正則心與知皆正境邪則心與知皆邪苦樂死生吉凶善惡皆由於此也故心者入虛室則欲心生入清廟則敬心生萬境所牽心隨境散善之與惡得不戒而慎之乎夫知人者為智尚書所謂知人則哲也知人者昔宋宣公捨其子與夷而立其弟如是為穆公春秋隱公三年秋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之曰先君捨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没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孔父曰群臣願奉公之子馮也穆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本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乃以其子馮出居鄭以讓與夷而立是為殤公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而其子享之命以義夫商頌曰受殷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斯知人之至也

○

疏言人役心生智知前人之美惡者則俗謂之智爾若反照內察無聽以心了覩其心不生知法能如此者是謂明了故云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義曰世人因境役心乃至分別察他人之善惡考身外之短長不求所以知而求所不知捨己傚人以衒其智是捨種種之民而悦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澹無為而悦夫啍啍之意以亂天下者智之過也故上悖日月之明下鑠山川之精中隳四時之施蝡蝡之蟲蛸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矣孔子謂顏回曰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於智忘智在知忘知○觀妙守無是為明了此莊子云孔子語顏回心齋也

○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强

注能制勝人者適可謂有力能自勝其心使柔弱者方可全其强矣

疏勝人者謂以權智制勝於人如此之人適可謂之有力爾自勝者謂自能制勝其心使心柔弱柔弱之道物不能加故可全其强爾故下經云守柔曰强又曰柔勝剛弱勝强故云自勝者强

義曰人或持君之權以制於物運其威勢以臨於人人望而畏之是為有力矣而不知自以無為之道內伏其心心既無為志則柔弱心虛志弱物不敢侵是為強矣勝人者力盡勢移則歸於死自勝者心冥道契必至乎仙

○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

注知止足者無貪求可謂富矣強力行者不懈怠可謂有志節矣

疏知足在心心若知足則無貪求雖簞食瓢飲儉然自足可謂富矣強勉力行曾不懈怠自知自勝終久不渝可謂有志節矣

義曰貪之與廉由心而已矣心足者雖顏子一瓢之飲揚雄十金之產不改其樂而常足焉心不足者雖申侯之專利不厭騶泰之車服滿庭而未嘗足矣則顏子揚雄可謂富也強力為善守道不回可謂自勝而強有不渝變之節矣夫強者在用道也強大有道不戰而尅小弱有道不爭而得信可強行於道而堅其志節也易曰君子以自強不息簞食者論語云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處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簞小筐也以簞為食器以瓢為飲器陋巷隘巷也言顏回固貧而守道以自樂也

不失其所者久

注知足強力不失其所恒則是久於其道

疏知足強力等行人所常行者不失所恒即是久能行道者矣又解云動不失所者則可以長久

義曰知足不貪安貧樂道力行趣善不失其常舉動通時自得其所者所適皆安可以長久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是則人之操行務於恒久不失其所也失其所者必蹈禍患如鄭太叔段寵而無厭大夫祭仲諫莊公曰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莊公不從既而太叔命西鄙北鄙貳于己侵地至于廩延乃完城郭聚人民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公命大夫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太叔入鄢公伐諸鄢五月太叔奔恭遂克之初以莊公之母武姜寤寐而生莊公名之為寤生遂惡莊公而愛太叔段及段欲襲鄭武姜將啓之至是既克段乃寘武姜於城頴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頴谷封人考叔因食捨肉而諫莊公納之掘地及泉與武姜隧而相見為母子如初春秋書曰鄭伯克段于鄢譏其失教也此言縱太叔之過使其貫盈而後殺之是不早為其所失所之致也若太叔不失其所安及此禍哉

○死而不亡者壽

注死者分理之終亡者夭枉之數壽者一期之盡夫知人勝人必招殃咎知足強力動得天常得天常者死而不亡是一期之盡可謂壽矣

疏死者分理之終亡者夭枉之數壽者一期之盡言委順得常不失天理頹然任化而去者得一期之盡可謂壽矣若不鞭其後生理不全雖單豹有嬰兒之色張毅有

豈高之貴不終天理焉得謂之壽乎故莊子曰天下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夭義曰人生天地間有生則必有死生者天地之委和死者天地之委順安其和而處其順是得其常也反此者庸非夭乎河圖曰人之生也天與之筭四萬三千二百筭主日也與之紀一百二十紀主年也此為生人一期之數矣得金丹不死之道者則延而過之無修養之益有減奪之過者則不足而夭枉之矣黃庭經云百二十年猶可還過此守道誠為難唯待九轉八瓊丹要復精思存七元日月之華救老殘此明修之可以延益也若守其素分委任天和乘化而來任化而往生也若浮死也若休盡所稟之一期亦謂得其壽矣不及此者夭枉而亡也莊子達生篇田開之謂周威公曰祝腎云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而鞭之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人共利行年七十而有嬰兒之色不幸為餓虎食之有張毅者高門懸簿無不走也行年四十以內熱之病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也謂其守一方之事至於過理者不及於會通之適者也鞭其後者去其不及耳是二子不終天理為夭枉而亡也達生化之旨當生不樂將死不懼則殤子為壽彭祖為夭也莊子齊物篇云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兒秋生毛曰秋毫也凡人年十九已下為殤此明道與俗反爾人世之情小則企尚大則驕盈以道觀之無盈無企其致一也死者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卿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人之死生雖賦以天命然亦繫其所履君子察其所履而知其壽夭易履卦云視履考祥是也春秋楚伐宋還師鄭人享之九獻用周人上公之禮也庭實旅百加籩豆六品享畢夜出取鄭文芊之女二姬以歸叔詹曰楚王其不以壽終乎為禮卒於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服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其後果敗於城濮終為商臣所弒焉春秋僖十一年周襄王使內史過賜晉惠公之命惠公受王命而墮史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墮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夫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十四年惠公與秦戰於韓原為秦所擒二十三年卒皆如史過叔詹之言是則君子察人所履之行則知壽夭況於修至道飡元和而不能長生乎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七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八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䟽前章明賓服有道之君由能自知自勝此章明能成光大之業皆為法道忘功首標大道汎兮示左右略無封畛次云功成不有明小大難與為名是以聖人下舉聖人不責其身以成光大之業○義曰既明有道之君得自知自勝之用能致壽而不亡令舉君之德行如大道之無滯不有其功不恃其物不為其大故能成其大業汎兮之道言可左可右不拘一方也封壃也畛田中道也物生物成不辭不有非大非小聖行圓通不責大其身故成其尊大也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注大道汎兮無繫而能應物左右無所偏○名

䟽汎兮者無繫之貌也言道之為物非陰非陽非柔非剛汎然無繫能應衆象可左可右無所偏名故莊子曰夫道未始有封

義曰大道之體也凝而為真一融而為萬化汎然不繫諭彼虛舟無塊然之質不昧然而昏者非陰也無赫然之象不皦然而明者非陽也懸天載地乾健而龍行非柔也委和順物細入毫芒非剛也能顯能晦能微能章汎汎然無所繫著也剗彫類狀無所不為能應衆象也旁通萬境不局一方可左可右也一以貫之為天下式無所偏名也未始有封無涯無畧渙而散也無所不無寂而歸也無所復有生化萬殊也莊子齊物篇曰古之真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未始有物其次以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此言天地初分人生其內品物成遂性識真淳心跡無為故無封執其次以為未始有是非是非既彰道所以虧也○

○道既虧也則有偏名矣修身之士當體道虛心無所執著以臻其妙理國當坦然無為以合於道通乎大方歸於至理也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

䟽言天地萬物皆恃賴大道通生之功以全其生理而大道生化妙本無心雖則物恃以生而道不辭以為勞倦又解云物不辭謝於道爾

義曰天之高也道氣蓋之地之厚也道氣載之萬物之繁也道氣徧之非大道運氣孰能致其高廣厚大繁多之功哉由道之所化各得其生生生成成全備之理矣道之生物也無為而物自生道之化物也無為而物自化雖因道而生化而大道不以生化辭勞物亦不以生化之恩歸功於大道亦如雨露之施也物自潤澤於下物既不辭謝雨露之德雨露亦不以灑潤稱功所以聖主臨人達賢利物如大道生成雨露膏潤爾聖人忘功於上民忘帝力於下○

○則合乎至化矣

功成而不名有

注言萬物恃賴沖用而生化而道不辭以為勞功用備成不名已有

䟽功者生成之功也言大道生物之功備成而不以其物為已之有又解道之生物雖則功成其功雖成曾不名有言忘功也

義曰言於有也則萬物之形各稟道氣物得成就皆道之功非夫道氣稟之則生成之功廢矣而道之妙本無有無名道之妙

用無窮無已物成而道不恃其力物生而
道不有其功既不恃物為我功亦不執物
爲我有有無皆泯功用都忘不獨忘生物
之功亦乃忘萬物之有也
愛養萬物而不爲主常無欲可名於小
注愛養群材而不爲主宰於物無欲可則
名於小言不可名小也
疏此聲解義也云可名於小者不可名小
爾夫道生萬物愛養熟成而不爲主宰於
彼萬物常無欲心豈是道之狹小耶故云○
○可名於小者言不可名於小耳
義曰聲解義者如修詞之人云其可得乎
是不可得也以是詳之則經所云可名於
小是不可名於小也道之生化萬億之類
和氣周徧巨細無遺畜之養之成之長之
愛護之功至矣茂養之恩普矣不爲主宰
各遂生成無心於物含育之恩大矣此聖
旨所解也今釋云有情有形飛沉動植纖
芥之小丘山之大道氣覆育力無不周仁
愛畜養而不爲主物賴於道不以爲功雖

鯤鵬大軀固稟道而變化焦螟細品亦資
道以裁成故秋毫之小也道氣存則温柔
潤澤道氣去則枯瘁凋零秋毫不棄可謂
之小充塞天下可謂之大不爲主宰可謂
忘功斯則道之用也能小能大而非小非
大無所不小無所不大也
萬物歸之而不爲主可名於大
注愛養之故萬物歸之有萬不同而不爲
主可則名爲大言不可名大非小非大故
以難名矣
○疏萬物歸之者歸道生成之功也言萬物○
歸道道不爲主而有此萬物棄而不收豈
是道不廣大故云可名於大爾既云可左
可右所以非小非大非小非大固難與爲
名注云有萬不同者莊子文也
義曰道生成於萬物物稟生成之功各歸
功於道而道不爲主任物自遂非道之大
故聲解云可名於大乎所以可名於小是
非小也可名於大亦非大也非大非小難
可定名是難與爲名也有萬不同者莊子

天地篇孔子曰夫道覆載萬物洋洋乎大
哉君子不可不刳心焉無爲之謂也無爲
爲之之謂天無爲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
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
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此言有萬物之不同
我獨同之可謂富有天下也道無有二物
則萬形於物則有萬不同於道則統之惟
一此聖旨所解也今釋云大道匿德藏名
怕然無象是可名於小也萬物生者自生
化者自化使各遂性不爲之主是可名於○
○大也亦猶帝王以道育物以德御民考六
氣之和順四時之令恩以儁之義以正之
仁以愛之禮以齊之信以教之賞以勸之
殺一草伐一木必以其時孜孜焉煦煦焉
恐其失所也可名於小矣及夫物遂其性
民得其宜上下交歡天地和泰謙恭端穆
讓德於天不爲已有不爲其主可名於大
矣
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注是以聖人法道忘功不自爲光大故能

成其光大之業

疏言理天下之聖人布德施惠淳風偃化物遂生成法道忘功不自爲尊大故能成其光大之業爾

義曰聖人之理天下也愛民恤物巨細申恩若可名於小矣任物遂性歸功於天又可名於大矣法道施化布德及人鼓以淳和之風被以清靜之政忘功不有不自尊高故其威業可大聖德可大以其不爲大故能此尊大理身之士汎然無著若雲之無心水之任器可左可右隨方隨圓不滯於常物來斯鑒物雖廣不拘應用之心利物雖多不矜利濟之德仁逮蠢動未始爲私衆善歸宗不爲之主是能彰非小非大之德無自尊自伐之稱可以契全真之大道矣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疏前章明道可左右則物被愛養之功此章明王能用道則人歸平泰之化首標執象以明歸往之義次明樂餌舉喻歸往之由道出口下中明無爲不言之教以勸人君用道爾義曰言理天下之聖人不自尊大而成其大業者由其執大象而天下歸

執大象天下往 王所以成光大之業也象者道也亦猶恍惚中有象爾天下所歸各蒙其澤聖人無察察之政以傷害之故能致天地交泰執大象而人歸者喻以樂餌所以八音作奏聞者悅其心百味交陳嘗者適其口則行客爲其駐上奏天下之人歸於有道亦猶此也至言不文出口無味大象無狀視聽莫求歷代用之其用日新而未嘗窮竭矣

注大象道也帝王執持大道以理天下萬物往之矣

疏執持也大象道也此言人君執大道以理天下無爲無事物遂其生候日觀風皆歸有道故云天下往

義曰執用也大道非形不可執有聖人用道可以理人爲於無爲事於無事動植飛走各遂其生則航海駿奔梯山麏至皆歸用道之君矣候日觀風者昔聚窟洲在巨海之中使者朝貢於漢言於武帝曰臣之國去此三十萬里國中常占候於天若東風入律百旬不休青雲干呂連月不散者中國將有有道之君矣臣國之主所以仰中土而慕道風薄金玉而尊靈物故乃步天林而躋猛獸搜奇韞而出神香濟弱水度飛砂而朝於闕下艱苦道途十三年矣斯則有道之主其德動天風雲效祥遐遠慕德矣

往而不害安平泰

注物往而不傷害則安於太平矣

疏言天下四方之人慕化而往帝王以道綏撫而不傷害之則安於太平矣平者言政教之和平也太者功業之光大也

義曰綏宴安也撫安養也泰康泰也平和平也害傷害也四方之人慕我道德觀風候日歸於聖人聖人因而綏安養之不以教令督責之不以刑法傷害之故遠近之人安其太平之政矣政教和平人俗康泰然後功業光大故曰安平泰也論語曰遠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斯則帝道皇風無遠不屆矣

樂與餌過客止

注樂音樂也餌飲食也言人家有音樂飲食則行過之客皆爲之留止如帝王執道

以致太平亦爲萬物歸往矣又解云樂以聲聚餌以味聚過客少留非長久也是以蘧廬不可以久處仁義觀之而多責故人君體道清靜淡然無味始除察察之政終化淳淳之人故下文結云用不可既也

疏樂音樂也餌飲食也此舉喻也言人君執大象而天下之人歸往亦如人家有音樂飲食則行過之客皆爲留止爾

義曰人君有道天下慕之如行過之客過飲食聞音樂而爲留止莊子至樂篇云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是也夫樂者歷代之所用也樂以象天奏之圜丘則天神降奏之方澤則地祇升鼓之以和八風摟之以政四時黄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武王周公有大武樂以和之人則安其性故爲人之所重王者功成而作樂理定而制禮所以通天地神明也然此舉喻者以道則長存樂餌非久所以樂悅於耳樂罷而人散餌以美口食畢而衆離雖留止於一時故難期於久永唯無爲理國則衆歸而不可離有道理身神全而不可散故下文云道出口淡無味又言用不可既則非同樂餌有竭盡之期也遼廬者結草之舍非久處之所仁義者以兼愛而親不可以久交非若體道化人人歸於道淡然長久詎可散乎察察者苛急之政也淳淳者和樂之風也

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

注人君以道德清淨爲之教初出於口淡乎其無味不如俗中言教有親譽畏侮等爾

疏道之出口者言人君約道德清靜之法以爲不言無爲之教者初出於口淡然無味豈若俗中有親譽畏侮等以爲滋味乎

義曰甘言美詞所謂有味也無爲之理清淨之訓至道之言其出淡然安有滋味乎俗中親譽之說即此經第十七章之詞也謂甘言以親之美詞以譽之或威令之言以畏之狎慢之言以侮之雖其有味皆非至道矣

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注道以鎮靜初無言教故視不足見聽不足聞而淳風大行萬物殷阜歲計有餘故用不可既既盡也

疏既盡也道化無爲澹然平正既不爲察察之苛急又不爲滋彰之法令故視不足見聽不足聞而歲計有餘淳風和暢動植咸遂品物光亨故用不可盡也

義曰道之無言其於言也無味於口道之無形其於形也無見於目道之無聲也無聞於耳故咀嚼不得其滋味視聽不得其見聞不同苛急滋彰之令驚民耳目矣物得其所曰平直無私曰正法細曰苛徵賦迫促曰急禁令太明察察也法外立辟滋彰也滋多也彰顯也阜積也所以民之耳目日有見聞畏淫苛狂暴之刑逾於獲薄懼觸察滋彰之令甚若臨深投足措手不知其所矣豈若以道臨御不可見聞淳風潛行萬物和暢用之不可以窮盡矣歲計

有餘者莊子曰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得老聃之道居喂壘之山三年其俗大穰其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言其德惠潛及於物而致豐穰況帝王奄有四海爲天下君以道垂衣天下蒙其化信夫人之修道於身者心無思慮則神氣全情無嗜好則愛惡息不感於視聽不泊於恬和玄德潛充道可冀矣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八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九　景五

唐　廣成先生　杜光庭　述

將欲歙之章第三十六 跡前車明能行道化人所歸往此章明道或用權因之利器歸往則安於乎參利器則不可示人切標歙很之權次示柔弱之行終結綱魚之矜以明權道之微○義曰道之爲化應變隨機其於上古也則君任於道臣宮於德民合於和故視不可見聽不可聞用不可既及乎代云淺薄俗已遷純玄妙難明希夷雜測將欲頓歸淳樸還淳澆漓至晉寂寥尋求返逆聖人教理代之主持權變之機示歙欲開張之門以遏奸非反與奪廢興之用以捨回邪擒奸非可復於忠良柬回邪可歸於正直明此權變肆非至理之本亦乃助理之方故○謂爲國家之利器也用利器之主亦猶用兵焉不得已而用爾猶須柔弱其行微明其機不以其權示於非人如魚之不可失水魚失水則死人失機則敗書曰陰謀外泄者敗易曰機不密則害身此之謂矣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

疏歙歙也此明聖人用權道以攝化衆生也夫人既有鈍根利根故教有權有實聖人欲量衆生根性故以權實覆却相明利根衆生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畧示方便深達根原

景五　一

義曰聖人設教分權實二門上士利根了通實教中下之士須示權門權門變通其法甚廣依經所判畧具四門夫根者謂智性之根也人之所禀真元道性能生衆智如草木之根生花結實展轉相生故名根也性之生智亦如此焉禀受之性由其氣也有清濁不同性有利鈍差別氣清和者生乃穎利才智過人明古達今聞一知十此人根性既利了悟圓通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見善如不及聞惡如探湯故能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明方便之法知進趣之途不俟權道誘之自達真實之教矣四門者歙弱廢奪也

疏鈍根衆生惑滯滋久自非以權攝化不可令其歸往故將歙歛其情欲者則先開張極其侈心令自困於愛欲即當自歙歛矣強弱等義亦復如是推而行之無不信矣乍聞斯語以爲非道德之意深達玄極然後明權實之由故注云君子行權貴於合義小人用之以爲詐譎下文又云不可

景五　二

以示人者正為權道之難故爾

義曰鈍根之人稟氣濁雜者則生頑鈍智識不通莫辯是非豈知善惡或復貪性狠戾徇欲恣情動陷罪纏永乖人域聖人常善救物俯念含靈示以權門令其自悟故開四門權道以攝化之第一將欲歙之必固張之者攝其心也第二將欲弱之必固强之者攝其性也第三將欲廢之必固興之者攝其欲也第四將欲奪之必固與之者攝其貪也夫心廉則道契心侈則過生

○因侈獲過自思獲其廉矣此欲歙其心之權矣性弱則德全性强則禍起因强起禍自思復其弱也此伏性挫强之權也寡欲則行清多欲則神濁欲深濁極自思復其清矣此廢欲清神之權也不貪則儉約極貪則殃身因貪獲殃自思復其儉矣此修儉奪貪之權也皆先極其侈心使自困於貪欲然後反性修道也乍聞者以為非無為自化之旨然性有利鈍之别悟有漸頓之殊頓悟者不假於從權漸化者須資於善誘乃有權實之别爾權道教人合歸乎大義故云貴於合義也小人輕弄權道因其詐欺故不可以輕示於非道之人矣論語云可與立未可與權言用權之難也陰符曰君子得之固窮小人得之輕命此之謂歟

是謂微明

注經云正言若反易云巽以行權權反經而合義者也故君子行權貴於合義小人用之則為詐譎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

○矣故老君前章示執大象斯謂之實此章雖以歙張是謂之權欲量衆生根性故以權實覆却相明令必致於性命之域而惑者乃云非道德之意何其迷而不悟哉故將欲歙歙衆生情欲則先開張極其侈心令自困於受欲則歙歙矣强弱等義略與此同此道甚微而效則明著故云是謂微明爾

䟽權道攝化其理甚微校其所中效則明著故云是謂微明

義曰權道至微用之則明校量其效可謂彰顯矣著明也夫聖人矜念上士遊心玄契無為寔符至道而權實之教安所用哉所以權教之設為中下之智耳亦猶用兵之道也上智伐謀制敵不在於興師坐籌決勝折衝千里而下智昧於機變必俟交兵上決頭領下剖肝肺然後方知勝負之勢徐議進退之方如此昧於變通必須示其權法因權變正可謂無棄於人矣巽以行權可與立之義已具别解

○柔弱勝剛强

注巽順可以行權權行即能制物故知柔弱者必勝於剛强矣

䟽易云巽以行權欲明巽順謙卑則可以行於權道故欲翕先與之張欲弱先與之强而卒令其歙弱者是柔弱之道能制勝於剛强也故云柔勝剛弱勝强

義曰易下繫云巽以行權巽順也既能順時合宜故可以行權也若不能順時制變則權不可行矣夫巽者齊也順也東南之

卦春夏之交斗柄東南萬物絜齊矣巽主申明號令以示法制故云巽德之制也又巽主於風帝王號令猶風之行教能稱揚號令而不彰伐以自幽隱故曰巽稱而隱以是言之巽有柔順絜齊幽隱不伐具此四德復能發號施令應變制宜方可行於權道由此而論權道不可輕而議之也若合義能行則可以化惡為善興國利民不能者則害性傷身卒為詭詐失人君教績惡之人以權制變然更守以柔弱示之譏

○和則剛强之人咸遵其柔德矣○

魚不可脫於淵國有利器不可以示人

注脫失也利器權道也此言權道不可以示非其人故舉喻云魚若失水則為人所擒權道示非其人則當竊以為詐譎矣

疏脫失也利器權道也夫魚之在水猶人主秉權魚失水則為人所擒權道假示非其人則為小人所竊弄而為詐譎矣

義曰魚之處淵也失水則死得水則生人君用權道也得其人則為善失其人則為敗魚能潛深潭處巨浸不貪餌不吞鉤則無失水之憂也人君能任賢良委忠正斥奸佞塞回邪則無失權之歎矣魚失水則為人所擒君失權則小人得志竊人君權道而弄之者必反白以為黑反善以為惡肆其奸邪縱其殘酷所以豎牛之釁嫡立庶傾陷於穆子之家趙高之疾正害忠隳亡於秦祖之業民罹其禍人怨其君民散國危不可以救矣說文曰詐欺也譎者謬欺於天下也譎者春秋晉文公使楚怒而戰乃執曹侯畀於宋楚果伐宋文公因而戰楚楚師敗績文公復召周襄王於河陽以諸侯見且使王狩故大合諸侯而欲以尊事天子以為名義自嫌强大不敢朝周諭天王出狩因得盡君臣之禮皆譎而不正之事也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非其地也若此尚謂之譎謬況奸臣小人弄權欺主得不戒而自悔乎修道之士內正其心外正其行內外惟一貞正無邪然後屬心動念可以昭感真靈如其言行相違邪而不正雖屈伸俯仰外飾其容信無益矣

道常無爲章第三十七 疏前章明道或用權示以歛張之術此章明權必合義將鎮無名之樸故道無為侯王守之而自化樸不欲天下以靜而自清老君因言以明無言說教而欲道教故演暢此章於上經之末將寄無忘於玄悟之人爾○義曰人君之理天下也以實教齊君子以權教伏小人以無為之道統權實二教以為化本夫實教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禮樂仁信以正萬方人君與君子服而行之垂法四海小人者進不觀於仁義退苟陷於刑章君不以權道務之改惡為善因而論表斯為棄為老君曰人無棄人故設權道教之亦使歸善無乏天下○皆可復朴矣朴者妙本之道也侯王守而用之為物自化設欲變易常以無為鎮之則天下靜而正矣脩道之士聖人以玄功難懸世欲易速設升戒儀範之文用齊其外者注念神疑之法以王其心復以練氣胎元之方制其食味析真朔謝之品滌其過尤然後趣於學無學之途臻乎冥寂栖於損之又損之府邪爭無為則邪謫之闡之不開鎮靜之淳和可致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

疏道性清靜妙本湛然故常無爲也萬物恃賴而生成有感而必應故無不爲也夫有爲者則有所不爲也故無爲者則無不爲矣

義曰道性無雜真一寂寥故清靜也玄深不測如彼澄泉故湛然也寂然不動無為也感而遂通無不為也無為者妙本之體也無不為者妙本之用也體用相資而萬化生矣若知之不通感之不應寂然無象不能生成此雖無為何益於玄化乎若復循廻不息動用不休役役為勞區區無已此之有為也何所寧息乎當在為而無為以制其動在無為而為以撿其靜不離於正道無滯於回邪可與言清靜之源矣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注妙本清靜故常無為物恃以生而無不為也侯王若能守道無為則萬物自化君之無為而人淳朴矣

疏侯王若能守道清靜無為無事則萬物將自感化君之善教而淳朴矣

義曰君王理萬方諸侯牟一國俱能用無為之道清靜之化萬物化於下侯王靜於上可謂至理矣教而後化是從而化也不教而化是自化也教而化者無不為而能化物也不教而化者無為而自臻於化也

○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朴

注人既從君上之化已無為清靜而復欲動作有為者吾將以無名之朴而鎮靜之

無名之朴道也

疏無名之朴道也欲作者動作有為也吾者侯王自稱也言人稟承善教以化君德無為清靜矣而復欲動作有為者吾則將以無名之朴以鎮靜之令其清靜不動作也

○義曰夫應用則為道道有強名也攝迹復歸朴朴無名也侯王以道化人人稟其化皆清靜矣若復他境所牽人欲動作者侯王復以道之妙本無形無名之至朴鎮靜其心不令有為動作常合於道化清靜也

人之修道融心寂神已有通感而世塵妄起外念忽生將超躁競之途或溺是非之境即可急詣靜室思玄念真以無為之道鎮其心靈制於妄想如水之濁徐以澄清則三尸不能干百邪不能擾魔試都息造於虛無之階矣

○無名之朴亦將不欲

疏上言凡人欲動作有為者人君則將無名之朴而鎮靜之令言於彼無名之朴亦將不欲者夫所以鎮無名之朴為衆生興動欲心若復執滯無名還將有迹令此衆生尋迹喪本復入有為則與彼欲心等無差別

義曰凡人既化清靜而復動作有為以積習生常沉迷日久亦猶水難清而易濁性難澄而易昏心難靜而易動志難久而易退人君當以妙本之朴鎮而靜之亦既靜矣又當兼忘所執都令泯然則冥寂玄通洞達真妙是令衆生不滯於迹聖人不滯於空空有兩忘盡登正觀矣

○疏故初用無名之朴以鎮靜蒼生欲心蒼生欲心既除聖人無名亦捨喻如藥以理病病愈而忘藥舟以濟水水濟而遺舟若水已濟而仍守舟病已除而復尋藥豈准不達彼岸亦復更生患累矣

義曰既已靜於人性復能達其無名如既濟而忘舟病愈而忘藥可謂達真修之要矣夫舟藥者喻言救也衆生輪回世網迷惑有無漸染六塵牽緣衆惱而爲病也老君演無爲之訓敘弘救之功以此真經爲理病之良藥因經開悟迷惑自祛洗內染之塵絕外牽之惱積病既愈世網盡除然須遺教忘言混融歸道矣又以世間衆惱生死輪廻流浪真元漂沉正性有如巨海陷溺衆生逐境隨波無由超度老君以此經玄妙理國濟人於愛欲海中拯拔群品因經得濟如乘巨舟橫截迅流超登彼岸欲波不能蕩其性愛浪不能溺其心出積苦之庭踐長生之域既已濟矣然當忘所乘之舟捨所執之行栖神無何之境遊心自得之鄉是可謂虛而保真清而容物人貌而天泛然皆順獨任自然矣若執所乘之舟保所餌之藥不達而生患豈虛言哉

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注言人君既以無名之朴鎮靜蒼生不可執此無名而令有迹將恐尋迹喪本復入有爲故於此無名之朴亦將兼忘不欲於無欲無欲亦忘泊然清靜而天下自正矣

疏夫無名之朴既將不欲不欲之欲於此亦忘則泊然清靜是名了出君無爲而上理人遂性而下化不煩教令而天下正平故云天下將自正

義曰衆生動作之心既已靜矣而又忘舟藥之喻仍遣無名之朴不欲之欲亦復都忘是則了出有無曠然不滯君於上也不言而自信人於下也不化而自行不言而信是無爲而上理也不化而行是遂性而下化也化及於此何教令之有哉天下正平可復於太古之道矣理身者因教而明道悟道而忘言不爲譽故無怨不爲利故無害理心術理好憎適情性不惑禍福不妄喜怒混然與大道冥通而忘其所習遣其所執心寂於中神化於外修於無修學於無學得於無得可謂明真經之玄賾窺大聖之堂奧矣上經法天故奇有三十七章此章居其末更復顯明至道妙用重訓人君侯王明此微言可臻於了悟矣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九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　景六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疏老子德經

義曰老子者太上老君之內號具如上卷所解德者道之用也道不立則德無以生德不崇則道無以明道以虛通為義德以剋獲受名道能通物物能得道物得其所得故謂之德或云道道也德德也如孔子解易卦云需須也晉晉也剝剝也嚴君平云不道之道不德之德正之元也道德相○須不可數也古文道字從元從首謂道為諸法之元衆聖之首也德字從直從心謂正觀直心為虛忘上德也其餘道德相關之義具在上卷然此經下卷法陰象地其數偶故四十四章也夫道以虛無無形法陽而象天德以證實有困故法陰而象地或有移上經末章居下卷之末以取上卷四九三十六章法陽下卷五九四十五章法陰此亦後人妄為其意穿鑿將恐乖失玄聖之本旨也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疏此章首標道用之名將明德全之化德全則淳樸不散代無微沫之跡道廢則仁義遂行俗有澆漓之弊將欲變而更化以令求復其知故先述上德之無為次述仁義之源道歸以去華居實使其復樸還淳義曰道為德之體德為道之用故云首標道用之名指上德也上德乃不德之德所以德全上德既全則淳樸不散淳樸不散則渾化混同如魚相忘於江湖各遂其性故無相呴相濡之跡也次言失德則仁義乃行仁有偏愛之私義有裁制之斷故民化其上而澆偽及至前識為華上禮為亂華亂益甚紛爭必興故聖人使復其初乃遣去華居實去華居實是塞亂之源而復樸之門也故云使其復樸還淳爾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疏上者舉時也德者辯用也謂上古淳樸無為而理體道之主任物自然是上古之淳德故云上德至德潛運人無能名故云不德淳風和暢物遂生成德用常全故云有德注云物得以生之謂德者莊子雜篇之文

義曰舉上古全德之君不以德為德而有德也將明其次下衰故舉上德為首夫至道之代德亦不彰矣上德之君亦循上經太上之君也潛融至化物自生成不彰其德德益光大是以有德也然天地萬物之所稟受者道為之元德為之始道有深淺故有可道常道德有厚薄故有上德下德則道之與德不獨在於帝王但行道者為道人行德者為德人行有深淺故有上下之殊也莊子曰虛無無為開道萬物謂之道人清靜因應謂之德人德有優劣世有盛衰故上德之君神與化論體道而存德動玄冥天下歸之莫見莫聞德歸萬物皆○曰自然所以云太上貴德也莊子雜篇云萬物任自然而各得其生所以為德也故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

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注德者道之用也莊子曰物得以生謂之德時有醇醨故德有上下上古淳樸德用不彰無德可稱故云不德而淳德不散無為化清故云是以有德建德下衰功用稍著心雖體道跡涉有為執德可稱故云不

失迹涉矜有比上為麄故云是以無德也
跡此言淳風漸散德亦下衰故聖人美無為之風而百姓尚無為之跡尚迹為劣故云下德迹著則有德可稱故云不失稱德不失跡涉矜有矜有之弊淳樸不全故云是以無德
義曰下德之君體德而行德既昭著上配於天下民知之或見或聞德及於物物歸其德可稱可顯故不失其德矣執而不失矜德有為有矜有執去道甚遠以有跡處比於上德之君是無德矣

○上德無為而無以為

注知無為而無為者非至也無以無為而無為者至矣故上德之無為非徇無為之美但舍孕淳樸適自無為故云而無以為此心迹俱無為也
跡覆釋上德也夫上德潛運無為而理淳樸不散故無名迹今言上德之無為者但舍孕淳樸適自無為非知無為之美而為此無為故云而無以為豈唯無跡可矜抑亦無心自化故注云此心跡俱無為也
義曰上德之君性合乎道而命合乎一體自然為用運太和為神動合乎天靜合乎地與道相得而無所為也神無思志無慮者此心之無為也不顯其功而功若天地不彰其明而明並日月此迹之無為也夫此無為非傚學無為而為於無為是無以為也陰陽為之使鬼神為之謀進退推移與化無極玄默寂寥而與化俱此謂心迹俱無為矣然德以包育於物亦所以彰其跡也

○下德為之而有以為

注下德為之者謂心雖無以功用彰著跡涉於有為故云為之言下德無為有所以為之此心無為而跡有為也
跡此覆釋下德也下德為之者謂心美無為之化而為此無為故云為之語心雖曰無為論跡即涉矜有故云而有以為言下德之為有所以為之也故注云心無為而迹有為也
義曰下古德衰心迹明著其君知有為為非知無為為是有為則澆薄無為則淳和有此分別故韜心藏用行此無為之事制彼有為之為故云為之心欲於無為遊行無為於迹乃涉矜有也知無為為美有為為惡捨惡從善慕此無為以分別故是有所以而為也

○上仁為之而無以為

注仁者兼愛之名下德衰而上仁見所以為兼愛之仁故云為之行仁而忘仁亦欲求無為故云而無以為此則心有為而迹無為也且上仁稱無為者據迹欲無為而方止義未可以語下德之有為也
跡此下明道廢則仁義遂行言上仁者謂以仁為上他皆倣此仁者兼愛之名也大道之行物無私惠淳風漸散兼愛遂存今明所以為兼愛之仁故云上仁為之行仁而忘仁雖有施而不求報兼愛則難徧終是小惠未孚是以語心常為有事故云為之論迹則近無為故云而無以為注云此

則心有爲迹無爲也
義曰兼愛萬物博施無極謂之仁也素書曰仁者人之所親有慈惠惻隱之心以遂其生成是也仁者博施於物乃所以生偏私也比夫德則劣矣夫至道之代兼包諸行無所偏名故寘寂玄寥通生而不宰者道也物稟其化各得其得者德也成之熟之養之育之者仁也飛行動植各遂其宜者義也有情無情各賦其性者智也時生而生時息而息者信也順天地之節固四○時之制禮也鼓天地之和以悅萬物者樂也故恬澹無爲無所不爲矣及大道既隱而德化行焉至德之化亦兼之以大仁大義大禮大智大樂大信而共化焉洎乎德之發也仁獨爲仁義獨爲義不能兼而化矣夫何故哉行仁者以慈愛爲心故無剛斷之用是則義缺矣行義者以決斷裁非有取有捨是則仁缺矣所以仁獨爲仁義獨爲義故不能兼化也然上仁者雖有兼愛偏私之迹能於仁忘仁則忘其迹其迹雖無心有博施之念周旋憫物皆欲其安故心涉有爲也上仁忘迹故迹無爲也小惠未孚者春秋莊公十年魯人曹劌對魯公之語也是歲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剋之夫大國難測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此言小惠未徧小信未孚故皆不廣況兼愛之人必不周普雖力於行仁其去道德也遠矣

上義爲之而有以爲
注義者裁非之義故云爲之有以裁非斷割令得其宜故云而有以爲此則心迹俱有爲也
疏義者宜也謂裁非斷割令物得宜夫淳樸已殘是非斯起將欲裁非就是令得所宜故云上義爲之謂心欲裁非就是有所以爲之故而有以爲注云此則心迹俱有爲也
義曰理名正實處事之宜謂之義也素書曰義者人之所宜賞善罰惡以立功立事○淳樸之代則無是非是非生而淳樸散矣辯是與非裁制斷割者義也故知其是而明之知其非而制之明是制非則心迹俱有爲也然義者所以立節行亦所以成華僞也理國理身偏執仁義而無道德何異乎鑽氷求火北轅適楚乎

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注六紀不和則爲禮以救故云爲之禮尚往來不來非禮行禮於彼而彼不應則攘

臂而怨以相仍引
疏禮復也謂可復而行也莊子曰以禮為翼所以行於世也夫制禮者所以救衰弊也故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曲為之防事為之制淳源一失衆務事馳且存檢外之迹非曰由中之數故揖讓崇其禮文玉帛昭其報施往而不來非禮來而不往亦非禮今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怨以相仍之故云攘臂而仍之

○義曰謙退辭讓敬以守和謂之禮素書曰禮者人之所履夙興夜寐以成人倫之緒○禮以成謹敬亦所以生惰慢也夫擿辟為禮澶漫為樂而天下始分矣徒得形表而不由中也威儀者言其恭肅矜莊有威可畏謂之威進退俯仰有儀可法謂之儀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又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是也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皆進退恭敬屈伸俯仰之容舉其大數爾禮之大者婚冠喪祭邦國之本動靜容止執非禮哉禮者敬之體也如首之在上足之在下尊卑自列不乘天理故君臣父子猶一體也上下相忘道之實也後之為禮者外備容儀內懷欺侮忠信不足則更相誅責玉帛以表其志揖讓以飾其情施而不報往而不來則怨怒起爭因以為亂故攘臂仍引易若大禮與天地同節之美哉以禮為翼者莊子大宗師篇曰古之真人也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以刑為體以禮為翼以刑為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道德既失仁義公行仁○

○失則兼愛之迹乖義失則是非之儀亂君子犯禮小人犯刑聖人觀事觀時以行禮法夷狄知逆命之誅臣子識尊嚴之敬因人情而設教斯之謂歟報施者樂記曰樂者施也禮者報也樂以彰德禮以報情往來之謂也曲為之防者防記曰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防與防民所不足者也大為之防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防德刑以防淫命以防欲子曰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防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慊於上故亂益亡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防民諸侯猶有叛者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為民防者也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示民不嫌也以此防民民稱得同姓以弒其君子云利祿先死者○

○而後生者則民不偝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以此防民民猶偝死而號無告子云修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以此防民民猶忘其親殷人弔於壙周人弔於家示民不偝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以此防民諸侯猶有薨不葬者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教民追孝也未沒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以此防民子猶有弒其父者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故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莫敢為主焉父母在不敢有

其身餽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以此防民民猶忘其親而貳其君子云先財而後禮則民利無辭而行情則民爭以此防民民猶有貴祿而賤行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以此防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禮者防民之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為民紀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其無別也以此防民民猶有自獻其身子云娶妻不娶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防民春秋猶去其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昭公娶太伯之後同姓也)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防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子云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則弗友也君子以避遠故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不入其門以此防民民猶以色厚於德故君子遠色以為民紀男女授受不親男女不自席而坐寡婦不夜哭婦人疾不問其所疾以此防民淫泆猶有亂於族者子云婚禮娶親迎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婿恐事之違也以此防民婦猶有不至者斯皆嚴其禁尚不能止況不禁乎此所以明道德既喪仁義又隳世亂而存禮禮極而為亂去無為之化日以遠矣理世之君豈可背道德而專於禮哉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注失道者失上德也上德合道故云失道夫道德仁義者時俗夷險之名也故道衰而德見德失而仁存仁亡而義立義喪而禮教斯皆適時之用爾故論禮於淳樸之代非狂則悖忘禮於澆漓之日非愚則誣若能解而更張者當退禮而行義退義而行仁退仁而行德忘德而合道人返淳樸則上德之無為矣

跡此却明智弊之由也失道者失上德也上德合道故云失道爾上經云大道廢有仁義莊子云道隱於小成道無不在而此亡大者約人而言爾故時淳則大道公行俗澆則小成遂作小成作而大道隱仁義行而至德衰此則代俗淳醨之殊聖人適時之務爾故淳樸漸散則失道而後德德又衰則失德而後仁仁兼愛迹存則失仁而後義義裁非不足則失義而後禮且論禮於淳樸之代非狂則悖忘禮於澆漓之日非愚則誣是故聖人救代之心未嘗有異而夷險之跡不得一爾

義曰五者之失隨代澆淳而然也大樸既散全德守之德既下衰仁愛繼之仁愛不足義以制之義之不行禮以救之夫禮以救亂亦所以生亂何者禮煩則俗薄俗薄則交爭交爭則亂生矣然而理國之急禮為之上春秋昭公二十六年晏子對齊景公曰禮之為國與天地並君令臣恭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恭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而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

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也則理世之道禮為急矣道德既喪禮復不行其異類乎道德仁義日以喪矣禮所以救亂理民可不矜乎故君子撙節以明禮斯之謂也非從天降非從地出酌在人情而已矣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

注制禮為忠信衰薄而以禮為救亂之首爾用禮者在安上理民豈玉帛云乎哉

疏夫者發語之端也言末代聖人所以行○於禮教者由救忠信之衰薄爾若使人懷忠信復奚假於禮法乎而亂之首者以禮防亂則但可為理亂之首爾而非道德之化也

義曰亂者理也如周有亂臣乃理國之臣也忠信既薄上下離心聖人設禮以教之約法以檢之明尊卑上下 以勸之著降殺等倫以節之雖忠衰信薄人不敢為亂者由行禮以理之矣四者既失而不以禮節之則民無所措其手足矣上文所謂曲為之防民猶或踰之斯禮所以救亂致理之大務也禮經曰安上理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故王者功成作樂理定制禮各因時而垂教歷代以沿革不可執古之道守常不移矣子曰達於禮樂者民之父母也能達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志氣塞乎天地禮樂通乎神明所以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斯可以施及四海以畜萬邦故禮之救亂致理先王之所以急也若反淳樸敦太○和復道德然後禮可廢矣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

注識者人性之識也謂在人性識之前而制此檢外之禮雖欲應時實喪淳樸故云道之華禮以救亂所貴和同而失禮意者則將矜其玉帛貴其拜跪如此之人故為愚昧之始

疏前識者制禮之人也謂之前識者言在人識性之前制此檢外之禮道順人性禮存外跡以之此道乖 失質素所以為道之華也而愚之始者夫禮以靜亂因亂救之貴在協和歸於淳樸而代之行禮者不務由中之性唯務形外之飾敬愛不足幣帛有餘非達觀所存誠為愚之首故云而愚之始也

義曰制禮之意所以救弊也夫何故哉道德既喪仁義復衰不制之以禮則奸亂生矣故制禮以救其弊焉於人識性之間制禮以節之進退動靜未始不拘於禮矣謂聖人達知其事預為之防也故云在識性之前謂之前識道以敦素禮徇容儀澆浮○想懸故為道之華矣華者不實之謂也失禮生弊弊極則亂救弊而亂息故云靜亂也禮得其所謂之協和矯皃飾容內無其實則為愚之首也夫因親以教愛因嚴以教敬愛所以事親敬所以事君愛敬不由於心玉帛以表其外非愚而何禮之作也叙尊卑明上下別同異正人倫使君臣父子不失其序今之為禮者中外相違華盛而實毀末隆而本衰禮薄於忠權輕於信

威不及義德不逮仁爲理之末爲亂之首詐僞所起忿爭所因也有其禮無其心動不由中者其救弊也不足於致亂也有餘何者禮之繁也則進退盤辟一成規一成矩從容逶迤一如龍一如虎其諫人也如子其事人也如父習之變也以質爲鄙以文爲高貫以風聲擅其虛飾作巧以誇競尚華以檢束此謂禮煩則亂智變則詐所以丹朱非咸池所化商均非九成所變是禮樂雖設不克救之矣故俗之亂也禮何爲哉詠謌雅頌而風不能移也鍾鼓絲簧而俗不能變也謙退辭讓而天下不之信也守柔復雌而天下不之親也懸爵設賞而賢人不至也攘臂執手而君子不來也皃謹辭豐而心識不施者徒有禮容無益於救世矣是知感天地動鬼神盡敬於心推心於道明德惟馨神饗之矣潢汙行潦之水蘋蘩蘊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可羞於王公可薦於神明斯由中之禮也苟不及此所謂愚之始矣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

注有爲者道之薄禮義者德之華故聖人處無爲之事其厚也不處其薄矣退禮義之行其華也自居其實也

疏大丈夫者有道之君子即前上德之君也道德無爲謂之厚實禮義有爲謂之薄華言聖人先道德之化故云處厚處實後禮義之教故云不居華薄

義曰有道之君體真之士志趣廣大道德弘深之謂也大者言道德之大丈夫者數極於十人之長大極十之數十尺爲丈故云丈夫舉其全與大也所以老君十號亦號大丈夫大聖師是也夫抱道之君行上德之化無爲無事惟精惟微以道教人人宗於道居其實也以德育物物宗於德處其厚也不以前識之華弊薄之禮而化於人故云不居其華薄矣通玄真經曰大丈夫恬然無思澹然無慮行乎無路遊乎無怠出乎無門入乎無房屬其精神偃其知見漠然無爲而無不爲也

故去彼取此

注去彼華薄取此厚實

疏彼謂禮義也此謂道德也聖人去禮義之浮華取道德之厚實故云去彼取此推論聖人百慮同歸二際俱泯豈有彼此而去取耶設教引凡託言之爾

義曰此自大丈夫已下謂欲令行化之君尊道尚德復樸還淳去禮義之末跡變浮薄之華態使處於道德之厚不處禮義之薄居淳樸之實不居玉帛之華軀有識於玄同躋含靈於道域而言去彼禮義取此道德也所謂設教垂戒非聖人實有去取之分別矣若人君能捨禮而行義去義而行仁除仁而尚德違德而適道去末之華薄歸本之實華以兹爲化豈不至哉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一　景七

唐　廣　成　先　生　杜　光　庭　述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疏前章明上德下德淳漓不同故舉丈夫去取之行示物向方此章明物得道用而誠復道則存持之則喪故叙侯王謙卑之德以為戒者○義曰夫天地神谷萬物之得一者所以明用道則安失道則危戒王侯復道則吉違道則凶也而侯王欲復道者在於謙卑抑損積德為基不缺如玉顯明以為至戒矣

昔之得一者

注一者道之和謂沖氣也以其妙用在物為一故謂之一爾

○疏昔往古也一者沖和之氣也稱為一者以其與物合同古今不二是謂之一故易繫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蓋明道氣在陰與陰合一在陽與陽合一爾言昔者將欲原始要終抑末歸本引昔得以證今得得一之數畧於下文

義曰老君將欲明沖和道氣道生萬物歷叙得一之妙以明生化之由道之生化無終無始借古昔久遠之義以為布化之源所以謂道為一者萬物之生也道氣皆降之氣存則物生氣亡則物死物之稟道所稟不殊在物皆一古今雖移一乃無變故云不二是謂之一道非陰陽也在陽則陽在陰則陰亦由在天則清在地則寧所在皆合道無不在非陰陽也而能陰能陽非天地也而能天能地非一也而能一周旋反覆無不能焉昔既得之今猶昔也是知虛心則道合實寂則一歸能實寂虛心者是謂抑末歸本矣一陰一陽之謂道易繫之辭也一謂之無無陰無陽乃為之道○一得為無者是虛無太空不可分別惟一而已故一為無也若其有境彼此相形有二有三不得為一故在陰之時而不見為陰之功在陽之時而不見為陽之力陰陽自然無所營為此則道之謂也以一言之為數以數言之謂一以體言之謂無而物得聞道之道微妙不測謂之神變化應機謂之易總而言之皆無謂之道故聖人以人事隨其義理立其名號不一而一故能常一常一非一亦非非一而為一者蓋天地之始萬物之元生化之本有生之壽也自一而能陰能陽所以一生二也原始要終者原本也要明也本其始而明其終易繫詞也

天得一以清

疏氣象之大者莫大乎乾元故先標之為得一之首純陽之氣由得一故能穹隆廣覆資始萬物

義曰陽氣浩大乾體廣遠又以元大始生萬物萬象之物皆資取乾元而得其生故○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也夫天積氣也故為氣象之大形如倚蓋故曰穹隆是有穹天之說言天穹隆高大而圓包覆萬物天乃純陽虛無之象非有礙之質然夫天也非沖和道氣所運則不能清浮而不息矣易繫曰乾天下之至健也夫乾確然示人易矣正義云此明天之得一剛質確然示人以和易由其得一無為物由以生示人易也若乾不確然或有隤裂是不能示其得一簡易之道也

地得一以寧

疏形質之大者莫大乎坤儀純陰之質由得一故能盤礴厚載資生萬物

義曰陰氣浩大坤體廣厚生長載物合會無疆地積形也故為形質之大柔順安靜萬物資生焉然夫地也非沖和道氣所運則不能厚載而安寧矣易繫曰坤天下之至順也夫坤隤然示人簡矣正義曰此明地之得一以其得一故坤隤然而柔自然無為以成萬物是以示人簡矣坤不隤然或有確然則不能示人以簡是乖其得一也

神得一以靈

疏神者妙萬物以為言由得一故能通變無方不可形詰

義曰在天曰神在地曰祇在人曰鬼通而言之謂之神也神者陰陽不測隱顯無方然夫神也非沖和道氣所運則不能變化通靈矣不能變化無方通靈不測是乖其得一也

谷得一以盈

疏水注川為溪注溪為谷言谷得一故能泉源派潤盈滿不竭

義曰溪谷得沖和道氣所運而水注盈滿道氣去之則深谷將為陵矣若深谷為陵水涸川竭是乖其得一之用也

萬物得一以生

疏物者通該動植有識無情總謂之物得沖和故能生成運動而不歇滅

義曰萬者舉其大數也春秋曰萬數之大也物者有質可見總謂之物該約也動者謂鱗甲羽毛裸蟲飛走之屬也植者謂山川草木之屬有情者謂有形而有情識者也無情者謂有其形而無情識者也此物之衆拘於億兆之類然不得沖和道氣所運則不能生不能成矣

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

疏侯王人主也侯者五等之爵王者萬乘之主言侯王得一故能永有天下無思不服而為天下正平也本或作貞字者貞即正也

義曰王者人君之通號也管子曰通德曰王古之製字者三畫象天地人連其中畫以通其道故曰通德為王亦云人所歸往曰王居尊位統三才三畫而中畫通之以貫天地人而為之主故為王字春秋曰今之王古之帝也昔堯舜之前皆稱為帝舜授於禹禹以謙讓自云德不及帝故去帝稱王亦云禹殁禪位於益禹之子啓居於箕山啓賢故諸侯去益而朝啓禹雖有禪益之名而天下之人皆歸於啓啓以德不及五帝乃自稱王自是之後皆以王為號至秦并天下吞滅諸侯獨為一統乃上採三皇下兼五帝通為皇帝之號焉今之王爵居五等之上漢法非劉氏不王非功臣不侯自是相承以天子之衆子為王嫡為太子自周有天下王之子為王子王之孫為王孫國朝定法以皇帝之孫姪為郡王承嗣者為嗣王異姓有功則封王或別錫美號或封郡王然皆無列土之位矣侯者

五等之爵公侯伯子男也言侯王者取文之順而舉其一餘可知也然夫侯王既居尊極富有萬民當用沖和之道無為之理以守其位乃能長為人主理化平正故經曰聖人抱一以為天下式也無思不服者詩文王之風言文王之德東西南北之人皆感其德心無不歸服也

其致之

疏物得道用因用立名道存則名立用失而實喪矣故天清地寧神靈谷盈皆資妙○

○用以致之爾故云其致之

疏此總釋前義而生後文致得也言天之清澄地之寧靜神之靈變谷之盈滿物之生成侯王之正平者何以致其然耶皆得道之妙用爾此明得道之為益下文明失道之為損

義曰言天地神谷萬物侯王六者能保其常安其所者何哉由得沖和道氣而各臻其妙也天以之清地以之寧神靈谷盈萬物以生侯王正平能不失其道則各當其分矣其有失者如下文所明矣

天無以清將恐裂

疏無以者致誡之詞也以用也夫矜存者喪執得者失言天得道用則致清浮若不守道沖和而但矜用其清將恐至於破裂不成象也

義曰天陽氣也人君象之陽氣亢極則為災衰沖和氣散則致破裂矣故占云天裂者陽氣不足君德衰微天乃開裂晉惠帝元康年中人君德衰天示災變天裂數丈○

○殷然有聲是失沖和得一之道氣也自此西晉版蕩惠帝哀帝皆罹其咎君象於天氣之相感信矣

地無以寧將恐發

疏言地得道用而致寧靜當須忘其寧靜若矜用其寧靜將恐至於發洩不成形也

義曰地陰氣也人臣象之亦主妃后女主之位陰氣既極沖和氣散則有發洩之變矣史記云周幽王二年辛酉西周三川皆震岐山崩老君曰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人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於是有地震今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源必塞源塞國必亡夫水土衍而人用也土無所衍人乏財用不亡何待斯乃失沖和道氣之用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地震有五又有梁山崩沙鹿崩石言等妖異洎秦漢已降不可勝紀大則淪陷城邑小則摧圮廬舍皆分野為災人罹其咎矣

○神無以靈將恐歇

疏言神得道用而能靈變無方當須忘其○精靈若矜用其靈將恐至於歇絕不能妙用也

義曰夫天地質象萬物稟形皆有神明主之神明者乃氣中之精靈者感化而為神焉其大主天地其小主邦國山川若守常循和則能變化不測若肆其威福見祐於人乖其道氣將致歇滅矣春秋僖公三十二年七月神降于莘虢公享之周惠王問內史過曰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

降之鑒其德也將亡神亦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得神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矣虢名涼德其將亡乎後虢國遂滅昔河伯為虐娶女於人西門豹投巫於河其害遂息神亦歇滅是乃神不守道氣肆害于人自取殄滅矣

谷無以盈將恐竭

疏言谷得道用而能虛受當須忘其盈滿將恐至於枯竭不能流潤也

義曰谷之所以虛受不竭者由其得沖和

○道氣而能無竭道氣去之則為變怪繫於邦國廢興也老君曰伊雒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周幽王辛酉川竭山崩周亡之徵也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數及於十紀猶極也十一年庚申西周為犬戎所滅平王東遷是矣

萬物無以生將恐滅

疏言萬物得道用而能生若矜而用之將恐至於死滅不為生靈也

義曰有形之物有情無情之衆稟沖和道氣則生失沖和道氣則死也西昇經曰氣散生者死內觀經云氣來入身謂之生神去於形謂之死神與氣皆道之一謂也道存則生道去則死信哉

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蹷

注蹷顛仆也言侯王得道之用而能為天下之王當須忘其尊崇謙以自牧若矜其尊貴將恐至於顛仆不能正定天下也

疏得一者不可矜其用故戒天無以其清而矜之將恐分裂地無以其寧而矜之將

○恐發洩神矜則靈歇谷矜則盈竭物矜則生滅侯王矜其貴則將顛蹷矣聖教垂代本為生靈雖遠舉天地之清寧而會歸只在於侯王守雌用道爾故下文云

義曰侯王用道化民所以安其尊位貴居人先高居人上若守謙沖之志戒盈滿之非因百姓之心行清靜之化則享祚長久天下樂而推之欣而戴之矣易謙卦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若違道反常肆行凶德失沖和之妙乖執一之方則身喪國亡顛蹷殞仆矣侯則晉靈公夷皐宋昭公杵臼齊懿公商人陳靈公平國是也王則夏之太康殷之武乙周之幽厲漢之桓靈是也皆違逆天常反道敗德以取滅亡矣

疏注云聖教垂代本為生靈者書云天生萬物惟人為靈元后作人父母是知聖教所屬在乎一人雖始戒天地使忘清寧之功終戒侯王無矜化育之德用謙之道具如下文

義曰惟人萬物之靈者尚書泰誓篇武王

○十三年大會盟津誓衆之詞也聖教者指此上下經垂文於代本為愛養生靈令遂其性故戒王侯使取則此經清靜行化生靈者言人為育生之最靈也元長也后君也一人天子所稱也尚書曰在余一人是也天子應天順人為人父母當法於道化愛育于人如父母之愛子爾先引天地清寧發裂之義以戒侯王守謙慎靜之規言天地至大失於道氣猶致其禍況人君乎

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

注侯王貴高兆人賤下爲國者以人爲本基當勞謙以聚之令樂其愷悌之化不然者離散矣
疏貴高斥侯王賤下謂黎庶言侯王因黎庶得貴是知賤下爲貴高之本基也
義曰夫理國者功在一人不可一人以爲理必資於衆然後侯王得深嚴其居尊崇其位行其教令布其恩威而理於衆焉黎庶者皆衆也
疏書曰人惟邦本本固則邦寧人君務謙聚人可謂固邦之本也
義曰人惟邦本者尚書五子之歌太康在位畋遊無度畋于有雒之表十旬不返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述大禹之戒以作歌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婦愚夫一能勝予言天子當畏敬小民所以得衆心也太康啓之長子啓乃禹之子此言太康失德以速滅敗故有窮氏因人不忍距之于河不克反國夏作遂亡及少康年長方復社稷矣

務謙者言人君當以謙下爲務易曰謙德之柄也謙尊而光又曰天道虧盈而益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以下人故爲德柄如刀斧之有柄然可執而用之人君執謙可御天下位既尊矣而能守謙益致光大謙則人衆歸往故曰聚人邦者國也本者基也人爲國之本基豈可不愛而育之乎
疏注云令樂其愷悌之化者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愷樂也悌易也君子有樂易之德愛養於人故百姓思之如子之於父母也若爲德反是者則人離散矣
義曰詩者大雅泂酌篇之詞也召康公戒成王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侯王有道則天饗之有德則天親之與天相通則民歸之如子之親父母矣若違道敗德則衆叛親離不能克有其位也
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耶非乎
注孤寡不穀凡情所惡侯王自稱以謙爲本非乎者則是以賤爲本也
疏是以者結前義也侯王自爲孤寡不穀者按春秋云孤與二三臣悼心失圖是也
義曰孤與二三臣者春秋昭公七年二月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宫室始成祭之爲落也太宰薳啓疆曰臣能得魯侯遠啓疆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盟蜀盟在成二年奉承以來弗敢失隕而致諸宗祧自我先君恭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謂恭康郟敖靈王也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孤與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遑況能懷思君德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惟寡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贄帛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公將往夢襄公祖梓慎曰公不果行襄

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令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導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導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四月享公于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屈之弓既而悔之蔿啓彊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隣愼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此言楚靈無信所以不終也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苟能禮者從之遂令南宮敬叔已下學禮於孔子孔子與敬叔適周問禮於老君焉

跪稱寡人者即先君以寡人爲賢之例是也

義曰春秋隱公三年宋穆公和有疾將立其姪與夷謂大司馬孔父曰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舍與夷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殁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群臣願奉馮也公曰若弃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于鄭八月穆公卒立與夷是爲殤公

所謂先君者宣公也乃穆公之兄也雖弟繼兄位亦稱先君言臣繼於君也謂之先君得其禮矣

跪稱不穀者即不穀惡其無誠德之例是也

義曰春秋成公十一年秦晉爲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秦伯不肯涉河晉厲公秦桓公也秦伯次于王城使大夫史顆盟晉侯于河東晉郤犨盟秦伯于河西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也會所以信之始也始之不從其可質乎秦伯歸而背晉成十三年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絶秦時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爲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之以伐晉諸侯是以睦實於晉呂相語秦伯曰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惟利是視不穀惡其無誠德是以宣之以懲不一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率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而賜之盟寡人承寧諸侯以退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之晉欒書士燮韓厥趙旃將四軍郤毅御戎欒鍼爲右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汝父此言秦伯背盟秦曲晉直有是敗也

跪又按禮無父稱孤無夫曰寡穀善也不穀猶不善也凡此三名人之所鄙而王侯以爲稱首者盖謙以自牧不矜其尊也

義曰孤寡不穀皆非美稱侯王以謙下爲基故自以不善不美爲巳之號而稱之也自牧易謙卦云謙謙君子卑以自牧牧養也矜誇也大此明居人上者以謙柔爲本

卑讓為基故經云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天下樂推而不猒此其謂歟古人有言曰有道之君以樂樂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人者衆悅而身安樂身者衆怨而身殞理國理人之主得不戒哉

疏此其以賤為本耶者言若此豈非以賤為本非乎者假問之辭應荅云實是以賤為本爾

義曰老君欲顯明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故發問荅之辭用彰其義夫有問即荅有唱即和亦猶形分即影見聲出即響隨假為問荅之端重彰戒勸之意爾

故致數輿無輿

注數輿則無輿輪輮為輿本數貴則無貴賤下為貴本輮為輿本當存輮以定輿賤為貴本當守賤以安貴將戒侯王以賤為本故致此數輿之譬

疏故者仍上之辭前明侯王因賤得貴貴無定相其理難明故借數輿以況之極輿之數竟無輿名乃是輪輮假合為輿之名本以俞侯王數侯王之貴竟無貴名乃是賤下假借為侯王之貴本輪輮為輿本當存本則有輿無本則無輿賤為貴本當存本則有位無本則無位言此者欲戒侯王愛養下人不弃惸獨爾

景七　十六

義曰聖人說經義有多種或直指事理徑入法門或假借諭辭用符玄意欲明侯王貴位以賤為本輪輮衆名為輿之號意欲存輪輮則有成輿總號存卑賤則有侯王尊名不忘其源不弃其本爾所云貴無定相者自混淪之始建澆季之前變化無方立名著號德有優劣世有盛衰民命不同風離俗異故有寘寂玄默無名無稱即有鴻濛廣大而為皇潰然沐浴而為帝或廓然昭顯而稱王或通達參錯而稱霸其下則后辟公侯子男卿相大夫元士皆因時立名隨世興號紛綸等級卑高不同皆貴而牧人者也既處其上臨御于人不宜以尊極自高抑人矜已自高必傾覆侮物必危身當以謙下持心損抑為志故聖人立號垂戒以孤寡惸獨之義不穀非善之名使以為稱表其以賤為本貴不忘賤尊不忘卑則可以天祿永終爾景福者矣違於此者未或不忘又與無輿字或云車無車亦指執車而求無車之實但有輻轂雜號輮輞衆名總而為車爾莊子則陽篇曰太公調荅少知曰合異以為同散同以為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立其馬於前總其百體而謂之馬此明合皮毛蹄尾則為馬總輪輮輻轂則為輿與此義同矣或云譽無譽者欲尊位之人尚其質朴不貴浮譽此義雖異亦戒勸之旨也又想爾注云故致數譽俗人貪名譽也無譽不欲俗人無有不欲名譽者也此析句分理亦申戒勸之人惟當恭已下心愛人恤物以從玄元之教也

景七　十七

不欲琭琭如玉硌硌如石

注琭琭玉貌硌硌石貌以賤為本

疏夫玉貴而石賤如玉者自貴也如石者

自謙也侯王既以賤為本不欲琭琭如玉而自尊貴當硌硌如石以守謙卑也

義曰夫玉與石者所以明貴賤也車與輿者所以諭總衆也此兩句重結侯王以賤為本之義夫上德之君託神太虛隱貌玄寘動反柔弱靜歸和平戴規履矩鏡槻太清而不以名稱自尊亢極自大也下世德衰君有九重之尊萬乘之貴四海之富六合之殷崇高擬天地光明配日月出令象寒暑震威象雷霆不以萬物為心不以羣生為念繁奢自處尊極自居雖有孤寡不穀之言而不達其意洎秦始皇虎噬天下鯨吞諸侯并滅海內總為一統而鄙斥孤寡不穀之名自稱曰朕朕余吾我也以此為號失其謙光之旨而彰尊大之名矣自此人君矜尚浮譽比堯舜以稱榮輕陋賤名將瓦石而同弃斯則轗敗亡之轍踐凋落之塗可不痛也太上格言敷勸垂戒者欲使寘心於玉石之間不多不少不貴不賤以一為紀綱以道為楨榦德制天下而不為有理身之士其志若此則處貴而無樂處賤而無憂高而不殆卑而愈恭得不勉而修之乎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一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二 景八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䟽前章明天地得一以戒矜執之弊此章明權實兩行將中反經之美不矜則全夫貴本合義則方可與權欲令深悟道元所以彝明沖用○義曰夫沖用之道妙本之元包括有無貫穿天地天地得之以寧以永萬物得之以生以成理國之君當法道化以無為不可徇名稱而矜執必矣故戒之以賤下為基忘元喪本故示之以權變為用權變以反本合沖用於玄功矣此章之大旨也

反者道之動

注此明權也反者取其反經合義反經合義者是聖人之行權行權者是道之運動故云反者道之動

䟽反以反俗為義動是變動之名謂權道也言衆生矜執其生而失於道故聖人變動設權令物反俗順道爾

義曰夫物順道則生失道則死其故何哉道本無事無為人尚有為有事道本無情無欲人尚有欲有情故俗與道反而去生從死也經云動之死地以其生生之厚又云人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所

謂求生之厚者耽欲羨利徇俗趍名役性勞神圖功慕賞本爲養身之具不知求非其分反喪其生吴子云天地之生禽鳥也猶衣之以毛羽供之以蟲粒況於人乎衣食者雖養身之所切亦可委心任運豈在躁求乎不能體道全生委心順命者是謂執其生而失於道矣若能祛躁求之妄安順命之懷體彼恬愉生可全矣理國者任物之性順天之時息苛暴以惠人輕賦傜而育物無拓土開疆之欲自戢五兵無崇臺峻宇之奢自清齋務躋生靈於壽域斯可謂反俗順道乎

疏注云反經合義者經常也義宜也令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有以無爲用初則乖反常情而後順合於道故謂此之爲運動也

義曰經者常法也垂訓而不移義者通理也因宜而適用世以高貴爲重卑賤爲輕咸慕高而弃卑捨輕而從重經文垂教言高因下而顯貴假賤而明故以賤下爲高貴之基孤寡爲侯王之稱使其貴不忘賤受福於無窮高不忘卑保身於不殆斯爲道之動用使反常俗之情各復自然之道也

疏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道反常而難曉故舉棠棣之喻言其華反而後合以喻權道先逆而後順也

義曰論語子罕篇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此言人適於學或得異端未能之於道或能之於道未能有所立未必能權權者量其輕重也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此逸詩也棠棣移也其花先反而後合賦此詩意蓋喻權道先逆思後至於大順也思其人而不得見者其室遠也以言思權而不得見者其道遠也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言思者當其反是不思所以爲遠能思其反何遠之有言權可思知惟不知思耳思之有次序斯可知也故謂權道者爲國之利器用須得其人得其人則反俗而合道非其人則反而爲亂矣

弱者道之用

注此明實也弱者取其柔弱雌靜柔弱雌靜者是聖人之所實處實道之常用故云弱者道之用

疏此明實道也人皆賤弱而貴強是知強梁雄躁者是俗之用也道以和柔而勝剛是知柔弱雌靜者是道之常用故云弱者道之用

義曰道先柔弱俗貴強梁柔弱爲保生之徒強梁爲取敗之本經云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執此以訓使人弃強守柔捨躁歸靜也夫教有權實兩門上士達識以實教示之自然冥合中於道智下士則以權教悟之亦猶將欲奪之必固與之之義耳理國之道務先愛民民爲國本不可棄也然而上古淳朴與道相符故以實教教之末代澆季奸詐互興則以權教教之權教者先以善道誘之不從以恩賞勸

之勸之不從以法令齊之齊之不從以科律威之威之不從以刑辟禁之刑辟者所謂五刑之屬也謂刻其顙而涅之爲墨刑截其鼻爲劓刑男子去其勢婦人幽閉次於死也禁其淫也曰宮刑刖其足曰剕刑處死曰大辟五刑者先定其兩造之詞兩造具備聽於五辟五辟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於五罰言從輕也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不應罰者正於五過而從赦免五過之疵其罪惟均刑疑從罰罰宜從赦將

○用刑猶當嚴敬天威不可輕用刑也故墨○刑之罰百鍰劓刑二百鍰剕刑五百鍰宮刑六百鍰大辟千鍰所謂金作贖刑是也墨劓之屬各千剕刑之屬五百宮刑之屬三百大辟之屬二百故五刑之屬三千其言鍰者黃鐵爲之鍰重六兩書云功宜惟重罪宜惟輕雖權法以禁勸於人而聖人哀矜之道好生之心亦云至矣故勸教之所不及而後用刑也是故刑之使民懼賞之使人勸勸以趣善懼以止惡雖刑之及人謂爲害也而懲一勸百被刑者寡而從善者衆如櫛髮焉惜而不櫛踰旬而一櫛則棄者多矣旦旦櫛之理者多矣權教者帝王南面之術也理身者體柔順之道去剛強之心久而勤之長生何遠乎

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注實之於權猶無之生有故行權者貴反於實用有者必資於無然至道沖寂離於名稱諸法性空不相因待若能兩忘權實雙泯有無數與無與可謂超出矣

○疏言天下有形之物莫不以形相禪故云○生於有窮其有體必資於無

義曰無者道之本有者道之末因本而生末故天地萬物形焉形而相生是生於有矣考其所以察其所由皆資道而生是萬有生於妙無矣能自有而復無者幾於道矣若執有而不移者趣於終矣莊子智北遊篇夫子謂冉求曰未有子而有孫可乎是祖父子孫世世相續形形相生天地萬物皆形而相生者也理身養神以存形形可長久勞形而役神神將不守神因形而生神從道而稟神形俱全可以得道形滅神遊道何求哉理國者執法以訓人人趣善矣人趣於善而和氣應之國泰民和隆昌之道也

疏故列子曰形動不能生形而生影無動不能生無而生有故曰虛者天地之根無者天地之源言此者欲令衆生窮源識本而悟道爾權實亦然故注云實之於權猶無之生有也

○義曰形動不能生形者列子天瑞篇曰黃○帝書云形動不能生形而生影聲動不能生聲而生響此言有形必有影有聲必有響自然而並生俱出俱沒豈相資先後而差哉非謂影隨形生響因聲出而立爲牏此自然相感因待之理也道以妙無生成萬物謂之自然物之生物形之生形謂之因緣言物之形兆大若天地微若昆虫皆資自然妙道氣化而成然而因形緣類更相生更相成修道者縱心虛漠抱一復元

則能存已有之形致無涯之壽形與道合反於無形變化適其宜死生不能累則可謂自有而歸無也昊子曰修道之士道與俗反自老而反壯自壯而還嬰自嬰而得道此所謂捨其麤有歸其妙無還元復本也世人不能察道之元窮道之本自人於死淪化隨時故可傷矣聖人憫之設以權教使去奢從儉去偽從真去有欲有為行無為無欲徇此權教漸階實門默契真修可以得道矣理人為政以權實化俗理亦○然哉

○疏又云至道沖寂離於名稱諸法性空不相因待者言道至極之體沖虛凝寂非權亦復非實何可稱名諸法實性理中不有亦復不無事絕因待所言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者皆是約代法而言爾若知數與無與即知數諸法無諸法豈有權實而可言相生乎悟斯理者可謂了出矣

義曰道惟沖寂不可名稱隨代化凡假說言教言教者即諸法也法以約人使革惡為善垂之訓俗事有多門故云諸法爾因有法故得悟於道悟既得道諸法亦無教立權門國垂權法權以化俗除其惡根惡既已除俗歸正理因正為善權法亦忘若執權實而不移局教法而無改者不可與言道矣能忘權實而達道者可謂了然明悟出代登真者矣莊子秋水篇海若語河伯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此言道以循理守常權以臨機制變大人通理誰害之焉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疏前事明權實兩門是道之動用此章明明道若昧唯上士勤行初明三士聞道信毀不同次建言下明道德之行門後夫唯下結善貸之功用○義曰至理幽玄非下士能號明道若昧唯上智勤行既性識之不同彰信毀之無奧要在設權數以善誘俾建德之有歸不可任性識之所徇求沉淪而無教故下文閒悟令之入法門斯謂善覺之功矣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

注了悟故勤行

疏上智之士深識洞鑒聞道權則微明實則柔弱聞斯行諸曾不懈怠故云勤而行之

義曰人之生也氣有清濁性有智愚雖大塊肇分元精育物富貴貧賤壽夭姸媸得之自然賦以定分皆不可移也然道無棄物常善救人故當設教以誘之垂法以訓之使啓迪昏蒙叅悟真正琢玉成器披沙得金斯之謂矣按孔子所云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不學民斯下矣此與三士事理玄同又論語雍也篇云子曰中人已上可以語上中人已下不可以語上也此謂教化之法也師說云就人○之品識大判有三謂上中下也細而分之則有九品上上品者即是聖人聖人自知不勞於教下下品者即是愚人愚人不移教之不入所可教者謂上中以下下中以上凡有七品之人可教之耳所謂中人已上可以語上者即以上道語於上分也是則以孔子之道教顏回以顏回之道教閔損是中人已上可以語上也其中人已下不可以語上者猶可語之以中及語人以

下知以閔損之道可以教中品之上此乃
中人亦可以語上也又以中品上道教中
品之中以中品之中道教中品之下斯則
中人亦可以語之中也又以中品之下道
教下品之上斯則中人已下亦可以語中
又以下品之上道教下品之中斯則中人
已下可以語下也此中人已下大畧言之
耳既有九品則第五品為正中人也其二
三四為上六七八為下惟下下之士教而
不移聞道則笑矣吳先生曰上士不教而
自知下士雖教而不移神道設教為中士
耳夫中士者語之以善則遷善導之以惡
則趣惡故教之所設為中士之人可上可
下也太上之旨誘以多方教以善道俾其
遷革漸脫愚迷俾有向風進善之門則所
謂人無弃人矣上士既悟之於自然故勤
行不怠也
中士聞道若存若亡
注中士可上可下故疑疑則若存若亡
疏中庸之士明昧未分聞説妙道或信或
否謂明則若存而信奉昧則若亡而疑惑
未果決志故謂若存若亡
義曰若存若亡者可上可下之意未果決
也代俗之情為富貴所誘利害所牽娛樂
難忘驕奢自恣聞玄黙之道孰肯勤勵而
修之逐乃五色瞽其明五聲聵其耳迷情
溺性自擬敗亡苟能聞惡知採湯慕善如
不及知過必改見賢思齊效上士之所修
捨中庸之所樂皆可以躋景淩虛矣
下士聞道大笑之
注迷而不信故笑之
疏下士識不及理聞道不信謂為虛誕則
嗤笑之亦猶章甫致賤於越人和璞見遺
於楚國故莊子云曲士不可以語於道爾
義曰大笑者謂愚昧之士智識昏庸不聞
聖人之言聞亦不曉不見先王之教見亦
不知所謂識不及理也聞真真之道能生
成天地孕育乾坤包舉陰陽彌綸造化修
身則延生久視理國則凝拱垂衣反為虛
誕相與嗤笑故云大笑之章甫者鄒魯之
冠也越人者百越之國也夏禹理水極于
東夷子孫居之遂以為國其舊俗被髮文
身至句踐乎吳方通中國既不尚冠冕則
章甫非彼所好也故云致賤爾和璞者卞
和楚人居荆山之下得玉璞焉以獻楚王
使玉工視之曰石也以為欺安刖一足如
此歷二王再獻之刖其兩足和抱玉璞哭
於荆山之下楚王知而召之使玉工琢石
得玉因而寶之後傳入趙自趙入于秦秦
皇平天下廢諸侯為郡縣刻其玉為傳國
璽焉言卞和三獻其璞方為時主所知故
云見遺於楚也莊子秋水篇海若語河伯
曰井蛙不可語於海拘於墟也曲士不可
語於道束於教也所謂曲士者執一家之
偏見滯彼有為河伯恃秋水之滂流不知
其小海若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
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
時止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
江河之流不可為量矣而吾未嘗以此自
多者自以此形於天地受氣於陰陽計四

海之在天地間猶礨空之在大澤耳夫雖越俗賤冠楚人遺璞洎乎刻秦皇寶篆襲中國衣瓔垂範後王同軌六合和璧章甫何賤乎理化之端隨機設教道之從善引之向方雖下士至愚亦可以語於道矣

不笑不足以為道

注不為下士所笑不足以為玄妙至道

疏至道幽玄深不可識明而若昧理反常情所以致笑若不為下士所笑未得精微乃是淺俗之法不足以為道道非代間法

○故為凡愚所笑是以為妙道也義曰道惟○潛還寂默希夷不察察以繩人不昭昭而顯狀體道之士其行亦然內合虛無外混塵滓故至明若昧人所不知豈惟順俗和光蕪亦守卑處下所以下士侮而笑之然至人之隱身修道不為下士所笑未合乎大道也理國行化亦在乎澄澹無為任物自化以慈柔潛布恩煦周行使其民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昏昏默默不知帝力不知其上之有君也雖下民不知帝力而聖德遐被玄風普覃所以為至化矣

建言有之

注建立也將欲立言明此三士於道不同也

疏建立也將立言釋上士勤行之道中士存亡之致下士大笑之由有之指下明道等也

義曰太上將立言顯道以表三士不同之由故有此句

○明道若昧

疏明照了昧昏暗也謂道德行人以昧養○明遺形去智而實明了故云若昧言上士勤行於明若昧下士不達是以笑之中士初聞明道故若存後聞如昧故若亡爾

義曰夫大道之君體道而處神與化合處於自然萬彙任真莫有聞見性合道之玄妙命得一之精微動作順於太和取捨合於天理無思無慮冥寂鴻蒙齊日月之照而民不以為明均雨露之恩而民不以為惠其至明也而若昏默焉上士修道隱智藏輝含見匿知反視內照而外若嬰兒此固非中士之所及乃為下士之所嗤也若有若亡柳亦其宜矣又言天之德也雖赫赫在上常如冥昧耳

進道若退

疏進道之人內心不起外事都忘功名日損大成若缺下士觀之似如退敗

義曰弘道之君也天下童蒙四海為一務其損而不益其事然而不作所為者寡所守者約民忠孝而敦信世和順而質朴王○如天地民如草木不以萬乘為尊不以九重為樂謙弱撝退恬和無欲而其道博施其德恢廓此若退之道也上士以此理身而玄德潛施而不矜不衒陰功默運而不識不知讓善於人退身度物而其丹籙之名克著青華之簡昇聞李意期乞食於人寡陰長生受辱於都市侯道華寓跡於傭保皇甫癩亞疾於丘林聲子伴狂壺公韜晦皆卑躬損志乃者習景沖真也又言地之德也雖蒸蒸在下常如卑退也

夷道若纇

注上士勤行於進若退於夷若纇故中士疑而下士笑

跡夷平也纇絲之不勻者夫識心清淨塵欲不生坦然平易與物無際而外若絲之有纇

義曰絲之無纇即為人所用齊紈楚練霧縠雲羅皆入彼化機忘其本質以至靡壞不復為絲矣人之捨道即為俗所運馳各競祿滯色耽聲流浪惡緣迷喪真性以至淪滅不保其生矣達士理身內則夷坦外示同塵履苦遇樂隨時應跡若絲之有纇也仲尼大聖之德而伐樹削跡歷聘諸邦玄元大聖之尊而伏柱藏書行化絕域此其內懷至道外若有纇焉又言君之德也雖法地則天不敢標異常若有滯纇焉

上德若谷

注虛緣而容物也

跡言勤行之士謂之上德德用光備無不含容故云若谷

義曰有道之君託神太漠隱皃玄寞枕道含德無不包括萬國之廣貯於胷中不恃其有萬物自化曠乎域中不矜其大豈若谷之可諭乎又言國君含垢如溪谷之受汙也上士體道德無不周固亦然矣

大白若辱

注純潔而含垢也

跡白純淨也辱塵垢也得純淨之道者混迹同塵故稱若辱而實純白獨全備爾

義曰堯湯之德至明也而時有襄陵鑠石之數民無墊溺菜色之憂亦大白之有塵垢矣修道之士外汙若千吉託形而齒劒惠風示跡以沉泉內明道功旁混塵濁亦斯義也

廣德若不足

注大成而執謙

跡言至人德無不被廣也守柔用謙故常若不足史記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皃若愚

義曰上德之君化被九圍不恃其德九圍自化不知其功固若不足爾修道之士功濟幽顯德洽昆蟲立功不息崇德不倦常若不足良賈深藏者史記云孔子與南宮敬叔適周問禮於老君老君曰子之所言其人骨已朽矣獨其言在爾吾聞之良賈深藏外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者若是也此蓋責孔子以三綱五常之教汨亂於人不尚大道矯飾禮義宜若善為賈販之人藏寶積貨外畏人知常若虛匱之者耳

建德若偷

注立功而不衒也

跡建立也偷盜也言建立陰德之人潛修密行如彼盜竊當畏人知故曰若偷

義曰人君施德行道潛育於人不伐不矜惟沖惟寂不令天下知覺故云若偷上士修身常持密行故有若偷之義又偷薄也論語大伯篇孔子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包氏注云興起

也君能厚於親屬則人皆化之起爲仁厚之行不偷薄也此言建立陰德之人所行之行有功則立不計其名有善必行不務其厚吳子曰功不在大遇物斯拯是也

質真若渝

注淳一而和光也

疏真淳一也渝變改也言道德行人其德淳一而無假飾若可渝變與物同波而和光也

義曰質素也真淳也真淳質素之人惟善是適方圓任器不局一隅若可渝變爾○

○大方無隅

注不小立圭角

疏方正也隅角也夫砥礪名節以作廉隅此爲束教之人非曰大方之士磨而不磷在涅不緇大方也而能和光同塵不自殊異無隅也故曰大方無隅

義曰至道之君玄德浩邈無不包容籠虛無而不爲大亘天地而不爲遠若鳴鳳之昇寥廓若神龍之遯層霄豈隅可以圍測哉上士弘道異夫儒術不局名分不拘廉隅坦然其量也眇若太虛泛然其志也杳若寘鳴不緇不磷有在於是矣論語陽貨篇佛肸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叛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磷薄也至堅之物磨之而不薄緇黑也至白之物涅之而不黑喻君子雖在濁世不能汙也聖人不爲世俗所染如至堅至白之物也上士之行聖○人之德固無方隅可拘矣

○大器晚成

注且無近功

疏備物之用曰器以晚故能成大是以上士勤行積功而證得之於漸非一朝一夕故曰晚成

義曰積和而成人積功而成道非朝夕之可就故曰晚成用道之君化於人也抱無爲任因循忽忽昧昧而不苛察純純悶悶而不滋彰任物自然而四海之內臻於道矣理身之士積功累行不其然乎故曰功滿三千白日昇天弘道無已自致不死非朝行而夕至也備物之用曰器者春秋定公九年夏陽虎歸寶玉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大弓書之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得用曰獲故器者備物之用也

○大音希聲

注不飾小說

疏夫道能應衆音大音也聽之無聲希聲也以況聖人開演一乘則法音廣被待感○而應故曰希聲

義曰大音若雷不可以四時震擊聖人微旨不可以終日諠傳此明道不可聞也必在滅智內求灰心默契然後聽之非耳聞之以神得無聲之聲證真道矣一乘者大乘之道也道貫萬法而演爲三乘初法以戒檢心以律檢行以存修靜其內以齋潔嚴其外然漸進中道習於無爲隳體黜聰忘形絕念而次登大乘之行次來次滅隨

念隨忘不滯有無去契中道證此道者鍊
凡以登仙超俗而度世淩倒景之上享無
窮之齡天地有傾淪而真道無淪壞法音
周普拯度羣生此聖人一乘之用也

大象無形

注故能應萬類

疏夫涉形器者則滯於一方矣惟大象之
道本無形質隨感而應能狀衆形故曰大
象無形

義曰大象道也道非象故搏之則微旨善○
○清浮爲天渾厚爲地大爲日月小爲星辰
而昭昭可見乎必在乎反覩內明含光中
朗然後見非色之色覩無形之形也夫道
惟大象寂寥無形能成生衆形彫刻萬衆
萬象生化在大象之中矣唯得道者能窺
其形兆焉 景八 十九

道隱無名

注功用不彰無名氏也

疏語其通生則强謂之道忘其功用則隱
無名氏欲明名以詔體而妙本無象則體
不可名故曰道隱無名

義曰道無名稱本非有法法既非有故曰
隱焉能忘强名之名可階衆妙之妙道生
萬有不矜其功是忘其功用也道應一切
不爲主宰是隱無名氏也是曰無象之象
無名之道自非反神內鑒朗可得而言之

夫惟道善貸且成

注雖隱無名氏而實善以沖和妙用資貸
萬物且成熟之

疏此結道之功用夫歎也唯獨也貸施與○
○也歎美此道雖復無名無氏無形無聲獨
能布氣施化貸施萬物且成熟之故曰善
貸且成

義曰道之功也生成不息運用無窮秋毫
之微庶類之衆皆資道氣假借而後能生
能成貸假借於物也無名無氏爲萬有之
根無聲無形爲萬物之源布氣十方成就
一切非妙本之道孰能與於此乎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二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三 景九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疏前章明三士所聞之道能生萬物此章明萬物生化之由必資三氣初明沖氣柔弱今萬物抱以爲和以云孤寡不穀戒王公以謙自處雄以強梁不得其死示其修學之元○

義曰天地不能自生者天地者大道大道運用惟一爲先故云生一則明前章三士所聞之道也道惟一爾而愚智聞之不同由是有信有疑或勤或笑乃顯明昧揔退之者示世人修習之由又述谷學偷淪之方表上士譏虛之行既云善貸萬物彰萬物抱道而生是知譏虛卑下之基損之而益矣格悍强梁之性益之而損焉必資三氣者即靈寶生神章經云玄氣○

元氣始氣也始氣白凝爲清微天號○玉清境天寶君所掌元始天尊統九聖君之元氣黃凝爲禹餘天號上清境靈寶君所掌大道君統九真居之玄氣青凝爲大清境號大赤天太上老君統九仙君之以此三氣每氣復各生三氣下爲九天通三境爲十二天又以十二天各分二天凡三十六天也又以其精凝爲三才即始氣爲 景九 天玄氣爲地元氣爲人始氣積陽玄氣積陰元氣積陰陽之華而總爲人倫散爲萬物沖氣者是元和沖寂之氣也萬物得之以生失之以死人能實之則返老還嬰童凡成道孤寡不穀之義前章已明處成强梁益明柔弱爲契道之行也論語云禮之用和爲貴是知和者妙道之理不可忽也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

注一者沖氣也言道動出沖和妙氣於生物之理未足又生陽氣陽氣不能獨生又生陰氣積沖氣之一故云一生二積陽氣之二故云二生三

三生萬物

注陰陽合孕沖氣調和然後萬物阜成故云三生萬物

疏道者虛極之神宗一者沖和之精氣生動出也言道動出和氣以生於物然於應化之理猶自未足更生陽氣積陽氣以就○一故謂之二純陽又不能生更生陰氣積陰氣以就三故謂之三三生萬物者陰陽交泰沖氣化醇則徧生庶彙也此明應道善貸生成之義爾

義曰道以無形無名不無不有自然妙化而生乎一一者道之子也天得以清地得以寧人得以長存萬物得以生故此妙一修道者守之抱之存之得之以為證道之根矣所言一者即前始氣為天也一生二者即玄氣為地也二生三者即元氣為人也所以沖和妙氣生化二儀凝陰陽之華成清濁之體然後人倫畢備品物無遺四序調平五行運象若交感而順則物保其常或否塞而逆則物罹其患故周易乾下坤上為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故陽氣在上而下感於陰坤為陰也陰氣在下而上感於陽二氣交感而生萬物是則孤陰孤陽不能生化其或反此則坤自居下○乾自居上二氣不交天地隔塞在易為否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亦不能生化故疏云陰陽交泰沖氣化醇易曰天地絪緼萬物化醇也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注萬物得陰陽沖氣生成之故故負抱陰陽合養沖氣以為柔和

疏言物之生也既因陰陽和氣而得成全當須負荷陰氣懷抱陽氣愛養沖氣以為柔和故廣成子告黃帝曰我守其一以抱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是知元氣沖和群生所賴老君舉此者明人既稟和氣以生則氣為生本人當固柔和守雌弱以存本也

義曰萬物之生也道氣生之陰陽氣長養之一晝一夜一陰一陽更相遞代養育萬物其大也陰為寒陽為暑其細也陽為明陰為晦以寒暑明晦晝夜長育萬物各成其形非妙道沖和之氣無以生也雖有寒暑而無道氣者亦徂落矣二氣更為內外○故萬物負之抱之不可離矣人之生也道以元一之氣降之為精為神天以太陽之氣付之為動為息地以純陰之氣稟之為形為質生神經曰人之既生天神一萬八千地神一萬八千故三萬六千神氣一時生形夫向之者陽也背之者陰也故曰負陰而抱陽至矣哉人生天地之間驚天駭地三元育養九氣結形萬神恭諸司馬敬順天真鑒映握形太陽亦不輕也但人得生而自不能尊其氣貴其形保其命愛其

神自取死壞雖其本真豈不痛哉莊子在宥篇黄帝於崆峒山問廣成子理身之道奈何可以長久廣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問乎吾語汝至道之精杳杳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現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神將守形乃可長生慎汝内閉汝外多知爲敗我爲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汝入於杳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

○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汝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而形未嘗衰此謂天有日月星辰地有岳瀆百川皆有尊卑遆相運用帝王無事物自昌壯矣豈在多事乎廣成子乃太上所化之身應號於世以道授於帝王豈有生死終始之數寓言千二百歲耳又曰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又曰人其盡死而我獨存此得沖和之妙也

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

注萬物皆以沖和之氣爲本而沖氣柔弱守本者當須謙卑柔弱故王公至尊而稱孤寡不穀者以謙柔爲本

䟽沖氣柔弱爲生之本故舉王公謙卑以敎其本孤寡不穀不善之名非尊崇之稱人所惡之而王公以爲名者謙之至也言王公爲風化之主存亡所繫天下具瞻若不崇尚謙柔以安社稷則物所不歸故取謙柔爲本以致巍巍之功

○義曰守柔弱者生而不匱懷謙抑者高而○不危所以柔弱爲保生之元謙抑爲全高之本故大國者宜爲下崇臺者固其基此守道之常立身之要但人不能行之耳具者衆也居尊高之位衆所瞻仰毛詩小雅節南山篇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既居高位爲師長尹正故能宣行風化以育黎元詩序云上以風化下言王侯以德風化於下民論語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言民從順其上之化也王侯行道德四方之人歸從其化故曰歸往解云民所歸往之謂王王公有道其功崇高如山之固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巍巍者高峻之貌也

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

注自損者人益之自益者人損之故朝宗者善於下謙弱者德之柄孤寡而稱不亦宜乎

䟽故者仍上之詞也損貶毀也言王公稱孤寡以自毀損則爲百姓樂推尊敬而事○之而致益也或益之而損者若王公貴寵○其身居上而驕則下人離散而致損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斯之謂也

義曰理國以謙光爲本立身以柔弱爲先易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或反於此必貽其損易說卦曰緩之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則損益倚伏終始相循若謙已不已物常益之故無顛覆修道之士割榮華去繁盛捨悅樂甘寂寥損之甚

夫其得道也延景福享遐年道遥無為天地齊永亘非益之乎滿招損者尚書大禹謨舜曰咨爾禹惟時有苗不率汝徂征禹乃會群后誓師征之三旬苗人逆命益賛禹曰惟德動天無遠不屆滿招損謙受益是乃天道禹拜昌言曰俞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而有苗格故理國理身謙為本也

○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

注老君曰人君所欲立教教人者當以吾此柔弱謙虛之義以教之

○疏人謂人君也人君為政教之首一國之風繫乎一人而化故老君昌言之曰人君欲行言教以化人者當須用我沖虛柔弱之義以教之也

義曰理化之本其惟元首乎元首者人君也尚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此言人君教之善也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庶事隳哉人君叢脞細碎而無大略則臣下懈惰萬事隳廢此言人君教之不善也政教由於元首可不慎耶詩序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天下之事形于四方之風謂之雅風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人君以謙損柔弱以教於人人醇朴而宗道矣以仁義苛察以化於人人智詐而歸於亂矣理身者謙靜而事簡事簡而心泰則生可保躁動而心競心競而事繁則去道遠矣昌大也

○強梁者不得其死

注強梁之人動與物亢求益而損物或繫之故不得其死

○疏強梁謂剛暴屈強之人也剛暴之人失養生之要必自夭其天素不得壽終而死嚴仙人曰強泰以專制而滅大漢以和順而昌

義曰老君所戒柔必勝剛弱必勝強故舌柔則存齒堅則亡是則強梁非全身之道為失生之基耳剛暴非進道之階殊保壽之旨矣深宜戒之嚴仙人者蜀郡嚴遵字君平常於成都市以卜筮之道潛化於人人有不正之問必以陰陽之理制而止之日閱百錢而閉肆下簾以受老子乃作指歸數萬言明理國理身之要其解此義云強秦以專制而滅者言秦皇吞滅七國一統天下威制四方殺伐無已違謙抑守柔之道故子嬰降而作滅不得其死理實然乎秦嬴氏顓頊伯翳之後至非子與周孝王養馬封於汧渭之間平王東遷秦襄公衛助有功因命則為諸侯至繆公乃下士用賢得由余子桑百里奚乃強盛昭王五○十一年伐周取九鼎寶器三十六邑遷周於憚狐昭王俾卒孝文王戊立一年戊死莊襄王子楚立三年而卒始皇正立元年乙卯至二十六年庚辰平諸侯滅六國自號始皇三十八年卒二世胡亥立三年卒子嬰立四十六日降漢於軹道項羽至斬之國滅漢祖劉邦字季彭城豐沛人帝堯劉累之後父太上皇端起布衣推賢用能與項羽力戰而取天下德制強楚仁及生靈智士為之謀賢士為之輔相三傑而成

帝業約二章而安𩔗人有長者大𧶠之美傳祚兩漢二十四帝四百餘年胄孫王蜀亦及兩世此柔德制強之驗也理身理國足為鑒乎

疏強梁者失道剛武者失神生主以退安得長存注云動與物亢亢敵也物或擊之者易益卦上九爻辭云莫益之或擊之義曰理代者以強梁失國理身者以強梁喪生與物抗敵豈能無患或擊之者易益卦上九曰莫益之或擊之言處益之極過盈者也求益無已是心無恒無猒而求人莫之與獨唱莫和適是偏辭人道惡盈怨者非一故或擊之也益與也擊傷也神為生主人為神主相須而立闕一則亡用剛失神故非善也

○吾將以為教父

注吾見強梁者亡柔弱者全故以此柔弱之教為衆教之父也

疏父本也此句結修學之元老君舉強梁者亡以之為戒柔弱者全以之為勸以為教父者父為子本言吾將此柔弱之教為衆教之本如子之於父故云以為教父

義曰父者尊也柔弱必全尊於衆教衆教之末謙柔為先故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言尊者能謙光而益明卑者能謙不可踰越禮曰敖不可長慎以避禍恭以遠耻敬讓以行皆謙慎之旨也尚書曰愿而恭恭愿而恭恪也柔而立和柔而立事也詩云靖恭爾位守柔敬也春秋曰使之以和臨之以敬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教之以務閑之以義經曰兵強不勝木強則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此衆教之中皆以柔弱謙敬為本也為教之父豈虚也哉理天下修其身守柔行謙無忌不服矣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三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四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疏前章明衆生背道強梁所以不得其死此章示人正性柔弱會之則與道合同文殊途以發明理會歸而存教旨標本迹性柔弱之本人有失之咸堅強之過後吾是以下明無為之道廣有利益衆教莫之能先〇義曰既以前章示強梁極則之於死此乃明至柔夫即為至堅用願無為之益更彰不言之利欲使人捨強服柔宗無去有從麁入妙深契道元尔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注天下之至柔者正性也若馳騁代務染雜塵境情欲充塞則為天下之至堅矣

疏夫人之正性本自澄清和氣在躬為至柔也若馳騁情欲染著代塵為聲色所誘則正性離散為至堅也

義曰道以至柔無乎不在貫通萬物流注群形得之則生失之則死故保養道存則生全而柔弱馳騁氣散則枯槁而堅強理國有道則襁負而歸仁無道則蕭墻搆敵矣染著代塵者謂六根起於六識六識忩於六情六情生於六欲六欲謂之六塵六

塵謂之六染六染謂之六入從根而生染有輕重皆在修鍊漸而制之所以理身所務眼絕五色耳絕五聲鼻絕五香口絕五味身絕五觸心絕五緣即六塵淨矣六塵淨則世利不能動聲色不能誘自歸柔弱之道豈有堅强之患哉

○無有入於無間

疏無有者謂人了悟諸法一無所有則返歸正性與道合同入無間矣無間道也入謂與道同也以道爲無間者明道性清淨○混然無際而無間隙矣

義曰天地有形位清濁殊矣陰陽有分別昏明殊矣氣象有代謝四時殊矣惟道廣包天地微貫陰陽總四時運氣象無處無道故云無間隙也人能融神觀妙返一歸元息則爲人消則爲氣與道爲一常存不亡乘無有之和入無間之道何四序之能遷生死之能局哉

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

注無爲者不染塵境令心中一無所有無間者道性清淨妙體混成一無間隙矣不爲可欲所亂令心境俱淨一無所有則心與道合入無間矣故聖人云吾見身心清淨即能合道是知有爲之教不如無爲之有益

疏吾者老君自稱也此章亦通戒人君以無爲化理天下故老君云吾見衆生正性柔弱及乎馳騁奔競則至堅强若使照了心境則一無所有即合道矣是知清淨無爲理身理國有益於人也以此推之有爲○之教不及無爲之有益也

義曰老君垂教以清靜爲用無爲爲宗清靜則國泰身安無爲則道成人化夫道德無爲也天地成焉萬化行焉萬物生焉天地無爲也四時運焉六氣和焉八風鼓焉聖人虛心以原道德靜氣以存神明棄其聰聽於無聲杜其明視於無形覽天地之變動觀萬物之自然以是而知有爲者亂無爲者理所以至柔之性本無爲也至堅之患由馳騁也息馳騁之有欲復柔弱之無爲以教天下弘益之道廣矣照了心境者神奇莫測內察於一心妙用無窮外忘於萬象理國則忘其所理修身則忘其所修洞入虛無泯然合道是謂內照內明之育也

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注言天下衆教少能及之也

疏至道無言物以之生聖人無爲化以之清即不待立言然後成教天下希及之者言九流百氏希有能及無爲之教者又云○自非體道之君莫之能及故曰希也

義曰人君以無爲爲理率土以自然而化復何言哉夫無爲之至妙包於道德統於仁義合於禮樂制於信智囊括萬行牢籠二儀至廣無涯至細無間凝寂玄寥與道混合是無爲之至也九流者漢書云道家流者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與時遷徙應物變化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人君南面之術也儒家流者蓋出司徒之官助

人君明教化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垂其言於道最高此其所長也或失精微而僻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譁衆取容後進僻儒之患名家流者蓋出於春官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子曰必也正名乎此其所長也及徼為之則苟鉤鈲析辭而已為君者慎器與名故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縱横家流者蓋出於行人之官子曰使於四方不能專對又曰使乎使乎言當權事制宜受命不受辭此其所長也○邪而為之則尚詐而棄其信矣雜家流者蓋出於議官合儒墨兼名法此其所長也盪者為之則羨無歸心矣農家流者蓋出於農官播五穀以足衣足食洪範八政其一曰食此其所長也鄙者為之欲使君子並耕矣小說家流者蓋出於稗官稗小米也王者欲知風俗立稗官采街譚巷議之說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致遠恐泥此亦芻蕘狂夫之義也墨家流者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蕪受選士敬者為推也陰陽家流者出於天官五行之說使人多拘忌也兵家流者出於司馬之官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兼弱攻昧以遏亂畧以靖四國此其威也止戈為武武有七德佐文而理文武之道不可廢也百氏者六經正史之外自為述作自周已來立理著書凡百餘人皆稱曰子子者男子之通稱也不敢侔於六經皆目之為子為論為記為書或以姓氏主稱或以因時表號則有鬻子曾子晏子孟子管子荀卿子魯連子列子莊子○庚桑子王孫子尹文子公孫尼子呂氏春秋鄧析子鬼谷子陸賈晁錯賈誼桓譚崔寔周生列子魏朗任嘏袁玄蘇彥傅玄唐滂秦菁阮武商君陸雲牟子符朗孫武氾勝之是也或自立別號者子思子太公金匱淮南子鹽鐵論說苑新序論衡潛夫論風俗通文子中鑒昌言典論篤論中論萬機論忠經意林道言錄歲時記耆舊記法訓五教芻蕘與語默記正書正論物理論韓子人物志成敗志通論正部士緯通語國語越絕書抱朴子世要新論析言幽求長樂子家語太玄經方言法言志林搜神記博物志義訓山海經水經大荒記十洲記拾遺錄本草相牛經相馬經相鶴經周髀竹譜孫子兵法司馬兵法孫子算經黃石公記相貝經萬畢術是也或採玄經奧義或採儒術禮書或宗律曆天文或附陰陽象緯或拘以名法或約以機權各盡所長互陳其自然有為或作乍弛乍張各滯一隅罕能通貫以茲量較難以及之於無○為之道焉惟體道之君上德之主志無所慮神無所思動若無形寂若無有與道相得曠然大通可以繼躅玄元追蹤大白矣

名與身孰親章第四十四 踈前章明正性柔弱馳騁所以至堅此章明名貨親踈愛藏所以為患初三句標問得亡孰病次兩句詳答致患之由後知足下結勸令守分則可長久爾○義曰貨者身之所資名者身之所美歸於貨則有獘軀之咎溺於名則有損命之災藏貨愛名斯為大患况君衰世人迷執名貨不知致病之由故三句問之於前兩句答之於後示以止足之善息其貪愛之心暫慮華生斯亦至矣

名與身孰親

注名者實之賓代人徇名以亡身設問誰親欲令去功與名而全其真矣

疏此以名較量身也孰誰也詳問云夫以矜徇功名保養身命兩者既異誰者與保壽全身之道爲親乎傷代人不能忘名以全真爾

義曰聖人憫俗間之士貪愛功名名立於前身危於後誰能棄名而修道絕俗而全身所以伯夷死於仁聶政死於義尾生死於信比干死於智荊軻死於勇龍逢死於諫伍員死於忠介推死於怒是皆名顯身歿形骨飄零披面刳心火焚水溺齒劍抉眼自取滅亡殊不知儒者之訓全而歸之貴彼虛名去道遠矣

身與貨孰多

注徇利者將以求財財得而亡身設問孰多欲令擲玉毀珠以全其和矣

疏多者可貴重之意也言身與貨兩者既別誰可多貴耶云此者欲令悟身爲多不貴於貨可也注云擲玉毀珠者莊子外篇之詞也

義曰老君以舉世所惑財貨爲先貨積而身憂財多而禍至誰能散財却害樂道安貧所以慶封死於富駟遄死於侈齊簡公死於貪桀夷公死於利故莊子至樂篇云天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味服聲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所苦者饑寒憂懼也而富者苦身疾作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以外矣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常若不足其爲形也亦以疎矣而至於豐屋蔀家名亡身辱殊不知達者所請積財累患保壽全生固亦遠矣擲玉毀珠者莊子胠篋篇云脣竭則齒寒聖人生而大盜起掊擊聖智縱捨盜賊而天下始理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泉實聖人已死大盜不起絕聖棄智大盜乃止擲玉毀珠小盜不起此所謂聖智者作盜之利器珠玉者起盜之貪心棄而不用奸盜自然息矣

得與亡孰病

注問得名貨與亡名貨孰者病其身

疏此總問上二句得名貨與亡名貨誰爲病耶得名貨則亡身存身則亡名貨厝然殊智爲病可知而迷倒之徒莫之先覺故後文詳荅之爾

義曰大聖說經義存匡救將顯以身爲重名貨爲輕輕重設問辭復爲詳荅殷勤指諭迷者尚或懵焉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注甚愛名者必勞神非大費乎多藏貨者必累身非厚亡乎

疏此二句總荅前問甚愛必大費此荅名與身孰親費猶損也親猶愛也甚愛名者矯企情性損費心神所愛既甚所費彌大矣多藏必厚亡者此荅身與貨孰多藏貨既多其亡亦厚劒玉實害譬諸懷璧詩書發塚只爲含珠惟貨之損可爲殷鑒

義曰徇名則害已藏貨則亡身已如前解河上公云生多藏於府庫死多藏於丘墓生有攻劫之憂死有發掘之患劒玉實害者春秋桓公十年虞公之弟虞叔有玉虞

公求之弗與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疋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猒也無猒將及我恐將殺我也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洪池也詩禮發塚者莊子外物篇儒以詩禮發塚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若何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大儒曰接其鬢壓其顪徐以金椎控其頤無傷口中珠大儒大寂也小儒小寂也東方作矣言日將出也詩古詩也麥宜下田今種陵陂非其所也生不布德施惠死乃含珠非其藏也致有發塚理亦宜然詩以溫良禮以莊敬先王理世之法也今用發塚稱儒為盜誠有之哉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注知足者不甚愛知止者不多藏既無辱殆故可長久也

疏辱損累也殆危亡也不遭聲名知足也不遭財貨知止也知足故名當其實而無過分之累知止故貨不多藏而無貪求之害既不辱不殆乃可長存而久壽也

義曰人之生也大道降氣三元炳靈九天所錫稟有其數修道者積功而延壽為過者負疊而夭年既貪過分之名名不稱實又積難得之貨貨必致災小則恥辱及身大則危亡其命身辱命夭自貽其殃深可憫也老君戒之使絕其叨名之過革其濱貨之心知足知止無貪無欲則卻夭年之禍達延壽之庭固可長久也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題前章明身貨執親愛藏所以為患此章明成盈若缺其用所以不窮初七句標立行之指揆次而句明靜躁之優劣後清靜下結釋清靜則可為天下正爾○義四上德之君達道之士其德行也有兮兼無實兮若虛沈然與天地同體滄然與陰陽同故不矜盈成之所能敗者沖缺之不足代人觀屈拙之外狀固知巧直之內明拯揮躁之機明訥靜之要為天下正無以加焉顯前章名貨之非表後章貪欲之咎以清以靜為修道之情此其大旨也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

注學行大成常如玷缺謙則受益故其材用無困弊時

疏凡曰學人功行大成衆德圓備常自虛忘有如玷缺如是則材用不窮也道德大成之君亦復如是等天地生育之功齊日月照臨之德所成理大故曰大成然不恃其成有如虧缺以斯為用用則無窮

義曰人君以大道化物與道相符上士以大道修身與道冥合是以天高地廣日照月臨寒暑陰陽自相遞代道不伐其功矣人君法道為理上行下隨不伐其功與道同矣修學之士功圓德備不矜其能道益彰矣故皆若虧缺而其實圓成也於國則聖理常存於身則體和無極雖云若缺固無弊竭之時矣

○大盈若沖其用不窮

注祿位盈滿常若沖虛儉不傷財故用不窮匱

疏沖虛也窮匱也此明聖人祿位充盈恭儉自牧不為盈滿故若沖虛所謂有若無實若虛故其運用而無窮匱也

義曰不矜其有故盈而若虛不恃其盈故

用而無乏主有餘德民有餘財周流六虛放曠四極為國則民自富理身則德自充其用無涯何窮匱之有也

大直若屈

注直而不肆故若屈也

疏直正也屈曲也前四句兼明體用下三句但出其體不書其用略文以見義類可知也夫絜己而垢人舉直而措枉小直也不執是以辯非不正己以矯物大直也曲隨物宜故云若屈注云直而不肆此卷之經文也

○義曰道以和氣順物物自生成君以大道化人人自貞正上士體道與物逶迤物感其和各從其直此直廣博旁該萬殊可謂大矣此化隨順忘功不宰可謂若屈矣舉直措枉者論語為政篇魯哀公問孔子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措諸枉則民服舉枉措諸直則民不服哀公魯君春秋隱公第十二君名獎謚曰哀時哀公失德民不服從哀公患之故問孔子求民服從之法也直謂正直之人措置也枉謂邪曲之人若舉正直之人為官則邪枉之人廢置民服君德矣若舉邪佞之人廢正直之人則民不服矣此孔子諷哀公捨賢任佞欲使改之為理也直而不肆此卷第二十一章經文也

大巧若拙

注巧不蕩於分外故若拙也

疏矜粉繪之工運鈎繩之妙小巧也因材致用任物成功不失其宜大巧也無所裁割不見其功似若朴拙爾莊子稱造化刻彫眾形而不為巧

○義曰天地大化陰陽大鈞吹萬流形不見其用人君端拱垂教萬方各盡其能萬物各施其用方圓曲直盡得其宜貴賤賢愚各宣其力大巧之謂也天地為而不宰陰陽施而不有人君化而不恃故若拙焉粉繪之工者論語八佾篇云繪事後素言以五色畫成文謂之繪五色既具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素者粉也是謂粉繪馬鈎繩者莊子馬蹄篇云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應鈎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鈎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此言土之性也種之得五穀掘之得甘泉木之性也曲則為輪直則為桶令陶者以規矩匠者以鈎繩圓者則矩之使方方者則規之使圓曲者繩之使直直者鈎之使曲此失其真性誠至小巧爾造化刻彫眾形者莊子大宗師篇意而子問許由曰願遊於至道之藩由荅曰噫吾師也整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覆載天地刻彫眾形而不為巧此所遊已此謂吾師自然之道無心自爾莊子師之吾師之遊自然而已

大辯若訥

注不飾小說故若訥

疏合譬飾詞結繩寓句小辯也行不言之教辯彫萬物窮理盡性大辯也至言去言無所抑揚如謇訥爾

義曰合譬者引事合意譬諭殷繁非真理也綺以華文寵擇詞句非至言也聽言則對小說也夫聖人之言上士之行出名言之域超語默之津無述作而萬彙區別無稱謂而重玄了悟此辯之大也無言無說默識無爲此君訥也聖人鶉居以撫伐上士凝拱而通玄真化自流不知其力可以臻於清靜矣

躁勝寒靜勝熱

○疏舉此諭以示教也以執成者必敗持滿○者必傾故聖人功濟天下不見成功其如缺所以無弊位尊萬衆不視成位其若冲所以不窮也恐人不曉故寄陽氣動靜以喻之躁動也勝極也言春夏陽氣發於地上萬物因之以生陽氣動極則寒寒則萬物以衰死明躁爲死本盛爲衰源喻功成不缺者必敗持盈不沖者必傾有爲則躁者必死靜勝熱者謂秋冬陽氣靜於黃泉之下靜極則熱熱則和氣發生也萬物因之以生生託靜而起故知靜爲生本亦爲躁君取喻大成大滿而能缺能沖所以無弊無窮至致生爾夫能無爲清靜者則趣生之本此勸人當務靜以祈生不當輕躁而赴死也

義曰至理之君修道之士革惡除忞虛心嗇神猶躁能勝寒靜能勝暑躁體春夏極則萬物凋落靜喻秋冬極則品彙發生矣禮經曰春者蠢也萬物蠢然而生夏者极也萬物得陽而盛此則仲冬既至一陽漸萌陽動而生故謂之躁躁极則凋落而死○矣秋愁也物將凋落故謂之愁冬藏也物則閉藏陽氣潛伏潛伏未動未動故謂之靜靜極則煦嫗而生矣二氣則靜爲生之本躁爲死之根陰符所謂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是陰陽相勝之義終始之機也天元經曰立夏之後日行於地北入也少故夜短而晝長爲熱立秋之後日行地南入地多故夜長而晝短爲涼日行去極遠近不同故有暄涼寒暑之異是則寒暑躁靜陽氣之所運也若夫用道之君無爲致理政靜而物泰國安而人康四表來王五兵不用清虛凝寂澄然恬和奸詐不敢侵強梁不敢暴烽燧不起鼙柝不驚海內晏如此靜而勝矣及其化之至則謳謌冷啟讓與九族雍和四門穆穆制禮作樂舉賢用能梯航屬望而來庭書軌順規而稟化八表響至群方駿奔天地感通人神交暢熙熙然一變於道內絕窺窬之孽外無伺隙之隣謳之詠之舞之蹈之此靜理無爲之所致也若其君以躁弁臣以詐欺動搖○甲兵振耀威福強師百萬北登單于之臺旌旗千里來涉溟遼之岸老弱被勞役婦女助轉輸四海沸騰六合擾攘及其人之弊也戶口凋耗生靈轉移野絕人煙晝聞鬼哭此躁勝之所故也前以靜理而勝則煦然而人和此以躁強而勝則寂然而寒薄可不戒哉

清靜爲天下正

注於躁勝者則寒寒薄也於靜勝者則熱熱和也故若屈者大直清淨者爲正

疏此結明前義也夫聖人有以觀陽氣之
進退知躁為趣死之源靜為發生之本理
人事育群生持本以統末以務清靜之道
則可為天下之正爾
義曰聖人知沖缺之行可以持盈澄靜之 景十 十六
方可以制動成其動則清靜自著抑其躁
則柔和自彰可以率天下於無為歸萬方
於貞正法陰陽寒暑之運見生死得失之
源於茲明矣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四

○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五 景十一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疏前章明五大之行明廣修學之門此章明三大之儆以彰可欲之弊初標有道無遺之損益次明為罪為咎之所由後結知足之為德以戒貪求之為患○義曰天聖人之御宇也身負扆而南面前丞後史下壁簪備列於左右無為而守垂拱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百辟奉職修文德以懷遠觀道化而育人使俗洽和平家興懼據東探賈於四塞息征成於三邊側戴干戈休牛歸馬然後樂耕耕粟田嗜多糗知蠶餘糧梱臥旬或遠此則恐敵夬使我馬戴馳甲兵復用夫何故哉以其上有貪得可欲之非焰抑土無獸之禍窮兵隤武必○驗自覺足當為以知足之文欲使安其分分既常足可以言於理道歟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

注天下有道之主無為化行既不貪求固
無交戰屏却走馬之事人得糞除田園
疏却屏却也糞謂理田也天下有道謂以 景十二
道為理無為化行守在四夷彊埸無事不
得多貪土地以困黎元所以屏却兵車走
馬之事人得假載南畝以糞理田園也
義曰古人有言曰君猶舟也人猶水也人
非君不理舟非水不行舟水相須不可暫

失故理國之本養人為先有道之君守在
四夷外無兵寇戈楯不用鋒鏑不施却甲
馬於三邊闢田疇於四野深耕淺種家給
國肥食為人天邦之大務也假載南畝者
詩小雅甫田篇之詞也假始也載事也春
作既興始事南畝南畝田名也詩云南東
其畝畝百步也廣六尺長六百尺言可以
毋養於物故云畝也修道之士以意為馬
以情為田却意馬之奔馳神將靜矣使情
田之逸暇心將泰矣而後道可修也禮記
云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
行之秀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陰陽
為端四時為柄日星為紀鬼神以為徒五
行以為質禮義以為器人情以為田四靈
以為畜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情田無為
幾於道矣天下者統言理國矣 景十二 二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注天下無道之君縱欲攻取故兵士戎馬
寄生於郊境之上矣
疏郊者交也謂二國郊境之際拒守之地

天下無道之君則荒塞有不賓之虜故兵戎軍馬生育於郊境之上謂久而不還

義曰理國不以道則開拓邊土侵伐戎夷封域不寧征役無已或貪蒟醬起畜馬之役好名馬起大宛之師骨委窮荒血塗草莽營魄流飄於異域戎車淪滯於遠郊綿歲月以長征及瓜時而不返轉輸莫息杼軸其空人怨國亡禍非天與所宜深戒也豈若守內不擾諸侯咸賓君民協和上下相保使壯士無所施其力辯士無所衒其詞武士無所銳其鋒智士無所申其策鑄劒戟以為犂鋤貨佩刀而市耕犢無為無役以全永圖也

罪莫大於可欲

注心見可欲為罪大矣

疏犯法為罪貪求為欲言戎馬生郊之罪由人君貪求土地見土地可欲欲心興動將起貪求此罪之大者故云罪莫大於可欲

義曰法者所以禁民戢亂懲惡繩違干而犯之斯為罪矣罪字從罒下非言網羅以制其非法也罪之大者欲莫大乎因心起貪謂之欲也興可欲之心於富貴者則雕墻峻宇瀆貨稱兵外禽內色之荒迷而莫返厲塞龍堆之役困而莫休以至于天下離心舟中敵國然後傾敗其何慼與興可欲之心於其身者騁利馳名躭聲滯色悅翫雕華之觀彌目不迴徇輕肥音酒之娛終身不寤以至於筋骸疲苶耳目聾盲然後喪身何其愚也故春秋僖公二十年宋襄公欲合諸侯魯大夫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言屈已之欲從衆善也明年宋公為鹿上之盟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辜而後敗是年秋楚人執宋公遂伐宋此言以人從欲乖其道也若君設教垂訓明此罪之因申能剋可欲之心必享無涯之祉理國可期於九五理身可企於神仙勉而行之道之要也

禍莫大於不知足

注求取不已為禍大矣

疏禍害也神不祐也大亡敗之禍緣何而來由貪土地求而無猒不知止足致神道不祐而嬰禍害人之有過過非一途貪之為禍禍之大也

義曰夫罪之與禍皆起於身身之生惡由于心想故身心口為三業焉三業之中共生十惡十惡之內貪罪愈深故生死紛爭皆因貪致貪者心業之一也人君貪則外殘四境下困羣生既上求取不休則下供應致闕人怨神怒由此而興國將亡敗矣理身而貪則嗜欲無猒竈馳神逝福善不祐年夭身殂苟能內制貪源外息貪取既無仇怨身安國昌即知足常足終身不辱者矣

咎莫大於欲得

注殃咎之大莫大於欲所欲必令皆得皆得則禍深故云咎也

疏咎殃咎也夫貪冒之雄欲心增後得之不已而又求之非道得之敗不旋踵自招殃咎不亦宜乎可欲謂欲而未得初起貪

心罪輕於禍不知足者得之更須禍重於罪莫甚於欲得者謂已得欲心尚未猒足則咎之爲過斯又甚於禍也

義曰得而復求求之不已民則應之以怒而兵戈興焉仇敵起焉爲殃爲咎於斯爲大罪者言人違於禁令初犯其非名之爲罪老君悔過經曰初犯爲罪亦名爲過過言誤也犯過一千八十爲禍禍重於罪矣犯千二百六十過爲咎咎又重於禍矣夫欲者莫過於色言愛重而可欲也禍者莫○過於財言貪不知足也咎者莫甚於名言苦求欲得也人之過罪條目甚多財色與名三者爲大傾家殞命亡國殺身職此之由可爲明戒也

知足之足常足矣

注物足者非知足也心足者乃知足也若心知足此足常足矣

疏此結有道之君也言有道之君無欲廣大不貪土地故於本分而知足則爲天下樂推身安國理此知足之足乃至于交讓而常足也注云物足者非知足心足者乃知足知足者謂足在於心不在於物循涯守分雖少而多有欲無猒雖多亦少矣

義曰貪之與足皆出於心心足則物常有餘心貪則物常不足貪者雖四海萬乘之廣尚欲旁求足者雖一簞環堵之貧不忘其樂適分知足惟在於心所宜勗也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疏前章明天下有道欲令知足常足此章明敎不出戶示以下爲而成物兩句標不出則能知次兩句明以和則天順又兩句示獨出之爲失後四句結無爲而化成○義曰聖人達觀不出戶庭上士實心玄契天地玄契則無遠不察目擊則雖遠益遠不行而知斯之謂矣

不出戶知天下

疏有道聖君無爲而理言教不出於戶外淳風自洽於寰區此可謂知理天下之道爾又解云人君善教天下應之以善則不煩出戶而天下可知故易曰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此之謂矣

義曰聖人之理以身觀身身正則天下皆正身理則天下皆理故曰恭已南面而已矣夫何爲哉且既闢混元是生萬物羣分類聚魚沉鳥翔尊卑定矣天地位矣雖六合之繁九有之廣亦猶四支百體耳可以心鑒豈在足行不出戶而知之信矣君子出其言善者易上繫之詞期謂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遠猶若此况於近者乎

○不窺牖見天道

注垂拱無爲不出教令於戶外是知理天○下之道人事和則天氣順故不煩窺牖而天道可知也

疏人天相應精氣交通人君爲政以德則象緯以之不迷咸侮五行陰陽由其舛候故書曰休徵則肅時雨若咎徵則蒙恒風若是知行發心已象著于天豈俟窺牖然後能見易曰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也

義曰帝王之理也法天之覆法地之載曆象日月敬授人時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所

以順天之道也天垂象聖人則之所以法
天之行也既法順天象正已而行則人君
所為天道交應吉凶在我理亂在心得不
乾乾而夕惕耶象緯者垂文謂之象占揆
謂之緯自大慢法謂之威侮躔次差錯謂
之殃此由人君行之所感也風若雨若
者尚書洪範傳曰休徵則肅時雨若休善
也言人君行敬而時雨順也肅敬也咎徵
則蒙恒風若咎凶也蒙暗也恒常也若順
也言人君蒙暗則常風順之也言行動天○
地者易上繫曰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可
不慎乎此謂君子出處默語不違其中其
迹雖異道同則應也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注若不能無為假使出令彌遠其所知理
天下之道彌少也
疏此明失道之君也不能處無為而恭已
將欲申教令以化人令出彌遠既失無為
所知政理更為寡少
義曰其身正者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
不從人君不能拱默謙光融心體道無為
以化天下雖廣行威令人不從之豈若任
賢勿疑從善不倦恭已於上推誠於下不
言而化不令而行哉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
注不出戶故云不行無為淳朴而知為理
之道也
疏此覆釋不出戶而知天下也無事無為
教令不出故云不行近取諸身遠知來物
故我無為而人自化豈待言教出戶然後○
謂之知乎
義曰理國聖人率身從道道與天合冥契
上玄萬方順之應猶響荅不俟行化而後
能知近取諸身者易下繫云古者庖羲氏
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
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
諸物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
之情此言以身之耳目鼻口與八卦相應
身之所行吉則應之凶則違之禍福無門
惟人所召我無為而人自化者此經第五
十七章之詞也
不見而名
注不窺牖故云不見人和天順而能名其
太平
疏此覆釋不窺牖見天道也夫鶴鳴則子
和行感則天動原小可以知大審已可以
知物元吉所召在乎其人則太平之化可
得而言爾何必窺見然後名乎故云不見
而名也
義曰天道坦坦去身不遠天人相感影響○
無差凶吉合符由乎其行身既理矣固亦
宜然天應人和不俟窺牖矣鶴鳴子和者
易繫云鶴鳴在陰其子和之此明擬議以
成其變化之理也若擬議於善善來應之
擬議於惡惡亦隨之鶴鳴則子和脩誠則
物應鶴鳴幽陰之中子猶和之人欺於暗
室物必知之憂悔吝者存乎纖介定得失
者在乎樞機君子擬而後言議而後動慎
微之理也雖微必應夫何遠哉不見而名
道既玄同心與道合萬物符契故不俟見

之而後名也

不爲而成

注不爲言教而天下化成

疏此總結不出不窺之義也夫以上有所爲下必有優今聖人凝神端扆玄默朝堂君無爲人無事百姓家給萬化自成

義曰凝靜定也端莊肅也扆龍屏也朝堂聽政之所也聖人無爲致理無事化人不出戶而自知不窺牖而自見融神覩妙造化生乎身垂拱端旒宇宙在乎手民不知○有君於上君無所求用於民倉庾豐盈家給人足夫何故耶以其上無爲而國泰神既凝寂故不言而化成矣扆謂倚也形若屏風畫爲斧文於明堂之中牖開而設之昔周公輔成王於明堂以朝諸侯負斧扆南面而立以正君臣之位焉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五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六

唐　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爲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疏前章明不出不窺不以知政理之道此章明爲學爲道則至乎無爲之事前兩句示進修忘遣之漸次三句明損有歸無之益後四句結成其意或有事不足以化人○義曰理世之教以勤學而成功勝皇之階以損知而契道勤學則日益而進業契道則日損而無爲脩伏本脉歸默至致此明日益之爲務苟世居常日損之爲優趣允證道固以符合於不出不窺之實叙戒彌遠彌少之頌身示無爲可以操國有事不足理國此其旨也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

注爲學者日益見聞爲道者日損功行益見聞爲修學之漸損功行爲悟道之門是故因益而積功忘功而體道矣

疏爲修爲也損忘也言初修學者日求聞見以爲益因益爲道則忘遣功行以爲損所以者何夫爲學者莫不初則日學以知道修功而補過終則悟理而忘言遣功而去執故注云益見聞爲修學之漸蓋言其初也損功行爲悟道之門蓋言其終也

義曰學道之人先立功行後忘其心所以契無爲之道理國之道先弘德化後忘其迹所以成太平之基也此亦一致也夫立身之道不可不學春秋曰學者殖也不學將落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白虎通云學者覺也悟也言以先王之道開道情性使覺悟也幼則迷昏而不悟未可以學長則悍格而難入不可以教學有三時一就人身中爲時者十三歲之後可以習業也故學記云發然而後禁則悍格而不勝時過而後覺則勤苦而難成二就年中爲○時者內則云人之養子六年教之數一至十十至百千萬也與方名東西南北也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於長者教之讓也九年教之數日朔望與甲乙至壬癸六甲也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十有三年學舞勺誦詩背文而讀曰誦也十五年成童舞象學射御先舞籥籥似笛執而文舞也後舞象武舞也二十而冠始學禮三十有室理男事學無方四十而仕出謀發慮五

十服官政是也三統日中爲時者言總時節氣受業易入王制云春夏習詩樂言春夏是陽陽體清詩樂是聲聲以輕清故也秋冬習書禮秋冬是陰陰體重書禮是事事以重濁故也以輕清之時習輕清之業以重濁之時習重濁之事故其氣相感皆易入也然三時之學雖有定規所習善道日不可廢豈可拘於三時哉故學記曰藏焉修焉息焉遊焉是也若修道之士先務博聞後乃日損反乎冥寂以期通玄矣

○亦自有而歸於無也

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

跡損之者謂損爲道者之功行也又損之者謂除忘功行之心也斯乃前損忘跡後損忘心心跡俱忘可謂造極則以至於無爲矣

義曰修道之階漸臻其妙初則由學而開悟因悟而遵修修則以立功補過積微成著功不在大過物斯拯過不在小知非則悛過在改而不復爲功在立而不中倦洞玄經曰功滿三千白日昇天修善有餘坐降雲車斯皆從凡慕道誘勸立功之旨也夫立功之義蓋亦多途或拯溺扶危濟生度死苟利於物可以勤行或內視養神吐納鍊藏服餌導引餐經鳥伸遺利忘名退身讓物皆修道之初門也既得其門務在勤久勤而能久可以積其善功矣善功既積不得自恃其功矜伐於衆爲而不有旋立旋忘功既旋忘心不滯後然謂之雙遣兼忘之至爾經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忘德不恃其德益彰忘功不居其功益廣理國契無爲之化修身成不死之基矣

○無爲而無不爲

注爲學者積功行爲道者忘損之雖損功行尚有欲損之心兼忘此心則至於泊然無爲方彼鏡象而無不應故無不爲也

跡夫有爲則有礙有礙則有所不爲今既無爲無爲則無礙故能無所不爲也此謂契道則應用而周普也故上卷云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也

義曰功行既忘忘心亦遣無爲之智了能自明既達兼忘脗合於道與道冥契則無所不了無所不知無所不爲細合于稊稗秋毫大合于陰陽天地非無非有非有非無無所局滯始可與言道矣道常無爲而無不爲者上經第三十七章之詞也

取天下常以無事

注無爲無事天下歸懷故可取天下也

跡此勸人君行無爲也取猶攝化也攝化天下必須爲無爲事無事無事則天下不擾無爲則百姓自安以斯臨莅于何不可

○言常者無事御物不可斯須離也

義曰取謂聚也爲國失道衆叛親離爲國以道人必悅服離叛則散悅服則聚聚則國泰而昌散則國虛而亡欲聚人之法常以無事爲先莅猶臨也御猶制也攝追也易萃卦正義云萃聚也情同而後聚氣合而後群故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聚而無主不散則亂惟有大德之人能弘正道得常通而利正大人爲主聚道乃全此謂理國

聖人以道德聚民而安天下也故曰取善
言取天下非人力所能爭
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注有事則有勞煩勞煩則弊故不足以取
天下矣
疏夫有事謂政令煩苛禁網凝密令苛則
人擾網密則刑煩百姓不安四方離散欲
求播化不亦難乎故有此事則不足以取
天下矣
義曰以道以德為有國之基無事無為乃○
○聚人之本及其有事不足安民但有叛離
故難復聚矣秦皇法嚴而人叛以一統致
亡漢武令峻而刑煩故三邊起怨所以秦
季年也法如秋察網如脂凝嫩發生民無
所措其手足矣故土崩瓦解一旦隨亡苛
細也煩急亂也理身者常以無事則心逸
而神安及其有事則神疲而心擾擾則喪
道逸則契真不可不戒也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疏前章明為道日損示從學忘遺之門此章明聖人無心表虛懷應物之用初六句標聖人無心而應物次兩句示聖人混迹而用心後兩句結百姓歸善之由明聖人均養之德爾○義曰理國者在於無事應化求在於虛心虛心則應物不常無事則臨人可久所以善不善等以善應善化收同信不信皆以信之信誠無間所謂融心混化為同所歸安而撫之俱為赤子此聖人之大旨也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
注聖人之心物感則應應在於感故無常
心心雖無常惟在化善是常以化百姓心
為心矣
疏聖人虛心物感斯應應必玄感感既不○
○一故應無常心心雖無常義存慈救以百
姓有不信不善之心故混同用心而以化
導故云無常心
義曰廣無不覆微無不通大道也化無不
周感無不應聖人也聖人化既周普心亦
無常從善者固以感通不善者亦令開悟
惟德是輔人無棄人周布慈心不遺毫末
而聖人無心未始有滞也
善者吾善之
疏此應感之義也吾者聖人也善者迴向
正道之心聖人獎之進修以果其行使至
夫忘善之大善也
義曰夫善者因心所起對惡得名善因惡
而彰善勝則惡滅人既善矣聖人因而善
之所以誘其進也
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
疏不善者謂習染增迷信邪背道聖人亦
以善道而引汲之德善者令化聖德而為
善也
○義曰人不知善之可修惡之可改積習為○
惡迷而不迴聖人愍其執愚亦以善道開
化化惡為善賴于聖功人無棄人於是乎
在信邪者謂世人不知正道迷溺於邪亦
猶聵者不顧金石之音瞽者不悅玄黃之
色邪既增迷故背於正道矣聖人亦以善
教教之使分別邪正而歸於善也
信者吾信之
疏信謂聞道勤行心無疑執聖人應之以
至誠贊成其善以至於深信也
義曰信者亦起於心因疑以彰信信因疑

而立信勝則疑忘人既信焉聖人因而信之所以勸其志也

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注欲善信者吾因而善信之不善信者吾亦以善信教之令百姓感吾德而善信矣

疏不信謂强梁背教之人聖人亦以平等正信而導化之令化聖人之德捨偽而歸信也故云德信

義曰人之滯俗積習生疑不知信之可行疑之可捨執疑守惑不信正真此弱喪之忘歸同下士之大笑聖人亦以正信之理漸開悟之知信捨疑賴于聖德德信德善其在茲乎强梁背教者謂執疑之人以疑爲是以信爲非亦猶夏蟲疑氷井蛙陋海以茲執見封彼邪心聖人亦誘而教之使分別信疑而歸於信所以誘之歸善歸信者聖人恐其因疑獲罪滯惡罹殃勸而勉之蓋惜人惻物之至也

聖人在天下惵惵爲天下渾其心

注聖人在理天下化引百姓常惵惵用心令得善信而聖人凝寂德照圓明渾同用心皆爲天下故云爲天下渾其心

疏此明聖人渾跡用心也惵惵憂勤也聖人在宥天下統御寰中懼衆生不歸善信故惵惵憂勤也然聖人無心復何憂喜今所言惵惵者皆爲天下百姓未能信善故聖人混同於物而用其心故云爲天下渾其心

義曰聖人應天御時順人臨極黃屋左纛黈纊垂旒雖身處九重而心周萬國察臣子邪正知稼穡艱難宥罪寬刑輕傜薄賦既悶悶而不撓亦惵惵而無憂導惡化疑令歸善信而聖人澹寂常若無心以其無事無心物亦自寧自化矣宥者寬而簡正也寬宥故道行焉混者內外混融無分別之貌也

百姓皆注其耳目

注百姓化聖德爲善故傾注耳目皆觀聽聖人也

疏百姓被聖德而歸善仰淳化而觀風故皆傾注耳目以觀聽則於聖人

義曰聖德所覃人皆率化上行下傚君唱臣隨四海生靈傾耳以聽其言目以觀其事是則是傚以歸於道焉聽者側聞也觀者徧覽也

聖人皆孩之

注聖人念彼蒼生猶如慈母凡視百姓皆如嬰孩

疏百姓既傾注耳目觀聽聖人聖人視之如慈母之於赤子故云皆孩之又解云百姓有分別之心聖人化使從善令如嬰孩無所分別

義曰有道聖人慈育萬有萬有奉之如慈母聖人視之如嬰孩如此者則道德周行上下交感人和俗泰不亦宜乎理身者寶氣嗇神氣全神王形神交固則命紀遐延斯神仙可致也聖人化使爲善誘以修真先袪不善之心盡歸崇善之行善行既著乃忘爲善之心無知無爲不矜不伐淳淳默默內外混融如彼嬰孩無分別相可謂

合於道矣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跡前章明聖人無心混融應善信之行此章明出生入死善攝趣患累之門前五句標失時處順之人次五句明標變求化之類後八句歸善攝之行示長生久視之門○義曰天地之德惟生為大得其生已當守道以安之谷神以養之適來不為禦適去不為懼不貪生而畏道不越分而傷生可謂安時而處順矣違之者求生太厚反失其生善攝者以道自全用無其害以其無死地誠哉言乎安時處順者莊子大宗師篇子祀謂子輿曰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此古之所謂懸解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矣此言得生者時有生也失死者慣化死也處生而安生得生理矣處死而順死得死理矣既無生無死豈有哀樂執此古之真人無所繫也若在生而惡死樂極之哀來知此之派為生死哀樂之所歸矣長生久視之道者此經第五十九章之詞也

出生入死

注了悟則出生迷執則入死此標也

跡了悟生死不厚其生名為出生迷執人我動往死地名為入死此標章門也

義曰元精播氣大冶匠形稟陽和則出生歸陰寂則入死將明輟死延生之路喪生趣死之由標此章門似若設問具如下句以答之也

生之徒十有三

跡徒者類也此泛論衆生能安生理不自矜貴適來為時一無封執如此之者大況而論十中有三爾此謂順理者少而逆理者多也

義曰將生不以為樂而安其生此生之徒也夫當其生也不以利欲亂其心不以厚養傷其性安於澹然順其沖和則神守於形氣保於神志和於氣心寂於志靜定其心如此則不求於延生生自延矣不求於進道道自至矣

死之徒十有三

注此泛論衆生當生安生得生理處死順死得死理如此者十中有三人爾

跡此亦泛論安死之道不拒變化適去為順一無驚怛如此者亦十中有三人爾

義曰將死不以為憂而順其死此死之徒也達人處世了悟有無知道之運化委和所稟有厚薄厚於陽和之氣者則壽薄於淳粹者則夭知壽夭皆由於分則生死可齊矣生死既齊則憂樂不入泰然而身心無撓也況髑髏見夢於莊子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無四時之事泛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而王樂不能過矣莊子不之信曰吾欲使司命復子之生可乎髑髏深矉蹙頞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復為生人之勞乎此雖寓言立理而莊子以世人樂生者為生所拘樂死者為死所繫滯於生死所以有死有生唯至人在生無生不為生之所繫在死無死不為死之所拘既而不繫不拘故能無生無死然而變而生也不可以止變而死也不可以留但冥契大道則為達生死爾其出死之表長生為期者在乎修真鍊形可以與語議其玄要爾

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

注徇生太厚以養傷生既心矜此生故動往死地此則生理既失死理亦虧如此之輩亦十中有三人爾

跡此釋迷執之人養生失理之徒也言人

雖欲修生不能悟了動往喪生之地安生之逕既失順死之道又乖如此之輩亦十中有三人爾

義曰愚迷之人不知生生者不生化化者不化以生爲樂以死爲哀畏死貪生故養生過分希生乖其道則反喪其生十中有三人約其大數爾又解云人之稟生有三業十惡三業者一身二心三口業也十惡者身業有三惡一殺生二偷盜三邪淫心業亦有三惡一貪欲二嗔怒三愚癡口業有四惡一兩舌二惡口三妄言四綺語此三業十惡合爲十有三矣人能制伏三業十惡則可得道長生可謂生之徒由此十有三也人若縱此三業十惡則必從生趣死可謂死之徒由此十有三也且衆生善必難攝惡乃易成三業十惡日有所犯犯即趣死之徑故云動之死地亦由此十有三也夫三業十惡衆罪之源捨之則可以出生行之則可以入死修身之戒戒之元急此十惡事又各有四緣皆爲罪惱之本何者殺生罪中有四種緣一實是衆生二起衆生想三有欲殺心四令斷他命偷盜罪中亦有四緣一實是他物二起他物想三有欲盜心四使移本處邪淫罪中亦有四緣一實是邪境二起邪境想三發邪淫心四身受染樂事兩舌罪中亦有四緣一是所鬪人二起前人想三起離間情四發分攜語惡口罪中亦有四緣一是所罵人二起前人想三起惡罵心四發惡罵語妄言罪中亦有四緣一是所欺人二起前人想三有欺妄心四成虛違說綺語罪中亦有四緣一是所對人二起前人想三發綺語心四吐非義語凡此十惡三業計五十三條動罹此罪即之死地慎哉戒哉

夫何故

疏此設問衆生動之死地之由

義曰將攝化之要趣死之因重自設問謂下句也

以其生生之厚

注所以動之死地夫緣何故但以其求生此生太厚故也

疏此正荅言衆生動之死地者以其躭滯有爲溺情縱欲厚自奉養以全其生養之太厚故動之死地爾

義曰天生蒸民愛之甚矣五味以食之五色以章之五聲以悅之五香以塡之五利以用之五氣以和之五官以司之五緯以主之五教以勸之五常以稟之五福以將之居五靈之首爲萬彙之長得不自貴而保愛之乎而縱欲適情樂生畏死養之過分自掇死亡非天怒神責由貪生太厚所殺爾故前之十惡三業五十條罪動有所犯寧無過乎且夫躁進者亡勇退者傷得其中者可以議於修身爾

蓋聞善攝生者

疏攝備也謂善能以道備生之人妙觀生本本來清靜於生忘生不以情欲而滑其和唯以沖虛而養其性物莫能害故稱善攝

義曰其生也有涯而事也無涯以有涯之

生役無涯之事能無傷乎善攝生者於事無事以全其和不以欲嬰心不以利傷已任沖和之自運託虛寂以冥懷忘生而生能全體道而道自致虛室生白冥心契玄攝生之善也

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

疏不期而會曰遇按山海經兕出湘水南蒼黑色爾雅曰形如野牛一角重千斤善攝生之人不起心害物所以陸行不求遇於兕虎入軍不被帶於甲兵故虎兕甲兵○

○無傷之意

義曰瀟水湘水出九疑零陵其地有犀兕焉兕虎皆害人之者也兕虎害人甲兵傷敵遇之必有所害敵之必有所傷而善攝生者不干預於兵甲故不爲其所傷不求遇於兕虎故不爲其所害昔晉人郭文字文舉栖於餘杭大滌山與猛虎同處每出城市虎必隨之人或問之曰先生有道乎何摯獸之馴擾若是也文舉曰人無害獸之心獸無害人之意亦何術乎

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

注善攝衛生理之人心照清靜無貪取之意則凡是外物不可加害陸行不求遇兕虎入軍不被帶甲兵此不求害物則物無害心故無投角措爪容刃之地

疏前明善攝生之人內無害心所以外不求遇兕虎此明設使逢遇此無傷害之心自然彼無容措之處是知忘情於物者則海上之鷗可馴而狎陸行之獸可繫而遊○

○況傷害乎故無是也

義曰攝生之人性與道合慈心廣運已無傷物之心和氣內充物無傷已之執雖遇兕虎必無爪角之傷或值甲兵亦無鋒刃之害以其道德充備物物皆柔服焉狎鷗者有人居於海上其子每於海濱與鷗鳥群相狎而戲其父異之將往觀焉其子先詣甞遊之所群鷗見之飛翔而不下以其無機心而鷗鳥狎之今有機心則翔而不下則知苟有害物之意虎兕寧容不傷所不傷者機心息於內也神仙傳劉剛字伯鸞與妻樊夫人俱得神仙之道剛爲上虞令遊四明山遇虎虎見剛俯伏不敢起以語夫人夫人徑往以繩繫虎而歸如家犬焉盡道德所攝也如此措置也容受也狎近也習也無置爪受刃之所也

夫何故

疏此問虎兕兵刃是害人之物今不投措其爪角無容其兵刃者其故何也假問其故以曉於人

○義曰欲明善攝生之人無趣死之地復重○發問將以勉勵於修行耳

以其無死地

注夫何故兕虎甲兵無容措之所乎以其順化無私不以死爲死則物不得害其生故云無死地

疏此正荅也夫見有其身者累生生之厚者死今善攝生之人照法性空悟身相假故能於生忘生不爲厚養之過無私順化故無死地可處爾既心無死地夫何虎兕

兵刃能害其生乎
義曰大聖演經廣弘道要欲使人皆趣善衆盡寳生趣善則無過無疵寳生則懷道懷德無過疵則不復死地懷道德則可致遐齡自無兵刃爪角之傷可合清淨希夷之道理國之君不懷五兵之力四境恊寧能開三面之羅百獸率舞何所加害乎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六○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七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疏前章明出生入死善攝超患累之門此章明道生德畜不宰有自然之貴首標妙本應感生成之美次明萬物尊貴道德之由故道生之下覆贊生畜之功生而不有下結歎忘功之德○義曰道為妙本能生羣物德為道用能畜衆形動物為于天植物配于地天地之所長育造化之所生成非道氣物莫能生非道用物莫能遂因道而立類道之功有情有識之徒無情無識之類尊道貴德不忘本爭道為萬物所尊者非有爵位之重非有權勢之成蓋以失道必亡國須尊貴況南面之術失道無以宰萬邦務真之功雖道無以成萬行而道○於萬類未嘗自伐其功功德蓋自玄深爾

○道生之
注妙本動用降和氣
德畜之
注物得以生養萬類
疏道生之者言道降沖和之氣陶冶萬物萬物得之以生故云道生之注云妙本動用降和氣者妙本道也至道降氣為物根本故稱妙本德畜之者德得也畜養也謂萬物得道用而能畜養斯形則約道畜養之處而受德名故云德畜之
義曰生而不畜德無以表其功畜而不生道無以明其妙生以從無為始畜以養有為終終始循環惟道為本故云妙本道無動用物無以生既有稟生賴乎畜養是相循之理也
物形之
注乾知坤作兆形位
勢成之
注寒暑之勢各成遂
○疏道生德畜品物流形注云乾知坤作兆形位者易繫云乾知太始坤作成物天地為形上下為位斯皆道功寄乾坤以為用也勢成之者言萬物化天時地利陰陽之勢而物資之以成故去勢成之也
義曰萬物之生也道德稟之以氣乾坤稟之以形氣稟道德之功形資天地之化因寒暑之運假陰陽之資以生以成以終以始生成終始斯謂勢乎乾知太始者始初也乾是天為陽氣萬物初得天陽之氣而

生坤作成物者坤是地爲陰氣萬物得地陰氣而形既分動植形位然賴寒暑之氣以成其功然生化之本皆本於道豈天地寒暑能生化哉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注萬物由道德以生畜故尊貴之

疏以道德有生畜之功故凡厥懷生莫不尊尚於道敬重於德此勸示衆生令敎本而崇道也

義曰尊者高上之稱喻於父也貴者重敬之義喻於母也道生德畜物受其形以道德爲父母得不尊而貴之乎苟忘其本非人也哉

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

注言道德之尊貴非假爵命但生成之功被物而常自然尊貴爾

疏夫代之尊榮者必由君爵命然後爲尊今道之所以尊德之所以貴蓋以生成之功被物故物尊貴之非假爵命而常自然尊貴爾

義曰人之處世上以事君其有材器也君舉而用之然後爵之而尊寵之而貴而此尊貴有窮極之時今道以生物爲物所尊德以畜物爲物所貴生生不絶故生物之功常尊成成不窮故成物之功不極則常尊常貴豈有窮極之期乎其次於此者則孔子以文敎五常之道垂於萬世百王之尊太公以武敎七德之訓傳於萬世百王貴之顏閔以德行夷齊以仁義十哲以四科貽則於後世歷代仰而行之此固非當代之君爵命所及而其德常尊常貴但玄功廣大不階於太上玄元之道德耳夫爵命者人君尊賢任士所重也古者帝王以萬彙之殷四方之大不可一人以理之故設官命爵長之於民爵者祿位也命者名品也正則官不濫官不濫則各當其材如此則人理矣官者管轄之謂也亦猶綱之有綱衣之有領舉綱領則物自理矣故大昊以龍紀官神農以火紀官黃帝以雲紀官少昊以鳥紀官各以其瑞爲其官矣從少昊以降德不及遠不能以他物命官以民爲紀皆佐天子以理四海也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居方以理俗策名以叙功所以爵祿以尊之威權以重之使萬物瞻仰而遵行其敎令聖人在上賢以爲佐如魚水相須不可闕也爵之大者有皇有帝有后有王有君其次者公侯伯子男列五等之國是以帝王之域四面各五百里爲甸服方千里也千里之內所納有五等百里納禾藁二百里納總三百里納秸藁四百里納粟五百里納米甸服之外五百里爲侯服分爲三等百里爲采供王事而已二百里男邦男任也任王事也三百里諸侯侯爲斥候也以衞於王此合三爲一名也侯服之外五百里爲綏服綏安也服王之政敎而已亦有二等三百里揆文敎揆度王之文敎而行之一百里奮武衞天下所以安之綏服之外五百里爲要服要約也要約束以安文敎也亦有二等三百里夷夷平也守平常之敎事

王者而已又外二百里蔡蔡法也差簡而
已要服之外五百里爲荒服言其簡略而
遠也亦有二等三百里蠻以文德蠻來之
不制以法也二百里流言流移也政教所
及隨其俗而已五服相距五千里分一十
四等遠近不同也又王制公侯之國地方
百里方伯之國地方七十里子男之國地
方五十里此古之設官命爵差以等級佐
於帝王共理天下古之制也稟帝王之爵
命而長於民矣

○故道生之畜之
跡此覆結初章道生之義始之爲生養之
爲畜
義曰初言道生德畜今只云道生之畜之
然德爲道之用生畜於物皆道之動用功
爾故不復言德

長之育之
跡增進曰長撫字曰育
義曰萬物既生則陰陽之候寒暑之勢增
進撫字之非人之功亦道之力也

○成之熟之
跡輔相曰成遂終曰熟
義曰道既生萬物秋成冬熟亦道運四時
之氣而成熟之也輔相者輔助也相佐也
周易泰卦云輔相天地之宜以佐佑民是
也

養之覆之
注是以人莫不尊道貴德也
跡資給曰養廕庇曰覆八者皆道德功用
之謂所以萬物尊之而貴之

○義曰生畜長育成熟養覆八者以利於物
皆道德之玄功也故天人萬物含識有情
至於蜎翹動植未有不資道化功用而有
其生也得不尊之貴之宗於妙本乎

生而不有
跡道生萬物不見其有生之可生忘生之
功結上道生之義也
義曰道能生物不恃爲有而物稟道之功
道亦不矜其力

爲而不恃
跡德之爲養不見有物之可爲不恃其功
結上德畜之功也
義曰德以養物不矜其功而物稟道之力
道亦不恃其有

長而不宰
跡以道德忘生育之功故雖居萬物之長
長育成熟不爲主宰責望於物言此者欲
令人君法道生育而忘其功爾
義曰道生物而不爲有德畜物而不爲功
道德長於物而不爲主故能常爲物所尊

○貴人君化育萬物不伐其能施及四海不
求其報澤普天下不矜其恩讓德於天推
功於物超然其心不以九重爲貴故保其
社稷享福無窮矣

是謂玄德
注具如載營魄章所釋彼章明人修如道
此章明道用同人爾
跡此歎忘功之德也玄者深遠不測之名
大道雖能生能畜而終不恃不宰德施周
普而名跡不彰豈非深遠不測之德乎

義曰道德之功不恃不宰可謂深玄矣聖人之德不恃不矜可謂廣大矣道德玄深故常為萬物尊貴聖功廣大國能克永宗祧修道之士積德而不居陰功而不恃享壽彌遠而證道登真可也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疏前章明道生德畜不宰有自然之資此章明守母存子歸明無遺身之殃首七句標能生之本勸令守母存子次六句示絕欲之戒閑塞對明後六句歎美修證之功結成褒常之行○義曰道化既彰天下有始道為物母含養羣生理國之君修道之士觀為有之舉備知妙本之所生守道而居用道而理則國無危殆○身保寧長也夫守道之要杖聰閑視緘口靜身察微抱柔韜光遯照常所服守至道可階若衒明矜功道去遠矣此其旨也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

注始者沖氣也言此沖氣生成萬物有茂養之德可以為天下母

疏資氣曰始資生曰母言道能以沖和妙氣生成萬物物得以生知母之生子故云以為天下母始母雖殊於道氣布化常一故上經云無名天地始有名萬物母言此者欲令人知源識本守母而存子也

義曰資稟也物稟道生道為物本仰含育之德同母養之慈當須覩流識源鑒柔知本用道守道理國理人可以泰寧矣沖中也無名天地始者上經第一章之詞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

注萬物既得沖氣茂養以知其身即是沖氣之子

疏言人既得沖和之氣茂養為母當知其身是沖氣之子

○義曰道為身母有生成茂養之恩身為道子識茂養生成之本能知此道當體用於中和以全其身也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

注既知身是沖氣之子當守此沖和妙氣不令離散則終沒其身長無危殆

疏言人既知身是道氣之子從道氣而生常守道清淨不染妄塵愛氣養神使不離散人從道生望道為本今却歸道守母故云復守爾沒身不殆者言人常能無欲以歸道則可以終竟天年而無危殆也

義曰既知身之所稟道生我身即恍心返神復守其道無是非之惑絕聲利之塵終身行之道可得矣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

注兌愛悅也目悅色耳悅聲六根各有所悅縱則生患是故塞之不縱六根愛悅則禍患之門閉矣故終身不勤勞矣

疏此明絕欲守母之行也兌悅也謂耳目愛悅聲色鼻口愛悅香味六根各有所悅門以出入為義言諸根色塵之所由也若塞其愛悅之視聽則禍患之門閉矣禍患之門閉則終身無有勤勞也

○義曰惟道集虛惟神集無灰心滅智道自歸之不視之見與天同明不聽之聞與天同聰不為之事與天同功六根不染行與玄通六欲不起與道相同身安物順而終身不勤矣易曰兌之言乎悅也又以兌為目門為口亦以戒其閉絕禍患爾西昇經云鼻口所嗜香味是怨是也此言六情嗜欲相因為用眼見耳聞心則運動心既所

悅口則興言口為禍患之門心為愛悅之
主故可塞而閉之夫此禍患用之於國則
政亂行之於身則道虧閉塞得宜則身國
俱理矣
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注開張六根縱其視聽以成濟其愛悅之
事則常有禍患故終身不救
疏此明失道之行也開其視聽之門濟其
愛悅之事則禍盈患增故終身不能救理
也
○義曰道不欲煩力視損其明道不欲諠力
聽損其聰心智競撓道不可留躭聲冒色
貪利悅名萬慮滋起衆患並興動貽悔吝
坐陷災蒙神明不能𦒜造化不能生者以
其縱欲害身故終身不能救
見小曰明
注人能於事微小見而改行可謂明矣
疏此示防患之源也惡兆將興細微必察
故憂悔吝之時則存乎纖介令守母之人
防萌杜漸理之於未亂能如此者可謂之
明
○義曰守道之人理國之主防微於未兆慮
患於未萌杜邪佞之門賢良進用閑嗜欲
之鍵朴素日臻矣憂悔吝者易繫辭云辯
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纖介言吉
凶悔吝之來雖纖介之微不可慢也防備
豫也杜閉塞也萌微兆也漸小至大也理
於未亂者此經第六十三章之詞也尚書
云致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皆防其萌漸
也夫萌者如草木甲坼先有萌芽漸者晉
○惡之來非一朝一夕必由其漸故要杜而
塞之勿使滋蔓難圖也
守柔曰強
注守柔弱則人不能加可謂強矣
疏守柔弱之行者處不競之地人不能加
同道之用能如此者可謂之強
○義曰力強者人折之智強者人害之勢強
者人謀之氣強者人制之德強者人伏之
守弱體柔不犯於物其德如此可謂之強
如道之用孰敢害之也
用其光復歸其明
注見小則明守柔則強若矜明用強將失
守柔見小之義故當用光外照復歸守內
明則長無患累矣
疏光者外照而常動明者內照而常靜由
見小守柔為明為強不矜明而用強故雖
用先外照還歸內明此轉釋見小守柔之
義使息外歸內故曰復歸其明
○義曰外明者其照有極謂五里之外牛馬
不辯也內明者其照無窮謂一心客照則
○遠近皆察也所以外則萬境所牽勞神傷
性內則重玄默悟造靜歸根復其內明幾
乎道矣
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注遺與也言還守內明則無與身為殃咎
者如此是為密用真常之道
疏遺與也殃咎也言用光照物於物無著
還守內明不自矜耀守母存子反照本源
自無殃咎是謂襲常者密用曰襲能察微
遠害守柔含明如是等行者是謂知子守

毋審用真常之道

義曰既了復明內照之理故無殃累及身殃累不侵真常審契矣理國者矜其外照察察繩非其政益煩而人益亂復能見微防患議己守柔晦智含輝任賢垂拱三五之理夫何遠哉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七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八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疏前章明守母存子故歸明無遺身殃此章明介然用知則行道有作施之畏初三句明有知則乎遺道次兩句示道正而人邪又七句明有知之生弊後兩句歎盜夸之非道而以爲戒爾○義曰前以歸明襲常爲所修之至要此舉有知行道所施畏有所傷而大道坦夷人趣邪徑雖庭華服侈且田廢廪虛處位者貪猒財豐在下者家空力竭以此爲理職謂盜夸欲使斥彼淫奢節其劬勞動三農之稼穡使萬井之豐積國其永寧人不爲盜脩身者約己窒欲務道昧財介然獨修可佚飛者矣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

注老君言若使我耿介然於其有知欲行大道既與道不合故惟所施爲是皆所可畏也

疏使我者老君假設之詞也介然謂耿介然有知之皃夫道非知法而代人欲以有知行道故老君患其蔽蒙昌言曰使我耿介然矜其有知欲行無爲大道於天下者有知則與道相乖而失無爲清靜之化唯所施爲將害於物故可畏懼也

○義曰至道之君勤行之士不以多智而爲道不以博識而探真道不可知知之益遠矣莊子智北遊篇曰智遊於玄水之上問無爲謂曰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不荅非不荅不知荅也智返於白水之南以問狂屈狂屈曰唉余知之矣欲言而忘其所言智又返於黃帝之宮以問黃帝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智謂黃帝曰我與汝知之無爲謂狂屈不知也其孰是耶黃帝曰無爲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此謂道離有說而非說能明故知之者與道遠矣此欲使帝王行不言之教不欲介然而知也又泰清問於無窮曰知道乎曰不知又問無爲曰知之道也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泰清以此言問於無始曰無窮與無爲兩者孰是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不知內矣知之外矣道不可聞聞而非

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
也此則介然有知欲行於道既乖道矣能
無畏乎
大道甚夷民甚好徑
注大道平易是畏有知而人多故欲心求
捷如彼行人好從邪徑邪徑之弊其如下
文
疏夷平也徑邪捷之道言大道坦然平易
而人好從邪徑且大道之化貴夫無為無
為則平易而代之從事不能息智於無欲
將役心以應務始雖好徑而求捷終則失
道而焚和故云人甚好徑
義曰道本坦夷無為即可致人好邪徑涉
迹則乖真邪捷則行之者多乎夷則好之
者寡其故何哉邪教順俗率下士之易從
大道澹然非上智而難守故造邪徑者多
也孔子弟子有澹臺滅明字子羽居武城
行不由徑樂道安貧為儒教之所重況修
真叅道而溺於邪徑者過莫大焉理國者
在於去奸邪崇正直進忠讜黜佞人然後
至理可期太平可致爾焚和者莊子外物
篇云陰陽錯行天地大駭水中有火乃焚
大槐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言害
生於欲欲火焚其真性而傷天和也
朝甚除
注尚賢矜智生巧偽除理也
疏除理也言好徑之君不尚無為之化但
以有為為理雖云甚除有為則傷巧詐故
注云尚賢矜智生巧偽又解云朝廷修理
峻宇雕墻故云甚除
義曰上即進智巧之人矜朝廷之理次則
竭生靈之力壯華侈之居用巧智則朝雖
崇嚴下民困弊華侈則君迷隆盛百姓崩
離豈若茅屋采椽垂衣致理修身者被褐
懷玉無徇繁奢以傷其行也峻宇雕墻者
尚書五子之歌詞也夏啓之子太康嗣位
樂于盤遊兄弟五人作歌曰外作禽荒內
作色荒酣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於此未
或不亡峻宇者宮殿崇高也雕墻者垣墻
雕麗也
田甚蕪
注浮食惰業廢農事也
疏草長曰蕪謠巧浮食則農事荒蕪既闕
嘉生之報何望如坻之積
義曰智巧在朝邪佞居位尚浮華則惰業
重雕峻則傷農田畝蒿萊人力疲瘵何以
致人安國覇乎詩曰不稼不穡胡取禾三
百廛兮夫士農工商各守其業則無惰遊
冗食之人矣既廢農尚詐則浮食者多國
力困矣如坻者積土曰坻言豐年稼穡所
積如京如坻多也京大也
倉甚虛
注南畝不收無儲積也
疏年登則廩實農廢則倉虛自然之理也
義曰肆邪任智害政傷農浮冗既多倉廩
不實理固然矣欲使君慕清虛臣懷端慤
奸邪徑塞正直門開無華宇崇臺絕浮遊
冗食勸農則廩實靜理則人安至於傫雲
修真洗心守道於身於國何莫由斯也
服文彩

注刻雕綺繡害工利
疏青赤爲文色絲爲彩言賤質而貴文也
義曰朝既除理君尚浮華文彩飾槃理無爽也
帶利劒
注文德不修尚武備
疏利劒者武備也夫文德者理國之器用武功者文德之輔助而文爲本武爲末今專事武功是弃本而崇末也
義曰利劒之用制敵所先非理國之大器○今重而帶之是輕於文而弃於本矣武備者春秋定公十年夏與齊景公會于夾谷孔子攝行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諸侯出疆必具官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從之會所爲壇位土階三等以遇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已畢齊使萊人以兵鼓譟劫定公孔子歷階而進不盡一等以公退曰士兵之吾兩君爲好而裔夷之俘敢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逼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心怍麾而避之有頃齊侯奏宮中之樂倡優侏儒戲於公前孔子趨進歷階而上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熒侮諸侯者罪應誅請有司速加法焉於是斬侏儒手足異處齊侯懼有慚色既盟齊侯歸責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得罪於魯君乃歸所侵魯鄆讙龜陰之田此文事有武備也
○厭飲食
注烹肥擊鮮重滋味厭飫也
疏厭飲食也庖廚豐厚厭飫芳鮮上多玉食之資下有凍餒之患矣
義曰國用智詐君尚有爲道化不行農畝弛廢而嘉肴美饌厭於庖壚疲人有凍餒之悲朝市有珍鮮之飫豈不痛哉
財貨有餘
注聚斂積實饒珍異
疏財貨謂錢帛珠玉之流也多藏厚斂有餘也未學不貪爲寶但欲多財累愚爾
義曰古之所謂窖積於人無藏府庫誠哉言乎孔子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斯則民豐國安矣若積聚無已谿壑難盈帑藏有餘民力困竭非王霸之道也
是謂盜夸非道也哉
注矜其有知動以戕斃行同盜竊仍自於夸夸盜非道適令興歎也哉者歎之辭也
疏非理而取爲盜矜其所有爲夸且頭會而歛取於不足縱欲而貲奉其有餘傲然○自得以爲夸尚謂之爲盜不亦宜乎所爲如此則非吾所行之道矣也哉者傷歎之辭也
義曰不以道德臨人而任智詐爲國內尚奢巧下竭黎元私室不足於糟糠公府有厭於粱肉貨財豐衍壠畝榛蕪而伐善矜能大爲夸尚理身者聲色蕩心珠翠亂目嗜欲傷性機智驚愚真氣耗於三田赤子淪於六藏尸居餘氣而徇祿矜夸斯爲盜也去道遠矣老君以此垂文用申炯戒修

身理國可以為殷鑒焉盜者說文云私利物者曰盜從次從皿次口液也口液在於皿器之上欲得物也故謂之盜字林云取非己之物曰盜言飲食珍異財貨殷豐猒飫有餘而不修己德財富德薄叨竊無殊不自省循乃復矜伐非盜而何特宜譏戒哉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疏前章明好經之君若盜夸而非道此章明善建之主真不拔而長存首標以道立國修身之益次故以身下明觀身觀家之法後吾何以下結歎悤照所知之驗○義曰立國以道德國不可拔率人以道德人不可離所以事國無窮子孫不絕其何術哉身修道以正其家家修道而正其鄉鄉修道而正其國國修道而正天下以修道之益觀不修道之損其理亂可知存亡可見矣旨在息盜夸之行悛好徑之心於國於身吉凶斯兆矣

善建者不拔

注善能以道建國立本者不可傾拔

疏建立也不拔不傾拔也言人君善能以道建邦立本者因百姓之所為任兆人之自化然後陶以淳朴樹以風聲使儀刑作孚樂推不猒則功業深固萬方歸德斯所謂善建者何可傾拔乎

義曰立國不以道衆叛親離立身不以道犯危蹈禍敗不旋踵傾拔可期唯道德為基則無危殆矣儀刑作孚者詩大雅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孚信也文王以道垂化萬邦歸信也樂推不厭者此經第六十六章之詞也言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天下樂推而不猒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此善霸國立身之旨矣風聲者德風之聲

○善抱者不脫

注善能以道懷抱百姓者不可脫離

疏抱守也脫離也善以道懷抱百姓者動而悅隨何可脫離也且夫樂餌所在過客猶止況夫道德有進於此乎以之御物為物所歸固其宜也

義曰聖人秉時立極任物為心四海歸仁萬方順化國之基不可以傾拔人之心不可以脫離昔周大王紹古公亶父之德始王於邠迫於犬戎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車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曰狄人所求者貪吾之土地也不可禦備以勞人征伐以役人而存吾身乎與人兄居而殺其弟與人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與狄人之臣亦何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策杖而去之民相連而隨之成國於岐山之下有三子其小子季歷生文王文王為西伯律身修德而興周業八百餘年此蓋善得人心不可脫而離之也樂餌所存者上經第三十五章之詞也曰樂與餌過客止言嘉樂所奏肴膳所陳過客聞而聽之見而美之為之留止況道德昭著人固悅而隨之也

○子孫祭祀不輟

注言善以道德建抱之君功施於後愛其甘棠況其子孫乎而王者祖有功宗有德故周之興也始於后稷成於文武周之祭也郊祀后稷宗祀文王故雖卜代三十卜

年七百毁廟之主流溢於外而后稷文王郊宗之祀不輟止也

疏祭薦也繼代曰祀謂後代子孫薦祀於祖宗也輟止也

義曰理國以善立善抱則祚流子孫修身以善立善抱則年踰稟受祭祀不輟弈葉無窮矣愛其甘棠者詩甘棠篇曰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昔周武王之有天下使周公旦分理陝東召公奭分理陝西召公有德民樂其化常不欲勞人之力乃坐於甘棠樹下以聽訟焉後人懷其德而存其樹不翦不伐詩以美之也祖有功者帝王立國必積代之福而有天下及功成制禮必本其先祖有功者而祀之有德者而尊之宗尊也后稷姬姓之後名棄為堯之臣歷事於舜黎民阻飢后稷播植百穀以濟於民功格於物也為農正其後子孫亶父至于文王武王乃有杜稷故其宗廟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地雖親盡廟祧其后稷文王始祖之廟世世祀之至秦漢革命祭祀方止漢承堯後唐堯有聖德功及於民其後子孫乃興漢業代世宗祀及魏受漢禪祭祀方止德明皇帝皋繇佐堯事舜種德及民故我唐承其遐福受命享國追尊為德明皇帝焉

修之身其德乃真

注修道於身德乃真淳也

疏此下明少修少證多學多得故修之身謂一身修修之家謂一家修始於一身修於天下倒可知也言善立之人照了真性真性清淨無諸偽雜偽雜既盡德乃真純也

義曰夫千里之行跬步為始修身理國先己後人故近修諸身遠形于物立根固本不傾不危身德真純物感自化矣

修之家其德乃餘

注一家盡修德乃餘慶

疏修道於家上和下睦故其德有餘慶也故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義曰身既有道家必雍和所謂父愛母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信婦貞上下和睦如此則子孫流福善及後昆矣積善者易坤卦文言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此明吉凶有漸先明所行善惡故後彰其吉凶一家修道善必有餘矣

修之鄉其德乃長

注一鄉盡修德乃長久

疏按周禮萬二千五百家為鄉言一鄉修道禮義興行尊卑有序閭閈相比不黨於親一家修道德猶未廣一鄉盡修德乃長久

義曰君子之立行也正其身以及其家正其家以及其鄉尊其長老敬其幼少教誨愚鄙開導昏蒙少長得宜尊卑有序風教肅肅禮樂詵詵由一身之所修乃萬家之所稟道之化物善莫大焉所以優長久永也

修之國其德乃豐

注一國盡修德乃豐盈

䟽修道於國風易俗移還淳反朴不偏於所近一鄉修道德猶未徧一國盡修德乃豐厚

義曰一國者諸侯之國也公侯伯子男各主一國所以藩屏王室輔衛帝居若一國之中自能修道則禮行化美君信臣忠境內無虞其德豐大矣

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注若天下盡修其德施乃周普也

䟽普徧也夫百姓歸厚在君之化修之廟堂德流海外者蓋正其身不言而化不教而理下之應上如響應聲德無不周乃施普也

義曰道之行也先諸身而後諸物故曰未聞身理而國亂身亂而國理也所以身修於內物應於外德發乎近及乎遠一夫感應尚猶若此況於帝王乎天子味道䏌玄敬天順地凝心玄默端巳無爲書軌大同梯航入貢四夷欵附萬國來王道無不被故其德周普矣廟堂者天子政事之所也德施普者易乾卦象云見龍在田德施普也言龍潛於初九見於九二當潛之時功未濟時德未及物待時而動靜以全身及九二出見布德行化周及萬方所以徧普也夫龍者喻陽氣也陽氣當子月初生潛於幽泉之底丑月出見乃能生化萬物感其發主之功故周施陽氣普及於物也

故以身觀身

注以修身之法觀身能清淨者乃真

䟽觀者照察也注云以修身之法觀身能清淨者乃真謂觀身實相本來清淨不染塵雜除諸有見有見既遣知空亦空頓捨二偏迴契中道可謂清淨契真矣

義曰不修道之身動違正理名辱身危修道之身外絕衆緣內染一氣除垢止念守一凝神以慧照自觀證了實相不滯空有深入妙門可以得道理國之君允執厥中則永享天祿也

以家觀家

注以修家之法觀家能和睦者有餘

䟽以修家法觀家家人和睦則福善有餘

義曰不修道之家不睦六親不遵五教動擾災否上下崩離修道之家九族允和衆善咸萃易家人卦九五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此言居於尊位而明於家道六親和睦移之於政即天下化之交相愛樂也

以鄉觀鄉

注以修鄉之法觀鄉能順序者乃長

䟽以修鄉之法觀鄉鄉人盡修道尊卑順序道化漸廣德乃延長

義曰不修道之鄉禮敬不行長幼失序貴賤陵虐上下交爭修道之鄉德既優長人叶其序肅靜善順境泰人和也

以國觀國

注以修國之法觀國能勤儉者乃豐

䟽以修國之法觀國國人盡修勤而且儉德乃豐盈

義曰不修道之國干戈搆役虐害其民疾毒流行人罹其酷修道之國神明助祐風雨以時善化所覃嘉祥自應人豐德富理

使之然矣

以天下觀天下

注以修天下之法觀天下能無爲者乃普踩夫以天下觀天下者復何所觀哉亦但觀身爾人君清靜無爲以道普建善抱自然百姓胥附國祚又安

義曰以不修道之天下者桀紂是也生人塗炭宗海判離骨肉仇讎社稷塗地雖有謀臣武士不能用也雖有金城湯池不能守也以萬乘之貴希疋夫之生不可得也○修道之天下者堯舜是也四海之內比屋可封慈惠浹於殊庭正朔頒於萬寓雖有水旱之災年不害也雖有征伐之師人不怨也其何故哉以正身九重天下自順然後登真證道常存不亡昭昭乎萬代師範矣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注以此觀身等觀觀之則可知矣

踩此假設之詞也老君言我何以知天下善建則不拔善抱則不脫福德弘益之然乎蓋以此觀身等觀而觀之自家刑國由內及外則知爾易曰觀我生又曰觀其生將欲自觀而觀人也

義曰老君聖慈愍物垂教殷勤重明於家於國理亂之由修之與不修之證再自舉問廣示羣迷何以知天下興亡蓋以此五觀之法觀其善惡損益之驗爾觀我生者易觀卦六三云觀我生謂進退之象也我生身所動也六三居下體之極是有可進之時又在上體之下復在可退之位遠而非物不爲童觀之卑上非九四未能觀光於國既居進退之地可以自觀我生可進即進可退即退觀風相機其道未失此以卦象之理進退則然若夫觀國觀身義在力修道德道德修則國不傾抜享福登真失道德則國削祚危禍至身辱以爲君臣至誠得不自勗哉所云觀其生者最處上極高尚其事生亦道也爲天下觀其已之道故云觀其生也以爲特處異地爲衆所觀既居天下可觀之地可不慎乎君子謹慎乃得無咎正義云我生其生皆動出生長之義也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八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九　行一

唐　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疏前章明善建之主事不拔而長存此章明含德之人獨知和而不害首五句標含德所以不持次骨弱下五句明全和所以不夏知和則明了使氣則强梁物壯下中勤捏果之人欲令不爲是行○義曰於國既能善建善抱於身所要含德全和善建則國不傾危含德則物無傷害和至則益生爲善物壯則非道早亡不唯戒在修身抑乃勸於理化此章之大旨也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注至人含懷道德之厚者其行比於赤子○矣

疏含懷也言至人含懷道德之深厚者内爲道德之所保外爲神明之所護比若慈母之於赤子也此理難曉故借喻以明之故寄赤子之全和以況至人之全德赤子嬰兒之小者取其内無分别不生害物之心

義曰至道之士韜德含和内外混凝不忤於物如赤子之純粹若嬰兒之未孩其德既然所以物不能害物不害者以至人無害物之心故也赤子者子生三月而眼轉睛微眴能分别人其未分别之前即號爲赤子和氣全也既有所别和氣分矣不可謂爲赤子也

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注至人神矣物不能傷既無害物之心故無搏螫之地此至人之含德也

疏此釋至人之全德也毒蟲蜂蠆之屬猛獸虎兕之屬攫鳥鷹鸇之屬螫謂尾端行毒據按也謂以足據物搏持也謂以爪搏○持物也言至人德全於内和氣充盈心冥乎道故有毒之蟲不能螫猛毅之獸不能據鷙攫之鳥不能搏蓋以其至順德厚之所致也

義曰含德之行與道混冥動順物宜物故不害静與道合害所不加雖蜂蠆毒螫之徒猛毅鷙攫之類自然遠矣何能害人人君含德臨人全和御物禍亂不作戈甲不侵外服四夷内清六合靡然物化其含德之謂乎

骨弱筋柔而握固

疏此下明赤子之全和也赤子筋骨柔弱持握不當牢固今拳手執物能自固者豈非和氣不散之所致乎

義曰和之所用其大矣哉禮之用和爲貴師之用和爲先地利不如人和師克在和不在衆書曰紂有億兆之人離心離德周有十臣同心同德故春秋鄖人伐楚屈瑕患之鬭廉對屈瑕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所聞也屈瑕欲卜之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敗鄖師於蒲騷令赤子以和握持既能牢固立身以和處衆必無交爭王者以和君臨固能化洽和之全也與含德理同所解赤子全和謂如下文爾

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

疏雌曰牝雄曰牡峻者氣命之源也言赤子心無情欲未辯陰陽之配合而含氣之源動作者豈不由精氣純粹之所致乎

義曰上清洞真品云人之生也稟天地之氣爲神爲形稟元一之氣爲液爲精天氣

減耗神將散矣地氣減耗形將病矣元氣減耗命將竭矣故一迴元之道泝流百脉上補泥丸腦實則神全神全則形全形全者百關調於内邪氣亡於外髓凝為骨腸化為筋純粹不雜而長生可致矣

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

注赤子骨弱筋柔而能握拳牢固未知陰陽配合而含氣之源動作者精粹之至終日號啼而聲不嘶嗄者由純和之至此知赤子之全和也

○疏嗄聲破也赤子終日號啼其聲不嘶破豈非精氣純粹之能致乎

○義曰含德之人全和之士德行周厚和氣精純如赤子也赤子純和既積元氣内充執握能牢啼號不嗄純之至也夫啼極無聲謂之嗄赤子和氣未散真精固存喻彼理國純和群生貞粹玄化彌遠德聲益彰而不竭也又骨弱筋柔而能握固非因其力由赤子心專以喻含德之人屈身順物柔心從道衆欲所不能閑由心業淨故也

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由含德之人無心應物動任自然非情欲所侵由身業淨故也赤子號而不嗄知含德之人法音演教以法利物聲化無窮而不衰歇由口業淨故也赤子純淨外欲不侵内心不亂自然而然也含德之人三業清淨有如赤子乃修之使然理國之道君抱淳素臣任忠良法網不施德化周布若赤子自然端樸如含德修勵日新和氣潛充人歸於道矣

○知和曰常

注能知嬰兒固守和柔是謂知常之行

疏赤子以和氣至純而聲不敗因之以示教言人能如嬰兒知和柔之理修而不失者是謂知真常之行

○義曰五常備具曰和於身和則德充而合真於國和則化周而祚永處衆和則合禮行師和則有功和之為義大矣哉

知常曰明

注守和知常是曰明了

疏人能知真常之行而保精愛氣者是曰明達了悟之人知和知常歎同德之美益生使氣舉失道之過

義曰既備五常是謂和矣復知其和不可斯須離而常行之斯謂於道益明於理益達理國以和為常加以明達所謂合天地之德齊日月之華矣以和御物物無不順以和從道道無不成太上五廚經曰和乃無不和玄理同玄際抱和守常道可冀也

益生曰祥

注祥者吉凶之兆言人不知守常而求益生過分動之死地是曰凶祥

○疏祥者吉凶之兆不能全和於知常而嘗生於分外殊不知分外求益所亡滋多則求益生過分是凶祥也莊子云常因自然而不益生

○義曰人能知和知常也為明達於道更求益生過分是必兆其凶祥斯則求生之厚為妖祥矣而不益生者莊子德充符篇莊子謂惠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不以好惡内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

益生此莊子以是非為情不以喜怒滑性衰樂傷神受之天然不營分外人理自具何用情以益生乎道與其貌天與其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也

心使氣曰強

注心有是非氣無分別者役心使氣是曰強梁之人

疏夫心有是非而氣無分別故任氣則柔弱使心則強梁令失道益生之人役心使氣氣為心使是曰強梁故莊子云無聽之○

○以心而聽之以氣

義曰含德必任氣而柔弱益生則使心而強梁柔弱合於真常強梁乖乎修鍊理國亦以柔和為上不以強大為能弃柔任強喪身敗國矣無聽之以心者莊子人間世篇孔子謂顏回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上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此言心虛則嗜欲無入神清則玄覽無疵遺其色聲忘其境智境智忘而玄道自至色聲一而物相盡空心止於符氣合於漠此謂之心齋也惟孔子顏回得之矣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注凡物壯極則衰老故戒云矜壯恃強是謂不合於道當須早已

疏此明強梁失道之過壯者剛毅也老者衰憊也夫物盛則衰壯極則老夫用心使氣矜其強壯者自致衰老謂之不道者道貴柔弱令恃強梁既與道不合故勸令早○

○上

義曰夫物自壯而得老自盛而得衰自榮而得枯自老而得死世之常也守和含德之士反於此焉老君以眾生未解知常不能含德不及赤子之無害果為強梁以喪真勸其早止俾令知道而勤修也若理國之主捨和弃明不能謙抑於九重而肆其鋒於外境人疲國耗必致自焚未若體道全柔以安其社稷所謂早已也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疏前章明含德之人獨知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知而不害此章明悟道之士能了言而無執首兩句示理暢而言忘次七句明静塵而不染是謂下明不染者與玄同德故不可下明同德則不可毀譽爾○義曰至道無言有言則乖與道同矣知此則親疎不此利害難默不為貴賤所排是明天下之貴此亦欲使人君自恬任道忘功不為利欲所要違懷迎撓不為貴賤所感合道同玄常為天下之尊竟事無期之非與夫合德全和之理亦何異乎

注知了悟也言辯說也

疏知者了悟也言者辯說也夫至理精微玄宗隱奧雖假言而詮理終理契而言忘○

○故了悟者得理而忘言辯說者滯言而不悟故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爾

義曰無為之要訣之於心以言而傳斯非道矣西昇經云道可以心得不可以言傳易曰得理而忘言得意而忘象滯於辯說非道也哉

塞其兌

注了悟者於法無愛染於言無執滯故云塞其兌

閉其門

注既無愛染則嗜欲之門閉矣

疏具如天下有始章所釋彼則約道清淨以塞六根愛悅此則因教辯忘將息滯言之累於言無執故云塞其兌不爲榮辱之主可謂閉其門

義曰欲忘言者塞其兌兌口也言語理絕自契忘言矣欲忘象者閉其門門目也形象混冥自契忘形矣塞兌則辯說不施固無滯於言教閉門則榮觀自息無溺於是非然後紛銳盡銷光塵共混方叶玄同之德矣人君尚不言之化敦不宰之功其功益崇其化彌廣矣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

疏此四句已出上經道沖章彼則就道以論功此則據人以明行上下兩經互舉其文者以其於濟物修身之義有功故重言之

義曰銳以躁進挫之以歸和紛以交爭解之以歸寂光以獨顯不若和之爲貴塵以衆賄不若同之爲能此四行體道表道之功於人勉人之行於國則刑賞合度於身則貞吉攸長老君重舉此言益明勗勵之旨

是謂玄同

注五句解如道沖章彼則約道此則約人言人能體道是謂與玄同德

疏歎夫體道之人既已不滯言教又能和光混跡行符於道是謂玄同

義曰以上明四行體道於人既彰其利理身理國克叶其功是謂與道同德玄謂道也

○故不可得而親

注玄同無私故不可得而親

不可得而踈

注汎然和衆不可得而踈

疏言玄同之人心無偏私不可得親而狎之和光順物不可得踈而遠之

義曰心既玄同親踈混一夫世俗之常者偏愛則親之偏惡則踈之有道之士愛惡不關於心則親踈不彰於物矣理國之道刑賞不濫功過無欺推之以公則無偏親偏踈之事矣

不可得而利

注無欲故不可得而利

不可得而害

注無爭故不可得而害

疏恬惔無欲故不可得從而利之處不競之地故不可得犯而害之

義曰迹既玄同利害不加矣夫有道之士不可以利誘不可以害加以其無欲無爲惟清惟靜故利害無由而入矣世人反於此故利可誘之勢可移之所以害可加矣

○不可得而貴

注體道自然故不可得而貴

不可得而賤

注洸然無滓故不可得而賤

疏體道自然非爵祿所得貴也超然絕累非凡俗所得賤也

義曰情既玄同貴賤一矣體道之士榮祿不能勸威刑不能沮如玉投泥不能污也

豈貴賤干其慮哉

故爲天下貴

注體了無滯言忘理暢紛銳盡解光塵亦同既離親踈不可貴賤故爲天下貴

疏玄同之士悟理忘言塞兌閉門根塵無染紛銳既解光塵亦同其行如此故爲天下之所尊貴

義曰既彰四行玄與道同心不涉於親踈跡不交於利害貴之不爲喜賤之不爲憂混合大道爲天下貴人君弘此四德以化萬邦與道混同不言而理矣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九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

唐 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以政治國章第五十七 疏有章明惟道之士能了言而無執此章明以政之君失無爲之自化首三句標門以示義次十句設問以明理後五句反無事可以取天下爾○義曰理國以政其述必彰用兵以奇其詐非道不若無事以聚萬方其或多忌諱廣機權熾淫工明法令者道殊違而國益危作可以無事臨人去欲歸靜兵革不用奇詐不施政令不煩刑法義措此章之大義也

以政治國

疏此下三句並標宗也以用也政教也言有爲之君矜用政教而欲爲理不能無爲任物自化欲求致理未之前聞也

義曰以道理天下者不言而民信不令而民從不刑而民威不賞而民勸夫何故哉民化其上皆歸於善不在賞而勸也民稟於和自革其惡不待刑而威也民復樸素不待令而從也民齊貞正不待言而信也此無言教而理矣以言教理民涉有爲也非道也哉

以奇用兵

疏奇變詐也不祥之器君子惡之況加變詐之名而無節制之用是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故知奇變之兵非制勝之道也

義曰以奇詐而用兵乖於大道何者國以政刑爲本政在於簡易因循兵以變詐爲先變在於應權合理政失於道則刑賞濫詐失於道則殺害多濫刑賞以爲功恣殺害而求勝而欲興邦致理不亦難乎與夫任物自化有征無戰遠矣兵猶火者春秋隱公四年春衛公子州吁殺其君完初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爲賦碩人之詩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不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早定之若猶未也階之爲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修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

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石碏之子厚與州吁遊禁之不可桓公立碏乃老二月戊申州吁弒桓公而自立將脩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來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弊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衞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衞故宋與陳蔡衞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宋公乞師於魯魯辭之隱公問於衆仲曰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理亂理亂猶理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夫州吁殺其君而虐用其民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覲爲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衞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衞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莅於衞九月衞人使石宰醜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預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所謂子從殺君之賊國之大逆不可不除故云大義滅親明小義則無愛其子也

以無事取天下

注在宥天下貴乎無爲若以政教理國奇詐用兵斯皆不合唯無事無爲可以取天下此三句標也

疏此示標也有道之君無爲而理夫無爲則無事無事則不煩不煩則百姓自化而天下太平矣

義曰政教理國奇詐用兵宜若無事無爲而化天下民聚國泰以致和平也

吾何以知天下其然哉以此

注以此下文知之

疏吾何以知發問也其然猶如是也以此荅也老君詳問我何以知取天下必須無事以下文云多忌諱則人彌貧我無爲而人自化驗可知矣

義曰以政教求理以奇詐用兵固不可以致理矣上多忌諱下多利器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皆非太平之本唯無事無爲乃可化物以此觀之理亂之道昭然矣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注以政理國動多忌諱人失作業故令彌貧

疏此覆釋以政理國也爲天下之主不能敦清靜以化人崇簡易而臨物政煩網密下人無所措其手足避諱無暇動失生業日就困窮所以彌貧也

義曰上多忌諱謂法令多門也動有拘於忌犯則獲罪民不聊生怨叛憂虞農桑墮廢故其民彌貧釋曰無財曰貧君上無爲法令寬簡人無拘忌適性自安鑿井耕田以飲以食故民富而國昌矣

人多利器國家滋昏

注利器謂權謀也人主以權謀爲多不能反實下則應之以詐譎故令國家滋益昏亂也

疏此釋上以奇用兵也利器者權謀也夫權道在乎適時不得已而方用人君若多用權謀不能反實下必應之以詐譎故云滋益昏亂

義曰昏亂不明也君好奇變民尚欺詒上下交詐正道不明故爲昏亂也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注人主以伎巧爲多不能見素下則應之以奢泰故令滋奇之物滋起

疏伎能也巧工巧也奇物謂刻鏤雕琢寶貨珍玩之屬言人君不尚淳朴而好浮華百姓效上而爲奢泰馳競淫飾日以繁多也

義曰淫巧悦目珍奇蕩心上躭玩而不除下增飾而彌甚華侈既作朴素遂忘固可戒矣春秋丹桓宫之楹刻桓宫之桷書而譏之臧文仲山節藻梲亦以爲過蓋欲人君尚於儉素也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注無爲既失法令益明竊法爲奸盡成盜賊豈非多有乎

疏法刑法也令教令也君嗜欲以御人而欲彰法令以齊物人既苟免而無恥竊法而爲奸上下相蒙故令盜賊多有矣

義曰法令所以齊於民也令煩則民姦生矣奸詐既作盜賊日多謂之亂政禮運曰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理故詐用是作而兵由此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春秋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殷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民是以亂免而無恥者論語爲政篇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言爲政者導民以法制齊民以刑罰民畏威苟且百方巧避求免脫罪辟而不暇避於耻辱故注云苟免罪也民既免而無恥必假竊法制以爲奸詐則弄法舞文害於人矣莊子云大盜之生則并竊聖智之法而盜其國況於盜賊乎蒙蔽也竊法作奸下欺其上上害其下上下相蔽恩化不行大亂之本也

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

疏此釋無事以取天下也我謂聖人也夫聖人之德不尚伎巧體道之主所貴無爲無爲之爲無所禁忌下化上之無爲故云而人自化

義曰人化無爲自歸於理也夫有爲則多事多事則政煩煩政事多而民愈亂無爲則事簡事簡則政清政清事簡而人不待教令而化於善也

我無事而民自富

疏上無賦歛下不煩擾耕田鑿井家給人足故云而人自富也

義曰多財曰富君無勞民之事民得勤而耕農農功不妨穀稼豐贍故人富也鑿井耕田者古詩云鑿井而飲耕田而食此言唐堯在上人遂無爲不知上之有君不知君之養已自飲自食無患無憂所以家自

給而人自足也
我好靜而民自正
疏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上好安靜無以動
搖則下被君德率性而自正也
義曰禮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言人之稟
生本乎道氣六塵未染六欲未侵任以元
和體乎澄靜及既孩之後愛惡生焉喜怒
形焉若人君靜以理之天下之人復歸簡
易則自清而正也
○我無欲而民自樸
注無為則清靜故人自化無事則不擾故○
人自富好靜則得性故人自正無欲則可
全故人自樸此無事取天下也
疏人君誠能內守沖和外無營欲則下之
感化自淳朴矣
義曰人君無欲於物物遂其宜無欲安民
民自朴素此自然之理也理身之道莫大
於無欲知足理國之道莫大於無事無為
誠能實而行之身泰而國理矣又一本有
兩句云我無情而民自清此亦義理相符

而御註闕之故輒詳載於此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疏前章明以政之君失無為之自化此章明以政必敗示禍福之所由初標二政寬急不同次明禍福二門倚伏無準人之述下致衆生之述執是以聖人下舉聖德以勤修前○義曰前明以政以奇用兵理國經令役巧率下化人既非無為是皆實亂此又明悶悶之政為是察察之政為非執於善則善反為妖執於政則政反為譎所尚者在於無擇無執不有不為不割不劌不肆不耀而能救久迷之俗也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
注政教悶悶無為而寬大人則應之淳淳○
而質朴矣
疏悶悶無心寬裕也淳淳質朴敦厚也言
無為之君政教寬大任物自成既無苛暴
故其俗淳淳而質朴矣
義曰政簡則人淳人淳則務有務有則刑
罰不用賞勸不勞君拱默而任賢臣因循
而順物國泰無為之理漸於茲乎苛者法
細而急也暴者不令而刑也夫先令而後
刑民知教矣法簡而事緩民知禁矣苟犯
其禁而後加刑則刑一人而千萬人懼矣

朝令夕刑民未知法得非暴乎況不令而
刑害人甚矣
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注政教察察有為苛急人則應之缺缺然
而凋弊矣
疏察察有為嚴急也缺缺凋弊離散也有
為之君其政峻急以法繩人法令滋彰盜
賊多有故人則凋弊而離散矣
義曰政刑則民亂民亂則國殘凋散之事
漸於茲矣素書曰國將衰者人先弊根枯○
則枝朽人困則國殘固當寬政養人而康
其國也察察者伺人之過強明而急也缺
缺凋敗不全傷和害物也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
注倚因也伏藏也上言其政悶悶俗則
為無政理之體人乃淳淳然而質朴此
禍為福之所因也其政察察俗則以為有
政理之術人乃缺缺然而凋弊此則福為
禍之所藏矣
疏禍兮福所倚者前言悶悶之政俗以為

惡而人反淳淳質朴敦厚豈非福因倚禍
中而生也福兮禍所伏者伏藏也察察之
政俗以爲善物却鈌鈌而凋弊豈非禍伏
藏福中而發也孰知其極者夫失道喪德
習僞尚華故禍福循環倚伏無準誰有知
其窮極者
義曰天地有休否日月有虧盈此倚伏之
數也禍藏福中福極則禍至福隱禍內禍
盡則福來拘彼俗纏此爲常矣惟有道之
士上德之君抱道體和陰陽不能制全真
○反俗善惡不能移故禍不能加福不能利○
超然出得喪榮衰之外矣夫以國言之亦
賢哲不能料倚伏不可窮齊有仲孫之難
而桓公興遂霸其國晉有里克之難而文
公起乃統諸侯是二國因禍而昌也衛方
寧靜狄人滅之邢方晏安衛人滅之是二
國無禍而喪也故伏藏因倚莫知其極故
春秋云有禍而啓其壃土無禍而喪其守
守不可知也
其無正耶
跡此言禍福之極豈無正定耶但由於人
不能體道無爲妄生迷執失其正爾
義曰常俗之人感於禍福寵至則喜辱至
則驚愈失其正致爲妖祥矣豈知側身修
德雊雉不足以貽災垣慮忘懷失馬未必
以爲禍悔吝無準召之由人爾
正復爲奇善復爲妖
注禍福之極豈無正耶但衆生迷執正者
復以爲奇詐善者復以爲妖祥故禍福倚
伏若無正爾
○
跡此釋迷正所由也言衆生迷於禍福正○
處於正不明以正者爲奇詐於善不了以
善者爲妖祥故若無正爾
義曰修道之要在乎應變無心方圓任器
不滯於禍福不惑於正邪滯於福則善復
爲妖矣惑於正則正復爲奇矣帝王乘時
任人隨才適用求正過切矯正者必來求
善過切矯善者必至若虛心無滯推公任
賢奇詐妖祥幾乎息矣
民之迷其日固久
注以正爲奇以善爲妖如此迷倒其爲日
也固已久矣
跡此歎衆生迷於正善反以爲奇爲妖其
所由來尚矣故曰其日固久矣
義曰俗之迷妄積習生常爲日且久終不
開悟老君歎彼群迷丁寧垂訓將以祛其
迷也迷謂失方也夫不爲禍福所惑不爲
邪正所拘曠蕩乎襟靈均齊乎得喪則何
正善之能迷其方哉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
跡方由正也此舉聖德以勸修聖人弘道○
濟代萬物向方身行正方物則應之以自
正非立言教裁割於物使從己也
義曰聖人正方以約己人自正方以從化
夫人既失其正所以迷方由邪正不分禍
福所撓爾聖人於禍無辱於福無榮不矯
正以飾其心不徇邪而溺其志卓立物表
允執大中則人皆向方從其正也
廉而不穢
跡廉清廉也穢濁也聖人率性清廉自然

化下非穢彼之濁以揚其清有本爲劌劌傷也聖人廉以成行不傷於物

義曰聖人清廉以潔身人自廉潔以順教豈復滓穢乎世人行教令也制之以法威之以刑勸之以利誘之以賞而人願其教者十無二三矣今聖人不以賞刑不以法制但清其己廉其行人自化之豈俟牽割正方而後知勸也

直而不肆

疏肆申也聖人之行不邪彼自從而正直非爲彼之不正而申直以正曲

義曰聖人自然正直故非申而正之以正直率人人自清正所以上下俱正而天下正矣若上行回邪下爲諛諂何因正哉尚書冏命曰僕臣正其后克正僕臣諛其后自聖此由臣之不正以佞於上也春秋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此中上化下以成其邪正也

光而不耀

注聖人善化不劌彼以爲方不穢彼以爲廉不申彼而爲直不耀彼而爲光脩之身而天下自化矣

疏光者謂明智也聖人雖有明智而韜晦之不以炫耀故云光而不耀聖德如此自然百姓淳淳而從化也

義曰聖智光明非强炫耀也此四者皆聖人之行借以開喻於人以此而王天下乃可稱其聖德然大旨在乎知吉凶倚伏袄奇不常韞廉方而內明含光直而內照弃嚴暴之事澄寬裕之懷既除迷固之由自叶希夷之妙也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一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疏前章明無爲之政人致淳和此章明理人事天無過用儉約標理人事天莫先乎嗇次夫唯下轉通前義是謂下舉深根之喻以況長久之道○義曰前章舉方廉直光聖人四德以教理國此章明用嗇四翻以教事天善理國其作建洪善事天其壽長久此續前章之義也

治人事天莫若嗇

注嗇愛也人君將欲理人事天莫若愛費使倉廩實人知禮節三時不害則天降之嘉祥人和可以理人天保可以事天也

疏嗇愛也言人君將欲理化下人敬事上帝爲德之先無如愛費即儉德也儉即足用可以聚人衆盛豐備天享明德故云莫若嗇

義曰夫儉者理務之先財者聚人之本故易曰何以聚人曰財則財者非儉約則易散民者非豐財則難聚所以節財則省費省費則人豐人豐則國安而力足矣國之大用有四一曰祭祀二曰戎事三曰賓客

四曰庖膳祭祀者昭事上帝也天子郊祀上帝宗祀明堂言有尊也得不蠲絜恭恪手粢盛豐備者春秋桓公六年楚武王侵隨使其大夫薳章求成焉軍於隨之瑕地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鬬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矣而和協以謀我故難閒也漢東之國以隨為大隨張必弃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音律且子余切比曰○隨賢臣季良在何益鬬伯比曰以為後圖○季良諫不過一見從少師得其君行少師之計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良止之曰天方授楚楚羸其師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者忠於民而信於神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詞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隨侯曰吾牲牷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

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物咸有也奉粢盛而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所謂三時無譏慝也務其三時修其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矣三時者春耕夏種秋收農之三時也○

夫唯嗇是謂早服

注何以聚人曰財故能儉愛則四方之人將襁負而至早服事其君矣服事也

疏夫唯嗇疊出上文也是謂早服釋儉嗇之義凡有七轉義皆倣此夫唯者發語之詞也服者事也夫唯能儉愛之君理人事天以儉為政是以普天之下亦當早服事於君矣

義曰儉嗇為政國必豐財上無甚貴之奢下無箕歛之怨以此理人則人順事天則天明天下之人相率而歸其德矣何以聚人曰財者易下繫云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財所以資生者也將聚於衆必先有財財豐則人可聚君財用有節正而理之民不為非則可聚而安之也

早服謂之重積德

注夫能儉嗇已是有德人歸有德早事其君故云重積德○

疏何故普天仰化率土歸仁由行節儉節儉則百姓早服事之是重積其德爾

義曰君行節儉是重積其德民益歸之普天率土者詩北山篇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民是也溥大也率循也濱涯也

重積德則無不克

注聖人積德四海歸仁則無有不能制伏者矣克能也

疏克能也君若厚積其德者其為政也人力普存其事天也吉無不利則四方向化無有不能制伏者矣

義曰偷以理國敎以事天重積其德四方率化無思不服矣

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注人君之德無有不能制御者則無遠不至故四方莫知其窮極也

疏此謂君德無有不能制服者則殊俗慕化絕域觀風無遠不至故莫知窮極

○義曰君積厚德國有豐財萬寓歸王九圍貢賫人服德化豈有限極耶殊俗絕域者皆要荒之外與中國殊庭遐域夐絕也言異域之人思戀聖人之化自遠而至由道德所服也觀風者十洲記云聚窟洲在西海中申未之地地方三千里去中國三十萬里國中常占東風入律百旬不休則中國將有好道之君故漢武延和三年其國遣使貢返魂香猛獸乘飛車而濟弱水策天驥而度飛砂一十三年方達中國此觀風而慕化也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注莫知窮極然後可以為有國矣

疏言人君德化無遠不及萬人所歸往神明所福享然後可稱為有國易曰王假有廟有家是也過此以去豈有國乎

義曰有國者車軌所及書文所同人服其德遠懷其化可以謂之有國矣或以武威所制說道所臨苟有其邦人所未服或承平統曆嗣位守圖厥德有愆恩化不浹者

○皆非謂其國矣王假有廟有家者易萃卦云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假聚也王以聚人至於有廟有廟乃能致其孝享故曰利見大人聚以正也觀其所聚則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義曰天下崩離則民怨雖有享祀與無廟同王至大聚之時孝德乃洽始可謂之有廟矣以此而用大牲神明降福聚道既合以至有廟能致孝享爾王假有家者易家人卦九五詞云王假有家勿恤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王能有家道在下莫不化之天下既化六親和睦故曰交相愛也渙卦亦云王假有廟其義同也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注有國而茂養百姓者則其福祚可以長久

疏母者道也以茂養為義夫所以得稱有國者秖緣有道而茂養蒼生若爾福祚永昌可以長久

○義曰積德臨御用道養人萬方歸之若子之親於母也則天道所覆神明感通卜年八百未足為永固可以長久享國矣

是謂深根固蔕長生久視之道

注積德有國則根深蔕固矣深固者是長生久視之道

疏夫積德之君以道為國則可以長久故舉根蔕之喻以申其義理也蔕花趺也夫草木根深則榮茂蔕固則不落乃長久也以喻積德之君理根於道固蔕於德命延謂之長生恒照謂之久視故云深根固蔕

長生久視之道

義曰人君以道德養生靈以儉嗇理天下豐財則國富積德則祚隆遠近歸心華戎率服又能母養萬物子愛群生根深則祚曆無疆蔕固則子孫延永長生久視弃業重光不可得而倫矣修道之士嗇神以安體積氣以全和內固三關外袪萬慮晉神率服衆行周圓變化莫窮享年長久固蔕於混元之域深根於何有之庭與夫九老七元差肩接武矣

○治大國章第六十頭前章明理人儉變則萬方畢服此章明莅物不擾則其德交歸阿舉理國之喻不可有為決明德及鬼神兩無傷害後繇歎交歸之德德以動有國之君○義曰大國者有二其一天子之國其二公侯之國夫天子君臨大國子育萬民懷之則不忝急之則離散以烹鮮為喻理國然矣莅之以道則鬼神賓服幽明各遂德善之歸此

勸人君用道理化之首也天子之國四海之內有九州州方九千里每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閒田大國三十者三公之國也次國六十者六鄉之國也小國百二十者十二小鄉之國也名山大澤與民同財不得障管立賦稅而已此古制也較制大子之國地方九千里中一千

○里為天子之畿餘八為州也周公所制九州大界方七千里方千里者四十有九其一為王畿餘四十八為八州各有方千里者六也殺四法凡一州封地方五百里者不過四謂之大國又封四百里者十一謂之次國方二百里者不過二十五其餘方百里者謂之小國弃四十六國一州二百二十國則餘方百里者百六十四凡處地方千里者五方百里者五十九其

餘方百里者四十一為附庸地也天子畿內方百里之國有九方七十里之國有二十一方五十里之國有六十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封班其餘以祿士為閒田天子所居亦謂之縣亦謂之畿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九弃為時諸侯之國有方百里十七三十十里為時要服以內地方七十里周公復九弃舊域以五服為九州要服之內方七千里又云周以

○千八百諸侯列布於五千里內也大子百里之內供官千里之內以為卿采食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為有長十國為連連有帥三十國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伯八州有八伯五十六正一百六十八達帥三百三十六長八百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以為天子左右曰二伯帥周公召伯分理於陝是也千里之內曰甸甸理也千里之外曰

采采取其美物也亦謂之服或貢或否天子真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小國卿二人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斯乃周約唐虞夏殷之法而增減之以為國之制度也成王在豐既黜殷命滅淮夷乃作周官立太師太傅太

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天官冢宰掌邦理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理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奸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人此周制也本責說官惟百夏商官倍惟於省責用官備故天下乃理矣

治大國若烹小鮮

注烹小鮮者不可撓理大國者不可煩煩則人勞撓則魚爛

○疏此喻說也烹煑也小鮮小魚也言烹小魚不可撓撓則魚潰喻理大國不可煩煩則人亂皆須用道所以成功爾

○義曰言理國之難喻烹鮮之旨不煩則人化不撓則魚全務在安舒漸繇其化矣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

注以道臨位天下不求有妄之福故鬼無以見其神明也

疏以用也莅臨也人神處幽爲鬼神者靈效之謂夫人求則神爲應今若上德之化人自安全豈惟上忘帝力亦不旁請鬼神

故處幽之鬼無以效其明靈也

義曰爲君以道天下恍隨鬼神無以見其靈吉凶無以施其變雖神鬼之靈莅豈能干於有道乎天神曰神地神曰祇人神曰鬼皆晦而不顯幽而不明苟逢道德之君必無侵傷之害矣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民

注上言其鬼不神非謂鬼歇滅而不神但有其神而不見怪以傷人

疏此覆釋鬼無效靈之義非其鬼不神者非謂鬼歇滅而不爲神但袄之將興由人有舋人恒其德則神不見怪而傷人春秋曰其氣燄以取之

義曰道德之主正直無私天神不能傷人人鬼不能害物幽靈潛匿袄怪不興故國之興也明神降之以觀其德四海之神素車乘雲來謁武王是也國之亡也神亦降之觀其惡也石言乎晋神降于莘乃鬼神之見怪也且亳于宾心而大巫彼適鄭令璧折而河神以亡此鬼神不能害於有道也其氣燄以取之者春秋莊公十四年夏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大夫傅瑕傅瑕曰苟舍我我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儀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初鄭有妖蛇內蛇與外蛇鬭南門之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有袄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言若火燄燄未成而進退之時以俞人心不堅正也妖由人興人無舋焉袄不自作人弃常則妖興故有妖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惠言入又不念寡人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宗人典司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爲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二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有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

非其神不傷民聖人亦不傷民

注鬼見神怪則傷人聖人有爲則傷人今神所以不見神怪而傷人者蓋以聖人無爲清靜故爾

疏所言神不傷人者豈但神靈無效而不能傷害於人而聖人以道臨人無爲不擾百姓自正故云聖人亦不傷人則鬼神不能見怪以傷人者由聖人以道莅天下爾將欲發明聖德故重云亦不傷人

義曰聖人行大道以君臨鬼神稟聖德而自靜既絕有爲之擾自無見怪之傷此乃鬼神化聖人之道德不敢傷人聖人以清靜垂衣不勞役於群庶也

夫兩不相傷者故德交歸焉

注鬼神傷人則害國虧本聖人傷人則匱神乏祀令兩不傷物故德交歸

疏兩者謂聖人與神也夫人國之本亦神之主者鬼神傷人則害國之本聖人傷人則匱神之主兩不傷害人故德交歸其惟

神聖獨豐抑亦兆人咸賴
義曰人為邦本本固則邦寧人為神主主安則神享聖人以道為理既不傷於人鬼神感聖之功亦不害於物兩者相恍二德交歸春秋隨季良諫隨侯曰夫神依於人人者神之主也尚書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十億曰兆舉其多也天子以道不傷於人神感其化兩無傷害四海垂安故云兆民咸賴賴倚賴也匱乏也虧損也此蓋顯明以道為國其利弘多不唯寰海宅心信亦鬼神賓服理身若此何妖惑之能干耶人為神主者春秋僖公十九年宋桓公使邾文公用鄫子於次睢之社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所以為人也夫人神之主也用人其誰享之齊桓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君一會而虐三國之君言執滕子用鄫子也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恐其亡國也子魚宋公子目夷也睢水自汴入泗而有妖神東夷殺人以祭之焉六畜不相為用者如祭馬祖不可用馬況用人乎今聖人以道育之鬼神交福兩不相咎可謂玄德乎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一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二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疏前章明以道盛物則其德交歸此章明以德下人則物歸謙讓物標大國用謙故能歸化次故大國下叙大小各得所欲復故大國者偏戒大國特宜用謙○義曰擬乃德基下為貴本大國以謙為用則小國歸仁巨海以下為實則百川朝會故猶牝以柔勝政以靜彰故大兩以謙下衆人小國以單慎奉上各安其位互得其宜理國理身斯為至訓夫春秋鄭公二十年鄭游吉對晉大夫士景伯曰小國事大在恭其時命大國字小在恤其所無先王之制也取備而已所以交其好也此國大國勿於用謙不在乎以大制小矣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
注下流者謙德大國當下流開納則天下之人交至
疏江海處衆流之下百川委輸故曰下流施之於人是謙德也夫人君者有道則國存無德則人散故處大國者當下流開納令天下之人交會而至則能全其大故曰下流天下之交
義曰蠢蠢群生君為司牧開邦立國道德為先德以下人道以育物國益大而心益

下人愈歸而君愈謙億兆樂推遐邇交會不其韙歟

天下之交牝牝常以靜勝牡

注天下之交疊出前文以結下流之義也

踩天下之人所以交會至者由大國謙下之故喻如牝者常以雌靜為牡動所求此云以靜為下則明牝常以雌靜而能勝牡者由以安靜為下故爾

義曰靜以理身必氣和而神暢靜以理國必德廣而人歸以靜為下斯之謂矣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

踩故者仍上之文以結成前義也言大國之君所以不事威武而用謙卑之德以柔服之者將欲懷來附庸之君取其小國之人而為臣妾爾

義曰大國以謙靜率人人所親附不施威武不恃權謀故小國懷仁求為臣妾國愈廣而衆愈繁矣大國能安撫小國如晉為盟主而衛國逐其君而立剽晉欲討其罪晉侯問故於中行獻子偃對曰不如因而定之伐之未必得志而動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亡者撫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冬會于戚以定衛此所謂大國之撫小國也又大國之聚小國者謂群方朝會無代無之故夏啓有鈞臺之享在河南也商湯有景亳之命在偃師也周武有孟津之誓成王有岐陽之蒐康王有酆宮之朝在鄠杜也穆王有塗山之會在壽春也齊桓有部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皆以大國恤下小國事上各得其所也大國不能撫小國者如晉侯不能字育諸侯强令於鄭鄭子家與趙宣子書曰古人有言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此言晉若虐命於鄭鄭將庇於楚矣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弊賦以待於儵(叔晉之境也)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强令豈其罪也此由大國不能撫懷於小將致其叛故大國之於小國當謙和以下之柔靜以懷之取言聚也以聚於人也

○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

注大取小以為臣妾小取大以為援助也

踩言大國之君既以卑謙之道而柔服小國小國之君則朝聘會盟不敢離叛以卑下之禮而事大國者則欲取大國之威以為援助爾

義曰小國謙卑推忠盡敬以事大國則大國懷而安之柔而服之若小國不能致禮竭誠奉事大國者如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及盟目夷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於是楚執宋公冬會于亳乃釋之目夷曰未也未足以懲君此小國不能事大國也夫小國能事大國者如隱公元年三月邾儀父盟于蔑(會地)邾以附庸之君未王命故書名然其小國能適大國繼好息民書字以貴之是也朝聘者大國適小國為聘大事小也小國適大國為朝小事大也繼好結

信也謀事補闕禮之大也孟子曰唯仁者
能以大事小湯事葛伯文王事昆夷是也
唯智者能以小事大大王事熏鬻句踐事
吳是也大事小謂之樂天小事大謂之畏
天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曰畏
天之畏于時保之此周頌美成王畏天之
威能安其太平也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注以者大取小而者小取大
○
疏春秋曰師能左右之曰以或下以取者
言大國用謙卑之道以取小國則令其可○
左可右故云以取或下而取者言小國用
謙卑之道歸事大國但可承奉而求援助
不能令左右隨意故云而取
義曰師能左右之者春秋僖公二十六年
秋宋叛楚而善於晉楚令尹子玉司馬子
西帥師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
師能左右之曰以謂進退在己寘桓公之
子雍於穀以爲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桓
公之子七人爲七大夫於楚言齊孝公不
能撫之故也二十八年楚子使申叔去穀
也此言左右由己取捨因時也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
注大國謙德而下小國者不過欲兼畜小
國爲臣妾小國執貢賦以下大國者不過
欲入事大國爲援助也
疏言大國宗謙下以取小國者更無餘意
不過兼畜小國之臣爲人君之長小國用
謙陳薦贄幣而取大國者不過欲入事大
國資爲援助爾
○
義曰大國以小國内爲臣妾小國以大國○
外爲援助兩者其志不逾於此矣薦進也
贄執也幣帛也諸侯覲王兩國交聘則必
陳進珪玉貨帛執以爲禮故曰贄幣也小
國求大國爲援助者春秋文公十四年秋
鄭伯與魯公宴于棐鄭大夫歸生子家賦
鴻鴈之什取其哀恤鰥寡之義使魯侯恤
之又賦載馳之四章言鄭國寡弱取其小
國有急欲引大國以爲援助是也
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
注一求臣妾一求援助是兩者各得其所
欲然大國者常戒於滿盈故特云大者宜
爲下
疏大欲畜養小欲入事兩遂所願故云各
得其所欲大者宜爲下者夫物常以小輕
大而必以大凌小將恐大國之君驕盈致
禍鮮能下下故戒之大者特宜爲謙下爾
義曰居匹夫之上亦以爲難況居國之上
乎在上者承天順地撫衆和民不以國大
自尊不以兵强自恃謙柔爲志畏慎在懷○
若履薄氷如馭朽索兢兢業業柢敬上玄
然可以保其社稷矣老君恐其恃强爲失
故特戒之也理身者在乎富貴不驕滿盈
致戒謹身約己可以有終也若大國不能
爲下或會之以侈示之以忲人必離之夏
桀爲有仍之會而民叛之商紂爲黎之蒐
東夷叛之周幽爲太室之盟戎夷叛之宋
襄爲鹿上之會而諸侯叛之楚子爲申之
會而人心去之懷不以德綏不以禮人人
各有心其可服乎

道者萬物之奥章第六十三疏前章明以德下人則大小各得所欲此章明以道化物則善惡皆蒙所怙初標道體沖奥次明立教化人後引古之下數道之功可謂尊貴爾○義曰前以大國小國各在謙光此以所寶不保俱明道用美言尊行表以勸人開國設官俾之行教不貴拱璧不弃於人顯妙本深奥之功故爲天下之貴怙恃也

道者萬物之奥

注萬物皆資妙本以生成是萬物取給之所故與言爲萬物之奥奥内也

疏道者妙本之强名奥内也言道包含無外是萬物資始之所故爲萬物之奥内○西昇經云道深甚奥虚無之淵此之謂也

義曰道之深也無不呑納無不制圓圓蓋之高方興之厚日月之照動植之繁皆道氣所育居大道之内故爲萬物之奥内西昇經者老君於周昭王二十五年癸丑四月於終南之陰尹喜草樓之内授道德二經既畢欲西化流沙尹喜問存三守一之方習道修身之要後以聖言編纂以昇入太微西化流沙之義西昇經凡三十六章九百七十二句四千二百七十八言其大旨與道德經相出入言大道甚深甚奥爲虚無之淵藪也

善人之寶

注善人知守道者昌失道者亡故常寶貴之而無患累

疏寶者珍寶之謂也善人者體道無爲身心清淨故寶貴之無暫忘也

義曰善人屬念運心與道符合故常寶貴於道矣子罕曰人以王爲寶我以不貪爲寶又理國之君以賢爲寶況於善人心不遺忘道故以道爲寶也

不善人之所保

注保任也不善之人不能寶貴至道及有患難即欲以身保任於道自求免也

疏保任也倚也不善之徒心無明智惑於積習平居則忽道嬰難則求之以身保任於道倚以求安也

義曰不善之人行與教違固遠於道矣雖欲保身倚道解難救危亦不可得矣又經或云不善人之所不寶言不善之人違反於道故不寶於道也何者道好柔弱不善人好强梁道好恬和不善人好剛躁道好沖寂不善人好諠譁道好謙卑不善人好格捍道好無事不善人好有爲道好生成不善人好傷害行與道違故不善之人不寶貴於道也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

注甘美其言可以求市尊高其行可以加人以況聖人以甘美法味之言尊高清靜之行以化不善之人亦如市賈之售相率而從善矣故下文云

疏此喻説也言不善之人亦在教之而已

義曰道之立言澹泊無味不善之人安得而悦之故聖人設美言以誘之故從之者如求利之赴市矣示尊高之行以化之隨之者如慕羶而歸受矣不善之人因此所化亦皆修道所謂道無弃人也

人之不善何弃之有

注不善之人亦在化之而已何弃道之有乎

疏言人言行不善何弃遺之有乎當導之
以善道冀從化而悛惡不可弃之而不化
故云何弃之有
義曰聖人弘慈道無棄物雖不善之人閥
其未悟於道故甘詞以誘之善教以勸之
使其從善無所遺弃悛改也
故立天子置三公
注共教不善之人
疏故立三公謂太師太傅太保也天子無
爲三公論道皆所以垂訓立教化不善之
人書云天工人其代之此之謂也
義曰四海之大萬有之殷厥初生人不可
無主故立天子以牧之天子者尊事上帝
父事於天母事於地謂天之子也一人不
可以廣理置百官以臨之百官之長有三
公焉尚書周官云其惟三公論道經邦太
師者智足以爲泉源行足以爲儀表問焉
則應求焉則得謂之太師亦曰尚父太言
大也爲王之師安車青蓋金印紫綬太傅
者訓也保也大戴禮云傅天子以德義者
天子無恩於父母不惠於庶人失禮於大
臣不中於制獄皆太傅之失職也太保者
保傅也任也大戴禮曰天子處位不端受
書不敬語不序聲音不中律進退即席無
升降揖讓之禮皆太保失職也復置三公
太尉司徒司空主佐天子理陰陽親爲人
廣敎化此其職也天工人其代之者尚書
咎繇謨曰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
人其代之曠空也庶衆也居其位者惟其
人非其人則闕之言人代天理官不可以
天官爲私用非其材也
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注三公輔佐雖有合拱之璧先導駟馬之
乘以獻之猶不如坐進此無爲之道
疏合拱之璧璧之大者駟乘之馬馬之良
者言三公輔相雖以璧馬獻之至尊未足
珍貴不如坐進無爲之道令化惡歸善爾
拱璧先駟馬者古者朝聘將進駟馬以璧
爲導故稱先也春秋云乘韋先牛十二犒
師之類是也
義曰合拱者說文云兩手相合爲拱璧者
瑞玉也合拱之璧瑞玉之大者也駟馬者
馬四匹爲乘共駕一車也古者諸侯朝於
天王會於大國聘於小國或遇於野兩君
相見皆有贄幣之禮以先貨幣爲導謂之
爲先令三公當以論道爲務經邦爲事雖
欲以駟馬大璧獻之於君有益滔奢無裨
政理不若此無爲清靜之道進之以化天
下使不善者從善不悛者悛心道化周行
帝德遐被何用璧馬之爲乎輔相者輔毗
也相助也亦云視其善惡也天子象四輔
之星以立輔相輔其闕失相其禮儀導以
道德賛以政化也先牛十二者春秋僖公
三十三年晉師伐鄭及滑鄭商人弦高將
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
君聞吾子將出師於弊邑敢犒從者不腆
弊賦爲從者之淹止則具一日之積行則
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因有備焉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
注何問辭也

踈舉古證今令物生信古人即前實道人也問其所以寶貴此道其意何也

義曰拱璧不足以為貴駟馬不足以為珍自古及今唯貴於道者何也老君將明道之功用和寧天地濟佐邦家行之則理違之則亂重顯其利物之義更自詳問貴此道者何

不日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為天下貴

注道在於悟不在於求不如財帛可以日求而得故云不日求以得既悟則無罪累豈得有罪方求免耶故可為天下貴爾

○踈此沓釋貴道之意不日求以得者言道在於悟悟在了心非如有為之法積日計年營求以致之爾但澄心窒欲則純白自生也故云不日求以得有罪以免耶者夫妄心起染則業累斯生若悟道虗心則罪因自滅豈如執滯之人動生悔吝嬰彼罪罰方求免耶以是之故故為天下善人之所寶貴

義曰道之所以為天下貴者頓悟而得不在營求繞遣妄心即通正道妄心既遣塵累亦消求可以得罪可以免故天下所共寶貴老君以至道玄邈了悟者稀發問賛明欲其悟入耳為俗學之士尚輕尺璧而重寸陰豈至道之君不崇妙本希微之功而貴合拱結駟之物乎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二

○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三　　行六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為無為章第六十三　踈前章明妙本沖與坐進是精捐之門此章明玄默無為息慾滅榮證之行首標坐忘絕欲次示杜患防萌後是以下舉聖人之德以中終勸勗○義曰前以不貴璧馬之說進道

為[illegible][illegible]之源氣恬即通玄通玄即無答以不無為無事味道守常自然居燃穿勞德報不為難大輕寡之遊故會道以無尤此欲使人君貴道而體無為平身而弘清靜也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

○踈為造作也修道行人坐忘去欲心無造作凡所施設功與化冥於為非為故曰無為此明心也即事不滯故於事而無事此明身也即味不耽故於味而無味此明口也三業既淨則六根塵自息矣

義曰夫人之稟生即有三業心業所起有用而無形凡所作為起於心也無為則心業淨矣身業所起有用而有質所執之事關於身也無事則身業淨矣口業所起有言有味故所知之味非道之言由於口也無味忘言則口業淨矣既無三業自息諸

塵塵累清靜照邦真道此行人所修爾夫理國之無為者不滯於有作則三時不奪萬姓不勞垂拱握圖超然宴處矣無事者不勤力役不務軍功無瑤臺瓊室之華無阿房虎邦之麗則卑宮茅宇人力存矣無味者不酣於酒不味於珍飛走遂其生水陸全其命菲食自安矣忘言者正身化下言令不煩澹爾無營兆人自化如此則符於無為之道也

○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注於為無為於事無事於味無味假令大之與小多之與少既不越分則無與為怨若逐境生心違分傷性則無大無小皆為怨對今既守分全和故是報怨以德

疏夫大小之為多少之事苟涉有為之境無非怨對之讎若能體彼無為捨茲有欲悟真實相無起滅心自然怨對不生可謂報怨以德

義曰人君於為不為於事無事恬然自得獨與道游下無怨咨邊無戈甲設有肆逆必自馴柔舞干羽而格有苗斯乃報怨以德矣修身者三業既淨衆惡不生物莫能干豈有怨怨既無怨怨專任清虛亦乃報怨以德也

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

注肆情縱欲者於為無不難於事無不大今欲圖度其難營為其大當須於性未散於其分未越則是於其易細矣

疏圖謀度也為營也夫情欲傷性皆生於漸無不始於易而終成難初於細而後成大若謀難於難為大於大禍亂已作縱欲圖而為之將無益於患難也

義曰無事無為固不為難大之事矣皆萌心之際已息機緣既不為之於大於難不俟制之於細於易此理心則虛寂理化則安貞也

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

注明上文所以預圖為也

疏作起也此疊上文原禍難之所起難事必起於易欲令於易而圖之大事必起於細欲令於細而去之其類寔繁不可具舉故以天下而總言之爾

義曰防禍於未兆絕患於未萌慎之至也夫病生於稍稍禍起於微微早為之防寧有難大之患矣普言天下者欲使動靜防微也

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注因云大事必作於細將明聖人所以能成大者以不為難事大事故能成其尊大爾

疏前明凡人常為難大之事故改作多敗多難是以舉聖人終不為難大之事故能成其尊大

義曰凡人觸途徇境屬念成非難事成而過不可除大事搆而罪不可解聖人了知虛妄洞達真常終不為大為難故能證於尊大

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

注輕諾許人必寡於信動作多易後必多難

跡此結前也夫不三思而後言輕易於然諾者必少忠信不謀始而慎終多易行其事者後必生難而為患累

義曰立身之先忠信為首慎終如始禍患莫侵若輕以許人易為行事患累所及理亦信然所以解揚無貳令仲由無宿諾古令美之

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注難為輕諾多易故終無難大之事也

跡聖人即有道之君也猶難之者難為輕○

○諾多易故終無難大之事爾

義曰有道之君修身之士不為輕諾之約重靜以循常不興多易之心恬和而應物所以於國則感服誠信於身則外息過尤自絕難大之瑕以昇無為之道矣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跡前章明無為玄默示息怨修道之門此章明思患預防樸絕情去欲之行初六句述明防患之漸次六句舉前生患之由復兩句論為執之述又六句申乖凡之行後七句推聖人不欲不學之意觀凡俗易持易謀之心○義曰前章戒二為之難自無患累此乃明四易之行周勤精修戒慎其幾微忘遣兆為執將表聖人之行以塞衆民之非亟於欲學習除貴變不學以叶後章善為道之旨爾

其安易持

跡安靜也持執也言人之受生正性清靜感物而動則逐欲無窮令明欲心未動安靜之時將欲守之令不散亂則易持執故云其安易持

義曰夫正性安靜嗜欲未萌就而守之執持為易絕堅冰於履霜之際理固非難復推輪於大輅之前樸猶可覩任乎修鍊用含真常爾感物而動者禮記樂記篇之詞○

其未兆易謀

注言人正性安靜之時將欲執持令不散亂次雖欲起心向未形兆謀度絕之使令不起甚為易爾

跡兆萌漸也謀度也情欲將起未有萌兆謀度絕之亦為甚易故云其未兆易謀

義曰欲之將萌未有形兆謀度除絕其易可知然而明在於察微能在於杜欲察而能杜善莫大焉

其脆易破

跡言欲心已動柔脆未堅將欲除之易消破也

義曰欲兆既彰未成堅執破柔攻脆於理非難在於斷自誠明復其純粹爾

其微易散

注欲心初染尚自危脆能絕之者脆則易破禍患初起形兆尚微將欲防之微則易散爾

跡微細也禍患細微未至於大防之於初○

○欲令散釋亦甚易爾

義曰欲既堅成事猶微細抑情以解散挫欲以安排滌慮洗心去道非遠此上四句通明防微之行言理國理身之道防患慮禍為先禍成而救之患成而攻之用力益多而禍患未可除也

為之於未有

注覆上易持易謀也所以易者為營為之於未有形兆爾

跡為修除也此一句釋前易持易謀兩句

也所以易者明欲心未起之時修除杜絶則欲惡不生故云爲之於未有

義曰爲者爲之防也防患於未然雖覆釋易持之意亦旁演防未然之旨文選詩曰君子防未然此所謂防患避嫌也

治之於未亂

注覆上易破易散也所以易者除之於未成禍亂也

疏此一句釋上易破易散兩句也所以易者明欲惡雖有尚自脆微未成禍亂故易○理爾

義曰理者救理也嗜欲之生亂於正性正性將復理之爲先於理既明禍亂息矣此雖覆釋易破易散之義亦存救理之旨此六句約之於身以欲心興起之漸修行制伏之門割欲違情卻禍除患是矣語之於國則安不忘危其安易持也理不忘亂理之於未亂也慮患於冥冥爲之於未有也慎禍於細微其微易散也防萌杜漸其未兆易謀也與小善去小惡其脆易破也勿以小善爲無益而不修勿以小惡爲無傷而不去以斯六者蓋理國之要焉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注此三者喻其不早良圖使成後患也

疏此言患生於微而成於著喻如合抱之木始生如毫毛之末此明自性而生也九層之高臺起乎一簣之土此明積習而成也千里之遠行始於舉足之下此明遠行不止也則天下之事誠以細微爲始而人多忽之遂成患本故舉三喻以證上文

○義曰人之所以不防患國之所以不慎微禍形而務除亂成而務理此皆失之遠矣毫末至於合抱自小而成大也累土成於層臺自下而爲高也千里始於舉足自近而及遠也世人但見合抱之大層臺之高千里之遠方欲執柯以伐之聚鍤以壤之馳騖以追之勞亦云甚禍不可救亦猶倚鄒門而長嘯終亂晉朝崩沙鹿以貽祅禨傾漢室默識遠鑒所宜留神矣

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注凡情不能因任營爲分外爲事求遂理必敗之於事不能忘道動成執著執者求得理必失之

疏爲謂營爲也執謂執著也言人不能爲之於未有理之於未亂而更有所營爲於性分之外執著於塵境之中故必禍敗而失亡也

義曰世人不能知道妄動營爲非道營爲必至隳敗或妄於教體執著有無不能任○以自然守常知分有執必失有爲必敗此乃常理也欲使化理之君無爲則無敗修道之士無執則無失也

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疏聖人無爲安靜故素分成全而無敗虛忘無執故真性常存而無失

義曰聖人知有爲乖道無爲故無敗知有執違真無執故無失是知冥寂其心混通於道道尚虛寂修道之士當冥體聖人之心恬神安漠不思不慮無營無爲然後虛

室生白矣

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

注人之始從事於善者常於近成而自敗也

疏幾近也言常俗之人從於善事常以功業近成不能慎終乃復忘敗也

義曰世態紛綸真心難固嗜欲牽役妙道易忘始從事而立功忽進退而生惑亦緣有爲有執所以敗於垂成爾

○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注慎其終末常如始從善之心則必無禍敗之事

疏此老君重申勸戒也人若能慎末如初始終常一則其事無敗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義曰修道之人不能委心順道分外營爲執著即喪真有爲則隳敗故云修道如初得道有餘弘道無巳自致不死蓋愍其初勤中怠誠不終也末常如始從善不移者難矣故重戒之靡不有初者詩大雅蕩之什也此言民初教之以誠信忠厚今則更化於惡俗言其爲善者不能終靡無也鮮少也克能也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

注難得之貨謂性分所無者今聖人於欲不欲不營爲於分外故常全其自然是不貴難得之貨

疏此明聖行以斥凡也難得之貨內謂性分所無外謂珠犀寶貝聖人於欲無欲內不務於性分之無外不營於累德之寶故云不貴難得之貨爾

義曰大聖之行迫出塵煩愛欲不能干榮枯不能迫外無潤屋之望內無越分之求將勸理國之君惟賢是寶欲使修真之士惟道是從矣珠者大或徑寸光照十二乘乃古人之所貴也犀者南徼之外有牛重千餘斤一角在鼻端可以爲寶中斷其角有文通達成形象者有辟塵者有辟水者磨而服之可解蠱毒之疾雞見之夜驚故曰駭雞犀亦今古所貴也寶者金玉珍異草木毛羽衆所奇重者皆曰寶焉貝者出東海中如螺有文有長尺者可以爲寶在海爲介蟲居陸名猋在水名蜬甜古者貨貝而寶龜周有泉貝到秦廢貝而行錢貝字者象形也今凡貨賄贈賫貴賜賧責凡財之屬皆從貝矣古詩曰積財爲累愚明財多累德也古有三幣珠玉爲上黃金爲中刀布爲下帝王以之御四海也

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

疏凡夫貴難得之貨故矯徇務尚以學性分之所無聖人不求過分之學常全自然之性是於學不學如此者將欲歸復衆人所過分之學爾

義曰聖人心冥太虛道貫天地固不營過分之學所以戒學於不學是戒凡夫矜徇之求耳行人能晤聖旨絕此矜求即無越分潰財之過矣

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注聖人不求過分之學是於學不學將以歸復衆人過分之學以輔其自然之性故

不敢爲俗學與多欲也

疏輔佐也自然物之性本也衆生起妄失於性本聖人慈誘勸學無爲將以輔佐物之自然真性故不敢爲於俗學與多欲也

義曰俗學旻衍難復於無爲多欲紛綸必迷於正性聖人令學不學以敦素欲不欲以恬愉漸窺正道之光用輔自然之性不貪難得之貨不務過分之能自敗而反成慎終其若始察微防害復於易持之安國所以晏寧身所以貞固然後可擬於古之○善爲道爾○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三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四 行七

唐 廣 成 先 生 杜 光 庭 述

古之善爲道章第六十五 疏前章明恩患預防樸絕情去欲之行此章明好智生患示玄德大順之規初明爲道之化次辯以智之賊知此下示料簡以爲法常知下歎功用而勸修○義曰古之爲道非欲明示於民使成强知之患令其輻輳智用潛起無有之律故以智理國則亂生騰智爲君則福至智詐興則難理智詐息則歸玄德於是彌深反俗而歸大順亦與夫祛俗學多欲之累而證百谷朝宗之願焉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注人君善爲道者非以其道明示於人將○導之以和使歸復於樸令如愚爾

疏言古之人君善能用道爲化者貴夫無爲恬澹非衒耀其道明示於人將導以淳和杜絕智詐令質樸如愚爾

義曰古者玄古之時也善爲道者玄古有道之君也其志玄默其心杳冥其爲理也無刑無德其爲事也無將無迎茫乎䫉之不可見聞乎聽之不可聞其人若姑射之人其俗若華胥之俗民不知曆數不達盈虛不以親爲親不以己爲己蒙兮昧兮將無所有也固不以常道之教而教之但以無爲之化而化之所以天下質樸淳白若令其愚也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注君將明道以臨下人必役智以應上智多則詐興是以難理化者正以其智太多智之太多由人君明道以臨下是使下人役用其智而生姦詐故難理爾

義曰夫上明道以臨下下飾智以奉君本用明以理人所務易理及變智而爲詐始○自有爲是由上明察而下詐僞欲求靜理不亦難乎舉此義者欲使法玄古之君示民以淳樸則易理

以智治國國之賊

注以用也人君任用多智之臣使令理國智多必作法法作則姦生故是國之賊也

疏以用也賊害也言人君任用智詐之臣使之理國智多則權謀將作謀用則情僞斯起僞起則道廢有害於國故云國之賊

義曰用智爲政務欲理人智變姦生禍亂

滋起所以詐妄賊害之事勃然而興矣曹參守法而漢以之安商君變法而秦以之弊故上經云智慧出有大偽是也

不以智治國之福

注若不用巧智之臣但取淳德之士使偃息蕃魏弄九解難自然智詐日薄淳樸日興人和則年豐故是國之福也

疏人君不任智詐之臣但求淳德之士坐進無為之道行宣大樸之風交泰致和是國之福也

○義曰君猶表也表正則影端表邪則影曲○正則人隨而正邪則人從而邪邪正淳澆由他矣用智謀之臣則權令起用忠厚之士則風教淳人化淳和國乃豐泰此為福也偃息蕃魏者段干木為魏文侯之師以安靜為先道德為化故偃息無事而藩屏魏國矣偃者偃仰也息宴息也藩蘿屏也弄九解難者楚白公勝與大夫子西兩家舉兵相伐兩家大夫曰市南宜僚陸沉之士也一人當五百人並遣使往召之宜僚高枕安卧以見二大夫之使卧而不起以兩手弄九不止承之以劍不動二大夫之使各還具論宜僚之狀二大夫曰高枕安卧者示我無為也承之以劍不動者兵不足恃也兩手者喻兩家也九者形圓無為之物兩手弄之不止者俱止於困也明兩家稱兵不止必至滅亡二大夫解兵而歸是兩家難解也事見莊子也夫無為既興有為遂息貞素既顯智詐自亡勢使然也為國之福其在茲乎

○知此兩者亦楷式

注役智詐則害於人任純德則福於國人君常知所委任是謂深玄之德

疏兩者謂用智與不用智也楷模也式法也人君知用智則為賊不用智則為福當去賊取福知此者可為理國之楷模法式也

○義曰用智則國亂息智則人安去亂就安理之要也夫智謀之士辯說之徒飾智以惑於諸侯縱辯以亂於時主離堅合異反白為黑所務者在乎干名譽要寵榮逞是非肆胷臆不以安全為志不以惡殺為心苟得恣彼筆簧鼓其頰舌以為榮矣理國之主當鑒而斥之則淳素化行人復於樸矣

常知楷式是謂玄德

注福德之臣是亦為君楷式以祐於國人君能知此者可委任之

疏玄深也妙也人君常能知此則兩者為楷式是謂深遠玄妙之德也

○義曰人君知用智用德以定安危常法之○而行則其德深遠矣

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注玄德深遠能與物反歸復其本令物乃至大順於自然之性爾

疏此結歎也玄德之君無為而化不測其量深也所被無外遠也故能與萬物反歸妙本然後乃至大順於自然真性爾

義曰大順者本乎人情禮記禮運篇曰人情者聖王之田也故聖王修義之柄禮之

序以理人情以情爲田修禮以耕之和剛柔也陳義以種之樹善道也誦學以耨之存是去非也本人以聚之合其所成也播樂以安之感動使堅固也理國不以禮猶無耜以耕也爲禮不本於義猶耕而不種也爲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之而不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之而弗穫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之而不食也安之以樂而不達之於順猶食之而不肥也夫四體既安膚革充盈人之肥也○

○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故天子用民爲順則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衆瑞出焉順之寶也君以玄德居上臣以忠信處下其化廣遠深厚歸萬物於淳風斯謂大順於道矣古之帝王皆順考古道以行其教令任於樸素牧以謙和所以書稱稽古帝堯之例是也天下大順萬方歸之江海謙順百川歸之故江海之章可繼大順之德爾

江海爲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疏前章明好智生患示玄德大順之規此章明善下爲王標聖人不爭之德切舉江海之脊善下則爲王次明聖人用謙樂推而不厭從結不爭之德以示修學之門爾○義曰江海處下百川所歸人君用謙萬國朝會由是處上而人不重後己而人樂推江海以之爲王聖人以之有國前符玄德之主克諧大順之規後應不肖之詞常叶以悳之訓也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

注江海所以能令百谷委輸歸往者以其善能卑下之故百川朝宗矣

疏言江海所以能令百川朝宗而爲王者以其善居下流之所致也故易云地道變盈而流謙此舉喻也故地道用謙則百川委輸而歸往聖人用謙則庶人子來而不厭爾

義曰下爲高之本謙爲德之基百川東注以如歸歸於善下萬姓北趍而拱聖聖在用謙庶人子來理在斯矣嚴君平曰天地不含群類群類含之衆物不求爲王物自往之故天地億萬而大道爲之王陽氣赫赫而天爲之王陰氣肅肅而地爲之王生靈億兆而聖人爲王羽者翔虛而神鳳爲王毛者蹠實而麒麟爲王鱗者水處而神龍爲王介者澤處而靈龜爲王百川並流而江海爲王凡此九王不爲物主而物自歸之不施法式而物自理之不爲信義而物自附之不爲仁愛而物自親之不任智○

○力而物自畏之其何故哉體道合德委仕自然而物自宗之江海所以爲王者無智巧以悅之無慈惠以懷之無威令以束之無刑法以勸之無機權以制之百川所以朝宗者以其處下物自順之由是而言人之處謙遜志恭恕不爭者有國聚人斯爲要矣地道變盈而流謙者易謙卦彖詞言丘陵川谷高者漸下下者益高改變其盈而流布其謙也子來者春秋昭公十年叔孫昭子曰詩大雅云經始勿亟庶人子來

言文王經始靈臺作有急疾之意衆人自
以子義來勸樂爲之也
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
䟽此合喻也此聖人欲上於人則以其言
謙下之夫聖人豈欲居人上而以其言下
之聖人知滿必招損故言則謙柔名則孤
寡以下於物而盛德鴻業自然爲物所推
尚爾
義曰聖人謙已固無飾詞所以孤寡不穀
之名彰其以下爲本罪已納隍之志明其
刻責之心故盛德日崇大業彌固鴻大也
欲先人以其身後之
䟽聖人亦不欲先人直爲撝謙後已先物
物自先之爾
義曰聖人豈欲先於人而曲爲之後以其
謹身順道不以物先故能爲萬物推之於
先耳
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
注謙爲德柄尊用彌光以言謙下之百姓
欣戴故處其上而人不以爲重以身退後
之百姓子來故處其前而人不以爲害
䟽此結前也聖人臨大寶之位居至極之
尊勞身而逸人薄已而厚物在上人得以
生故不以爲重處前人得以理故不以爲
害也
義曰君德謙虛人所翼戴故居上不重君
德欽明人共瞻奉故處前而人不害夫勛
華在上人皆戴之仰之如天辛癸在前人
皆弃之視之若寇謂有道則昌無道則亡
是也
是以天下樂推而不猒
注以是不重不害之故故天下之人樂推
崇爲之主而不猒倦也
䟽聖人之德弘濟無私與物爲春望之如
日旣不爲重爲害是以天下之人樂推崇
而無猒倦也
義曰堯之理天下也六合群生就之如雲
望之如日推崇爲主而無猒倦及其弃世
也天下之人如喪考妣三載遏密八音其
何故耶德以撝謙化以無爲也
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注聖人謙退不與物爭天下樂推誰與爭
者
䟽今天下樂推聖人而不猒者豈不以聖
人言則下之身則後之以其不與物爭先
故天下之人莫能與聖人爭先者矣
義曰聖人御天下德化周普明並六合恵
覃九圍以謙抑不爲物先以柔遜不居物
上人自推戴誰與之爭如此則祚曆遐長
弈葉繁茂若巨海之納百谷不溢不盈若
太上之持三寶以慈以儉故下章以三寶
次之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四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五　行八

唐　廣成先生杜光庭　述

天下皆謂我道大章第六十七　䟽前章明著下爲王摽聖人不爭之德此章明喻大不肖示三寶以慈之行初六句摽道大所以不肖次五句示三寶勸其用慈又八句覆釋以慈之利捨慈之害又四句結歎以慈之德○義曰太上以慈訓人聖人以謙守位旣畢下成不爭之德即道大生不肖之疑以三寶彰儉退之功用慈宣救衛之利然後不武不怒用人得人此章通前後之旨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

注肖似也老君云天下之人皆謂我道大○

○無所象似我則荅云

䟽肖似也老君曰天下後世之人皆謂我道虛無廣大似無所象故下文荅之

義曰天地大也有清濁之形日月大也有照灼之明道之爲大無臭無聲無形無象故不可得而擬議之所以天下之人皆言道無所似爾

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注夫唯我道至大故無所象似若如代間諸法有所象似則不得稱大久已微細也夫

䟽此荅不肖之所由也夫唯我道廣大逈超物表固非凡情揣積所知故得稱大若其有所象似如代間法者則失其所以爲大久矣是微細麤淺之法與俗不殊何足稱大乎夫者語助也

義曰以大道包容廣無所似故稱爲大若如天地之有形位日月之有光華可稱可謂可筭可度則不得名爲大道其爲循常之狀亦已久矣

○我有三寶保而持之

注我道雖大無所象似然有此三行甚可珍貴能常保倚執持可以理身理國也

䟽此明所以不肖者正以有此三行與俗不同故老君言我道雖大無所象似然有此三寶甚可珍貴於汝代人當須保持執守以修身理國爾

義曰道雖籠羅衆法兼包萬行化周天地功洽無垠其於太上所寶以救於世者有三寶焉若保而持之爲國則昇平理身則貞靜故爲修身理國之要也

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

注慈則廣救儉則足用不敢爲天下先故樂推不猒

䟽此列三寶之數也體仁博施愛育群生慈也節用後人不耗於物儉也不爲事始和而不唱不敢爲天下先也弘益之義具如下文

義曰道存愛育以慈爲先養人惜費以儉爲次先人後已以讓爲終慈以法天澤無○

○不被也儉以法地大信不欺也讓以法人恭謙不爭也此三者理國之本立身之基寶而貴之故曰三寶夫三寶者道之用也夫唯大故似不肖者道之體也抱道之體運道之用理身理國以茲爲先矣

夫慈故能勇

注慈仁憫恵則德有餘故勇於救濟

䟽此覆述三寶之功也凡人貪競不慈勇於果敢致有窮屈今聖人以慈爲行故能勇於濟度論語曰仁者必有勇

義曰布仁施惠博愛含生者慈也以慈濟物物無不周以慈立功功無不被以慈理國恩洽華夷以慈潤身善均動植故慈之爲利也强暴不能侵威武不能害讒邪不能間譭佞不能誣行之於中而功宣於外斯可謂勇矣言人貪競則不慈豈能果敢於濟物善功不立遂有窮蹙之時今聖人既果於行慈必勇於濟度故曰勇也仁者必有勇論語憲問篇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是也

○儉故能廣

注節儉愛費故財用有餘而功施益廣也

疏以其節儉愛費不傷財不害人故功施益廣矣

義曰儉嗇則財豐財豐則惠普普施其惠可謂廣矣人君儉以臨御則朝無雕麗之奢野無箕斂之弊恩惠日以廣德教日以彰國無民饑力匱之患矣

○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注慈儉之德謙撝益先推先與人人必不猒故能爲神器之長

疏損己益人退身進物是不敢爲天下先也以物樂推而成神器之長

義曰聖人大寶者神明之器也言非人力所能成乃天地之大寶爾主此神器爲民之長必退身讓物謙己先人者人所樂推必居此位乃爲四海兆庶之長也此三寶者修道理國能行之者即於身爲行所言行者慈儉不敢爲天下先是也所言果者行而獲報則爲果勇廣成器長三者所得之果也

○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

注今捨慈且勇勇則害物捨儉且廣廣則傷財捨後且先先則人怨傷財害物聚怨於人是必死之道故云死矣

疏且苟且也世情多欲動與道違捨其利物之慈苟且害人之勇捨其節用之儉苟且奢泰之廣捨其謙退之後苟且矜伐之先如此之行有違慈儉以之理國則國亡以之修身則身喪故云死矣

義曰言常俗之夫違聖人之行捨此三寶肆其愚心强勇而不顧其慈奢侈而不崇其儉力爭求勝無讓於人故皆喪身敗國之資取怨傷生之本謂之死矣不亦然乎夫行慈不已則得勇於濟物之功行儉不已則得廣於利物之惠行讓不已則成孚德長民之美苟或捨之失道遠矣所以成三果者謂慈則濟物成其功也儉則利物成其惠也讓則先物成其德也詎可輕而捨之哉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

注用慈以戰利在全衆用慈以守利在安人各保安全故能勝固爾

疏慈爲三寶之首故偏歎美也夫用慈以拒戰則能全衆用慈以捍守可以安人皆不失慈故能勝固也

義曰戰者主客交兵之謂也陳兵於野白刃爭鋒此爲戰也若勇於殺獲不務哀傷

勝負之勢固未可保若以慈為先戰則勝矣勝在慈勝豈在於殺人乎閉門堅拒曰守夫守者以慈為先衆心固矣若以溝隍為險城雉為固守之堅勝未可知也故慈之所利不亦廣乎

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注以慈戰守豈但人和天道孔明亦將救衛戰勝天救也守固天衛也是皆以慈故云天將救之以慈衛之也

○踈救助也衛護也天道福善善人則吉無不利故以慈戰者天將助之以慈守者天將護之戰勝守固始賴用慈之功救之衛之終獲孔明之助爾

○義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善人謂行慈之人也善以慈惠為本慈以拯救為功故行慈之人物不能敵以戰則慈者勝以守則慈者固上合天道旁感物心物不能傷是為天所救衛矣此以三寶垂訓慈儉著救衛之功前彰大道無方後繼為士不武不以强武之理亦猶慈以捍敵而能配天成功矣

古之善為士者章第六十八 踈前章明惟大不肖示三寳以慈之行此章明為士不武標四善配天之極首標四善之行次數是謂不爭結善可以配天將明古之要道○義曰大聖之德與道玄同非言理可窮非贊美所及而演法救代發昏擊蒙廣示因修考明謹報所以敘三寳為可保之行數四善為積善之階功可配天何爭之有次明進寸退尺不雜謙戒之規也

古之善為士者不武

注士事也善以道為理國之事者尚德故云不武

○踈士事也武威也明德之君用道為理行慈儉而育物不威武以御人所尚以慈故云不武

○義曰有道之君其理國也先以道化之次以德教之復以文撫之示以淳和蒸以仁育和故不尚於威武也所謂以武為備蓋備豫不虞非專用之事故曰不武言不用武也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

善戰者不怒

注事不得已必須應敵以慈為善故不憑怒

踈師出應敵事在慈哀蚊蚋致螫驅除而已是知善戰在乎止敵不在乎憑怒故云善戰不怒

義曰哲后臨人固無兵革設有戈甲必不得已而用之所以高智善謀有征無戰苟在勝敵非樂殺人或以悲哀泣之喪禮處之豈憑怒而求殺獲也

善勝敵者不爭

注師克在和和則善勝全勝之善故不交○爭

○踈善勝在夫以慈不爭由乎尚德若用力爭勝非善勝也令柔遠能邇盡暢慈和不與敵爭敵人自伏故云善勝不爭

義曰既不廣求殺獲又不憑怒陵人服之以慈柔之以德或射戟以和其敵或倒戈自攻其徒或解圍於吟嘯之間或悛逆於干羽之際斯謂善勝矣

善用人者為之下

注悅以使人人盡其力必先下之是謂善

用

疏夫善用其人以言謙下人必盡力可以成功故易曰以貴下賤大得人也

義曰握髮禮賢賢必致用吮癰撫士士必相驅既感衆心必能盡力善用之道其在茲乎以貴下賤者易屯卦初九盤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盤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此謂處屯之初動則難生不可以進故盤桓也利建侯者息亂以靜守靜以侯安民在正弘正在謙民思其主之○時初處其首而又下之陽貴而陰賤以貴下賤宜得其人此喻人君以謙為本以下為基而得民心也

是謂不爭之德

疏此結上文善士者常柔而不武善戰者常慈而不怒善勝者常讓而不爭善用人者常謙而為下如是者物竭其能人盡其用皆由謙下之所致豈非不爭之德乎

義曰禮而下士士得竭其能悅以使人人得宜其力不憑怒以傷物不矜武以伐功以慈為先以謙為本不力爭求勝不尊已侮人以此用材人效其命以守以戰則固而且勝理身理國則壽而求宰所向無前是不爭之德也

是謂用人之力

疏夫玄默恭已謙虛下人人皆歡心思竭其力故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是用人之力也

義曰聖人所教理國修身柔遜則德彰謙和則人服使人則人盡其力弘化則化洽○無疆故曰用人之力也悅以使人者兌卦辭曰兌悅也順乎天而應乎人悅以使人人忘其勞悅以犯難人忘其死此歎美悅之所致亦申明應人之德也先以悅撫民然後使之從事民皆竭力忘其從事之勞施悅於人所致如此豈非悅義及人能使人勸勉矣是則怒而戰者危事也武為已任者凶德也爭而勝者强梁也虐以使人者召禍也於身於國何所利哉

是謂配天古之極

注善勝是不爭之德為下是用人之力能如此者可以配天稱帝是古之至極要道也

疏此總結上來四善之行不爭之德能行之者可以配天稱帝是古之至極要道

義曰惟后配天代天理物必資睿德以致人和且三寶以慈儉為先四善以謙讓為要不伐功於武勇自叶止戈不求勝於戰爭果能合道然繼以為客退尺之義是懼○輕敵罹殃兵刃將交則哀者獲勝矣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疏前章明善士為行不爭故可以配天此章明用兵有言輕敵則幾亡吾寶初一句標宗以設問吠六句示行以辨明後四句申戒用兵知慈哀者必勝○義曰致理之君弘慈為本執謙守已以禮下人三寶四善之功戒之至共讓王為客之義慎亦審為既躁進而不能在勇退而為可無據無執何禍何憂所寶克全用哀為勝斯言顯矣而執知執行知者甚希則者為貴此乖通前後章之旨也

用兵有言

注老君傷時王殘人於兵故託古以陳戒有言者謂下句也

疏老君疾時輕敵致禍樂戰殺人故託古以申誡所稱有言謂下句也

義曰大道以好生惡殺代人以樂戰傷民爲君則貪利土疆鏖兵絶域爲臣則圖爕功賞轉戰窮荒骨委丘原血塗草莽老君憫其柰于念彼無辜演法垂文以陳至戒是知兵者非威德之器戰者是凶危之機好生之君不得已而方用用而不戒斯暴也哉

吾不敢爲主而爲客

○疏吾者用兵之人也先唱爲主後應爲客主先唱示生事而貪客後應示以慈自守欲明古者用兵常有戒令當須以慈自守不可生事而貪故云不敢爲主而爲客

義曰夫安居之世先動者爲主後應者爲客陳兵於野先動者爲客後應者爲主斯用兵主客之定分也兵法言之反有先後然客主之道勝負之宜決於善謀不尚武力若殺人而取勝輕敵而立功禍福不預萌存亡安可保故曰將者人之司命也生死猶轉機得失如反掌可不慎乎老君戒令守柔使之揣敵不敢先唱以始禍固在應敵而不爭苟在愛人豈欲求勝以慈以讓庶必保全者體此而用之必天救而慈衛矣

不敢進寸而退尺

注主有動作則生事而貪客無營爲則以慈自守自守則全勝生事則敗亡進雖少不能無事退雖多不失撝讓故不敢進於寸而退於尺也

○疏夫以道退守則善勝進兵取強則敗亡故進雖少猶傷於貪退雖多愈得謙讓令鄙其競爭則云不敢進寸尚其慈讓故云退尺

義曰夫以道爲國不恃軍功用德牧人寧勞武力且兵者凶器也戰者危事也驅彼蒸人執持凶器深入敵境自掇危亡豈爲理國之務也且貪進必樂殺樂殺則殘人勇退必懷慈懷慈則體道能體道而退尺者可謂萬勝萬全矣

是謂行無行

注爲客退尺不與物爭雖行應敵與無行同也

疏夫行師在乎止敵止敵貴乎不爭今爲客退尺善勝不爭雖行應敵與無行同矣

義曰應敵出師蓋不得已豈果敢於行師乎以慈守衆以德撫人既不銳於爭鋒復無心於克敵自然德勝也靈寶經云守道之士以戒撿心彼來加我志在不報此其謂歟

○攘無臂

注攘臂所以表怒今善戰不怒故若無臂可攘

疏注云攘臂所以表怒善戰不怒故若無臂可攘故曰攘無臂

義曰夫士之怒也裂眥衝冠奮衣攘臂將銳於爭戰矣道之爲理惡殺尚慈既已不爭固當無敵設有應敵不得已而出師非務力爭故若不攘臂矣

仍無敵

注仍引也引敵者欲爭不爭故若無敵可引

疏仍謂引也夫引敵欲有所爭今以不爭爲德是若無敵可引故曰仍無敵也

義曰既無仍引非在戰爭有敵不爭固若無敵矣

○執無兵

注執兵所以表殺今以慈爲主故雖執與無兵同

疏執猶持也兵者五兵戈矛之屬也夫執○兵者將欲殺敵以慈爲主自戢干戈則雖有兵本無殺意是則與無兵同也

義曰法道爲君不務兵戰既非獲已應敵帥師兵克在和師出以律無拓土開邊之志無爭鋒斂怨之心行者無行敵若無敵攘者無臂執若無兵推此四無叶夫三寶則射軛夾脰之矢烏號繁弱之弓魚腸昆吾之刀太阿巨闕之劒吳鉤楚矛蜀弩盂勞宜假執持無所用矣五兵者戈矛殳戟千言有五等也周禮廬人爲廬器凡祕過三其身不能用也祕柄也戈祕長六尺六寸殳長尋有四尺八尺曰尋言一丈二尺也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夷長也長二丈四尺平野之兵欲長山林之兵欲短執欲其銳被欲其堅矛戈戟爲鉤兵欲無撣剸兵欲無撓戈殳爲擊兵欲上下强弱均用之欲其疾速也兵有鼓角金革牙旗斧鉞甲胄旌節旗旟旐旞弓弩弧矢各有制度其大約分爲五等三制九章之法想兵有刀劒匕首之異皆所以禦敵制勝也既以○慈制敵以德行師雖執其兵執而不用故若無兵也說文曰拱手執斤曰兵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

注爲禍之大莫大輕侮敵人輕侮敵人則殆喪吾以慈之寶矣

疏幾近也喪失也寶謂慈也夫爲禍之大莫大於輕侮前敵好事交爭如此則近喪失吾以慈之寶矣且失慈以戰則敗亡以守則離散代間之禍雖非一途離散敗亡禍之大者也

義曰用兵之道敵國在前先代其謀次料其敵勇怯既等衆寡復均然猶得天之時假地之利揣理之曲直因人之協和或高壘深溝挫孔明之銳氣焚舟示死雪秦繆之前羞須長星而告終封殽尸而歸國若不然者則五千深入永悲於鴈塞龍堆百萬横行竟怯於風驚鶴唳晉山草木盡變人形昆陽犀象寧爲我用則謙慈之寶於茲喪矣

○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注抗舉也兩國舉兵以相加則慈哀於人○者勝也

疏抗舉也夫兩國抗兵以相加則由其君用道其將以慈矜哀於人不求多殺者獲勝矣

義曰夫雖戎狄侵邊豺狼害國奸凶肆孽妖逆亂常推轂命師鑿門授律與民除害不得已而征之猶慮强抗則乖仁故哀慈則合道合道者必勝乖仁者必亡此天理之常然詎可誣而蔽也以慈之感無或忽

諸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五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六

唐 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疏前章明用兵之言戒其輕敵此章明暢理之教示其易知易知則必有宗君輕敵則捷其慈善初標聖教易知次明述達不曉言有宗下解釋易知之意夫唯下辦説不曉之由獲歎聖之懷玉以易動行之上士爾○義曰既明行慈者勝輕敵者亡此言易知易行而迷者不知不曉以其不知於至道不能深了於戒言普被君宗尚拘昏滯是知我者少也荷能法則於道信為貴乎君披褐而懷玉非常使之可識夫道易知也而不知者信為惑矣不知而強知者聖人不取故下章次而明之也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

注老君云吾所說言契理故易知簡事故易行

疏老君言我所言者以暢於理理暢則言忘故易知也吾所事者事於無事事簡則無為故易行也

義曰吾者老君也明此二經老君言教三寶四善儉讓謙慈皆實易知易行可以理身理國以無為為本以清靜為基清靜無為事簡理暢知之甚易行之豈難

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注天下之人滯言而不悟煩事而不約故莫能知莫能行

疏此歎衆生不能了言無言執言而滯教惑於言教故莫能知也不能悟事無事煩事而不約迷於塵事故莫能行也

義曰代人惑於圖功輕敵不能儉讓謙慈既莫知之豈能行也且夫五千垂教雖深契重玄而導世引凡且事唯簡要無為則易悟無事則易行而弃無為無事之門趨執教滯言之路以斯致惑故莫能知勉話君宗早期了悟此老君所以戒勸也

言有宗事有君

注言者在理得理而言忘故言以無言為宗事者在功功成而不宰故事以無事為君

疏此覆釋易知易行所由宗本也君主也夫言者所以在理得理而忘言故言以不言而為宗本事者所以在功功成而遣事故事以無事為君主此豈不易知易行耶

義曰了言無言有宗則易知也於事無事有君則易行也滯言執教則不知其宗局守迷事則不知其君在乎捨執弃迷漸悟於道爾

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

注夫唯代人無了悟之知是以不知我無言無事之教也

疏不我知者謂不知我也夫唯代人迷惑無了悟之知封著名相不能暢理於事執事於言滯言是以不知吾教以無言無事

○之意又解云老君言夫唯我所知惟在無知而天下之人用知求知是以不知我也

義曰無言為了言之宗歸於至理無事為達事之主𢌿彼無為以世人不能知故難知不能行故難行爾

知我者希則我者貴

注了知我忘知之意者希少法則我不言之教者至貴也

疏希少也則法也老君言知我忘言𢌿理之意者至希少也若能法則我言而行之者則可尊貴矣

義曰知無言之宗固已少矣能體我無言為法斯可貴焉然教本無言固言方能辯理教本無事固事方可探玄辯理則言自忘探玄則事自簡言忘事簡可與言道矣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注披褐者晦其外懷玉者明其內故知我者希爾

疏褐裘也賤者之服襲裘褐者所以蔽下之軀衣也玉者潔潤而可比德君子言此

○者欲明聖人內心慧了外狀如愚以如愚之狀故云披褐以慧了之心故云懷玉

義曰聖人之於道也隱顯同途出處同跡語默皆𢌿斯須不遺但代人不能窺聖人之閫奧爾智周萬行德冠九清御無為之宗了兼忘之旨外晦其用委跡和光內瑩其明鑒窮識遠故河上公注曰內雖昭昭外如愚頑明珠在蚌中美玉處石間是披褐懷玉之旨也夫道至明矣而凡愚昧之又莊子曰無門無傍四達皇皇非明也哉道心惟微何往不達而下士惑之披褐者聖人混其外褐者賤衣與衆同也懷玉者聖人明其內也玉者石中之美有五德焉潤澤而溫人之方也䚡理自外可以知中義之方也其聲舒揚專以遠聞智之方也不撓而折勇之方也銳廉而不伎潔之方也玉比德者禮記玉藻篇云古之君子必佩玉焉右徵角聲中民與物也左宮羽聲主君與事也趨以采齊門外之行也行以肆夏登堂之樂也周旋中規反行也折旋

○中矩曲行也進則揖之謂小俛也退則揚之謂小仰也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鑾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僻之心無自入也世子君在不佩玉左結佩不使鳴也右設佩去之也居則設佩朝則結佩朝於君不敢使鳴也齊則綪結佩屈之也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則否言王喪事也佩玉有衝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比德於玉焉喪與災眚謂之故也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

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瓀玟玉而緼組綬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謙不比德示不仕也環取其循而無窮也

知不知上章第七十一 頌前章明暢五理之後示其易知此章明了心之知虛忘爲上首祿迷悟有異執迷厥病夫唯下結歎聖人了知是病故不强知○義曰前以知道既貴要隱跡藏光此乃强知爲非要忘知郭道聖人强知之病不爲之故無病焉行人能了此聖心復何病之有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注了法性空本非知法於知忘知是德之○上不知知法本性是空於知强知是行之病

疏夫法性本空而非知法聖人悟此有不取相之知於知不著故云不知是德之上此釋悟也不知知病者言常俗之人不知知法本非真實於此無知之理强謂有知有取著之縛所以爲行之病此辯迷也

義曰了知非知是謂真知知而不知是以爲上不知真知而强知之是以爲病聖人了知皆妄成彼修真於知忘知自息强知之病

夫唯病病是以不病

注夫唯能病强知之病是以不爲强知所病

疏衆生强知妄生見著而爲病惱夫唯能病强知之病於知忘知則不爲强知所病故云是以不病

義曰知强知之病而能病之是以不病者無强知之病

○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注唯聖人所以不病者以其病衆生强知之病是以不病

疏聖人正智圓明了悟實相於知忘知故不爲知之所病所以者以其病凡夫有强知之病故說真知以破之妄知之病既除真知之藥亦遣故云不病

義曰凡代之人識因識劣未了知真之理乃執强知之非以此循環迷失正智聖智圓備不執强知之知又了真知之理能病强知之病不感强知之知以其病病是以不病知感者說大道是有執有爲是一人言道爲無執無爲是執無者則病於有執有者復病於無聖人知道非有非無兩無所執能病所執是以不病義亦然矣所以大辯若訥至知忘知顏子如愚孔光溫樹三緘戒慎其斯謂乎西昇經曰能知無知道之樞機也

○人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頌前章明了心之知以虛忘爲上此章明述妄之病有可畏之威切標人不畏威則禍累所及決無○狀下勸人虛心靜欲神不耽人復奉聖行證成示其去取○義曰聖人於知忘知既願强知爲病又事威之可畏不畏則大威及之俾其懍慮虛心神神於絳關悟和養氣味道於玄虛人神相須貫凡皆遣去耽挾之爲累取知食以爲貨然後勇於攝柔控其則累以爲修真之徑爾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

注有威而可畏謂之威言人於小不畏拙於慎微則至大可畏也

疏有威可畏謂之威夫欲惡之來起於微末積成病累爲彼大威人不能慎其細微則至於大可畏也

義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又人之立身以憂畏爲本理國而有憂畏四時順焉六氣序焉神明交焉邦國泰焉其無憂畏者神明不交災害爲生理身而憂畏官以之理家以之寧疾疢不作而志氣和平其無憂畏者反是則大威至其可逭也

無狹其所居

注神所居者心也無狹者除情去欲使虛而生白

○疏神所居者心也人當忘情去欲寬柔其○懷使靈府閑豫神栖於心身乃存也

義曰神者身之主心者靈之府嗜欲不入物我都忘是非不汩於智中則神栖於靈府也西昇經曰謀慮危之首危者將不久此使人思謀絕慮少私寡欲又曰身者神之車也神之舍也神之主人也主人安靜神則居之躁動神則去之以心能動靜變化故謂之神神能飛行并能移山此則神爲靈妙之稱也神力之大不可思而議之故修三奔行大洞則雲車龍駕出有入無飛昇三清噏吒水火移山陷地何所不爲若用之非道則敗國喪身淪滯六欲飄零苦趣往反生死善惡吉凶皆由於心矣故心爲靈府也

無猒其所生　行九

注身所生者神也無猒者少私寡欲使不勞倦

○疏身所生者神也猒惡也人由神而生故謂神爲所生也神明託虛好靜人當洗心○息慮神自歸之若嗜欲潰神營爲滑性則精氣散越散越則生欲故勸云無猒所生之神以存長久之道

義曰身之生也因道稟神而生其形夫神者陰陽之妙也形者陰之體也氣者陽之靈也人身既生假神以運因氣以屈伸神氣全則生神氣亡則死故形爲神之宅神爲形之主豈可猒而去之耶且所生我身大約有三一曰精二曰神三曰氣受生之始道付之以氣天付之以神地付之以精三者相合而生其形人當受精養氣存神則能長生若一者散越則錯亂而成疾耗竭而致亡不愛此三者是散而弃之也氣散神往身其死矣得不戒而保之哉此三者能生其身故曰所生也

夫唯不猒是以不猒　行九

注夫唯人不猒神是以神亦不猒人也

○疏善貸曰道資形曰神人能愛道存神故云夫唯不猒除垢止念惟精惟一神不猒人故云是以不猒

○義曰貸假也資稟也垢惡也夫惟修道之○人養神愛氣冥懷虛寂神則常存神不猒人人可長久除垢止念者西昇經老君將昇太微戒尹喜之詞也曰除垢止念靜心守一衆垢除萬事畢吾道之要也惟精惟一者尚書大禹謨篇舜命禹踐位之詞也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惟精惟一可以允執厥中也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

疏自知者反照內省防害於微令無可畏

之事不自見者不自彰見其材能炫耀於物違理失常以招患也

義曰夫人不炫己能不彰己行故尚書曰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但内照含光周鑒四海固無可畏之事矣理身及此則功名顯而道德充也

自愛不自貴

注自知其身防所畏之事自愛其身無猒神之咎○不自見其能以犯患不自貴其身以聚怨也

疏聖人自保愛其身絶去嗜欲令神不猒身不自貴者不自矜貴其身凌虐於物以聚怨爾

義曰滌和谷神布言養氣絶嗜禁欲抑非損惡此自愛也輕裘肥馬甘食美衣華宇文階崇軒大厦自貴也自愛則神安心泰自貴則奉己害民傷財歛怨故曰有道之君以樂樂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人則人從樂身則人叛也

故去彼取此

注去彼見貴取此知愛

疏去彼自見自貴取此自知自愛聖人得年等智了法性空理無去取開教引凡寓言之爾

義曰自見者不明自貴者不長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故聖人去之而不取自知者明自愛者寧故曰愛以身爲天下若可托天下言聖人内愛其神外愛其民○也寓言者寄寓立言以教神俗言聖人非有去彼取此之行立理以勸人爾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六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七

唐 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勇於敢章第七十三 疏前章明述妄之病有可畏之戒此章明勇敢之爲成殺身之咎初標敢與不敢利害之殊次明天道謙柔戒人勇敢後歎天網之報以勸善士之修○義曰前明去見貴之外行取知愛之内修此乃勸勇退以謙身戒勇進以傷德用明利害遣復謙柔成善勝善應之功弘不言不爭之示以天網恢之疏修然禁以死懼之言令長司殺之咎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

注敢謂果敢言人勇於果敢從事失於謙柔退讓必害於身故云則殺不敢者則可以理身矣

疏剛決爲勇必果爲敢言强梁之人無所畏忌失於謙柔決於果敢犯上作亂者則是殺身之道也故云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者人若於事靜慎歛身知退所決在於不敢强梁犯患則是活身之道也故云勇於不敢則活

義曰强梁者銳志而前自投禍患謙慎者奉身而退必保安真殺活二途昭然可驗

矣犯上作亂者論語學而篇云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言強梁之人干犯己之上者而孝悌之人必恭順好欲犯其上者少也

知此兩者或利或害

疏兩者敢與不敢也言人能知勇敢則殺而有害不敢則活而有利當須勇於不敢此兩者在勇雖同所施則異故云或利或害

○義曰剛決於心俱謂之勇勇強梁而進則害至勇謙柔而退則利來利來則生害至則死生死起乎心感利害歸乎妄情若能勇退保身謙光約修道之要也雖妄情所起而吉凶利害不常故皆云或爾

天之所惡孰知其故

注兩者敢與不敢或有也能知不敢者有利敢者有害當須勇於不敢此勇敢之人動有災害天之所惡孰能知其故哉

疏孰誰也故猶竟故也勇敢於有為之人動則有害乃天道之所惡而代俗之人誰能知其意故者乎

義曰天之道惡殺而好生惡惡而好善勇於進則有殃而必殺勇於退則有利而必生自然而然豈知其故此戒人當勇於謙退以保其生也夫王赫斯怒以整其旅此文王之勇以安天下也逸書曰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此武王之勇亦以安天下也匹夫勇敢傷於人而喪其身何足貴乎

○是以聖人猶難之

注聖人猶難為勇敢之事

疏此舉聖以勵凡也夫以聖人之明猶難於勇敢懼其為害況於凡人欲為勇敢焉得無害乎

義曰聖人不為勇敢之事此約聖人以戒代人爾言聖人尚慮有害不為此勇敢強梁之事況於凡俗乎此愛人之心戒之至矣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注此下言天道謙虛以戒人事勇敢天不與物爭四時盈虛物無違者故善於勝

疏因上言天之所惡故此下四句廣明天道謙虛以戒人事勇敢人懷勝勇所以有爭天道平施唯善是與物莫之違故云善勝

義曰天道任於自然因無勝負四時代謝不令而行六氣推遷不言而信物不違天則為善勝也惟善是與者此經第四十三章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也天道平施者易謙卦云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是也

○不言而善應

注天何言哉福善禍淫曾無差忒故云善應也

疏天何言哉但福善禍淫吉凶感應故曰不言而善應也

義曰天無言而四時行地無言而萬物生得時而與感物而應此自然之理也西昇經曰為善善氣至為惡惡氣至自然之勢影響不差也福善禍淫者尚書湯誥曰福

善禍憑言國之政教人之所修有善有惡善者天福之惡者天禍之天降譴以告之譴見以警之而不寤者禍乃及之此吉凶所應人所召也

不召而自來

注天道不乃物使從已物不能違自來順天爾

䟽凡物之來皆由命召今天不召於物而使從已而萬物自來而順之則負陰抱陽春生夏長皆非召而來也

○義曰春秋左傳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為○惡召禍為善致福理之常也今言天道不言而自應不召而自來言萬物自順於天也負陰抱陽者此經第五章之詞也

繟然而善謀

注天道玄遠繟然寬大垂象示變人可則之故云善謀也

義曰天道運四時垂曆象循環順氣以示於人曆象不忒其常四時不爽其應寒暑賸明罔有差忒此寬緩而善謀繟寬大也緩也謀度也曆數也象法也變星辰差忒也天以運度之數垂文之象顯示於人聖人則天象而立教化故禮經序曰昔在唐堯曆象日月敬授人時是也

天網恢恢䟽而不失

注天之網羅雖恢恢踈遠刑淫賞善毫分不失

䟽恢恢寬大也此覆釋上天道等義也天道網羅雖復寬大而且遠賞善罰惡不失分毫也

○義曰古人結繩為網為羅以捕飛走之物○網取其籠罩廣大之義也天道以吉凶之應陰陽之數善惡之報以平籠萬物物在其中無所逃隱為善善報之為惡惡酬之故謂之天網天道無傷於物是故網羅籠罩掩蘐於物乎此約體為喻爾夫天以氣稟之於物物則受氣於天生形於地是則天地為萬物之本物之善惡生死皆受命於天天無網羅機械以制於物但恢恢廣遠無不包容飛行動植風雲氣象陰陽寒暑晝夜生死皆在包羅之內無所逃失故若網之所籠爾其氣之所應時之所推曆數昭然不差毫末毫者毛之細者也分者數之微者也天網所羅微細無隱矣

民常不畏死章第七十四 踈前章明勇敢於有為自成殺身之咎此章明有為則輕死必犯司殺之誅首五句陳戒用刑次一句指明司殺後四句舉用刑代殺必有傷咎○義曰夫賞善以德罰惡以刑循寒暑以無私譬陰陽之必應此天之道也人君無為御極民知自勸之方有道修身天錫無疆之壽各安素分必享大年在乎畏慎於心戒懼於禍不觸防身之網豈罹司殺之殃於國則寬宥用刑表矜察獄不殺施代殺之法必無傷手之非不行代斲之推必無傷和之怨然後去尊欲有為之事循不爭勇退之規以繼前後章之大旨福於人也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注縱放情欲動之死地習以為常曾無畏者人君當以清靜化之奈何更立刑法以誅殺恐懼之乎

䟽言人不能守道清靜而放縱情欲動之死地積習為常曾無畏者人君當以清靜為化而教導之奈何更以刑法誅殺而恐懼之

義曰人君雖懸象順天垂法御極在於開物成務用道教人若民侮法亂常冒刑干禁自投于網不慎其身亦當悟之以革慮洗心捨惡從善使其悛省許以自新不當遽用五刑不開三面此恐失於慈恕也

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注若使代人皆從清靜之化不敢溺情縱欲常畏於死而有獨為奇詐者假令吾勢得執殺此奇詐之人孰敢即殺故下文云

○疏此明人君化以無為而人皆少欲各全其生常畏於死而獨有為於奇詐不善之行者適令吾勢得執而殺之亦誰敢即殺所以不殺為自有天網司殺之也故下文云

義曰既以慈恕教人人知其教謹身畏法潔行修生盡祛欲情俱畏於死而或獨有肆懷從欲干法犯刑人君亦當戒以自新使之悔過而開道之若之迷而不返者亦不遽執而殺之以俟天之司殺此所以示其善誘也

常有司殺者殺

注如此奇詐之人天網不失是常有天之司殺者殺之

疏司主也天鑒孔明無所不察奇詐之人不得其死是有天之司殺者殺之矣

義曰天之養人也厚矣愛人也至矣南宮丹籙賞善而司生北宮黑簿紀過而主死天地萬神司察善惡以懲以勸俾其革惡而遷善也故有功者延年有罪者奪筭毫○分無失如陽官之考校焉天有司命四司之星在虛危之間人星之側以司於人司命二星主人之功過年壽賞奪司祿二星主人之祿秩衣食司危二星主人之憍佚不正司非二星主人之邪惑多私此四星者三元經所謂天之司殺也糾察罪福使世人知修善戒惡焉人君以善教人動懷慈恕其獨不善者天之司殺當自殺之言天之照鑒甚明無有不察天網寛大踈而不漏違天反道何逃其辜孔甚也

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斵

注人君好自執殺必不得天理猶如拙夫代大匠斵木矣

疏言不善之人司殺自殺人君若勢得執殺而使殺之是代殺者殺人不得天理猶如拙夫代大匠斵木矣

義曰設有不善之人必俟天之所殺人君執而便殺是代天殺之權下爽哀矜上乖天理若拙夫代大匠斵木所失當如下文

代大匠斵希有不傷其手矣

○注拙夫代斵豈但傷材亦自傷其手人君任刑代彼司殺豈唯殘害百姓抑亦自喪天和

疏大匠斵木動合方圓拙夫代之必失繩約惡得不損其材而傷其手乎天網不失神理昭明人君任刑代彼司殺惡得不害其人而喪天和乎柰何以死懼之斯之謂也

義曰大匠之巧也運斤成風所斵無失拙夫代斵材手俱傷亦猶人君執得不善之

人輕肆刑殺雖云用鉞實慮傷和故首文
之意有不畏死者當閑之以善教之以道
豈得以死而懼之乎尚書曰與其殺不辜
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是也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七

行十 九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八 行土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民之饑章第七十五踈前章明有為則輕死必犯有司殺之誅此章明季歛則人貧是生有為之弊初三段述明所以為弊夫惟下餘歛令其貴生〇義曰致理者何道德為本任道則無為澄靜用德則有脩和寡素一耋而不為惜十家而為念以儉以約俗人卑豐奈何衆歛無厭誅求莫已男力耕而服歛女勤績而身寒君使有為使其輕死一至於此夫何痛哉惟能不厚其生各全其分夫和不表是曰貴生示以柔弱堅強併體之而骨勵爾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

注天下之所以饑乏不足以其君上食用
賦稅之太多故爾

踈夫人國之本也君政煩賦重而人貧乏
則國本斯弊弊則危矣是以下人不足由
君上食用賦稅之太多是以令其饑乏爾

行十一

義曰立法垂憲古有明文食也充君之庖
稅也輸國之賦什一之稅務在其輕賦重
則人貧賦輕則人足人足則國泰人貧則
國危理在酌中法無太酷所以鑄刑書而
物怨作兵賦而邦貧齊侯以重歛致亡田

氏以厚施威霸皎然在目居之鑒焉

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

注天下之人所以難化者以其君上之有
為有為則多難多難則詐興是以難理

踈蠢爾蒼生資君以理為理之本諒在無
為故我無為而人自化今人所以難理者
由君上之有為有為則政煩而人擾動生
大偽是以難理

義曰君之理人本乎清靜不作無益之事
不興無用之功不矜威武之能不尚滛奢
之巧無為自化恬澹居先則詐偽不生禍
亂不作法作而人去之殺人作誓而民始
叛周人作盟而人始疑令其外施威武有
轗運之勞內事滛奢有誅求之苦上有玉
食繁華之耽下有糟糠不足之悲綱密令
苛求理難矣

行十二 二

人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

注天下之人所以輕死者以其違分求生
太厚之故是以輕死

踈人之所以輕入死地喪其生者皆以其

違分求生養生太厚不顧刑網以徇所求是以輕死

義曰皇天育人生有定分降年有永有不求必在養之得所任以自然但虛心則道臻窒欲則心守泰定然後發乎天光則不求其永自延永矣若厚於奉養力以求生或餌金石以毒其中或因鼓怒而傷其氣但營難得之貨或求過分之能本欲希生反之於死是生生之厚也所以栖鳥於火林之上未念其寒養魚於沸鼎之中本哀其冷養之失理及以傷生世愚之情斯可哀矣聖人欲去其厚而適其分則道可得矣

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

注自然之分足則生全若過養其分分過則生亡故夫唯無以厚其生為者是賢於矜貴其生也

踈夫生也有涯安分則足既不可違亦不可加若營生於至富之外則惑矣故不厚其生而生全求厚其生而生喪故知夫無以生為憂者是賢勝於矜貴其生之人

義曰稟生有分賦命有常守其分則可以永全失其常必之死地是以聖人垂戒不欲厚以求生賢士知微自可任於天授此所以戒人君達分則國傷人弊守文則物泰時康順道循常斯為當矣可謂賢於貴生明於用道也

民之生章第七十六 踈前章明厚欲則人貧是生有為之弊此章明有為則心欲攻爭和氣之柔初標生死之二徒次舉草木之兩喻結以強大處下戒令必守和柔○義曰前以賢於貴生不為過分之養此乃資於用弱可以保其和柔明堅強不可以執持謙下所宜於從事兵強必為國害木槁由其氣衰勸守沖和戒為強大示以張弓之喻欲明舉下抑高此其旨也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

踈人之生也和氣流行百骸以之柔弱人之死也和氣流散四支以之堅強言此者示柔弱堅強為生死之戒

義曰人稟沖氣百骸以之和柔百神備於百關六氣行於六府所貴者存神養氣體道懷柔著生品於南宮削死名於北府延生久視其在玆乎如其神魄潛飛沖和稍散遽同草木委化泥沙失彼至柔斯為痛矣

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

踈此舉喻也萬物草木氣聚而生故枝葉敷榮而柔脆氣竭而死則條幹變衰而枯槁前明有識此舉無情無情者以氣聚散為榮枯有識者以道存亡為生死

義曰萬物與人同資於道道以運氣氣以致和雖有識無情肖形各異生之與死稟受不殊而道在則能生道去則為死故經冬之草覆之可以延期夭脆之年修之何妨降永所要服勤於鍊餌豈宜甘委於幽泉違道強梁可為之戒

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注生之柔弱和氣全也死之堅強和氣散也欲明守柔弱者全生保年為強梁者亡身失性

踈此結前義也言草木生則柔脆死則堅強知人為堅強之行者是入死之徒為柔

弱之行者是出生之類

義曰聖人念彼強梁重爲戒訓舉草木生死之喻爲人倫強弱之規強梁爲入死之階所宜投華柔弱爲出生之要必務堅持無曠精修自投死地

是以兵強則不勝

注見衰者勝故知恃強者必敗

疏此下轉結前義也用兵有言以慈爲主故云恃強則敗欲明人恃強則死矣

義曰夫興師問罪薄伐禦戎先之以三令○五申教之以六弢金版既定前偏後伍仍資地利人和蓋不獲已而行豈欲矜於勳伐符堅百萬秦繆二崤疋馬不迴隻輪莫返此兵強偾敵敗也宜乎

木強則共

注木本強大故處於下枝條柔弱共生於上蓋取其柔弱者在上強梁者在下也

疏木本強大故處於下枝條柔弱共生於上蓋取其柔弱者在上強梁者在下也

義曰木以本大居下固其宜然末大於本固非其稱謗曰尾大不掉國之所戒趙氏以之傾晉田氏以之易齊子之致疑於燕太叔見敗於鄭豈非末大於本臣強於君守理非順也合手曰拱昔桑穀生於殷朝七日大拱秦伯怒於蹇叔墓木拱矣皆木大合拱之謂也

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疏結上文木根本強大則枝葉共生其上之義欲明強梁之人常在柔弱之下矣

義曰人以謙讓能制猛毅之夫枝惟纖柔○遂居大本之上所宜克崇謙靜深戒剛強吞七國之嬴秦竟亡七世統千夫之盜跖終喪形軀然後止水瑩心清恬養性處不爭之地居自得之鄉翥景乘風斯可得矣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疏前章明有爲則心欲是喪和

氣之柔此章明強梁必招損故舉天道之喻初一句標天以中戒次五句舉喻以明天又八句總合前義是以下衆聖德以結勸爾○義曰共木垂喻以柔是而強非張弓之道蓋抑高而舉下是則有餘招損虧盈益謙終以慎靜爲基不尚高強爲勝續以攻堅之理益明顯戒之文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

注天道玄遠非喻不明故舉張弓以彰其用

疏此法喻雙舉也夫天道玄遠非喻不明故舉張弓以昭天德張弓之法其如下文

義曰夫蒼旻在上廣覆（原缺七字）虛無之氣指喻斯見可明高下之規蓋以人道乖真減不足而爲事天道惟正損有餘而表均所以舉下抑高類彼過強撫弱不居不恃晦智韜賢法喻雙標此其旨矣天道遠人道邇者子產語裨竈欲禳火之○詞也且天道雖遠而曆象可觀將戒於人舉天道以爲喻蓋欲世人遵仰上玄稽考天意稟而爲戒理在必行爾

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

注張弓如此乃能命中是猶天道虧盈益謙欲令人君法天字人故示舉下抑高之道

疏夫弓之爲用當合材定體弛張調利高者抑之下者舉之者爲架箭之時準的也

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爲發矢之時遠
近也如此則能命中美天道亦然日月寒
暑一往一來來者損其有餘往者與其不
足則成歲功矣人君者當法於天道抑强
扶弱損有利無故舉虧盈益謙欲令稱物
平施爾
義曰天道玄微也而陰陽自運清濁旼分
寒暑晦明靡差於晷度緯候躔次無爽於
洪纖大則豪釐萬殊牢籠海嶽細則推遷
黍累通貫毫氂誠哉信哉不紊不忒其比○
○喻也以天道惡盈滿張弓之抑高人道好
謙和若張弓之舉下欲使人挫減高亢執
守謙卑爾夫爲弓者必品乎木性審以騂
文合輕重之宜無偏邪之失然後貞金鏃
矢神膠拂弦中則主皮射無虛發所謂舉
下抑高爲準也天道君德上下相應故當
法天之用如弓之法焉人君所以振滯燭
幽興滅繼絶者舉下也昌强禁暴挫銳摧
亢者抑高也如此則賞刑允當名器不慭
下無偏黨之非上叶太平之化矣周禮弓

人爲弓聚幹角筋膠絲漆六材以其時六
材既聚巧者和之相幹欲赤黑而陽聲射
遠者用勢射深者用直相角欲青白而豐
末凡角秋殺者厚春殺者薄稺牛之角直
而澤老牛之角獮而腊三色既具戴者爲
良則可以冬折幹夏理筋春液角秋合絲
膠漆寒定體則張之不流材美工巧爲之
以時謂之三均均三謂之九和上制六尺
六寸中制六尺三寸下制六尺於是控引
有往來之體遲速有安危之名故有危弓
安矢安弓危矢焉荊幹燕角材之美也和○
○弓弩矢古之寶也矢之法凡矢人爲矢兵
矢田矢二前三後三分其長而殺其一五
分其長而羽其一水之以辨陰陽夾陰陽
以設其比夾其比以設其羽三分其羽以
設其刃夾而搖之視其豐殺之節撓之視
其鴻殺之稱茀矢三分一前二後殺矢七
分三前四後前弱則俛後弱則翔中弱則
紆中强則揚羽豐則遲殺則趮符欲生而
摶材美工巧雖疾風亦不之憚美弓矢之

製選材俟時因工施巧乃能命中況於人
乎虧盈益謙者易謙卦云天道虧盈而益
謙謂減損盈滿增益謙退亦如日昃月虧
是抑高舉下之義也又稱物平施亦謙卦
之詞言物之先多者而得其施物之先者
亦得其施多之與少皆得其益亦云多者
用謙以裒之少者因謙以益之謙之施與
皆不失平也
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
足以奉有餘
○注天道平施裒多益寡人則違天翻損不○
足也
疏此明人道不能同天損益注云裒多益
寡者易謙卦之詞也
義曰天道均平有餘必損不足必與人道
反此滅不足而奉有餘所以富室飫其珍
鮮貧者歎其藜藿則違於道矣裒多益寡
者易謙卦之象地中有山謙君子裒多益
寡裒聚也寡少也益與也多者得謙物更
裒聚彌益其多寡者用謙物更進益是謂

均平之道亦云裒取也減取多者益於寡者乃合舉下抑高虧盈益謙之義理國和民之要修身合道之規此其特也

孰能以有餘奉天下惟有道者

注誰能以已之有餘以奉天下之不足者乎獨有道者能也

疏孰誰也老君疾時不能同天道下濟以卹於人光大其德故舉天道以勸云誰能同天之道損其有餘以賙奉不足者乎惟有道之君乃能然爾

○義曰卹賑救也損抑減也賙贍也天道下○濟者易謙卦彖詞也世人所行反於天道滅其不足奉彼有餘豈獨害人況乃違道誅欲無已凍餒莫哀老君洊發聖言愍其無告曰孰能減已有餘卹人不足順天育物者惟有道之君乎

是以聖人爲而不恃

注聖人法天稱物均施施平於物而不恃其功

疏此引聖人以證上有道之義恃猶矜恃也聖人法天平施德被於物不見其功故云不恃

義曰聖人圓通智慧因物爲心猶天地之發生不言其德類陽和之煦嫗不恃其恩雖不恃不處而其道愈廣矣稱物平施已見上解也

功成不處

注推功於物不恃其成者賢能也

疏聖人知功成而處天必損之故雖道洽寰區功濟天下歸美名於群材而不處其○功勳爾

○義曰舉聖人之德況有道之君皆以法道爲順天平施澤及物而不恃功配天而不居道德巍巍與天並矣

其不欲見賢

注聖人所以推功不處者不欲令物見其賢能也

疏此結釋不恃不處之意也其不欲見賢者聖人雖盛德內充而嘉聲外隱所以不恃爲不處功者正欲隱德晦名不欲令物見其賢能爾此亦損有餘之意也

義曰大聖之德實合玄功而內照應微外混於物蓋恐德彰則慈愛立慈著則功用存將欲隱功行於己成潛德化於不宰符舉下抑高之旨契正言若反之文也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八

○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九

行十三

唐　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疏前章明強梁必招損以示天道之猶此章明柔弱則受益故贊水德之能初五句標水之勝功次四句歎莫能行者又五句證釋前義後一句轉結上文○義曰前明聖人不恃不處之行此舉水德勝剛勝強之能守柔弱則燃光為強梁則居抑所以國方以含垢為大立名以不祥為先配聖德乃先叶庥中間俗耳則雖正若反翻以執身之理更彰與事之方爾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

疏水之為性善下不爭動靜因時方圓隨

○器故舉天下之柔弱者莫過於水矣而攻○堅強莫之能勝者夫水雖柔而能穴石石雖堅而不能損水若以堅攻堅則彼此而俱損以水攻石則石損而水全故知攻堅伐強無先水者故云莫之能勝

義曰水之為用其體至柔其性善下萬川委輸百谷朝宗霈湛露以淩虛貫昭回而上漢言其大也古今注海而不盈言其細也毫末稟生而有潤故老君配之於道焉三能不讓七德備周包裹造化貫穿形兆處濁受汙隨方任圓此其至柔也故物莫能傷焉及其泛十洲浮八極淪藏日月涵貯乾坤陵谷由之而華遷鯤鵬託之而變化摧山穴石無所不能此其至強也故物莫能制焉然而強柔相制強者必損亦由六欲纏性三業縈身結構日增堅固難解以至柔之道至靜之真銷而解之漸除堅執久久行之則廓然清淨虛室生白矣此所謂至柔攻堅莫之能勝也

○其無以易之

注以堅攻堅故兩堅俱損以柔制強者則○強損柔全故用攻堅者無以易於水矣

疏夫水雖至柔用攻堅強之物無能易之者豈不以其有不爭之德而無守勝之心乎理國修身亦當如此

義曰不爭處下攻於堅強萬物之中無易於水沖和之氣澹寂之心攻除嗜欲莫先於道所以道之於身則卻塵除垢於國則納汙蕩瑕萬有所以歸仁六欲所以銷滌者矣

故柔勝剛弱勝強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注柔弱之道勝於剛強天下之人無不知有此道而不能行

疏柔弱之道勝於剛強天下之人皆知此義但惑於自賢以己為尚無能行其所知者故云莫能行

義曰柔弱之勝剛強人皆知矣雖知其事誰能體柔修性用道修心挫其剛強習其虛寂耶有能體而修者道何遠哉

○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

注引萬方之罪是受國之垢濁稱孤寡不穀是受國之不祥其德如此則社稷有奉故天下之人歸往矣

疏舉聖人之言證成上義此即能行以柔勝剛之行者垢穢辱也言人君能含受垢穢引萬方之罪在己則人仰德美而不離散社稷有奉故云是謂社稷之主也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者祥善也人君能謙虛用柔受國之不善稱孤寡不穀則四海歸

仁是謂天下王矣
義曰惟水之德上配於道次配於王道以化育無私王以君臨有德夫有德之主用道居尊罪已撝謙責躬引咎罪已即是受國之垢也受國不祥也四方向化六合宅心可以常奉社稷而爲王矣社稷者帝王立國左宗廟而右社稷宗廟者尊祖配天之位也社稷者尊稼播備粢盛爲生民粒食之本也言人以食爲天故有國必先社稷故王者社稷主也引萬方之罪者尚書○湯誥云萬方有罪在余一人余一人有罪○無以汝萬方是也孤寡不穀已具此經第三十九章解矣

正言若反
注受國之垢爲社稷主受國不祥爲天下王是必正言初若反俗故云正言若反
疏此一句結上文也夫受國垢濁卻爲社稷主受國不祥卻爲天下王其言乖背不同於俗故老君詳質云是必真正之言行之而信但常俗聞之初若乖反爾
義曰聞之若反於俗行之則合於道故俗耳所聞是正言若反也靈寳經云修道之士捨富樂弃榮華栖遁山林備受勞頓及其功成證道羽駕雲車享年長久自苦而得其樂也帝王孤寡不穀以爲其名引罪責躬以化於俗此受其不祥凶惡之事而人樂推故能長主社稷此正言若反斯之謂乎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疏前章明柔弱則受益故貫水德之能此章明法令即生弊必爲除怨之跡初明立教和怨未足爲善次是以下明有德執契其怨不生後天道下明天道無親惟善是與○義曰前以聖人體彼虛玄法藉上善以舉社稷臨御配天此則執昇乘時和怨爲異乃明惟善是與以表天道無親至於弃舟輿而不乘除甲兵而不用玄昇大道此其旨乎

和大怨必有餘怨
注與身爲怨對之大者情欲也和謂調和也此言人君欲以言教調和百姓使無情欲故云和大怨
疏厥初生人身心清淨而今躭染塵境失道淪胥者情欲之所爲也則知與身爲怨之大者其惟情欲乎和調和也此言百姓已困於情欲而生矯偽人君不能以我無爲令其自化方欲設教立法制其奸詐而和之故曰和大怨必有餘怨者設教立法不能無迹斯迹之弊還與爲怨故云必有餘怨
義曰語之於身則情欲爲怨禮記樂記篇曰人生而靜天之性感物而動性之欲物至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智誘於外不能反窮天理滅矣物之感人無窮○故不可節矣且夫受生之始情欲已興積習既深難於除絶若凝玄守素尚慶試難之候或混世隨流未達恬愉之趣未能盡遣是有餘怨也語之於國則興滅繼絶是曰至公推亡固存亦爲巨惠而武庚起禍幾覆周宗是有餘怨也

安可以爲善
注既有餘怨則不可以爲善
疏設教立法其迹生弊既有餘怨則安可以爲善是知善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者

爾若能上化清靜無事無為人有渡模之風迹無餘怨之弊方可為善矣

義曰立教繩人欲除積習之弊胡可得哉惟陶以無為率以虛寂飲以淳和之氣混其沖漠之心與道相冥反覆為一者可無餘怨之弊洞合重玄之趣爾俗學以求復其初者莊子繕性篇云俗學是仁義之門初者是不生之本令人既學仁義已亂其心而求不生其欲將復內明之照不可得也

○是以聖人執左契不責於人

注左契者心也心為陽藏與前境契合故謂之左契爾聖人立教則必有迹有迹則是餘怨故執持此心使令清靜下以化人則無情欲不煩誅責自契無為也

義曰聖人以立教誘人未能澄其情欲執心虛室可以契彼清玄心契則無為無為則人化不煩設法混合真修固無餘怨之迹矣修心之法執之則滯著忘之則失歸宗在於不執不忘惟精惟一爾心法之中唯定觀經得其旨矣經曰夫欲修道先能捨事外事都絕無起於心然後安坐內觀心起若覺一念心起即須除滅隨動隨滅務令安靜惟滅動心不滅照心於此修之務其長久久而習者則心有五時身有七候心五時者第一時心動多靜少第二時心動靜相半第三時心靜多動少第四時心無事時靜事觸還動第五時心與道冥觸亦不動心至於此始得安樂罪垢滅盡無復煩惱此五者於所修之中即為行相

其七候者即為修行所得之果身七候者心得定已覺無諸塵漏舉動順時容色和悅一也宿病普消身心輕爽二也填補天損迴年復命三也延數千歲名曰仙人四也鍊形為氣名曰真人五也鍊氣成神名曰神人六也鍊神合道名曰聖人七也聖人設教本為衆生為其生死輪迴展轉繫縛流浪惡趣永失真常故出我心以滅他心上士若能法聖人之心去住任運不貪物色不著有無能滅動心了契於道既契道已復忘照心動照俱忘然可謂長生久視昇玄之道爾夫仙果雖證而有氣象所拘年運所主自初天證位壽九百萬歲每進一天即壽加一倍凡二十七倍至無色界極上秀樂天合壽一千二百七萬九千七百七十五萬五千二百萬歲此其所以有年歲之數者在陰陽二氣之內三界遷變之中其人有形有氣有神三者周備雖變化不測坐在立亡隱顯自由神通無礙須待鍊形為氣方出三界之外然無年壽之數爾其鍊神成氣已為真人鍊氣成神即為聖人其真人聖人永超數運無復變遷以億劫為斯須以萬天為指掌道果所極皆起於鍊心故西昇經云生我者神殺我者心以其心有人我故形有生死無心者可階道矣靈寶經云道為無心宗是也

○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

注司主也徹通也言有德之君主司心契則人自化無德之主將立法以通於人為法之弊故未為善也

疏司主也徹通也言有德之君主司心契人將自化無德之主不能虛心而忘已唯欲作法以通人作法則弊生故爲無德爾

義曰執心契則易化立法教則難通執契爲有德之君可至於道立法乃無德之主未始通玄矣此聖主所解也今竊謂有德者下古之君也無德者玄古之君也有德之君德既有名以心契理物物雖化善不能得道玄古之君德大無名化民於道朝徹而後能見獨無思無爲玄契大道故能臻於定觀忘心之要證超真入聖之階也○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注司契則清淨立法則凋殘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故人君者常思淳化故無爲不可立法而生事

疏雖天道平施與善不欺司契清靜者天福其善則吉無不利立法殘傷者天降以殃則孽不可逃豈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者乎

義曰司契之道由中以明故清靜而易化立法之本自外而制故凋弊而難通立法方爲弊源去善彌遠司契潛諧道要乃善之宗降福降殃可以明矣降殃者尚書伊訓曰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是矣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尚書蔡仲篇云天之於民無有親疎惟有德者則輔祐之民心於上無有常主惟愛己者則歸之所謂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是也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九○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五十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疏前章明法令則生弊必有餘怨之跡此章明淳樸則至理自無矜徇之求初標無爲之風以勸次示人從君化則理復明家給人足無所企求○義曰前以司契立法勝負有殊此乃重死化醇樸素爲本將復結繩之理自無矣衆之與甘食美衣各全其分安居樂俗無喪其和鄰云雞犬相闚豈尚往來爲禮異信雙違知博亦忘無事無勞洞達聖人之道爾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

注什伍也伯長也此明君含淳和什伍伯長無所求及適有人材器堪爲什伍伯長○者亦無所用之矣

疏寡少也什伍也伯長也器材器也此論淳古之代也言國小者明不求大言人少者明不求多不求大則心無貪競不求多則事必易簡易簡之道立則淳樸之風著適使有出人材器堪爲什伍之伯長以統於人者亦無所用之矣

義曰國小則易理民寡則易寧雖設官司亦無宰執君臣循分外無貪盐之求人庶

懷淳俱臻易簡之道若大國能徇斯法自然天下無為矣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注少私寡欲不輕用其生敦本無求故不遠遷徙

疏徙遷移也化歸淳樸政不煩苛人懷其生所以重死敦本樂業無所外求各安其居故不遠遷移也

義曰易理之境易寧之民懷淳素之風各全其性命無貪求之志肯慕於播遷乎所謂安其居樂其俗人至老死不相往來斯大道云至矣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

疏舟輿之設本以水通陸濟有無既無往來則舟輿棄捨無所乘用矣莊子云至德之代山無蹊隧澤無舟梁

義曰刳木為舟以濟於水斲輪為輿以通於陸蓋適遠之所用也國小地狹既無乘泛之勞遂性端居豈有盤遊之事固無所乘之矣山無蹊隧者蹊徑也隧穴道也莊子馬蹄篇曰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而窺惡乎知君子小人哉是謂素樸之代矣

○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疏甲兵所陳本以討不服禦寇敵上行道德下無離異既却攻戰之事甲兵韜戢而無所陳也

義曰君既無為臣惟樸素內無離叛外絕寇讎雖有甲兵復何陳用行人心通玄默道合正真嗜好不惑於心繁華不亂於目雖有科戒詎假研尋斯固洞達生知不在修而後得亦猶民化淳和無煩武備爾

○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注舟輿所以利遷徙甲兵所以徇攻戰兩者無欲故無所乘所陳反樸還淳歸復三皇結繩之用矣

疏古者書契未興結繩紀事故繫辭云上古結繩而理後代聖人易之以書契欲明結繩之代人人淳樸文字既興是生詐偽今將使民忘情去欲歸於淳古故云使人復結繩而用之

義曰以道德之主牧淳素之人無水陸遷徙之勞無甲兵攻取之事則結繩之理猶謂其煩繫辭之文具如疏解夫上古未有書契先於結繩書契既興結繩遂息今使有為之代多事之民懷道飡和却歸淳素故云復結繩爾

○甘其食

注不貪滋味故所食甞甘

○美其服

注不事文繡故所服皆美

疏食之甘者在於適適則所食皆甘服之美者在於當當則所服皆美苟不適當雖玉食錦衣不足稱甘美也

義曰充身適口不尚珍華也尚書天子王公皆有玉食夫錦者五彩相鮮女工精巧服之則過當製之則勞人況衣在蔽形所以禦寒燠也食則充口所以濟飢乏也溫

飽既適凍餒不侵足以安其身而樂其性何在綺麗珍羞乎

安其居

注不餘棟宇故所居則安

樂其俗

注不澆淳樸故其俗可樂

疏無欲所居則安化淳故其俗可樂若遂欲無節將自不安其居苛政且煩焉得復樂其俗爾

義曰昔洽淳和故安其居而樂其俗也

○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

注言其近也

使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注無求之至也

疏列國相望雞犬相聞蓋言其近也人至老死不相往來由彼此俱足無所求及故爾

義曰君無境上之會民無身外之求雖接風煙何煩來往在身則各安其分外絕貪求於國則各暢其生民無勞役樂道順性

道之至乎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疏上下二篇通明道德始標宗旨以開衆妙之門終結會歸將通得意之路故寄信美以彰言教論辯善以戒修行書知博以示述悟陳不積以數忘遺假有多以暢体性歸不爭以明聖人將令學者達精微於言象之中道筌蹄於性命之外悟教而能忘教何必杜口於毗耶因言以明無言自可了心於柱下爾○義曰此章首目結二經之終始也自可道可名之始訖不害不爭之終八十一章配天法地其此篇美信辯善之理較華實之可忘知傳有多之詞宗文質之可捨忘言忘象得玄遣玄深入恭忘之指法融至道之域矣衆妙之門者上經第一章之詞也言象者易繫云得意而忘象得象而忘言也筌蹄者易繫云得兔而忘蹄得魚而忘筌也並具經中已辯若彼毗耶杜口自昧於真宗靈山拂席竟迷於正見豈若盡文演暢體用兼明語之修身理家則百關和而六觀睦其邦御寓率土静而九有清弈代宗師百王規模者矣柱下者老君當周武王之時居於岐佐武王為柱下史即令之御史也

信言不美

注信言者聖教也信實之言不韻於俗故不美也

疏信言者聖教信實之言也老君欲以自明所演言教化導衆生實為精信故與俗相違代人以為不美

義曰大聖垂訓以暢道為先無華詞可悅於人無曲說可誣於衆真理直致質而不文故代俗所窺以為不美然而循理屬念依經宅心不唯霸國和民抑乃長生輕舉可謂精信矣

美言不信

注美言者代教也甘美之言動合於俗故不信也

疏美言謂代教甘美之言也言多浮華動合於俗既非信實不可化人所以不美正以代教美言不信故爾

義曰代間教旨以華藻為先無至理可依無玄譚可採但以綺美為富贍煩博為奇能俗耳所樂聞常情所甘愛不可行化於世但可娛適於情故美而不信也

善者不辯

注善者在行無辯說也

疏悟教之善在於修行行而忘之曾不執滯故不辯說也

義曰知道能行不勞言辯故經曰知者不言是也夫辯者理闕而詞煩虗多而實寡但可誇誕於俗不能徑了於玄故善言於道者臻乎無言非假辯說西昇經曰道在勤行不在能言是也

辯者不善

注空滯辯說故不善也

疏但能辯說言教曾不悟了修行惑滯既多故為不善

○義曰夫懸河縱辯炙輠興詞其於言也亦以富矣但夫滯言則迷於了悟執理則眚於真修詞多惑人故非善矣經曰言者不知是也能辯而不能行者西昇經云言出飛龍前行在跛鱉後是也

知者不博

疏知了悟也博多聞也言體道了悟之人在乎精一不在多聞故莊子云博溺心者

義曰道在乎知不在乎博知而行之者至道不煩一言了悟悟而勤久久而彌堅則得道矣知而求博博而不修言之於前行之不逮則失道矣博溺心者莊子繕性篇云古者淳樸既散德又下衰唐虞之世智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能以反其性而復其初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此疾其捨無為循有作也所以鍾鼓作荒淫之具玉帛為傾奪之資亂生於此矣人君理國若能去琱琢息奢淫削繁文薄禮樂化以真素無事無為豈患其溺心之博也

○博者不知

注知了悟也博多聞也

疏夫多聞則滯於言教滯教則終日言而盡物既非了悟故曰不知

義曰道之要者在乎得言而忘言　知道而行道行之既得教亦俱忘守一則不煩無為則不亂故博於言教者去道遠矣豈能得玄妙之道哉

聖人不積

注積者執言滯教有所積聚也聖人了言忘言悟教遺教一無執滯故云不積

疏積滯聚也聖人達妙理源深明法性悟文字虗假了言教空無所說之理既明能說之言亦遣則於彼言教一無積滯　故云聖人不積爾

義曰聖人無為無為之為亦遣聖人忘教滯言之教俱忘了達希微宗尚虗漠故不積滯於俗教矣修真之士亦當悟此忘言了玄妙道也

○既已與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

注此明法性無盡也言聖人雖不積滯言教然以法味誘導凡愚盡以與人於聖人清淨法性曾無減耗唯益明了故云愈有愈多有明自性多明外益

疏既盡也言聖人雖不積滯言教然衆生發明慧心必資聖人誘導故聖人以清淨理性盡與凡愚而教導之於聖人慧解之性曾不減耗故云愈有愈多注云有明自性多明外益者悟理之性既非他有故云

自性因教之益不自中來故云外益明聖人教導凡愚心彌慧解故云愈有惟斅學半理益精暢故云愈多爾

義曰聖人清靜理性光明慧心外無所因內無所滯和之愈響如鍾在懸矣夫天地之生化不窮而天地之用未嘗倦矣日月之照灼而不息而日月之明未嘗竭矣江海之注不極而江海之流未嘗耗矣薪火之傳不絕而薪火之力未嘗盡矣亦猶聖人之慧解浩蕩而無涯隨悟立言隨方設教因機誘導稱彼物情物情高下俱得法味而言教塞於天下而理性慧解愈有愈多矣惟斅學半者尚書說命下篇云斅教也教然後知所困是學之半也終始常念學則其德之修無能自覺其惟學乎

天之道利而不害

疏天道施生長養萬物利也無所宰割不害也此舉喻欲明聖人之道弘益也

義曰舉天道以喻聖人之道利於萬物物遂其生而無所害也

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注舉天道利物不害者將明聖人之道施為弘益常以與人故不爭也

疏聖人之道凡所作為而與物不爭者為聖人無所積滯與人愈有是以不爭爾

義曰天授聖人之道以利於萬物聖人體道應天以濟於群生澤愈廣而志愈謙化愈彰而功愈晦故利物而不害應物而不爭且夫上下二經論道叙德首明可道常道為設教之宗源次摽有德無德述因時之澆樸此陳愈多愈有表聖澤之無窮信可以垂表萬天程式千古革澆敗而復樸滌邪弊而歸真貫天地而燭幽明斯二經之大旨也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五十

西昇經集註序　維一

夫世道交喪慰愍沉純聖人雖不處山林之中其德隱矣周之衰也老氏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智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已而厭世去官將反以无迹且天地閉賢人隱其來久矣當是時也關尹望氣知有博大真人西遊乃齋莊遮道邀迎至舍請問乙密於是復為著言若千其微言奧旨出入五千文之間紀而成書名曰西昇記云道自然行者能得聞者能言能得者庸詎曉焉能言者庸詎知焉故藏身於身而不出也藏人於人而不見也至若虛无恍惚是有物之根萬物共本是有物之元知之者去之欲之者離之近之者遠之唯得之者在已不忘故藏其狂言而默然故今之傳者非已陳之芻狗乎今之味者非古之糟粕乎然則為道日損非忘行乎為學日益非貴言乎故有得一萬事畢无心留德而鬼神服者是知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已往寮

行至言旻衍而无窮極也是故莊子多稱其言有在於是者碧虛子聞其風而悅之搜遺編於藏室得注解者凡五家先校取經之是者後寘去注經之非者集成二篇今作六卷依舊號曰老子西昇經將示同學使昭昭乎見古人之大體非徒因是因非蔽精神於蹇淺而忘太清寥廓者也

西昇經集註卷之一

華陽韋處玄 句曲徐道邈 沖玄子
任眞子李榮 劉仁會 註
碧虛子 集

西昇章第一

老子西昇

沖曰首標尹公記事之由用明老君行化之意也

開道竺乾號古先生善入无為

李曰西昇者自東徂而也開道者老君迹處東周道行西極將開道彼土故云開導竺乾者西極之國名也號古先生者謂元上大道先天而生故曰古先生即老君之別號也夫聖德廣被无所不適知能照境雖明常昧體能起用雖動而常靜故妙契於名理善入於獨立凝湛於无為所謂道常无為而无不為有物皆在在物皆无也

不終不始永存緜緜

李曰有生故有始有死故有終道既无死无生故云不終不始也眞常不動自古固存也

是以昇就道經歷關關令尹喜見炁

李曰自茲春境適彼秋方演暢古先生之道成就長存之德經途所履由函谷關沖曰關即古桃林也關令尹喜見炁者蓋尹喜著此經之首述相遇之由是時尹公於終南山下結草為樓瞻星望炁見天理東行紫雲西邁浮關之炁狀若龍蛇之形西庀天漢一月之內融風三至知有聖人度關之象求出為關令以伺之故云見炁

齋待遇賔

徐曰積感玄應紫炁先浮清齋候待果遇聖賔

為說道德列以二篇

李曰知機請長存之祕寶虛應䟦靈妙之玄宗欲使理物歸眞人皆得道列分也篇編也謂簡編寫之分為兩卷

告子道要

沖曰告者老君發言之初子者謂尹公也將告至道修眞之要用明登眞度世之因

要者至妙之總言也

云道自然

李曰自然者内无自性外絶因待清虚玄寂莫測所由名曰自然不可以自他分其内外不可以有无定其形質不可以陰陽定其氣象不可以因緣究其根葉所謂虚无自然之大道也

行者能得聞者能言

李曰代有封執曲士滞俗常流聞云道自然謂无修學致令行者入道无由故以此○言勸令遵奉若能順理而習依教而行可以成真故云能得令聞道而行行皆得法以道而言言皆合理始曰能言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冲曰既知妙道非形聲法不可以言理名之以形聲言道去道遠矣李曰理本无言借言詮理理既玄悟自合忘言故曰知者不言滞教生迷執言為是既不達理故云言者不知

所以言者以音相聞

李曰相聞是通達也既其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云何聖人而作玄言本欲借言以通達於理而道本无言也

是以故談以言相然

劉曰啓悟未聞故須言告此言彼解是曰相然也

不知道者以言相煩

劉曰不會玄宗徒爭名理

不聞不言不知所由然

○冲曰了達之人无言无說自契真常世俗之徒无説无聞不能悟道故不知大道修習之因由也李曰所由然者本迹理教真僞善惡也若也聖人不言凡人不聞豈知善惡之罪福真僞之邪正教化開不言之機緣始知未聞之至理方可達其所以知其所由言之所說利在於此

譬如知音者識音以絃

李曰音非虚發必自絃來理不獨明終因言顯

心知其言口不能傳

冲曰知音之者因絃以辯其宫商習道之人因言以辯其旨趣二者无形无色微妙玄深心則了之口不能述李曰心知音妙利口不足以宣傳智體理微高辯焉能以窮究也

道深微妙知者不言

劉曰絲竹有聲音解者尚不能説況道无形相知者豈復能言也徐曰微妙之道絶于言説故知者不言也

識音聲悲抑音内惟

○劉曰失親得親猶懷喜躍迷道悟道得不○聲悲抑音内惟者棄言思理也

心令口言言者不知

徐曰心能明道欲令口言言則成妄故曰不知也冲曰喻道難狀如彼樂音唯心了知非口能述述而言之已乖道矣劉曰言猶心發也口不知心固忘言以求意也

道深章第二

老子曰道深甚奥虚无之淵

韋曰奥者藏也深者極也夫道體虚无而

包含萬象故復謂之淵奥也徐曰其深也
居宇宙之中其奥也爲萬物府藏其虚也
能包容天地其无也爲大有生无矣
子雖聞說心不微丹
冲曰恐尹公雖有問道之心而无精修之
實欲爲顯述故復戒之李曰此戒勸也微
細也丹赤也言深奥之道虚无之理赤心
微細猶尚難知浮意麁情如何可了必須
行之以深信之以篤可以證也
所以然者何書不盡言
○徐曰所以不能窮微盡妙如此者何邪由○
手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故也劉曰言以宣
理書以寫言理既无窮書何盡也
著經麁文學以相然
徐曰著經麁文書其旨略而不具曲細是
故不易明究欲令學者研精耽味原始要
終覩縷微妙以相解悟如此也劉曰著經
以宣理得理故相然
子當實之內念思惟
劉曰保其教也思其理也

自然之道不與子期
劉曰道无今古勤修者得得者暗會不可
預期
喜則稽首再拜敢問學之奈何
冲曰老君戒勑慇懃方將開演喜則恭敬
拜受永奥宗修敢問爲學之方何門契道
善爲章第三
老子曰善爲書術者必綏其文
徐曰爲猶修也綏安也學人若欲修靈書
仙術存其觀妙爲於无爲者必須安心定
○志求其文意意得而後善修善修而後業○
成也冲曰夫文優則事順事順則理博文
簡則事當事當則理精既愽而精可謂善
其文矣
善論達其事者必通其言
冲曰文既精博言又該通著經之義於斯
備矣
勉而勤之得道矣
冲曰文精言通勉勵勤學得道之階也劉
曰學文者善書通言者能論勉勤者得道

以此而言故知道可學矣
爲正無處正自居之
李曰夫修正道學无所學爲无所爲尚无
正可正有何處可處故言爲正无處雖无
心欲處於正而正自然歸之
不受於邪邪炁自去
李曰邪者有爲之外事不作非道之事不
作非爲之累故云邪炁自去
所謂无爲道自然助
冲曰舉念皆正孰敢爲邪正存邪亡眞道○
○爲助可謂爲无爲矣李曰无處於正正自
臻之不受於邪邪自去之此是自然之道
而爲福助
不善於祠鬼神避之
劉曰邪者求福淫祀鬼神鬼神惡奸嫉之
梗甚正者无求敬而遠之謙虚以居而鬼
神避之
不勞於神受命无期
李曰養生者其身清修心者其神静静則
不勞清則无染不勞不染與道同身身與

道同命无期盡劉曰勞神養形出生入死
不勞不養壽命自長
無進無退誰與爲謀
徐曰建德若偷進无進也進道若退退无退也和光不耀同塵无染與物同波人莫知識故邪魔不能干試利欲不能傾動虛空无心誰能爲謀害哉劉曰利害不懷何進何退推理任運何所慮謀
爲是致是非自然哉
徐曰是此也爲此无爲事此无事致此正○道豈非自然哉李曰此結正也爲正正歸○遠邪邪去此爲是致是也非自然哉者言是自然也劉曰金玉之質非有時而美至人之是非有時而爲
喜則稽首今聞命矣 緣一 九
劉曰重道尊師致敬受誨

慎行章第四

老子曰慎而行之寶而懷之
徐曰慎達科戒動行梵行寶道貴德懷眞抱一也劉曰誠約使修行也

吾將遠逝不期自會
劉曰欲往竺乾也同聲相應豈待期乎
尹喜受言誠深則於關稱疾棄位獨處空閑之室
劉曰靜亂殊途事不兩濟非棄名利求道良難
恬淡思道臻志守一
李曰清淨无欲恬淡也蠲想存眞思道也情不流蕩故曰臻志心无分別故曰守一○
劉曰全无爲也
○極虛本无剖析乙密
李曰虛无者道體也言尹生思極虛无之體窮本際之源也乙密者妙理也乙之言一密乃語也妙理惟一道心惟微曉了分判窮理盡性故云剖析乙密也
覼縷妙言內意不出
韋曰雖覼縷妙言以應羣生而心中寂然未始有言故曰內意不出也李曰妙言玄教也覼者大無不包縷者細無不入研尋大道窮究幽微暢此玄宗通斯妙本唯法是務无復外想故云內意不出也劉曰乙密猶微密也探賾微言內以澄照不役神思向外追求也
誦文萬過精誠思微
徐曰精妙之極也誠眞之篤也微通也言 緣一 十 關尹誦經萬過極精妙之理篤眞實之誠洞暢玄虛思通希微也按眞誥太極眞人云讀道德五千文萬過則雲駕來迎以斯而論豈唯經道遠妙亦由精誠思微故能致雲車羽蓋也李曰積功於教玄悟於理○非由散漫必在精誠理教鑒无不通境智照之皆洞故曰精誠思微
行眞臻身能通其玄
徐曰修行眞素歸身精耀留居故能通玄達妙也
无極之源故能致神仙
沖曰此關尹自述老君傳道之後精誠修道之因託疾退身棄榮辭祿冥心虛室極志歸眞以恬淡爲道樞以虛无爲道室陰修密鍊窮玄造微研誦二經精通萬徧遂

得通源達要長生神仙證文始先生之階
登无上眞人之位也

道象章第五

老子曰道象无形端恍惚亡若存
韋曰視之不見故无形尋之不得故无端
恍惚者變化无兆之謂也欲言其无萬象
以之而列欲言其有寂漠不可得而覩故
曰亡若存者也徐曰象法也似也道以精
神氣爲體雖有法象似形而无形但有光
景氣象端正題首是无狀之狀无物之象
○恍有而无惚无而有故曰恍惚若亡若存○
者也

譬如種木未生不見枝葉根
徐曰木未生時不見枝葉根莖猶如道象
未見則窈冥空无也劉曰木雖復不見枝
葉不可言无道雖无象不得不有也

合會地水火風四時氣往緣
徐曰合會四大以成寔木四氣時往時來
故有生成凋枯因緣聚散也譬如合會精
神氣結化而爲道象若玄一未復周徧不

成則有去來離合也
氣爲生者地聚合凝稍堅
冲曰天地山川萬靈品物稟道柔和之氣
成其堅大之質漸積聚合非百之功也李
曰生必由氣故氣爲生地初凝尚脆久聚

始堅謂形已大也
味異形不等甘苦辛鹹酸
冲曰因於五氣而生五味因於五行而生
五神神以內資味以外養五行有衰盛故
不齊等五氣有還葦故不並與人能體而○
○運之資而養之即上人生矣
氣行有多少強弱果不均
韋曰羣生初受氣時有醇薄不等性行不
同故強弱多少不均一也劉曰動植之類
皆以氣始生之本至乎光大質性各異氣

行亦偏所稟自別
同出異名色各自生意因
冲曰氣之相生同資於道隨所稟受名色
有異善惡強弱亦猶此也心之所生謂之
意識之所受謂之因也李曰俱資於道成

受於氣故言同出名氏既別色類亦殊故
言異名色其心清者正而善其識濁者邪
而惡立行既異志性不同故各自生意因
劉曰凡有生者同出於道名號既別章線
又殊類聚羣分意因名異也

從是異性行而有受形身
李曰本性既殊爲行亦異爲善爲惡受福
隨形六道流轉死生

合養陰陽道隨倚以爲親（倚亦作寄）
韋曰既爲陰陽所含寄胎和合而有其身○
○物情迷惑不知同出於道故隨所因寄各
親其親也劉曰中智之下爰至昆蟲但受
其形倚而親也故莊子云一受其形不忘
以待盡

生道非一類一切人非一
李曰生化之道其數甚多人曰是人物曰
非人萬品不同故非一類也徐曰陰陽變
通謂生之道二氣交和謂生之德德之所
生道之所化萬物萬形種類非一一切種
植人與非人皆稟道德而後生成也

本出於虛无感激生精神

徐曰虛无者道也言人物生化本出於道精炁和合更相感激遂生精神精神結化爲人身神以言虛能生實无能生有也沖曰天地之廣萬類之殷動植殊形飛沉異趣皆因无而化有自道而受生積炁爲神共宗化本也

譬如起音者掇絃手動傳

劉曰絃本无聲鼓之乃成樂由虛无本寂感激乃生精神

○宫商角徵羽口氣呼吸元

李曰掇拾也傳手拾於絃而音始發以口呼吸於炁而聲始鳴非口无以出聲因絃方能振響故知口爲聲本手爲音元況之於物非道不生也絃謂琴瑟箏筑口謂簫笛歌謠以此舉喻也

身口意爲本道出上首元本靜在虛靜故曰道自然

李曰有生即具身口意身口意生從何而得必由於道以爲元首故曰道出上首元此合喻也沖曰口之所呼吸身之所運行皆起於意運意者神也生神者道也意澄淨无爲即神安而契道意躁競有欲即神喪而傷生虛靜凝心乃合自然之道劉曰謂身口意本淨无諸垢累窮其所以乃是道性自然

五音所動搖遂與樂色連

沖曰五音隱於玄默則體道恬愉五音流於律呂則感物哀樂此喻樸散而爲器淳散而爲澆也李曰前明自然之道本來清○靜无視无聽非色非聲斯乃至至洪源玄玄妙本今言受生之後遂欲縱情失虛靜之理喪自然之道聞五音之搖動耳遂注焉見五色之青黄目便滯焉爲有爲之迷惑乃聲色之所留連也

散陽以爲明布炁成六根

劉曰樂與色連生生不絶於是散陽和之炁爲情欲之明以成六根資身役用

從是有生死道遂散布分

李曰三業爲因六塵構染緣善惡之行受罪福之身流轉三界往還五道一生一死或苦或樂无處不知故言布分劉曰六根資身翻爲身害嗜欲不節故生死相連神去形留自然分散也

去本以就末散朴以澆淳

徐曰去其本源就茲流末散素朴以爲仁義澆淳眞而爲僞薄離道以善險德以行也李曰散朴故言去本就末故曰澆淳失彼眞源淪茲俗境喪敦厚之行競澆薄之風也

○道變示非常欲使歸其眞

沖曰内明者虛白其心外明者煩勞其慮因感妄想遂溺死生道炁散而不淳皆忘本而趣末役役流浪舉世爲常大道之源无名之本革此常性使返朴還眞人能修之可證非常之道也劉曰示生死非常令歸根復命

西昇經集註卷之一

華陽韋處玄　句曲徐道邈　沖玄子
任真子李榮　劉仁會　註
碧虛子　集

道生章第六

老子曰吾子生道本示子之自然

李曰一炁之動萬類羅生咸以自然爲宗至道爲本而逐末者衆歸根者希告而示之令其敦本去茲有累入彼自然也

至於萬物生情行相結連

○沖曰生化妙本自然之道爲萬物之父母○天地之宗元欲令關尹敬而尊之重發此告也劉曰情發於內行之於外羈鎖相纏絆何止相連

如壞復成如滅復生

李曰因緣輪轉往還不絕如壞復成死此生彼如滅復生出幽入明劉曰此壞彼成彼滅此生

以成五行陰與陽并

徐曰四炁分王以成五行五行相生相殺相壞相成陰并則滅壞陽并則生成沖曰五行有殊道炁惟一陰陽有異道炁无偏五行有滅有生即春秋代謝陰陽有成有壞則歷劫推移道在五行二炁之間一而不變故能爲五行二炁之主綿綿常存也

報轉變化遂爲物精

韋曰五行一廢一起陰陽一往一來亦猶人道一死一生變化報轉物精不絕也

吾思是道本出窈冥

李曰是道者是生死變化之道也物既有○礙用實有窮資道得通始能无滯既本於道故曰本出窈冥道既不可思議有无難測不可分別寄曰窈冥非窈冥也劉曰皆自无形中來

愚不別知自謂適生

沖曰道之元生始於无始窈冥緜邈爲萬物之根萬物之生皆受道炁炁本精一物得而生愚者不知謂不由於道耳李曰愚者无知言適爾自生不由於道迷本也

子无道眼安知生靈

韋曰此明生死變化之道本出窈冥之中深不可識而愚人竊然自悉一生以爲適樂既非體道之人亦安知人得一以生鬼神得一以靈者哉李曰道眼者洞視无外照幽微也人者有生之靈也言迷者遠不能知道近不能知身故言子无道眼安知生靈至如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始是智慧明了之人无所不知也

天地人物虛无囊盈

徐曰二儀人物皆生虛无大囊之中盈滿○宇宙之內也沖曰天地萬物道炁乃沖滿○其中

一從无生同出異名

李曰高天厚地人倫物類大小愚智无有自爾獨化一切皆本虛无俱從道生故言同別性殊名故言異囊籥者舉喻也囊中出氣籥中有聲虛无中有萬象劉曰吹萬不同其名亦異

是亦本非在所用正

劉曰事有逆順理有變通是非無常執之

者或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在所用正勿窮
其本也
所字非字乃知其識
冲曰是非有異道用無差不可以名字詮
不可以是非辯至哉妙道唯一而已矣劉
曰得意忘言信道斯篤
當與明義勿與愚爭
李曰就明師依善友議得失知是非徒爭
外事之可否不明修身之損益勿取之羣
小闘以無明虛勞辭費終無利益故言莫○
與愚爭
○子取正教勿信邪聽
李曰忘言得理無爲契真正教也有爲累
真遂欲傷性邪聽也勿信者當收視反聽
勿邪見邪聽也劉曰當機者正理僻者邪
何以知邪子爲物傾
徐曰情奔色欲之境身馳名利之途邪魔
鬼物亂其神榮華富貴惑其志也劉曰不
會真趣爲物傾動
何以知愚不察言情

韋曰不知大道之自然而外物之所傾者
皆邪人也不察道言之情實而大笑之者
皆愚人也劉曰抱惑守愚幾微不照
爲道問道爲經問經
韋曰知道爲真問而行之是不邪也知經
爲實問而思之是不愚也劉曰爲道者應
用無方爲經者議其陳迹
問不本末知愚冥冥
李曰道理也經教也冥冥無明之徒暗而
更暗也爲道問道訪理須達理也爲經問○
經者請教須解教也令下士外不識教內
不達理不知本也不識教不知末也本末
理教俱悉不識如盲人暗行故曰冥冥劉
曰本者道也經者末也擬議不知其本末
者真是愚冥者也
但知求福不知罪嬰
李曰不知行正以立功而反信邪以求福
斯須之福未來究竟之禍已至此是爲罪
之所嬰纏也
但知養身不知戮形

李曰以有爲滋味愛養此身生生之厚動
之死地不自外來正由六根遇此刑害也
劉曰愚者爲善以求福而復作惡以招罪
方資衣食以養身而益侈美以喪命故斷
惡者福會棄欲者身存莊子云人皆求福
已獨曲全
嬰兒之姿貴養厚敦
劉曰求福養身者當如嬰之厚敦
忽無就形知非常生
韋曰厚醇也敦朴也就成也學道者當知○
嬰兒之貌所貴養其醇朴之性忽然而自
形而無心成其形也顈然而自生而未始
知其生也
無履太白可令永存
韋曰履行也太者存生之過厚也白者知
見明了也無行此二事則同嬰兒之醇朴
近長存之道也
有何妙意乃欲相傾
李曰人皆云黑之白出暗入明今言無履
太白有何妙意太白異俗爲俗所寃勸令

混濁始得長久意之妙也其在茲乎
父子恩深不足相聽
李曰師資義重父子恩深子有不是之事
必須從父之是弟有不善之行必須從師
之善是故貴之以師父重之以訓誨聽復
之者也
勿復嗷情慨慨音遠近笑人
李曰嗷慨謂強梁諠譟也無義之弟不孝
之子不從父之命不受師之令悖惡於上
失子弟之禮故爲人笑也今言勿者戒令○
莫如此也
掩惡揚善君子所宗
徐曰宗尊也掩惡則惡匿揚善則善聞故
君子所宗

邪正章第七

老子曰邪正教言悉應自然故有凶吉應行
種根
韋曰種根正者自然而正種根邪者自然
而邪邪者行自凶正者行自吉豈非自然
乎李曰言人心既有逆有順爲行亦有善
有惡行已乃爾教人亦然坦蕩君子教人
以正故曰正言嫉惡小人教人爲邪故云
邪教爲邪雖不欲邪而邪自來爲正雖欲
正而正自來報之如此故曰悉應自然而
然邪者以凶應正者以吉應善惡無濫報
對不差猶如種寀隨根各別必然異也
如有如受種核見分
韋曰既受此生即受此形善惡吉凶各隨
所行如草木之生各從其種核而區分不
同也劉曰正邪之行立之於前吉凶之報○
應之於後至於兆見睹効方知故如曰如
有如受種核見分
道別於是言有僞真
韋曰道體弘通本無真僞真僞之起由於
言教
僞道養形真道養神
李曰動皆合理爲之正舉必乖真謂之邪
邪是虛假故言僞正是究竟故言真真能
入妙所以養神僞乃是麤所以養形養形
者謂以滋味充身養神者謂以清淨修心
劉曰有爲有欲者養形無爲無欲者養神
養形者爲灰爲土養神者能亡能存矣
真神通道能亡能存
韋曰形不可留因欲養而留之故曰僞也
無爲養神則寂然感通故曰真也若然者
死生齊度存亡等貫故不存其存是能亡
也不亡其亡是能存也徐曰神與道通千
變萬化能死能生能亡能存也劉曰寂然
不動感而遂通係累都盡出處無滯
○神能飛形并能移山
韋曰唯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何所不○
能哉故能飛形而移山也
形爲灰土其何識焉
李曰形者生爲質礙本自無知死爲灰土
復何所識劉曰養之雖厚終爲灰土事既
不虛何用過泰
耳目聲色爲子留愆鼻口所喜香味是怨身
爲惱本痛癢寒溫
李曰有身有患非爲困聲色苦於香味痛
癢寒溫皆爲惱本也劉曰喪命者聲色爲

疾者滋味有待之身無時而適也
意爲形思愁毒憂惱吾拘於身知爲大患
李曰身爲寒熱所惱心爲憂愁所毒唯心與身内外俱患其致云何必須外忘於身内忘於心身心尚忘何患之有此勸捨有爲也劉曰能外其身則無憂也亦同於有累也
觀古視今誰能形完
李曰遠觀往古近視當今爲變化之所流遂陰陽之所代謝誰得完存者耳劉曰彭祖殤子皆同滅亡況庸庸之夫哉
吾尚白首衰老執年
李曰老君託神降迹尚見衰老猶自白首況俗徒萬境涼燠盛衰變化遷移詎得長久執年亦老也
吾本棄俗猒離世間
李曰有爲紛雜人間織滴不足可保猒而棄之
抱元守一過度神仙
李曰元一者道也懷道抱德存二字一位叅上聖果曰高仙矣
子未能守但坐榮官
劉曰未能守一也夫關令在任尚稱營明世禄赫奕之夫固無時得道真也
子能不動神靈得安
劉曰不爲物之所動則神炁安也
子能捐欲舉事能全
劉曰無欲者百事皆當也
子能無爲知子志堅
劉曰若守志無爲非堅操不可得而成也
令爲子說露見敷陳散解剖判真僞别分
李曰露見顯示也敷陳演說也散解開釋也剖判決斷也縱情爲僞去欲爲真慮彼迷方未能玄悟是故分明開說令知善惡
子當諦受重道殷勤
劉曰道尊德貴不可輕也信不足有不信故須殷勤也
道爲明出經爲學先
李曰暗者不解求真明人始能修道道非孤得必自由經故知入道之理經爲學先也劉曰非明無以見道非經無以可依
授與能行不擇富貧教化與樂非有踈親
韋曰心能行道者則道亦出而授之心樂學經者則經亦示而化之豈擇貧富親踈哉李曰道無分别不以貧富隔絶不以親踈阻教務在行而開化也
取與能行文與其人
李曰聖人虛應理在合機不信不行何教何授要在堅心奉法然後授與靈文劉曰無私之至
學爾教爾不失道真
李曰爾汝也我教於汝汝宜學之必得成也不失道也

天地章第八

老子曰天地與人物本皆道之元
沖曰言二儀人物本皆道之元炁也
俱出於太素虛无之始端
李曰元根本也太素清淨潔白之道也虛无玄妙非有也三才雖大萬物雖多莫不同以清淨之道爲根元玄妙之理爲本始

若非道爲端緒物不得生同皆如此故言俱出

彷彿之精光微妙之上玄

劉曰太素者氣之始質也謂天地萬物以道爲元出於太素之始入於虛無之端也萬物既見其質彷彿乃有精光即微妙之玄體也

譬如萬里坑下有泱流泉視之甚濁微徹見底沙難

劉曰道惟幽微難以聞見指事爲喻開悟○有情也坑深萬里目覩數尋水尚不窺孰○云見底水有形質明白尚不能見道無體狀暗默如何得知

窈窈而冥冥不知所由然亦如終者去不見其靈魂

劉曰精義入神以致用利用安身以崇德過此以往未之或知斯言信矣且魂氣無所不之尚不能見往而況窈冥難測豈知所由然

淳陰共和合陽不能顯分

劉曰陽生也陰死也死者無陽故云淳陰和合者雖有陽用之德不復分曉而能知也

過往與甫來視譬以見前尚不能了理安能知亡存

韋曰甫始也過去之與始來譬如視見前之事耳而愚者尚不能曉了見其理趣而況窈窈精微之道若存若亡者豈識之哉

李曰過往過去也甫來未來也見前見在也以天眼智見未來事以宿命通知過去○法以漏盡故知見在相今昏迷之士蒙蔽○之徒不體三界之皆空未謝一身之俱寂至於吉凶禍福生死存亡都不能知此因緣如何可了眞道之妙趣也

譬如瘖瘂者不能傳人言

徐曰言道微妙不可言宣心知其意口不能言如瘖瘂病人言尚不能傳何能談說妙道耳劉曰啞者不能傳言猶盲者不能見道也

爲聾彈宮商其人豈能聞

劉曰愚者之聞至道猶聾者之聽宮商

才辯有其智受教如語傳自謂通道情衰不能丹

才李劉本作自謂通其辭情猥不能宣

李曰才辯始可傳言聽慧方能宣法訥士自謂能傳其言猥情鄙見未能宣敘下愚自謂玄教已備而心暗昧至理不明也

是故失生本焉能知道元

李曰明道事資於法識本理由於智無智故失生本心暗豈達道元是以滯俗者多○歸道者少劉曰對教傳言自謂通理不知○猥昧失彼玄宗既失玄宗生本亦喪生本尚喪安知道元

行道章第九

老子曰子若行吾道當知上慧原智亦不獨生皆須對因緣

李曰慧以鑒空智以照有空有雙照理無不洞故名智慧然慧原頗微智本難窮窮之者必因於明師因緣不會智慧不起劉曰解道者名爲上慧也智無善惡非緣不

起

各有行宿本命祿之所關

劉曰賢愚貴賤貧富壽夭皆宿植行本於前命祿關之於後

同道道得之同德有德根

李曰愚智明暗之殊貴賤善惡之異皆由本行並藉宿命命有短長祿有豐餘必聞著於往昔始受報於當今是以善人同道故得道同德得德根惡人不同道故失道不同德失德根劉曰應報無差

○宿世不學問今復與世隣是以故得失不樂於道文

李曰前生之時不好經法此宿代不學問也今身已來又無良師善友親仁善隣類彼面墻猶斯觸壁信其愚夫不樂經文故言是以故得失不樂於道文劉曰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夫絲無常染決習成性有教無類積習生常宿不學真今何慕道終身役役常與失隣

○貪欲利榮寵受施念恩勤更以財相厚不衰

下寔貧

李曰同於上德本自虛无失於至道多生織滴以榮華貴寵爲利遂則貪名以錢財施惠爲恩交相往還滅貧與富故言相厚曾無少憩懸念寔貪寧有忠歸真向道也

劉曰矜孫惘窮凡人所輕聖人所重也

必復多瞋恚無所庭定原

徐曰庭安也原本也謂心也夫心繫榮利情存名實寵辱驚懼氷炭傷和瞋恚既多情性奔蕩志操靡常無所安定其心也

○學不得明師焉能解疑難

李曰狐疑未暢玄妙不通要在明師方能開悟守愚至死懸解良難劉曰迷道者尋岐莫之知返悟者難遇識者復希師既自迷焉能解惑惑若不解雖博非明故禮記云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也

○吾道如毫毛誰當能明分

李曰內無自然之智外闕善誘之師毫毛小物不分不知大道之原不講那解也劉曰言其細微難解

上世始以來所更妙如沙塵

徐曰更經也老君開闢以來混茫之中眇莽莽年劫遐廣典籍不載所經劫數如沙塵之多實非算數譬喻所能知也

動則有載劫自惟甚苦勤

徐曰載年也言自開闢以來經歷死生變動則有年劫不可算數紀載自惟周遊八寅登山宅海履兵火涉風塵教化衆生難卒備至甚苦甚勤也

○吾學無所學乃能明自然

李曰爲俗學者日益則學有所學爲道學者日損則學無所學學有所學則暗於至理學無所學則明於自然故知自然者非爲而自然不爲而自然也前曰勸勤修此文戒恣學也

○華要歸其實蔕葉如木根

劉曰復命歸根方明其實

爲歸道祖首以知始元端

徐曰祖首皆始也爲道之體從流末及源本與太始合精終能會於常道以是方知

無爲首上玄之又玄也劉曰爲俗處於有爲爲道趣無爲有者生死遊魂無者湛然常存也

子當無相啓匆以有相關

李曰若能行於無相則衆妙自開必也封在有爲則玄關斯閉劉曰無謂道也有謂俗也以道相關帝之懸解以俗相關生死繫纏也

西昇經集註卷之二

西昇經集註卷之三

華陽章處玄　句曲徐道邈　冲玄子
任眞子李榮　劉仁會　註
碧虛子　集

重告章第十

老子曰吾重告子子當諦受

李曰眞道難明故以重告必宜評審而奉受之

道以無爲上德以仁爲主

冲曰以太無爲上道以上仁爲五德主章曰道無體無爲而無不爲故最爲天地人物之上首物有顯然則不通得道以通之故德迹顯物有不得因施之令得故仁迹章上仁秉德以爲主也劉曰宥物於無者道也仁物之性者德也

禮以義爲謙施以恩爲友惠以利爲先信以傚爲首

李曰子欲行道者以無爲爲上有爲非道也子欲立德者以仁慈爲主殺害非德也修折旋之禮者必須在於分義行之謙退無義無謙非禮也爲施之博者宜隆之於恩以恩爲親友也不友於恩非施也存之於惠先在利人不利於人非惠也履之於信定有傚驗爲先有名無實虛而不傚非謂信也能行此者可成道矣

僞世亦有之雖有以相誘

李曰道德之風無乎不仁義之化是處可行然則化有澆淳政有得失行之者六德皆具喪之者一道不成澆僞之時亦言有其道德備於仁義而不能實用假以虛行妄相誘引並非眞信也劉曰如上六事僞世亦行者爲有希求以相誘也非爲行道以利物也

是以知世薄華飾以相拊

李曰不存道德之實亦失仁義之眞唯有虛薄華辭更相拊拂劉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華薄之情孰能隱蔽

言處飛龍前行在跛鼈後

章曰僞世浮薄矯仁義以求利詐禮信以求名徒有其名而無其實故言在飛龍之

前而行在跛鼈之後徒有空言而行之不可及也徐曰古之君子訥言敏行今之小人言疾行遲也李曰輕諾急言在飛龍前也無實寡信行在跛鼈後也

仁義禮信廢道德荒亡腐不以道相稽反以財相輔

韋曰徒詐稱仁義禮信之名而無其實故曰廢也世道交喪爲日久矣故曰荒亡腐也稽致也然不能以道相招致而以才辯相輔助也徐曰稽啓也啓開悟也輔佐助也忽無就形背真向僞華薄之甚以至於斯也李曰稽至也不能以德往德來以道相至翻乃以財以貨更相輔益志在有爲也

○譬如鏡中影可見不可取言如響中應風聲豈可緒僞世教若此如是迷來久

緒李劉李本並作聚韋曰先聖之教如鏡中之影聲中之響隨隱去來鏡自常靜隨聲大小響自常元而僞世迷執聖迹應物之影響稽以治物何由可取而緒用哉則知迷來久矣李曰鏡中之形取之實難風囊之聲聚之非易聲之與形取必不得輕諾薄行有爲事業實知無益澆俗皆迷是以自遠故云迷來久矣

天下之人物誰獨爲常主迷迷以相傳輾轉相受與

韋曰凡物云云皆自然而無有其主使其然者也而迷惑之徒謂道可以授人自然可以與人因相傳授豈不大惑哉劉曰聖人夷俗與物同波神無死生形隨變化教貽於後迷者相傳以迷授迷故展轉不絶也

○邪僞來入真虛無象如有

劉曰眛者不明爲邪所入巧僞亂真像如有道

自僞不别真爲貪利往守

徐曰迷師自僞不辯真邪爲貪欲所纏殉俗逐利往而不返以此守身誰云長久哉李曰邪僞有爲也入真無爲也迷者將欲邪道以求正真有爲而入無爲必竟不得也以此爲得是虛空有像而非真有自著有爲之僞不識無爲之真何以得然止爲貪欲財利以此相守遂失無爲真道也

非常正復亡癡盲持自咎

劉曰守僞失真正復亡滅癡盲所致欲咎何人

如木自出火還復自燒腐

劉曰火自木生還自燒木邪自身作還自滅身

聖辭章第十一

○老子曰聖人之辭云道當以法觀如有所生者故曰爲自然

韋曰道法當何所觀哉宜以無法無觀自然自冥耳道經曰常無欲以觀其妙此之謂也如今所生者何以而生哉不爲生而自生耳故知道自然也劉曰凡是有生皆從於道

眼見心爲動口則爲心言鼻爲通風氣鼻口風氣門

李曰眼則視見外色心則動緣前境口既

能宣言語鼻乃通傳風氣此則誰使之然
耶皆不知所以然而然也氣從鼻口爲風
氣之門劉曰引聲色者耳目也通風氣者
鼻口也
喘息爲宅命身壽立息端
徐曰喘息促急貌也宅人所居託也立住
也端首也人生迅速若白駒之過隙氣息
促急在於呼吸氣聚則生氣散則死故氣
爲生命之所居託也七尺之身百年之壽
生死之去住以氣息爲也劉曰命依氣氣
○依身氣絶命亡身謝氣散○
譬如穀草木四氣時往緣
劉曰草木資四氣以生成形骸藉喘息爲
宅命
氣別生者死增减羸病勤
韋曰別離也人全離氣則死若氣有增減
則有羸病之勤苦也徐曰四氣有盛衰四
時有代謝故百穀草木有生成凋枯緣往
則死緣來則生譬如人假四大而生四緣
離別則死四緣和合則生陽并則增旺陰
并則衰減故羸疾勤苦生老病死也
以是生死有不如無爲安
劉曰有爲有欲生死遷流無爲無欲常安
不動
無爲無所行何緣有咎愆
韋曰夫無爲者無行無止無去無來無生
無死變化悏然安之於命咎愆何緣而有
哉
子不貪身形不與有爲怨
徐曰貪樂身形厚其生養恣六情所欲任
○三業所爲有爲有事致成生死怨仇也若○
知身非我有生是委和無生養過患又何
怨賊之有哉
五行不相尅萬物悉可全
劉曰夫七尺之身五行畢備有爲過當逆
順相攻若外智遺形付之自治各司其分
陰陽順序不相侵尅則百體俱全也
萬物無有常成者不久完三光無明冥天地
常照然
韋曰有成必有毀無成則無毀自然之常
道也是以聖人雖成不成故能無時而不
成也夫天地無心故能常照三光無心故
無明冥聖人無心故能常成也

觀諸章第十二

老子曰觀諸次爲道存神於想思
李曰爲行之道多方修身之途非一前雖
陳化道乃恐迷者未回今觀爲學之徒修
道之次第欲得長生不死唯有存神思道
則智將道合存神則神與形同神與形同
自入清虛之境智得道合黙歸智慧之源
○妙果斯成方爲道也劉曰觀心次第令亂○
想不生以思要道也
道氣與三光念身中所治
李曰道氣者導引也三光者身中之三一
神也修身之道必須導引和氣令得致柔
存三守一一不離身自當得道三一之神
化在人身三宮之內念念不散其神自降
神降則具道成也劉曰內明外照天地氣
通澄神淨慮綱維不散
彷彿象夢寤神明忽往來

李曰人能念道道自來歸之若解存神其神自降忘情忘識如夢如寤彷彿神降罔象得眞神則出入無方故知往來不滯

恢泊志無爲念思有想意

徐曰恢當作憺恬憺無味虛靜無爲志在思玄念眞逍遙無事而未能厭心槁形情忘愛染猶有思情念慮追緣之想貪欲之意也

自謂定無欲不知持念異

韋曰次當遣存神之心恢泊志於無爲此○存神之思猶有相有意故當又遣之以定于無欲亦乃忘其思念故不知我之持心念神之異也徐曰言存神之人自謂安心定意無愛染之情而不知神有慮欲雖持戒閉空而邪念思想不覺已生也

或氣尚麤盛自知尚多事

徐曰麤作粗學者未能弱志精行虛和保神或意氣剛强好尚粗盛粗盛有爲之法事乖淡泊故自知所尚多事多患也李曰有想新生異念初起由細微也積念爲大增想成多紛綸有爲昏惑斯甚此盛尚粗盛也人間之代有爲萬境六情繫着觸逢皆染故曰多事

事興則形動動則外通謀

徐曰物事滋興則動用身形身形躁動則心智外通謀慮得失李曰外事旣興內心亦動心與事合共圖有爲故曰通謀

謀思危之首危者將不久不久將欲衰衰者將不壽

徐曰不能靜神內念而役智外謀謀慮旣○繁神勞志失此乃傷性之由緣危殆之端首危者不久將致衰損也形弊于外神勞於內內外俱傷將恐不久衰然則神忘氣散亦將不能享壽存生也李曰無思無慮則安有圖有謀則危安則長存危則不久不久則傷夭故曰不壽

以身觀聲名物事難可聚

李曰身是內也名是外也內身猶爲空假外名故是虛花以此而觀身尚不可久存物亦不可久聚何故以此一身扳緣萬境并欲聚前有爲聲色名利可欲皆聚一身戒有累多令貪榮也徐曰物事者財貨之事也身爲道器名爲身賊故名成則身敗身安則道隆以斯而觀名聲財貨難可聚積也劉曰身爲名亡孰爲聚物

以名聲偁號必爲是所謗

劉曰夫嗜欲肆情徇名貪利志重聲色高尚侈靡者昌嘗以爲非哉故曰必爲足所謗也徐曰言以高名令譽偁號尊榮而爲是者以此貨利爲心也旣貨利爲心是必○爲名利之所謗引也

皆坐於貪欲貪欲爲殃咎

徐曰坐者罪之所由殃禍也咎罪也言重名譽者坐由貪欲無猒則爲三世之禍罪也李曰饕餮之徒貪婪之輩亡不以道自爲殃咎劉曰五刑之屬三千條例唯坐貪欲被刑未有廉貞致辟貪欲旣爲大禍人人何不戒之

貪者爲大病習貪來已久合會微漸漬非鍼艾所可愈

徐曰貪爲三毒之首爲生死大病由其前身積習慳貪至於今世故云已久也滋益也愈當作癒病瘳也積習貪心其來久遠合會微細漸漸益多譬膏肓之病非鍼艾所瘳癒也李曰貪可然身故爲大病積習生常故云來久微微而長漸漸而進自微至著從小至大患生於內病至膏肓難可救除故非鍼炙所癒劉曰久植根栽觸類斯長病非形質豈鍼艾所可治也

○還身意所欲清淨而自守

李曰貪爲至病救所不除今欲除之其用○何道但能無欲而貪自除若能忘身而害斯遣唯清唯靜守道守眞端坐無爲翛然絕累也劉曰芸芸者歸根復命者自守

大聖之所行不慕人所主

徐曰慕猶尚也聖人尚虛靜無欲凡人尚名利有欲眞與俗及去取不同故不尚凡人之所主也李曰小人所履耳目注於聲色心意住於貪欲反以此爲病不得成道大聖所以行清虛無欲心不主於有爲故無人間之累也劉曰彼我尚喪豈求主哉

有常可使無無常可使有

韋曰我本無身忽然而有常忘其有身同於未生之時此有常可使無常也不以生爲生故常生而不朽此無常可使有常也

徐曰失道者有常使無得道者無常使有故莊子曰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人之非天乎斯之謂矣李曰俗人之所慕但貪名利唯求情欲志在於有不肯於無今聖人內遺心識外絕名聲非有非無能無○能有不有能有可使有歸於無不無而無可使無歸於有無歸於有無有不成有歸於無有無不滅或隱或顯變化自在也

經誡章第十三

老子曰經誡所言法義所推赫赫興盛不如妙微

李曰尋經誡所言依法義推究濟濟貴盛赫赫高門寵極則辱來樂往則哀集常嬰得失而患興衰不如懷道自安含眞善見退不枯槁進不榮華逍遙木鴈之間放曠市朝之際存妙微質朴也劉曰赫赫者亡妙微者常以義推窮必至於此

實不如虛數不如希

劉曰心實無安故致虛妙事煩多弊故不如希

茂多卒夭疾不如遲

徐曰卒急也邪教正言悉應自然故修習科法應急而易成禱鬼祈神多有卒驗修爲正道應遲而難成難成而無敗入於不死不生習學邪文易成而易敗不免輪轉○生死故邪不如正疾不如遲也

○興者必廢盛者必衰

劉曰萬物皆然非止人事

聖人絕智而爲無爲

徐曰絕邪智去有爲明正智爲無爲也劉曰絕智故無興盛無爲必無廢衰也

言無所言行無所施

徐曰言於無言之理終何所言行於無事之事又奚所施乎劉曰冥然順物與道同遊喪偶亡懷行安將寄

孰能知此偶不如奇

韋曰道本無言應物而言故言無所言也道本無行應物而行故行無所施也偶者二也奇者一也能知無言無行者故當損二歸一以趨道也劉曰身以偶神欲以偶身勞形者爲贍形骸喪身者爲多愛欲故遺形者神靜棄欲者身安莊子云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焉

多不如寡孰賢難隨

徐曰寡少也隨從也多方博學泛觀衆流則得誰謂仁義貞廉以爲賢善然尚名蕩德易生僞薄難以從德反道故曰仁可爲也義可虧也禮相僞也

○不如專精味道抱一守玄故曰多則惑少○

孰仁難可其義少依

李曰無爲之行難行不二之心少悟誰有賢名之士仁善之人能以可於心而隨其行仁賢尚爲難可蒙昧故非易行是故知幽玄妙義少能依者也

能知無知道之樞機

李曰若能隨不言之教依无爲之理自然悟道智無不知雖無所不知而即無知能忘於知得道樞機令言得者得道要妙劉曰道以無知爲宗體之者得其樞要

空滅成無何用仙飛

徐李劉本作空虛滅無何用仙飛韋曰遣大賢仁義之名歸大賢仁義之實則漸階於道也樞者要也機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既漸近於道故能知道無知也此是道之機要也則知道體不可以有心期故○

復損機以至空損空以至無然後能飛仙矣仙者無生無死之名也夫真人者通古今等變化與萬物同體與造化同生故能無時而不生無徃而非可乘虛履空貫金穿石何足爲難矣徐曰神人守精反真空虛滅無仙人養神長生舉形升天有形不如無形故曰何用仙飛也劉曰去留離形隨變任化曠然無時待飛仙何爲

大道曠蕩無不制圍

徐曰大道高遠曠蕩無邊陶育萬物制御於神範圍天地無爲而無不爲者也李曰玄而遠故言曠平而夷故言蕩控御一切故言制也包羅萬有故言圍也

若能明之是所反非

李曰若能明之於大道至理無不通悟之於曠蕩塵累無不淨則知從來小見備日俗情所善者非善所是者非是也

經言審諦孰知能追

李曰審諦真實也夷心則照之於寂路虛已則達之於道原滅聞見於樞機絕是非○

於曠蕩此爲玄妙之教真實之言而迷俗逐欲者多忘情者少誰能隨之劉曰道絕情慮理超言象隱顯殊致固非淺識者所知也

深妙章第十四

老子曰道言深妙經戒乙寂天地物類生皆從一

徐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萬物得一以生故曰生皆從一也李曰絕慮爲深不測爲妙一者玄也寂者微也經法深遠誠

律玄微所說之言極爲幽奧皆云天地人
物俱從道生信而有徵也
子能明之爲知虛實八
李曰明之體解一爲物本知物從一生者
爲實也言不從一生者爲虛也
子若不照顯之不別
李曰我非汝說若不能照了我雖顯示汝
亦不能分別劉曰心若暗昧縱顯現亦不
別
○子志於有無爲所疾
徐曰疾猶病也有是無爲之病勤去有歸○
無也劉曰靜以憎亂簡以惡煩有爲多是
無爲者疾
爲有所嬰億載無畢
李曰若能志在無爲則脩然證道恕存有
欲以此嬰繞千億萬載爲有爲繫縛無由
了畢劉曰得彼逐此羈鎖相纏愛心流注
何時可畢
道言微深子未能別撮取於略誠慎勿失
韋曰子既未能別了道言微深妙遠之旨

且可撮略其粗淺之誠言勿令心有放逸
也徐曰衆妙難明撮略要訣保德守眞順
戒勿失李曰玄章秘典未可具明未取要
略唯當順從經戒捨惡從善出有入無終
始常行莫令差失謂違經也
先損諸欲勿令意逸
徐曰持戒制情先損諸欲塞兌則塵境不
入閉門則心意無逸也
閑居靜處精思齋室
李曰無事即是閑居安心便爲靜處專情○
乃曰精思洗心名爲齋室
○丹書萬卷不如守一
徐曰飛鍊八石鑪轉九丹刀圭一奏上升
清天雖曰神妙猶是方術豈若正性眞根
元一內法守而不失與天相畢故曰丹書
萬卷不如守一劉曰爲道日損不假繁文
但能守一道自得之
經非不達終有虛實言有必無子未能別言
無必有子未能決
徐曰經雖簡略理非不達世教虛偽道文

眞實實中有實是以有不定有還歸於無
無不定無還復生有有無相生未始有定
尹子始學未能辨決李曰上言虛實其在
此乎言無必有此乃虛爲實也言有必無
此乃實爲虛也實而爲虛子當未能分別
虛而爲實子亦未能決了能決能了知實
知虛既達於經自保於道劉曰理有通變
言有抑揚達文者喪其眞執教者乖其趣
微言隱奧剖其良難體解內明方可玄會
也
○但當按行次來次滅○
李曰但可依按經法奉而行之先捨於惡
次忘於善先破有欲次滅無爲有爲無爲
並忘若善若惡皆泯念念欲起次次蕩除
劉曰既不能決明幽旨但當依教次第修
行耳目聞見不便尋思而生分別也
道有眞偽禍有吉凶
劉曰乖宗者偽會理者眞無爲所致者吉
有爲所致者凶故德經曰福兮禍所伏也
罪有公私明者纖密

劉曰爲道者公也爲俗者私也夫修道者不契玄宗情行尚起應物失當事或有違謇謇匪躬志在濟物篤誠於道理異私懷義屬中孚難過可免也纖密猶麤細也

占往知來不如朴質

李曰達於過去占往也明於未來知來也雖有智慧終始皆知而多敗必有顛蹶唯當存之朴素敦之質真可以立身可以事君可以養親可以成道勤修也劉曰逆慮多憂知來近辱絕聖棄智純素以居

西昇經集註卷之三

西昇經集註卷之四　緯四

華陽韋處玄　句曲徐道邈　沖玄子
任真子李榮　劉仁會　註
碧虛子　集

虛無章第十五

老子曰虛無生自然自然生道道生一一生萬物

徐李劉本並作道生天天生地地生萬物韋曰虛無者無物也自然者亦無物也寄虛無生自然寄自然以生道皆明其自然耳一者即道之用也天地萬物皆從道生莫有能離道者復謂之一一之布氣二儀由之而分故曰一生二也萬物莫不由天地氤氳之氣而生故曰天地生萬物也李曰此謂有像之物也自上生下次第相生也劉曰推窮生本以致虛無此乃名理相階其實不知所以也

萬物抱一而成得微妙氣化

李本作化生韋曰天地萬物皆微妙一氣而化生也徐曰二儀萬物皆一而成人獨得微妙之氣故能精靈變化也李曰天地人物並皆抱真一之道受微妙之氣所以方得化生是知一氣者萬物之本也

人有長久之寶不能守也而欲益尊崇者是謂去本生天地之道也

徐曰長久之寶一也人不能懷微妙之氣守一以長生不保其所寶也而保人所寶增益情欲慕樂尊榮是謂去其本也生真寶二儀之正道也劉曰長久之寶謂真性也夫貪益尊榮者喪其本生之性也

恍惚章第十六

老子曰虛無恍惚道之根萬物共本道之元

李曰至本空寂名曰虛無虛無即非空寂有無不定偁之恍惚云虛無生自然自然生道故知虛無者此即道之根本萬物得生皆由於道是知道爲物之本元也

在已不忘我默焉

默韋本作異韋曰言一切萬物莫不共道同其本源而羣生流蕩不能自同於道是以輪迴生死之波若能存道於我則其命

不滅不亡矣衆人皆不能存道唯我獨能存之故我異於衆人李曰道者物之元氣者生之本失道則死喪氣則亡若也不亡聖人默然不說今之廣說至言大數妙教而教其養氣抱道復本歸根人若能納氣於內抱道於懷水火之所不能災生死之所不能害長存入道端坐成真得意忘言故云默焉知而不默乃失之也

生置章第十七

○老子曰生我於虛置我於無○

徐曰置者立也虛氣和合變生我形精妙無物化立我神也劉曰實不生實生實者虛也有不容有容有者無也

生我者神殺我者心

韋曰生者存也我所以長生者心同於虛也我所以長存者形同於無也神無形兆故生我也心有所存故殺我也李曰形不自生得神始生身不自殺由心故殺心不爲惡足可長存也

夫心意者我之所患也我即無心我何知乎

韋曰夫有心有意則有所存故患害生焉若我無心則無所知又何患哉李曰心有分別之知能造有爲之過過成患我是實由心若也忘心無知自當無患

念我未生時無有身也直以積氣聚血成我身耳

韋曰此遺形存神之方也徐曰猒我有身大患思念未生無身無累也及氣血積聚成此肉身假借不足爲有而人貴重益成患累也

○我身乃神之車也神之舍也神之主人也○

徐曰夫馬之運車如神之載形也神處人身若人居室舍舍全則人安身康則神樂故智士保身以養神運形而升仙也李曰身能載神神能乘人故曰車也身能容神神以身爲屋故云舍也自外來寄於身故云主人也

主人安靜神即居之躁動神即去之

徐曰身形靜神即止其宮府也躁動有爲神即去其居館即者言應用急也李曰車牢始能載物舍靜方可安人爲主既也諠譁作客何能久住必須堅守於身而神自乘之淨洗於心神自正之內外安靜神自居之若身有染穢心腹躁動神即離人故云去之劉曰神住曰生神去曰死生由靜載死由躁危

是以聖人無常心者欲歸初始反未生也

李曰愛染罪垢躁競有爲是常人流俗之心也聖人清淨捐欲無常俗之心也有心者逐末入於生死無心者反本歸於真道○無復生死也劉曰寂然無物

○人未生時豈有身乎無身當何憂乎當何欲哉

韋曰夫有欲有憂皆由存身生生之厚也若反未生則惡有身矣何憂患之有也李曰已生之後方可有形未生之前理無身也有身則百憂競起五欲爭興無身則萬累都捐千愁并盡尚無有身之患豈有身外之災

故外其身存其神者精耀留也道德一合與

道通也

韋曰精耀神明也夫外其身者則精耀不去其形也精常留則其道德自然與一合體與一合體則其道通同也徐曰疎外逆旅之形親愛生我之神故虛心靜形存神守素則玄精光耀留止宮室與道通一是謂無身之身也李曰營生之士學道之人必須外忘於身不得多養於味先宜內存於神志之於道恍惚精微智慧自歸精彩光明無不照了故言精耀留若得智慧止

○乃將道德一合均之無德契以虛通故言與道通也

為道章第十八

老子曰古之為道者莫不由自然

李曰古昔修道之士皆由有自然道德清虛無欲未待師教而自然修道無有不由自然也若強為之則不然矣

故其道常然矣強然之即不然矣

劉曰非有心而作之強為之則有心也是故不然矣李曰凝情合道無欲全真行之有常常得自然之道若外不立行內不修心強令為之道終不得

夫何故哉以其有思念故與道反矣

劉曰何故即不然蓋道無思念有心者違

是以橐籥之器在其用者

徐曰籥有六孔如篪樂器也言器空虛在人所用喻聖人空虛無心有感必應在緣所用應物處方也

虛實有無方圓大小長短廣狹聽人所為不與人爭

○李曰橐排橐籥管籥也橐能出氣籥能出聲皆悉無心任人所動氣之大小聲之長短若方若圓或廣或狹從人所為造不與人爭此舉喻也劉曰無心求用故不爭也

善人在於天下譬如橐籥乎非與萬物交爭其德常歸焉

劉曰應物而已聲氣之美常歸橐籥無為之德常歸聖人

以其虛空無欲故也

韋曰天無心順物者使萬物各得其性天下莫不歸之以為主也李曰此合喻也善行君子立德淑人外則與物無競內則無欲謙虛德自歸身道當在己也

欲者凶害之根無者天地之原莫知其根莫知其原

李曰有欲則傷身故云凶害之根無欲則會道故云天地之原而凡情迷亂蒙昧無知不知有欲是凶害之根不知無欲為福善之原故曉示也

○聖人者去欲入無以輔其身也

李曰外去貪欲自守無為唯有聖人方能以道輔翼此身可以長存若同流俗未免凶害然則大聖豈有安危亦無穢淨今言去欲入無者亦教凡流以為行也能依聖行可以成道矣劉曰不去欲者非輔身之道也

聲色章第十九

老子曰人皆以聲色滋味為樂不知聲色滋味禍之大朴

李曰常俗之人愛之以聲色悅之以滋味

暢情適意故為上樂然欲是害根靡是聾
原口以味爽眼爲色昏不由外來皆因內
起劉曰桀紂以之喪國非禍朴之如何
故聖人不欲以歸於無欲也
李曰唯有聖人能虛心無欲清靜無爲災
害不生禍亂不作化致太平正當歸道劉
曰棄禍本歸福原

道虛章第二十

老子曰道者虛無之物也若虛而爲實無而
爲有也

徐曰兩而皆如也無體若虛如爲有實精
妙無物如爲有狀故有無體之體無狀之
狀也
天者受一氣蕩蕩而致清也氣下化生於萬
物而形各異焉
徐曰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二氣交和化生
萬物萬物萬形萬形各異未如有同也李
曰虛而爲實無而爲有即是虛無之中能
判三才而生萬物三才有象故言實萬物
有形故言有舉大明小既言天受一氣是
知物稟元和天既蕩蕩清高無心分別不
失於一人亦須勤勤強志清淨無爲不失
於道也氣雖是一形乃不同故言各異也
是以聖人者知道德混沌玄妙同也
徐曰混沌無分別貌聖人體元一未分道
德混沌玄一太妙本同一也
亦知天地清靜皆守一也
徐曰天得玄玄之氣故清高在上地得混
黃之氣故濁靜在下二儀雖異守一同也

故與天同心而無知
徐曰心同玄無無知無欲也劉曰四時運
行非有知也
與道同身而無體
徐曰身同虛無無身爲體也劉曰混同方
妙故無體也
而後天道盛矣
劉曰弘之在人
以制志意而還思慮者也
李曰與人同心心無分別與道同身身無
形假將天合德共道齊眞是名天道盛矣
何以得同天道之盛制心意無意深還思
慮去繁想始可得矣劉曰群品云謂無心
者制
去而不可逐留而不可遣
劉曰應物之遠留者其體長存徐曰隨之
後無故去不可逐無體之體故留不可遣
也
遠者出於無極之外不能窮之
劉曰曠然無際

近在於己人不見之
劉曰杳然無象
是以君子終日不視不聽不言不食內知而
抱玄
李曰懷道君子絀聰明絕視聽愼言語不
華綺節飲食斷滋味虛心玄覽故曰內知
不失微妙稱之抱玄
夫欲視亦無所見欲聽亦無所聞欲言亦無
所道欲食亦無所味
徐曰體空達妄即色非有情忘塵境又何
所言未聞見乎李曰悟萬境皆空心即俱

靜
惔怕寂哉不可得而味也復歸於無物
韋曰外忘聞見則視聽之欲絕內忘心口
則言食之欲滅內外絕滅然後能惔怕寂
然復歸於無物也李曰躁競浮動輪轉者
爲之內惔怕寂哉復歸無物之道
若常能清靜無爲無自復也
劉曰明得眞之者非云爲所致
反於未生而無身也
李曰內外無染故曰清淨恬神息慮是曰
無爲合氣於漠反於未生體同自然而無
其身
無爲養身形骸全也
徐曰清淨無爲抱德養身和氣已復故形
骸保全也
天地充實長保年也
韋曰道氣復歸其身則忘身忘身則德合
天地矣夫天地不自生故能長生若然者
身不保而自全年不保而自生也徐曰天
地精氣充實我身壽同二儀故曰長保年
也李曰無爲養身無事安人功格四表道
溢六虛此謂充實也修身者年命長理國
者鼎祚遠此長保年也
哀人章第二十一
老子曰人哀人不如哀身
徐曰哀悲愍也學人哀愍衆人淪俗忘反
不如自悲己身不能養神守身也
哀身不如愛神
徐曰愛惜也神勞則去身去身則生亡若
耽嗜六欲傷神損性也
愛神不如含神
李曰雖愛於神而未免勞役猶嬰患害不
及含神含神者外則不執不染內則無思
無慮內外清淨神自歸之不出於身故曰
含神
含神不如守身
李曰神雖至妙仍不自立要託於身方能
運用今但含神不守於身身敗形離神無
所寄欲神長存先須守身守身者必淨必
清同道同德通幽洞微則與虛極不二存
三守一乃共其神合契也
守身長久長存也
劉曰情欲所爲者人也若無情欲直是身
耳人將安寄哀謂哀憐也愛神者爲愛子
重母也含神者謂既貴矣而又深之含育
光輝不令散失也守身者謂屋靜人安主
諠客散身爲神之舍故守身以安神也身
不躁動神明靜泰形神兩全故得久存夫
客必不孤遊不依主神不獨化必藉於身
故客非主不依神非身不立然則身爲神
本主爲客基故愛神者先須守身存客者
必須愛主故曰含神不如守身也
神生章第二十二
老子曰神生形形成神
沖曰神爲生形之用無用則形不生形爲
養神之利無利則神不成也劉曰形非神
不生也神非形不成也
形不得神不能自生神不得形不能自成
沖曰形假神以得生神舍形以得成形神
不合無由生成也劉曰隨其神化以生形

類故曰形不能自生隨其形類以成神功故曰神不能自成

形神合同更相生更相成

相藉生成生成之道不合不得故曰形神沖曰利用相須更相生成劉曰形神雖異合同夫神由形用形爲神生形用旣彰神功所致則神生形也形由神生神由形用神功旣著著乃由形則形生神也故曰更相生形不自與必資神化神動形作功用乃成成由神生則神成形也神不獨化動必資形形作神隨神功乃見見由神用則形成神也故曰更相成

神常愛人人不愛神

李曰神旣託人亦欲人不死人乃資神亦須神不離不離必須修身清心能修之者始是愛神令人多穢濁不肯修身身旣不修是不愛神也劉曰神常愛人欲使安靜人不愛神役用無涯

故絕聖棄智歸無知也

李曰聖人無名名旣無矣復何所絕大智若愚智乃如愚即是無知復何所棄今言棄絕謂聖有功名之累智有分別之機分別者勞心徇名者損身身心若損形離神散此是不愛於神不守於身有爲失道也勸令棄名絕慮以歸無知此是愛神也

常安章第二十三

老子曰聖人常安與天地俱安而鬼神通

李曰聖人內遣心識外喪形骸與冥寂合其眞虛玄同其體陰陽之所不能變盛衰之所不能移玄德常靜故曰常安共天地均其覆載鬼神齊其正眞包大納細通幽洞微無也否之期絕困窮之日故曰與天地合其德鬼神將來舍也劉曰無事無爲幽冥通暢

衆人皆安其所不安即不安矣

韋曰得生以爲安者得死即不安矣得富貴以爲安者得貧賤即不安矣劉曰安於有爲有爲非常失待則困

蓋天道減盈滿補虛空毀强盛益衰弱

劉曰虧盈益謙其猶張弓也沖曰日中則昃月滿則虧陽盛則衰陰强則弱此天之道也聖人則天理物行平等之法損有餘補不足抑高强舉下弱也

損思慮歸童蒙塞邪智聖人之朴也

沖曰蒙本作朦不明也思繁則巧制盛慝多則誹賊生奇物來於寇盜矯誣長於誑僞故令損之歸於童蒙童蒙不明無爲膏火自煎不飾智以驚物閉塞斜智開明正慧則僞法不行眞道流布去邪取正聖化之本也劉曰懲忿窒欲養蒙以正入分正外智都去者是聖人之質朴也

是以天下尚存可謂養母常能愛母身乃久長

劉曰生身者神也無欲安神可以養母也無欲故神安神安則長久李曰事親者以孝爲先修身者以道爲本孝子善養揚名於後代學者能修成眞而不死養神存道故曰愛母身與道同故曰長久

西昇經集註卷之四

西昇經集註卷之五

華陽章虛玄 句曲孫道遐 冲玄子
仕眞子李榮 劉仁會 註
碧虛子 集

身心章第二十四

老子曰身之虛也而萬物至心之無也而和氣歸

冲曰體與道合是身之虛也心與天同是心之無也身虛而萬物自至心無而和氣自歸故虛無者無爲之至妙也

○故善養身者藏身於身而不出也藏人於人而不見也

冲曰藏身謂陸沉晦迹而不出其才能也藏人謂混俗同塵而不見其智德也

故君子之治必先死於國

劉曰死猶遺忘也夫遺忘其國者雖居物首不爲貴也富有四海不爲利也不爲利侈靡皆捐不爲貴則憍逸斯棄棄憍逸則力役不勞捐侈靡則財用不竭夫財用不竭則儲積充力役不勞則蒼生靜蒼生靜則國安儲積充則國實國實者則理之基也國安者則理之本也保夫至理之基本者其由遺忘國乎如違此道敗忘立至稽諸故實詎俟斷焉

既死不亡其國盛也民不敢散更復充也

劉曰遺而有之故不亡無爲而理故國盛矣及群生遂性樂俗安居甘食美服不相往來李曰死猶忘也修身之者體即身無身即人無人忘身而身存理國之者體同虛寂德並太空兼忘天下故云必先死於國既亡於國在宥天下薄賦輕徭兆人安樂故云既死不亡其國盛也政化太平人不流亡故曰不散國實人富積粟足兵故曰復充

○若能知常施行反也

冲曰人能知素眞常存玄德大道凡所施行與俗皆反也劉曰能知常道者凡所施爲行事皆令歸反其眞性也

衆人歡樂用生生也動而失之壽命竭也

韋曰死而不亡者壽之常也而行與俗殊故曰反也衆人以生生之厚故動而失生而命盡也冲曰衆人以百年爲常安身厚味爲樂用聲色六欲以生生動則傷生失性致壽命竭盡也李曰衆人用有生之命持以生身放情極欲以爲歡樂而有害命傷身上既失道下亦失身故云動而失之壽命竭也

夫天下大物哉甚綿綿也冥冥混沌不可知也

○徐曰夫大物者太極大道太極者天地之父母也道之奧也綿綿常存不斷不絕冥冥幽深混沌無分別不可以智知難可以言論也

○知之者去之欲之者離之近之者遠之

李曰使智求之而不得故曰去之以欲取之而不得故曰離之不可以爲親故曰遠之

是以聖人非託於天下亦非託於鬼神亦非託於萬物常以虛爲身亦以無爲心

李曰託謂因假也聖人所以得道者顯不

因於天下幽不假於鬼神外無賴於萬物常以虛爲身亦以無爲心而自然成道人若心忘有事志在虛無雖不欲成道而道自成也

此兩者同謂之無身之身無心之心可謂守神

李曰兩者虛無也以虛爲身此乃無身之身以無爲心此乃無心之心無心之心則無心無身之身則無身至無身心是謂守神雖曰守神可以虛無故神自歸之故曰守神劉曰係累外絶神明内安守神之道也

守神玄通是謂道同

韋曰神不離形故曰守也神形相保則通玄而合道也李曰能以虛無守神神道虛無之妙身同於大道之體故曰玄通也

無思章第二十五

老子曰智士無思無慮之變

韋曰大智之士以百姓心爲心故曰無思無慮之變也

常空虛無爲恬靜修其形體而萬物育焉

李曰無智之者必貪有欲有智之士未肯無爲是以滯凡庸少能歸道聖人勸戒意在虛空故曰有智之士勿多生思慮好爲變詐常須空彼我端寂無爲身不躁競爲恬心無浮動爲靜内外清静是修其形體於物無害爲物所養故曰育焉

變者貪天下之珎以快其情

李曰積思慮好詭詐逐欲不止萬境遷改爲變也夫難得之貨是天下之珎懷貪無已縱欲暢心禽色荒亂此快其情也情快於前政敗於後必然之理的如可見故舉下文以示之也

然後筆兵四起禍生於内

劉曰舟中之人皆爲敵國

國動亂者而民勞疲也

李曰以道濟物以文柔遠百姓日用而不知萬國自然而歡泰少私寡欲貴粟賤金俗樂家安樂和禮洽此無爲之化也若肆情極欲奢淫好勝四郊多事五兵動作疊起蕭墻禍生於内也君既昏亂臣不忠正國動亂也征役不止困於轉輸人勞疲也

夫國以民爲本民勞去者國立廢矣

沖曰身以神氣爲本神守氣聚則長生也若有爲有事勞損神氣神去氣散則形廢矣李曰爲國之本要在安人人安則逸人危則勞逸則人居勞則人去國之興也寔在於人人既去焉是知國廢理亂由道興廢在人以道愛人天長地久矣劉曰民惟邦本本散國亡

所謂出其無極之實入賊利斧戟也

沖曰斧戟兵器也生命貴重於萬金神存氣聚則生命無窮神亡氣散則身殂命盡故曰出其無極之實也六賊外入三毒内與攻伐甚於六軍殺傷利於斧戟也李曰實者無爲之道也賊者有爲之兵也我無爲而人自化此用無爲之道也若不用無爲之道是出其無極之實如用有爲之兵也兵能害物日費千金甚於鋒刃故云入賊利斧戟也

是以聖人無爲無事欲安其國民也
李曰不貪欲故無爲不好兵故無事貪欲則人損戰伐則人勞無爲無事不損不勞百姓安寧聖人之化也
故曰子能知一萬事畢
李曰無爲用道知一也功成事遂事畢也內明達於至道知一也行成德就從因證果得於眞道事畢也
無心德留而鬼神伏矣
徐曰一者眞一也德常德也知一者無一而不知故萬事畢矣虛空無心常德留止故能官天地府萬物威振千靈鬼神畏伏矣內解鬼者精也眞一一之至極常德德之至貴乃精神之根本道氣之元先故精神臣伏萬氣歸宗也李曰聖人無心不起貪欲道在於己德止於身故曰留也用道則道流遐邇懷德則德被幽明既爲人之所歸依亦爲鬼神之所伏從也劉曰有心爲德德斯去矣故經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其鬼不神故曰伏之矣

我命章第二十六

老子曰我命在我不屬天地
李曰天地無私任物自化壽之長短豈使之哉但由人行有善有惡故命有窮通若能存之以道納之以氣氣續則命不絕道在則壽自長故云不屬天地
我不視不聽不知神不出身與道同久
李曰不視故不爲色所盲不聽故不爲聲所聾不知故不爲智所困絕聲色而清淨去分別而無爲神不離人故云不出於身身將神合命與道同故云長久所言不屬天地其行如是遂與道同劉曰耳目之用廢心智之慮忘心神不出身契乎常道矣
吾與天地分一氣而治自守根本也
韋曰天地與我俱稟自然一氣之所生各是一物耳焉能生我命乎我但去心知絕耳目各守本根之一氣則與道同久矣莊子曰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此之謂也李曰萬物俱資於大道三才同稟於一氣而人皆逐末遂至傷生老君守本故能成道若能法聖人而爲行虛極自然可致也
非效衆人行善非行仁義非行忠信非行恭敬非行愛欲萬物即利來
李曰爲善必近名爲惡必近刑聖人遠之刑名故不學衆人行善仁者殺身以成人義者裁非而正己聖人修生故不殺亡邪故無正非行仁義也忠信者道之華聖人棄華取實不行忠信也孝非天性禮異至誠心很貌恭故非妙行所以不行欲爲凶禍之根愛是煩惱之源愛欲在己身尚不安如何得道聖人清靜非行愛欲也於物無害物利自來
常惔怕無爲大道歸也
李曰上文行善及至愛欲皆是有爲之事也老君懷道抱德恬靜無爲常行此行遂得成眞故云大道歸也劉曰有益者物赴無爲者道歸
故神人無光聖人無名
劉曰內明無光德隱群遊李曰大道若歸

用無不可變化不測謂之神智無不通謂之聖人非有事神寶無爲智照嵡寂故無先隱形藏用故無名矣

兵者章第二十七

老子曰夫兵者天下之大凶事也非國之寶

劉曰兵動害物喪國亡家禍莫大焉豈曰國寶

寶之者而不用也

韋曰守道無爲則天下各安其所安而兵不用矣此之謂大寶也安用此不祥之凶器哉劉曰國寶者不用兵

用之者動有亡國失民之患也

李曰克定禍亂義實由兵以應用之其戰自勝然兵既主殺殺爲凶事非國寶也好生惡殺重粟愛人無爲戰兵爲國寶也故云寶之者不用用之者動有亡國失人之患此是凶之大也劉曰若用兵必至於此也夫安天下者當以無事況用兵乎不得以用之非樂然也

是以聖人懷微妙抱質朴而不敢有爲與天下交爭焉

沖曰聖人空虛無爲懷道守德不敢趨競有爲與天下之人交爭名利也李曰存之要道懷微妙也無失淳風抱質朴也無爲去兵息於機戰伐不與天下交爭矣劉曰有爲有欲爭者奪之無事無爲樂推不去雖有猛獸不能摭也雖有蜂蠆蟲蛇不能螫也雖有兵刃不能害也

李曰心存正道行移質朴恕己及物內無害心雖有外毒不能加也劉曰子雖凶頑不能害於慈父獸雖猛厲不能害於聖人

以其積德玄通故也是以天下莫能害焉

韋曰德沖六合玄通宇宙宇宙者將與萬物爲一體與天地爲一心然則猛獸兵刃乃是我體之塵垢耳安能傷我哉

柔弱章第二十八

老子曰天下柔弱莫過於一氣氣莫柔弱於道

劉曰氣雖柔弱聚散有時道之爲物無時而積

道之所以柔弱者包裹天地貫穿萬物

韋曰天地在空玄之內夫空玄之空不能空道故包裹天地焉金石堅剛不能摩道故貫穿萬物焉劉曰若非柔弱豈能包裹貫穿哉

夫柔之生剛弱之生強而天下莫能知其根本所以從生者乎

韋曰柔弱者道與氣也剛强者天地與萬物也根本即自然之道也劉曰剛强之質從柔弱而生之物各有之不知其本所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是故有以無爲母無以虛爲母虛以道爲母自然者道之根本也

李曰凡物有形必自無生故以無爲母元無所有以有有故遂乃有無無本空虛起無見者從虛而來故以虛爲母虛既空矣何能運行通而不壅必由於道故以道爲母道者非無非有非實非虛不來不去不始不終非物使之非人所造不知所以號曰自然道既自然而來自然即是道之根

本此名無能生有次第互生欲結前能行
柔弱則以生剛强也劉曰階淺以至深至
妙莫知所由故曰自然者也
民之章第二十九
老子曰民之所以輕命早終者民自令之耳
非天地毀鬼神害
韋曰天地之大者生也豈無故毀人命哉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亦安得害我命哉
以其有知以其形動故也
韋曰用智逐欲勞動其身形廢神竭故中
道夭而不終也劉曰智生形動逐欲取敗
自貽伊戚鬼神何為
是故無有生有無形生形何况於成事而敗
之乎
徐曰人未生時本無有身雜於恍惚之間
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不能
清淨無為養神守身使長生久視况復生
養失理動為罪咎敗其成身善事致喪命
早終乎劉曰心本無為情欲斯起神體無
象形色乃生無象無為尚生形欲成事取
敗詎足怪哉
人欲長久斷情去欲心意以索命為反歸之
李曰縱欲傷身斷情益壽絶有為之想內
外都盡心意以索也年非外情命在巳身
故曰反歸之
形神合同固能長久
劉曰夫欲保命長久不令早終者當須除
情去欲心意都盡命自歸之更無他術索
盡也謂俱無欲也李曰蒐離於人則身死
神將形合則命長也
天下章第三十
老子曰人雖在天下令意莫在天下人雖在
國令意莫在國人雖在鄉令意莫在鄉人雖
在家令意莫在家神雖在身令神莫在身是
謂道人
韋曰所在皆忘故能所在皆存劉曰涉遠
之賓誰留迎旅趣真之士孰顧形體形骸
尚忘况乎家國猶棄人天何為
意微章第三十一
老子曰患生不意
冲曰夫富貴之人自謂歡樂無憂不慮二
字者反為我身累患也
禍生絲微
絲李劉本作私李曰患以累身禍為破滅
意不以為患而患巳來私不以為禍而禍
自至人知在生實長禍患終日戒懼仍慮
橫來况公然行惡如何可免是以君子慎
微為之於未有也冲曰絲別本作私誤也
不畏絲微之惡致生綸著之禍故曰小罪
不積則大罪不成是以經言民不畏威則
大畏至矣
善生於惡
劉曰喪命之由為貪善名
利生於害
劉曰吞鉤者為貪芳餌也
大生於小
劉曰合抱之木生於毫末
難生於易
李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劉曰始乎履霜
至於堅氷

高生於下
李曰九重之臺起於壘土
遠生於近
李曰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外生於內
李曰由內故有外也劉曰言出乎外行加乎民
貴生於賤
李曰因卑以至尊也劉曰貴以賤爲本
動生於安
○李曰因靜而有動也劉曰安其身而後動○
盛生於衰
李曰熱極則寒劉曰日中則昃
陰生於陽
韋曰陰陽猶死生也夫天下同善而無惡同利而無害者則善之名無因而生然則善名由有惡而生利名由有害而生凡此上事皆是有欲有私之患也李曰靜極則熱劉曰命呂則律
是故有無之相生虛實之相成
李曰有生於無無生於有故曰相生虛者陰也實者陽也熱極寒實成虛也靜極歸虛成實也故曰相成劉曰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是以有歸有無歸無也
韋曰有善則有惡是有歸有也無利則無害是無歸無也劉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
○西昇經集註卷之五○

西昇經集註卷之六 維六

華陽韋處玄 句曲徐道邈 沖玄子
任真子李榮 劉仁會 註
碧虛子 集

在道章第三十二

老子曰人在道中道在人中
李曰道則大無不包人則非道不生故知人在道中也道有細無不入物無不在是知道在人中也
魚在水中水在魚中
○劉曰人之神氣天地交通也方彼遊魚內○外資水
道去人死水乾魚終
李曰此舉喻也魚之於水猶人之於道道在則人存道去則人亡水有則魚生水無則魚死人必須歸道魚定當歸水故曰人相造乎道魚相造乎水水之與道人之與魚不可暫失矣
故聖人自知反歸未生損棄憍奢絕除憂思
韋曰損棄憍奢然後絕除憂思憂思既除

然後能反未生未生既反則道留而長存
也李曰自知者不可思須失道也反歸未
生抱守於本損棄憍奢去泰去甚絶除憂
思無欲無慾以道實心何憂之有
是故形𢙣神留
劉曰究然不動
天下歸焉
章曰隱安也形能安神故神亦留止於形
也冲曰同世之形託死隱變精神之身留
世化物天下慕德皆來從歸也李曰凝神
○九重故言形隱道在聖德故曰神留覩風
而至慕道而來萬方朝覲天下歸焉劉曰
歸其靜也
無爲無事國實民富保道畜常是謂玄同
李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不用姧智名曰
無爲不飾兵戈名曰無事不以有爲撓物
常以無事安仁任用賢哲百姓繁昌國實
却被走馬以事桑田財足穀多故云民富
守於真正故云保道因循日新是曰畜常
保道得道畜常得常達於常道故曰冥同
也劉曰主上無爲群生安業儲積充實而
民富貴至理之道如此

有國章第三十三

老子曰有國者其根深也
章曰王衆四大繼天理物當與道同根無
爲也李曰以道爲根所得深矣
天地覆載萬物畜養金玉重寶不積留也
章曰天地無爲於覆載故常覆載是以藏
金於山藏珠於淵則重寶無所逃其域矣
奚假積留於府藏哉李曰夫有國者宜以
○道爲根德爲本德無不被道無不通爲天
地之所覆載保其清寧萬物之所養育獲
其長久不須積聚金玉而金玉自然留止
也劉曰天地自覆載萬物自畜養聖人根
深寧極金玉重寶一氣所須是棄而不用
也
夫外天地者有天地外其身者而壽命存也
李曰外遺忘也用之有爲而天下失行道
之德而天下存故言有也以生爲有愛養
傷生故其身亡也能忘於身身將道合壽
命無極故其身存也劉曰夫遺天地者無
事無事者則物歸之遺形骸者無欲無欲
者則命存矣夫天地形骸尚自外之金玉
重寶何足留意也
是以君子善人之所不善喜人之所不喜樂
人之所不樂爲人之所不爲信人之所不信
行人之所不行是以道德備矣
李曰至學之士學人之所不能學立行之
者爲人之所不能爲爲與不爲皆爲學與
不學皆學教無不達理無不通故曰道德
○備矣細而言之常俗小人所好者有爲懷
道君子所好者無爲此善人之所不善也
人皆悅於聲色我獨悅於無聲無色此喜
人之所不喜也人皆愛於名利我獨忘於
名利此樂人之所不樂也人皆作憎愛我
獨作不憎不愛此爲人之所不爲也人皆
信邪我獨信正此信人之所不信也人皆
行惡我獨行善此行人之所不行也道與
俗反忘遠功高事無不圓故云備矣劉曰
善者善無情也喜者喜無事也樂者樂無

味也爲者爲無爲也信者信無心也行者行道德也夫此六句亦有義焉解行不然也道德不備也

皆有章第三十四

老子曰道非獨在我萬物皆有之

韋曰道無不在豈聖人獨有而萬物皆無哉莊子云道在屎溺屎溺猶有其道而況萬物者乎劉曰所明道無不在修者得之

萬物不自知道自居之

沖曰萬物無知情均芻狗不知聖匠剖大混一朴散爲無窮之物不能自知生本由道氣合生物道自居之劉曰藏諸用也

衆人皆得神而生不自知神自生也

韋曰但不自知又不知物則神道自然冥會也沖曰神爲生形之本衆皆得而生不自知生我者神神自生我也劉曰近在諸身而不能知

君有德施於百姓百姓不自知受君之德也

沖曰君有無爲之德施於百姓百姓得其自爲日用不知謂我自然不知受君之德也韋曰上不知下下不知上上下相忘乃爲道治也劉曰功成事遂百姓皆爲我自然也

是故聖人藏神於內魄不出也

沖曰聖人知生我者神故養神守身藏神形內煉形化魄合於真神混而爲一不役寬魄又何出焉李曰魄寂也輕躁之徒其神自離聖人法道安靜無爲神不離身寂然在內故云不出也劉曰靜之至也

守其母其子全

李曰保道存神守其母也於身無害其子全也

而民熾盛保其國也

劉曰本固邦寧

玄虛積充壽命長也

沖曰玄虛者道也真積妙氣積充我身故能飛行空虛壽命長久也

人能徙知天地萬物而不自知其所由生反命歸本是大不知也

韋曰命者自然也本者道也我都無知故能歸一反於自然也李曰有靈之中人最爲智測之於景覩之於天察之於地通之物理無有不知是稱爲智而不知身由道生歸根反本而守愚至死信命將終是大不知也劉曰謂假學之流雖復窮教盡藝辯智多能奇伎異端規模聖軌而不悟生之所由反命歸本之道而逐於外者於世雖得其美名於身是謂愚焉

治身章第三十五

老子曰治身之道先隱天地靜居萬物之始

韋曰隱安也先安其身形如天地之無爲然後能心居萬物之始始也者道也李曰修身之理必先忘於形形有既忘都無所見此隱於天地也然後息心歸本居於萬物之始也劉曰天地尚隱何所見焉居物之始何所有焉

夫聖人通玄元混氣思以守其身

徐曰聖人常清靜無爲故能通玄元之道混合神氣思念真神以此守真故能長存久視也劉曰崩元通而不壅氣思混而不

亂以此守真是聖人之道也
俗人以情愛貪欲以守其身
劉曰情愛深於溟渤貪欲重於丘山如此守身忌人之趣也
此兩者同有物而守其身其道德各異焉
劉曰聖智愚情兩行相反俱專事業爲用不同美惡二途功滿則方効也

道德章第三十六

老子曰道德天地水火萬物高山深淵各有所歸之
李曰道德是幽微之理天地已下是有形之事有象之物猶各有所歸喻無形之道若能無心去欲道亦當自然而至
夫道非欲於虛虛自歸之德非欲於神神自歸之
李曰道既虛無德亦神妙虛無神妙必竟清靜而人若能虛心無身自然歸道抱神守妙自然歸德也劉曰虛歸於道神歸於德道以虛往德亦神歸
天非欲於清清自歸之
劉曰輕清者上昇也
地非欲於濁濁自歸之
劉曰重濁者下沉也
濕非欲於水水自歸之
劉曰水流濕也
燥非欲於火火自歸之
劉曰火就燥也
萬物非欲見於形形自見之
劉曰無相者不能見也有形者不能隱也
高山大澤非欲於飛鳥虎狼飛鳥虎狼自來歸之
劉曰羽族毛羣必歸林藪
深淵河海非欲於魚鼈蛟龍魚鼈蛟龍自來歸之
劉曰類聚羣分各有遊處
人能虛空無爲非欲於道道自歸之
劉曰有用者事寬無爲者道歸
由此觀之物性豈非自然哉
劉曰物類相感非由情割

善惡章第三十七

老子曰百姓行善者我不知也行惡者我不知也行忠信者我不知也
徐曰四民皆有自然之性苟無根性難可化諭猶如烏黔鶴白非染浴之功也李曰聖人運慈悲之意開化道之方咸令捨惡業而建善因去虛妄而行忠信而迷途難曉失路不歸各隨生業任其顛倒不能虛忘罪福競生善惡行善者致賞行惡者被刑忠信者則是賢臣謫詭者便爲狂賊並由行有善惡而名有是非本是衆生所爲非聖人所知者也此爲權教事至自悟故言不知耳
是以積善善氣至積惡惡氣至
李曰前以權法語曰不知任被愚情恐惡根未絕故將此實教勤勤曉示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故知積善善至積惡惡來皎然非虛信之影響明言此者心欲捨惡歸善也劉曰明聖人無心應物而已善惡自積孰知之哉
是故聖人言我懷天下之始復守天下之母

而萬物益宗以活其身

李曰我懷天下之始抱道也復守天下之母含德也道德在内爲人所尊故曰益宗物能歸道道能濟物人物得存故云以活其身劉曰潔源者流清守母者子贍

吾意常不知

劉曰知即非守母之道也

安能知彼行善惡焉

李曰聖人内忘於身則無人無我故云吾意常不知外忘於物亦無善無惡彼此並皆都忘何能知彼之行善惡也劉曰守母尚自不知安更知子所作

積善神明輔成

韋曰積善以感神明神明自然成輔亦我不知也

天道猶祐於善人

韋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天亦不知者也

寂意章第三十八

老子曰吾道恢怕寂

韋曰死灰枯木之謂也

意死者生靜而復命也

韋曰雖不失其生意同死人也故能無時不生以其意死寂然故能復其自然之命也冲曰意死猶灰心也

生生積浸潤滋汋留滯

李曰靜心息意以道生生故曰生生道流不絶久潤於身故云積浸玄津法水是謂滋汋流注己身有礙故名滞爲道所止故云留也劉曰積聚氣血將以爲身生生之義如此

玄冒沾洽

劉曰玄冒謂覆被形骸也沾洽謂津汋通流開諸關脉也

元氣包之

李曰息意有爲而生自存靜心歸道而命自復以能歸道爲道所覆故曰玄冒靈液流潤故曰沾洽人之受生本緣元氣受精保氣氣不離人人得氣生爲氣所裹故曰包之劉曰生者雖曰神功非氣無以化育

其根益深

韋曰冒覆也言萬物之生積浸和氣之滋汋留結玄冒而沾洽也又有元氣裹之故其根益深與道同本冲曰汋如人手足液也冒覆也學人抱元守一以其神氣精充浸潤一身滋液津汋留滯百骸玄道覆燾沾洽内外元始道氣包裹我形萬氣長存眞神栖鎮所以生根益深長生久視也

乃四固

劉曰眞性綿邈形骸不虧

中無心

韋曰得地水大風故能堅固以成其身冲曰塞兑閉門耳目口鼻四情堅固塵境不得入中心空無也

故能致萬物精華

韋曰雖四物成其身而其中寂然同於無心是以萬物精華莫不歸之李曰玄道所覆元氣所包道遠氣長故曰其根益深深根寧極身外則存四大不毁乃云四固忘情虚己内外清淨湛然空寂名曰無心身心既忘絶諸羣有契虚無之境得杳冥之

精故曰致萬物精華也
無極之物自然來歸之
冲曰學道之人精修行氣故萬物齊仙霞精光華玄景希夷微妙無極道無自來歸也
李曰有形之物並爲麤惡無極之物是曰精華無極精華是爲真道來歸已何以致以其空虛無欲固也
然皆由清靜空虛所以自然而生矣

戒示章第三十九

老子曰喜吾重告爾古先生者吾之身也
冲曰老子十號一號古先生又應號記及顯迹記並云上三皇時號古先生此即明老君之身歷代行化當過關之時寓記此言以誠尹公故稱開道尊竺乾指言升就及尹公師稟受道傳授五千文付以九丹訣又授九室之要將化西土升入太微欲重訣言以解其惑故卻告言古先生者吾之身也所以祛尹公之疑示西化之兆矣後人妄改云古先生者吾之師也一何謬乎且帝王年代記所推老君文王受命之年太歲丁卯下爲周師昭王時宅關二十五年癸丑與尹公說經二十六年四月升入太微二十九年尹公會蜀青羊肆重見老君遂化西國後人妄云平敬幽厲定王之時西入流沙亦皆謬耳何者尹公是周康王大夫至昭王時請出爲關令以候老君非平敬之時明矣

令將返神還乎無名
李曰無名者是寂境之常道也隨機導物從真起應名爲降德化緣既息攝迹歸本故曰返神來則於無象而示有象還則自有名而返無名故曰還於無名

絕身滅有綿綿長存
冲曰神者靈妙之稱也返靈妙之神還於玄虛歸於空寂無名無形絕同世之身滅有形之體成無上道綿綿若存也李曰息化去應名曰絕身滅有法身不動真道疑然是曰綿綿若存

吾今逝矣亦返一原
李曰逝往也老君從東往西故云逝矣真法無一正道唯一從東而來還歸於道是亦返一原矣

忽焉不見
劉曰存亡自在非常情所測

斯須館舍光爽五色玄黃
冲曰館舍莅事所歸也老君在周和光世俗微迹徵藏觀化風塵藏人於人莫之識欲息迹返原解形遯化是以忽焉不見斯須之間館舍光明照曜內外五色玄黃驚駭視聽也李曰斯須俄頃也老君神妙不測道力自然於有能不有則忽焉不見不有而能有則放光五色映照十方示以神變者令以戒受也

喜出中庭叩頭曰願神人復一見授以一要得以守元
冲曰既覩神變方知大聖是以出於庭中叩頭頻顙唯願神人重復一見雖蒙教誨旨遠途多莫知所從故重一要得以抱一守元也

即仰視覩懸身坐空中去地數十丈其狀金
人存亡恍惚老少無常
李曰良願既發玄聖非遠仰視天上即覩
老君端坐虛空去地高邈容儀非彼皓首
形狀純是金身或無或有故云存亡恍惚
非大非小故曰老少無常
曰吾重誡爾爾其守焉
榮曰再數妙法觀令保道
除垢止念靜心守一
李曰有爲紛累人間穢濁浪生分別妄起○
○愛憎皆染汙人咸稱曰垢制情忍色達有
通無並悉蕩之故言除也意無所繫故云
止念內外弗著故爲靜心凝神於道用志
不分故名守一劉曰凡非眞性者皆是垢
夫止念慮衆垢方除守一不動眞心乃靜
也
衆垢除萬事畢
李曰百惡銷曰除萬善具曰畢
吾道之要誡警竟即隱
李曰前請抱元守一誡以除垢止念邪念
息正業興可以成眞可以得道可以理家
可以化國事無不可故云畢玄元應物本
在救人人依教行理無不濟物濟人度德
克化給遯形入寂故云隱
喜不知所之泣涕追慕退官託疾
李曰聖師入妙莫測所之仰德故流涕思
慕去於有事歸以無爲故寄稱託疾也
棄念守一萬事畢矣
李曰奉戒在心依經立行更不外緣是名
守一有累之塵既盡無爲眞道自成智滿○
○德充萬行皆備故云畢矣

西昇經集註卷之六

關尹子　維七

關令尹喜周大夫也老子西遊喜望見有
紫氣浮關知眞人當過候物色而迹之果
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爲著書喜既得老
子書亦自著書九篇名關尹子今陝州靈
寶縣太初觀乃古函關候見老子處終南
宗聖宮乃關尹故宅周穆王修其草樓改
號樓觀建老子祠道觀之興實祖于此老
子授經後西出大散關復會于成都青羊
肆賜號文始先生所著書後爲文始眞經○

文始真經直解跋引

皓月圓明普見千江之水真空妙有該通萬卷之經因水見圓明由經悟妙有圓明以皓月為本妙有以真空為源本末是同源流非異既循末以歸本仍泝流而還源源即真空乃是不容思議流為妙有爰非專一無言無言之言以為經無說之說以為妙無說之說以薦言前無言之言以明意外言前洞究意外幽深非由直解以難通不假詳箋而莫曉因指見月忘指而真月昭彰因解悟經忘解○而真經洞徹見千江之月影知一月之維綱○究羣經之真詮悟一真之統攝見知雙泯究悟俱忘天眼龍睛詎可窺於彷彿神靈聖智豈可測於依俙意外難思言前莫議也

文始真經註卷之一

神峯逍遙子牛道淳直解

一宇篇 宇者有真空之道也凡二十八章

關尹子曰非有道不可言

非有道者元無道之強名故不可以言議也經云唯莫能名所以退天下之言是也故云非有道不可言也

不可言即道

言前薦悟也向言議未有之前了然薦悟妙道故言之不可及也故云不可言即道也

○非有道不可思

非唯元無道之強名抑乃不屬思惟也思惟則屬意識知解也道不可以知而識也故云纔落思惟即是鬼家活計正謂此也經云唯莫能知所以奪天下之智故云非有道不可思也

不可思即道

言前薦悟也向思惟未生之前了然薦悟妙道方知思惟不可及也故云不可思即道也

天物怒流人事錯錯然

天物者本分天真也怒者威光也威光赫赫廣無邊際也流者心也源流注六用紛紛與人事交雜而不一也經云性水也心流也故云天物怒流人事錯錯然也錯者雜也言迷人從事於道見解紛紛不一如下文也

若若乎回也

若者象也似也想象道似太虛似明月似○澄潭似氷壺如此想象比似則與道相違之遠故云若若乎回也回者違也

戞戞乎鬭也

戞戞者相擊之聲也鬭者諍論也以言語相詰難辯論其道以成諍論也故云以承稟為戶牖各自開張以經論為盾矛遞相攻擊以成諍論也故云戞戞乎鬭也

勿勿乎似而非也

勿思象勿辯諍論擬此見解似即似即不是故云勿勿乎似而非也

而爭之
爭者鬬志也三人兩衆同處學道勇猛精進鬬志爲高萌此見者亦未悟也故云而爭之也
而介之
介者孤介也孤然獨處精思妙道萌此見者亦未悟也故云而介之
而哯之
哯者唯古人之言賛美妙道也逐言思惟賛美妙道亦未悟也故云而哯之也
而嘖之
嘖者呵嘖古人名言法相黙黙精思妙道如此見解亦未悟也故云而嘖之也
而去之而要之
去者捨也要者取也捨諸妄而取真道也旣有取捨即是有爲亦未悟也故云而去之而要之也
言之如吹影
影者喻名也即憂憂諍論哯嘖之賛美呵嘖者也言呵叱名相如吹影不能去也何謂也
思之如鏤塵
塵者喻識也鏤者削刻也即前若若想象比似勿思辯爭之鬬之介之獨思去要取捨者是也如此屬識見如削刻塵而不得淨盡是也
聖智造迷
聖智能解萬法以智造道而不能至即智是迷也絶聖棄智了悟妙道如此則即智是迷也故云聖智造迷也
鬼神不識
鬼神存識見識見不能知道也故云鬼神不識
唯不可爲
道本自然不假修爲也故云不可爲也唯者因上仍下之辭
不可致
致者從外邀至也道本自具足不假外求故云從門入者不是家珍也故云不可致也
不可測
道鬼神難窺陰陽莫測況其凡乎故云不可測
不可分
道混然天理杳冥莫測故不可以心思言議而分辯故云不可分
故曰天曰命曰神曰玄合曰道
故曰因上結下之辭天者無爲而爲自然而然也命者不知所以然而然也神者陰陽不測之謂也玄者杳冥莫測玄之又玄也合者契悟也了悟天命神玄方契妙道也此章明道不在言思在人心開了悟而密契之也

右第一章

關尹子曰無一物非天
天者自然而然自然而然即道之異名也物物皆道生即物是道如漚從水生即漚是水故云無一物非天也
無一物非命
命者不知所以然而然不知所以然而然

亦道之異名也物物具道之命也故云無一物非命

無一物非神

神者不神之神陰陽不測亦道之異名也物物咸具神道故云無一物非神也

無一物非玄

玄者窈冥莫測亦道之異名也物物具此玄道故云無一物非玄也

物既如此人豈不然

天地萬物巨細洪纖飛潛動植咸具妙道○人豈不然乎故云物既如此人豈不然也○

人皆可曰天人皆可曰神人皆可致命通玄

天命神玄既是道之異名名雖有四其道不二道者人人具足箇箇見成若人了悟不假修爲立證無生位齊諸聖矣故云人皆可曰天人皆可曰神人皆可致命通玄

不可彼天此非天彼神此非神彼命此非命彼玄此非玄

人人俱有本分天眞人人俱有不神之神人人俱有不知所以然而然之命人人俱有窈冥莫測之玄天命神玄者在凡不減在聖不增纖細不少洪巨不多豈可彼物而獨有此我獨而無哉故云不可彼天此非天彼神此非神彼命此非命彼玄此非玄

是以善吾道者即一物中知天盡神致命造玄

是以者因上仍下之辭也善吾道者即一物中知天盡神致命造玄者從緣悟道也故云盡十方世界是道人眼盡十方世界○是道人身盡十方世界是自己光明盡十方世界在自己光明裏便恁麼去只是光影裏作活計向光影未發之前洞然開悟方信道無不在即一物中了悟天命神玄非他物也故云是以善吾道者即一物中知天盡神致命造玄也知者悟也致造者皆至也言吾之至也

學之徇異名析同實

學人徇逐天命神玄之異名分析不異道之誠實惑於名而迷於實也故云學之徇異名析同實也

得之契同實忘異名

道本無名因名悟道道者實也名者實之賓也因名契悟名異而實不異悟實而忘名得魚忘筌得兔忘蹄得意忘言名者言也故云得之契同實忘異名此章明道無不在悟實忘名

右第二章

關尹子曰觀道者如觀水

觀者照也以智照理如照水也此借喻也○

以觀沼爲未足

沼者喻凡人也以智沼度量凡人雖是有道疑道在凡人不具足也故云以觀沼爲未足

則之河之江之海曰水至也

之者往也河者喻君子江者喻賢人海者喻聖人疑道在凡人不具足又往觀君子又疑道在君子不具足又往觀賢人又疑道在賢人不具足又往觀聖人方不疑曰道之至也故云則之河之江之海曰水至

也

殊不知我之津液涎淚皆水

津液涎淚喻動靜語默也殊不知動靜語默皆是道之用也因用悟體方信道在凡不少在君子賢人聖人不多故云殊不知我之津液涎淚皆水也此合喻也此章明道無欠無餘聖凡平等具足是也

右第三章

關尹子曰道無人聖人不見甲是道乙非道

甲喻聖人乙喻凡人道本無我相豈有人相哉了道聖人忘其見解故不見聖人是道凡人非道也故云道無人聖人不見甲是道乙非道也

道無我聖人不見己進道己退道

進者取也退者捨也道者取之不得捨之不失道既無我相聖人忘見解故不見己進道而取之己退道而捨之也故云道無我聖人不見己進道己退道也

以不有道故不無道

道不屬有無聖凡平等此釋不見甲是道乙非道故云以不有道故不無道

以不得道故不失道

道不屬得失本自見成此釋不見己進道己退道此章明道不屬有無得失

右第四章

關尹子曰不知道妄意卜者如射覆盂

不知道者迷人也妄意卜者妄以意識卜度也射者猜量也覆盂者喻迷塵覆蔽也迷人不悟妙道妄以意識卜度妙道如猜量覆盂之下所合之物故云不知道妄意卜者如射覆盂

高之者曰存金存玉

金玉喻玄妙之言又金者明白也玉者瑩淨也智見高者妄以意識卜度妙道曰如金之明白如玉之瑩淨又曰金鉛玉汞又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或是道否迷塵覆蔽雖執至言亦未悟也故云高之者曰存金存玉

中之者曰存角存羽

角者喻智鋒銛利羽者喻輕清中智之士妄以意識卜度妙道曰智鋒銛利無爲清靜保養精神身輕體健又曰如羚羊挂角鸞鳳沖霄敢是道也如此猜量亦未悟也故云中之者曰存角存羽

卑之者曰存瓦存石

瓦者喻曾經燒鍊也石者喻堅固也下智之士妄以意識卜度妙道煆鍊頑心一志堅固不移又曰道在瓦礫如此莫是道否如此猜量轉不悟也故云卑之者曰存瓦存石也

是乎非是乎唯置物者知之

置者委棄也知者悟也已上高中卑三等之人妄以意識卜度金玉角羽瓦石之物或是或不是唯委棄物外內忘意識了然開悟迷盂去盡無所覆蔽方信道不從外得故云是乎非是乎唯置物者知之此章明道由心悟非妄意卜度而知

右第五章

關尹子曰一陶能作萬器終無有一器能作陶者能害陶者

範土曰陶陶者燒磁瓦窑匠也一陶能作萬般磁瓦之器陶能使器之成壞器安能成壞陶者乎故云一陶能作萬器終無有一器能作陶者能害陶者也此章借喻一道能作萬物終無有一物能作道者能害道者

道運陰陽生成天地萬物故云一道能作萬物也作者生也道如虛空窈冥莫測本自見成不假修為造作故云無有一物能作道者道既似虛空萬物焉能害虛空哉

○故云無有一物能害也此合喻也此章明道生萬物無物能害道者也

右第六章

關尹子曰道茫茫而無知乎心儻儻而無羈乎物迭迭而無非乎

道者心之體心之體者眞空也眞空窈冥茫茫然知識未萌之前也心既以眞空為體則儻儻然萬緣無由羈絆物者心之用即體即用應變常寂則迭迭然無非道也迭迭者周行而不殆之義也故云道茫茫而無知乎心儻儻而無羈乎物迭迭而無非乎

電之逸乎

大達之人得自利利他人之妙為上根之人機鋒迅急如擊石火似掣電光擬議之間千山萬水上根之人直下頓悟洞徹妙道也故云電之逸乎

沙之飛乎

大達之士平等普利不遺中下以迅機接上根以善巧方便廣演萬法周徧沙界接

○中下之人故云沙之飛乎也沙之飛乎者言廣演妙法如風飄塵沙也

聖人以知心一物一道一三者又合為一

心一物一道一三一之名如日之光明日是明之體光是明之用雖有三名其道不二故云聖人以知心一物一道一三者又合為一

不以一格不一

一者不二之體也格者度量也不一者應變之用也即體即用無用之用如空谷傳聲應變常寂不以從體生心度量應變也故云不以一格不一也

不以不一害一

無用之用如空谷傳聲應變常寂即體即用不以用之妨體也故云不以不一害一害者妨也此章明道心物不二體用如如也

右第七章

關尹子曰以盆為沼以石為島魚環遊之不

○知幾千萬里而不窮也夫何故水無源無歸

○周回是水中有山曰島以盆為沼中安一石以為島放魚於水內魚繞石環游不知幾千萬里而不窮為何故夫何者設問為何故也答云水無源泉亦無流歸所以不窮也此借喻也故云以盆為沼以石為島魚環游之不知幾千萬里而不窮夫何故水無源無歸也

聖人之道本無首末無尾所以應物不窮

本者眞空之體末者妙有之用聖人洞了眞空妙有之道道無首尾莫之可測環摳

應變而無窮盡也故云聖人之道本無首末無尾所以應物不窮此章明道無首尾應物不窮也

右第八章

關尹子曰無愛道愛者水也

無者禁止之辭也言無愛道道不屬愛纔萌愛念則落五行中屬水也則與道遠矣故云無愛道愛者水也

無觀道觀者火也無逐道逐者木也無言道言者金也無思道思者土也

○無得觀逐言思其道道不屬色行名情豈可觀逐言思而測知也纔萌觀逐言思之念則落五行觀屬火逐屬木言屬金思屬土役於五行則與道遠矣故云無觀道觀者火也無逐道逐者木也無言道言者金也無思道思者土也此垂誡後學深切也

唯聖人不離本情而登大道心既未萌道亦假之

唯者因上結下之辭也唯聖人不離情者變觀逐言思未萌之前也變觀逐言思未萌之前即是真空之體真空即道也真空心未萌生道之名亦假立也言亦無道之名也此垂示學人悟道之方也故云唯聖人不離本情而登大道心既未萌道亦假之也此章明道不屬五行向愛觀逐言思未萌之前薦悟也

右第九章

關尹子曰重雲蔽天江湖黯然游魚茫然忽望波明食動幸賜于天即而就之魚釣斃焉

重雲蔽天於夜濃陰重厚黑雲蔽障於天○無星月以照耀則江湖之水黯然而黑暗也游魚茫茫然迷之也於是漁者執燈火擲釣餌於水中魚忽望見波明食動不意人擲釣餌而曰幸賜於天即而就吞之彼漁者釣之而斃死也故云重雲蔽天江湖黯然游魚茫然忽望波明食動幸賜於天即而就之魚釣斃焉也

不知我無我而逐道者亦然

迷人無明障礙重雲蔽天心地不明如江湖黯然不悟妙道如游魚茫然智波流浪泥法求真如忽望波明食動智波迷道法塵障心如魚即而就之喪道迷真如魚釣斃焉不知者不悟也不悟我本無我即是真空之道而妄有我向外逐道者與上譬喻亦然也此合喻也故云不知我無我而逐道亦然也此章歎迷人不悟道而喪其生也

右第十章

關尹子曰方術之在天下多矣

凡在天之下百家之學道術廣博故云方術之在天下多矣方者道○術之在天下多矣方者道

或尚晦或尚明或尚強或尚弱

百家之學不能徧舉略言其四尚者貴也或貴韜晦不欲人知或貴彰顯明明教誨或貴能行自強不息或貴柔弱不與物爭故云或尚晦或尚明或尚強或尚弱也

執之皆事不執之皆道

事者用也若執尚晦尚明尚強尚弱皆謂之用也執用而迷體豈能洞徹妙道哉若不執其用則用無用而無所住著無所住

著則離種種邊名為妙道也故云執之皆事不執之皆道也此章明道無不在不可執著也

右第十一章

關尹子曰道終不可得彼可得者名德不名道

道本真空不屬得失有得則有失道在人聖凡同體無欠無餘如初生赤子與大人同體不與大人同用凡人與聖人同體不與聖人同用體本無名隨功用立名用之於惡則名凡人用之於善則名賢人用之無所得則名聖人無所得而得之則名德不名道也故曰道終不可得彼可得者名德不名道也

道終不可行彼可行者名行不名道

道要心悟不離本情而登大道故不可行也彼可行者名善不名道也故云道終不可行彼可行者名行不名道

聖人以可得可行者所以善吾生

聖人得自利利他人之道平等普利不求

報恩名為德行此德行所以善吾接物利生也故云聖人以可得可行者所以善吾生此利他也

以不可得不可行者所以善吾死

死者心休歇也以不可得不可行者藏諸用也藏諸用則無為也無為所以善吾心之休歇也故云以不可得不可行者所以善吾死也此自利也此章明德行為用道為體

右第十二章

關尹子曰聞道之後有所為有所執者所以之人

若學人聞道之後所行有為之事有所執持智解則所往與人事同也之者往也故云聞道之後有所為有所執者所以之人

無所為無所執者所以之天

天者天真也聞道悟解罷象絕學藏諸用無所為外不執相內不著空湛然清靜則契本分天真也故云無所為無所執者所以之天

為者必敗執者必失

有為者必敗於道有執者必失於德也故云為者必敗執者必失也

故聞道於朝可死於夕

故者因上結下之辭也聞道於早朝可死於晚夕便全身放下心死休歇而保任之也故云聞道於朝可死於夕也此章明悟道者無為無執休歇保任

右第十三章

關尹子曰一情冥為聖人

冥者真空窈冥莫測一情者情返歸於真空也如此則名聖人也故云一情冥為聖人也

一情善為賢人一情惡為小人

從真空體上忽萌情念不趨於善必趨於惡情起時其可不謹乎若趨於善而積於善積之大也則成德行之福而名賢人也若趨惡而積惡積之大也則成凶暴之禍而名小人也故云一情善為賢人一情惡為小人也

一情冥者自有之無不可得而示
一情冥者自有之無從跡復本也從跡復本冥契真空之道不得出示於人也經云聖人竟不能出道以示人是也故云一情冥者自有之無不可得而示也
一情善惡者自無起有不可得而祕
無者真空也有者情也從真空上忽萌情念趣善積善趣惡積惡是從本降跡從本降跡而善惡之跡不可得而祕隱也故云一情善惡者自無起有不可得而祕也
一情善惡爲有知惟動物有之
言一情善惡屬知識則與蠢動有識之物者無異也故云一情善惡爲有知惟動物有之也
一情冥爲無知溥天之下道無不在
一情與真空冥符則知識未萌之前也知識未萌之前真空妙有之道充塞太虛無所不在故云一情冥爲無知溥天之下道無不在也此章明道不屬情識無處不是道也

右第十四章

關尹子曰勿以聖人力行不怠則曰道以勤成
勿者禁止之辭也勿得言以聖人力加精進行之不懈怠則曰聖人學道因以勤苦而得道成言非如此也道由心悟本自見成豈待力行不怠勤苦而後成哉故云勿以聖人力行不怠則曰道以勤成是也
勿以聖人堅守不易則曰道以執得
勿得言聖人堅固保守而不改易則曰聖人因以執持而得道言亦非如此也聖人心開悟解以道爲體真常不變無爲無執無失無得也故云勿以聖人堅守不易則曰道以執得也
聖人力行猶之發矢因彼而行我不自行
矢者箭也聖人應物慈悲普利而不息人以謂力行殊不知力行慈悲普利不息猶似人射以弓發箭感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行也故云聖人力行猶之發矢因彼而行我不自行也言行之無心
聖人堅守猶之握矢因彼而守我不自守
握者把也聖人恬然獨處人以謂堅守殊不知聖人堅守猶似人未射之時以手把箭因彼不應所以靜默豈有心守靜默哉故云聖人堅守猶之握矢因彼而守我不自守也此章明聖人動靜無我

右第十五章

關尹子曰若以言行學識求道互相展轉無有得時
道本無名不可以言求道本無跡不可以行求道本無法不可以學求道本無情不可以識求若以名跡法情求之如石輾之互相宛轉不離名跡法情何時得悟道哉故云若以言行學識求道互相輾轉無有得時
知言如泉鳴知行如禽飛知學如擷影知識如計夢一息不存道將來契
知言如泉鳴則聲不可辯聲不可辯忘名也知行如禽飛則跡不可循跡不可循忘跡也知學如擷影則偽不可取也不可取

則忘法也知識如計夢則妄不可信妄不可信則忘情也息者一呼一吸爲一息一息之間名跡法情頓忘而不存則契於妙道故云知言如泉鳴知行如禽飛知學如擲影知識如計夢一息不存道將來契也

擲者以手捉取也此章明道不屬名跡法情不可以言行學識而求之

右第十六章

關尹子曰以事建物則難以道棄物則易

以事者皆用也建者建立妙用也物者人○物也言建立妙用普利天下令人人了道○則識爲不易也故云以事建物則難也掃蕩復本一物不留獨露眞空妙體有何難哉故云以道棄物則易

天下之事無不成之難壞之易

天下之物紛紛億萬俱要圓成識爲不易故云天下之事無不成之難也此釋以事建物則難也如秦之阿房宮非一歲而成楚之一火而盡豈不壞之易耶故云壞之易也此釋道棄物則易此章明建立不易

復本不難

右第十七章

關尹子曰一灼之火能燒萬物物亡而火何存

火者無我之物或鑽木或擊石取火之一星而灼爇之及其大也則劫火洞然能燒萬物及至燒盡萬物火亦不存爲大無我也故云一灼之火能燒萬物物亡而火何存此起喻也

○一息之道能冥萬物物亡而道何在

一喘息之間洞徹眞空之道則窈然冥然○元無一物如此則外忘萬物外忘萬物則內亦忘眞空道之強名也故云一息之道能冥萬物物忘而道何存也此合喻也此章明了悟道者亦無道之強名也

右第十八章

關尹子曰人生在世有生一日死者有生十年死者有生百年死者

人生壽夭不等或爲赤子而死者或爲童子而死者或壽滿百歲而死者故云人生在世有生一日死者有生十年死者有生百年死者此借喻也

一日死者如一息得道十年百年死者如歷久得道

利根之人遇師垂接直下頓悟於一息之間當時心死絕疑如人生一日死也故云一日死者如一息得道也中下之士遇師垂接卒難了悟如水浸物漸漸得透或十年或二三十年志心不退觸著磕著有日洞徹心休如人在世十年百年而死故云○十年百年死者如歷久得道者也此合喻○也

彼未死者雖動作昭智止名爲生不名爲死

彼者指上一日死者十年百年死者三等之人也彼三等人未死之前雖動靜作爲昭昭靈靈智慧止名爲生不名爲死也故云彼未死者雖動作昭智止名爲生不名爲死

彼未契道者雖動作昭智止名爲事不名爲道

彼者指上頓漸三等人也彼上中下三等於未了悟契道之前雖動靜作為昭昭靈靈智慧之用止名為人事而已不名為妙道也故云彼未契道者雖動作昭智止名為事不名為道此合喻也此章明悟有頓漸道則不二也

右第十九章

關尹子曰不知吾道無言無行而即有言有行求道忽遇異物橫執為道

○迷人不悟道本無名跡故云不知吾道無言無行也迷人泥著古人名言法相求道或古人靈跡異跡求道既有尚靈異之心忽遇邪魔化為異人談天論地說事說理或逞神異變化迷人橫執以為了道聖人而欲師之求道故云而即有言有行求道忽遇異物橫執為道

殊不知捨源求流無時得源捨本求末無時得本

道由心悟靈源妙湛體用如如迷人不悟源名跡而向外求道此迷靈源而逐名跡流浪也本即源也末即流也如此流浪逐末欲返本源不可得也故云殊不知捨源求流無時得源捨本求末無時得本此章垂誡學人勿逐名跡而求道也

右第二十章

關尹子曰習射習御習琴習奕終無一事可以一息得者

習射者習射弓箭也習御者習御車也習琴者習撫琴也習奕者習奕碁也已上四者必以歲月而習之四者終無一事可以○一喘息之間而得其妙者故云習射習御習琴習奕終無一事可以一息得者也

唯道無形無方故可得之一息

道乃真空故無形像無方位利根之人直下頓悟真空於一息之頃而得洞徹故云唯道無形無方故可得之一息也此章明道易學於事也

右第二十一章

關尹子曰兩人射相遇則工拙見兩人奕相遇則勝負見

弓人相遇而鬬射則中者見為工巧不中者為魯拙也故云兩人射相遇則工拙見也兩箇奕碁人相遇鬬奕碁則贏者見為勝則輸者見為負故云兩人奕相遇則勝負見也

兩人道相遇則無可示無可示者則無工無拙無勝無負

兩箇洞徹妙道之人相遇則無可出示呈似也無可出示呈似則不似射奕有工拙勝負也故云兩人道相遇則無可示無示○者則無工無拙無勝無負也此章明道無工拙勝負無可出示呈似於人也

右第二十二章

關尹子曰吾道如海有億萬金投之不見有億萬石投之不見有億萬汙穢投之不見

海喻真空金喻微言妙行真空能容眾妙萬行窈然觀之不見故云吾道如海有億萬金投之不見也石喻眾善真空能容萬善窈然示之不見故云有億萬石投之不見汙穢喻眾惡真空能容眾惡窈然視之

不見故云有億萬汙穢投之不見
能運小鰕小魚能運大鯤大鯨
小鰕小魚喻小人衆生大鯤大鯨喻君子
賢人真空能運小人衆生君子賢人平等
普利自生至死受用恃靡但日用而不知
也故云能運小鰕小魚能運大鯤大鯨
合衆水而受之不爲有餘散衆水而分之不
爲不足
○真空益之不盈故實天地萬物而不爲有
餘真空損之而不虧故生天地萬物而不
爲不足故云合衆水而受之不爲有餘散
衆水而分之不爲不足此章明道無欠無
餘而無所不容也

右第二十三章

關尹子曰吾道如處暗夫處明者不見暗中
一物而處暗者能見明中區事
道乃真空窈窈冥冥陰陽莫測鬼神難窺
故云吾道如處暗夫處明者不見暗中一
物也真空雖然窈窈冥冥陰陽莫測神鬼
難窺其用事也似酌醴以投器其應物也
如懸鏡以鑑形又如空谷傳聲寂然不動
感而遂通萬物不能逃其鑑也故云而處
暗者能見明中區事此章明道窈冥莫測
應變無窮

右第二十四章

關尹子曰小人之權歸於惡
權者用也小人愚癡顚倒所用皆歸於惡
惡者何也殺生偷盗邪淫妄語綺言惡口
兩舌貪愛瞋恨癡迷大逆不孝不忠不仁
不義是也故云小人之權歸於惡者也
○君子之權歸於善
君子燭理所用皆歸於善善者何也不殺
不盗不邪淫不誑語不巧言令色恭行五
常百行是也故云君子之權歸於善
聖人之權歸於無所得唯無所得所以爲道
聖人之用平等普利不求報恩上德不德
應變無方離種種邊超諸法相一無所得
强名真空之道也故云聖人之權歸於無
所得唯無所得所以爲道也此章明道不
屬善惡逈超諸有也

右第二十五章

關尹子曰吾道如劒以刃割物即利以手握
刃即傷
以劒喻道道冥萬物普利無窮故云吾道
如劒割物即利也執持染着昧性迷道故
云以手握刃即傷也此章明道普利無窮
迷執者自傷也

右第二十六章

關尹子曰籩不問豆豆不答籩瓦不問石石
不答瓦道亦不失
○籩者以竹爲之以盛棗栗豆者以木爲之
以盛葅醢以供祭享道無不在籩豆瓦石
不相問答而終日問答雖問答而未嘗問
答也道亦不失也故云籩不問豆豆不答
籩瓦不問石石不答瓦道亦不失也此無
情說法昧者不知也故云不應答藏真應
答無知知處是真知正謂此也
問與答與一氣往來道何在
道本無問亦無答向問答未萌之前薦吾
問答未萌之前則心不生心不生則一氣

不往不來一氣不往不來則心無生滅無生滅即契妙道既萌問答之心心之所之則氣從之是知一問一答則一氣往來一氣往來與道遠矣故云向上一機擬議即墮是也故云問與答與一氣往來道何在也此章明道無不在問答殊離也

右第二十七章

關尹子曰仰道者跂如道者駸皆知道之事不知道之道

跂者企羨也駸者馳求也如者往也仰慕

○聖人之道企羨不及故云仰道者跂也往外馳求妙道而不得也故云如道者駸也事者用也已上企羨馳求即道之用也隨用而迷體故云皆知道之事不知道之道也故云道源不遠性海非遙但向己求莫從他覓覓亦不得得亦不真正謂此也

是以聖人不望道而歉不恃道而豐不借道於聖不賈道於愚

歉者欠少也豐者餘多也借者假也賈者賣也是以者因上結下之辭也真空妙道本自具足無欠無餘聖人了了洞徹道本具足故不望道而欠少真空無有亦不恃道而餘多道既人人具足亦不假借道於聖人聖人不能出道以示人亦不賣道於愚故曰是以聖人不望道而歉不恃道而豐不借道於聖不賈道於愚也此章明道人人具足不相假而取捨之也

右第二十八章

文始真經註卷之一

文始真經註卷之二　維八

神峯逍遥子牛道淳直解

二柱篇 柱者建立天地陰陽之妙用也凡一十二章

關尹子曰若椀若盂若餅若壺若甕若盎皆能建天地

椀盂餅壺甕盎六者皆所用之器也器之爲物者外實而內虛也實者屬陰虛者屬陽陽屬天陰屬地故建立妙用物物可以取法也故云若椀若盂若餅若壺若甕若盎皆能建天地

兆龜數蓍破瓦文石皆能告吉凶

兆者吉凶先兆也以火燒銀而鑽龜殼詳裂文以辯吉凶之兆也數蓍者蓍乃蓍屬出蔡州一科五十莖按大衍之數其用四十有九一象太一平分爲二以象二儀扐一以象閏以四揲之以象四時三揲而爲一爻十八變而爲一卦卦既已定吉凶兆焉破瓦者打瓦卜也打瓦破碎而奇者屬陽吉之兆也偶者屬陰凶之兆也文石者打石裂文以辯吉凶文正數奇則屬陽告

之兆也文斜數偶則屬陰凶之兆也故云
兆龜數蓍破瓦文石皆能告吉凶者也
是知天地成理一物包焉物物皆包之各不
相借
是知者因上椀盂缾壺甕瓮盎皆能建天地
兆龜數蓍破瓦文石皆能告吉大以此知
天地成理一物包焉成理者道也言道本
自見成不假修爲也道無不在天地萬物
在道則存生失之則亡滅故云知見成之
道物物皆包藏妙道非物能包之也爲天
○地萬物不離妙道也故云是知天地成理○
一物包焉物物皆包之各不相借也不相
借者物物具足不須相借也
以我之精合彼之精兩精相搏而神應之
彼者龜蓍瓦石也我者占卜之人彼枯龜
槁蓍焦瓦堅石豈有神靈先兆吉凶哉爲
以我之精識合彼龜蓍瓦石天地成理之
精兩精相激搏而有此神靈應之也故云
以我之精合彼之精兩精相搏而神應之
也

一雌一雄卵生一牝一牡胎生
以飛禽配偶名曰雌雄八竅者卵生以走
獸配偶名曰牝牡九竅者胎生也故云一
雌一雄卵生一牝一牡胎生也
形者彼之精理者彼之神
彼者雌雄牝牡也雌雄牝牡交感精神混
融爲一而成卵胎也卵胎之形是雌雄牝
牡之精也理者識性也是彼雌雄牝牡之
神也故云形者彼之精理者彼之神也
○愛者我之精觀者我之神愛爲水觀爲火愛○
執而觀因之爲木觀存而愛攝之爲金
我者說一切人之己也人萌一愛念則屬
己之精情寓目觀色則屬己之神也精屬
水故愛爲水神屬火故觀爲火愛爲水觀
爲火相執相合因化爲木其木絞之得水
以見母形也鑽之得火以見子形也觀爲
神愛爲精相存相合攝化爲金其金擊之
得火以見夫形鎔之得水以見子形也故
云愛者我之精觀者我之神愛爲水觀爲
火愛執而觀因之爲木觀存而愛攝之爲

金也
先想乎一元之氣具乎一物執愛之以合彼
之形冥觀之以合彼之理則象存矣
彼者母也父性眞空本來清靜眞空
性上忽萌想欲念如道生一氣也故云先
想乎一元之氣也既萌慾念則母形已具
乎識中故云具乎一物也母形具乎識中
執著相愛以與母交合精血故云執愛之
以合彼之形也父母交感情識混融於恍
惚窈冥之際因以觀形而生愛以成交感
○父之識性與母識性相合則成胞胎之象○
人形已存於胎內故云冥觀之以合彼之
理則象存矣理者識性也已上說禽獸與
人交感相媾精神與人精誠感龜蓍瓦石
之神應同也
一運之象周乎太空自中而升爲天自中而
降爲地
道生一道者無極也一者太極也無極而
太極天地萬物之象已具乎太極之中也
太極雖含萬象猶未離無極故云一運之

象周乎太空也太空者即無極也太極而動動而生陽陽氣輕清自太極中上升結而為天故云自中而升為天也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陰氣重濁自太極中下降凝而為地故云自中而降為地也

無有升而不降無有降而不升

冬至一陽生行三十六候氣上升一百八十日陽氣至天陽極生陰夏至一陰生行三十六候氣下降一百八十日陰氣至地陰極又復生陽屬乎陽自升屬乎陰自降升降往來周流不息所以生生化化而無極矣有升則有降若無升則無降無升無降則無生死也故云無有升而不降無有降而不升也

升者為火降者為水

火屬陽自然上升火發向上升行之象也水屬陰自然下降水流向下降行之象也故云升者為火降者為水也

欲升而不能升者為木欲降而不能降者為金

水生木木生火火者木之子水者木之母子母之情具在木中火欲升水欲降木之氣欲升而不能升故云欲升而不能升者為木也水者金之子火者金之夫夫子之情具在金中水欲降火欲升金氣欲降而不能故云欲降而不能降者為金也

木之為物鑽之得火絞之得水金之為物擊之得火鎔之得水金木者水火之交也

鑽木得火以見子之情也絞木得水以見母之情也此釋欲升而不能升者為木也故云木之為物鑽之得火絞之得水擊金得火以見夫之情也鎔金得水以見子之情也此釋欲降而不能降者為金也故云金之為物擊之得火也如上所說以此知金木各具水火之情相交孕化為金木也故云金木者水火之交也

水為精為天火為神為地

水者陰中陽也如坎卦屬陰中爻屬陽屬陽自升天之象也水在五行為水在氣為天在人為精在方為北在時為冬在數為一六在卦為坎在五常為智在星為辰在嶽為恒在臟為腎在支為亥子在干為壬癸也故云水為精為天火者陽中陰也如離卦屬陽中爻屬陰屬陰自降地之象也火在五行為火在氣為地在人為神在方為南在時為夏在數為二七在卦為離在五常為禮在星為熒惑在嶽為衡在臟為心在支為巳午在干為丙丁故云火為神為地也

木為魂為人金為魄為物

木在五行為木在氣為人在神為魂在方為東在時為春在數為三八在卦為震在五常為仁在星為歲在嶽為泰在臟為肝在支為寅卯在干為甲乙故云木為魂為人也金在五行為金在氣為物在神為魄在方為西在時為秋在數為四九在卦為兌在五常為義在星為太白在嶽為華在臟為肺在支為申酉在干為庚辛故云金為魄為物也

運而不已者為時包而有在者為方

五行運轉無窮以成春夏秋冬四時也故云運而不已者爲時也天地相包羅萬物以成八極上下之十方也故云包而有在者爲方也

惟土終始之有解之者有示之者

土無正行旺於四季一歲始終生成俱有土氣春夏爲生長物之始秋冬爲成實物之終故云惟土終始之也解者解散而隱者也正月二月木王而土隱也三月本旺十二日土旺十八日旺者顯示也四月五月火旺而土隱六月火旺十二日土旺十八日七月八月金旺而土隱九月金旺十二日土旺十八日十月十一月水旺而土隱十二月水旺十二日土旺十八日土在五行爲土在方爲中在時爲四季在數爲五十在卦爲坤艮在五常爲信在星爲鎮在嶽爲嵩在支爲辰戌丑未在干爲戊己在臟爲脾在神爲意意識閒微言則妙意解悟得自利之妙故云有解之者也妙意解悟既得自利亦可利他爲上根者動容寄示直下頓悟妙意亦無妙意之量故云有示之者也此章明建立天地萬物之妙用者也

右第一章

關尹子曰天下之人蓋不可以億兆計

凡在天下之人種類無窮蓋不可以十萬爲一億十億爲一兆之數而計筭之故曰天下之人蓋不可以億兆計也

人人之夢各異夜夜之夢各異有天有地有人有物皆思成之蓋不可以塵計

天下之人同夜做夢各有夢境不同故云人人之夢各異也天下之人夜夜夢境不同故云夜夜夢境亦各不同故云夜夜之夢各異也天下之人夜夜做夢時一般見有天地人物故云有天有地有人有物也夢見天地人物皆是平日妄識染著天地人物於其夢時神思昏惑尸魄專權平日所染隨思顯見故云皆思成之也天下之人同夜做夢各異尚不可以數筭況夜夜各自不同蓋不可以塵數計筭也塵者如日影見塵

安知今之天地非有思者乎

安者寧也寧知今時未睡見天地人物不有思者乎言未悟之人識見染著所見天地人物亦與今時不異也爲晝夜俱迷也故云安知今之大地非有思者乎此章明識迷覺夢計天地人物皆事妄識也

右第二章

關尹子曰心應棗肝應榆我通天地

天地生物各屬五行棗赤屬火火在臟爲心故云心應棗也榆青屬木木在臟爲肝故云肝應榆也天地陰陽二氣交通而生棗榆心應棗肝應榆是我與天地相通也故云我通天地也

將陰夢水將晴夢火天地通我

天氣欲降地氣欲升將作陰雲爲雨陰氣感人夜即夢水故云將陰夢水也天氣欲歛其降地氣欲收其升陽氣感人夜即夢火故云將晴夢火也如上所說天地陰陽之氣感人先夢水火即是天地與我相通

也故云天地通我也

我與天地似契似離純純各歸

如上說我通天地天地通我即是我與天地似契合則又不契合天地有人人亦有天地天地即大人人即小天地也似離遠又不遠故云我與天地似契似離也天地與我並生天地有道人亦有道道者純一而無雜本自全真道爲天地人歸宿之所故云純純各歸也此章明天地人物咸生之道也

右第三章

○關尹子曰天地雖大有色有形有數有方

天玄而地黃故有色也天圓而地方故有形也天地既有色形會歸於壞故有數也天地有八極上下故有方也天地雖廣大有色形之可觀有數方之可盡也故云天地雖大有色有形有數有方者也

吾有非色非形非數非方而天天地地者存

吾有真空之道視之不見故非色也搏之不得故非形也真空無盡故非數也真空無處所故非方也真空之道生天生地天地有數會歸於壞壞而復生生而復壞壞而又復生生生壞壞而道無生無壞浩劫長存故云吾有非色非形非數非方而天天地地者存此章明天地有成壞道無成壞

右第四章

○關尹子曰死胎中者死卵中者亦人亦物天地雖大彼固不知

彼者死胎中人與卵中物也人物之性透入胎卵中未生而死天地雖廣大彼人物之性固是不知也故死胎中者死卵中者亦人亦物天地雖大彼固不知也

○計天地者皆我區識

人性雖在胎中未知有天地及乎已生成童之時始知在上曰天在下曰地自童至老不能忘者是知計度有天地者皆我區分之情識故云計天地者皆我區識也

譬如手不觸刃刃不傷人

手喻識也刃喻天地也譬如手不觸握劒刃劒刃不傷人手也識不染天地天地不昧識性也識若忘時亦不知有天地也故云譬如手不觸刃刃不傷人也此章明妄識障道也

右第五章

○關尹子曰夢中鑑中水中皆有天地存焉

人睡夢之時恍見天地人以鏡上下照鑑天地人視澄潭水中上下皆天傍照山原亦水中天地也故云夢中鑑中水中皆有天地存焉

○欲去夢天地者寢不寐欲去鑑天地者形不照欲去水天地者盎不汲

迷人不悟真空無礙於天地天地亦無礙於真空也迷識染習妄去夢中天地不知夢亦妄也何可去之哉若去之者則寢不能安寐也故云欲夢天地者寢不寐也古人鑄鏡以鑑形容照天見天照地見地鏡本無心妄識計之曰天地彼鏡豈知哉何可去之若去鏡中天地者碎鏡則去也若碎之則無以鑑形容之妍醜也故云欲去

鑑天地者形不照也水之澄也仰照於天傍照於山原決之潤物汲之濟人若去水中天地涸之可也若涸之則盎以汲之爲用也故云欲去水中天地盎不汲

彼之有無在此不在彼是以聖人不去天地去識

彼者夢鑑水也此者識也彼夢鑑水中或有時夢見天地或有時不夢見天地或不鑑不照天地即無天地也夢鑑水中或有天地或無天地在此妄識計之而有不在

○彼夢鑑水也故云彼之有無在此不在彼也是以者因上結下之辭也聖人了悟眞空識浪淵澄天地眞空各自如如不相罣礙故云是以聖人不去天地去識也此章明覺破妄識眞空無礙

右第六章

關尹子曰天非自天有爲天者地非自地有爲地者

天地不能自生生天地者道也道生一一者太極也一生二二者天地也故云天非自天有爲天者也地非自地有爲地者也

譬如屋宇舟車待人而成彼不自成

天地待道以生成喻似屋宇舟車待人造作而後成就彼屋宇舟車豈能自成哉以此知天地非道運太極元氣而生成哉故云譬如屋宇舟車待人而成彼不自成也彼者天地也

知彼有待知此無待上不見天下不見地內不見我外不見人

知彼天地有待道而生成知此大道無所

○待而生成經云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是也知者悟也了悟妙道逈絕對待旣絕對待上下天地內外人我對待亦不見矣故云知彼有待知此無待上不見天下不見地內不見我外不見人此章明天地待道而生道無對待生死

右第七章

關尹子曰有時者氣彼非氣者未嘗有晝夜

有時數者一氣之運耳彼妙道眞空非氣也道未生一氣之前未嘗有天地日月豈有晝夜十二時哉故云有時者氣彼非氣者未嘗有晝夜也

有方者形彼非形者未嘗有南北

有方位者以形定之耳彼妙道眞空非形也道未生一氣之前未嘗有天地形位豈有東西南北之四方哉故云有方者形彼非形者未嘗有南北也

何謂非氣氣之所自生者如搖箑得風彼未搖時非風之氣彼已搖時即名爲氣

自設問何謂妙道眞空非氣也自答云氣

○所自生者譬如人搖竹扇而得風涼喻道運而生一氣也故云何謂非氣氣之所自生者如搖箑得風也箑者竹扇也彼未搖竹扇時非風之氣喻道未生一氣之前也故云彼未搖時非風之氣也彼未搖竹扇時而得風涼之氣即名爲氣也喻道運而生一纔名爲氣故云彼已搖時即名爲氣

何謂非形形之所自生者如鑽木得火彼未鑽時非火之形彼已鑽時即名爲形

此又自設問何謂道之眞空答云天地之

形所自生者譬如人鑽木得火之形見此喻太極分高厚之形也故云何謂非形形之所自生者如鑽木得火也彼人未鑽木時非有火之形狀也此喻未有太極之前也故云、彼未鑽時非火之形也彼人巳鑽木時有火出見即名爲火之形狀此喻無極而太極太極分而天地之形位矣故云彼巳鑽時即名爲形也此章明道不屬形數方位者也

右第八章

○關尹子曰寒暑温涼之變如瓦石之類置之火即熱置之水即寒呵之即温吹之即涼○

道運元氣變化陰陽五行而成冬寒夏暑春温秋涼四時之遷變元氣如瓦石之類置之火即熱如夏火旺時元氣隨火氣而爲炎暑也置瓦石於水内浸之即寒如冬水旺時元氣隨水氣而爲嚴寒也人以口呵瓦石久之即温暖如春木旺時元氣隨木氣而和温也人以口吹瓦石久之即涼如秋金旺時元氣隨金氣而清涼也故云寒暑温涼之變如瓦石之類置之火即熱置之水即寒呵之即温吹之即涼也

特因外物有去有來而彼瓦石無去無來

瓦石本無寒暑温涼而特因物有水浸火燒呵之吹之人物而寒熱温涼有去有來而瓦石本無寒熱温涼之去來也故云特因外物有去有來而彼瓦石無去無來也此喻元氣本無寒暑温涼之去來特因水火金木之氣盛衰去來而有寒暑温涼之去來也

○譬如水中之影有去有來所謂水者實無去來○

先以瓦石水火呵吹喻元氣寒暑温涼之去來恐人未曉又説譬喻令人曉悟元氣如水火金木之氣如水中之影影有去來水實無去來以此明知水火金木之氣有盛衰去來而元氣實無去來元氣尚無寒暑温涼之去來而况於道乎故云譬如水中之影有去有來所謂水者實無去來也此章明道不屬元氣元氣不屬時

右第九章

關尹子曰衣搖空得風氣噓物得水水注水即鳴石擊石即光知此説者風雨雷電皆可爲之

人即小天地天地即大人風雨雷電天地所爲也人亦能之人衣搖扇虛空得風來人以氣噓呵物得水生此風雨之象也人以水灌注於水則聲鳴人以兩石相擊而火光迸流此雷電之象也人能知此説者呼召風雨立興雷電不爲難矣故云衣搖空得風氣噓物得水水注水即鳴石擊石即光知此説者風雨雷電皆可爲也

○蓋風雨雷電皆緣氣而生而氣緣心生○

緣者因也蓋風雨雷電因陰陽而生也陽氣下降無陰氣以承之則化爲風陰氣上升無陽氣以接之則化爲雲陰陽激搏化爲雷電以此知風雨雷電因氣而生故云蓋風雨雷電皆緣氣而生也人了悟真空妙道得陰陽一氣之源洞明造化之妙真心妙運一氣變化呼召風雨立興雷電聖人

之餘事故云而氣緣心生
猶如內想大火久之覺熱內想大水久之覺寒知此說者天地之德皆可同也
先說風雨雷電皆可爲之恐人信之不及故再說譬喻以曉之譬猶有人行持有爲扭捏之功法內存想下丹田如大火輪久之通身發熱人覺知此熱以爲沖和此非也又如人內作觀想身心如大寒潭澄澄湛湛久之覺通身寒冷以爲清涼境界此亦非也彼且妄想寒熱猶隨心變況了真心乎人能知此譬喻之說者呼召風雨立致雷電此天地之德達人皆可同之也此章明道爲陰陽之祖德同天地之用也

右第十章

關尹子曰五雲之變可卜當年之豐歉
五雲者五色雲也五色雲者青黃赤白黑也變者五雲互相更變也當年者當一年也豐者收熟也歉者饑饉不收熟按占雲書云每於正月朔旦五方觀之隨方五色雲見主隨方豐歉也見黑雲者主彼方當年雪少雨多也見赤雲者主彼方當年荒旱也五穀不收熟也見青雲者主彼方當年有蟲小麥薄收見白雲者主彼方當年人災粳糯薄收見黃雲者主彼方當年人安禾稼薄收見黃雲蒼色者主彼方五穀大收熟也五穀者稜房芒角穗也黑赤青白黃各獨見者主歉也五色相雜或蒼黃者主豐也故云五雲之變可以卜當年之豐歉也

八風之朝可以卜當時之吉凶
八風者八卦之方所起之風也朝者從彼方起朝來之風也按占風書云每日寅占之從乾方風來名曰不周不周者半凶半吉也從坎方風來名曰廣漠廣漠者無凶無吉從艮方風來名曰融風亦名凶風融凶者半吉半凶也從震方風來名曰明庶明庶者大吉也從巽方風來名曰清明清明者大吉也從離方風來名曰景景者大吉也從坤方風來名曰涼涼者凶也從兌方風來名曰閶闔閶闔者大凶也故云八風之朝可以卜當時之吉凶

是知休咎災祥一氣之運耳
是知者因占風雲知豐歉吉凶以此知風雲變化爲休吉咎凶災歉祥豐一氣之運行耳故云是知休咎災祥一氣之運耳

渾人我同天地而彼私智認而已之
人我天地咸是一氣之運行而有其生彼氣盡人我天地則死矣今人我天地存者以此知渾同一氣耳故云渾人我同天地也已上占風雲渾人我同天地者皆彼妄識私智計之也彼妄識私智非本來之性也迷人認妄識私智爲己之性則非也故云而彼私智認而已之此章明私智非性皆一氣之運耳也

右第十一章

關尹子曰天地寓萬物寓道寓苟離於寓道亦不立
寓者寄託也氣莫大於陰陽形莫大於天地天地者有形中最巨者也太虛中細物耳是知天地寄託於太虛元氣之內也故

云天地寓也萬物寄託於天地之間元氣之內也故云萬物寓也我本無我無我之我寄託於道之元氣而有其生故云我寓也道本無名聖人寄託於强名以宣此道故云道寓也苟且也且離了强名之道則無名可名而道之强名亦不立也苟離於寓道亦不立也此章明從本降跡不離於寓名從跡復本道之寓名不立也

右第十二章

文始真經註卷之二

文始真經註卷之三　雉九

神峯逍遙子牛道淳直解

三極篇 極者趣也凡趣聖了道之極致也凡二十七章

關尹子曰聖人之治天下不我賢愚故因人之賢而賢之因人之愚而愚之

聖人者了道之聖天子也治天下者聖天子以道德撫安天下之民也故云聖人之治天下也不我賢愚者聖人無我而賢者自賢愚者自愚而賢愚之名不出於聖人也故云不我賢愚也故者因上仍下之辭也言衆人皆曰賢聖人因人稱賢故亦賢之而進用也衆人皆曰愚聖人因人稱愚故亦愚之而退黜也故云故因人之賢而賢之因人之愚而愚之也

不我是非故因事之是而是之因事之非而非之

聖人既無我而是非者自是非者也自是非之名不出於聖人也故云不我是非也事者用也體本無名隨功用立名用之於善衆人皆曰是聖人因人稱是故亦謂是而賞之也用之於惡衆人皆曰非聖人因人稱非故亦謂非而罰之也故云因事之是而是之因事之非而非之也

知古今之大同故或先古或先今

知者悟也古太之前道理也今者見前之事也聖人了道悟事理不二古今一貫故云古今之大同也聖人得自利利他之妙故或先以理示人或先以事示人上根之人或從理入或從事入理事雖不同入則不異也故云或先古或先今者也

知內外之大同故或先內或先外

知者悟也聖人了悟妙道得形神俱妙身心一貫故云知內外之大同也聖人慈悲普利爲上根之人先以明心悟性示之上根之人直下頓悟心源本來清靜故云或先內也聖人爲中下之人恐難了悟先以修身衛生之妙示之令中下之人漸漸悟解故云或先外也

天下之物無以累之故本以謙

聖人洞徹真空體同太虛天下之物紛紛

億萬豈曾得累礙虛空哉故云天下之物
無得以累之也聖人在宥天下法江海之
居下含塵忍垢萬邦流歸天下樂推而不
猒皆本謙德之效也故云本之以謙
天下之物無得以外之故舍之以虛
物者人物也聖人以道德撫世萬邦歸德
而順化願爲臣民而不猒是天下之人無
得以外於聖人也故云天下之物無得以
外之也旣得萬邦歸德而順化願爲臣民
而不猒聖人亦不以此自滿心同太虛故○
○云故舍之以虛者也
天下之物無得以難之故行之以易
天下之人樂歸聖德無徭役難行之事百
姓所樂太平而富庶無難化之民故所行
政事無難也故云天下之物無得以難之
故行之以易
天下之物無得以窒之故變之以權
天下太平百姓富庶和氣通流天地陰陽
調順萬物遂其生成無一物而窒塞不通
聖人以道自牧而無爲以德應變而爲用

權者用也故云天下之物無得以窒之故
變之以權也
以此中天下可以制禮
以此者權用也中者無太過不及之病也
權用合宜不失天下民心則可以制禮正
上下君臣別尊卑父子也故云以此中天
下可以制禮也
以此和天下可以作樂
樂者和也樂貫和而不淫以此德用撫世
天下和平禮樂興盛而風化美也故云以○
○此和天下可以作樂作者興盛
以此公天下可以理財
以此道德撫世公正無私之人可委而理
治天下之財用也故云以此公天下可以
理財也
以此周天下可以禦侮
以此道德撫世化周天下其侮尊慢上之
民不期止而自止也禦者禁止也故云周
天下可以禦侮也
以此因天下可以立法

以此道德撫世或因有害天下之民者可
以立法除之或因有利天下之民者可以
立法行之也故云以此因天下可以立法
以此觀天下可以制器
以此道德撫世觀有便於天下之民用者
可以制器而與民用之也故云以此觀天
下可以制器也
聖人不以一己治天下而以天下治天下
聖人無我以道德撫世天下之民各安其
業忻樂太平而忘帝力故云聖人不以一○
○己治天下以天下治天下是也
天下歸功於聖人聖人任功於天下
天下之民咸有歸太平之功於聖人聖人
亦不自有其功而不謂我能治天下聖人
以謙自牧必任功於天下之民此釋聖人
不以一己治天下而以天下治天下也故
云天下歸功於聖人聖人任功於天下也
所以堯舜禹湯之治天下天下皆曰自然
唐堯虞舜夏禹殷湯四帝治天下太平使
民忘帝力天下之民皆曰自然太平帝力

何與焉故云堯舜禹湯之治天下天下皆曰自然此章明聖人以道德撫世無我也

右第一章

關尹子曰天無不覆有生有殺而天無愛惡

至大者天無一物而不蒙天之覆蔭春生秋殺而無心天豈有愛而生之惡而殺之耶故云天無不覆有生有殺而天無愛惡

日無不照有妍有醜而日無厚薄

至明者日無一物而不蒙日之照臨因有日照妍者顯其貌美醜者顯其貌陋而日平等妍醜皆照而無心豈有厚於妍而偏於照亦無薄於醜而不照也故云日無不照有妍有醜而日無厚薄此章以天日喻聖人普利無私者也

右第二章

關尹子曰聖人之道天命非聖人能自道

道者不可思議也天者自然而然也命者不知所以然而然也聖人洞徹不思議之道自然而然不知所以然而然道之强名亦不立也亦無所能也故云聖人之道天命非聖人能自道也

聖人之德時符非聖人能自德

符者合也聖人普利合時不求報恩忘其所能不住著德之名也故云聖人之德時符非聖人能自德

聖人之事人爲非聖人能自事

事者用也聖人以無用之用普利無窮用之爲人亦無能用之心也故云聖人之事人爲非聖人能自事

是以聖人不有道不有德不有事

聖人無心不知所以然而然故不有道之名不有德之跡不有用之用故云是以聖人不有道不有德不有事也此章明聖人掃蕩復本而無我也

右第三章

關尹子曰聖人知我無我故同之以仁

仁者慈惠利物也聖人妙體眞空我本無我假立我名聖人悟此在仁與仁無異也故云聖人知我無我故同之以仁也

知事無我故權之以義

事者用也權亦用也聖人了悟無我之用以宜物也故云知事無我故權之以義義者宜也

知心無我故戒之以禮

聖人悟本來妙心元無我相故戒人以履儀則之行也故云知我無我故戒之以禮也禮者履也亦儀則也

知識無我故照之以智

聖人悟靈識之源本來無我故用照之以鑑是非眞僞也故云知識無我故照之以智也智者是是非非之謂智也亦名審眞僞之謂智也

知言無我故守之以信

聖人悟無言之言亦無我相之名故保任眞誠言行相符也故曰知言無我故守之以信也此章明聖人無我妙用五常之德者也

右第四章

關尹子曰聖人之道或以仁爲仁或以義爲仁或以禮以智以信爲仁

以者用也聖人以道爲體以五常爲用用之於慈惠惠物故云聖人之道或以仁爲仁也或裁是非令物合宜而本於慈故云以義爲仁也或履儀則而本於慈惠或鑑眞僞而本於慈惠或言行相符而本於慈惠故云以禮以智以信爲仁者也

仁義禮智信各兼五者

或行仁而兼於義禮智信或行義而兼於禮智信仁或行禮而兼於智信仁義或行智而兼於信仁義禮或行信而兼於仁義禮智故云仁義禮智信各兼五者

聖人一之不膠天下名之不得

聖人洞徹眞空雖種種邊超諸法相一無所得不染寓名無名可呼天下之人不可得而名貌聖人也故云聖人一之不膠天下名之不得也不膠者不染著也此章明聖人無用之用不存名跡

右第五章

關尹子曰勿以行觀聖人道無蹟

聖人逆行順行鬼神莫測蓋眞空之道跡可循故不可以行觀聖人也故云勿以行觀聖人道無跡也蹟者踪跡也勿者禁止之辭也

勿以言觀聖人道無言

勿以言觀聖人者聖人無言之言令人薦悟言外之旨言外之旨者即道也道本無名言之不可及也

勿以能觀聖人道無爲

勿得以所能觀聖人者聖人無爲而爲爲以無爲故云勿以能觀聖人道無爲也

勿以貌觀聖人道無形

勿得以貌相觀聖人聖人貌不異衆人體冥眞空無形可覩故云勿以貌觀聖人道無形也此章明聖人之道不屬跡言爲刑不可以行言貌觀也

右第六章

關尹子曰行雖至卓不離高下

人修善卓然異衆衆爲下而善行爲高高下對待不離於跡故云行雖至卓不離高下也此章釋前章勿以行觀聖人也

言雖至工不離是非

人有能言妙理異於衆人衆人言之不妙爲非能言妙理爲是是非對待不離名相故云言雖至工不離是非工者巧妙也此章釋前章勿以言觀聖人

能雖至神不離巧拙

人有能造作所爲神妙異衆不能者爲拙能爲者爲巧巧拙對待不離有爲故云能雖至神不離巧拙也此章釋前章勿以能觀聖人

貌雖至殊不離姸醜

人有相貌美然殊衆衆貌不美者爲醜而貌美者爲姸姸醜對待不離假形故云貌雖至殊不離姸醜也此章釋前章勿以貌觀聖人也

聖人假此以示天下天下冥此乃見聖人

聖人降世假行言能貌以示天下故云聖人假此以示天下天下學人當於行言能貌未萌之前薦悟洞徹者窮冥眞空聖人妙道也故云天下冥此乃見聖人也此章

明示學人隨流得妙也

右第七章

關尹子曰聖人師蜂立君臣師蜘蛛立網罟師拱鼠制禮師戰蟻制兵

上古聖人因見蜜蜂有尊卑之序因是得其師遂立君臣以撫世也故云聖人師蜂立君臣也中古聖人因見蜘蛛結網取食由是得其師遂立網罟取禽獸以供祭也故師蜘蛛立網罟也聖人因見山中之鼠望人拱立而鳴由是得其師遂制禮樂以正上下別尊卑序人大倫也仍見二穴之螻蟻戰鬬爭食相吠由是得其師遂制兵以伐逆故云師拱鼠制禮師戰蟻制兵也

衆人師賢人賢人師聖人聖人師萬物唯聖人同物所以無我

衆人師問賢人以學五常百行故衆人師賢人也賢人師問聖人以學無爲大道故賢人師聖人也聖人慈悲普利因萬物天然之理由是得其師種種方便普利天下故聖人師萬物也聖人洞徹眞空處世和光不耀同塵不染不異衆人體同虛空而無我故云唯聖人同物所以無我此章明聖人普利無窮者也

右第八章

關尹子曰聖人曰道觀天地萬物皆吾道倡和之始終之青黃之卵翼之不受道不棄物不尊君子不賤小人

聖人心冥至道反觀天地萬物皆吾妙道也故云聖人曰道觀天地萬物皆吾道也又觀夫婦之倡和萬物之始終草木之青黃雌雄之卵翼無非妙道也故云倡和之始終之青黃之卵翼之聖人了悟天地萬物巨細洪纖飛潛動植無非妙道不生愛道棄物尊君子賤小人之念也故云不愛道不棄物不尊君子不賤小人也

賢人曰物物物不同旦旦去之旦旦與之長之短之直之方之是爲物役者也

物者用也賢人迷體而專用用之不一故賢人曰物物物不同也旦者日也賢人日日捨去諸惡日日與人善言令人行之故旦旦去之旦旦與之也賢人訓人明是者理長非者理短務要人行正直端方之行故長之短之直之方之也迷體專用之不一捨取去與長短方直辯之不息者是專用爲人物之使役也故云是爲物役者也

殊不知聖人鄙雜厠別分居所以爲人不以此爲己

鄙雜厠者鄙薄雜混厠染不淨之人別分居者以禮儀正君臣父子尊卑上下別男女夫婦兄弟之序也賢人殊不知聖人鄙薄混雜厠染不淨之人立禮儀別分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男女之居處不令混雜穢行者所以爲天下人不以此爲己也故云殊不知聖人鄙雜厠別分居所以爲人不以此爲己也此章明道無不在聖人利物無我

右第九章

關尹子曰聖人之於衆人飲食衣服同也屋宇舟車同也貴賤貧富同也

聖人洞徹妙道大隱於世和光不耀同塵不染何謂和光同塵不異衆人食服屋宇舟車貴賤貧富者是也聖人處世凡食亦食凡衣亦衣凡居屋宇亦居屋宇凡乘舟車亦乘舟車凡仕而貴亦仕而貴凡庶而賤亦庶而賤凡無財而貧亦無財而貧凡有財而富亦有財而富寓世之跡未嘗異人故云聖人之於衆人飲食衣服同也屋宇舟車同也貴賤貧富同也

○衆人每同聖人聖人每同衆人彼仰其高侈○其大者其然乎其不然乎

衆人之跡與聖人寓世之跡不異故云衆人每同聖人也聖人每同衆人彼衆人仰慕聖人之道高德大故云彼仰其高侈其大者也聖人有時建立妙用平等普利不求報恩彼衆人仰慕道之高侈廣德之大及其聖人掃蕩復本不立一塵陰陽不能測神鬼莫能窺而況於凡乎故云其然乎其不然乎此章明聖人隱顯莫測也

右第十章

關尹子曰魚欲異群魚捨水躍岸即死虎欲異群虎捨山入市即擒

魚者喻衆人也水者喻汪洋妙道也人欲履非義生異謀則違至道人誅鬼責不得終其天年而死如魚異群魚捨去其水跳躍於岸上即枯而死也故云魚欲異群魚捨水躍岸即死也虎者喻君子也山者喻巍巍至德也君子殉名而失德之實希慕爵祿被富貴所惑而不知退止或被讒下或惧履危機而不得善終如虎欲異於群○虎捨離大山入於城市被人擒捉而擊死故云虎欲異群虎捨山入市即擒也即者就也

○聖人不異衆人特物不能拘爾

聖人行不崖異跡同衆人非道不履非德不行體冥真空萬緣無礙逍遙自在燭脫無羈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超然優遊乎象帝之先故云聖人不異衆人特物不能拘爾特者獨也此章明聖人行不崖異寓世逍遙

右第十一章

關尹子曰道無作以道應世者是事非道

作者爲也事用也聖人以道爲體無爲自然故云道無作也聖人以德爲用從體起用故云以道應世者也從體起用應變無窮衆人見聖人應用之事便即爲道之妙體殊不知是用非體也故云是事非道也

○道無方以道寓物者是物非道

道本無形豈有八極上下十方哉以者用也物者人也寓者寄託於玄妙之言而教○人物者衆人見聖人有此道理玄妙之言便即爲道殊不知是訓人之跡亦非道也故云道無方以道寓物者是物非道

○聖人竟不能出道以示人

竟者終也示者曉示也道乃真空無形無相無相似無比倫心不可思而知口不能言而議在人心開了悟密契而已雖是聖人終不能拈出妙道以曉示學人也故云聖人竟不能出道以示人也此章明道由心悟雖聖人不能與人道也

右第十二章

關尹子曰如鍾鍾然如鍾鼓鼓然聖人之言則然

鍾鼓者不自聲也感而接應應聲無心以喻聖人感而後應應言無心也鍾聲清以喻聖人感而後應以理訓人令從理悟入也故云如鍾鍾然鼓聲濁以喻聖人感而後應以事訓人令從事而悟入也故云如鍾鼓鼓然聖人之言則然也

○如車車然如車舟然聖人之行則然

○車舟者不自行也感而後行行而無心以喻聖人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行行而無心也車行有跡以喻聖人有時撫世有時輔世普利天下其跡昭然萬世不泯者也故云如車車然也舟行無跡以喻聖人不得已而應世所行之德上德不德即跡而無跡使賢愚莫知鬼神不測故云如車舟然聖人之行則然也

唯莫能名所以退天下之言唯莫能知所以奪天下之智

道本無名強名曰道泯去強名道亦不立故云唯莫能名也莫能名者言無所議雖天下有能者於此而退默也故云所以退天下之言也道本無情思之不可得而知也思之不可得而知者雖天下有大知之人於此奪之而無用也故云唯莫能知所以奪天下之智此章明聖人言行無心道不可思議者也

右第十三章

關尹子曰蝍蛆食蛇蛇食鼃鼃食蝍蛆互相食○

○蝍蛆者蜈蚣也鼃者蝦蟆也蜈蚣入蛇鼻竅喫蛇腦髓蛇吞蝦蟆蝦蟆吞蜈蚣三蟲互相吞食故云蝍蛆食蛇蛇食鼃鼃食蝍蛆以起喻也

聖人之言亦然言有無之弊又言非有非無之弊又言去非有非無之弊

聖人所垂名言法相喻似蝍蛆蛇鼃互相吞食故云聖人之言亦然聖人之言有是一邊無是一邊迷人住著二邊乃為學道之弊病也此一句合蝍蛆食蛇之喻也故云言有無之弊也既知有無二邊是非者不著有不著無唯行中道又言非有非無之弊也既知非有非無中道是病者則去除非有非無不立二邊中道迷人不悟住著此言便即為道者亦是學道之弊病也此合蛇食鼃鼃食蝍蛆之喻也故云又言去非有非無之弊也

言之如引鋸然

○向言有無非有非無去非有非無皆為弊者其言互相掃蕩如引拽鋸一來一往其跡愈深失故云言之如引鋸然也

唯善聖者不留一言

留者住也聖人之言譬如筌蹄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忘言者不住著於言也唯善悟聖人之道者不住著於言默不可得而互相掃蕩也故云唯善聖者不留一言也此章明聖人之道不屬名言擬議即為弊病

右第十四章

關尹子曰若龍若蛟若蛇若龜若魚若蛤龍皆能之

龍之爲物乘乎雲氣養乎陰陽聚而成形散而成章變化莫測能小能大大則充塞天地小則爲蛟蛇龜魚介蛤之類也故云若龍若蛟若蛇若龜若魚若蛤龍皆能之此借喻也

蛟蛟而已不能爲龍不能爲蛇爲龜爲魚爲蛤

○蛟似龍而非龍而終化龍者必以其蛟也○蛟未化龍時水獸而已故云蛟蛟而已也蛟爲水獸不能變化豈能爲龍爲蛇爲龜爲魚爲蛤者哉故云不能爲龍亦不能爲蛇爲龜爲魚爲蛤此亦借喻者也

聖人龍之賢人蛟之

水喻道龍喻聖人蛟喻賢人蛇龜喻君子魚蛤喻衆人龍蛟水蛇龜魚蛤俱在水中自生至老呑吐受用各無欠少蛟蛇龜魚蛤同生在水而不能變於水唯龍變之聖賢君子衆人同生於道自生至老日用俱足各無欠少賢人君子衆人同生於道而不了於道唯聖人了之故云聖人龍之賢人蛟之也此合喻也此章明道在聖凡無餘無欠人不了而聖了也

右第十五章

關尹子曰在已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

唯眞常在故云在已不住空相故云無居眞空圓明物物昭彰故云形物自著也著○者昭彰也眞空獨露不住空相頭頭顯見物物昭彰其動也如水流復澄而無跡其靜也如明鏡鑑形而無心其應物也如空谷傳聲而常寂故云在已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也

芒乎若亡寂乎若清

聖人洞了眞空心如寒灰枯木似無生意故云芒乎若亡也芒者芒昧也如寒灰無光也亡者如枯木無生意也心源澄徹湛然清淨如水之靜定而清澄也故云寂乎若清也寂者靜之也

同焉者和得焉者失

利根之人同氣相求學於聖人聖人動容密示利根者直下洞徹轉凡成聖故云同也先聖唱之於前後聖和之於後故云同焉者和也鈍根之人未悟道無所得執持聖人名言法相似爲有所得有此見解不忘失之遠矣故云得焉者失

未嘗先人而常隨人

○聖人寓世感而後應不得已而爲中下者○立名言法相盡是方便然未嘗先立此名言爲中下之人有此染著迷病然後隨分釋縛隨病施方也故云未嘗先人而常隨人也此章明聖人動靜無心感而後應者也

右第十六章

關尹子曰渾乎洋乎遊太初乎

大道渾然汪洋無邊即聖人之體也故云渾乎洋乎也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一氣始萌道之用乃聖人即體即

用即體即用遨遊淡朕也故云遊太初乎
也

時金巳時玉巳時糞巳時土巳

了道聖人寓世不違時時可輔世而治天下人以謂如金之貴故云時金巳時可撫世而安天下人以謂如玉寶之尊也故云時玉巳也時可晦隱卑辱貧賤利物濟人人輕如糞土故云時糞巳時土巳

時翔物時逐物

聖人寓世時可獨善則逍遙翱翔如鸞鳳冲霄不見其跡故云時翔物也時可隨衆不露神通故云時逐物也逐者隨之也

時山物時淵物

聖人寓世時可山居淵飲月卧雲眠而韜光自樂或時可孤舟短棹煙蓑雨笠遨遊江湖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放任逍遙故云時山物時淵物也

端乎權乎狂乎愚乎

端乎權乎者此釋前時金巳時玉巳也言輔世撫世端正法則權變政治以安慰天下也故云端乎權乎狂乎愚乎者此釋前時糞巳時土巳時翔物時逐物時山物時淵物也謂聖人有時放任自得不拘法則隱顯莫測如狂如愚不可得而彷彿也故云狂乎愚乎也此章明聖人隨時達變隱顯莫測也

右第十七章

關尹子曰人之善琴者有悲心則聲悽悽然有思心則聲遲遲然有怨心則聲回回然有慕心則聲裴裴然

○悽悽者悲愴之聲也遲遲者思慮之聲也回回者違怨之聲也裴裴者慕戀之聲也人心所念寓之於琴隨聲發見心念悲哀則琴聲悽悽然感愴也故云人之善琴者有悲心則聲悽悽然也心念思慮則琴聲遲遲然如思慮也故云有思心則聲遲遲然也心念怨人則聲回回然違恨也故云有怨心則聲回回然也心念慕羨則聲裴裴然戀著也故云有慕心則聲裴裴然

所謂悲思怨慕者非手非竹非絲非桐得之心符之手得之手符之物人之有道者莫不中道

向之所謂心念悲思怨慕非是手竹絲絃桐琴而自有此悽遲回裴之聲也故云所謂悲思怨慕者非手非竹非絲非桐也因人善琴得之於心心之所念符合於手手之所動符合於絲竹桐琴之物自然心之所念隨聲發見彼善琴者尚能隨聲發見心之所念況善悟有道之士乎有道之士體用如如拈來放下語默起居無非中道也故云得之心符之手得之手符之物人之有道者莫不中道也此章明動靜語默無非是道也

右第十八章

關尹子曰聖人以有言有爲有思者所以同乎人

言爲思者皆用也聖人應用之跡有時與凡人不異故云聖人以有言有爲有思者所以同乎人也

以未嘗言未嘗爲未嘗思者所以異乎人

嘗者曾也未曾言爲思者言爲思未萌已前眞空之體也聖人眞空之體本與凡人不異爲凡迷而聖悟所以異乎凡人也故云以未嘗言未嘗爲未嘗思者所以異乎人也此章明迷人同聖人之跡不同聖人之道也

右第十九章

關尹子曰利害心愈明則親不睦賢愚心愈明則友不交是非心愈明則事不成好醜心愈明則物不契

心專明審何者爲利一向求利心專明審何者爲害一向避害如此雖父子之親亦不相和睦況於他人乎故云利害心愈明則親不睦也心專明審何者爲賢何者爲愚一向親賢而遠愚彼既賢於我必以我爲愚亦遠之矣如此則至老不能交同志之友也故云賢愚心愈明則友不交也心專明審何者爲是何者爲非一向就是而捨非被是非之名所拘凡事無巨細皆不敢爲如此則事無大小皆不能成也故云是非心愈明則事不成也心專明審何者爲好何者爲醜一向愛好而惡醜愛惡迷心一向著色雖夫婦之情不相契合矣故云好醜心愈明則物不契也愈者專也物者人物也

是以聖人渾之

是以者因上結下之辭也渾者渾然眞心不生分別也是以聖人眞心渾然不生分別則無利害賢愚是非好醜之名故云是以聖人渾之也此章明聖人眞心渾然不生分別者也

右第二十章

關尹子曰世之愚拙者妄援聖人之愚拙自解

援者引也世間有等愚魯拙鈍之人恐人笑之妄引聖人韜晦佯狂愚拙之跡以九解釋謂聖人亦有此愚拙也故云世之愚拙者妄援聖人愚拙自解

殊不知聖人時愚時明時拙時巧

世之愚拙之人殊不知聖人隨時達變不滯於跡時可隱者則佯狂如愚則隱之至也時可顯者則名超日月也時可無爲則忘所能而如拙鈍也時可有爲善巧方便垂示迷人也故云殊不知聖人時愚時明時拙時巧也此章明聖人隱顯莫測也

右第二十一章

關尹子曰以聖師聖者賢人以賢師聖者聖人

以聖知師聖人之德造之極者僅爲賢人也故云以聖師聖者賢人也以賢人之心師聖人之道造之極者乃爲聖人也故云以賢師聖人也

蓋以聖師聖者徇跡而忘道以賢師聖者反跡而合道

德用有跡蓋以聖智師聖人之德用是徇德用之跡忘道之體也故云蓋以聖師聖者徇跡而忘道也道體眞空無跡可徇蓋以賢人之心師聖人之道心開悟解體冥眞空與跡相反而合道也故云以賢師聖者反跡而合道也此章明從本降跡徇跡

而爲賢人從跡復本反跡而爲聖人

右第二十二章

關尹子曰賢人趨上而不見下衆人趨下而不見上聖人通乎上下惟其宜之

賢人明理謂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一向見於理殊不知理障是一邊故云賢人趨上而不見下也衆人昧於理迷著事用殊不知事障亦是一邊也故云衆人趨下而不見上也上者理也下者事也聖人洞了真空不拘事理有時以理示人有時以事示人觀機垂訓聖人逆順合宜應變無方也故云聖人通乎上下惟其宜之也

豈曰離賢人衆人別有聖人也哉

聖人如水賢人衆人如冰水因寒而凝結爲冰冰遇暖而復化爲水冰雖未化不可謂冰不是水也爲冰通身是水也聖迷爲凡凡悟復爲聖雖凡未悟不可謂凡不是聖也爲凡通身是聖也迷者不悟悲哉如此則要知水者休離冰尋即冰是水也要悟聖人之道休離凡究即凡是聖也明矣故云豈曰離賢人衆人別有聖人也哉也哉者深嘆迷人之辭也此章明道在聖凡平等具足但迷悟不同也

右第二十三章

關尹子曰天下之理夫者唱婦者隨牡者馳牝者逐雄者鳴雌者應

天下有自然之理陽尊陰卑陽剛陰柔陽先陰後故夫先唱而婦隨後應和也走獸牡陽先馳行牝陰隨後逐赶之也飛禽雄陽先鳴於上風雌陰應鳴於下風也故云天下之理夫者唱婦者隨牡者馳牝者逐雄者鳴雌者應

是以聖人制言行而賢人拘之

聖人因觀天下有自然陰陽尊卑先後之理遂制立君臣父子夫婦兄弟尊卑先後之言行古今賢人不敢違越而行之是彼此言行拘束定而不得自在逍遙也故云是以聖人制言行而賢人拘之此章明聖人道超法則垂範後世也

右第二十四章

關尹子曰聖人道雖虎變事則鼈行道雖絲棼事則棊布

虎變者喻聖人道之威光赫煞應變無方鼈行者喻聖人用事不得已而緩緩後應故云聖人道雖虎變事則鼈行絲棼者喻聖人之道紛然無所不包羅棊布者喻聖人用事著著有條道理路下落也故云道雖絲棼事則棊布也此章明聖人之道難測用事有法則也

右第二十五章

關尹子曰所謂聖人之道者胡然孑孑爾胡然徹徹爾胡然堂堂爾胡然臧臧爾

孑孑者無對待也徹徹者盡善盡美也堂堂者深奥難測也臧臧者妙之又妙也胡者何也言聖人之道何其孑孑然超諸對待也故云所謂聖人之道者胡然孑孑爾也聖人之道何其徹徹然盡善盡美何其堂堂然深奥難測何其臧臧然妙之又妙讚美不盡也故云胡然徹徹爾胡然堂堂

爾胡然臧臧爾者也

惟其偏偶萬物而無一物能偶之故能貴萬物

偶者待也惟道無我能生萬物而與萬物不異而萬物待道而生而道無所待故能超貴乎萬物故云惟其能偏偶萬物而無一物能偶之故能貴萬物也無一物能偶者無一物比配道也此章明道超諸有逈絕對待

右第二十六章

關尹子曰雲之卷舒禽之飛翔皆在虛空中所以變化不窮

雲之為物地水之氣上升結而為雲在虛空中或卷或舒聚散往來無跡可見也禽之為物陽氣化生飛翔虛空中南北東西惟意所適來往縱橫無跡可覓雲禽皆在虛空中卷舒飛翔變化往來不窮也故云雲之卷舒禽之飛翔皆在虛空中所以變化不窮也此借喻也

聖人之道則然

聖人之道洞了真空妙有體用如如應變無方如雲之卷舒禽之飛翔縱橫變化無有窮極而無踪跡可循也故云聖人之道則然也此章明聖人之道變化無窮而隱顯莫測也

右第二十七章

文始真經註卷之三

文始真經註卷之四　維十

神峯逍遙子牛道淳直解

四符篇（符者精神魂魄也凡一十七章）

關尹子曰水可析可合精無人也

五行中水析而分為萬水合而為一水不假他物而獨見以此知水無人也水在人屬腎藏之精故精無人也故云水可析可合精無人也

火因膏因薪神無我也

五行中火因油膏燈草或以柴薪爇之見火之形若無膏薪則火不能獨見以此知火無我也火在人屬心藏之神故神無我也故云火因膏因薪神無我也

故耳蔽前後皆可聞無人智崇無人一奇無人冬凋秋物無人黑不可變無人北壽無人皆精

水既無人所在皆無人也水在藏為腎在形為耳耳乃腎之外表耳蔽著聲聽之前後皆聞耳既屬水亦無人也故云耳蔽前後皆可聞無人也水在五常為智智見孤

高名曰崇也智既屬水無人故曰智崇無人也水在數爲一一乃奇數即水之生數也一既屬水亦無人也故云一奇無人也水在時爲冬冬嚴寒故能凋秋草木之物冬既屬水亦無人也故云冬凋秋物無人水在色爲黑黑不可以變別色黑既屬水亦無人也故云黑不可變無人水在方爲北水壽長久不枯涸以此知全精者多壽也北既屬水亦無人也故云北壽無人也已上耳智一冬黑北六者皆屬水水在五○

○神屬精故云皆精

舌即齒牙成言無我禮卑無我二偶無我夏因春物無我赤可變無我南夭無我皆神火既無我所在皆無我也火在藏爲心在形爲舌舌乃心之外表舌獨不能言即齒成言也舌既屬火亦無我也故云舌即齒牙成言無我也火在五常爲禮禮以謙卑爲本禮既屬火亦無我也故云禮卑無我火在數爲二二乃偶數也即火之生數也二既屬火亦無我也故云二偶無我也火在時爲夏夏因春生草木之物而長之也夏既屬火亦無我也故云夏因春物無我火在色爲赤赤可變爲別色也赤既屬火亦無我也故云赤變無我也火在方爲南火易滅故壽夭是知縱真火者多夭也南既屬火亦無我也故云南夭無我也已上舌禮二夏赤南六者皆屬火火在五神爲神故云皆神也

以精無人故米去穀則精存

水在五神爲精水既無人精亦無人以精○無人譬如穀去皮穀則精米存之此無人之象也故云以精無人故米去穀則精存也

○以神無我故鬼憑物則神見

火在五神爲神火既無我神亦無我以神無我譬如鬼憑附人物則見神通此無我之象也故云以神無我故鬼憑物則神見也

全精者忘是非忘得失在此者非彼

人能保全至精孫然不與萬法爲侶則善是惡非寵得辱失俱忘之矣既孫然不與萬法爲侶是在此精而已不假彼法而獨存也故云全精者忘是非忘得失在此者非彼者也

抱神者時晦明時强弱在彼者非此

人能保抱至神冥然無我隨時達變時可晦隱則晦隱而獨善時可明顯則明顯而濟天下時可行仁德自强不息則行仁德而自强不息也時可謙卑柔弱則謙卑柔弱而自牧也晦明强弱在彼時而已非在此神也爲神無我也故云抱神者時晦明○時强弱在此者非彼也此章明全精神者無我人者也

右第一章

○關尹子曰精神水火也五行互生滅之其來無首其往無尾

精屬水神屬火故精神水火也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滅火火滅金金滅木木滅土土滅水也故云五行互生滅也正月二月木旺三月木旺十二日

土旺十八日四月五月火旺六月火旺十
二日土旺十八日七月八月金旺九月金
旺十二日土旺十八日十月十一月水旺
十二月水旺十二日土旺十八日春夏秋
冬四時循環往來首尾可尋故云其來無
首其往無尾也

則吾之精一滴不存亡爾

精屬水故曰一滴也吾之至精之道不屬
有無存亡也故云則吾之精一滴不存亡
爾也

○吾之神一欻無起滅爾 ○

神屬火故曰一欻吾之至神一欻之間無
生無滅也起者生也故云吾之神一欻無
起滅爾

惟無我無人無首無尾所以與天地冥

如上所說神無我精無人五行互生滅之
其來無首其往無尾以此知惟無我人首
尾者所以與天地同本於窈冥之道也故
云惟無我無人無首無尾所以與天地冥
也此章明精神無人我與天地同生於道

右第二章

關尹子曰精者水魄者金神者火魂者木

水在五神爲精故云精者水也金在五神
爲魄故云魄者金也火在五神爲神故云
神者火也木在五神爲魂故云魂者木也

精主水魄主金金生水故精者魄藏之

精屬水魄屬金金是水之母金生水也以
此知魄隱藏精也故云精主水魄主金金
生水故精者魄藏之也

○神主火魂主木木生火故神者魂藏之 ○

神屬火魂屬木木乃火之母木生火以此
知魂隱藏神也故云神主火魂主木木生
火故神者魂藏之也

惟水之爲物能藏金而息之能滋木而榮之
所以析魂魄

希玄子貫本有此四句似與經文勢相聯
不失次序故亦從而解之也金放於水中
則隱息而不見木得水則滋生榮旺精既
屬水魄既屬金魂既屬木水既藏金以此
知精能析分魂魄也故云惟水之爲物能
藏金而息之能滋木而榮之所以析魂魄

惟火之爲物能鎔金而銷之能燔木而燒之
所以冥魂魄

火能鎔銷其金亦能燒燔其木神既屬火
魄既屬金魂既屬木火既能銷金燔木以
此知神能合魂魄也故云惟火之爲物能
鎔金而銷之能燔木而燒之所以冥魂魄
也

惟精在天爲寒在地爲水在人爲精

精屬水水在天時則爲冬寒水在地形則
○爲五行之水水在人五神則爲精也故云 ○
惟精在天爲寒在地爲水在人爲精也

神在天爲熱在地爲火在人爲神

神屬火在天時則爲夏熱在地形則爲五
行之火在人五神則人五神則爲神也故
云神在天爲熱在地爲火在人爲神

魄在天爲燥在地爲金在人爲魄

魄屬金在天氣則爲炎燥在地形則爲五
行之金在人五神則爲魄也故云魄在天
爲燥在地爲金在人爲魄

魂在天爲風在地爲木在人爲魂

魂屬木在天氣則爲風在地形則爲五行之木在人王神則爲魂也故云魂在天爲風在地爲木在人爲魂也

惟以我之精合天地萬物之精譬如萬水可合爲一水

因萬水可合爲一水之喩以此知吾之精可合天地萬物之精爲一精也故云惟以我之精合天地萬物之精譬如萬水可合爲一水也

○以我之神合天地萬物之神譬如萬火可合爲一火○

因萬火可合爲一火之喩以此知吾之神可合天地萬物之神爲一神也故云以我之神合天地萬物之神譬如萬火可合爲一火

以我之魄合天地萬物之魄譬如金之爲物可合異金而鎔之爲一金

因異金可合鎔之爲一金之喩以此知吾之魄可合天地萬物之魄爲一魄也故云以我之魄合天地萬物之魄譬如金之爲物可合異金而鎔之爲一金也

以我之魂合天地萬物之魂譬如木之爲物可接異木而生之爲一木

因異木可接爲一木之喩以此知吾之魂可合天地萬物之魂爲一魂也故云以我之魂合天地萬物之魂譬如木之爲物可接異木而生之爲一木也

則天地萬物皆吾精吾神吾魄吾魂何者死何者生

○如上所說則天地萬物精神魂魄同生於道也既同生於道者道豈有生死哉故云天地萬物皆吾精吾神吾魄吾魂何者死何者生也此章明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一生於道道無生死者也

右第三章

關尹子曰五行之運因精有魂因魂有神因神有意因意有魄因魄有精

金木水火土五行運轉互相生也精屬水魂屬木水生木故云五行之運因精有魂也神屬火木生火故云因魂有神也意屬土火生土故云因神有意也魄屬金土生金故云因意有魄也精屬水金生水故云因魄有精也

五者回環不已

精神魂魄意五者相生循環不已也已者止也故云五者循環不已也相生者精生魂魂生神神生意意生魄魄生精精復生魂也若人心神不生則意不生爲無火則無土也意不生則魄不生爲無土則無金也魄不生則精不生爲無金則無水也精不生則魂不生爲無水則無木也魂不生則神不生爲無木則無火也以此則知一心不生五者皆廢乃出輪迴之捷徑也

○所以我之僞心流轉造化幾億萬歲未有窮極

僞心者業識也一切衆生業識忙忙無本可據流浪生死出殼入殼四生六道販骨如山輪迴不知幾億萬歲尚未有窮極出離也大聖垂慈是經由是而說也故云所

以我之偽心流轉造化幾億萬歲未有窮極也造化者生死也我者一切衆生是也然核芽相生不知幾萬株天地雖大不能芽空中之核

果木有核者埋於土內則生芽長成樹復結果生核核復埋土生芽芽又長成樹生核如此相生不知幾萬株樹而不窮故云然核芽相生不知幾萬株也此喻心含識則偽心流轉造化幾億萬歲未有窮極也若將果核以線繫之懸於空中彼天地雖大豈能生芽哉故云天地雖大不能芽空中之核也此喻一心合於真空造化不能輪迴也

〇雌卵相生不知其幾萬禽陰陽雖妙不能卵無雄之雌

禽之雌因與雄交而生其卵雌覆卵而生小禽長大復有雌雄相交而生卵如此相生不知其幾千萬億禽也故云雌卵相生不知其幾萬禽也此喻心背覺合塵生死不已也彼禽之雌不與雄交合彼陰陽雖妙豈能生卵哉故云陰陽雖妙不能卵無雄之雌此喻心不合塵則無生死者也

〇惟其來干我者皆攝之一息則變物為我無物非我所謂五行者孰能變之

我者心也心本無心因物境來相干則一息之間心忽見也以此知即物是心也故云惟其來干我者皆攝之一息則變物為我也若無物境來干則心不見心既不見即是真空五行豈能變真空哉不能變真空者則無生死輪迴也故云無物非我所謂五行者孰能變之故云見物便見心無物心不見十方通塞中真心無不徧正謂此也此章明一念纔生則落五行輪迴不已一心不生則真空陰陽不能陶鑄矣

右第四章

〇關尹子曰衆人以魄攝魂者金有餘則木不足也

魄者陰也妄想貪著衆惡是也魂者陽也清靜無染衆善是也衆人愚癡顛倒妄想貪著外行衆惡內貪色慾外損陰德內耗元陽陽魂耗盡陰魄獨強惡習所攝死沉陰界如水流下蓋屬乎陰者自降也陰魄既獨強陰魄屬金是金有餘也陽魂既耗盡陽魂屬木是木不足也攝制伏也以強魄制伏弱魂也故云衆人以魄攝魂者金有餘則木不足也

聖人以魂運魄者木有餘則金不足也

運者周行也聖人初學道時心開了悟清靜無染外行衆善不住行善之跡內保元陽不住空相離種種邊純陽流住陽魂運化陰魄消寂功滿蛻形升乎陽界所以為聖人也如火發往上行蓋屬乎陽自升也陽魂既運化魂屬木是木有餘也陰魄既消寂魄屬金是金不足也

〇蓋魄之藏魂俱之魂之游魄因之

魄屬陰陰主靜靜者隱藏之義也魄隱藏於夜魂亦俱隨魄隱藏也故云蓋魄之藏魂俱之也蓋者大蓋如此也魂屬陽陽屬動動者浮游之義魂浮游於晝魄因隨之而浮游也故云魂之游魄因之者也

魂晝寓目魄夜舍肝寓目能見舍肝能夢
魂乃肝藏之神目乃肝之外表魂晝寓目即無疑也魄乃肺藏之神鼻乃肺之外表應當魄夜舍肺今經言魄夜舍肝於文理違背傳寫之誤也且從舍肝解之終是牽强爲魂晝寓游於目魄因隨之寓游於目也魄夜舍藏於肺魂俱游而舍藏於肺也此論之甚當若言魂晝寓游於目魄因而隨寓游於目魄夜舍藏於肝魂俱隨而舍藏於肝肝是魂之本家不應說俱隨之也○
○以此論牽强尤甚也魂晝寓游於目能見諸色相皆魂識所辯也故云魂晝寓目目能見也魄夜舍藏於肺者能作諸夢境皆尸魄妄想顛倒所成也故云魄夜舍肺舍肺能夢也

見者魂無分別析之者分別析之曰天地者魂狃習也
狃者狎也魂晝寓游於目能見衆色相皆魂所辯也故云見者魂也魂初寓目本無分別故云無分別也忽生分別之識故云析之者分別也旣生分別之識則知在上曰天在下曰地也故云析之者天地也旣識天地則是魂識狎習染狎於識性如犀牛翫月月形入角雖盡犀牛形亦不能去角中之月也識染天地萬物者亦復如是也乃輪迴之因塵劫不能出者爲此識也故云魂狃習也

夢者魄無分別析之者分別析之曰彼我者魄狃習也
魄夜舍藏於肺能作諸夢故云夢者魄也○
○魄初舍肺本無分別而生分別之識則分析曰彼人此我者皆魄識狃習顛倒夢想而迷真著妄也故云無分別析之者分別析之曰彼我者魄狃習也

火生土故神生意
郭子謙本有此七字甚與經文勢通暢故亦從而解之神屬火意屬土火生土故神生意也故云火生土神生意也

土生金故意生魄
意屬土魄屬金故意生魄也故云土生金故意生魄

神之所動不名神名意意之所動不名意名魄
動者生也神之所生即不得名神也乃名之爲意神屬火意屬土火生土以此知神生則名意也故云神之所動不名神名意也意之所生不得名意乃名之爲魄也魄屬金土生金以此知意生則名魄也故云意之所動不名意名魄也

惟聖人知我無我知物無我皆因思慮計之而有○
○聖人了悟真空元本無我真空者思慮未萌思慮未萌者內不知有我外不知有物也知者悟也聖人了悟真空元無物我今計物我者皆因思慮妄計之而有也故云惟聖人知我無我知物無物皆因思慮計之而有

是以萬物之來我皆對之以性而不對之以心
性者心未萌也
是以者因上仍下之辭也因上凡人以思

慮妄計萬物彼我以此萬物之來吾但以性對之性者真空真空應物常寂故云是以萬物之來我皆對之以性也但對之以性而不對之以心者何也答曰性者心未萌生也心未萌者即是真空之性也故云

而不對之以心性者心未萌也

無心則無意矣蓋無火則無土無意則無魄矣蓋無土則無金

心屬火意屬土無火不生土故云無心則無意矣蓋無火則無土也意屬土魄屬金

○無土則不生金故云無意則無魄矣蓋無土則無金

一者不存五者皆廢

一者心也一心不生則神意魄精魂五者皆廢而不相生也故云一者不存五者皆廢也 第十 十四

既能渾天地萬物以爲魂斯能渾天地萬物以爲魄

既者因前章說以我之魂合天地萬物之魂也既能以我之魂渾同天地萬物之魂斯能以我之魄渾同天地萬物之魄也故云既能渾天地萬物以爲魂斯能渾天地萬物以爲魄

凡造化所妙皆吾魂凡造化所有皆吾魄則無一物可役我者

如上說者我之魂魄渾同天地萬物之魂魄以此知凡造化者所妙所有皆吾魂魄也故云凡造化所妙皆吾魂凡造化所有皆吾魄造化者造物也既與造物者游則能役萬物無一物能役吾也經云一道能作萬物終無有一物能作道者能害道者與此同也故云則無一物可役我者也此章明一心既萌則五神妄生不已一心不生則五神還原可與造物同游

右第五章 第十 十五

關尹子曰鬼云爲魂鬼白爲魄於文則然

云字傍鬼字爲魂字白字傍鬼字爲魄字於文字則如是故云鬼云爲魂鬼白爲魄於文則然

鬼者人死所變

有一分陰不盡不能爲仙有一分陽不盡不能爲鬼以此知人元陽耗盡雖未死亦死也人是戴殼鬼鬼是脫殼人蓋妄結惡習死沉陰界變而爲鬼也故云鬼者人死所變也

云者風風者木白者氣氣者金

陽氣爲云云升無陰相接化而爲風風屬巽巽屬木故云云者風風者木也白色屬金金氣化爲白色故云白者氣氣者金

風散故輕清輕清者上天金堅故重濁重濁者入地

風屬陽能散萬物故輕清也風既屬陽又輕清自然上升於天故云風散故輕清輕清者上天也金形屬陰故堅而重濁金既屬陰形堅而重濁自然下沉於地也故云金堅故重濁重濁者入地也

輕清者魄從魂升重濁者魂從魄降

人修衆善則屬陽死則善福所資則其氣輕清自然魄從魂升於陽界此亦自然之類也故云輕清者魄從魂升也人行衆惡

則屬陰死則惡業所攝則其氣重濁自然魂從魄降下沉於陰界亦自然之類也故云重濁者魂從魄降也

有以仁升者爲木星佐有以義升者爲金星佐有以禮升者爲火星佐有以智升者爲水星佐有以信升者爲土星佐

人專一行仁惠行之至也死而上升爲木歲星之輔佐也爲仁屬木也亦自然而然各從其類也故云有以仁升者爲木星佐也人專行義以宜物行之至也死而上升○爲金太白星之輔佐也爲義屬金也故云有以義升爲金星佐也人專行禮以尊君父行之至也死而上升爲火熒惑星之輔佐也爲禮屬火也故云有以禮升者爲火星佐也人專以智別眞僞是非從眞是而不從僞行之至也死而上升爲水極星之輔佐也爲智屬水也故云有以智升者爲水星佐也人專行誠信言行相符行之至也死而上升爲土鎮星之輔佐也爲信屬土也故云有以信升者爲土星佐也

有以不仁沉者木賊之不義沉者金賊之不禮沉者火賊之不智沉者水賊之不信沉者土賊之

人行不仁則衆惡獨擅行之至也則死而沉於陰界則東嶽拘而治罪爲東嶽屬木旣拘而治罪非木賊而何故云有以不仁沉者木賊之也人專行不義一切顚倒不合義理行之至也則死而沉於陰界則西嶽拘而治罪爲西嶽屬金也故云有以不義沉者金賊之也人專行無禮侮慢君父○不忠不孝行之至也則死而沉於陰界則南嶽拘而治罪爲南嶽屬火故云有以不禮沉者火賊之也人專行不智愚癡所障不鑑眞僞是非一切倒錯則死而沉於陰界則北嶽拘而治罪爲北嶽屬水也故云有以不智沉者水賊之也人專行不誠信一切誑言妄語言行相違誑妄過重則死而沉於陰界則中嶽拘而治罪爲中嶽屬土也故云有以不信沉者土賊之也已上行五常之德則爲五星之佐背五常之德者反彼五行賊之可不愼歟

魂魄半之則在人間

人行半善半惡則罪福兩停善屬陽魂惡屬陰魄如此則不升陽界不沉陰界只在人間宛轉生死也故云魂魄半之則在人間

升魂爲貴降魄爲賤靈魂爲賢厲魄爲愚輕魂爲明重魄爲暗

前生作善多則升魂爲今生富貴故云升魂爲貴也前生作惡多則降魄爲今生貧○賤之人也故云降魄爲賤也前生有慧明理則靈魂爲今生賢人也故云靈魂爲賢也前生無慧愚癡剛悍則厲魄爲今生愚人也故云厲魄爲愚也前生智性爲善則輕魂爲今生聰明人也故云輕魂爲明也前生無智性爲惡則重魄爲今生癡暗也故云重魄爲暗

陽魂爲羽鈍魄爲毛明魂爲神幽魄爲鬼

今生輕薄作惡死而陽魂爲羽蟲之類故陽魂爲羽也今生癡鈍作惡死而鈍魄爲

毛蟲之類故鈍魄爲毛也今生聰明正直疾惡樂善死而明魂爲神祇也故明魂爲神也今生好幽暗行姧盜作諸不善死而幽魄爲鬼也故幽魄爲鬼也

其形其居其識其好皆以五行契之

貴賤賢愚明暗羽毛神鬼其形狀居處雖不同皆因業識所好之因各報如此之果也如好五常之因得報爲五星卿佐之果也如違五常之因報有五嶽治罪之果也故云其形其居其識其好皆以五行契之

惟行之數參差不一所以萬物之多盈天地間猶未已也

水生數一成數六火生數二成數七木生數三成數八金生數四成數九土生數五成數十故云惟行之數參差不一也五行陰陽相推相盪交感變化巨細洪纖飛潛動植所以紛紛擾擾不止於萬億之多充盈於天地之間生生化化感異類創生猶未止息也故云所以萬物之多盈天地間猶未已也

以五事歸五行以五行作五蟲可勝言哉

以五事者皆用也五用者視聽食息思歸五行者目乃肝之外表肝屬木故目視屬木也耳乃腎之外表腎屬水耳聽屬水也舌乃心之外表心屬火故舌食屬火也鼻乃肺之外表肺屬金故鼻息屬金也意乃脾之神屬土故意思屬土也故云以五事歸五行也五行者木火土金水也五蟲者鱗羽倮毛甲也東方甲乙木作鱗蟲三百六十種龍爲長也南方丙丁火作羽蟲三百六十種鳳凰爲長也中央戊己土倮蟲三百六十種聖人爲長也西方庚辛金作毛蟲三百六十種麒麟爲長也北方壬癸水作甲蟲三百六十種靈龜爲長也故云以五行作五蟲可任論動植之物也故云可勝言哉也勝者任也言者論也

譬如兆龜數著至誠自契五行應之誠苟不至兆之數之無一應者

兆龜數著見解二柱首章也向來所說貴賤賢愚明暗羽毛神鬼五常之因果譬如以至誠祝願鑽龜揲數著草五行應之以吉凶之兆也人之其形其居其識其好皆以五行契之亦復如是也故云譬如兆龜數著至誠自契五行應之也若鑽龜數著之時而心不至誠吉凶之兆無一應也人心無所愛著絕其所好清淨無染離種種邊不落因果輪迴亦復如是也故云誠苟不至兆之數之無一應者也

聖人假物以游世五行不得不對

聖人假借四大之貌物以五常之德普利羣品爲之妙用也既以五常爲妙用寓游世間普利羣品以仁屬木義屬金禮屬火智屬水信屬土既爲之五常不得不對屬於五行也故云聖人假物以游世五行不得不對也此章明心有染著則落因果心離染著則出輪迴

右第六章

關尹子曰三者具有魂魂者識目者精色者神見之者爲魂耳口鼻心之類

魂具此識精神三也故云三者具有魂也

魂晝寓目目視而辯五色亦具識精神然後能視辯之也故云魂者識目者精色者神也謂目之辯色者魂識也目之神水乃精神也不獨視為然耳聽聲口嘗味鼻聞香心思境皆同具有識精神方能別辯聲味香境也故云見之者為魂耳口鼻心之類也類者同也

在此生者愛為精為彼生父本觀為神為彼生母本愛觀雖異皆同識生

在此生身者為彼父生愛識戀母愛為精○

○精屬水彼母生觀識戀父觀為神神屬火父母交感精神為此生身之本也故云在此生者愛為精為彼生父本觀為神為彼生母本父母愛觀雖不同皆用識情交感生子則同也故云愛觀雖異皆因同生也

彼生生本在彼生者一為父故受氣於父氣為水二為母故受血於母血為火

彼父母生生之本也為父精屬水水數一故一為父也此身受生之初先得父之精氣以成胎元精氣屬水故云彼生生本在彼生者一為父故受氣於父氣為水也為母血屬火火數二故二為母也此身受生之初次得母之血氣以成胎本血氣屬火故云二為母故受血於母血為火

有父有母彼生生矣

有父有母陰陽交感彼為父父母母而生生不窮矣故云有父有母彼生生矣

惟其愛之無識如鎖之交觀之無識如燈之照吾識不萌吾生何有

惟以至仁不仁平等普利而無識不求報○

○恩不住行仁之跡雖與世交如鎖鑛相交而無情識之心也故云惟其愛之無識如鎖之交也仁者兼愛也圓明定慧如大圓鏡鑑物無心如燈破暗照物無識也故云觀之無識如燈之照也如上所說至仁不仁平等普利而無心定慧圓明應物而無識吾識不萌生吾生死何有哉故云吾識不萌吾生何有哉此章明識是生死之種無識則無生死輪迴也

右第七章

關尹子曰如桴扣鼓鼓之形者我之有也鼓之聲者我之感也桴已往矣餘聲尚存終亦不存而已矣

寓游於世物來相感如似桴搥扣擊於鼓感而後聲也故云如桴扣鼓也我之所有精神如鼓之形我之應感如鼓之聲也故云鼓之形者我之有也鼓之聲者我之感也桴搥已往鼓餘聲尚在如感我者已往我之精神魂魄之識尚未能忘回光照破此識而忘之是終亦不存也故云桴已往○

○矣餘聲尚存終亦不存而已矣

鼓之形如我之精鼓之聲如我之神其餘聲者猶之魂魄

吾之歷歷精明如鼓之形也吾之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如鼓之聲也故云鼓之形如我之精鼓之聲如我之神也吾之魂魄之識物感不忘猶似桴已往矣鼓之餘聲尚存也故云餘聲者猶魂魄也

知夫倏往倏來則五行之氣我何有哉

人能了悟本性真空物境倏忽來往應變

常寂如此金木水火土五行之氣於眞空
何有哉故云知夫倏往倏來則五行之氣
我何有哉此章明眞空不屬五行也

右第八章

關尹子曰夫果之有核必待水火土三者具
矣然後相生不窮三者不具如大旱大潦大
塊皆不足以生物

果核之中有子核埋於土內必待雨陰水
之滋潤晴陽火之薰蒸然後核生芽芽長
成樹樹復結果核核依前種之水火土三
○者滋潤薰蒸復生芽長樹結果核相生無
有盡期也故云夫果之有核必待水火土
三者具矣然後相生不窮也若果核不埋
於土無陰雨陽晴滋潤薰蒸安能生芽成
樹哉若無水火土如似大亢旱時大水澇
時太乾土塊時三時種物皆不得生也故
云三者不具如大旱大潦大塊皆不足以
生物也潦者澇也足者得也

精水神火意土三者本不交惟人以根合之
故能於其中横見有事

精屬水神屬火意屬土精神意三者本不
交生於物惟人之父母以二根交合精神
意識混融於恍惚之際横妄見其象有此
胞胎之事生生不窮如果核得水火土生
芽長樹復結果核生生不窮也故云精水
神火意土三者本不交惟人以根合之故
能於其中横見有事也

猶如術呪能於至無見多有事

父母未交合之時各自眞空之性本來清
靜無物以二根交合精神意而生子者猶
○法術呪士巫覡之類能於至無中呼召鬼
神妄見變化怪異之事也故云猶如術呪
能於至無見多有事也此章明本來清靜
元無生死人迷愛慾屈沉生死也

右第九章

關尹子曰魂者木也木根於冬水而花於夏
火故人之魂藏於夜精而見於晝神

魂者木也木冬時歸根復命得冬水炁滋
養於夏得火炁薰蒸則發花也故云魂者
木也木根於冬水而華於夏火也精屬水
魂屬木水生木故云人之魂藏於夜精也
夜屬陰陰屬水晝屬陽陽屬火神屬火魂
晝寓目以見神彩故云而見於晝神也

合乎精故所見我獨蓋精未嘗有人合乎神
故所見人同蓋神未嘗有我

精屬水水無人也精亦無人也合乎至精
則歷歷孤明不與萬法爲侶也故云合乎
精故所見我獨蓋精無人也合乎至神則
冥冥莫測感而後應應人事而無我也神
屬火火無我神亦無我也故云合乎神故
○所見人同蓋神未嘗有我也此章明全乎
至精至神者無人我也

右第十章

關尹子曰知夫此身如夢中身隨情所見者
可以飛神作我而遊太清

知者悟也人能了悟四大假合之身如塵
埃聚沫浮漚夢幻不堅固虛妄不實之身
皆是隨妄情所見以爲有我了悟如此洞
徹眞空以飛騰神用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太清之境無日不遊也太清者眞空之妙

道也故云知夫此身如夢中身隨情所見者可以飛神作我而遊太清也

知夫此物如夢中物隨情所見者可以凝精作物而駕八荒

物者用也人能悟此六用神通亦如夢幻不實了悟知此洞徹眞空以凝澄清精微之體而作生妙用駕馭八荒而爲頃刻之遊也故云知夫此物如夢中物隨情所見者可以凝精作物而駕八荒也八荒者四海之外謂之八紘八紘之外謂之八演八演之外謂之八區八區之外謂之八極八極之外謂之八荒八荒之外謂之鴻荒廣莫之界也又太清者太上所居之天也在四種民天之上即太清仙境也大開之士以眞空太虛爲體遠及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間陰陽莫測鬼神難窺不假他物八荒之外太清仙境而爲咫尺頃刻之遊也或示變化警愚迷啓誠信向道之心或以飛神作身外之身而乘空履虛升遊太清仙境或以凝精作龍虎鸞鳳龜鶴梁鯉其搜之類駕馭而適八荒之外以爲遊戲也

是道也能見精神而久生能忘精神而超生

是者此也道者不可思議之道也了悟不可思議之妙道則形如枯木心似寒灰自然神定精凝返老還童延形長生久視如廣成子千二百歲身未嘗衰是也故云是道也能見精神而久生也既身心如枯木寒灰即是以忘精神而遠超生滅也故云能忘精神而超生也

吸氣以養精如金生水

氣白色屬金世有衛生小功法以鼻吸氣在息須臾微微緩出以爲養精攻病以氣養滋其精如金生水爲氣屬金精屬水也故云吸氣以養精如金生水也

吸風以養神如木生火

世有小功法以治心者以鼻引清風微微來往出入則心不亂而神定亦得其所養如木生火爲風屬木神屬火也故云吸風以養神故木生火也

所以假外以延精神

如上所說吸氣吸風以養精神是假外以延留精神不令耗散也故云所以假外以延精神也

漱水以養精精之所以不窮

世有小功法以漱津液而保養其精不令走泄而精益無窮也故云漱水以養精精之所以不窮也

摩火以養神神之所以不窮

世有小功法凝思以手摩臍輪令熱如火久而神益無窮也故云摩火以養神神之所以不窮也

所以假內以延精神

如上所說漱津液之水摩臍輪之火不假外物是假內以延留精神不令耗散也故云所以假內以延精神也

若夫忘精而超生者吾嘗言之矣

若夫洞了眞空精神返源窈冥莫測不知有精神之可忘亦無生滅之可超吾嘗垂示學人言之矣其他假外假內小功小法吾未嘗言之也故云若夫忘精神而超生

者吾嘗言之矣此章明道由心悟而行小功小法莫之及也

右第十一章

關尹子曰人勤於禮者神不外馳可以集神

禮在五行屬火神亦屬火禮者謹敬也人心專以謹敬慎獨不欺闇室則心神不馳騁而凝集靜定也故云人謹於禮者神不外馳可以集神也謹者專也

人勤於智者精不外移可以攝精

智在五行屬水精亦屬水智者明真偽是非專以保真忘偽則名從是違非也如此則精不妄泄於外可以攝養至精也故云人勤於智者精不外移可以攝精也攝者養也

仁則陽而明可以輕魂義則陰而冥可以御魄

仁在五行屬木魂亦屬木仁以靜自利以慈利他慈善屬陽靜則明了魂神輕清而澄湛也故云仁則陽而明可以輕魂也義在五行屬金魄亦屬金洞了真空與道相眞陰隱竅冥令尸魄止靜而澄徹也故云義則陰而冥可以御魄也御者使止也此章明五常為道之妙用也

右第十二章

關尹子曰蜣蜋轉丸丸成精思之而有蝡白存丸中俄去殼而蟬

蜣蜋推糞轉為丸毬丸毬既成鑽入土中抱丸而精一思之其蜣蜋精神氣俱入丸中化為蝡白蟲經秋冬春三時氣合養得夏火氣薰蒸出土緣上草木墻壁之類俄頃之閒從脊裂開退去皮殼化而為蟬飛遊林木吸風飲露而鳴也故云蜣蜋轉丸丸成精思之而有蝡白存丸中俄去殼而為蟬也

彼蜣不思彼蝡奚白

彼蜣蜋不抱糞丸精思之彼蝡蟲何得生白哉皆因妄想而形隨之而變也故云彼蜣不思彼蝡奚白也奚者何也此章明生死變化皆因妄想貪著而有也

右第十三章

關尹子曰庖人羹蟹遺一足机上蟹已羹而遺足尚動是生死者一氣聚散爾

庖厨之人將螃蟹作羹之時遺留螃蟹一脚足机卓案上其螃蟹作成羹而遺留之脚尚自搖動以此知是生死者一氣聚散爾氣聚則生氣散則死遺足尚動者氣未散盡也故云庖人羹蟹遺一足机上蟹已羹而遺足尚動是生死者一氣聚散爾

不生不死而人橫計曰生死

橫者妄也本來面目真空之性稟自五太之前五太之前未有一氣以此明知真空之性不屬氣也不屬氣者則無聚散無聚散者則無生死也如此則知不悟性者但見氣聚成形以為生氣散形壞以為死豈不妄計哉故云不生不死而人橫計曰生死也此章明性本無生死迷人妄計而恐怖也

右第十四章

關尹子曰有死立者有死坐者有死卧者有死病者有死藥者等死無甲乙之殊

世間或有人立地化去者或有坐地化去者或有卧地化去者或有因病重化去者或有因服毒藥化去者立坐卧病藥五等之不同其死則不異也無甲死者如何乙死者如何之殊異也故云有死立者有死坐者有死卧者有死病者有死藥者等死無甲乙之殊也

若知道之士不見生故不見死

知者悟也悟道之士洞了真空心無生滅反觀四大假合如塵埃聚沫如蘧廬債舍暫寄而已不見生死之可逃也故云若知道之士不見生故不見死也此章明道無生死了道者無生死之可見也

右第十五章

關尹子曰人之猒生死超生死者皆是大患

患者病也迷人不悟道無生死而能生死者則不生不死也未悟如此起猒生死之心擬欲直超生死者皆是學道之大病也故云人之猒生死超生死者皆是大患也

譬如化人若有猒生死心超生死心止名爲妖不名爲道

化人者教化人也譬如爲人師範教化迷人學道令人生猒離生死之心超越生死之心止名爲教人學妖怪不祥之事豈名爲教人學道哉故云譬如化人若有猒生死心超生死心止名爲妖不名爲道也此章明了道者無生死之可猒超也

右第十六章

關尹子曰計生死者或曰死已有或曰死已無或曰死已亦有亦無

妄計生死之人或曰假身如債舍舍壞人存身死性存也故云計生死者或曰死已有也或有人曰人生一世草生一秋人死如燈滅已死則無有也故云或曰死已無也或有人曰人死無蹤跡却有附人而通傳者直疑亦有亦無也故云或曰死已亦有亦無也

或曰當喜者或曰當懼者或曰當任者或曰當超者愈變識情馳騖不已

或有人曰生不靈而死靈生不樂而死樂惟神之有形猶形之有疣苟無其疣何所不可如此不亦以死而爲喜乎故云曰當喜者也或有人曰人死爲鬼冥冥長夜無三光之所照無家鄉之所居無相識之依託無飲餧之所食黑暗陰界誠可懼也故云或曰當懼者也或有人曰人之生死倏然而來倏然而往不喜不懼任其自然故云或曰當任者也或有人曰人之生死欲超不難一志學道直超生死故云或曰當超者也向來妄計生死者言死已有已無亦有亦無當喜懼任超之八人所言愈變妄識迷情奔馳騖騄之不止也故云愈變識情馳騖不已也

殊不知我之生死如馬之手如牛之翼本無有復無無譬如大水雖犯火水不能燒之不能溺之

向來妄計生死之人殊不知本來元無生死而妄計生死者如妄計馬有手而妄執如牛有翼而妄飛馬牛本來無手翼而妄計有手翼也以譬喻則知本來元無有生

死復無無有也故云殊不知我之生死如馬之手如牛之翼本無有復無無也本來真空妙有與太虛同體以空合空如以火投火不間其明火不燒火也以水投水不間其清水不溺水也故云譬如火水雖犯火水不能燒之不能溺之也此章明情識不萌元無生死也

右第十七章

文始真經註卷之四

文始真經註卷之五

神峯逍遥子牛道淳直解

五鑑篇 鑑者心也凡二十章

關尹子曰心蔽吉凶者靈鬼攝之心蔽男女者淫鬼攝之心蔽幽憂者沉鬼攝之心蔽逐放者狂鬼攝之心蔽盟詛者奇鬼攝之心蔽藥餌者物鬼攝之

蔽者執蔽也蒙昧也人心專一執蔽吉凶禍福五行陰陽者則有靈通之鬼統攝而蒙昧也故云心蔽吉凶者靈鬼攝之也人心專一執蔽嬰姹夫婦御女採戰之術則有淫慾之鬼統攝而蒙昧也故云心蔽男女者淫鬼攝之也人心專一執蔽幽暗憂愁則沉溺之鬼攝而蒙昧也故云心蔽幽憂者沉鬼攝之也人心專一執蔽逐走放飛畋獵者則有狂蕩之鬼統攝而蒙昧也故云心蔽逐放者狂鬼攝之也人心專一執蔽盟誓呪詛者則奇異之鬼統攝而蒙昧也故云心蔽盟詛者奇鬼攝之也人心專一執蔽修合服食藥餌者則有藥物之鬼統攝而蒙昧也故云心蔽藥餌者物鬼攝之也

如是之鬼或以陰爲身或以幽爲身或以風爲身或以氣爲身或以土偶爲身或以彩畫爲身或以老畜爲身或以敗器爲身

如上所說靈鬼淫鬼沉鬼狂鬼奇鬼物鬼六等之鬼統攝蒙昧六等執蔽之人也故云如是之鬼也鬼無形相必附託物以爲身或以附託陰影爲身而見形眛人者故云或以陰爲身也鬼或有附託幽暗以爲身而見形眛人者故云或以幽爲身也鬼或有附託旋風以爲身而見形眛人者故云或以風爲身也鬼或有附託陰氣以爲身而見形眛人者故云或以氣爲身也鬼或有附託土偶塑人以爲身而見形眛人者故云或以土偶爲身也鬼或有附託彩畫人物之像以爲身而見形眛人者故云或以彩畫爲身也鬼或有附託老畜走獸以爲身而見形眛人者故云或以老畜爲身也鬼或有附託敗壞器物以爲身而見

形眛人者故云或以敗器爲身也

彼以其精此以其精兩精相搏而神應之

彼者附託陰幽風氣土偶彩畫老畜敗器八者之鬼也此者心蔽吉凶男女幽憂逐放盟詛藥餌六者之人也爲此人專一執蔽已上六者之事精執不移彼附託鬼之精與人精兩相激搏而鬼有靈通神異之應也故云彼以其精此以其精兩精相搏而神應之也

○爲鬼所攝者或解奇事或解異事或解瑞事○其人傲然不曰鬼于躬惟曰道于躬

心執蔽之人爲靈淫沉狂奇物六鬼統攝蒙眛者或解珍奇之事或解異怪之事或解祥瑞之事預言必應衆人敬之以爲聖其解奇異瑞事之人傲然不言有鬼附於身唯言至道於身有此靈通也故云爲鬼所攝者或解奇事或解異事或解瑞事其人傲然不曰鬼于躬惟曰道于躬也

久之或死木或死金或死繩或死井

爲鬼所攝之人預解奇異瑞事傲然以爲得道久之或自觸樹木而死或以刀刃自刎而死或以繩自縊而死或自投井而死也故云久之或死木或死金或死繩或死井也

惟聖人能神神而不神於神役萬神而執其機可以會之可以散之可以禦之日應萬物其心寂然

惟有了道聖人洞徹眞空妙有了悟不神之神陰陽莫測神鬼難窺化身周徧塵沙界妙用神通無量韜晦不顯也故云惟聖○人能神神而不神於神也了道聖人能呼召風雨役使萬神而執機也執者把握也了道聖人不唯能呼召風雨而役使萬神更能使可以會而聚之可以散而分之可以禦而止之也故云可以會之可以散之可以禦之也了道聖人之心如月印衆水如風鳴萬籟如懸鏡鑑形如空谷傳聲應變而常寂常明常清常靜也故云日應萬物其心寂然也此章明心有執蔽皆邪心無蔽皆道也

右第一章

關尹子曰無一心五識並馳心不可一無虛心五行皆具心不可虛無靜心萬化密移心不可靜

無者禁止之辭也謂本來妙心元自不二垂誡學人無得專心守一若萌專心守一之念則守一之念與視聽食息思之五識相並奔馳不得一也以此明了則知心不可守一也故云無一心五識並馳心不可一也本來妙心元無一物等同太虛垂誡○學人無得專心虛廓若萌專心虛廓之念與喜火怒木思土憂金恐水之五行皆同具足不得虛也以此明了則知心不萌虛廓之念也故云無虛心五行皆具心不可虛也本來妙心元自清靜垂誡學人無得專心守靜若蒙專心守靜之念與萬化密遷移而不得靜也以此明了則知心不可守靜也故云無靜心萬化密移心不可靜也

借能一則二偶之借能虛則實滿之借能靜

則動搖之

本來妙心元自不二於不二妙心萌守一之念則守一之念與不二妙心為二偶對也故云借能一則二偶之也此釋心不可一也本來妙心元無一物等同太虛於此無物妙心萌尊虛廓之念則尊虛廓之念填實滿塞無物之妙心也故云借能虛則實滿之也此釋心不可虛也本來妙心元自清靜猶如虛空無動無搖於本靜妙心萌守靜之念守靜之念既生則是動搖妙心也故云借能靜則動搖之也此釋心不可靜也

○惟聖人能斂萬有於一息無有一物可役吾之明徹散一息於萬有無有一物可間吾之云為

惟了道聖人之心猶如太虛無所不容化身億萬一息之間返本還源如一切水月一真月統攝其水月波流無有一水可沒溺真月之明徹也故云惟聖人能斂萬有於一息無有一物可役吾之明徹也了道聖人一息之間散布化身周徧塵沙界如一真月普見一切水也一切水波流不停無有一切水可間斷真月之光明云為照耀也故云散一息於萬有無有一物可間吾之云為也此章明本來妙心元自不二虛靜應變縱奪無妨也

右第二章

關尹子曰火千年俄可滅識千年俄可去

火本無我因膏因薪而見形雖千年之久若俄頃膏薪俱盡則火亦隨之而滅也故云火千年俄可滅也此起喻也迷人業識忙忙無本可據輪廻億劫不能出離者皆因此識也識亦無我依境而見雖千萬年之久若蒙師點化直下頓悟本來妙心元自清靜等同太虛則俄頃之間境忘識去矣知薪盡火滅也故云識千年俄可去也此喻也此章明識是生死根境忘識去出輪廻之要者也

右第三章

○關尹子曰流者舟也所以流之者是水非舟運者車也所以運之者是牛非車思者心也所以思之者是意非心

人但見舟之流行殊不知所以使舟流行者是水流行非舟自能流行也故云流者舟也所以流之者是水非舟也人但見車之運行殊不知所以使車運行者是牛拽之運行非車能自運行也故云運者車也所以運之者是牛非車也此舟車二者借喻也人但知心之思慮殊不知所以能思慮者是意識能思慮非本來妙心有思慮也故云思者心也所以思之者是意非心也此合喻也

○不知所以然而然惟不知所以然而然故其來無從其往無在

本來妙心真空為體妙有為用體用如如應變無窮神鬼難窺陰陽莫測不知所以然而然也不知所以然而然本來妙心元在五太之前象帝之光洞然明了其來不知從何而生來冥然隱密其往不知所在而居止故云不知所以然而然惟不知所

以然而然故其來無從其往無在也
其來無從其往無在故能與天地本原不古不今
疊上二句謂本來妙心不知從何而生來冥然隱密往然不知所在如此天地與吾同本原妙心而生本原妙心不屬時節故不古不今也故云其來無從其往無在故能與天地本原不古不今也此章明本原妙心稟自五太之前非思慮之所知也

右第四章

○關尹子曰知心無物則知物無物知物無物○則知道無物知道無物故不尊卓絕之行不驚微妙之言
本來妙心以道爲體以物爲用了悟道心元無一物等同虛空體用如如應變常寂故云知心無物則知物無物知物無物則知道無物也知者悟也物無物者應變常寂也洞悟道心體用無物故不尊尚卓高絕代之行爲行雖卓絕不離於跡道本無跡故不尊尚也不驚異精微玄妙之言爲言雖微妙不離於名道本無名故不驚異也故云知道無物故不尊卓絕之行不驚微妙之言也此章明道心應變常寂非言行之可及也

右第五章

關尹子曰物我交心生兩木摩火生
心本無心因物而見物我相交而心生顯見如兩木相鑽摩而生火也故云物我交心生兩木摩火生也

○不可謂之在我不可謂之在彼不可謂之非○我不可謂之非彼執而彼我之則愚
我本無我因物來干心忽顯見非我自生心也故云不可謂之在我也物來相感心雖顯見心如虛空與彼物無礙故云不可謂之在彼也若無我者物雖來感則心不生心既有生不可謂之非我也故云不可謂之非我也我未無我彼物若不來感則心亦不生心本不生因感而生不可謂之非彼物也故云不可謂之非彼也迷人不悟無我無心與物無礙而妄立我心與物作對執有彼我觸物有礙非愚而何故云執而彼我之則愚也而者汝也執汝彼我而不忘乃愚迷之人也此章明心本無彼我與物無礙迷人妄立彼我與物作對也

右第六章

關尹子曰無恃爾所謂利害是非爾所謂利害是非者果得利害是非之乎
無者禁止之辭也恃者倚賴也言無得恃賴汝之所言利害是非也故云無恃爾所謂利害是非也汝所言利害是非者皆妄○情無計豈可利定爲利害定爲害是定爲○是非定爲非利害是非隨妄情變化豈可一定之邪既不可一定隨時妄情所計之耳果何得利害是非者哉故云爾所謂利害是非者果得利害是非之乎

聖人方且不識不知而況於爾
運化利害是非者造物也造物窈冥莫測其所以雖聖人大智圓通於窈冥造物方且不識不知而況爾凡乎故云聖人方且不識不知而況於爾也此章明利害是非

造物者運化凡不可預測也

右第七章

關尹子曰夜之所夢或長於夜心無時

長於夜應作晝於義則通也蓋傳寫之悞也迷人夜間作夢或夢生長於晝以此知本來妙心不屬時之數也故云夜之所夢或長於晝心無時也

生於齊者心之所見皆齊國也既而之宋之楚之晉之梁心之所存各異心無方

有人生長於齊國心之所見之境皆齊國○而已而者汝也之者往也既汝往宋國又往楚晉梁之三國四國境界不同心之所存之境亦異以此知本來妙心不屬方位也故云生於齊者心之所見皆齊國也既而之宋之楚之晉之梁心之所存各異心無方也此章明本來妙心不屬時數方位也

右第八章

關尹子曰善弓者師弓不師羿善舟者師舟不師奡

羿者古人善射之號也昔帝嚳賜羿弓矢為司射之官居窮石之地至堯時十日並出命羿射之中九日而落之也後纂夏后相之位號有窮國君因羿以為名其臣寒浞殺之因有其室而生奡奡多力能陸地推舟而行後為夏后相子少康所殺也師者法則也善射弓者以弓為法取中也既以中為則必以羿為法也故云善弓者師弓不師羿也善操舟者以舟為法則務所往無滯為法則也既以舟所往無滯為則○不必以奡為法也故云善舟者師舟不師奡也此借喻也

善心者師心不師聖

善悟本來妙心元自清靜無為逍遙自在不染不著既以善了妙心以悟為則不必以聖人為法也故云善心者師心不師聖也此合喻也此章明心以悟為則因超凡聖也

右第九章

關尹子曰是非好醜成敗盈虛造物者運矣皆因私識執之而有

以善美為是好以惡陋為非醜以事物興榮為成盈以事物廢枯為敗虛也殊不知是非好醜成敗盈虛皆自然造物者所運吾何容心哉而迷者執之以為有實殊不知皆因己私妄識計之也故云是非好醜成敗盈虛造物者運矣皆因私識執之而有也

於是以無遣之猶存以非有非無遣之猶存無曰莫莫爾無曰渾渾爾猶存譬猶昔游再○到記憶宛然

既知是非好醜成敗盈虛皆因私識執之而有於是以無遣其私識猶有計無之識尚存故云於是以無遣之猶存也又以非有非無遣其計無之識猶有計非有非無之識尚在故云以非有非無遣之猶存也曰莫計非有莫計非無故云無曰莫莫爾也又以無遣之曰渾然無莫計非有渾然無莫計非無猶有渾渾然無莫計之識尚在故云無曰渾渾爾猶存也以識遣識何

異泥裏洗土以識遣識者譬如昔日曾游之境今日再到忽然記憶舊之識宛然尚在終不能忘遣也故云譬猶昔游再到記憶宛然也

此不可忘不可遣善去識者變識為智

此識不可得而忘亦不可得而遣善去識者洞了真空之心體以識變為智慧為心妙有之用也故云此不可忘不可遣善去識者變識為智也

○變識為智之說汝知之乎曰想如思鬼心慄○思盜心怖曰識如認黍為稷認玉為石皆浮游罔象無所底止

底者平穩也向來演變識為智之說汝還曉知之乎麼故云變識為智之說汝知之乎此設問也却自答曰曰想者譬如人思此處有妖鬼則心慄然戰慄而恐懼又思此處有强盜則心怯然而怕怖也故云曰想如思鬼心慄思盜心怖也曰識者譬如人妄認黍以為稷者似黍而黑又如人妄認玉為石此迷妄想識皆浮游無象無所得悟本來妙心真空平穩之地而休歇也故云曰識如認黍為稷認玉為石皆浮游罔象無所底止也罔者無也止者休歇也

譬覩奇物生奇物想生奇物識此想此識根不在我

向來所說想識譬如人覩奇異之物則生異物之想識此奇異想本心元無因覩奇異之想識也故云譬覩奇物生奇物想生奇物識此想此識根不在我也想者心思也識者心別辯也

○譬如今日今日而已至於來日想識殊未可○卜及至來日紛紛想識皆緣有生

先說此想此識根不在我恐人信之不及再設喻以曉之譬如今日從旦至夕今日想識之事已知之矣至於來日想識之事殊未可預卜度而知之故云譬如今日今日而已至於來日想識殊未可卜也及至來日隨事物旋生紛紛擾擾之想識以知想識根不在我皆因有事物而旋生也故云及至來日紛紛想識皆緣有生也緣者因也

曰想曰識譬如犀牛望月月形入角特因識生始有月形而彼真月初不在角

本來妙心元無想識恐人信之不及復設喻以曉之譬如犀牛角中元無月形特因犀牛望月生此月中之想識月形入角而始生月形也而彼天上真月初不曾在角也故云曰想曰識譬如犀牛望月月形入角特因識生始有月形而彼真月初不在角也

○胷中天地萬物亦然知此說者外不見物內○不見情

人胷臆中所懷天地萬物之識亦如犀牛望月月形入角也故云胷中天地萬物亦然也人能曉知如上所說譬喻者則外不見物內不見情也此章明本來妙心元無情識皆因心迷妄生情識也

右第十章

關尹子曰物生於土終變於土事生於意終變於意

萬物生於土萬物終盡之時復變化爲土
故云物生於土終變於土也此起喻也土
在胛神爲意萬事生於意萬事俱忘終變
爲意故云事生於意終變於意此合喻也
知夫惟意則俄是之俄非之俄善之俄惡之
意有變心無變意有覺心無覺
如上所說譬喻則知萬事有無惟此意根
也知此意根所生之事俄頃之間非化爲
是是化爲非惡化爲善善化爲惡也故云
知夫惟意則俄是之俄非之俄善之俄惡
之也意根有遷變本來妙心無遷變意根
有知覺本來妙心無有知覺也故云意有
變心無變意有覺心無覺也
惟我一心則意者塵往來爾事者欻起滅爾
吾心有大常者存
本來妙心元自不二故云惟我一心也塵
者法也意根能生萬法能滅萬法滅則往
生則來故云則意者塵往來爾也若意根
不生萬事如火燒薪欻然而起薪盡欻然
而滅也故云事者欻起滅爾也欻者速也

大常者乃本來妙心眞空之體廣無邊際
越古今而無有變異非存而何故云吾心
有大常者存也此章明心之大常槩意之
小變也

右第十一章

關尹子曰情生於心心生於性情波也心流
也性水也
人之妄情從心上生心從性上生也故云
情生於心心生於性也人迷情如水之波
浪人逐境之心如流動之水人之本性如
水之源也波流源有三名而無二體爲波
流源皆是水也情心性有三名而無二體
也爲情心性皆是眞也故云情波也心流
也性水也
來干我者如石火頃以性受之則心不生物
浮浮然
萬物來相干吾者俄頃之間如電光石火
但以眞空之性受之則心不生知識物境
浮浮然如太虛之雲不礙虛空如空谷傳
聲應變常寂也故云來干我者如石火頃
以性受之則心不生物浮浮然也此章明
心性不二應變無礙也

右第十二章

關尹子曰賢愚眞僞有識者有不識者
世間有眞賢眞愚有僞賢僞愚世人或有
能變識或有不能變識者故云賢愚眞僞
有識者有不識者也
彼雖有賢愚彼雖有眞僞而謂之賢愚眞僞
者繫我之識
彼世間雖是賢愚眞僞而別辯賢愚眞僞
者皆繫我之妄識也故云彼雖賢愚彼雖
眞僞而謂之賢愚眞僞者繫我之識也
知夫皆識所成故雖眞者亦僞之
若知別辯賢愚眞僞皆妄識所成識既是
妄故雖眞實亦名假僞不眞也故云知夫
皆識所成故雖眞者亦僞之也此章明妄
識非眞心也

右第十三章

關尹子曰心感物不生心生情物交心不生
物生識物尚非眞何況於識識尚非眞何況

於情

本來妙心元自清靜因物所感也心本無生而所以生者情也故云心感物不生心生情也一切物來交干於心心別變物者非物也乃心之識見也故云物交心不生物生識也一切物境幻生幻滅尚猶虛妄何況於識豈不為妄偽哉故云物尚非真何況於識也既知識是妄偽何況於情豈不是妄哉故云識尚非真何況於情也

○而彼妄入於至無中執以為有於至變中執以為常○

而彼衆迷妄之人於本來至真妙心元無一物之中忽生妄識堅執為有染著不捨不能明了本心也故云而彼妄人於至無中執以為有也彼迷妄衆人於妄識生滅不停逐境變化之識神中堅執為本心之大常噫殊不知此妄識之神乃輪迴之種也故云於至變中執以為常也

一情認之積為萬情萬情認之積為萬物物來無窮我心有際

本來清靜妙心上忽生一迷情不覺是妄認以為真情情旋生新新嗣緒乃積之為億萬之情也故云一情認之積為萬情也迷人於萬億之情又不覺是妄而認妄為真染著物境念念遷流情波浩渺積之億萬物境也故云萬情認之積為萬物也際者邊境也本來妙心猶如虛空廣無邊際為妄識迷情尊權間截虛空妄立境界限量邊際迷染萬物而逐無窮物遷流也故云物來無窮我心有際也

○故我之良心受制於情我之本情受制於物○可使之去可使之來

心迷逐情妄立境界不由了悟良妙之心專由迷妄之情驅使是本來良妙之心倒受制於迷妄之情如臣反拘制君也故云故我之良心受制於情也我之本來正情既迷染萬物倒被萬物驅使是本來正情受制於萬物如百姓反拘制大臣也故云我之本情受制於物也心迷逐情情迷染物迷情妄染物境限盡死後被愛染物境牽引愛染重處受生生生死死百千萬劫輪迴無有出期去來不已也故云可使之去可使之來也

而彼去來初不在我造化役之因無休息

人之五情則屬五行也五情者喜屬火怒屬木思屬土憂屬金恐屬水五情既屬五行五行陰陽造化陶鎔天地萬物驅役死生去來無有休息之期也究其所以皆因五情迷妄而有此去來死生五情未萌之前安有死生去來哉以此知而彼去來初○不在我皆因迷情妄染落於五行造化陶鑄中役使輪迴因無休息也故云而彼去來初不在我造化役之因無休息也

殊不知天地雖大能役有形而不能役無形陰陽雖妙能役有氣而不能役無氣

迷人妄染愛境被天地陰陽造化役使輪迴無休殊不知迷情未萌之前本來良妙之心猶如虛空無形雖天地陰陽造化之大但能役使迷染有形之情豈能役使如虛空良妙之心哉故云殊不知天地雖大

能役有形而不能役無形也迷情既萌元氣隨之則落陰陽造化役使輪迴也迷情未萌元氣返本與真空同體陰陽造化雖妙豈能役使真空哉故云陰陽雖妙能役有氣而不能役無氣也

心之所之則氣從之氣之所之則形應之

之者往也心之所往則氣從之而往也心猶帥也氣猶軍也氣之從心如衆軍從帥也故云心之所之則氣從之也心迷妄變染著諸境氣亦從之而有此輪迴之身形

○也故云氣之所之則形應之也○

猶如太虛於至無中變成一氣於一氣之中變成萬物而彼一氣不名太虛

道本無名無形猶如太虛能運一氣一氣分而為陰陽一氣陰陽變化天地萬物既名一氣不名太虛無形名之道也而況於萬物乎故云猶如太虛於至無中變成一氣於一氣中變成萬物而彼一氣不名太虛也此起喻也

我之一心能變為氣為形而我之心無氣無形

吾之本來良妙之心以真空為體思慮未萌之前體同太虛思慮既萌所之則氣從之氣之所之則形應之如太虛中變成一氣於一氣中變成萬物也故云我之一心能變為氣為形也思慮未萌之前本來良妙之心元無氣無形也故云而我之心無氣無形也

知夫我之一心無氣無形則天地陰陽不能役之

○知者悟也了悟本來不二之良心猶如太○虛未變為氣為形之時未有天地陰陽令誰役之假使有天地陰陽豈能役使虛空哉故云知夫我之一心無氣無形則天地陰陽不能役之也此章明心迷隨陰陽陶鑄而輪迴不已心悟出陰陽陶鑄永不輪迴也

右第十四章

關尹子曰人之平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精有所結而使之然

人之平安之日目忽然見非常奇異之物境者皆是精神與物境凝結而忽然使之變化如此之異也故云人之平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精有所結而使之然也

人之病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心有所歉而使之然

人之患熱病之日被熱氣所燒而眼花忽然見非常奇異之物境皆是熱病所燒而心不足使然也故云人之病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心有所歉而使之然也歉者○

○不足也

苟知吾心能於無中示有則知吾心能於有中示無

苟者識也知者悟也如上所說平日病日目忽見非常之物以此誠能了悟本來妙心元無一物等同太虛皆於無中示見非常之有以此了悟即非常之有昭示本來無物之妙心也故云苟知吾心能於無中示有則知吾心能於有中示無也

但不信之自然不神或曰厥識既昏孰能不

信我應之曰如捕蛇師心不怖蛇彼雖夢蛇而不怖畏

若人平日或病日目忽見非常鬼神怪異之境但悟本心清靜元無一物一切有相皆是虛妄如此則明了不信不著彼怪自然不呈神異也故云但不信之自然不神也厥者其也執者誰也或有人問其識情既昏昧妄見非常神鬼奇異誰便能不信哉故云厥識既昏孰能不信此設問也却自答曰譬如能以法禁蛇之師捕捉其蛇○心不怕蛇彼雖睡夢見蛇亦無怕怖畏懼○之心也以此明了則知但不信之自然不神也故云應之曰如捕蛇師心不怖蛇彼雖夢蛇而無畏怖也此答上問也

故黃帝曰道無鬼神獨往獨來

以捕蛇譬喻答或問之人恐信之不及又引軒轅黃帝書中所載之言以證之黃帝書中有言道無鬼神鬼屬陰神屬陽妙道不屬陰陽故無鬼神也假使有鬼神亦不能窺妙道也妙道運幹陰陽往來而陰陽不能對偶於道也故云故黃帝曰道無鬼神獨往獨來也此章明隨流得妙心悟妙道鬼神不能測也

右第十五章

關尹子曰我之思慮日變有使之者非我也命也苟知惟命外不見我內不見心

我本無我因識妄立思慮營營日日千變萬化本非無我之我也乃是不知所以然而然之命運化思慮也故云我之思慮日變有使之者非我也命也命者不知所以○然而然也使者運化也誠能了悟不知所○以然而然乃是真空之道也命者道之異名也了悟真空之道則外無我相可見內無心相之可見也故云苟知惟命外不見我內不見心也此章明我心本空道非思慮可及也

右第十六章

關尹子曰譬如兩目能見天地萬物暫時回光一時不見

真空心體元無一物窈冥莫測忽生思慮妄有所見了然回光返於真空譬如人之兩目能觀見天地萬物之形狀暫時收回眼光一時俱不見天地萬物也故云譬如兩目能見天地萬物暫時回光一時不見也此章釋前章思慮日變命使之然也

右第十七章

關尹子曰目視雕琢者明愈傷耳聞交響者聰愈傷心思玄妙者心愈傷

目徹視為明目專視雕琢金玉精巧花様久視不已而愈傷其明經云五色令人目○盲是也故云目視雕琢者明愈傷也耳徹○聽為聰耳專聞五音交響久聽不已愈傷其聰經云五音令人耳聾是也故云耳聞交響者聰愈傷也玄妙之法為塵心本清靜元無一法即是玄妙之源也不悟本心專思古人玄妙之法殊不知玄妙之法俱是塵垢染汙本心愈甚傷心也經云滌除玄覽是也故云心思玄妙者心愈傷也此章明本來妙心不屬六塵也

右第十八章

關尹子曰勿以我心揆彼當以彼心揆彼

勿者禁止之辭也揆者忖度揣量也垂誡學道之人寓遊於世勿得有心忖度揣量彼人或有用人當因人之賢而賢之因人之愚而愚之以此進退於人不失人心也故云勿以我心揆彼當以彼心揆彼也

知此說者可以周事可以行德可以貫道可以交人可以忘我

人能知此無心因彼揆彼賢愚進退而賢愚進退無心不失人心也如此何事不周備何德不行普何道不貫通何人不交友何我不忘哉唯了心一法盡善盡美也故云知此說者可以周事可以行德可以貫道可以交人可以忘我也此章明無心寓世自利利他衆美從之也

右第十九章

關尹子曰天下之理小不制至於大大不制至於不可制

凡在天之下所有事理譬如水火涓涓不塞漸成江河熒熒不救炎炎柰何又如積木成林積石成山積惡成禍可不慎歟故云天下之理小不制至於大大不制至於不可制也

故能制一情者可以成德能忘一情者可以契道

故者因上結下之辭也制者治也人能於一情萌起之時治之令正而向善如此可以成德行也故云故能制一情者可以成德也人能於一情萌起之時了然照破而忘之則契於無極妙道也故云能忘一情者可以契道也此章明爲凡爲聖在一情之迷悟也

右第二十章

文始眞經註卷之五

文始眞經註卷之六

賢二

神峯逍遙子牛道淳直解

六匕篇

匕者食也食者形也凡一十六章

關尹子曰世之人以我思異彼思彼思異我思分人我者殊不知夢中人亦我思異彼思彼思異我思孰爲我孰爲人

彼者人也世之迷人以我之思慮異人之思慮謂人之思慮亦與我思慮不同如此分別人我妄生見解殊不知妄生思慮彼此天眞隨思慮之妄境作夢也不獨夜間睡夢爲夢至於白日性隨妄慮皆是夢也豈可以思夢想異所思所夢之境不同而所謂之思夢者不異也以此論之誰爲我誰爲人哉故云世之人以我思異彼思彼思異我思孰爲我孰爲人也

世之人以我痛異彼痛彼痛異我痛分人我者殊不知夢中人亦我痛異彼痛彼痛異我痛孰爲我孰爲人

世之迷人以我疼痛相異如二人同炙炙處不同而疼痛不異也豈可以疼痛妄分

同異人我哉殊不知夢中之人亦以疼痛相異及至覺來却又無別人如此則知夢中疼痛是妄識白日疼痛亦是妄識如此誰爲我誰爲人哉故云世之人以我痛異彼痛彼痛異我痛分人我者殊不知夢中人亦我痛異彼痛彼痛異我痛孰爲我孰爲人也

爪髮不痛手足不思亦我也豈可以思痛異之

先說思痛妄幻不異恐人信之不及又設○譬喻以曉之如人之爪甲與頭髮剪之不○害疼痛又如人手共脚不思慮爪髮手脚皆我所有不痛不思豈可以思痛妄分人我哉故云爪髮不痛手足不思亦我也豈可以思痛異之也

世之人以獨見者爲夢同見者爲覺殊不知精之所結亦有一人獨見於晝者神之所合亦有兩人同夢於夜者二者皆我精神孰爲夢孰爲覺

世之迷人以獨自所見之境他人不見者以爲是夢衆人同見之境以爲覺也故云世之人以獨見者爲夢同見者爲覺也殊不知人之精與物凝結正晝日忽見非常之境亦他人不得見唯我獨見之以此知不獨夜夢爲夢也故云殊不知精之所結亦有一人獨見於晝者也以我之神與彼之神相合亦有兩箇人同夢於夜也以此知同見未必爲覺也故云神之所合亦有兩人同夢於夜者也精結獨見神合同見二者皆我之精神變化而妄生同異之境○以此知誰爲夢誰爲覺夢是妄夢覺是妄○覺覺夢皆妄奚有彼此之異哉故云二者皆我精神孰爲夢孰爲覺也

世之人以暫見爲夢久見爲覺殊不知暫之所見者陰陽之氣久之所見者亦陰陽之氣二者皆我陰陽孰爲夢孰爲覺

世之迷人以夜夜暫見之境以爲夢以日日久見之境以爲覺也故云世之人以暫見爲夢久見爲覺也殊不知夜間暫見之夢境乃是精神魂魄陰陽之氣變化所成晝中久見之境亦是精神魂魄陰陽之氣妄有色塵之見也故云殊不知暫之所見者陰陽之氣久之所見者亦陰陽之氣暫見久見二者皆是精神陰陽之氣變化識見識見既妄覺夢非眞以此知孰爲之夢孰爲之覺哉非有眞覺者不知此妄覺夢也故云二者皆我陰陽孰爲夢孰爲覺也此章明迷人夢覺皆妄也

右第一章

關尹子曰好仁者多夢松栢桃李好義者多○夢兵刀金鐵好禮者多夢簠簋籩豆好智者○多夢江湖川澤好信者多夢山嶽原野役於五行未有然者

仁屬木人專好行仁慈識神多夢松栢桃李之木也故云好仁者多夢松栢桃李也義屬金人專好行義宜識神多夢兵刀金鐵之金也故云好義者多夢兵刀金鐵也禮屬火禮者儀則也人專好行禮儀識神多夢燒荒烈焰或夢簠簋籩豆祭器儀則之物也故云好禮者多夢簠簋籩豆也簠

者以竹爲之內外皆圓也簋者以竹爲之外圓內方也籩者外方內圓以盛乾物豆者以木爲之以盛溼物也已上四物皆以紅漆漆之按火色也智屬水人專好行智以別真僞者識神多夢江湖川澤之水也故云好智者多夢江湖川澤也信屬土人專好行信實不妄識神多夢山嶽原野之土也故云好信者多夢山嶽原野也然人專好仁木義金禮火智水信土役於五常夢此五行之偏也故云然

○夢中或聞其事或思其事夢亦隨之五行不可拘○

晝爲妄想夜爲妄夢方其夢中忽聞其事忽思其事念逐境遷夢亦隨之以此心偏執於五行心不偏執五行亦不可得而拘之故云夢中或聞其事或思其事夢亦隨之五行不可拘也

聖人御物以心攝心以性則心同造化五行亦不可拘

御物者皆用也聖人以真空之性爲心之體以妙有之物爲心之用體用如如應變常寂上與造物者同游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而陰陽五行不可得而拘也造化者造物也故云聖人御物以心攝心以性則心同造化五行亦不可拘也御物以心者以心御物爲用也攝心以性者以心攝還真空之性爲體也此章明心迷被五行拘之心了出五行之拘也

右第二章

關尹子曰汝見蛇首人身者牛臂魚鱗者鬼形禽翼者汝勿怪

○汝者普指世間人也世間人或見人生頭○似蛇而人身者或見人生臂似牛上有鱗如魚者或見人生似鬼形狀而兩腋有翅如禽翼者汝世人勿怪如古人伏犧蛇身人首神農牛首而人身李彭鬼面此中國之共知也如東方朔所載四夷之人西北荒有人面目手足皆人同而兩腋有翼而不能飛者西南荒有人身毛豬頭者東北荒有人朱髮蛇身人面而無手足者南荒有人口如鳥而有翼能飛無足者西荒有人如虎長毛人面虎足猶牙尾長一丈八尺者西北荒又有人狀如虎而食人有翼而能飛知人言語此皆感陰陽錯戾之氣而有非常之形豈足怪哉故云汝見蛇首人身者牛臂魚鱗者鬼形禽翼者汝勿怪也

此怪不及夢夢怪不及覺有耳有目有手有臂怪尤矣

向之所說人生非常之形不足爲怪此怪不及夢只此一人及其睡也夢見諸般異○境人物天地山川草木樓臺禽獸或祥瑞奇異忽然覺來一切皆空不知是箇甚麼物便能作諸般夢境此誠可怪也故云此怪不及夢也覺來看人一塊肉團有耳能聞聲有目能觀色有手能把物有臂能運動無線索抽牽是誰主張便能恁麼云爲中節恰好此怪尤甚而世人不知怪也故云夢怪不及覺有耳有目有手有臂怪尤矣也

大言不能言大智不能思

究其六用之源乃無名無情真空妙有之道也無名則大言不能言也無情則大智不能思也當於言思未萌之前薦悟洞然心開方曉大常御諸小變向之所怪亦未是也故云大言不能言大智不能思也此章明大常御小變百姓日用而不知也

右第三章

關尹子曰有人問於我曰爾何族何氏何名何字何衣何食何友何僕何琴何書何古何今我時默然不對一字

○或有人問曰爾之宗族何姓氏諱何名表○德何字故云有人問於我曰爾族何氏何名何字也又問爾穿何衣服喫何飲食與何人爲朋友使何人爲奴僕撫何等琴看何等書師何古人理行何今人事我默然不荅一字蓋密示不言之教也故云何衣何食何友何僕何琴何書何古何今我時默然不對一字也

或人叩之不已我不得已應之曰尚自不見我將何爲我所

密示向上一機其人不悟又叩之不已又不得已而應之曰自己尚猶不見我真空之上將何爲我之所哉故云尚不見我將何爲我所也

右第四章

關尹子曰形可分可合可延可隱一夫一婦可生二子形可分一夫一婦二人成一子形可合食巨勝則壽形可延夜無月火人我形可隱

○人得道之深者骨肉都融形神共妙可分之爲億萬不爲足可合之爲一不爲有餘○永劫不壞形可延也冥冥莫測形可隱也故云形可分可合可延可隱也恐人信之不及以俗譬喻曉之於世俗一夫一婦雙生二子此形可分之象也一夫一婦二人交合生一子此形可合之象也人服食巨勝子則壽長此形可延之象也夜無月火人不見己此形可隱之象也故云一夫一婦可生二子形可分一夫一婦二人成一子形可合食巨勝則壽形可延夜無月火不見我形可隱也巨勝小者名胡麻大者巨勝出潞州上黨縣多生原野其高三尺餘其子類牛蒡子而小蒼黑色八月中採之仙人作飯食之長生昔韓衆服之百歲纔服壽延千歲莫知其終也

以一氣生萬物猶棄髮可換所以分形以一氣合萬物猶破唇可補所以合形以神存氣以氣存形所以延形合形於神合神於無所以隱形汝欲知之乎汝欲爲之乎

○向來以俗譬喻曉於學人復以真實妙道之用示之得道之深者形神俱妙變化莫○測以一氣化生億萬之形物如人頭髮旋落旋生而無窮此乃形可分之理也故云以一氣生萬物猶棄髮可換所以分形也歛一氣億萬化身之形物復合而爲一身猶如人破唇可補爲無缺此乃形可合之理也故云以一氣合萬物猶破唇可補所以合形也以不神之神虛寂妙湛則元氣沖和永無耗散久之形神俱妙長生不死此乃形可延之理也故云以神存氣以氣

存形所以延形也以形合神以神合無極妙道窈冥不見神鬼難窺陰陽莫測此乃形可隱之理也故云合形於神合神於無所以隱形也如此妙道汝之學人欲願知之乎麽汝之學人欲喜爲之乎麽此道不可以知知亦不可以有爲而得也在人心了悟密契而已故云汝欲知之乎汝欲爲之乎此章明了道者分合延隱而無礙也

右第五章

○關尹子曰無有一物不可見則無一物非吾之見無有一物不可聞則無一物非吾之聞

○世間物物之形乃色塵也道眼大開無物不見見見皆道也故云無有一物不可見則無一物非吾之見也世間物物動鳴乃聲塵也天聰大開無聲不聞聞聞皆道也故云無有一物不可聞則無一物非吾之聞也

五物可以養形無一物非吾之形五味可以養氣無一物非吾之氣是故吾之形氣天地萬物

五行推遷陰陽造化而生稜房芒角穗之五穀以養人形天地萬物之形因陰陽五行造化而有吾形亦因陰陽五行造化而有以此論之天地之間無一物非吾之形也故云五物可以養形無一物非吾之形也以五行之氣造化酸鹹甘辛苦之五味人食之保養五臟之氣萬物因五行之氣而有吾之身亦因五行之氣而有以此論之則無一物非吾之氣如上所說則天地萬物皆吾形吾氣也故云五味可以養氣○無一物非吾之氣是故吾之形氣天地萬物也此章明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也

右第六章

關尹子曰耕夫習牛則獷獵夫習虎則勇漁夫習水則沉戰夫習馬則健萬物可以爲我

獷者獷也剛悍愚戇也耕種之夫使牛久共牛近習性剛悍愚戇故云耕夫習牛則獷也畋獵之夫逐殺虎豹久共虎近習性勇猛大膽也故云獵夫習虎則勇也漁取水族之夫久近於水習性能沉没於水而取物也故云漁夫習水則沉也征戰之夫慣騎駿馬久近於馬習性便捷輕健也故云戰夫習馬則健也人性本來清靜但因習情染執久同物性如上所說習牛習虎習水習馬之四者則獷則勇則沉則健豈不以物性習爲我之情性也故云萬物可以爲我也

我之一身內變蟯蛔外蒸虱蚤瘕則龜魚瘻則鼠蝗我可爲萬物

○蟯者腹中細蟲也蛔者腹中大蟲也一名○蠑虹也因所食相感陰陽之氣變生蟯蛔蟲也虱子垢蚤因身外衣暖游汗薰蒸而生也瘕者瘡也昔人生瘡於背徐生一龜引首齧肉苦痛而死也昔人生瘡於腰徐生一魚每動則不勝其痛也瘻者亦瘡也人生瘡於項有肉鼠也昔有一僧嫌蝗緣循於欄楯以火燒之俱盡不數日僧生一瘡潰開皆蝗也人身內變蟯蛔之蟲身外薰蒸生虱子垢蚤感疾生瘡或爲龜爲魚

為鼠為蝗之七蟲以此知我亦可為萬物也故云我之一身內變蟯蛔外蒸蝨蚤瘕則龜魚癢則鼠蠍我可為萬物也此章明有我則物為我而我為物無我則造化莫能移也

右第七章

關尹子曰我之為我如灰中金而不若礦砂之金破礦得金淘砂得金揚灰終身無得金者

我者能所自專之心也心如火而無我因膏因薪而見火之形膏薪若盡而火為灰矣心本無我因境而見境忘心滅無能所自專之我也故云我之為我如灰中金也灰中無金則灰心無我也礦者金樸也礦砂喻六塵也六塵者色聲香味觸法也而不若礦砂之金者以喻我心也如要取金向礦砂尋之可得金也破鍊其礦淘去其砂必得其金若播揚其灰直饒終老此身無得其金也此喻心本無我因六塵而見也如要見心向六塵諦觀則見心流因流悟源隨流得之妙也若六塵淨盡心復真空直饒天眼龍睛亦視之不見況於凡乎故云不若礦砂之金破礦得金淘砂得金揚灰終身無得金者也此章明我本無我因境妄立也

右第八章

關尹子曰一蜂至微亦能游觀乎天地一鰕至微亦能放肆乎大海

蜂鰕喻人天地大海喻大道也蜂鰕微小亦能游觀乎天地之間放肆乎大海之內人雖微小亦能了其大道廣無邊際超凡越聖迴出陰陽之外也故云一蜂至微亦能游觀乎天地一鰕至微亦能放肆乎大海也游觀放肆者皆自得優游也此章明人雖微小能了大道也

右第九章

關尹子曰土偶之成也有貴有賤有士有女其質土其壞土人哉

土偶者以泥塑人像也塑成人像或為官人或為奴僕或為男子或為女人俱是泥土塑成之形質人之見識隨形相而生分別貴賤男女也噫殊不知俱是泥土何妄分貴賤男女哉此喻人雖有貴賤男女之身俱是地水火風之四大假合如塵埃聚沫何妄分貴賤男女哉故云土偶之成也有貴有賤有士有女其質土其壞土人哉也此章明人迷假合妄分貴賤男女也

右第十章

關尹子曰目自觀目無色耳自聽耳無聲舌自嘗舌無味心自揆心無物衆人逐於外賢人執於內聖人皆偽之

目是根色是塵目離塵返照方悟目本清靜元無色塵也故云目自觀目無色也耳是根聲是塵耳離塵返聽方悟耳本清靜元無聲塵也故云耳自聽耳無聲也舌是根味是塵舌離塵返嘗方悟舌本清靜元無味塵也故云舌自嘗舌無味也心是根物者法也法是塵心離塵返自揆度忖量方悟心本清靜元無物法塵也故云心自揆心無物也一切衆生染著六塵逐緣外

事而迷眞也故云衆人逐於外也賢人捨
離外事執守内理因有取捨執守内理却
成理障而違道也故云賢人執於内也聖
人外不染六塵則悟事障之僞妄也内不
取捨執守於理則悟理障之僞妄也故云
聖人皆僞之也蓋不住三際也此章明心
本清靜不住三際中邊也

右第十一章

關尹子曰我身五行之氣而五行之氣其性
一物

○人身五臟之氣肝氣屬木内隱魂也心氣○
屬火内隱神也肺氣屬金内隱魄也腎氣
屬水内隱精也脾氣屬土内隱意也精神
魂魄意五神復性乃五氣朝元也故云我
身五行之氣而五行之氣其性一物也言
五神復性五氣朝元總爲不二也妙性也
物者性之妙用也

借如一所可以取火可以取水可以生木可
以凝金可以變土其性含攝元無差殊

旣是五神復性五氣朝元是一性又復能
生神火精水魂木魄金意土也爲五神復
性五氣朝元即是性中含攝五行元無差
殊之異也故云借如一所可以取火可以
取水可以生木可以凝金可以變土其性
含攝元無差殊也

故羽蟲盛者毛蟲不育毛蟲盛者鱗蟲不育
知五行互用者可以忘我

五蟲言其三者其二可知也五蟲者鱗羽
毛甲倮也羽蟲屬火毛蟲屬金正盛旺時
則金不生也故云羽蟲盛者毛蟲不育也
○育者生也毛蟲屬金鱗蟲屬木金正盛旺
時則木不生也故云毛蟲盛者鱗蟲不育
也以此則知鱗蟲盛者倮蟲不育倮蟲屬
土木旺土不生也倮蟲盛者甲蟲不育甲
蟲屬木土旺水不生也甲蟲盛者羽蟲不
育水旺火不生也以此則知心不生則意
不育意不生則魄不生魄不生則精不生
精不生則魂不生魂不生則神不生神不
生則心不生心不生則無我可忘也故云
知五行互用者可以忘我也此章明道爲
五行祖性爲五神之源也

右第十二章

關尹子曰枯龜無我能見大知磁石無我能
見大力鍾鼓無我能見大音舟車無我能見
遠行

無我者無心也枯乾龜殼而無心人以誠
鑽之則兆知未來之吉凶非大知而何故
云枯龜無我能見大知也磁石無心稍近
於針則吸針相著非大力而何故云磁石
無我能見大力也鍾鼓無心撞之擂之其○
○聲遠振非大音而何故云鍾鼓無我能見
大音舟車無心因水因牛載物到遠非遠
行而何故云舟車無我能見遠行也

故我一身雖有知有力有音有行未嘗有我

聖人無心無知無不知洞徹物理無力無
不力衆魔不敢侵無音無不音感音盡妙
無行無不行頃刻遊徧十方而未嘗有我
有心也故云故我一身雖有知有力有音
有行未嘗有我也此章明無我之道盡善
盡美也

右第十三章

關尹子曰蜮射影能斃我知夫無知者亦我則普天之下我無不在

蜮者水蟲名也一名短弧一名水弩其狀如鼈三足長三五寸多生南方含沙射人影能令人死故云蜮射影能斃我也以此則知影本無知蜮但射影能令人死是知無知亦我也若知無知亦我則知溥天之下有識無情無非是我也我者無我之我體同虛空無所不在也故云知夫無知者亦我則溥天之下我無不在也此章明無我之我即是妙道妙道無所不在也

右第十四章

關尹子曰心憶者猶忘飢心忿者猶忘寒心養者猶忘病心激者猶忘痛

人心憶著於事猶能終日忘於飢餒也故云心憶者猶忘飢也人當嚴凝氷雪之時忿然心火暴發裸身袒臂於露地汗流浹體猶能忘於寒冷也故云心忿者猶忘寒也世之君子得養心之術遇一切危亡或染篤疾病亦不動心介懷如此猶能忘於病疾也故云心養者猶忘病也二人互相激發心怒相擊殘傷肢體而不覺疼痛故云心激者猶忘疼痛也

苟吸氣以養其和孰能飢之存神以滋其暖孰能寒之養五臟以五行則無傷也孰能病之歸五臟於五行則無知也孰能痛之

先說世人有心但因憶忿養激之四者猶能忘飢寒病痛何況無心了道者乎了道無心元氣沖和綿綿呼吸能一日百食百日一食而不飢也故云苟吸氣以養其和孰能飢之也孰者何也了道無心精神永固真火薰蒸能敵嚴寒也故云存神以滋其暖孰能寒之也了道無心百脉調暢五臟安和五神澄澈五氣氤氳百病不生也故云養五臟以五行則無傷也孰能病之也了道無心心肝脾肺腎歸屬火木土金水忘其知識白刃臨項不懼不痛如剪髮去垢何疼痛之有哉故云歸五臟於五行則無知也孰能痛之也此章明飢寒病痛有我而難逃了道無心超飢寒病痛之苦也

右第十五章

關尹子曰人無以無知無為者為無我雖有知有為不害其為無我

先說枯龜磁石鍾鼓舟車無我恐人一向認無知無為以為無我又垂誡學人無得認以無知無為如同死物方名無我如此則黑山下鬼窟裏作活計也殊不知無知無不知無為無不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雖知雖為何妨以為無我哉故云人無以無知無為者為無我雖有知有為不害其為無我也

譬如火也躁動不停未嘗有我

既說了有知有為不害其為無我恐人信之不及又說譬喻以曉之如火本無我因薪見形火之發也躁動緣燒不停火未曾有我也如真空應變常寂而無我也故云譬如火也躁動不停未嘗有我也此章明真空無我不拘知為有無也

右第十六章

文始眞經註卷之六

文始眞經註卷之七 賢三

神峯逍遙子牛道淳直解

七釜篇 釜者化也 凡十三章

關尹子曰道本至無以事歸道者得之一息事本至有以道運事者周之百爲

無者眞空也至道本來眞空以用復體一喘息之閒了悟也故云道本至無以事歸道者得之一息也事者用也有者妙有也以妙有爲用也即體即用應化無窮也故云事本至有以道運事者用之百爲也

○得道之尊者可以輔世得道之獨者可以立我

尊者極貴也不失道之極貴可用輔佐世之太平利他也故云得道之尊者可以輔世也以者用也獨者不二也我者眞空之體也不失道之不二可攝妙有之用復眞空之體自利也故云得道之獨者可以立我也

知道非時之所能拘者能以一日爲百年能以百年爲一日

知者悟也道者眞空妙有不可思議之道也了悟眞空妙有不可思議之道猶如太虛空非時數之所能拘管也凡所有形皆有數盡之時海有時而枯山有時而摧日月有時而昏暗天地有時而崩陷唯此眞空之道不屬時數能用一日爲百千萬年能用百千萬年爲一日也故云知道非時之所能拘者能以一日爲百年能以百年爲一日也

○知道非方之所能礙者能以一里爲百里能以百里爲一里

道本無形非十方之能礙至神無我非八極之能拘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體同太虛用亦同太虛了悟如此能用一里行時周徧八荒之外能用周徧八荒作一里行時也故云知道非方之所能礙者以一里爲百里能以百里爲一里也

知道無氣能運有氣者可以召風雨

了悟至道一氣未生之前道運生氣變化陰陽而爲風雨大達之士從眞空密運妙

用立致雲雷呼召風雨也故云知道無氣能運有氣者可以召風雨也

知道無形能變有形者可以易鳥獸也

了道之士神通無量與造物者同游能無形化有形能有形化無形隱顯自如能令飛禽化走獸走獸化飛禽縱橫妙用變化無窮矣故云知道無形能變有形者可以易鳥獸也

得道之清者物莫能累身輕矣可以騎鳳鶴

道不屬清濁能濁能清了道之士清淨無染猶如虛空萬物豈能累虛空哉形神俱妙與真空同體空無錙銖之重不假所乘頃刻周徧十方之外示見神變以警愚迷或騎鳳鶴或乘彩雲昭示中下啓向道之誠也故云得道之清者物莫能累身輕矣可以騎鳳鶴也如衛叔卿乘白鶴王子晉乘鳳吹簫升天也

得道之渾者物莫能溺身冥矣可以席蛟鯨

了道之士寓世同塵不染和光不耀隱晦之至也故云得道之渾者物莫能溺身冥矣也莫能溺者不染也身冥者隱晦也或示神通以蛟龍鯢鯨為席乘坐而游太虛也故云可以席蛟鯨也如古人夏禹乘龍而導百川李太白跨蛟虬劉知古乘金鯉琴高控赤鯉升天者是也

有即無無即有知此道者可以制鬼神

有者妙有之用也無者真空之體也即用即體即體即用體用如如了悟此道可以制伏鬼神以為役使之用故云有即無無即有知此道者可以制鬼神也如劉根善役使鬼神漢天師善制鬼神於成都是也

實即虛虛即實知此道者可以入金石

實者實有也虛者真空也真空實有者乃至道之體用不二也了悟體用不二則虛實相通可以蹈水火入金石而無礙也故云實即虛虛即實知此道者可以入金石也

上即下下即上知此道者可以侍星辰

上者五太之前妙道也下者至德萬行也妙道為體德行為用體用一源則上下不二了此道者萬象森羅以為侍衛也故云上即下下即上知此道者可以侍星辰也

古即今今即古知此道者可以卜龜筮

古者理也今者事也以理為體以事為用體用如如了此道者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如龜筮之兆吉凶誠信無妄也故云古即今今即古知此道者可以卜龜筮也

人即我我即人知此道者可以窺他人之肝肺

人者境也我者心也心境兩忘道眼開明了此道者則能無見無不見可測他人肺腑思慮之念也謂之他心通也故云人即我我即人可以窺人之肺肝也

物即我我即物知此道者可以成腹中之龍虎

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了此道者即吾之肝神可化為龍吾之肺神可化為虎乘之跨之而游太清之境也故云物即我我即物知此道者可以成腹中之龍虎也

知象由心變以此觀心可以成女嬰
萬象之境皆由心神變化而見也以此諦觀心體真空内藏妙有之用即心藏之神化爲姹女腎藏之神化爲嬰兒姹嬰匹配性命混融而出離生死也故云知象由心變以此觀心可以成女嬰也
知氣由心生以此吸神可以成鑪冶
心之所之則氣從之以此知氣由心生心了真空如冰澄徹呼吸神氣綿綿無間則心火下降腎水上升水火既濟以成大丹
○若人服之永超生死之病矣故云知氣由心生以此吸神可以成鑪冶矣已上龍虎姹嬰至鑪冶後聖以丹喻道者源於此也
以此勝物虎豹可伏以此同物水火可入
以此至道至德威光赫赫物物歸尊虎豹順伏以爲乘騎故云以此勝物虎豹可以伏也以此至道體同太虛水火豈能溺燒虛空哉了道者所不同故能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也故云以此同物水火可入也
惟有道之士能爲之亦能能之而不爲之
以上從輔世立我一里一日爲百里百年召風雨易鳥獸騎鳳鶴席鮫鯨制鬼神入金石侍星辰卜龜筮窺肺肝成龍虎女嬰鑪冶伏虎豹入水火之十八神通妙用唯了道聖人悉能爲之亦能不爲能爲之神通變化也蓋道貴真誠韜晦爲上驚愚駭俗之神異聖人不爲也此十八神異便是事本至有以道運事者周之百爲也故云惟有道之士能爲之亦能能之而不爲之
○也此章明道德體用變化無窮而聖人韜晦不驚駭愚俗也

右第一章

關尹子曰人之力有可以奪天地造化者
人能了道者上與造化者同游可以奪天地陰陽造化生成之妙也故云人之力有以奪天地造化者也
如冬起雷夏造氷死尸能行枯木能華
了道者能顛倒陰陽冬能起雷夏能凝氷如老成子學於尹文能存亡自在翻校四時冬起雷夏造氷飛者走走者飛終身不著其術世莫傳焉者是也故云如冬起雷夏造氷也昔太上以太玄生符投徐甲之枯骨即時復活能行故云死尸能行也純陽祖師以丹活安州枯柳又以丹活萊州枯槐而枝葉復榮華故云枯木能華也
豆中攝鬼
昔郭璞真人撒小豆數百顆於墻外盡化爲赤衣鬼以符爲神將一一縛之投入井中也故云豆中攝鬼也
○杯中釣魚
昔左慈真人共曹操飲酒以銅盆貯水擲釣餌於中俄頃釣得金鯉尺餘而鱠之也故云杯中釣出魚也
畫門可開
唐太宗詔吴道子於宫壁以墨水潑之以幕幪之良久撤去幪幕請太宗觀畫其山水草木人煙鳥獸悉具俄頃見巖下一洞門道子指洞曰此中神仙遂以手擊之洞門忽開道子踊身入洞以手招帝帝不敢

入洞須臾復合而不見故云畫門可開也

土鬼可語

昔廬山廟中泥塑神鬼能言禍福欒巴真人呪之乃野狸精所託而見也彼野狸精尚能使土鬼能語況神仙乎故云土鬼能語也

皆純氣所爲故能化萬物

如上所說冬起雷夏造氷死尸能行枯木能華豆中攝鬼杯中釣魚畫門可開土鬼能語之八者皆得純而無雜眞空妙道能運一氣變化萬物此乃是向之所說人之力有可以奪天地造化者也故云皆純氣所爲故能化萬物也

今之情情不停亦氣所爲而氣爲物有合有散

今迷人之心情流浪如水波之不停亦强陽之氣所爲也彼强陽之氣自生至壯氣合而充溢自壯至老氣散而衰敗也故云今之情情不停亦氣所爲而氣之爲物有合有散也

我之所以行氣者本未嘗合亦未嘗散

聖人了悟眞空之道乃得元氣之祖元氣之祖未曾有合散也故云我之所以行氣者本來未嘗合亦未嘗散也本者祖也

有合者生有散者死

彼迷人所受一斤元氣男子得八數二八一十六歲爲始走泄不知保養三年損一兩三十年損十兩三六十八總四十八年一十六兩元氣耗散俱盡四十八又加十六歲乃八八六十四卦數之盡也元氣既盡但有五穀之氣滋養之雖名曰人其實爲鬼矣女人所受元氣十四兩女人得七數二七一十四歲天癸降元氣爲始走泄二年半損一兩二十五年損十兩外有四兩十年損盡二十五加十年總三十五年又加十四歲乃七七四十九中陽數盡天癸枯乾但有五穀之氣滋養雖名曰人其實爲鬼也男女元氣既盡等候死矣以此知氣聚則生氣散則死也故云有合者生有散者死也合者聚也

彼未嘗合未嘗散者無生無死客有去有來郵常自若

彼了道聖人得元氣之祖未曾有聚有散以此則知無生無死也郵者驛舍也客者使客也客有去來而驛舍自若自如不移不動無去無來客者喻氣也去來喻散聚也郵者喻道也道運元氣升降往來氣聚則生氣散則死而道運氣者非氣也非氣者無聚散生死去來也故了道者無聚散生死去來也故云客有去來郵常自若也自若者如如不動不變也此章明道爲元氣之祖變化無窮而無去來生死也

右第二章

關尹子曰有誦呪者有事神者有墨字者有變指者皆可以役神御氣變化萬物

法籙之士傳受呪訣專精禱誦以致靈驗如九字傍通密誦十萬八千徧如意使用驗如影響也故云有誦呪者也世有設像專一恭敬事奉隨心禱祝無有不應故云有事神者也法籙家有傳受玄壇批降於

紙墨寫字以報未來吉凶禍福其驗無爽故云有墨字者也法籙家有傳受手降報指令患者手於香鑪上展之法師掐訣召將良久手指大小變爲高低法師以辯鬼神作祟之由其驗無差也故云有變指者

誦呪事神墨字變指之四者皆可以役使鬼神御運元氣能變化萬物以昭神靈也故云皆可以役神御氣變化萬物也

惟不誠之人難於自信易於信物故假此爲之

人人有眞空妙道威光無量頭頭具足用無欠少一念開悟位齊諸聖能役使鬼神呼召雷雨神通無量人人有奇特說與時人便自不誠信之既難信於自己容易信於物聖人慈悲要啓信道之心故假誦呪事神墨字變指之誠以彰靈驗也故云惟不誠之人難於自信易於信物故假此爲之也

苟知爲誠有不待彼而然者

苟者誠也誠知誦呪事神墨字變指有靈通因誠而有者既知唯誠感神有不待彼誦呪事神墨字變指而亦能役使鬼神也故云苟知爲誠有不待彼而然者也此章明誠爲役神之本誠爲入道之由也

右第三章

關尹子曰人一呼一吸日行四十萬里化可謂速矣

人一呼一吸爲一息一晝一夜一萬三千五百息一息氣行六寸晝夜氣行八百一十丈脉行五十度也十百爲一千十千爲一萬十萬爲一億十億爲一兆人之一息日行四十萬里即是一息日行四億里十息日行四兆里一百息日行四十兆里千息日行四百兆里一萬息日行四千兆里三千息日行一千二百兆里五百息日行二百兆里總計一晝夜日行五千四百兆里也以此則知大化可謂之速疾也故云人一呼一吸日行四萬里化可謂速矣

惟聖人不存不變

聖人洞徹眞空之道則無我無在無不在也眞空越古今而無有變異也古云添一歲減一年眞空不動然是也故云惟聖人不存不變也不存者無我也此章明道不屬大化能運大化也

右第四章

關尹子曰青鸞子千歲而千歲化桃子五仕而心五化

青鸞子者古之聖人也聖人之形隨時改化歲歲更變直至千歲無時不移易變化也然化化者有不化者存也不化者眞常不變異之道也如聖人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也未嘗不始之是而卒之非也故云青鸞子千歲而千歲化也桃子者古之賢人也五仕而爲官而心五度改化如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知六十之是而非五十九之非也古云停燈於缸後焰非前焰假容於鑑今吾非故吾是也故云桃子五仕而心五化也

聖人賓事去物豈不欲建立於世哉有形數者懼化之不可知也

事者用也聖人賓事不以用為主也道體真空不著物境而物境自遠也故云聖人賓事去物也聖人不以建立妙用為主而保任真空之體但感而後應應變常寂而豈不欲建立妙用利世哉但不以用為主也若以建立妙用為主而反以真空之體為賓則墮形數之跡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既墮形數之跡則彼大化遷移改變也以此則明有形數者懼汩大化也學道之人不可不悟此也故云○豈不欲建立於世哉有形數者懼化之不○可知也不可知者為纔萌知識即落大化也此章明以真之體為主以建立妙用為賓也有體有用則化化而不化也

右第五章

關尹子曰萬物變遷雖互隱見氣一而已惟聖人知一而不化

萬物俄生俄長俄老俄死無時不變遷春木隱夏火見夏火隱秋金見秋金隱冬水見冬水隱春木見土隱見於四季五行四時互相隱見生生化化而不息皆一氣運轉相推相蕩而行鬼神也故云萬物變遷雖互隱見氣一而已也聖人了悟不二之妙道猶如虛空故不隨大化而遷移也故云聖人知一而不化也知者悟也此章明道運大化而不化也

右第六章

關尹子曰爪之生髮之長榮衛之行無頃刻止衆人見之於著不能見之於微

人手爪甲共人頭髮旋生旋退及人身血○行之榮氣行之衛晝夜周流而共爪髮生○長俱無頃刻之時止息而不生長流行也故云爪之生髮之長榮衛之行無頃止也著者麤跡也衆人但見麤跡顯見而不能見微細爪髮之生長榮衛之行也故云衆人見之於著不能見之於微也

賢人見之於微而不能任化

郭子謙本有此十一字添入甚有次序故亦從而解之也賢人但見於微妙而不能了心故不能任化無化也故云賢人見之於微而不能任化也

聖人任化所以無化

聖人了獨立而不改之體任周行而不殆之用也任周行而不殆之用即任化也了獨立而不改之體即無化也故云聖人任化所以無化也此章明道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也

右第七章

關尹子曰室中有常見聞矣既而之門之鄰之里之黨既而之郊之山之川見聞各異好○惡隨之和競從之得失成之

堂內退房曰室五家為鄰五鄰為里五百家為黨城郭之外曰郊也人居堂室之內所見聞人物之境以為尋常日日見聞也故云室中有常見聞矣也之者往也既以從室往院門又往鄰里鄉黨或又往城外郊野又往山林川澤眼見衆色形相之境不同耳聞衆聲之境不同故云既而之門之鄰之里之黨既而之郊之山之川見聞各異也眼見耳聞色聲之境各異有喜而

好愛之有不喜而惡嫌之有和順同樂之境有違逆爭競之境有可取而得之有可捨而失之如此之境隨情變化隨從成就之故云好惡隨之和競從之得失成之也

是以聖人動止有戒

止者靜也戒者禁止也聖人垂訓學人一動一靜令有禁止聲色謹慎行藏不隨見見聞聞色聲之境遷變也故云是以聖人動止有戒也動止有戒者訓學人也彼既是聖人又何戒哉此章明述人隨色聲改變也

右第八章

關尹子曰譬如大海能變化億萬蛟魚水一而已

大海喻前道運大化也蛟魚喻賢愚也大海能變化億萬蛟魚俱生在一水中也道能運大化變億萬賢愚同生於一道也故云譬如大海能變化億萬蛟魚水一而已也此乃起喻也

我之與物蓊然蔚然在大化中性一而已知夫性一者無人無我無死無生

蓊然者草木叢生稠密之貌也蔚然者草木繁盛之貌也我之與物蓊然蔚然如荒草叢生林木繁盛不可勝數俱在大化中道性不二而已也故云我之與物蓊然蔚然在大化中性一而已此合喻也了悟真空不二之道性外不見人之過內不見我之自是心同大虛無滅無生也故云知夫性一者無人無我無死無生也死者滅也此章明道性無人我死生不屬大化也

右第九章

關尹子曰天下之理是或化為非非或化為是恩或化為讎讎或化為恩

天下事理隨人妄情而變同於己者謂之是或因公事違己私情前日之是化之為非也不同於己者為非或因私事順己私情前日之非化之為是也故云天下之理是或化為非非或化為是也天下之恩莫大於君父或因公事公理違己私情前日莫大之恩化為莫大之讎也世有弒君弒父者是也天下之讎莫大於敵國或因私事私理順己私情前日莫大之讎化為莫大之恩也世有敵國和好結親者是也故云恩或化為讎讎或化為恩也

是以聖人居常慮變

是以者因上仍下之辭也聖人垂訓學人安性之大常戒情之小變不徇私也故云是以聖人居常慮變也居者安也慮者審思而戒慎也此章明徇妄情之小變則是非恩讎之不正任真性之大常冥是非之恩讎者也

右第十章

關尹子曰人之少也當佩乎父兄之教人之壯也當達乎朋友之箴人之老也當警乎少壯之說萬化雖移不能厄我

人之年少之時父兄有教詔之言當書之佩帶於身依從而行之無忘也故云人之少也當佩乎父兄之教也壯年之時或有同門之朋同志之友相為箴規藥石德之病當通達曉解不憚改過日新其德也故

云人之壯也當達乎朋友之葴也人之老年之時歷事既久飽諳是非得失當以所請事理警戒於少壯之人演說訓之無猒乃仁人之心也故云人之老也當警乎少壯之說也如上所說少從父兄教壯達朋友箴老警少壯說則不逆爲人之理也任理而寓游於世雖萬化密移但不違拒造物順之而無危厄也故云萬化雖移不能厄我也此章明任理則可與造物同游而無厄也

右第十一章

關尹子曰天下之理輕者易化重者難化

天下之理性所稟輕清之氣其人必根性明利則容易化之而開悟也故云天下之理輕者易化也所稟重濁之氣其人必根性暗鈍則難化之而悟也故云重者難化也

譬如風雲須臾變滅金玉之性歷久不渝

渝者變也譬如風雲之氣須臾頃刻變滅沒而不見也故云譬如風雲須臾變滅也此喻前輕者易化也金性堅玉性硬故能歷時長久不變改也故云金玉之性歷久不渝也此喻前重者難化也

人之輕明者能與造化俱化而不留殆有未嘗化者存

人之所稟輕清之氣根性明利心易開悟能與造化同游而無滯也故云人之清明者能與造化俱化而不留也不留者不滯也既然了悟與造化同游而無滯則任化而無化行小變而不失大常也故云殆有未嘗化者存也存者不失大常也此章明利根者易悟任化而無化也

右第十二章

關尹子曰二幼相好及其壯也相遇則不相識二壯相好及其老也相遇則不相識如雀蛤鷹鳩之化無昔無今

二人年幼相愛喜好游戲相狎及其相别多年俱長壯盛變貌更形二人再相遇則不能相識如幼之時也故云二幼相好及其壯也相遇則不相識也二人年壯相爲莫逆之交喜好同學及其相别多年更形易貌皓首蒼顏皮皺紋皺二人再相遇則不能相識如壯年相好也故云二壯相好及其老也相遇則不相識也二幼化壯二壯化老如雀入水化爲蛤又如鳩之化爲鷹鷂也化書云蛇化爲龜雀化爲蛤是也又列子云鷂化爲鸇鸇化爲布穀布穀復化爲鷂是也布穀者即鳩之異名也故云如雀蛤鷹鳩之化無昔無今也雀爲蛤之昔蛤爲雀之今雀之爲蛤蛤全體是雀也鳩之爲鷂鷂全體是鳩也如此形雖變性無古今也此章明形隨化化而不息性越古今而無變異也

右第十三章

文始真經註卷之七

文始眞經註卷之八　賢四

神峯逍遥子牛道淳直解

八籌篇 籌者物也 凡六章

關尹子曰古之善揲蓍灼龜者能於今中示古古中示今高中示下下中示高小中示大大中示小一中示多多中示一人中示物物中示人我中示彼彼中示我

蓍龜見解二柱首章古之人有善揲蓍草若以熱鐵錐灼鑚龜殼以兆未來過去見在之吉凶也能以今之事示曉古之理復○以古之理示曉今事之吉凶得失也故云○古之善揲蓍灼龜者能於今中示古古中示今也高者天也天屬陽陽屬吉也下者地也地屬陰陰者屬凶也揲蓍灼龜能於吉中示告人之凶復能凶中示告人之吉也故云高中示下下中示高也小者一身也大者天下國家也揲蓍灼龜能於一身告示天下國家之禍福也復能於天下國家告示一身之吉凶也故云小中示大大中示小也一者人君也多者百姓也揲蓍灼龜能於人君告示百姓之禍福復能於百姓告示人君之吉凶也故云一中示多多中示一也物者財物也揲蓍灼龜能於人之得失告示財物多寡也復於財物多寡告示人之得失也故云人中示物物中示人也彼者父母兄弟妻子也揲蓍灼龜能於我之八字告示父母兄弟妻子存亡得失多寡也復於父母兄弟妻子存亡得失多寡告示我之八字貴賤禍福也故云我中示彼彼中示我也

○是道也其來無今其往無古其高無蓋其低○無載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其本無一其末無多其外無物其內無人其近無我其遠無彼

是者此也此眞空不可思議之道非同揲蓍灼龜分析今古高下大小一多人物彼我之六對待也道不屬時獨往獨來無古今之異也故云是道也其來無今其往無古也道不屬形位充塞虛空上下無所不在非似天地定於蓋載也故云其高無蓋其低無載也道不屬內外中邊言其大者廣無邊際言其小者視之不見故云其大無外其小無內也道不屬數不可定於一多也道爲五太二儀萬物之本源運行一氣化生天地萬物天地萬物無須臾離於道若離於道則天地萬物壞滅也以此知天地萬物爲道之末也故云其本無一其末無多也此其本無一其末無多鄭子謙本有此八字於經甚有次序故亦從而解之也道不屬人物內外不二也故云其外無物其內無人也道不屬彼我遠近不二○○也故云其近無我其遠無彼也

不可析不可合不可喻不可思惟其渾淪所以爲道

道如虛空無散無聚也故云不可析不可合也道無相似無比倫無情識故不可以言議而譬喻也不可以心思而知解也故云不可喻不可思也若人了悟本自具足本自見成本自全眞不假修爲造作扭捏也如此强名曰道也故云惟其渾淪所以爲道也此章明道不屬形數不可分析而知

也

關尹子曰水潛故蘊爲五精火飛故達爲五臭木茂故華爲五色金堅故實爲五聲土和故滋爲五味

右第一章

精者精神之精也水性好潛隱於内故蘊積爲五蟲之精五蟲者鱗羽毛甲倮也水在藏爲腎在五神爲精也故云水潛故蘊爲五精也火性好飛揚於外故通達入鼻爲腥羶香焦朽之五臭也故云火飛故達○爲五臭也木性好榮茂故華發爲青黄赤白黒五色也故云木茂故華爲五色也金性堅硬故實而聲之爲宮商角徵羽之五音聽之爲五聲也土性温和故滋酸鹹甘辛苦之五味也故云土和故滋爲五味也

其常五其變不可計其物五其雜不可計

其常五者五常也仁義禮智信也仁屬木義屬金禮屬火智屬水信屬土也其物五者金木水火土也變者雜也此金木水火土之五行仰之爲五星俯之爲五嶽位之爲五方變之爲五色聲之爲五音族之爲五姓物之爲五金氣之爲五臭潛之爲五精滋之爲五味動之爲五蟲植之爲五行善之爲五德惡之爲五賊身之爲五藏神之爲五神識之爲五情也故云其常五其變不可計其物五其雜不可計也

然則萬物在天地間不可執謂之萬不可執謂之五不可執謂之一

向之五行變化萬物紛紛擾擾於天地之間其雜不可勝數計筭豈定執謂之萬哉○故云然則萬物在天地間不可執謂之萬也萬物歸屬五行其常五其變不可計豈可執定謂之五行哉故云不可執謂之五也五行歸屬於一一統億萬生生化化而不息豈可執定謂之一哉故云不可執謂之一也

不可執謂之非萬不可執謂之非五不可執謂之非一

天地之間翁然蔚然紛紛擾擾之物豈止於億萬哉奈何總名謂之萬物也故云不可執謂之非萬也萬物紛紛雖多終歸屬於五行也故云不可執謂之非五也五行雖變不可計終屬一氣之統攝也故云不可執謂之非一也

或合之或離之以此必形以此必數以此必氣徒自勞爾物不知我我不知物

或將萬物五行合之爲一或將一氣離之爲五行萬物也故云或合之或離之也既有合有離以此必屬萬物之形故云以此必形也以此萬物必屬五行之數也故云○以此必數也以此五行必屬一氣也故云以此必氣也向來分别萬物五行一氣俱屬妄情已落形數氣化之變也謾徒自勞爾若妄情返於真性則物我如如各不相知迥出形數氣運變化之外也故云徒自勞爾物不知我我不知物也此章明纔萌妄情即落形數氣運之化妄情復本則形數氣運不可得而拘也

右第二章

關尹子曰即吾心中可作萬物蓋心有所之

則愛從之愛從之則精從之

心本清淨元無一物等同太虛於此清淨心上忽萌一妄情於此不覺是妄則情情相續積之爲萬情萬情迷染萬物也經云一情認之積爲萬情萬情認之積爲萬物是也故云即吾心中可作萬物也蓋心之妄情有所往則隨所愛之境從而往之也愛屬水水屬精心情有所愛之境則精神亦從之所往也故云蓋心有所之則愛從之愛從之則精從之也之者往也

蓋心有所結先凝爲水心慕物涎出心悲物淚出心愧物汗出

元氣周身隨心感而出見蓋心有住著彼所住著之境結縛也故云蓋心有所結也心先與物凝滯則元氣化而爲水也心若有所慕愛可食之物則元氣於口中化爲涎液而出見也故云先凝爲水心慕物涎出也心感悽愴親戚死喪忽然悲哀則元氣於眼中化爲淚而出見也故云心悲物淚出也自作不善之行見人忽起慚愧之心則元氣於面化爲汗而出見也故云心愧物汗出也

無暫而不久無久而不變

暫者不久也久者常靜也變者動也若無暫生暫滅之情念而不能悟眞空常靜之心體也故云無暫而不久也若無悟眞空常靜之心體而不能應群動之變而常寂也故云無久而不變也

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相攻相剋不可勝數

人心藏屬火內藏神其神情好喜也肝藏屬木內藏䰟其䰟情好怒也脾藏屬土內藏意其意情好思也肺藏屬金內藏魄其魄情好憂也腎藏屬水內藏精其精情好恐也精生䰟則恐生怒故云水生木也䰟生神怒生喜故云木生火也神生意喜生思故云火生土也意生魄思生憂故云土生金也魄生精憂生恐故云金生水也攻字應作生字恐傳寫之誤也應作相生相剋也相剋者水剋火火剋金金剋木木剋土土剋水也五行相生相剋化生天地萬物萬物相生相剋不可以數計筭也故云相生相剋不可勝數也

嬰兒藥女金樓絳宮青蛟白虎寶鼎紅鑪皆此物有非此物存者

腎藏屬坎坎中陽爻謂之嬰兒即精化元陽之氣也心藏屬離離中陰爻謂之藥女即心液之神也肺藏屬兊兊屬金管十二節謂之金樓也又謂之十二重樓也心藏屬火火色赤謂之絳宮也肝藏屬木內藏䰟木色青謂之青蛟又謂之青龍也肺藏屬金內藏魄金色白謂之白虎故云嬰兒藥女金樓絳宮青蛟白虎也身中元氣屬陽陽屬乾也乾屬金乃謂之寶鼎也心中之神屬陰陰屬坤心屬火火色紅乃謂之紅鑪也身心謂之乾坤鼎鑪也既身心爲鼎鑪即神氣爲藥物也故云寶鼎紅鑪皆此物也此物者即神氣也道無形名乃爲神氣之祖神氣之祖者乃不可思議之道也故云有非此物存者也此章明道運神

氣變化無窮也

右第三章

關尹子曰鳥獸俄呦呦俄旬旬俄逃逃草木俄茁茁俄停停俄蕭蕭天地不能留聖人不能繫

呦呦者鳥獸之子初生之聲也旬旬者鳥獸經數旬長大也逃逃者鳥獸老而死亡如人逃遁不見也茁茁者草木初生芽也停停者草木長大停停卓立也蕭蕭者草木老枯蕭蕭無葉也言鳥獸俄生俄長俄頃之間復變而為死也故云鳥獸俄呦呦俄旬旬俄逃逃也草木俄生俄長俄頃之間復變而為枯死也故云草木俄茁茁俄停停俄蕭蕭也鳥獸草木生時不得不生長時不得不長老時不得不老死時不得不死生長老死四者大化之流行雖天地之廣大聖人之神通亦不能暫留繫而使不生長老死也故云天地不能留聖人亦不能繫也

有運者存焉爾

造物運幹一氣陰陽五行四時相推相蕩生生化化無有窮極故云有運者存焉爾也

有之在彼無之在此鼓不桴則不鳴偶之在彼奇之在此桴不手則不擊

有造化之運在彼迷情形氣之數也故云有之在彼也無物真空之道在此心開了悟與道冥合不屬形氣時數造化安能運之哉故云無之在此也心既開悟不生妄情不染物境清淨湛然猶如虛空彼造物豈能陶鑄虛空哉心了如此似鼓不用桴擊則鼓不鳴響也故云鼓不桴則不鳴也與造化對偶在彼迷情也故云偶之在彼也不與造化對偶則奇然無侶在此真空了悟之心也故云奇之在此也真空心尚未萌豈有迷情染物哉真空如此似桴不用手則不能擊鼓也故云桴不手則不擊也此章明迷染萬物則不能逃於大化也悟真空則大化不能遷也

右第四章

關尹子曰均一物也衆人惑其名見物不見道賢人析其理見道不見物

一者不二之道也物者天地萬物也天地萬物咸賴不二之道而有其生也故云均一物也道寓於天地萬物無所不在衆人為天地萬物之名惑亂其心心迷著物見物不見不二之道也故云衆人惑其名見物不見道也賢人能分析事理昭昭明白明見道理外忘萬物故云賢人析其理見道不見物也

聖人合其天不見道不見物一道皆道

聖人了悟冥契天真了道之實忘道之名道名尚忘何況物哉故云聖人合其天不見道不見物也道元不二道無不在故云一道皆道也

不執之即道執之即物

心無所住全身放下即冥契真空妙有之道也故云不執之即道也心有所住染著種種之邊即迷情逐於境物也故云執之即物也此章明未能洞徹賢愚一例屬迷

了然悟徹凡聖不二也

右第五章

關尹子曰知物之偽者不必去物譬如土牛木馬雖情存牛馬之名而心忘牛馬之實

知者悟也了悟所有物境皆是偽妄不真自然心不染著湛然清靜不必去除物境也故云知物之偽者不必去物也了悟所有物境偽妄不真自然不染譬如泥土塑成牛木雕刻成馬見之雖然情存牛馬之名像而心自然忘牛馬之真實也故云譬

○如土牛木馬雖情存牛馬之名而心忘牛馬之實也此章明了悟物境之偽忘心自然清靜無染也

右第六章

文始真經註卷之八

文始真經註卷之九

神峯道逸子牛道淳直解

九藥篇 藥者難治也 凡三十一章

關尹子曰勿輕小事小隙沈舟勿輕小物小蟲毒身勿輕小人小人賊國

學道之人微善必積小過必除不可輕易事雖微小不可輕易而忽之如萬斛之舟雖筋頭小竅若不塞之以至於沈沒大舟也故云勿輕小事小隙沈舟也勿者禁止之辭也隙者竅也勿得輕易於小物如蝎

○子七寸蛇雖微小若觀小可而近之則被螫嚙而毒傷人身也故云勿輕小物小蟲毒也勿得輕易於小人如黃巢赤眉黃巾等雖是小人而能賊漢唐天下而況於國乎故云勿輕小人小人賊國家也

能周小事然後能成大事能積小物然後能成大物能善小人然後能契大人

事者用也施之於用也平等普利不遺細行然後能成上德不德之至德至德者大德也大德者乃道之大用也故云能周小事然後能成大事也小物者細行微功也草木昆蟲亦救護而不害妙有普利如同時雨不擇荊棘田苗浄穢平等普濟也又如大海不擇清濁包容不辯也所以能為百谷王也及其功行積之大也為賢為聖豈不是為大人物哉故云能積小物然後能成大物也善以仁德普利不擇君子小人平等仁慈如此則不失人心人皆推尊而敬之然後能契大人之道也故云能善小人然後能契大人也

○天既無可必者人人又無能必者事惟去事離人則我在我惟可即可

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窮通在乎天命善惡迷悟為小人君子賢聖天命豈可必然定之哉故云天既無可必者人也事者用也用之於惡為小人用之於善為君子用之於德為賢人用之於道為聖人人之於用豈可必然一定之哉故云人又無能必者事也若放捨諸緣外離人相藏諸妙用而無為清靜則我不知有我存亡自在無可

無不可自由自在逍遙無拘也故云惟去事離人則我在我惟可即可也

未有當繁簡可當戒忍可當勤惰可

未有正當建立方便之門衆行齊修不捨一法而却掃蕩復本而行簡易則不可也故云未有當繁簡可也未有當合戒慎而忍行之而不戒則不可也故云當戒忍可也未有當精進善行之時而却懶惰不精進則不可也故云當勤惰可也此章明防微杜漸不遺細行可以為賢可以為聖也

右第一章

關尹子曰智之極者知智果不足以周物故愚辯之極者知辯果不足以喻物故訥勇之極者知勇果不足以勝物故怯

極有智者可以燭理通法而智果實不足以周濟萬物既知如此未若如愚韜晦契道也故云智之極者知智果不足以周物故愚也極能辯者可以自明事理以此知辯果不足以曉喻天下人物不如若訥養氣神也故云辯之極者知辯果不足以喻物故訥也極勇有力者可勝十人百人以此知勇果不足以勝天下人物未若如怯弱謙卑柔和而養德也故云勇之極者知勇果不足以勝物故怯也此章明治智辯勇之病也

右第二章

關尹子曰天地萬物無有一物是吾之物物非我物不得不應我非我我不得不養

一氣運陰陽生天地萬物而一氣之源本來無物既是本來無物即是真空物來相感不得不應但應物常寂也故云天地萬物無有一物是吾之物物非我物不得不應也吾者本來也一氣運陰陽生四大假合之我而一氣之源本來元無四大假合之我也既寓假合不得不資衣食而養之也故云我非我我不得不養也非我者本來也

雖應物未嘗有物雖養我未嘗有我

真空妙有雖應物如空谷傳聲應變常寂谷未嘗有聲也真空應物亦復如是也故云雖應物未嘗有物也了悟真空則四大如債舍雖資衣食之養十二時中獨露真空而真空無我也故云雖養我未嘗有我也

勿曰外物然後外我勿曰外形然後外心道一而已不可序進

外者忘也四大假合之身既如債舍與物何異俱是妄偽不真既明俱是妄偽一時頓忘勿得言先忘萬物而後忘身也故云勿曰外物然後外我也形者四大之身也心者五蘊妄積之心也不獨四大假合與物無異而五蘊妄積之心亦與物無異而物我形心均為妄偽不真既悟妄偽一齊頓忘勿得言先忘身而後忘五蘊妄積之心也故云勿曰外形然後外心也道既不二無內外物我之分也豈容次序而進之哉故云道一而已不可序進也心者內也形者外也此章明治迷著物我心形之病也

右第三章

關尹子曰諦毫末者不見天地之大審小音者不聞雷霆之聲

諦者審察也毫末者秋兔毛之尖細也詳審察視兔之秋毫之末而心著微色相故不覩天地之大色相也故云諦毫末者不見天地之大也小音者蠓蚋之聲也雷聲之大者爲霹靂震霆也詳審察聽蠓蚋之微音聲故不聞雷之震霆霹靂之大音聲也故云審小音者不聞雷霆之聲也

見大者亦不見小見邇者亦不見遠聞大者亦不聞小聞邇者亦不聞遠

不獨審視秋毫之末不見天地之大若審視天地之大亦不見秋毫之末也故云見大者亦不見小也邇者近也不獨見大者亦不見小若見淺近亦不見深遠生前之實相也故云見邇者亦不見遠也不獨審聽蠓蚋之音聲不聞雷霆之音聲若審聽雷霆之音聲亦不聞蠓蚋之音聲也故云聞大音者亦不聞小也不獨聞大者亦不聞小若聞淺近之淫音亦不聞深遠劫外之威音也故云聞邇者亦不聞遠也

聖人無所見故能無不見無所聞故能無不聞

所見者色也所聞者聲也故毫末天地形雖小大不同而色不異也蠓蚋雷霆音雖小大不同而聲不異也聖人無所見無所聞者不住著色聲也不住著色聲者眞空明聰無所不見聞也故云聖人無所見故能無不見無所聞故能無不聞也此章明治迷染色聲之病也

右第四章

關尹子曰目之所見不知其幾何或愛金或愛玉是執一色爲目也耳之所聞不知其幾何或愛鍾或愛鼓是執一聲爲耳也

眼之所觀不知其幾何之色大約或是愛金之黃色或是愛玉之白色若愛金之黃色者則惡玉之白色若愛玉之白色者則惡金之黃色也如此須是愛執一色爲目之偏見也故云目之所見不知其幾何或愛金或愛玉是執一色爲目也耳之所聽不知其幾何之聲大約或愛鍾之清聲或愛鼓之濁聲若愛鍾之清聲者則惡鼓之濁聲也若愛鼓之濁聲者則惡鍾之清聲也如此須是愛執一聲爲耳之偏聞也故云耳之所聞不知其幾何或愛鍾或愛鼓是執一聲爲耳也

惟聖人不慕之不拒之不處之

了道聖人洞徹眞空不慕愛色聲亦無色聲可除掃去也何謂也爲色聲於眞空不可得居止也故云惟聖人不慕之不拒之不處之也處者居止也此章明治迷執愛惡色聲之病也

右第五章

關尹子曰善今者可以行古善末者可以立本

今者目前之人事也古者五太之先道理也末者五常百行也本者大本大宗之道也善以目前人事及五常百行爲之妙用可以應變無住冥符五太之先卓然獨立於大本大宗之道也故云善今者可以行

古善末者可以立本也行者無住也此章
明治迷著事理本末不悟體用之病也

右第六章

關尹子曰狡勝賊能捕賊勇勝虎能捕虎

人心機狡勝過於賊寇可以能捕捉賊寇
也故云狡勝賊能捕賊也人力威勇勝過
於虎豹可以能捕擒虎豹也故云勇勝虎
能捕虎也此設喻也

能克己乃能成己能勝物乃能利物能忘道
乃能有道

○克者勝也己者私也善能勝去己之私欲○
乃能成己之至德也故云能克己乃能成
己也善能勝去迷貪物欲乃能普利人物
以成萬億之妙行也故云能勝物乃能利
物也善能忘却悟道之智慧則冥符眞空
而不失妙有眞空之道也故云能忘道乃
能有道能有者不失妙有也此章明治不
能忘悟道智慧之病也

右第七章

關尹子曰函堅則物必毀之剛斯折矣刀利
則物必挫之銳斯挫矣

函者鎧甲也鎧甲雖堅硬則必有硬弓強
弩箭之物穿透而毀之也以此則知凡物
之太剛必有物以折碎之也故云函堅則
物必毀之剛斯折矣也刀刃鋒利則必有
鋼石之物摧壞其鋒刃也以此則知凡物
銛銳則必有物以挫毀之也故云刀利則
物必挫之銳斯挫矣也以此設喻也

威鳳以難見為神是以聖人以深為根走麝
以遺香不捕是以聖人以約為紀

○已上二譬喻如威尊之鳳凰以世人希罕○
難見為神異也若頻頻見世則世人不為
希罕難見之神異也故云威鳳以難見為
神也因上譬喻是以知聖人韜光冥符幽
深之道以為五太二儀五常百行之根源
也故云是以聖人以深為根也香獐人逐
之急自嚙臍麝而遺棄之人見之無麝則
不捕捉也故云走麝以遺香不捕因上譬
喻是以知聖人儉約聖智神通冥於眞空
物來感之不得已而後應常應常寂不離
至道如綱之有紀有網引之而衆目齊張
也故云是以聖人以約為紀也此合喻也
此章明治不能摧強挫銳及不能韜晦聖
智神通之病也

右第八章

關尹子曰缾有二竅水實之倒瀉閉一則水
不下蓋不升則不降井雖千仞汲之水上蓋
不降則不升

實者滿也缾之兩頭有竅先塞下竅以水
注於缾内充實既滿提起搕塞上竅取去
○下竅先塞之物瀉之水不下流也何為也○
為搕塞一竅氣不通也蓋氣不升通則水
不降也故云缾有二竅水實之倒瀉閉一
則水不下蓋不升則不下降也一仞七尺
又如井雖七千尺之深以繩引桶而汲之
則水亦從之而上出也故云井雖千仞汲
之水上也若不以繩引桶下汲之而水亦
無由上出也故云蓋不降則不升也此設
喻也

是以聖人不先物

已上所說譬喻不升則不降不降則不升以此則知是以聖人不先物則物不先聖人也不先者聖人不先自尊大傲人人亦不敢傲聖人也故云是以聖人不先物也物者人物也此章明治不能持後之病也

右第九章

關尹子曰人之有失雖已受害於已失之後久之竊議於未失之前

世之迷人或用之於不善則於善行而有失雖然因失善行而自已受凶禍之害於已失善行之後久之自省悔過私自竊議所用所行之善惡吉凶利害於未失之前再謹用之而行善行也故云人之有失雖已受害於已失之後久之竊議於未失之前也竊者私也

惟其不恃已聰明而兼人之聰明自然無我而兼天下之我終身行之可以不失

惟達士了悟妙道亦不恃賴了悟妙道之聰明藏諸妙用兼衆人聰明之用隨所便利衆人之用亦從而用之普利自然無我也故云惟其不恃已聰明而兼人之聰明自然無我也真空無我應物見形如一月普見一切水也一切水月光明皆因天上一月光明之統攝也天下之人聰明皆是一真空道之威光統攝也以真空道之威光應變常寂則終身無住於中邊可為妙用普利不失於道德也故云而兼天下之我終身行之可以不失也行者無住也以者用也此章明治不能無我普利之病也

右第十章

關尹子曰古今之俗不同東西南北之俗又不同至於一家一身之善又不同吾豈執一豫格後世哉

往古來今風俗淳澆之各異也故云古今之俗不同也東夷西戎南蠻北狄風俗之各異也故云東西南北之俗又不同也處處各一家家各一身好惡善惡之各異也故云至於一家一身之善又不同也天下人之心情隨時改化所向不同吾豈可執定一法豫先為後世之格式哉故云吾豈執一豫格後世哉

惟隨時同俗先機後事捐忿塞慾簡物恕人權其輕重而為之自然合神不測契道無方

大達之士惟能隨時達變而無我和光同塵而無心先了真空妙有之活機事感而後應應變而常寂也故云惟隨時同俗先機後事也如上所說既了真空妙有之活機物來逆之而心無嗔怒美色魔之而心無染著也故云捐忿塞慾也心無嗔怒是捐去其忿怒心無染著是塞斷其色慾也故云懲忿窒慾源於此也大達之士不多貪外物但資生之具不得已而用之不由義而不取也故云簡物也大達之士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又如巨海處下清濁皆容納也故云恕人也既能容物恕人其應物也如懸鏡以鑑形不遺妍醜其用事也如權衡以等物不失輕重無為而無不為也故云權其輕重而為之也既無為而無不為以不神之神為用而陰陽莫能測以不可思議之道為體應變無方也故云自

然合神不測契道無方也此章明治不能以活機應變隨時之病也

右第十一章

關尹子曰有道交者有德交者有事交者

大達之士了悟妙道同契相求爲莫逆之交也故云有道交者也同行衆善之君子相爲忘年之交也故云有德交也同經營公私之事遂有相得以爲交也故云有事交者也

○道交者父子也出於是非賢愚之外故久○德交者則有是非賢愚矣故或合或離事交者合則離

同了道之人相爲莫逆之交猶如父子之親相忘是非賢愚以游物境之外永無絶交也故云道交者父子也出於是非賢愚之外故久也同爲善人君子以德行爲務相與爲交不能無心所以分別是非賢愚而有合有離也故云德交者則有是非賢愚矣或合或離也不以道德爲心同經營公私之事以俗禮爲交雖事合而情離稍有相違而絶交也故云事交者合則離也莊子云君子結交淡若水小人結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絶是也此章明治不能道交之病也

右第十二章

關尹子曰勿以拙陋曰道之質當樂敏捷勿以愚暗曰道之晦當樂輕明勿以傲易曰道之高當樂和同勿以汗漫曰道之廣當樂要急勿以幽憂曰道之寂當樂悅豫古人之言學之多弊不可不救

○勿得言鈍拙鄙陋以爲道之質樸當以聰○敏捷利了悟爲樂也故云勿以拙陋曰道之質當樂敏捷也勿得言愚癡無明黒暗爲學道之韜晦當以輕清明了爲樂也故云勿以愚暗曰道之晦當樂輕明也勿得言傲慢輕易於人爲道德之高當以謙遜和光同塵不染爲樂也故云勿以傲易曰道之高當樂和同也勿得言汗漫漭蕩頑空以爲道之廣大當以了悟真空爲要妙以妙有爲應變急切之用以爲樂也故云勿以汗漫曰道之廣當樂要急也勿得言身處幽靜心懷憂愁以成學道之寂靜當以道適悅豫不染爲清靜之樂也故云勿以幽憂曰道之寂當樂悅豫也如拙陋愚暗傲易汗漫幽憂之五者皆是古人了達佯狂混世之言後學不悟便爲眞實依而行之以爲學道之弊病不可不以藥石之言救療也故云古人之言學之多弊不可不救也此章明治不能悟古人言之病也

右第十三章

○關尹子曰不可非世是已不可卑人尊已不可以輕忽道已不可以訕謗德已不可以鄙猥才已

學道之人不可見他人之過惡專開病眼擧世之人以爲非以恃所能勝心自專自是也故云不可非世是已也學道之人不可小覷衆人以爲卑賤而自尊自大也故云不可卑人尊已也學道之人不可輕忽傲慢衆人以爲不悟妙道而自專以爲有道也故云不可以輕忽道已也學道之人

不可專一訕謗他人以為無德自專己有德也故云不可以訕謗德己也學道之人不可小覷衆人為鄙猥愚陋無才而自專已有才學也故云不可以鄙猥才己也此章明治不能忘人我能所之病也

右第十四章

關尹子曰困天下之智者不在智而在愚窮天下之辯者不在辯而在訥伏天下之勇者不在勇而在怯

真空窈冥不可以智知而識識故能困天下大智之人也了道之士黙黙韜晦如愚世有智者不可得而知也故云困天下之智者不在智而在愚也道本無名不可得而言辯而天下言辯者於此窮而無辯也了悟道者難以告人未若如訥不辯言也故云窮天下之辯者不在辯而在訥也了悟妙道以無為清靜保内以謙卑柔弱不與物爭保外天下有好爭者莫能與不爭者爭如此則天下無敵也以不爭之德能伏天下勇力之人不在於爭也故云伏天下之勇者不在勇而在怯也怯者柔弱也此章明治不能忘智辯勇力之病也

右第十五章

關尹子曰天不能冬蓮春菊是以聖人不違時地不能洛橘汶貉是以聖人不違俗

蓮花夏開菊花秋開天不能使蓮花冬開而菊花春開也是以聖人不逆天之四季不違時之通塞也故云天不能冬蓮春菊是以聖人不違時也洛者嵩洛之地也橘者柑子也多生江南暖處移來嵩山洛水之畔栽種之而變為枳也汶山所出之水為之汶江在呉越之地也狐貉生於江北高原山野將到江南下濕之地則死也此二者地氣使然也既地不能洛地生橘江南生貉以此聖人不違夷狄蠻戎中夏之風俗也故云地不能洛橘汶貉是以聖人不違俗也

聖人不能使手步足握是以聖人不違我所長聖人不能使魚飛禽馳是以聖人不違人所長

以握為手所長以步為足所長雖聖人豈能使手步足握易手足之用哉以此聖人不違拒我之六用所長也故云聖人不能使手步足握是以聖人不違我所長也長者以能為為長以不能為為短也魚以水中能游為長也禽以空中能飛騰為長也馳者馬走速也雖聖人豈能易魚禽游馳飛騰哉以此聖人不違拒衆人所長之用也故云聖人不能使魚飛禽馳是以聖人不違人所長也

夫如是者可動可止可晦可明惟不可拘所以為道

如是者已上所說聖人不違時不違俗不違我所長不違人所長之四者也如此不違四者可動時亦不違時之動可止時亦不違時之止可晦時亦不違時之晦可明時亦不違時之明惟能不違拒造物之變化不拘泥於死法所以應變無窮而為妙道也故云夫如是者可動可止可晦可明惟不可拘所以為道也此章明治不能隨

時達變之病也

右第十六章

關尹子曰少言者不為人所忌少行者不為人所短少智者不為人所勞少能者不為人所役

學道之人慎言儉語則寡過不為衆人之所忌憚也故云少言者不為人所忌也於利名場上慎多貪進行履則不為衆人所嫉妬短過也故云少行者不為人所短也智慧收藏儉於使用則不為衆人之所勞苦也故云少智者不為人所勞也大巧若拙儉施其能則不為衆人所役使也故云少能者不為人所役也此章明治不能忘言行智能之病也

右第十七章

關尹子曰操之以誠行之以簡待之以恕應之以默吾道不窮

操者持也誠者真實也簡者不繁也行者無住也待者應也恕者寬裕包容也了悟真空實有保任護持無住種種之邊如此簡當不繁也故云操之以誠行之以簡也與衆同處或御群下但應之以寬裕包容不見人之過失曲全己德也故云待之以恕也或有人來叩問但動容容示不假言教利根頓悟與吾所悟之道俱無窮極也故云應之以默吾道不窮也此章明治不達誠簡恕默之病也

右第十八章

關尹子曰謀之於事斷之於理作之於人成之於天事師於今理師於古事同於人道獨於己

圖謀人事以理裁斷而合其宜也故云謀之於事斷之於理也所作之事力與不力在人為而成與不成在天命也故云作之於人成之於天也事以今人為師理以古人為師也故云事師於今理師於古也事者用也用雖與衆人同而了悟妙道應變常寂無染清靜不與衆人同也故云事同於人道獨於己也此章明治不能事理圓通之病者也

右第十九章

關尹子曰金玉難捐土石易捨學道之士遇微言妙行慎勿執之是可為而不可執若執之者腹心之疾無藥可療

金玉者喻聖人之言行也土石者喻凡人之言行也金玉雖貴入眼為塵大道無名跡故言行不可及也學人於聖人之言行難忘如世人難捨金玉也故云金玉難捐也學人於凡人之言行容易忘之如世人易捨土石也故云土石易捨也學道之士若遇聖人微言妙行慎勿執著不忘也故云學道之士遇微言妙行慎勿執之也聖人之妙行可為之而成德而不可執著聖人妙行之跡也故云是可為不可執也若執著之者如人皮膚有病容易治療若人病在心腹雖盧醫扁鵲亦不能療治迷人執著聖人妙行之跡亦復如是也故云執著之者腹心之疾無藥可療也此章明治不能忘言行之病也

右第二十章

關尹子曰人不明於急務而從事於多務他務奇務者窮困災厄及之

急務者道德也多務者萬法也他務者傍門伎藝也奇務者異世之術也學人不明了道德爲簡要急切之務而務泥萬法或學傍門小法或學醫卜工伎之藝或學異世奇怪之術學雖不同失於道德者一也失於道德而墮輪迴動經塵劫無有出期此窮困災厄莫大於是也故云人不明於急務而從事於多務他務奇務者窮困○災厄及之也從事者務泥也及之者墮輪迴○也

殊不知道無不在不可捨此就彼

此者身心道德急切之務也彼者多務他務奇務也學人殊不知道無不在即此身心是道也既道無不在何獨身心道不在哉身心從道生如漚從水生即漚是水也即此身心是道亦復如是也既悟即此身心是道不可捨此身心就彼多務他務奇務求道德也故云殊不知道無不在不可捨此就彼也此章明治不能以道德爲務之病也

右第二十一章

關尹子曰天下之理捨親就疎捨本就末捨賢就愚捨近就遠可暫而已久則生害

親者性命也疎者財色也本者道也末者五常百行萬法也賢者智慧之德也愚者癡迷也近者慈善也遠者衆惡也天下之道理學人迷之捨性命道德慈善而就泥財色萬法癡迷之衆惡可暫樂安情而久○泥不悟墮輪迴生死胎卵濕化無有了期○害莫大於此也故云天下之理捨親就疎捨本就末捨賢就愚捨近就遠可暫而已久則生害也此章明治不悟道之病也

右第二十二章

關尹子曰昔之論道者或曰凝寂或曰邃深或曰澄徹或曰空同或曰晦冥愼勿遇此而生怖退

凝者定也寂者靜也邃者幽也昔之古人論道者或言泰定安靜者或言道幽深難窮者或言道如水之澄徹淵奧者或言道如虛空廣大者或言道隱晦杳冥莫測者學人若遇此或言凝寂邃深澄徹空同晦冥之五者愼勿生怕怖之心以爲道之難學而退怠也故云昔之論道者或曰凝寂或曰邃深或曰澄徹或曰空同或曰晦冥愼勿遇此而生怖退也

天下至理竟非言意苟知非言非意在彼微言妙意之上乃契吾說

天下至理者道也竟者終也向來所論之○言凝寂邃深澄徹空同晦冥之五者總屬○名相安情之意識也道本無名無情窮究到徹盡之處終非言意之可及也故云天下至理竟非言意也誠知非言非意之可及在彼古人微言妙意未萌之前薦悟了然洞徹本來見成之道元自清淨具足不假修爲外求也如此了悟乃契合所說之義也故云苟知非言非意在彼微言妙意之上乃契吾說也上者前也苟者誠也此章明治未了根塵之病也

右第二十三章

關尹子曰聖人大言金玉小言桔梗芣苢用之當桔梗芣苢生之不當金玉斃之

聖人大言者如道德陰符二經如金玉之貴也故云聖人大言金玉也桔梗者草藥之名也能治風濕之疾也芣苢者亦草藥之名也一名車前草能治赤白瀉痢之疾也小言者如後聖詩詞直言語録也或因詩詞直言語録悟之而了道如桔梗芣苢之草藥治痊風濕痢疾而人復安樂得活也故云小言桔梗芣苢用之當桔梗芣苢生之也用之當者治痊疾也生者活也或人背誦道德陰符二經如同流水而不能開悟了道者如服金玉貴細之藥不能痊愈風濕瀉痢之疾以至於喪生也故云不當金玉斃之也斃者喪生也不當者不能痊疾也此章明治分别經言精麤之病也

右第二十四章

關尹子曰言某事者甲言利乙言害丙言或利或害丁言俱利俱害必居一於此矣喻道者不言

某者代稱之辭也世人言論事理所見不同一人名甲言論此事有利益於世也一人名乙言論彼事有損害於世也故云言某事者甲言利乙言害也一人名丙言論彼此之事或有利益於世或亦有害損於世也故云丙言或利或害也一人名丁言論彼此之事行之正俱利益於世彼此之事行之不正俱害損於世也故云丁言俱利俱害也甲乙丙丁四人各論利害不同然必有一人言之當安於理也故云必居一於此矣居者安也道本無名不可以言比喻在人心了悟而已非如事有利害之比喻也故云喻道者不言也此章明治未忘利害之病也

右第二十五章

關尹子曰事有在事言有理道無在道言無理知言無理則言言皆道不知言無理雖執至言爲梗爲醫

世間萬事所用各有下落言論一事自有一理所在也故云事有在事言有理也道無處所下落亦不屬名言事理聖人之言皆無言之言以蕩言外之旨若了悟無言之言不屬事理則終日言而未嘗言言言無非道也知者悟也若不悟無言之言不屬事理雖執至人之言於道眼上如人咽喉有物梗塞又如人眼內有塵眯障也故云不知言無理雖執至言爲梗爲翳也醫當作翳此章明治未忘事理之病也

右第二十六章

關尹子曰不信愚人易不信賢人難不信賢人易不信聖人難不信一聖人易不信千聖人難

不信者不執泥而染著也凡愚人之言行不執泥染著則容易至於賢人之言行則難忘也故云不信愚人易不信賢人難也不執泥染著賢人之言行亦容易至於聖人之言行又難忘也故云不信賢人易不信聖人難也不執泥染著一聖人之言行又亦容易至於千聖人之言行尤難忘也

故云不信一聖人易不信千聖人難也
夫不信千聖人者外不見人內不見我上不見道下不見事

若夫學人不執泥染著千萬聖人之言行則心忘名跡冥然契道而逈超凡聖人我事理之名跡也故云不慕諸聖不重己靈正謂此也故云夫不信千聖人者外不見人內不見我上不見道下不見事也道者理也此章明治未忘凡聖之病也

右第二十七章

○關尹子曰聖人言蒙蒙所以使人聾聖人言冥冥所以使人盲聖人言沉沉所以使人瘖

聖人之言盡是無言之言令人於無言之言薦悟言外之旨言外之旨不屬聲故學人蒙蒙然迷情障蔽不可得而聞之如患聾一般也故云聖人言蒙蒙所以使人聾也言外之旨不屬於色杳杳冥冥視之不見令人如患盲病一般也故云聖人言冥冥所以使人盲也言外之旨不屬於名沉沉靜靜言之難議令人如患瘖瘂之病也故云聖人言沉沉所以使人瘖也

惟聾則不聞聲惟盲則不見色惟瘖則不音言

惟患耳聾之病者則於聲無所聞也故云惟聾則不聞聲也惟患目盲之病者則於色無所見也故云惟盲則不見色也惟患瘖瘂之病者則於聲無所言也故云惟瘖則不音言也

不聞聲者不聞道不聞事不聞我不見色者不見道不見事不見我不音言者不言道不言事不言我

言外之旨既聽之不聞其聲未若如患耳聾亦不聞道事我三者之聲也故云不聞聲者不聞道不聞事不聞我也言外之旨既視之不見其色未若如患眼盲亦不見道事我三者之色也亦不生此見解也故云不見色者不見道不見事不見我也言外之旨既議之無名未若患瘖瘂不能言者亦不言道事我三者之名也故云不音言者不言道不言事不言我也此章明治未忘色聲名道事我之病也

右第二十八章

○關尹子曰人徒知偽得之中有真失殊不知真得之中有真失徒知偽是之中有真非殊不知真是之中有真非

學人謾知認著妄得以為誠失於至道殊不知真得之見亦誠失於至道也如金屑雖實入眼則為塵翳也故云人徒知偽得之中有真失殊不知真得之中有真失也偽者妄也真者誠也徒者謾也學人謾知認著妄是以為誠非殊不知認著真是亦為誠非也故云徒知偽是之中有真非殊不知真是之中有真非也此章明治未忘真假之病也

右第二十九章

○關尹子曰言道者如言夢夫言夢者曰如此金玉如此器皿如此禽獸言者能言之不能取而與之聽者能聞之不能受而得之惟善聽者不泥不辯

大悟大徹之士如人睡夢覺來方知夢中

所見之境皆是妄想顛倒識見之所成也未能大悟大徹之士以識見能通萬法爲人談演妙道皆是夢中説夢也故云言道者如言夢也夢中説夢曰夢見如此金寶大山巍峩無量如此玉洞廣闊幽深難測此二者喻以道德爲靈寶洞玄廣大幽深無量難測也故云夫言夢者曰如此金玉也又夢中説夢曰夢見如此玉器金皿使用無數此喻建立妙用普利衆善萬行也故云如此器皿也又夢中説夢曰如此烏兎龜鳳龍虎此喻金烏玉兎烏龜赤鳳白虎青龍陰陽造化也故云如此禽獸也夢中説夢見此金玉器皿禽獸説者但能説之不能取金玉器皿禽獸與聽説之人也此喻聖人不能出道以示與學人也故云言者能言之不能取而與之也夢中聽説夢境之人但聞説如此金玉器皿禽獸不能承受取得之也此喻學道者因師方便點化言下自悟不從外得也故云聽者能聞之不能受而得之也惟有利根者善聞道德玄妙不執泥荼跡不辯論聖人無言之言但因聖人無言之言薦悟言外之旨了悟不可思議之道也故云惟善聽者不泥不辯也此章明治未悟談道之病也

右第三十章

關尹子曰圓爾道方爾德平爾行鋭爾事

爾者學道之人也天下學道之人但能詳讀審誦九篇精之研之究之徹之自然了悟不可思議之至道人人具足箇箇圓成不假修爲位齊諸聖也故云圓爾道也方者正也德者道之用也天下學道之人若因經了悟不可思議之至道仍要護持保任也如何護持保任但能以無爲清淨逍遙自在不染不著護其内以謙卑柔弱不與物爭護其外次又正其妙用用之於衆善利物安人不求報恩皆爲用之正而成上德也故云方爾德也天下學人若因經了悟不可思議之至道護持保任要成上德須是自利利他平等普慈不擇貴賤貧富男女妍醜仁慈等利無偏無黨以成萬德之妙行也故云平爾行也鋭者利也事者用也天下學人因經了悟不可思議眞空妙有之道以爲眞心之體以至德妙行爲眞心之用自利利他於事無往不利也故云鋭爾事也此章尹君自述一經之旨趣也

右第三十一章

文始眞經註卷之九

文始眞經後序

晉葛仙翁撰

洪體存蒿艾之質偶好喬松之壽知道之士雖微賤必親也雖夷狄必貴也後遇鄭君思遠鄭君多玉笈瓊笥之書服餌開我以至道之良藥呼吸洗我以紫清之上味後屬洪以尹眞人文始經九篇洪愛之誦之藏之拜之宇者道也柱者建天地也極者尊聖人也符者精神魂魄也鑑者心也匕者食也釜者化也籌者物也藥者雜治也洪每味之泠泠然若躡飛葉而游乎天地之混溟茫茫乎若履橫杖而浮乎大海之渺漠超若處金碧琳琅之居森若握鬼魅神姦之印倏若飄鸞鶴怒若鬪虎兕清若浴碧漻若夢紅繙縱大道渾淪至理方士不能到先儒未嘗言可仰而不可攀可玩而不可執可鑒而不可思可符而不可言其忘物遺世者之所言乎其絕跡去智者之所言乎其同陰陽而冥彼此者之所言乎何如此之尊高何如此之廣大又何如此之簡易也洪親受之

咸和二年五月朔丹陽葛洪稚川序

文始經言外旨序

愚聞三教鼎立於天地間如三光在天相須爲明不可偏廢也三家經文充府滿藏其間各有精微極至之書吾儒六經皆法言而最精微者易也釋氏大藏累千萬軸最精微者楞伽也道家大藏亦千萬卷最精微者關尹子書也三書之在三教如三光之在三才然三光雖明人無眼目無由見其明三書雖妙世無慧哲無由知其妙故三書雖存旨昧久矣傳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信哉嗚呼儒更三聖之後易變而爲象數卜筮之書釋傳四燈之後楞伽變而爲象教之文道歷秦漢而來關尹子書付淮南方術家矣況乎道隱小成言隱浮僞至人不常生至言不常行宜乎關尹子書秘而不傳於世矣雖然天地至靈之氣發而爲文載道之言陰有神護終不可泯行之有時爾易自孔子之後數千年至陳希夷始傳心法楞伽自瞿曇涅槃數千年至達磨始傳于中國今關尹子書自老子西征出關亦數千年矣抱一先生始發明此書玄

奥然此書句讀且難況通其義耶先生證悟道眞慈愍後學乃採老關骨髓述成言外經旨或因言而悉旨或轉語以明經或設喻以彰玄或反辭而顯奥或句下隱義或言外漏機或指意於言前或顯微於意外大率多關尹子言外之旨故總其多者目之曰言外經旨是書也眞所謂剖大化之秘藏增日月之光明泄大易未露之機述楞伽秘密之蘊即伏義之本心盡姬文之神思探仲尼之精微究諸佛之命脉窮諸祖之骨髓顯黄帝之機緘露老聃之肺腑也學者得見此書誠爲不世之遇豈可不知其幸耶愚蒙師親授得悟道眞無以報稱師恩敬鋟于梓傳之無窮使天下後世志道君子得遇此書言下打發了悟道眞皆吾師抱一先生無窮之德施也是書在處當過於佛乘之經陰有神天護持豈可輕慢耶學者當歲拜莊誦如葛稚川可也故爲之序有宋寶祐二祺長至日門弟子希微子王夷再拜炷香謹序

漢劉向進關尹子書

右新書著定關尹子九篇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言所校中秘書關尹子九篇臣向校讎太常存七篇臣向本九篇臣向輙除錯不可考增闕斷續者九篇成皆殺青可繕寫關尹子名喜號關尹子或曰關令子隱德行人易之常請老子著道德經上下二篇列禦寇莊周皆稱道家書篇皆寓名有章章皆首關尹子曰四字篇篇序異章章義異其旨同辭與老列莊異其歸同渾質崖戾汪洋大肆然有式則使人泠泠輕輕不使人狂蓋公授曹相國參曹相國薨書葬至孝武皇帝時有方士來以七篇上上以僊處之淮南王安好道聚書有此不出臣向父德因治淮南王事得之臣向幼好焉竊士清人能重愛黄老清淨不可闕臣向昧死上永始二年八月庚子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所校關尹子書謹進上

文始眞經言外旨序

夫道本無名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强名曰道既曰無名而不知其名矣則不可以言言也如是則聖人於道惟當不立言不立文字然聖人欲曉天下後世苟不强立其名以述其實則所謂道者將絶學而無傳矣關令尹望雲氣以候老子出關邀而留之師其道而請立言以惠天下後世則聖人慈愍後學之心至矣及乎得老子之道傳五千言之後乃述是書以曉天下後世而露五千言之所未述之旨然是道也不可名言之道也而是書也所述無言之言也則其言豈可以百家窺哉宜乎莊子聞其風而悦之自以其學出於關尹而稱之爲古之博大眞人也列禦寇亦師之以傳其道焉嗚呼至人不常生至言不常聞而關尹之書自昔以來秘傳於世少有知者雖聖明之朝以莊列二書名之爲經而是書不傳不得上達使莊列二子有知豈不有愧於地下乎莊子不云乎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

不離於眞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今觀是書則知關尹子感備四者之道宜其稱之爲博大眞人矣自清濁兆分以來未有立言垂訓顯道神德至精至微至玄至妙如此書者也葛稚川謂擒縱大道渾淪至理先儒未嘗言方士不能到惟其尊高也故淺近者不能窺惟其廣大也故孤陋者不能造惟其簡易也故該博者不能測學者望之不及研之不得契之不可咀之無味捫擷無門採索無路甚至指爲僞書以爲出於漢儒之口噫是書也莊列不能言文程不能道而謂漢儒能述之乎自漢明帝時西域之教始流入中國而其書最精微者楞嚴楞伽金剛法華也其所言之神通妙義變化正魔以至無我無人之說悉先述於是書矣然其言簡其義詳又非重譯之書所可比擬也關尹聖人生周末之世與孔子同時二聖人皆親見老子故其言間有一二與孔子同者如朝聞道夕死可矣之類豈所聞所見亦有同得者乎今觀是書首篇之言似發明五千言之旨而爲道德經作傳也學者當與道德經參觀之庶幾心釋神悟於是書矣若夫因是書感悟之後而復隨世俗一曲之士輕生誣謗不生恭敬侮聖人之言則其人本以心之神靈者悟是書之旨必復爲心之不神不靈者昧其性天而隨失其悟矣是書之靈必至如是讀是書者可不若葛稚川愛之誦之葳之拜之哉今欲於强名之下强字表德故述言外經旨有宋寶祐二年歲在甲寅重陽日抱一子陳顯微弃拜炷香敬序

抱一子曰宇者盡四方上下之稱也故以一宇冠篇首謂無是宇則無安身立命之地道則徧四方上下無不在焉無是道則天地造化或幾乎廢矣故一宇者道也宇既立不可無柱故以二柱次之柱者建天地也天地定位聖人居中聖人者道之體也聖人建中立極故以三極次之三才既立四象位焉故以四符次之符者契神之物也故爲精神魂魄五居數之中心居人之中故以五鑑居中以明眞心能照也然無形則心無所寓故以六匕次之匕者食也食以養形故形食一體形久則化故以七釜次之釜者變化萬物之器也釜中不可無物故以八籌次之籌者物也物物可爲藥藥可以雜治故以九藥終之九者究也盡也物至於爲藥功用極矣然藥之功復能活人有復生之理以明萬物皆具是氣是性可以生物不逐形盡也故以藥終焉今將九篇分爲三卷以見自一生三自三成九之義至九則復變爲一而無窮矣

原上中下三卷今離爲九卷

文始眞經言外旨卷之一

抱一子陳顯微述

一宇篇(宇者道也凡二十八章)

關尹子曰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即道天物怒流人事錯錯然若若乎回也戛戛乎鬪也勿勿乎似而非也而争之而介之而呪之而嘖之而去之而要之言之如吹影思之如鏤塵聖智造迷鬼神不識惟不可為不可致不可測不可分故曰天曰命曰神曰玄合曰道

○抱一子曰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世之學者罕見關尹子書而多以百家之言及臆説解之愈不能明老子之旨關尹謂使有道不可言則道與言為二惟不可言即道則言與道為一學者槩觀非有道不可言多誤認為有道可言若有道可言則當云有道非不可言不曰非有道不可言也今曰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是則翻老子之言以明老子言外之旨也此言翻之則曰非有道不可道不可道即道既翻出不可道即道則翻出道可道非道矣道可道非道即是老子道可道非常道也或者猶疑可道為口道之道悪又翻經言以曉之曰如曰空可空非眞空使其可空即是有物窒而不空之處豈謂之眞空乎知空可空非眞空則知道可道非常道矣或者諭曰如心心如性性皆可用功以人為而道獨不可以人為故不可以道道也向非翻言外之言吾終世不能明老子之經旨矣世人又多被常字轉了○

○將謂老子有非常之道然老子立此常字者政恐世人疑吾所謂道有異乎人也殊不知此乃通天下之常道爾猶強名曰道者通天下之常名爾是道也通天徹地亘古亘今無往而不在纔開口言則去道遠矣故曰二也纔指此強名之名為可名則非名矣惟不可名故假常名強名之猶曰非有名不可名不可名即名也是則不可言即道不可名即名即老子可道則非常道可名則非常名之意也然則老子大聖人也其言如天之不言之言非有大聖人如關尹子者疇能復以不言之言發明其言外之旨哉然關尹子既發明不可名言之旨矣又恐世人謂道不可名言則可以思而得之故又曰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即道與上意同噫可言可思皆人也不可言不可思皆天也然則人與天果可以異觀乎曰人皆可曰天然則人與天果可以同觀乎曰天物怒流人事錯錯然有相若而回者有相戛而鬪者有相勿而似而非○

○者或争而目以心鬪或介而不交於物或呪而呵叱之或嘖而呼喚之或去而離之或要而合之天物人事不齊如此豈可以同觀哉今欲以人之言思及之譬如吹影鏤塵徒勞心耳是道也聖智造之猶迷鬼神測之不識惟其不可為故曰天不可致故曰命不可測故曰神不可分故曰玄合是四者強名曰道

關尹子曰無一物非天無一物非命無一物非神無一物非玄物既如此人豈不然人皆

可曰天人皆可曰神人皆可致命通玄不可彼天此非天彼神此非神彼命此非命彼玄此非玄是以善吾道者即一物中知天盡神致命造玄學之徇異名析同實得之契同實忘異名

抱一子曰老子言道繼之以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關尹子恐學者徇異名析同實而並以天命神玄四者異觀之故於此章重言即一物中可以知天盡神致命造○玄物物皆然人人本具不可彼天此非天○彼神此非神彼命此非命彼玄此非玄也是則或曰妙或曰徼或曰玄亦物物皆然人人本具惟得之者契其同有之實忘其異謂之名至於玄之又玄可以入道矣

關尹子曰觀道者如觀水以觀沼為未足則之河之江之海曰水至也殊不知我之津液涎淚皆水

抱一子曰觀道如觀水則我與水為二矣所觀愈大所岐愈遠返照回光則吾身自有沼河江海也今之津液涎淚皆水非吾身中之沼河江海之發見者乎昧者不知耳

關尹子曰道無人聖人不見甲是道乙非道道無我聖人不見已進道已退道以不有道故不無道以不得道故不失道

抱一子曰有人則我與人為二有我則我與道為二我不可有道可有乎我不可得道可得乎惟不有我者然後能不無我惟不得我者然後能不失我不有不無不得○不失豈如事物之有成壞得喪哉彼自執○有所得者烏足以語此

○關尹子曰不知道妄意卜者如射覆盂高之者曰存金存玉中之者曰存角存羽卑之者曰存瓦存石是乎非乎惟置物者知之

抱一子曰使置物者不置物於覆盂之下則徒勞射覆者卜度矣是則甲置物而乙射覆為兩人矣今焉甲自置之而甲自覆之而不知所置何物何邪以物欲為盂以識陰為覆雖有大智力亦不能射此覆盂悟其置也何則併與置之時忘之矣自缺以為他人置之而我射之卜度終身而不能得一旦揭去物欲之盂破除識陰之覆而見其所置之物方悟置之者非他人而前日存金存玉存角存羽存瓦存石之想皆妄意也噫覆盂之下果何物乎學者毋以為未嘗置而昧之

關尹子曰一陶能作萬器終無有一器能作陶者能害陶者一道能作萬物終無有一物能作道者能害道者

○抱一子曰謂之器矣焉能作陶焉能害陶○謂之物矣焉能作道焉能害道然器不作陶謂之非陶則不可物不作道謂之非道則不可況器不能害陶而害陶者必器物不能害道而害道者必物然器存則陶存物在則道在去是器則陶安在哉亡是物則道安在哉果能去是器乎器成無盡果能亡是物乎物生無窮惟不器器謂之善陶惟不物物謂之善道善陶者陶乎陶善道者道乎道陶者不知其陶道乎道

者不知其道不知其陶者無器可作不知其道者無物可成器乎物乎陶乎道乎

關尹子曰道茫茫而無知乎心儻儻而無羈乎物迭迭而無非乎電之逸乎沙之飛乎聖人以知心一物一道一三者又合爲一不以一格不一不以不一害一

抱一子曰見物便見心無物心不現見心便見道無心道不現或曰先達以無心是道其說非乎又曰無心猶隔一重關其說信乎曰見物便見心時汝領會否曰會曰

○無物心不現時心安在哉或者茫然自失○他日復問曰心可見乎曰心不可見孰可見曰道可見乎曰汝以爲道與心一乎二乎曰心與道可一矣物可與道與心一乎曰汝欲以不一者害一乎或者唯唯而退

關尹子曰以盆爲沼以石爲島魚環游之不知幾千萬里而不窮也夫何故水無源無歸聖人之道本無首末無尾所以應物不窮

抱一子曰有首有尾者應物易窮無本無末者應物不窮傳曰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嘗竅夫太素之先有太始太始之先有太初是則道未嘗無本末也太素者質之始太始者形之始太初者氣之始人能反本還源自太素以至太初如上百尺竿頭至矣盡矣不可以復上矣殊不知太初之外更有所謂太易焉太易者未見氣也是猶向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方見太易無首無尾無源無歸莫知所終莫知所始者矣雖然學者向百尺竿頭如何進步

○關尹子曰無愛道愛者水也無觀道觀者火也無逐道逐者木也無言道言者金也無思道思者土也惟聖人不離本情而登大道心既未萌道亦假之

○抱一子曰愛觀逐言思五者出於心心生則五者皆生心寘則五者皆泯經曰五賊在心施行於天世人有執一端以求道者或以愛或以觀或以逐或以言或以思起心動念去道愈遠惟聖人非不愛也愛未嘗愛非不觀也觀未嘗觀以至非不逐言思而未嘗逐言思故不離本情而登大道聖人本情豈異於人哉特心未嘗萌爾

關尹子曰重雲蔽天江湖黯然游魚茫然忽望波明食動幸賜于天即而就之漁釣斃焉不知我無我而逐道者亦然

抱一子曰逐者木也心已萌也有心逐道或遇異景異物異祥異氣異光異明異見異趣異靈異通横執爲道是猶魚望波明食動即而就之也惟知我無我則心無心矣安事逐哉或曰進脩亦逐也精進亦逐也皆非也曰爲學日益故須精進退脩以成其德爲道則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無不爲是名眞精進

○關尹子曰方術（一作方士）之在天下多矣或尚晦或尚明或尚弱或尚强執之皆是不執之皆道

抱一子曰修眞練性圓通覺輪所尚不同或觀音聲而尚晦或定光耀而尚明或運動而尚强或寂靜而尚弱是數者皆可以入道然執之則非道也事也苟不執之皆可以入道執不執之間相去遠哉

關尹子曰道終不可得彼可得者名德不名道道終不可行彼可行者名行不名道聖人以可得可行者所以善吾生以不可得不可行者所以善吾死

抱一子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若夫可得可行則可失可止可失可止則有時而離矣惟不可得不可行故須臾不可離須臾不可離則我在是道在是矣易曰顯道神德行道固自我以顯矣而德行尤不可不神也然聖人於道有所得者皆德也於道有所行者皆行也所以積德而不敢失德累行而不敢失行功滿三千大羅爲仙行滿八百大羅爲客此皆以可得可行者善吾生也若夫不可得不可行者安有所謂生安有所謂死哉此所以善吾死也

關尹子曰聞道之後有所爲有所執者所以之人無所爲無所執者所以之天爲者必敗執者必失故聞道於朝可死於夕

抱一子曰道果可聞乎聞於心而不聞於耳道果可傳乎傳於天而不傳於人天其可有所執乎故爲者必敗執者必失皆人也以是知朝不聞道於天則人不眞死於夕

關尹子曰一情冥爲聖人一情善爲賢人一情惡爲小人一情冥者自有之無不可得而示一情善惡者自無起有不可得而祕一情善惡爲有知惟動物有之一情冥爲無知溥天之下道無不在

抱一子曰文王之不識不知孔子之無知老子之能無知乎皆聖人之冥情也自有之無蕩蕩乎不可名狀豈可得而示哉若夫顏孟之仁善桀跖之暴惡皆自無起有昭昭乎不可得而祕也一情善惡爲有知動物皆然一情之冥爲無知無知則與太虛同體矣故曰溥天之下道無不在

關尹子曰勿以聖人力行不怠即曰道以勤成勿以聖人堅守不易即曰道以執得聖人力行猶之發矢因彼而行我不自行聖人堅守猶之握矢因彼而守我不自守

抱一子曰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聖人初何固必哉時乎用九則聖人自強不息非勤也因時而動不容息也時乎用六則聖人利永貞非執也因時而靜不容動也易曰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故學道有時節因緣聖人初何所容心於動靜哉善觀聖人者觀其時而已矣

關尹子曰若以言行學識求道互相展轉無有得時知言如泉鳴知行如禽飛知學如擷影知識如計夢一息不存道將來契

抱一子曰言行學識可以進德修業不可以求道捨言行學識四者之外孰從而求之哉善求道者不即四者亦不離四者知言如泉鳴無是非之可辨知行如禽飛無善惡之可思知學如擷影無得失可驗知識如計夢無事理之可尋是則有言忘言有行忘行有學忘學有識忘識則幾於道矣曰然則道可求乎曰求則非求也不求則眞求也故曰一息不存道將來契

關尹子曰以事建物即難以道棄物即易夫

下之物無不成之難壞之易

抱一子曰以事建物天下之人爭趨之而不憚其難蓋有爲之功有可把捉成之甚難而爲之甚易也以道棄物天下之人咸畏之而不知其易蓋無爲之功無可把捉成之甚易爲之甚難也大而建立世界次而建邦立國以至成家立身莫不積德累功日將月就或經歲或累年或終身或積世不憚勞苦庶可晞冀信不易也至于一行之差一念之失一動之非一事之悞則○隳壞世界喪覆邦國破家亡身可立而待故曰成之難而壞之易也至於懸崖撒手自肯承當不假修爲立地成道至易也非天下至剛至健之大丈夫孰能與於此

關尹子曰一灼之火能燒萬物物亡而火何存一息之道能實萬物物亡而道何在

抱一子曰天下之物皆有形有形則有我若夫有形而無我者惟火而然何也火不自立附物而現無我也使不附于草木金石火可安在哉是則天下無復存火矣然擊之金石鑽之竹木則火不期至而至矣火果有乎火果無乎聖人以火喻道噫善喻哉

關尹子曰人生在世有生一日死者有生十年百年死者一日死者如一息得道十年百年死者如歷久得道彼未死者雖動作昭智止名爲生不名爲死彼未契道者雖動作昭智止名爲事不名爲道

抱一子曰昔人謂方生方死方死方生蓋方生方死者生非真生方生方死者死非○真死今有生一日死者生果真生乎死果真死乎以至十年百年莫不皆然何以知其真死曰動作昭智者是也曰孰不動作昭智曰未死者止名爲生未契道者止名爲事而已噫安得真死者而與之語道哉

關尹子曰不知吾道無言無行而即有言有行者求道忽遇異物橫執爲道殊不知捨源求流無時得源捨本求末無時得本

抱一子曰言行可以進德不可以進道以言行求道不惟不可得道併與德失之矣何則彼求道者過於求德則過用其心以善言善行爲不足爲必求奇言異行以爲踐德入道之蹊必有異事契其異言異物感其異行學者不悟橫執爲道未有不遭魔境如道經佛書之所云者豈止無時得源無時得本而已哉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

關尹子曰習射習御習琴習樂(一作習奕)終無一事可以一息得者惟道無形無方故可得之一息

○抱一子曰世事有爲用力甚難而人樂爲大道無爲用力甚易而人不爲何則世事如射如御如琴如棊有物有則可師可息故可漸爲之非積歲累時不能臻其妙大道無色無形無數無方不可師不可習不可漸造之有一彈指頃立地成道者或積歲累時不得或一彈指頃得之相去遠矣此無他有爲之功與無爲之功不同也

關尹子曰兩人射相遇則工拙見兩人奕相遇則勝負見兩人道相遇則無可示者無工

無拙無勝無負

抱一子曰孔子見温伯雪子於魯目擊而道存無可示者無可言者世有主賓相見勸辨正邪以較高下淺深之學者兩俱失之矣安得兩眼對兩眼者與之相視而笑哉

關尹子曰吾道如海有億萬金投之不見有億萬石投之不見有億萬汙穢投之不見能運小蝦小魚能運大鯤大鯨合衆水而受之不爲有餘散衆水而分之不爲不足

抱一子曰以海喻道可謂善喻矣言其體則金石汙穢蝦魚鯤鯨無所不納言其用則合受分散善利善藏無所不周大哉海乎大哉道乎雖然使海知有一物存留其中知有一滴合散其中則海之爲海殆矣問海知乎哉問道知乎哉

關尹子曰吾道如處暗夫處明者不見暗中一物而處暗者能見明中區事

抱一子曰處暗則不見我而見物不見我則亡我而身隱矣見物則昭智而不昧矣

能亡我而昭智不昧聖人之功也若夫處明則見我見我則見明見明則不見暗中一物是則衆人熙熙如春登臺我形俱顯寵辱皆驚昧於倚伏而不覺不知者矣奚取哉

關尹子曰小人之權歸于惡君子之權歸于善聖人之權歸于無所得惟無所得所以爲道

抱一子曰人皆有是權顧所歸如何耳權者謂無一定之稱也夫小人豈一定爲惡耶能遷就爲善則君子矣君子豈一定爲善耶苟造次爲惡則小人矣惟聖人權如虛空歸無所得學者於不思善不思惡之際而求其權之所歸亦幾矣

關尹子曰吾道如劒以刃割物即利以手握刃即傷

抱一子曰人患不達道達道之人斷天下事無難無易莫不迎刃而解蓋精神剛明智慧照徹物來自明事至自判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豈容一毫人力於其間哉若夫揆吾精神察吾智慧何剛何明何照何徹是猶以手握刃不自傷者鮮矣

關尹子曰籩不問豆豆不答籩瓦不問石石不答瓦道亦不失一作識問與答與一氣往來道何在

抱一子曰道無問問無應是則人與人居道與道會有問有答一氣往來耳胡不觀諸籩豆瓦石乎籩與豆終日講禮而昧者不覩瓦與石終日談道而聾者不聽然則籩之與豆瓦之與石有問有答乎一氣往來乎

關尹子曰仰道者跂如道者駸皆知道之事不知道之道是以聖人不望道而歉不恃道而豐不借道于聖不賈道于愚

抱一子曰道不可求也求之者不得道不可道也逐之者不及道不可恃也恃之者不尊道不可衒也衒之者不貴世之學者未造道也仰而跂之望而慊然與夫師而資之如而駸之皆求之逐之者也既造道矣恃之而自豐衒之而貫愚皆不尊不貴

者也是則知道之事不知道之道耳於道何有哉若夫聖人則不師而得不逐而及不恃而有不衒而貴前無聖人後無愚者獨往獨來知我者希我者貴矣

文始經言外旨卷之一

文始經言外旨卷之二

抱一子陳顯微述

二柱篇

柱者建天地也凡十二章

關尹子曰若椀若盂若瓶若壺若甕若盎皆能建天地兆龜數蓍破瓦文石皆能告吉凶是知天地萬物成理一物包焉物物皆包之各不相借以我之精合彼之精兩精相薄而神應之一雌一雄卵生一牝一牡胎生形者彼之精理者彼之神愛者我之精觀者我之神愛為水觀為火愛執而觀因之為木觀存而愛攝之為金先想乎一元之氣具乎一物執愛之以合彼之形冥觀之以合彼之理則象存矣一運之象周乎太空自中而升為天自中而降為地無有升而不降無有降而不升升者為火降者為水欲升而不能升者為木欲降而不能降者為金木之為物鑽之得火絞之得水金之為物擊之得火鎔之得水金木者水火之交也水為精為天火為神為地木為魂為人金為魄為物運而不已者為時包而有在者為方惟土終始之有解之者有示之者

抱一子曰天地者萬物父母也萬物生於天地而各具天地之體而微也具是體則具是理雖椀盂瓶盎皆有天地龜蓍瓦石皆存吉凶物之無情者尚爾況血氣有情者乎況人為萬物之靈者乎精神薄應形理愛觀執存因攝而生生不窮矣非天下至達其孰能與於此人徒知神為天而精為地而不知神火自地升精水自天降欲升不升者為木為人欲降不降者為金為物金木者水火之交也故各具水火之性運而不已四時生焉包而有在四方立焉四時既生四方既立則大中成焉大中成則土為尊矣故始之終之解而分之示而顯之皆中土之功也自夫大中之氣周乎太空則天自中而升地自中而降而天地之形分矣無有升而不降無有降而不升自上下下自上上下之精神也故人之髮根在首而四肢垂下魂神自天而降也草木之根茹在下而枝莖向上精魄自地而

升也禽獸橫生則根在尾矣故雖具血氣之情而雜金木之性五行交雜則蠢動蟲虫異稟異根有不可勝窮者矣

關尹子曰天下之人蓋不可以億兆計人人之夢各異夜夜之夢各異有天有地有人有物皆思成之蓋不可以塵計安知今之天地非有思者乎

抱一子曰夢中天地人物與覺時天地人物有以異乎無以異乎皆思成之乎非思成之乎嬰兒未解思念之時彼見天地人○物亦不知其為天地人物也謂之天地人物者係乎識爾嬰兒未識之時能夢天地人物否乎彼初見之亦未識之久而後疑心水印之夢斯著矣猶如玉石鱗角之中有山川星月凝而結秀則形狀具存也然則鱗角有思乎玉石有思乎知鱗角玉石之思則知天地之思也

關尹子曰心應棗肝應榆我通天地將陰夢水將晴夢火天地通我我與天地似契似離純純合歸

抱一子曰天地形之大者也人身形之小者自形觀之則有小大之辨自神觀之則無離契之分天之日月明晴即人之精神感衰豈特陰夢水晴夢火哉地之五味藥食即人之五臟好惡豈特心應棗肝應榆哉我與天地一乎二乎同歸乎各歸乎

關尹子曰天地雖大有色有形有數有方吾有非色非形非數非方而天天地地者存

抱一子曰生生者未嘗生死死者未嘗死是則天天者非天地地者非地也人徒見○有形色數方者謂之天而不知非形色數方者能天天能地地能生生能死死也學者識認得真體會得實然後知不可以名言不可以形似昔人謂非心非物離性離相寒山子謂之天中之天亦強名也何可云謂哉

關尹子曰死胎中者死卵中者亦人亦物天地雖大彼固不知計天地者皆我區識譬如手不觸刃刃不傷手

抱一子曰識識易去識難稚年一見皓首不忘識之粘縛於人如此可畏哉彼死胎中死卵中者不見天地固矣然在胎在卵之時有識性乎無識性乎苟無識性則胡為而在胎在卵然則在胎在卵之中果有天地乎果無天地乎釋氏以識為五音之最微者以其難忘也使無識則不生矣不生則不中胎卵化濕之陰矣今日計有天地者皆我區識自計之天地何嘗期人之識哉故曰我不觸刃刃不傷人

關尹子曰夢中鑑中水中皆有天地存焉欲去夢天地者寢不寐欲去鑑天地者形不照○欲去水天地者盎不汲彼之有無在此不在彼是以聖人不去天地去識

抱一子曰天地有大恩於人亦有大盜於人知其盜則不為其所盜矣天地本不盜人而人自盜之何則胷中之天地萬物始如夢見中如鑑照終疑於神水至死不能忘其為盜豈勝言哉然夢因寐鑑因照水因汲汲者取也夢生於視視生於取取生於識故曰不去天地去識言天地則萬物

在其中矣

關尹子曰天非自天有爲天者地非自地有爲地者譬如室宇舟車待人而成彼不自成知彼有待知此無待上不見天下不見地內不見我外不見人

抱一子曰天不自天所以天長地不自地所以地久使人不自人我不自我則可以同天地之長久矣天地果待人而成乎待人而成者成夫人之胷中之天地爾待固在彼成不成在我故不爲天地者上不見○天下不見地內不見我外不見人

○關尹子曰有時者氣彼非氣者未嘗有晝夜有方者形彼非形者未嘗有南北何謂非氣氣之所自生者如搖箑得風彼未搖時非風之氣彼已搖時即名爲氣何謂非形形之所自生者如鑽木得火彼未鑽時非火之形彼已鑽時即名爲形

抱一子曰氣不能生氣生氣者非氣也形不能生形生形者非形也或曰氣不能生氣則不問敢問形不能生形則人與萬物以形生形非乎曰枯木死屍亦形也能生形乎今人與萬物以形生形者蓋有非形者存乎其中雖金石草木莫不皆然故聖人獨以火而喻之以明形之最精者猶若是況形之粗者哉非氣者搖動則生氣非形者鑽磨則生形氣者天也有時也有晝夜也形者地也有方也有南北也世有尅時日擇方嚮以求生氣生形者焉知時在天地未判之先方乃自然南嚮之位也哉

○關尹子曰寒暑溫涼之變如瓦石之類置之火即熱置之水即寒呵之則溫吸之則涼特因外物有去有來而彼瓦石無去無來譬如水中之影有去有來而所謂水者實無去來

抱一子曰愚解叅同契嘗曰天地不能晝夜也以日月往來而爲晝夜天地不能寒暑也以日月遠近而爲寒暑也此言寒暑之常也若夫盛夏寒風三冬暴欝此不正之氣非時之風倏往忽來非天地有爲也客氣往來爾故曰如水中之影有去有來而所謂水者實無去來

○關尹子曰衣搖空得風氣噓物得水水注水即鳴石擊石即光知此說者風雨雷電皆可爲之蓋風雨雷電皆緣氣而生而氣緣心生猶如內想大火久之覺熱內想大水久之覺寒知此說者天地之德皆可同之

抱一子曰人知精神魂魄猶天之風雨雷電風雨雷電出於天而人且能爲之而自已之精神魂魄豈不能自生自養自保自錬乎知搖空得風則鼓吾槖籥可以生氣知噓物得水則胎吾之氣可以化精知注○水則鳴則錬吾之精可以制魄知擊石即光則鍛吾之魄可以益神是則觀天之道執天之行而陰符之制在氣而氣之制在心想火則熱想水則寒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千變萬化無不可爲矣德同天地信哉

○關尹子曰五雲之變可以卜當年之豐歉八風之朝可以卜當時之吉凶是知休咎災祥一氣之運耳渾人我同天地而彼私智認而已之

抱一子曰五雲八風有災有祥皆一氣之

運而預見休欲于天地者也氣之爲氣神矣哉靈矣哉而昧者不知也一人感之而五雲爲之變八風爲之遷蓋有至靈至神者存乎其中如是則曰人曰我曰天曰地莫不貫通而私智認爲已有安知虛徹靈通大同之道哉

關尹子曰天地寓萬物寓我寓道寓苟離於寓道亦不立

抱一子曰寓者在已無居之謂也昔人謂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非寓而何我寓則天地寓天地非自成待我天天地地而成也故我寓則天地寓天地寓則萬物寓我與天地萬物皆寓矣而道獨不寓而長存焉則我與道爲二矣道何立哉其人存則其道存其人亡則其道息故苟離於寓道亦不立

文始經言外旨卷之二

文始經言外旨卷之三　賢八

抱　一　子　陳　顯　微　述

三極篇 極者尊聖人也 凡二十七章

關尹子曰聖人之治天下不我賢愚故因人之賢而賢之因人之愚而愚之不我是非故因事之是而是之因事之非而非之知古今之大同故或先古或先今知內外之大同故或先內或先外天下之物無得以累之故本之以謙天下之物無得以外之故舍之以虛天下之物無得以難之故行之以易天下之物無得以窒之故變之以權以此中天下可以制禮以此和天下可以作樂以此公天下可以理財以此周天下可以禦侮以此因天下可以立法以此觀天下可以制器聖人不以一己治天下而以天下治天下天下歸功於聖人聖人任功於天下所以堯舜禹湯之治天下天下皆曰自然

抱一子曰天無爲而萬化成聖人無爲而天下治聖人何心哉人徒見夫制禮作樂理財禦侮立法制器周濟曲成而不遺將謂聖人物物思之事事計之而以一已之智力當天下之事物也殊不知聖人本之以謙舍之以虛行之以易變之以權因人之賢而賢之因之愚而愚之因是是之因非非之不以古今而先後其心不以內外而輕重其事而以天下治天下也天下歸功於聖人聖人不自以爲功而任功於天下是道也堯舜禹湯得之故皆曰自然

關尹子曰天無不覆有生有殺而天無愛惡日無不照有妍有醜而日無厚薄

○抱一子曰聖人猶天也物有生殺天無愛○惡聖人猶日也物有妍醜而日無厚薄是蓋聖人無爲無心之治也

關尹子曰聖人之道天命非聖人能自道聖人之德時符非聖人能自德聖人之事人爲非聖人能自事是以聖人不有道不有德不有事

抱一子曰聖人無我故道以天命不自有道也德以時符不自有德也事以人爲不自有事也彼執有道有德有事者庸人爾

焉能忘我哉

關尹子曰聖人知我無我故同之以仁知事無我故權之以義知心無我故戒之以禮知識無我故照之以智知言無我故守之以信

抱一子曰聖人之五常亦猶衆人之五常夫豈異乎人哉特衆人之五常未能忘我而聖人之五常本於無我此其所以異乎人矣仁無我則同天下之我以爲仁義無我則權天下之事以爲義禮無我則戒天下之心以爲禮智無我則照天下之識以爲智信無我則守天下之言以爲信此其所以不可跂及歟

關尹子曰聖人之道或以仁爲仁或以義爲仁或以禮以智以信爲仁仁義禮智信各兼五者聖人一之不膠天下名之不得

抱一子曰以仁爲仁天下之人能與知而與行至於以義以禮以智以信爲仁則非天下至聖其孰能與此何則舉一常而五常備五換循環各兼五者視賢智之士厚於仁而薄於義智有餘而信不足者大有徑庭也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然則聖人之道混混淪淪何可得而名狀哉故曰聖人一之不膠天下名之不得

關尹子曰勿以行觀聖人道無跡勿以言觀聖人道無言勿以能觀聖人道無爲勿以貌觀聖人道無形

抱一子曰道無形無跡無言無爲學者何從而求之哉不已則求諸聖人聖人者道之體也然果可求之於聖人乎求之於聖人者不過言貌行能而已愈失之矣捨言貌行能之外何從而觀聖人哉善觀聖人者觀其心而不觀其迹然則聖人之心果可觀乎果不可觀乎果異於吾心乎果不異於吾心乎前章有言曰不借道於聖此之謂也

關尹子曰行雖至卓不離高下言雖至工不離是非能雖至神不離巧拙貌雖至殊不離妍醜聖人假此以示天下天下冥此乃見聖人

抱一子曰聖人本無言貌行能不得已而假此以示天下人徒見聖人言之工貌之殊行之卓能之神而謂道在夫四者之間而有是非妍醜高下巧拙之辯愈不足以識聖人矣學者冥此而於四者之外觀之斯善學矣

關尹子曰聖人師蜂立君臣師蜘蛛立網罟師拱鼠制禮師戰蟻置兵（一作制兵）衆人師賢人賢人師聖人聖人師萬物惟聖人同物所以無我

抱一子曰衆師賢賢師聖聖師萬物固矣然則聖人果師蜂而立君臣師蛛鼠蟻而置網禮兵乎聖人同物置作無我天下之物皆聖人之師也物生自然聖人師其自然而已矣聖人何心哉

關尹子曰聖人之於衆人飲食衣服同也屋室舟車同也貴賤貧富同也衆人每同聖人聖人每同衆人彼仰其高侈其大者其然乎其不然乎

抱一子曰聖人之處世和其光同其塵惟

恐自異於衆人而其起居衣食貧富貴賤何敢異於人哉使人仰其高侈其大者聖人所懼也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斂無崖老子漠然不應然則聖人之處世豈容衆人之仰侈哉

關尹子曰聖人曰道觀天地人物皆吾道倡和之始終之青黃之卵翼之不愛道不棄物不尊君子不賤小人賢人曰物物物不同旦旦去之旦旦與之短之長之直之方之是為物易者也殊不知聖人鄙雜廁別分居以為人不以此為已

抱一子曰聖人道則如絲之紛事則如棊之布聲倡倡之聲和和之事始始之事終終之色青青之色黃黃之物卵卵之物翼翼之無愛道無棄物不尊君子不賤小人此則道如絲棼也至於鄙雜衆物廁別分居或短或長或直或方物物不同旦旦去取井井有條此則事如棊布也聖人志於道無心無我故不為物易賢人志洛物有心有人故未免為物所易

關尹子曰魚欲異群魚捨水躍岸即死虎欲異群虎捨山入市則擒聖人不異衆人特物不能拘耳

抱一子曰莊子謂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隳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還人純純常常削迹捐勢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此聖人不異衆人之說也若夫遊於雕陵而忘其身見異鵲之利而忘其真虞人逐之以吾為戮反走而三月不庭此魚捨水躍岸虎捨山入市之謂也雖然聖人處衆雖不自異物豈能拘之哉

關尹子曰道無作以道應世者是事非道道無方以道寓物者是物非道聖人竟不能出道以示人

抱一子曰道本無為而以道應世者是事也道本無體而以道寓物者是物也聖人終不能將出此道以示人然則志道之士何從而得之哉昔人謂使道可獻人莫不獻之于其君使道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可傳人莫不傳之於其子孫惟其不可以出示於人故得之者鮮矣然則聖人終不傳於人乎孔子不云乎吾無隱乎爾善觀聖人者當於事物之外觀之

關尹子曰如鍾鍾然如鍾鼓然聖人之言則然如車車然如車舟然聖人之行則然惟莫能名所以退天下之言惟莫能知所以奪天下之智

抱一子曰謂鍾為鍾人皆然之謂鼓為鍾則人不測其言所以退天下之言也謂車車行人皆然之謂舟車行則人罔測其行所以奪天下之智也是猶犬可以為羊輪不輾地之辯也其可以言名乎其可以智知乎

關尹子曰蝍蛆食蛇蛇食鼃鼃食蝍蛆互相食也聖人之言亦然言有無之弊又言非有非無之弊又言去非有非無之弊言之如引鋸然惟善聖者不留一言

抱一子曰夫大道無說善聖者不言非無

說也不可說也不可說而言之則有弊何則言不出乎有無也言有則無言無則有言非有則非無言非無則非有有無相呑互相爲弊猶蛇蠹蝍蛆互相呑食如引鋸然去來牽掣是則有言不如無言也然則聖人果不留一言乎聖人之言滿天下學者苟以聖人之言爲言不惟不知言併與聖人失之矣

關尹子曰若龍若蛟若蛇若龜若魚若蛤龍皆能之蛟蛟而已不能爲龍亦不能爲蛇爲龜爲魚爲蛤聖人龍之賢人蛟之

抱一子曰聖人能大能小能智能愚能垢能淨能貴能賤能壽能夭千變萬化無可無不可賢人則不然能大者不能小能智則不能愚昔孔子見老子歸謂弟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嗋又何規於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聖人龍之賢人蛟之其是之謂歟

關尹子曰在己無居形無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芒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嘗隨人

抱一子曰在己不自居自居則有我矣能無我則形物自著非我分別而著彼形物也此靜也靜極則動而其動也如水之流動已復靜而其靜若鏡之瑩是則雖有動靜而何嘗動靜哉其應物也若響之應聲則吾如虛空虛谷失芒芴乎若未嘗有寂湛乎徹底純清同乎物而不自異則與物和而不競也驚其得而不自有則與道忘而不失也未嘗先人常後而不先不敢爲天下先也而嘗隨人和而不唱不得已而後動也體用具存權實畢備此聖人之所以爲善聖歟

關尹子曰渾乎洋乎游太初乎時金已時玉已時糞已時土已時翔物時逐物時山物時淵物端乎權乎狂乎愚乎

抱一子曰老子曰吾游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謂之渾乎洋乎游太初乎豈不信然至於如金在鑛如玉蘊石則時金時玉也道在瓦礫道在屎溺則時糞時土也鶉居而㲉食鳥行而無影則時翔物也呼我馬而謂之馬呼我牛而謂之牛則時逐物也塊然如石槁然如木則時山物也如鱗之潛如魚之泳則時淵物也然則皆聖人之正行也皆聖人之權變乎大聖若狂大智若愚夫豈眞狂眞愚也哉

關尹子曰人之善琴者有悲心則聲淒淒然有思心則聲遲遲然有怨心則聲回回然有慕心則聲裴裴(一作奕奕)然所謂悲思怨慕者非手非竹非絲非桐得之心符之手得之手符之物人之有道者莫不中道

抱一子曰人之善琴者得之心而符之手得之手而符之物而悲思怨慕之心猶足以感絲桐而聲爲之變而況有道之人動止周旋無不中道寧不感天動地康時豊

物哉昔庚桑楚得老子之道居畏壘之山三年而畏壘大穰其是之謂乎

關尹子曰聖人有言有爲有思者所以同乎人未嘗言未嘗爲未嘗思者所以異乎人

抱一子曰聖人終日言而未嘗言終日爲而未嘗爲終日思而未嘗思特人不能測識耳何以異於人哉

關尹子曰利害心愈明則親不睦賢愚心愈明則友不交是非心愈明則事不成好醜心愈明則物不契是以聖人渾之

○抱一子曰衆人昭昭而我獨昏昏衆人察察而我獨悶悶昭昭察察則利害賢愚是非好醜之心愈明矣愈明則於親友事物愈難睦交成契矣惟聖人以無心渾之則利自利害自害賢自賢愚自愚是自是非自非好自好醜自醜如是則親無不睦友無不交事無不成物無不契聖人初何容心哉

關尹子曰世人愚拙者妄援聖人之愚拙自解殊不知聖人時愚時明時拙時巧

抱一子曰聖人有大巧而若拙有大智而若愚世之愚拙者妄援聖人以自解則愚者愈見其愚而拙者愈露其拙豈能自解哉

關尹子曰以聖師聖者賢人以賢師聖者聖人蓋以聖師聖者徇蹟而忘道以賢師聖者返蹟而合道

○抱一子曰有聖有賢之分者跡也未嘗有聖有賢之分者道也視聖人爲聖人豈可跂及哉是則徇蹟而忘道也惟不知其爲聖而以賢師資之則智齊於師庶乎忘其蹟而得其道矣而古人猶謂智與師齊減師半德學者須負過師之智則幾矣

關尹子曰賢人趨上而不見下衆人趨下而不見上聖人通乎上下惟其宜之豈曰離賢人衆人別有聖人也哉

抱一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故賢人趨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故衆人不見上皆偏也聖人渾通上下無所不趨無所不見在賢亦宜在衆亦宜和光同塵所以異於賢人遠矣

關尹子曰天下之理夫者唱婦者隨牡者馳牝者逐雄者鳴雌者應是以聖人制言行而賢人拘之

抱一子曰聖人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何則任物理之自然而君臣上下父子兄弟貴賤尊卑之間感應貫通出於口而行於身譬如夫唱婦隨牡馳牝逐雄鳴雌應莫不順其自然之理也聖人初何容心哉賢人制禮法以防人心故不得○不拘之至有言行樞機榮辱之戒善惡千里違順之幾故學者不得不謹言行也

關尹子曰聖人道雖虎變事則鼈行道雖絲棼事則基布

抱一子曰前云聖人龍之如易之乾卦有大人飛龍之象今云虎變如易之革卦有大人虎變之象龍則言聖人之體變化無常飛潛莫測虎則喻聖人之道煥乎有文章之可觀凜乎有威風之可畏及乎行聖人之事則愚夫愚婦亦可行之而步履方

拙如鼈初無甚高難行之舉也道則緜芬事則棊布者以言其道若渾而難理其事則有條而不紊也

關尹子曰所謂聖人之道者胡然子子爾胡然徹徹爾胡然唐唐（一作堂堂）爾胡然臧臧（一作戱戱）爾惟其能徧偶萬物而無一物能偶之故能貴萬物

抱一子曰聖人之道如太虛孑孑然無與為偶徹徹然無不洞貫唐唐然充滿乾坤臧臧然不容視聽惟其能徧偶萬物而無一物能偶之所以貴於萬物老子曰有物渾成先天地生巍巍尊高其是之謂乎

關尹子曰雲之卷舒禽之飛翔皆在虛空中所以變化不窮聖人之道則然

抱一子曰聖人之道如雲在太虛而卷舒不定如禽在太空而飛翔無窮使無此虛空以容之則雲禽之變化飛翔窒矣使聖人之道不得無方之神無體之玄以運之則聖人之變化窮矣

文始經言外旨卷之三

文始經言外旨卷之四

抱　一　子　陳　顯　微　述

四符篇（符者精神魂魄也凡十七章）

關尹子曰水可析可合精無人也火因膏因薪神無我也故耳蔽前後皆可聞無人知崇無人一奇無人冬彫秋物無人黑不可變無人北壽無人皆精舌即齒牙成言無我禮卑無我二偶無我夏因春物無我赤可變無我南夭無我皆神以精無人故米去穀則精存以神無我故鬼憑物則神見全精者忘是非忘得失在此者非彼抱神者時晦明時強弱在彼者非此

抱一子曰此言全精抱神之道也精本無人故當忘其是非忘其得失以全吾之精神本無我故當時其晦明時其強弱以抱吾之神精一也水可分可合一也耳屬腎雖蔽之前後皆可聞一也水為智智崇崇則自尊一也冬物歸根一也黑不可變一也北方主壽有我一也米去穀則精存一也一數奇獨也故皆曰無人也神二也火因膏因薪二也舌屬心即脣齒而能言二也火為禮禮卑則尊人二也夏物榮華二也赤色可變二也南主夭無我二也鬼憑物則神見二也二數耦兩也故皆曰無我也無人則在此者非彼無我則在彼者非此知乎此則知所以忘其是非得失與夫時其晦明強弱之理矣

關尹子曰精神水火也五行互生滅之其來無首其往無尾則吾之精一滴無存亡耳吾之神一欻無起滅耳惟無我無人無首無尾所以與天地冥

抱一子曰精神水火也自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復生水則互生也自火尅金金尅木木尅土土尅水水復尅火則互滅也其來無首其往無尾滅已復生生已復滅則知精未嘗有一滴存亡神未嘗有一欻起滅惟無我無人無首無尾與天地冥契則精神長存矣

關尹子曰精者水魄者金神者火魂者木精主水魄主金金生水故精者魄藏之神主火

蒐主木木生火故神者蒐藏之惟火之爲物能鎔金而消之能燔木而燒之所以冥蒐魄惟精在天爲寒在地爲水在人爲精神在天爲熱在地爲火在人爲神魄在天爲燥在地爲金在人爲魄蒐在天爲風在地爲木在人爲蒐惟以我之精合天地萬物之精譬如萬水可合爲一水以我之神合天地萬物之神譬如萬火可合爲一火以我之魄合天地萬物之魄譬如金之爲物可合異金而鎔之爲一金以我之蒐合天地萬物之蒐譬如木之○爲物可接異木而生之爲一木則天地萬物○皆吾精吾神吾魄吾蒐何者死何者生

抱一子曰精水一合魄金四爲五神火二合蒐木三爲五精藏魄而神藏蒐是則四物雖居兩處可以一五擒之然蒐木爲龍魄金爲虎使蒐藏於神魄藏於精則二物分於二所終不能相制惟火能鎔金燔木故神可以制蒐魄殊不知神寓於蒐如火附於木而火二木三之五運於西北制精鍊魄使四象五行俱歸於土實資神火之功也故丹法始終全資火候者火之功用大矣哉至於合天地萬物之水火金木皆爲吾之精神蒐魄譬如萬水可合爲一水萬火可合爲一火異金可鎔爲一金異木可接爲一木此則山河大地皆吾法身之妙用也安有所謂生安有所謂死哉

關尹子曰五行之運因精有蒐因蒐有神因神有意因意有魄因魄有精五者回環不已所以我之僞心流轉造化幾億萬歲未有窮極然核芽相生不知其幾萬株天地雖大不○○能芽空中之核雌卵相生不知其幾萬禽陰陽雖妙不能卵無雄之雌惟其來千我者皆攝之以一息則變物爲我無物非我所謂五行者孰能變之

抱一子曰精神蒐魄意五者回環相生不已則人之僞心輪迴四生六道經幾億萬年未有窮極何則有此僞心則有此僞意有意則有魄有魄則有精有精則有蒐有蒐則有神有神則又有意矣彼空中之核與無雄之雌胡爲而不芽不卵耶盖精不存也物則自清而入濁故始因精而終成魄神則自微而入妙故始因意而終成神盖意土數五而五與人俱生故首與四肢及手足之指皆五也使終能至神而不復生意則遇物對境當以一息攝之則變物爲我矣無物非我則五行皆爲吾用而不復有相生相滅之機孰能變之哉此永不輪迴不受生之妙用也學者欲知之乎

關尹子曰衆人以魄攝蒐者金有餘則木不足也聖人以魂運魄者木有餘則金不足也○○盖魄之藏蒐俱之蒐之游魄因之蒐晝寓目魄夜舍肝寓目能見舍肝能夢見者蒐無分別析之者分別析之曰天地者蒐狃習也夢者魄無分別析之者分別析之曰彼我者魄狃習也土生金故意生魄神之所動不名神名意意之所動不名意名魄惟聖人知我無我知物無物皆因思慮計之而有是以萬物之來我皆對之以性而不對之以心性者心未萌也無心則無意矣盖無火則無土無意則無魄矣盖無土則無金一者不存五者皆

廢既能渾天地萬物以為魂斯能渾天地萬物以為魄凡造化所妙皆吾魂凡造化所有皆吾魄則無有一物可役我者

抱一子曰愚解前章謂物之自精至魄從清入濁而魄感則死矣故曰金有餘則木不足若夫聖人自意生身至於成神則木有餘而金不足魂有餘者多覺魄有餘者多夢覺之與夢皆能分別者非魂魄能自析之也皆有真性存乎其中而狃習既久而能生此分別識也惟聖人知我無我知

○物無物皆因心意計之故對境忘識無意○而對之以性性者心未萌也無心則無意矣一意不存五行皆廢斯能渾天地造化之所妙者皆為吾魂渾天地造化之所有者皆為吾魄是則萬物皆為吾役而不役於物矣

關尹子曰鬼云為魂鬼白為魄於文則然鬼者人死所變云者風風者木白者氣氣者金風散故輕清輕清者上天金堅故重濁重濁者入地輕清者魄從魂升重濁者魂從魄降

有以仁升者為木星佐有以義升者為金星佐有以禮升者為火星佐有以智升者為水星佐有以信升者為土星佐有以不仁沉者木賊之不義沉者金賊之不禮沉者火賊之不智沉者水賊之不信沉者土賊之魂魄半之則在人間升魂為貴降魄為賤靈魂為賢厲魄為愚輕魂為明重魄為暗揚魂為羽鈍魄為毛明魂為神幽魄為鬼其形其居其識其好（一本作名）皆以五行契之惟五行之數參差不一所以萬物之多盈天地間猶未已也以

○五事歸五行以五行作五蟲可勝言哉譬猶○兆龜數蓍至誠自契五行應之誠苟不至兆之數之無一應者聖人假物以游世五行不得不對

抱一子曰云白令之揩字也揩字出於秦之程邈變篆為隸而後有也在當時字體與今不同[云]字古之云字白字古之白字是則[云]鬼為魂白鬼為魄於古文則然[云]則從虛輕清故為風凬古風字白則從身重濁故為氣气古氣字然則古人製字亦或有道焉風屬木氣屬金木主升金主降以五常而升者為五星之佐反五常而沉者為五行所賊撈摝所述升沉之報與此同義魂魄相半則在人間然常人止有三魂七魄故魂多者為貴為賢為明為羽為神魄多者為賤為愚為暗為毛為鬼而其識其好皆契五行惟五行參差不一故胎卵濕化有色無色有想無想等類衆生盈天地間生生不已也然聖人本無我不假於物則不能游世如火不附木則無所託○

○形然物之在世豈能堅久哉聖人必以五行對之然後生生不窮如水火相尅却成既濟金木相尅却成夫婦皆對法也是道也如兆龜數蓍至誠自契誠若不至則五行無一應者矣

關尹子曰三者具有魂魂者識目者精色者神見之者為魂耳口鼻心之類在此生者愛為精為彼生父本觀為神為彼生母本愛觀雖異識生彼生生本在彼生者一為父故受氣於父氣為水二為母故受血於母血為火

有父有母彼生生矣惟其愛之無識如鎖之交觀之無識如燈之照吾識不萌吾生何有

抱一子曰目耳鼻口心謂之五根聲色香味事謂之五塵觀聽嗅嘗思謂之五識五根主於精精有我無人之物也五塵主於神神無我即物而見也五識主於魂故曰魂識蓋根塵識三者具而後有魂也父以精愛母以神觀愛爲水觀爲火水亦爲氣火爲血父精母血交而識存乎中此降本流末生生不窮之理也若夫愛無識而如鎖○之交觀無識而如燈之照則吾識未嘗萌吾生何嘗有哉

關尹子曰如桴叩鼓鼓之形者我之有也鼓之聲者我之感也桴已往矣餘聲尚在終亦不存而已矣鼓之形如我之精鼓之聲如我之神其餘聲者猶之魂魄知夫倏往倏來則五行之氣我何有哉

抱一子曰精如鼓神如聲餘聲如魂魄固矣然則鼓不叩則不生聲精不感則不生神叩鼓以桴桴亡則雖有餘聲終亦不存矣感精以氣氣亡則雖有魂魄終亦不存矣是則五行之氣倏往倏來我本無有而我之所有者叩桴感氣者而已矣或問曰今欲聲聲不絕鼓鼓長存畢竟以何道感之曰請放下手中桴方向汝說

關尹子曰夫果之有核必待水火土三者具矣然後相生不窮三者不具如大旱大潦大塊皆不足以生物精水神火意土三者本不交惟人以根合之故能於其中橫見有事猶如術呪能於至無見多有事

○抱一子曰世之術呪能於無中見多有事○如張諧作五里之霧左慈擲梁上之盃是道也無出於精神意三者合而爲之如果之有核必待水火土三者俱而後生三者不交則如大旱大潦大塊不能生物然三者本不能自交惟人以根合之如男女二根交精而生形也然天有天根地有地根人有人根而造化有造化之根人能於造化之根上以起天地之根則能無中生有而知變化之道矣

關尹子曰魂者木也木根于冬水而華於夏火故人之魂藏於夜精而見於晝神合乎精故所見我獨蓋精未嘗有人合乎神故所見人同蓋神未嘗有我

抱一子曰此章獨言木喻者發明上章言根之旨也蓋木爲魂爲人也人之所以爲人以魂識晝夜隱見於精神之中而已矣精一也故魂識合精則所見惟我獨神二也故魂識合神則所見與人同如木之根於冬而榮於夏即魂之藏於夜而見於晝○也知夫木之根則知魂之根矣知夫魂之根則知天地造化之根矣

關尹子曰知夫此身如夢中身隨情所見者可以飛神作我而游太清知夫此物如夢中物隨情所見者可以凝精作物而駕八荒是道也能見精神而久生能忘精神而超生吸氣以養精如金生水吸風以養神如木生火所以假外以延精神漱水以養精精之所以不窮摩火以養神神之所以不窮所以假內以延精神若夫忘精神而超生者吾嘗言之

矣

抱一子曰人假精神以有生善養精神者能見精神而久生陰符經謂天有五賊見之者昌是也能忘精神而超生陰符經謂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是也世有夢飛神而游太清者亦有夢乘物而駕八荒者此身此物皆如夢如幻夢而能之者靈於神也覺而不能者拘於形也惟能自見精神者覺夢一致可以飛神作我可以凝精作物是皆法之妙用也至於吸氣吸風以益金木於外漱水摩火以養精神於内亦皆足以延精神斯術之祖者也若夫忘精神而超生者道也是道也隱然述于此書又在夫人自得之而已矣

關尹子曰人勤於禮者神不外馳可以集神人勤于智者精不外移可以攝精仁則陽而明可以輕魂義則陰而冥可以御魄

抱一子曰聖人因人之常心之所固有者立爲五常皆自然而然非有牽强故曰常也人能循此常而行之至可以集神攝精輕魂御魄盖人之五神主此五常猶天之五星主此五事也火星主禮禮主升火亦升神屬火人勤於禮者神不外馳可以集神其餘如木星主仁金星主義水星主智而木輕金冥水降所以能輕魂御魄攝精莫不皆然只言四者四物具則土在其中四常具則信在其中四神具則意在其中四方立則中在其中孟子亦只言四端而不及信與此意同

關尹子曰蜣蜋轉丸丸成精思之而有蝡白者存丸中俄去殼而蟬彼蜣不思彼蝡奚白

抱一子曰此章言感化之機能動無情之物也圓本無情而蜣蜋轉而精思之則蝡生圓中俄去殼而化爲蟬外鑪金丹生於金鼎神室之中神室本虚器金精守鑪之人神識不昧晝夜精觀而神丹生於虚器之中外丹既熟而内丹亦就化形而仙矣參同契曰萬象憑虚生感化各有類感化者亦蜣精思之意耶

關尹子曰庖人羹蠏遺一足几上蠏已羹而遺足尚動是生死者一氣聚散耳不生不死而人橫計曰生死

抱一子曰人以動物爲有生今釜中之蠏已羹而几上之遺足尚動是則生者一氣之聚死者一氣之散耳彼非氣者何嘗有聚散生死哉人橫計之耳

關尹子曰有死立者有死坐者有死卧者有死病者有死藥者等死無甲乙之殊若知道之士不見生故不見死

抱一子曰世人不知我本無生而見坐脫立亡者以爲了達見卧死病死者以爲未了達殊不知均一死耳初無甲乙之殊惟知道者未嘗有生故不見其生未嘗有死故不見其死

關尹子曰人之厭生死超生死者皆是大患也譬如化人若有厭生死心超生死心止名爲妖不名爲道

抱一子曰老子謂専氣致柔能嬰兒今問嬰兒曰汝生乎則不知也汝死乎則不知也然則人之有厭生死心非大患乎有超

生死心非妖乎

關尹子曰計生死者或曰死已有或曰死已無或曰死已亦有亦無或曰死已不有不無或曰當幸者或曰當懼者或曰當任者或曰當超者愈變情識馳騖不已殊不知我之生死如馬之手如牛之翼本無有復無無譬如火水雖犯火水不能燒之不能溺之

抱一子曰以馬之無手牛之無翼以況我之未嘗有生死也以水犯水以火犯火以況我之入生死也然則既曰如馬手牛翼之未嘗有矣又何入哉曰以未嘗有生而入死以未嘗有死而入生是則入亦無入犯亦無犯若夫以謂或有或無或幸或懼或任或超愈變情識而馳騖愈遠矣安足以知此哉

文始經言外旨卷之四

文始經言外旨卷之五

抱一子陳顯微述

五鑑篇 鑑者心也凡二十章

關尹子曰心弊一作蔽下同吉凶者靈鬼攝之心弊男女者淫鬼攝之心弊幽憂者沉鬼攝之心弊逐放者狂鬼攝之心弊盟詛者奇鬼攝之心弊藥餌者物鬼攝之如是之鬼或以陰爲身或以幽爲身或以風爲身或以氣爲身或以土偶爲身或以彩畫爲身或以老畜爲身或以敗器爲身彼以其精此以其精兩精相搏則神應之爲鬼所攝者或解奇事或解異事或解瑞事其人傲然不曰鬼于躬惟曰道于躬久之或死木或死金或死繩或死井惟聖人能神神而不神于神役萬神而執其機可以會之可以散之可以禦之日應萬物其心寂然

抱一子曰聖人能神神而不神于神衆人神于神而不能神神能神神則日應萬物其心寂然神于神則心蔽事物而爲鬼所攝鬼亦神之純陰者也故亦無我而附物身既認物爲我身則精存于物物我相搏則神應之故爲鬼所攝者或能瑞異或知吉凶其人傲然自謂得道不悟魔攝久致喪身五行賊之隨類死物如釋教楞嚴所述二十五魔一同是說也在周末之時釋教未入中國已先述于是書矣較之釋經理詳而辭簡然則關尹子書豈一曲之士所能測識耶

關尹子曰無一心五識並馳心不可一無虛心五行皆具心不可虛無靜心萬化密移心不可靜借能一則二偶之借能虛則實滿之借能靜則動搖之惟聖人能斂萬有於一息無有一物可役吾之明徹散一息於萬有無有一物可間吾之云爲

抱一子曰聖人之心能斂能散斂則會萬有於一息散則敷一息於萬有初不待一之虛之靜之也苟用功於一則不一矣用功於虛則不虛矣用功於靜則不靜矣惟其不用功於一不用功於虛不用功於靜則此心未嘗二未嘗實未嘗動也雖曰斂

散何嘗欲散哉如是則日應萬變吾心寂然無一物可役吾之明徹無一物可間吾之云爲聖人以五鑑明心信乎其爲鑑矣

關尹子曰火千年俄可滅識千年俄可去

抱一子曰火本無我自清濁兆分而來天下未嘗有自生之火也必假人力鑽燧擊石而後生列子曰人生火是也夫火本無體故雖燎燄千年而俄頃可滅惟識亦然自胞胎賦形而來此心未嘗先具此識也蓋因根塵取受伊習而後生關尹子曰物○交心生識是也夫識本無方雖計認千年而俄頃可去然則滅火易不然難去識易不續難傳曰得道易守道難信哉

關尹子曰流者舟也所以流之者是水非舟運者車也所以運之者是牛非車思者心也所以思之者是意非心不知所以然而然惟不知所以然而然故其來無從其往無在其來無從其往無在故能與天地本原不古不今

抱一子曰心火也意土也思亦土也故所以思者是意非心也猶舟流因水車運因牛而心思因意也昔人謂車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今夫心役於思去心即是去意即是三教聖人皆主張無意而不主張無心者旨必有在也學者當思念之時推求意之所生則不知其所以然而然故其來無從其往無在如是則意未嘗有意意未嘗有意則思未嘗有思念未嘗有念而無思之思無念之念與天地之本原不古不今而長存矣視夫斷思絕念心如土木○者異矣

○關尹子曰知心無物則知物無物知物無物則知道無物知道無物故不尊卓絕之行不驚微妙之言

抱一子曰昔人有言曰若云他是聖自已卻成狂苟過卓絕之行而尊之聞微妙之言而駭之則徇蹟而不見道矣蓋道無古今無聖狂無言行前無先達後無作者知乎此則何者爲物何者爲心哉

關尹子曰物我交心生兩木摩火生不可謂之在我不可謂之在彼不可謂之非我不可謂之非彼執而彼我之則愚

抱一子曰心火也二也故物我交而後心生兩木摩而後火生彼有執以爲心在我或在彼又以執以爲火在此或在彼者不然則或以爲非我非彼者皆愚人也烏足以識心哉

關尹子曰無恃爾所謂利害是非爾所謂利害是非者果得利害是非之乎聖人方且不識不知而況於爾○

○抱一子曰利害心愈明則親不睦是非心愈明則事不成聖人方且不識不知而況爾所謂利害是非者果得而利害是非之乎

關尹子曰夜之所夢或長于夜心無時生於齊者心之所見皆齊國也既而之宋之楚之晉之梁心之所存各異心無方

抱一子曰邯鄲之夢終身榮辱不知歷幾寒暑矣既覺則黃粱未熟特片時爾心豈有定時耶楚人之子生長楚國引而置之

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不可得矣心豈有定方耶世有執時執方以求心者安足以識心哉

關尹子曰善弓者師弓不師羿善舟者師舟不師㚖善心者師心不師聖

抱一子曰輪扁斲輪之妙父不可傳於子得之心應之手豈可以師傳哉然則逄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畀盡手曰使盡羿之道則不思天下惟羿為愈己也然學聖人者自以為盡聖人之道者如鼠飲河足猒○其量爾今善弓者師弓善舟者師舟以喻善心者師心可謂善喻矣弓則有矢的步力之可師舟則有帆柂風水之可法至於心明則覺昏則而已孰從而師之哉雖然學者於動靜語默之間向明覺昏昧處通得一線則心之法有餘師矣

關尹子曰是非好醜成敗盈虛造物者運矣皆因私識執之而有於是以無遣之猶存以非有非無遣之猶存無曰莫莫爾無曰渾渾爾猶存譬猶昔游再到記憶宛然此不可忘不可遣善去識者變識為智變識為智之說爾知之乎曰想如思鬼心慄思盜心怖曰識如認黍為稷認玉為石皆浮游罔象無所底止譬覩奇物生奇物想生奇物識此想此識根不在我譬如今日今日而已至於來日想識殊未可卜及至來日紛紛相識皆緣有生曰想曰識譬犀望月月形入角特因識生始有月形而彼真月初不在角胷中之天地萬物亦然知此說者外不見物內不見情

○抱一子曰天地萬物古今萬事在人胷中○如月形生於犀牛之角彼犀不望月而想則角無由而生月矣月形既存于角中則盡犀之形不可去也以喻人之胷中萬物萬事忘不得遣不得如昔日曾游之景再游則憶記宛然皆識使然也且如今日見某物某事至於來日所見殊未可卜及乎來日紛紛想識皆緣有生若夫來日未至事物未有之時此想此識根安在哉然則今日想識皆妄想妄識明矣譬如無鬼思鬼無盜思盜本妄想也而能生慄生怖之妄情認黍為稷認玉為石本妄認也而能生真稷真石之妄識然則覩奇物見異事何異夫妄情妄識耶執而有之即於心府可謂不智矣知乎此則知變識為智之說矣變識為智則外不見物內不見情

關尹子曰物生于土終變於土事生於意終變於意知夫惟意則俄是之俄非之俄善之俄惡之意有變心無變意有覺心無覺惟一我心則意者塵往來爾事者欻起滅爾吾心存大常者存

○抱一子曰識生於意意生於心善去識者○去其識之所生之母而已矣譬如物生于土則終變於土識生於意終變於意事之是非善惡雖以識分辨之而莫不皆隨意變也意在是非則識隨而在是非意在善惡則識隨而在善惡是則子隨母轉也然意雖有變心未嘗變意雖有覺心未嘗覺知心無變無覺則意如塵之往來事如欻之起滅皆不足以動吾心君而我心惟一蓋有大常者存焉耳

關尹子曰情生於心心生於性情波也心流也性水也來干我者如石火頃以性受之則心不生物浮浮然

抱一子曰後世言性者皆曰性生於心以心爲母性爲子謂如五常之性根於一心皆未達夫眞性之所以爲性三教聖人發明性眞如出一口而賢人膠之此其所以未入聖域歟孔子言窮理而後盡性理者心也與孟子言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意同釋氏言明心然後見性故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與今言心生於性皆以性爲母心爲子也而尚恐學者未明又以水喻之曰性水也心流也情波也則本末次第歷然易辨矣苟事物來干我而以心應之不亦勞乎天下之事物無窮吾心之精神有限以有限對無窮吾心殆矣惟聖人以性受之則心不生而事物浮浮然不能入吾之靈府矣

○關尹子曰賢愚眞僞有識者有不識者彼雖有賢愚彼雖有眞僞而謂之賢愚眞僞者繫我之識知夫皆識所成故雖眞者亦僞之

抱一子曰人之賢者可慕可重愚者不必慕不必重事物之眞者易留意而難忘事物之僞者不甚著意而易忘而謂彼賢愚眞僞者皆我之區識苟知性識則雖賢者亦愚之雖眞者亦僞之則變識爲智而易忘矣

○關尹子曰心感物不生心生情物交心不生物生識物尚非眞何況於識識尚非眞何況於情而彼妄人於至無中執以爲有於至變中執以爲常一情認之積爲萬情萬情認之積爲萬物物來無窮我心有際故我之良心受制於情我之本情受制於物可使之去可使之來而彼去來初不在我造化役之固無休息殊不知天地雖大能役有形而不能役無形陰陽雖妙能役有氣而不能役無氣心之所之則氣從之氣之所之則形應之猶如太虛於一氣中變成萬物而彼一氣不名太虛我之一心能變爲氣爲形而我之心無氣無形知夫我之一心無氣無形則天地陰陽不能役之

抱一子曰天地雖大陰陽雖妙能役有形氣者不能役無形氣者而我之一心無形無氣天地陰陽尚不能役反受制於情受役於物何耶於至無中執以爲有於至變中執以爲常因識生情因情著物物來無窮造化無定使去使來不得自在或者謂我之一心能變爲氣爲形既爲氣矣既爲形矣役於五行拘於陰陽盛衰往來初不在我造化役之安能自由哉噫如繪塑師幻像鬼神自生怖畏殊不知我之一心本同太虛太虛於一氣中變成萬物而彼一氣不名太虛昧者直以一氣名爲太虛焉能逃天地陰陽之役哉

○關尹子曰人之平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精有所結而使之然人之病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心有所歉而使之然苟之吾心能於無中示有則知吾心能於有中示無但不信之自然不神或曰厥識既昏孰能不信我應之曰如捕蛇師心不怖蛇彼雖蕢蛇而無

畏怖故黃帝曰道無鬼神獨往獨來

抱一子曰瞪目發勞勞久精結故忽見非常之物與彼病目見空中花及第二月無以異也又有心有所慊忽見寃尤之形皆無中示有也既見矣孰能不信如捕蛇之師雖蓦蛇不畏者習慣如自然也昔有人居山習定而山精現怪異之形變化百種魔撓其人其人閉目不視曰汝之技倆有盡我之不聞不見無窮山精退不復見此即有中示無惟不信之自然不神也若夫○即吾心中可作萬物而見嬰兒姹女青龍白虎等物者皆自我作之有無在我與忽見非常之物者異矣然聖人覩此猶且見如不見何哉黃帝不云乎道無鬼神獨往獨來是也

關尹子曰我之思慮日變有使之者非我也命也苟知惟命外不見我內不見心

抱一子曰人之思慮日日不同莫之致而致也孰使之哉命也既曰命矣則由我乎不由我乎使我命在天則思慮不由我若我命在我則何思何慮故外不見我內不見心

關尹子曰譬如兩目能見天地萬物暫時回光一時不見

抱一子曰此章當連前章為一章謂人有思慮譬如兩目能見天地萬物若能回光返照則天地萬物一時不見是則何慮思慮哉但世人知此機者鮮矣

關尹子曰目視雕琢者明愈傷耳聞交響者聰愈傷心思玄妙者心愈傷

○抱一子曰此章亦與上章意連謂目不能○返照而視雕琢者明愈傷耳不能返聽而聞交響者聰愈傷心不能無念而思玄妙者心愈傷三章相續其義始圓

關尹子曰勿以我心揆彼當以彼心揆彼知此說者可以周事可以行德可以貫道可以交人一作立人可以忘我

抱一子曰若以我心揆彼則人之識見各各不同人我既分町畦斯判安能周事哉事且不周況交人乎況行德貫道乎惟以彼心揆彼此聖人無我之學也如是則何事不周何人不交何德不行何道不貫哉

關尹子曰天下之理小不制而至於大大不制而至於不可制故能制一情者可以成德能忘一情者可以契道

抱一子曰學者但知防患於微而不知制情於微能制一情則可以成德能忘一情則可以契道是則德不難成而道不難契也特情之難制耳一情雖微苟不制而必至於大大不制而至於不可制其為害豈○勝言哉天下之理莫不皆然

文始經言外旨卷之五

文始經言外旨卷之六

抱一子陳顯微述

六匕篇匕者食也食者形也凡十六章

關尹子曰世之人以我思異彼思彼思異我思分人我者殊不知夢中人亦我思異彼思彼思異我思孰爲我孰爲人世之人以我痛異彼痛彼痛異我痛分人我者殊不知夢中人亦我痛異彼痛彼痛異我痛孰爲我孰爲人爪髮不痛手足不思亦我也豈可以思痛異之世之人以獨見者爲夢同見者爲覺殊○不知精之所結亦有一人獨見於晝者神之所合亦有兩人同夢於夜者二者皆我精神孰爲夢孰爲覺世之人以暫見爲夢久見爲覺殊不知暫之所見者陰陽之氣久之所見者亦陰陽之氣二者皆我陰陽孰爲夢孰爲覺

抱一子曰昔人有不識我而求我者以色求之不得又以聲求之不得又於臭味覺意求之俱不得然後知我之爲我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而横執以爲我者皆妄也妄識所謂真我哉今夫世之人以能思能痛者爲我以不能思不能痛者爲非我兩失之矣能思能痛者果我乎我本無意無念思從何來是則妄有緣塵於中積聚紐習爲思非我真有是思也我本無相無體痛從何起是則妄有血氣於中假合觸覺爲痛非我真有是痛也然則不能思不能痛者果非我乎爪髮不痛手足不思亦我也夢中之天地萬物不思夢中之人神鳥獸不痛亦我也豈可以人我異之○世之人以獨見暫見者爲夢以同見久見者爲覺亦兩失之矣獨見暫見者果夢乎我本無夢蓋因陰因夜因寐與識相緣而有是夢也我本無覺蓋因陽因晝因寤與見相緣而有是覺也然則同見久見者果非夢乎神之所合亦有兩人同夢於夜者陰陽結習亦有天地萬物久見於夢者豈可以覺夢異之人與我不異覺與夢不殊然後知徧虛空世界天地人物無一物非我之真無一物是我之已而已矣

關尹子曰好仁者多夢松栢桃李好義者多夢兵刀金鐵好禮者多夢簠簋籩豆好智者多夢江湖川澤好信者多夢山嶽原野役於五行未有不然者然夢中或聞其事或思其事夢亦隨變五行不可拘聖人御物以心攝心以性則心同造化五行亦不可拘

抱一子曰世人不能逃陰陽五行者以心有所思而役於事物也傳曰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又曰五賊在心施行於天是則五賊生於陰陽而人之所思○不著事即著物事物不出於五行所以爲五賊所役而不能逃也是賊也在陽則爲見在陰則爲夢在覺爲事在夢爲物如好仁者多夢松栢之類皆役於五行雖役於五行而夢中忽聞別事忽思他事識見變遷則夢亦隨變五行亦不能拘知夢中之五行不能拘則若事若物皆可以御而役之而不役於事物也不役於事物則陰陽五行烏能爲寇爲賊哉聖人御事物不以思而以心攝心不以念而以性此其所以

心同造化而五行不可拘歟

關尹子曰汝見蛇首人身者牛臂魚鱗者鬼形禽翼者汝勿怪此怪不及夢夢怪不及覺有耳有目有手有臂怪尤矣大言不能言大智不能思

抱一子曰天不言而日月運四時行天雖不言而日月運四時行乃大言矣聖人不思而得聖人雖不思而能得乃大智矣今有人見夫未嘗見者如蛇首人身之類必以為怪矣不思夫形寢神息之時忽有所夢天地人物從何而生從何而見世人習慣不以為怪細推詳研吾之精神本自清明穿一而化為是夢豈不甚可怪哉知夢為怪矣今觀我之形有耳有目有手有臂視聽動止比之夢中所見一一有實豈不尤可怪耶況口之能言心之能思其為怪有不可勝言者矣或曰吾道與之貌天與之形雖具耳目手足反為思之不見其為有也如是則怪可去乎愚答曰道甚麼或者再舉前問愚曰大言不能言大智不能思或者怯然而退

關尹子曰有人問於我曰爾族何氏何名何字何衣何食何友何僕何琴何書何古何今我時默然不對一字或人叩之不已我不得已應之曰尚自不見我將何為我所

抱一子曰人有真我雖聖智未易自見也人惟不能自見故或以色求我或以聲音求我轉不可得而見矣況問我以族氏名字衣食友僕琴書古今哉宜乎聖人默然不對是不對也乃所以深對也或者不喻聖人之意而叩之不已夫叩之不已者疑乎信乎以為信耶彼之我即我之彼也彼之彼即我之我也彼彼不能相我則我我不能喻彼矣以為疑耶則我以不我對而不對以我對我以對非對則以不對對又何疑焉而叩之不已耶聖人於是自其妄見而喻之謂彼以見見我不以不見見我以見不見我見我之處不以不見見我不見之所乃應之曰尚自不見我將何為我所噫是爾第二義矣

關尹子曰形可分可合可延可隱一夫一婦可生二子形可分一夫一婦二人成一子形可合食巨勝則壽形可延夜無月火人不見我形可隱以一氣生萬物猶棄髮可換所以分形以一氣合萬物猶破唇可補所以合形以神存氣以氣存形所以延形合形於神合神於無所以隱形汝欲知之乎汝欲為之乎

抱一子曰學道有三品上品者以神為主中品者以氣為主下品者以形為主以神存氣以氣存形所以延形合形於神合神於無所以隱形二者雖有微妙之分然皆以神為主上品也以一氣生萬物以一氣合萬物如採祖氣服元氣閉胎息襲氣母之類皆以氣為主中品也食巨勝則壽無月火則隱如服食金石草木存意形中一處皆以形物為主下品也然三者之中至清者神至濁者形半清半濁者氣夫以至濁之形猶可合可分可延可隱而況於氣乎而況於神乎學者欲知之欲為之惟其志而已矣

關尹子曰無有一物不可見則無一物非吾之見無有一物不可聞則無一物非吾之聞五物可以養形無一物非吾之形五味可以養氣無一物非吾之氣是故吾之形氣天地萬物

抱一子曰五物可以養形五味可以養氣則天地之間無一物非吾之形氣也至於無一物非吾之見無一物非吾之聞則聞與見果何物耶以爲形可聞見乎則死屍胡不能聞見也以爲氣可聞見乎則呼呵胡不能聞見也是則形氣之外別有物爲爲之主張乎是維持乎是然則是物果安在哉經不云乎恍恍忽忽其中有物窈窈冥冥其中有精欲識是物精神是也然神無我也即天地萬物之色以見吾神精無人也即天地萬物之聲以聞吾精是故吾之形氣天地萬物吾之精神萬物聲色

關尹子曰耕夫習牛則獷獵夫習虎則勇漁夫習水則沉戰夫習馬則健萬物可爲我我之一身內變蟯蛔外烝蝨蚤瘕則龜魚瘻則鼠蟻我可爲萬物

抱一子曰人之形本非我有習於物則與物俱化病於氣則與氣俱化昔人有繪虎入神而化爲虎者是習牛則獷之理也昔人有患瘤破之其中皆蝨者是則烝變蟯蛔之類也習則與物俱化病則與氣俱化而世人執有其身妄認爲己有者又豈悟夫天地之委形哉

關尹子曰我之爲我如灰中金而不若鑛砂之金破鑛得金淘砂得金揚灰終身無得金者

抱一子曰不知我無我而盡智求我者如揚灰求金終身不可得也知無我而不求我則如金藏於鑛砂玉蘊於石樸昔人以喻水中鹹味色裏膠清畢竟是有不見其形可謂善喻矣

關尹子曰一蜂至微亦能游觀乎天地一蝦至微亦能放肆乎大海

抱一子曰蠢動含靈皆具是心皆具是道昔人謂焦冥蟲向蚊蟲眉睫上建立世界蓋以形觀之則有巨細之分以心論之則無小大之辨故一蜂可游觀天地一蝦可放肆大海豈可以其形微而輕賤之哉

關尹子曰土偶之成也有貴有賤有士有女其質土其壞土者人哉

抱一子曰人之遇人有男女貴賤之相而起愛惡尊卑之念者分別於識而不照於智也今遇土偶之人亦有男女貴賤之相而不起愛惡尊卑之念者知其質爲土而有偽之之智也故前章有言曰知夫皆識所成故雖真者亦偽之此變識爲智之妙用也

關尹子曰目自觀目無色耳自聽耳無聲舌自嘗舌無味心自揆心無物衆人逐於外賢人執於內聖人皆偽之

抱一子曰目逐於色耳逐於聲舌逐於味心逐於物者衆人也目內視自觀耳返聽自聽舌收津自嘗心攝念自揆者賢人也逐於外者固非執於內者亦妄先達有詩云雖然放下外塵勞內又縈心兩何異是

以聖人皆僞之

關尹子曰我身五行之氣而五行之氣其性一物借如一所可以取火可以取水可以生木可以凝金可以變土其性含攝元無差殊故羽蟲盛者毛蟲不育毛蟲盛者鱗蟲不育知五行互用者可以忘我

抱一子曰天地之間鳥獸蟲魚莫不皆具五行之性比之人則有偏盛之稟耳偏於火者爲羽偏於金者爲毛偏於水者爲鱗朱雀在南白虎在西之類是也偏盛於此則不育於彼是知人與萬物各具五行而五行之氣輪環互用迴視我身皆五行之氣假合而成而昧者執有此身豈不惑哉知此說者可以忘我

關尹子曰心憶者猶忘饑心忿者猶忘寒心養者猶忘病心激者猶忘痛苟吸氣以養其和孰能飢之存神以滋其暖孰能寒之養五藏以五行則無傷也孰能病之歸五藏於五行則無知也孰能痛之

抱一子曰人之飢寒病痛皆出於妄心若夫心憶猶能忘飢之類是則以妄止妄之說也苟知夫我之妄心皆出於五行而以五行勝之則妄心可以消釋矣故吸氣以養和則可以忘飢存神以滋暖可以忘寒是則以金實土以火勝水之術也養五藏以五行可以愈病是則生尅補瀉之法也歸五藏於五行可以忘痛是則形氣無我之道也若夫不吸氣而飽不存神而暖不養五藏以愈病不歸五行以忘痛非天下至精至道之士其孰能與於此

關尹子曰人無以無知無爲者爲無我雖有知有爲不害其爲無我譬如火也躁動不停未嘗有我

抱一子曰此篇遂章言形食而論無我之說詳矣聖人又慮學者執無我如木石故於卒章重發明無我之妙用以爲譬如火也雖躁動不停未嘗有我若人達此妙用雖終日言行施爲不害其爲無噫莊子所謂深知無心者矣

文始經言外旨卷之六

文始經言外旨卷之七

抱一子陳顯微述

七釜篇 釜化也凡三章

關尹子曰道本至無以事歸道者得之一息事本至有以道運事者周之百爲得道之尊者可以輔世得道之獨者可以立我知道非時之所能拘者能以一日爲百年能以百年爲一日知道非方之所能礙者能以一里爲百里能以百里爲一里知道無氣能運有氣者可以召風雨知道無形能變有形者可以易鳥獸得道之清者物莫能累身輕矣可以騎鳳鶴得道之渾者物莫能溺身冥矣可以席蛟鯨有即無無即有知此道者可以制鬼神實即虛虛即實知此道者可以入金石上即下下即上知此道者可以侍星辰古即今今即古知此道者可以卜龜筮人即我我即人知此道者可以窺他人之肺肝物即我我即物知此道者可以成腹中之龍虎知象由心變以此觀心可以成女嬰知氣由心生以此吸神可以成鑪冶以此勝物虎豹可伏以

此同物水火可入惟有道之士能爲之亦能能之而不爲之

抱一子曰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孟子曰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今天下之學者去聖逾遠望道而未之見覬其庶幾聖人者絕代無聞焉而況不可知之神故言神者例以孔子不語怪力亂神絕之故知道之士絕口不言至於生死之說亦祕而不傳矣且孔子果不言神乎果不言生死乎如曰知死生之說如曰陰陽不測之謂神鼓之舞之以盡神皆孔子之言也今聖人於七篇一篇備言變化之道蓋釜者資水火以變物之器也後世學者觀之不驚其言者鮮矣或者指爲異端僞書宜哉莊子有言曰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鍾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瞽哉夫知亦有之其是之謂歟易不云乎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即以事歸道者得之一息之理也以道運事者周之百爲即能成天下之務一致而百慮也得道之尊獨者可以輔世立我即輔相天地之宜聖人之大寶曰位也道非時之所能拘非方之所能礙即道乎晝夜之道而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之謂也可以召風雨侍星辰則風以散之雨以潤之可謂祐神之謂也可以易鳥獸騎鳳鶴席蛟鯨制鬼神則精氣爲物游魂爲變知鬼神之情狀之謂也可以入金石即兌爲金艮爲石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成萬物之謂也可以卜龜筮即卜筮尚占受命如響之謂也學者能知乾坤一闔一闢謂之變則知坎離交遇水火相射山澤通氣雷風相薄之機然後知我之震兌即他人之肺肝能入震兌之神則可以窺他人之肺肝矣我之魂魄即龍虎之精英能凝魂魄之氣則可以化腹中之龍虎矣坎之中有嬰兒離之中有姹女能取坎中之實以點離中之虛則女嬰相見各現其形是道也因運神火照入坎中驅逐陰中之陽飛騰而上至神火本位遇陽中之陰擒制交結如金烏搦兔磁石吸針二氣細結而生變化或現女嬰之像或呈龍虎之形變化萬端飛走不定往來騰躍不出鼎鑪當是時則當鼓動巽風助吾離火猛烹極煅鍊成真丹凝成至寶道也其中有觀心吸神二用皆助火候之力者釋氏之觀法觀心似是而非方士之服氣嚥津棄本逐末安識運神火以觀真心鼓巽風以吸真神之妙用哉丹成之後自然可以伏虎豹可以入水火是皆性命之祕聞有形於易書者易不云乎非天下至神至精至變至通其孰能與於此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曰惟有道之士能爲之聖人欲顯諸仁藏諸用以盡內聖外王之道故曰亦能能之而不爲之

關尹子曰人之力有可以奪天地造化者如冬起雷夏造冰死屍能行枯木能華豆中攝鬼杯中釣魚畫門可開土鬼可語皆純氣所爲故能化萬物今之情情不停亦氣所爲而氣之爲物有合有散我之所以行氣者本未嘗合亦未嘗散有合者生有散者死彼未嘗

合未嘗散者無生無死客有去來郵常自若

抱一子曰列子問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何以至此關尹荅曰是純氣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夫人拘於形則不能變化若夫鍊形爲氣使形盡化氣則聚成形而散爲氣矣故能化萬物今觀雲之變化則知氣之變化也且蜃之爲物不靈於人而猶積氣之久可以化樓閣人物以爲海市至於鷹化爲鳩豹變爲虎蜣化爲蟬魚化爲龍鳥獸蟲魚尚能奪天地之造化人反不若何耶以六欲七情內賊其天眞五行六塵外鑠其神氣雖間有知道者能制精祿神鍊形化氣而作輟不常十寒一曝求其純乎化氣雖億兆人中而求一人不可得矣是道也賢愚貴賤皆可爲之其道不遠今之情情不停皆此物也蓋有非此物者存乎其中學者知乎此則知吾之所以行氣者知所以行氣則知所以鍊氣知所以鍊氣則知所以化氣成醇矣是實也不隨氣合不隨氣散不逐形生不逐形死故曰客有去來郵常自若

關尹子曰有誦呪者有事神者有墨字者有變指者皆可以役神御氣變化萬物惟不誠之人難以自信而易於信物故假此爲之苟知爲誠有不待彼而然者

抱一子曰誠者可以動天地感鬼神故或誦呪事神或墨字變指皆可役神御氣變化萬物不誠之人不自信其虛而易於信外物故聖人假此變化以啓其信心使其苟知其爲誠則不待彼爲之而自能爲之矣

關尹子曰人一呼一吸日行四十萬里化可謂速矣惟聖人不存不變

抱一子曰天地之大不可以程度計今云一呼一吸日行四十萬里則人一晝一夜凡一萬三千五百息日行五十四億里爲一周天昔人以表影長短驗日之行度遠近亦以世之尋文爲準既可以尋文計則可以步里計矣愚妄以謂日行四十萬里豈得無奇是蓋總其大數耳若果有奇則恐滿五千五億里之數則與易之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合矣日月五星離合順逆聖人皆能測而爲曆而昧者莫不見莫能知也故陰符經曰天下莫不見莫能知者是也夫速莫速於大化昔人謂揭天地以趨新負山嶽以捨故造化無斯須不移也萬物無暫忽不變也山川日更矣而世人以爲如昨時世日新矣而世人以爲如故今交一臂而失之者皆在冥中去矣故向者之我非復今我今日之我非復故吾矣是則我與今俱往矣而昧者不知橫謂今日所遇可係而存安知一息之頃而大化已行四十萬里哉惟聖人不逆化而存亦不順化而變故曰不存不變億者謂萬萬爲億

關尹子曰青鸞子千歲而千歲化桃子五仕而心五化聖人賓事去物豈不欲建立於世哉有形數者懼化之不可知也

抱一子曰有形有數者必化在聖人不欲苟免也何則既謂之形必有數焉非我所

有也天地之委蛻也天地且不能停化而形豈能違化哉雖然聖人假衆物以游世對五行以寓形應萬事不敢爲天下先故不爲主而爲賓也御萬物而不爲萬物所役故立於獨而無待也爲賓則如寄謂來去自如耳無待則無耦謂存亡不二耳如是則若形若數豈能拘哉而聖人猶不欲久立於世者示此形軀爲吾大患懼化之不可知也青鸞子古之得道之士也住世千歲而千歲化即此意也若夫桃子五仕○而心五化者如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意同

關尹子曰萬物變遷雖互隱見氣一而已惟聖人知一而不化

抱一子曰此章意連上章謂有形之物雖互隱見而一氣在天地間未嘗化也一氣猶且不化況吾之非氣者哉何謂非氣氣之所自生者前篇已詳述之矣聖人此章明吾之靈真若寓於形則雖千年亦化寓於氣則一而不化也

關尹子曰爪之生髮之長榮衛之行無頃刻止衆人能見之于著不能見之於微聖人任化所以無化

抱一子曰衆人徒見天地日月化行之速此著而易見者也而不知吾之榮衛晝夜之間行陰二十五度行陽二十五度凡一萬三十五百息脉絡之循環運轉無頃刻止故爪之生髮之長無暫忽停此微而難見者也孰能逃之哉惟聖人不存不變任彼自化所以無化

○關尹子曰室中有常見聞矣既而之門之○之里之黨既而之郊之山之川見聞各異好惡隨之和競從之得失成之是以聖人動止有戒

抱一子曰聖人之聞見未嘗異於衆人衆人之聞見隨處變異而生好惡和競得失之心使聖人異於衆人而隨處不生好惡和競得失之心則有心矣有我矣此賢人不動心之學望聖人而未至者也若夫聖人則出門同人隨人好惡從人和競成人得失如老子之人號亦號人笑亦笑孔子之耳順縱心列子從師三年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從師五年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此皆聖人不異衆人衆人不異聖人之說也何嘗以聞見自異哉聖人之所謹者不妄出戶庭而無咎不妄同人于莽而弗克攻不妄同人于郊而志未得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持以動止爲戒而已矣

○關尹子曰譬如大海能變化億萬蛟魚水一○而已我之與物蓊然蔚然在大化中性一而已知夫性一者無人無我無死無生

抱一子曰昔人有言曰魚龍不知水爲命猶人在空中不識空我之與物林然在大化之中性一而已猶蛟魚生於大海之中水一而已知大海爲一水則蛟魚相忘矣知太虛惟一性則人我相忘矣何者爲死何者爲生

關尹子曰天下之理是或化爲非非或化爲是恩或化爲讎讎或化爲恩是以聖人居常

處變

抱一子曰天下無有不變之事亦無有不變之理聖狂之相去奚啻天淵生死之不齊奚啻冰炭而聖罔念則化作狂狂克念則化作聖而生極則化爲殺殺極則化爲生而況是非恩讎之間疑似反復豈不易變哉昧者執其自是如山之不可移恃其有恩如海之流不竭未幾是化爲非恩化爲讎而前日自是之我山俄化而爲衆非之海恃恩之人海俄化而爲積怨之山如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不期變而變也吁可畏哉惟聖人不執是不辨非不恃恩不念讎乎我山夷人海居天下之常處事物之變未嘗先人而嘗隨人其要無欲而已矣

關尹子曰人之少也當佩乎父兄之教人之壯也當達乎朋友之箴人之老也當警乎少壯之說萬化雖移不能厄我

抱一子曰人之處世未免有立身行已應事接物之爲苟有我而自用則一動之頃吉凶悔吝隨之惟有一吉之利而凶悔吝三者厄我矣惟聖人捨已從人當少時即佩父母之教及其壯也達乎朋友之箴至於老也警其少壯之說是則自少至老未嘗有我萬化雖移安能厄我哉

關尹子曰天下之理輕者易化重者難化譬如風雲須臾變滅金玉之性歷久不渝人之輕明者能與造化俱化而不留殆有未嘗化者存

抱一子曰輕者人之魂也明者人之神也魂爲木所以輕也神爲火所以明也日出於卯而魂旺日中於午而神旺日晡於申而魂絕日没於亥而神絕是則一日之間而吾之魂神與造化俱化而不留矣惟精與魄重而且暗可以歷久故能胎魂胎神至於來日輕明魂神復自精魄因明因寤而復生復旺矣是則輕而明者假重而暗者爲之母也使魂神絕於申亥之間而精魄壞而不存則來日之魂神無自而生矣知道之士知乎此故鍊精鍊魄爲金爲玉使歷久不渝則吾之魂神可以永久乘負得其所託而生長矣參同契曰吉人相乘負安穩可長生是則鍊精魄爲金玉則吾身爲大吉之身而乘負吾之魂神矣所以太乙火符修鍊金丹只念二物者鍊精與魄也并土爲三物耳參同契謂其三遂不入火二與之俱者木三之魂與火二之神不須鍛鍊不入鑪鼎而在鑪鼎之外周天運火者乃神與魂也魂三神二合之成五所以能周天運火而不昧精水之一與魄金之四亦合之成五所以能化金液以成丹如是四物俱能成五者實假中宮土五以成變化張悟真謂只緣彼此懷真土遂使金丹有返還者此也又曰東三南二同成五北一西方四共之戊已自居本生位三家相見結嬰兒知此理然後知吾身殆有未嘗化者存

關尹子曰二幼相好及其壯也相遇則不相識二壯相好及其老也相遇則不相識如雀蛤鷹鳩之化無昔無今

抱一子曰人之形體亦天地間一物耳無

頃刻不與造物俱化者也㓜時顏貌至壯則異壯時顏貌至老則殊如雀蛤鷹鳩隨四時陰陽之氣變化形體不得自如也安有今昔之同哉然則吾之形容與今俱往矣與物俱化矣可不覺乎

文始經言外旨卷之十

文始經言外旨卷之八　賢十三

抱　一　子　陳　顯　微　述

八籌篇 籌者物也 凡六章

關尹子曰古之善揲蓍灼龜者能於今中示古古中示今高中示下下中示高小中示大大中示小一中示多多中示一人中示物物中示人我中示彼彼中示我是道也其來無今其往無古其高無蓋其低無載其大無外其小無内其外無物其内無人其近無我其遠無彼不可析不可合不可喻不可思惟其混淪所以為道

抱一子曰易曰探賾索隱鉤深致遠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如是則蓍之與龜可以喻道矣是物也本枯莖朽骨耳靈從何來聖從何起今焉能於今中卜古古中卜今是則其來無今其往無古而彰往察來也能於高中示下下中示高是則其高無蓋其低無載而上下無常也能小中示大大中示小是則其大無外其小無内而齊小大也能一中示多多中示一是則錯綜其數而一致百慮也能人中示物物中示人是則其外無物其内無人而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也能我中示彼彼中示我是則其近無我其遠無彼而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也然則枯莖朽骨何其神哉是神也存乎枯莖朽骨之中而不可析不可合不可喻不可思知妙道之存乎人之血肉形體之中而不可析合不可喻思也易不云乎蓍之德圓而神惟其混淪所以為道

關尹子曰水潛故蘊為五精火飛故達為五臭木茂故華為五色金堅故實為五聲土和故滋為五味其常五其變不可計其物五其雜不可計然則萬物在天地間不可執謂之萬不可執謂之五不可執謂之一不可執謂之非萬不可執謂之非五不可執謂之非一或合之或離之以此必形以此必數以此必氣徒自勞耳物不知我我不知物

抱一子曰五行之在天地間其常五其變不可勝計其物五其雜不可勝計總其綱

領則水蘊為五精火達為五臭木華為五色金實為五聲土溢為五味然萬物在天地間不可勝計皆自五行錯雜而生或合之或離之不可執謂之五不可執謂之萬不可執謂之一又不可執謂之非五非萬非一若分别某物必某數必某氣徒自勞耳故曰物不知我我不知物

關尹子曰即吾心中可作萬物蓋心有所之則愛從之愛從之則精從之蓋心有所結先凝為水心慕物涎出心悲物淚出心愧物汗出無暫而不久無久而不變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相攻相尅不可勝數嬰兒蘂女寶樓絳宫青蛟白虎寶鼎洪鑪皆此物有非此物存者

抱一子曰陰符經曰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行於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然則五行之妙用靈哉神哉人患不知其機耳知其機而制之則五賊皆為吾用而嬰兒蘂女寶樓絳宫青蛟白虎寶鼎洪鑪皆見其形而不能隱故曰見之者昌見之者見吾身之精神魂魄凝於神水結而成象現於黄庭之中也是物也猶在腎感變而為精在目感悲而為淚在鼻感風為涕在身愧物為汗一同是皆出於心有所之而神水隨應也如幼年所見景物至壯至老猶能夢見終身不忘者印入於心凝結神水無暫而不久無久而不變也但心有所之與心無所之不同耳若夫擒制五賊鍛鍊五行惟一心不動神水自凝然後五賊見形千變萬化矣是道也雖皆此五行之物所化而成然自有非此五行之物者存乎其中而為之主宰耳

關尹子曰鳥獸俄呦呦俄旬旬俄逃逃草木俄茁茁俄亭亭俄蕭蕭天地不能留聖人不能繫有運者存焉耳有之在彼無之在此鼓不桴則不鳴偶之在彼奇之在此桴不手則不擊

抱一子曰聖人觀化所以無化化之運於形氣之間也天地不能留聖哲不能繫夫鳥獸呦呦而鳴旬旬而來逃逃而去與夫草木茁茁而芽亭亭而茂蕭蕭而枯皆俄然爾化可謂速矣然聖人所以無化者如鼓不桴則不鳴有在彼無在我也桴不手則不擊偶在彼奇在我也前篇曰手不觸刃刃不傷人與此同旨

關尹子曰均一物也衆人惑其名見物不見道賢人析其理見道不見物聖人合其天不見道不見物一道皆道不執之即道執之即物

抱一子曰萬物盈天地間各具一名各具一理見其名而不見其道者為物所格衆人也析其理而不見其物者能格於物賢人也聖人則不然不見所謂道不見所謂物合其天而已矣若夫指一物謂之道則物物皆道也惟不執之謂之道則即道也若執之以為道即物矣

關尹子曰知物之偽者不必去物譬如見土牛木馬雖情存牛馬之名而心忘牛馬之實

抱一子曰物之真偽生於識聖人遇物真者亦偽之去識也真者且偽之則舉天下

之物皆偽矣知天下之物皆偽則何必去物哉如見土木偶形雖有其物之名而心忘其物之實學道之士當對景之時能如是乎

文始經言外旨卷之八

文始經言外旨卷之九

抱一子陳顯微述　賢古

九藥篇（藥者雜治也　凡三十一章）

關尹子曰勿輕小事小隙沉舟勿輕小物小蟲毒身勿輕小人小人賊國能周小事然後能成大事能積小物然後能成大物能善小人然後能契大人天既無可必者人人又無能必者事惟去事離人則我在我惟可即可未有當繁簡可當戒忍可當勤惰可（勤惰一作動靜）

抱一子曰此一篇皆藥石之言所以謂之雜治也蓋人之處世未能去事離人則應事接物之際一動一止有吉凶悔吝存焉聖人欲人避凶就吉免悔吝之虞故垂藥石之訓使人服膺而對治之非大聖大智其孰能如是哉且夫天既無可必者人人又無能必者事其敢輕小人輕小物輕小事哉孔子曰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豈可測哉世之輕小人易小物忽小事而至於敗國亡家喪身失命者多矣故聖人謂能善小人然後能契大人能積小物然後能成大物能周小事然後能成大事無非自小以至大自微以至著而不敢以其小人小物小事而輕忽之也聖人之待小者且加之謹況其大者乎天下之理未有當繁之事以簡能了者亦未有當戒之事可以強忍為之者亦未有當勤之事可以慵惰成之者故聖人於世惟可則可惟不可則不可故於事無可無不可初何固必哉是知聖人雖日應事物而不著事不著物而我在我矣

關尹子曰智之極者知智果不足以周物故愚辯之極者知辯果不足以喻物故訥勇之極者知勇果不足以勝物故怯

抱一子曰天下之理爭之則不足遜之則不餘聖人之大智若愚大辯若訥大勇若怯者豈姑為是偽行哉蓋知夫智果不足以周物故愚辯果不足以喻物故訥勇果不足以勝物故怯耳傳曰其愚不可及則

智不如愚十信九中不如一默則辯不如訥柔能制剛弱能勝强則勇不如怯

關尹子曰天地萬物無有一物是吾之物物非我物不得不應我非我我不得不養雖應物未嘗有物雖養我未嘗有我勿曰外物然後外我勿曰外形然後外心道一而已不可序進

抱一子曰善應物者無物善養我者無我有物則不能應物有我則不能養我何則物非我物我非我我纔外物便是外我纔外我便是外心若作內觀其心外觀其形遠觀其物則分心我物為三未免序進也道一而已直下便見不勞分別一空總空何必序進哉

關尹子曰諦毫末者不見天地之大審小音者不聞雷霆之聲見大者亦不見小見邇者亦不見遠聞大者亦不聞小聞邇者亦不聞遠聖人無所見故能無不見無所聞故能無不聞

抱一子曰人有所見則有所不見有所聞則有所不聞非神有所限而精有所畳也用吾精神不得其道耳殊不知凡天地萬物之妙者皆吾之神凡天地萬物之有者皆吾之精夫如是則聖人無所見乃能無所不見無所聞乃能無所不聞學者知之乎

關尹子曰目之所見不知其幾何或愛金或愛玉是執一色為目也耳之所聞不知其幾何或愛鍾或愛鼓者是執一聲為耳也惟聖人不慕之不拒之不處之

抱一子曰是章又釋前章之旨聖人慮學者不知無所見無所聞為大也姑以所見所聞喻之如目之所見不知其幾何色而視其物者執其色以拘其見耳之所聞不知其幾何聲而聽其響者執其聲以拘其聞惟聖人則不慕彼之聲色亦不拒彼之形響惟不處吾之見聞則吾之見聞大矣

關尹子曰善今者可以行古善末者可以立本

抱一子曰學者欲行古道必善今俗欲反本源須知末務苟生於今之世而違今之俗則害生矣只知有本源而不知有末務則難立矣故聖人和光同塵以善今泛應曲當以善末者乃所以為行古道立本源之地也歟

關尹子曰狡勝賊能捕賊勇勝虎能捕虎能克己乃能成己能勝物乃能利物能忘道乃能有道

抱一子曰賊以狡勝虎以勇勝固矣然則己以何克哉己者我身也克者能勝也知我身本何物則知所以克之之道矣學者當觀我本無己因七情六欲緣合而生欲克我身先克情欲前章不云乎能制一情者可以成德能忘一情者可以契道此聖人成己之學也既能成己矣然後能利物苟有一物存乎吾前則為物勝矣焉能利物哉既能成己又能利物可以造道矣然則道可忘乎道未能忘焉能有道

關尹子曰函堅則物必毀之剛則折矣刀利則物必摧之銳則挫矣威鳳以難見為神是

以聖人以深為根走彛以遺香不捕是以聖人以約為紀

抱一子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以深為根以約為紀皆老子之言也關尹子復以函刀鳳彛以發明老子之旨使學者盡守柔取虛韜光無藏之理以曲全免咎而已豈非藥石之言乎

關尹子曰瓶有二竅水實之倒瀉閉一則水不下蓋不升則不降井雖千仞汲之水上蓋不降則不升是以聖人不先物

○抱一子曰聖人不敢為天下先者乃所以○為天地萬物之先也何則天下之理不升則不降不後則不先不下則不高故老子為天下谿為天下谷皆此意也以管取水按上竅則水下留以瓶吸水中置火則水逆上皆不升則不降之理與閉竅汲井同一理然則可升可降者水也所以閉之汲之失之按之者人也人之所以能使水之升降留逆者氣也雖然天道好還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況敢先物乎是尤聖人所大戒也

關尹子曰人之有失雖已受害於已失之後久之竊議於未失之前惟其不恃己聰明而兼人之聰明自然無我而兼天下之我終身行之可以不失

抱一子曰使庨智聰明如虞舜猶不自恃其聰明而捨己從人況餘人乎殊不知不恃己聰明而兼人之聰明易而能察人之情僞而擇其為交際難噫知人知言之說堯舜其猶病諸

○關尹子曰古今之俗不同東西南北之俗又○不同至於一家一身之善又不同吾豈執一豫格後世哉惟隨時同俗先機後事捐忿塞欲簡物恕人權其輕重而為之自然合神不測契道無方

抱一子曰隨時同俗先機後事捐忿塞欲簡物恕人是數者與孔子翼易隨時同人知幾成務懲忿窒欲易簡恕忠之言略同而學者不知謂道家之學獨尚無為是則將謂聖人執一豫格後世聖人何心哉古今四方一家一身俗尚雖各不同而聖人權其輕重而為之制可從先進則先進可拜下則拜下惟其無可無不可所以合神不測契道無方也孔子不云乎竊比於我老彭然則孔老之道其可以異觀哉

關尹子曰有道交者有德交者有事交者道交者父子也出於是非賢愚之外者故久德交則有賢愚是非矣故或合或離事交者合則離

抱一子曰子華子與孔子相遇於途傾蓋○

○終日歡如平生孔子顧弟子取束帛以贈先生而子路疑之蓋子華子者老子之弟子程本也孔子一見傾蓋如故此道交也二子邂逅相遇目擊道存豈若世俗之德交利交有賢愚是非利害之分哉宜乎子路之不識也噫安得如程子華孔仲尼邂逅傾蓋相忘於形骸之外哉

關尹子曰勿以拙陋曰道之質當樂敏捷勿以愚暗曰道之晦當樂輕明勿以傲易曰道之高當樂和同勿以汗漫曰道之廣當樂要

急勿以幽憂曰道之寂當樂悅豫古人之言學之多弊不可不救

抱一子曰古人之言教不止一端在當時有禽滑釐宋鈃尹文彭蒙田駢慎到墨翟諸家之學今其言不傳至孟子之時止有楊墨二家之言則知禽宋尹彭田慎之言至關尹仲尼之時已拒絕之矣敏捷者如今之禪學問答所以尚口捷給也輕明者如今之騰身踴躍習觀之類也和同者如西域教之六輩和合也要急者如今之參一句話頭以求頓悟也悅豫者如今之放逸曠達逍遙自在也是數者雖非當時古人之教而其事大率相類學之多弊亦不可不救也

○關尹子曰不可非世是己不可卑人尊己不可以輕忽道己不可以訕謗德己不可以鄙猥才己

抱一子曰非世者世亦非之禍也卑人者人亦卑之辱也遇輕忽而能忍自以為己有道淺也遇訕謗而不辯自以為己有德驕也至於逢鄙猥之人自以為己有才緣也是五者皆學者之病也宜自藥之

關尹子曰困天下之智者不在智而在愚窮天下之辯者不在辯而在訥

抱一子曰人之多智多辯者病也人之能愚能訥者藥也智不能困天下之智辯不能窮天下之辯以智攻智以辯敵辯如以火止火以水止水耳奚益哉昔南唐選博學辯給之使使本朝我太祖選不識字至愚至訥武夫對之使辯博之使拔無所施○即此道也

○關尹子曰天不能冬蓮春菊是以聖人不違時地不能洛橘汶貉是以聖不違俗聖人不能使手步足握是以聖人不違我所長聖人不能使魚飛禽馳是以聖人不違人所長夫如是者可動可止可晦可明惟不可拘所以為道

抱一子曰天下道術或尚晦或尚明或尚動或尚止皆自然之理也聖人觀天之道以時吾神之晦明察地之利以宜吾形之動止近取諸身如此則遠示之人亦莫不然是則神宜明則明之神宜晦則晦之形宜動則動之形宜靜則止之耳吾之手不能步足不能握猶魚不能飛禽不能馳也天猶不可使冬蓮春菊地猶不可使洛橘汶貉而況違我所長乎而況違人所長乎苟違其形神之所長而強為之斯害也已道安在哉

關尹子曰少言者不為人所忌少行者不為人所短少智者不為人所勞少能者不為人所役

○抱一子曰多言則為人所忌多行則為人所短多智則為人所勞多能則為人所役皆悔吝也可不謹哉

關尹子曰操之以誠行之以簡待之以恕應之以默吾道不窮

抱一子曰應事接物不可不誠不誠喪德故於誠則操而存之不可不簡不簡則勞神故於簡則行而宜之不可不恕不恕則忿不懲不可不默不默則機不密盡是四

者吾道何窮哉

關尹子曰謀之于事斷之于理作之于人成之于天事師于今理師于古事同于人道獨于己

抱一子曰謀今之事當以今之事為師如善弓者師弓不師羿善舟者師舟不師奡其則不遠也斷事之理當以古人為師古之聖人揆理曲盡非今人所及也事作於人不得不與人同其好惡也既謂之事矣作之於人成之於天在我何敢固必哉若夫道則在我獨行之而已矣

關尹子曰金玉難捐土石易捨學道之士遇微言妙行慎勿執之是可為而不可執若執之者腹心之疾無藥可療

抱一子曰學者得一善言聞一善行則奉奉服膺而勿失可謂好學矣殊不知此可以成德不可以入道道則靈臺皎潔一物不留庶可睎覬若遇微言妙行執之於心是為腹心之疾無藥可療何則土石易捨金玉難捐微言妙行入人心府終身不忘昔人謂一句合道語萬劫繫驢椿信哉

關尹子曰人不明於急務而從事於多務他務奇務者窮困災厄及之殊不知道無不在不可捨此就彼

抱一子曰世之學者信異而不信常好奇而不好正故多從事於奇務他務多務而荒其本業廢其常產失其生計道未見而窮困災厄先及之矣殊不知日用常行道無不在故曰人當明於急務所謂急務者為人子以事親為急為人父以教子為急為人下以事上為急為人上以安下為急至於為士以行業為急為農以耕桑為急為工以材器為急為商以貨通為急之類皆急務也豈可捨此就彼哉此之急務了辦不志於道則已苟有餘力而志於道則道在其中矣

關尹子曰天下之理捨親就踈捨本就末捨賢就愚捨近就遠可暫而已久則害生

抱一子曰此章又重發明上章之旨謂學者亦有捨親就踈捨本就末捨賢就愚捨近就遠而於道有所得者可暫而已久則害生

關尹子曰昔之論道者或曰凝寂或曰邃深或曰澄徹或曰空同或曰晦冥慎勿遇此而生怖退天下至理竟非言意苟知非言非意在彼微言妙意之上乃契吾說

抱一子曰自古聖賢立言垂訓所上不同同歸於道有言凝然寂默者有言澄湛虛徹者有言空無大同者有言晦冥息滅者學者遇此勿生退怖道不在言意言意豈能盡道耶在彼微言妙意之上乃契聖人之說

關尹子曰聖人大言金玉小言桔梗芣苢也用之當桔梗芣苢生之不當金玉斃之

抱一子曰聖人之言精者如金如玉粗者如梗如苢昔人謂細語及麤言皆歸無上道有因麤言而悟道者有研細語而不悟者如用藥之當服草木生之用之不當服金玉斃之安取乎藥之貴賤哉惟其當而已矣

關尹子曰言某事者甲言利乙言害丙言或利或害丁言俱利俱害必居一于此矣喻道者不言

抱一子曰道與事不同事則有利有害故言事則有某言中利某言中害之理至於言道則煞無某言中道某言不中道之理故善喻道者不言

關尹子曰事有在事言有理道無在道言無理知言無理則言言皆道不知言無理雖執至言為梗為翳

○抱一子曰道與事相反如水火晝夜之不侔也學者言道如言事則誤矣言事則事有所在故事之言有理也言道則無在無不在則道之言安有所謂理哉若知夫道無理可言則言言皆道不然則雖執至言為梗為翳而已

關尹子曰不信愚人易不信賢人難不信賢人易不信聖人難不信一聖人易不信千聖人難夫不信千聖人者外不見人內不見我上不見道下不見事

抱一子曰學道自信門入信苟不篤道無由而入矣然而信聖賢易信狂愚難信至狂愚則吾之信可謂篤矣然吾之所謂信者非世人之所謂信也世人之所謂信者信之信也吾之所謂信者不信之信也若夫不信狂愚之人則世人皆能信吾之不信也至於不信賢人則世人未必信吾之不信也況乎至於不信聖人則豈世人信其不信者乎又況乎至於不信千萬聖人此則世人尤所難信之法也惟能信吾不信千萬聖人者其信可謂真信矣是人也其亦外不見人內不見我上不見道下不見事者哉

○關尹子曰聖人言蒙蒙所以使人聾聖人言冥冥所以使人盲聖人言沉沉所以使人瘖惟聾則不聞聲惟盲則不見色惟瘖則不音言不聞聲者不聞道不聞事不聞我不見色者不見道不見事不見我不音言者不言道不言事不言我

抱一子曰昔有學者問於其師曰有一人負盲聾瘖三者之病來見於師師何以發藥師曰汝近前來學者近前而立師以掌示之曰此何物曰掌師叱出曰汝非三種病人矣噫是人聞師語而近前則不聾矣能見掌則不盲矣曰掌則不瘖矣然其人始發問端似知此理及乎被師一勘則本情露矣參同契曰耳目口三寶固塞勿發通陰符經曰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與此同旨嗚呼安得不聞聲不見色不音言者與之意會哉

○關尹子曰人徒知偽得之中有真失殊不知真得之中有真失徒知偽是之中有真非殊不知真是之中有真非

抱一子曰天下學者皆知偽得之中有真失偽是之中有真非故求真得以為得真是以為是也殊不知道無得失無是非纔有得失有是非則是事也非道也若人學道而忽遇異物異景而横執以為真得真是者往往多遭魔攝而不悟其為真失真非矣

關尹子曰言道者如言夢夫言夢者曰如此金玉如此器皿如此禽獸言者能言之不能取而與之聽者能聞之不能受而得之惟善聽者不泥不辨

抱一子曰此一喻最善與人說道誠如說夢說者曰吾夢極富貴聽者曰吾且不見吾且不知說者曰吾真有是夢不可不信聽者曰吾既不見不知何以生信說者不能取而示之則曰聽者不智聽者不能得而見之則曰說者不實如是則詒者言之○不如不言聽者聽之不如不辨昔人謂知道易不言難聞道易默會難故善聽者不於言下求道惟默會其言外之旨可也苟泥其言而辨其實烏足以為善聽善學者哉關尹子特於篇末垂此章為訓者蓋欲學者觀此玄言不泥不辨惟領悟其言外之旨而已矣

關尹子曰圓爾道方爾德平爾行銳爾事

抱一子曰道不圓則不神德不方則不正行不平則不常事不銳則不利關尹子述微言妙義既終又慮學者或志道而忘德或立德而遺行或積行而廢事是則知務本而不知務末未有不因末而害本者也世固有因事之失而虧行者亦有因行之虧而損德者亦有因德之損而妨道者學者豈可只知從事於道而不資德行以相扶助哉又豈可只知積德累行而遇事不加之謹哉世亦有志于道而闕提德行與夫失業廢事者安知聖人立言垂訓體用畢備本末具陳如此詳盡耶噫關尹大聖人慈愍後世之心至矣盡矣不可思議矣○

文始經言外旨卷之九

葛仙翁後序

丹陽葛稚川曰洪體存蒿艾之資偶好喬松之壽知道之士雖微賤必親也雖夷狄必貴也後遇鄭君鄭君多玉笈瓊笥之書服餌開我以至道之良藥呼吸洗我以紫清之上味後屬洪以關尹子洪每愛之誦之藏之拜之宇者道也柱者建天地也極者尊聖人也符者精神魂魄也鑑者心也匕者食也釜者化也籌者物也藥者雜治也洪每味之泠泠然若躡飛葉而游乎天○地之混冥沉沉乎若履橫杖而浮乎大海之渺漠超若處金碧琳琅之居森若握鬼魅神姦之印倏若飄鸞鶴箏亦作怒若鬬虎兕清若浴碧慘若夢紅擒縱大道渾淪至理方士不能到先儒未嘗言可仰而不可攀可玩而不可執可鑑而不可思可符而不可言其忘物遺人者之所言乎其絕迹去智者之所言乎其同陰陽而冥彼此者之所言乎何如此之尊高何如此之廣大又何如此之簡易也洪也率親受之咸和

二年五月朔丹陽葛洪炷薰敬序

列子　赴一

列子姓列名禦冦鄭人也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初事壺丘子後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九年而後能御風而行弟子嚴恢問曰所爲問道者爲富乎列子曰桀紂唯輕道而重利是以亡其書凡八篇列子蓋有道之士而莊子亟稱之今汴梁鄭州圃田列子觀即其故隱唐開元封沖虛至德真君書爲沖虛至德真經

右新書定著八章護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新校中書列子五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叅校讎太常書三篇太史書四篇臣向書六篇臣叅書二篇內外書凡二十篇以校除複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書多外書少章亂布在諸篇中或字誤以盡爲進以賢爲形如此者衆及在新書有殘校讎從中書以定皆以殺青書可繕寫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黄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爲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合於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楊子之篇唯貴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孝景皇帝時貴黄老術此書頗行於世及後遺落散在民間未有傳者且多寓言與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爲列傳謹第録臣向昧死上護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所校列子書録永始三年八月壬寅上

冲虛至德真經鬳齋口義卷之一

鬳齋林希逸

天瑞第一（此篇言天理以其可貴故曰瑞）

子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國君卿大夫眎之猶衆庶也國不足將嫁於衛弟子曰先生往無反期弟子敢有所謁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

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見左氏列子居鄭圃之側嫁往也旅行曰嫁曰喪皆方言也壺丘子林列子事之故弟子問以其師之言云何

○子列子笑曰壺子何言哉雖然夫子嘗語伯昏瞀人吾側聞之試以告女

何言者謂此非言可傳也夫子壺丘也瞀人壺丘之友也側聞者立於師之側而聞之也先曰何言而方告之蓋欲知其不言之言妙於有言也

○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陰陽爾四時爾不生者疑獨不化者往復其際不可終疑獨其道不可窮

有生者生於不生有化者原於不化不生不化乃能生其生化其化此即造化是也不能不生不能不化者萬物是也造化無生無化故常生常化無時者即常字也但其文如此發揮爾陰陽四時指造化而言也下兩爾字乃是實前面不生不化之說疑獨者如老子所謂似萬物之宗象帝之先獨者極高極妙而無鄰之意疑者似是似非而不可形容之意往復即陰陽四時之代謝也無有盡時故曰其際不可終疑獨者造化也恍兮惚兮似有物而無物故曰其道不可窮

○黄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此老子全章之文而曰黄帝書則知老子之學亦有所傳但其書不得盡見老子第六章中精則實神則虛谷者虛也谷神者虛中之神者也言人之神自虛中而出故常存而不死玄遠而無極者也牝虛而不實者也此二字只形容一箇虛字天地亦自此而出故曰根綿綿不已不絶之意若存者若有若無也用於虛无之中故不勞而常存即老子所謂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是也瞴翁曰至妙之理有生生之意存焉此語亦好但其意亦近於養生之論此章雖可以爲養生之用而老子初意實不專主是也故列子舉此以證其不生不化之說

○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

生物者不生言其不容心於生也化物者不化言其不容力於化也盈天地之間無非自然而然形者色者人與物也智者力者就人中分别也消者息者窮達死生得喪也自然而然者生而非生化而非化形而非形色而非色消而非消息而非息初無定名初無實迹若以定名實跡求之則

非矣不曰無定名無實迹只下一謂字自是奇特

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

此一篇先頓一箇壺字何言哉在前既說一段了於此又再說一段何言哉三字自有深意莊子曰終日言而未嘗言與此意同

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

莊子曰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其言自妙此書又分作四箇名字亦只是莊子之意形總言也質隨物之質也氣生形者未見氣者無極而有極也莊子曰氣雜於芒忽之間而有形此又就氣上添一層此易字莫作儒書易字看易即變也變即化也太易即大造化也形為始質為素今之工匠家所謂胎素即此素字

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埒易變而為一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變者究也乃復變而為一一者形變之始也

上面既說四箇太字就此又把形氣質總之此不特言理之妙亦是作文機軸文章無此機軸則不見斡旋之妙氣形質具而未相離只是未見氣之始於未見氣之始則但見其渾渾淪淪然萬物相渾淪總三才而言之不比他處說萬物字也循者求也氣既未見則何所視何所聽何所求故易者即太易也即此一句而觀則知形氣質具而下只是發明太易兩字無形埒者言無形迹也變而為一者氣變而後有太極也有太極而後有陰陽五行故曰一變而為七陰陽二與五行共為七也少陰老陰之數八與六少陽老陽之數七與九此所謂九者即乾數之極也或以七言少陽九言老陽則非此書之意九者復變而為

一蓋言物極則變也有必歸於無也無能生有故曰一者形變之始究極也

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沖氣和者為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

陽氣輕清而上為天陰氣濁重而下為地陰陽之氣和合而為人沖亦和也天地之生物亦是合陰陽之精而後化化生生也故曰獨陰不生獨陽不成

子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違所宜宜定者不出所位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

此一段十分正當之論其大意只謂雖天地亦不能盡造化之用而況人物乎天能生物能覆物地能成形能載物各有所能是無全功矣聖居天地之間而職教化之

事隨萬物之所宜而各職其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言聖人或有所不能而物能之者教化不能違所宜如忠質文之隨時九德之隨其性皆是不能違所宜也物之所宜各有一定如曲者不可以爲直小者不可以爲大醎[注一]者不可以爲酸凉[七]者不可以爲熱是不出其所位也陰陽剛柔仁義易大傳分作天地人說此又分作天地聖人萬物說亦自有理

○故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皆無爲之職也

有生有形有聲有色有味指天地間萬物而言也生生形形聲聲色色味味造化也職主也無爲造化也不生者生其所生無形者形其所形以至色其所色聲其所聲味其所味皆造化之所職如此下得來又自奇特

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沈能宫能商能出能没能玄能黄能甘能苦能羶能香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也

二十四箇能字只是造物兩字造化之妙雖若無知無能而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此段又好

○子列子適衛食於道從者見百歲髑髏攓蓬而指顧謂弟子百豐曰唯予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此過養乎過歡乎種有幾若鼃爲鶉得水爲㡭得水土之際則爲鼃蠙之衣生於陵屯則爲陵舄陵舄得鬱栖則爲烏足烏足之根爲蠐螬其葉爲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爲蟲生竈下[注一]其狀若脫其名曰鴝掇[八]鴝掇千日化而爲鳥其名曰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斯彌爲食醯頤輅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黄軦食醯黄軦生乎九猷九猷生乎瞀芮瞀芮生乎腐蠸

此段與莊子同但中間又添數語食於道傍見蓬草之中有此枯髑髏而指之以語弟子百豐其名也未嘗生未嘗死無生無死也彼指髑髏也予則列子自謂也過養過歡二句莊子曰若果養乎予果歡乎其語意甚深此書去若予二字以果爲過恐聲之訛也若如此說則謂此其死者生前自養過當乎歡樂過當乎理雖亦通殊無意味若如莊子之意則曰若果知人生之所以自養者乎我果知死後寂滅之樂者○

○乎若指髑髏予乃自謂也生而飲食曰養死以寂滅爲樂卻如此倒說乃是弄奇筆處種有幾者言天地之間物之生生種各不同卻皆說至微底說不是以小喻大蓋言雖大無異於小也便是無細無大無貴無賤之意[注一]其意固止如此而文字之妙絶[九]出千古整齊中不整齊不整齊中整齊如看飛雲斷鴈如看孤峯斷坂愈讀愈好此書中間又添數句便覺不及莊子若鼃爲鶉鼃化爲鶉也鼃即蛙也此四字莊子所

無亦與下句不相入𪊲者水上塵垢初生苔而未成也亦有絲縷相縈之意但其為物甚微耳䵷蠙之衣即青苔也水土之際水中附岸處也附岸處例多而厚故曰衣此兩句說了箇青苔却又就陵屯上說來陵屯田野中高處也陵舃車錢草也鬱棲糞壤也車錢草生糞壤之中則變而為烏足草烏足之根又化而為蠐螬烏足之葉又化為胡蝶蠐螬蝎虫也胥胡蝶之別名也就胡蝶下添此一句尤奇此下又說化○

○生者竈下之虫化而生者名為鴝掇軟而無皮無殼故曰若脫如今柑虫然鴝掇之虫又化而為鳥乾餘骨鳥名也其口之流沫又化為斯彌斯彌虫也食醯頤輅也頤輅黃軦皆虫名也此處比莊子多三箇食醯字恐亦傳寫之誤九猷瞀芮腐蠸亦虫名也莊子於此却省數字其意蓋謂萬物變化生生不窮無有盡時也

羊肝化為地皋馬血之為轉燐也人血之為野火也鷄之為鶉鶉之為布穀布穀久復為鷂也燕之為蛤也田鼠之為鶉也朽瓜之為魚也老韭之為莧也老羭之為猨也魚卵之為蟲亶爰之獸自孕而生曰類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鶂純雌其名大䁍純雄其名穉蜂

此數行乃莊子所無中間又有數也字文勢亦不類然亦皆為物化之事如月令雀化為蛤鷹化為鳩此天地間自然之理必有之事老羭為猨如老鼠之為蝙蝠也亶爰獸名也出山海經其狀若狸而有髮自孕者無牡而皆牝也今人說海中女人國○

○亦然類者其名也鶂即莊子所謂雄鳴上風雌鳴下風相視而風化者也大䁍龜鼈之屬純雌而無雄蜂則純雄而無雌也穉小也蜂之在房只呪而化其尾有刺獨為王者無之或云此蟲以衆陽而宗陰陰為君也

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后稷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

此四句又就人中變化者言之

厥昭生乎濕醯雞生乎酒

此兩句又就食物中易見者言之

羊奚比乎不筍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久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自此以下却與莊子同若就莊子觀之上面一截說了却把箇至恠底結殺此是其立意驚駭世俗處非實話也今添入思士思女等語却渾雜了羊奚草名也草之似竹而不生筍者曰不筍久竹筍則可食此不可食也青寧虫也程亦虫也馬亦草名○

○也如今所謂馬莤菜馬藍草也人亦草名也如今所謂人參人面子也分明是用許多草名却把馬與人字說故意為詭恠名字前後解者皆以為未詳是千萬世之人為其愚弄看不破也萬物之變化化生生何所不有入於機者言歸於盡也出機入機即是出入死生也便是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至樂篇

嘗疑列子非全書就此段看得愈分曉蓋自秦而下書多散亡求而後出得之有先

後存者有多寡至校讎而後定校讎之時已自錯雜及典午中原之禍書又散亡至江南而復出所以多有僞書雜乎其間如關尹子亦然好處儘好雜處儘雜此書第一篇前頭數段極妙無可疑者中間未免為人所雜然其文字精粗亦易見也

黄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形必終者也天地終乎與我偕終終進乎不知也道終乎本無始進乎本不久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無形不生者非本不生者也無形者非本無形者也

形動生影聲動生響此兩句自好其意蓋以喻無之生有也生之有者皆自無而始則凡有必歸於無有形者必有終天地亦形也安得而不與我偕終乎若以為天地終於有盡則又非我之所能知故曰終進乎不知也進盡也以盡為進聲之訛也本無始則無終矣本不久則無盡矣不久者變化而不暫停也有生者必歸於不生蓋不生者生之也有形者必歸於無形蓋無形者形之也本不生者則無不生之名本無形者則無無形之名謂之不生謂之無形已離其真矣故曰不生者非本不生者也無形者非本無形者也

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而欲恒其生盡其終惑於數也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真宅黄帝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

此段正言生死之理說得自是分曉死生常理也而貪生者常欲求生盡止也盡其終欲止而不終也惑於數言為長短之數所惑也精神屬於天骨骸屬於地圓覺四大之說也分者分與之也入其門言歸其所自出之地也反其根言反其所始之地也精神骨骸既各復其初則今者之我尚何存乎此即圓覺所謂今我法身當在何處也朱文公於此謂釋氏剽竊其說恐亦不然從古以來天地間自有一種議論如此原壤即此類人物佛出於西方豈應祭此剽竊詆之太過則不公矣

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充起物所攻焉德故衰焉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體將休焉物莫先焉雖未及嬰孩之全方於少壯間矣其在死亡也則之於息焉反其極矣

血氣未定方剛既衰聖人分作三截今此分作四段莊子曰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逸我以老息我以死亦分作四截嬰孩之和老子形容至矣血氣飄溢即聖人所謂方剛也欲慮充起即勞生之事也欲富欲貴欲也思前筭後慮也充盛也起不可遏也外物攻其心則嬰孩之時所謂和德者衰矣既老則欲慮雖有而不能自强莊子謂之逸以老此謂體將休意同而辭異爾物莫先者言不能與物爭先自然放退

雖未及嬰孩與物無傷之時而比之少壯爲物所攻之日則有間矣至於形氣既盡反而歸其所卽非所謂息我以死也極者太極之極也前所謂形變之始也

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啓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而吾得爲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爲貴吾既得爲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

榮姓也啓期名也以鹿皮爲裘以索爲帶天地之性人爲貴於物也人類之中男貴於女三樂之說近人情之論也此章諭人以貧富死生之理故如此寓言能自寬者以其非見道而能推物理以自寬也杜詩所謂江上小堂巢翡翠隴邊高塚臥麒麟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便是比章之意

林類年且百歲底春被裘拾遺穗於故畦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隴端面之而嘆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爲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爲憂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爲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

底春當在春時也並歌並進言且行且歌也少不勤行言少不學而無聞於人也長不競時言其不能爭名爭利於世也子貢以此譏之而林類以爲我惟不勤行惟不競時故有如此之壽使其勞力勞心以爭身外之名利則將中道夭矣子貢林類寓言而名之也死之與生一往一返言自生而死猶往之必返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此便是佛家今生來生前身後身之說也吾知其不相若者言今生安知不勝於來生後身安知不勝於前身也今之死不愈昔之生卽莊子弱喪不知歸之說得之而不盡者言其得死生之理而未盡其妙也列子之書皆尊敬孔子故其寓言之中多借孔子以爲說不知果出於列子否耶

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仲尼曰生無所息子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仲尼曰有焉耳望其壙睪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鬲如也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山人伏焉仲尼曰賜汝知之矣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老之憊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

倦於學者學而未得其要勞心已久故有

厭倦之意息止也吾見其進未見其止是也子貢倦於學而求所止之地夫子乃以生無所息告之此列子借聖賢之名因進止之說而明死生之理也生無所息者言有形於此其生必勞何時可息必死而後可息也子貢未曉故再有息無所之問而夫子乃以壙墳之事荅之睪宰墳鬲皆形容其突起之貌君子以此而自息小人之心雖貪戀不已至此亦不容不伏也據此一段雖為貪生惡死者設然今釋家有死心之論有大死人却活之語此中又有深意非徒曰生死而已

○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死也者德之徼也古者謂死人為歸人夫言死人為歸人則生人為行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也一人失家一世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焉有人去鄉土離六親廢家業遊於四方而不歸者何人哉世必謂之為狂蕩之人矣又有人鍾賢世矜巧能修名譽誇張於世而不知已者亦何人哉世必以為智謀之士此二者胥失者也而世與一不與一唯聖人知所與知所去

仁者不仁者即君子小人之語徼者歸也言德必至於死而後定也此即反真歸根之意故舉死生之大以明之失家即弱喪之論鍾重也賢形也世生也三字皆傳聲之訛只是重形生重形生者以身為貴也世人皆以狂蕩為非故不與之而反取智謀之士殊不知智謀亦非也聖人之去取則以道為主故曰知所與知所去

○或謂子列子曰子奚貴虛列子曰虛者無貴也

貴虛者以虛為尚也無貴者虛之名亦無之又何貴尚之有

子列子曰非其名也莫知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矣取也與也失其所矣事之破碼而後有舞仁義者弗能復也

非其名者言有名即非也老子曰可名非常名是也曰虛曰靜則無迹矣亦無名矣無名無迹則得其所居纔有取與分別則失其所居矣大道破碎而後有仁義之名破碼者破碎也言今世之士至於破碎大道而以仁義為舞弄則真淳質樸之風不可得而復反矣舞仁義如今人所謂舞文弄法也

粥熊曰運轉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故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損盈成虧隨世隨死往來相接間不可省疇覺之哉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不覺其虧亦如人自世至老貌色智態亡日不異皮膚爪髮隨世隨落非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間不可覺俟至後知

粥熊借古賢人之名也天地之間運轉無已天一日行一周地有四游升降無一息之停似人居其間而不自覺譬如身在舟中舟行人不知也天地之轉移誰得而覺之密者言其不可見物之有損有盈有成有虧亦密行於天地之間而人不覺死生之往來循環相接而不已無間隙之可省見川閱水以成川水滔滔而長逝世閱人

以成世人冉冉以行暮人何世而不新世
何人而能故正是此意隨世即隨生也寒
暑往來以漸而進故曰一氣不頓進高岸
為谷深谷為陵下至一物一器之微亦漸
漸而虧損故曰一形不頓虧惟其不頓故
人亦不覺不頓者不驟也人之自少至老
亦然亦無間隙之可見必時至而後知故
曰間不可覺俟至後知態體態也智意見
也
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
○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曰天積氣耳○
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柰
何憂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
當墜邪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
光耀者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柰
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亡處亡
塊若躇步跐蹈終日在地上行止柰何憂其
壞其人舍然大喜曉之者亦舍然大喜長盧
子聞而笑之曰虹蜺也雲霧也風雨也四時
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嶽也河海也金
石也水火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氣
也知積塊也奚謂不壞夫天地空中之一細
物有中之最巨者難終難窮此固然矣難測
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為大遠言其不
壞者亦為未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於壞
遇其壞時奚為不憂哉子列子聞而笑曰言
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壞與不
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故生
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
不壞吾何容心哉
○屈伸呼吸與天中之氣相應則人亦積氣○
中之自然者也日月星宿之光亦自此氣
而出只使猶曰但使也政使也四虛四方
太虛之外也躇步躊躕也跐蹈踐蹈也此
言除太虛之外其內皆為積塊也奚謂不
壞者言積則必散安得不壞此段之意蓋
謂天本積氣地本積塊必有壞時故設為
此語以形容之易曰乾坤毀則無以見道
聖人亦有此意但不言耳太虛之中无形
无極天地之在其間亦細物耳但以人之
所見有物者而觀之則為有中之最巨此
兩句亦好難終難窮難測難識者言人不
可得而知也末後一轉却曰來不知去去
不知來蓋以學道之人不當容心於有無
去來也今之禪家却出於此後面一轉
舜問乎烝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
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
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
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
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
○不知所持食不知所以天地強陽氣也又胡○
可得而有邪
委聚也四大假合而為此身故曰委形陰
陽成和而萬物生故曰生者委和也順理
也性命在我即造化之理故曰委順人世
相代如蟬蛻然故曰子孫委蛻也不知所
持無執着處也強陽氣即生氣也動者為
陽人之行處飲食皆此氣之動為之皆非
我有也圓覺所謂今者妄身當在何處便
是此意此段與莊子知北遊篇同但烝字

莊子作丞是也此必傳寫之誤然謂之丞
者亦寓言之名
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
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為盜始吾為盜也一
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穰自此以往施及
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為盜之言而不喻其為
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未
及時以贓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氏
之謬己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為盜若何向
氏言其狀國氏曰嘻若失為盜之道至此乎
○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
之時利雲雨之滂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
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鼈
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鼈皆天之所
生豈吾之所有然吾盜天而無殃夫金玉珍
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若盜之
而獲罪孰怨哉向氏大惑以為國氏之重罔
己也過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身
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況
外物而非盜哉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也仞
而有之皆惑也國氏之盜公道也故亡殃若
之盜私心也故得罪有公私者亦盜也亡公
私者亦盜也公公私私天地之德知天地之
德者孰為盜耶孰為不盜耶
未及時者未能數時也先居先世所居積
者也謬己欺己也往而怨之往見之而出
卷一 二十二
怨言也時利天時地利也滂潤浸潤也禾
稼土木禽獸魚鼈皆天所生在外者也一
身之陰陽亦豈我有此亦天地為之也誠
者信然也天地萬物不相離者物物皆出
○於天地無一物可離於天地也仞與認同
認以為己有者愚惑之見也此章之意蓋
言人在天地之間皆盜竊天地之所有以
為其生故如此形容所以為異端之學天
時地利以至禽獸魚鼈皆天地之所有人
盜而用之聖人則曰用天之道分地之利
列子却如此鼓舞其言柳子厚天說之喻
亦原於此末後一轉亦與前段同公道人
人所同者也私道非人所同也在人之論
則有公私在天地之德則無公私公者自
公亦天地為之也私者自私亦天地為之
也以天地之德觀之則盜與不盜皆為有
心者也此意蓋謂善善惡惡若出於有心
則善亦為惡矣老子曰天下皆知美之為
美斯惡已正是此意比等處似非列子本
卷一 二十三
書

○沖虛至德真經鬳齋口義卷之一

冲虛至德真經鬳齋口義卷之二　尅三

鬳　齋　林　希　逸

黃帝第二

黃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已養正命娛耳目供鼻口焦然肌色皯（居按切）黣昏然五情爽惑又十有五年憂天下之不治竭聰明進智力營百姓焦然肌色皯黣（居回切）昏然五情爽惑黃帝乃喟然讃曰朕之過淫矣養一已其患如此治萬物其患如此於是放萬機舍官寢去直侍徹鍾懸減廚膳退而閒居大庭之舘齋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遊而已其國無帥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慾自然而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夭殤不知親已不知踈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都無所愛惜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撻無傷痛指擿無痟（音蕭）癢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牀雲霧不硋（與礙同）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躓其步神行而已黃帝既寤怡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告之曰朕閒居三月齋心服形思有以養身治物之道弗獲其術疲而睡所夢若此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朕知之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而帝登假百姓號之二百餘年不輟

此言華胥之國亦與莊子山木篇建德之國其意一同蓋言黃帝之治天下始於有心而終至於無心始於有爲而終至於無爲也正命性命也以性爲正音之訛也肌色焦然言其皺黑而瘦也昏然言其五情爽亂迷惑而昏也五情喜怒哀樂欲也讃合作嘆淫矣者言其已甚如水之浸淫然注家以淫當作深直侍者使令之人也懸鍾架也大庭猶大內也服形猶今人言服氣也淮南云正西曰弇州西北曰台州此言九州之外猶佛言西渠泥南閻浮也斯離也齊國中州也斯齊國言去中州千萬里也自然無心也無向背逆順言其心無取舍也入水不溺入火不熱無入而不自得也斫撻無傷痛指擿無痟癢言其雖有形猶無形也硋與礙同神行者其行無迹也天老力牧泰山稽黃帝三臣名也登假者猶言登遐也假當作遐莊子中多有此意以此列子比莊子人謂勝之恐亦未然

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神人焉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心如淵泉形如處女不偎不愛仙聖爲之臣不畏不怒原慤爲之使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斂而已無愆陰陽常調日月常明四時常若風雨常均字育常時年穀常豐而土無札傷人無夭惡物無疵癘鬼無靈響焉

此段之語多與莊子同其意只形容無爲之治而已心如淵泉者言如止水也不偎不愛曲也與不愛同不畏不怒言其和也不施不惠無所與也不聚不斂無所取也物既自足而我無所愆愆欠闕也字育禽獸生育也札傷疾癘也物無疵癘無疾痛也鬼無靈響言無妖異也靈怪影響皆鬼

之妖也與莊子逍遙篇同

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尹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因閒請蘄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懟而請辭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女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章戴有請於子子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以汝為達今汝之鄙至此乎姬將告女所學於夫子者矣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夫子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庚無是非從口之所言庚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子之為我師若人之為我友內外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殼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乎今女居先生之門曾未浹時而懟憾者再三汝之片體將氣所不受汝之節節將地所不載履虛乘風其可幾乎尹生甚怍屏息良久不敢復言

不省舍言不歸宿也懟怨恨也以十請而不告欲辭歸也不命之退聽其自去也又往從之去而復來也章戴尹生之名也姬音居聲之訛也夫子指老商是也若人指伯高子也三年而心無是非之念口無是非之言者以靜默自守恐自動也庚者更也○向也去是非利害之念絕是非利害之言今復有之而此心已定無不出於正也從聽從也所念所言皆聽其自然而無容心於是非利害之間是心與理一無復決擇也橫縱也縱心所念不涉思惟也縱口所言橫說竪說皆可也放縱自由不復知有是非利害則心與理化而忘之矣此四節正學道工夫次第也在內既與理化則動容周旋之間亦與俱化故曰內外俱進矣至如眼耳鼻口無不同者此化而忘之之時也釋氏謂之六用一源亦是此意也幹身也幹殼即蟬身之殼也木葉幹殼言不知有其身也忘其身而後可以乘風也汝之懟憾如此是身心之累未忘則片體一節天地且不能受載況渾身乎此章蓋言其御風之學必至於視身如無而後可也此非虛言唯學道者方知此語之為實也

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空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姬魚語女凡有貌像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也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焉得而正焉彼將處乎不深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游乎萬物之所終始一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物奚自入焉

關尹名喜見老子者此非師友相傳之言則是借其名以為說關尹子自有書雖其

書為後人所雜而中間絶到之語非諸子所及也潛行不空言行於空中如實地也萬物之上言其高也純氣之守令養生之學者亦如之守以無心則可非智巧所及非果敢之勇所能也莊子達生篇亦有此語此是其一宗學問相傳之語却是一件大條貫姬居也魚吾也音之訛也像貌聲色有形之物也若皆固於有形之間則何以相遠惟無心則超乎萬物之上也先者造化之始也奚足以至乎先言固於有形則不足以知造化之始也前言貌像聲色○此只言是色而已四字之中只掇一字文法也不形者未見氣之先也無所化者造化未萌之始也造者物之所自出也止者在也若未知不形無所化之妙但以得於物者而窮之焉得為至到之見乎正者極至之謂也不深之度謂只在面前至淺近而人不見也無端無始也度法也紀統也言此即目前之法而却不知所始也藏隱而不知也如夫子以我為隱也萬物之終始物之所造皆造化也一其性養其氣合其德只是純一靜定而已以理言則為性以生言則為氣以得之於己者則為德其天守全言其純一者不汩也無退卻者定也純一而定則外物皆不得以動之故曰

物奚自入焉

夫醉者之墜於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弗知也墜亦弗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胷是故遻物而不慴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物莫之能傷也

此數語與莊子同犯害即墜也乘車之時與墜車之時皆醉而不知無所恐懼故其神全惟其神全雖有所傷而病亦不至死遻物不為物所迕也不慴不懼也藏於天無心而忘已也故以此喻之此數語極為精容

列禦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盃水其肘上發之鏑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也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當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禦寇而進之禦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此段與莊子田子方篇全同引之盈貫開弓而至滿也前手直而持平可以致一盃水於其肘上言定也發射也適去也沓重也又也矢方去而矢又在弦上沓於弦上○者纔去而方來之矢又寓於弦上矣此言一箭接一箭如此其神速也象人木偶人也背逡巡者言面向高山背臨深淵退而未已之意故曰逡巡三分其足一半在岸二分垂於虛處可謂危之至而伯昏能之者即所謂純氣之守也履地而射射之常也故曰非不射之射也神能守一則雖上闚青天下至黃泉揮斥乎八極其心亦無所變動若於險夷境界怵惕然而恂其目則是未知至人之學也以此為射而欲求

中的之精義亦難矣故曰爾於中也殆矣哉怵懼也恂動也恂目動目也殆難之意也

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舉國服之有寵於晉君不仕而居三卿之右目所偏視晉國爵之口所偏肥晉國黜之遊其庭者侔於朝子華使其俠客以智鄙相攻强弱相淩雖傷破於前不用介意終日夜以此為戲樂國殆成俗禾生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經坰外宿於田更商丘開之舍中夜禾生子伯二人相與言子華之名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商丘開先窘於飢寒潛於牖北聽之因假糧荷畚之子華之門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縞衣乘軒緩步闊視顧見商丘開年老力弱面目黧黑衣冠不檢莫不眲(仍吏反)之既而狎侮欺詒攩(止兩反)㧙(必結反)挨(倚海反)抌(主勇反)亡所不為商丘開常無慍容而諸客之技單憊於戲笑遂與商丘開俱乘高臺於衆中漫言曰有能自投下者賞百金衆皆競應商丘開以為信然遂先投下形若飛鳥揚於地肌骨無毀范氏之黨以為偶然未詎怪也因復指河曲之淫隈曰彼中有寶珠泳可得也商丘開復從而泳之既出果得珠焉衆昉同疑子華昉令豫肉食衣帛之次俄而范氏之藏大火子華曰若能入火取錦者從所得多少賞若商丘開往無難色入火往還埃不漫身不焦范氏之黨以為有道乃共謝之曰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誕子吾不知子之神人而辱子子其愚我也子其聾我也子其盲我也敢問其道商丘開曰吾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雖然有一於此試與子言之曩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吾誠之無二心故不遠而來及來以子黨之言皆實也唯恐誠之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也心一而物亡迕者如斯而已今昉知子黨之誕我我內藏猜慮外矜觀聽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怛然內熱惕然震悸矣水火豈復可近哉自此之後范氏門徒路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宰我聞之以告仲尼仲尼曰汝弗知乎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者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商丘開信偽物猶不逆況彼我皆誠哉小子識之

此段形容箇誠字極精切看得此意盡則可以學道私名私僕也浙江人謂之私身是也口所偏肥言惡而咀嚙之晉國視其好惡而升黜其人智鄙智愚也傷破爭競有所傷損也一國之人當時以此成俗禾生子伯二客名也坰外野外也田更野老也三老五更皆老者之稱衣冠不檢言其破碎不整也眲輕視之意攩㧙挨抌四字皆戲侮而推打之也單憊言戲侮之力罷盡也漫言等閑說也肌骨無毀無所毀傷也淫隈水盤渦處也昉始也始令其同客衣帛食肉也埃不漫烟埃不能眯迷之也吾誠之無二心言信而不疑也不知形體之所措忘其身也不知利害之所存不知世之有患害也其心既一則物無迕於已者今既知子黨之言為欺誕則內之疑慮

已生外之觀聽已感回思前日之蹈水火幸而不焦溺爾此意蓋言心纔盡則利害禍福皆不足以動之有一毫計慮之思則難矣禪家有滲漏三字極佳乞兒馬醫其心苟誠皆可學道所以見之必下車也此亦圓覺經不輕初學之意至信即至誠也信偽謂信人之偽言以為誠猶且若此而況真誠者乎

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鴦者能養野禽獸委食於園庭之內雖虎狼鵰鶚之類無不柔○

○馴者雄雌在前孳尾成群異類雜居不相搏噬也王慮其術終於其身令毛丘園傳之梁鴦曰鴦賤役也何術以告爾懼王之謂隱於爾也且一言我養虎之法凡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有血氣者之性也然喜怒豈妄發哉皆逆之所犯也夫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碎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之逆也然則吾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夫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不中也今吾心無逆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故遊吾園者不思高林曠澤寢吾庭者不願深山幽谷理使然也

牧正掌牧之官也役人其使令者也慮其術不傳使之教毛丘園也不言養他獸而言養虎者舉其大者也不敢以生物全物與之恐其怒心之萌也虎雖與人異類而食養之者莫不媚愛之以其能順其性也此數語與莊子人間世篇同吾豈逆之使

○

怒亦不順之使喜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

也常喜此數語形容得人情物理極精不中者言皆不中理也心無逆順即無心也無心則能與物相忘此意蓋不過發明無心之理極是一段好說話

顏回問乎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能游者可教也善游者數能乃若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謖操之者也吾問焉而不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譆吾與若玩其文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固且道與能游者可教也輕水也善游者之數能也忘水也乃若夫沒人之未嘗見舟也而謖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卻也覆卻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

觴深淵名也游拍浮者也善游熟於浮者也沒人能入水者也謖起也譆與噫同玩其文玩其外也實內也言見道未深也而固且道與而汝也汝且以是為道與謂未見道之內方見道之外便以為道歟輕於○

○

水者可教以其不畏水也忘於水者數數學之則能矣以其熟於水也若沒人則不學而耙操舟以其視水如平地也萬物之或覆或卻雖陳於前而不能動其心則何所往而不自得此又總言理也心者神明之舍不得入其舍即不動其心也

以瓦摳者巧以鉤摳者憚以黃金摳者惛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拱內

此數語與莊子達生篇同但莊子以為注此以為摳字異而義同摳投也莊子以為

輕內此以為拱內拱者拱摳之也鉤帶也
鉤重於死金重於鉤謂射者之巧於心本
一纔有所顧惜則所重在外而內心則有
所扞格而憚而惛也雖巧亦拙矣

孔子觀於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
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廿二]見一丈夫游之[十三]以為
似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竝流而承之數
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棠行孔子從而
問之曰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
魚鼈所不能游向吾見子道之以為有苦而
○欲死者使弟子竝流將承子子出而被髮行○
歌吾以子為鬼也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
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
與齊俱入與汩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
此吾所以道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
性成乎命也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
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
也

呂梁地名也懸水瀑布也水沫之流甚廣
三十里大也竝流沿流而拯之也承接也
棠行注云合作塘下是也齋莊子達生篇
作齊乃水之旋磨處也齋字亦誤也汩湧
處也出入隨水上下也從水之道而不容
私是順水之勢而無容心也生於陵則安
於陵長於水則安於水皆隨其自然而不
知所以然故性命三字初無分別但如此
作文耳若以生長字雖求意義則誤矣孟
子曰言性則故而已矣即此故字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瘻者承蜩猶掇之
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
○月纍垸(丸音)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纍三而不
墜則失者十一纍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
也若橛株駒吾執臂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
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
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十四]
子曰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其痀瘻丈人之謂[廿二]
乎丈人曰汝逢衣徒也亦何知問是乎修汝
所以而後載言其上

此段與莊子達生篇同承蜩持竿而粘蟬
者也累丸於竿首自二至五而不墜則其
凝定入神矣郭象注莊子下兩箇俘審字
亦自好橛株駒令所謂木橛也橛樁也株
木之名也駒定也想古時有此三字不反
不測止是凝定也當承蜩時其身如木橛
而不動其臂如槁木然其心一主於蜩而
不知有他物純一之至也用志不分其志
不貳也疑於神凝定而神妙也此雖借喻
以論純氣之守而世間實有此事今世亦
有之但以為技而不知道實寓焉痀瘻者
背曲也逢衣儒者之服也能修汝今日之○
○所以言而後可以更言向上之事此言其
道之妙不止於此也載言更言也上語上
之上也其他與莊子同垸莊子作丸疑莊
子作疑字從莊子為是

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
游漚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吾聞漚[廿二][十五]
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
鳥舞而不下也故曰至言去言至為無為齊
智之所知則淺矣

漚與鷗通用百住而不止言其往來之多

不止於百數也舞而不下疑之也蓋謂此心稍萌則其機已露豈能與物我相忘哉以此喻無言之言無為之為不知之知意極親切蓋無為無言無知皆無容心而已至言則無言矣故曰至言去言至為則無為矣故曰至為無為人不知其所不可知而皆以其所可知者為知其所見淺矣故曰齊知之所知齊同也猶皆字也此三句與莊子達生篇同

○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藉芿燔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上下衆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襄子曰而向之所出者石也而向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魏文侯聞之問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閡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為之子夏曰刳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文侯曰夫子奚不為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為者也文侯大說

藉芿藉草也躝藉其草燔燒其林以火獵也奚物謂石奚物謂火此亦不知之知之喻涉火之說亦與商丘開處同意和者大同於物此和字造化也胷中與造化為一則物無不同初無傷礙刳心去智即不知之知也試語之有暇試嘗也言亦專講明此之久矣夫子能之能不為便是黃檗與異僧度水黃檗以為與妖捏怪彼僧回首而謝曰大乘法器我所不及正此論也

○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人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鄭人見之皆避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而歸以告壺丘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女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抗必信矣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

歲月旬日或遠或近也神巫相者也其言皆驗若神棄之而走者畏其言之驗也心醉者心服也既其文盡其外也未既其實未盡其內也而汝也汝未嘗盡見其實固以為能得道乎固字有未得謂得之意嘗以語勢思之有雌雄而後有所生卵生也無雄又奚卵言無心則無迹也此一句是喻其心未能化故可以形見之意抗高也自以其道為高於世而欲人必信之此便是有迹處便是未化處故神巫得以相汝

○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譆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可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涕泣沾衿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罪（合作萌）乎不誫（合作震）不止是殆見吾杜德幾也

濕灰者言其生氣將盡如灰已濕而欲滅也地文者此猶禪家脩觀之名罪合作萌萌乎若生而不生之意不誫即不震也不震不動也不止合作不正不正者不可指定言也此不正字便與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同惟有若萌動而又不動故神巫以

為濕灰活灰火也濕灰則是活火欲滅之意杜德幾亦是脩觀之名德幾生意也杜閉也閉其機而不動故有生意欲滅之狀季咸遂以為不活矣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灰然有生矣吾見杜權矣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幾發於踵此為杜權是殆見吾善者幾也

○杜權不動之動也權與機同但機微而權則露矣於杜閉之中而動機已露故季咸以為全然有生意也灰合作全天壤亦是觀名猶言天田也天上之田非壤之壤即自然之壤也猶今脩養家以舌為天津以項上為泥丸之類此是生意萌動而上之意名實不入即是有無俱遣機發於踵言其氣自下而上微而不可見故曰機善者機猶言性之動處也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坐不齋吾無得而相焉試齋將且復相之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太冲莫眹是殆見吾衡氣幾也

太冲莫眹亦觀名也太冲太虛也莫眹不見端倪也衡者平也半也氣機之動至於衡平一半之地而止則是半動半靜也神巫以為不齋言其半動半靜而不定也

鯢旋之潘為淵止水之潘為淵流水之潘為淵濫水之潘為淵沃水之潘為淵沈水之潘為淵雍水之潘為淵汧水之潘為淵肥水之潘為淵是為九淵焉

○此一段所言九淵正脩觀之名也今佛家以為觀而古人以為淵淵有九名想猶今十二觀也但莊子只言其三此有其九似非列子本書必後人所增也潘合作審從莊為是審信也九淵之名皆是借喻故曰其諭信為其淵其喻信為其淵也鯢大魚也旋盤旋也莊子作桓為是水中有鯢半靜半動之象也即所謂衡氣機也止水靜也即所謂杜德機也流水動也即所謂善者機也莊子曰淵有九名此處其三正舉此三者之喻以證其前言也看此書語脉似失本意以此觀之二書之是非可見濫水自下而湧上出者也沃水從上溜下者也沈水一作氿合作氿水從旁穴出曰氿也雍水壅遏而不流非自止之水也汧水泉之潛出水停成汙池者也肥水毛詩傳云所出同而所歸異是也以上水名多見爾雅必後人以爾雅之名而增之注家曰水之湍激流止如至人之心因外物難易有動寂進退之容此說誤矣郭象注莊子

○此處亦比類爾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而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不及也壺子曰向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猗移不知其誰何因以為茅靡因以為波流故逃也

已滅已失言不可見也未始出吾宗亦是觀名虛虛無也猗移合作委蛇順也若無物若有物不知其如何故曰不知其誰何也茅音頹茅靡者拉扱也波流者莽蕩也

言其看我不出但見拉扱莽蕩故自失而走也

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其妻爨食豨如食人於事無親雕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然而封戎壹以是終

爲其妻爨代其妻執爨於鼎竈之間而不出也食豕如食人言集神於內而不見其外也於事無親者言其雖爲事而不自知若不親爲之也雕琢其聰明而歸復於朴謂隳肢體黜聰明也塊然獨以其形立○猶木偶人也封有廉隅也紛多也其形已如木偶安有封畛廉隅之多乎一以是終者言其終身常如此也一常如此之意紛合作紛戎合作戎從莊子爲是此皆傳寫之誤也莊列皆一宗之學此等議論必其平昔所講聞者故二書皆有之

○子列子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惡乎驚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諜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韲其所患夫漿人特爲食羹之貨無多餘之贏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萬乘之主身勞於國而智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効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履徒跣而走暨乎門問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汝保也而焉用之感也感○豫出異且必有感也搖而本身又無謂也與汝遊者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

奚方而反言在何所而回也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其人敬已不待買而饋之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此聖門之言內誠不解誠積而未化也解化也諜動也形諜形容舉動也成光者有光儀也即積中發外之意而此以爲有迹之學外鎮人心者鎮服也

言我未能無迹故人得而見之所以心服而敬我也趙州云老僧修行無力爲鬼神覷破即此意也貴老者老則人所敬我今非老非貴其人反輕彼而敬我言敬已在於耆老之上也韲聚也積也此等事積而久之必成患害言名迹愈露則不能逃當世之患也無多餘之贏言其贏利所餘無多也此句比莊子添一無字則意異矣贏利也世之有力量者則能輕重人買漿微者也初無權力可以輕重人也而能敬我○如此況爲君者身方榮而智已竭必將求我而任用我使我効其成功此所謂韲其所患也効獻也瞀人喜之故曰善哉觀乎言汝於此具一隻眼也又曰汝止矣謂其不必出遊矣人將歸向而守汝以爲師矣處止也已助字也保守也歸者衆而守其門也此一保字便已有不足之意蓋瞀人之見又高一層也戶外之屨滿從學者衆也敦杖蹙之乎頤竪立其杖而拄之於頤也蹙拄也賓者主賓客者也提屨而走古

人坐於席必脫屨而後入急於迎督人故不及穿屨也廢藥者教誨也開發而藥石之也廢者置也已矣休言之意我前此已言人將守汝矣汝不能使人無保汝者即莊子所謂忘我易使人忘我難也而焉用之者而汝也用爲也言汝之所爲何以如此感動人也人之感動而悅豫於汝者必汝不能自晦使乖異出見乎其外而致然也故曰感豫出異也汝既如此非惟形見於外者不能自隱必且有所感觸而搖動汝之本身尤無益也無謂即無益也又尤之意也與汝游者汝之朋友也所學未至其言淺近故曰小言其言皆爲人之毒害又無以與汝相規正者則汝終無所覺悟誰復問汝爲汝何也相孰相誰何也相借問之意也此段與莊子列禦寇篇同但一二字不同耳（二十三）

○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教也楊朱不答至舍進涫漱巾櫛脫屨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夫子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教弟子欲請夫子辭行不閒是以不敢今夫子閒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楊朱蹴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請問其過者言夫子謂我不可教其過在何處也睢睢盱盱矜持而不自在之貌誰與居者言其物我未忘常若與人同居也○大白若辱者明而自晦之意盛德若不足者言其雖有而不自居也迎將迎送也家公旅邸之主也執席執巾櫛奉承之也煬者炊者也避舍避竈敬之也爭席者不知其可敬也未聞老子之言之先有矜持自名之意故人見而敬之既得點化則退然自晦而人視之以爲常人矣此段與莊子寓言篇全同但涫字莊子作盥義亦通

○楊朱過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此段與莊子山木篇同美者自美自矜誇也惡者自惡慊然自以爲不足也行賢而去自賢之行謂有賢者之德而無自矜之行則隨所往而人皆愛樂之此一節亦是人生受用親切處孟子以楊朱爲爲我據此數處則楊朱似爲老子之學豈楊朱初學老子後自爲一宗乎（二十四）

○天下有常勝之道有不常勝之道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彊二者亦知而人未之知故上古之言彊先不已若者柔先出於已者先不已若者至於若已則殆矣先出於已者無所殆矣以此勝一身若徒以此任天下若徒謂不勝而自勝不任而自任也

柔可常勝彊則不勝此老子之論二者亦知言二者之得失甚易知也而人多未知之故自古以來誇其彊者視彼不已若之人則必以我先之爲快若以此爲彊則又

有強於我者必與我爭我必不勝則危殆矣故曰先不已若者至於若己則殆矣以柔為尚者視世之人皆出於己之先而我常居其後在我者常弱常無較則何所危殆乎故曰先出於己者無所殆矣以此道而守其身則在我者常勝故曰以此勝一身若徒若徒者猶曰若而人也徒等也能以一身常勝者即此等人也以此道而任天下之事則亦常勝故曰以此任天下若徒言能以天下自任者亦此等人也蓋我

○自謂不勝則無時而不勝故曰不勝而自勝我自謂不能任則天下可以自任故曰不任而自任

○粥子曰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強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強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強勝不若已至於若己者剛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量老聃曰兵強則滅木強則折柔弱者生之徒堅強者死之徒

以柔自守則常剛以弱自保則常強常弱常柔則為福不能柔不能弱則為禍故曰觀其所積知禍福之鄉積常人也以強為勝不若己者忽其若己者出以其剛而與我敵我則不勝矣故曰強勝不若己至於若己者剛也以柔自守而視世之人皆出於己上我無所爭則在我者常勝故曰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量此學粥子之言也又以老子數語證之粥子自有一書亦老子之徒兵強則滅者恃其兵力以爭戰者必亡也木強則折者如藤如抑則難折木則易折也柔弱者常生堅強者常死徒

○類也此語見老子七十六章乃人與草木

○生死為喻也故曰之徒此因上文兵木之喻故亦曰之徒意謂柔能勝強必敗皆此類也

狀不必童而智童智不必童而狀童聖人取童智而遺童狀衆人近童狀而疏童智狀與我童近而愛之狀與我異者疏而畏之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趣者謂之人而未必無獸心雖有獸心以狀而見親矣傅翼戴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謂之禽獸而禽獸未必無人心雖有人心以狀而見疏矣

童同也聲之訛也此意蓋謂人之狀貌雖異於禽獸而其心與禽獸同者聖人之同不取其貌而取其心此憤世之論倚而趣者相依倚而共趣向也仰上也伏下也

庖犧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夏桀殷紂魯桓楚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而衆人守一狀以求至智未可幾也

○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帥熊羆狼豹貙

○虎為前驅鵰鶡鷹鳶為旗幟此以力使禽獸者也堯使夔典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此以聲致禽獸者也然則禽獸之心奚為異人形音與人異而不知接之之道焉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通故得引而使之焉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同者其齊欲攝生亦不假智於人也牝牡相偶母子相親避平依險違寒就溫居則有群行則有列小者居內壯者居外飲則相攜食則鳴群太古之時則與人同處與人並行帝王之時始驚

駭散亂矣遂於末世隱伏逃竄以避患害今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聚之訓而受之同於人民故先會鬼神魑魅次達八方人民末聚禽獸蟲蛾言血氣之類心智不殊遠也神聖知其如此故其所教訓者無所遺逸焉

三聖其狀異人而有大聖之德以此形容桀紂拒諫雖有人形而實有獸心也因此又言以力使禽獸者以聲致禽獸者引此

○可見之事以實其說也熊虎前驅東漢巨無霸之事可見鵰鶡為旗隨其所指而縱之人則從之而往故曰旗幟禽獸之智皆有所欲亦養所生豈人教之故曰不假智於人齊皆也攝養也上古之人與鹿豕居

亦有此事故借其說以形容人獸之論偏知者言其獨悟而得之也故曰偏知之所得惟古聖人則備知之備皆也無所遺逸者人與異類皆教之也此意蓋謂上古之世雖異類可教與人同而末世之人皆如異類而聖人不作又無以化導之此亦憤激之言也

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羣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匱焉將限其食恐衆狙之不馴於己也先誑之曰與若芧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芧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猶此也聖人以智籠群愚亦猶狙公之以智籠衆狙也名實不虧使其喜怒哉

○此段與莊子齊物篇同而文稍異朝三而暮四先少而後多朝四而暮三先多而後少其實皆七也能鄙即智愚也物凡物皆能相籠絡也聖人以智籠群愚謂其鼓舞化導使之不自知也莊子則以此為無是無非之喻卻與此意異矣

紀渻子為周宣王養鬬鷄十日而問鷄可鬬已乎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影響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鷄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鷄矣其德全矣異鷄無敢應者反走耳

聞響而應見影而動則是此心猶為外物所動也疾視而盛氣言其神氣已旺疾視而不動也初言虛驕而恃氣則其氣猶在外此言疾視而盛氣則氣在內矣疾字有怒之意即直視也卻與匹夫按劒疾視不同望之似木鷄則神氣俱全矣此言守氣之學借鷄以為喻耳

惠盎見宋康王康王蹀足謦欬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為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其志者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

意邪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盎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盎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

此段與莊子說劍篇略相似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是爭而有時乎不勝也弗敢刺弗敢擊猶有心於競我也此二等矣本無其志則於我初無爭心又是一等雖然皆欲愛利於我則是以善養人者服天下累三等而至於此為最上之道故曰四累之上也此吾聖人之事而以孔與墨並言此春秋以後學者之論踸足頓足也謦欬高聲也疾言言之急也皆形容其怒之狀也辯矣者歎其能言也意謂此客有大辯才故能以說服我

沖虛至德真經鬳齋口義卷之二

沖虛至德真經鬳齋口義卷之三

鬳齋　林希逸

周穆王第三

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硋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路寢以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為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廚饌腥螻而不可饗王之嬪御膻惡而不可親穆王乃為之改築土木之功赭堊之色無遺巧焉五府為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媌靡曼者施芳澤正娥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紈粉白黛黑珮玉環雜芷若以滿之奏承雲六瑩九韶晨露以樂之月月獻玉衣旦旦薦玉食化人猶不舍然不得已而臨之居亡幾何謁王同遊王執化人之袪騰而上者中天迺止暨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屯雲焉耳目所觀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王實以為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王俯而視之其宮榭若累塊積蘇焉王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化人復謁王同遊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視音響所來王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藏悸而不凝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化人移之王若殞虛焉既寤所坐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昲（方敷反）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人化人曰吾與王神游也形奚動哉且曩之所居奚異王之宮曩之所游奚異王之圃王閒恒疑蹔亡變化之極疾徐之間可盡模哉

化人有幻術者也入水火以下是變物之形與穆王游帝居是易人之慮腥螻皆臭氣也娥媌姿媚也曼靡窈窕也阿錫細纖也齊紈齊整之絲紈也芷芳草也若杜若也承雲黃帝樂名也六瑩帝嚳樂名晨露湯樂名玉衣玉食言其珍美也舍音釋不

釋然不樂也不知下之據言不見其基址也望之若屯雲言多也清都紫微天宮也鈞天廣樂天樂也累塊累土也積蘇積草也言自上而下視其宮室微且小也光影眩其目音響亂其耳恐悸而不凝定精神若喪失然礩虛於虛無之間隧而下也酒以濃為美停久則稀清矣肴未腓未敗也默存者坐想也此言須臾之頃耳葉法善與明皇遊玉橋亦是此類神游而形不動此幻術者之事也間於恒見者而疑其變○亡者適之神游變也令忘矣今之所見者常也間異也以其異於尋常所見而疑之也以其常疑其變皆非真也變化之有久近豈可盡得而形狀哉徐疾久近也摸形模也變亡與忘同

○王大悅不恤國事不樂臣妾肆意遠游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驊(音華)騮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犧(音義)主車則造父為御齒(音齊)禺(音合)為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柏夭主車參百為御奔戎為右馳驅千里至于巨蒐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湩以洗王之足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遂宿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別日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詒後世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為王謠王和之其辭哀焉迺觀日之所入一日行萬里王乃歎曰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諧於樂後世其追數吾過乎穆王幾神人哉能窮當身之樂猶百年乃徂世以為登假焉

○此事詳見於穆天子傳退之作徐偃王廟○碑亦引用之左氏有或如金或如玉之詩亦是此事驊騮即騂騮也白犧齒禺渠黃踰輪盜驪山子柏夭皆馬名也柳子厚所辯八駿圖其形又怪異此亦未知其孰是孰非孰實也巨蒐氏之國亦崑崙赤水之類以鵠血為飲以牛馬之乳濯足今北虜以馬乳為酒亦是此類二乘乃王之二車也別日又一日也封猶封禪也賓見也觴宴之以酒也王母所謠白雲詩也日之所入弇山也不盈于德言其行有慊也諧者足也德有慊而其樂自足恐後世追數以為吾過祁招所謂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亦此意也以此樂其終身至百年而後殂世以為登假言世人以為死其實不死也此章之意蓋言世外空闊猶有無窮之樂雖帝王之居未足羨也人但以耳目所見而有歆羨富貴之心不知天人視之其為富貴者甚微耳

○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請其過而求退尹文先生揖而進之於室○屏左右而與之言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予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

此章之意蓋謂人世變幻之術與造物死生變化之理其技一耳

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自在幡校四時冬起雷夏造氷飛者走走者飛終身不著其術故世莫傳焉

老成子雖不得其術但深思而自悟亦能從容變化於有無之間故曰存亡自在幡校者翻覆撿校也變幻之意也幡校四時者變易陰陽之節也冬起雷變陰為陽也夏造氷變陽為陰也飛陽類走陰類故飛者輕走者重今能變易其陰陽所以飛者走走者飛也其術無所著見故世莫得傳焉

○子列子曰善為化者其道密庸其功同人五帝之德三王之功未必盡智勇之力或由化而成孰測之哉

密庸者默而用之人不得見也其道雖不可見而其功用實與人同五帝三王之所以化亦猶老成子尹文之所以幻也言其不可知之神也

覺有八徵夢有六候奚謂八徵一曰故二曰為三曰得四曰喪五曰哀六曰樂七曰生八曰死此者八徵形所接也

周禮之有六夢此亦言六夢却先以覺之八徵言之故者事也言人間百事也為者日間所作用也得喪哀樂生死有形者之所同故曰形所接也接應也感應之應也

奚謂六候一曰正夢二曰蘁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此六者神所交也

六候之夢與周禮同人心之中虛靈知覺事有兆眹見於夢者正也正夢先兆之夢○也蘁者夢中驚蘁而覺者也思者因所思而成夢也寤者夢時見覺時事也喜者因有所喜而夢也懼者因有所憂懼而夢也懼與蘁不同周禮注中却無分別此皆在我之神為之故曰神所交也交者交於外境界也

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惑其所由然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由然知其所由然則無所怛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

物我之所感自有變幻故曰感變事者八徵是也所由然者言皆由心而生也人惟不知感變之由皆自一心而始故有所疑惑有所驚怛知則不惑則無怛矣盈虛消息皆是一理故曰一體我之盈虛消息天地亦然萬物亦然故曰通於天地應於物類語曰四十而不惑亦此境界

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焫陰陽俱壯則夢生殺

此三句醫書中亦有此類之語以此而言○可見夢自吾心而出焫火感貌也生陽也殺陰也

甚飽則夢與甚飢則夢取

與予人也取取諸人也此是意有所欲而夢也如渴之夢飲然

是以以浮虛為疾者則夢揚以沉實為疾者則夢溺

此心病也

藉帶而寢則夢虵飛鳥銜髮則夢飛

帶與飛鳥覺時所見也夢中又變

將陰夢火將疾夢食
處暗則思明故將陰而夢火也胃氣不足
故將疾而夢食皆自此心生也
飲酒者憂歌儛者哭
夢飲酒者或有憂惱之事夢歌儛者或有
哭泣之事夢覺常相反也占夢書中多有
此類
子列子曰神遇爲夢形接爲事故晝想夜夢
神形所遇故神凝者想夢自消信覺不語信
夢不達物化之往來者也古之眞人其覺自○
○忘其寢不夢幾虛語哉
晝有所見形遇也夜有所夢神遇也凝定
也神定則無想無想則無夢也若高宗夢
說孔子夢周公則非想夢也信眞也眞覺
者不語默而靜也眞夢者不違不違於理
則以夢爲眞也物化之往來即夢覺是也
人惟不知此理故以古之眞人覺自忘寢
不夢爲虛語豈知眞人之事哉其覺也如
忘無所着於世也心無所着則虛則一則
其寢安得有夢釋氏所謂夢覺一如此語

極好大慧答書中有說高宗夢得說孔子
夢周公佛夢金鼓一篇其講明夢覺一如
處甚好
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
莽之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亡辯日月
之光所不照故晝夜亡辯其民不食不衣而
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爲者實覺之所見
者妄
古莽之國亦寓名爾無陰陽無日月其民
不衣不食而多眠其眠五旬而一覺故以
○夢者爲實而覺者爲妄此亦間於常而疑○
蹔覺亡之意蓋言人若常夢則覺之蹔是者反
爲妄矣
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跨河南北越岱東西
萬有餘里其陰陽之審度故一寒一暑昏明
之分察故一晝一夜其民有智有愚萬物滋
殖才藝多方有君臣相臨禮法相持其所云
爲不可稱計一覺一寐以爲覺之所爲者實
夢之所見妄
齊中也中國亦曰齊州此段言中國人又

以覺爲實以夢爲妄審度謂度數審的也
分察謂察別分明也
東極之北隅有國曰阜落之國其土氣常燠
日月餘光之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根
木實不知火食性剛悍强弱相藉貴勝而不
尚義多馳步少休息常覺而不眠
阜落之國亦寓言也日月之餘光更互而
照之故其國不暝唐志所言熟羊胛而日
又出者世間恐亦有此等國土未可知也
日月常照故其人常覺而不眠蓋謂中國○
○之人但以晝覺夜夢爲眞爲妄而不知六
合之間又有如此國土不可但以耳目之
所接者爲是也凡此皆欲廣世俗狹小之
見而已
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下趣役者侵晨昏而弗
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
呼而即事夜則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昔
夢爲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游燕宮
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有慰喻
其勤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吾晝爲

僕虜苦則苦矣夜爲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哉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者夢爲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爲也數罵杖撻無不至也眠中啽囈呻呼徹旦息焉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爲僕苦逸之復數之常也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邪尹氏聞其友言寛其役夫之程減己思慮之事疾並少間

昔者夕也言夜則夢爲國君也鍾聚也聚○其思慮以營家業也啽囈寐語也並者皆○也間者安也言寛其役夫工程自減其己思慮二人之病遂皆少間此段以夢覺形容苦樂之事其言甚有味

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爲夢焉順途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眞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薪者之得鹿邪詎有薪者邪今眞得鹿是若之夢眞邪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邪薪者之歸不厭失鹿其夜眞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爽旦案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士師曰若初眞得鹿妄謂之夢眞夢得鹿妄謂之實彼眞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仞人鹿無人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以聞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訪之國相國相曰夢與不夢臣所不能辯也欲辯覺夢唯黃帝孔丘今亡○黃帝孔丘孰辯之哉且恂士師之言可也○

駭鹿驚而走者御音迓迎也遽而藏之隍中汲汲藏之恐人見也蕉草也順塗訟塗也詎有薪者言豈有薪者之夢只是汝自夢見薪者言之爾汝今之夢乃爲眞夢矣不厭不甘也爽旦天明也仞與認同夢認人鹿無人得鹿言汝以爲初無薪者無得鹿之人但爲夢也士師復夢分人鹿者言未能別白其眞妄亦如夢而已國相乃曰惟黃帝孔子知辯之謂非知道者不能定眞妄也恂與徇同且從士師之言爲之中分也此段亦是以夢覺言眞妄之不可定爾其說自有味

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闔室毒之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非祈請之所禱非藥石之所攻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有瘳○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饑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而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爲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華子既悟迺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知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孔

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顧謂顏回記之毒之苦之也卜巫醫三者之事今人亦有之以見古今人情不相遠也弗占不入卦兆也弗禁以為祟而弗能禁止也攻之弗已不可治也自媒自薦以為能治此疾也化其心變其慮者謂此心病非他方法所可療也求衣求食求明是求其心猶有知覺也獨與之居而不令人見故不知其所以治之者何施為也既悟而怒以世事感觸能累其心不若不知而忘之也蓋以世人憂樂得失存亡好惡能亂其心非有道者樂而忘之則不如病忘之為愈也末後卻不肯說盡但云非汝所及此又是一機軸

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及壯而有迷罔之疾聞歌以為哭視白以為黑饗香以為朽嘗甘以為苦行非以為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到錯者焉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汝奚不訪焉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老聃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昏於利害同疾者多固莫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言未必非迷況魯之君子迷之郵者焉能解人之迷哉榮汝之糧不若遄歸也

此以迷疾之說又翻前段病忘之意傾動也一家之人不因一人之迷而傾其家一鄉之人不以一家之迷而傾其鄉蓋言迷者少而不迷者充多則不得而惑之也若天下皆迷則不迷者反為疾矣其意蓋謂今世之人皆迷於利欲而不知道反以有道者為迷也郵與尤同迷之郵者言迷之甚也榮棄也費也言莫枉汝資糧也

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乃喟然而嘆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涓然而泣指壠曰此若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予昔紿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慙及至燕真見燕國之城社真見先人之廬冢悲心更微

此段蓋言人心無真見則或以妄者為是而真者為非也微無也悲心更微言反不悲也據此一節語極到必列子之本書

冲虛至德真經鬳齋口義卷之三

沖虛至德真經鬳齋口義卷之四　莊四

鬳　齋　林　希逸

仲尼第四

仲尼閒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出告顏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憂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孔子愀然有間曰有是言哉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為正也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
○知命有憂之大也今告若其實修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曩吾脩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非但修一身治魯國而已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

此道且不得於一國與不得行於當時其如天下來世何

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所謂樂知也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為詩書禮樂何棄之有革之何為

樂而知其樂則有心矣樂而無容心者為真樂

顏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歸家淫思七日不寢不食以至骨立顏回重往喻之乃反丘門弦歌誦書終日不輟

○此章之意三轉首言樂天知命則無憂次言樂天知命者亦有時而憂末又言知憂樂者不如不知其意蓋以有憂有樂不如併憂樂無之知憂樂之為憂樂不若併憂樂不知之其大旨不過如此却寓言以抑揚之其筆法去莊子遠甚恐非列子之本○

書淫也者浸淫也酷意以思之也

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氏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丘邪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孫氏曰吾嘗聞之顏回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聖人孰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魯侯聞之大驚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

廢心用形言無心而忘其形雖動用不知其為動用也能以耳視目聽六用一源之說也釋氏以音為觀音果佛自學東坡維摩贊作觀音贊一首正是此意其辭曰世間種種音聲相衆以耳聽非目觀唯此大士眼能觀於眼境界無所取耳鼻舌身意○
○亦然善哉心洞十方空六根互顯如是義○見語錄普說第十五段自解說得甚明

魯侯卑辭請問之亢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視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奈何寡人終願聞之

視聽不用耳目即莊子所謂官知止而神欲行之意也聽之以氣聽之以心亦是此意雖不用耳目以視聽而耳目之用常與人同故曰不能易耳目之用增異者言如此則又甚異也

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内來干我者我必知之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覺心腹六藏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

曰體曰心曰氣曰神皆歸於無此乃無心之用也介然之有言一介可見之微也唯然之音言一唯可聽之微也此八字下得亦好物來干我我則知之即是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也即是物來能名事至則應也○○七孔四支心腹六藏所覺所知我皆不知即是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也其自知而已矣者言我雖自知而有不容言者也

魯侯大悅他日以告仲尼仲尼笑而不答

笑而不答即是前篇所謂夫子能之而能不爲者也此意則謂夫子雖知此道而不以語人故笑而不答也

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何敢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商太宰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弗知曰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丘弗知商太宰大駭曰然則孰者爲聖孔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爲聖弗知真爲聖歟真不聖歟商太宰嘿然心計曰孔丘欺我哉

此章似當時已有佛之學托夫子之名而○○尊之也西方之人出於三皇五帝之上非佛而何然則佛之書入於中國雖在漢明帝之時而其說已傳於天下久矣不治而不亂者言其用世無治亂之迹也不言而信不化而行以誠感人也弗知真爲聖真不聖是有推尊之意而爲此不定之辭必當時有此說而未甚行故不肯指定言之也嘿然心計曰欺我哉形容其驚疑怪訝之意也善任智勇能用智勇以治世也善任因時者能用順時之道也孰者爲聖何者爲聖人也

子夏問孔子曰顔回之爲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爲人奚若子曰賜之辯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爲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爲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爲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辯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

○能仁而不能反反變也言其知仁未知變○通之權也此仁字與誠字一般莊列之字義不可與吾書比莊矜也同和光同塵也以四子之有我兼有之在我則能易在彼則不能易看他如此說易字便與時字相似蓋謂聖人得其全時乎而辯時乎而莊時乎而仁時乎而勇四子者各有其偏爾吾弗許者言彼學此變易時中之道而未能得吾未許可之也

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友伯昏瞀人乃居南

郭從之處者日數而不及雖然子列子亦微焉朝朝相與辯無不聞

日數而不及者言日日數之而不盡也謂來學者之衆也亦微焉言其應酬之力微矣凡其朝朝相與辯之言傳説於天下人無不聞之

而與南郭子連牆二十年不相謁請相遇於道目若不相見者門之徒役以爲子列子與南郭子有敵不疑有自楚來者問子列子曰先生與南郭子奚敵子列子曰南郭子皃充心虛耳無聞目無見口無言心無知形無惕往將奚爲

不相謁請不通剌而相見也敵爭也不疑斷然也人皆以爲二人斷然有爭於心所以不相見也皃充者見面盎背也無聞無見無言無知言其雖聞而不聞雖見而不見雖言而不言雖知而不知也形無惕者言德全而無所怵惕於外也往將奚爲謂欲往見之而何所言乎

雖然試與汝偕往閱弟子四十人同行見南郭子果若欺魄焉而不可與接顧視子列子形神不相偶而不可與群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末行者與言衎衎若專直而在雄者子列子之徒駭之反舍咸有疑色

閲弟子者選擇而行也欺魄者塊然其形似魄而非魄也欺者疑也以彼之欺魄視列子之形神不相偶非南郭子之比故曰不可與群形神不相偶者言形神相離而未爲一也指末行者與言言擇其最下者而與之語是以列子爲不足與語也衎衎然和也專直一也在雄獨尊也狀其旁若無人之意也反舍而有疑者疑南郭子之薄列子也

子列子曰得意者無言進知者亦無言用無言爲言亦言無知爲知亦知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亦言亦知亦無所不言亦無所不知亦無所言亦無所知如斯而已汝奚妄駭哉

得意者造道而有得也進知者造道而有知見也此下却分三轉無言忘言也以無言爲言以無知爲知亦言亦知者謂其雖忘言而無字猶在也此是一節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亦言亦知者又將無與不字作分別也不者是知與言猶在也無者是無字猶在也亦者未盡之意也此是一節及至於無所不言無所不知而亦無所言無所知方爲造道之妙又是一節此即從心不踰矩之説但説得鼓舞爾令禪家正用此機關兼此段文字亦與傳燈録辯義處語句同汝奚妄駭者言此乃至人之事汝何妄以爲驚駭其意盖謂汝惟未知至人之事所以有此驚駭我於至人何可及耶

子列子學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老商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老商始一解顔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更無是非從口之所言更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之後横心之所念横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外内

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無不同
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
履心之所念言之所藏如斯而已則理無所
隱矣
此章序列子爲學之始已見前篇心凝定
也形釋忘其形也骨肉皆融化不知有其
身也形所倚而立足所履而行心所念口
所言皆不自覺知矣蘊蓄也言之所出理
皆蘊蓄其中也如斯而已但如此無所覺
知而止也理無所隱則至理即此可見也○
○初子列子好游壺丘子曰禦寇好游游何所
好列子曰游之樂所玩無故人之游也觀其
所見我之游也觀其所變游乎游乎未有能
辯其游者壺丘子曰禦寇之游固與人同歟
而曰固與人異歟凡所見亦恒見其變玩彼
物之無故不知我亦無故務外游不知務內
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
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於是
列子終身不出自以爲不知游壺丘子曰游
其至乎至游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眂
物物皆游矣物物皆觀矣是我之所謂游是
我之所謂觀也故曰游其至矣乎游其至矣
乎
游者游觀天地之閒也無故者日新也人
但以其所見者爲游觀之樂我以造化之
變不常者爲游觀之樂故人未有能辯知
之者也故曰未有能辯其游者壺丘子非
之乃曰游與人同而曰固與人異言汝之
游如此亦未有異於人也汝之所見亦常
爾何以謂見其變乎故曰凡所見亦恒見○
○其變言其妄謂見其變也物之無故日夜
相代乎前但見其新而無故也我之爲我
者亦然以彼之日新爲玩而不知我亦隨
化而往日異一日則觀常觀變皆外游也
求備於物者但以外物爲觀盡也取足於
吾身而無所觀於外乃爲至游終身不至
者知其學未至也不知所適者言其無適
也不知所眂者言其無見也無適無見則
無物無我無非游矣無非觀矣我之所謂
游觀者如此故曰物物皆游物物皆觀故
曰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再言至
矣乎者申言以讚美之也
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
乎文摯曰唯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
叔曰吾鄉譽不以爲榮國毀不以爲辱得而
不喜失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
豕視吾如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觀吾之
鄉如戎蠻之國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刑罰
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
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隸此奚疾哉
○奚方能已之乎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
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
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
一孔不達今以聖智爲疾者或由此乎非吾
淺術所能已也
榮辱得失死生貧富視之如一皆忘世之
事人如豕者無貴賤之分也吾如人者無
彼我之異也家如逆旅親猶疏也鄉如蠻
戎遠猶近也此皆心無係累也不可以事
君交友御妻子制奴僕者無心於應世也

此皆至人之事而以為病者如今禪家罵
說也背明而立可見其心扁鵲隔墻見五
臟亦有此事但此章乃喻言爾末後一轉
却如此結斷者言聖智在我苟未能自忘
亦謂之病故如此翻騰其說釋氏曰執藥
治病藥亦為病近於此意

無所由而常生者道也由生而生故雖終而
不亡常也由生而亡不幸也有所由而常死
者亦道也由死而死故雖未終而自亡者亦
常也由死而生幸也故無用而生謂之道用
道得終謂之常有所用而死者亦謂之道用
道而得死者亦謂之常

無所由而常生者謂無所從來而不知生
之所以生泯其知識者道也由生而生則
知其所以生而生者雖此身有終而終者
未嘗亡此常人之見也知有生則有亡此
因生而達無生之理者故曰不幸言此知
此覺反為累也由無生之理而知其所以
生則雖生而常若無生者此一道也亦者
近道之意也由無生而知常死其身雖未
終而自若無生者此亦常人之見也然曰
無生之理而知其所以生則幸矣無用而
生無容心於生也此謂之道因此道而知
所以終之理此謂之常有所用而死此有
字誤也合是無字無所用而死言無容心
於死而循其自然者亦謂之道因見道而
得所以死之理者此謂之常此意蓋謂知
道者乃是常人未足為高知以不知者乃
謂之道也莊列之論大抵皆如此翻騰其
說釋氏斷常之論亦必源流於此

季梁之死楊朱望其門而歌隨梧之死楊朱
撫其尸而哭隸人之生隸人之死衆人且歌
衆人且哭目將眇者先睹秋毫耳將聾者先
聞蚋飛口將爽者先辨淄澠鼻將窒者先覺
焦朽體將僵者先亟奔佚心將迷者先識是
非故物不至者則不反

隸人衆人也季梁隨梧皆衆人也楊朱一
歌而一哭則楊朱亦衆人也其意蓋謂無
所用於生而死其理本一而歌哭異焉是
未知其道也物不至至者極也物極則反
自目眇已上數句猶燈將滅者必大明是
皆極則必反之理也

鄭之圃澤多賢東里多才圃澤之役有伯豐
子者行過東里遇鄧析鄧析顧其徒而笑曰
為若舞彼來者奚若其徒曰所願知也鄧析
謂伯豐子曰汝知養養之義乎受人養而不
能自養者犬豕之類也養物而物為我用者
人之力也使汝之徒食而飽衣而息執政之
功也長幼群聚而為牢藉庖廚之物奚異犬
豕之類乎伯豐子不應伯豐子之從者越次
而進曰大夫不聞齊魯之多機乎有善治土
木者有善治金革者有善治聲樂者有善治
書數者有善治軍旅者有善治宗廟者群才
備也而無相位者無能相使者而位之者無
知使之者無能而知之與能為之使焉執政
者乃吾之所使子奚矜焉鄧析無以應目其
徒而退

鄧析辯者也伯豐子賢者也鄧析望豐子
之來欲戲舞之若汝也其徒者鄧析之弟
子也彼來者伯豐子也養養之義猶孟子

所謂役人役於人者也犬豕則受養於人養犬豕而爲我用者人也意謂伯豐之徒食祿於鄭受執政之養而爲執政所用也多機多技巧也相位相位致也相使者相役使也其技既同各能所能不能相位致相役使而其所以使之位之者皆無技藝之人是有知有能者乃爲無知無能者所用也執政有才之人也伯豐子以道自晦者也言我以道自晦雖若無能無知而鄭國之執政見用於時者乃爲役於我者也汝又何能養我乎矣矜者何以此矜誇而辱我也

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谿公言之於周宣王王備禮以聘之公儀伯至觀形懦夫也宣王心惑而疑曰女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之力能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王作色曰吾之力者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猶憾以弱女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聞天下何也公儀伯長息退席曰善哉王之問也臣敢以實對臣之師有商丘子者力無敵於天下而六親不知以未嘗用其力故也臣以死事之乃告臣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爲故學視者先見輿薪學聽者先聞撞鐘夫有易於內者無難於外於外無難故名不出於一家今臣之名聞於諸侯是臣違師之教顯臣之能者也然則臣之名不以負其力者也以能用其力者也不猶愈於負其力者乎

堪任也言能舉秋蟬之翼也此是戲言以激王問也商丘子之力天下無敵而至親之間不知其勇是能自晦也見所不見視所不窺得所不得修所不爲此皆不知之知無爲之爲之意學視自輿薪而始學聽自聞鐘而始此見聞之粗者也必至於見所不見聞所不聞而後爲妙也有易於內是不聞不見者也易者事在易而求諸難之易也能見其所不見聞其所不聞我求諸內既易於此則於外之見聞無難矣既於外也無難則雖見聞亦不用人何由知之故其名不出於一家言雖鄰人亦不知也今我不能不用其力故以有力聞於天下雖勝而自矜負者而不能自晦至以名顯是違師之教而失其道也然臣之用力不能自晦亦猶勝於矜負其力者矣蓋以此諷王之好勇也然此書之意主於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故設爲此喻爾長息長太息也

中山公子牟者魏國之賢公子也好與賢人游不恤國事而悅趙人公孫龍樂正子輿之徒笑之公子牟曰子何笑牟之悅公孫龍也子輿曰公孫龍之爲人也行無師學無友佞給而不中漫衍而無家好怪而妄言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與韓檀等肄之

無師無友言其獨學也佞給口才也不中不中理也漫衍泛濫也無家言不主一家之學也韓檀公孫龍之徒也以其說與其徒自相講肄欲以屈惑時人而非正理也

公子牟變容曰何子狀公孫龍之過歟請聞其實子輿曰吾笑龍之詒孔穿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造

準而無絕落後矢之括猶銜弦視之若一焉括箭之本受絃處也以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不一發也矢矢相屬不一矢也前發之矢皆中準則無隊落者後發之矢又中其括猶銜弦然矢矢皆相屬視之如一條箭也造至也準法也造準言合法也前後發矢之次第也猶銜絃者括之受鏃如受絃也

孔穿駭之龍曰此未其妙者逢蒙之弟子曰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引烏號之弓綦衛之箭○射其目矢來注眸子而眶不睫矢墜地而塵不揚是豈智者之言與公子牟曰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曉後鏃中前括鈞後於前矢注眸子而眶不睫盡矢之勢也子何疑焉烏號黃帝之弓有名者綦衛必亦箭之有名者眶不睫者言不瞬也矢墜地而塵不揚言其落之輕也鈞後於前者言前後之矢力不輕重也盡矢之勢者言矢至於近眸而盡乃落於地是其射時約矢之勢至此而盡準則之精也

樂正子輿曰子龍之徒焉得不飾其闕吾又言其尤者龍誑魏王曰有意不心有指不至有物不盡有影不移髮引千鈞白馬非馬孤犢未嘗有母其負類反倫不可勝言也公子牟曰子不諭至言而以為尤也尤其在子矣夫無意則心同無指則皆至盡物者常有影不移者說在改也髮引千鈞勢至等也白馬非馬形名離也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樂正子輿曰子以公孫龍之鳴皆條也設令發於餘竅子亦將承之公子牟默然良久告退○曰請待餘日更謁子論

子龍之徒謂牟乃為龍之徒弟安得不強為文飾其疏缺手闕疎脫也又言其尤者更取其已甚者言之欲子牟必知其妄也意生於心今曰有意不心者心意有異名也牟曰無意則心同者謂曰意則不得為心曰心則不得為意若曰無意則心亦同無若曰有意則心亦同有是意不為心也指一物而視之則其所不指者尚多故曰有指不至苟無所指則皆至矣故曰無指則皆至有者謂之物若以有為物則天下之物豈可盡不以物為物則可以盡天下之物而皆為吾有故曰盡物者常有有影者不移此惠子所謂飛鳥之影未嘗動也改動也一物有一影繞動則後之影非前之影矣由後影而求前之影則未移之先是也故曰影不移者說在改也改變也謂其說在於變改之時也髮至弱也千鈞至重也以一髮而引千鈞固不可然積其髮之勢至與千鈞等則亦○可以引千鈞矣故曰勢至等也此雖強辯亦可通白色也以色而名曰白馬形也以形而名曰馬謂色為白則可謂形為馬則可若以白馬為馬則白色也馬形也二物也安得而一之故曰白馬非馬形名離也孔叢子公孫龍同孤犢雖母之所生母在則不謂之孤既謂之孤則未嘗有母矣謂之有母則非孤犢也莊子亦有處同條法也子輿怒其強辯不可得而復詰故

曰汝以公孫龍之言皆合條法邪餘竅鄙纖處也謂其言若出於他竅汝亦承從之也更謁子論者如今人所謂向下文長更待來日也慍怒而不與言也

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願戴已歟不願戴已歟顧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童兒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堯喜問曰誰教爾為此言童兒曰我聞之大夫問大夫○

○大夫曰古詩也堯還宮召舜因禪以天下舜不辭而受之

此章形容聖人之化天下未嘗有化之之迹天下雖化而皆不自知立我者言使我生立於天地之間也極者道也帝則天理也當時之詩本以詠堯之德而大夫以為古詩此亦是形容其不知所以然之意堯於天下相忘如此故舉舜而禪之舜亦受而不辭者言堯之禪舜之受皆出於無心也

關尹喜曰在己無居形物其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故其道若物者也物自違道道不違物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欲若道而用視聽形智以求之弗當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非無心者所能得近唯默而得之而性成之者得之知而忘情能而不為真知真能也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為聚塊也積塵也雖無為而非理也○

○在己無居無執着也隨物而見隨用而顯○形於物而道自著也其動若水無容心也其靜若鏡妍媸在物不在我隨其來而應之響之應聲自然而然也其道若物者順於物也物無非道不知道者自違之道何嘗違於物哉不用耳不以聽得之也不用目不以視得之也不用力不以力求得之也不用心不以心思得之也若以視聽形智求道則不得其當矣形身也力也智心思也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言無方所也用之則見可以彌滿於六虛不用則無廢之莫知其所廢而不用之時不知道在何處也有心求者去道遠道何遠於有心者無心求者去道近道何嘗近於無心者釋氏曰道不可以有心求亦不可以無心得即此意也嘿而得之自悟也性成之也生知也知以不知故曰知而忘情能以不能故曰能而不為不知乃真知也不能乃真能也發向也今人亦有一發知是之語禪學曰事無一向是也情實也若一發只是無○

○知則何能得其實若一發只是無能則何○所能為蓋謂知以不知非果無知無知而無不知也能以不能非果無能無能而無不能也為以不為非果無為無為而無不為也若如積塵然若如聚塊然則雖無為而非理矣謂無為之理不如此也以是觀之則莊列之學何嘗以槁木死灰為主禪家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絕後再蘇欺君不得乃是此意此一節乃莊列書中大條貫五祖演論真淨語錄說冷秋秋地古廟

香爐一念萬年爲障蔽光明其意正如比也此一段見大慧語録晉說中莊子天下篇論田駢慎到塊不失道爲死人之學亦是此一塊卽衆塊之塊也

沖虛至德眞經鬳齋口義卷之四

沖虛至德眞經鬳齋口義卷之五

鬳齋 林希逸

湯問第五

殷湯問於夏革曰古初有物乎夏革曰古初無物今惡得物後之人將謂今之無物可乎殷湯曰然則物無先後乎夏革曰物之終始初無極已始或爲終終或爲始惡知其紀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殷湯曰然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革曰不知也湯固問革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朕何以知之然無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盡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朕以是知其無極無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

物雖自無而有旣有矣則必有所始安得謂之古初無物乎此語翻得又好極已猶極止也物之之後終始無所止極如春先而夏後春終而夏始先豈爲始後豈爲終紀極也惡知其紀言無極也物之外事之先朕所不知者卽四維上下不可思量莊子所謂六合之外存而不論也固問堅問之也不得已而後答曰謂之無則無極旣有有之名則必有盡但不可得而知爾無極復無無極此下數語與莊子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一樣語脉也莊子逍遥遊篇曰湯之問棘此曰夏革棘革音近恐傳訛也然大抵皆寓言爾名字異同不足深考

湯又問曰四海之外奚有革曰猶齊州也湯曰汝奚以實之革曰朕東行至營人民猶是也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豳人民猶是也問豳之西復猶豳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之不異是也

四海之外猶有國土或無國土皆不可知譬如在於營者但見營之人民在於豳者但見豳之人民豈知營之東又有如營者豳之西又有如豳者以中國之所見且如此況四海四荒四極之外乎齊州中國也實之者欲其卽近以明遠也海外曰大荒大荒之外曰無極故曰四海四荒四極此亦務爲高遠廣大之言莊列之書皆如是

故大小相含無窮極也含萬物者亦如含天地含萬物也固不窮含天地也故無極朕亦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亦吾所不知也

大小相含譬如瓦在椽上椽在桁上桁在梁上梁在柱上柱又在地上小大相乘載物物皆然不可窮詰萬物既如此則天地在於太虛之間太虛含天地者也太虛之外又必有含太虛者含萬物者既不可窮則含天地者亦安知其所極安知天地之外不有更大於天地者含容也此等議論皆是排斥小見自私之人不知世界之廣大故為此等虛曠之論雖似荒唐亦自有味此章以下諸段皆然若要逐章求義理則不可也讀莊列之書別具一隻眼可也

○然則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氏練五色石以補其闕斷鼇之足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

女媧之補天共工之折天柱絕地維此皆務為駭世之言不可以為實論天之傾西北此造化至妙處若無倚蓋之勢則星辰之運日月之行何以見其盈縮何以為晝為夜此須識天文者方知之知地有上下四游之說天如雞子則安得有柱有維乎

○湯又問物有巨細乎有脩短乎有同異乎革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以為鄰居焉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焉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蹔峙焉仙聖毒之訴之於帝帝恐流於西極失群聖之居乃命禺彊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為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不動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流於北極沉於大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帝憑怒侵減龍伯之國使阨侵小龍伯之民使短至伏羲神農時其國人猶數十丈

歸墟者即尾閭是也八紘八方也九野九州也純縞純白也珠玕珠玉也峙停也毒之苦之也禺彊神名也合負以六者同負而去也趣往也數者數其骨也使阨使隘狹也五山之仙聖十五鼇之三番龍伯之釣鼇帝之怒龍伯皆寓言也今佛經多有此如三十三天香積國西方淨土之類是也

○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僬僥國人長一尺五寸東北極有人名曰諍人長九寸

龍伯之減小猶長數千丈僬僥之尺五諍人之九寸長者極長短者極短但言天地之間變化不常不可以耳目所見者為定

也
荆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
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
秋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於朝死於晦春夏
之月有蠓蚋者因雨而生見陽而死終髮北
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
其長稱焉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翼若
垂天之雲其體稱焉世豈知有此物哉大禹
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
○
冥靈木名也終髮即窮髮也北之又北○愈
遠之地也稱去聲其長與其大相稱也翼
大如此身亦稱之則其大可知矣世人所
見者小豈知天地間更有如此廣大之所
乎此皆寓言卻以禹益實之世言山海經
大荒經皆禹所作亦猶今人言張騫窮天
河也其意但因禹治水行九州伯益爲山
澤之虞故借其名以實其說夷堅亦猶莊
子之齊諧也
江浦之間生麽蟲其名曰焦螟群飛而集於
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
羽方晝拭眥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觥
俞師曠方夜擿耳俛首而聽之弗聞其聲
唯黃帝與容成子居空同之上同齋三月心
死形廢徐以神視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徐
以氣聽砰然聞之若雷霆之聲
因諍人之論又生麽蟲之說小之而又小
者也觥俞亦古之能聽者此即莊子聽之
以耳不若聽之以氣聽之以氣不若聽之
以心之論
○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爲櫾碧樹而冬生○
實丹而味酸食其皮汁已憤厥之疾齊州珎
之渡淮而北而化爲枳焉鸜鵒不踰濟貉踰
汶則死矣地氣然也雖然形氣異也性鈞已
無相易已生皆全已分皆足已吾何以識其
巨細何以識其脩短何以識其同異哉
櫾橘柚也此數語考工記之說蓋言形氣
之不定所以見造化也隨物而觀則其性
皆均物各一性不得而相易物物各全其
生物物各足其分巨者細者脩者短者皆
造物之理孰爲異孰爲同此數語卻自端
正已語終之辭
太形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
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
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
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于漢陰可乎
雜然相許其妻獻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
魁父之丘如太形王屋何且焉置土石雜曰
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遂率子孫荷擔者
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
城氏之孀妻有遺男始齔跳往助之寒暑易○
節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
之不慧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
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
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
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生子子又生孫子
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若而不平
河曲智叟亡以應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
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娥氏二子負二
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
無隴斷焉

太形即太行也聲相近也指通向南而通道也隱土北方地名也跳奮而往也易節一年也不慧不明也固薮也此章其言似迂闊然以形容不已之意却甚有味釋氏言補陀大士初脩行時窮苦而無所見將下山遇人於水邊磨一鐵尺問之曰磨此何用曰將以為針大士笑之曰汝豈愚邪鐵尺可磨為針乎其人曰今生磨不成後生亦磨不成大士大悟再歸補陀而後成道似此之言甚迂其嘗以為有味有益於學者若人皆存此心何事不可為何學不可成也東坡曰徐徐而為之十年之後何事不立但恐此意不堅行之不力耳東坡此語似甚淺近未研究得來堯之兢兢舜之業業湯之又日新文王之純亦不已即此一念也操蛇神夸娥氏皆神名也無隴斷者言其地皆平雖小坡埵亦無之也

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隅谷之際渴欲得飲赴飲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鄧林彌廣數千里焉

隅谷日入處也夸父之杖化為鄧林鄧林之廣猶數千里夸父亦龍伯之類爾此必古來相傳有此怪異之說故清虛之徒並取以入其書以為大言之資言

大禹曰六合之閒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神靈所生其物其形或夭或壽唯聖人能通其道夏革曰然則亦有不待神靈而生不待陰陽而形不待日月而明不待殺戮而夭不待將迎而壽不待五穀而食不待繒纊而衣不待舟車而行其道自然非聖人之所通也

夏革既與湯問答此又與禹問答兩夏革邪一夏革邪一夏革則當有千百歲之壽矣神靈所生即日月陰陽太歲是也上章以神靈結語下章以神靈起語可見文勢禹曰有形之物或夭或壽皆有道存焉唯聖人則通知之革又曰亦有不待陰陽日月而生者石卵石子何假陰陽之氣土蟻地龍何假日月之明朝菌蟪蛄豈殺戮而夭松栢南山豈導迎而壽鷄脂剖葦豈待五穀而飽牛馬之類豈待繒絮而暖飛禽之類豈待舟車而行此又自然而然非常理可推雖聖人亦不得而盡通知之太歲主歲之神也今日者亦用此則自古有之矣此意蓋言天下之事有可以常理推者又不可以常理推者此所以為造化之妙

禹之治水土也迷而失塗謬之一國濱北海之北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其國名曰終北不知際畔之所齊限無風雨霜露不生鳥獸蟲魚草木之類四方悉平周以喬陟當國之中有山山名壺領狀若甔甀頂有口狀若員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瀵臭過蘭椒味過醪醴一源分為四埒注於山下經營一國亡不悉徧土氣和亡札厲人性婉而從物不競不爭柔心而弱骨不驕不忌長幼儕居不君不臣男女雜游不媒不聘緣水而居不耕不稼土氣溫適不織不衣百年而死不夭不病其民孳阜亡數有喜樂亡衰老哀苦其俗好聲相攜而迭謠終日不輟音餓惓則飲

神瀵力志和平過則醉經旬乃醒沐浴神瀵膚色脂澤香氣經旬乃歇

終北窮北也齊止也限極也其際畔無止極也喬陟高山也壷領亦方壷負嶠之類甂甀瓦器滋穴之水名曰神瀵出於一源分於四畔埒猶際也經營一國言此水遶一國也婉而從物順也弱骨不力爭也華阜華生也阜盛也此章自經句乃歇以上言禹之所見也

○周穆王北遊過其國三年忘歸既反周室慕其國惝然自失不進酒肉不召嬪御者數月乃復

因穆王八駿之說又於此添作一證

○管仲勉齊桓公因遊遼口俱之其國幾尅舉隰朋諫曰君舍齊國之廣人民之衆山川之觀殖物之阜禮義之盛章服之美妖靡盈庭忠良滿朝肆咤則徒卒百萬視撝則諸侯從命亦奚羨於彼而棄齊國之社稷從戎夷之國乎此仲父之耄奈何從之桓公乃止以隰朋之言告管仲仲曰此固非朋之所及也臣恐彼國之不可升之也齊國之富奚戀隰朋之言奚顧

又因齊國邉海而南傚於琅琊之事添此一段說話幾尅舉者言幾乎尅日而欲舉行也肆咤者肆意而叱咤也視撝者言隨目所視而指麾之也彼國之不可升者言但恐求至而不可得也此等言意亦不過謂天地之外更有勝於人之耳目所見者而已

○南國之人祝髮而裸北國之人鞨巾而裘中國之人冠冕而裳九土所資或農或商或田或漁如冬裘夏葛水舟陸車默而得之性而成之

此語吾書中亦有之蓋中國之外質性不同衣食或異隨其生而樂之此無他皆欲廣人之所見耳

○越之東有輒休之國其長子生則鮮而食之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同居處楚之南有炎人之國其親戚死㓞(與冎同)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迺成為孝子秦之西有儀渠(戎文)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燻則煙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為孝子此上而為政下以為俗而未足為異也

輒休炎人儀渠皆國名也㓞者割也此章之言墨子亦有之兩漢夷狄傳晉之載記亦間有一二事相類列子之意不過曰天地之內國土不同風俗各異豈必皆如中國而後為美我之所好安知非彼之所惡哉

○孔子東游見兩小兒辯鬭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為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則滄滄涼涼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為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為汝多知乎

兩小兒之論與晉太子長安與日近遠之說相類此章之意蓋言遠近是非不可以一理定也

均天下之至理也連於形物亦然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絕髮不均也均也其絕也莫絕人以爲不然自有知其然者也

此章提起一均字言均天下之至理凡物之有形者亦然連猶凡也形物有形之物也亦然者理如是而物亦如是也懸與髮均則雖髮可以縣故曰均髮均縣若物與髮有輕有重則髮必斷絕其所以斷絕者不均也故曰輕重而髮絕不均也若輕重均平則雖欲絕而不絕故曰均也其絕也○莫絕此一句自妙均也是一句其絕也莫絕是一句此即公孫龍髮引千鈞之論人皆以爲不然自有知其然者言世人則不知其然知道者則知其然也

詹何以獨繭絲爲綸芒鍼爲鈎荆篠爲竿剖粒爲餌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汩流之中綸不絕鈎不伸竿不撓楚王聞而異之召問其故詹何曰臣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鶬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事放而學釣五年始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慮唯魚之念投綸沈鈎手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鈎餌猶沈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彊以輕致重也大王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可運於一握將亦奚事哉楚王曰善

詹何之釣蒲且子之弋與佝僂丈人之承蜩旨意相類蓋言治國治天下若平其心無强無弱無輕無重則弱可以制强輕可以制重此即老子柔能勝剛之論也

○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求治扁鵲治之既同愈謂公扈齊嬰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于府藏者固藥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今爲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彊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齊嬰志弱而氣彊故少於慮而傷於專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扁鵲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胷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二人辭歸於是公扈反齊嬰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識齊嬰亦反公扈之室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二室因相與訟求辨於扁鵲扁鵲辨其所由訟乃已

此章形容心稟於氣人有不得而自由者其言亦有深味雖似迂闊而不迂闊若明道曰一百四病皆由他心須由我始得此語又高然列子之喻氣質之性之心也明道之言理性也必以理性化氣質之性而後心可自由

匏巴鼓琴而鳥舞魚躍鄭師文聞之棄家從師襄游柱指鈞絃三年不成章師襄曰子可以歸矣師文舍其琴嘆曰文非絃之不能鈞○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絃所志者不在聲内不得於心外不應於氣故不敢發手而動絃且小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絃以召南吕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絃以激夾鍾温風徐回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絃以召黄鍾霜雪交下川池暴冱及冬而叩徵絃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氷立散將終命宮而總四絃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醴泉涌師襄乃撫心

高蹈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鄒衍之吹律亡以加矣彼將挾琴執管而從子之後耳

不成章者言未能成一曲也柱指安指也鈞絃調絃也不在絃不在聲者心未安也得於心應於手則遺其器也未能如此所以不敢動絃也小假者小寬也觀其後看此後如何也當春爲秋聲而秋氣應當秋爲春聲而春氣應當夏爲冬聲而冬氣應當冬爲夏聲而夏氣應商絃屬秋角絃屬春羽絃屬冬徵絃屬夏宮爲中聲故和氣應琴有五絃一絃主一聲此曰叩某絃者非調其一而發其四盡其曲以商爲主其曲以角爲主也此意蓋言音聲之妙可以通造化而已師文之見師襄其言似在一日之間安得遍四時而並叩並應乎以此而觀可知其爲寓言也微矣子之彈者言子之彈琴微妙極矣清角樂名也挾琴執管而從子後者言彼師曠鄒衍當從學於汝也

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反終身不敢言歸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東之齊匱糧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遶梁欐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爲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躍抃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賂發之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哭放娥之遺聲

撫節按拍也匱乏也鬻歌假食賣歌以求食也發之謝而送之也此語亦有見於孟子者曰師文鼓琴之說又及謳者之事而併記之皆言工技之能神妙也如此技能如此則學道者豈不有至神至妙之事乎此又其言外之意也

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子期曰善哉峩峩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伯牙游於泰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岩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爲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鍾子期輒窮其趣伯牙乃舍琴而歎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夫志想象猶吾心也吾於何逃聲哉

霖雨崩山皆琴曲名也志所想象言子期也謂其心與己心同也聲出於心汝既心與己同宜乎知其聲也於何逃者言不可隱也此必古來相傳之說取而入其書蓋言天下之事無精無粗皆有造於神妙者

周穆王西巡狩越崑崙不至弇山反還未及中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穆王薦之問曰若有何能偃師曰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先觀之穆王曰日以俱來吾與若俱觀之越日偃師謁見王王薦之曰若與偕來者何人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驚視之趨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鎮其頤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唯意所適王以爲實人也與盛姬内御並觀之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指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懾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傅會革木

膠漆白黒丹書之所爲王諦料之内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步穆王始悅而歎曰人之巧乃可與造化者同功乎詔貳車載之以歸夫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自謂能之極也弟子東門賈禽滑釐聞偃師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

弇山又在崑崙之西薦之進之也漢書搢○紳搢亦作薦日以俱來明日與同來也趣○步俯仰皆實如人然信實也巧夫歎其工能之巧也鎮擪也擪其口而使之歌則皆合律捧其手而使之舞則應節始者以爲實似人既久則宛如實人也盛姬羣多之姬也招戲之也諦審也料點檢之也合會復如初既剖散而復合其歌舞又如初見也木人而能行能舞猶可也聲何從出此意蓋言人之一身亦是假合而成目應於肝足應於腎口應於心何嘗由我釋氏四大之說亦類此人之巧乃能奪造化況造化之巧乎貳車者副車也雲梯攻城之具也飛鳶亦木爲之也此與雪峯木毬相類自謂能之極者言般輸墨翟自謂極巧比之偃師又不足言技能矣所以終身不敢自稱其藝時乎而執規矩者謂輸翟二子皆廢棄工技不敢復爲時乎不得已而後執之也東門賈禽滑釐兩人名也

甘蠅古之善射者彀弓而獸伏鳥下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臥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二年之後雖錐末倒眥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亞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氂懸虱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覩餘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簳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

牽挺機下之挺隨足上下者也錐末雖倒眥而不瞬孟子所謂不目逃也亞學亞次也更也使其更學視也虱既如車輪則他物皆如丘山矣燕角之弧以燕之角爲弓朔蓬之簳以朔之蓬爲簳也此弓矢之精也視虱如輪而後可射此精藝者必然如扁鵲學醫隔墻而見人尤異矣此世間所有之事不精於學者不可與議也

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己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塗請爲父子尅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人

交射中路者於塗中互相射也彼此之矢相觸而落於地塵亦不起亦其平落地也以棘刺之端而扞其來矢亦相值而無差池也尅臂者削其臂以爲識而誓也此說似迂向游淮識軒路分者其年已近七十矣春秋大閱第一籌年年得之渠嘗云初收王辛時相遇於六安山間王辛執弓欲

射之軒之手中只有一條短木槍呼辛而謂之曰我在此許汝發三矢若射我不中汝即降我我同汝見趙制置管取做官人辛發三矢皆爲木槍所擊而落地辛遂拜之王辛後爲光州武定都統及其至安豐有王辛舊將亦言此事與軒語一同軒忘其名矣然則紀昌飛衛之相射豈得謂誣乎

造父之師曰泰豆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泰豆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爲箕良冶之子○必先爲裘汝先觀吾趣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泰豆乃立木爲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泰豆歎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凡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齊輯乎轡銜之際而急緩乎脣吻之和正度乎胷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嶮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

泰豆亦古之善御者也裘其古語也已見學記學弓先學其背竹器也冶攻金也與裘何預此語素難通然考工記有裘氏不○○知所主何事此官既缺恐當時所職或有近於冶者今不可知矣先觀吾趣者使學其行步也得之捷者言其速成也轡銜脣吻在馬者也胷臆掌握在人者也履繩而旋者其路雖如繩之小亦可以轉旋也曲中者妙於中也氣力有餘御者不勞也猶考工曰其衽不蔽之意也心閑身正者御之從容也二十四蹄六馬之車也所投無差馬行不亂也轍軌也車所行之道也車外無餘轍也者車行不越乎轍之中也蹄外無餘地者蹄不亂則其地不多也山谷雖險原隰雖平我視之皆一同也履木而行其說似迂槪令人緣竿履繩而躡屐者則知世間自有此事列子言此不過以爲人間之技且有此神妙况學道乎

魏黑卵以暱嫌殺丘邴章丘邴章之子來丹謀報父之讎丹氣甚猛形甚露計粒而食順風而趣雖怒不能稱兵以報之恥假力於人誓手劍以屠黑卵黑卵悍志絕衆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延頸承刃披胷受矢鋩○○鍔摧屈而體無痕撻負其才力視來丹猶雛鷇也來丹之友申他曰子怨黑卵至矣黑卵之易子過矣將奚謀焉來丹垂涕曰願子爲我謀申他曰吾聞衛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寶劍一童子服之卻三軍之衆奚不請焉來丹遂適衛見孔周執僕御之禮請先納妻子後言所欲孔周曰吾有三劍唯子所擇皆不能殺人且先言其狀一曰含光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其有所觸也泯然無際經物而物不覺二曰承影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

北面而察之淡淡焉若有物存莫識其狀其所觸也竊竊焉有聲經物而物不疾也三曰宵練方晝則見影而不見光方夜見光而不見形其觸物也騞然而過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焉此三寶者傳之十三世矣而無施於事匣而藏之未嘗啓封來丹曰雖然吾必請其下者孔周乃歸其妻子與齋七日晏陰之間跪而授其下劒來丹再拜受之以歸來丹遂執劒從黑卵時黑卵之醉偃牖下自頸至腰三斬之黑卵不覺來丹以黑卵之死趣○而退遇黑卵之子於門擊之三下如投虛黑卵之子方笑曰汝何蚩而三招予來丹知劒之不能殺人也歎而歸黑卵既醒怒其妻曰醉而露我使我嗌疾而腰急其子曰疇昔來丹之來遇我於門三招我亦使我體疾而支彊彼其厭我哉

暱嫌私怨也氣甚猛威甚銳也形甚露骨立也順風而趣其行弱也悍志絕衆其志勇悍過人也痕撻痕跡也雛鷇初生之禽也易子過矣甚輕汝也三劒之名方言猒勝之術也泯然無際者泯沒而不見邊際也將旦昧爽之交日初出之時也旦夕昏明之際日將入之時也旦夕猶言日暮也昏明欲昏而欲明也晝則見影夜則見光只有光影而無形也騞合作騞騞然微有聲者請其下者求其第三劒也因其醉而斬之疑其已死遂趨行而退回也擊之如投虛劒已過如無物也蚩與癡同丹之三擊彼以為三招如兒戲也嗌疾喉急也支彊肢體彊急而不柔和也蓋言猒勝之術自有神異而況學道乎以此說而入其書皆有意存焉非徒誇誕大言也

○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錕鋙之劒火浣之布其劒長尺有咫練鋼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火浣之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皇子以為無此物傳之者妄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哉

練鋼鍊熟之鋼金也赤刃金精其色赤也如切泥言柔軟也切玉之劒今雖未見火浣之布今人嘗見之世間自有此事果於自信者言皇子但信其耳目所及而不知天下有此神異之事遂以傳者為妄是誣理也從前鋪說至此方結以兩句蓋謂人各以其淺近之見而疑此廣大之言非知理者也

○沖虛至德真經鬳齋口義卷之五

冲虛至德真經鬳齋口義卷之六　楚

鬳齋　林希逸

力命第六

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十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無爵於吳田恒專有齊國夷齊餓于首陽季氏富於○展禽若是汝力之所能柰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邪力曰若如是言我固無功於物而物若此耶此則若之所制邪命曰既謂之命柰何有制之者邪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朕豈能識之哉朕豈能識之哉

力人力也命天命也此意蓋謂壽夭窮達富貴貧賤若出於人爲而無非天命而制之者亦非造物也直而推之曲而任之是曲直皆出於自然我但推而任之矣朕豈能識者言亦非命所能制又有自然而然者制之即莊子所謂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也此章大意只如此而其文亦直截所以疑非列子之本書以下數章亦然

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而人子達並族也而人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言也而人子庸並行也而人子誠並仕也而人子貴並農也而人子富並商也而人子利朕衣則短褐食則粢糲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子○衣則文錦食則粱肉居則連欐出則結駟在○家熙然有棄朕之心在朝諤然有敖朕之色請謁不相及遨遊不同行固有年矣子自以德過朕邪西門子曰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北宮子無以應自失而歸中塗遇東郭先生先生曰汝奚往而反偊偊而步有深愧之色邪北宮子言其狀東郭先生曰吾將舍汝之愧與汝更之西門氏而問之曰汝奚辱北宮子之深乎固且言之西門子曰北宮子言世族年貌言行與子並而賤貴貧富與子異予語之曰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將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東郭先生曰汝之言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之言厚薄異於是矣夫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於命薄於德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非人也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厚自愧皆不識夫固然之理矣西門子曰先生止矣予不敢復言北宮子既歸衣其○○短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茙菽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乘其蓽輅若文軒之飾終身逌然不知榮辱之在彼在我也東郭先生聞之曰北宮子之寐久矣一言而能寤易悟也哉

人子達敬愛之類者謂人但偏向汝也連欐欐屋之連緜也言其屋簷之長也造事者言所作爲之事也或窮或達窮則爲厚達則爲薄厚薄能否也偊偊而步行不進之貌舍音釋義同舍汝之愧者爲汝釋去

此愧也更之再往也與之同再見西門氏也達者不為智得窮者非為愚失豈可以其命而自矜固然者固有自然之理也義薮大薮也厚於德薄於命能多而不遇也厚於命薄於德遭時而非所能也此德字

與能字同意非道德之德也

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甚戚同處於齊管夷吾事公子糾鮑叔牙事公子小白齊公族多寵嫡庶並行國人懼亂管仲與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鮑叔奉公子小白奔莒既而公孫○無知作亂齊無君二公子爭入管夷吾與小○白戰於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既立脅魯殺子糾召忽死之管夷吾被囚鮑叔牙謂桓公曰管夷吾能可以治國桓公曰我讎也願殺之鮑叔牙曰吾聞賢君無私怨且人能為其主亦必能為人君如欲霸王非夷吾其弗可君必舍之遂召管仲魯歸之齊鮑叔牙郊迎釋其囚桓公禮之而位於高國之上鮑叔牙以身下之任以國政號曰仲父桓公遂霸管仲嘗歎曰吾少窮困時嘗與鮑叔牙賈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此世稱管鮑善交者小白善用能者然實無善交實無用能也實無善交實無用能者非更有善交更有善○用能也召忽非能死不得不死鮑叔非能舉○賢不得不舉小白非能用讎不得不用

甚戚者甚親也國氏高氏齊二貴族也鮑叔知我貧知我時不利知我有老母此數語其佳善用能善交人事也不得不舉不得不用天命也

及管夷吾有病小白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諱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夷吾曰公誰欲歟小白曰鮑叔牙可曰不可其為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人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理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小白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人也上忘而下不叛愧其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人以財分人謂之賢人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者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

病病矣言病至甚矣諱云者言不可諱人說也此是句絕不已若者不比之人言惡○之不以人類比之也鉤乎君者鉤絆拘束○之也逆乎民者以法理操制之也上忘者其事上以無心也下不叛者苟不背於理而已愧不若黃帝責己甚周也哀不已若待人甚恕也以德分人不自有其德也以賢臨人有心於服人也以賢下人卑己而尊人也於國有不聞於家有不見者不用其聽明也

然則管夷吾非薄鮑叔也不得不薄非厚隰朋也不得不厚厚之於始或薄之於終薄之

於終或厚之於始厚薄之去來弗由我也

管鮑之交如彼而垂沒之言似薄鮑叔而厚隰朋雖曰為國擇相實亦有命焉非夷吾所自由也厚薄之語非實論也借此以形容力命之說耳

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然則子產非能用竹刑不得不用鄧析非能屈子產不得不屈子產非能誅鄧析不得不誅也

○兩可者說隨而為是非也無窮之辭不可詰也數難子產之治言於子產為治之時數有扞格也子產屈之言苦於先也子產既用鄧析之竹刑又以扞格為苦遂歸咎於竹刑故執而戮辱之既戮辱之又誅之竹刑竹簡刑書也不得不用不得不誅者竹刑鄧析所制子產始而用之而鄧析乃以此被誅好惡反覆而禍福生焉皆出於命之自然非人力也子產亦不自由爾

可以生而生天福也可以死而死天福也可以生而不生天罰也可以死而不死天罰也可以生可以死得生得死有矣不可以生不可以死或死或生有矣然而生生死死非物非我皆命也智之所無奈何故曰窈然無際天道自會漠然無分天道自運天地不能犯聖智不能干鬼魅不能欺自然者默之成之平之寧之將之迎之

可以生可以死言各如其所欲死生而無憾者人以此為天福之貪生而不得生苦於困辱求死而不得死人以為天罰之此

○事於世固亦有之而不知生生死死物我皆不自由非智力之所能及莫非命也雖智亦無如之何得生得死即是可以生可以死特地重疊如此下字或生或死亦即不可以之意也杳然無際者言杳冥無邊際也杳冥無際而不可窮此天道歸會之地也沖漠而無所分別此天道運行之妙也誰得而知之天地不能犯者天為剛德猶不干時盈虛消息天且不違是也聖智不能干者言聖智亦不能違時也鬼魅不能欺者雖鬼不得而知之亦不能以此欺人也默之者默而悟之也成之者渾成自然無容力也平之者平心以聽之也寧之者安之者也其去也將之其來也迎之莊子曰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也亦是此意

楊朱之友曰季梁季梁得疾七日大漸其子環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為我歌以曉之楊朱歌曰天其弗識人胡能覺匪祐自天弗孽由人我乎汝乎其弗知乎醫乎巫乎其知之乎其子弗曉終謁三醫一曰矯氏二曰俞氏三曰盧氏診其所疾矯氏謂季梁曰汝寒溫不節虛實失度病由飢飽色慾精慮煩散非天非鬼雖漸可攻也季梁曰衆醫也亟屏之俞氏曰女始則胎氣不足乳湩有餘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弗可已也季梁曰良醫也且食之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稟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藥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醫也重貺遣之

俄而季梁之疾自瘳

　匪佑自天弗孽由人言福佑非出於天禍孽非由於人皆自然耳精慮煩散思慮煩多而精神散失也乳湩有餘飲乳過多也矯氏之言為其以人事致病也故以為衆人而屏去之俞氏之言謂其稟受之病也稟受出於天非人事所致故以為良醫而與之食謂其言稍近於理也盧氏之言制之者不可知知之者亦不可知此雖天亦不知之固以為神醫而厚餽之以其所見高妙也俄而自瘳此一句又謂自然而然醫藥亦無預也

○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生亦非賤之所能夭身亦非輕之所能薄故貴之或不生賤之或不死愛之或不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非反也此自生自死自厚自薄或貴之而生或賤之而死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順也非順也此亦自生自死自厚自薄

　貴賤厚薄無與於壽夭此語似若反常而非反常言其似若違理而實非違理也以壽夭為出於貴賤厚薄此語似順理而實非順理知壽夭之出於自然出於不得不然則無反順之疑矣

○鬻熊語文王曰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算之所亡若何

　自短自長即莊子鳧鶴之論算之所無者言非算計之所及與算計無預人將若之何哉人既不可得而奈何則安得不聽之自然

○老聃語關尹曰天之所惡孰知其故言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

　此章即莊子天之君子人之小人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之意頗夭距壽何者為好何者為惡以人事而揣天意而欲求其好惡利害之端果何從得不若已之為愈言不如聽其自然也

○楊布問曰有人於此年兄弟也言兄弟也才兄弟也貌兄弟也而壽夭父子也貴賤父子也名譽父子也愛惜父子也吾惑之楊子曰古之人有言吾嘗識之將以告若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今昏昏昧昧紛紛若若隨所為隨所不為日去日來孰能知其故皆命也夫信命者亡壽夭信理者亡是非信心者亡逆順信性者亡安危則謂之都亡所信都亡所不信真矣慤矣奚去奚就奚哀奚樂奚為奚不為

　兄弟者言其年貌言才相若也父子者言其貴賤壽夭相去之遠也古之人有言吾嘗識之者言我曾記得古人有此言也其言若何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是也紛紛多也若若動而不止也漢書有綬若若是也欲為而不得為欲不為而又為之命之所制孰知其故知命則無壽夭矣知自然之理則無是非矣知嬰兒之心則無逆順矣知天命之性則無安危矣曰命曰理曰心曰性雖若可信而又不足信故曰都無所信都無所不信真矣慤矣真純誠慤一而不雜也若能如此則何所去何所就以何為哀以何為樂以何為可為以何為不

可爲皆無容心可也

黃帝之書云至人居若死動若械亦不知所以居亦不知所以不居亦不知所以動亦不知所以不動亦不以衆人之觀易其情貌亦不謂衆人之不觀不易其情貌獨往獨來獨出獨入孰能礙之

居若死即莊子尸居之意形如槁木心如死灰是也動若械者猶影罔兩有所待而然也如偃師之木人其動也自有機械以使之既不由我則亦不知所以居不居

○所以動不動人之所見我之情貌何嘗變易人所不見我亦何嘗變易耳目之外皆已忘之所以往來出入獨得其妙孰得而拘礙之是乃忘己遺形以與造物者游也

○墨（音眉）尿（敕叏女履二切）單（音戰）至（音垤）嘽（昌然切）咺（許元大遠二切）憋（蒲結切）㦖（芳無切）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知情自以智之深也

胥如志者四者之人同游於世各如其志也而其情彼此雖窮年之久皆不相知此其用智之深也此下五段撰出此等名字以形容人情世態亦莊子所謂徭佚啓態之類墨音眉尿女履反墨尿軟弱也單至不安貌嘽咺恐懼貌憋㦖急速貌

巧佞愚貞婩（魚踐漢二切）（午切）斫（夬約切）便辟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語術自以巧之微也

不相語術者言其不以術相告也自以爲用巧之微妙婩斫不解悟貌

狡（何交切）悍（午叏魚駕二切）情露謾（許偃居展二切）極凌誶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曉悟自以爲才之得也

○此又四等矜才之人狡悍獪猾也情露令人言賣弄之意謾極吃急之意凌誶詰問也莊子曰招士無凌誶之事不樂不相曉悟不相曉喻也

○眠（莫典切）娗（徒典切）諈（工藥切）諉勇敢怯疑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謫發自以行無戾也

此又四等異行之人眠娗惡縮不正之貌諈諉煩絮之貌怯疑拙退也不相謫發者不相決剔也

多偶自專乘權隻立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顧眄自以時之適也

多偶多可也易與人合也自專自用也與人不合也乘權得勢而有權者隻立孤立而無所憚者不相顧視皆自以爲得時也

此衆態也其貌不一而咸之於道命所歸也

衆態者以上五項之人也道自然也咸之於道之往也言皆出於自然也其情貌態度雖不一皆不得自由也命所歸者皆歸諸命也此意蓋謂人情世態種種不同亦皆其命爲之

○佹佹（俱為切）成者俏（仙妙切）成也初非成也佹佹敗者俏敗者也初非敗也故迷生於俏俏之際昧然於俏而不昧然則不駭外禍不喜内福隨時動隨時止智不能知也信命者於彼我無二心於彼我而有二心者不若揜目塞耳背坂面隍亦不墜仆也故曰死生自命也貧窮自時也怨夭折者不知命者也怨貧窮者不知時者也當死不懼在窮不戚知命安

時也其使多智之人量利害料虛實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其少智之人不量利害不料虛實不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量與不量料與不料度與不度奚以異唯亡所量亡所不量則全而亡喪亦非知全亦非知喪自全也自亡也自喪也

○佹佹俱為切幾似之貌俏仙妙切似也成者似成而非成敗者似敗而非敗人以其形似之際而迷之言為成敗所惑也故曰迷生成俏然其肖似之際雖若昧然而不○可知而其理實甚明初未嘗昧然也茍於其俏似之際而有不昧然之見則禍不足駭福不足喜外禍者人所惡遠之禍也內福者人所好欲之福也禍福初無內外人以好惡自分內外因有駭有喜時動時止皆行皆極之意而智不能知無容心也背峻坂而立面深隍而行至危者也又掩其耳塞其目危之甚也然知其命之在天而無所容心則亦不危此等言句便與孟子知命者不立巖墻之下者不同聖賢之言所以異於異端也以多智而有所量度得失亦相半以無智之人而無所量度得失亦相半得亦中亡亦中者中半也言多算亦算不盡至愚者亦有時而得也若皆無所量度亦無不量度則其得其失皆無之是其天者全而無喪矣然全亦不可知也喪亦不可知也無所全喪亦不可知也故曰亦不知全亦非知喪上句本是全而無喪却結以自全自亡自喪鼓舞之文也其意蓋曰全者自全喪者自喪無所全喪者○自無所全喪也

○齊景公游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鬱鬱芊芊若何滴滴去此國而死乎使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史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曰臣賴君之賜跪食惡肉可得而食駑馬棧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而況吾君乎晏子獨笑於旁公雪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之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有勇者而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吾君方將披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唯事之恤行假念死乎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為之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見諂諛之臣臣見此二者臣之所為獨竊笑也景公慙焉舉觴自罰罰二臣者各二觴焉

滴滴衰落之貌跪食者在下之食棧車小車其制木不圓淨也雪涕拭其涕也惟事之恤言以生事為憂也行假合作何暇字○誤也此章蓋言人之癡者不知死生去來而但貪戀目前之樂也

○魏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天下無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常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嚮無子同臣奚憂焉

相室者其家幹者也此章乃得之本有失之本無之論臣與詎同

農赴時商趣利工追術仕逐勢勢使然也然農有水旱商有得失工有成敗仕有遇否命

使然也

追治也追琢之追也農雖赴時而天有水旱商雖趣利而時有得失工雖精於術而時有成敗仕雖迎合勢要而或遇或否莫非命也上言勢使然者謂旣爲農矣爲商矣爲工矣爲仕矣其勢有不得不然也世故之所使不容自已也

冲虛至德真經鬳齋口義卷之六

冲虛至德真經鬳齋口義卷之七 楚七

鬳齋　林　希逸

楊朱第七

楊朱游於魯舍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奚以名爲曰以名者爲富既富矣奚不已焉曰爲貴既貴矣奚不已焉曰爲死既死矣奚爲焉曰爲子孫名奚益於子孫曰名乃苦其身憔其心乘其名者澤及宗族利兼鄉黨況子孫乎

人而已矣言均之爲人只爲生足矣何用名乎名乃苦其身憔其心者謂爲名者之勞苦也勞苦而得其名故乘此以遺宗族之澤遺鄉黨之利而況子孫乎此名所以有益也

凡爲名者必廉廉斯貧爲名者必讓讓斯賤

此處合有曰字蓋此是一轉也凡爲名者必廉必讓既廉既讓則不富不貴矣何以益子孫乎

曰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志合言從道行國霸死之後管氏而已田氏之相齊也君盈則已降君歛則已施民皆歸之因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絕若實名貧僞名富

此又一轉却論名之實僞管仲從其君而淫從其君而奢不求自譽忠於諫君遂成伯業此實名也而其利反止於一身田氏所爲皆矯其君盈者驕也降者謙也歛暴也施仁也爲謙爲仁自求聲譽此僞名也而乃終有齊國是僞者富而實者貧也

曰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僞而已矣昔者堯舜僞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伯夷叔齊實以孤竹君讓而終亡其國餓死於首陽之山實僞之辯如此其省也

此又一轉謂名皆僞也有實德者則不近名好名者則無實行凡爲名者皆僞也既以名爲僞乃借堯舜夷齊以立說此所以爲異端之書省者審也言實僞之辯如此審矣此一段先言名可自利却歸結在一僞字上實無名名無實六字亦佳但曰名者僞而已此則矯世之論也

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逌然而自得亡介焉之慮者亦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爲哉奚樂哉爲美厚爾爲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厭足聲色不可常翫聞乃復爲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遑遑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偊偊○切王平聲爾慎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徒失○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於一時重囚纍梏何以异音異哉太古之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去也故不爲名所勸從性而游不逆萬物所好死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爲刑所及名譽先後年命多少非所量也

齊音劑分劑也所弭消弭也猶消破也遺失也介爲至微者也言人忻樂之時少縱有樂時豈能盡無微細不足之慮謂不能全其樂也百年之中能全其樂欲一時頃亦無之美厚美食厚衣也遑遑汲汲也偊偊倀倀也汲汲以競虛譽倀倀而避是非與因梏何以異异與異同從心而動動作也不違自然之理而已當目前之娛可以好則好不以慕名而去之從性而游樂不與萬物相爲忤死後之名固人之所好亦不自甘於刑禍而取之言其不殺身以求名也然此等文字亦太露筋骨似非所以垂訓之意莊子則不然

○楊朱曰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則有賢愚貴賤所以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者○所同也雖然賢愚貴賤非所能也臭腐消滅亦非所能也故生非所生死非所死賢非所賢愚非所愚貴非所貴賤非所賤然而萬物齊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異且趣當生奚遑死後

主雖異而死則同即杜子美所謂孔聖盜跖同塵埃趣向也且了生前何暇計身後故曰且趣當生奚遑死後張輪曰且盡生前一盃酒樂天曰莫思身外無窮事且盡樽前有限盃皆是此意

楊朱曰伯夷非亡欲矜清之郵以放餓死展季非亡情矜貞之郵以放寡宗清貞之誤善之在此

郵字恐是尤字傳寫之訛郵與尤同甚也古字通用非無情欲者言其好惡與人同也矜持清貞太甚故夷以此自放而至於餓死季以此自放而至於無嗣寡宗寡特其宗姓也如此所以自誤也然則清貞之名能誤爲善之人如此故曰清貞之誤善之在此

○楊朱曰原憲窶於魯子貢殖於衛原憲之窶損生子貢之殖累身然則窶亦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在曰可在樂生可在逸身故善樂生者不窶善逸身者不殖

殖累身言以貨殖自累也貧則不樂富則自勞皆非養生之道也

楊朱曰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此語至矣

相憐之道非唯情也勤能使逸飢能使飽寒能使温窮能使達也相捐之道非不相哀也不含珠玉不服文錦不陳犧牲不設明器也

死相捐古人死則棄之易所謂不封不樹喪期無數是也不含珠玉等語所以譏當

時厚葬之人楊王孫皇甫謐倮葬之說似原於此

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管夷吾曰肆之而已勿壅勿閼晏平仲曰其目奈何夷吾曰恣耳之所欲聽恣目之所欲視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體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夫耳之所欲聞者音聲而不得聽謂之閼聰目之所欲見者美色而不得視謂之閼明鼻之所欲向者椒蘭而不得嗅謂之閼顫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謂之閼智體之所安者美厚而不得從謂之閼適意之所欲為者放逸而不得行謂之閼性凡此諸閼廢虐之主去廢虐之主熙熙然以俟死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吾所謂養拘此廢虐之主録而不舍戚戚然以至久生百年千年萬年非吾所謂養

閼抑遏而自制之意於此主心自廢虐也徒自苦而已一日一月一年十年言縱樂其身心一日比他人一月一年比他人十年若不然則雖有百年千年萬年之壽亦何益非吾所謂養者言非養生之道也

管夷吾曰吾既告子養生矣送死奈何晏平仲曰送死略矣將何以告焉管夷吾曰吾固欲聞之平仲曰既死豈在我哉焚之亦可沈之亦可瘞之亦可露之亦可衣薪而棄諸溝○壑亦可衮衣繡裳而納諸石槨亦可唯所遇焉管夷吾顧謂鮑叔黄子曰生死之道吾二人進之矣

略矣者言其不足安排聽之可也死欲速朽為石槨者而言此亦矯世之論鮑叔黄子二人名也黄子恐亦寓言

子產相鄭專國之政三年善者服其化惡者畏其禁鄭國以治諸侯憚之而有兄曰公孫朝有弟曰公孫穆朝好酒穆好色朝之室也聚酒千鍾積麴成封望門百步糟漿之氣逆於人鼻方其荒於酒也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室內之有亡九族之親踈存亡之哀樂也雖水火兵刃交於前弗知也穆之後庭比房數十皆擇稚齒婑於隹切媠吐火切者以盈之方其耽於色也屏親昵絕交遊逃於後庭以晝足夜三月一出意猶未愜鄉有處子之娥姣者必賄而招之媒而挑之弗獲而後已子產日夜以為戚密造鄧析而謀之曰僑聞治身以及家治家以及國此言自於近至於遠也僑為國則治矣而家則亂矣其道逆○邪將奚方以救二子子其詔之鄧析曰吾怪之久矣未敢先言子奚不時其治也喻以性命之重誘以禮義之尊乎子產用鄧析之言因間以謁其兄弟而告之曰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智慮智慮之所將者禮義禮義成則名位至矣若觸情而動耽於嗜慾則性命危矣子納僑之言則朝自悔而夕食祿矣朝穆曰吾知之久矣擇之亦久矣豈待若言而後識之哉凡生之難遇而死之易及以難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孰念哉而欲尊禮義以夸

人矯情性以招名吾以此爲弗若死也爲欲盡一生之歡窮當年之樂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飲力憊而不得肆情於色不遑憂名聲之醜性命之危也且若以治國之能夸物欲以說辭亂我之心榮祿喜我之意不亦鄙而可憐哉我又欲與若别之夫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內者物未必亂而性交逸以若之治外其法可暫行於一國未合於人心以我之治內可推之於天下君臣之道息矣吾常欲以此術而喻之若反以彼術而教我哉子產忙然無以應之他日以告鄧析鄧析曰子與真人居而不知也孰謂子智者乎鄭國之治偶耳非子之功也

○積麴成封累土便葬糟丘臺是也婑婧美女也娥姣亦美女也弗獲而後已言百計營求至不得而後已也孰念緣念也爽熟同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飲力疲憊而不得肆情於色郭璞酒色之資恐用不盡之論也鄧析以爲真人者言其達養生之理也善治內者物未必亂謂自樂其心者世亦未必至於亂謂治亂皆自然之數也此段與莊子盜跖篇相似其文亦如此長枝大葉郭璞之語似甚背理只以其銜刀被髮登廁之事觀之彼蓋知數者逆知其身必不能自保故爲此論然禍福在天脩爲在我盡人事以聽天命可也銜刀被髮之術已非明理者所爲而况恣於酒色乎以此思之孟子曰壽夭不貳脩身以俟之多少滋味多少理義多少受用不盡處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其意亦在此莊列之書本意憤世昏迷之人却如此押闔其論而又爲後人所雜讀其書而不得其意與不辯其真僞者或以自誤此所以爲異端之學也

○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貲家累萬金不治世故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爲人意之所欲玩者無不爲也無不玩也牆屋臺榭園囿池沼飲食車服聲樂嬪御擬齊楚之君焉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聽目所欲視口所欲嘗雖殊方偏國非齊土之所產育者無不必致之猶藩牆之物也及其游也雖山川阻險塗逕脩遠無不必之猶人之行咫步也賓客在庭者日百住庖廚之下不絕煙火堂廡之上不絕聲樂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之餘次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散之一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不爲子孫留財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財焉禽骨釐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其所行也其所爲也衆意所驚而誠理所取衛之君子多以禮教自持固未足以得此人之心也

子貢之世者謂其後世子孫也賦而藏之者言斂其資而葬之衆意所驚者言衆人則以爲驚怪也誠理所取者謂以自然之理觀之則其所行可取法也此豈拘拘然以禮教自持者之所知其意蓋借此以非笑吾儒者也氣幹猶氣骨也

孟孫陽問楊子曰有人於此貴生愛身以蘄不死可乎曰理無不死以蘄久生可乎曰理無久生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且久生奚為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見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猒其多況人生之苦也乎

好惡安危苦樂言人世之事不過如此也天下之生一治一亂相仍不已故曰變易治亂古猶今也言千年萬年只是此等事○

○也更者更歷也我之生也不問十年百年所見所聞與所更歷不過如此更千年萬年亦然也杜牧曰浮世工夫食與眠亦是此意

孟孫陽曰若然速亡愈於久生則踐鋒刃入湯火得所志矣楊子曰不然既生則廢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於盡無不廢無不任何遽遲速於其間乎

此一轉却好人之生也固無足樂然不可以棄生而求死廢無心也廢吾心思而聽其自然故曰廢而任之能盡此念雖廢與任且無之矣又何暇計其間遲速乎

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為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為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

○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為之乎曰為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為之乎禽子默然有間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奈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荅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孟孫陽因顧與其徒說他事

一體偏枯者言禹手足胼胝也以我一毫而利天下吾亦不與之盡天下之物而以奉我吾亦不取之此所謂為我之學世固非一毛之所濟者言損我一毛亦何益於世世於一毛亦何用假濟者言設使一毛可以濟世汝肯為之乎楊子弗應者不以此意盡語之也一身一節之所積也一節一毛之所積也纔動一毛便是我身中之物豈可以其微而輕忽之此意蓋謂有一分務外之心則非自養之道禽子曰汝為此說我固難答然老聃關尹則以汝言為○

○是大禹墨翟則不以汝言為是矣孟孫顧其徒而言他事蓋謂大禹墨翟我師所不為而汝如此比並言之可乎孟孫陽者楊朱弟子也

楊朱曰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歸之桀紂然而舜耕於河陽陶於雷澤四體不得蹔安口腹不得美厚父母之所不安弟妹之所不親行年三十不告而娶及受堯之禪年已長智已衰商鈞不才禪位於禹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窮毒者也鯀治水土績

用不𣧑殛諸羽山禹纂業事讎惟荒土功子
産不字過門不入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及受
舜禪卑宮室美紱冕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
人之憂苦者也武王既終成王幼弱周公攝
天子之政邵公不悅四國流言居東三年誅
兄放弟僅免其身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
之危懼者也孔子明帝王之道應時君之聘
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受
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戚戚然以至於死此
天民之遑遽者也凡彼四聖者生無一日之
○歡死有萬世之名名者固非實之所取也雖○
稱之弗知雖賞之不知與株塊無以異矣桀
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智足以距群下威
足以震海内恣耳目之娛窮意慮之所爲熙
熙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逸蕩者也紂亦藉
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威無不行志無不從
肆情於傾宮縱欲於長夜不以禮義自苦熙
熙然以至於誅此天民之放縱者也彼二凶
也生有從欲之歡死被愚暴之名實者固非
名之所與也雖毀之不知雖稱之弗知此與
株塊奚以異矣彼四聖雖美之所歸苦以至
終同歸於死矣彼二凶雖惡之所歸樂以至
終亦同歸於死矣

　天人者言天下之人也在此天下之人之
中最爲窮獨最爲憂苦最爲危懼最爲遑
遽者也遑遽逼迫而不得自閒之意天民
亦與天人同株塊者言如朽木土塊也身
滅之後譽亦不知毀亦不知賢之與否亦
何別乎此段亦太露筋骨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
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
芸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其
牧羊者乎百羊而群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
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
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
游枝流鴻鵠高飛不集汙池何則其極遠也
黃鐘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
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
矣

　堯舜之牧羊不如五尺童子此數語極佳
謂能大者不能小者枝流者支派小流也
　莊子秋水篇亦有此意

楊朱曰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三皇之事
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
隱或顯億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聞或見萬不
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太古至
于今日年數固不可勝紀伏羲已來三十餘
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但遲速
之閒爾矜一時之毀譽以焦苦其神形要死
後數百年中餘名豈足潤枯骨何生之樂哉

○滅矣者言泯滅而不傳也若存若亡若夢○
若覺或隱或顯大意蓋謂事之愈久則愈
不可知雖有一時之名譽數百年之後無
不消滅爲善者亦徒自苦而已

楊朱曰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有生之
最靈者人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衛肌膚
不足以自捍禦趨走不足以逃利害無毛羽
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爲養性任智而不恃
力故智之所貴存我爲貴力之所賤侵物爲
賤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

有也既有不得而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養之主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是横私天下之身横私天下之物其唯聖人乎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此之謂至至者也

養性者養生也任智而不恃力智存於我力角乎物也存我者爲貴侵物者爲賤侵物者與之相靡也相刃也我身我生不得不全其生身外之物非我所有非我所有則爲我之累也不容不離去之然身固我○

○之所以生者物亦資以養生者身雖可愛亦有時而不自由我豈得而有之物雖可去而有不容去者我亦不得而有去物之心也莊子所謂物莫足爲而不可不爲者是也若以物爲有以身爲有皆逆天理而自私者故曰横私世之聖人則如此此語自堯舜以下皆有譏侮之意惟付吾身於無身付外物於無物無自私之心此則至人也至至者言至此至矣極矣不可加也

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爲四事故一爲壽二爲名三爲位四爲貨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謂之遁人也可殺可活制命在外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羡名不要勢何羡位不貪富何羨貨此謂順民也天下無對制命在内故語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周諺曰田父可坐殺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恒啜菽茹藿自以味之極肌肉麤厚筋節腃（騶圓切）急一朝處以柔毛綈幕薦以粱肉蘭橘心痟（縈玄切）體煩内熱生病矣商魯之君與田父侔地則亦不盈一時而○

○憊矣

人惟有所貪戀則有所忌畏咸者幽明之禍福也刑者王法之刑戮也遁人者道天而背理之人也如此之人則殺活皆制於他人故曰制命在外順民者無所矜無所羨無所貪戀於世獨高於天下故曰天下無對其命在我而不制於人故曰制命在内人生之有昏宦情慾之所由生君臣上下之道以衣食而相維也使無昏宦則情慾可減半矣使無衣食之累則君臣不得以相使矣此必自古以來所有之語田父可坐殺者言以田野鄙賤之人使其閑坐不待刀鋸而可殺之蓋彼以勞苦爲常一旦忽然安處則必至生病痟骨酸也使商魯之君與田野之人易地而處雖頃刻亦不可居矣子美曰無貴賤不悲無富貧亦足此章之意似近於此蓋言人生只是習慣若皆攻苦食淡不知有人世榮樂之事則人人無不足者念頭纔息則處處皆安此語却有味

○故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美謂天下無過者○

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緼黂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厦隩室緜纊狐狢顧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枲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蜇（陟列切）於口慘於腹衆哂而怨之其人大慙子此類也

田野之人其所以自安其所以自美者謂舉天下無以過此蓋安其耳目之所見而

不知其有他也縕䕶破麻絮之類以負暄之樂而欲獻以求賞此形容其見小不見大之意戎菽大菽也甘枲好麻子也苹芹綠芹菜而爲美也萍子亦菜之類也蜇螫也螫於口言毒烈其口也

楊朱曰豐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於外有此而求外者無厭之性無厭之性陰陽之蠹也

四者既有人生可以自足而又別求功名者是無厭也陰陽之蠹言其無厭自盡損其身陰陽之氣也

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滅焉利物不由於義而義名絕焉君臣兼安物我兼利古之道也

此章亦譏忠義立名之人言忠者必危身義者必害生謂之務外不務內也安上之實出於自然豈一人之忠所能安之利物之道亦出於自然豈一人之義所能利之以一人之私而求忠義之名名反泯滅而徒累其身不若順其自然則君臣俱安而物我俱利此所謂古道也

鬻子曰去名者無憂老子曰名者實之賓而悠悠者趨名不已名固不可去名固不可賓邪今有名則尊榮亡名則卑辱尊榮則逸樂卑辱則憂苦憂苦犯性者也逸樂順性者也斯實之所係矣名胡可去名胡可賓但惡夫守名而累實守名而累實將恤危亡之不救豈徒逸樂憂苦之閒哉

去名者無憂名者實之賓此言雖出於鬻子老子世固知之然世之悠悠者皆趨於名而不可止豈二師之言所能戒哉賓外也然則名不得而去矣不可得而外矣今世之人既以有名爲尊榮以此爲快樂以無名爲卑辱以此爲憂苦以憂苦爲犯其性以快樂爲順其性所以趨求之而不已也斯此也斯實之所係者謂以犯性順性爲切實利害之所係不容於不求矣然則二師之言雖欲去其名烏得而去之雖欲外其名烏得而外之此語既盡卻斷之曰世情於名雖不可去不可捨矣然守之太甚將至於自累其養生之實如此則有危亡不救之憂豈暇分別苦樂乎恤憂也此章蓋謂世俗之人求名不已必至自亡其身是好快樂畏憂苦而其弊將至於自殺也

冲虛至德真經鬳齋口義卷之七

冲虚至德真經鬳齋口義卷之八　魁八

鬳　齋　林　希逸

說符第八

莊子曰德充符此曰說符符字雖同而義不同符者合也謂至言天人自相符合故曰說符列子共八篇只首尾二篇立此名字中間六篇只掇其首二字名之恐其本書亦不然

子列子學於壷丘子林壷丘子林曰子知持後則可言持身矣列子曰願聞持後曰顧若○影則知之列子顧而觀影形枉則影曲形直○則影正然則枉直隨形而不在影屈伸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持後而處先關尹謂子列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名也者響也身也者影也故曰慎爾言將有和之慎爾行將有隨之是故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度在身稽在人人愛我我必愛之人惡我我必惡之湯武愛天下故王桀紂惡天下故亡此所稽也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譬之出不由門行不從徑也以是求利不亦難乎嘗觀之神農有炎之德稽之虞夏商周之書度諸法士賢人之言所以存亡廢興而非由此道者未之有也

持後者不爲物先之意能持後則可以持身蓋以謙下自處而後能自存也若影者汝影也影隨形而曲直我隨物而屈伸影不先形我不先物能持此意則常處萬物之先矣此亦不爭善勝之義也言聲也響之應聲亦猶影之隨形不求名而名自至○不貴身而身自先以影響而不以形聲則○得其道矣聖人之道惟其如此故言以不言而人自和之行以不行而人自隨之此理之必然者如出則必入往則必來人不知而聖人知之此聖人之先知也猶曰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也度尺度也以尺度而量物稽也度在身者言以身爲度而稽考於人也人之所愛於我者我亦必愛之人之所惡於我者我亦必惡之此言人心所同者愛惡也湯武以此而見愛於天下故能王天下桀紂不由此道以見惡於天下故亡其國已然之事可以稽考稽者稽之湯武桀紂而可見也可稽可度者甚明如此而人有不由其道者是不由門而出不由徑而行欲有利而無害難矣神農炎帝虞夏商周已驗之事也自古法士賢人其言皆如此欲求廢興存亡之故而不由此道未之有也此一段其文亦粹其論亦正但與此書前後之言殊不相合豈前爲詭說而此爲莊語乎抑彼此錯雜非一家○之書乎

○嚴恢曰所爲問道者爲富今得珠亦富矣安用道子列子曰桀紂唯重利而輕道是以亡幸哉余未汝語也人而無義唯食而已是雞狗也彊食靡角勝者爲制是禽獸也爲雞狗禽獸矣而欲人之尊已不可得也人不尊已則危辱及之矣

彊食爭而食也靡角者以角相觸也力之勝者制其弱者禽獸之事也若人而不知但求食而已則是爲禽獸之行必自取危

看此一段亦似非出於本書其義理却甚正也

列子學射中矣請於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者乎對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退而習之三年又以報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列子曰知之矣關尹子曰可以守而勿失也非獨射也為國與身亦皆如之故聖人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

始者問之以中曰不知未得其所以中之道也再問之以中曰知之已得其所以中之道也關尹子以守勿失告使其守此道而勿忘也然中而知其中則非所謂不知之知矣守而勿失則非化道之論矣存亡者可見者也所以然者理也據此等議論皆非莊列之學却近於吾儒所以疑其非全書也

列子曰色盛者驕力盛者奮未可以語道也故不班白語道失而況行之乎故自奮則人莫之告人莫之告則孤而無輔矣賢者任人故年老而不衰智盡而不亂故治國之難在於知賢而不在自賢

色盛者驕矜見於顏面也力盛者恃勇力以取勝也不班白者涉世淺未老於世故也涉世淺豈知道之有是非得失欲語且未可而況欲行之乎自奮自用也有自用之心則誰肯以善道告之人不我告則我孤立而無所輔佐矣年老而不衰言我力雖竭而任人以代之我智雖盡而任人以謀之則處事而不亂人不貴於自賢而貴於知賢公羊曰能賢賢也使賢亦賢也與此意同此論甚正未知果出於列子否

宋人有為其君以玉為楮葉者三年而成鋒殺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巧食宋國子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

鋒者葉之有鋒稜也殺裁剪減削處也毫芒葉上之文理也繁文理之多也澤其色潤澤也道化無為也智巧人力也此一喻甚好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使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也哉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以人言而知我則必以人言而罪我言其本不相知徒信他人之言安可保也衛鞅曰君不能以子之言而用我亦必不能以子之言而殺我亦此類也此似戰國間人之語亦是一件好說話君過而遺先生食謂君以失士為過而餽粟也

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以術干齊侯齊侯納之以為諸公子之傅好兵者之楚以法干楚王王悅之以為軍正祿富其家爵榮其親施氏之鄰人孟氏同有二

子所業亦同而窘於貧羡施氏之有因從請進趣之方二子以實告孟氏孟氏之一子之秦以術干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力爭所務兵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道遂宮而放之其一子之衞以法干衞侯衞侯曰吾弱國也而攝乎大國之間大國吾事之小國吾撫之是求安之道若賴兵權滅亡可待矣若全而歸之適於他國爲吾之患不輕矣遂刖之而還諸魯既反孟氏之父子叩胷而讓施氏施氏曰凡得時者昌失時者亡子道與吾同而功與吾異失時者也非行之謬也○且天下理無常是事無常非先日所用令或棄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此用與不用無定是非也投隙抵時應事無方屬乎智智苟不足使若博如孔丘術如呂尚焉往而不窮哉孟氏父子舍然無慍容曰吾知之矣子勿重言

學術雖同而所遭或異時有得失命也先日前日也投隙抵時視時之間隙而乘其機以應之初無定所此智巧之事也故曰應事無方屬乎智其意蓋謂汝雖知好學好兵之可以干說而不能隨時通變以取宮刖之刑是汝無智巧也此又與恃道化而不恃智巧之意稍相戾矣重言者不必再拈起也

晉文公出會欲伐衞公子鋤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公寤其言乃止引師而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

○此章與史記滑稽傳有相似處其意蓋謂○己所不欲勿施諸人我能以加諸人則人亦能以加諸我也

晉國苦盜有郄（乞逆）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晉侯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爲盡矣奚用多爲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郄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群盜謀曰吾所窮者郄雍也遂共盜而殘之晉侯聞而大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郄雍死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恥心則何盜之爲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群盜奔秦焉

此章蓋言摘姦發伏反以啓民之爭心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又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便是此意

孔子自衞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黿鼉弗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並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不能游黿鼉弗能居也意者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錯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誠身親之而况人乎

方將厲之厲渡水也詩曰深則厲淺則揭

意者難可以濟言其難可渡也不以措意者不以波濤之險爲意也忠信誠實也以忠信而措吾身於波流之中一毫私意無之所以可出入於水間也此忠信二字之義不可以吾書之忠信求之大抵只謂誠實而已但此章前一半與黃帝篇呂梁一段全同列子全書決不應爾以此愈知其雜況先以忠信又從以忠信此兩以字下得與莊列之書全別以則未化矣存而未化豈能涉此境界乎

○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問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吳之善沒者能取之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爲不可唯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爲無爲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

微言者隱語也白公欲爲亂而不敢顯言以求決於孔子孔子知其意故不答之以石投水沒者取之言易得也以水投水似若難矣而易牙亦知之其意蓋謂言無可隱之理未有言之隱而人不知者白公未悟又有不可微言之問何爲不可者謂微言豈有不可知者乎知其理者則知之知言之理不在於言而在於言之外故曰不以言言也爭魚者必入水豈不濡其身逐獸者必入山豈不趨走而傷氣逐物而害我則不足以爲樂此意已隱然譏其非理之謀矣至言者道也言不足以盡道去言○則爲道至爲者道也有爲不足以盡道必無爲而後爲道若以寒淺之智而求與世爭此非知本者也大意蓋謂爭心之不可萌也白公雖知此言不得自已所以終於作亂而殺其身不得已者不能自已也此一章與淮南道應篇全同若列子已出於景帝時淮南不應全用之以此知非列子之本書也必矣

趙襄子使新穉穆子攻翟勝之取左人中人使遽人來謁之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爲昌也喜者所以爲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常勝矣然卒取亡焉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爲能持勝

新穉穆子者趙襄子之家臣也翟即狄也○左人中人二邑名也遽人郵卒也飄風暴雨不終朝老子之語也日中不須臾日中必昃也德行之積未有施及於人故曰德行無所施於積子產曰無文德而有武功即此意也亡其及我者恐驕以致敗也能憂者必安自喜者必驕故戰勝非難而持勝者爲難此論甚正

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爲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故善持勝者以彊爲弱

拓舉也不以力聞是稱其德不稱其力也公輸般之為攻器最精者也而不能攻墨子之守至於自屈服而墨子不以知兵名以此二者為藏勇於怯持勝如負者之喻

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迕後合其事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丁壯者皆乘城而戰死者太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

此章與塞翁得馬失馬意同言吉未必不為凶凶未必不為吉也先迕後合者言不驗於前必驗於後也未究者未知其要終如何也

宋有蘭子者以技干宋元宋元召而使見其技以雙枝長倍其身屬其脛並趨並馳弄七劒迭而躍之五劒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又有蘭子又能燕戲者聞之復以干元君元君大怒曰昔有異技干寡人者技無庸適值寡人有歡心故賜金帛彼必聞此而進復望吾賞拘而擬戮之經月乃放

雙枝屬於脛令人所為接脚之戲是也雙枝者雙木也弄七劒而五劒在空中令人亦有此戲燕戲者燕飲之間雜弄之技也技無庸者言本無用於此偶喜而賞之拘而擬戮者拘繫而欲罪之也技同而所遭異時不可必也

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轍臣之子皆不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檐纆薪菜者有九方皐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黄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皐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皐之相者乃有貴乎馬者也馬至果天下之馬也

子姓者問其所生之子也姓生也天下之馬馬之絕出於天下者也滅沒亡失者言恍惚而不定不可以形求也絕塵雖塵埃而去也弭轍者無迹也檐纆者負索也千萬臣無數者言勝於臣者踰千萬數而不可窮也天機者得其天而遺其形也所見者天所見也內所不見者毛色牝牡之在外者也敗矣子所使求馬者句法與何哉汝所謂達者同

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詹何對曰臣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楚莊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

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又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

　此天下國家本在身之論撰得來甚佳

狐丘丈人謂叔孫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叔孫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逮之叔孫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於三怨可乎叔孫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爲我死王則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禨可長有者唯此也叔孫敖死果以美地封其子子辭而不受請寢丘與之至今不失

　寢丘之邑其名近於葬地故曰甚惡不利者不利於地主也楚人信鬼神越人好禨祥占卜而多忌諱者必惡此地而不欲無復爭之者庶可以長有之此意蓋謂取人之所棄得人之所不爭則可以自安

牛缺者上地之大儒也下之邯鄲遇盜於耦沙之中盡取其衣裝車牛步而去視之懽然亡憂恚之色盜追而問其故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養盜曰嘻賢矣夫既而相謂曰以彼之賢往見趙君使以我爲必困我不如殺之乃相與追而殺之燕人聞之聚族相戒曰遇盜莫如上地之牛缺也皆受教俄而其弟適秦至關下果遇盜憶其兄之戒因與盜力爭既而不如又追而以卑辭請物盜怒曰吾活汝弘矣而追吾不已迹將著焉既爲盜矣仁將焉在遂殺之又傍害其黨四五人焉

　下之邯鄲者上地高而邯鄲地卑也耦沙地名也使以我爲者使其得用於時必以我爲芥蔕也此章蓋謂人之遇禍不在賢愚或免或不免皆有自然之數非人所能知也

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充殷盛錢帛無量財貨無訾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射明瓊張中反兩㩆（就盡切）魚而笑飛鳶適墜其腐鼠而中之俠客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辱我以腐鼠此而不報無以立懂（渠吝切）於天下請與若等戮力一志率徒屬必滅其家爲等倫皆許諾至期日之夜聚衆積兵以攻虞氏大滅其家

　明瓊令骰子之類也張中張其且以射中否爲勝負也㩆魚者骰采之名也於五白之中反其兩者以爲㩆魚之采劉毅之爭梟盧是此類也樓上方笑而空中之飛鳶適墜腐鼠而中樓外同行之俠客本不相干俠客怒而仇其家此魯酒薄而邯鄲圍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之意言禍福出於意料之外也立懂立勇名也等倫俠客之同輩也

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餐以餔之爰旌目三餔而後能視曰子何爲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譆汝非盜邪胡爲而餐我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喀喀（乞格切）然遂伏而死狐父之人則盜矣而食非盜也以人之盜因謂食爲盜而不敢食是失名實者也

爰旌目人名也此章即是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之意於陵仲子哇其兄之鶃孟子所識亦此意也

柱厲叔事莒敖公自為不知己去居海上夏日則食菱芰冬日則食橡栗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為不知己故去今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辯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為不知故去今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凡知則死之不知則弗死此直道而行者也柱厲叔可謂懟以忘其身者也○

左傳狼瞫之事亦是此意懟其君不知己而至於殺其身此非直道也吾以醜後世之不知臣者此意亦佳

楊朱曰利出者實及怨往者害來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請是故賢者慎所出

我能出而利人則利之實亦有及我者我以非道而往加於人使其銜怨於我則人亦有來害我者此言施報之理也唯諾也人請於我而唯之則我請於人人亦唯我發於此施也應於外報也慎所出者其出於我者無以加於人也即出乎爾反乎爾之意

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竪追之楊子曰嘻[注八]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歧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十六]曰奚亡之曰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楊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損言笑者何哉楊子不答門人不獲所命弟子○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他日與孟孫○陽偕入而問曰昔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閒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義之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叔曰仁義使我身名並全彼三術相反而同出於儒孰是孰非邪楊子曰人有濱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泅操舟鬻渡利供百口裹糧就學者成徒而溺死者幾半本學泅不學溺而利害如此若以為孰是孰非心都子嘿然而出孟孫陽讓之曰何吾子問之迂夫子答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歧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異若是唯歸同反一為亡得喪子長先生之門習先生之道而不達先生之況也哀哉

心都子之問[注八]與子貢問夷齊[十七]語脉同歧路分也歧路之中又有歧路謂分而又分也以喻學術之不一楊子戚然而不言笑者有感也儒一也而有三術即多歧也成徒衆也成徒猶曰成聚也因學泅而得溺喻學之末流多違其初失其本真心都子嘿○然而出悟其言外之意大道大路也大道本一至於多歧則亡羊至學本同至於多方則喪生此本同而末異也歸同反一者同歸於至道而反於至一之理則無得無喪矣況情也未達先生之情何以習先生之道此章展轉譬喻以為問答今禪家答話亦有此風

○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扑

之楊朱曰子無扑矣子亦猶是也嚮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無怪哉

此章蓋謂人不知至一之理鮮有不爲外物所變者狗見素衣而變黑安得不吠人若見白狗而爲黑亦安能無怪見外不見內人人皆然也

楊朱曰行善不以爲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必慎爲善

此莊子爲善無近名之意名出則利必隨之利至則必爭故爲善者必忘已去名而後可也

○昔人有言有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受之不捷而言者死燕君甚怒其使者將加誅焉幸臣諫曰人所憂者莫急乎死已所重者莫過乎生彼自喪其生安能令君不死也乃不誅有齊子亦欲學其道聞言者之死乃撫膺而恨富子聞而笑之曰夫所欲學不死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爲學胡子曰富子之言非也凡人有術不能行者有矣能行而無其術者亦有矣衛人有善數者臨死以訣喻其子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也他人問之以其父所言告之問者用其言而行其術與其父無差焉若然死者奚爲不能言生術哉

受之不捷者捷速也使人之行不速遂不及見其人也善數者善爲數學也此章之意蓋謂學不難而行之爲難知之不如行之不死之學其喻甚佳死者奚爲不能言生術者謂其人雖死而所言長生不死之術自是但人不能行之爾

○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故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

此一喻甚近人情今世蹈此失者甚衆如孤山湖中之放魚鼈有一日而賣數次者

齊田氏祖於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鴈者田氏視之乃歎曰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生魚鳥以爲之用衆客和之如響鮑氏之子年十二預於次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與我並生類也類無貴賤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爲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爲人生之是蚊蚋噆膚虎狼食肉非天本爲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

此章乃釋氏吞啖世界大虫食小虫之論其說亦有理人食雞雞食虫蝗之類是也非相爲而生之也天非爲人而生百物也蚊蚋虎狼之喻亦佳食肉下非字合作豈字

○齊有貧者常乞於城市城市患其亟也衆莫之與遂適田氏之廐從馬醫作役而假食郭中人戲之曰從馬醫而食不以辱乎乞兒曰天下之辱莫過於乞乞猶不辱豈辱馬醫哉

此意蓋謂人有數等彼此皆辱而人不自知即莊子以隸相尊之意此中亦有孟子所言墦間之意但不露耳

○宋人有遊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

齒者契上所載名物之數也得虛契而自喜虛名無實之喻也（坡詩所用寛算亦此意）

人有枯梧樹者其鄰父言枯梧之樹不祥其鄰人遽而伐之鄰人父因請以爲薪其人乃不悦曰鄰人之父徒欲爲薪而教吾伐之也與我鄰若此其險豈可哉

不祥之告初意本善也因求爲薪而反啓其疑近於私也此言世情之難必公私之難明也其喻亦甚美若此其險是句絕豈可哉三字一句

○人有亡鈇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顔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作動態度無爲而不竊鈇也俄而扫（掘音）其谷而得其鈇他日復見其鄰人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

此章猶諺言疑心生暗鬼也心有所疑其人雖不竊鈇而我以疑心視之則其件件皆可疑此喻甚得世情之徹

白公勝慮亂罷朝而立倒杖策錣（張剳切策端有鈇也）上貫頤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不忘哉意之所屬者其行足蹟株埳頭抵杻木而不自知也

心有所著頤傷而不知亦人情也倒杖策者以其杖倒轉而自策也錣杖末之鈒也株木也埳陷也意有所屬著則於其行也雖抵觸而不自知即大學心不在焉視不見聽不聞之意

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

○志在攫金而不見其人是逐獸不見太山也言心有所迷故至此此篇議論皆正皆與儒書合末後數件設喻俱佳文字亦異於他篇大抵此書八篇之中其爲本書者亦自可辯就中數段全似盜跖說劒文字決非列子所作明矣若此篇議論雖正實非列子家數通諸家之學者必能辯之

沖虛至德真經鬳齋口義卷之八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之一　念一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臣江遹進

天瑞

子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

解曰子列子古之善爲士者也微妙玄通其藏深矣不可測究故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國澤多賢居四十年而無有識者然後有以見其藏用之深易所謂退藏於密

○國君卿大夫眎之猶衆庶也

解曰德足以君國道足以養人者宜勞於求賢也智足以率衆者宜哲足以知人也國君卿大夫眎之猶衆庶此所以爲深不可識

國不足將嫁於衛

解曰國不足年饑也世之學列子者以其能御風而行妄意其不食五穀而以吸風飲露爲事殊不知一涉乎人間世則人道之患均所不免故其書首言此將俾後之學者務求其道而不行恠以駭俗也説符

亦曰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弟子曰先生往無反期弟子敢有所謁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

解曰以虛容爲體以中庸爲道兼覆萬物者壺丘子林也此所以爲子列子之師

子列子笑曰壺子何言哉雖然夫子嘗語伯昏瞀人吾側聞之試以告女

解曰列子之師壺子相視而笑莫逆於心若伯昏瞀人者年齒長而聰明衰故壺子不得已而語之列子得側聞之也莊子曰

○知而不言所以之天列子之於壺子如此○又曰知而言之所以之人壺子所以語伯昏瞀人以此

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

解曰天之神地之富聖之所以爲聖物之所以爲物一言而盡其道者生化而已故天瑞之訓首明此焉夫形體區別遷謝不停此爲有生有化太易未兆具常不變此爲不生不化囿於有生曰趨於化安能生生役於有化終歸於盡安能化化生者受化彼無生者奚有於化化者終滅彼不化者初無起滅紜紜之生皆其眞心之所顯示是爲能生生擾擾之變皆其妙心之所發起是爲能化化既已有生則不能不生既已有化則不能不化雖天地之大日月之明一囿於生化之域則若有機緘而不能自已或運轉而不能自止時變歲遷終古不息而況於萬物乎生者不能不生則

○生生者亦不能不生生化者不能不化則化化者亦不能不化化生生化化莫窮其端且生且化不知其紀是天地之所以合萬物而無窮道之所以含天地而無極也雖然所謂不生不化初不可名因有形無彊爲之名是以生化者之外非更有不生不化者也即生化而不生不化之妙寓乎其中矣故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以言有生者實未嘗生有化者實未嘗化而其所以爲生化亦不在外亦不在我自生自化而已觀其首言有生不生有化不化既已盡其道矣不得已明夫生生化化之理終必歸之自生自化也若夫寓生化之境而順其生化即生化之中而不制於生化則萬物之生皆吾心之眞體萬物之化皆吾心之妙用此聖人之所以爲聖而子列子垂訓之旨也

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

解曰所謂常生常化者通古今萬物而爲

○言造化之至理也即一物以觀既化而生又化而死以氣之暫聚者爲生則不得爲常生以形之遷滅者爲化則不得爲常化蓋造化之於萬物方生則其化固不停已死而其化猶自若化固有常生亦無間如俾一物在造化之中其生其化容秋毫之間則生化之理或幾乎熄矣嘗謂物之生死猶日之晝夜日出爲晝日沒爲夜晝安可以言生夜安可以言滅此所謂無時不生無時不化也老君道經首章言常道常

名常無常有語道而不至於常不足以爲衆妙之門也

陰陽爾四時爾

解曰陰陽播而爲四時凡屬乎有生之域者隨其陶運而不能自已然而道散而爲陰陽其生化特寓於有形者爾常生常化之妙不即是而見之也其曰陰陽四時爾云者蓋小之也

不生者疑獨不化者往復其際不可終疑獨其道不可窮

○解曰唯獨也故能偶而應而爲羣動之所屬是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也然道不偶物物自偶道老君所謂似萬物之宗此之所謂疑獨也往復即所謂無端之紀也其際不可終其道不可窮是所以常生常化

黄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解曰谷虚而能應應而不藏人之生沖氣運乎一身而出入於鼻口有谷之象所謂谷神者谷之神也以言得一以靈妙而不可測也谷神不死長生久視之道也謂之不死者含生之類皆命於造化役於陰陽其生也不得不生其死也不得不死唯人爲萬物之靈雖與萬物均命於造化而有生及其既生則有造化之所不能死者蓋吾與天地分一氣而治自守本根故我命在我不屬天地能常存其谷神則其息以踵沖和徧軀有修身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者是雖有生而入於不死不生而與道○同久矣故其言谷神不謂之生而謂之不死也玄者天之色牝者地之類飛曰雌雄走曰牝牡牝則至陰而能生生者也形而上者陰先於陽是以託言於此物之生生者爲牝谷神之生生不窮是爲玄牝蓋谷神之妙用之於身則生身施之於人則生人能常存其神則其爲生豈有窮哉其要妙若此非玄牝曷足以命之門以出入往來爲言谷神之在我出入往來間不容髮能常生而不死則一體之盈虚消息不制於造化而造化在我矣天地之所以能長且久者本於此道爾故曰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則谷神之體也用之不勤則存神之道也綿綿以言弱而不絶也一息往來乎一身之内可謂弱矣能常生而不死是爲不絶夫唯綿綿是以若存而非有非無也用之不勤則孟子所謂以直養而無害其爲氣也不可廢而不用其用之亦不可以勤不用則是宋人之不耘苗也用之而勤則是宋人之揠苗也唯用之○不勤而後能充塞乎天地之間而谷神不死也道授云太素傳者浩然虚暎景中之道言也老君所謂谷神是也谷神若是所以滅生死之根而常生不死也

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

解曰繼谷神不死而言此者能存其谷神則即吾身之生化而有不生不化之妙無待於生生化化是爲自生自化由一身之

自生自化則知物物皆自生自化矣嘗原生化之道一本於自然謂之生生化化是二生化矣以爲自生自化若無所緣矣猶墮言說蓋生化之道離於言說無有稱謂謂之生化離道已遠必於謂之生化亦知其非然後爲至且萬物之變不可勝窮等爲生化爾別而言之則有形色智力消息之異將明道之贍足萬物而於小不遺故言其別如此

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

解曰語萬物之生化必本於陰陽要陰陽之推遷則囿於天地究天地之造化則統於聖人蓋天地雖大未離乎有形則不能無待以統聖人雖一化之所待也其於天地亦不能無所因以統其統之也又不能不因陰陽之宜也且天地之道初無所待亦不可統矣唯天地之化必因於陰陽而不能無所待聖人斯得因其所因而統之矣能因陰陽而不拂萬物自然之宜萬物各得由其道而各正性命矣夫萬物聽命於造化者也得聖人而後各正性命則造化唯聖人之從非能統天地而何統言舉此而彼從之也近取諸身首足象天地呼吸猶陰陽以直養而無害則一身之氣浩然充塞乎天地之間莫或養之則氣焉妄作而反動其心養之而不以直則爲益生之不祥故統一身者必本於我之直養統天地者必在於聖人之因陰陽也由是天地之造化雖不變於古今聖人在上則能俾陰陽常調日月常明而致安平泰之俗也姑射之神人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黃帝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豈他道哉因陰陽而已噫人之生也莫不比形於天地受氣於陰陽雖聖人亦無以異於人也陰陽役我者也而聖人能因之天地生我者也而聖人能統之則謂聖人糠粃足以陶鑄堯舜信不疑矣

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

解曰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萬物皆天地之化生也天地雖能生萬物猶未離乎有形也既已有形則不能無自而生如亦有生則知其安所從生哉莫知其所自生則謂有形生於無形亦不信矣蓋天地爲有中之最巨而難終難窮者也不可謂其無所從生也莫能覩其所自生也能即我之一身而窮其生生之理則天地與我並生爾又奚爲而不可知哉雖然太初之無不可以言論也所可言者有而未形者爾故自有太易而下明其序焉所謂太易太初太始太素果何物哉亦以夫道之自無生有者因其生出之序擬諸形容而彊爲之名爾

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埒

解曰太者大之甚言也形名而降不足以擬其大故以太名之易者變通不窮之謂

也故於其未見氣則名之太易萬物同乎太初而後各有初有初矣而未形故以氣之始爲太初萬物成象於天而成形於地始之爲字從女從台胎而女可知也胎者形之始也故以形之始者爲太始至於素則在色爲未受采雖可名以素而色未著焉故謂之太素而以質之始者名之氣形質之始雖具而其序可擬其道猶未判也爲天爲地爲聖爲物同乎素樸而未離是爲渾淪也形形而無有安可視而循聲聲

○而無聞安可聽而知雖然氣形質之始既○具則其去太易也遠矣然猶渾淪而未離於易故雖不可名之太易猶曰易也

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變者究也乃復變而爲一

解曰一者水之生數七者火之成數精神既具火騰水降坎離交濟萬化由是而顯矣七又變而爲九而萬物之變盡矣九天數之窮也窮則變故復變而爲一數變無窮如環之循此天地造化之至理也於水言生數於火言成數水物生之方火物盛之方且火之生數爲次二二不能變故也老君德經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蓋言水一而火二次之精具而神從之天肇一於北地耦二於南人成位乎三三才具而萬象分矣老君言物之生列子言物之變其數雖不同莫不自一以始而資水火之用也由是知聖人之教一出焉一入焉互明於道而已矣

○一者形變之始也

解曰一之爲數雖離於道而未耦於物故○一爲形變之始天一生水精所舍也人之生天一在藏本立始也萬物之化生皆本於天地含精此一所以爲形變之始莊子謂通於一而萬事畢非以其達形變之始而然歟

清輕者上爲天濁重者下爲地沖和氣者爲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

解曰天得一而積氣故清輕而覆物地得一而積塊故濁重而載物爾爾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沖和氣者爲人萬物之化生均於得一而不能無待於生生化化故必天地含精而後萬物化生不曰生化而曰化生則化已而復生以言生化之無窮也夫人之與物均稟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特言沖和氣爲人者有生雖均而萬物之生則有飛潜動植之異類羽鱗介倮之異屬其於陰陽不能無偏係也則沖和氣者唯人而已

子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違所宜宜定者不出所位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

解曰論天地聖人之道則無不該也無不偏也語天地聖人之用則既巳降本流末圄於形變之中而各有所職矣故天能天

而不能地地能地而不能天聖宜通而有所否物宜否而有所通以陰陽求天道則千歲之日可坐而致以仁義求聖人之教則帝王之功可端拜而議以柔剛求萬物則擾擾之變可一二以數蓋一麗於形則必不能出其宜定之位也雖然不違其宜萬物之微亦各有妙用求其備天地之大無全功能常即其宜定之位而不逆其自然之性則物物皆與天地同功雖萬變之殊莫不融會於一致矣

○故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

解曰經曰無無有無有有無有無有蓋所謂有無者非以有爲有也非以無爲無也由不有中有不無中無即有是無即無是有故有生者有生生者非生生故有非生生故無有生不離於生生生不外乎有生其有不有其無不無形聲色味亦莫不若是矣是故不有形色聲味則無無之化不顯不有生生形形聲聲色色味味者則有有之物不運由是有生不可以言徼生生不可以言妙故形聲色味雖有物之至麤始終相續其生不窮資於人者無已也且形色聲味一體固足以兼之所以屢言之者萬物之生固有偏於聲色臭味者矣言此以明含生之類情與無情無非運於無爲之職也

○皆無爲之職也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沉能宮能商能出能沒能玄能黃能甘能苦能羶能香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也

解曰道常無爲而無不爲無爲之職即萬變之宗主而莊子所謂具空也夫唯無爲則不拘於陰陽不制於柔剛非方非體不死不生不麗於時不著於物不屬於聲色不主於臭味出氣物包形神萬物皆資其用而我初不離此所以無不知無不能老君所謂其用不可既也是以職教化者必本於無爲

○子列子適衛食於道從者見百歲髑髏攓蓬而指顧謂弟子百豐曰唯予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此過養乎此過歡乎種有幾若鼃爲鶉得水爲㡭得水土之際則爲鼃蠙之衣生於陵屯則爲陵舄陵舄得鬱栖則爲烏足烏足之根爲蠐螬其葉爲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爲蟲生竈下其狀若脫其名曰鴝掇鴝掇千日化而爲鳥其名曰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斯彌爲食醯頤輅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軦食醯黃軦生乎九猷九猷生乎瞀芮瞀芮生乎腐蠸羊肝化爲地皋馬血之爲轉鄰也人血之爲野火也鷂之爲鸇鸇之爲布穀布穀久復爲鷂也鷰之爲蛤也田鼠之爲鶉也朽瓜之爲魚也老韭之爲莧也老羭之爲猨也魚卵之爲蟲亶爰之獸自孕而生

曰類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鶂純鴩其名大腰
純雄其名穉蜂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
孕后稷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厥昭生乎
濕醯雞生乎酒羊奚比乎不笱久竹生青寧
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久入於機萬物
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解曰髑髏至於百歲其遊魂之所之更而
為人亦已百歲而死矣若化為物則其更
死更生其化抑不可勝計矣而為空髑髏
者方且髐然有形則遊魂所更之化亦已○
衆矣列子者獨悟一身之妙而髑髏既更
百歲之變故列子指之曰唯予與彼知而
未嘗死未嘗生也列子於是即其嘗所見
聞而知其種者託間於百歲髑髏以明萬
物之變也夫萬物之生或以情而生或以
想而有因濕而生者以合而感由化而成
者以離而應情想合離更相變易或以有
情而化無情若鼉之為陵舃或以無情而
化有情若瞀芮生乎腐蠸或以小而化大
或以大而化小鷹之為鳩則飛者更潛鼠
之為鶉則走者更飛相視而化有若河澤
之鳥自孕而生有若鶂猴之獸或一種而
異化若烏足之為蠐螬為胡蝶若鼉之為
鼃為鼃蠙之衣為陵舃其不同如此其間
若后稷生乎巨跡尤化之特異詩之所稱
為可考者要之情與無情或大或小皆出
入於機而均含至理無以相易也所謂機
者果何物哉萬物若之何而出入哉素問
曰出入廢則神機化滅蓋萬物之成敗倚
伏生乎動動而不已則變化作矣故非出
入則無以為生長壯老矣然而出入雖異○
其機則一出入雖微其機則妙機由出入
而顯出入得機而運不可謂出入為機也
亦不可離出入而求機也一出一入而神
機默運矣易以知機為神者意以此歟黃
帝書曰天性人也人心機也而此書言萬
物之出機入機亦特言入久入於機豈不
以人為萬物之靈故舉以該之歟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之一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之二　念二

宋杭州州學內舍臣江遹進

天瑞

○黃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
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

解曰寂然不動常無觀妙常有觀徼妙
並觀了不相涉有感而動則無不能常無
必入於有有不能常有必入於無自然之
運莫之能禦矣夫形聲之於影響未為無
也然處陰以休影響久而聲消終亦必無○
而已矣以夫無之不可以言生也故言形
聲影響以託無也莊子曰萬物以形相生
此以為不生形者蓋形雖相生實非形能
自生有生生者自無而生之爾

○形必終者也天地終乎與我偕終終進乎不
知也道終乎本無始進乎本不久

解曰有則有盡故有形必終天地與我均
囿於形既已明其安從生則亦宜知其終
與否也體道者謂天地與我並生則其終
也必與我偕終終進乎不知是未始有終

也以夫天地與我猶不離形故其言止於不知而已若夫道則離於形生而無始無終矣始與終爲對者也道本無始安見其終也久與近爲對者也道本不久安見其盡也

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無形不生者非本不生者也無形者非本無形者也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知生者之不得不生而欲恒其生盡其終惑於數也

解曰本不生者初無生滅本無形者初無聚散有生矣則必復於不生有形矣則必復於無形消息盈虛自然之數也

生也數起不得不生死也數窮不得不終生死之去來弗由我矣惑者乃復認其緣塵之體以爲我斬於久生而不死斯不識夫固然之理矣

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精神離形各歸其眞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眞宅黃帝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

解曰人之生也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緣氣暫聚初非我體清輕屬天濁重屬地逮其終也精神離形睽觸斯散動轉自息清還於天濁還於地各歸其眞所謂我者而復何存所貴乎道之善吾死者以於物物各歸其眞之時而不喪其我也於斯而不亡我之所存則制命在我而造化不能汎論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孟子曰壽夭不貳顏回曰回坐忘矣皆此道也

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充起物所攻焉德故衰焉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體將休焉物莫先焉雖未及嬰孩之全方於少壯閒矣其在死亡也則之於息焉反其極矣

解曰人生之屬乎造化也新新不停念念遷謝衆其大較則有四焉其序自然不爲貴賤而加損也嘗考德之與形內外不相及矣人之生也其德之盛衰乃與形體相爲消長其理果安在哉蓋人之生氣之聚也氣專於嬰孩溢於少壯休於老息於死夫或不能存我而志不足以帥氣則內之所存幾何而不爲物流轉方生則唯化所役已死則唯化是變不知何時而已也唯體道者能轉物而不轉於物雖亦順化之變而不遷流於造化其在嬰孩與人同其尊一至於少壯老耄也終不失其赤子之心雖有死也適所以遂其寂靜之常樂爾是所謂之於息而反其極矣

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啓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而吾得爲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爲貴吾既得爲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

解曰所謂榮啓期者榮則英而不實啓則開以有接攬道之英榮形開而接物期於趨當生之樂而不造夫道之根深蒂固者

也此其所以以處常得終爲樂也蓋所貴
乎道者豈唯生之獨樂哉蓋將以善吾死
也若夫人者雖不汨欲於利害之塗而無
中道之夭亦已異乎俗矣語其聞道則未
也是所謂善自寬以爲樂非眞樂之無所
不樂也
林類年且百歲底春被裘拾遺穗於故畦並
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
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壠端
○面之而歎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
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
曰吾何悔耶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
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
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爲樂人皆有之而
反以爲憂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
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子貢曰壽
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爲樂何也林
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
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營
營而求生非惑乎吾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
昔之生乎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
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然彼得之而不
盡者也
解曰少而勤行以名譽導其前也長而競
時以利欲汨於外也不羨名故不勤行不
徇財故不競時內無名利之徇外無妻子
之累既佚於老將之於息知既死之暫往
謂求生之爲惑此林類之所樂也子貢方
且悅生而惡死安足以得此人之心哉雖
然林類以死期將至爲樂亦未爲道也得○
○道者泊然無心於生死其於死生廢而任
之而已奚遽憂樂於其間哉孔子以謂得
之而不盡者其不在茲乎又其以營營而
求生爲惑亦其所得也謂今之死爲愈於
昔之生亦其所未盡也所謂林類者野外
謂之林以言違物離人處乎廣莫之鄉而
類聖人之道者也是所以以死爲樂得之
而不盡也
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仲尼曰生
無所息子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仲尼曰有
焉爾
解曰子貢居言語之科者也聞夫子語林
類之可與言者於是始悟賢於辯之爲非
將求爲道之日損故告於仲尼願有所息
也殊不知有生之委運於大化其序爲不
可柰方其勞我以生安得有夫息雖然爲
子貢者亦易悟矣一聞孔子之言則知君
子之息小人之伏也故孔子許之曰賜汝
知之矣
○望其壙睪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鬲如也則知○
所息矣
解曰睪如宰如墳如鬲如則以言壙之所
象不同以人之貴賤異等也同之於息而
已
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仲尼
曰賜汝知之矣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
知老之憊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惡未知死之
息也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仁者息焉不
仁者伏焉
解曰息猶氣之息一往而一來伏猶勝物

而伏之其動止有制之者矣君子之息雖化而不亡小人之伏眛然而趨化君子者仁之成名小人反是故晏子亦曰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老氏之寳以慈爲先超死生之域者莫先於能仁而博愛是以言君子之仁

死也者德之徼也古者謂死人爲歸人夫言死人爲歸人則生人爲行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也一人失家一世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焉

○解曰人生世間如物逆旅要必有所歸宿古無以易此也世之貪生失理者衆而蚤悟其理者希衆寡祈傾行非爲是終莫之覺列子言此亦不以一人而非一世也直欲齊死生於一貫爾

○有人去鄉土離六親廢家業遊於四方而不歸者何人哉世必謂之爲狂蕩之人矣又有人鍾賢世(鍾賢世宜言重形生)矜巧能脩名譽誇張於世而不知已者亦何人哉世必以爲智謀之士此二者胥失者也而世與一不與一唯聖人知所與知所去

解曰狂蕩之人則以去鄉土而廢其家業智謀之士則以脩名譽而誇張於世彼其所爲狂蕩也則俗謂之小人彼其所徇智謀也則俗謂之君子殊不知狂蕩之去鄉離親特廢其家業而智謀之殘生損性乃離其性宅又烏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莊子謂臧穀之挾策讀書博塞以遊爲均於亡羊即此所謂二者之胥失也列子繼此言貴虛之道以虛靜爲得其居取與爲失其所則聖人之所與所去可知也已

○或謂子列子曰子奚貴虛列子曰虛者無貴也子列子曰非其名也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矣取也與也失其所矣事之破䃣而後有舞仁義者弗能復也

解曰虛靜者萬物之本也虛故足以受羣實靜故足以應羣動虛靜在我則萬變雖起而吾心常寂萬態雖殊而吾心常徹此應物之本也故曰莫如靜莫如虛虛而能容靜而常寂周旋變故不出性宅是爲得其居也有所取則不虛矣有所與則不靜矣取與交戰耳目外徇火馳而不反斯失其所矣所即其居之所也與老君所謂不失其所者久之所同意既失其所方且鼓舞仁義於物之凋殘虧喪之後是殆智謀之士所以誇張於世者爾彼則自傷其性矣又焉能使人復其初乎

粥熊曰運轉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故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損盈成虧隨世隨死往來相接間不可省疇覺之哉

○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不覺其虧亦如人自世至老貌色智態亡日不異皮膚爪髮隨世隨落非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間不可覺俟至後知

解曰物與化爲體體隨化而遷百年之間大化有四復於其中時變歲遷日改月化雖一息之頃呿吟前後新故不同譬彼風之擊水前波非後波燈之在釭前焰非後焰俯仰之間已形萬變眛者潛移於造化但覩夫已形之陳跡而不知大化之密運

於物之成而樂其成不知虧之之理已運矣於事之虧而覩其虧不知成之之理已進矣楊子於元經言月闕其博不如開明于西蓋言造化之密移成虧之迭進也求之於身百年之役顏色智態皮膚爪髮無日不異亦已明甚奈何其不自悟耶此莊子藏舟於壑之義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蓋明此也

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曰天積氣爾○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耶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奈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爾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躇步跐蹈終日在地上行止奈何憂其壞其人舍然大喜曉之者亦舍然大喜長盧子聞而笑之曰虹蜺也雲霧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岳也河海也金石也火木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氣也知積塊也奚謂不壞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難終難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為大遠言其不壞者亦為未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於壞遇其壞時奚為不憂哉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

解曰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在於馬體乎則人之一身寄於天地之間微亦甚矣又況天穹隆而位乎上經為日月緯為星辰而萬物覆焉地磅礴而位乎下結為山嶽融為江河而萬物載焉天之長地之久有非人之所能儀而測度者杞國之人乃有憂其身之無所寄而至於廢寢食者豈天地之大不足以容其身哉亦其人無以自容爾曷亦不思自有天地至于今也更死更生不可勝紀矣獨至汝而憂之哉其憂之者固悲人之自喪者也而憂彼之所憂者則又悲夫悲人之悲者既已憂之矣而又以物理之鄙近者更相喻曉而舍然大喜噫天長地久何多寡於斯人而斯人奚遽以妄心而憂喜於其間哉長廬子聞而笑之亦似是矣其言天地為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理無以易矣且曰遇其壞時奚為不憂哉是得之而不盡者也蓋成理所在無往不一或彼或此終無有二以二致一無有別一明夫一之不二則生死去來各○不相知寓形宇內飲天和食地德泰然終○其身而已矣奚用知其壞與不壞哉此長廬子所以又見笑於子列子也

舜問乎烝（莊子作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以天地強陽氣也又胡何得而有耶

解曰道之與我異名同實即道即我無有差殊有無二境虛實相形如可得而有亦可得而無矣道不離我安得復有天道道可得而有是道與我爲二也舜之問乎丞蓋將以道擅而有之於吾身也吾之一身天地彊陽氣之所積爾暫聚復散曾非我有安可以有道哉究觀吾之一身天命而爲性有性斯有生有生斯有身性命出於天地之委順有生出於天地之委和是身出於天地之委形至於孫子抑遠矣是天○地之委蛻爾故或行或處或味常因於彼而我曾不知是以欲知其身顧若影則知之矣身之於我猶影之於形也彼彊陽則我與之彊陽彊陽者又胡可得而有耶老君謂吾有大患爲吾有身蓋將反於未生無身而同於道也舜古之大聖人也而乃問道乎丞者蓋舜不得已而臨涖天下繼堯之後明德所自而始既已離於道矣故其託言如此丞即以道佐人主者

○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爲盜始吾爲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壤自此以往施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爲盜之言而不喻其爲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未及時以贓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氏之謬已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爲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嘻若失爲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鼈○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鼈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然吾盜天而亡殃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向氏大惑以爲國氏之重罔已也過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況外物而非盜哉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也仞而有之皆惑也國氏之盜公道也故亡殃若之盜私心也故得罪有公私者亦盜也亡公私者亦盜也公公私私天地之德知天地之德者孰爲盜耶孰爲不盜耶

解曰黃帝書曰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蓋天施地生役萬物之力以更相變化萬物之生資人力以成其生育人之生資萬物以爲養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即其所不全而假於外豈非其盜耶故凡非其有而取之者皆盜也奚必手目所及無不探而後爲盜哉然而天地之生化也無窮萬物之生於天地也無極人以私○意力取而仞有者有限國氏之盜天地公道也故可以大壤而施及州閭向氏盜人之聚斂私心也彼既以私心而聚斂之矣汝又從而利之宜其獲罪併與其先居之財而沒之也雖然以有公與私爲盜則無公與私宜非盜矣蓋一犯人之形而身非我有安往而非盜哉雖無心於公私柰何其不能逃於形體也且盜一也公道之盜既已異乎私心而免人道之患矣無公私之爲盜雖未能忘形體亦異夫公道者之

貴生愛身也若夫天地之德則不有心於爲公也任萬物之自公不有心於無私也任萬物之自私語至於此則萬物之盜於人人之盜於萬物不乃爲天地大盜積者乎天地生化萬物始終於此故天瑞至此而終焉嘗試論之一兔適於野百人逐之而人弗非也驗乎一童子得之雖有壯者力抗百夫拱手而不敢取何則名分定也悠悠之生以多駢旁枝之心自私於天地之間若彼逐兔之流畫爲分守其有得之○

○於適然者貝以爲己有也莫之得者亦以爲具彼之所有也由是貪多務得封殖名利終身欣玩唯恐人之已窺膚詎知吾身之亦盜哉噫天地之生萬物非天地之道也以夫其生無方其化無窮使人盜之家富而無殃況天地之道渾淪廣博苟能得之則其富可勝道哉

天瑞解

六經皆載道而之後世者也寓精神之妙於形名度數之間寄心術之微於仁義禮樂之際其顯也雖匹夫匹婦之愚亦與能焉其妙也雖聖人之智有所不與知焉其可能者以其言近也其不可知者以其指遠也經之所傳皆如此矣六經之外其立言著書博極妙道之行歛道之散而一之落其華而實之辯物復性志靜事簡表裏六經之訓者莫備乎老列莊子之書夫三至人之經雖均傳妙理而其立言之旨互明於道抑可得而言矣老君九九之篇明道德之旨歸纔數千言究觀其始終以可道爲非道謂上德爲不德以聖○

○道爲不爭雖言聖人應世之道蓋未嘗及於羲皇之君雖著萬物生化之理亦未嘗及於動植之物此老君之經所以爲至妙而約也至於莊子之書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真以寓言爲廣其書連犿而無傷其辭諔詭而可觀老君之約得莊子而其道益明矣若夫列子之教元妙亦在於老君之道德諔詭亦有於莊子之寓言廓明老君之要妙而不爲莊子之曼衍三經之旨同歸於道而列子之訓適居其中必明乎此而後可以讀列子之書也夫道果何物也妙而不可知者是也所謂妙者非曰虛無無爲故妙也以其行於萬物之上而不可測知故妙爾大哉道元資育萬物其自然必以生化爲先其範成必以陰陽爲原是以此經首明天瑞之生化也天者莫爲之道瑞者合驗之物謂之天瑞自然之符也嘗原生化之道非離物而能明非即物而能盡即物則不足以言生化以生化不盡於有爲也離物則無以顯其生化以生化不住於無爲也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

○生不化者本於天之自然有生有化者有若瑞之合驗生化之道盡於此矣爰自太易既有而太初繼之太始見而太素兆焉氣形質之始既具斯可名於易易變而爲一一爲形變之始冥冥之中其序已無毫釐之紊矣既已墮於形變則清濁異源天地異位人沖其和物含其精天地雖大其道可符於陰陽聖道雖妙其教可驗於仁義萬物雖多其變可合以柔剛故一範人之形未有能逃造化之變者至若萬物之出機入機有情無情更相

變易可謂妙矣化已一定則亦不能素其自然之符矣故均爲足之所化也爲蠐螬則不能爲胡蝶均爲蟲之所化也爲鶉則不能爲繼生化之理其符如此宜其杞國之人覩有形之必終觀天地之昭然有物是致區區之過計也且所謂自然之符者其始也必有所自而生其生也必有宜定之位其終也必有所由以復始而必終終而復始一七九之變循環而無端此生化之理所以終古不息也嘗謂物之無知況論於造化固其宜也人爲萬物之靈雖未免乎生化亦有不生不化之理備於我曷不思所以反身而誠矣爲甘心於造化之域與彼萬物同其轉徙哉列子之訓蓋將俾學者即生化之中而明生生化化之妙順生化之符而不制於生化爾故篇終託言舜之問道乎丞以祛有生之累也猶以爲未也直以吾乎一身謂爲天地之盜雖天地之盜雖天地生化亦謂之爲盜盜人之所共惡也而我乃以盜而成若生載若形則之人也奚以貴生愛身而犯人之所惡哉故天瑞至此而終焉

冲虛至德眞經解卷之二

冲虛至德眞經解卷之三　念三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臣江遹　進

黄帝

黄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已養正命娛耳目供鼻口焦然肌色皯黣昏然五情爽惑又十有五年憂天下之不治竭聰明進智力營百姓焦然肌色皯黣昏然五情爽惑黄帝乃喟然讚曰朕之過淫矣養一已其患如此治萬物其患如此

解曰生理貴於肆任有心於養一已則必蹈其患矣百姓謂我自然有心於治萬物亦必蹈其患矣是故娛耳目供鼻口而有欣欣之喜是不恬也竭聰明進智力而有戚戚之憂是不愉也不恬不愉非德也雖養身治物之不同憂喜之有異其於殘生傷性均也殘生故焦然肌色皯黣傷性故昏然五情爽惑夫合十有五年而一世成矣憂喜居半外以痒形內以傷性亦何生之樂哉此黄帝所以嘆其過之深而思求至道也

於是放萬機舍宮寢去直侍徹鍾懸減廚膳退而閒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

解曰放萬機則不與接搆舍宮寢則周行而不殆去直侍則獨立而不改徹鍾垂減廚膳則無耳目鼻口之娛閒居大庭之館則優遊而寓乎廣居齋心服形則聰明智力不用三月不親政事則寂然不動歷時變而不遷晝寢而夢則形不與物接而昭然與神會也華胥氏之國神之所寓也彊為之名而無有實非體性抱神者不能遊也故黃帝夢之所遊者如此

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游而已

解曰西北為天地之奧內照之元門故託以華胥氏之國所在雖彊為之名而寓之於方實非方之所能制數之所能拘故曰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神游而已

其國無師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慾自然而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夭殤不知親己不知踈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撻無傷痛指擿無痟癢乘空而履實寢虛若處牀雲霧不礙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躓其步神行而已

解曰語有之曰人不衣食君臣道息其國無師長其民無嗜慾以此而已且國無師長不以無欲治之民而然也自然而已民無嗜慾亦不以有善治之君而然也自然而已道至於自然則世俗之所謂欲惡親踈逆順愛畏都忘之矣又奚有夭殤之患愛憎之情利害之擇哉即是可以入水火忘痟痛乘空如實處實若虛視聽洞徹其心不滑其行不躓也真空不空乘空有似乎真而非真也故言若履實真虛非虛寢虛有似乎虛而非真虛也故言若處牀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黃帝古之辯覺夢者然則華胥之遊彼直真夢者矣其託之夢非以循斯須故然耶

黃帝既寤怡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告之曰朕閒居三月齋心服形思有以養身治物之道弗獲其術疲而睡所夢若此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朕知之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

解曰天老者體天道之無為力牧者為人治之工宰太山稽者於地類為莫大得道者能命三才而役造化是以黃帝怡然自得則召三者而告之也夫道有情有信而至道不可以情求者蓋道不廢情而有情不可以求道也所謂至道者道之不離於真者也安有術之可思以思而求其術是以情求至道也終不足以得道矣故必疲而睡所夢若此而後既寤則怡然自得也蓋疲而睡則肢體墮而智力不用而夢則真與神接也唯有得於至道則天下可不治而治矣故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

若華胥氏之國二十有八四七之數也七七天癸之數至此得其中而極其盛雖黃帝之治不離於有為故其治不能逃乎數且七七陰數也黃帝方斂華而復本故特舉陰數之盛者言之且道不至於眞人未有寢而不夢者昬亦不至乎華胥既寤則怡然自得歟蓋晝之所好則夜之所夢有若黃帝之齋心服形則想夢自消矣使黃帝也而有夢則必至乎華胥而已矣苟不能齋心服形則役於思慮制於陰陽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且顛倒於夢想而得失憂喜初無有定不知去華胥氏之國幾千萬里矣且晝想夜夢理之常也此必託之晝寢而夢者晝日之中也膠擾而接於事之時也神遊於形接之時是神無須臾離形也嘗試論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聖人不得已而有為雖有為也而付於物物之自為宜無有為之累矣然既已有為則帝王之功成而大道隱矣列子將明聖人之應帝王始終不離於至道故即黃帝之始以為言焉語道至於黃帝則極矣逮其即位而應世則擾擾之緒起矣或治或亂一喜一憂其為必不免矣雖然黃帝以夫大宗師者出而應物常體盡無窮而遊無朕是以託之華胥之夢以袪其應世之跡逮其齋心服形斂應世之跡而復於至道幾若華胥氏之治則所謂黃帝者世莫得而見之矣天下之人徒亦守其陳跡以思無斁爾故此篇終言季咸之相壺子至於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則季咸莫得而相自失而走爾其說蓋明此也帝王之道至此而極矣故莊子應帝王亦以此終其篇

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神人焉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心如淵泉形如處女不偎不愛仙聖為之臣不畏不怒愿慤為之使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斂而已無愆陰陽常調日月常明四時常若風雨常均字育常時年穀常豐而土無札傷人無夭惡物無疵癘鬼無靈響焉

解曰姑且也射厭也姑射山者厭射世累不得已而姑且應之者所居也水幾於道海河水之所歸也姑射山在其洲中以言居道之中也非神人孰能與於此不食五穀吸風飲露則味於道之淡乎無味心如淵泉則靜專而不流形如處女則應物而不倡不偎不愛芻狗萬物也不畏不怒純氣是守也不施不惠而物自足所謂人人不損一毫也不聚不斂而已無愆所謂人人不利天下也由陰陽常調而至於鬼無○靈響老君所謂安平泰也

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

解曰商金聲也老商則反性復命而無為者也伯高子則年彌高而德彌卲者也故子列子師友若人也列子嘗師壺丘子友伯昏瞀人矣蓋道無乎不在則亦何常師之有

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尹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因間請蘄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懟而請辭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

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汝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章戴有請於子子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以汝為達今汝之鄙至此乎姬將告汝所學於夫子者矣

解曰莊子曰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十反而十不告非不欲告之也不知其可告也與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知問無為謂三問而三不答頻矣為章戴者方且以文之成尊而冠諸首安○足以語老商無為之道哉是以既從列子則以懟憾而辭既退數月復以脫然而來去來不常懟憾再三其鄙而不達於道終不近矣故不得已而告之

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夫子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庚無是非從口之所言庚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子之為我師若人之為我友內外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殼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乎今女居先生之門曾未浹時而懟憾者再三女之片體將炁所不受汝之一節將地所不載履虛乘風其可幾乎尹生甚怍屏息良久不敢復言

解曰是非在理利害在事昔之所是今而○非之則是非初無定體我以為利人或病之則利害初無常是所以有是非利害者人之生也因欲有身因身有愛以欲發愛七情交錯眼逐於色耳循於聲鼻流於香舌嗜於味一體之內各不相知雖均於耳目之見聞也左右異位則明闇或殊況能無不同乎由是知是非利害咸出於耳目鼻口之知覺耳而知覺之生依於圓明之性性與物對物合於我因以成體體雖不一性終無二夫一性裂為七情初不屬彼則反決裂於圓明亦奚假於物哉苟能即聲色臭味之中一有所悟而休復於真則七竅俱潛耳目鼻口融通為一迴視天下萬物紛紛擾擾如雨雪之見晛無不殞釋而同於真精矣而況於吾之一身乎此則子列子履虛乘風之道也列子於此道生知而自得矣奚假於學哉將以垂訓故必寓於學者歷階以進之序而託之於躬行也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則能去智與故矣此由一年之野進於三年而通○之時也夫不敢非無其意也未至乎目擊而道存也故始得老商一眄而已至於五年而來則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其念其言出於自然而無矜吝之心則其道莫逆於心故為之解顏而笑能無擇於心之念口之言矣不至乎七年之天成則未能縱而不守是未可與權也安能與壺子齊驅而並駕哉故必從心之念從口之言更無是非利害始一引之並席而坐然而從則縱之而已雖曰更無是非利害是能無

有矣未能無無也故必進於九年之大妙而後橫心之念橫口之言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也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也無不同矣道至於此則不貴其資不愛其師故不知夫子之為我師若人之為我友而內外進矣夫然後七竅休復於一真百骸圓同於太虛其寓於天地之間猶木葉幹殼之隨風東西不知風乘我耶我乘風乎謂我之乘風則木葉之飄亦有心於乘風乎謂風之乘我則風之吹噓曷嘗有待於我哉然則御風而行泠然善也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爾且既曰骨肉都融矣猶擬之以木葉幹殼者蓋有生之氣有形之狀可使之虛而不可使之無雖有形體而無形體之累可謂虛矣雖猶木葉幹殼之輕而未離於有物也此莊子所以謂其猶有所待也是乃道之所以為大妙也如亦無而已矣又何貴於道哉若尹生者內藏懟憾以忿滀之氣自戾於大和其生也為天地之疣贅爾居先生之門曾未浹時而懟憾再三則積此妄情以終其身有沉溺而已雖以坤之厚載亦不能勝其一節之淪墜矣噫有生均命於造化情想一殊而升沉之異乃至於此故列子於此特致意焉

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大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

解曰至人不離於真者也真在於內則萬物孰足以易之此至人之所以入水不濡入大不熱登高不慄也關尹以謂至於此為純氣之守者蓋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不虧其神是所以為真也彼智巧果敢有心於勝物也內藏猜慮外恃盛氣雖一節片體將不容於天地之間水火豈復可近哉唯純氣內守則知見旋復觀聽內藏莫知其為水火與之為一體矣此所以無入而不自得也老君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即此所謂純氣之守也是以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姬魚語汝凡有貌像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也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

解曰貌像聲色皆謂之色者凡物自無而生有必始於流動而生色太素具而形質始著太素猶不及於太始又安能至乎先哉唯物物而非物者然後足以至乎先至乎先其老君所謂有物混成者歟

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焉得為正焉

解曰有形皆屬乎造化唯造乎不形則止乎無所化矣得是道而窮盡之者離形超化至乎物先泯絕是非雖獨正不足以命之矣是至人之所以為真也

彼將處乎不深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

解曰甚易知甚易行不違萬物自然之數者不深之度也老君以迎隨不見其首尾者為道之紀即此所謂無端之紀也行乎萬物而萬物得之以消息滿虛其際不可終者遊乎萬物之終始也內能處而藏外能遊乎物此備道全盡者也

壹其性養其氣含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

解曰壹其性則不貳養其氣則不耗含其德則不散若是則能上與造物者遊是所謂通乎物之所造也

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物奚自入焉

解曰由物焉得為正焉出而遊乎萬物之所終始斯能通乎物之所造矣通乎物之所造則能天矣天則神矣其天守全是乃其神之無郤也其神無郤則純氣之守也固矣故物莫得而入焉

○夫醉者之墜於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弗知也墜亦弗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胷是故遻物也不慴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物莫之能傷也○

解曰神生形形成神形不得神不能自生神不得形不能自成神欲不虧其全其或虧者以有知也形欲不傷其完其傷之者以迕物也然神生形者也愛其形者神未必守舍其神則物莫之能迕矣醉者之於車乘墜皆莫之知此神之所以全也神全則死生驚懼不足以動其中雖墜車也秖能傷其形而不能傷其神也此所謂犯害與人異故雖疾不死也然而得全於酒徒以沉湎而迷其知爾非知而忘情者也至於不醉則其知歷然不復須臾之忘矣故雖不死而猶有疾也若真知之無知則雖水火猶不能焦溺而況於墜車耶此全於天者所以物莫之能傷也聖人藏乎是所以為長生久視之道

○列禦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鏑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也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當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禦寇而進之禦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解曰引之盈貫言其張之盡鏑也措杯水其肘上言其手之停審也適矢復沓言其射之敏也其所中之巧也方矢復寓言其射之敏也其所以能若是者以其用志不分而猶象人也然而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射之射所要者在彼不射之射所守者在我射之射方可方不可不射之射無可無不可方其猶象人以外無所懼也所以伏地而汗流者以心有所矜也夫山之高石之危淵之深無心於害人也登履之者未必皆蹈其患也唯其貪生外殉矜吝無所不至卒之

○物不能為我害而吾心自為之害以至於○喪生而終不悟也若夫至人之不離於真其於登履與人無異也特神氣內守不知有高深之可畏無往而不猶象人爾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以此而已子列子嘗御風而行矣於進是道也何有其云爾者將俾學者不以訣閑為天下之美盡在於己而務其全也孔子不居其聖亦若是矣所謂伯昏無人者居物之長反明為昏以無為入者也是所以能登高臨深而不懼子列

子之所受教也

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舉國服之有寵於晉君不仕而居三卿之右目所偏視晉國爵之口所偏肥晉國黜之游其庭者侔於朝子華使其俠客以智鄙相攻彊弱相淩雖傷破於前不用介意終日夜以此爲戲樂國殆成俗禾生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經坰外宿於田更商丘開之舍中夜禾生子伯二人相與言子華之名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商丘開先窘於飢寒潛於牖北聽○之因假糧荷畚之子華之門

解曰禾生子伯皆范氏之上客則其知范氏之名勢也審矣相與言子華之名勢於中夜則非有誇誕於人也商丘開潛於牖北聽之則知其言之無心而不妄矣故以其黨之言皆實唯恐誠之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也

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縞衣乘軒緩步闊視顧見商丘開年老力弱面目黎黑衣冠不檢莫不眲之既而狎侮欺詒攩拯挨抌亡所不爲商丘開常無慍容而諸客之技單憊於戲笑

解曰子華之門徒以狎侮欺詒衆技爲戲笑者求己勝而人辱也爲商丘開者亦以爲誕辱而慙慽之則子華之志驕而商丘開誠可辱矣今也一遇之以誠而常無慍容技雖衆俄而單矣戲笑雖樂俄而憊矣終不足以爲商丘開之辱矣迴視昔之狎侮戲笑不亦徒勞而自辱乎

遂與商丘開俱乘高臺於衆中漫言曰有能○自投下者賞百金衆皆競應商丘開以爲信然遂先投下形若飛鳥揚於地骪骨無碼

解曰猜慮不存誠信内守則其體虛矣故其輕揚擬於飛鳥投於高臺而骪骨無碼亦猶醉者之墜車其犯害與人異矣

范氏之黨以爲偶然未詐怪也因復指河曲之淫隈曰彼中有實珠泳可得也商丘開復從而泳之既出果得珠焉衆昉同疑子華昉令豫肉食衣帛之次

解曰信其言而泳水不能溺此忠信錯其軀於波流爾詒以爲彼中有實珠泳而出果得珠焉此何理哉誠信能感物之證也且實珠之爲物體无用妙無下愈況無乎不在求以明智索以喫詬其失愈遠唯商丘開之誠同於象罔則其得之亦何異哉

俄而范氏之藏大火子華曰若能入火取錦者從所得多少賞若商丘開往無難色入火往還埃不漫身不焦范氏之黨以爲有道乃共謝之曰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誕子吾不知子之神人而辱子子其愚我也子其聾我也○子其盲我也敢問其道商丘開曰吾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雖然有一於此試與子言之曩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吾誠之無二心故不遠而來及來以子黨之言皆實也唯恐誠之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也心一而已物亡迕者如斯而已今昉知子黨之誕我我内藏猜慮外矜觀聽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怛然内熱惕然震悸矣水火豈復可近哉

解曰泳而得寶珠亦已異矣范氏之黨昉同疑之至於入火往還而埃不漫身不焦而後以其爲有道而謂之爲神人蓋投於高而無礙或能因其勢而偶然泳而出學泅者能之若火之烈烈則物無美惡柔剛一投於煙焰皆煨燼矣自非體合於神而同於無則塊然之形薪火奚可近哉商丘開以謂吾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唯其忘情而無知則心一而不二是所以爲道而物莫之能迕也若夫藏精慮矜覩聽則怛然內熱已焚其和於中又焉能入火不熱哉惕然震悸已溺其性於內又焉能入水不濡哉

自此之後范氏門徒路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

解曰以子華之名勢而弗輕於乞兒馬醫者蓋審夫名勢之非道以君子之盛德其容貌若愚故能忘其勢雖賤弗敢辱也是亦至信之所感化也嘗謂商丘開方其誠物而無二心雖至人純氣之守無以復加矣至於藏精慮矜覩聽則猶爲裓蒙之民由是知至道所在不俟他求其於有得亦無漸次狂聖相去特在克念罔念一息之間爾可不愼哉

宰我聞之以告仲尼仲尼曰汝弗知乎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者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

解曰當而以爲信末乎之小信爾信矣而不期辟金之至信也至信之人內不疑於己外不疑於物至虛而無所於忤至粹而無所於雜故能參天地之廣大贊天地之化育蠻貊之邦可行豚魚之微可及此所謂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也若夫尾生之溺鮑焦之燔豈信之罪也哉是塞以爲有信非至信爾

商丘開信僞物猶不逆況彼我皆誠哉小子識之

解曰誠在於我則物雖僞而皆真感存於內則境雖順而猶逆處已者唯務於自誠而聖人之善教必期於彼我皆誠而後已若湯問所謂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於五山之間者其彼我皆誠者歟謂小子識之則道之在人無間於少壯小子之所宜勉也奚俟而晚聞大道哉所謂子華者以榮而不實爲名固宜以名勢驕人也商則聲之摯斂丘則地之中高開則物之啓出謂之商丘開是以始則能入水火終則以謂水火豈復可近也

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鴦者能養野禽獸委食於園庭之內雖虎狼鵰鶚之類無不柔馴者雄雌在前孳尾成羣異類雜居不相搏噬也王慮其術終於其身令毛丘園傳之梁鴦曰鴦賤役也何術以告爾懼王之謂隱於爾也且一言我養虎之法凡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有血氣者之性也然喜怒豈妄發哉皆逆之所犯也夫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碎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之逆也然則吾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夫喜之

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不中也今吾心無逆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故游吾囿者不思高林曠澤寢吾庭者不願深山幽谷理使然也

解曰含生之類皆有血氣之性自人以觀血者心之所藏氣者肺之所府氣運而血如之一晝一夜凡萬有三千五百息血氣周流循行於身寐行於臟間不容髮或過或不及微則疾而甚則死矣血氣之可順而不可逆如此由有血氣之性斯有逆順之境而起喜怒之情怨恩生殺無所不至○矣然而人之爲人雖不能逆其氣而能帥其氣雖不能違其性而能節其性此人之所以爲有道雖有喜怒之情其發也罔或不中節矣至於飛喈之倫附翼戴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知有生之是利唯血氣之是使是以鳥窮則攫獸窮則搏欲其柔馴於人雜居而不相搏噬不亦難乎然而虎狼鵰鶚禽獸之至猛者也既已與人均其血氣則其心智與人不殊遠也苟能達其情欲時其饑飽媚其順而無犯其所逆未有不可以柔馴者且達其喜怒而媚之是養之之術爾要其所以能使雄雌在前孳尾成羣異類雜居而不相搏噬者則本於其心無逆順爾何則達其喜怒未能使之忘喜怒也喜怒之復猶陰陽之往來逆而犯之固所不可順而喜之亦非其中雖暫能順之而喜終必或犯而激其怒也唯喜怒不形而於物無逆順則物亦無逆順於我矣故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夫鳥獸之○所以驚駭散亂逃竄隱伏唯高林廣澤深山幽谷之是趨者以避患害而從其類也今而視吾猶其儕則其游吾之囿寢吾之庭與人同處與人並行亦已樂矣又何暇趨山林之幽深慕川谷之險阻耶意無逆順在我其不言不爲之妙乃默得於禽獸之獷食靡角者化而柔馴可謂妙矣周之宣王知惜梁鴦之術而傳之至於爲治則方且料民而不知用其術焉弗思甚矣知亦以斯道而牧斯民其於在宥天下而致恬愉之俗亦易易矣所謂梁鴦者鴦匹鳥其性馴耦梁鴦則進而在梁得其所者所謂毛丘園者丘園蓋羽毛之族利養之地而所樂居也此梁鴦所以能養野禽獸宣王所以令毛丘園傳其術也

顏淵問乎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耶曰可能游者可教也善游者數能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謖操之者也吾問焉而不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譆吾與若玩其文也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固且道歟能游者可教也輕水○也善游者之數能也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也而謖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

解曰水負舟者也學操舟者宜知所本矣學津人之操舟而不能學其爲津人雖津人之妙止能傳其術而不能使之盡其巧也有習於水勇於泅者雖不學操舟而津人之妙可侔矣蓋不習於水則顧視水之

津涯方且惕然震悸惟沈溺之是虞尚何舟之能操耶是以輕水者可教忘水者數能若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未嘗見舟則非特忘水雖舟亦忘之矣是以無往而不暇也涉水猶涉難也御世者猶操舟以濟斯民於無難之地也唯有道者斯能輕忘世故出没於萬變之中而未嘗有所困則其於濟世也有服矣顔子用捨行藏同於聖人故孔子與之玩其文而道其實

以瓦摳者巧以鉤摳者憚以黄金摳者惛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拱内

解曰所要愈重則其心愈矜心矜則智惛而巧喪矣夫巧在我物在外既已巧矣以有所矜而拙爾曷亦定其内外之分等黄金爲瓦甓則無往而不巧所要者亦不能捨我矣然此終不可以彊而爲之也唯有道者其爲出於自然爾且其始也巧其終也拙是以巧而拙如俾其智巧不存則莫見其所要之輕重而遇事未必不巧也則世俗之所謂巧者不乃爲大拙者乎故大巧若拙

沖虚至德真經解卷之三

沖虚至德真經解卷之四　念四

宋杭州州學内舍生臣江遹進

黄帝

孔子觀於吕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並流而承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棠行（棠行當作塘下）孔子從而問之曰吕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鼈所不能游向吾見子道之以爲有苦而欲死者使弟子並流將承子子出而被髮行歌吾以子爲鬼也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汩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道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解曰水生之蟲不疾易水性也若人則生於陵而安於陵爾吕梁之丈人乃能游於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蓋其性之所偏能也唯有其性故能長於水而安於水雖安

於水矣不至於不知吾所以然而然是未能從水之道而不爲私也則亦不若是之妙矣故其言終至於命若夫人者猶莊子所謂得之以游大川者也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耶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也若橛株駒吾執臂若槁木之枝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丈人曰汝逢衣徒也亦何知問是乎脩汝所以而後載言其上

解曰學承蜩於累丸者丸之爲物可轉而反莫適爲反能累之而不墜則其處身之定執臂之審用志之不分可知矣以是而承蜩此所以猶掇之也夫以蜩翼輕迅而取之猶掇則進乎道矣豈智巧之列故曰我有道也蓋方其處身若橛株駒執臂若槁木之枝則內能忘我矣不以萬物易蜩之翼則外能忘物矣物我兩忘奚止可用以承蜩故孔子謂其用志不分乃疑於神也志分則神耗志一則神凝所謂純氣之守如是而已痀僂丈人則支離其形而無修於外者也孔子方且衣逢腋之衣而飾儒行於魯是以丈人者俾孔子修其所用於世者而去之而後載斯言於其上也蜩之爲物捨甲蛻趣高潔其鳴以時不食而無求得形禪之道者是所以託之承蜩也

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遊漚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故曰至言去言至爲無爲齊智之所知則淺矣

解曰經曰既有妄心即驚其神心之與神表裏之符也我驚其神則物亦驚我矣海上之人從漚鳥游以其心無逆順也既懷取之之心則驚其神矣此漚鳥所以舞而不下也且於物無迕則物物皆然矣奚止漚鳥而已唯其好在於漚鳥故漚鳥從之爾夫漚之於人爲異類也而人心之不言不爲者乃爲其所密察則吾之脩身治物亦何假於言而後信爲而後知哉齊智之所知誠淺矣列子於五漿先饋所以驚也

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藉芿燔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上下衆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襄子曰而嚮之所出者石也而嚮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

解曰我之所以爲物累物之所以能爲我累者以形隔而不能大同也物之與我非本不同其不同者生於知見故知其爲石則其堅不可入矣知其爲火則其烈不可近矣雖然火之熖也石之堅也亦非泊然無知者所能亡也唯其知以無知湛然不留秋毫於胸中則骨肉都融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已故物莫之能礙爾今則人從石

壁中出隨煙燼上下至於問其處石入火之道則不知也非特不知其道也雖石火亦亡之是眞不知者矣則石也火也孰得而礙之

魏文侯聞之問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閡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刳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文侯曰夫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爲者也文侯大說

○解曰可否相濟謂之和滯於有不可以爲和匿於無亦不可謂之和蓋無則無爲而非理有則有礙而非道唯不廢有無之用而有無俱遣然後能大同於物所謂大同者以不同同之也同以不同則不毀石之堅不廢火之烈而不能傷閡於我矣是道也子夏聞之於夫子者雖子夏之未能刳心去智亦有暇於語此矣而況於夫子乎夫子之不爲此者非不能也不爲爾夫不能者固不爲矣能而不能不爲是爲能之所使必不能爲此矣唯能之而能不爲或爲之而莫知其所以爲斯無不能爲矣竊嘗論之趙人之處石入火以其不知也然則草木之無知也曷亦不能不焦溺於水火不窒閡於金石也蓋麗於五行者木撓水弱金堅火熯土均而布相生相成相尅相制烏能逃其化人爲萬物之靈沖和之氣所鍾也能天能地能陰能陽其所謂不知者非若物之無知也含和守氣融會萬物不覺其有異爾則其游金石蹈水火烏乎往而不可哉求之於物固有雲飛之翰潛淵之鱗蟲藏於木鼠遊於火皆陰陽之所爲也彼其得陰陽之一偏者猶若是則聖人大同於陰陽造化在我其無入而不自得又奚待爲之而後信哉

○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人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鄭人見之皆避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而歸以告壺丘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

解曰古者民之精爽不貳而神降之者在男曰巫謂之神巫則妙於其道矣命曰季咸則少而有感者也妙於其道則我之於人也能洞鑑少而有感則人之於我也無匿情凡域於形體者莫不惑於死生存亡禍福壽夭之數而季咸能先事以期之是乃昧者之所謂至至者也

○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歟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抗必信矣夫故使人得而相汝

○解曰文者事之彰實者道之眞有文而無實猶有雌而無雄也安能居物之先而化育萬物哉列子以道與世抗故其爲可必而其信可期是盡壺子之文而未盡其實者則於何逃形哉

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譆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可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涕泣沾衾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罪（蘇子作萌）乎不誫不止是殆見吾杜德幾也嘗又

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灰然有生矣吾見杜權矣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此爲杜權是殆見吾善者幾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坐不齋吾無得而相焉試齋將且復相之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太沖莫眹是殆見吾衡氣幾也鯢旋之潘爲淵止水之潘爲淵流水之潘爲淵濫水之潘爲淵沃水之潘爲淵氿水之潘爲淵雍水之潘爲淵汧水之潘爲淵肥水之潘爲淵是爲九淵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而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不及也壺子曰向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猗移不知其誰何因以爲茅靡因以爲波流故逃也

解曰示之者在我見之者在彼有所示則必有所見矣示以地文偏於陰也不震以動不止而寂則見其德幾杜而不發故以爲弗活示以天壤多於陽也名實雖不入而猶有我氣幾雖外發而其息則深則見其德出而爲善故以爲有生所謂杜權者始見其地文莫知其爲杜德幾也及見其天壤然後以其杜德幾爲權時之宜爾至於示之以太沖莫眹則至和發越莫測其涯氣幾常均充塞天地外應萬變而終不能撓其淵靜之居水之九淵類是矣故季咸於此莫得而見焉所謂九淵者水性無入雖曰因地而爲曲直因器而爲方圓或旋或止或流或濫或下溜而爲沃或旁出而爲氿或雍而復入或研而流行或出同而歸異雖波流九變常淵然自若道至於此則入於不死不生矣季咸所知者有生之後爾尚安得而相之哉然而太沖莫眹猶寓於氣而示以幾也至於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則雖人而能天雖泛應萬物而常深根寧極此季咸之所以自失而走列子追之弗及也夫僞之於眞猶雨雪之見晛而消也故曰已滅矣已失矣且未始出吾宗則不離於宗而猶有所示者蓋至道雖妙未始不示譬如日光無所不照盲者不見咎豈在日所謂壺丘子者以空虛爲體而居於中高之地居於中高則疑若可接矣以虛爲體則未嘗與世抗此其所以莫得而相

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其妻爨食豨如食人於事無親雕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然而封戎（戎作哉宜）壹以是終

解曰三年不出絕物也爲其妻爨食豨如食人忘我也於事無親則去智與故也雕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則復命反常而一真獨露也紛然而封哉則萬變雜然而其卻常塗也一以是終則亘萬世而不易也列子進此道矣將示人以復本故云爾也

子列子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惡乎驚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諜成光以外鎮人心

使人輕乎貴老而鳌其所患夫漿人特爲食羮之貨無多餘之贏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萬乘之主身勞於國而智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

解曰人之性猶水也凝之而爲氷釋之而爲水凝則其體不易釋則其用不窮至人之心渙若氷將釋而復歸其明曽何光耀之外鎮哉若夫内矜實智不能自解物有結之便辟成光人皆得以審察之有若漿

○人之權輕利薄者亦輕乎貴老而鳌其所患矣鳌亂也謂所患衆至也齊中央之國任事効功之所在也故子列子之齊中道驚五漿之饋而反也雖然驚於此者與所謂寵辱若驚者異矣

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

解曰以五漿先饋爲驚是善於内觀者也處已謂不遺形也此戶外之屨所以滿也

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履徒跣而走曁乎門問曰先生既來曽不廢藥乎

解曰北面而立辯於物也敦杖蹙之乎頤忘我也不言而出忘言辯也列子提履徒跣而走則未能默悟不言之教斂於求道而忘其足也且徒跣而走則既已異于處已矣莊子德充符數稱無趾兀者意幾是歟

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汝保也而○焉用之感也感豫出異且必有感也搖而本身又無謂也與汝遊者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

解曰能不失其德而未至乎上德之不德知可道之有跡而未造乎常道之無心斯不能使人無汝保也且以不能使人之無保爲患者與夫使人保汝者有間矣感豫者先施之謂也列子固未嘗出異以感物也其所以人得而保之者是必有以感之而不自知也既已感物也勞汝神搖汝精日與戶外之屨者相與辯其果有謂乎故曰搖而本身又無謂也與汝遊者俱淪於人道之患故莫知所告其小言之詹詹安能爲至言之發藥哉若是者同之乎迷塗物與我無成也故曰莫覺莫悟何相孰也

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遇老君老君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教也楊子不答至舍進涫漱巾櫛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夫子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教弟子欲請夫子○辭行不閒是以不敢今夫子閒矣請問其過

解曰孔子曰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進涫漱巾櫛脫履膝行凡以欲得其真而已

老君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

解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蓋離爲目而圍二神之所託也得道者之相遇目擊而其意已傳知人者每得於眉睫之間故楊朱之睢睢盱盱其視不正則老君以爲不可教也故黄帝書曰機

在目

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

解曰明白四達是謂大白每下愈況是謂若辱沖而不盈故盛德若不足若此者其視顛顛與人相遇目若不相見者奚有於睢盱哉

楊朱蹵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解曰避席非止於不爭而已爭席非止於○不避而已聞命而反則昔之避者更且爭夫秦梁之地不遠也今之舍者猶昔之舍者也亦非有二楊朱也其相遇遼若是之異者乃知至道容庸變形易慮人常由之而莫之知也蓋南之沛則趨於物之所會其反也則復於命之所本或避或爭在於往反之間爾

楊朱過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解曰貴其美而賤其惡者情之私惡者貴而美者賤道之公或美或惡生於妄見貴之賤之亦非眞理所惡於逆旅之妾者非謂其美也以恃其美故賤之所貴於逆旅之人者不以能賤其美也以不知其美故取之知俾逆旅之妾亦不恃其美而無自賢之行則無往而不愛矣老君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矣非惡美也惡知其美○

○爾

天下有常勝之道有不常勝之道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彊二者亦知而人未之知故上古之言彊先不已若者柔先出於已者先不已若者至於若已則殆矣先出於已者亡所殆矣以此勝一身若徒以此任天下若徒謂不勝而自勝不任而自任也粥子曰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彊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彊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彊勝不若己至於若己者剛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量老聃曰兵彊則滅木彊則折柔弱者生之徒堅彊者死之徒

解曰柔弱者道之本守道之本自勝而已故無一不勝以此勝一身以此任天下有安而無危有福而無禍雖未嘗先人而人莫之能先是乃善攝生者與天地同久之道也易曰巽以行權莊子曰於魚得計義協於此故老君粥子其書每致意焉其攝上古之言則以此道自古以固存也

狀不必童而智童智不必童而狀童聖人取○童智而遺童狀衆人近童狀而疏童智狀與○我童者近而愛之狀與我異者疏而畏之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趨者謂之人而人未必無獸心雖有獸心以狀而見親矣傅翼戴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謂之禽獸而禽獸未必無人心雖有人心以狀而見疏矣庖犧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夏桀殷紂魯桓楚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而衆人守一狀以求至智未可

幾也

解曰所謂有非人之狀者其形貌之近似若蠡目豺聲虎頭燕頷戴之近史爲可考者斯言胎合乎造化之妙特人惑於淺智不悟童智之奧爾列子務明至道故擴口而言唯誠理之是取而不顧衆意之所驚也

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帥熊羆狼豹貙虎爲前驅鵰鶡鷹鳶爲旗幟此以力使禽獸者也堯使夔典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此以聲致禽獸者也然則禽獸之心奚爲異人形音與人異而不知接之之道焉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通故得引而使之焉

解曰觀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則以力使禽獸不誣之理也

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童者其齊欲攝生亦不假智於人也牝牡相偶母子相親避平依險違寒就温居則有羣行則有列小者居內壯者居外飲則相攜食則鳴羣太古之時則與人同處與人並行帝王之時始驚駭散亂矣逮於末世隱伏逃竄以避患害今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者蓋偏智之所得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聚之訓而受之同於人民故先會鬼神魑魅次達八方人民末聚禽獸蟲蛾言血氣之類心智不殊遠也神聖知其如此故其所教訓者無所遺逸焉

解曰皇步帝驟有虞氏之官湯武之室以言世每降而道每隘也在太古之時則禽獸與人同處與人並行而不疑世降而每隘乃始驚駭散亂逃竄隱伏矣夫異類而與人同處並行雖曰太古之時則然亦太古神聖之人有以會聚而訓受之也且古今之時則異矣而神聖何殊於古今後之神聖之人亦有矣不聞聚禽獸蟲蛾而訓受之者何哉蓋世已降矣異類既已驚駭散亂隱伏而不可復聚矣雖有神聖之君亦能使鳥獸魚鼈咸若而已故必達乎聖人之時而後可以語聖人之道

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羣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意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匱焉將限其食恐衆狙之不馴於己也先誑之曰與若芧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芧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猶此也聖人以智籠羣愚亦猶狙公之以智籠衆狙也名實不虧使其喜怒哉

解曰喜怒之用皆不中也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狙公賦芧名實不虧將欲限其食使之伏而喜必且誑之而使之起而怒故終得其喜也如亦遂而與之以朝四而暮三非特不得其喜必亦起而怒矣且衆狙之喜怒非有僞也三四之數無增損於七也計衆狙之心寧飫於朝而餒於暮也則朝暮之多寡喜怒安得不爲用哉嘗謂自太易既判一變而爲七天三地四之數一奇一耦方生方成萬物不能逃其數也不明其數則役於數不惑於數則能用其數非唯衆狙之喜怒爲然也覇者雖

娛之治所以著稱於聖人之門者為其以能鄙相籠也非唯霸者之治為然也雖聖人之應帝王未免於以天下為籠也特其用數有微妙故其治効有淺深爾推而極之雖天地之造化一晝一夜一覺一夢一寒一暑一死一生亦無以易大衍七七虛一之數矣故謂衆狙之喜怒為惑則物物皆惑也謂人之喜怒為是則衆狙之喜怒安得獨為非乎人見衆狙之籠於狙公則笑之至於己嘗處於籠而不知笑是亦惑矣故以人而笑衆狙亦猶孟子所謂以五十步笑百步也且狙之為物善伐其巧恃其便其心難於調御者也乃惑於三四反覆之數而不悟而況於餘物乎是或列子特取狙公賦芧之意也雖然狙公以損其家之口而至於匱故不得已而限狙之食爾由是知聖人以智籠羣愚亦以世降而不足於道故不得已歟

紀渻子為周宣王養鬬鷄十日而問鷄可鬬已乎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影嚮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鷄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鷄矣其德全矣異鷄無敢應者反走爾

解曰鷄木畜也木與木相摩則然故鷄為善鬬之畜虛驕則有傲物之態恃氣則有淩物之志雖未嘗見鷄而求敵無所不至若是則能無懼而已矣豈能必勝哉故問其可鬬則曰未也猶應影嚮則能不恃其氣顧影之所嚮則應之爾猶疾視而盛氣則弗逐於影之妄見嚮而應之也有敵之者至則致其雄毅以待之而已然而疾視則其神不寧盛氣則其心不平雖弗與之鬬而心動於內神沮於外但忍而不發爾故曰未也及其幾矣之後鷄雖鳴而無變望之似木鷄其德全矣蓋內忘其氣外忘其形他鷄雖竦立而鳴而我不聞其聲矣與槁木何以異哉則不爭之德莫盛於此故曰全也天下之鷄皆莫之能敵但反走而怳服矣若太上之降胡俗孔子之服門人也心為絳宮於禽為朱雀聖人善養於內使之足而不貪飽而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衆人但養於外使朱雀常饑翺翔八表惟利是求不貪則不足以滿其懷不爭則不足以充其欲至於死而後止悲夫

惠盎見宋康王康王蹀足謦欬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為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無意耶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者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耶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盎對曰孔墨是以孔丘墨翟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

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盎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

解曰宋康王說於勇力方惠盎之見也康王蹀足謦欬疾言惡其以仁義之說投於我也其意疑若不可近矣而惠盎因以勇力投其好屢進其說而終歸於孔墨宋王將以其言爲然則既拂其所好矣將以其言爲不然則未見其背於理也是以惠盎既出則謂左右言其辯爾嘗試論之在可言之域初無定是非也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爾有若儀秦習縱横之言而遊於戰國俾六國之君皆知其爲辯終不能屈其說信其言而用之安中國者各十餘年則辯者之是非果如何耶雖列子之書亦未免於辯也其言此者亦遣其著書陳言之一端爾

黄帝解

莊子以帝王之功爲聖人之餘事謂之爲餘事者不曰帝王之功爲不足爲也亦云聖人之道博大宏深帝王之功皆其糠粃土苴之所爲爾蓋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以其有帝王之功也天下之所以仰望於聖人者以其有帝王之治也故莊子亦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夫天之神地之富必形於天瑞之生化則聖人之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以應帝王者安可以已哉此黄帝之篇所由而作也昔者神農氏没黄帝堯舜氏作道出而爲德矣皇降而爲帝矣而黄帝爲帝之始雖有應世之務未至乎堯之放勳也雖有濟世之德未至乎舜之明德也然而既已通天下之故則思爲之端起而吉凶之變生矣故其始也喜天下之戴己繼乃憂天下之不治五情惑於内肌色皯於外自非齋戒以神明其德安能當天下之至變爲天下之至難而不蹈於凶咎悔吝之域哉唯黄帝能齋心服形而不離於至道是以雖遊於榮辱利害之塗而辱與害之所不能及天下之治幾若華胥氏之國也有若姑射神人之所爲即黄帝之治効也有若列子之御風而行即黄帝之至道也至人之守純氣聖人之藏於天商丘開之與物無迕梁鴦之心無逆順凡皆其鼓舞萬物之所本也津人之操舟呂梁之蹈水病瘦之承蜩趙人之處石入火凡皆其感通天下之功也以此感通天下則天下孰足以累之以此鼓舞萬物則萬物孰足以撓之黄帝之所以爲帝其道如此故列子之論道數稱黄帝書以爲宗原缺終於應帝王者亦此意也且列子既著黄帝之篇至於稱楊朱之言則以謂五帝之事若覺若夢渾賢愚而歸於消滅其言堯舜亦謂其與桀跖同腐盖自道觀之則黄帝之治初不離道由帝王之功以觀則大道之體已隱矣其功名之跡幾何而不與時俱運而同歸於盡耶其稱楊朱之言豈非去黄帝之功名而存其大道歟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四

沖虛至德眞經解卷之五 六卷同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臣江遹進

穆王上

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硋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露寢以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爲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廚饌腥螻而不可饗王之嬪御膻惡而不可親穆王乃爲之○改築土木之功赭堊之色無遺巧焉五府爲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媌靡曼者施芳澤正娥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紈粉白黛黑佩玉環雜芷若以滿之奏承雲六瑩九韶晨露以樂之月月獻玉衣旦旦薦玉食化人猶不舍然不得已而臨之居亡幾何謁王同遊王執化人之祛騰而上者中天迺止暨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所據望之若雲屯焉耳目所觀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王實以爲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王俯而視之其宮榭若累塊積蘇焉王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

解曰方外之與方內其不相及亦遠矣穆王方之內者也化人方之外者也西方主金金爲從革故化人之來必自西極也物本非有身原太虛化人造物之主也六合所不能拘五行所不能役故可以撮乾坤于黍米之中促劫運于須臾之內綽綽然○猶有餘地至于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變物之形易人之慮皆平常閑事爾穆王在耄荒之中見物皆有知身不虛故驚天駭地而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惟露寢引三牲選女樂庶幾其歡心焉而不知化人之所樂者眞樂無樂爾反以爲卑陋腥膻困懷中頹而不肯一顧焉王又改築中天之臺於終南之上其高千仞選鄭衛之處子以滿之奏承雲六瑩九韶晨露以樂之獻玉衣進玉食而不知化人者居無居味無味色無色聲無聲又豈悅夫人間之所悅者乎化人見王有懇懃恭敬之心似可教者然未可頓超最上乘道試漸引之入於下乘之道使攬其袪而同遊上中天之半及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霄之外上無所攀下無所據若雲屯于碧霄而不墜焉耳目之所觀聽鼻口之所納嘗皆非世間之所有自以爲清都紫微鈞天廣樂上帝之宮闕乃復從上俯而視之却見人間昔日舊宮但累土積薪爾與○蜂房蟻穴何以異哉乃捨甲檝趍高潔不顧復還於故都髮鬀數十年矣嗚呼穆王亦丹臺之舊侶也謫降人間塵俗之氣尚未深染故能安棲聖境此雖下乘之所居豈胎生肉人所能到哉縱使能到亦魂驚魄喪而必求反歸也

化人復謁王同遊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視音響所來王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藏悸而不凝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化人移之王若殞虛

焉旣寤所坐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昲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人化人曰吾與王神遊也形奚動哉且曩之所居奚異王之宮曩之所遊奚異王之圃王閒常疑蹔亡變化之極徐疾之閒可盡模哉王大悅不恤國事不樂臣妾肆意遠遊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驊騮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滅主車則造父爲御𦿌𦿌爲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柏夭主車參百爲御奔戎爲右馳驅千里至于巨蒐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湩以洗王之足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遂宿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別日升于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詒後世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爲王謠王和之其辭哀焉廼觀日之所入一日行萬里王乃歎曰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諧於樂後世其追數吾過乎穆王幾神人哉能窮當身之樂猶百年乃徂世以爲登假焉

解曰化人之道千變萬化不出於一唯其至一是以眞能證其道者一超而入無有漸次以夫學者其才未可告以聖人之至道也故假示中天之化使之覩人閒之無有審世累之可厭而不思其國矣乃始示以至道之眞境也仰不見日月則高不足以擬之俯不見河海則深不足以命之光影所照目亂而不能得視則天光內發可視以神而不可視以目音響所來耳亂而○不能得聽則天籟自鳴可聽以氣而不可聽以耳由此而視化人之宮亦猶中天之視其國矣穆王不足以進此故解心釋神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也夫化人復謁王同遊所及之處則初不離於中天而見聞之異廼至此者蓋妙道所在不離當處頓超羣有非特不異於化人之宮爾其所居其所游初不異於王之宮王之圃也由是知狂聖之所以異域者名轉而實不轉人迷而道不迷亦若神游而形不動也嘗謂化人之來於西極也豈從顯奇出異務駭於俗哉蓋將俾斯民同之乎妙道而後已如穆王能先覺其道則黃帝華胥之治可幾矣奚止一身之娛哉方穆王虛五府以爲化人之奉化人猶不舍然化人豈眞有心於聲色臭味之樂哉蓋欲其卽此而悟世味之無樂也此而不悟於是化人與之爲神游顯示幻化欲其覩化工之隨起隨滅而悟神理之自然也彼方假示變化穆王乃實以爲清都紫微鈞天廣樂而樂之○抑又非夫至於化人復謁王同游則示以道之眞境也穆王至此非特不能進請於化人而求還矣何則妙道之行超於形體豈未得於道未證其理者所能居其域哉化人知其終不悟矣故於其求還也亦不制止之焉雖然化人移之王若隕虛是亦所以覺之也而穆王終以不悟故及其旣寤則自失者三月也然而由此而復更問化人化人語以神遊之理乃始悟變化之理而大悅也於是不恤國事而遺物不樂

臣妾而離人肆意而不守其心遠遊而不局於近命駕八駿之乘馳驅無所不至矣夫造父三百之倫不世出八駿之乘非常有一日而行萬里則其超虛送日之步風雲不足以擬其駃矣馳驅千里至于巨蒐氏之國者蒐擇也方且馳驅而擇所徂向也白鵠潔白高飛之物牛馬任重致遠之畜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將易其慮而使之趨高也具牛馬之湩以洗王之足則滌其形而使之致遠也崑崙西極之山也謂之○崑崙則擬夫道之高明渾淪也赤水之陽○水之北也陰而含陽元妙之象也其始也至于巨蒐氏之國則通之而不守宿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則猶託宿而不久處也別日升于崑崙之丘則進於道矣莊子以支離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墟爲黃帝之所休謂黃帝由崑崙之丘南望還歸而遺其玄珠則崑崙之象道可知矣夫穆王能升于崑崙之丘則其肆意所遊亦遠矣然其行不能無假於輿馬非若化人之神遊也故雖一日行萬里猶可期以數雖入於西極終亦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太虛而不能至化人所從來之國也黃帝至聖之人也雖封于其宮而不見其人西王母仙聖之種也雖不容於不主而賓之抑與之觴于瑤池之上而徒歌以倡之宜能心醉其道而得其樂矣而穆王之和其辭哀焉是止能窮當身之人樂而不得夫天樂者也廼觀日之所入者日道喻也莊子以十日並出萬物皆照爲德之盛則日之入於○西極其聖人斂道而歸於大本大宗之象○歎觀日之所入則觀之而已不能造其道也故終則嘆其不盈于德而諧于樂也周書稱其百年耄荒是所謂後世追數其過也然而能窮當身之樂而得壽之大齊是乃世俗之所謂登假於道者故考以竹書蠹簡求諸石室不絕金繩山經爾雅及乎大傳咸紀其說焉嘗謂黃帝之夢神行也穆王之化亦神遊也夢化均矣而異其治劾者黃帝之夢本於齋心服形穆王之化殆變易於化人爾又黃帝之寤得之自然穆王乃不得已謂於化人而求還爾此黃帝所以既寤則怡然自得而致華胥之治而穆王既寤則自失者三月止於窮當身之樂而已

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請其過而求退尹文先生揖而進之於室屏左右而與之言

解曰欲學幻者是欲以幻還學於幻也三年之久其幻化之極可盡模哉三年不告○其術是以不告告之也老成子莫能洞視○不說之理方且請過而求退故尹文先生不得已而與之言揖而進之於室其道奧也屏左右而與之言則衆不見獨非所與知也所謂老成子則晚聞大道而能有成者也故其學幻於尹文先生則始也請其過而求退終能傳其術也所謂尹文先生則內得於道示斯文以尹衆者也故老成子學其術焉

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予曰有生之氣

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者謂之化謂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

解曰生死幻化槩而論之如形之影如水之漚如蘿之露如電之光皆幻而已即其巧妙功深而難窮難終者謂之生死即其巧顯功淺而隨起隨滅者謂之幻化謂之者因其用而彊名之也故微妙雖殊其巧均也淺深雖異其功等也則幻化奚異於生死哉唯知幻化之不異生死則死生不足以爲大幻化不可以言淺死生不能變幻化自我出矣故學幻者必本於知幻也雖然知不離覺說有覺者不離幻境說無覺者亦不離幻是故由知學幻以幻幻物雖能幻物我猶在幻既有學幻之知斯墮爲幻之境矣唯眞能以性覺者諸幻盡滅初無有心奚須學哉然則尹文先生之不告老成子是眞能幻者矣

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自在憣校四時冬起雷夏造氷飛者走走者飛終身不著其術固世莫傳焉

解曰麗於形體無動非幻造化雖妙亦不離幻造化幻物常因人爲人之爲幻亦依天理造化之幻不離陰陽人之幻化不離數變制於陰陽則雖眞亦幻窮其數變則即幻而覺覺在於我幻豈屬彼苟得此道奚不特能幻物而不幻於物爾遂能憣校四時更造雷氷變易飛走奪造化之幻矣且所謂幻者果何自而然哉要其所本依於妙心是生其體猶如空華從空而有幻體雖顯幻理則妙顯斯有幻妙故能幻唯顯故可得而言唯妙故必深思三月而後得其道爾且古之學幻者非曰幻可以駭俗也故學之蓋將即幻而覺其道爾故語其能幻則飛走可易雷氷可造及既得其道則終身不著其術固世莫傳焉噫幻化之妙若此故尹文先生亦不自任其道姑道老君徂西而告之之言爾

子列子曰善爲化者其道密庸其功同人五帝之德三王之功未必盡智勇之力或由化而成孰測之哉

解曰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者幻化萬物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覺幻化之道也天地之幻物陰陽迭運寒暑審度使萬物莫不由其道而得其宜不以憣校四時爲功也如天地亦以冬起雷夏造氷爲幻則物無遺類矣則善爲化者亦奚以顯奇出異務駭人之觀聽爲哉是以聖人之化雖曰密庸不可俄而測其功則亦同於人而已此老成子之能幻所以終身不著也孔子能之而不爲亦此道也五帝三王皆古聖人也或遜或爭因時適變雖示智勇之功而默運不言之妙人能覩其功而莫測其化之之由未足以語帝王之治也

覺有八徵夢有六候奚謂八徵一曰故二曰爲三曰得四曰喪五曰哀六曰樂七曰生八曰死此者八徵形所接也奚謂六候一曰正

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此六者神所交也

解曰覺之證夢之候雖神形所遇不一其理要其所本唯其心之自造爾

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惑其所由然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由然知其所由然則無所怛

解曰感變之所起不出於覺之證夢之候理之常爾識其所由然且能無所怛而況於知道乎知道者雖死生曾無變乎已其視夢覺亦末矣

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焫陰陽俱壯則夢生殺甚飽則夢與甚飢則夢取是以以浮虛爲疾者則夢揚以沉實爲疾者則夢溺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舞者哭

解曰夢者神之所遇也至神之道陰陽莫測莫之能測則莫之能制矣人之爲神因精而集寓於形體因於陰陽因於彼則必役於彼矣此一體之盈虛消息神遇爲夢所以通於天地應於物類而無所逃也故夢涉大水夢涉大火氣實制之也飽而夢與飢而夢取欲則使之也或夢揚或夢溺則疾爲得以蠱吾之神也或夢蛇或夢飛則物類得以感吾之神也將陰夢火將疾夢食則夢想之顛倒有如此者飲酒者憂歌舞者哭則憂喜之更生有如此者夫以一身之微百年之生晝夜居半一不能守其純氣則與時盈虛陰陽萬物晝夜爲吾之寇形勞而不休神耗而不已終身役役與物俱化矣可不悟哉嘗究夢覺之理夜旦之常爾夢之所見雖曰神遇實爲形役形之役我非形能役我則自役由我役形形反役我我受其役反不能制方其爲夢不知是夢因覺知夢俄而復夢猶以爲覺夜旦遷流而不停終身覺夢而不悟雖水火取與等相初無有實而憂懼喜樂之態具有於心然而覺能知夢夢不知覺則覺固異於夢覺之所爲止存於思慮之中夢之先知乃見於思慮之外則夢實靈於覺旦旦之覺其云爲常有倫昔昔之夢其閒見常不續夢覺須臾之説爾其差殊之變乃至於此又況生死爲去來之大變茍非其人欲無輪溺於造化得乎哉雖然茍能早悟於夢覺則死生之去來亦不足道矣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之五

沖虛至德眞經解卷之六

穆王下

子列子曰神遇爲夢形接爲事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故神凝者想夢自消信覺不語信夢不達物化之往來者也古之眞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幾虛語哉

解曰晝之想夜之夢夢也魂交覺也形開晝夜迭運物化往來猶如空華隨起隨滅故信覺者不可以語道信夢者不可以爲達雖然神形所遇雖合於物究其所生咸其自造故夫想夢之顛倒與夫想夢之自爲非有佗也亦在天神之凝不凝而已所謂眞人者不離於精而其神凝者也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拒不以心揁道不以人助天翛然而往翛然而來不逆於物化之往來而於夢覺都無所信者也故能其覺自忘而其寢不夢也

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亡辯日月之光所不照故晝夜亡辯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爲者實覺之所見者妄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跨河南北越岱東西萬有餘里其陰陽之審度故一寒一暑昏明之分察故一晝一夜其民有智有愚萬物滋殖才藝多方有君臣相臨禮法相持其所云爲不可稱計一覺一寐以爲覺之所爲者實夢之所見者妄東極之北隅有國曰阜落之國其土氣常燠日月餘光之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根木實不知火食性剛悍彊弱相藉貴勝而不尚義多馳步少休息常覺而不眠

解曰西極之南隅坤兌之方也萬物由坤之致役而趨悅息之兌故其國以夢之所爲者爲實謂之古莽之國則其道廣莫自古以固存也是亦西南之類也東極之北隅艮震之方也萬物由艮之徑路而達乎震之大塗方將趨於相見之離故俗常覺而不眠謂之阜落之國則以物生阜而爲聚落也是亦東北之類也中央之國陰陽審度故一晝一夜一寒一暑以覺爲實以夢爲妄凡皆不能逃陰陽之變爾

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下趣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呼而即事夜則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昔夢爲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遊燕宮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有慰喻其懃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吾晝爲僕虜苦則苦矣夜爲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哉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昔夢爲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爲也數罵杖撻無不至也眠中啽囈呻呼徹旦息焉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爲僕苦逸之復數之常也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耶尹氏聞其友言寬其役夫之程減己思慮之事疾並少閒

解曰晝夜各分形神迭用晝勞於神者其形則佚故夜則神佚而形勞晝勞其形者其神則佚故夜則神勞而形佚此陰陽消長物極則反之道也尹氏與其僕所以有

若佚之復而不得兼於覺夢也昧者不察夫盈虛之理信覺爲實以夢爲妄知趨於晝之利害而不暇知夢之苦佚殊不悟使夢而無知則可矣夢而有知則哀樂欲惡不殊於覺又安可以爲妄哉尹氏知以是爲疾而訪其友是或神者先受之也至於能寬其役夫之程減已思慮之事疾並少間則其理誠可信矣如俾其誠之不已於已思慮損之又損則至神可凝想夢自消奚止其疾少閒而已哉

○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爲夢焉順塗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真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薪者之得鹿耶詎有薪者耶今真得鹿是若之夢真耶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耶薪者之歸不厭失鹿其夜真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爽旦按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士師曰若初真得鹿妄謂之夢真夢得鹿妄謂之實彼真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仞人鹿無人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以聞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訪之國相國相曰夢與不夢臣所不能辨也欲辨覺夢唯黃帝孔丘今亡黃帝孔丘孰辨之哉且恂士師之言可也

解曰人之常情信覺爲實以其形之所接也謂夢爲妄以其魂之所交也今焉覺之所爲而忘之不幾於夢乎夢之所遇而有○實不幾於覺乎蓋覺之所爲每出於有心故易以忘神之所遇或出於無心故夢則靈要其夢覺初無二致冥之則俱真辯之則俱妄如仞夢爲實方其夢時奚不知其爲夢以覺爲實則既已覺矣奚爲復有夫夢斯人之生適居中央之國故其於夢覺別之如此如以夢覺之理語諸古莽阜落之民則其是非特未可定也鄭之薪者其初以實爲夢終則以夢爲實取鹿者用其言而以爲夢取其鹿而爭其鹿夢覺雜揉真僞交馳是非相蓋此所以必有訟也士師聽其訟而折之者也將以取鹿者爲是則鹿本薪者之有謂薪者爲是則尋而得之蓋出於夢是非樊然莫知其辨據鹿而二分之安可以爲聽訟之善乎此鄭君聞之所以歎而訪之國相也然而覺夢之理平分晝夜信覺不語信夢不達唯黃帝孔子能辨其然爾非黃帝孔子則是非安可以遽而折之哉然則士師之二分其鹿雖爲之不得已要其至則二分之者其於覺○夢都無所信而無所不信者也雖未至於想夢自消可謂能任之矣且恂士師之言不亦可乎士師法之所在也凡有形有名而以法爲分者是非紛然莫適爲可皆爲之於且然而已不得已而可乎可不亦可乎

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闔室毒之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

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非祈請之所禱非藥石之所攻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瘳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饑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爲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

解曰理涉於情僞則卦兆可占爲見於利害則祈請可禱疾得於嗜欲則藥石可攻○

○迷忘之疾蕩蕩然不覺天地之有無又何占相祈禱藥石之所能已乎露之而求衣未能忘寒暑也饑之而求食未能忘形體也幽之而求明未能忘好惡也由是知華子之忘特以疾而有所蔽爾非眞能忘世態者故儒生欣然知其疾之可已也如眞忘者雖造化亦末如之何矣豈儒生淺術之所能已哉儒以詩禮發塚最爲害道之大原者其所以使斯民離實學僞亦有以啓務而罔覺之使人由之而不知也故自以謂其方密傳世必屏左右而獨與居也與之居七日則渾沌死而視聽食息均於人矣故積年之疾一朝都除

華子既悟廼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故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覺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顧謂顏回記之

解曰具之難遇而僞之易以亂人也久矣○所樂在於具則萬物不足以易其好辟妻子之愛爲可割矣所物不足以擬其尊雖儒生之道不足守矣故華子既悟則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也華子知忘之爲可樂則宜於世累能忘之而弗念矣猶恐外物之亂其心而不復得須臾之忘又況於初不知忘之爲可樂而日趨於是非之塗若華氏方且以華子之忘爲閨室之妻儒生方且欣其疾之可已則其心之淆亂何如邪所謂宋陽里華子者陽則以生育長養爲事華則得陽而蕃鮮是皆趨於擾擾之塗者也中年病忘則落其華而反本焉及其既悟則復趨於膠擾之塗矣反常者兇之恍澤生出者震之決躁故華子既悟廼大怒也子貢居言語之科方且以賢於方人見怍於孔子若顏子則能忘仁義忘禮樂屢進而至於坐忘矣故孔子顧謂顏回記之

○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及壯而有迷罔之疾○聞歌以爲哭視白以爲黑饗香以爲朽嘗甘以爲苦行非以爲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汝奚不訪焉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老聃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昏於利害同疾者多固莫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

子汝則反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

解曰歌哭白黑香臭甘苦至於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紛紛之名同一妙本初無二致由彼妄情有於愛惡物物分辯種種假名尋名求實執着不易莫有覺者即其一端而論之以白爲白是從衆也以白爲黑是從我也從我則衆疑從衆則我惑彼我異言白黑殊名名言雖殊體性不動是以名言之異衆寡相傾寡不敵衆以迷導迷淪胥以溺而不反矣安可遽以衆人之同疾爲是一人之獨覺者爲非耶楊氏以爲我之道傾天下方且與儒墨相爲是非白黑故爲逢氏病之而俾之訪於魯之多術者逢氏則逢物而偶之者也故少而惠長而以迷罔爲疾

○且吾之此言未必非迷而況魯之君子迷之郵者焉能解人之迷哉榮汝之糧不若遄而歸也

解曰天下本無正是大道不涉言詮但聖人垂世立教者不免於云云耳又恐學者以衆人之言爲非而以聖人之言爲是遂認而不捨守而不忘詩所謂黄金雖貴入眼成瞖故老子曰吾之此言未必非迷況魯之君子立仁義忠信之教垂詩書禮樂之文迷中之最迷者又安能解人之迷哉榮汝之糧不如遄歸蓋使之返照求之於內耳

○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乃喟然而歎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涓然而泣指壠曰此若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予昔紿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慙及至燕真見燕國之城社真見先人之廬冢悲心更微

解曰傳教者有真偽受道者有先後先入者爲主後入者爲客今之學者先遇一師傳以偽法遂認而守之謂其無以復加矣數年之後忽遇真師傳以真理反執而不信至于終身不悟良可悲哉故禦寇設此燕人過晉之喻斯人也生于燕而長于楚既老而歸過於晉國同行者誑之曰此燕之城也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也乃喟然而歎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也乃涓然而泣指壠曰此若先人之墳墓也乃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而大笑曰此晉國也向吾紿若其人大慙及至燕國真見先人之廬冢悲心遂消沉而不能更發矣蓋境之感人初見則動情也深再見則視猶平常且父母之邦本以樂生也今愈近而愈慼終至於涕泣而止爾何生之樂哉又其所謂燕者初非燕國實晉城爾彼以偽紿真此以真信妄自紿之者以觀真足資其獻笑爾由是知人之所謂內外親疏喜怒哀樂未有不猶燕人之紿也從而觀疏憂樂之亦未有不見笑於造物者猶燕之人也如亦悟其不真則亦必思其當悲憂之時何至而能爾也然而親疏不在物而在我真偽不在境而在心心真則雖偽亦真心惑則雖真亦偽向俾晉人終不

自言其紿則燕人之情終亦不易矣及知其爲紿雖眞見先人之廬冢悲心更微矣何則人之心未始不眞一誘於人僞欲復於眞不可得矣是以燕之人眞情一散浸不可復其後彼雖以誠而來我亦審其無妄矣欲强之悲終亦弗能矣可不愼哉嘗原老列之教大抵期鎭斯民以無名之樸使之不蕩於僞而已不以治斯民於旣澆漓之後爲教也故道經終言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而穆王之篇終之以此也

穆王解

由皇而下至於王功雖曰道之屢降要帝王之應世咸本於道皆聖人之所爲也特其因時適變居帝者之世不得不爲帝功至王者之時不得不爲王業爾治至於王功而末矣雖賢人可久之德亦庶幾及之矣故禹湯文武同爲王功啓之賢亦足以承禹之道成王之中才亦能持守文武之業也至於穆王道不足以傳化人之妙不盈于德而諧於樂周道自是而衰矣於帝言其盛於王言其衰始終之理也且五帝之德三王之功其道審膚或由幻化直若一夢爾故此篇劇言覺夢之理有若古莽之國以夢中所爲爲實者有若阜落之民常覺而不眠者役思慮於晝則昔昔夢爲人僕勞形體於晝則昔昔夢爲人君至於爭鹿之訟則覺夢又不可得而辯矣聖人應世之跡如斯而已誠能審覺夢之道則知病迷者非本迷病忘者非本忘是非美惡同之於道道化德業同於一致其塵垢粃糠足以陶鑄堯舜而有餘而況於王功乎嘗原天下之治始於三皇方是時也以道在宥天下民結繩而用之卧則居居起則于于可謂至治矣然既已出道而爲治矣則時運而往必降而爲帝者之德帝者之治若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亦已盛矣然德已顯矣必至於湯武之王人皆知王者之功見於夏禹之時殊不知其閫端乃自於三皇之前而其末存乎千歲之後也故譬道之每降猶水之離源其流無已去本日遠必不可復反矣莊子謂有虞氏爲招仁義以撓天下謂聖人爲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蓋謂此也雖然有聖人者能以道御時不隨世降雖成周之王可使民之攸塈不殊於至德之世此則子列子之垂訓有望於萬世旦暮之遇也

沖虛至德眞經解卷之六

沖虛至德眞經解卷之七

宋杭州州學内舍生臣江遹進

仲尼

仲尼閒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

解曰退朝曰閒閒居則方退食自公故其憂有在於治天下遺來世有以見聖人雖閒居乃心罔不在王室其忠有如此者問也者心之所欲爲而未達者仲尼之憂雖顔子所未喻況子貢之弗如哉故不敢問

出告顔回顔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

解曰回之援琴而歌欲夫子之聞之也果召回入有以見聖人之教不倦

問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憂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孔子愀然有閒曰有是言哉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爲正也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

解曰顔子之樂在道孔子之憂以人由衆人以觀唯顔子爲獨樂由顔子以觀唯孔子爲獨憂天之所與樂之而不辭謂之樂天命之所制順之而不逆謂之知命能樂天而不能知命能知命而不能樂天皆不足以爲不憂雖樂天知命則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是所以不憂也顔子得是道矣故居於人不堪之憂而能不改其樂也雖然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以樂天知命爲不憂始之所是也以樂天知命爲憂之大今之所言也顔子之於孔子得其行而未得其所以行所以援琴而歌而不能與聖人同憂也且皆聖人之言也豈眞有迕而不合哉因時適變姑請以今言爲正爾至於眞樂眞知則今昔之言又烏知其辯

今告若其實修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曩吾修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非但修一身治魯國而已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謂所樂知也無樂無知是眞樂眞知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爲詩書禮樂何棄之有革之何爲

解曰聖也者德之極而道之至也謂之聖人則心凝形釋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當有何憂哉雖仁者猶能不憂而況於孔子集聖人之大成者其果有憂乎如未免於有憂則不可以言聖矣謂聖人爲有憂是不知聖人者也今而自以爲憂之大而形於色者蓋聖人者萬物之所係一化之所待而自任以天下之重者也以樂天知命修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我則不憂矣安能使斯民皆無憂乎彼民未盡無憂則聖人安能獨無憂乎非特憂在於當年其憂又有及於來世方來之世爲無窮斯民之憂爲無盡聖人之憂亦與之爲無盡則其爲憂也不亦大乎

又況修詩書正禮樂將以求治而其道不行以詩書禮樂爲無救於治亂思欲革之而未知其方安得而無憂乎何則六經先王之陳跡也豈其所以跡哉夫跡履之所出而跡豈履哉雖然跡雖不可守而履亦不可廢也故詩書禮樂棄之則無以爲治即之則不能爲治今而以樂天知命爲不憂是併與其履而棄之矣又何以爲治哉是以謂之樂天未免於有所樂也謂之知命未免於有所知也有所樂則必有所憂

○有所知則必有所遺唯得所謂真樂真知○則無樂無知矣無樂無知則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爲憂樂兩忘爲無爲俱遣詩書禮樂亦不必棄而革而天下可治來世可遺也此易所謂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也孔子所以刪詩定書繫易作經諄諄於垂訓者蓋以此也

顏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歸家淫思七日不寢不食以至骨立顏回重往喻之乃反丘門絃歌誦書終身不輟

解曰顏子嘗請行於孔子而將之衛矣孔子以爲若殆往而刑爾是或未得所謂樂天知命有憂之大而然歟至於謂其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同於孔子其以有得於此而然爾至於子貢雖曰智足以知聖人於聖人之天道則不得而聞也故至此則茫然自失雖然深思歷時而不變至於不寢不食而骨立則都忘我體融會於理可告以聖人之道矣故一得顏子之喻則釋然

○反夫子之門終其身爲絃歌則得其樂誦○書則亦知詩書之不必棄也

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氏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丘耶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孫氏曰吾常聞之顏回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聖人孰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魯侯聞之大驚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魯侯卑辭請問之亢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視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柰何寡人終願聞之

解曰人之見聞不離形體雖聖人亦無以異於人也特聖人所以爲見聞寄於形體以發其明不盡循於形體也唯其不循形體故能廢心唯其寄於形體故猶用形廢心即亢倉子之視聽不用耳目用形即亢倉子之不能易耳目之用以亢倉子之爲聖不殊於孔子之聖則知孔子之道無異於老君之道也

○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

解曰太初有無無有無名而神運乎其中矣太初兆而爲氣之始氣委和而有生有生斯有心造化之均付於人者如此所以有狂聖之異者以其所合不同也聖人則每陟愈上而合於無合於無則無往而不合矣衆人則每降愈下而合於物合於物則無適而不礙矣體合於心則忘其形體心合於氣則忘其思慮氣合於神則渾然

一氣聖而不可知矣然而神雖妙猶未離
有至於神合於無則同於太虛於大不終
於小不遺萬物莫能逃其鑑矣
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
近在眉睫之内來干我者我必知之乃不知
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覺心腹六藏之所知其
自知而已矣魯侯大悅佗日以告仲尼仲尼
笑而不答

解曰八荒之外至遠也山河布列萬物紛
錯視聽之所不周眉睫之内至近也腑藏
○居中竅穴居外知見不能自見神合於無○
則形體融虛物象銷殞渾然太虛雖麼蟲
之微可視猶嵩山之阿況於介然之有乎
雖麼蟲之聲可聽猶雷霆之響況於唯然
之音乎老君曰其出彌遠其知彌少義協
於此雖然聖人不務多知也來干我者則
知之爾唯其不務外知是以莫覺莫知其
知自然無所不知也如其所知得之於覺
則不離於體得之於知則不出乎思又焉
能無不畢知哉亢倉子之言盡之矣莫逆
於心而不可以容聲矣是以魯侯以告仲
尼仲尼笑而不答

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
何敢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商太宰曰三王
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不
知曰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
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
任因時者聖則丘弗知商太宰大駭

解曰道一而已皇降而帝堯以是而傳之
舜舜以是而傳之禹湯文武皆古聖人也○
○然而羲皇之簡朴堯舜之遜湯武之爭孔
子之素王皆其不得已因時而應世所以
為聖者隱矣故孔子於商太宰之問在已
則曰不敢於人則曰不知雖然善任因時
則道顯善任仁義則德著善任智勇則業
富博學多識則窮理盡性皆聖人之事也
特不敢知而已且皇降而帝帝降而王商
太宰則王者之佐爾彼其於帝王之治方
且祖述憲章之不暇遠而告以弗知為帝
為皇之聖彼又烏能無驚乎哉

曰然則孰者為聖孔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
人有聖者焉

解曰所謂聖人者即皇之道帝之德王之
業孔子之集大成也孔子語商太宰者亦
皆聖人之事也其所以不居其聖者蓋所
以聖則與於神而不可知矣聖人作而兆
於變化則為萬物之所覩而所以為聖者
隱矣可知其治而不知其道矣商太宰乃
欲外聖人而求聖惑亦甚矣孔子動容將
正容以悟之也動容有間而不悟是終不
○能知言之謂也於是乃告之曰西方之人○
有聖者焉所謂西方之人者亦以聖人之
不離於神天之本宗而未兆於變化者為
言爾蓋西為復命反性之方也且天道自
西而之北至北而後為復命之至列子語
聖人之道無訟言於西方者方袪衰周文
勝之弊欲斯民去華而就實故言主於西
亦以此言化人之所從來老聃之所徂往
也如至於北之辯則又將為震之出矣此
其言之旨歟

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為聖弗知真為聖歟真不聖歟

解曰天下本無事彼民有常然不忍一世之傷而治之斯瞽萬世之患而莫之救矣是故應帝王者以道觀言命物之化所不免也然而有言則必有疑之者矣有化則亦有拂之者矣名存於治亂則其去聖逾遠矣唯蕩蕩乎民無能名者為足以擬聖也老君曰道常無名無始曰道不當名聖○人者道之至也可名則非道矣由伏犧而至孔子其應世之跡不幾於貴名聲於天下者乎宜孔子不知其聖也然而以無能名為聖既可名以無名亦既有矣安得為無能名蓋終不可得而名者道之真名之以無能名而託其無者聖人之不得已故孔子雖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終亦云弗知其真為聖而真不聖也雖然所謂無能名者非以虛無無為離於稱謂為無也故曰雖為而無為之之累若可名而無可名之實爾故孔子嘗以蕩蕩乎民無能名稱堯矣不廢其巍巍之成功也觀孔子之語商太宰者始也不知其聖終亦疑其為聖不知其跡於其始莫知其妙於其終聖而不可知於是乎在

商太宰默然心計曰孔丘欺我哉

解曰有方而後可欺商太宰於孔子之言辯不足以屈其理誠不足以信其道故心計之以為我欺也

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為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為人奚若子曰賜之辯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為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為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為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辯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

解曰諸子之德譬猶陰陽聖人之道譬猶沖氣沖氣微於陰陽陰陽資於沖氣語四子之有皆賢於夫子兼四子之有則不許其易夫子然則其賢也乃其所以為偏其不及也乃其所以為妙此四子所以事夫子而不貳也

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友伯昏瞀人乃居南郭從之處者日數而不及

解曰列子既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則所以處己者至矣盡矣列子不忍以夫子之道獨善其身也於是乃居南郭也南明方郭邑中也既已出而趨物之會則不能使○人無保汝而戶外之屨滿矣

雖然子列子亦微焉朝朝相與辯無不聞而與南郭子連牆二十年不相謁請相遇於道目若不相見者門之徒役以為子列子與南郭子有敵不疑

解曰謂之南郭子則體道之妙居塵而不染者是所以與子列子為連牆也二子之道圓通妙合常相與以不來而來不見而見又奚以相謁請為哉非特不相謁請也雖相遇於道目若不相見者夫學道者至

於目擊而道存亦已至矣然待於目擊猶未離見唯相遇而目若不相見則離於知見無相無作彼我都忘列子之道盡於是矣故曰子列子亦微焉微以言不離於道心之小而妙也然則朝朝相與辯無不聞豈好辯哉以夫從之處者故不得已爾門之徒役方且見列子於言辯之間故以其不相謂請爲有敵而不疑也

有自楚來者問于列子曰先生與南郭子奚敵子列子曰南郭子貌充心虛耳無聞目無○

○見口無言心無知形無惕往將奚爲

解曰貌充者修身而形不衰也心虛者忘心而物不留也耳無聞者自聞而已目無見者自見而已口無言出言不言也心無知異知無知也形無惕都無所畏忌也若是者師資兼忘其往也將奚爲哉

雖然試與汝偕往閱弟子四十人同行

解曰列子既已言南郭子之妙矣恐其徒役之重惑於至道故與之偕往閱而實之以見也弟子四十人同行猶所謂與人偕來之衆也

見南郭子果若欺魄焉而不可與接顧視子列子形神不相偶而不可與羣

解曰神生形形成神形神偶合人之所以有生也形神不相偶所謂有人之形無人之情也是欺魄之類也欺魄土偶人也若是者遺物離人而立於獨故不可與接不可與羣

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末行者與言衎衎然若專直而在雄者子列子之徒駭之○

○反舍咸有疑色

解曰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衎衎言其和也衎衎然若專直而在雄者則言若體乾之道尸萬物之化而納之大和者俄而指弟子之末行者與言則過感而應非有心也其道大故駭之信不足有不信故反舍咸有疑色與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者異矣

子列子曰得意者無言進知者亦無言用無言爲言亦言無知爲知亦知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亦言亦知亦無所不言亦無所不知亦無所言亦無所知如斯而已汝奚妄駭哉

解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故得意者無言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進知者亦無言然而以無言無知爲當是絶物也以不言不知爲是則未能忘我也以有言有知爲是則其所得亦淺矣言乎言終日言而未嘗言不言乎不言終日不言而未嘗不言無所不言無所不知亦無所言亦無所知二○

○子之相遇如斯而已是乃道之常非有異也又奚以妄駭爲哉列子凡言如斯而已與老君所謂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同意學者由斯足以悟至道矣外此而二則非眞矣由是知列子之訓亦昭昭矣

子列子學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老商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老商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更無是非從口之所言更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

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外內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心之所念言之所藏如斯而已則理無所隱矣

解曰狂聖異域究觀差殊止存忘忽心欲凝也而放之形欲釋也而結之心馳而不反形隔而不通心爲形之所使形爲心之所役雖一身之中眼不知耳耳不知鼻鼻不知口肝膽有楚越之異而況於萬物之理乎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以其形釋也不知心之所念言之所藏以其心凝也如是則耳目鼻口互相發明骨肉都融而合於神之至無來干我者我必知之理無所隱者以此列子嘗以是言其御風而行矣復以此言理無所隱者御風在我燭理在物其用雖不同苟得乎此則無適而不可矣且語道而至於視聽不用耳目骨肉都融可謂妙矣疑非學之能至也要其所以然乃出於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歷階以進而至於九年之大妙然則學者安可以至道爲若登天之不可及而不勉哉

初子列子好游

解曰游之爲道不在內不在外不居乎兩間行於萬物之上而逍遙乎天地之間道之全盡者也故禦寇好游而壺子以游爲至也

壺丘子曰禦寇好游游何所好列子曰游之樂所玩無故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其所變游乎游乎未有能辯其游者壺丘子曰禦寇之游固與人同歟而曰固與人異歟凡所見亦恒見其變玩彼物之無故不知我亦無故務外游不知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於是列子終身不出自以爲不知游

解曰觀其所見則於彼物象昏明通塞山川人物見其體之不一也觀其所變則即彼物象觀大觀小觀有觀無知其化之不停也然空不成見見不離物有見皆變變不離見觀見觀變均囿於物矣有同異且見與所見等爲虛假皆轉於物展轉物變而求其備離道愈遠故外游而求備於物不若內觀而取足於身也所謂內觀者亦非外於物而求見也即我一身之物任彼物化之遷物自轉物我不逐物即彼逐變之體不易圓明之性於一性中該全萬化不假周視則其爲游不亦至乎昧者不知取足於身以觀物之變爲愈於觀其所見而止矣列子欲明至游之妙故自處於觀物之變假壺子之言以祛其蔽終身不出自以爲不知游也

壺丘子曰游其至乎至游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眡物物皆游矣物物皆觀矣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也故曰游其至矣乎游其至矣乎

解曰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此內觀取足於身之謂也能內觀

矣不離性地而徧舍海寓安知其所適不離秋毫而洞觀萬化安知其所視是物物皆游也物物皆觀也夫以一人之內觀本原乃能俾天下萬物皆游而皆觀不至矣乎其所以重言游其至矣乎者妙之中有妙言不足以盡其至也與易之乾言其唯聖人乎類矣莊子之書其篇首之以逍遥游者豈不以其至乎

冲虛至德真經解卷之七

冲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八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臣江遹進

仲尼　念七

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曰唯命所聽

解曰龍之爲物降升自如不見制能變者也謂之龍叔則未若莊子所謂明老龍爲能盡變也龍叔以聖智爲疾或由此乎

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鄉不以爲榮國毀不以爲辱得而不喜失而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視吾如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盛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親友御妻子制僕隸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

解曰道也者無不通也既已得聖智之道矣真以治身緒餘以爲國家土苴以治天下無不可者而龍叔之道榮辱喜不足以累其心生死貧富不足以易其慮內忘我外忘物不威勸於刑賞不變易於利害不推移於哀樂其道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今以其道不可以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隸是蓋以聖人之不離本宗與夫兆於變化離而爲兩之過也夫內觀本宗外兆變化一出一入非異非同嘗試以道之大本大宗之在我者推而行之於天下國家與物委蛇而同其波雖將迎成毀無所不攖而終不失吾太寧之道而萬物亦無不得其治矣而龍叔乃欲守真治身之真而勿攖思求萬物之治安見真可哉

是所以謂聖智爲疾也

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

解曰命之背明而立使之內觀也自後嚮明而望之察其不能無心於應物也

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今以聖智爲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

解曰人之生六根與我而爲七竅其心之所自爲也龍叔之道等夷萬物可謂六孔

流通矣猶持其治身之真而未能推以有應也豈非一孔之不達哉嘗謂心之與形一身之表裏也常相與爲矛楯七竅俱鑿則渾沌死七竅流通則聖智盡矣體道者以有身爲大患不以此乎所謂文摯則持其文以應物

聖人兆變化者也故龍叔必求術於文摯

無所由而常生者道也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亡常也由生而亡不幸也有所由而常死者亦道也由死而死故雖未終而自亡者亦常由死而生幸也故無用而生謂之道用道○得終謂之常有所用而死者亦謂之道用道○而得死者亦謂之常

解曰既生則廢而任之不貪於生是爲無所由而常生將死則究其所之以放於盡是爲有所由而常死謂之常生常死則雖有死生實未嘗死未嘗生而入於不死不生矣此其所以爲道由生而生此達生之情者故死而不亡由死而死此貪生失理者故雖生猶死此理之常也由生而亡顏之夭是矣由死而生跖之壽是矣此則幸不幸者也或死而謂之神者以其得道也或死而謂之鬼以由其常也或死而謂之物則由死而生雖生猶死爾

季梁之死楊朱望其門而歌隨梧之死楊朱撫其尸而哭隸人之生隸人之死衆人且歌衆人且哭

解曰季梁則不居物之長其道上足以承下足以庇超越彼流而濟斯民於無難之地者則其於生死之道進之矣故楊朱於其死也則望其門而歌所謂隨梧者梧之○爲木橐鄂皆五而子不絕其所自生若能○受中以立命者隨梧則隨於物化實不能受中立命而淪與物忘者也故其死也楊朱則撫其尸而哭隸人知悅生惡死莫知其所以生死也故歌其所宜哭哭其所宜歌者皆是也且歌且哭自有道者觀之等爲可哀爾噫人之生也物物分辯唯一嚬笑之微其中御與否莫不從而是非之至於死生之大變且歌且哭而莫覺莫悟可不爲之大哀耶

目將眇者先睹秋毫耳將聾者先聞蚋飛口將爽者先辨淄澠鼻將窒者先覺焦朽體將僵者先亟犇佚心將迷者先識是非故物不至者則不反

解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自然之理也故明極則眇聰極則聾味極則爽臭極則窒健極則僵識極則迷是以收視反聽絕味除馨黜健去識則精神爲之不衰雖千萬歲可以深根固蒂也

○鄭之圃澤多賢東里多才圃澤之役有伯豐○子者行過東里遇鄧析鄧析顧其徒而笑曰爲若舞彼來者奚若其徒曰所願知也鄧析謂伯豐子曰汝知養養之義乎受人養而不能自養者犬豕之類也養物而物爲我用者人之力也使汝之徒食而飽衣而息執政之功也長幼羣聚所爲牢籍庖廚之物奚異犬豕之類乎伯豐子弗應伯豐子之徒者越次而進曰大夫不聞齊魯之多機乎有善治土木者有善治金革者有善治聲樂者有善治

書數者有善治軍旅者有善治宗廟者羣才備也而無能相位者無能相使者而位之者無知使之者無能而知之與能皆為之使焉執政者迺吾之所使子奚矜焉鄧析無以應目其徒而退

解曰賢者嗇精神才者術名器然則賢之與才其相去也遠矣伯豐之賢鄧析之才相遇于塗鄧析術名器而舞伯豐伯豐嗇精神而畀鄧析其從者未能忘言故越次而應之曰大夫不聞齊魯多機巧之士乎○善土木善金革善音樂善書數善軍旅善宗廟皆小技而受役者也位之者無知使之者無能無知無能者帝王也知之與能之者人臣也帝王者無為之道也人臣者有為之職也以有為之職事無為之道能方者不能圓能白者不能黑能高者不能下能玄者不能黃以無為之道統有為之職則方圓白黑高下玄黃無適而不能物各以其質而得形而此無形物各以其聲而得名而此無名然則鄧析謂養人而物為我用者為執政之功不知執政者乃為人之使而不能使人者也才奚足恃才奚足矜焉故其聞伯豐子從者之言雖辯無所關其喙矣目其徒而退爾

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谿公言之於周宣王王備禮以聘之公儀伯至觀形懦夫也宣王心惑而疑曰女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之力能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王作色曰吾之力者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猶憾其弱女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聞天下何也○公儀伯長息退席曰善哉王之問也臣敢以實對臣之師有商丘子者力無敵於天下而六親不知以未嘗用其力故也

解曰公儀伯則閑於在公之儀所謂善為士者不武是謂用人之力也堂者高平之基肯構之所臨人所尊仰之地也堂谿公則其德如堂能守雌而為天下谿者也此所以能知公儀伯之不用其力周宣王中興之主也將任人以事而効人以功故其所取有在於孔武有力之士也商丘子則體性抱神而示中庸之常德者此所以其為力雖六親不知而為公儀伯之師也且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則其力不足恃故不用其力而求用人之力此其力所以不可量裂犀象之革曳九牛之尾則力足以有敵故必負其力則力不加增而勝已者至矣然則不亦懦者勇而力者弱歟

臣以死事之乃告臣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為故學視者先見輿薪學聽者先聞撞鐘夫有易於內者無難於外於外無難故名不出其一家○今臣之名聞於諸侯是臣違師之教顯臣之能者也然則臣之名不以負其力者也以能用其力者也不猶愈於負其力者乎

解曰以死事之則肢體墮而聰明黜可謂有其質矣故乃告之所謂見其所不見得其所不得者非以窈冥而難見而獨見之也難能而不可為而獨得之也見不離於衆人之視衆莫之窺脩為不出於衆人之能衆莫之為爾故視莫難於秋毫而易於

與新聽莫難於蚋飛而易於撞鐘竭目力於秋毫則見不出於秋毫窮耳力於蚋飛則聞不過於蚋飛借明於衆則目力不用而見有餘明借聽於人則耳力不竭而聽有餘聰衆人見物不見道故常攻其所難賢人見道不見物故每爲其所易有易於內斯無難於外矣無所難則無非易矣夫孰得而名之故名不出其一道由是能用其力者雖力旋天地而世莫覩其健威服海內而人不名以武也古人有言善力舉○

○秋毫善聽聞雷霆此之謂也且折春蝨之股堪秋蟬之翼雖曰以弱爲彊亦既有所折有所堪其跡可得而覩其爲可得而名矣故公儀伯猶以此爲顯其能而違師之教也

中山公子牟者魏國之賢公子也好與賢人遊不恤國事而悅趙人公孫龍樂正子輿之徒笑之公子牟曰子何笑牟之悅公孫龍也子輿曰公孫龍之爲人也行無師學無友佞給而不中漫衍而無家好怪而妄言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與韓檀等肄之公子牟變容曰何子狀公孫龍之過歟請聞其實子輿曰吾笑龍之詒孔穿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造準而無絕落後矢之括猶銜弦視之若一焉孔穿駭之龍曰此未其妙者逢蒙之弟子曰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引烏號之弓綦衛之箭射其目矢來注眸子而眶不睫矢墜地而塵不揚是豈智者之言與公子牟曰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曉後鏃中前括鈞後於前矢注眸子而眶○

○不睫盡矢之勢也子何疑焉樂正子輿曰子龍之徒焉得不飾其闕吾又言其尤者龍誑魏王曰有意不心有指不至有物不盡有影不移髮引千鈞白馬非白孤犢未嘗有母其負類反倫不可勝言也公子牟曰子不諭至言而以爲尤也尤其在子矣夫無意則心同無指則皆至盡物者常有影不移者說在改也髮引千鈞勢至等也白馬非馬形名離也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樂正子輿曰子以公孫龍之鳴皆條也設令發於餘竅子亦將承之公子牟默然良久告退曰請待餘日更謁子論

解曰公孫龍辯者之徒也公子牟以其言爲至言者夫至言去言雖終日言而未嘗言則雖徧爲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不害其爲言之至也觀樂正子輿以爲給孔穿之言是其未嘗窮理也以爲誑魏王之言是其未嘗聞道也何則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則知其所以中鈞後於前爾夫注眸子而目不睫則能度遠近之宜審○

○弓矢之力盡其勢而不使之有過不及也是皆理之可推而知也若夫言在於道則離形去智同於大通意在所忘指在所非盡物者常有則不有一物與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同意有影不移則前影非後影與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同意等物之勢則千鈞非重一髮非輕離於形名則白不可以命馬馬不可以名白孤犢未嘗有母則犢之與母軀命不同理非相代其言之妙一至於此非知言之要

者安能知其解哉故方其未能窮理則笑其紿爾及其言在於道則又以為負類反倫雖公子牟為之疏其說子輿終莫之悟方且忿嫉而加鄙倍焉公子牟知其不可與語至道也故默然告退矣雖然公子牟亦仁於子輿至矣猶冀其一日克己而悟至言不醜抵固拒而深絕之也故曰請待餘日更謁子論且公孫龍之辯公子牟以為至言列子稱之而莊子則以謂能勝人之口而不能服人之心者列子之稱稱其○至也莊子將假其說以祛著書之跡故於其書之終篇既取其辯又惡其與天下之辯者為惟悲其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也言之不同各有攸當

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願戴己歟不願戴己歟顧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兒童謡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堯喜問曰誰教爾為此言童兒曰我聞之大夫問大夫大夫曰古詩也堯還宮召舜因禪以天下舜不辭而受之

解曰聖人之世不治而不亂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之治不治是乃所謂至治也當是時也為左右為外朝知靖共爾位而已為在野之民知日用飲食而已故自左右而至於在野顧問而咨詢之皆莫知其治否也然帝堯之用心以天合人不教無告不廢窮民終欲知之也於是微服而游於康衢微服則外無以鎮人心康衢則○九達之會四方之情所通也兒童之謡則其言出於懽忻之自然而非有偽也其言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以夫立蒸民而會于有極之地其道乃本於天德而出寧進於智矣是言也童兒聞之大夫大夫以為古詩夫古詩而童兒謡於今是今之治有以符於古矣夫堯之為治者務若稽古而已則堯聞此言安得不與斯民同其喜歟此堯治之大成也書言黎民於變時雍此其時歟

關尹喜曰在己無居形物其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

解曰在己無居不留一塵於胸次也至虛在我則萬物之理無所隱矣故曰形物其著其動若水則趨變無常而所適常啻也其靜若鑑則應物見形未嘗攬物也其應若響則有聲必答無所將迎也

故其道若物者也物自違道道不違物

解曰道之在物於大不終於小不遠其廣包眕其纖入蕆稱物平施無欠無餘適可○而止其若物如此是所以有鑑水之諭也故譬道之在天下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莫之或違而盲者不見咎豈在日物自違道道不違物其證若此

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欲若道而用視聽形智以求之弗當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非無心者所能得近唯默而得之而性成之者得之

解曰非聲非色故若道者不用耳目無體

無用故若道者不用心力迎隨若知其首尾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用之則見道不見物故彌滿六虛廢之則見物不見道故莫知其所然則若道者果知何其善哉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則以道不住於無爲也亦非無心者所能得近則以道不盡於有爲也唯默而得之而性成之者得之默得則不假於言性成則無待於爲則其所謂得非得人之得而自得其得者也夫唯有得於此則不溺於虛不著於有在我者無用矣

○無爲而無不爲在物者無用而無不用矣○

知而忘情能而不爲眞知眞能也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爲

解曰人之所以貴於萬物者以其有知與能也人之所以役於造化者以其爲知能之使也所貴於知之與能者爲其爲道非無心者所能得近也所惡夫知之與能者爲其爲道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也知而忘情則無用智之鑿其知自然無所不知是爲眞知矣能而不爲則無有爲之累其能徧物無所不能是爲眞能矣蓋有情有信然後爲道發無知則非忘情也不能情矣宜道也哉能陰能陽然後爲道發不能則非不爲也不能爲矣豈道也哉是聚塊積塵之所以非理也若商丘開之蹈水火此知而忘情者也若孔子之於游金石則能而不爲者

聚塊也積塵也雖無爲而非理也

解曰聚塊則不爲野馬之飄鼓積塵則不爲塵埃之飛揚可謂無爲矣雖無爲而生○理息矣何貴於無爲哉聖人之無爲則猶坤之厚載充塞四虛無心於物未嘗有爲而萬物生化終古不息是眞無爲者也由皇而降帝王受授至孔子而集大成其道咸本於此故仲尼之篇以是終焉

仲尼解

孔子之道譬猶大明東升無愚智皆知其明質諸聖賢之言然後足以探其妙爾子貢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且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揚子曰天之道不在仲尼乎子貢智足以知聖人者也孟子學孔子者也揚子自比於孟子者也其所以譽聖人者是乃天下萬世之所取法者也質之於經而求夫子之道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可久則久可速則速而不倚於一偏時清而清時任而任時和而和而不膠於一曲能仁能反能辯能訥能勇能怯能莊能同不拘于一道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而後之學者方且倚于一偏膠於一曲拘於一道而不見聖人之大全此○

仲尼之篇所以而作也顏子止知樂天知命之無憂而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者顏子亞聖也尚且待教而後知況子貢之徒宜乎其淫思而至于骨立也關尹曰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惟黙而識之性而成者可以得之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之謂集大成此皆知孔子者也觀此篇之義則知孔子之最深可見矣庚桑子遠見于八荒之外而耳目俱廢列禦寇學進于九

年之餘而骨肉都融非窮神極妙者孰能與於此乎商太宰深惑于西方之聖而謂其見欺于列子不謁于南郭之墻而信其有敵豈世間淺識寡聞者所能議哉心閑一孔而龍叔之病難痊髮引千鈞而樂正之疑莫解鄧析侮伯豐之侶而見困于從者帝堯聽童子之詩而取信于大夫公儀伯力堪蟬翼而名譽滿于諸侯商丘子力敵天下而功用沉于六族季梁之死楊朱倚其門而歌隨梧之死楊朱撫其尸而哭若此類者豈容易而窺見之哉皆謂孔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今之學者讀莊子至于漁父盜跖遂擯而斥之以為毀訾孔氏而莫之觀也是豈知莊子尤尊孔子者也列子之於是篇前後發明使孔子之教流光萬古而不窮者深有力也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又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然而謙謙自晦商太宰問其為聖則遜而不居也若夫關尹喜言善若道者以知而亡情能而不為為真知真能是又所以明孔子之道也蓋孔子之應世周旋變故不離於真既不為卷婁藥蕩之擾眩亦不為聚塊積塵之無為常居於真知真能處夫材與不材之間爾故此篇始言其真樂真知而終言其真知真能也

冲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八

冲虛至德真經解卷之九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臣江遹進

湯問

殷湯問於夏革曰古初有物乎夏革曰古初無物今惡得物後之人將謂今之無物可乎

解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萬物盈天地之間原其所生同於一氣一氣之運其際不可終故萬物之生相續而無間由彼物化遷流不已日改月化假名今古物之有無何殊今古成湯以天錫之智而乃問是於夏革者蓋堯舜禹三聖授受至湯而革夏為商雖出於因時適變而其為則古之所無有也以今之所有驗古之所無推而上之至於羲皇其道淺入於簡朴則及於古 原缺

有無於物也此則湯問夏革之義也

殷湯曰然則物無先後乎夏革曰物之終始初無極已始或為終終或為始惡知其紀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

解曰以形見物散為萬殊先不識今後不

識先雖一息之往來不可紊其先後之倫
也以性見物同於一眞始或爲終終或爲
始雖天地之覆載亦不知其先後於物也
究觀物化若鶂爲鸛鸛爲布穀布穀久復
爲鶂鶂之所終鶂之所始鶂以爲終布穀
以爲始布穀之終鶂復始之以至臭腐化
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其生也莫知其
所從來其化也莫知其所從往譬猶日月
往來四時代謝將先晝而後夜乎將先秋
而後春乎則亦莫能知其紀矣蓋一圍於
○造化均於沉輪尚安有先後之別哉欲知○
其先其唯外於事物而混成者歟然自物
之外自事之先窈窈冥冥昏昏默默豈智
之所能知哉故曰朕所不知也
殷湯曰然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革曰不知
也湯固問革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朕何以
知之然無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
無盡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朕是以
知其無極無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
解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知此則上下八
方可不言而喻矣然計天地在太虛之中
雖未離於物而爲物之最巨雖曰最巨亦
已有物矣故其爲有異乎物之爲有也不
可言之爲有極以其大也不可名之爲無
盡以其有也謂之難終難窮難則難識者
幾是矣故夏革之言曰無極復無無極無
盡復無無盡夫無極無盡亦已至矣於無
極無盡之中復無無極無盡然後足以見
天地之量爾雖然此所謂無非眞無也因
有形無爾謂之無者以遣有也以夫天地○
○之末離於有故假無以顯其大爾要之既
已有矣會歸於盡故始終寓之於不知爾
湯又問曰四海之外奚有革曰猶齊州也湯
曰汝奚以實之革曰朕東行至營人民猶是
也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豳人民猶是
也問豳之西復猶豳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
四極之不異是也
解曰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天地之所合
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
所和也營則居日之東而景夕多風豳則
居日之西而景朝多陰地偏則風俗異習
而人民之情乃無以異於齊豳之西營之
東其偏於兩蠡益遠矣而人民亦不殊於
齊則四海之外雖非足跡舟車之所通以
情度情又奚待於見而後知言而後實哉
故大小相含無窮極也含萬物者亦如含天
地含萬物也故不窮含天地也故無極朕亦
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亦吾所不
知也
解曰一身之内一毛含於肌膚肌膚含於
○一體百體含於一身雖一毛之微亦具一○
體之全用一體之用亦不廢百體之俱用
其於物也焦螟則宅於蚊睫鯤鵬則遊於
天地焦螟無不足於鶤鵬鶤鵬不有餘於
焦螟大小相含如斯而已然而物量易以
窮故其所含有極天地至大哉其所含無
窮天地猶有形未若道之含天地爲無極
也且其言大小相含大固足以含小矣小
如何其含大哉蓋謂天地含萬物雖可以
形見其所以含之則有道矣即道而言雖

一芥之微莫不含天地之妙故曰含萬物者亦如含天地其言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列子將攜學者之見聞使之不囿於範圍之內要使覺者自知其道爾終亦存之而不論故曰亦吾所不知也

然則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氏練五色石以補其闕

解曰由大小相含以觀則知天地亦物而已既已為物矣安能無成與虧哉此所以有不足而可補也五色者五行之英石者石氣之堅精鍊五行英妙堅精之氣以和陰陽之盈縮此謂補其闕也方是時栽成輔相之道既已見矣

斷鼇之足以立四極

解曰天地在太虛之中浮遊至微直猶巨鼇之戴一物爾既已不足而可補則所謂浮游者始跱而不動故鼇足可斷四極始立上下八方不可易位矣

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

解曰天柱天之所恃以中立而不倚者地維則地之所資以四維而不虧者此道之未離於渾淪也嘗原道降而一見一兆天地生矣天地莫位人辟乎兩間於虛無自然之中妄為明覺是生同異同異既立愛惡交起愛惡起而爭競立則忿慉之氣勝而道之周徧咸者毀矣此共工所以與顓頊帝爭而觸不周之山也折天柱絕地維則天地析其渾全二氣交而生化顯矣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百川水潦歸焉西北萬物歸根之方也日月星辰就於西北則至陰之精升於下而奉於上萬物得以資其氣而生東南萬物敷施之方也地不滿東南則至陽之精升於上而降於下萬物得以資其澤以成形故天有精地有形天有八紀地有五里能為萬物之母其在人也則右耳目不如左明左手足不如右強其於物也雖形體萬變未有能違其化之宜也

湯又問物有巨細乎有脩短乎有同異乎革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維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以為鄰居焉

解曰水以喻道道之為物其大不可圍其深不可測而眾善之所宗也故大壑實惟無底之谷名曰歸墟道之大原該備天人沖而不盈故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山居之象不離道之大原而為萬化之宗仙聖之所居如此輿者本之為嶠者大之銳方者金之體洲者水之類蓬萊者土之所以然山之名或指事或象物不一其義要皆不出乎五行之理也萬盈數以象道之備也凡數起於一立於三成於五盛於七處於九一三五七九皆數之陽也變化之道也故此篇數

稱以喻道焉

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焉

解曰仙聖之人真精不蕩故其所感變者臺觀皆金玉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木皆叢生華實也且其華實感變於自然不甲拆於春而就實於秋也故食之者不隨變遷而老不逐化往而死也仙聖之體至虛而無累故常飛相往來由是觀之丘陵荆棘險惡不一安知非人心之所自為耶

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蹔峙焉仙聖毒之訴之於帝帝恐流於西極失羣聖之居乃命禺強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為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不動

解曰既以不得蹔峙為毒以夫峙而不動為安故必假於人資於物而即其安也此所以訴之於帝而帝為之命禺強也禺強北方之神靈龜為之使故禺強使巨鼇舉首而戴之也雖巨鼇也其力必有量其用力也必或匱故必合衆力迭為三番而後能舉焉既已為物而我所資以為安矣則物必有為之害者而物又將為我害矣是以有鼇若此乃有龍伯之國人得以一釣而連六鼇負而歸灼其骨以數也

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曁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流於北極沉於大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帝憑怒侵減龍伯之國使阨侵小龍伯之民使短至伏羲神農時其國人猶數十丈

解曰岱輿員嶠東南之山也地不滿東南故二山流沉焉於北極沉於大海則復於本原而歸於至道故仙聖失其所居而播遷後世之治顯也此帝之所以憑怒而古人之大體隱矣

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僬僥國人長一尺五寸東北極有人名曰諍人長九寸荆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於朝死於晦春夏之月有蠓蚋者因雨而生見陽而死終北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長稱焉其名為鯤有鳥焉其名為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稱焉世豈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江浦之間生麼蟲其名曰焦螟羣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羽方晝拭眥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䚄俞師曠方夜擿耳俛首而聽之弗聞其聲唯黃帝與容成子居空桐之上同齋三月心死形廢徐以神視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氣聽砰然聞之若雷霆之聲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為櫾碧樹而冬生實丹而味酸食其皮汁已憤厥之疾齊州珍之渡淮而北而化為枳焉鸜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矣地氣然也雖然形氣異也性鈞已無相易已生皆全已分皆足已吾何以識其巨細何以識其脩短何以識其同

異哉

解曰萬物盈於天地之間其生殊方其化異時其變異數動植飛潛萬形萬狀其可勝窮哉究其所自造化之於萬物一本於自然萬物之於造化又焉能有擇以之爲蟲臂以之爲鼠肝唯其所寓而已其爲人也生於龍伯之國則不得不大爲僬僥諍人則不得不小其於植物也爲冥靈大椿於荆則壽爲芝菌於朽壤則夭其於動物也爲鵾鵬於終北之北則大爲蠛蠓於江○浦之間則小大者不以大而有餘於性小者不以小而不足於性雖壽必終不能增其性之所無雖夭亦生不能損其性之所有柚之不踰淮鸜鵒之不踰濟貉之不踰汶皆地氣之使然也若其性則無以相易矣莊子逍遥遊之篇蓋明此也竊嘗論之物之大者莫若巨鼇觀其能舉首而戴岱輿圓嶠之山靈亦甚矣而不免有灼骨之患則物也又奚以大爲哉物之微者莫若麼蟲雖離朱子羽觥俞師曠弗能聞見其形聲至黃帝容成子以神視而氣聽則更見其有不可量之大則物也又奚必惡夫小哉然則物之巨細脩短同異亦不足識矣

太形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于漢陰可乎雜然相許其妻獻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如太形王屋何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隣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遺男始齔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若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應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蛾氏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

解曰渤海之尾隱土之北則信足以容太形王屋之高子孫無窮而山不加增則平高險通豫南達漢陰其理亦可信矣既有其理又盡其誠故雖操蛇之神至勇者也聞之而知懼上帝之崇高也亦感其誠焉是以雖愚公弱子能使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且以其爲愚公弱子此隴斷之所○恃以除也蓋愚公則欲慮柔而其誠至弱○子則志專氣柔而不雜是其所以能動天地感鬼神也如俾其內藏猜慮而居血氣方剛之時則計其力不足以平魁父之丘而止矣此其妻所以獻疑河曲智叟之所以笑而止之也人生妄計我體增長已慢虧損於道奚啻二山之塞如俾其亦能忘智慮而無矜其血氣誠之不已而不以死生爲間未必不於一息之頃能頓釋諸有而通於道也其或不然則亦誠之不至而

巳矣

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隅谷之際渴欲得飲赴飲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鄧林彌廣數千里焉

解曰日影果何物哉不量力而追之役於妄見爾由有妄見是生愛渴愛渴內存雖竭河渭不足以止其焦火之熱故卒渴死於道也逮其既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乃生鄧林彌廣數千里焉夫以一身之澤浸潤所棄之杖而生數千里之林乃不足以潤一身之枯骨妄見蠹身有如此者

沖虛至德眞經解卷之九

沖虛至德眞經解卷之十　禽九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臣江遹進

湯問

大禹曰六合之間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神靈所生其物異形或夭或壽唯聖人能通其道夏革曰然則亦有不待神靈而生不待陰陽而形不待日月而明不待殺戮而夭不待將迎而壽不待五穀而食不待繒纊而衣不待舟車而行其道自然非聖人之所通也

解曰唯聖人能通其道者非聖人樂通物也其道無不通爾非聖人之所通者非聖人不能通也其道自然無所事通爾然而必有非聖人之所通者而後有聖人之所能通者爾

禹之治水土也逮而失塗謬之一國濱北海之北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其國名曰終北不知際畔之所齊限無風雨霜露不生鳥獸蟲魚草木之類四方悉平周以喬陟

解曰北朔方也萬物之所藏也眞一之所舍也至神之所寓也濱北海之北其國謂之終北則精之又精神之又神者也不拘於方故無際畔之齊限不役於氣故無陰陽之化不假於物故不生動植之類四方悉平其道甚夷也周以喬陟其外無卻也若是則非神禹安能之其國哉雖神禹也非迷而失塗亦莫之能至以非足力舟車之所及故也

當國之中有山山名壺領狀若甔甀頂有口狀若員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瀵臭過蘭椒味過醪醴一源分爲四埒注於山下經營一國亡不悉徧土氣和亡札厲人性婉而從物不競不爭柔心而弱骨不驕不忌長幼儕居不君不臣男女雜游不媒不聘緣水而居不耕不稼土氣溫適不織不衣百年而死不夭不病其民孳阜亡數有喜樂亡衰老哀苦其俗好聲相攜而迭謠終日不輟音餓惓則飲神瀵力志和平過則醉經旬乃醒沐浴神瀵膚色脂澤香氣經旬乃歇

解曰居中在上中虛不窒其循無端其出無窮能常滋澤萬物者滋穴之神瀵也臭

過蘭椒味過酻醴則其道發聞惟馨恱可人心如此也經營一國無不悉徧則其道無不爲而無不在也物亡札厲至和不散也人性婉而從純氣內守也柔心則神凝也弱骨則形釋也長幼儕居男女雜游人不婚宦也不耕不稼不織不衣人不衣食也百年而死處常得終也其民孳阜生生不窮也相攜而迭謠則各得其具樂也其所以能若是者以夫飲神瀵以易其中沐浴神瀵以染於外爾

○周穆王北遊過其國三年忘歸既反周室慕其國惝然自失不進酒肉不召嬪御者數月乃復管仲勉齊桓公因遊遼口俱之其國幾尅舉隰朋諫曰君舍齊國之廣人民之衆山川之觀殖物之阜禮義之盛章服之美妖靡盈庭忠良滿朝肆咤則徒卒百萬視撝則諸侯從命亦奚羨於彼而棄齊國之社稷從戎夷之國乎此仲父之耄柰何從之桓公乃止以隰朋之言告管仲仲曰此固非朋之所及也臣恐彼國之不可知之也齊國之富奚戀隰朋之言奚顧

解曰周穆王嘗與化人俱爲神遊故其後肆意遠遊嘗過其國也三年忘歸神者受之也既歸數月而復進酒肉召嬪御且又爲不神者求耶夫自神禹至穆王之時治變有忠質文之異尚而穆王之游與夫神禹之至其國見聞曾不少異豈非神之所爲獨存而常全歟若桓公之霸與夫隰朋之賢安足以知此故區區覩齊國之近而以爲莫之或加乃更以仲父爲耄是猶埳井之蛙跨跱埳井之樂而不知東海之大○樂也

○南國之人被髮而裸北國之人鞨巾而裘中國之人冠冕而裳九土所資或農或商或佃或漁如冬裘夏葛水舟陸車然而得之性而成之越之東有輒休之國其長子生則鮮而食之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同居處楚之南有炎人之國其親戚死𣧑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乃成爲孝子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燻則煙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爲孝子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而未足爲異也

解曰五政之所加七賦之所養中於天地者爲中國故其人冠冕而裳農商佃漁冬裘夏葛水舟陸車其所云爲無非中道也地偏於陰陽則其習俗亦偏矣故南國多暑則被髮而裸北國多寒則鞨巾而裘其偏於四海四荒四極之遠者則又有若輒沐炎人儀渠之國其習俗乃有非耳目之所見聞而人理之所甚駭者上以爲政下以爲俗居之而不疑是皆陰陽爲之冠習○俗足以亂人如此也

○孔子東遊見兩小兒辯鬬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爲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滄滄涼涼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爲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爲汝多知乎

解曰日麗於天而隨旋者也上下八方無

極無盡難終難窮安可以俄而測其遠近哉元命苞曰天不足於西北陽極於九故天周九九八十一萬里歷記言數起於一立於三成於五盛於七處於九故天去地九萬里二家之學其有所授之也如信其說不亦近者熱而遠者涼乎至於驗之車蓋盤盂之說則不合矣故方其出於扶桑而爲朝明則滄滄涼涼可擬以車蓋及其對于昆吾而爲正中則猶之探湯而可擬以盤盂宜大而小宜涼而溫宜近宜遠大小溫涼近遠雖小兒之智亦知惑之究其所以然雖孔子之智有不能辯者蓋日猶道也以爲遠則或能悟之於一息以爲近則人常迷之於終身言其大則用之彌於太虛言其小則廢之莫知其所故視日於大小不知日者也求道於精粗不知道者也嘗試以夫燧求火於日則不旋踵而至矣又焉有初中遠近之間哉然則大小遠近終不可期是乃日之所以爲妙而其運行終古不息也孔子之不能決豈真不能決哉存之而不論爾小兒遽謂孔子爲非多知者孔子嘗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孔子而多知文奚以爲孔子區區較日之大小遠邇真小兒之辯鬪爾

均天下之至理也

解曰均齊萬物無有高下則物我同而合乎一合乎一則同乎道是爲天下之至理莊子所以有齊物論

連於形物亦然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絕髮不均也均也其絕也莫絕人以爲不然自有知其然者也

解曰連於形物者寡不能以勝多弱不足以制彊也審矣苟得至理之所謂均而用之則一髮之微足以引千鈞之重而不絕以爲不然者累於物也知其然者達於理也連於形物亦末矣苟得其均微可以制大若此則夫得至理之所謂大均惡乎往而不可哉

詹何以獨繭絲爲綸芒鍼爲鈎荆篠爲竿剖粒爲餌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汩流之中綸不絕鈎不伸竿不撓楚王聞而異之召問其故詹何曰臣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鶬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事放而學釣五年始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慮唯魚之念投綸沉鈎手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釣餌猶沉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彊以輕致重也大王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可運於一握將亦奚事哉楚王曰善

解曰以弱制彊則弱必絕以輕致重則輕必壓何則勢不等也我誠弱矣因彼之彊而制之則彊不與我敵而爲我用是彊反在於我而弱在於彼也我則輕矣因彼之重而致之則重不與我爭而爲我使是重反在於我而輕在於彼也則弱之於彊輕之於重夫孰曰不足以制而致之哉此詹何以絲綸鍼鉤引盈車之魚於千仞之淵蒲且子以弱弓纖繳連雙鶬於青雲之際之道也噫釣弋異事矣治國者抑又不同焉詹何之釣乃學於蒲且子之弋又以教

楚王之治國者蓋得所謂至理之均則物雖萬變烏能逃吾之至理哉此莊子所謂通於一而萬事畢是乃聖人以眇然之身土苴以治天下而運之於一握者也奚啻楚國乎

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求治扁鵲治之既同愈謂公扈齊嬰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干府藏者固藥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今為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彊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齊嬰志弱而氣彊故少於慮而傷於專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扁鵲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胷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

解曰謀慮存乎志果斷屬乎氣志者氣之帥也志足以帥氣則其發無不中節矣志不足以帥氣則役於氣而反動其心矣故氣彊則傷於專氣弱則寡於斷也嘗謂志在於我初不屬化由其認有於我貴生愛身有愛於身斯役於身矣此公扈齊嬰其志慮所以與氣體而為彊弱也夫以我之志慮而役於氣體誠可悲矣扁鵲乃能治二人之疾而移造化之功又何妙歟扈猶跋扈也故公扈志彊而足於謀嬰猶嬰兒也故齊嬰志弱而少於慮

二人辭歸於是公扈反齊嬰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識齊嬰亦反公扈之室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二室因相與訟求辯於扁鵲扁鵲辯其所由訟乃已

解曰昔者孔子嘗使於楚矣適見豚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是故苟非其類豚子眞見其母棄之而走矣苟得其類雖公扈齊嬰歸異其室而不疑也嘗原公扈齊嬰既為扁鵲易置其心唯使形者之是役各反其室而不自知其形之非也為二室者惑於形變而不知二人之為類也故弗識焉然則二室之於二人者果索之於形骸之內耶亦索之於形骸之外耶如在於形骸之外則何以遽信扁鵲之辯哉如在於形骸之內則方其反於室也安得而不識奚必求辯於扁鵲哉噫人自生至終大化屢遷自老耄而視嬰孩之時貌色智態奚啻公扈齊嬰之易形哉然大化之遷流也密移人常由之而罔覺扁鵲之易置其心也以遽故莫不駭其變焉且以公扈齊嬰志氣一易則其人與其室俱不能相知又況造化之於萬物已化而生又化而死更死更生莫知其端彼人也又烏知其所以然哉昔楊朱之出也素衣其反也緇衣其狗之不知迎而吠之楊朱所以止楊布無扑其狗也

匏巴鼓琴而鳥舞魚躍鄭師文聞之棄家從師襄游柱指鈎弦三年不成章師襄曰子可以歸矣師文舍其琴歎曰文非弦之不能鈎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弦所志者不在聲內不得於心外不應於器故不敢發手而動弦且小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涼風忽

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夾鍾溫風徐廻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弦以召黃鍾霜雪交下川池暴沍及冬而叩徵弦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氷立散將終命宮而總四弦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澧泉涌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鄒衍之吹律亡以加之彼將挾琴執管而從子之後爾

解曰夫道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不可見故不可受可傳斯可得善教者止○於可傳善學者斯能有得師文之學將逹其器而覺其道師襄之教將由其器以傳其聲是以師襄既命之歸師文方且求小假之也逮其既有得矣則力廻造化憣校四時翔景風浮慶雲降甘露出澧泉曾不離於發手動弦之間是陰陽之運不出吾之把握也豈不妙哉師襄於此亦撫心高蹈而歎其微爾向俾師文循師襄可傳之術而爲師襄之所知則終必不能得師襄之歎也是以務學者雖曰不如務求師而君子則欲其自得之也意一技之妙其致若此則有得於道者以之洽天下而致安乎秦之俗信無難矣

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反終身不敢言歸

解曰學道者固有若鄭師文之於師襄莫知其所存所志而命之歸其後乃歎其微者亦有若薛譚之於秦青自謂窮青之技而去之卒乃謝而求反終身不敢言歸者○此學者之不可不辯也

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東之齊匱糧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繞梁欐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爲曼聲長歌一里長幼喜躍抃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賂發之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哭放娥之遺聲

解曰眞悲無聲而哀眞親未笑而和謂哀樂之不可僞以爲也以鬻歌假食則其歌或不出於心之誠喜因人之辱而哀哭亦未足以言眞悲也特以其技之妙遂能俾一里之老幼未嘗有憂徒以聞其哭悲愁垂涕相對而不食未嘗有樂徒以聞其歌喜躍抃蹈而不能自禁夫歌哭之僞乃眞能動人況彼我皆眞哉雖然其術能施於雍門之里而已使至齊而歌之必有辯其不然者故效其遺聲止傳於雍門

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子期曰善哉峩峩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伯牙游於泰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巖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爲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鍾子期輒窮其趣伯牙乃舍琴而歎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夫志想象猶吾心也吾於何逃聲哉

解曰有聲者有聲聲者聲之所聲者聞矣既已有聞則大不過宮細不過羽審其宮羽之清濁而稽諸人事將安所逃聲哉則子期之善聽未足異也且伯牙之琴得子

期而名益彰而子期之聽非伯牙亦無所施其巧列子稱之者貴知音爾若季札之觀樂進此道矣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十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十一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臣江遹上進

湯問

周穆王西巡狩越崑崙不至弇山反還未及中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穆王薦之問曰若有何能偃師曰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先觀之穆王曰日以俱來吾與若俱觀之越日偃師謁見王王薦之曰與若俱來者何人也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驚視之趣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鎮其頤則歌合律捧其首則舞應節千變萬化唯意所適王以為實人也與盛姬內御並觀之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懾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傅會革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為王諦料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步穆王始悅而歎曰人之巧乃可與造化者同功乎詔貳車載之以歸夫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自謂能之極也弟子東門賈禽滑釐聞偃師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

解曰雖傅會之物既教之倡是誨之深也故能歌合律舞應節則其瞬目也不足異矣夫人之巧固有若飛鳶玉楮之妙者是物而已人為萬物之靈疑不可以傳會而象之也偃師之所造乃能使趣步俯仰不殊於人歌則合律舞則應節千變萬化唯變所適夫然後為至妙也故雖班倕墨翟之巧亦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也噫人之有生奚啻偃師之巧人常由之而不自悟至於偃師之造倡亦末矣乃更羨其巧不亦外乎

甘蠅古之善射者彀弓而獸伏鳥下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臥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二年之後雖錐末倒眥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必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

著而後告我昌以氂懸虱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視餘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簳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

解曰學不瞬者不以物易己也學視者將以轉物也我不易於物而物爲我轉故能見小如大視微如著射之所以中者在我矣此紀昌之所以能貫虱也

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己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村之端扞之而无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塗請爲父子剋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人

解曰孟子言矢人豈不仁於函人以謂術不可不慎故紀昌既盡飛衛之術於是謀殺飛衛也蓋紀昌之學飛衛之教幾在於唯恐不傷人也必終於此而已矣逄蒙學射於羿既盡羿之道於是殺羿亦以是也孟子以逄蒙之殺羿爲是亦羿有罪焉爲其取友之不端也有學射若庾公之斯者則安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哉幸哉飛衛之生也曩非得棘刺以扞其遺矢則必不免矣故君子之務學者不射之射爾

造父之師曰泰豆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泰豆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爲箕良冶之子必先爲裘汝先觀吾趣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泰豆乃立木爲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泰豆歎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凡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所御也齊輯乎轡銜之際而急緩乎脣吻之和正度乎胷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无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无餘地未嘗覺山谷之險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

解曰天下之事固有若緩而急疑後而先愚者之所暗智者之所察也故習御之道人莫不以爲先於掌握之執節泰豆之教乃先使之觀其趣亦猶學射者之先學視爲弓者之先爲箕爲治者之先爲裘也由是知雖一技之微學不由師則終莫識其爲之之先務雖有智者不能無因而造其妙也造父學之三日而盡其巧何其敏也然而自非執禮甚卑三年不告而執禮愈謹則其學不誠其思不精亦安能得之如是之捷乎以其所得而推之所御無餘術矣且以馬駕車以轡御馬六馬之衆二十四蹄一足差所投則六馬之良皆棄矣御之難也如此是以習御者亦不用目亦不用策視以目則見愈亂而不周驅以策則力愈勞而不整唯內得於中心外應於銜

轡則險夷急緩而其心常閑進退旋曲而其體常正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無餘轍非無餘轍也以言輿輪之無所於窒也無餘地非無餘地也以言險夷之無所於擇也御至於此乃不知是我之御馬馬之駕車也視之若一矣豈不妙哉此造父所以能主穆王之車肆意遠遊過崑崙觀日之所入一日而行萬里也噫執御者微亦甚矣其術之妙一至於此技安是以命之使造父也投其

○銜轡而施其所得於道夫孰曰不可楊子○曰有天下者審其御審此而已

魏黑卵以暱嫌殺丘邴章丘邴章之子曰來丹謀報父之讎丹氣甚猛形甚露計粒而食順風而趨雖怒不能稱兵以報之恥假力於人擔手劒以屠黑卵

解曰黑者陰之色卵者陰之類魏者高顯之所魏黑卵老陰之象也邴者明之盛章者文之成丘者中高之地無邴章老陽之象也丹含陽來丹則少陽之方浸而長者也易曰陰疑於陽必戰陽常居於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而陰則退伏矣是於陽不能無暱嫌也故至於方冬用事則戕物入之而殺丘邴章焉然陰方盛而一陽之氣已潛萌於黃鍾之宮矣是爲來丹故謀報父之讎焉陽體剛是以來丹氣甚猛形甚露方且潛萌是以計粒而食順風而趨雖怒不能稱兵以報之唯其體剛故恥假力於人擔手劒以屠黑卵也

黑卵悍志絕衆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延頸承刃披胷受矢鋩鍔摧屈而體无痕撻負其材力視來丹猶雛鷇也

解曰陰以刻制爲事又方用事堅冰之時也是以志悍力抗而皮骨非人承刃受矢而痕撻無有視來丹猶雛鷇也

來丹之友申佗曰子怨黑卵至矣黑卵之易子過矣將奚謀焉來丹垂涕曰願子爲我謀申佗曰吾聞衛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寶劒一童子服之却三軍之衆奚不請焉來丹遂適衛見孔周執僕御之禮請先納妻子後言所欲

解曰寶劒神器之能宰制者也殷中也與以殷仲春之殷同殷帝之寶劒言沖和之氣宰制陰陽審諦而不妄也其祖得之則其道自古以固存也神器至妙以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剛故一童子服之而却三軍之衆申佗則能申人之不直者故爲來丹謀焉孔周則能周旋於人理之至者故申佗使來丹求劒於若人也執僕御之禮致所尊也請先納妻子質其誠也•

○孔周曰吾有三劒唯子所擇皆不能殺人且○先言其狀一曰含光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有其所觸也泯然无際經物而物不覺二曰承影將旦昧爽之交旦夕昏明之際北面而察之淡淡焉若有物存莫識其狀其所觸也竊竊然有聲經物而物不疾也三曰宵練方晝則見影而不見光方夜則見光而不見形其觸物也騞（大麥切）然而過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焉此三寶者傳之十三世矣而無施於事匣而藏之未嘗啓封

解曰含光則褫光而不曜者也此神之妙萬物而爲言也視之不可見以无形也運之不知其有以無用也其所觸也泯然無際經物而物不覺則其道寥廓也承影則既有影可承矣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皆陰陽之交際於是時反本而求之淡兮似或存終不可得而識也其所觸也竊竊然有聲經物而物不疾則鼓舞萬物而無迹於物也宵練則既有體矣方晝則見其影役於陽也方夜則見其光制於陰也然見影而不見光見光而不見影猶未

赫然有物也其觸物也騞然而過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焉則行於萬物生之育之代榮代謝其化無窮也使夫生化者不得不生不化是或物之疾也然神之所爲以無有入無間是爲隨過隨合雖覺疾也於物無所傷而物亦不能傷我是爲不血刃焉傳之十三世則言周歷陰陽之度而其存自古也無施於事是謂無用之用也匣而藏之則其藏深矣未嘗啓封其神無郤之謂也

來丹曰雖然吾必請其下者孔周乃歸其妻子與齋七日晏陰之間跪而授其下劍來丹再拜受之以歸

解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也即其寓於生化之序擬諸形容有若三劍者焉至於宵練始兆於太素而爲質之始故來丹必請其下者孔周乃歸其妻子不絕其相生相配之道也與齋七日則一其志而忘其形體也晏陰之間則昏明之交寥傳其道也

來丹遂執劍從黑卵時黑卵之醉偃於牖下自頸至腰三斬之黑卵不覺來丹以黑卵之死趣而退遇黑卵之子於門擊之三下如投虛黑卵之子方笑曰汝何蚩而三招予來丹知劍之不能殺人也歎而歸黑卵既醒怒其妻曰醉而露我使我嗌疾而腰急其子曰疇昔來丹之來遇我於門三招我亦使我體疾而支彊彼其厭我哉

解曰牖下陰陽之際也醉而偃則迷而罔覺之時也陰方隆盛必於其交際罔覺之時始足以害之爾雖然宵練之劍能使物覺疾而不血刃而已故來丹以之斬黑卵則怒其妻曰使我嗌疾而腰急以擊黑卵之子則曰遇我於門三招我亦使我體疾而支彊來丹知劍之不能殺人也歎而歸而已矣然而黑卵雖承刃而不覺亦已嗌疾而腰急其體自是而日消矣故雖有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俄而春日載陽而小往大來矣人皆覩夫四月維夏不知其本乃自於來丹潛移於一之日也

嘗原陰陽之道相生猶父子相偶猶夫婦其迭用也則更生更死其交戰也則更怒更讎囚則爲疾用事則旺其道雖無待於外其用則寓之於物此陰陽之情也凡物之情態人之云爲皆陰陽之役也嘗試以人情物變求之陰陽之情義無一不備故有若魏黑卵以暱嫌殺丘邴章來丹誓手劍以屠黑卵之事也然而陰陽之理更王更廢終不能相絕是以來丹雖有屠黑卵之志而

不能殺黑卵也如黑卵而可殺則生化之理或幾乎息矣若是則魏黑卵何以能殺丘邴章乎蓋丘邴章已用而爲旺者所勝故可殺也若魏黑卵則方用事而旺安可殺哉且方是時非獨陽氣潛萌爲來丹而已爲魏黑卵者亦既有其妻與其子矣是以原陰陽之道雖曰陽生於子陰生於午而陰中之陽陽中之陰其生其長其消其息有不可得而測究者明乎列子之斯言則其道思過半矣

○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錕鋙之劒火浣之布其劒長尺有咫鍊鋼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火浣之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皇子以爲无此物傳之者妄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哉

解曰錕鋙之劒火浣之布得於西戎之獻而非中國之有也皇子局於耳目之見聞而不能博通乎物理之變異遽以爲無此物而傳之者妄非誣理而何列子此篇妙及於天地之表若女媧之鍊石愚公之移山夸父之逐日扁鵲之治疾偃師之造倡來丹之手劒凡皆闡無內之至言以坦心智之所滯恢無外之妙理以開視聽之所閡如俾膚識淺聞之士皆自局於見聞而不能深求至理又焉能解其桎梏哉是其以此終篇之意也

湯問解

萬物之出機入機隨其種性因其情想更相變易萬形萬狀則有大禹之所不能見伯益之所不能聞夷堅之所不能志者其變可勝窮哉雖然其形則異其性則鈞龍伯之國其人雖大不殊僬僥之心智僬僥之人其形雖微不殊龍伯之悅惡焦螟爲細矣生理亦无不足鵾鵬爲巨矣性量亦無有餘大椿之壽亦終於死芝菌之夭亦既有生昧者惑於物變之不齊不明夫其性之不易由是矜壽而傷夭就愛而避惡撰然殽亂終身役役莫之能止故列子假湯問以別其大小同異巨細長短要之以至道也求之此篇有若日之遠近小兒辯之而孔子不能決者有若扁鵲之治疾而使公扈齊嬰與其二室俱不能相知者是皆惑於形變而不知其本無不同也苟知其所同則无往而不一矣故蒲且子之弋可用以釣弋釣之道可用以治國鄭師文伯牙以此而妙於琴子期以此而善聽飛衛紀昌以此而名於射造父以此而精於御偃師之造倡泰青之善謳亦以此道而已使數子者投其技而進乎道夫孰曰不然哉凡此萬物之化皆不能逃乎陰陽之運故終以魏黑卵以暱嫌殺丘邴章來丹謀報父之讎焉雖然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將欲齊之必得其所以齊之之道而後可如亦蔑然於萬物之變而弗顧以爲能齊物矣是猶掩目塞耳者自以謂莫之見聞何能制其坐馳之情哉終之以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爲此也

冲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十一

冲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十二 作二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臣江遹上進

力命上

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四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无爵於吳田恒專有齊國夷齊餓於首陽季氏富於展禽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壽比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邪力曰若如若言我固無功於物而物若此邪此則若之所制邪命曰既謂之命奈何有制之者邪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朕豈能識之哉朕豈能識之哉

解曰力者人之所為也命者天之所謂也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力之制於命命之因於力未易以差殊論功也取力之重者與命之薄者而比之奚翅力之功多取命之厚者與德之薄者而比之奚翅命之功厚主於力者雖命也以為有性而不謂命也主於命者雖性也以為有命而不謂性也是皆一偏之論也嘗即其一端而考之彭之壽顏之夭疑若制於命矣然彭之為不必皆壽顏之才不必皆夭是或因於力矣然則謂力為有功於物而無預於命則不可也謂物物皆制於命而無預於力亦不可也雖然莫之致而至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既謂之命則命萬物而無所聽也如亦有制之者安可以為命乎故直而推之亘萬世而不窮曲而任之成萬物而不遺雖曰推之無有推者雖曰任之無有任者直者自直曲者自曲壽夭窮達貴賤貧富亦不由天亦不由人如烏之黑如鵠之白如椿之壽如菌之夭咸其自取致者其誰耶唯其自為無為之者是以之八者之在人猶草木之生根在苗先實從花後嘉穀之實以其美種雖有惡莠生必從根究其根源曾無毫釐之繆安知今之厚於命不因於昔之厚於德耶又安知今之厚於德不為異時厚於命之積耶是皆不可知也若是則命未必非力力未必非命若之何其有命耶若之何其無命耶雖命亦不知其所以然矣是所以為命也安可遽以當生纔眷僧囊之所為規規然責報於造物者必欲顏壽而跖夭貴賢而賤愚富善而貧惡邪其不通乎命亦甚矣唯真能知命者則因天理之自然修人為而不廢壽夭兩忘窮通皆樂貴賤俱適貧富不變此聖人所謂樂天知命而列子力命之篇所由而作也莊子於大宗師以子桑之言命終焉以此為大宗師之至也

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而人子達並族也而人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言也而人子庸並行也而人子誠並仕也而人子貴並農也而人子富並商也而人子利朕衣則短褐食則粢糲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子衣則文錦食則粱肉居則連欐出則結駟在

家熙然有棄朕之心在朝諤然有敖朕之色請謁不相及遨游不同行固有年矣子自以德過朕邪西門子曰予无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北宮子无以應自失而歸中塗遇東郭先生先生曰汝奚往而反偊偊而步有深愧之色邪北宮子言其狀東郭先生曰吾將舍汝之愧與汝更之西門氏而問之曰汝奚辱北宮子之深乎固且言之西門子曰北宮子言世族年貌言行與予並而賤

○貴貧富與予異予語之曰予无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將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東郭先生曰汝之言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之言厚薄異於是矣夫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於命薄於德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非人也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厚自愧皆不識夫固然之理矣西門子曰先生止矣予不敢復言北宮子既歸衣其短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莪菽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乘其蓽輅若文軒之飾終身逌然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東郭先生聞之曰北宮子之寐久矣一言而能寤易怛也哉

解曰天道之運自西而之北酉為萬物之闔户故謂之西門子北則萬物之所藏而化精之所與也故謂之北宮子西門子方嚮於室處故為厚於命而薄於德北宮子則其藏深矣故為厚於德而薄於命東郭先生則既勞乎坎而復出乎震是不住於

○無為即動而靜者也故能釋北宮子之愧而使之寤也嘗原命出於莫之致而至有生者之所不能逃也雖以堯舜夷齊孔子之聖季札展禽顏子之賢一制於命終身不易宜乎北宮子以德厚自愧西門子以命厚自矜也然而謂命出於莫之致而至則其至自然無有致之者致之者本無物則其至也孰受其制哉或制或不制在我而已故苟不安於命則制於命苟能知其命則制命而不制於命矣由是聖可窮而仁可夭善可貧而賢可賤不聞能以命而易聖賢之操也是以北宮子一聞東郭先生之言而識夫固然之理則終身逌然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若是則命果能制之乎此則能至於命者之事也

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甚戚同處於齊管夷吾事公子糾鮑叔牙事公子小白齊公族多寵嫡庶並行國人懼亂管仲與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鮑叔奉公子小白奔莒既而公孫无知作亂齊无君二公子爭入管夷吾與小

○白戰於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既立脅魯殺子糾召忽死之管夷吾被囚鮑叔牙謂桓公曰管夷吾能可以治國桓公曰我讎也願殺之鮑叔牙曰吾聞賢君无私怨且人能為其主亦必能為人君如欲霸王非夷吾其弗可君必舍之遂召管仲魯歸之齊鮑叔牙郊迎釋其囚桓公禮之而位於高國之上鮑叔牙以身下之任以國政號曰仲父桓公遂霸管仲嘗歎曰吾少窮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

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无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此世稱管鮑善交者小白善用能者然實无善交實无用能也實無善交實无用能者非更有善交更有善用能也召忽非能死不得不死鮑叔非能舉賢○

○不得不舉小白非能用讎不得不用

解曰天下之事凡非智慮之所及而成虧於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方管夷吾鮑叔牙相友之處其心可謂無間矣及夷吾事公子糾鮑叔事公子小白所奉雖不同其心未有異也至二公子之爭入戰於莒道管仲射中桓公於斯時也夷吾安有事桓公之心哉及桓公既立脅魯殺子糾方且請於魯以管仲爲讎願得甘心而醢之則桓公安有用仲父之心哉鮑叔至此雖能忘莒道之異志而不替昔之善交宜亦以桓公之讎而不敢舉其賢也抑管仲之奉公子糾既不能立其功於前又不能死其節於後其賢亦不足尚矣今也鮑叔弗顧齊之嫌而舉之桓公忘其無功於子糾且不念其讎而用之管仲亦不以向之幽囚受辱爲恥不辭其位而盡忠於齊忘其向之奉子糾也是皆非智慮之所可期者及管仲既爲齊用務實倉廪明禮節富國彊兵因禍爲福轉敗爲功遂能九合諸侯一正○

○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故孔子稱之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然則管仲之有功於天下後世豈淺淺哉夫管仲固不守匹夫匹婦之諒而爲溝瀆之自經也向使鮑叔之言不行桓公之讎不解則鮑叔安能全其交管仲安所施其功哉雖然管仲既終有合諸侯正天下之功使民到于今受其賜則鮑叔之舉讎桓公之用讎管仲之忍垢於魯而盡忠於齊皆有不得不然者矣由此觀之世稱管鮑善交小白善用能者實無善交實無善用能者皆命之自爲非人之所能爲也如曰有善交者則方其莒道之戰管仲之交情何如哉亦曰有善用能者則桓公之用管仲奚必俟鮑叔之言哉其言非更有善交更有善用能者以爲非特桓公管鮑爲然也凡朋友之信君臣之義罔或不若是矣然而究觀數子之爲皆能公其心者也心存於至公故交不期於全而自全讎不期於棄而自棄忠不期於效而自效矣此桓公所以成霸業之○

○本也噫人苟能公其心矣則其於天命之自然無往而不合矣又焉以屈身枉道求合於物情之屑屑爲哉且以霸者之洽成於智謀而力取猶以爲非人力之所能爲則推而上之皇之道帝之德王民之皡皡其莫爲而自然抑又可知矣

及管夷吾有病小白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諱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夷吾曰公誰欲歟小白曰鮑叔牙可曰不可其爲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

人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理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

解曰人常以管仲不許鮑叔之屬國爲言蓋管仲知鮑叔之才不可以屬國也恐其得罪於君也與其使之理國而得罪孰若不屬之國而俾其自全歟是乃管仲之全交也

小白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不叛愧其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人以財分人謂之賢人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者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然則管夷吾非薄鮑叔也不得不薄非厚隰朋也不得不厚厚之於始或薄之於終薄之於終或厚之於始厚薄之去來弗由我也

解曰上忘者其政悶悶之謂也下不叛者其民淳淳之謂也愧不若黃帝則不自滿假也哀不已若者以善救爲心也以德分人則使斯民各得以復命反常此聖人之道也以財分人則使斯民不乏於仰事俯育此賢人之德也以賢臨人猶山之殺瘦也以賢下人猶澤之增肥也所謂於國有不聞於家有不見者非真莫之見聞也其道足以容之爾隰朋之可與夫鮑叔之不可在此而已古語曰不瞽不聾不能成功蓋爲是也詩於葛屨之序言魏君之險嗇褊急而其詩則曰唯是褊心是以爲刺褊心之害治如此夫與人爲徒厚薄之去來有至公之道有自然之理弗由我也唯管鮑隰朋知其然也故始終厚薄依乎天理而弗徇乎我此齊國之治所以能尊周彊國歟

沖虛至德眞經解卷之十二

沖虛至德眞經解卷之十三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臣江遹上進

力命中

鄧析操兩可之說設无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然則子產非能用竹刑不得不用鄧析非能屈子產不得不屈子產非能誅鄧析不得不誅也

解曰子產相鄭三年而善者服惡者化其治宜不可屈而鄧析數難而屈之鄭國用鄧析之竹刑宜愛其人而卒誅之是理之不可推知者也世謂作竹刑誅鄧析爲子產鄧析之能殊不知固自有不得不用不得不屈不得不誅者存焉漢文帝感緹縈之言而罷肉刑後世卒莫之能復亦若是也按荀子與夫左氏皆以駟顓殺鄧析在子產之後學者以是疑於經惧夫列子之書務明道達理而已所謂得其精而遺其粗者也又焉用區區較其言之同異哉

可以生而生天福也可以死而死天福也可以生而不生天罰也可以死而不死天罰也可以生可以死得生得死有矣不可以生不可以死或死或生有矣然而生生死死非物非我皆命也智之所无柰何

解曰以康寧攸好德而生以壽考終命而死此可以生可以死得生得死者也洪範所謂五福此之所謂天福也可以生而凶短折與夫疾惡憂貧而生者洪範所謂六極此之所謂天罰也得生得死理之常也

○或死或生則幸不幸存焉生死一矣或以為天福或以為天罰或由其常或遭其變至智之人宜能覩其差殊矣然而生之所以生死之所以死方稟生之初既有制其死者矣將息我以死亦有制其生者矣生生死死外非物之所能奪內非我之所能制皆天之所命智之所無如之何也唯明乎此然後死生無變乎已

故曰窈然无際天道自會漠然无分天道自運天地不能犯聖智不能干鬼魅不能欺自然者默之成之平之寧之將之迎之

解曰際者分之餘會者運之聚窈言幽而難見漠言遠而無極物之生顯與道俱會妙與道偕運天道常自會自運萬物亦自生自死雖天之神地之富不能犯其自然聖智之妙不能干其自然鬼魅之靈不能欺其自然若是者默之成之而無言無為平之寧之而無偏無陂將之迎之而無始無終命之所為其極如此

○楊朱之友曰季梁季梁得疾七日大漸其子環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為我歌以曉之楊朱歌曰天其弗識人胡能覺匪祐自天弗孽由人我乎汝乎其弗知乎醫乎巫乎其知之乎其子弗曉終謁三醫一曰矯氏二曰俞氏三曰盧氏診其所疾矯氏謂季梁曰汝寒溫不節虛實失度病由飢飽色欲精慮煩散非天非鬼雖漸可攻也季梁曰衆醫也亟屏之俞氏曰女始則胎氣不足乳湩有餘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弗可已也季梁曰良醫也且食之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稟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藥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醫也重貺遣之俄而季梁之疾自瘳

解曰矯之為義執枉而矯之使直非自然也矯氏之醫欲攻其漸而在於有生之後是為衆醫俞以順從為言故俞氏之醫在於有生之初以為其弗可已也是為良醫盧以總合為言故盧氏之醫齊死生而一之其言出於稟生受形之先精義而入神矣是為神醫夫季梁之於生死其能安之如此故其死也楊朱望其門而歌

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生亦非賤之所能夭身亦非輕之所能薄故貴之或不生賤之或不死愛之或不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非反也此自生自死自厚自薄或貴之而生或賤之而死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順也非順也此亦自生自死自厚自薄

解曰生死厚薄已制於稟生受形之先豈

貴賤愛惡之所能增損於有生之後哉蓋身為天地之委形生為天地之委順彼天地既已委化於我矣猶不能犯其分之自然矧非汝之所有又豈貴賤之所能存亡愛惡之所能厚薄哉雖然貴賤存亡愛增厚薄生於有見妄為同異衆見則同獨見則異以同為順以異為逆循其本然奚有逆順謂之逆順似之而非究其所為咸其自爾是以推原有生有身之所自雖生不知身身不知生而況於貴賤愛惡哉雖然

○列子論此亦明有生有身之妙咸本於自然將以袪世之惑者貪生夫理徇利累形爾至於尊生重本欲為天下之寄託者寧蹈其似順不為其輕薄也

○鬻熊語文王曰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算之所亡若何老聃語關尹曰天之所惡孰知其故言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

解曰長短之不可增損猶鳧鶴之不可斷續也方未生無身之時既有制之者矣算猶智也豈智之所能紊何哉皆天而已矣是以人之所惡即天之所惡也天豈私惡於人哉其故必有所自矣特不止於耳目之所接不可俄而知耳順而受之可也若夫以智為鑿揣而銳之弊精神而妄億度德經謂之前識此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故其語關尹以迎天意揣利害為不如其已億則屢中孔子所以惡子貢也

○楊布問曰有人於此年兄弟也言兄弟也才兄弟也貌兄弟也而壽夭父子也貴賤父子也名譽父子也愛憎父子也吾惑之楊子曰古之人有言吾嘗識之將以告若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今昏昏昧昧紛紛若若隨所為隨所不為日去日來孰能知其故皆命也

解曰在我者有性在天者有命性可修不可弛命可聽不可干君子之處已行法以俟命而已亦奚欲以此道而徼此福哉楊朱乃區區度年德才貌之厚薄而計其壽夭貴賤名譽愛憎之差殊父子而兄弟之兄弟以言長少之相從父子以言尊卑之不等也此謂以惑復於惑是為大惑殊不知命之所為昏昏昧昧而非智之所能明紛紛若若而非理之所能辯隨所為而不匿於無隨所不為而不滯於有日去而與化俱運日來而與時偕顯夫孰能知其故此造化之所以妙萬物也知造化亦計斯人當生之所為而為之嚮應則其生化萬物其道亦淺矣

夫信命者亡壽夭信理者亡是非信心者亡逆順信性者亡安危則謂之都亡所信亡所不信真矣慤矣奚去奚就奚哀奚樂奚為奚不為

解曰所謂亡壽夭是非逆順安危者非無之也有若顏壽而跖夭雖使有道者誠能信命矣安能厚誣其人謂顏子為壽而彭祖為夭哉亦於壽夭之間任其自然而不有之爾夫唯不有則壽夭兩行是所以為無之也其於是非逆順安危亦若是而已矣謂之都亡所信則以亡壽夭亡是非亡逆順亡安危也謂之都亡所不信則以信命信理信心信性也若然者好惡不存故

無有於避就憂喜不形故無有於哀樂隨所不爲故無所爲隨所爲故無所不爲斯可名於眞矣慤矣眞言精而不僞也慤言實而不妄也

黄帝之書云至人居若死動若械亦不知所以居亦不知所以不居亦不知所以動亦不知所以不動亦不知所以衆人之觀易其情貌亦不謂衆人之不觀不易其情貌獨往獨來獨出獨入孰能礙之

解曰居若死心如死灰也言其無心而自止也動若械發若機括也言其因物而後動也隨時動隨時止是居與不居動與不動因其自然皆所不知若是則物我兼忘而視聽俱泯矣奚有於觀骨肉都融而情貌無寄矣奚有於易超然疑獨無與爲偶獨出獨入獨往獨來夫孰得而礙之若夫衆人之動止異是矣内外之分不定榮辱之境不辯以有名爲尊榮以無名爲甲辱情貌之易不易乃在於人之觀不觀是以畏威畏刑畏鬼畏人愁結其五臟桎梏其形體終身役役與化俱徂可不悲哉昏亦不思吾之爲我奚假於人審夫吾之我則衆人之觀不觀不足知吾之情貌不必易矣然則至人之不離於其衆人之不能見獨豈有他哉在我而已

沖虛至德眞經解卷之十三

沖虛至德眞經解卷之十四

宋杭州州學内舍生臣江遹上進

力命下

墨㞊單至嘽咺憋懯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知情自以智之深也巧佞愚直婩斫便辟四人相與遊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語術自以巧之微也𧦝㤜情露謇極淩誶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曉悟自以爲才之得也眠娗諈諉勇敢怯疑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謫發自以行无戾也多偶自專乗權隻立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顧眄自以時之適也此衆態也貌不一而咸之於道命所歸也

解曰墨㞊單至則𢘅㑥恐懼之異情也嘽咺憋懯則迂緩輕發之異態也巧佞愚直則儇利鄙樸之不同婩斫便辟則彊閑柔佞之不一𧦝㤜情露則多數淺中之殊情謇極淩誶則訥澀辯給之異狀眠娗諈諉則或暗於蹤迹或樂於煩重勇敢怯疑則

或喜於奮厲或安於畏懦多偶則雷同者也自專則任已者也乘權則假威以尚人也隻立則自奮而無輔者也爰自大樸既散斯民馳騖於是非利害之途情態百出不可勝窮列子姑即其情之所鍾術之所傳才之所施行之所著時之所遭者概言其別有二十焉情者自以智之深術者自以巧之微才者自以其有得行者自以其無戾時者自以其適宜紛紛若若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胥如其志而窮其年

○衆態之不一如此究其所以則是非成敗均於有生美惡好醜同之於盡是其所以感之於道而同歸於命也雖感之於道而不能知道雖同歸於命而不能信命任私智執偏見唯小已之是徇忘天下之大公若是則其比形於天地也與夫夔蚿風目之相憐無以異矣何貴於有生之最靈哉雖體道而至於命者則心凝而形釋心凝則內無有於智態形釋則外無有於貌色是乃衆態之所資而衆態無得而名者常

逍遙乎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俯視衆態不亦悲乎

佹佹成者俏成也初非成也佹佹敗者俏敗者也初非敗也故迷生於俏俏之際昧然於俏而不昧然則不駭外禍不喜內福隨時動隨時止智不能知也

解曰天下之理至微而明其未兆爲微而其理爲至明賢人覩於未萌衆人暗於成事於事之成且或闇之而況於成敗之幾乎宜其昧然而莫之知也雖然所謂俏成

○俏敗者初無有俏也理之成敗黙定於未形之先矣雖曰因俏生迷其實因迷有俏爾唯不能觀成敗之未形而惑於俏之際雖成也不敢必其成惴惴然唯恐其或失也雖敗也不自以爲敗望望然猶幸於有得也若是則安得不駭外禍而喜內福哉苟能於俏之際而不昧然則其成自成其敗自敗視禍福之至猶晝夜之往來寒暑之迭運見出可以知入觀往足以知來又奚以憂喜於其間哉若然者進乎智而與乎道矣雖死生之大且無變乎已而況利害之端乎

信命者於彼我無二心於彼我而有二心者不若揜目塞耳背坂面隍亦不墜仆也故曰死生自命也貧窮自時也怨夭折者不知命者也怨貧窮者不知時者也當死不懼在窮不戚知命安時者也

解曰商丘開之蹈水火自以謂物無迕者心一而已則信命者於彼我無二心可見矣不知信命則執著於我我立而彼是具

○矣彼是具而好惡立好惡交起則憂喜迭用雖未嘗背坂面隍而常有墜仆之憂揜目塞耳者非真能忘聞見也然聞見暫窒雖真背坂面隍亦不墜仆此知命安時者所以當死不懼在窮不戚也

其使多智之人量利害料虛實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其少智之人不量利害不料虛實不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量與不量料與不料度與不度奚以異唯亡所量亡所不量則全而亡喪亦非知全亦非知喪自全也自亡

也自喪也

解曰量利害之成敗料虛實之有無度人情之好惡此多智之人也不智者反此然而智不盡中愚不盡亡是量與不量料與不料度與不度皆無以異矣然而不可謂智不盡中而廢其智也亦不可謂愚不盡亡而守其愚也唯無所量無所不量用智而不役於智任智而不恃其智則得喪兩亡常能全而亡喪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矣

○齊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鬱鬱芊芊若何滴滴去此國而死矣○使古无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史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曰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食駑馬稜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而況吾君乎晏子獨笑於旁公雪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之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有勇者而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吾君方將被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唯事之恤行假念死乎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為之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見諂諛之臣臣見此二者臣之所為獨竊笑也景公慙焉舉觴自罰罰二臣者各二觴焉

解曰罰爵所以養氣之不足也景公臨其國城蘗美外慕將常守之而無術至於悲泣而不已及聞晏子之言始悟其所養之不充也故舉觴自罰罰二臣者各二觴焉二觴有副焉所以甚其不足也

○魏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天下无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常无子无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嚮无子同臣奚憂焉

解曰有人之形未有无人之情者唯太古之人則能忘情甚下則不及情苟不至乎忘情而泊然無為則不及情者爾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故雖以孔子之涉世其於顏子之死也則哭之慟以謂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其不能忘情如此然則東門吳之子死不憂其真能忘情者歟

農赴時商趣利工追術仕逐勢勢使然也然農有水旱商有得失工有成敗仕有遇否命使然也

解曰此力命之篇也列子既極言有生皆制於命矣又惡其以力為無功而溺於莫之為也言此者將使力命兩行而不失其然之冥運爾

力命解

○孟子謂仁義禮智為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以臭味聲色為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性則人力之可勉命則天理之不易雖性所有不可不習則人力不可廢雖天所命必因於人則天命不可任命之所制或存於性性之所有或制於命性命常並行天人常相因人之壽夭窮達貴賤貧富無不出於此故列子有力命之篇焉嘗求列子之言如主於命謂力為无功於物矣然亦不欲廢人力之所為而委化於命也要在於不累夫壽夭貴賤窮達貧富而制命在我爾且以力對命

則自然使然若相待而不可相无繫之以道無非命者故人之所欲爲者命也人之所不爲者亦命也爲之而成者命也爲之而不成者亦命也直而推之曲而任之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无非自爾夫既謂之自尒无制之者雖有壽夭孰爲增損雖有窮達安足喜悲故知命者於此則順而受之而已爾是以孔子之聖自生民以來未之有也一制於命則再逐於魯伐木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卒之一君无所鈞用其天縱之將聖載之空言而○不得見之行事斯可以爲命矣爲夫子者脩○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止變亂於心慮其樂天知命如此故能窮亦樂通亦樂而所樂非窮通也然而自非聖人未有由於命之所制而能知者非特不知而已抑又區區計人力之未爲攘臂而仍之是可悲矣故鮑叔厚夷吾於其始而夷吾薄之於其終隰朋薄夷吾於其始而夷吾厚之於其終鄧析屈子産之治子産用鄧析之刑子産用其刑於始鄧析還其誅於終厚者其自厚也薄者其自薄也用者不得不用也誅者不得不誅也皆命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而數子者方且自謂智能之所爲而不識夫固然之理此桓文之治所以羞稱於孔門子産之惠所以貶於孔子也有若季梁之重貺神醫則雖死生之大不能變矣有若齊景公之臨其國城而流涕則於利害之端且猶惑之皆命也知不知其別若此此子列子所以不免於辯也雖然北宮子嘗以薄於命而愧夫西門子造事而達矣及其既悟則榮辱俱忘終身逌然是則雖○薄於命也命果足以制之耶列子之意明其○已悟者要以覺其未悟者而使之求有悟爾且列子一篇之旨雖盡祛力命之惑矣終則以力不可不爲命不可不聽爲命之至故以仕農工商勢命之說終焉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十四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十五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臣江遹上進

楊朱上

楊朱游於魯舍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奚以名爲曰以名者爲富既富矣奚不已焉曰爲貴既貴矣奚不已焉曰爲死既死矣奚爲焉曰爲子孫名奚益於子孫曰名乃苦其身燋其心乘其名者澤及宗族利兼鄉黨況子孫乎凡爲名者必廉廉斯貧爲名者必讓讓斯賤曰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志合言從道行國霸死之後管氏而已田氏之相齊也君盈則已降君斂則已施民皆歸之因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絕若實名貧僞名富曰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僞而已矣昔者堯舜僞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伯夷叔齊實以孤竹君讓而終亡其國餓死於首陽之山實僞之辯如此其省也

解曰道常無名名之生在於物成數定之後智者惡事物之紛錯也不得已如事物

而彊為之名爾名非自然也凡在可名之域者皆偽而已矣雖然名以出信必依於實實不自顯必假於名君子無惡於循名而蹈實也但惡夫守名而累實爾悠悠之徒不知身之非我有也故趣富貴於當生不知子孫之非我有也故競虛名於既往其始也將徇名而求實其終也乃徇名而妨實且以實非名則管氏之奢奚無益於子孫以名非實則田氏之廉何乃因有齊國蓋名不可去名不可趣趣名則實斯毀矣實毀則名斯立矣且趣當生則夷齊之遜不若堯舜之偽將恤我後則管仲之奢不若田氏之廉若欲名實兼之惡可哉列子非有貴乎世俗之富貴也非不知堯舜夷齊之不與名期而名歸之而為天下後世之所共美也蓋雖聖人之應世日與接搆則名亦既有均在可議之域矣列子言此欲學者務造乎道之無名而已如或矯情乎仁義禮教以盜當世之虛名非特不得名併與夫利而失之矣曾不若盜貨者之猶得肆情於當生爾此殆矯枉不得已之言歟

○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逌然而自得亡介焉之慮者亦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為哉奚樂哉為美厚爾為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猒足聲色不可常翫聞乃復為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遑遑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偊偊爾順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徒失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於一時重囚纍梏何以異哉

解曰百年之生憂患所萃陰陽寇其外嗜慾蠹其內無彊無堅為疾為惱夜眠而神勞晝覺而形役計人之生安得無介然之慮於斯須之頃哉然而介然之慮存之則憂懼釋之則逸樂存之在我釋之在我人之所以每蹈於憂患之域者彼豈甘心於憂患哉由其以美厚聲色為可樂是以競譽規榮慎耳目惜是非偊偊遑遑為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日懼於憂患而不自悟矣是則百年之生既不能內得於天樂又不能自肆於一時而兩失之矣其與重囚纍梏何以異哉莊子亦以此為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夫列子之設心豈欲使斯民自肆於聲色之娛哉蓋深醜夫遑遑競虛譽者之無益於身不若縱脫而趨當生之樂者為猶愈爾是亦矯枉之言歟

○太古之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去也故不為名所觀從性而游不逆萬物所好死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為刑所及名譽先後年命多少非所量也

解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爾太古之人大樸未散渾淪之質不雕於人偽故能原始反終而知死生之說由是從心而動從性而游無往而不適然自得矣性於心為體心於性為用去性而後從心故從心而動

則能不違自然所好之在我者爾從性而游然後能不逆萬物所好且動或迫之不若游之適也從心而動不去當身之娛是不爲近名之善也故不爲名所勸從性而游不規既往之名是不爲近刑之惡也故不爲刑所及若然者其視死生之變直猶夜旦之常爾又何暇計其名譽之先後量其年命之多少哉

楊朱曰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則有賢愚貴賤是所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所同也雖然賢愚貴賤非所能也臭腐消滅○亦非所能也故生非所生死非所死賢非所賢愚非所愚貴非所貴賤非所賤然而萬物齊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異且趣當生奚遑死後

解曰生死交謝初無同異小智自私於大同中妄見成異因異立同由是主死之同異昏擾而無辨矣楊朱欲齊生死之變而一之故即俗之所見以生爲異以死爲同要其終必歸於無同無異也或遽而語之至道之所謂一則彼將殽亂於滑疑之際而其惑終不可解矣此乃聖人之常善救人也且齊萬物之變必以堯舜桀紂爲言者將祛世之重惑宜以狂聖之極天下萬世之所共信者爲之言也且謂堯舜同於桀紂非苟然也堯舜應世之跡因時合變未免於有所殉則其跡安得不同趨於腐骨哉若夫堯舜之所以爲堯舜是乃孔子○所謂蕩蕩乎民無能名又安得與桀紂同腐哉

○楊朱曰伯夷非亡欲矜清之郵以放餓死展季非亡情矜貞之郵以放寡宗清貞之誤善之若此

解曰人之生因情有欲以欲發愛欲而無以節之則盈嗜欲長好惡而性命之情病矣是所以爲誤善也所矜在於清正則能抑其情而節其欲矣安得爲誤善雖然伯夷展季既有矜清正之名而存心於矯枉救弊則其跡未免於有郵是亦爲情欲之所役也放而至於餓死寡宗則謂之誤善不亦可乎是以聖人緣督以爲經而不爲已甚也

楊朱曰原憲窶於魯子貢殖於衛原憲之窶損生子貢之殖累身然則窶亦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在曰可在樂生可在逸身故善樂生者不窶善逸身者不殖

解曰人之生也必將資物以爲養則耕而食織而衣所不可已也雖太古之民亦莫○不若是也特不欲左右望而罔市利於富貴之中有司隴斷爾由前則不窶是所以爲樂生也由後則不殖是所以爲逸身也蓋窶則華冠縱履而杖藜安可以言樂生殖則滿身戚醮而求益安可以言逸身以是知列子之道不爲已甚於世道之安危未嘗都忘之也

○楊朱曰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此語至矣相憐之道非唯情也勤能使逸饑能使飽寒能使溫窮能使達也相捐之道非不相哀也

不舍珠玉不服文錦不陳犧牲不設明器也

解曰立后王君公以治天下之民欲其不僻于位是乃生相憐之道也至於死則略矣雖有良朋不過況我以永嘆而已是乃相捐之道也

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管夷吾曰肆之而已勿壅勿閼晏平仲曰其目柰何夷吾曰恣耳之所欲聽恣目之所欲視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體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夫耳之所欲聞者音聲而不得聽謂之閼聰目之所欲見者美色而不得視謂之閼明鼻之所欲向者椒蘭而不得嗅謂之閼顫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謂之閼智體之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從謂之閼適意之所欲爲者放逸而不得行謂之閼性凡此諸閼廢虐之主去廢虐之主熙熙然以俟死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吾所謂養拘此廢虐之主錄而不舍戚戚然以至久生百年千年萬年非吾所謂養

解曰子列子之學於老商子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則於口之所欲言意之所欲行莫得而恣也故老商見之始一解顏而笑至於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則於是乎得恣而肆之勿壅勿遏矣故老商許其內外進矣所謂恣耳之聽恣目之視恣鼻之向恣體之安亦若是而已非曰說足於聲色嗅味以犯人理之所惡然後爲恣也能進此者是所謂聞道也朝聞道夕死可矣故雖一日一月之生亦足以爲養矣又奚以戚戚然久生爲哉此列子論養生之至理也管仲晏子曾西之所不爲曾何足以進此道乎蓋晏平仲豚肩不掩豆是躬儉者也管夷吾三歸反坫是好奢者也晏平仲管夷吾其問其答固宜若是矣二子之問答譬猶果蓏之理其言適有與道相當者故列子取其說以寓夫至道非欲學者爲管晏之所爲也

管夷吾曰吾既告子養生矣送死柰何晏平仲曰送死略矣將何以告焉管夷吾曰吾固欲聞之平仲曰既死豈在我哉焚之亦可沉之亦可瘞之亦可露之亦可衣薪而棄諸溝壑亦可衮衣繡裳而納諸石椁亦可唯所遇焉管夷吾顧謂鮑叔黃子曰生死之道吾二人進之矣

解曰得道者之於送死以天地爲棺椁以日月爲連璧以星辰爲珠璣以萬物爲齎送則其所遇焉乎往而不可哉

沖虛至德眞經解卷之十五

冲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十六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臣江遹上進

楊朱中

子產相鄭專國之政三年善者服其化惡者畏其禁鄭國以治諸侯憚之而有兄曰公孫朝有弟曰公孫穆朝好酒穆好色朝之室也聚酒千鍾積麴成封望門百步糟漿之氣逆於人鼻方其荒於酒也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室內之有亡九族之親踈存亡之哀樂也雖水火兵刃交於前弗知也穆之後○庭比房數十皆擇稚齒婑媠者以盈之方其○聃於色也屏親昵絕交游逃於後庭以晝足夜三月一出意猶未愜鄉有處子之娥姣者必賄而招之媒而挑之弗獲而後已子產日夜以為戚密造鄧析而謀之曰僑聞治身以及家治家以及國此言自於近至於遠也僑為國則治矣而家則亂矣其道逆耶將奚方以救二子子其詔之鄧析曰吾怪之久矣未敢先言子奚不時其治也喻以性命之重誘以禮義之尊乎子產用鄧析之言因間以謁其兄弟而告之曰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智慮智之所將者禮義禮義成則名位至矣若觸情而動聃於嗜慾則性命危矣子納僑之言則朝自悔而夕食祿矣朝穆曰吾知之久矣擇之亦久矣豈待若言而後識之哉凡生之難遇而死之易及以難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孰念哉而欲尊禮義以夸人矯情性以招名吾以此為弗若死矣為欲盡一生之歡窮當年之樂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飲力憊而不得肆情於色不遑憂名聲之醜性命○之危也且若以治國之能夸物欲以說辭亂○我之心榮祿喜我之意不亦鄙而可憐哉我又欲與若別之夫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內者物未必亂而性交逸以若之治外其法可蹔行於一國未合於人心以我之治內可推之於天下君臣之道息矣吾常欲以此術而喻之若反以彼術而教我哉子產忙然无以應之他日以告鄧析鄧析曰子與真人居而不知也孰謂子智者乎鄭國之治偶爾非子之功也

解曰肆情於色人情之所感者人理之所甚醜者恣口之飲人情之所同欲先王之所誥戒者常人之情目欲視色至於闕明而不得恣者非真能黜嗜慾也畏夫性命之危有所拘而不得逞耳口欲美味至於閼適而不得恣者非真能忘好惡也惡夫名聲之醜有所避而不得恣爾由是尊禮義矯情性終於其身視其外若能恬淡無為者語其坐馳之情則其疾俛仰之間再撫四海之外志念所在無所不至亦無所不為矣若是則百年之生內愁其心智外○苦其形體亦何生之樂哉若夫朝穆之所為則真而已矣其所謂恣口之飲者非荒酖于酒也其所謂肆情於色者非沈湎冒色也蓋朝穆於世道之安危人理之得喪知之久矣擇之亦久矣為欲盡一生之歡窮當年之樂故恣口之飲肆情於色雖名聲之醜曾不遑憂性命之危亦不暇恤此所謂治內而不治外無愧乎道德不為仁義之操而敢為淫僻之行者也以其道之

眞以治身者推而行之天下可土苴而治也子產方且以秉輿濟人於溱洧爲治未免爲國人之所非鄧析之所屈所謂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其法可暫行於一國未合於人心者也安足以知二子之眞其不能知則亦已矣又以說辭亂其心滎辱喜其意則其爲誠可鄙其意爲可憐矣以是相鄭而專國之政雖曰善者服其化惡者畏其禁初不知其所以爲治是殆得之於偶爾豈其功哉子產之於朝穆適

○居季孟之間其趨操之不侔内外之異治○若此故曰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也且爲鄧析者其初於朝穆之道爲未察也故聞子產之言則與子產同其戚其終於朝穆之道爲有得也故聞子產之言則與子產異其知也噫微鄧析之言則後之觀朝穆者幾不盡同子產之戚而終莫能知其眞矣

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貲家累萬金不治世故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爲人意之所欲玩者無不爲也無不玩也牆屋臺榭園囿池沼飲食車服聲樂嬪御擬齊楚之君焉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聽目所欲視口所欲嘗雖殊方偏國非齊土之所產育者無不必致之猶藩牆之物也及其游也雖山川阻險塗逕脩遠無不必之猶人之行咫步也賓客之在庭者日百往庖廚之下不絕煙火堂廡之上不絕聲樂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之餘次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散之一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

○藏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不爲子孫留財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財焉禽骨釐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千生聞之曰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其所行也其所爲也衆意所驚而誠理所取衛之君子多以禮教自持固未足以得此人之心也

解曰子貢以貨殖累其身者也方其貨殖財積而不敢用服膺而莫之捨蒲心戚焦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夫以子貢之富豐屋美服厚味姣色以終其身無有於不足也其所以求益而不止者爲子孫無窮之計也噫孫子非汝有也認而有之亦惑矣抑又苦體絕甘約巳之養以貨殖見棄於聖人門務求適其適可不爲之大哀耶爲端木叔者藉其先貲初不知貨殖之勤而有萬金之累既巳有之又能用之由是放意所好無不爲而無不玩其適意而志得擬齊楚之君非特能用之至其氣幹之將○

○衰又能散其有而盡之以俗觀之薄於子孫之遺甚矣其後受其施者相與反其子孫之財是亦不爲無所遺矣噫爲木叔者其生也無貨殖之累而盡一生之歡其死也不爲子孫留財而不失子孫之財其所行所爲是乃衆意之所驚而誠理之所取誠理所在非聖人不足以盡之此束於教者所以不免於驚其神也意狂聖異域奚啻天壤達而以爲狂惑亦甚矣楊子謂大聖爲難知不以此歟

孟孫陽問楊子曰有人於此貴生愛身以蘄不死可乎曰理无不死以蘄久生可乎曰理無久生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且久生奚為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見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其多况久生之苦也乎孟孫陽曰若然速亡愈於久生則踐鋒刃入湯火得所志矣楊子曰不然既生則廢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於○盡無不廢無不任何遽遲速於其間乎○

解曰圍於有生生不離形形終必弊役於有化化常流形形安能久是以百年壽之大齊也得百年者千無一焉理或不能久生而況於不死乎究其生之存亡初不屬我察其生之憂患豈以久生方其有生汝形之內五情之好惡汩於中汝身之中四體之安危迫於外一世之間萬事之苦樂交於前一日之變與一月之化不異也一歲之遷與百年之變不殊也既聞而知之既見而識之既更而歷之又安以久生為哉雖然死之與生猶彼旦暮生奚足喜死奚足悲亦不可以其不足喜而厭於久生也亦不必以其不足悲而樂於速亡也是以得道者之於生死既生則廢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不為滯瀆之自經也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於盡不為吐故納新之壽考也雖無心於久生有若彭之壽亦不厭也雖無心於速亡有若顏之夭亦順化也無不廢無不任如斯而已○

○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解曰於易損下益上為損損上益下為益蓋益必有損損終必益損益盈虛消息之理也若夫萬物之生均含至理無欠無餘增之一毫性無餘地損之一毫性無餘物則益之而損損之而益皆不中也名曰治之而亂孰甚耶唯無以損益為者則物我兼利之道也莊子言自容成氏而至於神農氏之時民皆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至老死而不相往來可謂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也若此之時則至治矣

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為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為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為之乎曰為之孟孫陽曰○

○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為之乎禽子默然有間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奈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荅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孟孫陽因顧與其徒說他事

解曰世之語楊子者以其道主於為我因謂雖拔其體之一毛而濟天下亦所不為也列子稱其言則異此矣楊子之言蓋曰

一世之大必非一毛之所能濟一毛既不足以濟一世矣又安以假濟爲言乎禽子之問亦不豫矣故楊子不應夫楊子之設心以謂一毛之於肌膚雖若多寡之不同而肌膚固一毛之積均我體則均所愛矣柰何輕一毛而重一節哉能使人人尊生重本而不輕於一毛則天下有餘治哉楊子之愛一毛者非愛一毛也愛其身也人皆愛其身而不知一毛之惜不惜一毛積而至於殞身而不之覺矣人於愛身則是之於愛一毛則非之弗思甚也嘗觀人之有生貴則治賤卑則事尊終身役役無非爲物曾無一毫之爲己曷亦不思我之生也其以我耶其亦爲人而生我耶如其在我則我奚爲而不自爲耶且將以爲人也我之不能自治又奚以爲人哉列子深醜夫世之逐萬物而不反者故其書毋託於楊氏爲我之言禽子終不能達其況方且謂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是特見大禹墨翟之跡爾非特不知楊子亦不知大禹墨翟矣孟孫陽因顧與其徒說佗事以其言之不類也

楊朱曰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歸之桀紂然而舜耕於河陽陶於雷澤四體不得暫安口腹不得美厚父母之所不愛弟妹之所不親行年三十不告而娶及受堯之禪年已長智已衰商鈞不才禪位於禹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窮毒者也鯀治水土績用不就殛諸羽山禹纂業事讎惟荒土功子產不字過門不入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及受舜禪卑宮室美紱冕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憂苦者也武王既終成王幼弱周公攝天子之政邵公不悅四國流言居東三年誅兄放弟僅免其身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危懼者也孔子明帝王之道應時君之聘伐樹於宋削跡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受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遑遽者也凡彼四聖者生無一日之歡死有萬世之名名者固非實之所取也雖稱之弗知雖賞之不知與株塊無以異矣桀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智足以距羣下威足以震海內恣耳目之所娛窮意慮之所爲熙熙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逸蕩者也紂亦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威無不行志無不從肆情於傾宮縱欲於長夜不以禮義自苦熙熙然以至於誅此天民之放縱者也彼二凶也生有從欲之歡死被愚暴之名實者固非名之所與也雖毀之不知雖稱之弗知此與株塊奚以異矣彼四聖雖美之所歸苦以至終同歸於死矣彼二凶雖惡之所歸樂以至終亦同歸於死矣

解曰舜爲帝之盛帝禹爲王之首王周公之忠聖孔子之明道皆聖人之極致天下萬世莫不尊親者也而舜之窮毒禹之憂苦周公之危懼孔子之遑遽考之虞夏商周之書稽之孔子之言其理爲不誣謂之戚戚然以至於死不爲溢惡之言矣至於桀紂之逸蕩放縱恣耳目之所娛窮意慮之所爲肆情於傾宮縱欲於長夜此可謂熙熙然足於從欲之歡矣天下之美歸之

舜禹周孔而謂之四聖天下之惡歸之桀紂而謂之二凶四聖被萬世之虛名二凶享當身之實利實固非名之所與名固非實之所取要其所謂毀譽徒傳于萬世之下毀譽之者何能知其前爲其毀譽者亦何知於後雖有毀譽與株塊何以异哉謂美惡爲同歸於死不亦宜乎列子言此不欲天下之人去四聖之名趣二凶之實也使求道者審名實之俱非知憂喜之均累故以天下萬世之所同是非者爲言俾之○遺聖人之跡而求聖人之道也且爲四聖○者樂天知命未始有憂其所謂窮毒憂懼皆不得已而應世與民同吉凶之患而憂民之憂爾其所以有聖智之名者亦人與之名而弗拒爾必知此而後知列子之言是乃與四聖同道者

沖虛至德眞經解卷之十六

沖虛至德眞經解卷之十七

宋杭州州學内舍生臣江遹上進

楊朱下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枝流鴻鵠高飛不集汙池何則其極遠也○黄鍾大吕不可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

解曰治天下者必知所謂如運諸掌而後可以語治也楊子曰天下爲大治之在道四海爲遠治之在心信斯言也則不下帶而道存奚啻運諸掌哉苟能此道矣則我無爲而民自治我好靜而民自正是以不治治之也如欲治之而治則一妻一妾已不勝其治矣三畝之園已難爲其力矣是使堯牽羊而舜荷箠之類也故曰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

楊朱曰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聞或見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太古至于今日年數固不可勝紀但伏羲已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但遲速之間爾矜一時之毀譽以焦苦其神形要死後數百年中餘名豈足潤枯骨何生之樂哉○

解曰可言可爲無非事者不離於言爲之域則不逃於時數之運矣雖太古之治必有事焉皇之道帝之德王之業世每降而事愈叢矣以耳目之見聞計所識之多寡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推而上之至於皇帝則存亡覺夢或有或無及於太古則已滅矣已失矣孰誌之哉由是美惡之跡均在所遺謂善爲可趨則善名久亦滅矣謂惡爲可避則惡聲久亦消矣但遲

速之閒爾安可致惑於遲速奔競而不已哉然則爲皇爲帝爲王其應世之事不離於可名之域其果是耶其果非也耶蓋帝王之跡出於感而應迫而動無心於名而人以其名歸之與夫矜毀譽而要名者異矣故其應世之事雖與時俱往而所以爲聖者則獨存而常今不然何以貴於聖人之治哉

楊朱曰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有生之最靈者人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衛肌膚不足以自捍禦趨走不足以逃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爲養性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貴存我爲貴力之所賤侵物爲賤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不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養之主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是橫私天下之身橫私天下之物其唯聖人乎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此之謂至至者也

解曰人之生必將資物以爲養性是乃養生之主衛生之經達生之情所不可不爲而其爲不免矣蓋身固生之主故有生必先無離形物亦養之主故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故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故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世之人不知養形果不足以存生也橫私天下之身以爲我橫私天下之物以爲養是務夫生之所無以爲也形未必全而生理滅矣則世奚足爲哉能棄事遺生而至於形全精復者其唯聖人乎聖人猶兆於變化未能忘我也若夫至人之不離於眞則公天下之身而身不異物公天下之物而物無非我此莊子達生之所謂精而又精而此之謂至至者歟

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爲四事故一爲壽二爲名三爲位四爲貨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謂之遁人也可殺可活制命在外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之謂順民也天下無對制命在內

解曰人之始生也莫不有壽之道焉得其常性則壽矣秉彝而好德則名斯賓之名立而位至矣名位立而資財有餘矣此四事之序也人之壽固有若彭祖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者則人之貪生奚有已哉至於烈士之殉名貪夫之殉財未得則患得既得則患失苦心勞形終身遑遽豈復須臾之寧哉四事之於人每不得而兼之有一于此雖終身役役曾不足以充其欲況於兼四者之有而徇之又安能償其無厭之求哉此生民之所以不得休息也有此四者則進將以有求退將以有避恐懼於幽畏鬼責也矯情於俗畏人非也威不必爲我施恐恐然唯畏其我及也刑不必爲我設惴惴然唯畏其我犯也一身之微無動而不制於物而在我之具窂喪矣此之謂遁人殊不知齊死生之變則壽夭可忘審知足之富則貨財不足徇車服不維則刀鋸不加理亂不聞則黜陟不知在我者

一無所羨則在物者都無所畏其寓於天地之間也獨出獨入獨往獨來天下無對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

故語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

解曰飢而食寒而衣有生者不能免其欲有欲而不足則爭興君臣之分所由以辯也民莫不衣食而不盡婚宦也婚則人道之患衆矣宦則羨慕之心起矣生民之不得休息其本於此乎人不婚宦雖未能都○無情欲愈於凡民遠矣所謂君臣道息者是乃君臣皆安莫知作上作下而無有於親譽也是以君臣之義不可廢而其道則可息也

○周諺曰田父可坐殺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恒啜菽茹藿自以味之極肌肉麤厚筋節腃急一朝處以柔毛綈幕薦以粱肉蘭橘心痟體煩內熱生病矣商魯之君與田父侔地則亦不盈一時而憊矣故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美謂天下無過者

解曰均是人也爲田父而享國君之奉則病矣爲商魯之君而與田父侔地則憊矣夫捨膏粱而從茹藿固人情之所難以茹藿而易膏粱疑人之所易而不能易田父之安者習之移人不可遽易也知夫汩於外物恬於俗學而欲俾之易其習而安於至道宜其未之思者以爲遠也

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緼黂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廈隩室綿纊狐狢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枲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蜇於口慘於腹衆哂而怨之其人大慙子此類也

解曰衣緼黂者不知有廣廈隩室綿纊狐狢之溫美戎菽甘枲莖芹萍子者不知有膏粱之美暖暖姝姝而不知道之衣被萬物惑於世味而不知道之淡乎無味亦猶此矣

楊朱曰豐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於外有此而求外者無厭之性無厭之性陰陽之蠹也

解曰豐屋美服厚味姣色皆分外之物也苟務此而求之亦無厭之性也奚必外此而有求而後爲無厭哉孟子以目之色耳之聲鼻之臭四肢之安逸爲性列子之敎斷於順性而逸樂惡夫矯情以招虛名故以有此四者而求於外爲陰陽之蠹也且言有此四者是或爲富足以有此四者爲言也如亦必待於求四者而有之其爲無○厭孰大焉

○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滅焉利物不由於義而義名絕焉君臣皆安物我兼利古之道也

解曰忠則敢於犯顏義則果於制物忠或過於厲已人則反菑之矣義或失於刻核則不肖之心應之矣若夫以道事君則身苟美名君都顯號不亦君臣皆安乎以道應物則我常無爲民皆自化不亦物我兼

利乎老君曰大道廢有仁義國家昏亂有
忠臣亦此意也
鬻子曰去名者無憂老君曰名者實之賓而
悠悠者趨名不已名固不可去名固不可賓
邪今有名則尊榮亡名則卑辱尊榮則逸樂
卑辱則憂苦憂苦犯性者也逸樂順性者也
斯實之所係矣名胡可去名胡可賓但惡夫
守名而累實守名而累實將恤危亡之不救
豈徒逸樂憂苦之間哉
解曰鬻子之去名非無之也不守之爾老
○君之賓名非去之也不主之爾蓋有生斯○
有身有身斯有累物我交搆事無非名名
無非實性之苦逸名則係之名胡可都亡
之耶悠悠之徒羨美虛名趨之不已因失
其右實矣故慕仁之名者有至於殺身慕
義之名者有至於滅親子推死於忠尾生
死於信是皆守名而累實恤危亡之不救
者也列子此篇於名實之理反復告說盡
之矣慮夫學者遂以爲其道欲盡去天下
之名也故又爲之說曰但惡夫守名而累
實者夫苟能不守其名而無累其實是乃
鬻子之去名莊子之賓名聖人之所謂無
名而處身應物之道無餘蘊矣

楊朱解

子列子之經明大道之要傳黄帝堯舜禹湯
文武周公孔子之正統也楊氏爲我是邪說
誣民者蠹聖人之道莫此之甚故後之學聖
人者以能言詎楊墨爲聖人之徒觀列子以
傑寇爲名是亦以關先聖之道爲己任也其
書乃務引楊墨之言以垂訓肯以孔子與墨
○子均爲天下之所願安利者至此又爲楊朱○
一篇之訓爲列子者其以楊朱之道爲不乖
寡於聖人而可以垂訓於天下耶抑知其爲
充塞仁義者又何以取其言哉列子之旨亦
可以意逆矣蓋楊氏爲我者也列子悲夫世
之人逐物喪我不知存諸已者其生也爲壽
爲名爲位爲富無一有益於我者至其死也
猶需利澤於子孫子孫天地之委蛻爾奚有
於我哉由是慎觀聽惜是非禁勸於賞刑進
退於名法遑遑偊偊以終其身不殊於重囚
纍梏曾不悟造化之生我以我而已則吾之
生宜知爲我而使之勿喪也又焉以苦身焦
心求得人之得適人之適而喪其爲我者耶
以是知列子不欲天下皆爲楊氏之邪說也
欲其不役於物知存我而已人能無喪其我
則以之治國家推之天下皆其緒餘之所爲
爾豈不盛哉雖然子列子之訓抑微矣其書
明羣有以至虛爲宗藏穀均於亡羊故取楊
朱邪說之尤者合聖人之道并爲一談斷於
學者不徇聖人之跡而求聖人之心也故凡
○寓楊朱之言無非至道之旨其言至以四聖○
二凶爲同歸於盡後之誦其書至此罔有不
疑列子謂堯舜爲果外乎道而眞與楊氏同
爲邪說者是讀其文而不達其況之過也殊
不知此篇正列子之所盡心而與夫堯舜禹
湯文武周公孔子相爲始終者孔子曰知我
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列子楊
朱之篇類是矣

冲虛至德眞經解卷之十七

沖虛至德眞經解卷之十八　作八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臣江遹上進

說符上

子列子學於壺丘子林壺丘子林曰子知持後則可言持身矣列子曰願聞持後曰顧若影則知之列子顧而觀影形枉則影曲形直則影正然則枉直隨形而不在影屈伸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持後而處先

解曰說符明聖人應世之事也聖人之應世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以物為形以我為影影常隨形而枉直我常任物而屈伸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曩行而今止曩坐而今起人皆取先已獨取後若無持操者至於不與物爭而天下莫能與之爭是乃所以處先也子列子之師壺丘子林也嘗以弟子之謂而語之曰壺子何言哉至此則道其持後之言者天瑞則著聖人之道由天而之人故謂其不言說符則言聖人之道由人而之天故不免於有言始也不言而之天蓋聖人之本心終也言而之人殆聖人之不得已爾且列子之道生知而自得奚假於學哉將以是垂訓而為萬世之師故始終必假師資之道以為言也與孔子不居其聖而曰好古敏以求之同意

關尹謂子列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名也者響也身也者影也故曰慎爾言將有和之慎爾行將有隨之

解曰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君子慎之

是故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

解曰出入往來一機也人常昧於至微之明必至於物成數定而後能知其為出入往來能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者其唯由本宗而兆變化之聖人乎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

度在身稽在人人愛我我必愛之人惡我我必惡之湯武愛天下故王桀紂惡天下故亡此所稽也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譬之出不由門行不從徑也以是求利不亦難乎嘗觀之神農有炎之德稽之虞夏商周之書度諸法士賢人之言所以存亡廢興而非由此道者未之有也

解曰太易未判萬象渾淪兩儀既分物物定位毫釐不能紊一二不可差聲動則響應形生而影從在我者其度可擬在人者其稽可決適堯舜則帝業可循由湯武則王功可襲神農有炎之德得此而已虞夏商周之書載此而已法士賢人之言辯此而已雖至聖之人微妙玄通深不可識一出而應物未有不由此道以治也孟子自謂知言則曰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其言閑先聖之道亦曰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於聖人之未生逆知聖人之必行者以其不外乎稽度而已夫所謂人愛我我必愛之人惡我我必惡之聖人不以人之愛惡我而有憎愛於人也蓋曰人愛我必以我

有以愛之也人惡我必以我有以惡之也嚴恢曰所為問道者為富今得珠亦富矣安用道子列子曰桀紂唯重利而輕道是以亡幸哉余未汝語也人而無義唯食而已是雞狗也彊食靡角勝者為制是禽獸也為雞狗禽獸矣而欲人之尊已不可得也人不尊已則危辱及之矣

解曰莊子嘗以玄珠喻黃帝之道矣珠之為物至圓而明寶之至也圓則物莫能窒明則物無不鑑故以得珠喻道之富且唯○得道者萬物皆備莊子所謂有萬之富也○重利以為富終於危辱而已矣

列子學射中矣請於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者乎對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退而習之三年又以報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列子曰知之矣關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也非獨射也為國與身亦皆如之故聖人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

解曰射者非前期而中不可以為善射為其不知所以中也知其所以中則其中在我而甘蠅飛衛之巧可能也治國治身亦若是矣能察存亡之所以然故以道御時常存而不亡也如存亡之體已著則雖察之無益矣

列子曰色盛者驕力盛者奮未可以語道也故不班白語道矣（一本作失）而況行之乎

解曰色盛者驕力盛者奮是少壯之時也物所攻焉德故衰焉安可以語道至於班白則欲慮柔而體將休焉故可與語道而行之也雖然此以人之役於大化者為言○○耳亦有循大化而不與化俱者常不失其赤子之心雖壯而不驕雖耄而不耗其於語道無往而不暇矣

故自奮則人莫之告人莫之告則孤而無輔矣賢者任人故年老而不衰智盡而不亂故治國之難在於知賢而不在自賢

解曰不為事任而材者盡其力故年老而不衰不為謀府而智者用其謀故智盡而不亂雖以堯舜之聰明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為已憂治國之難如此而已安以恃自賢之行為哉

宋人有為其君以玉為楮葉者三年而成鋒殺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巧食宋國子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

解曰刻玉為楮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別則人之智巧可以侔造化如此然刻玉者三年而成一葉造化之運陽氣潛迴倏然周天地徧萬物榮枯而拆甲雕刻衆形而○不為巧且有若宋人之巧僅得食於宋國○耳況於巧不盡若宋人者哉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御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也哉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

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解曰聖人之於辭受無所苟也非其道雖身死而不受也寧以妻妾之奉而爲之乎以涉世是以免於難

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以術干齊侯齊侯納之以爲諸公子之傅好兵者之楚以法干楚王王悅之以爲軍正祿富其家爵榮其親施氏之隣人孟氏同有二○子所業亦同而窘於貧羨施氏之有因從請○進趣之方二子以實告孟氏孟氏之一子之秦以術干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力爭所務兵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道遂宮而放之其一子之衛以法干衛侯衛侯曰吾弱國也而攝乎大國之間大國吾事之小國吾撫之是求安之道若賴兵權滅亡可待矣若全而歸之適於他國爲吾之患不輕矣遂刖之而還諸魯既反孟氏之父子叩胷而讓施氏施氏曰凡得時者昌失時者亡子道與吾同而功與吾異失時者也非行之謬也且天下理无常是事无常非先日所用今或棄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此用與不用無定是非也投隙抵時應事無方屬乎智智苟不足使若博如孔丘術如呂尚焉往而不窮哉孟氏父子舍然无慍容曰吾知之矣則勿重言

解曰齊之國氏宋之向氏其貧富之不同者向氏不喻國氏之道也北宮子西門子其造事之窮達不同者德命之厚薄或異○也若魯之施氏孟氏所業既同則非若國○氏向氏之不同道也亦非若北宮子西門子德命之厚薄也齊因太公之俗繼以管晏之治衛封自康叔武公嗣修其政故衛多君子而齊衛之國所務者仁義而已楚居蠻夷武王嘗欲以敉甲觀中國之政莊王觀兵於洛郊而問周鼎秦自孝公以下蠶食六國秦楚之王所務者兵食而已施氏以孟氏之所以事衛之術而事楚干秦之法而干齊故無適而不利孟氏亦以干衛之術而之秦適秦之法而干衛則亦與施氏同功矣奈何易置其術耶故施氏以爲其無適時之智孟氏亦釋然無慍容矣仁義爲治之德盛故其得罪也大兵權彊國之術淺故罪止於刖耳雖然投隙抵時應事無方者屬乎智天下之事固有智之所無奈何者則二氏之窮達是亦有命而已而列子稱其言者蓋訦符之論不離於形名之稽度如以物之窮達一切委之於命則學者將趨於聚塊積塵之無爲而非○道矣故於此特不廢適時之智

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鋤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公寤其言乃止引師而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

解曰人之心見不殊遠也我之所欲人亦欲焉我之所知人亦知焉將騁已之志而不顧人之情是亦惑矣

晉國苦盜有郄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

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无遺一焉晉侯大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爲盡矣奚用多爲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郄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羣盜謀曰吾所窮者郄雍也遂共盜而殘之晉侯聞而大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郄雍死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恥心則何盜之爲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羣盜奔秦焉

解曰恃伺察者得盜於既盜之後明教化者禁盜於未萌之先既爲盜矣仁將焉在故郄雍之視盜則不得其死焉化已行矣民斯知恥故用隨會知政則羣盜奔秦焉夫使羣盜去而奔秦猶治水者之以隣國爲壑也以道治天下則其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義志不存夫孰爲盜晉國方恃伺察故即其失而救之使之知政耳不遠而語諸道也

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黿鼉弗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並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黿鼉弗能居也意者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錯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誠身親之而況人乎

解曰忠則從水之道而不私信則安於水而不疑若是則其出入於水也不知所以然而然矣此所以能入而復出也黄帝篇嘗言此以爲順性命之理而然也此以爲忠信錯其軀於波流者蓋忠信即性命之理也前篇明帝道之自然故云性命此篇明物理之符驗故云忠信孔子嘗語子張謂忠信雖蠻貊之邦行矣其言主忠信者不一矣故於此亦俾二三子識之也

沖虛至德眞經解卷之十八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臣江遹上進

說符中

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問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吳之善没者能取之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甞而知之白公曰人故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爲不可唯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爲无爲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

解曰音之所不能該則識無與焉可言則可知矣我以有知而能言彼以有言而可知蓋形聲既見雖若淄澠之合疑難辯矣易牙能甞而知之故白公方問微言於孔子孔子既已知其意之所存而不應矣言之不可隱也如此然而無心於言者雖言而無言有心於言者欲微而益彰是以言非不可微也欲微則不微矣故有言則有爲有爲則有爭我以怨往彼以害來猶爭魚逐獸之濡走其勢不得不然也若夫知之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無言則無爲矣視彼淺知之爭直若蠻觸耳不亦末乎白公雖聞孔子之言其終死於浴室者豈非以父之讎故不得已歟

趙襄子使新穉穆子攻翟勝之取左人中人使遽人來謁之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无所施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爲昌也喜者所以爲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甞勝矣然卒取亡焉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爲能持勝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爲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故善持勝者以彊爲弱

解曰以我彊攻彼弱以我衆敵彼寡以我無罪攻彼有罪此萬全之道也盈極必虧成極必壞盛極必衰此必至之理也故勝之非難持之爲難語其勝則齊楚吳越皆甞勝矣語其持非危驚之君則不足以爲能焉何則勝者以彊持者以弱抗兵相加雖以彊勝非以彊故彊蓋有至柔之道運其彊耳勝敵城下必以弱保非弱能保彊亦以至柔之道積而剛耳故老子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彊草木之生也柔弱其死也枯槁兵彊則不勝木彊則共唯有道者達夫天地消息盈虛之理雖甚勁而不肯以力聞雖能服物而不肯以兵知以柔弱謙下爲表而常處乎不爭之地故天下莫能與之爭非特莫之爭也又將樂推而不厭矣持勝之道孰大於是此孔子所以知趙氏之昌也

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家无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无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迕後合其

事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无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丁壯者皆乘城而戰死者太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

解曰黑牛生白犢理之常也唯其无故而生則天其或者必有所示矣夫牛者祭天地之牲也則其無故而生是所以爲吉事之祥也牛水畜也黑者水之色白者金之色金生水黑而生白則反其所自生而其生無窮矣此行仁義不懈者所以恃此而免楚圍之戰死也且黑幽而白顯是亦始失明而終復之類也聖人之言皆窮理盡性之說也故無往而不合其或迕者非不合也持其事之未究耳後之讀聖人之書未達聖人之旨安可遽而施之於事而求近効哉嘗試論之家無故黑牛生白犢者至于再又孔子以爲祥而教之薦上帝其發祥且異則宜有介福之佑矣乃止於父子免於乘城之役者蓋自道觀之禍福之異别於小智故其至也亦視時而爲輕重方周之衰六國之務兵權而已雖孔子之生當是時也幾不免陳蔡之阨則宋人之免於戰而死者自非行仁義不懈於三世而有以感動天地未易以得此也

宋有蘭子者以技干宋元宋元召而使見其技以雙枝長倍其身屬其脛並趨並馳弄七劒迭而躍之五劒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又有蘭子又能燕戲者聞之復以干元君元君大怒曰昔有異技干寡人者技无庸適値寡人有歡心故賜金帛彼必聞此而擬進復望吾賞拘而戮之經月乃放

解曰技之妙非不同而賞罰或異外物不可必也故君子務求其在我者而已

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絶塵弭轍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於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擔纆薪菜者有九方皐比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黄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皐之於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内而忘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皐之相者乃有貴乎馬者也馬至果天下之馬也

解曰相馬技之末者也雖以伯樂之妙不能告之於其子其子亦不能受之於伯樂何則可傳者不出乎規矩鉤繩可相者不出於形容筋骨至於天下之馬則若滅而隱於存亡之際若沒而處乎恍惚之間超軼絶塵不知其所自非遺其物色觀其天機内得於中心外合於馬體則國馬可求而天下馬不可得矣故九方皐之求馬牡而驪而以爲牝而黄夫九方皐豈不能知

色物牝牡哉牡而以為牝為其所用者牡所守者雌也驪而以為黄為其所驪者黑所存者中也此所謂見人所不見視人所不視乃有貴乎馬者也是以穆公聞其言以為敗矣伯樂則雖是而知其千萬臣而無數馬至果天下之馬也蓋九方皐之於馬默得於不言之妙伯樂之於九方皐莫逆於無聲之中非九方皐不足以得馬非伯樂不足以知九方皐夫沙丘之馬未嘗無也而伯樂九方皐不世出雖有天下馬○

○不得與良馬同騁而齱齵與駑駘並馳於轅下者或不免矣噫天下馬難於知也如此又況於天下之士遊乎方外而不可知者乎徐無鬼見魏武侯告之以相馬此武侯所以大悅而笑也

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柰何詹何對曰臣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楚莊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又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

解曰黄帝問廣成子曰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人民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廣成子以謂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至於復往邀之而問治身柰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則善其問而語之以至道蓋得其本則末不足慮矣故莊王問治國於詹何而詹何對以治身也

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逮之孫叔敖曰吾爵益○

○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愽以是免於三怨可乎

解曰爵高者人妬之為其軋己也官大者主惡之為其逼己也祿厚者怨逮之為其多藏也爵高而志下則人莫見其高官大而心小則主不嫌其大祿厚而施愽則人不厭其多此其為遠怨之道也

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為我死王則封汝汝必无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機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子辭而不受請寢丘與之至今不失

解曰處衆人之所惡則不爭夫唯不爭故無尤果故可以長久夫孫叔敖爵祿足以榮身而遠於怨利澤及於子孫而能長有豈他道哉亦於富貴之中審盈虛消息之理使高不至於危滿不至於溢耳此所謂雖富貴不以養傷身者也若夫顔闔之真惡富貴則又進此矣○

○牛缺者上地之大儒也下之邯鄲遇盜於耦沙之中盡取其衣裝車牛步而去視之歡然无憂吝之色盜追而問其故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養盜曰嘻賢矣夫既而相謂曰以彼之賢往見趙君使以我為必困我不如殺之乃相與追而殺之燕人聞之聚族相戒曰遇盜莫如上地之牛缺也皆受教俄而其弟適秦至關下果遇盜憶其兄之戒因與盜力爭既而不如又追而以卑辭請物盜怒曰吾活汝弘矣而追吾不已迹將著焉既為盜矣

仁將焉在遂殺之又傍害其黨四五人焉

解曰牛缺以其能無吝而被害燕人之弟又以憶其兄之戒假有所惜而受禍雖曰安危之變出於莫之為而為要二人之為是皆已甚而致然耳何則牛缺之遇盜歡然無憂吝之色亦足矣及追而問其故則又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養則在我之跡著矣憶其戒者力爭而不如亦可以已矣又追而以卑辭請物則在彼之跡著矣彼我之跡著則盜慮其反害於己也此二

○人之所以見殺於盜也然而彼之跡顯則其為害也遠故所害者牛缺而已盜之跡顯則其為害也近故有傍害其黨四五人焉

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充殷盛錢帛無量財貨无訾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射明瓊張中反兩搶魚而笑飛鳶適墜其腐鼠而中之俠客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辱我以腐鼠而此不報無以立慬於天下請與若等戮力一志率徒屬必滅其家為等倫皆許諾至期日之夜聚眾積兵以攻虞氏大滅其家

解曰滿盈之道天之所虧地之所變鬼神之所害人道之所惡唯聖人觀萬物之變遷故去甚而無益生去奢而無侈性去泰而無踰分游乎券內而已虞氏之富既以不仁而斂怨矣而又登高樓以要鬼神之所瞰臨大路以犯眾人之所惡設樂陳酒從事擊博恣其逸蕩安可長也故雖大訾

○有陵物之心而禍敗之致乃出於飛鳶適墜其腐鼠夫飛鳶之得腐鼠忽棄而墜之耶衛路之人不一矣乃適中其俠客豈非其驕奢為神人之所共惡默有俾之墜而中者將啓俠者之怒耶

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餐以餔之爰旌目三餔而後能視曰子何為者也叔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譆汝非盜耶胡為而餐我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客喀然遂伏而死狐父之人則盜矣而食非盜也以人之盜因謂食為盜而不敢食是失名實者也

解曰方其未能視則就而餔及其既餔之而能視則因心妄見謂盜之食為盜至於隕其身而不顧由是知心目之知則其於利已也少而害已也多矣謂之爰旌目則以目能旌別也莊子曰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眼老子曰聖人為腹不為目豈以此歟

○柱厲叔事莒敖公自為不知己去居海上夏日則食菱芰冬日則食橡栗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為不知己故去今往死之是知與不知无辯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為不知故去今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凡知則死之不知則弗死此直道而行者也柱厲叔可謂懟以忘其身者也

解曰柱厲叔以有知而忘其身者也人之有知生於妄見以身為我貴而愛之以斬

不死由是慮物之爲己害也其於萬物欲無不畢知而後已既已有知知見内惑愁慰積中至於忘身而不悟是其始也將以知而愛身其終也乃以知而反害其身夫則知之不若不知也明矣君子之於死有輕若鴻毛有重若泰山若殺身以成仁則以其輕也慰以忘身何益哉故聖人之所尚者在乎知不知而其所病者在乎不知知也

○楊朱曰利出者實及德往者害來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請是故賢者慎所出○

解曰觀叐旌目柱厲叔則怨往者害來可知矣而謂賢者爲之乎

冲虚至德眞經解卷之十九

冲虚至德眞經解卷之二十

宋杭州州學内舍生臣江遹上進

說符下

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歧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楊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損言笑者何哉楊子不答門人不獲所命弟子

○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他日與孟孫陽偕入而問曰昔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間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義之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叔曰仁義使我身名並全彼三術相反而同出於儒孰是孰非邪楊子曰人有濱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泅操舟鬻渡利供百口裹糧就學者成徒而溺死者幾半本學泅不學溺而利害如此若以爲孰是孰非心都子嘿然而出孟孫陽讓之曰何吾子問之迂夫子荅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歧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異若是唯歸同反一爲亡得喪子長先生之門習先生之道而不達先生之況也哀哉

解曰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蓋思以有歸也殊塗同歸則何思慮以有致也百慮一致則何慮譬猶之燕者北轅適越者南路審燕越之定位信道而不已雖有多歧亦不是惑矣唯其學者見道不審信道不篤要淺功而求近效捨大道之夷而好徑自以妄見而爲差殊迷其同歸一致而惑於殊塗百慮知亡羊者終不知所之而反耳此楊子之所以感亡羊而損言笑也羊之辰未土之正位其屬則脾而意之府也亡羊則害於守意者也故楊子感之莊子謂臧穀均於亡羊亦此意也心都子則能存心而守意者也故知以學仁義者同師而異術爲問而楊子則以學泅而半溺爲

答也孟孫陽則雖居物之先趨於動出而支離於道矣與莊子所謂孟子反者異也是以謂心都子之問爲迂楊子之答爲僻也其以學泅爲喻者蓋學道者期於越生死流濟斯民於無難之地而已而學者以多方喪生不幾於學泅而溺乎雖然溺死者非水之咎喪生者非道之失以鬻渡爲利則不免於溺矣以多方求道則不免於喪生矣從水之道而不爲私則奚有於溺哉遵道之夷而不好徑亦奚有於喪哉此○

則楊子之志也

○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扑之楊朱曰子無扑矣子亦猶是也嚮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无怪哉

解曰緇素之衣一易而狗莫之知則人將扑之外物遷變已莫之悟從而喜怒之者不一矣咎將誰扑哉唯循大變無所湮者爲是以語此

楊朱曰行善不以爲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必慎爲善

解曰始於爲善而終及於爭則所謂善者果善耶果不善耶故君子必慎爲善所謂慎爲善者非以善爲不可爲也亦不爲近名爲善而已苟無近名則天下莫能與之爭矣

昔人言有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受之不捷而言者死燕君甚怒其使者將加誅焉幸臣諫曰人所憂者莫急乎死已所重者莫過乎生彼自喪其生安能令君不死也乃不誅○有齊子亦欲學其道聞言者之死乃撫膺而恨富子聞而笑之曰夫所欲學不死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爲學胡子曰富子言非也凡人有術不能行者有矣能行而无其術者亦有矣衛人有善數者臨死以決喻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也他人問之以其父所言告之問者用其言而行其術與其父无差焉若然死者奚爲不能言生術哉

解曰莊子曰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故燕之君不能使之不死者獻其道又曰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故衛之善數者以決喻其子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也然而道可傳而不可受唯可傳故能行者不可无其術唯不可受故或有其術而不能行列子之著書亦此類也以夫道之不可告不可以與人也故不得已而寓之於書將使覺者用其言行其術而與其道無差耳

○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故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

解曰陰符經曰恩生於害害生於恩以仁爲空適以害物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輔之以自然而無愛利之心一視以芻狗者蓋此道也

齊田氏祖於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鴈者田氏視之乃歎曰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生

魚鳥以為之用衆客和之如響鮑氏之子年十二預於次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與我並生類也類无貴賤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為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為人生之且蚊蚋噆膚虎狼食肉非天本為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

解曰莊子曰萬物與我為一故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同者徒以狀而見疎耳豈相為而生之哉太古神聖之人其於異類會聚而訓受之同於人民以其心智與人不殊遠也後世始以小大智力相制迭相食矣如以人之食肉謂為人而生物則蚊蚋之噆膚亦為物而生人矣田氏食客千人曾不如鮑氏之弱子為早有知也即是有以知道之所在無間於少長若鮑氏之子可謂千人之選矣

齊有貧者常乞於城市城市患其亟也衆莫之與遂適田氏之廐從馬醫作役而假食郭中人戲之曰從馬醫而食不以辱乎乞兒曰天下之辱莫過於乞乞猶不辱豈辱馬醫哉

解曰役馬醫之辱愈於乞而假食矣然齊之貧者初不以乞之辱而易志也徒以衆莫之與故不得已耳唯其安於貧如此故雖有戲之以榮辱不足以動其心矣又況於真能辯榮辱之境者其視得喪利害如何哉

宋人有游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

解曰遺契不足以致富猶陳言之不足以得道也此桓公之讀書輪人所以釋椎鑿而上問以謂古人之糟粕也

人有枯梧樹者其鄰父言枯梧之樹不祥其鄰人遽而伐之鄰人父因請以為薪其人乃不悅曰鄰人之父徒欲為薪而教吾伐之也與我鄰若此其險豈可哉

解曰鄰父言枯梧之不祥不必以欲為薪而言也因請以為薪則踐可疑之塗矣其人遂以為險特不知果鄰父之險耶亦其人自險耶要之險不險在我而已

人有亡鈇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顏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作動態度无為而不竊鈇也俄而抇其谷而得其鈇他日復見其鄰人之子動作態度无似竊鈇者

解曰鄰之子常自若也亡鈇者猜慮內藏則見其无為而不竊鈇也猜慮一釋則見其无似竊鈇者由是觀之萬物分錯皆自吾心為之耳學者苟能誠其意猶亡鈇者則無往而不在於道矣物奚自而入焉

白公勝慮亂罷朝而立倒杖策錣上貫頤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不忘哉意之所屬著其行足躓株埳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

解曰莊子曰至人无己不知道者認有於我顧視吾之一身百骸九竅六臟賅而存焉若之何其能无己歟胡不觀諸白公勝邪慮內藏則至於忘頤頤之忘將何不忘哉又況內能致道則形軀合乎大同而無己者其理亦昭昭矣

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

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
徒見金
解曰見物猶攫金則物外無道見道猶攫
金則道外无物列子之書終於此者蓋八
篇之訓皆假物明道也後之讀其書者其
悟不悟亦在夫欲不欲見不見之間耳

說符解

語道之體不立一物離於言說語道之用不
廢一物寓於形數有形斯有名有數斯可紀
成虧之不易如符之信始終之可驗如符之○
○合莫神於天其道符於陰陽莫富於地其理
符於柔剛莫大於帝王其德符於仁義如影
之於形枉直隨形而不易如響之於聲高下
在聲而不差神農有炎之德備此而已虞夏
商周之書載此而已法士賢人之言明此而
已是以列子之教由楊朱而上既已盡言至
道之極矣必終之以說符也夫所謂至道之
極豈徒爲是窈冥昏默而已將以此感而遂
通天下之故而爲說符之事也故說符之義
在我者有度在人者有稽處世者在于重道
爲治者在于知賢應事者屬乎智持勝者本
於道治國先有治身遠怨由乎謙下利出者
實及怨往者害來故賢者慎所出名不與利
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
慎爲善凡其所言皆世道之安危人理之得
喪凡其所爲皆言之所能論意之所能察致
者是以言道而不在於說符不足以爲道也
雖然列子以天瑞首篇以說符終訓天瑞即
自然之符也天瑞言天道之妙而合符於生
化是爲自天出而之人也說符言人事之顯○
○合驗於至道之妙是爲由人入而之天也大○
道之行如環之循運而無積其際不可終其
道不可窮常生常化以此而已嘗考列子之
書自天瑞而下次序大道之體可得而言矣
天道之運必先於天瑞聖人之應世莫大於
帝王故以黄帝次天瑞穆王次黄帝也三代
之王莫尚於文武至穆王而王業衰矣不云
其盛而言其衰以明大道之妙既開其端則
不復純常而終至於弊有黄帝之治於前必
有穆王之弊於後也有帝王之治矣自非孔
子之元聖刪詩定書繫易作經則帝王之功
業不白於後世矣是則帝王之道集明帝王
之大成者孔子而已故以仲尼次穆王由仲
尼而來傳道之序無餘蘊矣列子抑慮後世
變之不齊而支離於道也故假湯問
以盡其變使人不以物妨道也要萬物之變
其爲莫不出於力其致莫不制於命故設力
命之問答要其終歸於自然欲人之不制命
於外而已至於楊朱之篇則遣萬物之虛名
而要於道之極致道至於此則至矣盡矣不○
○可以有加矣然而道不可以終無也故以說
符終焉由是觀之列子之教一出焉而爲天
瑞一入焉而爲說符是乃傳黄帝堯舜禹湯
文武周孔之道而所謂古之博大眞人者也
其自名爲子列子者蓋以其爲子矣與孔子
同異乎諸子之子也後之不達其書之況者
因謂不與帝王同道而以其經並於諸子是
直用管窺天其見者小耳何足道哉學者宜
盡心焉

沖虛至德眞經解卷之二十

冲虛至德眞經義解卷之一

宋　徽　宗　皇　帝　著

天瑞　物有生化道无古今惟體道者爲能不化而常今所以應物无容心爲歟天瑞始言生化而終於國氏之爲盜

子列子居鄭國四十年人无識者國君卿大夫眎之猶衆庶也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國不足將嫁於衛弟子曰先生往无反期弟子敢有所謁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壼丘子林之言乎子列子笑曰壼子何言哉雖然○夫子嘗語伯昏瞀人吾側聞之試以告汝

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則壼子何言哉不得已而有言故閒而告之

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无時不生无時不化陰陽爾四時爾不生者疑獨不化者往復其際不可終疑獨其道不可窮

生自无而適有化自有以之无有生有化者物也不生不化者道也物麗於數故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道行乎物故常生常化而无時不生无時不化獨立萬物之上故不生者疑獨汎應而不窮故不化者往復往復其際不可終蓋莫知其端倪也疑獨其道不可窮蓋不可測究也物无得而耦之者豈眞知其所以然哉疑焉而已

黃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

陰陽之運四時之行萬物之理俄生而有忽化而无形實色彰智謀力作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无動而不變无時而不移雖皆道之所寓而遷轉不止咸其自爾

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夫有形者生於无形則天地安從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无形埒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變者究也乃復變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也清輕者上爲天濁重者下爲地沖和氣者爲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

陰陽者氣之大天地者形之大氣變而有形則有陰陽然後有天地而道者爲之公聖人者道之管此聖人所以因陰陽以統○天地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莊子所謂道在太極之先者是也故太易者未見氣也雜乎芒忽之間變而有氣故太初者氣之始也氣變而有形故太始者形之始也形辨而有質故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則道之全體於是乎在故曰渾淪老子所謂有物混成者是也无所用其明故視之不見无所施其聰故聽之不聞无所致其力故循之不得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然既已謂之一矣且得无

其言乎此所以強名之曰易也易无形埒者无體也易況之陽則一之所起故變而爲一數起於一故變而爲七則屈而未申也七變而爲九則交而有變也數窮於九故復變而爲一一爲形變之始則天地人皆得此以生故曰清輕者上爲天濁重者下爲地沖和氣者爲人精者一也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

子列子曰天地无全功聖人无全能萬物无全用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違所宜宜定者不出所位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

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聖人者位乎天地之中凡以成變化而已變化代興萬物異宜天地之與聖人豈能違其所宜哉葢聖人之於天地相辯則爲三極相通則爲三才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違所宜所宜定者不出所位此言職之有分也故以其所辨者言之若夫聖人之道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則上下同流而无間安有長短之相形通否之相異者哉

故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甞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甞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甞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甞顯味之所味者甞矣而味味者未甞呈皆无爲之職也

生形聲色味皆物之化故隱斯顯往斯返生生者形形者聲聲者色色者味味者皆道之妙孰原其所始孰要其所終道常无爲而无不爲謂是故也

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沉能宮能商能出能沒能玄能黃能甘能苦能羶能香无知也无能也而无不知也而无不能也

有所知有所能在道一偏非全之盡之者也而无知而无不知无能而无不能則无不該也无不徧也何所不能哉陰陽氣也柔剛材也短長形也圓方器也生死數也暑涼時也浮沉勢也宮商聲也出沒迹也玄黃色也甘苦味也羶香臭也變化所爲皆在是矣古之人其備乎六通四闢小大精粗其運无乎不在烏往而不暇

子列子適衛食於道從者見百歲髑髏攓蓬而指顧謂弟子百豐曰唯予與彼知而未甞生未甞死也此過養乎此過歡乎種有幾若鼃爲鶉得水爲㡭得水土之際則爲鼃蠙之衣生於陵屯則爲陵舄陵舄得鬱栖則爲烏足烏足之根爲蠐螬其葉爲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爲蟲生竈下其狀若脫其名曰鴝掇鴝掇千日化而爲鳥其名曰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斯彌爲食醯頤輅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軦食醯黃軦生乎九猷九猷生乎瞀芮瞀芮生乎腐蠸羊肝化爲地臯馬血之爲

轉燐也人血之為野火也鶉之為鸇鸇之為布穀布穀久復為鶉也鷰之為蛤也田鼠之為鶉也朽瓜之為魚也老韭之為莧也老羭之為猨也魚卵之為蟲亶爰之獸自孕而生曰類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鶂純雌其名大腰純雄其名穉蜂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后稷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厥昭生乎濕醯雞生乎酒羊奚比乎不筍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久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蓋有生者○必有死而死於是者未必不生於彼通乎此則唯乎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則養形而悅生今之所存乃昔之所過者爾故曰此過養乎此過歡乎萬物以不同形相代則死生之變不可勝計也故曰種有幾如下文所云乃耳目之所及者耳若鼃為鶉者蓋言萬物之化无川陸之間也鼃也鼃蠙之衣陵舄也一種也或得水土而生於下或得陵屯而生於上蓋言萬物之化隨形氣之所遇也陵舄得鬱栖而為烏足則假異物以為體烏足之根為蠐螬其葉為胡蝶則散同體以為物胡蝶胥也化而為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為鴝掇則聚飛者有化而為蝡動者矣鴝掇千日化而為鳥其名曰乾餘骨則穴處者有化而為林棲者矣或因形而移易則斯彌而為頤輅原黃軦之生乎腐蠸與夫地臯轉燐野火之類是也或因性而反復則鶉之為鸇鸇之為布穀布○穀之復為鶉是也鷰之為蛤田鼠之為鶉○朽瓜之為魚老韭之為莧老羭之為猨魚卵之為蟲則或以類而相因或以不類而相與為類亶爰之獸自孕而生曰類則无所感而化者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鶂則无所交而化者也純雌其名大腰純雄其名穉蜂則其在物也有一陰陽而自生化者矣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則其在人也有非陰陽而能潛通者矣以至后稷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雖不可致詰而不足怪也厥昭生乎濕則化於氣醯雞生乎酒則化於味羊奚比乎不筍則化於習久竹生青寧則以无情而生有情也青寧生程則以无知而生有知也尸子以程為豹之類程生馬則以同類而相生也馬生人則以非類而相生也然則昆蟲之出入草木之生死變化无常未始有極又烏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哉惟萬物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聖人於此知其有機緘而不能自已耳

○黃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无動不生无而生有形必終者也天地終乎與我偕終終進乎不知也道終乎本无始進乎本不久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无形不生者非本不生者也无形者非本无形者也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而欲恒其生盡其終惑於數也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真宅黃帝曰精

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
靜則復性動則去本理之然也形動而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无動不生无而生有則去本遠矣无則生有有必歸无故曰形必終者也天地與我並生及其終也與我皆終孰知其極則謂終者進乎不知矣有終有始有久有暫者唯其時物也故有始以无始爲至道終乎本无始則又至矣有久以不久爲至道進乎本不久則又至矣夫何故以有生則復於不生
○有形則復於无形也不生者非本不生无形者非本无形蓋自有生有形者見之也生者理之必終終者不得不終生者不得不生而欲其生之長存以終爲界辨又烏知環中之无窮者哉此惑於數者也生者天地之委和精神者天之分故清而散骨骸者地之分故濁而聚精神離散各歸其眞尚何有於我哉然此自衆人言之也故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若夫聖人上與造物者遊下與无終始者友則形未嘗衰而我獨存矣

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充起物所攻焉德故衰焉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體將休焉物莫先焉雖未及嬰孩之全方於少壯間矣其在死亡也則之於息焉反其極矣
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老子所謂含德之厚也其在少壯血氣飄溢欲慮充
○起莊子所謂與接爲構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故欲慮柔而體將休焉至於歸其眞宅則之於息焉而反其極矣莊子曰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此之謂也自嬰孩至於死亡皆以是日徂故謂之化

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啓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皷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而吾得爲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爲貴吾既得爲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林類年且百歲底春披裘拾遺穗於故畦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壠端面之而歎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耶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
○无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爲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爲憂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老无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爲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吾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

也

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處常得終死生无變於已所以自樂也蓋修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則何憂之有雖然知樂知憂非眞樂也孔子以无樂為眞樂榮啓期者眞能自寬而林類蓋得之而不盡者爾

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仲尼曰生无所息子貢曰然則賜息无所乎仲尼曰有焉爾望其壙睪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鬲如也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仲尼曰賜汝知之矣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老之憊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

學道而不至於死之說則何以學爲哉子貢倦學而願息是未知死之說也故夫子告之以生无所息望其壙睪如也其明宰如也其高墳如也其大鬲如也而與世殊絶此息之所也然衆人之死曰物而君子則雖死而不亡故曰君子息焉小人伏焉

生之勞所謂勞我以生也老之佚所謂佚我以老也死之息所謂息我以死也

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死也者德之徼也古者謂死人爲歸人夫言死人爲歸人則生人爲行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也一人失家一世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焉有人去鄉土離六親廢家業遊於四方而不歸者何人哉世必謂之爲狂蕩之人矣又有人鍾賢世鍾賢世宜言重形生矜巧能修名譽誇張於世而不知已者亦何人哉世必以爲智謀之士此二者胥失者也而世與一不與一唯聖人知所與知所去

死生亦大矣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故曰善哉古之有死也死而不亡曰壽仁者壽不仁之人則與物偕盡而已故曰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徼者有所歸宿之地生陽也生者德之光而光則本乎陽死陰也死者德之徼而徼則本乎陰故以生爲行而死爲歸亦陰陽動靜之義狂蕩之人其失也外智謀之士其失也內去彼取此世俗之蔽耳唯聖人知所與知所去

或謂子列子曰子奚貴虛列子曰虛者无貴也子列子曰非其名也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矣取也與也失其所矣事之破礪而後有舞仁義者弗能復也

有貴斯有賤有名斯有實虛則无是也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虛故足以受羣實靜故足以應羣動故曰莫如靜莫如虛以虛靜爲得其居者蓋言羣動羣實莫能閡之也以取與爲失其所者蓋言去彼取此有所著之也大道廢有仁義因事之破礪而後有舞仁義者豈能復歸於道哉

粥熊曰運轉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故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損盈成虧隨世隨死往來相接間不可省疇覺之哉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不覺其虧亦如人自世至老貌色智態亡日不異皮膚爪髮隨世隨落非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間不可覺俟至後知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妙不可識則

凡麗於形拘於數囿於天地之間者二氣之運轉无已萬物之往來不窮求其主張推行是者而不可得又烏足以知之哉唯聖人通乎物之所造覺此而冥焉彼俟主後知蓋亦後覺之眞覺者矣

杞國有人憂天地崩隊身亡所寄廢寢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憂崩隊乎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耶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奈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爾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躇步跐蹈終日在地上行止奈何憂其壞其人舍然大喜曉之者亦舍然大喜長廬子聞而笑之曰虹蜺也雲霧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岳也河海也金石也火木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氣也知積塊也奚謂不壞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難終難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爲大遠言其不壞者亦爲未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於壞遇其壞時奚爲不憂哉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

自器言之有成必有壞自道言之无成无壞囿於器者謂其有形有氣不得不壞通於道者知其不陷不墜莫得而壞唯達者知通乎此此列子所以无容心於其間哉

○舜問乎烝莊子作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以天地彊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耶

虛則亡實則有凡得而有者皆可執而取之道妙无形深不可識既莫得而有而人之一身形體性命方賅而存倏化而亡亦安能有形者體也故以身爲天地之委形和者氣也故以生爲天地之委和物之生也順性命之理而已故以性命爲天地之委順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故以孫子爲天地之委蛻若然者則非我有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既有制之者矣亦有使之者矣直天地彊陽氣之所運動而已又安能有夫道雖然道者人之所共由也故曰道將爲汝居是豈終不可得而有耶蓋認而有之則莫能有唯聖人有之以不有耳

○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爲盜始吾爲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穰自此以往施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爲盜之言而不喻其爲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未及時以贓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氏之謬己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爲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嘻若失爲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

之時利雲雨之滂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鼈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鼈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然吾盜天而亡殃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向氏大惑以爲國氏之重罔已也過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況外物而非盜哉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也仞而有之皆惑也國氏之盜公道也故亡殃若之盜私心也故得罪有公私者亦盜也亡公私者亦盜也公公私私天地之德知天地之德者孰爲盜耶孰爲不盜耶

取非其有无非盜也或以公道而无殃或以私心而得罪時在夫不累於有與認而有之之間耳然有公私者未能无茂故曰有公私者亦盜也而无公私者亦未能勿忘故曰亡公私者亦盜也公公私私任其自然而无容心焉則兼懷萬物是謂天地之德知夫此者泯然大同雖參差不齊而與天地爲合吾烏能知其辨哉故天瑞之篇終焉

沖虛至德真經義解卷之一

沖虛至德真經義解卷之二　作十二

宋　徽　宗　皇　帝　著

黃帝 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列子以天瑞首篇而繼之以黃帝

黃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已養正命娛耳目供鼻口焦然肌色皯黣昏然五情爽惑又十有五年憂天下之不治竭聰明進智力營百姓焦然肌色皯黣昏然五情爽惑黃帝乃喟然讚曰朕之過淫矣養一己其患如此治萬物其患如此於是放萬機舍宮寢去直侍徹鍾懸減廚膳退而閒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

至人不以物累形不以形累心上與造物者遊下與外死生无終始者爲友憂喜无變於己亦有何患黃帝以此去萬有之累而將復乎一故齋心服形夢遊華胥氏之國也

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遊

而已其國无師長自然而已其民无嗜慾自然而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无夭殤不知親已不知踈物故无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无利害都无所愛惜都无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撻无傷痛指擿无痟癢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牀雲霧不礙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躓其步神行而已

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去齊國幾千萬里則其道幽遠而无窮故惟神遊者所能至○

○也无師長而自治无嗜慾而自足死生无變於己親踈不累其身不就利而利亦不至不違害而害亦不來都无所愛惜都无所畏忌而心有所忘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撻无傷痛指擿无痟癢而形有所遺乘空寢虛不礙不躓惡往而不暇以是出入往來陰陽之所不能測也而況於人乎故曰神行而已

黃帝既寤怡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之曰朕閒居三月齋心服形思有以養身治物之道弗獲其術疲而睡所夢若此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朕知之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而帝登假（假當作遐）百姓號之二百餘年不輟

勞形怵心知而辯焉故其術弗獲齋心服形覺而冥焉故其道乃得雖有情有信而无爲无形故至道不可以情求而知之得之者亦莫能以告也

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神人焉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心如淵泉形如處女不偎不○愛仙聖爲之臣不畏不怒愿慤爲之使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斂而已无愆陰陽常調日月常明四時常若風雨常均字育常時年穀常豐而土无札傷人无夭惡物无疵癘鬼无靈響焉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體神之妙而出乎形數之外故能勝物而无累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則不志於養心如淵泉形如處女則靜一而不二不偎不愛仙聖爲之臣不畏不怒愿慤爲之使則與道相輔而行若然者從容无爲而陰陽和靜孳生不傷故不施不惠不聚不斂陰陽調四時若字育時年穀豐人无夭惡物无疵癘鬼无靈響焉此聖人所以曲成萬物而不遺也

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

經曰善行无轍迹御風而行雖无轍迹之可見然猶有所待也惟神也不行而至

尹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因閒請蘄○

○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懟而請辭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汝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章戴有請於子子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以汝爲達今汝之鄙至此乎姬將告汝（姬居也）所學於夫子者矣

三問而不答十反而不告道固不可言也卒於告之者亦告其所學於夫子者而已

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眄而已

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夫子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庚无是非從口之所言庚无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作十二）夫子之為我師若人（四）之為我友內外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无不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殼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乎

○三年而不惑故始得夫子一眄五年而不○蔽故至於解顏而笑七年而不累故引之並席而坐九年而是非利害簡之而不得則物我兩忘五官相徹風之乘我我之乘風何容心焉

今女居先生之門曾未浹時而慹憾者再三女之片體將氣所不受汝之一節將地所不載履虛乘風其可幾乎尹生甚怍屏息良久不敢復言

致道者忘心況於慹憾者乎片體氣所不受一節地所不載則汝身將非汝有也何得有夫道

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五）之列姬魚語汝（姬魚當作居吾）凡有（作十二）貌像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也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无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焉得為正焉彼將處乎不深之度而藏乎无端之紀游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

○其氣含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无郤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於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弗知也墜亦弗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胷是故遻物而不慴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物莫之能傷也

至人神矣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純素之道惟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故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是純氣之守非智巧果敢之列也貌像聲色有名有實名實既有麗於留動一受其成形不忘以待盡則何以相遠而獨造乎其先道之為物造乎不形而不與物為偶止乎无所化則獨立而不為物所運形色名聲果不足以索彼之情則得是而窮之者焉得為正焉至人於此處乎不淫之度則當而不過藏乎无端之紀則運而不窮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則又與造物者遊也一其性而不二養其氣而不耗含○

○其德而不散以通乎物之所造謂造乎不形止乎无所化者其天守全其神无郤物无自入焉此所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也醉者之乘車以其全於酒故能遻物而不慴至人行乎萬物之（六）上以其藏（作十二）於天故能勝物而莫之能傷是皆純氣之守不虧其神故也

列禦寇為伯昏无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鏑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也猶象人也伯昏无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

也當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
射乎於是无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
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禦寇而進之禦
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无人曰夫至人者上
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
怵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引之盈貫言其力措杯水　其肘上言其審
發之鏑矢復沓方矢復寓　言其捷猶象人
也則又言其用志之專然　是技未至通乎
道者也故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至
○人者上闚青天豈特登山之高也下潛黃
泉豈特臨淵之深也揮斥八極神氣不變
豈特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也列子於此
伏地汗流而不能射於是守純而不虧其
神猶有未至也故曰爾於中也殆矣夫
范氏有子曰子華（作十二）善養私名舉國（七）服之有寵
於晉君不仕而居三卿之右目所偏視晉國
爵之口所偏肥（鄗音）晉國黜之游其庭者侔於
朝子華使其俠客以智鄙相攻彊弱相凌雖
傷破於前不用介意終日夜以此為戲樂國

殆成俗禾生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經坰外
宿於田更商丘開之舍（更當作叟）中夜禾生子伯
二人相與言子華之名勢能使存者亡亡者
存富者貧貧者富商丘開先窘於飢寒潛於
牖北聽之因假糧荷畚之子華之門子華之
門徒皆世族也縞衣乘軒緩步闊視顧見商
丘開年老力弱面目黎黑衣冠不檢莫不眲
之既而狎侮欺詒攩扻挨抌亡所不為商丘
開常无慍容而諸客之技單憊於戲笑遂與
商丘開俱乘高臺於衆中漫言曰有能自投
○下者賞百金衆皆競應商丘開以為信然遂
先投下形若飛鳥揚於地肌骨无碼范氏之
黨以為偶然未詎怪也因復指河曲之淫隅
曰彼中有寶珠泳可得也商丘開復從而泳
之既出果得珠焉衆昉同疑子華昉令豫肉
食衣帛之次俄而范氏之藏大火子華曰若
能入火取錦者從所得多少賞若商丘開往
无難色入火往還埃不漫身不焦范氏之黨
以為有道乃共謝之曰吾不知子之有道而
誕子吾不知子之神人而辱子子其愚我也

子其聾我也子其盲我也敢問其道商丘開
曰吾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雖然有一
於此試與子言之曩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聞
譽范氏之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
者富吾誠之无二心故不遠而來及來以子
黨之言皆實也唯（作十二）恐誠之之不至（八）行之之不
及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也心一而
已物亡迕者如斯而已今昉知子黨之誕我
我內藏猜慮外矜觀聽追幸昔日之不焦溺
也怛然內熱惕然震悸矣水火豈復可近哉
○自此之後范氏門徒路遇乞兒馬醫弗敢辱
也必下車而揖之宰我聞之以告仲尼仲尼
曰汝弗知乎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動天
地感鬼神橫六合而无逆者豈但履危險入
水火而已哉商丘開信偽物猶不逆況彼我
皆誠哉小子識之
誠信生神而神全者聖人之道抱神以遊
世俗之間范乎淳備功利機巧必忘夫人
之心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忤物
而不慴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然以偽投

之此以誠應之烏往而不可故商丘開乗高臺自投其下肌骨无礙泳河曲之隈而果得珠入火往還而埃不漫身不焦者誠故也蓋至誠之道入而與神俱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故能勝物而不傷焉是以醉者墜車而无犯害黃帝遺玄珠而象罔得之而蹈火不熱者關尹固以爲純氣之守也若夫機心存於胷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而道之所不載故商丘開知其誕妄追幸昔日之不焦溺

○則惕然震悸水火不可復近者以機心生而有疑故也夫誠而信僞物與不誠而藏猜慮其相去如此若廼至信之人則又進乎此矣可以動天地感鬼神横六合而无逆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

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鴦者能養野禽獸委食於園庭之內雖虎狼鵰鶚之類无不柔馴者雄雌在前孶尾成羣異類雜居不相搏噬也王慮其術終於其身令毛丘園傳之梁鴦曰鴦賤役也何術以告爾懼王之謂隱於爾也且一言我養虎之法凡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有血氣者之性也然喜怒豈妄發哉皆逆之所犯也夫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碎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之逆也然則吾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夫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不中也今吾心无逆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故游吾園者不思高林曠澤寢吾庭者不願深山幽谷理使然也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此聖人所以爲大勝之道也虎狼獸之猛者鵰鶚禽之攫者異類雜居不相搏噬而自得於園庭之內則所以調而馴之者有其道故也性命之情順之則安喜怒或過陰陽并毗逆之使怒豈順其性命之情故養虎者時其饑飽達其怒心凡以順其性命之情而已吾豈敢逆之使怒謂不違其性也亦不順之使喜謂不淫其性也夫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道之過也今吾心无逆順則既不違其性使之怒亦不淫其性使之喜彼之安處而自適也宜矣聖人之養生不使好惡內傷其身達之至於育萬物和天下豈有他哉以此而已

顔回問乎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能游者可教也善游者數能乃若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謖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告敢問何謂也

○操舟若神者道濟天下不可窺測故也能游者可教謂其不溺於物善游者數能謂其久於其道乃若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謖操之則妙而不可知矣問焉而不告則道至於此不可以告人故也

仲尼曰譆吾與若玩其文也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固且道與能游者可教也輕水也善游者之數能也忘水也乃若夫没人之未嘗見舟也而謖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

含惡往而不暇以无摳者巧以鉤摳者憚以
黃金摳者惛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
重外者共内
譖與噫同蓋醫者意也謂之譖則㦲有救
其失之義能游者可教也輕水也則入水
之溺不累其形善游者數能忘水也則蹈
水之道无變於已若夫没人之未甞見舟
也而謖操之也則物我如一不疑其所行
矣死生驚懼不入乎胷中而況利害之端
乎此所以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
○覆却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无往○
而不暇也彼内資於道不深則外變於物
亦易矣故以无摳者巧以鉤摳者憚以黃
金摳者惛也先儒謂互有所投曰摳蓋探
籌投鉤之謂也惟所要愈重則用心愈矜
故以无則巧以鉤則憚以黃金則惛憚則
恐失而已至於惛則若亡矣故曰重外者
拱内拱内則心有所系而不能休休焉之
類也
孔子觀於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

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
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並流而承之數百
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㝑行㝑行當作塘下孔子
從而問之曰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
黿鼉魚鼈所不能游向吾見子道之以爲有
苦而欲死者使作十二弟子並流將承十二子子出而被
髮行歌吾以子爲鬼也察子則人也請問蹈
水有道乎曰亡吾无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
乎命與齎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
○私焉此吾所以道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
長乎性成乎命也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
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
然命也
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而游之則忘涉
難之險者也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則亦
疑於神矣然求其爲道則從水之道不爲
私焉而已與齎俱入者沉以窮乎下與汨
偕出者浮以㩜乎上任其自然而已此所
謂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者也生於陵而
安於陵不失其所因而已長於水而安於

水不逆其所性而已自然者不累於外不
變於已其所以然莫知爲之者故曰不知
所以然而然命也

沖虛至德眞經義解卷之二

惟十二

十三

冲虛至德真經義解卷之三　作主

宋徽宗皇帝著

黃帝下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纍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纍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纍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也若橛株駒吾執臂若槁木之枝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

○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丈人曰汝逢衣徒也亦何知問是乎修汝所以而後載言其上

志致一之謂精精於道者无自而不可其處身若橛株駒其執臂若槁木之枝則寂然不動而忘吾有形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則誠心不二而外滑舉消其專彌久其失彌少故其始也失者錙銖及其久也失者十一又其久也猶掇之也此无它志致一而已志致一之謂精惟天下之至精為能通天下之至神故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

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游漚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住書作數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故曰至言去言至為无為齊智之所知則淺矣

古之有道者去智忘機純白內備故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

○蓋內本无心物自不疑故也純白不全則機變之智多於是有高飛而避繒弋之害然則漚鳥之舞而不下蓋以向也去智而今也任智故也聖人不以智治國其有言也无言之之累其有為也無為之之迹齊智之所知則淺矣

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藉芿燔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上下衆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无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襄子曰而嚮之所出者石也而嚮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魏文侯聞之問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无得傷閡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為之子夏曰刳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文侯曰夫子奚不為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為者也文侯大說

心與道冥則一體未始有分形與物遷則○

○萬化未始不異物我相對鯛類為二和之以天倪鳥用而求有以異物我同根彼是一致无虛實之相形則出入石壁奚物而能閡无利害之相摩則上下煙燼奚物而能傷故曰和者大同於物物无得傷閡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子夏知之而未能夫子能之而不為蓋道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非无心者所能得近故子夏於此則曰刳心去智商未之能聖人藏於天而不自衒鬻則夫子能之而不為者其是也彼

弊弊然游金石蹈水火以爲有道是以其
道與世抗使人得而相之者爾故列子歷
叙諸子之道至此則尊夫子爲大全焉

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人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鄭人見之皆避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而歸以告壺丘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旣其文未旣其實而固得道歟衆雌而无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抗必信矣夫故使人得而相汝

解見莊子

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譆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可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涕泣沾衿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罪（莊子作萌）乎不誫不止是殆見吾杜德幾也

見怪則非常濕灰則不復然古之至人運道樞於无窮則彼是莫得其偶杜德機而不發則嗒焉似喪其耦故示之以地文而見吾杜德幾則謂弗活矣地與陰同德而其事爻則一以爲靜一以爲顯故曰不誫不止不誫言不震動也不止言不止著也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灰（全或作）然有生矣吾見杜權矣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天壤（作十三）名實不入而機（四）發於踵此爲杜權是殆見吾善者幾也

灰然有生者或說以爲不復然之中有生之意向見其濕灰則生之意已滅則已矣故以爲弗活令見其杜權則動之用猶藏然旣已動矣故以爲有生示之以天壤壤者土有息者也所命於天者於此有息焉故曰天壤名實不入則眞妄已冥機發於踵則息之所起此所以爲杜權也蓋其道不可見而繼道者如此而已故曰是殆見吾善者幾也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坐不齋吾无得而相焉試齋將且復相之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太沖莫眹是殆見吾衡氣幾也鯢旋之潘爲淵止水之潘爲淵流水之潘爲淵濫水之潘爲淵沃水之潘爲淵氿水之潘爲淵雍水之潘爲淵汧水之潘爲淵肥水之潘爲淵是爲九淵焉

地文則陰勝陽天壤則陽勝陰至於太沖則有陰有陽（作十三）而非陰非陽故曰太沖（五）莫眹眹者神之兆於物陰陽不測故莫得其眹也且沖者陰陽之交太沖莫眹則見其適平而已故謂之衡氣幾也一陰一陽沖而莫眹證諸九淵亦可知矣潘者反流之謂也惟反流然後能全一此潘者所以皆淵也鯢旋之潘爲淵以言全一於至動止水之潘爲淵以言全一於或止流水以喻夫出與物交濫則出之過也沃水以喻夫入爲物澤氿則入之窮也雍則河水旣出還復入又異夫入之窮矣汧則旣出而不流又異夫還復矣肥則出異而歸同蓋反流全一者其義盡於此也然莊子獨舉其三者蓋别而爲九合而爲三其致一爾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

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而不及反以報
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不及也壺子曰向
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猗移不
知其誰何因以爲茅靡因以爲波流故逃也
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
其妻爨食狶如食人於事无親雕琢復朴塊
然獨以其形立紛然而封戎（戎當作哉）壹以是終
　未始出吾宗者蓋聖人以天爲宗而藏於
　天故未始出吾宗也餘見莊子解
子列子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
○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惡乎驚吾食於十○
漿而五漿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
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諜成光以外鎮人心
使人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患夫漿人特爲食
羹之貨无多餘之贏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
輕而猶若是（作十三）而況萬乘之主身勞（六）於國而智
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効我以功吾是以
驚
　古之至人明白入素无爲復朴天機不張
　默與道契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

則知我稀而我貴矣內誠不解則未能忘
　心形諜成光則未能遺形以外鎮人心使
　人輕乎貴老而重已身勞於國智盡於事
　則慘怛之疾恬愉之安時集於體怵迫之
　恐忻懼之喜交溺於心鼇其所患有如此
　者又烏能无驚乎哉
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
无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昏瞀人北
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立有間不言而出賓
○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屨徒跣而走暨乎門問
曰先生既來曾不廢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
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
汝不能使人无保汝也而焉用之感也感豫
出異且必有感也搖而本身又无謂也與汝
遊者莫汝告也（作十五）彼所小言盡人（七）毒也莫覺莫
悟何相孰也
　善哉觀乎者善其能內省汝處已者告之
　使退藏至人抱神以遊世俗之間使人无
　得而窺之故必處已而不處已則人將保
　汝矣人之保汝非所謂无得而窺者也故

　感而後應不求有異是乃所以使人无保
　汝之道也感豫則感而後應出異則求有
　以異若是者非特人果保汝而見有於人
　且必有感搖而本身不能不累於物夫與
　汝遊者莫汝告也則无自而覺彼以小言
　盡人毒也則適以爲患莫覺莫悟安能久
　於其道乎故曰何相孰也相孰者謂相與
　薰蒸至於成也
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
○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爲可
教今不可教也楊子不答至舍進涫漱巾櫛○
脫屨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夫子仰天而歎
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教弟子欲請夫子
辭行不間是以不敢今夫子間矣請問其過
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太白若辱
盛德若不足楊朱蹵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
往也舍者迎將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
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知我
　者希則我者貴矣彼飾智以驚愚矯激以

爲異自衒自鬻何足以語夫道夫列子无意於駭人猶或非之則楊朱更貌改容有意於異衆其白不可教也宜矣太白若辱者滌除玄覽而不覩一疵雖受天下之垢然不脩身以明汙也盛德若不足者德无以加而不自以爲有餘所謂上德不德也楊朱聞命而往舍者爭席幾是已蓋其往也將迎執避衆異之如彼也及其反也舍者爭席言衆輕之如此也是以聖人披褐懷玉故去彼取此

○楊朱過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自道觀之物无美惡知美之爲美則惡爲之對世之所美者爲神奇所惡者爲臭腐神奇復化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則美與惡奚辯聖人不藏是非美惡虛已以遊世而已不矜不伐所謂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天下莫與之爭能亦莫與之爭功所謂安往而不愛哉

天下有常勝之道有不常勝之道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彊二者亦知而人未之知故上古之言彊先不已若者柔先出於已者先不已若者至於若已則殆矣先出於已者亡所殆矣以此勝一身若徒以此任天下若徒謂不勝而自勝不任而自任也粥子曰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彊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彊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

○彊勝不若已至於若已者剛柔勝出於已者其力不可量老聃曰兵彊則滅木彊則折柔弱者生之徒堅彊者死之徒

積衆小不勝爲大勝者惟聖人能之老子曰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彊者莫之能先以其无以易之也蓋有以易之則徇人而失已烏能勝物唯无以易之故萬變而常一物无得而勝之者此之謂常勝之道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彊二者易知而人未之知者此老子所謂柔之勝剛弱之勝彊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者是也彊先不已若者柔先出於已者先不已若者至於若已則殆矣先出於已者亡所殆矣有蓋道與世抗者必遇其敵濡弱謙下者馳騁天下之至堅正謂是也以此勝一身若徒以此任天下若徒者謂由一身以達之天下必若柔弱者之徒乃能勝任也爲其不求勝物而自勝不假任人而自任故也抗兵相加哀者勝矣故曰兵彊則滅拱把之桐梓人皆知養彊則伐而共之

○矣故曰木彊則折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陽以發生爲德陰以肅殺爲事方其肅殺則沖和喪矣故曰柔弱者生之徒堅彊者死之徒

○狀不必童（童當作同）而智童智不必童而狀童聖人取童智而遺童狀衆人近童狀而疏童智狀與我童者近而愛之狀與我異者疏而畏之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趨者謂之人而人未必无獸心雖有獸心以狀而見親矣傅翼戴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謂

之禽獸而禽獸未必无人心雖有人心以狀而見疏矣庖犧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夏桀殷紂魯桓楚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而衆人守一狀以求至智未可幾也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帥熊羆狼豹貙虎爲前驅鵰鶡鷹鳶爲旗幟此以力使禽獸者也堯使夔典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此以聲致禽獸者也然則禽獸之心奚爲與人形音與人異而

○不知接之之道焉聖人无所不知无所不通○故得引而使之焉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童者其齊欲攝生亦不假智於人也牝牡相偶母子相親避平依險違寒就温居則有羣行則有列小者居内壯者居外飲則相攜食則鳴羣太古之時則與人同處與人並行帝王之時始驚駭散亂矣逮於末世隱伏逃竄以避患害今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者蓋偏智之所得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聚之訓而受之同於人民故先會鬼神魑魅次達八方人民末聚禽獸蟲蛾言血氣之類心智不殊遠也神聖知其如此故其所教訓者无所遺逸焉

先儒以童爲同當以同爲正也至德之世同乎无知其德不離同乎无欲是謂素朴故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窺也黃帝阪泉之役帝堯聲樂之致蓋以此乎葛介盧聞牛鳴成周之時設官使養鳥獸而教擾之

○且章與之言則悉解異類音聲會聚而訓受之猶有見於後世者列子嘆淳朴之散原道德之意寓之於書方且易機變之衰俗而躋之淳厚之域故其言有及於此

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羣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匱焉將限其食恐衆狙之不馴於己也先誑之曰與若芧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芧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猶此也聖人以智籠羣愚亦猶狙公之以智籠衆狙也名實不虧使其喜怒哉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善爲道者使由之而已反其常然道可載而與之俱无所施其智巧焉

紀渻子爲周宣王養鬭雞十日而問雞可鬭已乎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影響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无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无敢應者反走爾

善勝敵者不爭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蓋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是謂不爭之德也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无郤物奚自入焉雖忤物而不慴物亦莫之能傷純氣之守非智巧果敢之列也是謂全德之人哉

惠盎見宋康王康王蹀足謦欬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悅爲仁義者也客將

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无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弗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无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无其志也夫无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者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无意邪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盎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无地而爲君无官而爲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无以應惠盎趍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

聖人之於天下神武不殺而以慈爲寶故仁眇天下而无不懷義眇天下而无不服是謂常勝之道賢於勇有力也遠矣此天下所以愛利之也言孔子而遂與墨翟俱者莊子論古之道術百家衆技各有所長墨子於道雖不該不徧亦才士之有所長者也

沖虛至德眞經義解卷之三

沖虛至德眞經義解卷之四

宋　徽　宗　皇　帝　著

周穆王

通无眞妄物有彼是猶之夢覺自生紛錯惟大聖知知通為一

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硋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旣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

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水火之所不能害金石之所不能躓高下一體虛實兩忘千變萬化不可窮極則亦神矣然神者妙萬物而不可測也變物之形易人之慮是特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爾謂之化人以此

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露寢以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爲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廚饌腥螻而不可饗王之嬪御膻惡而不可親穆王乃爲之改築土木之功赭堊之色无遺巧焉五府爲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號曰中天

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媌靡曼者施芳澤正娥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紈粉白黛黑佩玉環雜芷若以滿之奏承雲六瑩九韶晨露以樂之月月獻玉衣旦旦薦玉食化人猶不舍然不得已而臨之

世之所美者爲神奇所惡者爲臭腐神奇臭腐迭相爲化則美惡奚辨化人以王之宮室廚饌嬪御爲不可而必改築簡擇然後臨之是未能忘美惡之情者也故穆王欽之特若神而已

○居亡幾何謁王同遊王執化人之袪騰而上。○者中天乃止暨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所據望之若屯雲焉耳目所觀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王實以爲清都紫微鈞天廣(作十四)樂帝之所居王俯而視之其宮榭若累塊積蘇焉王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化人復謁王同遊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視音響所來王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藏悸而不凝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

言王實以爲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則明其非也構以金銀絡以珠玉觀聽納嘗皆非人間之所有而王至於不思其國其可樂如此其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目不能視耳不能聽而王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其不樂如此此之謂變物之形而易人之慮

化人移之王若殞虛焉既寤所坐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殽未。○晞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人化人曰吾與王神遊也形奚動哉且曩之所居奚異王之宮曩之所遊奚異王之圃王閒恒疑蹔亡變化之極徐疾之間可盡模哉

神心恍惚經緯萬方則神遊者其疾俛仰(作十四)之間再撫四海之外形不必動而心與之俱矣世之人以常有者爲眞以常无者爲妄故問習於常存而置疑於蹔亡者有弃空蔽於一曲不知彼之與此俱非眞也明乎此則曩之所居奚異王之宮曩之所遊奚異王之圃

王大悅不恤國事不樂臣妾肆意遠遊命駕八駿之乘右服𩧢(古華字)騮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䑀(古義字)主車則造父爲御齊𡿺(上春下合又青泰反)爲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栢夭主車參百爲御奔戎爲右馳驅千里至于巨蒐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湩以洗王之足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遂宿於崐崘之。○阿赤水之陽別日升於崐崘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詒後世遂賓於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爲王謡王和之其辭哀焉迺觀日之所入一日行萬里王乃歎曰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諧於樂後世其追數吾過乎穆王幾神人哉能窮當身之樂猶百年乃徂世以爲登假焉

神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穆王不知所以出入六合在此而命駕驂乘日行萬里故雖至巨蒐之國升崐崘之丘觀黃帝之宮賓

王母于瑤池之上非乘雲氣御飛龍游乎
四海之外者也故曰幾神人哉言近於神
而非神也
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
請其過而求退尹文先生揖而進之於室屏
左右而與之言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
予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
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
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造物者其巧妙
其功深固難窮難終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
○故隨起隨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
學幻矣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老成子歸
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自在
憣校四時冬起雷夏造冰飛者走走者飛終
身不著其術固世莫傳焉
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揖而進之至室
者以此不可與往者慎勿與之屏左右而
與之言者以此陰陽之運四時之行萬物
之理俄造而有倏化而无故曰有生之氣
有形之狀盡幻也物以生爲始以死爲終
以生爲常以死爲變而皆冥於造化陰陽
之所運者也故曰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
變者謂之生謂之死既窮造化陰陽之數
又達有氣有形之變則謂之化付之係於
數變者復因其形而移易之則謂之幻造
物者天也天則神矣故巧妙而不可測功
深而不可究此所以難窮難終因形者人
也人則明矣故巧顯而遽成功淺而俄壞
此所以隨起隨滅夫生死固然也幻化或
使也自道觀之皆非真常則知幻化之不○
○異於死生也奚往而非幻哉今且吾與汝
皆幻也而學幻焉是猶所謂夢中又占其
夢者與自在存亡者言物或存或亡而吾
固自存也憣校四時則役陰陽而不役於
陰陽冬起雷夏造冰則制四時而不制於
四時飛者走走者飛則馳萬物而不馳於
萬物巧妙功深且與造物者游矣終身不
著其術世莫傳焉則爲其難窮難終難測
難識故也故善學幻者建之以常无有然
後足以盡此
子列子曰善爲化者其道密庸其功同人五
帝之德三王之功未必盡智勇之力或由化
而成孰測之哉
五帝之德三王之功其道密庸者言其道
之藏諸用其功同人者言其功之顯諸人
五帝曰德三王曰功其迹之所履者爾其
心未嘗不一也然既以爲智勇之力而未
敢必又以爲由化而成而或者疑之其善
爲化莫測如此是謂與天地同流者歟
覺有八徵夢有六候奚謂八徵一曰故二曰○
○爲三曰得四曰喪五曰哀六曰樂七曰生八
曰死此者八徵形所接也奚爲六候一曰正
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
六曰懼夢此六者神所交也不識感變之所
起者事至則惑其所由然識感變之所起者
事至則知其所由然知其所由然則无所怛
其覺也涉事故驗之以八證其夢也藏理
故占之以六候所遭謂之故所作謂之爲
得言所益喪言所失哀樂累其心死生變
於已之八者形開而可驗者也故曰此八

證者形所接也正噩思寤喜懼之六者魂交而可占者也故曰此六候者神所交也其夢也魂交其覺也形開晝夜之變也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惑其所由然蓋不知其夢而自以爲覺也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由然所謂大覺而知此其大夢者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者萬物一齊孰覺孰夢何怛化之有

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

○大火而燔焫陰陽俱壯則夢生殺甚飽則夢與甚飢則夢取是以以浮虛爲疾者則夢揚以沉實爲疾者則夢溺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舞者哭子列子曰神遇爲夢形接爲事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故神凝者想夢自消信覺不語信夢不達物化之往來者也古之眞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幾虛語哉

通天下一氣耳此所以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陰氣壯則夢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大火而燔焫陰陽俱壯而和則或夢生陰陽俱壯而乖則或夢殺以浮虛爲疾者則夢揚以沉實爲疾者則夢溺盈虛之理也甚飽夢與甚飢夢取將陰夢火將疾夢食消息之理也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因其類也飲酒者憂歌舞者哭反其類也蓋形之所接存於晝故神之所遇生於夜是則神形所遭皆盈虛消息之自爾若夫冥以一眞毋與道俱則夢覺一致實妄兩忘是之謂眞人

○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亡辨日月之光所不照故晝夜亡辨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爲者實覺之所見者妄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跨河南北越岱東西萬有餘里其陰陽之審度故一寒一暑昏明之分察故一晝一夜其民有智有愚萬物滋殖才藝多方有君臣相臨禮法相持其所云爲不可稱計一覺一寐以爲覺之所爲者實夢之所見者妄東極之北隅有國曰阜落之國其土氣常燠日月餘光之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根木實不知火食性剛悍彊弱相藉貴勝而不尚義多馳步少休息常覺而不眠

陽爲動爲明陰爲靜爲幽西極之南偏於陰故其民一於向晦靜而多眠東極之比偏於陽故其民一於向明動而多覺中央之國者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何明而動何晦而息動靜不失其時一寐覺一夢實妄以○

○解非體眞常而善爲化者孰能與於此

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下趣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呼而即事夜則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昔夢爲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遊燕宮觀恣意所欲其樂无比覺則復役人有慰喻其懃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吾晝爲僕虜苦則苦矣夜爲人君其樂无比何所怨哉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昔夢爲人僕趨走作役无不爲

也數罵杖撻无不至也眠中啽囈呻呼徹旦息焉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爲僕苦逸之復數之常也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邪尹氏聞其友言寬其役夫之程減己思慮之事疾並少間

一陰一陽沖和適平此天與之形也形失其平偏而爲疾或晝苦而夜樂或晝逸而夜勞終始反復必至之理也寬其役夫之程減己思慮之事則各適其平是以疾並少間然萬物一齊孰覺孰夢方其夢也不知其夢覺而後知其夢愚者自以爲覺耳必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君乎牧乎固哉

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爲夢焉順塗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真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薪者之得鹿耶詎有薪者邪今真得鹿是若之夢真邪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邪薪者之歸不厭失鹿其夜真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爽旦按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士師曰若初真得鹿妄謂之夢真夢得鹿妄謂之實彼真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仞人鹿无人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以聞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訪之國相國相曰夢與不夢臣所不能辨也欲辨覺夢唯黃帝孔丘今亡黃帝孔丘孰辨之哉且恂士師之言可也

自道觀之孰覺孰夢是非一氣果且有辨乎形名而降真僞起矣故真得鹿也妄謂之夢真夢鹿也妄謂之實是非之塗樊然殽亂莫能知其辨黃帝孔子以真冥妄果且有彼是乎哉士師之言以真辨妄果且无彼是乎哉故求證於黃帝孔子而莫得則且恂士師之言可也

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闔室毒之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非祈請之所禱非藥石之所攻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瘳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饑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爲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華子既悟迺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故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覺天地之有无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顧謂顏回記之

知忘是非心之適也墮枝體而離形黜聰明而去智天機不張默與道契惛然若亡而存世豈得而窺之俗人昭昭我獨若昏素逝而恥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

此聖人之所以不病也而世俗以不知爲病故謂華子爲病忘方且化其心變其慮使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隨之而起以累其形因亂其心則儒生所謂除其疾者其開人而賊生者與孔子不以語子貢者以其多知而雜顔回記之則爲其能坐忘故也

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及壯而有迷罔之疾聞歌以爲哭視白以爲黑饗香以爲朽嘗甘以爲苦行非以爲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无不倒錯者焉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汝奚不訪焉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老聃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昏於利害同疾者多固莫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此言未必非迷而況魯之君子迷之鄙者焉能解人之迷哉榮汝之糧不若遄而歸也

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則歌哭之聲黑白之色香朽之臭甘苦之味以至於四方之內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將誰使正民之迷其日久矣竊竊然知之謂彼爲迷吾烏能知其辨此老子所以謂其父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又曰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也玄珠之遺象罔得之則迷罔之疾亦豈世之所識哉

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乃喟然而嘆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涓然而泣指壠曰此若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予昔紿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慙及至燕眞見燕國之城社眞見先人之廬冢悲心更微

情有一至哀樂既過則向之所感舉无欣戚也

冲虛至德眞經義解卷之四

沖虛至德眞經義解卷之五

宋 徽 宗 皇 帝 著

仲尼上 或使則實莫爲則虛微妙並觀有无不敵无不忘也无不有也湣然无極是謂契理

仲尼閒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

聖人退藏於密故心不憂樂吉凶與民同患故有憂

子貢不敢問出告顏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憂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

樂天則不尤人知命則不尚力任其自然不累乎心何憂之有

孔子愀然有閒曰有是言哉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爲正也

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隨時之宜之謂是體道之常之謂正故昔日之言可以爲是而自今觀之不可以爲正也然以昔日之言爲是以今日之言爲正其所言者特未定也知時无止證嚮今故則束於教者豈足以語此

汝徒知樂天知命之无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

眞樂无樂亦无所不樂眞知无知亦无所不知脩之身故无憂脩之天下故有憂之大也

今告若其實脩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止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无憂也

古之知道者以行止非人所能而在天以廢興非力所致而在命不榮通不醜窮適來時也適去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何憂之有然是特修一身者爾

曩吾脩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非但脩一身治魯國而已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吾始知詩書禮樂无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

詩書者載治之言禮樂者載治之具孔子體道之眞以治身超然自得乎形色名聲之表矣而憫天下之弊故言仁義明禮樂吁俞曲折以慰天下之心然世之人滅質溺心无以返其性情而復其初則仁義益衰而情性益薄其道不行於當年矣爲天下後世慮所以憂也

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謂所樂知也无樂无知是眞樂眞知故无所不樂无所不知无所不憂无所不爲詩書禮樂何棄之有革之何爲顏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歸家淫思七日不寢不食以至骨立顏回重往喻之乃反丘門絃歌誦書終身不輟

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樂天者有所樂非古人之所謂樂也知命者有所知非古人之所謂知也樂天者必期於无所樂是謂眞樂知命者必期於无所知是謂眞知若是則无所不樂无所不知无所不憂无所不爲與化爲人焉往而不能化人治詩書禮樂可也退仁義賓禮

樂亦可也故其始也以詩書禮樂无救於治亂及其得也則曰詩書禮樂何棄之有革之何為乎貢問也不敢問至其聞之茫然自失思无所得則誦書不輟而已所謂得其言而未得其所以言者歟

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氏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丘耶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孫氏曰吾常聞之顏回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聖人孰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

○仲尼應物而忘心故見其聖者以為能廢心而用形亢倉子適已而忘形故見其聖者以為能耳視而目聽廢心用形猶桔槔俯仰人之所引亦引人也耳視目聽與列子心凝形釋骨肉都融同義然何廢何用无視无聽聖人之道烏可致詰此特人者見之耳

魯侯聞之大驚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魯侯卑辭請問之亢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視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奈何寡人終願聞之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无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來干我者我必知之乃不知是我七[作十五]孔四支之所覺心腹六藏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魯侯大悅他日以告仲尼仲尼笑而不答

耳視目聽猶不能外乎形視聽不用耳目則離形矣蓋耳目視聽未離乎形猶有所○不及至於不用耳目則形充空虛視乎冥冥聽乎无聲與神為一世豈足識之體合於心則以外而進內心合於氣則以實而致虛炁合於神則立乎不測神合於无則動於无方无聽之以耳而聽之以炁吾以神遇而不以目視此所謂以无有入无間者與介然之有有形之小唯然之音有聲之微遠在八荒之外華九方也近在眉睫之間非无所也囿於有形感於有聲吾雖黜聰明而同乎大通來干我者我必知之亦惡知其所以然哉故曰其自知而已矣仲尼笑而不答者解顏一笑不知答也

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何敢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

夫子既聖矣而曰聖則何敢蓋不居其聖也雖博學而无[作十五]所成名雖名識而一以貫之此孔子所以為集大成

商太宰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不知曰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丘弗知○

皇言道帝言德王言業善任因時所以行道善任仁義所以成德善任智勇所以修業然有為之累非无為之事故曰聖則丘弗知也雖然皇也帝也王也應時而造所任者跡也其所以迹則其所以聖

商太宰大駭曰然則孰者為聖孔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无能名焉丘疑其為聖弗知真為聖歟真不聖歟商太宰

嘿然心計曰孔丘欺我哉

莊子論燧人伏戲神農黃帝虞夏來其為天下皆以為德之下衰孔子以三皇五帝三王之治為不知其聖乃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蓋道歲也聖人時也五帝三王之治閔眾甫於耳嘉之會猶時之有春夏也見其外王之業而已故曰不知其聖西方之人去華而復質猶時之有秋冬也靜而聖而已故曰有聖者焉夫有不治也然後治之无事於治何亂之有故不治而不○

○亂待言而信者信不足也默然而喻故不○言而自信道化之行猶有行之之迹化而无迹孰推行是故不化而自行此之謂莫之為而常自然也道不可名无所畛域故曰蕩蕩乎民无能名焉雖然聖不可知謂是為聖豈眞是哉故疑其為聖而已商太宰以其言不近人情故始也驚怖而大駭且求之度數而弗得故其終默然心計而以孔子為欺我也

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為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為人奚若子曰賜之辯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為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為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為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辯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

聖人之道極高明而道中庸或過或不及皆非道也賢者過之聖人无取焉回能仁○

○而不能反非大仁也賜能辯而不能訥非人辯也由能勇而不能怯非大勇也師能莊而不能同非和光也雖不該不徧在道一曲然各有所長時有所用乃若夫子之大全則備道而兼有之彼數子者仰聖人而自知其小則孔子雖各以其所能為賢於己而彼其所事我者亦安能貳己哉

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友伯昏瞀人乃居南郭從之處者日數而不及雖然子列子亦微焉朝朝相與辯无不聞而與南郭子連墻二十年不相謁請相遇於道目若不相見者門之徒役以為子列子與南郭子有敵不疑有自楚來者問子列子曰先生與南郭子奚敵子列子曰南郭子貌充心虛耳无聞目无見口无言心无知形无惕往將奚為雖然試與汝偕往閱弟子四十人同行見南郭子果若欺魄焉而不可與接顧視子列子形神不相偶而不可與羣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末行者與言衎衎然若專直而在雄者子列子之徒駭之反舍咸有疑色子列子曰得○

○意者无言進知者亦无言用无言為言亦言无知為知亦知无言與不言无知與不知亦言亦知亦无所不言亦无所不知亦无所言亦无所知如斯而已汝奚妄駭哉

日數而不及者言偕來者眾而夫子之不可及也列子亦微焉者言列子之道亦不可得而見也朝朝相與辯无不聞者道不可聞聞而非也不得已而有辯則其所聞也亦淺矣連墻二十年不相請謁則與老子所謂不相往來同意相遇於道目若不

相見則不必目擊而道固存矣百骸九竅賅而存焉所謂貌无也窅然空然視之不見所謂心虛也有人之形故耳目口形貌无不充无人之情故无聞无見无言无知无惕其室虛矣欺魄若存形而非眞猶所謂象人也形神不相偶謂神不守形衎衎然者專直而在雄者謂不能知雄而守雌以列子之道南郭且視之如此此其徒所以駭之而咸有疑色也言者所以傳道也言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故曰得意者无

○言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而不知內矣故○曰進知者亦无言用无言為言亦言者至言也无知為知亦知者至知也以我之无言合道之不言以我之无知合道之不知由得意與進知者觀之亦所以為言亦所以為知也其道不外乎此何妄駭之有

子列子學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老商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老商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更无是非從口之所言更无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外內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无不同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心之所念言之所藏如斯而已則理无所隱矣

始得一眄言道存於目擊之間解顏而笑言心得於形釋之外引之並席而坐則進而與之俱外內進矣則妙而不可測也形

○充空虛故心凝形釋骨肉都融造形上極○故理无所隱也

初子列子好游壺丘子曰禦寇好游游何所好列子曰游之樂所玩无故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其所變游乎游乎未有能辨其游者壺丘子曰禦寇之游固與人同歟而曰固與人異歟凡所見亦恒見其變玩彼物之无故不知我亦无故務外游不知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於是列子終身不出自以為不知游

所玩无故則常新也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於貌象聲色而已我之游也觀其所變則在消息盈虛未有能辨其游者言兩者之異未之或知也然以性見者於其所見亦常見其變也故曰凡所見亦常見其變以我徇彼則徒見彼之无故反外照內則在我者未嘗不常新也故曰玩彼物之无故不知我亦无故務外游者與物俱徂見物不見性內觀者反身而誠見性不見物窮

○響以聲此求備於物之類也處陰休影此○取足於身之類也故游之至與不至唯內外之為辨列子終身不出則反求諸己之謂也

壺丘子曰游其至乎至游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眂物物皆游矣物物皆觀矣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也故曰游其至矣乎游其至矣乎

至游者因性而動者也至觀者即性而見者也有所適則有盡性豈有盡者哉故至

游者不知所適有所眡則有礙性豈有礙者哉故至觀者不知所眡无所不游而實无所游无所不觀而實无所觀上與造物者游如斯而已故曰游其至矣乎

冲虛至德眞經義解卷之五

冲虛至德眞經義解卷之六 作六

宋徽宗皇帝著

仲尼下

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曰唯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爲榮國毀不以爲辱得而不喜失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視吾如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隸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今以聖智爲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

子之術微矣言其微妙之謂也龍叔所告以爲疾文摯所命謂之病則欲知其受疾之始而已毀譽不能榮辱得失不能憂喜死生不能變其心貧富不能累其形視人如豕則忘人之貴於物視我如人則忘我之異於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則无留居也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則不擇地也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則既不受王於人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則又不見役於物仰固不可以事國君交親友俯固不可以御妻子制僕隸也昔之以天下辭者皆曰適有幽憂之病則命龍叔背明而立向明而望之疑其有幽憂之疾故也聖人之道莫貴乎虛本日吾見子之心方寸之地虛矣則幾聖人者也耳目鼻口皆關於心六孔流通則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之謂也一孔不達則心凝矣視彼外物何足以爲之累然且謂之疾者豈病忘之類歟

无所由而常生者道也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亡常也由生而亡不幸也有所由而常死者亦道也由死而死故雖未終而自亡者亦常由死而生幸也故无用而生謂之道用道得終謂之常有所用而死者亦謂之道用道

而得死者亦謂之常

所貴乎道者謂其可以死生也道獨存而常本亦无往而不存獨存而常今故曰无所由而常生无往而不存故曰有所由而常死由其道而生則雖死而不亡是理之常也故曰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亡常也乃若由生而亡非正命也故曰不幸也由其道而死則未終而亡不以爲變故曰雖未終而自亡者亦常乃若由死而生則罔之生也幸而免爾故曰由死而生幸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既化而生又化而死由於道聽於命方生方死乃常然耳

季梁之死楊朱望其門而歌隨梧之死楊朱撫其尸而哭隸人之生隸人之死衆人且歌衆人且哭

死而不亡則其死可樂所以望其門而歌不幸而死則其死可哀所以撫其尸而哭乃若隸人之生死則或相和而歌或相環而哭又烏知死生之所在

目將眇者先睹秋毫耳將聾者先聞蚋飛口將爽者先辨淄澠鼻將窒者先覺焦朽體將僵者先亟犇佚心將迷者先識是非故物不至者則不反

物極必反是事之變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故未免乎累聖人不位乎其形冥冥之中獨見曉焉无聲之中獨聞和焉豈以形累神哉

鄭之圃澤多賢東里多才圃澤之役有伯豐子者行過東里遇鄧析鄧析顧其徒而笑曰爲若舞彼來者奚若其徒曰所願知也鄧析○謂伯豐子曰汝知養養之義乎受人養而不能自養者犬豕之類也養物而物爲我用者人之力也使汝之徒食而飽衣而息執政之功也長幼羣聚所爲牢藉庖廚之物奚異犬豕之類乎伯豐子弗應伯豐子之徒者越次而進曰大夫不聞齊魯之多機乎有善治土木者有善治金革者有善治聲樂者有善治書數者有善治軍旅者有善治宗廟者羣才備也而无能相位者无能相使者而位之者无知使之者无能而知之與能皆爲之使焉執政者廼吾之所使子奚矜焉鄧析无以應目其徒而退

百家衆技不能相通譬如耳目鼻口也各有所長時有所用然有眞君存焉其使形者也治土木金革以爲器治聲樂書數以爲用治軍旅以禦外治宗廟以善內羣才可謂備矣然皆有之以爲利者必无之以爲用廼能總而一之蓋有爲則有所不能爲无爲則无所不爲故曰位之者无知使之者无能而知之與能爲之使焉鄧析不○通乎此以執政自矜宜其見笑於大方之家伯豐子不應則不言之辯也

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谿公言之於周宣王王備禮以聘之公儀伯至觀形懦夫也宣王心惑而疑曰女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之力能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王作色曰吾之力者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猶憾其弱女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聞天下何也公儀伯長息退席曰善哉王之問也臣敢以實對臣之師有商丘子者力无敵於天下

而六親不知以未嘗用其力故也臣以死事之乃告臣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爲故學視者先見輿薪學聽者先聞撞鐘夫有易於內者无難於外於外无難故名不出其一家今臣之名聞於諸侯是臣違師之教顯臣之能者也然則臣之名不以負其力者也以能用其力者也不猶愈於負其力者乎

積衆小不勝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豈尚力之謂哉此不用力所以爲眞有力者歟

○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故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爲自有所見棄而忘之以至於无見則視乎冥冥无以異於見輿薪也自有所聞棄而忘之以至於无聞則聽乎无聲无以異於聞撞鐘也德之不形名安所出哉然則顯其名者是違其教矣唯猶愈於尚力以求名此所以見取於時也

中山公子牟者魏國之賢公子也好與賢人游不恤國事而悅趙人公孫龍樂正子輿之徒笑之公子牟曰子何笑牟之悅公孫龍也子輿曰公孫龍之爲人也行无師學无友佞給而不中漫衍而无家好怪而妄言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與韓檀等肄之公子牟變容曰何子狀公孫龍之過歟請聞其實子輿曰吾笑龍之詒孔穿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造準而无絶落後矢之括猶衘弦視之若一焉孔穿駭之龍曰此未其妙者逢蒙之弟子曰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引烏號之弓綦衛之箭射其目矢來○注眸子而眶不睫矢墜地而塵不揚是豈智○者之言歟公子牟曰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曉後鏃中前括鈞後於前矢注眸子而眶不睫盡矢之勢也子何疑焉樂正子輿曰子龍之徒焉得不飾其闕吾又言其尤者龍誑魏王曰有意不心有指不至有物不盡有影不移髮引千鈞白馬非馬孤犢未嘗有母其負類反倫不可勝言也公子牟曰子不諭至言而以爲尤也尤其在子矣夫无意則心同无指則皆至盡物者常有影不移者說在改也髮引千鈞勢至等也白馬非馬形名離也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樂正子輿曰子以公孫龍之鳴皆條也設令發於餘竅子亦將承之公子牟默然良久告退曰請待餘日更謁子論

行毀乎隨故欲其有師學陋於獨故欲其有友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故佞給者爲不中百家衆技時有所用故漫衍者爲无家有射之射有不射之射後鏃中前括不過鈞後於前矢注眸子而目不睫故不過盡○夫之勢而已是射之射又何疑焉意生於○心有意而心異矣故有意不心而无意則心同指以指物所不指則不至故莫若无指則皆至物不可窮也必有其物而欲盡則常滯於有故有物不盡而盡物者常有影不移者謂或枉或直其影則一故其說在改也髮引千鈞謂積小不勝爲大勝故曰勢至等也雖然公孫龍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列子載此蓋所以祛邪說之弊

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願戴己歟不願戴己歟顧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兒童謡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堯喜問曰誰教爾為此言童兒曰我聞之大夫問大夫大夫曰古詩也堯還宮召舜因禪以天下舜不辭而受之

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非有人故天下治與不治所不知也非見有於人故億兆之願戴己與不戴己所不知也問之左右問之在朝問之在野皆所不知則蕩蕩乎民无能名焉故也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則衣食足而咸安命之中不識不知則衣食足而循天之理百姓謂我自然此之謂太上之治

關尹喜曰在己无居形物其著其動若水其静若鏡其應若響故其道若物者也物自違道道不違物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欲若道而用視聽形智以求之弗當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用之彌滿六虚廢之莫知其所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非无心者所能得近唯默而得之而性成之者得之知而忘情能而不為真知真能也發无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為聚塊也積塵也雖无為而非理也

道行於萬物之上聖人體道運而无積而物不能離焉故曰在己无居形物其著所謂其動若水者言與物委蛇而同其波順理而動也其静若鏡者不將不逆應物而不藏静而不變也其應若響者未嘗唱也常和人而已道也者應物而不違故也道若物也物滋遠於道所謂物自違道道大同於物故道不違物无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所以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黄帝曰无處无服始安道无思无慮始知道所以善若道者亦不用力亦不用心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故曰欲若道而用視聽形智以求之弗當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者言不可度也用之彌滿六虚廢之莫知其所者言不可執也致道者忘心心无所知是謂得之有心者无心者皆未能忘心也故不足以有德默而得之性而成之无所用其心者也故有以得之知而忘情則无知之累是謂真知能而不為則无能之巧是謂真能若發乎无知又何以能情若發乎不能又何能為也道常无為而无不為

缺文

冲虚至德真經義解卷之六

道藏（全三十六册）

出版者　文物出版社
（北京五四大街二十九號）
上海書店
（上海福州路四〇一號）
天津古籍出版社
（天津河西區佟樓三合里）

印刷者　上海影印廠
上海市印刷七廠

發行者　上海書店

一九八八年三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書號：一七〇六八・一六四八

責任編輯　陸國强
裝幀設計　范一辛